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伟大的
德国农民战争

上　册

〔德〕威廉·威美尔曼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下 册

〔德〕威廉·威美尔曼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伟大的 德国农民战争

上　　册

〔德〕威廉·威美尔曼 著
北京编译社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伟大的
德国农民战争

下　册

〔德〕威廉·戚美尔曼 著
北京编译社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

（上下册）

〔德〕威廉·戚美尔曼 著

北京编译社 译　李逵六 总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21

198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20 千

印数　8,700　册　　印张 33 3/4 插页10

（60克纸本）定价：3.80 元

Wilhelm Zimmermann
DER GROSSE DEUTSCHE
BAUERNKRIEG
Dietz Verlag Berlin
1980

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1980年版翻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出版说明

威廉·戚美尔曼(1807—1878)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历史学家和诗人，出身于斯图加特的一个手艺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曾在杜宾根工艺学院任历史、德国语言和文学教授，当过牧师。在1841年至1843年期间，他写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这部历史名著。在这之前，他还在1832年写了《诗集》，1836年写了《德国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1847年至1850年，他曾是法兰克福议会议员，由于他站在当时的极左派一边，曾被反动当局解除了教授职务。

这部书是作者依据广泛的文献档案、文物记载和民间传闻并经过本人细心考察分辨，详尽地、真实地、生动地叙述了从1476年维尔次堡主教辖区的农民骚动直到1526年萨尔斯堡和蒂罗尔农民起义被镇压为止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在作者笔下，可以看出，戚美尔曼向往德国的统一，反对封建诸侯割占的局面，深切同情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热情颂扬起义农民，鞭挞反动统治势力。但是，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未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凶恶者和善良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等等，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虽然有上述缺点，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

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四四七页)

本书共六卷,分上、下两册,由北京编译社译。由于作者文墨细腻,寓意深奥,文字晦涩,典故难找,译者虽经努力,仍有许多试译部分。经过全体参加译稿校订工作同志的协作,某些译文作了较大改动。第一、二卷由杜美、赵蓉恒、吉宝航三位同志校;第三、四卷由赵蓉恒、吉宝航同志校,参加部分校订的同志还有马文韬、韩万衡、赵汤寿、董俊新、佟秀英和黄立亚;第五、六卷由李逵六同志校;本书附有插图一百十五张和地图两幅。地图译名和本书的人名、地名索引的制作是由吉宝航同志完成的。全书由李逵六同志总校。

本书中译本承成仿吾同志写序言,又承陆世澄同志审读,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此我们一併表示感谢。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0 年 12 月

中译本序言

威廉·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出版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历史名著，它体现了德国历史编纂学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优良传统。几百年来，德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1524—1526年的农民战争极尽污蔑之能事，例如在157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把这场农民战争称为“一种荒谬而狂妄，甚至恶魔似的事件”。[①]封建统治阶级还力图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除对农民战争的记忆，以致人们“讲述人民战争的事迹和历史也会遭到危险”。[②]但是，戚美尔曼站在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立场上，细心地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叫嚣中分辨出被压迫者的真实而正义的声音，他依据广泛的文献资料，重新描述了农民战争中起义者的革命传统，并且使他们享有正当的荣誉。正是在戚美尔曼的这本书中，德国历史上的这一伟大事件获得了重新评价，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值得注意的还有：戚美尔曼认为历史学家应当自觉地参与现实斗争。他写作《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就是以历史为武器向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德意志各邦封建君主所进行的一种战斗。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戚美尔曼的这本书，在指出这本书的缺点的同时，认为它“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特别称赞“这本书

---

① 转引自陆世澄:《值得嘉许的现实主义精神》，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

② 见本书第983页。

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①] 可见，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资料，而且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研究历史的目的也是值得借鉴的。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德国史的研究产生很好的影响，我期待着更多更好的有关德国史的译作和著作问世；因为历史，本来就是生活的教科书。

成仿吾

1981年11月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2页。

目　录

第　一　卷

第二卷

第 三 卷

第　四　卷

第五卷

第 六 卷

原出版者说明

本书是威廉·布洛斯所编、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1891年（1921年新版）普及版的翻版。布洛斯在他的普及版里把该书1856年第二版中的许多地方删去，现在重新把它们收编进来。

关于插图，也没有选择新画题，插图者的任务只是重新描绘1891年版的插图。

狄茨出版社

导 言

各民族的历史象外部自然界一样，经历着它自身的狂风暴雨。民族的风暴犹如地震海啸戏弄着城市和人类的生命，人们惯于以憎恶与恐惧的心情只把它视为一场流血的灾祸。但在史学家的眼里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科学以及通过科学而扩展的特有的心胸使他超脱时代的恐怖；象天文学家观察星象运行那样，史学家以冷静的眼光审慎地综合地观察着世界事态的进程和人类生活的动向。他甚至在毁灭中重又认识到再生，甚至在看来只由粗暴的自然力控制的地方，也看到了精神的作用。对史学家来说，对别国的征服和各民族的革命，战争和战役的轰响，只是那称为人类历史的世界伟大诗篇中的交响曲。反抗的人们必然会谋求他们崇高的目的，美好的东西也必然会从邪恶势力的统治中、从激烈的动乱中诞生。

人类必须不断地自我创新，各民族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必须通过斗争争得自己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自由。席勒①说，只有在自由里，才可能有生活的一切尊严和光采，只有在自由里，才可以希望有人类真正的高贵与伟大。亚历山大·冯·洪堡②说，只有在明智的法律和自由的机构保护之下，一切文化的花朵才

---

①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德国大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译者

②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德国卓越的自然科学家和洪堡大学创始人。——译者

能盛开。英国人芬利①说,人类要在完善过程中得到进步,政治上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个自由——当它长大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和可爱——却孕育在艰辛时世,并且在诞生之时,往往不得不经历一次十分痛苦的分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数大权在握的人不去认识或伸张正义,甚至还骄横残酷地不给人民公平合理和合乎时代的东西。但是争取权利的斗争将持续下去或再度掀起,直至权利得到确认,要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在一个国家里被消灭。 8

许久以来,自由不同时就是斗争的旗帜、胜利的犒赏吗?可是对于自由这个词,正如对于一切简单而深奥的道理一样,在任何时代都普遍存在着不理解或误解的情况。自由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类型的政府;唯一造福于人类的国家形式是没有的。哪里治理得当,哪里的法律开明,从而使人类的尊严在一切方面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哪里就有最多的自由。

人们常常把民众的武装起义视作一桩极不幸的事件、一次盲目的自然力对德意志国家的侵袭,而这样一次武装起义是以伟大的农民战争这一个并不十分合宜的名称闻名于世的。人们惯于把它看作只是起义者粗壮的拳头对德意志祖国的心脏挥舞着凄惨的战争和死亡的火炬,因为人们往往只注意个别的现象和行动,而不去把握内在联系和这一联系的精神。

人们往往忽视的,主要有三点:第一,人们特别归咎于农民战争的那许多东西,通常是战争的产物,也就是那一时代任何其他战争都有的产物;第二,正是那些大人先生们使人民吃尽了苦头,而在斗争中他们背信弃义迫使人民走向极端;最后,人们必须十分小

① 芬利(Finlay)(1799—1875)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心地从胜利者，即从僧侣和贵族那种震耳欲聋的狂热喧嚣声中，听出真理的微弱声音，甚至被击败的一方失败之后不得已也附和这种鼓噪，为的是以思想相同的假象规避迫害。倘若人民胜利了，同一时期的报导就会大不相同：叙述的内容就会象解放了的瑞士人的史书，或是象自由英国的史书那样。但是人民失败了，人民的运动遭到多方诽谤，它的真正伟大之处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污蔑，但正是人类的伟大事业和崇高利益构成了运动的基础，并在运动中表现出来。

有人很有见识地把这一运动称之为近代世界史上有预见的准备工作[①]。它是在近代史舞台上演出的那首悲壮戏剧的雄伟序曲。欧洲以后的社会运动的一切现象都包含在1525年运动之中：它不9仅是多次欧洲革命的起点，而且是它们的缩影。此后几个世纪里使各国面貌发生变化的一切现象，以及在现代酝酿着社会变革的种种现象，不论是某些个人，还是某些思想，都可在1525年的运动中找到先例。特赖奇克称托马斯·闵采尔[②]的精神是预示以后各时代现象的一面镜子，这是正确的。

以后几个世纪的和现代的涉及政治革命以及宗教革命的全部思路都被闵采尔部分地预示出来，部分地明确表达出来。在闵采尔思想中尚未完成而只是倏忽一现的东西，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英国革命中却轮廓鲜明地出现了。在日耳曼祖国即在图林根开创的、

---

① 参看格奥尔格·卡尔·特赖奇克所著有关托马斯·闵采尔的历史一书，莱比锡，1811。——编者

②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1490—1525)德国的伟大革命家、宗教改革时期及1525年农民战争中农民和平民的领袖，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译者

失败了的事业，首先在大西洋两岸的两个盎格鲁萨克逊大国里实现了，也就是在英国土地上和在北美洲的同族人民中实现了。

1525年的伟大运动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在其中活动的既有纯洁和高尚的力量，也有混浊和黑暗的势力。全部斗争所赖以产生的精神是自由和光明的精神。即使个别现象暗淡无光，但是力图在其中为自己劈山开路的精神仍然不失它的本色。这种精神最后必然同所有一切和谐相融。

这一运动也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事件、偶然的事件；它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并在民众的境遇中和时代中有它的根源。因此它迅速扩展蔓延，几乎遍及整个欧洲。人民从受压迫的第一天起就倾向于这一运动。即使在桎梏的束缚下，对自由的热爱也是强烈的。

长期以来撰写历史的人对这个伟大事件，有的是不屑一顾，有的虽然触及这一事件，但由于缺乏公正和崇高的立场而使它受到歪曲。即使某些撰写者具有比较自由的思想，在处理他们的题材时，也几乎是畏畏缩缩，不敢把历史事件的本质，即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恶，另一方面是被逼走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充分揭示出来。

笔者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不会冒犯任何人。研究历史的人，必须为真理和人类幸福献身，而不应阿谀奉承。适合于当世，固然很好；但使将来满意，那就更好了。

威廉·戚美尔曼博士

第　一　卷





第一章　尼克拉斯豪森的鼓手传布普遍的平等和自由

在整个中世纪，农民时常奋起反抗贵族领主和教会领主，部分是为了捍卫他们古老而固有的自由，部分是为了抗拒领主们的任意宰割，因为领主们企图以暴力迫使无自由人的负担愈益加重，把依附农变为农奴。

在整个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一斗争。然而农民们最终总是没有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原因之一是，他们在散居于僻远的各地和不能同时在一个广泛的地区内以其全部力量和相互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试图进行斗争；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好的领导或是被人出卖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习惯于使用武器。

取得斗争胜利的，在上德意志是迪特马尔施和克内马雷尔两地的农民；在下德意志是瑞士人。无论前者和后者，其地理条件有利于他们取得胜利：前者有河流、海洋和沼泽；后者有阿尔卑斯山的山岭和隘道。

自从瑞士人获胜，并把其联邦一直推进到博登湖和黑森林以来，整个士瓦本，甚至远达法兰克尼亚[①]的心脏地区，都为之震惊。一方面，比较自由和比较开明的思想广为传播；另一方面，领主们贪图享受和豪华奢侈的生活日盛一日，为满足这种贪欲和奢侈，增

① 沿德国莱茵河、美因河及内卡河一带的地区。——译者

添和加重了负担,这两方面就促使人民怀有迫切改变现状的愿望。十五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明①,使许多传单散发到农村;村里总有这么一个人,把传单读给不识字的人听;这些传单往往具有同一内容,即反对教会领主或世俗领主,而多半是同时反对他们两者。

在群众深处酝酿和沸腾着的各种图谋或起义,一部分先后爆发,另一部分在遥远的一些地区同时爆发。

14 1476年,法兰克尼亚爆发了第一次重大起义。起义的真正原因是对日益高涨的租税的愤激和对僧侣的憎恶。僧侣们卑鄙无耻的腐化行为,尤其使他们在这个地区成为嘲笑、普遍鄙视和公愤的对象。维尔次堡最后的几个主教,都自封为法兰克尼亚的公爵,他们争相聚敛财物,从而积累了这种意识直到起义爆发。胡斯战争② 早已吞噬了国内最优秀的力量,尽管如此,约翰·布鲁纳主教仍象东方的王公贵族那样,过着所罗门式③ 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人民在挨饿呻吟,而寻欢作乐的宫廷却成了佞臣、亲族、情妇爱妾及其子女的集聚场所,布鲁纳主教极为放肆地把国家收入挥霍在他们身上。他的继任者约翰·冯·格鲁姆巴赫,由于同阿尔布雷希特·冯·布兰登堡侯爵进行过多次不幸的冲突斗争,使已经羸弱的人民更加消耗殆尽。在其之后登上主教宝座的西格蒙德,出身于萨克森公爵家族,他的父兄所以要他献身于僧侣阶级,"是因为他的理智有些失常和迟钝"。因此,国家和人民,"由

① 印刷术最早是由我国隋朝发明的,在公元600年左右。——译者

② 约翰·胡斯(Johannes Huß)(1369—1415)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宗教改革领袖,主张没收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他的宗教改革活动引起罗马教廷和贵族的憎恨,1414年他遭到宗教会议审判,被定为犯了异端之罪,并于次年受火刑死去。他死后被誉为捷克的民族英雄。——译者

③ 意指公元前960—927年以色列国王的奢侈浮华的生活。——译者

于暴虐统治、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种种争斗、敌视、战争、焚烧、谋杀、监禁等等早在1443年陷入极为贫困的境地；没有人能处理上帝赐给他的东西，他既不能使这些东西以合理的价值与利益供自己使用，也不能适当地转给他人。倘若以为尔后事情会有好转，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战争、焚毁、劫掠、绞杀、逮捕、滥施刑罚、横征暴敛比以往更加严重和恶化”。以上就是维尔次堡档案馆里一份几乎是当时的文稿所叙述的国情。

此外，还有对较为美好的精神食粮、令人敬仰的宗教状况的朦胧渴望，长期来就蕴藏在人民心中。实质上，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变革尝试，是有其政治原因的，但它象过去暗藏在桃金孃树枝下的利剑一样①，而今是在狂热的宗教外衣下隐藏着政治的倾向。然而那些总想只从新教中推论出人民运动的人所不该忽视的，就是这种宗教狂热丝毫不掺杂新教成分，就它的基本点和整个色彩来说，纯粹是天主教的。

1476年，正当鲁道夫·冯·舍伦贝格任维尔次堡主教的时候，在法兰克尼亚公国尼克拉斯豪森地方，出现了一个牧人，他竟然自诩为传教士和预言家。这个年轻人，名叫汉斯·贝海姆，人们都称他鼓手或笛子吹奏者小汉斯，因为他经常沿着陶伯尔河流域来来往往，参加教堂集市节和婚礼，并在舞会上击鼓吹笛。几年以前，这一带曾有一个从外地来的、名叫卡皮斯特拉努斯的赤脚僧，在这里做过许多生动热情的忏悔布道，试图移风易俗，尤其是他每到一处，就烧毁赌牌和盘子棋。一种类似忏悔布道的精神和

15

① 桃金孃系常绿灌木，夏季开花，淡红色。古时德意志妇女用以编扎成新娘头戴的花冠。——译者

热忱把这个青年牧人吸引住了。他同样感到，迄今他的活动和生活是有罪的，他陷入梦幻，在梦幻中，他多次见到圣母玛利亚显圣。适值四旬斋中间的某日，他心血来潮，在陶伯尔河畔的尼克拉斯豪森当众焚毁了他的鼓，并从这时开始，对老百姓布道，宣示一个新的天国。他说，至尊的圣母玛利亚曾经向他显圣，叫他焚毁乐器，而且应当勤勤恳恳地以布道侍奉老百姓，正象他迄今侍奉跳舞和侍奉亵渎神明的狂欢一样。圣母玛利亚指令每个人都应戒除罪过，摒弃一切珠宝、项圈、银线丝带、尖头鞋和一切虚荣的服饰，前往尼克拉斯豪森朝拜。谁去那里，并朝拜了圣母玛利亚，谁的罪孽就能得到赦免。

不久，就有很多人拥到这位新的预言家的身边。可是他并不只是忏悔布道，也转到世俗的话题上去。

他说，圣母还命他来布道说，今后不应再有皇帝、诸侯、教皇、世俗官厅和教会官厅，而要全部废除，人人都将亲如手足，靠自己双手劳动谋生，任何人都不应比别人多占。所有一切息金、地租、接租税、徭役、关税、赋税、租税、什一税以及其他杂税和劳役均应废除；各地森林、水源、泉井和牧场均应自由使用。

对老百姓来说，这些千载太平的思想是颇有魅力的。于是，所有附近地区的人民比以往更热切地向这位预言家蜂拥而来。他们来自陶伯尔河沿岸各村和许普弗尔格伦德，还来自遥远的奥登瓦尔德和美因河谷，甚至来自内卡河和柯赫尔河流域。的确，这种新的传教布道的名声传播得这样快，这样广，致使无数男女老少朝拜者，甚至从莱茵河，从遥远的地方，从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等地川流不息地向他涌来。手工业帮工跑出作坊，农奴们抛下犁耙，割草女

手持镰刀离开田地，他们没有向师傅、主人和管事者请假，象着了魔似的为狂热式好奇心所驱使，都去尼克拉斯豪森朝拜。大多数人没有带口粮，他们沿途投宿的人家，也象他们那样信奉新天国，供给他们吃喝；他们彼此见面问好时，只以"兄弟姊妹"相称。 16



笛子吹奏手小汉斯在布道

数月以来，这一青年圣徒就这样布道，他们都称他"我们圣母的使者"。他选定礼拜日、节假日和其它惯常举行盛大民众集会的日子来进行布道。布道台是一只倒置的大桶，他头戴一顶绒毛蓬乱的便帽，他本人是个目不识丁的人。可是当地的牧师同他过从甚密并且同他建立信任关系。还有一些其他聪明人也把切身利益暗自寄托在他身上的。尤其是两个贵族，孔茨·冯·通费尔特和他的儿子，被认为特别活跃。到尼克拉斯豪森去的信徒都携带

着丰盛的祭品。几乎每个妇女和少女，都在那里留下一根“辫子”，①每个城市、每个乡村都携来一支大蜡烛，此外还有丰厚的供品，如金钱、珠宝、衣服和其他物品。他宣讲，人人都应自由享用森林、水源、飞禽和鱼类，都应豁免息金、租金、赋税和什一税，都应摆17 脱任何压迫和任何统治，人人都享有兄弟般的平等，这在穷苦人听来，是真正的福音，布道者本人在群众心目中，也成了一个新的救世主。每次布道结束时，他邀请人们下一个礼拜日或节日再来，并且预言下次前来朝拜圣母玛利亚的人将比今天多一倍。他的预言总是应验的。有一天，竟有近四万人聚集在这位布道者周围。在那些日子里，简直象在一个大兵营里一样，厨师、旅店主、杂货商和手艺人等，在成百的货摊上和帐篷里忙得不亦乐乎。人群狂热得甚至通宵达旦地仰卧在旷野草地和园林地上，很多人还向他下跪并呼喊：“啊，你这上帝派遣来的天使，愿你保佑我们、怜悯我们吧！”他们争相拔取他便帽上的蓬乱的绒毛，谁要是有幸能得到一根绒毛，就感到象获得了一件珍贵的圣物一般。

其他地方的修道士竭力使人民同他疏远，就散布流言，说他的布道是受了魔鬼的驱使。他们说，这个新预言家偶遇一个穿白色衣服、扮做圣母玛利亚的江湖术士和驱妖灭魔的人，这个人怂恿他以上帝的名义并把上帝的话作为依据，通过布道来散播反对神圣的等级，即教会等级和世俗等级的毒草。他们这样做只是火上加油。他所创造的奇迹早就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修道士们徒然想把他的布道说成是妖言惑众或胡言乱语。美因兹和维尔次堡的主教和

① “辫子”：在这里并非真指辫子，而是一种类似“辫子”的点心，如麻花，那时人们把它作为祭品，以示虔诚。——译者

纽伦堡市政会以严刑禁止其臣民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圣，可是禁令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些地区的臣民曾有一段时期没有前往尼克拉斯豪森朝圣,但是不久他们又去了。

在这期间，无论是布道者抑或其追随者都感到人民的狂热情绪,已足以把暗藏在桃金孃树枝里的利剑拔出来,发动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那天是圣基利安节[1]前的礼拜日，当汉斯·贝海姆在布道结束时,邀请所有信徒在下礼拜六,即圣玛加累特节的傍晚再到这里来，不过，他只要男人来，来时要全副武装，让妇幼留在家里。一直静观事态发展的主教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决定要防止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突变。他秘密地派遣了三十四名武装骑兵到尼克拉斯豪森去,夜里他们撞进青年圣徒的卧室,把他抓出来捆绑在马上,急速押解到维尔次堡。

将近四千名朝拜者已经到达尼克拉斯豪森和近郊，在得知发生了突然袭击后,就紧追这些骑兵，可是为时已晚；有一个农民已经追上了骑兵队,并向其中一个骑兵的马冲去，把它击倒在地，然而主教所派的人还是把他们的俘虏带到维尔次堡宫里去了。 18

截至预定集合的礼拜六那天为止，汇集到尼克拉斯豪森来的农民将近三万四千人。他们的预言家被捕的消息使他们感到十分沮丧,有好几千人又回家去了。但是,队伍中略知政治谋略的那些人，仍然设法推动别人向维尔次堡行进。其中有一人宣布，神圣的三位一体[2]曾向他显圣,并且命令他对弟兄们说,要他们携带朝

---

① 圣·基利安是公元七世纪左右基督教的圣人，基督教为了纪念他,每年7月8日定为圣·基利安节。——译者

② 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及圣灵称为三位一体。——译者

拜的蜡烛和武器，到维尔次堡宫前去解救他们的预言家——青年圣徒，宫门会在他们面前打开的。当晚约有一万六千个弟兄起来 19 响应这一号召，连夜进发，在翌日礼拜日一早，手持点燃着的蜡烛和简陋的武器，来到维尔次堡宫前。骑士孔茨·冯·通费尔特和他的儿子米夏埃尔是农民的最高首领，在他们下面还有几个农民领袖。

主教派他的骑兵首领格奥尔格·冯·格布萨特尔从宫城山上下来，叫他问农民们，他们因何来此。农民们回答，他们强烈要求释放青年圣徒；如果心平气和地把他释放给他们，那就好；要不然，他们就要用武力来解救他。主教应该从中选择。队伍中一些人为骑兵首领所激怒，抓起石块，只是由于对方急速后撤，才使此人逃脱殴打。此时，主教命令向农民开枪，接着派出康拉德·冯·胡滕向他们转达训令，他将要依法审理他们的布道人事件，凡是对教堂和修道院骑士团承担义务的，都应按照自己的义务和誓约离此回家。胡滕通过软硬兼施的言词居然成功地说服了维尔次堡的农民一齐离去。至于韦特海姆和陶伯尔河其他地区来的农民，也跟着分成小股队伍各自返回乡里。

主教看到农军大队已经分散，并各自成群结队、心平气和地上路时，就命令他的骑兵从背后袭击他们，杀死或活捉为首的人。但是，农民们奋起自卫，十二人阵亡，很多人负伤逃走，有些人逃进比特尔布隆教堂，在那里备受炮火和饥饿的威胁，终于被捕。俘虏们悉数被递解到维尔次堡，并被投进监狱。过了一些时候，俘虏们宣誓决不报复后才获释，未获释的只是汉斯·贝海姆，佯称神圣的三位一体曾向他显圣的那个农民，以及在主教骑兵带



主教的骑兵首领在同农民谈判

走鼓手时将骑兵的马刺死的那个人。这三人当中后两人在7月19日礼拜五那天，从主教宫城里押解到刑场上被斩首，青年圣徒汉斯·贝海姆在同一地点被烧成灰烬。农民的最高首领孔茨·冯·通费尔特是被主教封赐采邑的臣属，已逃离本乡，直至他的诸兄弟、表兄弟、叔伯父、姻兄弟以及朋友们替他向他的领主恳切求情，并在他将自己的财产都交给修道院的条件下，他才重新受到宽赦。

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圣还持续了数周；由于官厅的严厉禁令，半年之后朝圣才完全销声匿迹。但是，产生朝圣的精神却未曾泯灭。

第二章 肯普滕的自由农民怎样失去了他们的自由

20 肯普滕修道院位于阿尔部①，院内的文献和这地区的档案都生动地叙述了农民是怎样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失去了他们的自由、遭受不合理负担的重压。

优美的阿尔部高踞于博登湖东面，沿蒂罗尔山脉北麓，向累赫河绵延下垂，再向前就直接与阿尔卑斯山衔接。自古以来，就有众多的自由农民在这里生息。这些“生来就是自由的”农民，部分散居在四周，部分形成一系列互有联系的村落和庄园。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原先同贵族的一样完全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庇护人，也可以随时随地迁徙，对庇护人，他们只受其裁判和向其纳贡。与他们稍有区别的是一个同样为数众多的阶级——自由佃农：象前者一样，自由佃农享有人身自由，并有权立遗嘱，由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签订契约，完全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财产，可以自由地向各处迁徙而无需以劳役和财产来纳税，充其量，每年不过交很少一些钱给祭坛，给保护人交一笔保护金。至于庇护人，他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而更换。他们既无需服兵役，也无需交纳接租税、献出部分遗产或日常值勤等等。只有当一名男的或一名女的自由

① 部是地理区域名称，Allgäu 可称为阿尔地区，阿尔部在今西德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在博登湖与累赫河之间。——译者

佃农死亡时，才把最好的衣服献出来作为死亡税。渐渐地他们成了修道院、贵族和城市的臣属。下面便是肯普滕地区发生的情况:

起先在这段时期里，除了合法的死亡税外，也还要增收接租税。以后，接受或持有教堂田产的那些自由佃农，也要和其他教堂农奴一样,交纳息金、地租和服劳役；人们开始把这样的自由佃农慢慢地如同教堂农奴一样加以看待，并把他们与教堂农奴一齐纳入到一个阶级；那些逆来顺受、未能及时维护其自由地位的权利的人,几年之后，就被列为农奴，并遭受农奴一般的待遇。绝大部分田产通过上述途径不久都成了修道院的产业,所以,很多自由佃农也就同时成为修道院的租种者。正因为如此，就有很多自由人不久都变成了农奴并被当做农奴对待了。他们最先被剥夺的自由是结婚自主的权利。修道院禁止在它那里持有租地的自由佃农同完全自由的人，或者同隶属于另一个领主的人结婚，因为依照阿拉曼尼法①同自由的妇女所生的孩子是完全自由的；反之，修道院鼓励自由佃农同它的农奴结婚，因为这样出生的子女就是教堂的农奴。 21

据文献记载，在十二世纪中叶，还有许多农民完全自由而直接地在皇帝保护下居住在他们的庄园中，除去服兵役以外，没有其他义务。诚然，教堂千方百计地也把他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下，以便保护人易于逐步使他们受到与无自由人的同样待遇，并使他们日益受到箝制与束缚。由于时世不佳，致使一些自由人采取容忍态度，

① 阿拉曼尼指古阿拉曼尼部族在士瓦本地区建立的公爵领地，所谓阿拉曼尼法律即士瓦本法律。——译者

并使恢复他们自由和权利的要求延宕下来，因而对自由人长期行使的非法行为终于被打上了根深蒂固的合法印记。

教堂有计划地着手这样干。修道院院长在其前任限制农民自由的基础上，利用一切有利时机继续照此办理，直到最后要农民同修道院农奴一样承担同样的义务。自由农民和佃农拒绝了这种种极其苛刻的豪取强夺。于是，修道院院长采取粗暴的诈骗手段。他让人伪造一份文件，伪称这是查理大帝的创立书，其中载明所要求的贡献是教堂自古以来的权利。农民们感觉到，并也意识到，他们遭到粗暴的不公正待遇，但是一纸公文，一份古老的羊皮文献是违背他们的情感和意愿的。他们无法揭穿这一骗局；因为首先当时——十五世纪初叶——在这些乡村中还未充分启迪到能够相信一个身居高职的虔诚教徒会干出这种欺骗勾当。其次农民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来证明文献是不真实的、伪造的。本来可以援助农民的僧侣，在这些事情上，决不会自相攻讦的。当危急时，自由佃农试图使用一项古老的权利，即一项有文献依据的权利来挽救自己，这一权利就是，当他们为非法行为所迫时，可以为自己另行选择一个庇护人。于是，他们投身于威廉·冯·蒙特福尔特—泰特南伯爵的庇护之下。此时，修道院院长因其权利受到侵犯而叫22 嚣不已。根据路德维希·冯·拜恩公爵的命令应由贵族和市民共同组成一个高级法庭来裁决。但是乡村贵族和市民针对农民作出决定：不准伯爵庇护农民。

于是，农民们又选择住在沃尔肯贝格的教堂监管人——骑士冯·弗赖贝格为他们的庇护人，并反抗修道院而以武力保卫他们古老而美好的权利。修道院向教皇马丁五世乞援，受到开除教籍

威胁的骑士冯·弗赖贝格被命令不得庇护教堂所属的人，而且要他在两周内当面向康斯坦次的教皇代表答辩。他没有到场，于是他和他的仆役、臣民们都被革除教籍，并被围困于沃尔肯贝格的城堡。自由佃农本身，如果他们决心不向教堂缴付拖欠的租金、什一税和息金等，或者在两周内不到康斯坦次去申辩，也要被革除教籍。由于争端一直拖延到1423年春季，以贵族贝特霍尔德·冯·

23



肯普滕修道院院长宣誓

施泰因为首席仲裁员、乌耳姆市民乌尔里希·勒夫和贵族彼得·冯·霍恩埃克为仲裁员组成的仲裁法庭，就要求修道院院长宣誓，

证实他的前任和他象对待农奴一样用赋税、息金、徭役以及一切暴力——正如他扬言的那样——占有了教堂佃农；随后应由该院两个高贵的修道院住持宣誓，证明修道院院长的誓言是不是真实的。修道院院长要求给予时间考虑，延期举行宣誓；农民则催促他立即宣誓，但最后还是准予延期。1423 年 7 月 4 日修道院院长宣誓，农民败诉。住在城市的自由佃农却较为幸运：尽管德国高原地区各地的修道士相互支持反对农民，可是城市却在保护他们，少有的是，甚至连罗马教皇也在保护他们。

因为所有的修道院和寺院都把自由佃农同肯普滕修道院院长之间的争讼，看作他们自身的事件，所以就有四十个上层僧侣联合起来，要用十二年或更多的时间共同对农民进行诉讼斗争，共同负担一切费用，并以各种方式互相帮助。

为了使受到攻击的人失去教皇的保护，修道院院长在致教皇的一封呈文里竟然谎称，自由佃农从记不清的时期以来就和农奴一样服劳役，许多上层僧侣还拿出证件和印章来支持这种谎言。

但是，自由佃农也派遣了一个使者到罗马去，揭发院长呈文的虚伪，因此修道院院长不得不请求各城市从中斡旋。在这以后，自由佃农才没有在教皇那里把事情继续进行下去。

修道院院长在同农民的争执中一味采用的假誓、谎言和种种卑劣手段，渐渐使他的良心感到惊慌。他因良心恐慌而向教皇乞援，教皇在听取了修道院院长两次忏悔之后，赦免了他的罪过。然而，修道院院长对上帝和农民犯下的罪孽并未予以纠正，就这样他通过明目张胆的假誓和讹诈欺骗了自由农民，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和古老权利。

几年之后,修道院得知皇帝下达谕旨,任何人不得违背修道院院长,并不得未经其同意而保护教堂农奴、自由佃农或农村中的祭坛侍役。这样,皇帝就切断了自由佃农赖以摆脱修道院压榨的最后一条路,并把他们一旦遭受非法迫害时可以迁居和放弃当佃农的古老权利一笔抹煞。这种种压迫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已。这一带地区的史料证明,正是这个修道院院长在受到皇帝的这一许可之后,如何迫使许多自由农民彻底成为农奴,其继任者,即他的侄子又是如何变本加厉地象勒索农奴一样向自由佃农勒索,让他们服劳役,交赋税、死亡税和鸡禽等贡品,在各方面他们所受的待遇无异于农奴。如果一个自由的少女或妇女同修道院的佃农结婚,她就被排斥在圣餐典礼之外,甚至被拒之于教堂大门之外,直到她甘愿当教堂佃农为止;如果自由佃农同农奴结婚,就用同一套办法对待他们,直到他们甘愿也成为修道院的农奴为止。

如果这种昧心的强制行为在各种场合里不起作用,新郎就被投进监狱,直到新娘向修道院屈服为止。凡是依据古老的特许诏书起诉或上诉的,就受到鞭笞或入狱的回敬。在这样危难的情况下,仍有二十六户自由佃农家庭,不顾皇帝的最新诏谕,冒险寻求异地庇护人。他们说,西格蒙德皇帝的裁决和诏书对他们不适用,因为它们全然违背他们的古老的文书,而且皇帝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有几家援引一些特殊文书,但大家都是依据一本古籍和一份载于该书的1144年的文献,在这份文献里无庸置疑地记载着,自由佃农除了应负担一些息金和死亡税而外;无需交纳任何其他贡赋。他们说,与此相反,修道院院长却强制他们服兵役、纳赋税和做其他的事务,其中一些人迫于入狱和处死的威胁,因而依据文书

完全允许的范围，寻找了另一个庇护人。

以往在与农民发生争执时曾颁布过各项不利于农民的判决书，如今修道院力图用它来作为反对农民的法律依据，但是枉费心机。以后那些使不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的文件，比起农民们重新 25 发现的古老原始文书来是站不住脚的。修道院院长不得不承认其前辈的古老的文书和佃农迁徙择居的自由。他所做的，无非是通过宣誓来确证那些古老文献尚未包括进去的佃农们还有服劳役的义务而已。他做了宣誓，而这一誓言就使佃农服劳役的义务这一部分永远成了修道院的合法权利。

第三章　十五世纪末叶肯普滕人保卫权利的斗争

此后，肯普滕修道院管辖的农民，再次起来反抗他们的领主。一些农民为摆脱奴役和压迫而逃亡瑞士。然而，留在教区里的农民仍然遭受着和过去一样的待遇，因而不满情绪日益激昂，终于酿成普遍的反抗。由于教堂住持们的压制和嚣张，很多教堂臣民家破人亡。

1481 年年底，修道院院长约翰内斯二世接掌了侯爵和主教牧杖，他行事机警谨慎，象是要采用温和的方法来医治他的属民的创伤。至少，他的属民开初是这样希望的。但不久以后，诚如教区编年史所载，“羊变成了狼”。在他治下，早已严酷不堪的全部劳役和赋税更为加重了。他以更大的规模和范围推行压迫制度，俨然

要迫使他辖区里的最后一个自由农民也成为佃农，迫使所有佃农都成为农奴。谁不听摆布，谁就会受到教会法庭连续几周的恣意审讯，或是投进监狱，处以极刑，被迫交出抵押品，或将佃农从他的田地上赶走；长时间的折磨和百般虐待使比较坚强的人也软化下来，使他作出不报复、不受他人保护、服从纳赋税、服兵役、从事劳役、忏悔节供鸡、纳死亡税和人头税的誓言。佃农的原是自由的妻子儿女，无例外地都要受教堂的差遣使用。倘若自由人租用教堂田产，也必须承受与佃农相同的负担。农奴还必须在死后把遗产半数交给修道院院长。失去双亲的孤儿的遗产被剥夺，受保护赡 26 养的儿童被迫立字据声明自己是农奴。不从者课以罚金，罚金可以达到一百古尔盾①，甚至高达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一。这些罚款作为永久息金被强加在自由承袭的田地上。田产和佃农的赋税过去只需交纳两个先令，而这时却根据其田产的息金面积强行增加到两个、三个以至四个古尔盾。加倍征收各村镇的赋税和远征税，以及增加法院罚金的传统数额，这还算是最轻微不过的。对诉苦的人则说："不只是农民负担着过重的赋税和其他义务，就连诸侯和贵族现在也感到自己负担沉重，甚至皇帝和君王们如今也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为什么农民就该例外呢？"

而且，修道院长及其辩护士们直截了当地替自己辩解说，"他所做的，只不过象其他贵族所做的一样罢了！"

修道院长针对贵族阶级的这一辩解是一篇令人生畏的证词，既无人反驳他，也无人为此而责备他。尽管这话道出的真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贵族，但是对这个阶级的整体来说，还是恰当和切中要

① 古尔盾(Gulden)是十四世纪以来德意志的古金币名。——译者

害的。1489年发生的那场大灾荒，从德国高原地区一直蔓延到尼德兰[①]，以致有些地方一马尔特[②]黑麦售价达四公斤重的赫勒[③]。修道院院长竟无视这场连续两年灾荒所造成的饥馑，还要臣民缴纳新的赋税。

他们无力支付，但还是要他们缴纳。1491年11月15日，洛伊巴斯古老的马尔施塔特的全体农民集会，讨论组织一个“根据古老文书和权利相互保护的协会”。一周之后，他们就在离杜拉赫不远的一个营寨里聚会，互相发誓永不分离，并首先在他们反修道院院长这件事情上，要求士瓦本联盟[④] 的贵族和各城市主持正义。他们选举翁特拉斯里德的耶尔格·胡格为首领，胡格就成为农民们在士瓦本联盟会议上的发言人。封为侯爵的修道院院长意味深长地称这位农民首领胡格为“翁特拉斯里德的胡斯”。

然而，贵族们和各城市[⑤]却把修道院院长的事看作自己的
27 事；因为农民的骚动已经波及到他们的地区，他们为使“骚乱的”臣民重守本份已经答应以武力援助修道院院长。持反对意见的只有诺尔特林根城，要求依法审查农民的控诉。为此，联盟的使节们在

---

① 尼德兰(Niederland)在中世纪曾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中最强大的诸侯之一，领土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

② 马尔特(Malter)是德国古时的谷物计量单位，约合6.6公升。——译者

③ 赫勒(Heller)是德国十三世纪在士瓦本地区发行的一种银质辅币，此处意一马尔特黑麦等于四公斤银子。——译者

④ 士瓦本联盟建于1488年，参加者为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辖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其主要目的是镇压农民和平民运动。——译者

⑤ 各城市同样是土地所有主，在这些土地上住着交付佃租的农民。因此，各城市的利益都在于不取消农民的负担。可是城市市民的利益并不统一。城市中的贫苦人与农民有相同的利益，正是在农民战争时期，许多城市里也进行着激烈的社会斗争。在一系列起义中，城市中的穷苦人——城市平民——夺得了城市的管理权力，随后这些城市才立刻同起义的农民结成联盟。——编者

肯普滕市政厅集会，由明德尔海姆的骑士，有名的格奥尔格[①]的叔父汉斯·冯·弗龙茨贝格主持。

农民的代表们跪在市政厅前呼吁主持正义：倘若他们错了，他们理应受到谴责，甚至，倘若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不义的，他们宁愿献出自己的头颅。但是“士瓦本联盟”的贵族们只听利己之见，无视正义的呼声。他们所做的唯一好事，就是劝阻封为侯爵的修道院院长不要对农民施行血腥报复。而他们在利本坦宫却达成了完全有利于修道院院长的和解。因此农民虽然放下武器，却不理会这种裁判，而是直接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推举洛伊巴斯的海因里希·施密德，让他就他们的特许诏书向皇上提出申诉，因为按照皇帝在加冕典礼时所做的誓言，他对维护自由和穷苦人是负有义务的。不料这个农民使者在前往皇宫途中，竟遭修道院院长派人谋害暗杀；此后，这个使者再也没有出现了。

农民的第二个使者是肯普滕的塞巴斯蒂安·贝歇雷尔，他比较幸运。人们正在怀疑他能否返回时，他居然回来了，并且带来消息说，皇帝将召见这个侯爵，要他对自由佃农和修道院的穷苦人所提出的控诉进行答辩。

由于修道院院长继续采取多种手段对农民代表和农民们施以暴行，农民们重新集结起来。修道院院长为了对付反抗的臣民，再次向士瓦本联盟求援。联盟威胁地警告农民要放下武器、唯命是听。农民们再次信誓旦旦，把自己的控诉提交给在埃斯林根举行

① 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1473—1528)、“士瓦本联盟”的雇佣军首领，曾参与镇压1525—1526年士瓦本和萨尔斯堡大主教辖区的农民起义。——译者

的一次联盟会议。但是他们在这里得到的裁决，当然还象先前那样，使他们不得不加以拒绝。

联盟如今决定“用暴力强迫农民服从，首先要把暴乱的首领缉28 拿治罪，因为继续宽容下去，一切显贵和官厅都要遭到危险；倘若此后农民仍不安分服膺，就用战争手段镇压他们”。

联盟军队集结于京次堡，修道院院长的雇佣军驻扎在明德尔海姆。可是他们总还不敢贸然动武。几个礼拜、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意在麻痹农民，农民们满以为相安无事，但在米迦勒节[1]的晚上，农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村庄遭到联盟雇佣步兵、骑兵的袭击，他们被打伤，有的遭致残废，许多人生命垂危，他们家产遭劫，住宅被焚。估计损失超过三万古尔盾。起事的首领被缉拿归案，投入监狱；数百名农民逃亡到瑞士。

联盟在这些前奏曲演过之后，就给农民指定一个日期在梅明根依法谈判。此时此刻，农民不但家产惨遭浩劫，而且更感到严重的是，他们的首领、头目和代言人都已被捕，然而还是有二十二个村庄的二百五十二名佃农和教堂农奴作为代表前来谈判。

在这里，人们对代表们说：你们这些臣民应当服从修道院院长，受他管辖，为他服劳役，向他纳贡，就象你们在他开始治理时向他所做的誓言那样；解散你们的结盟，不得重新组织；你们每年要承担和缴纳赋税、息金、地租、杂税、人头税和其他等等，这些项目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们必须承担和交付的，直到你们依法证明，这一项或那一项的全部或一部分并无亏欠为止。

---

① 米迦勒(Michael)是圣经中三大天使之一，每年9月29日是信徒们追念他的节日。——译者



肯普滕的农民怎样实现他们的权利

人们对代表们还说，侯爵（指修道院院长——译者）必须把他对臣民的控告，而农民们则应把对他的控告，尤其是涉及远征税（战争税）和其他事项的争端都提交仲裁法庭，以便取得和解协议或法律裁决。大家都应回去，双方应该相互保证不咎既往；协议达成之后，被监禁的人应该获释，被放逐的人应该得到赦免，每个出走的人在一定时期内也可以加入协议。但是每一个人也可以不接受协议。对那些不接受协议的人，应通盘维持协议前的原状，教堂也应让其所有属民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

少数外逃的人回到家乡，来到修道院宣誓愿意履行协议。但是，大部分农民不接受协议：理由是他们对依法裁决早已失去信

心。因此他们并未继续控告和申诉；他们认为目前情况不利于他 29 们继续这样做。表面上，这是修道院院长和一部分臣民之间达成了的一种和解，一种暂时的平静态势；内里，不满情绪依然存在，正如引起不满情绪的各种原因依然存在一样。对农民的申诉并未做出最后裁决。但事隔不久，修道院院长又继续进行其种种逼迫了。

“鞋会”的最初消息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开的。

肯普滕地区的农民在他们的营寨里挂起了“鞋会”的标志这件事，迄今还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过。不过，据说在这个时期，鞋会以农民鞋作为起义的标志，早就在民间盛传。这一标志由来已久，人们却不知道它在何时何地首次被采用。正当农民和封为侯爵的修道院院长发生争端之际，大约有两百名市民，在一次婚礼上酒后 30 放肆，将一只“农民鞋”挂在市郊大钟旅店前的一根长杆上。老百姓都跑来了，看到它很高兴。人民渴望有朝一日该“同修道院院长清算了”。

市政会得知，城郊挂起一只“农民鞋”，市政长官立即率领雇佣兵来到旅店，扬言高挂着一只农民鞋是一起极为严重的事。经他告诫，这一玩笑才收起了。此事发生在 1492 年。

农民鞋作为旗帜的标志是有其渊源的：骑士的特殊标志是穿长靴；而农民，至少是非自由的农民，穿着用皮带从脚踝向上编结起来的鞋，其外表象栅栏式的格子，作为臣属和无自由的标志。农民通常穿的这种鞋，因其这种扎结方式而称为用皮带绑扎的鞋。

第四章　亚尔萨斯的鞋会

在城市里，每遇饥馑，穷人们不得不依赖公家施舍度生。然而，城市中施给穷人的煮了又煮的一星半点稀粥，农民们却没有份。而翌年，饥馑穷困比上年更为严重。

眼前的这种饥荒和贵族领主们愈益贪得无厌的需求迫使亚尔萨斯的市民和农民们在1493年结成一个社团。这个社团隐蔽得异常秘密。神秘的标志和礼仪把会员们联结在一起。新会员在举行特有的仪式上，宣誓对背叛者必予严惩，然后才被吸收入会。在深夜，他们沿着小道悄悄来到集会地点——孤寂的洪格尔贝格。不久，施勒特施塔特、祖尔茨、达姆巴赫、埃普菲希、安德劳、施托茨海姆、克斯滕霍尔茨、蒂芬塔尔、舍尔魏勒及周围其它地区都有参加这个社团的人。他们不只是来自属于下层阶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而且还有一些在城市里有地位的人。诚然，正如报告所述，其中也有"许多立誓要搞密谋活动的渣滓"，然而正是这些报告把他们敌视老百姓的情绪暴露无遗。

该社团章程上载有两项原则：一项是考虑改革宗教和政治状况，另一项是准备吸引老百姓赞助这一改革。属于后一项的内容有：计划掠夺犹太人以至消灭犹太人①；举行一次取消一切债务的

① 当时，为转移穷人对其切身事宜的注意，煽动穷苦居民去迫害犹太人，早已习以为常。犹太人是唯一获得当局允准收取借款的利息者。基督教禁止收取利息，然而

欢乐年；废除关税、杂税和其它负担。属于第一项的主要内容有：有目的地实施对僧侣的限制，取消教会法庭和罗特魏耳法庭①，要求赋税批准权和村镇自治以及组成陪审法庭。

章程第五条规定："对于占有一份以上俸禄的僧侣，应取消其多余的份额，每年只给他五十至六十古尔盾。"还有，秘密忏悔是僧侣统治人民的主要支柱，应该彻底废除。今后，人民只缴纳他们自愿承诺的赋税，各村镇均应实行自治。

为夺取一个反抗者们在战斗开始时能坚守的巩固据点，并获得大量钱财，决定先夺取坚固的施勒特施塔特，没收城市金库和该城修道院金库，然后由此城发难，占领整个亚尔萨斯。

好象一面旗帜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好象这样一面旗帜对起事极为必要，于是经过专门讨论作出决定，制定一面旗帜，旗上绘有独特的图案，以"吸引老百姓蜂拥而至"，并决定在旗上画一只农民鞋。一旦入会会员的数目达到足够多时，就马上动手。他们相信，许多城乡周围的老百姓将会参加他们的行动。万一他们本身的力量不足以为人民的事业战斗到底，就把瑞士盟友召来。

不久，就有"一批为数相当可观"的人宣誓入会。高举起义和32 自由大旗的时刻可以确定下来了。那是耶稣复活节前的一周，预定在这周初向施勒特施塔特发动攻击。

富裕的市民和富有的僧侣生财有道：他们在放债时把各种零杂费用计算得很高，有时短期放债竟高达百分之六十的利息，甚至更高。此外，商人们往往只贷出大额款数。这样一来，穷人和农民在经济困难时只能找犹太人。犹太人一般只收取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利息；即使这样，这也是非常高昂的要价。因此，精心策划的煽惑得以赢得强烈的共鸣。参看本书第448页至第451页和第611页至第612页。——编者

① 设立在罗特魏耳城（今西德巴登—符腾堡州）的由祖尔茨伯爵当世袭主席的帝国法庭，它有权决定其他法庭管辖区的诉讼事件。——译者

然而，秘密没有保守住。从一开始，密谋就存在一个缺点：鞋会吸收的成员不只是农民这一个等级的人，而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如城市师傅和小市民，乡民和奴隶骑兵等；况且鞋会并未强制每一个了解鞋会内情的人向它宣誓保密[①]。

尽管鞋会对背叛活动施以最严厉的威胁，鞋会还是被出卖、被打散了。当时得悉密谋已经泄露的人纷纷向四处逃遁。可是许多会员未能得知实情就遭到突然袭击，施勒特施塔特的一些有威望的市民，在向巴塞尔逃亡中被捕，因指控为参预密谋，被处以四马分尸。另有许多人被斩首、被驱逐出境、被砍掉双手或指头。有些地方，有一些人得以隐蔽起来，逃脱了对谋反者的普遍追捕；但是各地政府只要发现一点线索，就不罢休，直到逃亡者被判刑治罪为止。射击手乌尔里希·冯·安德劳是一个奴隶骑兵，投奔贵族达维德·冯·兰德克以求保护。这个贵族居住在弗赖堡附近的埃布内特。他认识这个逃亡者，在宫中对他以客相待。但是，受施勒特施塔特催逼的弗赖堡市民在追逐他，直追到贵族的宫城。当地官吏和各城市联合在一起施加压力，要求引渡。冯·兰德克在弗赖堡具有市民权，因此，他受到该城市民和皇帝总督的压力，他只能找到他的同辈——乡村贵族，作为他的被保护人的唯一辩护人。好几个地方法院，经贵族多次造访以后，引起极大震动，它们挨次受理此事。然而，各城市终于坚持把那个逃亡者在入会宣誓时举起过的两个手指砍了下来。

① 缺点不在于鞋会扩及各种不同的等级，而在于缺乏创立一个非法组织的经验，这样一个组织只有少数人互相认识，从而，当发生背叛时，只能危害鞋会的一小部分。——编者

第五章 瑞士人

33 许多人逃到了瑞士。在瑞士人那里，他们受到款待和同情。迄今瑞士人依然是、甚至愈益成为德意志各邦领主们的眼中钉，这些领主们把自由的精神称做“无赖行为”，不让它逾越莱茵河，并一再结成联盟，甚至把阿马尼亚克那帮野蛮的杀人强盗[①]诱到瑞士；但是瑞士人毫不容情地把这些“可怜的兵痞”赶回老家去，正如他们对待与之作战的德意志各邦领主们一样。瑞士人也极为蔑视这些领主们，把他们看作“放荡不羁、厚颜无耻、到处游荡的容克，他们到处劫掠、吃喝、奸淫、赌博、挥金如土，他们在世上过的这种生涯似已习以为常。瑞士人认为，即使把这些容克们狠揍几顿，以致打死，也无人哀悼”。

然而，领主们却更加蔑视瑞士农民。在1499年的瑞士战争或士瓦本战争中就表现了这点。即使不因赋税和领土而发生特别争端，战争也会爆发，因为早在宣战之前，瑞士人和士瓦本贵族彼此早已勾心斗角、唇枪舌剑。贵族的傲慢往往以最气人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说：“我们要在瑞士人的胸膛里找牛尾巴[②]！”或者说：“我们要在牛群的国家放一把火，把彩云中的上帝烧得烟熏火燎，

① 指十五世纪法国阿马尼亚克伯爵指挥下的放荡不羁、毫无纪律的雇佣兵。——译者

② 当时瑞士人盛行牧养牛群。这里是士瓦本人污辱瑞士人的话，意指对瑞士人要用刀子破开他们胸膛。——译者

使他眼睛迷惘，把脚缩回去！”可是这些领主们几乎到处吃亏，连连受挫，一次比一次败得更惨。

士瓦本人的一大部分由于受到瑞士精神的熏陶，在瑞士人首次冲进赫部时，倒向了瑞士人，整个布雷根茨山林、整个瓦尔部都落入瑞士人之手。许多宫殿和城堡被瑞士农民捣毁，其中有兰德克、最富丽堂皇的宫殿之一——施塔林根附近的施泰斯林根一霍姆堡、弗里丁根、施陶芬、奥伯施塔德、罗泽内克、布卢门费尔德、海尔斯贝格、梅格德贝格、沃尔布林根。如果他们只摧毁贵族居住的城堡，而不去洗劫和破坏臣民的村落，那他们所到之处，老百姓都会倒向他们，并把他们当做救星来迎接。但是，他们是通过焚毁市镇和村庄、毁坏田野而带来自由的。这就触怒了内心赞助他们、本来也会支持他们的老百姓。现在老百姓反对他们，因为他们夺走了老百姓的茅屋和面包，失去了这些东西，老百姓就无法尝到自由的味道。此外，贵族对农民的极度残暴，自然也激怒了农民。当诸侯和贵族焚毁沙夫豪森附近的泰因根村、逢人便杀之时，三十个农民冲进坚固的教堂。但贵族纵火焚烧钟楼和教堂，使他们窒息致死。一个农民抱着他的孩子逃到钟楼顶端，顷刻间火焰上升，他抱着孩子从檐头纵身跳下。骑士们举起长矛迎了上去，把他刺死，但孩子却未受损伤。

经过瑞士人为争取自由而取得的这次最后的巨大胜利，在整个边境周围的农民中都产生了一种勇敢精神和无所畏惧的思想。在巴塞尔议和时，莱内塔尔的一个名叫比特勒的农民乃是一个贵族的臣民，他穿着长外衣和丝绒鞋，并在帽沿上佩着羽毛饰物穿城而过，这些东西本是在这次战争中被瑞士农民打死的冯·菲尔斯

滕贝格伯爵的。他身后还跟着一群农民作为他的卫队。当沃尔姆斯的主教问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时，他们回答："我们是惩罚贵族的农民！"

假如瑞士农民善于利用他们的胜利，他们本可以到处赢得土地和人民，并且把这些"无赖行为"带到帝国内部。在农民中瑞士化之风十分盛行，象施勒特施塔特鞋会的那些原则和图谋扎根愈益深长，其枝叶则愈益茂盛。这并非是谋反精神，而是政治上渴望解放的、深刻而普遍的情绪。这种情绪，从莱茵河的发源地到出海口，从博登湖到蒂罗尔地区的阿尔卑斯山直至波罗的海沿岸，早就渗透到遭受少数特权者压迫的绝大多数人民中去了。群众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情绪都是激昂而动荡的。为了人民的解放，一些人已经被四马分尸，一些人被烧死，另一些人被斩首或监禁，还有许多人被放逐和逃亡。有些人成为民众事业的殉难者，那些因逃亡而获救的人既不因为首次计谋失败而退缩，也不因为血腥和残暴的镇压而被吓倒。他们悄悄地继续进行活动。

马克西米利安① 即位时，老百姓曾对他寄予美好的希望，愿他能有决心为人民做事。马克西米利安及其赞助者甚至民间制造一种传说，说他要使每个人，哪怕是最下贱的人，都能获得权利，并且要消除不安和压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兑现。甚至在重新整顿帝国司法制度时，也根本没有述及农民阶级。穷人走遍天下，也找不到一个在他们和他们的主子讲理时能够主持正义的法庭。许多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依旧胡作非为，好象没有人管他们似的。当穷

① 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一世（1459—1519）是德意志皇帝，于 1493 年即位。——译者

人无以自救时，他们也不知帮助该从何而来。因此，较有卓识的人便竭力创立兄弟会，把穷人们分散无力的愤怒的闪电汇合成一场大雷雨。

第六章　奥克森豪森宪章

早在十五世纪中叶，在教会诸侯们那里，就发出警告，指出有某种威胁来自德意志人民。红衣主教尤利安写信给教皇欧根四世说："这些滥用职权和混乱事件激起了人民对整个僧侣等级的仇恨。如果不予矫正，恐怕人民将会效法胡斯信徒的先例来攻击僧侣。这种威胁已经可以公开听到了。人人都在紧张地期待着行将发生的事，已经有某些将要发生极为悲惨事件的兆头。他们对我们心怀恶意早已昭然若揭。不久，他们就会认为，把僧侣当做上帝和人类所共同仇恨的人而加以虐待和劫掠，就是在侍奉上帝。"

许多德国教堂对它们的佃农和自由农民滥用职权，并不象肯普滕的修道院院长们那样，总是由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本人负责，而往往只是由他们的官员负责，或主要由这些人负责。在农民中流传这样的谚语："不论官职多小，绞死也不足惜。"大部分责任应归咎于这些官员和他们的法律顾问——罗马的律师们。

至于如何为教堂搜索新的财源以及如何贪婪地攫取遗产，除去在肯普滕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奥克森豪森教 36 会统治中所发生的事件了；不仅因为在所有教会领地上农民的疾

苦看来都有其相同的或类似的原因，而且因为那里制定了一种宪章，根据这个宪章解除了农民的疾苦。这些事实证明：在及时解除了农民疾苦的地方，即使战火和风暴在佃农们身边与周围发生，他们也会处之泰然。最终，这些事件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事件的全部细微末节都被保存在文献中，比肯普滕地区的更为详尽。

富庶的奥克森豪森修道院也同肯普滕修道院一样，位于阿尔部境内罗特河畔，它的院长也是一个直属帝国的等级。

1466 年，地方和修道院院长之间举行过一次谈判，因为修道院院长不久以前曾用暴力非法剥夺农民从他们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产和田地。

几世纪以来，在这里的农民中完全自由的人只占少数，可是他们有许多自由。他们的古老权利世代相传，不只是作为空洞的回忆，而是作为实际的产业。甚至这里的农奴制也是徒有其名，其它地方农奴制所引起的各种后果，在这里大都没有。可是，不论修道院院长或佃农都没有关于权利或义务的文件：一切都只以几世纪以来的传统习俗为依据。

教堂妄自侵犯权利始于十五世纪初叶。个别农民通过法律途径对此提出控告，农民们胜诉，当然是耗费了巨款，因此教堂就订了一个原则：如果有人再敢耗费金钱和时间，通过法律途径来指控修道院，就不再让事件经过法律解决，而是力求和平解决，出钱了事。但是，当修道院院长要取得格奥尔格·哈恩的父亲遗留的财物和田产时，格奥尔格·哈恩却不愿意和解，而要诉诸法律。

原来修道院院长们声称，继承遗产的古老习俗是：在教堂地产上共同生活的夫妇，他们的婚生子女在父母生前已经结婚而且得

到了一份嫁妆，就不得在父母死后再继承遗产，遗产应归教堂。但 37
如果子女在父母死后尚未结婚，遗产就不是由教堂而是由子女继承，地产归最年幼者成为终身租地。

争讼结果，耶尔格①·哈恩胜利了：修道院院长只得把遗产和地产给他。

于是，教堂的官员们便将这件事暂时搁置一旁，力图对散居教堂后面的个别农民暗中施予恩惠，以使他们能够顺从教堂对继承遗产的看法。几年、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教堂终于提出它对遗产的要求是一种通用的传统习俗。这时它可以提出证人，证明历来如此。这些证人就是经上述途径顺从了这件事的那些父辈们的子孙。

现在，有些人也宁愿按照农民的方式顺从这件事，而不诉诸法律，多数人根本就无钱打官司。人们从那些诉诸法律的人里看到，有的败诉，也有的打赢了修道院院长。有时发生某一个地产的继承问题，一方是修道院院长，另一方是自认为继承遗产的人，他们"每一方都想尽其所能，攫为己有"。这样，由于修道院继承遗产的要求而引起的纠纷和争执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也就是从那次同耶尔格·哈恩打官司以来的将近一个世纪，大约在十五世纪末叶，教堂决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干脆用暴力到处实施它僭越的要求；用暴力霸占遗产。

奥克森豪森有个名叫海因茨·丁克穆特的老年人，其岳父先于他的妻子去世，遗留下"可观的财产和田产，尤其在小钱袋里还有一笔可观的现款"。修道院院长的官员们前来，要为修道院院长

① 耶尔格为格奥尔格的简称。——译者

和教堂取得这宗遗产。

丁克穆特认为他的妻子是合法的当然继承人，向邻近的帝国城市乌耳姆的仲裁法庭提出诉讼，修道院院长对此同意。双方当事人来到本城市长和市政会面前：原告海因茨·丁克穆特和他的律师乌耳姆市政会委员马丁·格雷克，被告修道院院长和他的律师、前任乌耳姆市市长维塔尔·欧文。传讯证人开始了。

这时，修道院院长和教堂的上空乌云密集。通过传讯证人，揭露出了一系列教堂违反法律和传统而侵犯权利和滥用职权的事件。证人们，甚至大多数已经表示顺从而被传唤来的证人都纷纷指控修道院院长怂恿教堂征收某些“在他们父辈生前从未有过的”捐税，其中如干草什一税，即对烧柴、建筑用材和放牧课税。所有宣誓作证的证人，甚至连在继承遗产方面完全顺应修道院院长而作证的那些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反对修道院院长。他们说，直到前几年，穷人们还可以不需酬报享有正当权益，现在的修道院院长却不再让穷人保持古老的传统习俗，而把从未有过的贡赋压在他们身上。甚至一个早年曾在修道院任过官职的白发老人也说，四十年前，他已经当了二十四年的教堂奴仆，那时，从来没有人阻碍过穷人使用现在必须付出代价的土地，穷人们使用这些土地一直是“许可的、无偿的，但是这种使用是否公平合理，他就不知道了”。

证人们向修道院院长指出，他“在不久前，才对五十多年来安稳地占有他们父辈死后的财产的人，以献礼和地租强加在他们身上，甚至还要对那些因用水而加重负担的荒地和古老的牧场向他们勒索沉重的、新的杂税，不让他们保持古老的传统习俗”。

证人们向修道院院长指出，就连修道院继承遗产的要求根本

也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而只不过是四位前任修道院院长提出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在这个领地内，从未被承认为传统，而教堂所属的穷人“为了这件事一直与修道院院长争执不休”。大多数宣誓作证的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由教堂继承遗产的习俗，这种臆造的传统一直是有纠纷和争执的。”

甚至仲裁法官们和原告律师都宣布，关于教会继承遗产普遍遵守的古老传统和通常习惯已被修道院院长的证人否定，并仅仅被证实，近五十年来教堂曾在某些穷人身上运用过这种风俗，而且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习俗；根据皇室的、自然的、宗教的、世俗的一切法律形式来衡量这种继承遗产的习俗，即便它是古老的传统，也是违反法律形式的。甚至顺从了修道院院长们处理新近继承遗产方式的那些穷人——依照证人的证词——“既不乐于听到、也不愿意有这种习俗”。凡是使穷人“在继承遗产问题上厌烦、不堪忍受和难以容忍的，也就是对理性、法律和地方普通风俗的违背”。 39

甚至修道院院长的辩护士也对此不加反驳。但是，修道院院长本人却就地方风俗这一点提出申诉，并说：有一次他把邻近贵族中几位出类拔萃的明智人士和乌耳姆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几位委员邀集到奥克森豪森。这些人竭力鼓动教堂所属的穷人，说他们愿意象其他佃农按地方法律住在教堂后面的教堂的田地上；然后他这位修道院院长愿意把继承遗产的传统留给他们。可是教堂的佃农们拒绝了。他们宣称，他们愿意象他们二、三百年以来世代相传的那样，保持教堂的传统。这种有关田产的传统对于教堂是有害无益的。如果在奥克森豪森也依照地方习惯那样，教堂就会每年增收一千多镑赫勒地租而变得更加富有。如果穷人在这方面愿意和应

该享有教堂的传统，并根据教堂传统保持租地和小额地租，那么教堂在继承遗产问题上保持传统也是公平合理的。因为谁想在契约或交易的这一方面享受利益，就必须在另一方面付出代价。继承遗产的古老传统非此莫属。这种继承遗产的传统既非臆造虚构而来，也非暴力的产物，而是二、三百年来令人赞美地留传至今，因此它没有违反法律，反而成了法律，因为这种古老的传统是为一切法律所承认。

于是，他向法庭提出了教堂的一些原始记事录和赋于教堂某些特权的文献。他说，这些记载都是一百多年间历任修道院院长亲手写到古老的记事录上的。法院的法官们一向凭着这些记事录和文书档案办事，皇帝和教皇也确认教堂的这些权利和古老习俗。

对此，修道院院长遭到了反驳：这些记事录并未盖印加封，每个修道院院长都可按其意愿与喜好随心所欲地加以记载。因此它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价值。谁也不能把非法的传统确认为法律；无论是教皇还是皇帝都没有权力批准或颁布违反法律的习俗与特权。在那次贵族会议上，修道院院长企图强行确定租地，穷人们据理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修道院院长自己也承认，如果依照传统，40 修道院的农民每一块土地只交付一马耳特黑麦作为地租就够了，如果他们接受修道院院长建议的地方法律，那么，同样一块土地就得交付十马耳特黑麦。

为了证明其继承遗产的要求为合法，修道院院长激昂地援引和提出了他的几位前任院长记录下的条款。正是这些条款和他自己的发言证实了修道院院长在征收干草什一税上的要求，他对采伐修道院园林里的建筑用材和柴火而征收捐税的要求，都是与传

统习俗和他自己援引的条文背道而驰的；同样，也证实了他以往一味以暴力来霸占各种遗产。

法庭最后裁决：修道院院长可以向上帝和圣徒们作一次庄严的宣誓，说明关于遗产继承的这些问题乃是教堂的权利和传统。他的两名官员和修道院住持应该继他之后宣誓，称修道院院长的誓言是“纯正的”，不是“不纯正的”；他应当享有这份遗产，而原告丁克穆特进行控告亦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修道院院长或者他的官员们不宣誓，就依法办理。

根据当时的法律原则，这样一宣誓就具有法律效力。

修道院院长同意宣誓。但是丁克穆特和他的律师也许是看到了肯普滕侯爵修道院院长及其所属人员在宣誓问题上有过前车之鉴，对这一判决表示不服而提出上诉。为了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上诉，他们要求取得诉讼的案卷。

这次诉讼，在教堂农奴对待修道院院长的态度上是有影响的。他们坚持他们的古老传统和权利。他们只负担自古相传的义务，拒绝一切他们确信不应负担的、新的徭役。正如修道院院长向士瓦本联盟所控诉的那样，他们背着他，不经他的同意就在夜晚集会，相互约定并联合一致，就连迄今他们对他和他之前的上层僧侣承担过的劳役和其他义务，今后也不再对教堂履行。修道院院长控诉说，他们甚至通知他，如果教堂执事有反对行动，他们就披坚执锐地武装起来，尽其所能地反抗他。

有些地方教堂执事们想用暴力强行索取他们主人所要求的东西，教堂农奴就一再拿起武器进入戒备，齐心协力地驱逐了他们。修道院院长指控农奴们对他抱着亵渎不敬和憎恶的态度。他以联

盟成员身份恳求士瓦本联盟给予援助，以对付教堂农奴的威胁性
41 的武装联合；他告诫联盟应以联合的力量给予他武力援助，来对付这帮穷人，惩罚他们的反叛和桀骜不驯，使他们重新唯命是听。

联盟首领耶尔格·冯·弗赖贝格向各联盟成员召集军队，一支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庞大步兵和骑兵队向着修道院院长那里开去。

但是，“当乌耳姆和梅明根两城的谨慎、可敬、明智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们察觉骚乱行动的时候，为防止因此可能产生的更大仇恨、暴动和恶果”，他们表示要委派最干练、最受农民欢迎的调停人为全权代表到双方去，其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努力做到制止人们正在对穷人采取的惩罚和行动，促使双方和解，达成协议。

代表们终于使农民确信，他们的力量是不能对付联盟的力量的，如果他们一定要等待法律手续解决，那就要花很大的精力、费用、损失，并必然由此而产生不利和不快。为了永远消除农民和教堂之间的一切误解，农民们不应固执己见，而应同他们的修道院院长达成协议，根据协议选择六名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裁判法官以达成和解；双方必须接受裁决，不得上诉。裁判法庭的主席团应有三名联盟法官。

这些调停人必定对农民许下了最好的诺言，使农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也必定对修道院院长及其住持指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乌耳姆人曾率直地向他阐明：“只有减轻负担，才能消除误解。”因此，修道院院长也只好同意调停建议。

裁判法庭选举出来了。修道院院长委任他的一个住持和两个执事参加；穷人们由民间选出三个德高望重的人士。于是法庭作

出裁决。为了挽回威信，责成农民接受以下几点：所有参加反叛的教堂农奴，在放下武器后，脱帽脱鞋，向修道院院长屈膝下跪，请求他宽恕他们的桀骜不驯，同时向他声明，他们过去不懂得不服从就是犯法，并应恭顺地恳求他今后仍做他们仁慈的主人。

其次，他们应当重新向修道院院长宣誓效忠。

第三，他们应缴纳费用三百古尔盾，但因反叛而受的一切惩罚 42 则应由联盟予以免除；只有当他们不接受协议或不遵守协议时，联盟才对他们进行惩处。

第四，他们应当解散相互承担义务的结盟，并应宣誓永远不再谋反或互订誓约以反抗修道院院长和教堂，也不再采取任何方式和方法反对他们。双方的一切不和、不满和不友好都应当消除，所有一切都应取得和解、宽容，双方都应宣誓遵守协议书，在协议书中裁判法官们"认真细致地，以新的体制和形式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权利。"

修道院院长、他的住持和官员们都对此举手宣誓并作出诺言。反叛的教堂农奴光头赤足，缴出武器，跪拜于修道院院长面前，一切都按规定方式办理了。修道院院长表示了他仁慈的宽恕。

这些都有利于修道院院长。但依事件本身而言，特别在申诉的主要各点上，却是教堂农奴们赢得了胜利。修道院院长迄今提出的、与传统习俗相抵触的一切要求全部落空，只有一点例外，即教堂农奴仍然要缴纳什一税，保留这一项是因为它存在的年代太久了。但修道院百年来阴谋猎取的遗产继承权，如今却永远丧失了。

第七章　布鲁赫莱茵境内温特尔格罗姆巴赫的鞋会

在执事并非都是信奉新教的那些主教辖区里，许多执事甚至天天象富人那样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在施佩耶尔主教辖区尤为显著。僧侣阶级的辩护士曾叙述了并以文献证明了，施佩耶尔主教马蒂亚斯如何肆无忌惮地与城市市民和皇帝陛下大开冠冕堂皇的玩笑。这个玩笑的对象是一条人命，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此人经皇帝推荐，并被市民们称之为充任大教堂牧师空缺职务的最受人尊敬的人。这里是受马蒂亚斯的继任者路德维希·黑尔姆施泰特管辖的施佩耶尔主教辖区，也是亚尔萨斯秘密鞋会开展活动初露头角的地方。

在布鲁赫莱茵境内的温特尔格罗姆巴赫，首先在属于施佩耶尔主教辖区的布鲁赫扎尔，一些勇士着手从僧侣阶级和贵族的压迫下解放他们的同胞。还在1502年，施佩耶尔宫廷已在老百姓中掌握了一个新的、危害贵族的运动的踪迹和情报。但是，当局的注意使鞋会谨慎起来，政府再次失去有关鞋会的线索。

43 然而谋反者却愈益满怀信心地继续从事秘密活动。不久就有七千多人宣誓入会，约有四百名妇女也暗知鞋会的活动。谋反的联络网伸展到了莱茵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以及美因河与内卡河流域的所有地区。这并非一个局部运动，而是要把整个帝国的老百姓都逐步卷进来的范围广阔的运动：目的是推翻教会贵族和世

俗贵族。

他们用以互相识别的口令已经把目的说得很清楚。一个人问:“喂,怎么回事?”对方以相应的韵脚回答:“有教士和贵族,就没有我们的活路!”他们的主要信条是:摆脱农奴制的一切桎梏,象瑞士人一样用利剑来解放自己,没收教会财产,分给人民,除罗马皇帝而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

入会要通过宗教仪式,入会者必须跪着祈祷五遍主祷文和五遍万福玛利亚,作为会员还必须每天这样做。这是一种无论何时



加入鞋会

都有利于政治运动的宗教伪装，同时对散居各地的会员也是一种不致引起任何人怀疑注目的识别记号。

每个人还有义务，尽力加强鞋会并在自己周围扩大鞋会。经过议定的条款规定不再向诸侯、贵族和教士缴纳息金或什一税，不再缴纳关税和赋税；象上帝为大家创造的一切一样，猎、渔、牧、林也应对大家开放，自由经营；除了保留少数修道院外，所有修道院和教堂财产都应没收与分配；这些条款必须把各地备受重压而劳动四分之一时间的成果不能归属自己的老百姓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在该城多半市民的赞同下，首先应当袭击和占领布鲁赫扎尔城，借以作为运动的临时中心。然后，大队人马应毫不迟疑地向巴
44 登侯爵领地进军，随后应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在任何地方的停留都不应超过二十四小时，直到全国都纳入同盟，使原始的自由和上帝的公道在世上得以实现；他们希望帝国的所有市民和农民都自愿地、出于对自由的热爱而倒向他们。

“上帝的公道至上！”也是他们鞋会旗帜上的题词。旗帜的颜色半白半蓝，中间的画像是受难的耶稣基督在圣格奥尔格面前显
45 圣，在十字架前，画了一个跪着的农民和一只大农民鞋，周围写着上述题词。

首领们审慎地把那些必然会把鞋会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的村落和小城拉入鞋会。然而，计划在实施之前被人泄露了。亚尔萨斯的同盟经过周密考虑曾确定一条禁止忏悔的条例。结果正是由于忏悔，使计划破产了。一个名叫卢卡斯·拉普的谋反者，在作忏悔时向一个牧师泄露了天机，这个牧师就将此事告知了各地施

政当局。于是,所有教会的、世俗的诸侯、领主们,甚至担心运动会同瑞士人建立紧密联系的士瓦本联盟,都赶忙采取措施。

迄今,德意志帝国和帝位的基础仍然是脆弱或腐朽的:一个新的、更加宏伟的帝国的基础只有在老百姓的自由中,在德意志民族的、直接的统一中才能形成。

马克西米利安是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罗马国王，由于在他属下的尼德兰和瑞士发生的那些事件使他对任何人民运动心怀不满。而今当他有机会去实现他年轻时成为人民的国王的愿望时,他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而今他既不关心人民痛痒，也不消除农民疾苦,更不依靠他们对其政权的爱戴与支持，相反，当他得悉入盟农民谋反的最初消息时，就命令对他们施以最残酷的迫害和惩罚。凡宣誓入盟而达到法定年龄的,其全部财产应一律没收;如果他有妻子或儿女,应把他们驱逐出境;至于他本人,一旦被抓住,就该活活肢解,而对运动的首领和联络人,则要绑在马尾上受到四马分尸的惩罚。

诸侯、领主和各城市的代表,在得悉老百姓威胁性运动的最初通报后,都赶到施勒特施塔特集会,在为时三天的会议上他们商讨了共同对策。与会者中有:皇帝陛下的顾问,法耳次伯爵的使节,主教和斯特拉斯堡城的使节,符腾堡公爵的使节,哈瑙、比奇、拉波尔施泰因等地伯爵的使节以及科尔马和其它城市及领主们的使节,在这些地区内,运动本身就有分支组织,或者诸侯、领主们有理由对运动感到惊恐。

但是，诸侯和领主们的军队按照决议侵入农民联盟的主要驻地之前，农民联盟中最优秀的成员得以趁机逃走了。由于长期抵

抗的谋略尚未准备成熟，要进行战斗是毫无成效的。因此，大多数农民首领逃亡，因而有幸获救。只有一些一般的参与者在村里被军队逮捕，经严刑拷打后被送上刑场。但被处以死刑的只是少数；马克西米利安的血腥镇压的命令是无法完全实施的。倘若诸侯和领主们按照他的命令处死所有的参与者，那他们就等于毁了自己，因为许多村庄的全体农民都宣誓入会了。结果，只有少数人受刑致残，其他人处以罚金。然而，谋反本身是相当周密的，所以据说许多秘密领导人有一部分安然留在本地，也有一部分虽然逃亡，但他们甚至在皇帝统治的各邦内和曾在施勒特施塔特集会的那些诸侯贵族的辖区内，隐姓埋名，长年不受惊扰地找到住所，甚至找到职业。

第八章　勒亨的鞋会

46　布鲁赫莱茵的鞋会受到打击瓦解之后，农民中好几年象死一样沉寂。然而这并非因为农民已经失去勇气或是对事业表示绝望，而是因为他们想使领主们感到忧患已绝。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处境一样照旧未变。多数逃亡者前往自由的瑞士，很多人来到黑森林进入布莱斯部①和符腾堡地区。他们处处有朋友，处处赢得朋友，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发现同样的贫困、同样渴望变革。早在1503年，布鲁赫莱茵的鞋会就已深入到符腾堡的心脏地区。

① 今德国西南角与法国、瑞士接壤地区。——译者

1514年，“穷康拉德”的一个被俘者供称，他们在乡村的结义早在十一年前就已开始，最初称为鞋会。

其中许多人对待自己的事业不是挂在嘴上清谈和诉怨，而是付诸行动；虽然最初几次的谋划在成熟之前往往被出卖而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就此放弃整个事业。

他们当中的约斯·弗里茨，在温特尔格罗姆巴赫出生并定居，是当地鞋会的“真正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在逃遁中得以躲避监禁，免于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多年来他隐姓埋名流落在德国南 47 部，但纵然在放逐和逃亡中，他也从未丧失意志和希望。谁要是有明确的目的，谁就会具有坚强不屈的毅力，就会在遭到哪怕是十次失败以后，还会在第十一次鼓足勇气和希望去从事他的事业。约斯·弗里茨也就是这样始终念念不忘他首次失败的计划，在远方流落；可是他认为在尚未出现适当的时机、地点、志同道合者之前，他懂得要使他的思想秘而不宣。

他生来有一副令人喜欢的仪表，这仪表又因他善于选择服装而颇为增色。他有时穿黑色的法国式上衣和白色长裤，有时穿红黄两色，有时又穿灰色和绿色的衣服。他的举止仪态在老百姓面前也很显著突出。他当过兵、打过仗，因此又具有一个军人的风度与威严。此外，他具有雄辩、乔装和其他一些不知不觉地掌握人心的才能。他善于激起失去信念者的信念和希望，激起胆怯者的勇气和信心，懂得使他的谈话适合任何与之交谈者的性格，对一些人从生活处境方面，对另一些人则从宗教方面来争取他们赞成他的思想。为了使其断了线的计划再次在各地连结成一个新的网，他不是数周或数月，而是长年不辞辛劳地工作着。

他在湖浜,在伦茨基尔希,在他与埃尔泽・施密德结婚的施托卡赫,在黑森林里外,在菲林根和霍尔布,都要轮流作较长时期的居住或作短暂的逗留。

大约在 1512 年前后,他来到布莱斯部的弗赖堡附近,定居于离附近城市一小时路程的勒亨村,该村属于贵族巴尔塔扎尔・冯·布卢默内克。在这里他甚至设法谋得一项土地看守人的职务。他感到这里的天时地利都不错。

当他在酒店里或在茅屋前同老乡们交谈的时候,最初他只是一般地对当时的伤风败俗和处境恶化表示不满。这个走过许多遥远地方的土地看守人约斯・弗里茨新近来到这里,贫苦农民们并肩围坐在他身边,倾听他的讲话,他善于口述,讲了为人正直和对上帝的虔诚在世上越来越少,而亵渎上帝、重利盘剥、奸淫酗酒和各种各样的罪恶行径都在显著地有增无已,官厅方面对此视而不见,不予惩处。接着他把话题从宗教道德方面转到政治上,开始他只是悄悄地揭露穷人受着统治阶级苛刻的深重压迫,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终究要出现严重的结局,那时穷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对于统治阶级在许多方面的犯罪都给予谴责。由于他只是率直地说出了每个农民感到切肤之痛的事实,又由于农民们感到、也看到,对他所谴责和要予以消除的那些事情而说的那些话不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是出自肺腑的。因此,他们不只是全神贯注地端详着他,并且也同他心心相印。凡是没有失却勇气、又没有失去对自己处境的感觉的人,都必然会和他共鸣。

他善于以极大的机智把他所追求的危险目的隐蔽起来。他经常不断地谈论的无非是处境的逼迫和时代的恶劣。他只是在摸清

了土壤、把它翻松和平整之后，才把他谋划的种籽一粒一粒地细心播种下去。当他活生生地看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贫困，并对他已经充满信任的时候，他才和盘托出：只要他们能对他发誓保密，他就愿意告诉他们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有好处的事情。

嗣后，他就与每个人按其不同特点个别交谈，如果一个比较胆小怕事的人问他所要发誓保密的事是否光明正大，倘若不是，他就不愿沾边，约斯就如调查案卷所载，"真诚地"对他说话，"说得那么迷人，简直能使每个人都觉得马上可以变得幸福富有起来"，"就象是受到魔鬼的驱使"。他说，他愿意告诉他们他所要说的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无论是对他还是对许多虔诚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业，是一件神圣、合理而正义的事业。如果这个农民发誓保密，他就陈述他关于把一切被压迫者结成一个团体的思想，并说已有许多人与他结成了一个团体，如果这个参与者还不愿下决心，约斯就向他保证他们要做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圣经中所包含的、对他们自身也是神圣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事情罢了。他讲过之后就走开了，先让他们各自抉择。

在一条从勒亨通向蒙登霍夫的公路地区，沿着德赖扎姆河对岸的一片森林，有一片幽静的草地，这里叫哈特马特。约斯约请了一些人来到这里秘密聚会，他选定从傍晚到黑夜这段时间聚会。在这里，他说，要想过好日子，今后就不能再有领主。除了上帝、皇帝和教皇之外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领主，每个人都应由他所在地的法官来受理有关债务，而无需到处奔波、长途跋涉。因此必须取消罗特魏耳帝国法庭，教会法庭只可处理宗教事务。牧师薪俸的混乱情况也必须整顿，任何享有双份或三份薪俸者只给留下一份，

49

其余份额需拨给没有薪俸的人。他们负担赋税和关税也是不公平的。领主间无休止的争斗使人民遭受灾难，因此必须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持久和平，而每个老百姓都必须重新获得他古老的、原有的自由，森林、牧场、水源和猎场必须为大家共用。教堂和修道院的多余财物必须用来救济贫民。

与会者对此都感到满意，因为来到哈特马特的人都是些穷人、农奴、破落户或满腹牢骚的人。但是，当他向他们建议组织一个新的鞋会是实现这个思想的唯一手段时，有些人对此顾虑重重。他们请教当地牧师约翰内斯长老，问他对于约斯建议的鞋会有何看法。但是约翰内斯先生早已同约斯有默契，因此对他的忏悔者说："这是神圣的事情，正义可因此获得伸张；这是主所希望的，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必须伸张正义的话。"首批加入约斯组织的鞋会的勒亨农民有：奥古斯廷·恩德林、基利安·迈尔、汉斯·弗罗伊德尔、汉斯·海茨、卡里乌斯·海茨、彼得·施蒂布林和雅各布·豪泽尔，其中特别是汉斯·胡梅尔，他是生于符腾堡公国斯图加特附近福伊尔巴赫的一个裁缝，多年来居住在亚尔萨斯和布莱斯部。约斯的首批信徒们在他们各自的地区内，与志同道合的人在家里、田间、酒店里和教堂庆典上集会时继续为鞋会发展会员。一个名

50



约斯·弗里茨在哈特马特对密谋者讲话

叫希罗尼穆斯的人，他是用约斯·弗里茨的名义在勒亨从事鞋会活动最积极、最能干的人；和约斯本人一样，他也是一个外地人，一个来自阿迪杰地区[1]的面包坊工役，如今在勒亨的磨坊里做工。他走遍了许多国家，而且是一个机敏的演说家。

这些信徒善于用自己的方式，把他们相识的人争取过来，共同进行密谋活动。他们先是一般地对新参加的人作些思想工作，然后引荐他们去见约斯，以便从他那里更深刻地了解他们的事业。约斯则亲自向他们说明，应当怎样通过鞋会来支持正义，夺取神圣的墓地。他所说的神圣的墓地，其中正埋藏着人民的自由。为了使胆怯的人鼓起勇气，谋反者们告诉这些人，"鞋会"已经在各个阶层和各个地区有了很多分支组织，贵族和非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都已纷纷加入，它一直向北扩展到科隆。

鞋会的分支组织之所以能遍及各地，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约斯·弗里茨在带着他的计划来到勒亨之前的几年间，早在莱茵河两岸、黑森林、巴登侯爵领地和符腾堡公国的广阔地区重新捡起了施佩耶尔骚动时的旧线索，并把它联成新的线网。

同他保持紧密团结以扩大这个秘密组织的另一个领导人物，是一个时而叫费尔特林、时而称弗赖堡的施托费尔的人。他经常住在瓦尔德基尔希城郊离修道院代理院长住宅不远的一家旅店内。他化装成一个骑士，穿戴各种各样衣帽，他那件黑天鹅绒里的白色大衣使他特别显眼，便帽上有一银色线条，骑一匹白色骏马巡回各地，周游莱茵河上游、金齐希山谷、黑森林，沿着多瑙河直到士瓦本的埃因根，特别是埃因根，是他常到的地方。

---

① 意大利北部阿迪杰河附近地区。——译者

就这样,他们两人逐渐在远近各地结成一党,成员之间相互的
51 关系作了十分巧妙的安排，每个人只知道他周围最接近的一些人的姓名。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甚至并不排斥利用职业乞丐或流浪者做来往传递信息的人、中间人和助手,并准备在发难时派这些人担当特殊而危险的任务。当时这个人数异常众多的庶民阶层仿佛专门游历全国各地并且通行无阻，他们成了一种公认的行业，有自己选出来的特别首领和头目。约斯和施托费尔同这些乞丐头领建立联系,头领们就向他们提供乞丐队伍。

乞丐头领们总共获得两千古尔盾的报酬，只要他们按规定时刻在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部和亚尔萨斯放火，在亚尔萨斯—查伯尔区的年市节或教堂庆典那天,至少派两千人到罗森城来,以便夺取该城。约斯充作城郊旅店主人的车夫，店主的儿子与仆役都已加入鞋会;城里则有曾任过法兰西王国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还有维尔弗伦·泽尔策、保罗·施普林格。预定在那一天由这三个人指挥那些乞丐,由于那天可能有许多老百姓到查伯尔区去,又可能有许多市民预先等待着他们,起义想必会成功的。

可是,乞丐在此举中只起一种极其次要的作用。两位领导人安排在各地区的助手们则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他们随时把本地区的情况,已经吸收了多少人入会等等报告给约斯和施托费尔,他们两人应允每一个助手，每吸收一个新成员，就可以得到一笔厚金。约斯和施托费尔来往驰骋，亲自视察助手们的工作，检阅全体成员。检阅多半在夜间进行。幸好旅店主人也被吸收参加秘密组织,而他们的房舍则可用作联络和聚会的地点。

一些贵族也加入了鞋会。除了勒亨的牧师以外，特别可以提

出的有：尼德欣贝尔根的雅各布·贝格尔斯先生，埃根茨施魏勒尔的托马斯·维尔特，他曾在法国当过上尉，还有斯特凡，是离布雷滕不远的德丁根的一位贵族，住在最不起眼的小宫殿里，他同布雷滕的约斯——法耳次的一位士兵，即约斯·弗里茨的亲密心腹——在德丁根修道院附近的旅店里——克勒-费尔滕的住处——聚会。

调查证实，他的组织遍布亚尔萨斯全境、布莱斯部、侯爵领地、黑森林、上士瓦本、上克莱希部（首府布雷滕）、下克莱希部或布鲁赫莱茵（首府布鲁赫扎尔）等地，它还无庸置疑地一直向北伸展到莱茵河中游。在符腾堡公国，他的组织主要分布在查伯尔部和雷姆斯河谷。 52

夜间集会时常在偏僻的旅店里或者在这些旅店附近举行。参加的人有时只是一些助手，有时是新入会的全体成员，地点在亚尔萨斯的中贝格海姆，有时在小修道院附近的克尼比斯山上，有时在哈斯拉赫附近的森林中。各种教堂庆典和集市也都是鞋会各地区组织的集会日。

约斯制定了一种独特的标记，凡是他的人都可以从这种标记上互相认出来。标记形如拉丁字母 H，他们都把这种用黑布做的标记嵌在一块小盾形红布上，缝在上衣的胸前。其他会员不佩戴这种标记，却在右臂衣袖上缀有三个十字形图案。他们也还有彼此相遇打招呼的暗语。在哈特马特山的一次集会上，约斯曾给他们解释这样一种暗语是非常必要的。当时也谈到重新采用施佩耶尔主教辖区第一个“鞋会”所用过的暗语，只更换几个字，即一方发问：“上帝祝福你，伙计，你的情况怎样？”对方回答：“穷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活路了。”也有建议以“圣·耶尔格”为暗语的。然

而上述两种建议都未采纳。约斯想出了一个新的暗语，但是这个暗语显然只能在起义前不久才能通知大家，起初只是在较小范围内传播，因此十分秘密，最后却失传了。甚至严刑拷打都不能逼迫后来被捕的人说出这个暗语来。基利安·迈尔在受尽折磨时承认过他们曾有过暗语，但是他一口咬定“这个暗语究竟是什么，已经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忘得一干二净”。这样，他便救了很多盟友，因为这种暗语在以往的追捕迫害中曾使许多人落入陷阱。

在哈特马特山上经过多次聚会和商讨，产生了鞋会的条款，在这些条款中简要地总结了约斯以前陈述过的内容：

“第一，除了上帝、皇帝和教皇以外，不应承认任何其他君主；第二，任何人不受他居住地以外的法庭管辖；取消罗特魏耳帝国法庭，教会法庭只应过问宗教事务；第三，凡是所付息金已经和本金 53 数目相等应予豁免，息金券和债券应予以销毁；第四，利率超过百分之五的，应当根据神圣的法律所规定与指令去处理；第五，捕鱼、捕鸟应予自由，木材、森林和牧场应予开放，贫富一视同仁；第六，僧侣每人只限领一份薪俸；第七，修道院和寺院的数目应有限制，其多余财产应予没收并用作‘鞋会’的军费；第八，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应予废除；第九，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应实现持久和平，谁持异议就刺死他，但是谁坚决要打仗，就发给他军饷，派他去攻打土耳其人和不信上帝的人；第十，拥护‘鞋会’者，保护其生命和财产，反对‘鞋会’者应受惩罚；第十一，‘鞋会’应夺取一个完好的城市或要塞作为起义的中心和据点；第十二，会员应交纳会费作为实施计划的资金；第十三，一俟‘鞋会’的队伍集结起来，就应把计划呈报皇帝陛下；第十四，如果皇帝陛下不予接受，就请求瑞士联邦

与之联合并给以支援。”

这就是“鞋会”的各项条款，是从各个证人的证词中得来的。

看来“鞋会”中总还是有些人对条款和计划发生疑虑。因为在哈特马特山上的一次集会上，约斯·弗里茨不得不起来维护这些条款，并援引圣经来阐述它们，把这一切书写出来，然后读给他们听，使他们看到他所要担负和从事的不是别的，而是神圣的、合理的、公平的事。当时，那个面包坊工役希罗尼穆斯敏捷而热情地对他表示支持。所有与会者终于都由基利安·迈尔带领宣誓加入了“鞋会”。依照誓约，他们保证严守秘密、团结一致，任何人不得背弃其他人。

制定一面“鞋会”的旗帜再度在这里获得极端的重视。据说，“他们认为，虽然他们的人数起初并不多，一旦他们把小旗飘扬起来，所有的穷人都将归附他们。”因此他们要排除万难，制作这样一面意义重大的旗帜。

加入鞋会的人穷得不名一文，费了好大劲才凑齐制作这面会旗的钱。约斯筹集了款项之后，就十分谨慎地迅速定制旗帜。他挑选了一个家在僻远地区的农民，这个农民作过入会宣誓，在弗赖堡和附近一带没有人认识他，他被派往弗赖堡城去找画家弗里德里希，请他画一面有鞋会标志的小旗。岂知画家立即把这件事向市政会告发了。但是由于这个农民已经逃走，而且没有人认识他，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来自何处，所以一直无从获悉什么地方要燃起“这种凶恶的火焰”。此刻，弗赖堡市政会无法进一步追究，它只能把这件事暗中告知周围的人，以便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把全城置于警戒之中，到处发布密令，追查这一事件。

54

首次定制小旗的尝试失败之后，约斯亲自进行第二次尝试。弗赖堡的另一个艺术家，就是画家特奥多西乌斯，其时正在画勒亨的教堂。一天晚上，约斯偕同勒亨的老地方官汉斯·恩德林和基利安·迈尔去找他，他们兴高采烈地多次相互敬酒之后，约斯就向这位画家说有一位外地朋友极想托人画一面小旗，问他意见怎样，是否愿意干。画家请他说明要在小旗上画什么，他们就对他说：一只农民鞋。画家大惊，回答说，即使把全世界的财富给他，他也不肯为他们画这样一面小旗。约斯和他同去的人并未继续逼他，不过警告他说：他们彼此交谈的内容除了天地知晓，不得对任何人公开，如果他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必然要遭难。老地方官也提醒他，他应象他曾经对城市宣誓过的那样保持缄默。画家深为忧虑和惊恐，他生怕勒亨的人以此为借口扣留他为教堂工作应得的报酬，就没有声张这件事。

约斯·弗里茨充分估计到，如果他在距起事地点这么近的地方进行第三次尝试是非常危险的。小旗所需的绸料已经购妥并且缝制好了，这是一面蓝色的旗帜，上面嵌着一个白色十字架，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高兴；可是许多人认为应当去掉白色十字架，画上一只鹰，他们觉得仅仅有了旗帜还不够，应当把它再描绘一番，画上一些意味深长的象征，这些象征在他们看来具有神魔般的魅力。约斯凭经验清楚地知道，士兵们是如何虔诚和盲目地崇拜军旗上的守护神呀，他希望他的"鞋会"旗帜也能对老百姓产生同样效果。他本来正要再次旅行到士瓦本去，他就利用这次机会做了一次有幸成功的、新的尝试。

55 他在内卡河畔的帝国直辖市海尔布隆找到一个画家，提出了

他的请求。他以瑞士人的风格和语言，编了一套话，坦率地对画家说：他参加过一次大会战，在危险的战斗中许过愿，如果他有幸脱险，将到亚琛去朝圣，并且带一面小旗去献给亲爱的圣母。接着，他就请求画家为他画这样一面小旗，旗上画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像，两旁是亲爱的圣母像和施洗礼者圣约翰尼斯的像，底下画一只农民鞋。这位海尔布隆画家听到最后一句话时也楞住了，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约斯装作很天真的样子，说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父亲在瑞士的施泰因经商，谁都知道，他父亲的招牌上画着一 56



约斯·弗里茨在海尔布隆的画家那里

只农民鞋。因此，为了使人们知道这面小旗是从他父亲那里来的，他要把他父亲的标志画在上面。这番坦率的话居然骗过了画家。画家按照约斯的要求画了起来，很快就把小旗画成了。

在小旗上可以看到受难的基督，十字架旁是圣母玛利亚和施洗礼者圣约翰，还有教皇和皇帝，在十字架下面跪着一个农民，身旁放着一只农民鞋，整个旗面上排着一圈字："上帝保佑神圣的正义事业！"

约斯高高兴兴地把这面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才得到的鞋会旗帜藏在胸巾下面，急忙赶回勒亨。可是在他赶到之前，鞋会已经被出卖而溃散了。

约斯在出发前，曾把一切事宜部署就绪，以便回来之后能够立即着手行动。按照他的命令，两名助手，其中特别是勒亨的吉尔克要前往西蒙斯森林，旨在发动盟友准备起义，并要求新旧盟友来增援。约斯决定在10月9日宾根教堂庆典那天，举行一次大的集会，就最后的措施作出定夺；特别是先突袭哪一个城市，是弗赖堡、布赖扎赫还是恩丁根。在亚尔萨斯的人得到命令，只要布莱斯部一开始行动，马上在布尔克海姆渡过莱茵河前进，"鞋会"的旗帜将在莱茵河沿岸飘扬。乞丐头领们也得到新的明确指示。乞丐们必须比以往更频繁地在各城市的旅店、城楼和城门岗哨等处进行侦察，并把侦察所得的准确情报送到勒亨。至于勒亨的谋反者则应在弗赖堡设法建立一个活动据点，从每个行会中吸收一至两人，然后让这些人在各行会中再发展新会员。约斯甚至考虑到，如果起义行动失败，或者事情在起义前败露，致使"鞋会"成员不得不彼此逃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把"鞋会"旗帜安放在勒亨的老地方官宅

后，等待有利时机；而到了可以重新举起旗帜的那天，每个人都能知道到哪里去找到它。然而约斯一走，“鞋会”便群龙无首了。

他们为“鞋会”吸收会员的办法极其笨拙。在他们看来，起义迫在眉睫，似乎一切小心谨慎都是多余的。在离弗赖堡不到半英里的 57 大道上，三个“鞋会”成员吆喝一个正巧有事路过这里的农民，要挟这个农民当着他们对天发誓，要他保证对他们要和他谈的话或者要做的事严守秘密。这个农民不肯马上同意，他们就把他从大路上带到森林去，在向他做了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明的保证以后，就极力迫使他向他们发誓保守秘密。他们于是告诉他说：因为老百姓贫穷而不得不忍饥挨饿，所以他们有些人，大约六、七百人联合起来要建立“鞋会”，把富人，无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富人，统统打倒；要在几天之内，首先占领弗赖堡城，在那里可望得到他们所缺乏的一切东西，为此，他应当对他们有所帮助。这个农民惊诧不已，并表示决不愿以自己的信誉对这种行动负责。这三个人正要用强力制服他，把他刺死，这时从大路远处传来马蹄声，他们只好把他放掉，自己钻进森林里去了。这个遭到袭击的农民一到家，就向他的牧师忏悔他当天遭遇的事和被迫作出的不正当的事关重大的宣誓；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牧师就把这一秘密告诉了弗赖堡帝国代表约翰内斯·凯萨总管。凯萨就警告式地向市政会宣布了这件事，但不肯说出牧师和农民的姓名。

市政会听了感到极度惊恐，即刻转陈侯爵，并恳求他敦促总管约翰内斯·凯萨告诉他们遭遇这样无理肆虐的农民是谁。此时，在“鞋会”内部也出现了两个叛徒，一个是沃尔芬魏勒的汉斯·曼茨，一个是沙尔施塔特城的米夏埃尔·豪泽尔。

后者入会时间不长,是经约斯·弗里茨一个比较亲近的朋友、门根的马特恩·魏因曼介绍加入鞋会的。米夏埃尔·豪泽尔除去知道起义和近几天将要做的事情以外,只认识很少数的鞋会成员,但他把他所知情况都透露给边区行政官巴登的菲利普侯爵。同时,汉斯·曼茨也把“鞋会”的全盘策划报告了侯爵。他是主要助手之一,“鞋会”的很大一部分分支组织,特别是亚尔萨斯和黑森林的分支组织,他是知道的。

侯爵迅即将他的揭发通知了弗赖堡市政会和恩吉斯海姆的帝58 国政府[1]。还在10月4日深夜,汉斯·冯·舍瑙和布利克哈尔特·兰德沙德已经越过莱茵河,把这个消息送往恩吉斯海姆。由弗赖堡派出一些急使策马驰往邻近各城去报警和传达指示。菲利普侯爵建议,首先应派人骑马赶上前往黑森林的两个人,即吉尔克和他的同伴,把他们当作重要人证加以拘捕。侯爵认为,他的边区的臣民,凡已查明参与谋反的,现在就予以逮捕是不妥当的,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打草惊蛇。第二天,诺因比格市政会从勒特恩获悉,根据弗赖堡的通知在那里逮捕了一个人,被捕者供称,在第二天,10月6日早晨或者7日礼拜五夜间,农民们将在廷根、宾根或门根,也许同时在这三个地方集会,图谋发动事变。

弗赖堡市加强了城门、城楼和城墙上的守卫,并号召市民们武装起来。勒亨的谋反者及时得到风声,说是弗赖堡的“鞋会”成员已受到警告。首领约斯却一直没有回来;“鞋会”成员中那个最精干的蒂罗尔人希罗尼穆斯也同首领一样,为了“鞋会”的事业奔波在外。夜间,基利安·迈尔在哈特马特山上召集了勒亨的全体谋

① 指南亚尔萨斯和布莱斯部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总督府。——译者

反者，与会者的心里充满恐惧、疑虑和沮丧。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完全放弃他们的行动，把它压抑下去。所有到会的人向基利安发出誓言，要对这里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有关这一行动前前后后所讲的话绝对保守秘密。

其间，各地施政当局积极着手行动。它们企图在群众集会之前袭击最重要的谋反者。侯爵逮捕了门根的马特恩·魏因曼；二百名全副武装的市民半夜从弗赖堡出发攻进勒亨村，抓住了老地方官汉斯·恩德林和他的儿子、首领约斯·弗里茨的妻子埃尔泽和其他一些人，把他们押解到弗赖堡。第二天早晨，马克斯·施蒂德伦也被政府差役从蒙青根教堂里揪出来逮捕了。这些伙伴们一经被捕，其他参加"鞋会"的人都力图逃遁自救。他们纷纷逃往瑞士，其中有基利安·迈尔、雅各布·豪泽尔、奥古斯廷·恩德林和几乎所有"鞋会"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施托费尔完全失踪。约斯·弗里茨在逃亡途中再次露面，和蒂罗尔人希罗尼穆斯结伴同行。他在最近一次外出准备起义的归途中，得悉他长期苦心经营的"鞋会"已被出卖并遭瓦解，因此急速逃往瑞士。奥古斯廷·恩德林、托马斯·米勒、基利安·迈尔和雅各布·豪泽尔在巴塞尔以北的塞文和他们会合。这些人最初曾逃到巴登，他们在这个城市听说他们的伙伴在塞文。约斯还把"鞋会"的旗子带在身上，基利安·迈尔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这面旗。时至今日，约斯还是表现了他不屈不挠的意志。他长期的精心谋划刚刚遭到重大挫折，但他并没有绝望。他仍然相信能够战胜厄运，以夺取胜利。他小心地把"鞋会"旗帜围裹在胸前，作为他还没有丧失一切的标志。命运本身似乎也想增强他的这一信念。迄今他有幸多次化险为夷；

59

而现在幸运没有离开他，也不愿遗弃他。

他们在塞文决定即日出发到苏黎世去。他们动身了，但在塞文和利斯塔尔[1]之间的田野上却被巴塞尔市政会的巡逻兵追上了，这些巡逻兵是由恩吉斯海姆帝国政府的通报被派来的。基利安·迈尔和旗手雅各布·豪泽尔被捕，约斯和其他人侥幸逃脱。

各地施政机关对待这些俘虏极为严酷，但是其中一部分人只认识少数共谋者，一部分人十分坚强，任何严刑拷打的折磨都未能使他们吐露出共谋者的姓名。马特恩·魏因曼在第二次受刑时只说了，马克斯·施蒂德伦曾信赖地对他说，格洛特塔尔的地方官和蒙青根的克勒维·耶克莱因以及凯泽施图尔山[2]附近和边区的许多人都卷进去了。但他始终坚持不肯说出他们的姓名；至于他说出马克斯·施蒂德伦，是因为他得知施蒂德伦已在弗赖堡被捕而无法获救了。正当"鞋会"成员一部分到处逃亡，一部分隐姓埋名、不知所向，特别是在弗赖堡人和侯爵无法对谋反案寻根究底的时候，在老地方官汉斯·恩德林(他因为画会旗的事现在刚受到画家特奥多西乌斯向弗赖堡市政会告密)什么也没有供认的时候，从巴塞尔传来了旗手雅各布·豪泽尔和基利安·迈尔被捕的消息。但是他们两人也只是笼统地道出"鞋会"的计划和活动，除了供出一些他们知道安全避居在国外的人，或是那些已被捕而又供认不讳的人如康拉德·布劳恩和齐里阿克·施蒂德伦等以外，没有供出任何其他人的姓名。康斯坦次的主教向弗赖堡人要求将勒亨的牧师约翰内斯交由他进行宗教审查，必要时予以惩罚，因为由此很可

60

① 瑞士一城市，在巴塞尔的东南方。——译者

② 莱茵河上游的山脉，它绵延到弗赖堡为止。——译者

能终于发现某些反对教会的行动和犯法的事。因此，只有少数人成为世俗领主复仇的牺牲品，这些人不得不忍受更重的惩罚。人们有意制造恐怖，因为周围各城市中的名门望族都对农民们感到“忧心忡忡”。马克斯·施蒂德伦早在10月间就在巴登魏勒被四马分尸；老地方官汉斯·恩德林父子在弗赖堡被处死；贝岑豪森的康拉德·布劳恩和齐里阿克·施蒂德伦也同样惨遭死刑；马特恩·魏因曼和其他几个人被斩首；基利安·迈尔和雅各布·豪泽尔在巴塞尔被判处斧刑，但是“经犯人苦苦哀求，改为用剑刺死以示宽大”。对其余的人，则把他们宣誓过的手指的前关节砍去。

在亚尔萨斯，当局对于谋反的分支组织知道得比较详细，那里许多人被处以死刑，致使民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血流够了，皇帝陛下命令，不得再拘捕鞋会成员，已被拘捕的，则不得处以体罚或死刑，而应首先奏呈皇帝陛下。可是亚尔萨斯的帝国总督和各市政会公开宣称，这个谣言是由“鞋会”和谋反者的党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制造和散布的，于是他们宣布，皇帝陛下的旨意恰恰是要对每一个这样的坏人依法从严惩处，因为他们卑鄙地要根除官厅和他们天然的主人，而又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只是想推卸合理的职责，并且想对任何人都不做应做的事或不缴应缴的东西。由于这种无法无天的和不正当的活动，皇帝陛下崇高而威严地发出谕旨，在任何领地、官厅、法院和地区，凡发现一名或数名“鞋会”成员进入上述地区的，都应予以拘捕、严加拷问，然后送交法庭，根据供词控诉，并依法从严处以体罚或死刑，不论是谁，一概不得宽恕。

追捕逃亡的鞋会首领又疯狂地开始了。帝国顾问鲁道夫·冯·布卢默内克和弗赖堡城的使节带着逃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相貌特

61 征亲自前往瑞士①。10月22日奥古斯廷·恩德林和托马斯·米勒在沙夫豪森境内，以其相貌特征而被捕并受到严刑拷问。在这里，约斯又一次因为福星高照而得救，使他免于同前两人一样的命运。虽然那两人在被严刑拷问到有关约斯的下落时，也提供了一些情况，而且沙夫豪森人竭尽全力缉捕他，但是却毫无结果。约斯的妻子埃尔泽否认曾参与任何同谋；便于10月26日以发誓不报复和支付拘留费为条件而获释。以后几年中，她又招来了嫌疑，据说约斯曾经常在她那里露面，然而约斯的行踪犹如黑森林暗夜中的闪电一般，一闪现就又消失了。

第九章　穷康拉德或康茨②

符腾堡邦有许多较小的领地纵横交错，这个邦象一座美丽多姿的花园沿着内卡河两岸向前延伸。然而，在这天然的花园里，老百姓和其他地方一样穷苦受压。继长胡子埃贝哈德治下的幸福年代之后，接位的小埃贝哈德是他的堂兄弟，和他截然不同。小埃贝哈德统治腐败，因为“他只任用一批放荡的坏人”，为非作歹，这正如马克斯③皇帝所说的“提起这些事，实在可鄙”，两年之后邦议会

① 瑞士某些邦这次之所以一反常态如此热心地帮助德意志施政当局迫害与惩罚加入鞋会的农民，是有它自身原因的，因为瑞士的农民也在酝酿骚动。次年，即1514年，瑞士农民起义爆发了。——编者

② 康茨，康拉德一字的亲昵称呼。——译者

③ 即马克西米利安。——译者

将他废黜，结果他潦倒而死。取代他的是他家族中的一个稚子，一小撮亲族显贵代稚子摄政六年，在这短暂的摄政期内，他们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为自身和他们的家庭大肆搜括。

长胡子埃贝哈德还在后期曾把可以执政的年龄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岁，而皇帝和邦议会违背有关协定和埃贝哈德的规章，宣布十六岁的男孩乌尔里希① 已成年，让他执掌公国的政权。

不久，人民叹息乌尔里希的奢侈豪华远远超过他的前任。宴饮、比武、忏悔节狂欢、化装舞会、猎熊、出征、出国旅行和各式各样的享乐是他的活动天地。为了对他表示阿谀奉承，在他的小小公爵宫廷里可以见到俸禄优厚、数量众多的大伯爵和领主充当他的顾问和侍从，有权有势的帝国诸侯充当他的上宾。他的歌手和吹笛手，他的猎人和驯鹰者都享以厚禄，他的马和狗也可养尊处优，62 这些首屈一指的艺人和牲畜都是他派人从整个欧洲，特别是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地为他搜罗来的。每当他骑马来到皇宫或帝国议会的时候，他就带着三百个穿胄披甲的卫士组成的随从队伍炫耀他的威武，他们的服装比任何其他诸侯侍从的穿戴都更为豪华，而他往往带着这些寻欢作乐的随从，在如此一个行乐场所一连呆上三个多月。他把政权完全交给以前的监护人去掌管：管私舞弊、挥霍浪费是行政的特征；毫无顾忌、不加掩饰的非法行为是司法的特征。1511 年，乌尔里希迎娶皇帝侄女巴伐利亚女君主扎比娜的时候，参加婚礼的贵宾超过七千人，十四天的喜庆活动

---

① 乌尔里希（Ulrich）（1487—1550），1498 年起为符腾堡公爵，依靠诸侯摄政，1519 年被驱逐；随后他又企图利用 1525 年农民起义恢复自己的统治；1534 年又即位，仍为符腾堡公爵。——译者

穷奢极侈，很多人认为，“如此浩大的费用恐怕要把全国财富耗尽了。”然而，这笔浩大费用不过是一个更加糜烂的宫廷生活的开端，其后的哗众取宠和骄奢淫逸更是日甚一日。凡把寻欢作乐的活动安排得最别出心裁的人，就获得最美的肥缺，那些最擅长击鼓奏乐的僧侣，可得到最丰厚的俸禄；一大部分获世俗和教会职位的人都不是本地人。内廷侍从，甚至一些根本不在宫廷供职的人都以公爵宫廷的费用饲养最优良的马匹，而公爵的育马场场长所过的生活和举办宴请如同一个小公爵，外地和本地的显贵们，他们更以公爵的至友亲朋自居，到处作威作福，对人民胡作非为，施以各种暴行。他们不受惩罚地任意打伤或打死市民或农民。他们把路劫和强奸当作儿戏和乐趣：如果他们例外地遭到某一法官责讯并被驱逐出境，公爵就会立刻允许他们回来，而这个法官的性命就难保了。

人民就是处在这样的宫廷和这样的政府的摆布之下。公爵违反古老习俗和协议豁免了宫廷侍从、护林官以及护林侍役的一切赋税、取消了他们的值勤和徭役，而一切费用不得不由人民独自负担。人民除了承担这一切费用外，还在他们的财产和尊严方面天天受到侵犯。骑兵和猎人骑着军马，驱赶着猎犬，在市民和农民的耕地上和葡萄园里横冲直撞，而这些耕地和葡萄园本已遭受无数野兽，尤其是野猪的严重损害。秋天，葡萄园受到鸟类极大危害，63 如果葡萄农捕捉了一只鸟，就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射杀一头有害的野兽，就受到残酷的惩罚。百姓们在林木、牧场和捕鱼方面的古老权利受到侵害，而诸侯的侍从和佞臣却把属于民众的利益攫为己有。公爵的官吏侵吞救济穷人的慈善捐款。甚至一向归穷人所

有的枯木残枝也被护林官公开拍卖，并将卖得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村区当局本来有权任命村区的官员，可是廷臣和内廷总务府大臣不顾抗议擅自往村区机关中安插他们的侍从或向他们行贿的人。所有村区官员，上自村长和书记，下至差役、门卫和教堂侍役都是在宫廷或在内廷总务府决定的。然而公爵的官吏把自己的职位仅仅看作是摇钱树，他们不仅接受贿赂，而且公然要求馈赠；他们无知无能，但为了勒索钱财，却会巧立名目，挖空心思想出各种新的敲榨行径，他们对待人民无耻而专横，傲慢而残酷，尤以护林官和护林侍从为甚。有些官吏拿薪金不办事，职务由他人代理；还有一些官吏在担任官职外兼营商业、从事水果和酒的买卖；另外一些人的个人费用由公库开支，并从公库中捞取上千金钱，以饱私囊，而无需上账。如果穷人向斯图加特内廷总务府控告他们，不是无人理睬就是不予任何答复。政府中的高官显贵们都忙于其他事务：他们为自己和儿孙们建造富丽的屋宇，把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储存国外，以图安全。他们竟然异想天开地想出一种完全新的收入来源：从前一向由最近所在地的官厅免费发给臣民的许可证，现在必须向斯图加特内廷总务府付款领取。例如领取一张支款的许可证要向内廷总务府交付一弗罗林[1]十五克里泽[2]。其时各地已实施罗马法，按照罗马法收费就更高，负担就更重："十二年前花十芬尼审理的案件，现在的诉讼费超过十古尔盾"，更不必去计算所费时间和所受的气了。凡是罗马法使大人先生们感到不便的地方，他们就索性摒弃不顾。此事发生在一个这样的公国里，这个公国有

① 弗罗林(Florin)的缩写为fl.，一弗罗林等于一古尔盾。——译者

② 克里泽(Kreuzer)的缩写为kr.，十三——十九世纪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通用的带十字图案的金属币，一克里泽一般等于六十分之一古尔盾。——译者

议会制定的宪法，宪法保证人们享有最美好的国内自由。公爵只要顾问们给他筹款，廷臣们帮他寻欢作乐，对于国事他不闻不问。公爵在这些人中间长大，早已成为骄矜的暴君，冷酷无情，对人民
64 既不热爱也无情感。他认为自己不受宪法的约束。他的高贵而伟大的祖先在宪法中赋予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显然是剥夺了他的君主权力。议会在废黜他的前任时为扩大按宪法规定的自由而运用过某些权利，他却视之为在动乱中、在一个没有法制的时期内产生的，现在他是合法的君主，他认为有权不承认这些权利的存在。因此每逢他兴致一来，就嘲弄法律与宪法，他要总揽一切，而国家在他眼里无足轻重。如果有一个自己人或老百姓胆敢向他进一言，他就会恼羞成怒，握紧拳头来威胁这个大胆的、讨厌的人。

这种情况在符腾堡公国持续了十二年之久。所有的御库、国家粮仓和地窖仓库全部囊空如洗。如果发生战事或饥馑，几无丝毫储备应急。此外，乌尔里希还负债达一百万现金。这在当时，对于他的国家来说，是大得惊人的数字！最起码的财源都已枯竭，信用扫地。他的宠臣们凭空开创新的税收和贡赋：他根本不肯把他的耗费节省分文，而宁愿把国家搜括得干干净净。辖区和各村区被迫充当保证人，为公爵的债权人立字据或者提出抵押品；钱币贬值，铸造低于实价的新币；此外，1512 年初给农民的贫瘠田地又加上了新的负担；葡萄酒关税提高了，每桶须付过境关税五先令，半桶十五芬尼。在一个以种植葡萄和经营葡萄酒为主要生活来源和贸易的国家里，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然而，还不仅如此。多年来公爵以诸侯和大伯爵在他门下供职而荣耀门楣，现在他却不得不想到自己要到一个外邦君王那里

谋取职位和薪饷。正当这时,他的顾问想出了一项新的财产税:以十二年为期，每一个古尔盾的资产每年应付一芬尼。乌尔里希绕过了本地区的必要的同意，亲自骑着马，走访官吏们,征得他们的赞同。但是因为这一生财之道对公爵的愿望和需要来说不能立即畅通,也不够方便，所以另外开创了一项新的征税，这就是打算对每天消费的肉类、面粉和酒征收捐税。于是,把度量衡缩小,屠户、面包师、磨坊主和酒店老板等必须就每一百磅肉交付三先令,每一伊米① 酒交付六分之一，对面粉同样规定了抽一定数量的捐税交给公爵的金库。这种新的课税在宫廷中被当作一个真正的福祉而备受欢迎。

65

被课以这样或那样捐税的人民总喜欢谈起他们的第一位公爵，说上帝如果不是上帝的话，他们的埃贝哈德必定是上帝;人民对自已君主的克己归顺,已使他们成为邻近各邦人民嘲笑的对象。然而，这样的人民在这种时代也不能不感到寒心;备受虐待,侮辱和饥饿的符腾堡农民阶层，在乌尔里希统治下的最后七年里对致力于激发和解放农民阶层的那些人物和计划来说，势必是一块具有吸引力的、易受感染的土壤。公国的大片地区，如查伯尔部和雷姆斯河谷等,早已同布鲁赫莱茵人有了联系。

符腾堡在地域上和布鲁赫莱茵十分邻近，国内的警察又非常麻痹松懈,所以在温特尔格罗姆巴赫运动失败之后,一些逃亡者很自然地被吸引到这里来了。象在符腾堡这样的一切情况都非常混乱的地方,在统治者这样毫无顾忌地愚弄人民的地方,象布鲁赫扎尔鞋会成员那样的人就可以大胆地、毫无拘束地重新制定他们的

① 伊米(Imi),德国南部装粮食的容器,每一伊米相当于一公升半。——译者

计划。

人们从霍恩施陶芬山走下来，便进入一个荒凉的、近乎阴暗的山谷，雷姆斯河流经这里。再往前走几小时，在沿河两岸起伏的丘陵地带，种植着大片赏心悦目的葡萄。

从 1503 年起，农民们就在雷姆斯河谷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兄弟会，如今它是温特尔格罗姆巴赫"鞋会"在雷姆斯河谷的分支组织。农民们以诙谐说笑来掩护它继续存在。

在雷姆斯河谷的兄弟会中，有一个颇有风趣的会员，很久以来，他是个满脑子想法很滑稽的人，此人在自己的教名康拉德和他的境遇之间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相互关系，因为"毫无办法"[1]这句话，按照当地乡民的发音正好和他的名字"康拉德"发音相近。这个笑话很快获得人们的喝采，于是兄弟会就根据这个会员的名字命名为"穷康拉德"。

兄弟会在这一名称之下组成了一个秘密团体，从前农民组织的那些图谋以饶有趣味的诙谐戏谑作掩护，继续保持在这个团体里，并逃脱了众人的耳目。

兄弟会象勒亨的"鞋会"一样，有了正式的组织，有自己的职称和法规，会址和会期。有一名首领领导，他身穿白色麻布的农民短衫，头戴灰色毡帽，昂然走在前面。他持有会员的特别名册，随时66淘汰不够格的人，因为并非人人都可以加入穷康拉德。凡算得上有钱的人，连乞丐、流浪者、游手好闲的人，起初，但也仅仅是起初，都被排除于兄弟会之外。只有生活日益艰难的工人被吸收入会；这些人在一天辛劳之后，晚上回来一无所得，只见孩子们哭喊着要

① Kein Rat（毫无办法）与 Konrad（康拉德）在德国南部发音相近。——译者

面包、眼窝凹陷的妻子呆呆地凝视着，有时还见到主人傲慢轻蔑地鄙视他们，对此他们感到忿忿不平。首领就让他们以击掌来宣誓加入兄弟会，并向会员们分配兄弟会“在月球上占有”的财产，以“荒山野岭”、“饥饿山”、“乞丐田”和“乌有乡”命名的耕地和葡萄园，还有很多此类笑话；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却是在穷人裂开的伤口上撒上令人感到刺痛的盐。雷姆斯河谷的兄弟会也同其他农民组织一样有一面小旗，画面和画意也和它们的大致相同。在蓝色布底上画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农民跪在耶稣面前，旗帜周围书写着“穷康拉德”。不过，这面小旗同兄弟会的口号和计划一样，成为会内最重要人物的秘密纲领。兄弟会的人数日益增多，很快遍布好几个辖区。

政府多年来没有得到关于这种活动的任何消息，它为其它事务正忙得不可开交，对此也就无暇顾给了。然而人们早已在四面八方不但听到这样一句口头禅：“某某也是同我们一起在穷康拉德的”，而且甚至还听到一些威胁的话：“你也必须同我们一起参加穷康拉德。”当人民的复仇行动在狂怒而诙谐的伪装下动摇着专制主义的根基时，专制主义仍然傲慢而轻率地横行无忌。

博伊特尔斯巴赫是该组织的中枢，而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则驻在朔恩多夫。正象其他各地利用一座坚固城市一样，在时机到来的时候，朔恩多夫也会成为雷姆斯河谷人实现他们计划的根据地。

勒亨的鞋会崩溃以后，农民到处受到嘲讽，而得不到慰籍。讽刺画到处张贴，特别突出的是一幅大木刻“鞋会的愚人船”。画上画了一只船，船上载着一群头戴小丑帽子的农民。画上的文字写道，

这是一些想杀死自己的领主，制定新法律的头号蠢驴。画上的题词是："现在我急于要知道的是，究竟谁是鞋会中的人？"但是最辛辣的嘲讽是随之而来的新的压迫手段，领主们的嘲讽行动比嘲讽言论要厉害得多。



穷康拉德的首领

67　1514年初，当符腾堡规定并宣布了缴纳资金税①的时候，穷康拉德的首领在旷野荒郊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拿起铲子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站到里面喊道：

"我叫穷康拉德，我现在是穷康拉德，
我永远是穷康拉德，
谁不愿意交付一个倒霉的铜板，
谁就跟我一起走进这圆圈里来吧！"

---

① 资金税（Kapitalsteuer）指对财产中现金和证券之类的资金上的税，可译为"银钱税"或"资金税"。——译者

大约有两千个农民和市民陆续走进圈内，这证明了：第一，穷康拉德的成员在发展过程中并不象人们长期以来以讹传讹那样，纯粹是一无所有、赤贫如洗的穷人；因为这样的人对资金税很少感到如此切肤之痛；第二，连比较富裕的人也加入了这一兄弟会，因为他们反对不公平的、违反宪法的赋税。这是穷康拉德公开宣布为政治反对派的第一个步骤。但是，在完全卸装之前，穷康拉德曾再次相当引人注目地以其扮演的角色出现：穿着民间诙谐的服装，装作愚昧无知。

先前在地上画圈的那个首领住在博伊特尔斯巴赫，他是个聪敏人，四个孩子的父亲。正如他的敌人背后诽谤他说的那样，他"有一个很恶毒、很善于煽动的舌头，但在自己家乡却负债累累"。他的姓名叫彼得·盖斯。当人们首先想就肉类试行消费税，也就是财政艺术的那朵鲜花正要盛开的时候，这个盖斯彼得[1]在集会上建议，把减小了的新砝码投入水中做试验："如果它浮在水面，公爵就是对的；如果它沉入水底，那么农民们就是对的。"这个建议得到与会的穷康拉德成员的热烈赞同。那天正值复活节前的礼拜六，4月15日清早；新砝码将在这天第一次使用。人群一窝蜂拥到区政会去，拿走了那里保存的鼓和笛子，由那里出发到屠宰场，盖斯彼得从那里取出了新砝码，围挂在两个同伴的身上。于是击鼓吹笛，直往雷姆斯河畔而去。一路上群众的队伍不断扩大。到了河边，盖斯彼得取下同伴身上的砝码，一面把它们投入水中，一面说："如果农民们是对的，就下沉到底；而如果公爵是对的，就浮在水面！"砝码石自然是下沉了，于是所有的人大声欢呼："我们胜

68

① 盖斯彼得(Geißpeter)即彼得·盖斯(Peter Geiß)。——译者

利了！”直到如今，雷姆斯河畔的这个地方仍叫“瓦格”①。



博伊特尔斯巴赫的盖斯彼得

有这样的宫廷笑话和财政笑话，就有这样的民间诙谐，在离奇古怪的假象中，人们不应忽视民间笑话的讽刺含义。这正是士瓦本人民的幽默。这种士瓦本人的表面上不成体统的恶作剧，是经

① 瓦格（Waage）在德语中意指天。——译者

过盟员们密谋策划的，虽然看起来它很象是一时之念。整个行动进行得十分漂亮，如列队游行到区政会去以及隆重地去取出村中的乐器等等。这整个场面都引起轰动，使“财政智慧的花朵”成为笑柄，同时也是首次尝试：究竟哪些河谷农民是可以争取的。就在这一时刻，盖斯彼得和他的追随者刻不容缓地越过雷姆斯河奔赴黑帕赫，以同样壮观的场面重演了投水的试验，同样赢得了农民的热烈欢呼。当他走下河谷时，同盟中另一个核心领导人施勒希特林斯-克劳斯登上河谷，也同样干了起来。

葡萄和粮食连年歉收。每一沙弗尔①小麦从通常价格的二十一克里泽五赫勒上涨到二弗罗林四克里泽三赫勒，而且葡萄藤又冻坏了。现在，农民还得让人从他难得的一杯酒中抽去五分之一；至于为他所吃的面包和肉，他所付的钱远比他实际所得要多得多。

盖斯彼得现在大声疾呼地说，大家必须武装联合起来，他可以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联合起来，立即会有很多人，特别是来自毗 69 邻的帝国城市格明德和埃斯林根地区的很多人，归附他们；因为成千上万的人与他们有着同样的痛苦与感受，而且到处是在“饥饿山”和“荒山野岭”上有田的伙伴。

当晚，他们全副武装从黑帕赫、格隆巴赫和博伊特尔斯巴赫前往相距两小时路程的辖区首府朔恩多夫。沿途加入他们队伍的人越来越多。开到城下的农民有三千，也有说是五千。他们要求城市当局站在他们一边，要求取消各种新税，恢复他们原有的自由。城里住着总督阿德尔曼·冯·阿德尔曼斯费尔登和地方官格奥尔

① 沙弗尔（Scheffel）是古时德国的谷物容量单位，每一沙弗尔的折合量各处不同，例如在萨克森是十点四公升。——译者

格·冯·盖斯贝格，这二人很受农民爱戴。他们出城去接见农民，同农民亲切地交谈，叫人把大量酒和面包送给城门前的农民，答应把他们的疾苦转陈公爵，帮助祛弊除害。农民们在吃饱喝足之后，傍晚又回到他们各自村里。

乌尔里希当时正在进行许多次享乐旅行中的一次旅行，他正访问黑森的菲利普侯爵。斯图加特内廷总务府的三个首恶分子吃惊地得悉了人民的行动，急忙吁请公爵回来。

当公爵于5月2日来到时，雷姆斯河谷风平浪静。因此他把这一运动只看成是农民一时的轻举妄动，忽视了他们对他这个领主应尽的义务。他深信，他一到、一露面就会使他们彻底悔悟、依旧服膺。

他事先通知所有辖区，说他要取消新税，并要召开邦议会对人民疾苦进行调查，因此，他只带了八十名骑兵，亲临朔恩多夫，这是他通常外出随从最少的一次。他认为要使抵触情绪消散，至少做这样一种诺言是必要的。他在朔恩多夫召见辖区臣民。一批人来到时，并未带武器。他就在复活节的礼拜六那天他们来到城前扎营的地方，对他们讲了一次话。在场的人道歉地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并且被谁卷入到这个运动中来的，请求公爵宽恕。乌尔里希答应他们免除任何处罚，策马返回，并写信通知邻近各帝国城市说，雷姆斯河谷的一切都已“平静无事”。

在列队前往朔恩多夫的那天，穷康拉德的意图和首领们都已 70 暴露。除去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以外，最高首领博伊特尔斯巴赫的汉斯·福尔马也出现了，他是一个富有的勇士，甘愿以非常优裕的境遇和自己的生命作孤注一掷。正是他，经大家敦请担任了进发朔恩

多夫大队人马的总指挥。他们动员人民的初次尝试迅速获得成功，71 这使同盟成员感到极大鼓舞，使他们敢于立即进行一次公开的打击。应当把同盟成员，即穷康拉德成员和被骨干成员鼓动而卷入运动的大批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同盟成员根本没有请求公爵宽恕，相反，他们从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六起，展开多种多样的活动，以激起热烈的情绪，把全国武装起来。而今，朔恩多夫的市民铸刀匠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成了同盟总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不只是该城的老百姓，而且连在职官员和民间有声望的人、富有的市民以及一些市政委员都加入了秘密同盟；其中确有一些人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但很多人确是受到当时舆论状况和人民中爆发的新思想的推动。由于公爵的官吏对城市和市民的每一个行动都严加防范，他们只有在夜间在普雷吉策尔家里举行秘密集会。公爵通过各式各样的欺骗和建议——这些建议是两个盖斯贝格人按照他的命令，装着似乎只是为了自己向本城和辖区提出的——妄想与这些不满的群众进行周旋，直至公爵引进外邦军队进行严厉干涉；在这个时候，同盟成员则不断地忙于草拟文告，派遣使者带着文告到全国各地去，把城市和乡村中一切志同道合的人都吸收进来。

乌尔里希多年来无视宪法和他的誓言，从未召开过一次邦议会。因此，他这次要召开邦议会的诺言更加无人相信。他十分轻率地要请外邦军队来进行干预，以示威胁。愤愤不平的人抓住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文告中要求各村区不能赤手空拳地听任外邦的屠杀，而要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同时他们发出公告要在温特尔图尔克海姆教堂集市节那天召开一次大会，要求各村区派遣代表前

往，佯称参加教堂集市节，以便在会上互相商讨，并且务必达成协议。

同盟成员把普雷吉策尔的家称为“穷康拉德的总部”，文书是律师乌尔里希·恩滕迈尔，负责草拟各种文告。朔恩多夫秘密社团人数众多，外乡人也参加进来并列席讨论。他们同博伊特尔斯巴赫人联系最为密切，共同组成了领导运动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就和全国各地的愤愤不平的人来往频繁。委员会向四面八方派遣联络员、谍报员和秘密活动分子，在河谷和其他地方经常发生有关事件的情报也汇集到委员会里来。

在规定的5月28日那天，确有许多愤愤不平的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内卡河畔的温特尔图尔克海姆。伯布林根、莱昂贝格[1]、巴克南、温南登、马尔巴赫、马克格勒宁根、乌拉赫等辖区的代表们都答应在雷姆斯河谷人发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与增援。甚至劳亨山区[2]也派来使者参加大会。距离明辛根不远的布莱希斯特滕的康拉德·格里辛格尔和维尔廷根的辛格尔汉斯，自愿负责把劳亨山区这边的所有农民都集中在格欣根并夺取乌拉赫和明辛根这两个城市。埃姆斯河谷派来参加大会的主要人物是德廷根的班特尔汉斯，他答应埃姆斯河谷和埃夏茨河谷一定给予支援。于是武装起义就定下来了。

班特尔汉斯刚刚返回，就着手实现他的诺言。他作为一个军人曾在乌尔里希的军队和其他军队里服役过较长时间，现在他以

① 莱昂贝格(Leonberg)，在斯图加特之西，为符腾堡北部之城名。——译者

② 劳亨山区 (Rauhen Alb)，系德国历史地区名，即今士瓦本汝拉山中部。——译者

一个富有市民的身份出现在穷康拉德的组织里。他住在乌拉赫辖区的德廷根，在周围各个河谷，如埃姆斯、埃夏茨、劳特尔以及整个劳亨山区一直到布劳① 河谷的大片地区，他都交游很广、享有盛名。他既聪明，又能言善辩，在同伴中很受尊敬，有房屋和田产，骑着马显得很威武。

在德廷根，汉斯·布伦德林和托马斯·巴德尔协助他一起工作，这两人也是有钱的人。巴德尔"献出他的全部财产，用于老百姓的事业"；甚至他在被拷问时还宣称，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早已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来保卫他的和人民的权利，即使为此牺牲也在所不惜"。

促使和激励布伦德林的并非是同样高贵的思想。德廷根的区长同乌拉赫的地方官施维克黑尔·冯·贡德尔芬根以及为民众咒骂的护林官斯特凡·魏勒互相勾结。一天，布伦德林坐在维尔廷根的克劳斯·豪格的酒店里。谈话中议及近来发生的事，他就往桌子上扔了四个古尔盾，并喊道：尼克拉斯，如果你肯把我们的区长刺死，你可以得到这些甚至更多的报酬。但这不过是说说罢了。

在图尔克海姆教堂集市节之后不到八天，班特尔汉斯已经把他住址所在的整个村区控制住了，并在圣灵降临节那天迫使区长和法庭从农民中再次选出二十四人进入区政会。当外邦军队入侵的喧嚷也在这个河谷里愈来愈强烈的时候，全区选举他为新区长，以便在他们遭到武装袭击时有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首脑。 73

他忙碌地来往驰骋，上至劳亨山区，到伯林根、蔡宁根、多恩

① 布劳(Blau)河是多瑙河的支流，在符腾堡境内。——译者

施特滕、费尔德施特滕、莱欣根等地，下至古滕贝格和莱宁河谷，越过河谷前往埃宁根、普富林根、埃夏茨河谷。哪里可以得到支援，他就在哪里争取。他不断地同雷姆斯河谷的穷康拉德保持联系，“只要穷康拉德总部有信到河谷，送信人总要打探班特尔汉斯的家在哪里。”而在夜间班特尔汉斯还要把有关穷康拉德进展情况的消息送到梅青根。马丁·梅茨格在那里的家是这一带同盟成员的活动中心。除了马丁·梅茨格，在梅青根活动的还有耶尔格·弗格特林，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士，根据起义后他所憎恶的区长和顾问对他所作的证词来看，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善良而无可非议的市民；还有其他有钱的人参与活动。德廷根和梅青根的人向公爵呈递了一份诉苦请愿书，并一再说要在弗洛里安斯山上安营扎寨。他们的申诉是正当的、有充分理由的。心情激动的农民们还对公爵的、即“他们仁慈的君主的”人格抱着完全信任的态度。他们把国内一切灾祸仅仅归咎于他的顾问们，并相信，公爵对此并不知道，也不愿意如此；一旦他知道了，他就会马上设法消除弊端。他们提议在弗洛里安斯山上设立一个营寨正是出于这种忠实的信念。他们认为，假如他的顾问们把他们的请愿书销毁了，只要他们仁慈的君主听说他们驻在营寨里，就会骑马上山来到他们这里，象他对莱昂贝格人所做的那样，给他们一个同样圆满的答复。只有少数人不信任公爵。首领中一个名叫海因茨·默施的说：“如果他不给我们答复，我们就坚决采取行动。”

然而，穷康拉德的核心人物在这里也采取完全不同的方针，他们为夺取乌拉赫和明辛根两城作了周密的准备。维尔廷根的辛格尔汉斯作为穷康拉德的头领和联络员同班特尔汉斯携起手来在罗

伊特林根和明辛根的劳亨山区活动。

这个在劳亨山区颇有声望的农民在明辛根山地的格欣根召开过多次大会。发动此间农民的口号是："森林和野兽公有。"维尔廷根的一个名叫彼得·克莱门斯的小个子农民在最初某次集会上即席拿着"农民鞋"开玩笑。他在路上发现一只旧鞋，把它捡起来，绑在棍棒上当军旗。以后要成立鞋会的时候，他说："要是大家听我的，用我捡来的这只鞋，鞋会早就建立起来了。"一个来自乌普芬根的人，名叫恩德林·阿迈，在这里自称"穷康拉德"。会上的发言五花八门，群情激奋，诸如要处死护林官等等。但辛格尔汉斯要他们保证和他一起去夺取乌拉赫和明辛根两城。他和乌拉赫城内一些不满现状的市民建立了联系，这些市民答应给他们打开动物园对面的城门。他打算在占领这两个城市后，就率领他的人与埃姆斯河谷、埃宁根、普富林根、内卡河畔的米特尔施塔特和普利茨豪森的人会合一起，开到雷姆斯河谷的穷康拉德那里。要攻占乌拉赫城郊的军营已是确定无疑；格施帕赫的军营也势必要拿下来。 74

当辛格尔汉斯与库恩特伦(康拉德)·格里辛格尔一起正从他们进行了最后会晤的普富林根地区出来、经梅青根沿河谷上山回家的时候，在旷野荒郊突然遭到斯特凡·魏勒的袭击，中了魏勒及其骑兵的埋伏。经过一番勇敢的抵抗，康拉德·格里辛格尔逃脱了，但是负了重伤，人们不得不为他准备临终圣礼；同样几乎被打死的辛格尔汉斯被捕，并被拉到乌拉赫，关进监狱。6月21日他受到酷刑拷问，但什么也没供认。农民得到这个消息后，整个劳亨山区和乌拉赫河谷沸腾起来了，农民成群结队手持武器下山来到城前，要求说明理由。但城市早已戒备森严，乌拉赫市政会向斯图

加特控告魏勒的行径，斯图加特人恳切地向公爵诉冤:“如果容忍一个护林官这样做，任何人的生命都不再有保障。”公爵倾听着这一切，仍坐在基希海姆宫城里。而护林官照样囚禁着劳亨山区运动最勇敢的首领之一辛格尔汉斯。此后,在山脉的这一边,运动再也没有什么进展了。

与此同时，在公国其他地区也爆发了人民起义。还在图尔克海姆大会之前,在巴克南辖区就发生过多次暴动。早在 5 月 25 日，百姓就在城郊聚会。公爵召来外邦军队的确实消息引起人民极大愤怒,为防止异邦军队的突然袭击，他们夺占了城门城墙，并把钥匙从地方官手里夺了过来。辖区的领导人是科特魏勒的鞋匠米夏埃尔和城内的格奥尔格·耶格尔。米夏埃尔尤其善于策划与鼓动；很长时期以来他不断地东奔西走，到雷姆斯河谷和其他各地 75 区。活动在温南登辖区的是奥佩尔斯博姆的卡斯帕尔·施密德，施托费尔·席林则在城里活动。在圣灵降临节的节日里，席林出城到各村庄去，答应农民，如果 6 月 5 日他们携带武器来到城前，他和他的朋友愿意协助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人。那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使农民的计划成为泡影,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占领了这座城市。在这一战役中,施魏克海姆的农民表现得特别英勇,他们守卫城门和城墙，并从辖区中选出十六人，从城市中选出八人来施政。

在格勒宁根边区,城市牧师赖因哈特·盖斯林激发了群众的情绪,或者至少为激发群众的热情作出了贡献。也在这里,愤愤不平的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在魏布林根,农民在 5 月底就显示出一种咄咄逼人的神气。辖区来的两个人纳普和贝登米歇尔带了一批志同

道合的人来到集市广场，面对着一些法官和委员说："不管你们愿意与否，都得加入穷康拉德，否则我们要揪住你们的头发把你们拖进来。"该城愤愤不平者的头领是贝内迪克特·布赖滕米勒。毕竟他们人数太少，难以控制名门望族。在魏欣根，汉斯·特吕姆林和劳克斯·拉普两人把群众的激昂情绪鼓动起来。

约斯·弗里茨和费尔特林过去曾把他们的城镇纳入上查伯尔部，这里对外邦的袭击比对暴动还害怕。他们在靠法耳次边境的高地和树林里布置了哨兵，只要看到外邦军队接近就鸣枪报警。一天晚上十一时，忽然听到枪声。农民立即纷纷奔往查伯尔费尔德附近一个空旷的圆形山上，这里壁垒森严，四周设有栅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在这里都可以免受骑兵侵袭。魏勒、查伯尔费尔德、普法芬霍芬等地警钟敲响，同时向其他地方报警。当行政区地方官威廉·冯·奈佩尔格派遣他的副官阿尔贝林·舍尔特林前来劝阻他们的时候，他们把他扣留了，并迫使其他为此而来的人留在他们那里。他们派侦察员远至海得尔堡一带探听消息，直到他们确知路上并未出现任何法耳次的军队，才离开壁垒森严的山丘回家。在下查伯尔部的布拉肯海姆早就出现了穷康拉德的成员，人民对他们甚为同情。在穷康拉德于温特尔图尔克海姆举行秘密会议的那天晚上，穷康拉德的事业也就公开了。警钟敲起来了，街上到处听到呼声：拿起武器到广场去，穷康拉德在那里！在集会上，雷姆斯河谷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领主不再是统治者了，从来还没有想到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另一些人喊道："领主们没有用了，打扫马厩的要发财致富了！"甚至还听到这样的呼声："必须一律平等，穷人们必须与富有的无赖们平分一切。" 76

在马尔巴赫，城市和辖区也同样骚动起来。汉斯·施洛塞尔、安德烈亚斯·拉门施泰因，又名穆泽尔、希罗尼穆斯·韦尔克尔和汉斯·菲尔莱在这里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指定跑马厅旁的草地为农民的集合地点，只不过从基尔希贝格来了二十个人，由一个叫黑明格尔的人率领，因为没有看到其他人，翌日他们又回去了。该城足智多谋的行政长官艾特尔·汉斯·冯·普利宁根此次居然能使其他人安静不动。尽管这样，不久以后，在马尔巴赫的教堂集市节那天，农民还是占领了该城，但在短暂逗留之后，又不得不越过城墙逃走。在格罗斯-博特瓦特别活跃的是路德维希·迪特里希、米夏埃尔·克兰策尔、巴特林·乌尔贝歇尔和代理牧师彼得，又名格沙伊特林。一群人举着飘扬的小旗，敲锣打鼓从这里前往马尔巴赫，不过象基希贝格人一样又转回去了。在拜尔施泰因，迈斯特尔·埃贝哈德在农民中鼓动；据说他“是一个顽固执拗的人，喜好研究药剂”。在魏因斯贝格辖区的聚会地点设在施瓦布巴赫。他们在这里迫使最有财势的人担任首领，同他们一起出发，一行五百人鸣笛击鼓举着小旗，从河谷前往阿法尔特拉赫。市民梅尔希奥·福尔希滕贝格在诺伊施塔特活动。此外，格奥尔格·梅茨格和马克斯·普法伊费尔的活动也很出色，他们在各村的信徒一天比一天增多。

在公国的另一边，同样处于动乱之中。距乌耳姆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布劳博伊伦，一听到雷姆斯河谷事变的消息，就“欣喜若狂，似乎农民们的行动好得很，倘若他们什么时候能把关税也废除那就更好了。有人说，应当给每个农民两个老婆，这样他们就能生许多农民！”甚至法院也一再为此开会密商。地方官眼看农民在酝酿

什么事情，但问及他们时，得到的答覆却是相同的：他们在商量救济院的事。最后农民们向行政长官安德烈亚斯·冯·霍恩埃克要去了城门钥匙。穷康拉德的文告和信使也到了这里。农民们从村区增选了十二人派到原由十二人组成的法庭里去，后来，为了在法庭和区政会中确保优势，又从他们内部再增选了十二个人。　77

如同这里的山坡地区一样，穷康拉德的文告和联络员也把从黑森林各高地直到斯图加特城门前这一带的各城市和村镇鼓动起来。诺因比格的地方官厅没收了被截获的信件。但在圣灵降临节前后，穷康拉德从雷姆斯河谷派遣的特使来到了。各村区民众强力要求交出信件，可是地方当局阻止了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在多恩汉，市民从区长卡斯帕尔·施密德那里取得了城门钥匙，由他们自己来保卫城镇。在卡尔夫，二百个农民驻扎在城门前，勒令地方官交出城市和宫城钥匙，并由他们派人占据了各个岗位。在赫伦贝格，象在卡尔夫一样，民众的激情也难以对付。在罗森费尔德，汉斯·斯特凡挺身而出，一针见血地描述了官吏和法院只是为了他们自己或统治者的利益行事，对村区民众则毫不关心；谁愿意赞助他并同他一起报仇雪恨，就站到他那边去。当时全区人都站到他一边，并从中选出十五人，由他派往贝格菲尔登、米尔巴赫附近的弗林根以及其他邻近地区去活动。在这些地方也都得到成功，弗林根人还从自己人中派出汉斯·弗赖前往祖尔茨，说服那里的村区站到他们一边。在霍恩贝格，年老的城市文书官卢卡斯·施特劳宾格在辖区东奔西走，鼓动农民起义。在维尔德贝格，只有最贫困的人表现了起义的精神；名门望族依然是统治者。但是，黑森林深入公国中部向下延伸越广，运动的规模便越大、越厉害。因为

这里的运动有莱昂贝格作为中心，象在公国的另一边，运动以朔恩多夫为中心一样。

当运动蔓延到公国绝大部分地区时，莱昂贝格却显得平静无事。在这里也发生了最初几次骚动后，地方官维尔纳·克勒尔在法院的建议下，把全乡镇民众召集到市政厅并训话说："公爵既已停止使用减小了的容量和砝码——也许这是引起雷姆斯河谷骚乱的根源——照理，你们不该参预外地的事件，而应效法你们虔诚的祖先。你们的祖先在各方面对领主的所做所为总是促使领主们始终对他们特别重视并表现出仁慈的关注。就象你们多次在大的争端中从这个小城市里获得胜利一样；诚然，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不信任，在我任职期间，总认为你们忠实可靠。但是，现在有些人到处跑来跑去，不让领主也不让臣民们过安稳日子，而一味煽动头脑简单的人起事暴动，使这些人为外地的无谓纠纷而丧生。因此，我恳切地向你们提出警告，不要被那些坏人诱骗或煽动去干些不正当的事。你们和你们的子女将会因对领主如此忠实而在日后享有充分好处，更何况你们对领主本来就有服从的义务。斯图加特、杜宾根、乌拉赫和其他城市都许诺要为你们仁慈的领主和国君乌尔里希公爵牺牲生命、财产和鲜血来反对暴动的人。"

但是，这一席话象其他地区地方官对人民所提出的官方训诫一样，效果很小。村区民众早已拿定主意。莱昂贝格的地方官一直认为平静无事，一种秘密而危险的活动已在暗中进行。象在朔恩多夫和博伊特尔斯巴赫一样，莱昂贝格早就有了一个同盟的总部。夜间常在格奥尔格·沙伊特林的宅邸举行聚会。地方官在讲话结束时向村区民众要求凡忠于领主并愿为之牺牲生命财产的人，从

市政会大厅的小门出去，可是从那里出去的只有法院的十二个人、几名市政委员和少数几名市民；其他人则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地方官以为他们或许没有真正听懂他的话，想重复他刚才提出的要求。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就冲向大门蜂拥而出。当地方官想质问他们时，格奥尔格·沙伊特林喊道："难道大门不是门吗？"

从此以后，运动就在这里公开发展起来。象斯特凡·沃尔特魏因、彼得·沙夫和路德维希·多尔梅奇等好几个市政委员都秘密地加入了秘密社团。秘密社团通过他们获悉市政会所决定的一切，所以市政会的一切措施和计划也被破坏无余而失去任何效果。整个辖区都密切注视着秘密社团；秘密社团的代言人发出文告一一通知各地区的人前来莱昂贝格，并公开地同他们一起协商。他们感到十分自豪，因为与瑞士、法耳次和巴登等地都有了联系。不久以后，他们就在城外的恩格尔山上设立了总部，并在山上竖起了一面旗帜。雷姆斯河谷的一名使者，是格隆巴赫人；此人身材魁梧，身穿红绿两色的裤子和短上衣，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当他来到他们的营寨时，他们大声祝贺以示欢迎，并把他当作"穷康拉德"用标枪抬着，在营寨里转了一圈。他们想在这里期待从其他地方来的援军，期待公爵和邦议会对他们的请求所作的答覆。他们希望人数增至一万六千，并以他们的武装使各项要求得到重视。 79

乌尔里希即使感到十分尴尬，也不得不最终宣布定于6月25日召开邦议会。但同时他却一再迫切地向四邻的诸侯和帝国城市"恳求武力援助，这不但对他本人，也对每一个官厅都有利；因为如果不立即镇压这些桀骜不驯的人，那么不但所有选帝侯①、诸侯和

① 选帝侯，指有选举皇帝之权的诸侯。——译者

官厅，就连帝国的整个名望都要毁灭”。他惊惧地感到他脚下的根基在动摇。他最初认为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农民的胡闹，认为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抗命行为，而今在他失望的眼神中看来，“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不久，穷康拉德被误认为是新的鞋会。甚至边区政府早在1514年2月中旬就得到官方情报，指出它的边界上发现具有鞋会精神的秘密活动。霍赫贝格的行政长官路德维希·霍尔内克·冯·霍恩贝格在2月14日写信给布莱斯部的弗赖堡市政会说，“他根据确实消息报告：一个使鞋会死灰复燃的新的活动已经出现了。这些人有的骑马，有的徒步，奔走各处；他们有时扮作教士、驿站长和修道院住持，有时涂着脸谱，乔装伪饰，扮作离奇古怪的托钵僧，城市必须密切注视这种恶劣的活动，以防事态发展。”

还在邦议会召开之前，斯图加特和杜宾根两城的代表就竭力设法缓和国内的激昂情绪，他们从这一个辖区到另一个辖区，要求各村区至少要静候邦议会的结果。他们在查伯尔部和黑森林山区的一部分人中间取得了成功，尽管各村区对于邦议会召开的方式极为不满。因为这次邦议会象过去一样，仅由辖区每一城市派遣地方官和收税人参加，法院和市区各派一人，但却没有请辖区的人参加。但是农民也要求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邦议会。他们说：“如果邦议会想要取得某些成果，那就必须有农民参加；要不然，僧侣、贵族和各城市中的领主们在邦议会里只会关心他们自己。”

斯图加特和杜宾根为排除农民的不同意见而发布了文告，说80 各村可以把它们的申诉交由城市转达，如果这种申诉是针对城市本身的，可以自派代表向邦议会提出书面申诉。但是许多辖区不

听这一套，结果表明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两大城市煞费苦心的意图首先在莱昂贝格辖区的群众中遭到了失败，那里的群众队伍现在也选出了首领、军士和旗手，他们的先例也影响到其他各辖区。跟莱昂贝格毗邻的伯布林根和辛德尔芬根两城的人虽然声称，他们要静候邦议会的结果，可是市区终因辛德尔芬根的法院和市政会从市区中吸收了二十四人，伯布林根吸收了十二人而暂时感到满意。然而这两个辖区的农民却在达格斯海姆举行了一次集会，因为意见不一致，第二天又在辛德尔芬根举行第二次集会，霍尔茨格林根的农民举着一面飘扬着的白色小旗来参加会议，旗上可以看到有两把交叉着的黑剑。他们路过伯布林根，受到当地名门望族的劝阻，他们严词斥责伯布林根人，说他们竟然这样易于受人蛊惑，做了斯图加特人和杜宾根人的尾巴。伯布林根人和辛德尔芬根人立即对农民的冲击恐惧起来，写信向斯图加特乞援，伯布林根人说："因为他们只有十二枝火绳枪①。"辛德尔芬根人说："因为他们的火绳枪不过六枝。"

雷姆斯河谷的骚动看来还在持续地发展。朔恩多夫市政会早在6月1日向公爵报告说，现在看来，在河谷初起的运动中表现得那样虔诚的市民阶级可能会因为这种忠诚而有遭难的危险，因为城里有大批坏人站在暴动者一边。如果公爵不采取果断措施支持他们，他们的忠诚将会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招损；恐怕会有一次新的暴动，要抵御它的话，城里驯良和忠诚的人的力量是太薄弱了。

朔恩多夫秘密社团现正准备通过一次奇袭来夺取各城门。下河谷的人，尤其是博伊特尔斯巴赫人坚持要这样做。6月6日，从

① 十五世纪前后一种古老的火器。——译者

朔恩多夫辖区的上河谷来了成群的农民要求进入市内，他们说他们得到公爵要袭击他们的消息。但是总督、地方官与市政会协同采用和解办法，诱使他们重新返回村庄。尽管如此，城里的穷康拉德成员至少仍然能从三座城门中弄到一道门的钥匙。市政会致公爵宫廷总管菲利普·冯·尼彭堡的一份报告说："傍晚时分，'有几名不务正业的无赖'撒酒疯似地激起了一场暴动，勒令交出各城门的钥匙，并威胁说，如予拒绝，他们就要从城墙上以鸣枪为号，把整个辖区的人都招来支援。因为每座城门都有三道便门，经过修道士和其他人斡旋，地方官和法院掌握每座城门最外面和最里面两道便门的钥匙，而愤怒的群众则掌握中间一道便门的钥匙。"

81

甚至在所有城市中最倾向于公爵的杜宾根城在6月的第一周，也有"若干歹徒"聚众闹事。当地方官和法院企图严惩他们时，市区委员会的二十四名委员出面加以阻止，被告们得知法院的意图以后，都逃之夭夭了。

虽然骚动在整个公国蔓延得很广，可是，各个地区的活动所抱的动机和志趣却有很大差别。绝大多数人只想解除涉及地方性的各种苦难。一大部分人之所以赞同这一运动，是出于喜欢喧闹或者是被穷康拉德的联络员拉进去的，自己并不清楚穷康拉德的意图。穷康拉德与被鼓动而来的群众相比只占少数，穷康拉德要求完全自由和普遍平等，而其他多数人只要能够重新获得某些权利，恢复一些自由，思想上就感到满意了。他们只想用合乎宪法的手段反抗违反宪法的政府暴力；而穷康拉德则是主张革命的。如果一个人具有足够的才华和能力，把各种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

把全国分散的力量集中于一点，那么他就能使整个运动不仅在符腾堡，而且在全德意志产生具有重大成果的转折。但是缺少这样一个人。在穷康拉德中却不乏善于策划和组织的能手，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铁臂汉，然而没有一个符合人民领袖所不可缺少的杰出才能的首脑。这一点，不久就显露出来了。

6 月 18 日，有二十四名邦议会议员在斯图加特聚会。由于盛传公爵煞费苦心邀请邻近各领主的军队来自己的公国打仗，因此这些议员的头一件事，就是向所有边境地区发函，嘱其妥为戒备，并将外来军队的任何动静迅速告知他们。原来，乌尔里希的用意在于把他所畏惧的邦议会挤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赐予他敕令和放逐状”的皇帝陛下和与他结交的诸侯与领主们的武力之间，并加以威胁。

为了申述农民阶级的疾苦和要求，一大批乡村代表与各城市代表同时来到斯图加特。上层僧侣们尚未到场，骑士阶级未被邀请，因此根本没有来。相反，皇帝使节，法耳次、维尔次堡和巴登的使节，瑞士联邦的使节和斯特拉斯堡与康斯坦次的主教们却以调解人身份亲临现场。 82

公爵首先要求邦议会补偿他的债务和支持他反对起义的农民。但是邦议会认为必须先整顿他的奢侈的生活和他那些顾问们拙劣的管理方式，才能考虑他的要求。会上申诉的疾苦，其中一部分对其他贵族领地也具有代表性。有一些人控诉，他们已经根据契约拿钱抵偿了徭役，可是现在却不管当时交没交徭役钱，都必须照旧服徭役；另有一些人控诉，现在完全不象古时候那样，徭役和苛捐过多，官吏们横行霸道，专制暴虐。在各地，除公爵所规定的

捐税以外，他们又增加了几百种捐税来压榨人民。还有一些人控诉，给他们规定的新赋税是不公平的。他们曾向内廷总务府一再申诉，可是每次侍从卫队长给他们的答复无非是："你们本来就应该交税嘛！"一部分惩罚，象例如严重的罪行无法忍受，增加了四倍甚至更多，还有，农民们必须把自己的狗拴住，让野兽在啃吃农民的庄稼时不受惊扰。由于农民阶级的代表参加会议，邦议会内的发言就越发自由。会上特别通过了下列提案：鉴于朗帕尔特、萨姆和洛歇尔三人执政，政绩腐败不堪，公爵应当容许从公国中选出十二个人，即由贵族、市民和农民中各出四人，今后协同他一起执政。公爵本人每年应有固定的皇室经费来支付他本人和宫廷的费用，此外他可以保留六十匹马，但是诸侯领地其余的收入应该用来偿还债务，修道院和寺院应适当地加以取缔，它们多余的财产应与诸侯领地合并。同时强烈要求惩办上述三个举国皆知的国事犯。

邦议会的这一行动颇使公爵和他的顾问们感到震惊。他们把这一行动归咎于农军，农军就驻在离邦议会会议地点只有三、四小时路程的莱昂贝格和雷姆斯河谷，以示威胁，也归咎于一部分斯图加特市民的影响。会议刚开三天，公爵突然在6月20日夜间同他的骑士和顾问们驰往杜宾根，并从那里发布命令要求各城市代表也跟随他到杜宾根去。

83

上层僧侣们赶到了公爵那里。城市代表则与农民代表发生争执，他们与农民分道扬镳，随公爵到了杜宾根。7月初，农民代表致函公爵要他在杜宾根会议结束以后，立即返回斯图加特，至少应听取农民的申诉，并给予口头答复；代表们郑重地受到委托要同他

本人商谈；假如他们不获结果就回家去，农村中的愤懑不平者将更加难办。

由于斯图加特发生了大规模的骚动，答复肯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斯图加特人担心公爵计划对该城采取敌对行动。一部分愤懑不平的市民在圣乌尔里希节夜间（7 月 4 日）起义，倒向农民一边，从地方官汉斯·冯·盖斯贝格和法院手里夺取了几处城门钥匙。有人说，要把辖区的农民都召唤到城里来，所有岗位都由市民担任。可是运动于 7 月 6 日就已达到顶点。大多数居民反应比较冷淡，此后几天就又噤若寒蝉了。

在此期间，杜宾根邦议会匆匆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其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杜宾根协议和闭会公告，两个文件在圣基利安节（7 月 8 日）同时发布，其细节为人们所共知，且同我们的宗旨无关。公爵容忍了他从不打算、也不会去遵守的其中的那些重大限制。各城市主要是只顾自身。邦议会承担的公爵债务达九十一万古尔盾，其中绝大部分要由农民负担。因为"市民不愿象农村老百姓那样接受课征，而'名门望族'又不愿象'村区那样交纳赋税'"。穷人们和农民们所争到的一切只是这么一些诺言：尽量使各处的徭役负担平衡，能够被接受，真正赈济穷人，不过分保护野兽，使官吏放弃经营农业和商业，特别要放弃对谷物的重利盘剥，禁止林业人员任意骑马穿越农田，准许葡萄农驱赶葡萄园内的鸟类。今后如果有老百姓向内廷总务府提出申诉，它必须倾听并给予答复。

在邦议会上，对农民的根本要求、最迫切的需要和权利，则只字未提。此外邦议会中今后既没有农民席位，也没有农民选举的代表。辖区仍如过去一样被视为城市领主们的附属品。 84

农民就这样完全不被人放在眼里，迄今依然受到轻视，没有得到丝毫的表决权，也没有得到自然和市民社会本应赋予他们的一些权利。这些情况必然激起农民的愤慨。农民早就看出公爵的这种鄙视态度，“认为农民代表微不足道”，不愿亲自听取他们的要求，也不愿和他们商谈。诚然，杜宾根协议和闭会公告中的一般利益，部分也对农民有利，甚至许多愤懑不平的人只要能对纸上诺言确有信任，对此也会觉得满意的。

那些代表先生们在杜宾根并未事先取得本辖区的同意而有独自缔结协议的全权，但是他们却认为他们活动的成果会使大家普遍满意，因而就把这个协议向全国公布，要求重新宣誓效忠于这个协议。而且为了恫吓某些此后可能会反抗的人们，他们在杜宾根协议后面不厌其烦地加了一个附件，规定今后如有人反抗将受到刑罚和处死。

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全体农村居民在意识和武装、决心和要求等方面是多么不统一，穷康拉德又怎样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尽管协议提供的东西少得可怜，可是绝大多数辖区对此已深感满意。在黑森林表现最顺从的是多恩施特滕、多恩汉、祖尔茨、罗森费尔德和它们所属的村区。

在乌拉赫河谷，也有多数愿意同公爵和解的人压倒了宁愿站在穷康拉德一边的人。自从雷姆斯河谷再次起事以来，人们看到班特尔汉斯又骑马到处奔走。在梅青根，人们决定投奔穷康拉德，他们相信穷康拉德正在兴起。

正值收割干草的季节，班特尔汉斯骑马登上劳亨山区的多恩施特滕，在布克哈特·波尔的铁匠铺前停下来。村中寂静无人，只

是铁匠铺里炉火熊熊，响着打铁声。班特尔汉斯向铁匠舖喊道："村长们都哪儿去了？"铁匠走出来回答："都在地里。""好吧！"班特尔汉斯接着说，"不要忘了告诉村长们和全村人，明天不要拖拉，早点起来，派人到费尔德施特滕，从费尔德施特滕再到莱欣根，叫大家都到德廷根宫城去，在那里集合以后，再浩浩荡荡地出发。"说罢他就向德廷根的宫城疾驰而去。 85

他来到了莱宁河谷。在古滕贝格，汉斯·汉德尔刚洗完澡来到酒店，他看到班特尔汉斯骑在马上正同一个男孩说话，便向他喊道："下来，我想请你喝一杯。"班特尔汉斯说："不，我急着要赶路，过来，我和你说句话。"他们走到一起。班特尔汉斯接着说："我到这里来，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德廷根、梅青根、普富林根、埃宁根都已发动起来，共有四、五百人，正通过蒂芬巴赫开往德廷根宫城。他们派我上山到伯林根、蔡宁根、多恩施特滕和费尔德施特滕，这些地方也发动起来了，并将向德廷根宫城进发。你以为他们肯定会去吗？夜里我们将在德廷根宫城会合。""我不知道，"这位古滕贝格人说，"我还没有听到山里有什么动静。"在这番谈话之后，班特尔汉斯就骑马下去了。

多恩施特滕的铁匠当晚召集全村区人，使者飞速赶路。一早费尔德施特滕人就来了，准备继续行进，莱欣根人走在他们后面。就在这时，乌拉赫秤谷人来了，他带走了一些人，并使队伍掉头回转。

从另一个方向，即从梅青根开来的队伍，也遇到意外障碍而停顿下来。班特尔汉斯急速奔往雷姆斯河谷。但是，上述几个山谷中的农民接受了杜宾根协议。乌拉赫辖区农民的条件是：准许他

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射击野兽，消除他们的疾苦并实行大赦，特别要求释放辛格尔汉斯。于是，他们重新宣誓效忠。

反对派在全国只有几个地方较为有力和较为持久。两个反抗中心依旧是首府左边的莱昂贝格和右边的朔恩多夫。从海特巴赫直到斯图加特郊外的高地，所有农村和不少城市完全以莱昂贝格为榜样，在莱昂贝格人未宣誓效忠之前，他们也不宣誓效忠。

也许是外邦军队逼近的消息（其中法耳次选帝侯的骑兵已经在7月26日到达毛尔布隆）以及公爵的答复对恩格尔山上的人接受杜宾根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公国这一边的所有邻邦都把这件事作为先例，纷纷效法。

86

在杜宾根谈判期间，雷姆斯河谷人的态度庄重而坚定：没有一处发生骚乱，亦无丝毫粗鲁颠狂现象。农民们都留在村区里，不出家门。他们静待杜宾根事态和国内公众情绪的演变。

公爵特别关心安抚他家最老的佃农。协议批准之后，他立即把协议向农民宣布，并向山谷里的全体农民规定了一个日期，届时他要亲自接受他们的效忠宣誓。他通知他们来朔恩多夫城前，但不带武器。他本人骑着马仅由宫廷侍臣及骑兵八十名左右随同前往朔恩多夫。

农民也有近七千人到场，但却是佩带着剑、矛、枪和盔甲等全副武装，充分做好了战斗准备。乌尔里希居然如此狂妄，他不但保留了全国所憎恨的三个罪人，即总务大臣、骑兵队长和文书官的高官显职，而且还带他们一起到朔恩多夫来。甚至还让骑兵队长向集合起来的农民宣读杜宾根协议。

农民们不动声色地伫立着。只在宣读协议的过程中才发出喃

喃私语，声音在人群中不断扩散开来，都是对顾问和廷臣的严厉谴责，人们听到这样的话："这些叛徒窃贼拿国家的钱替自己盖漂亮的房子。"甚至对公爵也毫不客气，农民同声叫喊，公爵的荒淫无度是造成他们妻子儿女受饥挨饿的原因；好吃懒做的显贵豢养着大批歌手和笛手，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都是造成一切贫困的根源。

乌尔里希留在城里，宣读协议时并未出席。有人向他报告了城前发生的事情。他一怒之下，便跃上马背，飞驰而去，后面紧跟着能迅速尾随于他的骑兵。他自以为，他那侯爵的尊容一出现，甚至他的羽毛帽子就能把农民恐吓住，使他们循规蹈矩。不料农民一看见他，就排开队伍，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公爵骑马紧靠到农民跟前，谴责他们桀骜不驯，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地回家去，每个人都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勤勉安分地耕地种田。此后，他愿意宽恕和不究他们以往发生的放肆言行。但是，人群中有人向他大喊，"这些空话不能替他开罪；他应当撤去他的财务大臣、歌手和宫廷寄生虫，取消他的猎人和猎狗，必须这么做！" 87

这时骑兵队长萨姆发话了。他嚷道，凡是拥护公爵的人都站到他那边去。接着人群骚动起来，喊声大作，大家都远远避开乌尔里希，向后退到相反的一边。公爵孤独地同他的宫廷人员在一起。他的脸色一阵通红、一阵苍白；他惶恐的目光里露出杀气。他生平第一次听到贫困挨饿的穷人对他大声咒骂，那毫无顾忌的骂声在他耳边嗡嗡作响，他认为赶快脱身才是上策。

公爵正调转马头，施勒希特林斯-克劳斯一把抓住他的马缰绳，另一个家住格隆巴赫、名叫法伊特·鲍尔·冯·布奥赫的人，



乌尔里希公爵在朔恩多夫城前

用梭标向他刺去。但是，公爵的那匹高头大马和他的随从把他从克劳斯的拳头和鲍尔的梭标下抢救出来。当博伊特尔斯巴赫的鲁普雷希特，穷康拉德的核心人物之一，眼看他的同伴们没有得手，88 便一边骂、一边向队伍大喊:“开枪打死这个坏蛋;不要让他骑马跑了!”有人已经装上火药,但未及开枪,公爵已经逃之夭夭。

在这同时，城里的谋反者已经行动起来。乌尔里希刚刚出城到农民那里去,留在城里造反的市民就占领并关闭了各城门,致使还留在城里的公爵随从无法出城,而当公爵逃离农民奔回城市时,也不能再进城了。朔恩多夫秘密社团看到邦议会的结果以后，似乎已下了极大决心，要生擒公爵或把他置于死地。上面那三个胆

大的人显然是执行这一决定,并有意冲到公爵的马前的。

乌尔里希飞速驰往斯图加特，同时给城市和辖区留下或发出命令，要农民把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协议的决定派人送到他的驻地；他愿意给他们三、四天的考虑时间。谋反者们觉得事已如此，再无退路，只好快快下手。他们深知公爵无非想利用考虑时间作缓兵之计，以便集中武力来镇压他们。现在除了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和他的兄弟格奥尔格以外，还有瓦根汉斯和他的儿子伯恩哈德，以及一个叫福尔佩尔茨的有经验的军人在城里算是活动最积极的人了。两派都在进行极其激烈的活动,一派人数较多,主张接受协议；另一派则主张举起起义的旗帜。第一派为争取辖区支持,建议每个地区应专门派人到城市来就协议发表意见,他们希望以此说服每个人,赢得多数。相反,秘密社团成员则号召山谷里的穷康拉德到城里来。农民们成群结队涌入城内，占据了一切重要位置,同秘密社团一派结合在一起,协助他们撤去各级官吏、法官和市政会官员的职务,把他们之中的一支强大守备部队留在城里,然后又回家去了。同时决定各地区应按其大小派四至八个居民,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朔恩多夫，凡经商讨决定的事项，就应当执行。此外，农民和市民还应各自选出两个首领。地方官和倾向公爵的人对此表示同意。三天的考虑时间在喧哗骚动中过去了。第四天，城市和辖区选出的首领和全权代表一起到朔恩多夫市政厅开会，这次农民们仍然选举了博伊特尔斯巴赫的汉斯·福尔马和乌尔巴赫的福尔马·布劳恩为首领，市民选举了海因里希·舍尔特林和汉斯·希尔施曼为首领。

89

代表们正在商讨,这时民间传出谣言,说市政厅里的多数先生

们想强迫接受协议，上面这样做是不对的。普雷吉策尔和他的朋友们通过一村一村连续发射信号枪的方法，召唤辖区农民进城，于是农民从四面八方迅速奔向朔恩多夫。城里骚动得这样严重，以致他们冲进了市政厅，把城市首领之一海因里希·舍尔特林从市政会楼梯上与其说是拖了下来，不如说是抛了下来。

由于考虑时间已经过去，权贵们又定了一个新的期限。公爵所以赞同新期限，是因为他的援军尚未集结完毕。这时，在城里的市民和农民已经达成协议，要从他们当中选举一批最开明的人，让这些人在给公爵的复信拟就之前留在城里，负责用武力镇压或驱散城内任何骚动。但是城里的谋反盟友们认为时机难得；他们早就迫使地方官发誓站在他们一边，并由他们的人占领了所有的坚固据点，从而使朔恩多夫成为一个合适的根据地。虽然这个城市在二十四年后才扩建为要塞，但在这之前，按当时条件来看，设防已经相当坚固：在坚固的城门之上筑有塔楼，城墙上共修建了十八座高大的塔楼，因而有塔楼城之称。

首领们挑选好了负责维持秩序的人，率领市民和农民到城外草地上去检阅，这时，穷康拉德的核心人物也混在人群之中。他们鼓动群众，大声叫嚷，应当向全国各地继续进军，同所有辖区里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如有必要，应以武力扫荡全国。城市首领们想表示异议；但是海因里希·舍尔特林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逃进附近的教堂；群众迫使汉斯·希尔施曼带领他们继续前进，让他举着穷康拉德的小旗。他们第一次让这面小旗飘扬起来。城市地方官厅的小旗和穷康拉德的小旗一起迎风招展。

大约有六百个人就这样奏着威武的乐曲，离开该城，沿雷姆斯

河谷向下行进。他们刚到达离朔恩多夫约一个半小时路程的格拉 90 德斯特滕绚丽的葡萄山脚下，就象先前在温特巴赫和黑布扎克那里一样，迫使这里有名望的、有钱的人和他们一道开拔或把农奴交出来。这时，公爵的总管康拉德·冯·尼彭堡率领一些骑兵，还有汉斯·冯·盖斯贝格以及几天来在魏布林根注意事态发展的各邦议员正迎面而来。这是7月23日晚间的事。他们自称代表公爵要与农民进行和谈。但农民因急于要加强自己的人马，没有听从他们，只是简短地回答：今天夜间他们将在格隆巴赫扎营，要见他们的人，可以在那里找他们。

显然，他们担心人们想通过谈判拖住他们，然后乘其不备，派军队突袭他们。因此才做出支吾其词、蒙骗对方的答复。其实，他们并未去格隆巴赫驻扎，却变更路线，离开大路，向左转入僻径。

集市小镇博伊特尔斯巴赫座落在格隆巴赫对面、雷姆斯河南岸，在它的东面丘陵起伏，那里曾有过同名的古堡。但是，这片从前耸立着古堡的葡萄山丘，因建筑彼得和保罗小礼拜堂而得了“卡培伦山”[1]的名称，老百姓叫它卡培尔山。

农民队伍进入了雷姆斯河谷侧面的这个山谷，并在卡培尔山上扎下营寨，山谷东面隆起极其绮丽的葡萄丘陵。在队伍中可以听到稀奇古怪的谈话。村中一些人向过路的队伍问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把穷康茨扛到卡培尔山，再把它埋葬在这里。博伊特尔斯巴赫人有穷康茨已经十年了，博伊特尔斯巴赫本是穷康茨起事之地，所以我们想再把它埋葬在这里，然后再回家去。”由于他们听说公爵已经号召杜宾根、斯图加特和

① 意为小礼拜堂山。——译者

坎施塔特三城来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从山上询问汉斯·冯·盖斯贝格，他们是否会受到袭击。盖斯贝格答应他们，只要他们对效忠协议的人不加伤害，他们就会平安无事。

夜间和次日清晨，其他辖区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来到卡培尔山，以加入他们的队伍。汉斯·冯·盖斯贝格早就在7月24日必须向公爵报告，现在山上有农民一千五百人以上，这群暴民除了推说愿意考虑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答复。第一批由各辖区前来集结的队伍，部分离卡培尔山有四到六小时路程，如马尔巴赫和巴克南；在这些地方，人们想必早已为这一步骤做好了准备，在这一天发出了信号。甚至还有很多人从朔恩多夫紧跟着来到山上。汉斯·胡梅尔在城门下大喊："我们总有一天要刺死那些大头儿们，叫他们肝脑涂地。"那个在温南登敲打小警钟召唤援军的人，不是本邦人，而是亚尔萨斯人，是来自凯泽斯贝格的佐伊费林·施奈德。

91

看来有许多过去鞋会的逃亡者和大部分穷康拉德人在卡培尔山上汇集了。此外，较远的各辖区似乎也派来了代表。甚至官方的报告也说，来山上的人，"很多是公爵的臣民，另有一些是臣民的使者"。他们"希望全国都归附他们"，他们不但向符腾堡各辖区，而且向其他诸侯、伯爵和领主的地区，特别向邻近的帝国城市派遣使者或寄出请求和劝告信件，要求以武力增援他们，"援助正义和神圣的权利"。

穷康拉德人早已把他们的计划归纳为如下三条：

第一条规定，不但要把符腾堡公国的农民和下层市民，而且要把所有周围地区都从各帝国城市的诸侯、主教、上层僧侣、城堡主和领主们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彻底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徭役，今后

要自由生活。第二条是关于实施的时间和手段。同盟应尽最大努力设法增强本身力量，等到有了二万至三万战士后，再对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开战；寺院和大领主的巨大财产应予没收，使穷人的生活得以改善。第三条涉及公爵和他的顾问，也就是对付他们的办法。关于这一点，同盟人员的意见早在一些农民在朔恩多夫城郊袭击公爵之前，已有分歧。少数人想把公爵和他的顾问处死，多数人只主张把他抓起来。乌尔里希当初之所以能在朔恩多夫城郊脱身，显然也是由于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因为，如果多数人决定要处死他，他们会很容易地开枪把他打死，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会对他进行袭击。但是当抓他的计划失败之后，据后来有一个人承认，"很多人后悔没有把他打死"。现在，在卡培尔山上又提出了这一条，最后决定，如果公爵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赞同他们的意见，那么，不是把他抓起来，就是把他打死。有些人还谈到，要扶立他的兄弟代替他的爵位。 92

事业的良好开端给了农民以很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有时也会导致上天本身会在"太阳和月亮上现出令人惊愕的奇兆"而预示一场重大的政治变革；一个会占卜的女人预言穷康拉德将三度被镇压，但在第四次将会成功。邻近各地或出于自愿，或出于恐惧给他们送来了粮食、车辆和其他用具。可是他们已经开始主要靠教会领主们的财产来生活了，其中有些领主在附近有寺院，另一些只有几座庄园。

同时，霍亨施陶芬那边的菲尔斯河谷也行动起来了。那里的运动起始于乌耳姆自由市所属的盖斯林根。盖斯林根城的地方官、保护官和名门望族看到人民运动风起云涌，便携带妻子儿女以

及珠宝首饰逃走了。在上杜宾根的施泰因拉赫河谷，有一支五百多人的农民队伍武装起来。雷姆斯河谷人进军卡培尔山的消息、使者以及乌茨·恩滕迈尔草拟的几百封号召大家为了共同的自由去增援卡培尔山的信件，在国内引起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骚动；如果加以利用，将不止是同盟纲领第二条所要求的两三万人，而是整个士瓦本的十万农民集合在穷康拉德的旗帜之下；但是他们应当前进，而不该象他们所做的那样，只是停顿在山上。

如果他们能在最初几天继续前进，进军本来是畅行无阻的。公爵几乎没有军队。没有军饷就没有雇佣兵，公爵财政的窘态已是全国皆知。他的侍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各地招募到了二、三十名骑兵。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忠于他的各个邦辖城市的援军上，也寄托于同他结盟的诸侯和领主的援军上。为了保卫魏布林根辖区，他在7月24日就已经从斯图加特市和辖区招募了二百人；但是，当其他辖区并未派来增援部队时，这些人在到达离魏布林根一小时路程的坎施塔特就拒绝再前进了。

首府几乎陷入农民手中。家住茨温格托尔的斯图加特人耶尔格·蒂格尔，其母叫勒格林，来到卡培尔山，答应农民把斯图加特交出来。于是近一千名农军向前推进，驻扎在斯图加特的西北高地，即克里格斯山上。蒂格尔，也叫勒格林-耶尔格，同本城四个雇佣兵约定，午夜时分把他们守卫的城门给农民打开。在城里，蒂格尔大约有二百个可以信赖的市民。但在实施这项计划之前几小时，他们五人的谈话无意中被人偷听而遭到逮捕。农军由于这一计划失败而撤走。

在卡培尔山上，有不少熟谙战事的行家，特别是那些从上雷姆

斯河谷来的许多人，他们都是在外邦军队的戎马生涯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但是这群人缺乏明察、果断和干劲。最高首领福尔马和其他核心人物，诸如被选为军士的施瓦茨汉斯的儿子塞巴斯蒂安、被选为旗手的小贩耶尔格伦，在军中坚持要以暴力行动继续前进，吸收全国志同道合的人，实施上述纲领，这时就发生了重大的分歧。

一些人害怕还会丧失一些东西；另一些人害怕这样一个建议最后会彻底打垮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邦议会因为这些危险的纠纷已经移至斯图加特，议员们每天上山下山，公爵的间谍和一些为了公爵的利益劝诱农民并反对秘密社团意图的人竟潜伏在农军之中。在历次会议上，分歧和怒斥竟达到互动干戈、拔剑张弩的程度。当邦议会议员们最后答应农民减轻他们申诉的一切疾苦时，绝大多数人高呼和解。可是当公爵要以外邦军队镇压农民这一令人震惊的呼喊传遍农村之后，农民们慌忙携带财物逃进城去，以躲避“外邦军队的血腥屠杀和掠夺”。这时抚慰人心的诸侯顾问给政府写道：“这是一群穷苦、害怕、胆小、谨慎的百姓！”这一点，现在才真正表现出来了。

穷康拉德派看出，已不可能向这些群众贯彻原来的意图。于是他们在会议上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大家立誓，一人有事，众人有责，任何人不得背离其他人；然后，汉斯·福尔马、朔恩多夫的汉斯·瓦格纳(也叫瓦根汉斯)和他的儿子伯恩哈德、乌尔巴赫的布劳恩-乌尔班、乌尔巴赫的汉斯·黑雷尔、普吕德豪森的汉斯·法亨达格、瓦尔德豪森的汉斯·林登施米德、格隆巴赫的法伊特·鲍尔、格隆巴赫的戈里·施奈德和乌尔巴赫的容·乌尔里希等首领 94

于7月27日圣雅各布节[①]后的星期四从山上下来，以全体农军的名义在博伊特尔斯巴赫的旅店里同邦议会的几个议员以及代表公爵的汉斯·冯·盖斯贝格进行谈判，双方约定，在斯图加特召开的、旨在解决农民疾苦的邦议会结束之前，保证和平与安全；农民应和平地返回家园，公爵也不得威逼或强使他们接受杜宾根协议，而应当把这一切提到邦议会决定，不论他们对杜宾根协议的各个条款采取什么态度。

7月27日中午前后，农民首领为一方，公爵和邦议会代表为另一方缔结了协议。协议条文的措辞十分狡猾。显然，憨厚的农民听了代表先生们的讲话之后，对邦议会和公爵寄予厚望，但他们对协议词句的理解与大人先生们的理解有所不同，大人先生们蓄意把词句写得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其实这种狡猾伎俩早在谈判中就已暴露无遗，在行动中则更为明显。

协议一经签订，当晚许多农民便离开卡培尔山营寨，和平地分散，各自回家。少数比较谨慎的人不大相信，他们到相距不远的埃斯林根、格明德和阿伦等帝国自由市去了。

这时，乌尔里希已经集结了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自邦议会承担了他的债务以后，他的信用又提高了。路德维希·冯·胡滕曾以维尔次堡主教使节身份亲自参加缔结杜宾根协议，单是他一人就从自己家产中借给他一万古尔盾，使公爵得以招募雇佣骑兵；在胡滕的推动下，胡滕的主人，即主教，也派来一支强大的援军。正是这个胡滕得到了报答：他的儿子不久惨遭乌尔里希谋杀。

现在各城市由于获得了他们所希望的东西，也表现得更加顺

---

① 应是7月25日。——译者

从了。城市的权贵们对农民及其事业从未表示过同情。早在骚动初期，十四个城市的名门望族的代表在马尔巴赫集会讨论过，要把"这帮无用的农民群众的愚蠢行为以严厉手段镇压下去"。可是，由于他们宣称，为了使农民再度归顺，解除农民的主要疾苦是完全必要的，所以公爵顾问菲利普·冯·尼彭堡竟谴责他们是勾结农民的、"反叛的混蛋"。有名望的市民向来跟贵族一样自私自利地反对农民。这些城里人喜好权势，利欲熏心，随时准备把不公平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他们认为农民参加邦议会选举，或者甚至在议会中同有名望的权贵们一样占有席位和有表决权是大逆不道的。于是这些城里人赶忙增援公爵；单是杜宾根人就给他派去一支装备精良的五百人的队伍，由贵族恩斯特·冯·菲尔斯特率领。与这支队伍合并到一起的是由巴林根、斯图加特、坎施塔特和基尔希海姆派来的军队，基尔希海姆的那支部队在温特尔图尔克海姆被一支农民军所阻，没有渡过内卡河。维尔次堡的援军有三百骑兵，其中七十七名出身于贵族，于7月29日已经驻在内卡河畔的劳芬。从法耳次选帝侯路德维希那里传来消息说，他的骑兵将于26日至27日抵达毛尔布隆，从边区行政官巴登的菲利普侯爵处传来消息说，他的骑兵已于27日晨从普福尔次海姆出发。康斯坦次主教的增援部队也在行军途中。大约有一千八百名雇佣兵和臣民集结在乌尔里希周围。仅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①就供给他一百名骑兵、六百名雇佣兵和一些大炮。

95

① 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Georg Truchseß von Waldburg）（1488—1531），士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官，镇压1525年德意志西南部起义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的主要组织者。——译者

各城市的队伍都预先开到了魏布林根。7 月 28 日，经公爵批准的协议书到达了，另外，好象还有一道给他自己人下达的密令，其中指示如何对待协议；公爵的一千八百名骑兵接踵而来。这时，山上的最后一批农军在得知公爵的批准书已经到达后，纷纷走下山来，天真地相信对他们许下的和平与安全的保证。7 月 31 日早晨，太平无事的魏布林根人突然遭到恩斯特·冯·菲尔斯特所部的袭击，而且当时一份献给公爵的颂词中已清楚地表明，袭击是奉公爵之命而为，因为魏布林根的告密者告发了他们那里的可疑分子和与农民结盟的人的姓名。这些人悉数被捕，他们的财物被劫，房屋被捣毁。正如菲尔斯特所说，以后在全国各地对被告发者都采取了这种惩处办法。

接着，菲尔斯特和公爵的顾问迅速沿雷姆斯河谷而上，对农军的最高首领博伊特尔斯巴赫的汉斯·福尔马和他的军士及旗手进行突然袭击，福尔马等人由于信赖协议承诺他们的和平与安全，以为平安无事，此时却束手被捕，戴上镣铐，被押往朔恩多夫。

协议缔结之后，一部分农民守军也离城回家了。下午三时恩斯特·冯·菲尔斯特来到城前。还在守卫城门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人马弄得惊慌失措、东逃西窜。菲利普·冯·尼彭堡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弃守而敞开的城池。军队一入城，就不准任何人出入。但大部分盟友还是逃脱了，很多人翻越城墙跳了下去。只有少数参与者在城中遇难。公爵在骑兵护卫下随后来到。他怀着复仇之念，经过了起义农民的村庄，朔恩多夫人以款待公爵的应有礼遇来接待他。他刚刚入城，就示意抢劫。军队冲入谋反者或被检举者的家宅，把主人投入监狱，在凄厉号哭和备受虐待的妇孺面前抢

劫财物，捣毁房舍。谋反者的聚会屋宇，即普雷吉策尔的家，首先被夷为平地；瓦根汉斯和其他五个人的家也遭到同样命运。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到处抢劫，尤其在那些根本无罪而以为对自己的财物不需担心的富有人家。天色在抢劫中逐渐昏暗。所有出口通道全被封锁，以免让这些作法的风声传到乡间，致使农民群众警惕他们行将临头的大祸，并促成穷康拉德成员急速逃遁。公爵派人叫朔恩多夫辖区、雷姆斯河谷和附近各地区所有身强力壮的人，于8月2日到城前草地上来集合；那天到场的约有三千四百人，其余的没有来或是逃到山里和各帝国直辖市去了。这次召见的既定目的是，向农民们公布邦议会的决定，首先命令他们放下武器。这些绝大部分无辜的人突然被公爵的外邦军队和本地军队四面包围，他们只好照办。一些人看到骑兵队伍突然冲过来，就象一群鸽子碰上老鹰一样，向田野逃去，但大多数被骑兵追上，当作"特别嫌疑"拉入被包围的圈内。这时，邦议会的决定向他们宣读了，内容如下：

"我们最仁慈的君侯及朔恩多夫市和辖区委托邦议会决定：邦议会必须依据杜宾根协议去执行应兴应革的命令。据此，应邀出席邦议会的人，根据协议的各项条款一致决定并命令朔恩多夫市与辖区的人也要接受杜宾根协议，对它宣誓效忠，并应按照其内容　97 恪守与执行协议。其次，在举行过杜宾根邦议会之后，在朔恩多夫市和辖区又犯下若干抗命事件和非法行为，虽然过去对此已开恩宽恕，但邦议会现在决定：凡在言论、著作、意见和行动上与这种非法行为有牵连的人都应受惩罚，并予以逮捕，此后我们最仁慈的君侯有充分权利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询问或要求表白，正如根据君

侯的特权和已经批准的协议有权处理每一个有罪的人那样。”

现在，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为自己的轻信而后悔莫及。他们现在感到把决定自己命运的事交给贵族是一种多么愚蠢的行为。这些贵族在杜宾根协议中认为他们最基本的疾苦、口粮状况、所增收的葡萄酒关税等问题根本不值一提，而最后一项恰恰是雷姆斯河谷日益贫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他们吃惊地看到，自己盲目地相信了一个君侯和他的顾问们的和平倡议，这些顾问不久前还惯于拘押按法律途径反对非法赋税的议员们，直到他们答应为止；并且还惯于对他们的代表以屯驻骑兵，对他们的市长以咒骂相威胁：“你们不乐意也得乐意，主上可以取下你们的脑袋！”

乌尔里希骑马向农民走来，他从头到脚全身武装，甚至他的马也披着铁甲。农民一看见他就摘掉帽子，神情胆怯，意志沮丧，十分惶恐。骑兵根据他的示意，向农民冲去，凡在运动中特别有名的活跃分子，或者被告密者告发的那些人，不论真假，都从人群中被揪出带走。被认为有罪或有嫌疑而被逮捕押走的不下一千六百名。现有的镣铐和绳索竟不够用，于是他们象狗一样被拴在一起，城内大小监狱全部塞满了。骑兵把其余农民群众包围起来，赶进城去，禁闭在市政大厅里，不给饮食。市政大厅虽然很大，但还是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他们肩并肩地挤在大厅里，根本不能坐下，大多数人连站都站不住。假如他们不向守卫人员行贿求情，偷偷地得到一些面包和水，他们肯定会饥渴而死。

在其他人被拷打审讯时，他们只得在恐惧与希望之间徘徊。第二天中午，这一大群人从市政大厅被押解到雷姆斯河畔。可是，98 这些受到饥渴折磨的人站在水边，只准看，不准俯身去喝。终于有

人想用器皿盛水送给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已有三十六个小时未进正常饮食。在公爵率领他的骑兵和步兵来到之前，他们还得在八月炎日下,长时间地站立在河边。农民见到公爵后,有人向他们示意，要他们跪下恳求以饶恕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足足跪了半小时,才被准许起立。在他们跪着的时候,外邦的顾问和公爵的顾问一道同公爵商谈,然后由总务大臣朗帕尔特代表公爵向他们宣称,公爵宽大为怀,免他们一死。但是为防止将来被卷入内战的图谋,他们应交出所有武器,除了小刀、不锋利的剑和梭镖之外,今后不准使用任何武器。接着他向众人宣读了杜宾根协议各项条款，全体必须对协议条款宣誓，然后各自回家。这是 8 月 3 日礼拜四晚上发生的事。

这时，另一些人正被严刑审讯，其中有些人是刚刚被抓进来的。审讯程序很短，到 8 月 5 日礼拜六那天，即经过三天时间,审讯结果,定于 8 月 7 日开庭公审。如果在这期间没有礼拜日,也许还会更快举行。仅有的审讯手段就是七个告密者和刑具。人们企图通过这些手段审出鞋会的人来。

8 月 7 日礼拜一，被告被带到那个通常举行露天开庭的广场上。有四十六人被带上镣铐,其中有些人身体半裸,显然是从他们隐藏的地方被抓来的,他们不是突然从床上被抓住,就是遭到了骑兵的劫掠；其余被捕农民则被徒手带到现场。担任首席法官的是斯图加特的地方官汉斯·冯·盖斯贝格,杜宾根的地方官康拉德·布罗伊宁担任起诉人,辩护人是朔恩多夫的地方官格奥尔格·冯·盖斯贝格。邦议会的议员坐在审判官席位上担任法官。这批带着镣铐的人看到他们将分为两部分起诉,一部分只算作一般罪行,另

一部分作为特别罪行，就提出请求：他们既然全都参加了起义，所受的待遇和控告也应相同。可是，其他的人却忘记了他们在山上99一起作过的同生死、共患难的誓言，而把自己的命运同弟兄们的命运分开了。他们跪在公爵面前，请求得到应有的宽恕。他们情愿受到公爵的从宽的处罚。经过商讨之后，公爵命他的总务大臣朗帕尔特向他们宣布，他本想对他们从严惩处，但是他们既然恳求饶恕，看在上帝面上，他同意从轻发落；如果他们愿意顺从地履行他所加于他们的义务，就应当庄重地高喊一声"是"，以作保证。这时，一千五百五十人举起手指，向着苍天，大声喊"是"。他们被处以罚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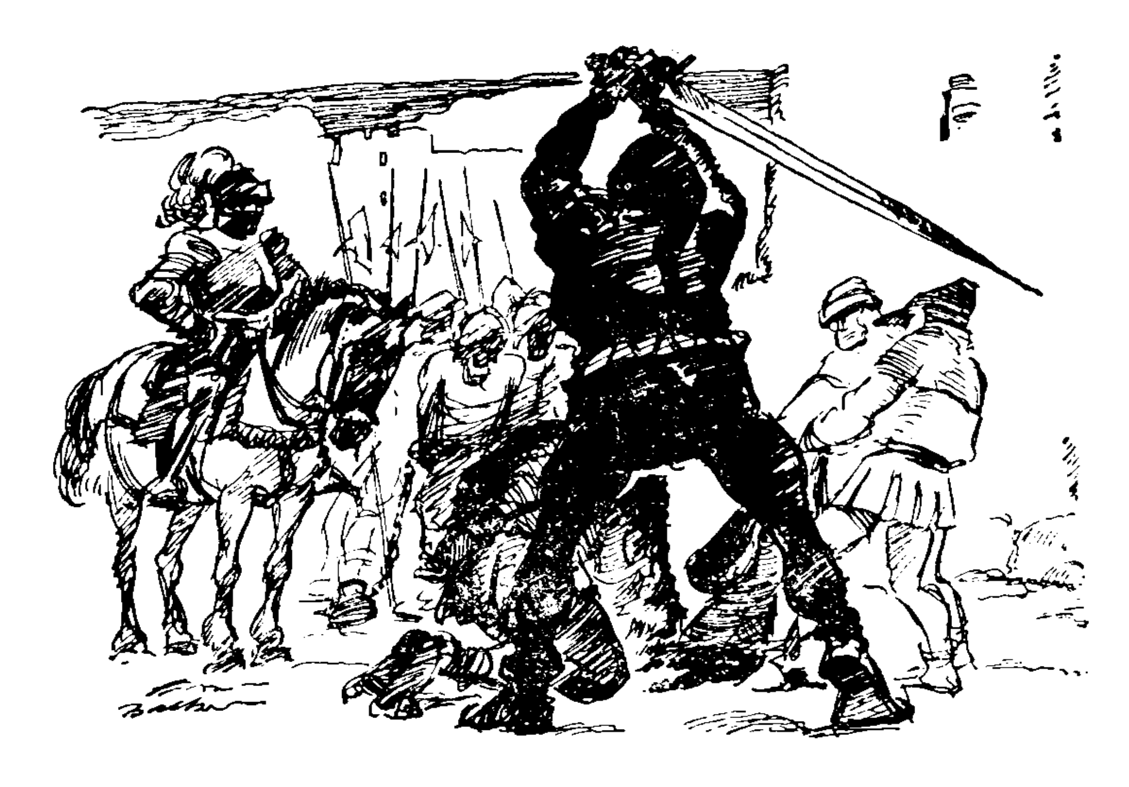
带上镣铐的人受到了更严重的报复。除去前面提到的被恩斯特·冯·菲尔斯特袭击的三个人之外，虽然"毒汁四溅的毒蛇——鞋会披着善良外衣得以藏身于凶恶的罪行里，而这些凶恶罪行的首倡者和真正首领，以及他们的帮凶、党羽、同谋犯和犯罪分子"都已幸运地逃亡国外，对于留下的人来说，正是没有逃亡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们只是同农民大众一样，一般地参预其事，但是，公爵和贵族嗜血成性。公爵为了监听被告和法官说的每一句话，竟寸步不离法庭。

最高首领汉斯·福尔马和他的军士、旗手，由于在受刑时已经对穷康拉德的暴动图谋供认不讳，因此被带上镣铐交给了刽子手，并于宣判后立即在草地上被斩首。其他被捕者又被押回监狱，因为死刑法庭认为必须"对他们慎重考虑"。第二天早晨，又有七个穷康拉德成员被判死刑，他们是朔恩多夫的米夏埃尔·施密德、路德维希·法索尔德、制刀女匠人的女婿汉斯·魏斯、雅各布·胡埃

特、汉斯·克勒扎特尔，以及施勒希特巴赫的道特尔·雅各布。这一判决也立即执行了，这当中最后一人的头还被悬挂在朔恩多夫城当中的城门上。其余的人连同妻子儿女终身被驱逐出境，其中有的受到严刑拷打，如法伊特·克劳特、米夏埃尔、赖兴巴赫的舒尔特海斯等；有的额头上被打上烙印或受到其他体罚，但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宣誓永不报复。丧失公民权和处以巨额罚款算是最轻的惩罚。在被驱逐出境者中，有一人是勒亨鞋会的积极参加者汉斯·胡梅尔，他是福伊尔巴赫的裁缝。他在阿尔堡的约斯·弗里茨那里逗留了一阵又到了瑞士的其他地方，以后冒险回到弗赖堡地区，100 被捕之后也被斩首了。

8 月 9 日，公爵在斯图加特公共市场上开始了第三次血腥的屠杀。他把城市里企图出卖给农民的人判以死刑并立即在市场上斩首。他们是：雇佣兵瓦尔登布赫的汉斯·施梅克、彼得·沃尔夫、他的儿子伯恩哈德、施密德·卡斯帕尔、彼得·科赫，这些人原是玻璃匠，还有斯图加特的称做勒格林-耶尔格的蒂格尔。第一个人是暴动首领，而彼得·沃尔夫，由于带坏了自己的儿子，因此他们两人的头颅也被悬挂在首府两个城门楼上，尸体被埋在牲畜剥皮场里。蒂格尔的母亲恳求领回儿子的首级，被拒绝后，她就在伊尔根茨温格尔附近的耶稣圣像前自缢身死。她被拖出去同她的儿子埋在一起，她的家宅被毁。许多同蒂格尔有联系的人受到监禁，被绑在刑柱上示众，被处以鞭笞酷刑。

8 月 11 日，礼拜五，逃亡的穷康拉德成员被传唤到斯图加特进行答辩，但敢于到场的只有八个人。公爵随心所欲地惩处了他们，总算没有要他们的命。在短短三天期限内未到场的人被判处



朔恩多夫的死刑法庭

101 死刑。普雷吉策尔父子、瓦根汉斯和他的儿子、施勒希特林斯-克劳斯、法伊特·鲍尔、盖斯彼得、乌茨·恩滕迈尔等重要成员被指名为逃犯。只要他们一旦进入公国领地，不论何时何地被发现，都将被处死。无论何人，即使是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如果明知故犯，窝藏他们，将与被判刑者一样，处以死刑和没收财产，其住屋将被夷为平地。穷康拉德成员除了从雷姆斯河谷逃亡国外的以外，还有从其他发生骚乱的辖区逃到国外去的，他们“多半是十分浪荡的人”。因此，人们就这些人向帝国诸侯、城市和瑞士联邦提出要求，说“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很富有，但他们都是神圣信仰和基督教教会的敌人、反对者和卑鄙的破坏者，是蔑视与压制一切官厅和名门望族的人，是鼓吹异端邪说、破坏和平的人，对这些人

不应宽容，而应看作是卑鄙无耻、大逆不道、应予治罪的恶棍，给以生命和财产上的惩罚，他们的思想意识含有极为有害的遗传痼疾，是一条毒蛇，他们咒骂、鄙视和破坏神圣的信仰与基督教徒、帝国、王国、公国、侯国、伯爵和贵族领地；他们毒害城市和乡村；他们要废除隶属关系，要使一切成为贱民所有。”

皇帝宣布剥夺逃亡者的公民权，同时敦请教皇将他们逐出教会。

凡是穷康拉德和动乱所波及的地方，在他们与雷姆斯河谷人分道扬镳并接受杜宾根协议之前，人们曾经对他们作过种种允诺，现在审讯法官纷纷向这些地方出动。在其他辖区也演出了朔恩多夫相同的法庭场面。到处是严刑拷打，审讯卷宗里装满几千被处以罚金的人的名单。以当时而论，大多数罚金很高，平均每人二十四弗罗林。

为了搜括大量罚金，人们对一些人严刑逼供，要他们提出很多其他人的名字；也有一些人自愿充当告密者。班特尔汉斯起初逃走了，他相信自己人不会出卖他，自以为过去做得很聪明，又听说安全有保障，于是就回来了。他坚持自己完全无辜，甚至还进入公爵的宫廷。在这里，他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被觉察。当他的一个同伴，一个法庭上的人向他这个回来的人招呼，要他过去坐在一起时，班特尔汉斯愤怒地说：“我不和叛徒坐在一起！”那人回答：“是魔鬼和鬼火出卖了你。”班特尔汉斯说：“不！不是魔鬼，是人干的。”

同时，国内又颁发了一道命令，今后不许有任何恶意言论，因为业经查明，一切谩骂抗命之辞，恶毒诽谤之言，都是过去引起暴乱的原因和导火线，都曾公开地、毫无顾忌地出自神职人员、夫妻 102

子女之口。今后如果有人在任何地方听到别人有这些言论，应当毫不迟疑地凭忠诚和誓言向当局报告，是僧侣，交给他们的官厅处置；其他人则按情节轻重给予人身、声誉或财产方面的处罚。起义市民和农民任命的所有村区委员和法官一概撤职。今后严禁结社、集会或敲击警钟，违者将受到人身和财产上的处罚，除非是官吏知道或奉官吏之命。甚至各城市中的法院和市政会，若不是为了共同利益也不得集会，集会时，绝不能有丝毫反对公爵和贵族的言论、行动和决议。同时，在所有曾发生过动乱地区的农民均被解除武装。8月10日，雷姆斯河谷甚至再次遭到公爵骑兵的侵袭，他们在各地逐段搜索，以便彻底解除农民武装。倘若大多数农民还有面包可切的话，那末，他们除了一把切面包的刀以外，就什么武器也不能有了。

其他领主对于参加穷康拉德的臣民也给予了惩罚，但轻微得多。洛尔希修道院的臣民只需发誓不再反对修道院，未经修道院院长准许不得迁移到其他领地去，如实缴付人身税，不再敲击警钟，不再举行集会并缴付对他们所判定的罚金。

当然，乌尔里希最关心的是钱。在斯图加特邦议会上，不仅立即确定了新的赋税，而且还指示边境地区的各地方官，同逃亡者——全国每一个辖区都有一大批逃亡者——进行商谈，允许他们交付一定的罚金后回乡。图特林根的新任地方官汉斯·冯·卡普芬报告说，他遵照命令，也是为了他自己，通知了滞留在沙夫豪森的五十多名逃亡者①，他们应当到斯图加特内廷总务府自首，在那里

① 这里不应忽略，勒亨鞋会的逃亡者曾在沙夫豪森城被处决．但由于瑞士农民取得了胜利和公众舆论的转变，沙夫豪森城转而好客地保护了穷康拉德的逃亡者。——编者

将对他们从轻惩处；有钱的人每一百古尔盾只交付八古尔盾罚金； 103
没有钱的人到塔楼中忏悔赎罪。确实有许多人来到图特林根，他们以为这里会受理他们的事情，并可以得到调停；可是前往斯图加特，他们有很多顾虑。因此，汉斯·冯·卡普芬向领主建议，凡请求宽恕的，都可予以宽赦，因为在国内更易于控制他们，他们也可以少在外面为非作歹。

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到几个月由于乌尔里希治理不善产生了新的严重混乱，逃亡者和被放逐者在边境的一些地方又集合起来，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扮作朝圣者或用其他伪装潜入国内。毫无疑问，他们同瑞士联邦某几个地方的不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以及同其他公国的逃亡者都有联系。政府担心发生武装入侵和国内新的起义。于是颁发了严密保卫宫城、组织秘密警察的密令，以便在各地和边境认真监视是否有人偷越国境，是否有人以各种方式或言行挑起暴动，是否有叛逆和有危险性的表示，是否有人穿着朝圣服装或其他伪装在各辖区穿行，遇有上述情形者应立即加以拘捕。公爵确实在许多地点抓到了一些人，对他们严刑拷打，直至他们供认图谋杀害公爵并造成国内大乱，然后下令将他们处决。但在不多几年之后，所有的逃亡者和被放逐者都由公爵亲自率领回到国内，正如邦议会所说，公爵为了重返他自己被驱逐出去的公国而想建立一个新的穷康茨。

十分明显，雷姆斯河谷的农民受了双重欺骗，首先他们受了斯图加特邦议会将要解决农民疾苦的欺骗，其次受了狡诈的协定的欺骗，这个协定按领主们的意旨接受了杜宾根协议，而且本身就包含有惩罚的意义。在邦议会的决定对双方公开宣布之前，公爵方

面的人竟然破坏协定袭击了农民，而在农民还没有接受杜宾根协议之前，其中一部分条款已被公爵用在农民身上了。

没有一个人在邦议会里对这样一种违背法律程序的行径提出反对意见，但是逃亡的农民首领们却早在8月9日就写信给汉斯·冯·盖斯贝格，指责他说：他曾在博伊特尔斯巴赫同他们商定在邦议会闭幕之前保证他们的和平和安全，可是在邦议会结束之前，农民的财产和妻儿竟然受到侵害。同时，他们毫不放松地在国内公开控诉强加给他们的非法待遇，但是公爵和邦议会却公开宣布，任何人不得相信农民捏造的"无稽之谈"。

104

从此，穷康拉德就在断头台上或在监狱中，在遭受金钱、声誉和财产方面的严重惩处中，在遭受屈辱与放逐中结束了。又一个浪头消失了，但是洪流仍在滚滚向前。

为了阻挡这一洪流，士瓦本的贵族在乌拉赫集会，结成了一个新的、更加紧密的同盟。这个同盟对任何农民结义都给扣上暴乱的帽子。他们宣称："因为士瓦本境内和帝国所有地区的臣民与穷人都随着鞋会的兴起而发生大规模的骚动暴乱，并用其他方法成立各种非法同盟来反对他们合法的、天然的领主与官厅；又因为他们力图摆脱官厅的管教，策划铲除贵族与一切名门望族；还因为必须考虑到贵族和骑士今后也可能受到目前诸侯、僧侣和城市所受到的遭遇，所以，他们为了对付老百姓的这种思想和这种冒险行为，就应以各种方法互相援助。"

第十章　奥特瑙的穷康拉德

在奥特瑙境内的比尔①，古格尔-巴斯蒂安与符腾堡公国的穷康拉德同时进行活动，他也自称为穷康拉德。

1514年初夏，与雷姆斯河谷穷康拉德开始武装活动的同时，在比尔及与之毗邻的阿尔特施魏尔的两个穷康茨也跃跃欲试。

勒亨的鞋会同这几个地区也有联系。一个名叫雅各布的奥特瑙的会员曾参与哈特马特的秘密会议。虽然巴登地区的领主此后曾以其非凡的仁政为荣，但是由于实施对水果和酒类征收新关税、丈夫不得继承妻子财产的新的继承条例、徭役过重和保护野兽过分、以及许多其他侵犯古老习俗的条例而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 105

在服徭役的人中，有一个家住比尔、名叫古格尔-巴斯蒂安的人。他集合了一批伙伴不时来往于阿尔特施魏尔山谷和卡培尔之间进行活动。在阿尔特施魏尔山谷，有个自称为康拉德的人创立了第二个穷康茨，此人名叫埃尔森-伯恩哈德，他也在那里用粉笔画了一个圆圈，并喊道：谁愿意帮助布莱韦尔巴赫捕鱼，废除新法律，重新维护旧法律，谁就进圈子里来。“于是很多人冲进圈内”，这样他们便一起加入比尔的巴斯蒂安一伙。

6月14日礼拜三清早，许多农民从各山谷来到比尔集会，一部分人是不敢不来，大多数人是想要解除疾苦并且相信其他地区也

① 斯图加特西面，黑森林西麓一城市。——译者

会参加才来的。这不是没有根据的。施托尔霍芬的村长答应来，条件是：希望人们也到他那里，帮助他把施瓦岑的修道院院长从施托尔霍芬人那里夺去的森林归还他们；阿赫恩的人也答应来，希望人们也帮助他们捣毁和废除面粉秤。

巴斯蒂安看到农民集聚到一起，就让他们诉苦。他们极其谦卑。只要求：当葡萄园被野兽糟踏时，他们可以驱逐、射击、捕捉野兽或用其他方式杀死它们；可以自己保留或者随意将其奉献给地方官，不会因此而犯罪。他们希望废除新的继承条例，因为根据这个条例，丈夫不能继承妻子的财产；把在施泰因巴赫和比尔实行的每一富德①酒从五芬尼增加到六普拉珀特②的关税重新按过去的标准收取；饲料燕麦的价格也应降低；初级法院不得强迫任何人对邻居进行告密；挖濠沟服劳役以抵偿到期的地租时，沟中牧草应归服役人所有；负债契约，如时日已久，而所付息金已和本金相等，则必须予以作废。他们还希望，家常饮用的少量酒类无需纳税；妻子怀孕时，许可从小溪捕捉够吃一餐的鱼而并不犯法。

他们一致同意，对待反对他们行使古老权利的任何人，应诉诸武力。巴斯蒂安继续扩大他的活动范围。已经宣布，侯爵领地和其他领地的八百多名农民将在一个规定的日子举行集会，地点在上阿赫恩的恩斯巴赫村附近的森林边上。这时，菲利普侯爵在获悉活动情形之后，立即派骑兵突袭比尔山谷，破坏了这次集会，一部分农民被捕，其余惊慌四散。

106 古格尔-巴斯蒂安本人逃脱了，但他在布莱斯郜弗赖堡城地区

① 古时莱茵河地区的量酒单位，约等于一千公升。——译者

② 十四世纪莱茵河地区通用的辅币名称。——译者

转辗逃亡数周之后仍被逮捕，以“阴谋煽动骚乱”的罪名，于10月5日被市政当局判决斩首，但定在他的妻子分娩后执行。

他的头颅落了地，农民的疾苦依然如故。

第十一章　农民对匈牙利、克伦地亚[①]和文地什[②]边区贵族进行的最初几次斗争

布鲁赫莱茵的鞋会在德国南部出现的同年，文地什地区的农民同盟在1503年也成立了。克莱因[③]地区除终日忍受领主所加给的苦难之外，长期以来还苦于不断遭到土耳其人的侵袭和由此而引起的赋税与战争痛苦。在这一年，这些山区同其他地方一样，发生了大饥馑，这场饥馑使得早已因许多其他苦难而激怒了的农民的贫困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拿起武器，反抗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但是都未成功。

领主们“日复一日以课税和剥削”不断逼迫农民；1513年农民掀起了第二次武装反抗。但这第二次起义也仅仅是一次尝试，领主们又很快地给农民“套上了一付辔头”，正如一位贵族老爷谈到这件事时所形容的那样。可是在次年，即1514年，正当士瓦本穷

① 今奥地利南部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译者

② 文地什是斯洛文尼亚的别名。“文地什地区”就是克伦地亚、克莱纳和施泰厄尔。——译者

③ 今南斯拉夫西北角接近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地区。——译者

康拉德武装起义的时候，文地什地区的农民又重新拿起武器，给领主们频添了很多麻烦。在整个山区只有一种精神，即农民携起手来，在施泰厄尔边区[①]克伦地亚和克莱因拿起刀剑以保卫他们的古老权利。

当领主们认为“辔头”又紧紧地套住了农民的时候，本地贵族以及皇家官吏就以新的和更沉重的捐税加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要107 在国家税的名目下，向人民勒索巨款，而这一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好象他们必须将这笔捐税献给皇帝似的。

但是农民已无力再缴纳分文，新的负担是如此沉重与不公，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仁慈为怀的君主和皇帝会知道这件事。

克莱因中部，首先在哥特舍[②]人——他们几乎都是德意志人和讲德语的人——中间这样议论着；不久山区各个山谷的农民都成群结队来到小城赖因，那里是古尔克河注入绍河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商议怎样方能解除自己的苦难并恢复原来的自由。当时哥特舍人在阿尔卑斯山享有最勤劳和最善于经营工商业的居民的声誉；在斯拉夫人当中，他们仍保持着德意志的风格。他们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他们的权利，于是派人向皇家官吏要求恢复他们的“古老权利”。

皇家官吏不但不答应这一要求，反而凶相更加毕露。他们拘捕了几个农民，并将他们处死。哥特舍农民群情激昂，打死了地方官格奥尔格·冯·图尔恩和保护官格雷戈尔·施特森。要为被非法杀害农民报仇的呼声响彻整个山区，几天之内各处农民都起来

① 今奥地利南部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参见前页脚注②。——译者
② 哥特舍是过去克莱因地区的“德语语言岛”。——译者

了；在自由平民和贵族阶级之间宣战了，农民根据自己的要求将这个战争称为"stara prawa"，即争取古老权利的战争。不久就有八万（另有一说是九万）农民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尽管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但下面的事实却是肯定无疑的：象整整二百年前瑞士联邦的吕特利同盟① 和一百年前伦蒂恩的灰色同盟② 那样，他们现在也迅速地在文地什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地什同盟。

集合在一起的农军再次向皇家官吏们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穷人们保留古老习俗？现在他们回答说，必须把农民们的请求递呈皇帝。于是农民派使者持信件晋谒皇帝，信中表述了对皇家官吏的极度不满，指责他们如何滥用权力，如何以皇帝名义对穷人横征暴敛、压榨和虐待，"敲骨吸髓"，而农民们却相信，皇帝陛下并不知道这些事，更不会发出敕令或口谕让下属来做这些事。

但是贵族领主们也派人晋谒皇帝，恳求他帮助"制止骚动农民群众的傲慢自大和放肆不法"。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时正在奥格斯堡，他乐于看到这些地区妄自尊大的贵族受一次屈辱，这既对皇室有利，而且也是因为他真正要对平民表示好感。他同时召见了贵族和农民的使者。他以毫不掩饰的同情听取农民的申诉，并当着农民的面对贵族的使者严加训斥。然后亲切地对农民的使者说话，让他们回家并转告他们的 108

① 吕特利是瑞士卢塞恩湖西北岸的山地牧场。1307年，瑞士几个邦在此结盟，反抗哈布斯堡总督统治。——译者

② 伦蒂恩，包括瑞士东北部、蒂罗尔地区、多瑙河上游及其支流因河之间一带地方，是今日瑞士格劳本登的旧名。它从纪元前十五年开始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536年法兰克化，后来属于德意志帝国。为了反对封建割据，在1395年成立灰色同盟，又称莱茵河同盟。——译者

人，只要他们顺从地尊重他的命令，离开战地营寨，各自回家，他就可以严令他的官吏保留人们的古老权利，不得以新的花招加重任何人的负担，违者严惩。还说，大部分敲诈勒索确实是由皇帝的官吏们背着皇帝私自干的。

当农民的使者带着皇帝的这一答复归来时，人民普遍欢欣鼓舞，纷纷回家，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仁慈的皇上兴利除弊。

但是巨大的愤激情绪仍然存在，而异常的自然现象也激发着人民的想象力，因为有人发现天空三道虹里有三个太阳，有人觉得一连几个夜晚都看到有军队在天上激战。人民普遍认为这是行将来临的非常事件的标志和预兆。为了能够估计这种自然现象对老百姓的情绪会引起的重要作用，人们不应忘记，即使那时学识渊博的人也持有同样见解，甚至象梅兰希通① 这样的人听到三只乌鸦叫也以为是死亡的信息，看到彗星出现也以为是凶年来临的不祥之兆，每遇此种情形总是陷入对未来的恐惧和忧虑，从而在他的朋友中间去寻找安慰。

由于人民和平地解散了，现在贵族们却认为，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皇帝驾到之前的短暂时间。这些新的意外迫害促使民愤突然爆发。这必然是贵族们对农民进行了闻所未闻的虐待，农民才会这样，因为农民的原来抵抗行动迅即变得凶猛了。但是，历史未能记载这些暴虐行径，因为唯一能报导这些情况的贵族和僧侣故意对此保持了缄默。

正如一个领主听说的那样，曾有一个时期，领主当中有许多人

① 梅兰希通(Melanchthon)（1497—1560）德国神学家，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路德派适应诸侯利益，而敌视闵采尔的革命思想。——译者

宁愿当农民而不愿做贵族。人民的复仇战争从1515年春天一直 109
持续到秋天。在施泰厄尔边区、克伦地亚和克莱因三地,文地什农民同盟使很多领主惊恐万状,宅邸被毁。但是,这三个地区并未组成一个军营,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队伍,自己的总指挥和首领;各有两个军需官、两个全权代表或发言人以及三个助手。象士瓦本的雷姆斯河谷人一样,他们从总部向各地发出文件,其中说,他们是为了神圣的正义事业集合起来的,是想消除那些新的阴谋以及一切危险。但克莱因人进行了流血的报复。他们把当地绝大多数王宫都付之一炬,甚至已焚毁的废墟也被夷为平地,不留丝毫痕迹。任何天然或人造的坚固建筑都经受不住他们的愤怒风暴,只有善于使用机智和和解计谋的人才能得以自救。



攻占迈肖之后

110 在这些领主中，特别引起农民痛恨的是住在迈肖的领主冯·明多夫兄弟两人，他们因多年来作恶多端而首先受到上帝判决治罪并由其执行者——农民给以惩罚。他们坚固的宫城位于克莱因中部的一个山顶上，紧靠乌斯科肯①山脉，宫城四周有坚固的围墙和城楼。巴尔塔扎尔·冯·明多夫和他的弟弟这两个领主看到了人民的复仇意志，迅速逃到这里避难。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复仇的第一个目标。还有其他十七个贵族和他们一起逃到这个山顶的宫城，以帮助明多夫兄弟和为了自身的安全。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农民们攀登这座山。尽管宫城里的贵族进行了绝望的抵抗，但宫城终究被攻陷，里面所有贵族全被生擒活捉。

农民们对这些贵族进行了审判。冯·明多夫兄弟两人首先被用刀剑斩首。随后是马克斯·冯·克利萨（他是他家族里的最后一个人）和卡斯帕尔·韦内克赫尔先生以及其他十五个贵族，他们的尸体都被扔出墙外。

象从前有一次阿彭策尔邦②的贵族在盛怒之下企图杀死妇幼以迫使农民断绝后代那样，如今文地什地区的农民也进行了报复，也要让贵族断子绝孙。巴尔塔扎尔·明多夫的两个幼儿因此成了牺牲品。他的老管家婆带了一个幼女幸运地逃脱了。但农民迫使母亲玛尔塔（一个普法福伊奇的女贵族）和她的两个女儿脱下华服，换上农装。农民对这几个哭泣着的妇女喊道："你们享尽了荣华富贵的生活，现在该体会体会什么是农民劳动，而且该认识认

---

① 在今南斯拉夫境内萨格勒布城的西面，山上有茂密的森林，高约一千一百米。——译者

② 瑞士东北部的一个邦。——译者

识，今后是否还要违反古老权利来加重穷人的负担了”。

其他许多宫城也象迈肖那样为农民所攻陷。那个在下克莱因耸立于秀丽的果园和葡萄园之中的富丽堂皇的阿尔希宫被劫掠焚毁，夷为平地。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靠近哈尔特[①]的叫图尔恩的森林宫城，座落在绍河流域的险峻悬崖上名叫绍恩施泰因的雄伟华丽的堡垒，位于高山之巅、为阿尔卑斯山所环抱的坚固城堡鲁肯施泰因、鲁道夫泽克和布利格拉茨等；最后还有在上克莱因的纳森富斯、诺伊德克、措贝尔斯贝格以及其他许多宫城。所有这些宫城几乎都位于富庶地区，那里有美丽的粮田和赏心悦目的草地，有盛产名贵水果的果园和长满美味葡萄的丘陵。大自然准备了一切，以便让穷苦人的儿孙也能在这里幸运而满意地生活，只是贵族把穷人的几乎是每一点享受都侵犯或掠夺去了，因此，农民对一些被他们攻陷的宫城采用了和在迈肖相同的办法：把高贵的宫城主人从雉堞上扔下去，叫他们粉身碎骨。 111

他们以这种方式对境内各地压迫他们的贵族宅邸扫荡了三个月之久，寺院也未能幸免。在受到损害的贵族中也有约瑟夫·冯·拉姆贝格。他是个勇敢的军人，后来足迹遍及全欧。他属于对待农民不那么残忍苛刻的一类人。他爱好艺术和科学，这使他的思想趋于温和。

当农民把他的奥特内格山上宫城围住的时候，他原先想用暴力抗击暴力，但是，当他看出不能长期抵抗时，他便以极为友好的口吻同农民周旋，以其花言巧语使农民撤离了他的宫城。

的确，他阻止住了农民的进展：在一支小小的军队集结起来对

① 即法耳次森林，是孚日山和北法耳次山地之间的山地。——译者

抗农民以前，他以和解的诺言和哄骗拖住了农民。

他竭尽一切努力及时地从邻邦贵族那里争取到援军。克伦地亚贵族虽比克莱因贵族所受的逼迫少得多，但他也派遣了一百名骑兵和四百名步兵，这支兵力加上其他一些部队至少可以守住这个地区的各主要据点。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直到1516年对山区中的这些事态发展都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只是到了农民还不满足于"惩罚贵族中有罪恶的人，而诛求无厌，任意伤害无辜之人，并对每个人滥施淫威"时，他才下令在克伦地亚的维拉赫、弗赖扎赫以及克拉根富特征募兵士，以打击克莱因的农民。这支部队由施泰厄尔地区首领西格蒙德·冯·迪特里希施泰因老爷率领，因为在施泰厄尔如同在克伦地亚，起义已经再次被镇压下去。人们善于阻止这些农军，使他们的活动陷于瘫痪和分割。

然而，皇帝在对农民使用暴力之前，还邀农民前来会见他的代表。但是，农民没有到场，并且鉴于过去对他们的欺骗伎俩，拒绝了任何和解的指令。

农民们不再集中地驻在战地，仅以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四处活动，以焚毁宫城。他们竟包围了小城赖因，城里驻有一个名叫基斯·马尔科的皇家上尉，此人曾在意大利和其他战争中为皇上尽职效忠。当他无力守住小城的时候，便将小城烧毁，自己只率领六名骑兵逃进宫城。农民冲破了宫城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道围墙。就在这时，马尔科打开大门，决心率领他的六名骑兵突围逃命。但是农民已将宫城堑壕的桥柱锯断，桥梁坍塌，上尉和他的六名骑兵同桥梁一起掉进堑壕里，他们全被农民用梳形劈刀活活扎死。

农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无忧无虑地在此处的营寨里驻扎了

一段时间。迪特里希施泰因探听到农民们麻痹松懈，便迅速以八百五十名骑兵、五旗队雇佣兵和几门大炮，在佩陶附近越过德拉瓦河①袭击农民。农民们没有盔甲，只有弓、剑、梳形劈刀和小梭标等武器，大多数人又以胆怯、不善战而出名，于是就被装备精良的骑兵轻而易举地分割、冲散和打垮了。当时有一位编年史家说："因为贵族受够了惩罚，农民作为狂暴的群氓又不肯留在贵族那里，而是蜂拥群集，胡作非为，所以，他们必然被人利用，走向灭亡。上帝夺去了这些群氓的心灵，使他们全然变成了羔羊和兔子，象一群牲口四处逃散。"

这一袭击发生于米迦勒节前后。逃亡的人群遭到了血洗。"在追逐中，对这群手无寸铁的人，没有别的，只有刀砍剑刺，其残酷的程度达到逢人便砍，无一幸免。"凡在追击中逃脱、后来在国内被抓获而又持有武器者，命运则更为悲惨。他们"象被钳住的小鸟一样，"成批地遭到肢解、刺死，被吊到树上；很多人被鞭笞致死。逃到国外的那些人，家宅被焚，家产悉遭劫掠。全体农民都被勒索交免蹂躏费，每户一古尔盾，这是一种使子孙永志不忘、世世代代必须缴付的处罚。贵族复仇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也殃及自身；他们使农村荒芜，对农村的破坏程度达到使农民在很多年内难以恢复。施泰厄尔边区和克伦地亚两地恢复平静较早，处置也远为缓和。那里的居民为永远记住他们的农民同盟必须缴付八个芬尼，而这种新税被称之为同盟捐。至此，这里的农民为保卫古老权利和挽救自由的尝试也告失败，其原因是：缺乏一个适当的领袖；军事和计划

① 多瑙河的支流，发源于意大利，流经奥地利的蒂罗耳、克伦地亚，穿过南斯拉夫到达匈牙利边境。——译者

都不统一；他们中了缓兵之计，受了欺骗，遭到突然袭击；他们自己的警惕性不高，头脑不够冷静，也没有做到有利有节。

第十二章 格奥尔格·多扎和匈牙利的农民

113 在我们继续关注德意志农民结义的进展情况之前，尤其在接近宗教改革的奔腾而出的源头（这个源头使悄悄地从事争取自由的人从中汲取了新的青春活力）之前，我们由于随后表明的理由，必须提到一些运动，其中一部分本身并不具有一般农民组织的色彩，而且也并不同它有直接联系。这些运动的活动舞台，一部分在德意志帝国的东部边界，一部分在多瑙河流域的一个大的邻国。但时间正是自由精神武装了士瓦本鞋会的那一年。

二百五十年前，在西欧的法国有一个匈牙利教会长老传布纯正的教义，并且趁着十字军远征之机，引导人民反对贵族阶级。现在这种情况又在匈牙利本土重演了。

在这个王国的幅员辽阔的平原上，人民享有的自由比在德意志土地上为多，时间也较长。马扎尔人①在征服这块土地时，让居民仍象原来那样生活。只要过去不是战俘而迄今又一直是自由民的，仍为自由民。只有战俘才成为农奴。但农奴也带武器，在战斗中和主人并肩作战，而且可以因此获得土地、自由以至爵位。几世

① 马扎尔人(Magyar，匈牙利文)，匈牙利国内的主要民族。——译者

纪以来人民的这种自由一直受到有效的保护性法律的保证，国家宪法保障了每个自由人的人身、财产和权利。在十一世纪初叶，神圣的国王斯特凡的一项法律规定：如果每个人能永远享有适合其身份的自由，永远自由享受其勤劳的果实，这就会使上帝满意，使人类得益；因此，今后伯爵或骑士均不得使自由人沦为奴隶，否则剥夺其本身的自由，而且只有对其财产课以重大罚金，才可能给予赦免。国王斯特凡恢复了每个农奴的自由，只要他能证明他从前是自由民。暴力政治和骑士盗劫风尚在德国经常造成依附关系 114 或奴隶地位，但这在匈牙利是不能蔓延的，因为国王的法律不仅规定对贵族强盗和压迫者要处以绞刑，而且真的绞死他们。强盗骑士的宫城，未经国王许可而建造的城堡，例如其主人由于田产荡尽而可能用以从事抢劫活动的城堡都要拆毁。这里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的贵族为了在死前行善，常把自由赐给他所有的男女农奴。在抵御外敌的战争中，尤其是同蒙古人的战争中，国内人口大减；人们为了垦荒，不得不无偿地给予许多依附农和农奴以迁徙自由、财产权和自由权。因此，有很多迁移到国王的荒芜土地去的人，就从贵族和教堂的依附农和农奴变为国王的自由民了。在十三世纪时，国王为了酬劳他们对国王和祖国的功绩，宣布全体乡民获得自由：他们在战争中证明了，骁勇果敢并不是生来就有的。

但是，无自由人的数字在匈牙利仍然很大。因为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的战俘以及在马扎尔人入侵时试图以武力反抗而在国内成了战俘的人构成了一支很可观的农奴队伍。此外，还有许多原来被判死刑的罪犯改判为剥夺自由，因此立法也增加了农奴的数字，尤其是那些在国王庄严的征兵时拒绝应征入伍的人，也沦为农奴。

农奴们的命运到处都一样艰难，无论他们隶属于贵族还是隶属于教会。依附农的处境也象在德意志帝国一样。

这样，大量农奴在匈牙利也存在了数世纪之久。匈牙利人民杰出的史学家费斯勒引用文献证明说，真正的农奴必须为领主饲养一匹马，为他驾车，一路侍候，为他搭设帐篷，到收割时，一周中要有整整三天或四天去收割庄稼，刈草，照料领主的马匹，收集草料，伐木，并为住屋生火取暖等等。纯粹的依附农或是有条件地被释放的人，他们的负担和劳役大部分与真正农奴相同，只是不做收割庄稼、刈草和生火等劳动。此外，他们还必须在圣马丁节[1]献给他们的领主一桶蜂蜜、一头羊、六桶麦芽、六桶小麦和六车干草。从圣马丁节到复活节[2]前的礼拜六，他们还要带着斧子去领主邸115宅当木工，领主外出时要为他驾车。不过他们可以将女儿嫁给自由民，也可以为儿子娶自由民的少女为妻，而这些自由民可以没有服劳役的义务。

在他们周围日常享有的自由景象、来到本国的德意志移民所享有自由的巨大优遇、以及由于王权和正义的衰落而在此日益增长的压迫，这些都激起并增长了他们对压迫者的仇恨和对自由的渴望。但是，他们对教会领主憎恨之甚，同对世俗领主完全一样，因为这里上层僧侣的挥霍无度和骄奢淫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农村的穷人虽然拼命劳动，仍然饥寒交迫；同时，居处简陋的牧师和穷人差不多，他们对农民的不满情绪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安抚，不如说是火上加油。

---

① 即11月11日。——译者

② 从3月21日算起的月圆后的第一个礼拜日。——译者

1514 年 4 月 16 日，即复活节那天，全国的讲道台都在宣讲组织新十字军去征讨土耳其人。依附农和农奴成群结队地拥向十字军军旗，因为参加十字军不仅可以赦免罪孽，还可以因圣战有功而获得自由，即使万一战死，也算是奴隶生活和苦难到了尽头。格奥尔格·多扎[①] 奉宫廷旨意率领十字军。他本人出身平民，是埃尔德利山中的塞克莱人。他英勇干练，使他很快在人民中间赢得了巨大声誉，从国王那里获得了贵族地位。

将近六万战士在二十天之内集结在十字军的旗帜之下，多数是农民——依附农或农奴。劳伦齐乌斯和巴尔纳巴斯两个牧师，是人民的最热忱的鼓动者。他们好比是一股轻风，把种子挟裹在飞沙中送到远方沙漠上，然后使它成长为树木一样，他们把纯正教义的萌芽也从威克利夫[②] 或胡斯的国家带到了匈牙利的草原上，而劳伦齐乌斯却体现了英国和捷克改革家的同样精神，所不同的仅仅是，他主张使用暴力，不只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革命。

贵族对农奴的离散深为不满，很多领主追赶离开了领地的农奴，他们在途中抓到谁，就把谁加上镣铐，残酷虐待，强迫他回去。某些领主的暴行消息，从各处传到十字军的军营，引起群情激昂，劳伦齐乌斯正好利用这一情绪来达到他的目的。他布道时说，贵族是人类最腐败的阶级，他们的贪婪与残暴，使一切都失去了保障。以前还只是肉体遭受他们残暴专制的任意迫害；而现在呢，由 116

① 格奥尔格·多扎(George Dózsa) (1475—1514)，1514 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被贵族残酷地烧死。——译者

② 约翰·威克利夫(Johann Wycliff)(约1325—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市民和骑士的代表，曾为建立独立的不受罗马控制的英国教会而斗争，天主教会宣布他为异教徒。——译者

于他们贪婪与残暴，连人们灵魂上的永恒幸福与永恒安乐也遭受嫉恨。

十字军中，除了善良的人，自然也有坏分子；人民中的渣滓同善良的人们混杂在一起。这时一切都在抑郁的、狂暴的骚乱之中，大家叫喊着要报仇雪恨。人民的精神也支配了格奥尔格·多扎本人。他不但要为人民复仇，而且要拯救和解放人民。他好象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决定率领十字军来反对召唤他担任十字军指挥的那些家伙——朝廷、上层贵族和僧侣阶级。他认为，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他们，而不是土耳其人。

佩斯和奥芬①的郊区（多扎的军营设在该地附近）成了革命的最初战场，在这里落入十字军手中的贵族都被杀死，宅邸被夷为平地。为阻挡人民复仇的洪流，宫廷想用一道命令相威胁。但格奥尔格·多扎却更加热心于促进他事业的进展。从一开始，他就每天训练军队掌握使用武器。现在他致力于发动王国的下层阶级起来革命，并夺取一个坚固的军事据点。他把十字军分为五支部队。第一支部队交给佩斯城的市民安布罗什·萨莱赖希指挥，命令他留守多瑙河左岸拉科什原野的原有营寨，并监视佩斯和奥芬两城。他派遣另外两支部队深入北部地区，以便争取当地农民。他本人和他兄弟格雷戈尔率领第四和第五支队，向塞格丁②要塞进发。他的号召书由使者带往全国各区，号召书中宣布贵族行将灭亡，号召全体人民一致起来参加战斗，对共同事业缩手规避者，

① 布达城从前叫奥芬，与佩斯隔河相望。匈牙利首都于1872年由布达和佩斯两城合并而成。——译者

② 在匈牙利南部，靠近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的边境。——译者

则以处死相威胁。贵族城堡的大火,象通红的火柱燃烧了好几夜,这对迄今为止的、周围的压迫者来说,是一个血洗的标志,它标志着人民的复仇力量觉醒了,奴隶们砸碎了百年锁链。不久,将近有四百名贵族被人民讨还了血债,连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未能为强烈的复仇行为所幸免。这是些恐怖的复仇日子,报复了贵族们几世纪来对农民妇幼肆无忌惮地犯下的罪行。

王国的大臣显贵都陷入惊恐之中;坐在奥芬王宫里的国王束手无策。约翰·博雷米扎鼓起了同僚们已经消沉的勇气;根据他的建议,人们还向西本比根的统领约翰·扎波里奥求援,博雷米扎本人集结了邻近贵族的骑兵,并在佩斯和奥芬的市民配合下袭击了拉科什原野上的十字军军营。这支队伍的指挥安布罗什·萨莱赖希不敢迎战,谈判后倒向贵族,与他同时降敌的还有一些市民。但是这支队伍的广大战士并未屈服。他们在一片喊杀声中向贵族敌人发起冲击,战斗数小时之久不分胜负,但是,他们的英勇行动终究被装备占优势、指挥也较好的贵族所击败。 117

胜利者的双手沾满了俘虏们的鲜血。没有死在刽子手屠刀下的人,被割掉耳鼻,遣送回家。贵族这种新的野蛮行径是在起义火焰上加油。北方和南方一样,一些堡垒和城市被人民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甚至低级贵族的成员出于对高级贵族的憎恨和自私目的,也自愿地加入了人民的行列,另一些人则是被人民强迫参加的。

格奥尔格·多扎在塞丁格要塞前的战斗并不顺利。他看到没有迅速攻下要塞的希望,就转而渡过蒂萨河,试图攻取乔纳德要塞。经过两天战斗,他击败了想给该城解围的恰基主教和特梅斯瓦尔的伯爵伊什特万·巴托里。装备精良的贵族在多扎的手持镰

刀的农军面前,不得不逃之夭夭,连勇敢的巴托里也逃走了。格奥尔格·多扎认为报复是必要的,他的军队要求为那些在拉科什原野上殉难的弟兄们偿还血债:恰基主教被用尖木桩刺死,民愤最大的王宫司库泰莱基赤身裸体地被挂在高高的绞架上,当做靶子射死。

格奥尔格·多扎乘胜占领了乔纳德,宣布成立共和国和主权归于人民;废除国王,高级贵族和领主将不复存在,主教只限一人,其余的均取消;在上帝面前和人与人之间,彼此平等。多扎本人把自己只称作人民的一员、兄弟中的一兄弟、执行人民意志的工具。当北方的其他支队经过多次战役,特别是埃劳战役中被贵族军队削弱、几乎全军覆灭时,他的军队却经过新的扩充,增强了力量。安东·霍苏给他带来了第二支队伍,其中有许多骑兵,于是多扎便向巴托里逃往的特梅斯瓦尔进发。但是,在要塞前面按兵不动,总会导致人民事业的毁灭。经过两个月围攻,要塞陷落在即,多扎已经高兴地想使这座坚固的要塞成为他的一个极好的军事据点,背后又有土耳其人为之掩护。正当要塞不可避免地要投降的前几天,西本比根①的军队突然袭击了他。

哨兵的疏忽大意使他未能察觉敌军的接近,而敌人本身也善于巧妙地隐蔽他们的行军。因此,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顺利地渡过了特梅斯河②,直到他们来到多扎军营的前面,这才被发觉。当接到敌人迫近的危险消息时,格奥尔格·多扎正在进餐,他立刻指挥部下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是一场激烈的鏖战,久久不分胜负。但是,出其不意的袭击使得多扎军队中的大部分人失去必要的沉

118

① 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译者
② 多瑙河的支流,在现在的罗马尼亚西部。——译者

着、镇定的大无畏精神，甚至未能完成充分的战斗准备。在多扎部队里，还有不少生为奴隶，永为奴隶的人。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后，多扎的部队开始逃遁。

虽然多扎遭遇不幸，但他仍不屈不挠地鄙弃逃跑，宁愿为了自由战死沙场。象罗马的卡蒂利纳①一样，他高举并挥舞利剑，冲入蜂拥的敌军。敌人在他面前，就象麦穗在刈麦人面前一样，纷纷倒下，但是命运却不让他战死沙场。在奋力冲刺中，他的利剑折断了。失去武器后，他便被生擒活捉。

他是一位争取自由的真正儿子，怀着古代英雄的自豪气概蔑视命运的支配。他的兄弟格雷戈尔也一同被俘，他是一个天性温柔、完全以多扎的刚强意志为转移的人。为了拯救他的兄弟，多扎向胜利者委屈求情，但他绝口不提他本人。约翰·扎波里奥就地斩决了他的兄弟作为答复，并将多扎最亲密的随从人员，四十名副官，投入可怖的监牢，不给任何饮食。他们天天忍饥挨渴地等待死亡，第十四天，只有九人还活着，其他人都已饿死。这时，监狱开了，他们被押解到首领格奥尔格·多扎面前。多扎遭到极其恶毒残酷、预谋已久的折磨。

当战友们被带到他面前时，他站在那里，周身上下全是铁链。广场上放着一个铁制御座，这是扎波里奥特为之准备的。刽子手们当着多扎的面烧红铁御座，抓住他，叫他坐到上面，随后把烧红的铁王冠扣在他头上，把烧红的笏放在他的手臂上。

这时，多扎的九个快要饿死的战友，在矛刺剑砍之下被赶到他

---

① 卡蒂利纳(Catilina)(公元前108—62)，古罗马贵族，领导一部分平民、兵士和没落贵族密谋反对元老院寡头政治，被发觉后与罗马军队作战阵亡。——译者

身旁，有人对他们高喊，要他们吞食首领的肉，就可以赎取自己的生命。三人屹立不动，被乱斧砍死，另外六人只好哆哆嗦嗦地去吞119 食。“畜生！”多扎大叫一声，再无多言，也没有发出任何痛苦的呻吟。最后，多扎被烧红的钳子撕裂，壮烈牺牲。



多扎被残酷处死

人民的事业随多扎之死而失败。逃亡中被捕的农民成百地被绞死或刺死。劳伦齐乌斯和霍苏虽将逃散的人群重新集合，但这支人民军队在八月再次被击溃了。这位人民演说家和宗教改革家劳伦齐乌斯，不管是战死沙场，还是躲藏在安全栖身之地，总算侥幸地逃脱了他的首领所遭遇的厄运。但在同年，匈牙利大贵族在奥芬召开的邦议会上决定，今后对待农民——他们死于战役或断头

台者达六万之多——应更加严厉，贡赋和徭役应再增加，并且宣布农奴制是农民普遍的永恒的命运。

第十三章　压迫加剧的原因

在帝国的整个南方地区，从莱茵河两岸到喀尔巴阡山[1]，贵族 120 阶级的武装战胜了老百姓的反抗。各地似乎又平安无事了。

雷姆斯河谷农民射向诸侯心脏的子弹，阿尔卑斯山文地什地区以贵族鲜血染红的、这么多贵族宅邸的废墟，都是对权贵们的大声警告，要他们放弃不义行为。可能也有一些人从这些事件中，胆战心惊地认识到上帝的惩罚，而不为目前暂时的平静所迷惑：表面上风暴已经消失，而他们仍清楚地听到风暴的呼啸，在地下，在他们的脚底下作响。

还在十五世纪末叶，由于各次起义的结果，贵族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已经认识到势态的紧迫，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能自制，人民显然要给他们带来威胁性的危险，1492 年士瓦本联盟的一个文件证明了这点。国王为了筹集战争军费，曾要求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贵族，对他们的臣民课征一项重税。但他们回避了这个要求。他们说："因为这方面和士瓦本境内的情形是，臣民对他们领主所负担的田产和息金义务，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他们在同一宗财产里再也无力付出其他赋税和金钱，要不然领主就得丧失他们

[1] 位于欧洲中部，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之间的东部地区。——译者

每年的息金、租金和地租。少数臣民已获得自由,士瓦本的一般习惯是,官厅无权在通常的租金、地租和息金之外,另加征课。如果联盟各邦硬要征课这项新税,那么臣民们势必会起来反抗领主,摆脱他们的羁绊而另找靠山。"

但是,帝国议会里比较开明的人士在帝国贵族中并不占多数。贵族的轻率和残酷不仅依然如故,而且有增无已。

对平民加剧压迫的最重要原因,除去这些贵族永远想骑在更多人的头上作威作福以外,主要还在于他们的穷奢极侈,而这种奢侈之风近来发展得极为普遍,增长得也很快,且很严重。

121　这种奢侈之风,部分是教会领主自古相传的,特别表现在吃、喝和优裕的生活方面,它不断增长,挥霍无度的内容随时代不同而不同。在低级和高级贵族的城堡和宅邸中,直到十四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此风还算新颖,很少或根本不为人所认识。

奢侈之风来自城市和外国。随着财富的增加——工商业繁荣的自然结果——,城市中的奢侈之风也加剧了,而市场、帝国议会和诸侯会议使工商业有更大规模的货币流通,有更多的机会与诱惑力,以炫耀市民的财富。不但市政委员和城市的其他达官显贵在帽子、上衣、裤子、外衣和大衣上佩戴珍珠,手上戴金戒指,腰带和刀剑上镶以银饰,而且连一般市民也都如此。各式服装绣以金银或珍珠,衣料则是天鹅绒或锦缎,丝绸衬衫有华丽的绉纹,且镶有金边。帽子、大衣和上衣的里子和缝褶都采用黑貂皮、白鼬皮和黄鼠狼皮。妇女的奢华当然更甚于此。城市妇人与少女以纯金饰物编结发辫和卷发,珠宝盈头,头戴珠饰金冠或以黄金和珍珠编绣的帽子。她们的服装采用最华贵的衣料,或天鹅绒、或绸缎、或绫罗,

并以金银珠宝绣织，里子是黑貂皮或白鼬皮；里面穿的，全是金丝衬衣。



市民的服式

骑士从城堡下来，进城参加庆典作客；贵妇坐在城市当局为贵族女宾备置的金织地毯上参观比武，她们看到周围名门望族的妇女和少女的华贵衣着（她们往往一天要换三、四次），这时，她们不愿自甘落后于她们，于是城堡贵族老爷和夫人便尽可能地仿效城里的名门望族，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市民有钱有财产，而贵族则通常只有田产。贵族的大部分财产是不动产、房屋、田庄或合法的建筑场地，他们把这些租赁给农民，收取一定的息金和租金。可是一件普通的女服价值九至十个弗罗林，而同时一摩尔根①土地只值二至三个弗罗林，八十三摩尔根免税和免什一税的好地，可售得约四百个弗罗林。以上就是奢侈品同田地和田地产品之间不相称的价格比例。而华丽服装还只是整个奢侈品的一部分而已。正是这个时代，人们通过贸易把各国的享受用品和衣料输入帝国，或者德国城市工业和艺术自行生 122

① 田亩面积的一种，约等于二十七点六七公亩。——译者


骑士的服式

产各种产品。

此外，几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高级贵族还是低级贵族的财富，都是每况愈下。这是由于不少家族向教会捐赠献款，而寺院又善于利用其他一些方式将世俗领主的财产转为己有；还由于贵族田产异常分散，以及许多贵族对这些地产管理不善所致。领主们出于偏见忽视农业，甚至广大的田园也只给地主们带来微薄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还是十分零碎的。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愈益缺乏现款。

123 因此，急需花钱的贵族就落入坏人手掌之中，贵族告贷的对手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寺院僧侣或市民，都同样的可恶。每次以地租抵押借贷时，虽然抵押品十分可靠，但贵族仍必须负担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利息；如不能按期赎回，作为抵押品的地租往往会永远丧失。儿女婚嫁的妆奁和用品、出征和比武、以及庆宴等等，迫使比较节俭的贵族家长，也不得不耗费巨资，然而许多人却把挥霍无度看作是贵族的荣耀。

124 当比较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增加或涨价的时候，也就是说，

当支出增加的时候，贵族一向赖以汲取收入的财源就减少或枯竭了。

射击用的火药从各方面消耗贵族的财富，使贵族的收入削减，支付巨额费用。支付巨额费用的原因是，现在需要有比较坚固围墙的堡垒，需要价值昂贵的大炮和高价雇佣的炮手，过去认为坚不可摧的宫城，现在在战争中却很容易被加农炮击毁。收入削减的原因是，由于使用火药后的作战方式改变了：在火药发明之前就已表现得特别善于战斗的步兵，现在对骑兵更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服兵役以取得军饷曾经是贵族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可是使用步兵——从农民中征募而来的雇佣兵——要比骑兵便宜得多。

因此，这种财源只有更加衰竭了，而国内治安条例①、帝国法律，又削弱了第二个、收益本来丰硕的泉源——小规模战争，也就是决斗活动和骑士的行业——在富有的城市附近拦路行劫，用暴力进行掳掠。决斗作为采邑骑士的一项收入来源已有几百年之久，但长期来已经衰微，部分是出于本身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经常强制推行严格的国内治安条例所致，尤以士瓦本联盟执行最力。因此大大小小的战争再不能象过去那样给贵族带来好处了；在宫廷里为诸侯供职的费用，大多入不敷出，只有两类活动即农业与学术可以弥补亏损，但只有少数人从事这两项活动。

如果贵族们想要继续保持他们一直占据的地方官职位，继续保持在诸侯和皇室宫廷里的顾问席位，他们就必须求学。因为一部分诸侯在选择其顾问时，已开始宁取有学识的博士，只给予这

① 十一世纪以后德皇颁布的禁止国内争斗以维持永久安宁的条例。——译者

些人以俸禄。而且，在原有的财源枯竭和新的需要和支出突然出现时，前所未有的那股奢侈享乐之风吹进来了，它席卷了一切：于是，上自皇帝宫廷，下至侍从仆役，所有人头脑昏沉，象着了恶魔似的。

于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对下层进行漫无止境的压榨和勒索，不再是为了满足占有欲和统治欲，而只是为了能满足无限制的挥霍。

罗马法的应用，在很多方面，尤其对平民所受的压迫来说，是125 非常有害的。从十五世纪末叶以来，法学家们在诸侯宫廷与法院中根据罗马法作出判决。他们满脑子罗马立法和罗马情况，却不了解古老的德国法律和德国的历史情况，他们把国内和国外的情况互相混淆起来，通过他们的宣判，使个别的和大批村区的自由状态变为不自由状态，对于这一点，有成百篇文件可以证明，而且也已经证明了，例如阿恩特① 关于波美拉尼亚② 的著作。这些法学革新派是最能加剧领主骄横无理与侵占掠夺的热心助手；对此，托马斯·穆尔纳③ 在《无赖行会》的这首诗里曾这样写道：

这是一群人，一群法学家，

看来象是一群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

凭他们的嘴皮任意把它歪曲——

① 阿恩特(Arndt) (1769—1860)，德国爱国作家，历史学家，农奴之子，曾致力于农民解放和反对拿破仑压迫的斗争。——译者

② 从前德国普鲁士北部沿波罗的海的行省。——译者

③ 托马斯·穆尔纳 (Thomas Murner) (1475—1537)，亚尔萨斯的天主教政论家，路德的劲敌，他用讽刺诗写成的论战文章《无赖行会》(1512年) 即是其中的一篇。——译者

有法无法相去无几，

许多人由此沦为可怜的奴隶。

他们对于古老德国的历史状况的真相，或不理解，或蓄意回避和歪曲，只要他们在德国与罗马的情况当中找到了一点些微的相似，就把罗马法的条款照搬应用。如果他们在佃农身上发现任何一点和真正农奴相同的特征，例如发现他们交死亡税，就立刻把他们划入农奴，并把罗马法关于奴隶的一章用于他们身上。有关德国农民地产方面的争执，他们同样以罗马法的租佃条款作为基础，他们滥用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制订的法律，以颠倒是非，压制自由。因此，领主们很快地到处只谈到农奴制及固有的隶属关系，并且在处理每一争执时，他们都把农奴制的类似条款作为基础。他们在自己田庄上，现在不仅直接要求得到那些过去只能通过他们申请并取得请来的宫廷陪审官支持才能从村区得到的东西，而且他们在邦议会上主要是和新罗马法学博士们一起讨论和协助草拟有关农民问题的法律和决议；他们在田庄上和邦议会上，自以为是主人，并俨然以主人自居。

压迫臣民根本算不上什么耻辱或罪过；同一个基督教传记作者，一会儿说佐南贝格的约翰·特鲁赫泽斯伯爵是这样一个人，他以苦役把臣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他们非常残酷；一会儿又说他是一位虔诚善良的人，而其他贵族如此炫耀他们对待农民的暴虐，以至有人竟洋洋得意地在文件上签署“农民之敌”的字样。 126

压迫一天天加剧，在上德意志最为频繁，但在中德意志也是屡见不鲜的。

第十四章 十六世纪初叶德国法制的一些情况

法院的执法者是贵族和法学博士。诚如谚语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各地的情形都与肯普滕农民在诉讼中的情况一样。法学家应用他们的罗马法，贵族大人们在法庭上至少对农民运用了这个原则：即在疑难案件上总是要作出反对农民、支持地主或具有裁判权的领主的判决。在十五世纪末，在法律条例和司法的某些方面，虽然发生过许多耸人听闻的事，但不论是帝国最高法院，还是帝国政府，都没有为老百姓做出好事，人们在新的法院组织法方面，也根本无视老百姓，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帝国的贵族和市民。没有任何措施给农民以法律保障，从法律上解除领主加于老百姓的压迫。直到 1498 年，弗赖堡召开的帝国议会才讨论到立法规定一个农民怎样和在哪里可以依法控告一个诸侯和一个具有诸侯身分的人。但人们随后又把这个议案搁置起来了。两年后，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才确定了农民也可以象帝国的显贵一样，有权对诸侯和具有诸侯身分的人诉诸法律。但这并非说农民可以依法控告自身的领主，而是起诉的农民，只能对不是他的领主的那些贵族控告。至于说穷人也有权对他自己的领主进行法律控告这点，显贵们不置一词，至少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过农民在反对自己领主的专横压迫时，可以怎样和向哪个法庭寻求或甚至得到法律

保护。

的确，穷人即使同一个与他没有隶属关系的贵族打官司，也是要大吃苦头的。因为审判机构杂乱无章，他往往连在什么地方提出控诉都不知道。他忽而被传唤，忽而又遭拒绝受理，到处遭到拖 127 延，诉讼费被法院和法官扣押，在去法院途中被同他打官司的贵族领主或贵族的同伙暗害。最普通的案件就得耗去巨额费用，时间的损失和精神的苦恼还不计在内，因而老百姓通常根本不可能走法律途径。甚至在帝国直属大城市，也不容易。象在皇帝宫廷中一切都可以用金钱买通那样，法律在高级和低级审判官的手里，是可以出卖的，诉讼双方尔虞我诈，通常谁花钱最多和花费时间最长，谁就胜诉。累根斯堡的一位市政委员从沃尔姆斯写来的信说："在皇家最高法律委员会里，坐着这么公正的人物，以致上帝会保佑每一个这样的人免遭末日审判。"

一个世纪以来，热爱祖国的人士阐明了帝国改革的必要，并为此拟定了改革方案。在帝国议会里，象在城乡一样，人们要求整顿法制，而且必须在这之前宣布全德意志统一的宪法。但是，这些努力总是由于帝国诸侯的自私自利、利害冲突而告失败。如果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依靠帝国骑士，依靠各城市，同时依靠帝国的农民阶级，那么，他是能够把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改造成为政治和民族的统一体的；他是能够迫使帝国诸侯接受上述三方面一致同意的帝国宪法的。但是，在这方面，马克西米利安既非政治家，也根本不够伟大。

正是这些最有势力的各邦诸侯对帝国的改革最为厌恶。帝位的往日权威已经有名无实了。为弥补法制的不健全而设立的最高

法院——帝国高等法院，几乎形同虚设，因为诸侯并不服从它的判决，或者只有当判决合乎他们意愿时才服从。帝国骑士也不把这个法院放在心上，称它是有权势的人对付弱小者的武器。城市则抱怨高等法院的判决不公。老百姓从这个法院得不到丝毫好处，但必须承担它的大部分费用。如果这个法院能够对破坏公共治安的人和蔑视高等法院禁令的人认真执行它所作出的判决，那么老百姓也许能从它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但是领主们不给它这种可能性。判决还是判决，没有执行。老百姓在他们的鞋会草案中要求 128 德意志统一，要求只有一个君主即皇帝，取消任何其他君主；老百姓认为，这样的改革只有自下而上通过暴力途径才能实行，这不是本能的冲动，而是长久以来从日常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为保证国内治安而建立的那些联盟的费用也导致了贡赋和支出大增；到了1515年连士瓦本联盟自己也承认，联盟给臣民造成的许多战费支出和赋税，是使老百姓怨声载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十五章　1517年的民众情绪

军事上发生的变化，对臣民来说，首先只是加重了苦难，因为战争现在的耗费增加了。帝国各邦和士瓦本联盟成员把骑兵装备、雇佣步兵和军械的费用，全部转嫁到臣民身上。重炮需要更多的徭役运输和繁重的勤务；城堡的领主们已不断烦扰乡村穷人，穷

人在和平时期同在战时一样，还要受到新兴的主要兵种——雇佣步兵的无止境的侵害。雇佣步兵或梭镖兵对于交战的那些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对人民来说，真是一种全国性的灾难。

早先，帝国各邦和各个地区还没有相互建立如此密切的联系，因此穷人至少能够为逃脱残酷的压迫而迁走，以投奔另一领主；现在，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了，如同我们在肯普滕农民那里所看到的那样。何况，城郊市民权也早已被全部废除。过去，这种权利可以使被压迫的人逃脱不堪忍受的处境，来到城墙下避难。现在，宫城、城堡、主教辖区和城市中的领主们正紧紧地挽起手臂，迫使穷人(即农民)套上套索，这种套索显然是领主们通过秘密的共同协议强加给穷人的，而且套索愈抽愈紧，鞭子愈挥愈狠，使农民皮开肉绽。但人民中也有少数人愈益精明果敢，传单开始在人民中传开，象闪电一样，令人震惊，放出光辉。

其中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是的，他们把服从范围过分扩大了，从中做出一个绝妙的侏儒，而且装扮得如此彬彬有礼，把世界欺骗到今天。但是，如果对这个家伙寻根究底，它只不过是个伪装起来的草包而已。他们根据文字，大肆叫嚣和夸张他们的威武和权力——但是这些狼形人妖，这群河马[①]同他们的财政官吏躲在哪里呢？他们不断把新的负担加在穷人身上，今年是一次自愿的徭役，下一年就变成了强迫而必然的徭役，他们大部分古老的传统权利究竟怎样产生的呢？上帝在哪一部法典里曾给予领主这种权力，说我们穷人必须在好天气时，为他们耕地服劳役，而在下雨天时，我们穷人就应该把血汗所得留在地里听其毁灭？上帝是公正的，他不 129

① 指力大无比的巨兽而言，见《旧约》《约伯记》第四十章。——译者

可能容忍这种残暴的巴比伦[1]式的禁锢，即我们穷人应当被驱逐去为他们刈草、晒草、耕地、播种亚麻、拔麻、梳麻、烘烤、洗濯、切断、纺织、采摘豌豆、拔胡萝卜和芦笋。上帝保佑，哪里曾听到过这样悲惨的事呢？他们敲骨吸髓地课征与掠夺穷人，而我们必须交付利息。那些逐猎者与赛马者、赌徒与肚子胀得比呕吐的狗还厉害的欢宴者在哪里呢？我们穷人为此必须向他们纳税、付息和缴租，穷人和自己的妻子以及受不到教育的孩子却一无所有，家里既无面包、也无油盐。那些享有采邑和人头税的人在哪里呢？是的，他们的可耻采邑和强盗法律真是穷凶极恶。那些专制暴虐的君王在哪里呢？他们把赋税、关税和杂捐据为己有，那样卑鄙无耻地挥金如土，而这些钱本应归入公库，用于国家利益；他们还不许任何人表示反对，如果反对，他们就会象对付一个谋叛的恶人那样，把他钉死、斩首或四马分尸，毫不怜悯，犹如打死一只疯狗。上帝曾授予他们这种权利吗？在哪个僧侣帽顶上写过这一点呢？是的，他们的权力是上帝给的，可是他们同上帝距离那么远，以致他们成了恶魔的雇佣兵，而撒旦成了他们的首领。只有这些摩亚人[2]和河马远远离开，才是上帝最大的愉快。”来自人民的这一呼声，控诉得也许夸张了一些。埃内阿斯·西尔菲乌斯，后来是教皇庇护二世，在他所写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的生平中——当时他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曾经叙述十五世纪后半叶奥地利公国的人给宫内财130 政大臣翁格纳德写过这样的信。他们说：“你的傲慢自矜使人厌恶，你的掠夺欲望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你以这种欲望压迫和强使大

① 古代亚洲西部的一个帝国。巴比伦式的，系指暴虐邪恶。——译者
② 指古代死海东部摩亚地区的人。——译者

家——僧侣和俗人——缴纳捐税。在你那里，一切都是可以出卖的。穷人为你的豪华盛筵和美味珍馐不得不流血流汗，我们且不说夜晚被抓到你住房去的妇女以及被你污辱的少女们。”这个后来的教皇对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的情况非常清楚，一点也没有说信中所述有什么不真实或有夸张之处。

所有同时代的文件都一致证明，这种暴虐行为在十六世纪有增无减。

罗森布吕特控诉说：“贵族的要求愈来愈高，如果农民表示不满，贵族就打死他的牲口。”在格恩豪森召开的帝国议会上，虽然在谈到有必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时这样说过：“显然，老百姓承受着徭役、服役、饲养牲口、赋税、教会法庭以及其他负担的苦难，长此以往将是不堪忍受。”但是，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517年皇室的全权代表们在美因兹召开的帝国议会上向帝国各邦要求大批援军（不再是每四百人出一个兵，而是每五十人出一个兵），以预防人民的暴动倾向。各邦拒绝了这个要求。他们说，城乡老百姓本来已受尽灾难饥馑的痛苦，这一征募会更加激起民愤，而且有可能使老百姓把久已蕴藏在心头的一切都发泄出来。如果同意这一要求，恐怕就会出现一次大规模暴动。他们强调指出，让曾对皇帝和帝国作过战的雇佣兵全都回家，这是到处有可能引起骚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他们会带动百姓揭竿而起。人们确实也谈到是什么原因引起农民的愤激情绪，但没有一次提出过如何解除农民苦难的建议。议会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就散了，正是因为当时世俗和法律的压迫逼得人们情绪非常激昂、局势相当紧张，而宗教问题也发生了。

穷康拉德被镇压以后，人民的代表人物十分隐蔽地继续进行活动,但未获重大成果。还在1516年，乌尔里希公爵已经担心逃亡在外和被驱逐的穷康拉德成员可能在符腾堡境内发动新的骚乱,并且怀疑老百姓的一枪一弩,一弹一矢，可能正瞄准着他的心脏。逃亡者在各处举行集会。很多人又安然潜回了家乡，象在符腾堡境内一样,在布莱斯部和奥特瑙两地也是如此。

131 约斯·弗里茨永远是大忙人,有时在黑森林、有时在莱茵河上游沿岸出现。他的妻子到处活动，担任约斯和他的老伙伴之间的联络。1517年夏天,逃亡者和其他不满现状的人约定在黑森林中的克尼比斯山上开会。官厅到处警戒，跟踪追索。约斯的几个同伴被捕,被处死于勒特恩。霍赫贝格的地方官抓住了一个“携带流浪汉木棍的鞋会会员”。他供出同伴中有一个人,他自称为巴斯蒂安·葡萄国王，躲在祖肯山谷或格洛特的一个浴场里，他的首领(疑为弗赖堡的施托费尔)是在圣布拉西恩,约斯同另一个人(疑为蒂罗尔人希罗尼穆斯)则在楚察赫,但是，这三个人和那个同伴并没有被抓到。

黑森林山区行政长官汉斯·冯·维廷根于1517年9月19日写信给弗赖堡人说，他得到可靠消息，约斯·弗里茨又回到了公国，而且“又开始干他的坏事了”；约斯和其他一些人在黑森林各辖区来往奔走,准备和发展他的谋反勾当和罪恶计划。

这以后,莱茵河上游的所有城市行动起来了。1517年9月26日,斯特拉斯堡市政会写信给弗赖堡人说:顷接来信，得知鞋会会员将在克尼比斯山集会。市政会立即进行了调查。这个消息并非纯属谣传。但是,迄今为止,虽然得知一些迹象,但对整个事件的

根本情况却还一无所知。

人们对约斯和他的追随者的行踪侦察了一个时期，揣测“他们的同伙或者他们一类的人大概在布莱斯部境内，”但是约斯和同他一起的人，躲过了每一个跟踪，因此那个揣测并未得到证实。

从此约斯这一名字不再见于史册，但他所散播的种子却继续在发芽成长。

第十六章　宗教改革的发生

本书不打算对宗教改革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从长期沉睡中觉醒了的民族精神，首先在科学生活和正在发展的文学上表现出来。当时出现的文学不仅有高深的学者文学作品，而且有通俗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果我们来考察通俗文学对于准备宗教改革的重要性，那么，这种文学又可分为启迪文学和讽刺文学两支。在陶勒[1]、海因里希·祖佐[2]、约翰·吕伊斯布鲁克[3]、托马斯·阿·克姆皮斯[4]、约翰·韦塞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都 132

① 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约1300—1361)，神秘主义者，斯特拉斯堡的民间传教士。——译者

② 海因里希·祖佐(Heinrich Suso)(约1295—1366)，德国神秘主义者。——译者

③ 约翰·吕伊斯布鲁克(Johann Ruysbrock)(约1293—1381)，荷兰神秘主义作家，被称为荷兰的散文之父。——译者

④ 托马斯·阿·克姆皮斯(Thomas a Kempis')(1380—1471)，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其启迪文学流传甚广。——译者

有许多宗教改革的因素。如果说，在这些著作中不断描述着一场反对当时教会的斗争，尽管是微弱的，但影响却非常深远；自印刷术发明以后，这场斗争就不知不觉地逐渐深入到千万民众的心中；那么，另一方面嘲讽的影响就更大了：它既公开反对腐败了的罗马教皇统治，也反对时代的沉疴，继续进行着一场争取精神自由和人民自由的小规模战争。罗森布吕特①、罗伦哈根②、塞巴斯蒂安·布兰德③、托马斯·穆尔纳④等人的著作，对社会上各种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列那狐》⑤和《奥伊伦施皮格尔》⑥也是同一类的民间话本；凯泽斯贝格的盖勒利用布兰特的《愚人船》讲道；方济各会修道士穆尔纳从1500年以来几乎走遍了德意志各地，他猛烈抨击各显贵阶层的腐败堕落，用词往往粗陋，但极为通俗。也不应忘记擅长讽刺的海因里希·倍倍尔⑦，他常常在酒馆和上层僧侣的宴会上嘲笑教会和神甫的种种弱点。总之，已经成熟了的理智到处都在显示它的力量。

---

① 罗森布吕特(Rosenblüth)，十五世纪德国小说家。——译者

② 格奥尔格·罗伦哈根(Georg Rollenhagen)(1542—1609)，德国讽刺作家，马格德堡大学校长。——译者

③ 塞巴斯蒂安·布兰德(Sebastian Brand)(1458—1521)，斯特拉斯堡的人文主义者和讽刺作家，他的《愚人船》(1494年)讽刺和抨击了当时社会的罪恶。——译者

④ 见本书第148页注三(第十三章)。——译者

⑤ 《列那狐》，中世纪日尔曼动物故事的主人公，后来歌德把高特舍特根据这个故事写的散文改写成一篇长诗，通过动物的言谈动作，对当时封建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讽刺。——译者

⑥ 此处指1515年出版的《梯尔·奥伊伦施皮格尔》一书。奥伊伦施皮格尔(约1300—1350)是一个风趣的农民，德国许多民间笑话就以他为主人公，对当时虚伪腐败的封建贵族进行了尖锐的嘲笑。——译者

⑦ 海因里希·倍倍尔(Heinrich Bebel)(1472—1518)，杜宾根大学的诗歌和修辞学教授。——译者

乌尔里希·冯·胡滕[①]是民间文学和学者文学间的桥梁，他同时属于这二者。在他的《蒙昧者书简》(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一书中，他同几个朋友，特别是同罗伊希林[②]一起，给当时的僧侣阶层绘出了一幅幅漫画，这些讽刺漫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教皇认为，这些讽刺画激起民众如此尖锐地嘲笑僧侣，非加以禁止不可。但是，胡滕毕竟是刚刚复兴的科学的首批荟萃之一，令人永感遗憾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拉丁文写的。

和胡滕交往为时不长、但关系却非常亲密的埃拉斯穆斯·冯·罗特丹[③]，是一位全欧的著名人物。埃拉斯穆斯自幼就反对僧侣和寺院的残酷伪善，在青年时代受过这种残酷伪善许多困苦。他的文学创作尖刻地反对当时教会和世俗的蠢行，尽管这种反对是含蓄的、小心翼翼的，尤其是他那构思巧妙的笑话，语言表达非常优雅、轻松明快，犹如万箭齐发，直中鹄的。他的思想极为开明豁达，特别是在



埃拉斯穆斯·冯·罗特丹
(依据丢勒的画像)

① 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德国人文主义者，诗人，主张宗教改革，德国骑士阶级的思想家之一，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译者

② 约翰·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1455—1522)，德国人文主义者，海德尔堡大学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教授。——译者

③ 即指格哈德·埃拉斯穆斯(Gerard Erasmus)(1466—1536)，十六世纪最主要的人文主义者，反对烦琐哲学和教皇政治，是宗教改革的开路人，后来与路德分裂。——译者

宗教问题上。只要没有危险，只要那些甚至是本阶级利益被他的

133 讽刺击中的人也跟着笑，他就毫无顾忌地畅谈。他由于复兴并且促进了古典文化，特别是由于把新约准确地译成拉丁文，因而成为新时代的先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尽管他的金光闪烁的甲胄上蒙盖着许多阴影，可是称他为开辟道路的新精神闯将，他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个科学先驱约翰·罗伊希林，是普福尔次海姆一个专使的儿子。这些人和他们创作的永远朝气蓬勃并孕育着自由精神的古典文艺作品，遍布德国欣欣向荣的各大学，以及新近发明的印刷术（它能把各个人所想象的事物迅雷不及掩耳地在群众中传播开来），这一切广泛地传播着一种新的光辉，并把新的动荡不安的因素带进那个时代的内在生活中去。因此，起着瓦解作用的理智在不多几年内所摧毁的现存建筑物的砖石，几乎比过去好几百年所摧毁的砖石还要多得多，古老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方式愈来愈显得老朽和肮脏不堪了。

134 礼拜仪式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精神内容，几乎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形式，因而对有思想的人来说，成了一种负担，而且导致群众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渴望新的宗教食粮，或者崇尚迷信，因为他们一方面产生了深深怀疑，另一方面又茫然无知。

这个时期，大部分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奇迹。圣徒遗物重又受到顶礼膜拜，圣母礼拜更是盛况空前。聪明的僧侣也乐于拿着最稀有的圣徒遗物来迎合当时宗教上的需要，并让艺术家们制作成千上万的大小圣母像。这些僧侣们散发了祈祷书，据说读了这些祷文就能赦免人们在多少年、甚至在多少世纪所犯的罪过；各处教堂的圣母像就会不断产生奇迹。科隆的多明我会修道士

已经与皇帝商定在德国设立一处审判异教的裁判所。这些“成就”使士瓦本地区维尔姆斯部的诺伊豪森修道院院长兴奋得摩拳擦掌，得意忘形，以至希望“他们还能说服老百姓，让他们咀嚼干草”。

艺术也极大地助长了崇拜圣者和崇拜圣母这种古老的信仰：正是绘画和雕塑庆祝了他们最美好的得意时刻，并且创造了它们最为瑰丽的作品。整个偶像崇拜披上了一件极其美观的外衣。一切艺术在这个时期都以其更加高超的风格而进入教堂大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修建了几百年的城市大教堂、主教座堂，只是到现在才造起它们的唱经台、祭坛、正门和钟楼顶塔。

中世纪好象要在三种现象中辉煌地再度兴起，而标志这三种现象的来源是：信仰、诗歌和骑士的英勇精神。宗教信仰在罕见的、博得赞颂的奇迹故事中和在一种令人对宗教入迷的气氛中重又放出了光芒；文艺即使不是以诗歌的美、但毕竟以画笔和凿刀所创造的美重新表现出来，而封建制度除了粗野和暴力政治外，它也吸收了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精神，因而出现了象西金根[1]和乌尔里希·冯·胡滕这样的骑士。

但是，这只是最后力量的垂死挣扎，是生命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不管多么不愿意，中世纪的精神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比较细心的人已经听到冥冥的主宰在给封建统治和僧侣统治制造棺木的斧声了。最后用以装饰中世纪教堂门面的各种艺术点缀品，成了中世纪教会的殉葬品，它将带着这些饰物逐步走向死亡。

成千上万的人预感到或者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古老 135

① 弗朗茨·冯·西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德国骑士，参加过宗教改革运动，是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译者

的预言又非常活跃地广为传播,此外还夹杂些新的预言。

人民处在困苦和黑暗中,处在渴望帮助和解救的境况中,把自己的信仰和希望主要寄托在两大预言上。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另一个是宗教方面的。前者原是一个古老的预言:“据说,从前在施瓦南山[①]上有一头牛,在那里一面游荡一面叫唤,叫声连瑞士中部都能听见。”这个预言以后成了谚语,并且预示着:整个德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瑞士,就是说会变得象瑞士那样自由。

另一则预言是“你们一百年后要答复上帝和我”。人们硬说这是胡斯或希罗尼穆斯临死时说的,胡斯派还用这句预言作为铸币的题字。人们普遍等待着这个期望已久的人出世,认为他将代表上帝和人民来反对教皇和僧侣的暴政。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希尔滕散布了一个更为肯定的预言,这是他被投入监狱以前根据先知但以理的话在埃森纳赫说出的:“教皇的势力和权力将在1516年开始崩溃。”

当然必须十分重视精神对于人民的作用和力量,可是毕竟不容否认,物质对于群众的影响比精神更为深刻;如果说农民由于教会中缺乏精神食粮而感到痛苦的话,那么,当他们的抽屉里没有面包而肉体感到饥饿的时候,他们必定更为痛苦,更加向往改革。[②]

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一方面首先是罗马教廷和僧侣领主上行下效地勒索钱财,实行欺骗和掠夺,另一方面是僧侣拒不缴纳任何赋税或接受任何负担,主要是这两方面的情况大大激怒了人民,

① 施瓦南山,在法兰克尼亚的伊普霍芬附近,离纽伦堡和维尔次堡不远,位于德国中部。——编者

② 当时的谚语说:“是谁增加了瑞士的钱财?是领主们的贪婪。”——编者

使他们想要建立共和国和实行宗教改革。赦罪献金和欢庆费，使罗马教廷获得巨额财富。例如象法兰克福这样一个城市在一年内就交了近一千五百金古尔盾，虽然对每个人来说并不算什么沉重的物质负担，但是这种象摊贩交易似的无耻勾当、明目张胆的卑鄙行径，总不能不惹人注目，引起思考和怀疑，激起愤怒，招致反抗。例如教堂当事人用圣物骗人，他们拿出一支次等猛禽的羽毛当做 136 天使米迦勒的翼羽，或者用干草填满一个小匣子，说干草来自耶稣诞生的马槽，然后诡称抚摸这两件东西可以医治瘟疫，从而骗取钱财；又如用累根斯堡的美丽的圣母像去做投机生意。然而真正形成沉重负担、起到敲骨吸髓作用的是所谓上任年贡，即在教区主教空缺时，新任主教必须向罗马教廷交付的钱。这笔钱数目庞大，被当作赋税强派在臣民身上，并由于在短时期内连征多次，简直是对人民敲骨吸髓。一个主教就职时应付的金额达一万五千到两万古尔盾，或者两万古尔盾以上。而且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例如在帕骚，八年内主教三易其人，十八年内竟出缺四次，因此这种税也务必先后交纳四次之多。在美因兹，从 1505 年至 1513 年的七年内，大主教席位三易其人，每次交两万古尔盾，在这么短时期内连交三 137 次，钱都转嫁到本来负担已经很重的贫穷臣民身上；而在罗马教廷捞取了这么一大笔钱之后，主教宫廷为了维持其奢侈豪华的生活而得到充足的财源，又必定如何残酷地吸吮、压榨和勒索穷苦人民啊！人民不能不认为，教会领主除了世俗利益，即千方百计搞钱而外，再没有其他信仰了。

老百姓的负担这样重，缴税这样多，而所有僧侣都拒绝以任何方式分担普遍的负担，拒绝交纳任何赋税。他们声称，教会法律和

世俗法律以及圣经都严厉禁止让他们负担纳税和缴纳贡赋。他们经营酒馆，做各种买卖，肆无忌惮地夺取了平民的生计。



马丁·路德

这时，矿工的儿子路德出现了。正如路德得到了时势的支持一样，他也得到了当时出类拔萃的人物的支持。反对他的人固然不少，但是支持他、同他一起为新事物工作的人毕竟占多数；这个觉醒了的世纪的所有儿子、科学的朋友、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英才，都同他在一起，甚至整个民族都是他的后盾。

路德把别人迄今为止还只是在学者圈内谈论的东西告诉给农民；而且是用前所未闻的、最优美最有力的德语同他们讲的。他把自己在斗室里思考、研究出来的东西，变成人们在客厅里、农舍里、诸侯的宴会上和酒馆里的日常谈话。“因为所有主教和博士都缄默无言，无人肯担风险，于是路德便被誉为博士，终于有了一个过问这种事情的人了。”

不多几年，他就有理由这样说：“河堤发生了决口，可是堵住决堤洪流的责任不在我们。”

人们只愿意从宗教斗争方面理解路德，好象那个时代，在现有的帝国形态中，帝国的最美好部分完全由作为领主的教会诸侯瓜分之，宗教和政治完全可以截然分开，震撼教会的风暴未必会同时

震撼世俗大厦似的。诚然,路德主要是站在宗教立场上,但是最初两年,政治和宗教两种成分已在他身上融合为一了。路德的一生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1517 年的路德与 1521 年的路德不同,1521 138 年的路德又与 1525 年的路德不同,与以后的路德更不同。这一点,人们通常都忽视了①。但是,不管怎样说,即使撇开这位宗教改革家的政治思想不谈,他的事业,即宗教改革,也必然会发生深刻的政治影响。无论开始还是后来,在路德身上都不曾有过政治改革以至政治革命的自觉和计划。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教会改革必然会导致国家变革;更不必说教会问题总是要反应在国家事务上了。

绝大多数人呻吟在非人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下;他们已经沦为牛马,变成工具了。

路德所说的最伟大的话,就是他宣布基督徒是自由的,就是这一美妙的福音:所有基督徒都既是教士,又是国王的臣民;每一个信奉宗教的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把自己的力量贡献于公共福利。

路德最伟大的行动在于,他把圣经非常出色地译成德文,使它成了人民大众的书,成为真正的、有生活意义的书,普及整个社会的书。基督的唯一教义是: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姊妹,都是天父的子女,因而都有彼此相爱的义务。这个教义在生活中一旦实现,就成为给人们以自由的太阳。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爱同任何奴隶制度、

① 戚美尔曼在这里忽视了:并非路德变了,而是政治形势改变了。作为市民阶级改良派阵营代表的路德,同样经历了这个阵营的右翼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最初几年,他态度激烈,用尖锐的语言攻击教会、要求采取行动。当有了成果、农民已经行动起来的时候,他却企图在农民和诸侯之间进行和解。当伟大的革命爆发、烈火威胁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生存的时候,他不能再迟疑了。于是他威胁农民,并且发表了他那篇《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的文章。——编者

阶级偏见以及与之相连的所有邪恶是互不相容的。

多少世纪以来，人民在精神上、特别是在宗教上一直被抑制在未成年的状态中。这种未成年的状态正是专制暴政的基础。愚昧不仅是专制暴政的根据，也是它的结果，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由于人们有意向人民封锁了神圣的典籍——圣经，所以就很容易“引经据典”，说明专制暴政的原则是以圣书为依据，以圣经为楷模，好象这些原则是汲取于圣经，由圣经规定似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139实是：曲解、捏造和谎言使人民心目中的圣书变成了一部奴隶制法典；它把理性囚禁在迷信中，并以上帝的名义施暴政于世界。

路德把圣经又交到人民的手里，人民现在可以自己从中进行研究、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专制暴政再不能象从前人民看不到圣经时那样，滥用圣经作依据并当作护符了。

这是人们向着解放的道路迈出的第一大步，暴力所赖以进行压迫的欺骗被戳穿了；看来真正的基督教原则现在一定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定会从宗教上和政治上改革世界。人类已经开始思考了，人们不能不相信，人类不会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是要把一切事物都纳入考虑的范围。

预言开始实现。埃拉斯穆斯在1522年写道，一切都预示将发生流血的运动。1517年圣诞节前后的一个夜晚，当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率领廷臣到教堂去，望见宫殿上方皎洁的天空有一个十字形的紫色大星象在闪闪发光的时候，他曾说：在信仰问题上多事之秋的流血争斗就要爆发了。

第十七章　胡滕为德国人民制定的计划和西金根运动

在这个时代，不但是平民，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忧郁不安。帝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希罗尼穆斯·埃姆泽在他的传单“反对奥古斯廷修道士马丁·路德的非基督教的书”里写道：“所有的帝国等级都是软弱无力的！”甚至那些反对已经着手支配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革新运动的人也说：“情况太糟糕了，若不进行认真改革，世界末日一定会到来。”

帝国的骑士阶层感到特别不悦。从中世纪的世界向刚开辟的新时代过渡的这些日子，使骑士阶层陷入极为特殊的地位。在他们的内心里，新时代的精神和中世纪的粗野、独断专行的强权精神，正在角逐交锋。

上德意志绝大部分高级贵族同市民结成士瓦本联盟，企图压制个别贵族的暴行，因为他们仗恃旧爵位，不肯服从法律制度。　140

帝国内有权势的诸侯利用选西班牙国王查理为德皇的机会，大肆扩张他们在帝国内的势力。新皇帝查理五世是许多彼此远隔的各邦国的君主[①]，常常不得不离开德意志帝国，而且远离时间很长。于是，帝国政权便落到了有权势的诸侯手里。特别是士瓦本联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1506年成为尼德兰和勃艮第的君主，1516年成为西班牙和那不勒斯—西西里的国王，1519年成为德意志皇帝。——译者

盟期限已满，如果不延续下去，那些诸侯就要成为帝国的主人了。

1521年11月，年轻的皇帝出国以后，在纽伦堡组成了以皇家摄政王法耳次伯爵弗里德里希为首的帝国政府，帝国最高法院也在那里重新开始行使职权。不过，帝国政府仍然软弱无力。各城市和帝国的下层贵族特别反对帝国政府，因为他们完全被排除于帝国政府之外；同时，较小的诸侯也深表不满。所以，虽然成立了新的中央政权，帝国内部依旧谈不上秩序和统一，因而主要由巴伐利亚公爵们倡议延长士瓦本联盟一事，就更为重要了。

但是，由诸侯、城市和一部分贵族组成、在1521年决定延长的士瓦本联盟，本身就是帝国内部的法制濒于崩溃的生动证明。从前士瓦本联盟是在帝国最高政府领导下对付内外暴力行为的一个攻守同盟；它执行帝国最高政府对联盟成员宣布的判决。但长期来，身兼原告、法官和判决执行者的联盟总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对反抗者实行武力镇压，而不理睬帝国议会、帝国政府和帝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从1521年起，士瓦本联盟名副其实地成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特别使那些扰乱国内治安的贵族有这种感觉。

于是，阿布斯贝格、罗森贝格、朔特、贝利欣根等家族结合起来，企图按照旧风尚进行决斗和抢劫。格茨·冯·贝利欣根[①]十分坦率地认为那些闯入羊群的狼酷似自己，都是他“亲爱的伙伴”。这些大胆的贵族和他们的同伙使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莱茵河畔的所有通道不得安宁，而且还对一些城市和教会诸侯挥动干戈。他们硬说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正当合法，因为诸侯和城市愈

① 格茨·冯·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1480—1562)，法兰克尼亚骑士，曾企图利用1525年农民起义达到个人目的，被选为华美农军首领，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译者

来愈限制他们，皇帝也无法保护他们，于是他们不得不相互誓约，141 维护自己原有的自由和权利，以反抗任何欺骗、限制和侵害他们的人。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日益增长的诸侯势力大大限制了这些小专制者在自己城堡的权力。帝国内成千的小君主都不得不托庇于几个诸侯门下，可是他们认为自己，和限制他们自由、要求他们服从的那些诸侯相比，一样自由、一样优越。出于这种立场，他们当然也认为，自卫的禁令只适用于低级贵族而不适用于诸侯，是对他们心灵的挫伤；其次，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反对来自诸侯的侵害和刁难，那么贫穷的贵族同农民一样难得公道，因此这种禁令对他们心灵的挫伤就更厉害了。于是，他们就以自卫和为别人伸张正义为借口，来伤害诸侯和城市。



弗朗茨·冯·西金根
（依据霍普费的铜版画）

可是，有些人在这方面采取了大规模行动。弗朗茨·冯·西金根就是其中的一个。142

人们有理由把这位出现在两个时代交替之际的杰出人物称作旧德意志的末代男爵。在他作为自己城堡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君主的时候，骑士的形象在完全和永远消逝之前，又一次地、也是最后一次地在他身上放射出炫目的光辉。他是一个英雄，充满旧时

代的力量和正义感；按贵族的看法，在他身上强权精神和强盗骑士气概并行不悖；他勇敢、雄心勃勃。他在多次战争中获胜，由于这些，他积聚了许多财富，大大提高了声望。他这个普通的男爵，不但顺利地战胜了他的同侪，而且能与一些大的帝国直辖市、诸侯和选帝侯胜利地进行较量。法国国王弗朗茨在争夺德意志皇位时，也认为西金根是可以协助他达到目的的人当中的主要的一个，完全可以象依靠诸侯和选帝侯那样依靠西金根。西金根是帝国内有势力的人物。他的声望和金钱能够在短短几天内把一支在当时很可观的军队集结在他的旗帜之下。所有低级贵族都把他看作自己的首脑和代言人，新选的皇帝查理五世也以西金根为他服役、担任军队首领而感到欣幸。

这个骑士虽然如此强暴，却是学者的朋友。在他的宫廷里——他象侯爵那样主持着一个宫廷——充满思想界和学术界一向习惯的那种自由思潮，他的宫廷确实象一座小型的学院。罗马和希腊古典学者的精神，随着乌尔里希·冯·胡滕和罗伊希林进入西金根最喜欢逗留的埃贝恩堡和兰德施图尔。他的座上客有许多学者名流，一部分应他聘请而来的，一部分是他收留的，其中除了胡滕、一手托圣经一手持宝剑的贵族骑士哈特穆特·冯·克龙贝格和迪特里希·冯·达尔贝格外，还有约翰·豪斯沙因（厄科拉姆帕迪乌斯[①]）、马丁·布克尔[②]，卡斯佩尔·阿奎拉，约翰·施韦伯尔；他

① 约翰·豪斯沙因(Johann Hausschein)(1482—1513)，瑞士宗教改革家。——译者

② 马丁·布克尔(Martin Bucer)(1491—1551)，德国西南部的宗教改革家，路德的朋友。——译者

们都是宗教改革史上留下美名的人物。他为了使他的廷臣和家人，一些“早已通晓基督教义的人，在圣经的真正绿色牧场上放牧”,特意邀来厄科拉姆帕迪乌斯。在埃贝恩堡他的宫廷里，甚至比在维滕贝格还早,首先采用了耶稣教礼拜的新形式。西金根说，因为普通人民变了,通常的习俗也要改变。 143

但对西金根影响最大的是乌尔里希·冯·胡滕。他是一个勇敢、自由的青年,他具有包罗宇宙的、伟大而炽热的心灵。

1488 年胡滕诞生于法兰克尼亚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帝国直属贵族世家。在他十一岁的那年，他父亲按照他叔父的建议送他进了一所修道院，决定让他做僧侣；他的叔叔是维尔次堡宫廷的首席大臣,特别在符腾堡的事务上长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个少年怀有新时代精神。1504 年他十六岁时，也就是在教袍加身的前夕,他逃脱了难以忍受的逼迫。他身为贵族家庭的长子,觉得自己生来不是当僧侣,而应做别的事情。

这一行动使他父亲非常生气,以至他从此不把他当做儿子了,全家也同他疏远起来;他的家庭简直不承认有他这个家庭成员了。情形就是这样:他被他的贵族家庭撵了出来，断绝了一切关系，没有任何顾虑，从此他完全献身于祖国和人民了。从前，他天真轻率,现在却变得严肃了。

他就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孤立于世,除去一个聪明的头脑、一支笔和一柄剑，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必须亲身体验穷苦人民的一切困苦。但是,他怀有理想的崇高热情,使他能够克服生活中的一切坎坷。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内心强烈渴望的，他最最热爱的,就是“神圣的真理,普遍的自由”。 144

1519年前后，胡滕结识了著名骑士弗朗茨，同他很快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时胡滕早已清楚自己应该为之奋斗的生活目的：支配他全部身心的理想是使人民新生。


乌尔里希·冯·胡滕

他只在一瞬间动摇过。父亲死了，他可以继承一份很大的遗产。他久病痊愈后，虔诚的母亲规劝儿子能继承祖产，成家立业。但是，胡滕并没有动摇很久。他喊道："决心已下，我愿冒险一举此事！"他放弃了父亲的遗产，并表示为了使自己的一切行动完全不受约束、无后顾之忧，他宣布脱离家庭关系，以免使家庭因自己的战斗和遇害而受牵连。他丢下哭泣的母亲，毅然抛开对于尘世间幸福的一切要求，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实现真理和解放人民，比过去更坚决、更英勇地拿起了武器。如果在此时此景下罢手，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而当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路德的名字时，他也会面红耳赤的。

祖国人民的精神在胡滕的心中活跃着，他又接受了维滕贝格矿工儿子的思想，使他变得如此坚强，以致他对"德国的未来"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抱有希望，更有信心了。

"觉醒吧，你高贵的自由！"是他写给路德的第一封信中提出的口号。他继续写道："我们在这里总算取得一些成就，并且继续干下去了，今后愿上帝在我们一边，增强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要特

别致力促进上帝的事业，重新大声地、正确地提出和传布上帝有益的神圣教义。你勇往直前地推进这些事；我也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要果断和勇敢、不断增强力量，切莫动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竭尽全力，大胆而忠实地帮助你，所以你今后可以无所顾忌地，把你的一切计划大胆地向我说明，让我知道。我们要依靠上帝来保卫和获得我们大家的自由，勇敢地把我们的祖国从它迄今所受的一切压迫和重担下拯救出来。你将会看到，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既然上帝同我们在一起，谁还会反对我们呢？”

1520年初，他多次发表谈话。“上你的帐篷去吧，以色列！”他对德国大声疾呼，“勇敢，勇敢，你们德国人，前进，前进！自由万岁！”

这是他最美好的一年。点燃在他心头的希望和计划使他精神唤发，神采奕奕。

他首先致力于使德国摆脱罗马的控制。他力图使那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他的这个理想发生兴趣，引起他们的热情。当时所有的人都寄希望于新即位的年轻皇帝，胡滕也是如此。但是，查理皇帝接受不了胡滕的思想，他不懂得德意志民族觉醒的精神。皇帝在沃尔姆斯召集的国会令人大失所望。“多灾多难的国家啊，它的国王是个孩子！”胡滕捧着圣经叹息说。他的朋友哈特穆特·冯·克龙贝格，象西金根一样，也在为皇帝服务，沃尔姆斯事件以后，克龙贝格立即向查理辞职，虽然查理给他俸禄二百金币也未能挽留住他。

尽管胡滕所抱的种种期望化为泡影，但他没有丧失勇气，也没有放弃他的计划。是的，他继续奋斗着。要使民族复兴，帝国

强盛，他认为必须消灭僧侣的统治，消灭诸侯的多头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在这里，完全自由的人们必须在一个君主，即在新即位的皇帝治下生活。

要实现这个理想，只走改革道路而不流血是不可能的。他不是拥有土地和人民的领主，他没有军队，没有自己的物质财富资源，虽然他是一个干练的鼓动家，却不是军事统帅。但是，他有一个兼备上述四个条件的朋友。几年来，他一直把他当做人民寄予最后希望的这个人，即使他把目光转向身居高位的首脑，他也没有忘却他。这个人就是弗朗茨·冯·西金根。

西金根、路德、德意志贵族、各帝国直辖市和各省的被压迫的德意志人民，这一切都是胡滕所指望的力量。这个帝国正处于动荡不定、分崩离析的状态，可以说这个帝国没有宪法，没有政府，没有财政，没有正规军队。过去帝国内部构成伟大生活的一切因素，现在四分五裂或者互相敌对了，处在伟大的新事物诞生前的阵痛中的时代已经觉醒；这些都为实现胡滕的理想，为这一个民族的、合乎时代的、以才智和勇气开辟的事业，提供了有利基础。

胡滕觉得，西金根比任何诸侯都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他兴146奋地给埃拉斯穆斯写信说："的确，德国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物了。德国很久以来没有出现过象他这样的人。我确信，弗朗茨会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荣誉。"不久胡滕就深刻地影响了骑士弗朗茨，使后者完全接受了他的见解，即必须同时为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开辟道路。他多次以西金根的名义邀请路德到埃贝恩堡来。路德虽然高兴地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十分安全的避难地，而且埃贝恩堡的印刷所对他很有吸引力，那里印刷了胡滕、克龙贝格和其他兄弟们

充满自由气息和要求自由的著作,他自己也可以在那里非常自由、毫无顾忌地写作和付印。但是,每当胡滕向他暗示一下那些勇士们的暴力计划时,他就被吓住了。

路德在最初几年有过一些非常富于革命激情的时刻。他在1517年底写道:“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言语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对付他们了。我们用刀剑惩治盗贼,用绞索惩治杀人者,用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各种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和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① 在他早年的全部著作中,好似无意中脱口成章,几乎到处闪烁着这种革命的火花。

这个路德是一个具有胡滕身上所能找到的那种富于血气、魄力而果断的天性和足智多谋的人。但是,这个路德在1521年年底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虽然前一年他在那封重要的《致德意志民族贵族书》中还说,压迫着基督教各等级的、首先是压迫着德国的巨大灾难和痛苦,迫使他大声疾呼,上帝是否能给某一个人以精神,使他援助多灾多难的民族;他在这个文件里要求取消或者改革修道院,使整个教会,包括教皇在内,都服从世俗官厅,取消教皇迄今征收的一切贡赋,免除教皇迄今所有的一切世俗权力,把教皇的 147

① 虽然路德在后面、离这些话很远的地方写了一句简短的话:“但是我们让上帝去报复吧!”用以限制那些反对主教(他们是选帝侯、诸侯、德意志各邦君主)的煽动词句,但今天的法院也难以对他宣告无罪。——编者

使节逐出德国，规劝基督教徒中的贵族抵制暴行。他最后说："这样，上帝将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自由。教皇应归还罗马城和他从帝国取走的一切，应让我们国家摆脱他那难以忍受的剥削和苛征，归还我们的自由、权力、财产、荣誉、身体和灵魂，并且让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

但是，路德在要求取消到现在为止的教会权力、摧毁产生这些权力的宗教和政治因素、号召反抗教会的骄横的同时，却要求把事情交给上帝，而不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怪哉！似乎无须同对立面进行斗争，无须经过对立面的暴力，教会势力就愿意或者能够自动放弃已经掌握在手里的世俗统治权。

胡滕建议用剑给新的福音开辟道路，路德以上述精神回答说："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勿需暴力而消亡。"

胡滕精通历史，知道路德的这些话是不正确的。他没有依靠路德，自己继续前进，大胆进行政治改革和用武装暴力从事变革的尝试。虽然路德本人离开了他，可是他仍然希望从路德掀起的宗教运动中为他的政治运动汲取足够的力量；这一政治运动本来首先是反对教会领主的，而且恰恰是由于反对这些人他才能极其容易地从福音书中为自己找出证据；圣经不但从来没有赋予这些人以权力，甚至还否认他们的权力，所以必须剥夺他们的权力。

感到十分苦闷的低级贵族，即骑士阶级，不久就以西金根为核心结成了一个大同盟。骑士们准备马上同逼迫自己的、比自己强

大的诸侯较量一番。很多人也十分热衷于新教义，例如克龙贝格、绍恩堡、菲尔斯滕贝格、黑尔姆施泰特、格明根、门青根等家族、施泰因巴赫各地的骑士、以及上百名其他家族。实行路德教义的必然结果就是取消教会领主的统治和剥夺世俗诸侯的权力。这是必然引起每个骑士非常激动的两个想法。1522年春，西金根在朗道集合了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莱茵河的一大部分低级贵族。骑士们宣誓联合起来，以六年为期，声称为了互相帮助和维护秩序。他们选西金根为自己的首领。但是，西金根想成为德意志人民的首领，做一个德意志的“齐斯卡”；① 他把这个胡斯信徒的战无不胜的英雄当作自己的榜样。 148

可是，这群朋友们充分感觉到，光是他们骑士的武力还不够强大。因此胡滕同时又向德意志民族的各自由城市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宣言里激烈地控诉了诸侯的罪恶、骄横、暴行和胡作非为，要求各城市与贵族建立友好关系，打倒诸侯专权。这样做，目的在于说服各城市参加贵族同盟，或者至少在即将爆发的贵族和诸侯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胡滕在好几篇著作里表述了他的联合贵族和市民阶级、给予贵族以全新的地位的思想，这个思想虽然言之过早，却是伟大的。过去高级贵族和低级贵族都与僧侣携手同行，一起压制了平民的自由；现在低级贵族要同市民阶级，甚至同人民携手同行，反对诸侯和僧侣的暴行，拯救普遍的自由。胡滕认为，贵族的中世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它从衰落中奋起，作为民族自由保卫者以赢得更美好、更高尚的重要地位，是有可能的。历史没有在德国，但后来在

① 齐斯卡，名约翰(Johann Ziska)(1360—1424)，胡斯信徒的领袖。——译者

日尔曼人的英国证实了这个思想：英国的自由是低级贵族同市民阶级联合的产物。①

胡滕在青年时代几乎是被他贵族父亲驱逐而离开家庭，流浪149于世，他亲身感受贫困的痛苦，这时他学会了超越自己出身等级的偏见，甚至对人民中最贫贱的人产生了爱。因此，他不但努力要与自由城市的市民阶级结成同盟，而且要与乡间的平民结成同盟。当他能从农村老百姓这一民族的最大多数中汲取实现自己目的的最有用的素材的时候，他就更加不以这种同盟为可耻了；因为正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平民，从政治方面比从宗教方面更容易被鼓动起来。如果说德意志民族应该变得伟大，那就必须从道德上和精神上提高这个最低的等级，使它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

为了激发平民心中复仇的力量，他在人民中间散发一种谈话小册子《新卡尔斯特汉斯》②，附有三十个信条，讲的是“贵族地主黑尔夫里希、骑士海因茨和卡尔斯特汉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宣誓要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故事。这个小册子用极通俗的语言表达了对压迫良心、破坏家庭幸福和榨取平民钱财等一切行为的最强烈的憎恨。

平民中也存在一种不可完全轻视的军事因素。在近代会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步兵，即雇佣兵组成的军队，是从农民中间来的；

① 贵族民主制的思想显然是过时了，十六世纪的理想远远超出了这个过时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胡滕—西金根运动丝毫没有感动人民群众。只有象十二条款那样富有人民性的纲领，才能用作群众起义的口号和旗帜。

市民阶级不能相信贵族，因为市民阶级反对地主贵族及其特权的斗争正方兴未艾；农民更不能同贵族结合，因为贵族是以农奴制为其生活基础的。——编者

② “卡尔斯特汉斯”是十六世纪初贫苦农民的别名。“汉斯”是普通的男子名字，“卡尔斯特”意指“锄”、“镐”。——译者

很多富有作战经验的雇佣兵后来又返回他们原来的等级；许多地方的农民本身已经习惯于掌握武器，或者在最近应征入伍时，学会了使用武器；胡滕曾看见过高原地区的乡下人，即雷姆斯河谷的农民，在雇佣兵的部队中，参加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在米兰和帕多瓦①附近战斗！

梅兰希通的密友卡梅拉里乌斯写道：如果胡滕的计划和冒险行动不缺乏物质资源，那么现在的一切就不同了，整个帝国的变革也许成功了。

胡滕对自由城市和平民所拟的计划，从这两方面得到了多大同情，已经无从考查。埃贝恩堡的书信在大火中被焚，而有关活动的全部文件则与胡滕一起葬入墓穴。根据胡滕的遗著，只能推测他想干什么，而无从知道他进行到什么程度。大概平民是在骑士阶级和各城市武装暴动开始后才被卷入战斗的。根据西金根的话推测，斯特拉斯堡人和倾向于宗教改革的其他城市都有赞成的表示；在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上对路德的敌人施加的恫吓，似可说明埃贝恩堡和平民对胡滕的计划已经表现出或者正在表现出同情；我指的就是那张贴在墙上的告示，上面写着据说有四百个结盟骑士和一支八千人军队保卫路德的宣誓，结束词写有：鞋会、鞋会、鞋会。 150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西金根在对他的兵力还未有确实把握前就提前发难了。如果晚发动一年，那么1524—1525年的伟大运动会把他这位久为人民爱戴的宠儿作为核心和灵魂，组成一支由他任统帅的正规军队，他甚至可以担任德意志人民的领导。西金

① 意大利东北部省中心，离威尼斯不远。——译者

根和人民的不幸在于他和胡滕过于激进，而他又没有听从多年密友和忠实部下巴尔塔扎尔·斯勒尔大师的劝告，因为斯勒尔一直认为当时的行动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1522年9月初，这位骑士率领一支由五千名步兵、一千五百名骑兵和足够的大炮组成的、装备精良而并不大的部队，从埃贝恩堡打响了第一炮，揭开了大战的序幕。首战的对象是特里尔的大主教兼选帝侯里夏德·冯·格赖芬克劳。预定在首次打击之下就将他推翻。发动战争的借口是弗朗茨曾为大主教的两个臣民担保债务，而现在大主教却又不让他们偿还债务。可是，他在宣战书中说，他这次用兵主要因为选帝侯的行为触犯了上帝和皇帝陛下。而他给特里尔的臣民的宣言里则说，他这次前来，要给他们带来福音的自由。

美因兹选帝侯阿尔布雷希特的宫内大臣弗罗温·冯·胡滕①也参加了秘密同盟；据说他暗中支援过西金根。圣文德尔经过突袭落入西金根之手。9月7日，他在特里尔城下扎营。当他试图夺取选帝侯的一些要地时，他期待由他的骑士在尼德兰征招的部队前来增援他。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的骑士没有参加这次序战，这就证明特里尔进军只不过是一次战斗演习，一段插曲，旨在借此取得一些免蹂躏费和战利品，以维持招募来的军队给养；或者是借这次军事行动的胜利和占领要地为尔后更大的战斗作准备；骑士和各城市都应参加的真正大战，预定在第二年才进行。

① 乌尔里希·冯·胡滕的堂兄弟，在美因兹选帝侯宫廷供职；1525年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译者

但是，诸侯们对胡滕和由他推动的勇敢骑士弗朗茨策划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察觉。有人听到弗朗茨的骑兵说出这样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的主人不久就要当选帝侯了，也许还不止当这个呢。”对特里尔的进攻使诸侯从安乐窝中惊跳起来。萨克森格奥尔格公爵的宫廷中有人说，象西金根所策划的反对帝国诸侯这样危险的事，好几百年都不曾有过。又有人说，常此以往，可真不知谁是皇帝、谁是诸侯、谁是领主了。 151

巴伐利亚的总务大臣莱昂哈德·埃克在写给他的公爵的信上说:“西金根将要发动一场贱民暴乱。据情报员每天的禀报，情况与鞋会完全相同。如果鞋会复活，平民得势，恐怕莱茵河流域诸侯的早餐，其他诸侯的晚宴，普通贵族的夜酒，尽皆休矣！”这是他在1522年9月8日写的。早在3月8日，他曾给公爵写信说:“目前各地发生的犯上事件，希殿下深思。有人印了一份小册子，散发给老百姓，列举很多理由，说明平民对国王、诸侯、领主的隶属关系过去曾使他们遭到暴政压迫，劝告平民脱离这种关系，并说这样做是一件善行。这一切都来自路德那个恶魔和弗朗茨的党羽。如果说反对诸侯的一个强大鞋会和叛乱已存在多年，那么现在它又猖獗起来了。”

西金根对德意志教会诸侯宣战之后，路德本人公开宣称:“我知道有人指责我，说挑起反对教会诸侯的起义是危险的事。对此我的回答是：难道就让上帝的话被忽视、全体人民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既然教会诸侯不肯听从上帝的话，而疯狂地干那些放逐、焚烧、残杀以及其他种种罪恶勾当，还有什么比让他们领受一次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的强大起义更公道的事呢？哪里发生起

义，哪里就只会有欢笑。”

同时，他还印发了这样的文告：“所有为取消主教区和消灭主教统治而献出生命、财产和荣誉的人，都是上帝的可爱的儿女和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对魔鬼的制度作战。每个基督徒都应当用生命财产帮助结束主教的暴政，应当乐意把对他们的服从作为对魔鬼的服从那样践踏干净。这是我路德博士的文告，它使所有听上帝教诲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阿门！”



站在西金根面前的帝国传令官

以诸侯为精神支柱的帝国政府号召邻近各邦君主迅速出兵反击这个危险的骑士。这些君主纷纷派出使者劝诫西金根本人。当帝国传令官骑马进入西金根的营寨时，西金根说：“现在要我再听

一听政府重弹的老调吗?”他以嘲弄和抵触的态度接待了那些使者。他在回答他们的劝告时说,他确实知道,教训一下这个拿了法国钱的僧侣,皇帝陛下是不会生气的。此外他还说,他想做一件历 152 代罗马皇帝从未做过的事;他自己要在帝国内实行一种新的制度;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在他和大主教之间所做的任何判决;他自己周围有一个由骑兵组成的法庭。在这个法庭上要用枪弹和加农炮决定胜负。

他原想以特里尔城里的内应和圣马克西明修道院丰富的物资储备作靠山。可是大主教亲手点燃了这座寺院,弗朗茨先生到达时,只见一片烟雾弥漫的瓦砾堆。城内下层阶级都想表示拥护西金根,但是在大主教和他及时调来的骑兵的高压下,人民情绪低 153 沉,难以指望;同时,大主教的属下和雇佣兵对城墙和城楼又防守得十分严密。而在西金根计划奇袭特里尔没有进展时,他所期待的援军也未能开来。骑士雷内贝格在克莱韦和于利希替他招兵,本邦公爵威胁应募者说,谁要增援西金根,谁就要丧失性命和领地。巴斯塔德·冯·索姆布雷夫在科隆地区给西金根召集了一批骑兵,科隆大主教以同样的威胁,禁止任何人乘马外出。米歇尔·明克维茨率领一千五百名雇佣兵从不伦瑞克来增援他;黑森侯爵菲利普袭击了这支队伍,俘获了指挥官及其所有文件,并且将这些雇佣兵强行改编成他自己的军队。从林堡、吕内堡、威斯特法伦等地区来的援军,也未能开来与他会合;可是,黑森侯爵菲利普和法耳次选帝侯路德维希的强大军队却已开来对付他了。弗朗茨绝未料到他的旧日恩主法耳次选帝侯会出兵打他。他起初是从法耳次发迹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出兵援救“特里尔僧徒”、反对他的竟是这

位选帝侯。他不敢在敌人城下等待如此优势的兵力到来；他在到达特里尔城前以后的第七天就又退却了，中途还徒然试攻了一下凯泽斯劳特恩，然后遣散一大部分军队，在无人追击中返回自己的城堡。但是，10 月 8 日，帝国放逐令降临到他头上。

但是，在特里尔城下会师的三个人——两个选帝侯、一个有势力的侯爵，联合起来对西金根的盟军发动了进攻。首先开到法兰克福附近克龙贝格城下，这是西金根的女婿哈特穆特的城市和要塞。当时有一个人估计，诸侯拥有骑兵和步兵约三万人。哈特穆特看出对付这样的兵力和炮火，难以守住城堡，因此逃走了；该城堡在 10 月 16 日投降。接着，他们捣毁了弗罗温·冯·胡滕的扎尔明斯特尔宫城，占领了他的另外几个城堡。他们破坏了菲利普·魏斯的城堡豪森和鲁德克尔的坚固邸宅鲁金根。这两个人都是受放逐处分的弗朗茨的另外两个盟友。他们甚至还向美因兹的阿尔布雷希特勒索二万五千古尔盾，“因为他听任西金根的一队骑兵跨过莱茵河未加阻止；而这是使别人袖手旁观的原因之一”。关系较远的同盟者，如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和艾特尔弗里茨·154 冯·措勒恩伯爵以及法兰克尼亚的骑士们，至少在最近受到复仇的威胁。

这时，优势显然已在诸侯方面，西金根看出自己的处境已经象所有反对派的首脑一样。有些人暗中脱离了他，有些人则持消极态度。因此，他越发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忠实朋友——菲尔斯滕贝格、胡滕和路德派的群众身上。这样到了 1523 年春季。为了招募援军，乌尔里希·胡滕到上士瓦本去，弗罗温·胡滕到瑞士去；巴尔塔扎尔·斯勒尔在莱茵河上游招兵，忠实的弗朗茨·福斯在下

德意志活动；甚至波希米亚的一些骑士也真诚地答应援助他。西 155
金根本人则继续修筑和强固兰德施图尔的防御工事，准备死守，希望至少坚持三、四个月，一直等到他的朋友们来解围。



西 金 根 之 死

将近 4 月底，三个诸侯率领配备精良大炮的军队包围了兰德施图尔。4 月 30 日开始炮击。新修的城墙很快被炮弹击毁。当西金根来到一个射击孔跟前去观察进攻情形时，正好一门向那里瞄准的加农炮命中他所倚靠的防御支架，架被轰坍，他被甩在一根尖柱子上，受了致命伤，跌倒在地，不省人事。

他的亲信把他抬到城堡的地窖里。当他神志恢复时，他埋怨

那些迟迟不来增援的同盟者。他大声说："我的先生们和朋友们，你们给了我那么多许诺，可如今你们在哪里呢？菲尔斯滕贝格在哪里呢？瑞士人和斯特拉斯堡人都呆在哪里呢？"在诸侯开始迫近他时，他派去向远地的菲尔斯滕贝格求援的信使，已经落入诸侯之手。威廉是在西金根死后才知道朋友的危急情况的。乌尔里希·冯·胡滕在瑞士的活动一无所获；那个被逐出自己国家的公爵、符腾堡的乌尔里希是胡滕及其家族的死敌，他已加入了瑞士国籍，进行反对胡滕的活动；胡滕曾经控诉公爵的暴政，在舆论上严重地打击了公爵，而公爵被驱逐主要是西金根一手促成的。

弗朗茨看出，即使援军已在途中也来不及了，于是他写信给诸侯准备投降。诸侯不允许他自由撤走。他说，我不会长久当你们的俘虏！他请诸侯到他的临终床前。他几乎还未辨认出走进来的三个诸侯，他的目光就已显露出死神的来临。他对法耳次选帝侯说："殿下，我真没想到会这样结束一生。"他回答特里尔选帝侯和黑森侯爵的谴责时说："现在我只需答复一位更大的君主的质问。"他的牧师问他是否要忏悔，他回答说："我已经在心里对上帝忏悔过了。"这位本身不太敬重皇冠的骑士（其他骑士也因他而不太敬重皇冠），在牧师举起圣饼和三个诸侯跪在床的周围时，离开了尘世。他在帝国内的敌人听到这一消息后都欣喜若狂地说："这位假皇帝可死了！"

但是，听到这个消息谁能比乌尔里希·冯·胡滕更震惊呢？156 他——一个贫寒的流亡者，孤苦伶仃地在瑞士到处漂泊；他又象青年时代那样不幸。他的病又再次发作起来。但是，他对崇高事业的热情使他具有克服病痛的精神；他在一本小册子里倾吐了对埃

拉斯穆斯的无比愤慨，他认为埃拉斯穆斯已成为真理和人民、科学和友谊的叛徒。他坚强不屈的精神所迸发出来的这一强大力量似乎摧垮了他衰弱的躯体，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他比西金根只多活了几个月。

他死在苏黎世湖乌弗瑙小岛上的牧师庄园里，享年三十五岁；介绍他到那里去的茨温格利写道："他除了一支笔，没有留下任何书籍和器物。"

那颗热爱祖国的火热的心，那颗充满自由人性的心，安息在冰冷的土地里了，没有一方石碑或者一个铜碑向游人说明这颗心所安息的地方。除去我们全体人民都能参加建立的纪念碑，任何纪念碑也不能充分显示他的价值，完全符合他的精神，而这个纪念碑将来总有一天会在他的高贵的墓地周围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统一的、光明的、享有自由幸福的德意志祖国。



第 二 卷





第一章　运动人物

159

从上文所述可以清楚看到，压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早在路德进行宗教改革以前，就已经引起多次起义；现在，它正在逐步准备一次普遍的暴乱。燃料早就堆集在那里，宗教改革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长期以来德国人民遭受着共同的压迫，然而那些单个的起义却从未成为共同的行动。有了宗教问题作为媒介，它们才得以形成共同的行动。福音书变成了军旗，虽然尚无统一的计划，但却使被压迫人民为了统一的目的而联合起来。

但是，1524 年真正的运动人物并非是路德，而是另外一些人。有人曾错误地认为，似乎这些人的行动是由于误解了路德关于福音自由的教义；其实，这些人对路德的教义并没有误解，而是理解不同：他们同路德的出发点相同，只因他们彻底坚持了这个教义原则，所以结果便不同了。

同样，人民不仅把有关基督教自由的新教教义理解为在信仰上从人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且还理解为要从农奴制的义务和徭役下获得自由，这也并非误解或者理解不确切。平民并未误解路德的著作和教义，而是正确理解了与路德不同、甚至超过路德的其他传教士即运动人物的教义；他们明确地给渴望援助和拯救而呻吟的人们带来了宗教自由和平民自由的新福音，阐明在同是上

帝之子的人们中间实行农奴制是同基督教义格格不入的。

原来，当路德的革命激情低落下来并且背离了革命的时候，他160 的部分合作者和部分后继者与乌尔里希·胡滕同时以及在胡滕逝世以后仍热衷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从事这项最纯洁、最高尚的事业的朋友和同事总会有一些人不完全象这个事业那么纯洁和理智；所以，确实也有一些动机不纯、甚至居心叵测的人钻进这个宗教和政治运动中来。

在 1521 到 1524 年间，大批的宣传小册子不断以革命精神教育群众；这些小册子的主旨几乎总是归结到同样的结论上。如其中一篇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事情玩弄得太过分了，市民和农民对此已感厌烦了；一切都应改变。"但影响更大的是巡回传教士或"讲经师"的宣讲。这些人来自各等级，有学问好的，也有没受过教育的，有出身贵族的，也有出身平民的，他们受到这种精神的驱使，就象使徒一样，走遍各邦各地。基督教初期是这样；胡斯在他那个世纪投下了火种，要烧掉不纯洁的和不合上帝意旨的东西时也是这样；现在，路德及其志同道合者登上历史舞台后也是这样。这些巡回传教士通常都属于这个运动的体系即民主派。他们的目的不小，就是要变革，要建立新的基督教共和国。布道时，他们把政治与宗教结合起来，用圣经经文阐述人民的处境以及当前教会的争论问题。最受欢迎的题目是无情地批判世俗显贵和上层僧侣的道德。对群众来说，没有比"用反对有钱有势者的喊声来搔他们的耳朵"更能博得欢心了。

运动人物分为三派：一派只要求宗教—教会改革；另一派只关心政治问题；还有一派则坚持政治—宗教立场，但以宗教为重点。

在这三派中间都有温和分子和激进分子①。

从这些人物出现到现在，各方面都把他们视为异端。对他们有这种错误和不公正的看法，主要是由维滕贝格那些神学家，特别是 161 路德的宗派偏见促成的，因为路德在这件事上的热诚大为不纯，甚至个人的恩怨占了最主要的地位。其他人之所以误解了这些人物，是因为他们不能站在这些人物的立场，或者不能置身于这些人的特殊地位，因而也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而许多人之所以反对这些人则仅仅是受了当时普遍盛行的弊端影响，把一切对宗教问题上的不同政见都斥为邪说。对这些人物说来，最不幸的毕竟是他们失败了，他们的事业垮台了；还有，他们事业内部带有某些弊病，杂有某些不合理和狂乱的成分。由激情引起的一切不纯洁和狂暴的事件，使人们都归咎于他们。人们甚至把以后的事件，即把这些人物死了十年之后所发生的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同他们的思想几无关系，但仍归之于他们身上，硬把 1524 年和 1525 年那些深受群众爱戴人物所周密考虑的革命计划同 1536 年发生于明斯特的忏悔节的狂欢作乱混为一谈，把言词激烈而头脑冷静的思想家托马斯·闵采尔同狂乱的博科尔特②相提并论。到了现在，人们对这部分教会和国家的历史愈缺乏仔细研究，

① 戚美尔曼对这些运动人物的作用非常清楚。但是他对于再洗礼派的评论却完全被胜利者伪造的历史蒙蔽了。再洗礼派的纲领包括恢复原始基督教以及建立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获胜的敌人诽谤再洗礼派，诬蔑他们大吃大喝，实行妇女公有。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据都是些陈词滥调，而且一再重复。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再洗礼派运动的情形，可阅读卡尔·考茨基著《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狄茨出版社，1947 年柏林版，第一卷。——编者

② 博科尔特(Bockolt)(1510—1536)，再洗礼派的领导人之一，耽于奢侈淫乐，被明斯特主教约翰二十三世虐杀。——译者

就愈习惯于把仅仅适合于一小部分狂热分子和再洗礼派的标志恶意地强加到某一派的整体头上，现在，这样的事情更容易发生了。

带有党派激情的人和迷信权威的群众的评论与此不同，历史的评论也与此不同；历史必须保持思想上的冷静和自由，特别在宗教一政治斗争领域内，在对待那些受挫的人更应如此。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胜则王、败则寇”。胜则被誉为远见卓识，而败则被贬为愚昧无知。历史的责任就在于公正地评价战死者。但是，行动者的计划和活动是秘密的，如果说那时都难于弄清楚行动者本身以及他们的思想、动机和手段，那么，在我们现时的情况下就更加困难了。为胜者著书的人比比皆是，肯为败者执笔的却寥寥无几，即使写，也由于他们是平民而胆战心惊。尽管人们并不赞同实际运动人物的一切行动与作法，但关于他们仍然是可以大书而特书的。

第二章　托马斯·闵采尔

162　托马斯·闵采尔作为这一类人的第一号和最杰出的人物出现了；他是宗教改革时期最勇敢、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人们往往忽视闵采尔的青年时代。因此他的完整形象也就受到损害。

闵采尔从事活动时是一个青年，死去时也是一个青年，由此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也只能由此来作解释。

他于 1490 年到 1493 年间生于哈尔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大概早年丧父；据传说，他的父亲颇为富有，是被施托尔贝格的伯爵以绞刑处决的。这个传说并未说明他父亲被处死的原因和年代，究竟发生在托马斯·闵采尔的童年时代，还是在农民起义开始之时，均无确切考证。如果说，托马斯·闵采尔在幼年时期便从父亲蒙受屈辱而死去这事看到了臣民必须忍受某些统治者对他们施加的残酷暴行，而且在他内心早就对此充满憎恶，那么，在他反对当权者的言论和著述里谅必会存在一些反映这一遭遇的痕迹和特点。

他早就有了从事宗教改革的强烈愿望。他大概在维滕贝格和莱比锡，经过勤奋攻读后，取得了博士学位。甚至连他的对手梅兰希通也承认他精通圣经。他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得心应手地以圣经引证自己的论点。托马斯·闵采尔完全独立于路德以及那些和路德一起以宗教改革首脑闻名的人之外，他比他们更早走上了一条脱离当时的国教并且与之进行斗争的道路。他先于路德视圣经为知识和教义的唯一源泉；他认为，不论是有形教会的最高首脑，还是德国的大小教士，在宣讲教义和仪表风度方面，都同他在圣经上读到的基督教会的本来面目不相一致。

还在年轻时，他曾先后在阿舍斯累本和哈勒的拉丁文学校任教，那时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起先反对大主教恩斯特二世（恩斯特二世是马格德堡的大主教兼德国总主教，1513 年 8 月 3 日死于哈勒）。这个团体的目的是“改革教会”，成员不多。1515 年，他在阿舍斯累本附近的弗罗泽任女修道院见习牧师。当时，甚至在他任职的修道院里作弥撒，他就已经不用罗马教会原来的教义了。 163

不久以后，他在不伦瑞克的马蒂尼文科中学当教师，1519 年又在魏森费耳斯附近的博伊蒂茨女修道院当忏悔神甫，1520 年在次维考的圣母院当传教士。他在这里开始比在哈勒和不伦瑞克更加激烈地布道，反对“牧放盲羊的盲牧人”；他说，“那些盲牧人以他们冗长的祈祷吞没寡妇的家产，守候在临终的人那里不是为了虔诚，而是为了贪得无厌的私欲。”次维考那些富有的托钵僧，同根据福音书布道的闵采尔进行论战，闵采尔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他们，因为他们的发言人，一个头发斑白的修士在讲台上这样说：“布道只讲福音书，这样的布道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样就同人们必须严格恪守的世俗法规发生了矛盾。福音书必须加以大量补充；人们不能永164 远按照福音书生活。如果穷人符合福音的话，那么帝王等等就不能占有世界上的财宝，相反，他们必然象牧师一样一贫如洗，乃至沦为乞丐。”



托马斯·闵采尔（依据克里斯蒂安·范·西赫姆的画像）

那时闵采尔敬仰路德；他希望路德这位维滕贝格的神学博士和教授出来，因为他是在最有势力的帝国诸侯保护下进行活动，这要比他本人，即比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且在一个诸侯非常仇视革新的邦内的闵采尔，发出信号要德国人拒绝服从罗马教会、起来争取自由，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但是，闵采尔很快发现，路德的行动同他的期望相距甚远。闵

采尔认为，全体基督教徒所需要的，是在全新的基础上新建国家和教会，路德在这方面根本毫无作为。按闵采尔的看法，必须毫不迟疑地先将旧教会加以彻底摧毁，并从上到下废除现存国家制度。

路德对教会的态度，促使闵采尔重新去研究神学。他的怀疑思想与日俱增，“圣经上死的字句”不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问道：难道根据这些文字便可相信它本身是真实可信的吗？如果因为基督和使徒们自己说他们是神，我们就认为他们是神，我们不会弄错吗？如果因为他们互相讲述奇迹，我们便相信奇迹，我们不会弄错吗？如果我们因为听到这些故事就相信讲故事的人是神，从而又因为这些讲故事的人是神而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我们不会弄错吗？土耳其人不也有一本书吗？他们相信在那本书里读到了上帝的话，坚信那本书里叙述的大量奇迹，如同我们相信新约里面的奇迹一样。现在何以证明他们的教义是假的，而我们的是真的呢？

罗马教会自称有正确解释教义内容的独一无二的特权；它自称是真正教义的维护者，它依靠的是造物主赐给它的圣灵，而且这一圣灵又通过它一直绵延到世界末日。因此，罗马教会要求所有的人无条件地相信它和服从它，象相信和服从唯一而毫无瑕疵地主宰着一切真理、从而消除一切怀疑和动乱的圣母那样。

路德和这个有形的教会决裂了，但是还坚持这个教会的很多教义，并且象援引圣经那样援引旧教会的“天经地义”，来反对那些要把他所坚持的这部分教义也统统抛弃的人。

闵采尔看透了路德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因为闵采尔认为，路德所依据的教会残余传统，不管怎么说只能被看作是人为的东西；路德赋于它们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过去他曾明确地否认 165

圣灵会通过教会说话,否认教会是绝对正确的说法。

于是,闵采尔自己得出结论,一方面应以理性解释圣经,另一方面要由各个人不断地直接领受神的启示,与圣经共同引导人们接近真理。

他对当代的神学和整个基督教都有反感,至少是不满意,因此他便潜心研究神秘主义。

中世纪那些神秘主义者的著作这时成了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因为他是一个富于情感的人,是一个风雅、乖僻的人,而且,虽然他非常有理智,毕竟在他心灵中占优势的还是情感与想象力。他主要研读的是这样一些善男信女的故事,这些人自诩曾见过神颜,与神交谈过,或者因此在后世享有声誉。对他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十二世纪的预言家、卡拉布里亚人约阿希姆① 修道院院长。

他一面研究这些人的著作,一面四处布道,备受欢迎。他坚决主张有作为的基督教,主张符合基督本意的生活,而并不象大多数路德派那样,一味讲述信仰。这些主张很合平民的意愿。还在施托尔贝格任职以前,他布道中有一份内容新奇的复活节前礼拜日布道词曾启发了“有识之士去作各种各样的考虑”。

还在次维考时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宗教改革必将演变为民族革命。不过他公开谈及此点时措词含蓄,但他在教义上显然超出了路德的范围。他说,否认教皇权力、取消赦罪、炼狱、超度礼拜以及消除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只能算作不完全的改革。要热心改革,必须完全摆脱其他人的羁绊;必须全部由上帝的真正儿女组成十分纯洁的教会,这个教会被赋于圣灵,而且由上帝亲自管理。路

① 约阿希姆(Joachim),是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有永久福音的学说。——译者

德是个懦夫，只知道舒舒服服地束枕高卧；他过分抬高信仰，对实际工作做得太少；他听任人民陷在旧日的罪恶之中，对于福音说来，这种死背圣经的布道比之教皇信徒的教义更为有害。人们必须坚信内心的基督，因为他是上帝赐给全人类的；必须常常想到上帝，因为他现在仍一如既往通过启示与人交往。

他的最亲近的人中已出现了一些人，他们坚称自己得到了圣灵的启示。

第三章 次维考的狂热信徒

只要追溯一下基督教的历史，就会发现曾经有过建立一个天下一家的千年王国的设想和期望。从最早记载基督教启示的那些文字起，关于世界没落和建立一个新天地的预言贯穿着许多世纪。 166

这些“狂热的”理想和试验，最后在声势浩大的胡斯运动中非常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塔波尔派① 失败后，它的教义还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暗中继续起着作用。塔波尔派的发祥地靠近图林根，那里自然易于受到它的影响。整个十五世纪，图林根境内的群众情绪一直倾向神秘主义和狂热主义。鞭笞派② 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

①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得名，是捷克的胡斯运动中的一派。与代表市民和部分贵族的加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叛卖塔波尔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译者

②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盛行于欧洲。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可以赎免罪行。——译者

保持得长久。他们自称十字军弟兄，由于狂热的信仰，他们在十五世纪中叶，甚至在十五世纪末叶仍然遭受迫害。尽管在诺德豪森、阿舍斯累本、赞格豪森把他们活活烧死的柴堆能够把狂热吓退，但是，狂热的火焰依然隐藏在人民内心深处继续燃烧着，直到若干年后更为猛烈地迸发出来。

这种狂热正是在闵采尔现在当传教士的地方首先又出现了。在普遍存在宗教上的不满情绪之下，一个奇特的幻想物新预言派在次维考形成了；这同闵采尔和他的布道并没有关系。象过去的十字军弟兄和别的老宗派一样，这一派也鄙弃基督在圣餐中亲临现场、教会仪式和僧侣。同时他们自诩得到了直接启示和天国的快乐，并目睹神颜；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这个新教派的首领是织布工人尼克拉斯·施托黑。他把建立«千年王国”视作上天授予他的任务。他效法基督，在自己周围聚集了十二个信徒和七十二个弟子。其中最杰出者是埃尔斯特贝格的马克·托门和马克·施蒂布纳，后者曾在维滕贝格上过大学。他

167 们在秘密集会上的布道中谈到了世界毁灭之日为期不远，谈到了消灭一切不虔诚和不敬上帝的人、用血净化世界、只留下好人的审判已临近。以后将会出现人间天国，只有一种洗礼，一种信仰。

梅兰希通、卡尔施塔特对次维考“预言家”的思想颇为欣赏。梅兰希通说：“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某些神灵附在他们身上。”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长期不敢对他们采取行动，因为他害怕压迫了他们即等于压迫了上帝的工具。路德对他们是抵触的，但当他们为了证明他们的天职和才能而向他说出了他此刻的思想，而且恰好说中了他此刻倾向于他们时，连路德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神

灵附体，且有特别的内在力量；不过他认为，他们身上的力量不是上帝的，而是“魔鬼的、撒旦的力量”。

历史表明，在基督教初期和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宗教迫害和宗教斗争的情况下，从人类精神的深渊中曾经出现了稀有的、非凡的才能和现象，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与躯体力量。这是一种有魅力的狂热精神，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它，所以有些人便只好说这是直接附在上帝选中者身上的圣灵，另外一些人则只得说是地狱魔鬼的力量。人们看到平素极为朴实的男女老幼，因耽于虔诚而欣喜若狂。他们热情洋溢地谈论神的事迹。他们的行动和表情流露出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同时在神情恍惚中说些离奇古怪的见解和对未来事物的预言。

闵采尔相信可能有预言的天才，相信席勒所说的“引导巨大智慧的奇才”；但他并不相信次维考人的预言天职，他对这些“善良的弟兄”评价甚低；他认为，“路德取笑他们”，并胜过他们，这决不是什么伟大行动。

虽然他不相信他们的预言，但他仍然与他们来往。这些手工业工人大多是织布工人和织亚麻工人，他可以利用他们作为核心建立一个派别。闵采尔起初依靠的是一些工人会社。不久，他象控制织工一样也把这一地区的矿工都掌握住了。闵采尔公开地站在“天国的预言家”一边；他在讲坛上称赞尼克拉斯·施托黑。他们已经着手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次维考进行改革。市政会禁止他们布道，闵采尔则力主必须允许他们布道。他们的行动愈来愈激烈，集会愈来愈狂热，终于遭到了市政会的取缔。于是他们便举行秘密集会，继续发表反对教会仪式和市政府的言论。因此市政府就

168 将他们中间最活跃的分子投入了监狱。

这样的遭遇之后，这一派看出他们在城里无法取得优势，大部分人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有的去维滕贝格，有的去波希米亚，闵采尔也随同前往波希米亚。

这事发生在1521年末。

第四章　闵采尔在波希米亚和阿尔施泰特

这个城市的织工在短期内连续发动了两次暴乱，都被说成是由于闵采尔的鼓动性的布道引起的。1521年4月16日，他的敌手给他编了一首讽刺性的歌谣，公然称他："黄头发，残忍的汉，嗜血成性的杀人犯；疯狂的人，大祸害，小心别叫他瞎捣蛋！"

自从他思考和观察事物的时候起，"祖国人民所受的耻辱和苦难"就使他感到触目惊心。他认为，也感觉到，解救人民，为人民报仇雪恨，是自己的使命。

他的敌手说他的唯一动机就是功名心。他确有功名心、高傲精神，但这种高傲精神是与他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的；而虚荣心并不是他的主要动力，更不是他的唯一动力。闵采尔的心灵中有许多浑噩和粗野的东西，但是从这种粗野之中却开放出一枝红光灿烂的花朵，那就是对祖国人民的爱，对人类的爱。他有一个真诚的心。

他恨人民的压迫者，他恨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他把这两种

人视作破坏世界、颠覆上帝制度的人。在他看来，基督教僧侣不过是"古代暴政的继续，这种暴政以基督的名义对全世界逞凶肆虐，正如它从前以异教迷信的名义所做过的那样。"他恨那些领主，认为他们根本是"敌对势力，他们反对和阻挠实现人间的天国、永久的福音和幸福，使人类成为他们个人私利、骄奢淫逸和刚愎自用的牺牲品，他们任意虐待人类，不让人类发挥自己的力量，不让人类享受人的生活。"他从未见过一个有真正善良人性的诸侯，所以他仇恨所有的诸侯，恨这些"暴君"、"自命不凡的骄横之徒"和"不敬上帝的人"。

他愈深入钻研旧约、新约和神秘主义的著作，就愈觉得现状与理想相去甚远。以他之见，国家也应以基督精神为灵魂。社会状况，比如各种习俗，应当按照基督教教义改造，使基督教本身按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得到实现，天国法律应变成国家法律，在尘世也应象在上帝面前一样，人人平等。 169

但是，这项改造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年轻的、热情奔放的闵采尔却忽略了这一点。他对人民怀有的热烈希望和愿望，他的想象力，再加上他立志成为人民救星的功名心，猛烈地推动着他前进。这一切在短时间内汇合在他身上一起增长，以致使他仿佛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使他不再知道到底是他自己，还是天赋予他的一种更高的精神有力地推动着他勇往直前。新的耶路撒冷无需在什么彼岸，而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来，首先在现实的德意志土地上建立自由快乐的王国，而且应该立即在现在就能迅速地用暴力把它建成。因为，他内心有一种似火的热情，也有一种使用暴力的意念。他认为旧约中给予古代以色列人的那些歼灭圣诫

和复仇圣诫可以用于他的时代。修道院长约阿希姆的革命思想在闵采尔身上变成了革命行动，而修道院长的神秘主义和预言主义在闵采尔身上变成了狂热，但这种狂热不是教条的，而是由造福世界的动机产生的。

闵采尔并不是那种寻常的、一味梦幻的狂热分子。尽管他作了错误的估计，但是他毕竟计算过，而且是仔细地计算过；他经过思考、比较，制定了一个计划；他敢想敢干。他一心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计划，又因为他的政治理智尚未成熟，因此，他所大胆进行的事业大大超出了他的力量和他的时代。

他离开了次维考，首先来到塔波尔派教义的发祥地波希米亚。他在布拉格用拉丁文和德文张贴出一篇他所谓"抗议书"的宣言。宣言中说，"他要继基督的卓越战士约翰·胡斯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歌声。"长期以来，人们如饥似渴地向往着宗教正义，耶利米[①]的预言在他们身上应验了："孩子们希望得到面包，但没有人拿给他们。"如果上帝再用洪水把特选子民和被摈弃的人一起冲170 走，那也毫不奇怪。人们一味死背圣经，引用什么："基督这样说过，保罗这样说过，先知也这样说过！"却从不依据理性加以确证；这就是引起世界许多民族说信仰基督教是可耻的愚昧行为的根源。他满怀忧虑和同情之心，由衷地哀叹上帝真正的教会的衰亡；在这个教会的废墟里，基督教徒并不了解笼罩教会的重重黑暗。从人民失去自己选择传教士的权利的时候起，就开始有了欺骗；从此，教义和制度与上帝的声音再也没有丝毫相合之处了。他对僧侣和教义进行了猛烈抨击，最后说："但是你们高兴吧！你们的国家正

① 耶利米(Jeremia)，《旧约》中的先知。——译者

日趋没落，一无所获。上天以日工资一戈罗什[①]把我雇了来，我正在磨快镰刀，准备收割。我所考虑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所咒骂的是不敬上帝的家伙，我来到你们美好的土地上，就是要认清并消灭这些家伙，亲爱的波希米亚弟兄们哟，容许我这样做，并且帮助我吧。我保证你们得到莫大的荣誉：革新使徒的教会将在这里创建，并将扩展到全世界。教会不要祈祷哑巴上帝，而要祈祷活的、会说话的上帝。如果今天从我嘴里说出的话是以活的上帝的话来进行欺骗，那么我心甘情愿负起耶利米的重担，承受立即死亡和永世毁灭之苦。”

上面摘录的这段话，是他的最温和的语句；但他置身于异邦的大城市里，且处在已是势力强大的僧侣群中，要发表这种论调是需要有勇气的。闵采尔还很年轻，对一切都充满自信，遇事毫无顾虑，堪为勇敢的青年；他早把自身置之度外，只相信自己的使命，且深信变革已是当务之急。但是，他在波希米亚并没有取得立足之地，也没有找到信徒；他受到监视，不得不离开那里。

他对自己和自己使命的信心并未因此而减弱。如果他只有青年人的那种轻率的功名心，那么遇到这些重大困难就会心灰意冷了。但是，闵采尔抱定改良社会的决心，他毫不畏惧地想到人民救星的荆冠[②]，认为不经过痛苦而成为类似基督那样的人，那就是违背神意。正如他在布拉格宣言结尾所说的那样，他决心不惜为他肩负的使命献出生命，而且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1522 年末，他在图林根的阿尔施泰特城当传教士。他在这里 171

① 德国钱币，值十芬尼。——译者
② 基督的苦难的象征。——译者

作礼拜时一切都无例外地用易懂的德语进行；他不象以往那样只是断章取义地抽出福音书和使徒书信这两部分，而是朗诵与宣讲全部圣经。人们从艾斯勒本、曼斯费尔德、赞格豪森、弗兰肯豪森、奎尔富特、哈勒、阿舍斯累本等地纷纷来到阿尔施泰特，听闵采尔布道，有如朝圣一般。

他对僧侣和世俗领主的严厉谴责使人民感到十分满意。他逐步前进，义无返顾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他甚至想暂时利用一下诸侯以达到用暴力普及新教义的目的。

为了上述目的，他曾向萨克森的两弟兄——贤者弗里德里希选帝侯和约翰公爵一再提出坚决要求。他写道："最尊敬、最亲爱的执政者！如果你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并仔细考虑过基督教教民的祸患，那么你们就会象耶和华上帝那样赢得同样的热情（«列王纪»第四、九、十章）。因此，一个新但以理应当给你们讲解启示录，而且他还应象摩西所教导的那样（«申命记»第二十章）走在最前面。他必须使愤怒的诸侯和满腔怒火的人民和解。基督就说：我并未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么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驱走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七节里下了命令：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的面前杀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破坏了基督的统治。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应被消灭掉，而不予任何恩赦，就象希思基亚士、约西亚、但以理和伊来阿斯消灭事奉巴尔[①]的僧侣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回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季节内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除掉莠草。上帝在摩西«申

① 巴尔（Baal），古代巴比伦及腓尼基人崇奉的太阳神。——译者

命记》第七章里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去事奉别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

他过去只是悄悄暗示的事，现在却特别有力地强调出来，即坚决要求从死背文字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不但从教义的束缚中，而且要从圣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他要领会并解释圣经的精神实质；是的，他简直把在人的心中起作用的圣灵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甚至把人类的精神力量置于圣经之上，他宣称人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真理的最纯洁、最原始的源泉。

闵采尔的言论充满了理性主义和思辨哲学新近提出的那些思想。后来的一些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教徒，特别是潘恩①、施佩纳②、青岑多夫③、施韦登博格④、卢梭⑤以及法国革命的代言人和领袖们继承和发挥了他的言论中的某些思想，因此颇有声誉。闵采尔不但以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也以他的宗教观点走在约三个世纪的前面。 172

他看到他对诸侯的要求得不到这些人的赞同，于是他便转向

① 潘恩(William Penn)(1644—1718)，名威廉，英国教友派教徒，1681年在北美宾西法尼亚建立教友派国家。——译者

② 施佩纳(Philipp Jakob Spener)(1635—1705)，名菲力普·雅各布，德国新教神学家，虔信派的创始人。——译者

③ 青岑多夫(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1700—1760)，名尼克拉斯·路易·冯，伯爵，虔信派神学家和教会诗歌作家，波希米亚(或亨胡特)兄弟会的创办人资助者。——译者

④ 施韦登博格(Swedenborg)(1688—1772)，名埃姆内尔，瑞典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译者

⑤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名让·雅克，瑞士日内瓦钟表工人的儿子，法国和瑞士的作家、哲学家、教育家、法国革命前的小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译者

人民，更强烈地鼓励他们自力更生。他力图通过结社来加强语言的力量。他已经在阿尔施泰特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它庄严宣誓，承担义务，相互协作，建立新的天国，建立博爱平等、自由和纯洁的国家。他认为，恢复人类原有的平等，还他所说的基督教教会的本来面目，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道路。一切"败坏基督统治"的东西，一切使人民陷入贫困并不容他们摆脱的力量，如贵族、僧侣和教条的专制等一切障碍都应统统铲除。应该吸收德意志各族人民和所有基督教徒加入同盟，请他们参加共同的斗争，以解放全体基督教徒，同时解放自己和世界。连诸侯和贵族也不应排斥在这种邀请之外。应该兄弟般地敦劝他们。只有在他们拒绝参加同盟、不愿作新天国的公民时，才应驱逐或处死他们。一切东西，不论是工作还是财产，都是共同的，都应按照各人的需要和情况进行分配。

为了扩大这个同盟，闵采尔向德国各地派出可靠使者，按照他的意图进行秘密活动。同时他把一系列著作印发，他在艾伦堡为自己雇用了一个印刷工人。通过这些活动，通过他经常布道，他的教义在老百姓中间传播愈来愈广。他几乎总是宣讲同一个题目：必须为人民争取自由、为天国争得在人世间的统治。无论在布道还是在著作中，与其说他是在宣传宗教，毋宁说他利用宗教作外衣进行政治宣传。他宣告：平民幸福的新时代就要到来，新旧约的预言即将实现，那时暴君、徭役、死板的条文式的宗教、僧侣奴役都不复存在，一切等级制度都将废除，在自由人和圣人的国度里教会和国家将完全消灭，真正的僧侣阶级，全人类的僧侣阶级将开始出

173 现。他促使每个人都能心甘情愿地竭尽一切方法、用语言和行动

实现这些事情。

闵采尔很有口才，但并不是象路德那样的演说家。他缺乏这个宗教改革家那种明朗的、得心应口的恰当警句，因而缺少激动人心的语言。闵采尔清晰的表达能力只是在炽烈的革命熔炉中才锻炼出来的，他的每句话都象一次响锤。但是，闵采尔起初在表达上的欠缺，却由他对群众讲演时所表现的预言家的热情大大弥补了，这一热情激励着他自己，也感染着听众。他不仅对古代预言家有



闵采尔向诸侯布道

深刻的研究，而且本身就具备了一些他们的精神和气质。除了这种讲演的火热情感外，毕竟他与路德同样有表达的长处，他甚至还更胜一筹。这就是，他对圣经了如指掌，善于从中锻造出适合自己目的的武器——轰击现存制度、轰击教会和国家的霹雳。所以，当

他从讲坛上发出暴风雨般激烈的圣经经文和比喻的时候，群众都凝神谛听，象倾听一位先知似的，完全被这位民主传教士的目光和每一个动作吸引住了。

有一天，他布道反对“崇拜偶像”。阿尔施泰特附近梅伦巴赫的礼拜堂是个有许多人朝拜的圣地，被闵采尔的布道鼓动起来的民众对这个礼拜堂举行了威胁性的示威。闵采尔警告在那里等候做礼拜的一个隐士躲避一下，以免在群情愤激之中遭到不测。这个人接受警告及时走开了，随后就有一群阿尔施泰特人出动，打碎了那里的神像，焚毁了礼拜堂。当时官方的报告既未说闵采尔是参加者，也没有说他是煽动者。魏玛的约翰公爵想以这次骚动为口实进袭这个小城和附近地区，居民昼夜惶惶不安，闵采尔请求这位诸侯不要为一尊圣母像使自己的人民心惊胆战。许多人被传唤作答辩，其中有这次行动的护卫人员、头目和几个市民，但他们没有到魏玛宫廷去，而是由闵采尔备文申辩。他们说：“事情是为了反对梅伦巴赫的魔鬼而发生的。”他们宁肯牺牲身家性命承担别人加给他们的罪责，“也不愿意崇拜梅伦巴赫的魔鬼，也不愿意交出把魔鬼毁掉的那些人”。

弗里德里希和约翰两个萨克森诸侯亲自来到阿尔施泰特，召唤闵采尔到宫里去给他们布道。他同平常一样勇气十足地对这两个诸侯布道。他再次要求他们取消偶像崇拜，要求强制实行福音。他引用基督箴言，甚至引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因》第十八章、使徒保罗一世致哥林多人《前书》第五章作为他要求的依据，他要求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要杀掉那些把神圣的福音弄成异端邪说的僧侣和修道士。不敬上帝的人不应该有生存的

174

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摩西五书》卷二第二十三章）。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接受天地间一切权力的人就应执剑掌权。现在到处充斥着伪善者，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正统的真理。贵族就是重利盘剥偷盗抢劫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然后他们却要向穷人们宣说上帝的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但是这个戒令对于他们自身则是不适用的，因此他们对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和所有活着的人都想方设法进行盘剥搜括。如果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索。于是吕格纳[①]博士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他大声说："穷人仇恨贵族，这是贵族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去掉骚乱的原因，年长月久，关系怎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呵！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

闵采尔觉得自己完全象旧约中一个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在别人缄默时应以耶和华名义说话的先知。他也把这篇布道稿马上付印了。但结果招致约翰公爵下令把闵采尔的承印人驱逐出境。闵采尔对此感到十分不愉快。他在1524年7月13日的信中热烈希望，不要妨碍他把他从上帝绝对正确的教义中学到的东西向公众自由宣告。诸侯们不得不把他依据上帝启示向他们表明的事情放在心上。

① 原文为Lügner，意思是"说谎者"，这里是闵采尔指路德说的，因为德文Luther和Lügner读音相近。——译者

他的任何著作，凡未经魏玛的萨克森政府检查，一律禁止自行付印。受到这种压迫和威胁，闵采尔的勇气反而更增加了。他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拿到邻近的帝国城市米尔豪森去付印。这篇著作援引《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他在第一页上说："亲爱的伙伴们，亲爱的伙伴们，让我们把口子打大些，使全世界都能看清楚、摸清楚，到底是哪些衮衮诸公亵渎神明、把上帝变成描画出来的渺小人物。"在封面上他自称是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他仿照《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九节）的词句写道："上帝说，难道我的话不175 是象一团火，不是象打碎磐石的铁锤吗？"他在结尾时说："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一场戏。"

这时路德以印发的《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公开出来反对闵采尔了。他说，因为这些假先知不想把事情停留在口头上宣讲，而想采取行动，以暴力反对官厅，因此他请求诸侯制止这种胡作非为，预防暴乱。诸侯应该对这些假先知说："你们不要张牙舞爪，否则立即把你们驱逐出境！""撒旦就是通过这些邪恶精灵作怪的"。

闵采尔公开谴责了这位维滕贝格的宗教改革家，说他把从教皇手中夺来的教会交到了诸侯手里，而自己想当新教皇。路德只是责难穷苦的修道士、僧侣和商人，却没有人谴责和惩罚那些不敬176 上帝的统治者，尽管他们亵渎基督，丝毫不肯放弃重利盘剥和勒索息金。当然，从前路德也谴责过诸侯，就是最近，他为了讨好农民，也还写道，上帝的话将使诸侯走向灭亡，但是，维滕贝格的新教皇现在善于同诸侯重修旧好：他把修道院和教堂统统赠送给他们，于

是他们对他心满意足了。

如果说路德由于闵采尔的一些著作激烈抨击他本人和他的教义，因而对闵采尔深怀忿恨的话，那么闵采尔的革命活动，同时也使他如鲠在喉，因为这些活动对路德本人和路德的事业会起不利的影响。梅兰希通给施帕拉廷的信上写道，他们把福音变成了世俗的政治；路德本人也在他致萨克森诸侯的公开信中表示“反对叛逆思想”。在这以前，他已经同尤斯图斯·约纳斯用口头和书面形式向萨克森选帝侯和他的总务大臣布吕克控告过闵采尔。但最有势力的控告人是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闵采尔曾发表过给格奥尔格在赞格豪森的臣民的一封信，被公爵宣布为图谋煽动叛乱。闵采尔声称，他仅仅劝告他们拥护福音，反对与福音为敌的人。其他的领主，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冯·维茨勒本和伯爵冯·曼斯费尔德，也对闵采尔提出了控告。

维茨勒本的臣民曾派使者向闵采尔诉苦说，虽然他们愿意继续向他们的领主缴贡赋、服劳役，可是领主仍要禁止他们听福音，因为他们到闵采尔那里做过礼拜，这个领主就罚他们钱，并禁止他们听福音；因此使者们询问，可否结成一个同盟来反对这个领主。许多曼斯费尔德的矿工也向闵采尔诉说同样的问题。闵采尔对两方面的询问表示，为了听福音他们可以自由结成同盟。阿尔施泰特的秘密同盟的核心人物之一尼科尔·鲁格克尔特向萨克森诸侯告发了这个同盟。因此，闵采尔得知告发的事并被带到魏玛诸侯的面前时，他称鲁格克尔特是个头号犹大。闵采尔在去之前，发表了那篇文章，用的警句是：“把口子打大些，让他们大家都看清楚，到底是哪些衮衮诸公”。这篇文章是对那些试图在通往福音的道

路上设置障碍的"没有理性的"诸侯的一个打击。在文章的末尾，他重复了这个预言："是时候了，把他们打翻在地的重大打击就要来临，整个世界必须经受这次冲击。"

尽管如此，他仍然有勇气置身于魏玛宫廷，而且是独自一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图谋叛乱。对于那些向他提出的指控，他进行了反驳和声辩。牧师施特劳斯博士和一些赤足修道士，按照当时习俗，在选帝侯和约翰公爵面前，就闵采尔的教义同他展开了辩论，闵采尔直截了当地用下述坦率的话作了回答："既然路德的信徒们除了揶揄修道士和僧侣外，不愿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那么他们还是马上收敛起这种勾当好些。"

177

闵采尔对基于他的布道和文章提出很多指控作了十分有力的答辩；他精通圣经，在非常尊重圣经的诸侯面前，他得心应手地引用经文为自己辩护。选帝侯过去说过，他宁肯手执拐杖离开自己的国家，也下不了决心去做反对上帝的事，现在这位善良的君主仍然决定听凭主宰一切的上帝去处理这件事情。约翰公爵和顾问们却以驱逐出境来威胁闵采尔。

对闵采尔说来，这必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从宫廷上走下来时，面色灰白，象死人一样。他的友人、财务官汉斯·蔡斯问他：事情进行得怎么样？闵采尔说，结果是我不得不到另一个诸侯国去。一些马夫在宫城大门下围着他高声叫嚷："你的圣灵和上帝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宫城上几个大教堂神甫也下来嘲笑他。闵采尔对这些人象对待马夫一样，采取轻蔑态度，不加理睬，并急速返回阿尔施泰特。他刚到那里，已发觉自己处境危险。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当地把他引渡出来。格奥尔格威胁说，如果选帝侯不

过问，他将亲自干预。于是选帝侯在8月16日严令阿尔施泰特市政会，不得容许他们这个传教士长期停留在他们城里。在此之前，城内已有谣传，要抓闵采尔，“把他交给福音的头号敌人”。闵采尔闻讯后，就用铠甲、铁胄、胸甲和戟武装起来，在夜间把朋友们集合在他身边保护他。他看出，那些做为臣民的市政官“重视自己的誓言和职责胜于重视上帝的话”，他们声明完全不赞同他和他的事业，他觉察到他不能再停留下去，当夜就离开了阿尔施泰特。8月15日，他就迁移到附近的帝国城市米尔豪森。路德迅速警告该城的市政会提防闵采尔和他的教义，不使他在他们那里有活动余地。

第五章　米尔豪森和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

178

图林根境内的米尔豪森是一座坚固的城市，有一万多市民，有二十个村镇属于这个管区。1523年内，“天空出现奇兆；晚秋季节，玫瑰和树木第二次开了花”。在这个帝国直辖市里，人民运动就在这一年开始了。

三百多年来，在这个城市里家传户诵的人民运动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人民的历史被篡改得何等严重，先是有意识地、后又被一些人不经意地以讹传讹，加以歪曲。在宗教改革诞生的那一年，米尔豪森在德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这一年，人们有意识地篡改、捏造历史，并销毁无法伪造的文

档和报告，以消灭事实真相的一切痕迹；可以这样认为，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最近，一个正直而富于钻研精神的人揭穿了胜利的一方对米尔豪森历史进行这种欺骗的勾当。

才华出众的米尔豪森市民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①，又名施韦特费格尔，是位于米尔豪森一英里远的赖芬施泰因修道院的修士，他效法路德脱离了修道院。最初，他在艾希斯费尔德宣讲新的教义。由于这个地区隶属于一个教会诸侯——美因兹的选帝侯管辖，因此他的活动遭到阻挠和迫害。普法伊费尔性格坚毅，富有魄力，他离开了艾希斯费尔德，返回故乡城市，在那儿他从事着更广泛的反对旧教的活动。

他身穿平民服装，以民间传教士的身份出现在米尔豪森。他刚一露面就轰动了听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是四旬斋前第三个礼拜日。一个叫卖贩按惯例在主教住宅近旁的一块高大石头上叫卖啤酒和葡萄酒；他刚一走，普法伊费尔就登上那块石头，高声说："市民们，听我说，我给你们介绍另一种饮料"。接着他就开始礼拜日福音布道，谴责僧侣、修士和修女。在场的听众细心倾听；次日，当他按照昨天布道结束时答应的话，又登上那块石头布道的时候，民众从大街小巷纷至沓来。市政会顾虑社会治安，派人传唤他到市政厅去。他回答说，他是来布道的；等他布完道再去市政厅。布道结束后，他果然去了，但是由于大批信徒团团簇拥着他，市政会的先生们没敢做出对他不利的决定。以后几个礼拜，普法伊费尔每天继续布道，而且在圣母院里布道。他布道热情高涨，民

179

① 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Heinrich Pfeifer)，生年不详，民间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1525年米尔豪森市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是年被判死刑。——译者

众拥护他的热忱也随之高涨。市政会的先生们再次传唤他。自从有了全体民众作后盾，他更加勇敢了，他要求市政会给予安全保证；当他遭到市政会的拒绝后，又登上了那个石头讲坛，大声说："谁坚信这个福音，就伸出手指来！"只见手挨着手，男女老幼都高高伸出了手指，以表示他们宣誓效忠于他的福音。他们举着手，念着誓言，普法伊费尔向下看着有几千人庄严宣誓，并嘱咐他们解散，去佩带武器，然后在圣母院前的广场集合，准备战斗。人人争先恐后按照他的话去做；等武装好重新集合以后，他们就在自己人中间派出八个人去市政会，目的是为布道者取得安全保证。市政会的处境比以前更窘迫了。

当一大部分米尔豪森市民热烈欢呼公开了的福音书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贵族却紧紧地皈依旧教。教会革新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米尔豪森和许多城市一样，同样存在着压迫人民的贵族统治；在这个帝国直辖市里，真正的自由市民实际上只不过九十六人。他们都是市政会委员，市政会在它出缺时，只能由出身于贵族的人来递补。城市的其他帝国公民只能依法被迫盲目服从；市政会可以不公道地、横蛮而残暴地处置市民，而市民则对此无以自卫；要找到反对市政会及其特权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全德国的世俗法制也象教会一样非常需要改革，那么米尔豪森城对两者进行改革的需要比其他城市更为迫切。但正因为这个城市的政治和教会情况如此，所以反对教会革新，不使世俗世界由此引起变动，是符合市政会委员的利益的。

在普法伊费尔的信徒那样声势逼人地同市政会对立以后，市政会暂时作了让步，但随即又在城内占了上风。普法伊费尔被拥

护市政会的人驱逐出圣母院，他不得不撤到圣尼科莱郊区去。

象普法伊费尔这样的人物绝不会为敌对行动所吓倒，相反会激发他们继续前进。德国各地都有那些皈依旧教者的反抗，这一反抗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当最初提出的温和的要求遭到拒绝时，迫使提要求的人进一步提高要求，民众领袖就利用这些提高的要求来进行抵御。

180

普法伊费尔在圣母院的宗教演说遭到禁止和破坏以后，他立即投入政治演说。这时他把平民处境与市政会对比作为演说题材，从而擦亮市民的眼睛。现在他把法制改革放到了首要地位。

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中，还有一些当过修士的人，如约翰·罗特梅勒，同路德有过联系的约翰·克勒和迈斯特尔·希尔德布兰德。迈斯特尔·希尔德布兰德在耶稣复活节后第二个礼拜日来到城里。恰巧那天是圣约翰内斯教堂举行赎罪礼的日子。他要求在教堂里布道，可是市政会不准他登台。他离开那里，一大群人跟在他后面，来到郊区普洛巴赫，他登上卡斯帕尔·费伯尔的住房，站在上面向大伙布道。

普法伊费尔考虑对市政会进行一次改革。按照他的建议，组成一个委员会代表市区参加市政会讨论，决议则由八个区长，即八人小组全权执行。这时普法伊费尔既未吸收郊区居民，也未吸收农民参与他的改革，仅仅吸收了内城的真正市民参加。他想只允许有能力的人参与市政管理。但是他唯有得到郊区居民和内城民众的支持才能迫使市政会同意一项协议，以满足他及其亲信的要求。按照这项协定，市政会仍然留任，只是废除滥肆淫威的职权，开辟发展市区的进步道路，使市民摆脱原来的奴役地位，从此以后

由拥有否决权的区长代表他们出席市政会，依法参预一切重要市政。普法伊费尔并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只是要求以后不应禁止宣讲福音，各大教堂应让有才能的传教士取代老朽的德意志骑士团[1]神甫。

但是，市政会这一派，即城市贵族，决非真有诚意打算放弃他们的特权，而是暂时对压力让了步，以便伺机恢复这种特权。在风暴骤起中，正当人民事业似有可能取得持久胜利的情况下，连老的 181 市政委员们都摇摆不定了，他们不知道对这个代表真理和人权正在胜利前进的事业能否公开表示同情，以便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并把新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冯·奥特拉博士，他担任最有权势的市法律顾问职务，他是一个受过教育、老于世故、但又不讲信义的人。除他之外，城防司令埃贝哈德·冯·博东根也奉行同样策略。

市政会同邻近的诸侯曾缔结互相保护同盟，以前还经常接受过他们援助，可是在这次危机中，市政会没有向他们求援，而宁愿向民众的压力让步，这是当时诸侯和城市所处的政治地位使然。

正如敌视共和政体的瑞士一样，诸侯近来也日益把他们统治区内的德国各城市的共和因素看作是对诸侯国家的威胁，把城市的不断发展总是看作对诸侯权力发展的障碍。确实，城市的共和

① 德意志骑士团，1190年十字军东征时德意志僧侣建立了条顿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来治理。十三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的东普鲁士由骑士团进行统治。东普鲁士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1237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意志骑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建立的立窝尼亚骑士团联合起来。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译者

原则也是针对诸侯的多头政治的，因为，城市和帝国的贵族一样，也愿意或希望推翻诸侯在各邦的统治权，在帝国内除皇帝外没有任何其他君主。而各邦诸侯则鉴于各帝国直辖市的财源丰富总想竭力将它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伺机把帝国直辖市改为邦辖城市。当时时势正是这样逆转，致使城市权力衰落，而诸侯的权力在扩大。

连当时最贤明的诸侯、萨克森的贤者弗里德里希，也曾贪婪地多次向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伸手并攫取这个城市的权利。此外，米尔豪森市政会认为有根据怀疑他的兄弟、魏玛的约翰公爵，为了萨克森诸侯的利益曾利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争执，支持米尔豪森市民起义反对市政会。由于这样的出兵援助是危险的，所以，虽然有旧的防御同盟，市政会却既不求援于选帝侯，也不求助于公爵。

不久，米尔豪森的城市贵族强硬起来，于是普法伊费尔第一次被驱逐出城。

萨克森的约翰公爵曾在市政会为普法伊费尔返回城内进行斡旋。市政会没有同意。尽管如此，普法伊费尔还是在1523年末再次回到了米尔豪森。派系斗争日益激烈地持续下去。骑士团的老神甫被驱逐了，由骑士团派来一位来自魏玛的、叫约翰·劳厄的年182 轻神甫，这是一个热衷于改革的人。“他把圣物踩在脚底下，同时扫除了教会的淫威。如果他不是怀着激起民众的既定目的，他这样干是很轻率的”。他所激起的暴动并非针对世俗的什么东西，而是针对那些不可补偿的装饰教堂的艺术纪念品。这里象维滕贝格以及其他地方一样，也发生了粗暴地破坏圣像的行动。

中世纪虔诚的基督教画家和雕刻家曾用石块和颜料出色地刻

划了宗教的奥秘和深刻思想，现在所有这些古老信仰的象征，在米尔豪森都被破坏无遗了，也根本不考虑它们是真正的艺术品，具有艺术幻想和创造力的杰作，还是拙劣作品，统统被当作“泥胎”、“木偶”一扫而光。 183



米尔豪森的破坏圣像行为

普法伊费尔并不反对教堂里的神像，只是坚持不懈地反对城市法制方面的滥施淫威。市政会仍然反对他那些世俗的和宗教的改革计划。城市贵族和守旧派的领袖是罗德曼。他和他的几个朋

友已经被迫逃离了城市。尽管如此，普法伊费尔还是不能在内城真正的市民中间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实现他的一切措施。1524年8月24日，他和过去的修士、阿尔迪斯累本的马特霍伊斯一起被市政会驱逐出城，市民也对市政会的要求让步了。市政会说："并不是市政会反对圣经，而是要防范重大的灾难和危险。"这时普法伊费尔把历来被忽视、负担却比城市居民重得多的郊区居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们不应该、也不愿意长期处于无权状态。现在他转向米尔豪森地区的农民。农民们聚集在豪森瓦尔特附近。在同一时间内，普法伊费尔要求农民参加城郊居民的运动，而市政会却召集他们去反击向内城逼近的尼科莱郊区的叛乱。农民们没有去反对郊区居民，而是要求使自己的现状得到改善，这种改善是宣传新教义时许诺给他们的。他们向市政会提交了普法伊费尔为他们起草的十二条款。

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十二条款的原件或抄本，在米尔豪森档案馆中都没有发现。毫无疑问，后来托马斯·闵采尔就是运用这些条款在弗兰肯豪森附近把他的军队集合起来的。

弗兰肯豪森基督教徒会议提出的这些条款要求如下：凡属教会的一切田亩、葡萄园和草地，即一切寺院产业均应出售，并应依法纳税。人们对伯爵和贵族不再有服任何劳役的义务。任何人不再有义务去缴纳赋税、什一税和徭役，无论起源于教会还是世俗，但二百年前已经实行的例外。池塘、牧场、猎场应成为公共财产，允许任何人在自己所必需的范围内使用。不得因某种过失监禁任何市民或农民，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虐待他们，除非他们犯了刑事

184 罪。甚至对于罪犯也只能给予从宽的和人道的惩罚，也不得从任

宅逮捕任何人。市政会应由市民选出和认可，市民应有权罢免市政会，市民应有代表出席市政会，市政会和市民代表共同管理政务。

最后这一条无疑地证明这些条款就是普法伊费尔为米尔豪森人起草的十二条款。普法伊费尔的条款大概是著名的上士瓦本条款的蓝本，普法伊费尔本人同闵采尔一起把它带到上士瓦本的。

原来，在1524年8月27日他这一派在内城取得了胜利之后不久，拥护市政会的人就于9月25日再次起来反抗。看来，闵采尔的到达是使米尔豪森局势急转的原因。闵采尔依靠的是最下层群众，他在原有的市民中间只有少数信徒。原有的市民一直以普法伊费尔为首领，他们为城市追求的目的和利益与闵采尔派不同，因此不能与闵采尔走在一起。人民派由于分裂削弱了自己；而城市贵族则借助于皇帝的一道诏令，在市民中间得了手，于是闵采尔被驱逐出城；随后，普法伊费尔也遭到同样命运。

尼克莱郊区曾为他们两人起而反抗，但没有能把他们留住。闵采尔在城里只待了五个礼拜，并且毋宁说只是作为一个工具被普法伊费尔利用了。普法伊费尔的才智胜过闵采尔，他写作和进行实际改革的能力高于他对群众演说的能力，所以他利用闵采尔热情的演说来增加自己的信徒，贯彻自己的主张和目的。但是，米尔豪森的大多数市民对于鼓动米尔豪森地区农民和艾希斯费尔德主教辖区农民、“各色布衣百姓”起来造反，却出于财产和收入的原因，表现得踌躇不决。

图林根境内的米尔豪森就这样成了揭开伟大农民战争序幕的舞台；这个序幕的第二场是在班贝克的一个城市福希海姆演出的。许多追随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的市民，于9月27日同他们

一起离开了米尔豪森，而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则首先前往法兰克尼亚。

第六章　福希海姆城内和周围的运动

185　1524年5月26日圣餐节，班贝克主教城福希海姆的“民众”揭竿而起。

他们从市长手里夺取了城门钥匙，强迫市长和市政会宣誓留下，和他们一起实施他们的计划，把逃走的区长的妻子和孩子当作人质监禁起来，直到区长回来并宣誓留在城内为止。他们还向周围的辖区和乡镇派出急使邀请主教的佃农进城，参加他们的同盟。

农民们纷纷从福希海姆谷地，从赫希施塔特、赫尔措根奥拉赫和埃贝曼施塔特谷地以及整个周围地区来到市区，武装起来的约有五百人，分成两队；市民和农民议决了几项条款：水源、森林、野兽和鸟类归公共所有，自由享用；谷物什一税改为三十分之一，但不再向主教教堂的神父交纳任何贡赋。

他们对前来安抚人民的班贝克市政委员说，请他们把这些条款交给主教，要他马上表示同意。

附近的帝国直辖市纽伦堡地区和其他领地的农民们，也都起义了。

运动似有向法兰克尼亚全境继续扩展之势，可是这时却又衰

落下来了。

在安斯巴赫地区，和纽伦堡地区一样，农民们和各城市的贫民会合时纷纷议论，在解除或减轻反基督教的束缚以后，还应摆脱世俗领主加给他们的负担；从今以后，无论什一税和租金，还是地租和息金都没有缴纳的义务。

安斯巴赫的卡西米尔① 侯爵集结了一批数目可观的骑兵和步兵，配备了一些野战炮，派去镇压农民。在这些军队大举进犯之前，农民们就因害怕骑兵和大炮而逃散了，也许是根据某些人的秘密指示逃散的，这些人并非是当时的运动领导，而是福希海姆同盟的组织者，他们从远处警告说，普遍发动革命的时机为时过早。

纽伦堡市政会采取紧急措施，用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办法安抚所属农民。市政会宣告在波彭罗伊特举行农民大会以前，争取了农民首领和头目的保证，并让他们宣誓保持安静。城里有两个人企图煽动市民反对市政会，并且说明上述行动是不利的，鼓动市民和农民联合起来；这两人于 7 月 5 日被斩首。 186

卡西米尔机敏而恐惧地以从宽代替从严措施的班贝克政府以及纽伦堡贵族委员会，虽然就此制止了起义，可是他们确实感到他们置身在一块危险的土地上。

1524 年 7 月，在基青根举行的地方议会上，讨论了法兰克尼亚的贵族和城市联盟问题，“目的并不在于压制圣经，而是因为现在在许多地方特别在法兰克尼亚，发生了许多臣民反对官厅的非

---

① 卡西米尔(Kasimir)(1481—1527)，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霍亨索伦王朝法兰克尼亚的代表。统治安斯巴赫和巴莱特各侯国，血腥镇压安斯巴赫和罗滕堡农民和市民起义的组织者。——译者

法的、罪恶的、肆无忌惮的叛乱，他们不是出于拥护圣经的热诚，而是出于自私的邪恶反对圣经”。

第七章 路德和逃亡者

教会中的运动已经发展到有一大批逃亡者的地步，他们逃到以前许多人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放逐或逃亡的地方，如1513年和1514年的鞋会会员，西金根的朋友们即因参加埃贝恩堡起义被放逐的骑士们以及符腾堡的被放逐的乌尔里希公爵等等逃亡的地方，也就是博登湖畔和莱茵河上游地区。

早就有一些“新的预言家”先到那里；同样，许多热情的科学家，如胡格瓦尔德、厄科拉姆帕迪乌斯①、布策尔②等人也到了那里。那些已经定居在当地的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如厄科拉姆帕迪乌斯，已经得到新的职位）虽然自己也是被放逐者，却高高兴兴、十分好客地接待了新来的人。他们认为，“按照上帝的命令，应该这样对待命运相同的和被放逐的人”。

在上士瓦本和瑞士聚集了大批由于福音的关系被撤职、被迫害、被驱逐出境的人。这样对待他们的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基督教徒自己。新的信仰还没有形成教派并巩固下来，就已经变得如此

① 厄科拉姆帕迪乌斯(Johannes Ökolampadius) (1482—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格利的朋友。——译者

② 布策尔(Martin Bucer,Butzer)(1491—1551)，德国西南部的宗教改革家，路德的朋友。——译者

狭隘、野心勃勃、专横、顽固，以致他们拘泥于条文，声称他们对教 187
义的理解、他们的礼拜形式是唯一正确的，并把它们强加于人；他们对任何反对意见，甚至对任何一点不同意见都当作异教予以严厉的仇视和迫害。

所有这些责难完全可以加之于路德。他甚至走得这么远：过去他曾把天主教诸侯和政府所干的事斥之为违犯上帝的暴力行为和精神暴政，而今却不遗余力地把它拿来反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对手。他公开说："我认为，为了灵魂的安康，我可以不择手段地对付他们的狡诈和欺骗。"他自己要求出版自由，而不应受到限制，但他拒绝给予他的反对者以这样的自由；他激情地投靠警察以反对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设法使政府下令禁止撰写和出版他们的见解的书，没收和销毁他们的手抄的和付印的著作，甚至把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驱逐出境。①

耶拿的传教士马丁·赖因哈德曾经写文章支持卡尔施塔特反对路德。路德积极活动使赖因哈德不得不离开耶拿。赖因哈德从讲坛上洒泪告别了教友；教友们为他募集了旅费，他才得以携带妻子儿女迁往纽伦堡。路德也把卡尔施塔特的朋友，科隆的格哈德·韦斯特堡博士与赖因哈德同时驱逐出耶拿。甚至他们已经到达远方，路德还要给他们居留所在的市政会，或者给同他友好的某些市政委员写信迫害他们，以忠告城市为名煽动人们将他的敌手逐出避难地。卡尔施塔特本人也是由于路德的唆使而被驱逐出萨克森

① 路德采取这种态度不仅是由于他的宗教狭隘性决定的。更确切地说，这不过是掩护他作为市民阶级改良主义阵营代表的政治态度的外衣；他是卡尔施塔特，特别是闵采尔所属的彻底革命阵营代表的敌人。他利用宗教教条直到向诸侯公开告密等一切手段来反对他们。——编者

地区的。他和闵采尔同时到了莱茵河上游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

卡尔施塔特原名安德烈亚斯·博登施泰因，出生于距维尔次堡不远的卡尔施塔特。年龄略大于路德，比路德早四年担任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以后在主教座堂任大教堂牧师和副主教，1511年任校长，1512年和以后，历任神学院院长，路德的圣经博士学位就是他授予的。他曾在外国的几个学院留学，访问过罗马，掌握了罗马教会情况的原始材料。以后，路德信徒由于宗派偏见，对他竭力诽谤，企图把他诬为连起码古代语言知识也缺乏的人。可是路德自己在1520年还曾称赞"他是学识无比渊博的人"，把奥古斯丁努斯①的著作"注释得好极了"。与此同时，路德还曾评论卡尔施塔特的著作《神秘主义的德意志神学》是圣经和奥古斯丁努斯以后的最佳著作。1508年朔伊尔伦博士在维滕贝格发表公开演说时，曾赞扬卡尔施塔特对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卓越知识，称他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更伟大的神学家，还赞扬他人格高尚，博爱众生，因此他是受到普遍爱戴和尊敬的人。

路德和卡尔施塔特有多年的友谊，在共同工作中曾长期并肩前进。即使如同蔡兹的修士把他们两人称为路德象一盏大灯、卡尔施塔特象一盏小灯那样，路德还是很敬重卡尔施塔特学识卓越，而卡尔施塔特也乐于承认路德才智出众和他的宗教改革事业。他们根本不是象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天性完全不同。尽管他们后来发生了严重分歧，但在优缺点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性

① 奥古斯丁努斯(Augustinus)(354—430)，最大的拉丁教会长老、神学家，曾在北非任主教，著有《上帝之国》、《忏悔录》、《论三位一体》等书，对天主教、新教神学均有很大影响。——译者

情一样激烈、暴躁，功名心切，自信心强，都有宗教改革的热情，但两人也都顽固地相信自己所坚持的是真理；他们两人对待德意志民族都非常真诚，对待自己所追求的目标都非常严肃；最后，他们的宗教生活都渊源于神秘主义，不过路德热中于神秘主义是出于感情，而卡尔施塔特则出于理智。关于宗教改革的最终目的，他们两人存在着严重分歧：路德只要求通过新的福音解放灵魂，卡尔施塔特却要同时解放灵魂和肉体，同时解放全部基督教生活；路德是缓慢地、逐步地以智慧抑制冲动的热情，卡尔施塔特则抱着大刀阔斧、推翻一切的态度；在追求教会新生方面，路德是依靠大人物、当权派，卡尔施塔特则依靠人民，他要求自下而上地，从平民开始，改革整个生活。当路德在瓦特堡时，托马斯·闵采尔的战友、次维考的预言家们来到维滕贝格，卡尔施塔特被他们吸引住了。他感到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王国，一切沿袭下来的旧习惯，一切表面上固定不变的事物都到了末日。基督教对他已不再是神学，而是生平大事和人民事业；它应该是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应是争论不休 189 的对象。他公开谴责整个学究机构都是无用的，有害的。他到小贩货摊上和手艺工人的作坊里去，同他们讨论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在这里，他一接触这些本性未受神学的成见和疑云搅乱的人，才真正厌恶经院派。他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要想获得幸福，所有的人都必须恢复质朴的本性，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社会。他大声疾呼，手工劳动比经院学究要好得多、有用得多。他愈来愈坚信，乌烟瘴气的学究习气象一大窝毛虫似的布满了生活的绿树。他由于对他周围的所见所闻感到极度不满，竟把真科学同假科学混淆起来，进而表示反对整个科学。狂热的激情使他昏聩到让狂热的

青年粗暴地把艺术纪念物圣像从大教堂里搬出去，当作“泥胎”、“木偶”打碎了。可是捣毁圣像的骚乱只是在卡尔施塔特鼓动时发生的。破坏圣像以及某些礼拜仪式的改革，都是在维滕贝格大学和市政当局的同意下发生的；经卡尔施塔特鼓动起来的市民曾强迫市政会以官方名义批准这样做。此后，卡尔施塔特就离开了大学，出城到他岳父家去了。他岳父是泽格雷纳地方一个正直的农民；他的女儿与卡尔施塔特结婚已久。他在动身之前，还促使市政会封闭了所有违禁的娱乐场所，并向小兄弟会[1]寺院的修士发布官方文告，说今后城内不得容留乞丐，基督教界不准有行乞的人，为此年轻的修士最好去学习一种技艺或手艺，年纪较大的修士可以在医院当护理。卡尔施塔特还建议，应该把早已彻底腐败的兄弟会[2]的财产拿来为穷人谋福利。他劝大学生跟他一样回到家乡学一门手艺或者种地；每个传教士都应当象使徒保罗一样，凭体力劳动挣饭吃。卡尔施塔特在泽格雷纳穿着农民衣服，象农民一样劳动，他不让人再称他博士，而称他邻居或安德烈亚斯兄弟。当时在维滕贝格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狂热，许多大学生都追随着他，致使大学为之一空。因此，在瓦特堡的路德非常生气，回到了维滕贝格，卡尔施塔特也回来了。虽然路德说他在教会革新中并未见到任何特别不合理的事，只是撒旦操之过急了。他说不应指望人人都去着手做一切正当的事，只要把命令他做的做对就够了。后来路德自己实行的绝大部分革新措施正是卡尔施塔特早已着手推行过的那些措施；但是，他感到恼火的是，卡尔施塔特竟比他抢先

190

① 托钵僧的教团，于1223年由罗马教皇批准成立。——译者

② 天主教中未出家而在教会中服务的人所组织的教团。——译者

一步，而且没有通过他就着手进行了，从而侵犯了他的宗教改革事业[1]。于是，他就在这个原来是由他而得到荣誉、并且与他共享盛名的城市中进行一次全面复旧，反对卡尔施塔特早已着手做的一切新事物。凭他的威信和富有影响的布道，这也是很容易做到的。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第一次决裂。受到伤害的卡尔施塔特非常痛心地前往奥拉明德，他决心"为了粉碎这种过分的恣意妄为，为了解救全体被欺骗了的可怜的基督教徒，而不惜付出生命和死亡的代价"。他不能再长期"听任错误的宗教习惯使上帝的爱消失，使信仰遭受践踏，使良心随着可怕的谬误泯灭，而不尽力去抵制在所有教堂布道中都可以听得见的欺人之谈"。路德的信徒又把卡尔施塔特从人民曾愉快地欢迎过他的奥拉明德赶出去。路德还设法禁止他公开演说和写作，没收和扣压他已经付印的著作。按卡尔施塔特自己的说法，他由于路德就这样被选帝侯捆住了手脚，路德打击他象打击一个凶恶的叛逆的幽灵一样，特别在耶拿的一次讲道中如此。因此，当路德同许多人，其中有皇帝和侯爵的几个使节一起坐在宴席上的时候，卡尔施塔特就把他列为"黑熊"，[2] 并说："您把我当成凶恶的幽灵，这对我是十分暴虐不公的。您今天在说教中对我伤害非浅，硬把我和您所谓的叛逆的、凶恶的幽灵拉扯在一起，对此，我岂能同意。谁企图使我与凶恶的幽灵为伍，谁就是不顾事实地诋毁我，他本人就难以说是个正人君子。我要在所有这

① 卡尔施塔特所实行的一切措施清楚地说明，他不是停留在宗教改革上，而是要得出实际的结论，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都过辛劳清贫的生活，恢复原始基督教，恢复没有阶级的社会。路德是必然反对这一方向的。他这时还没有公开反对，而是以形式的差别作掩护来反对的。——编者

② 意思是凶恶而粗暴的人。——译者

些弟兄面前，对指责我同叛逆的幽灵有关系这一点，公开表示抗议。"路德回答说："唉，亲爱的博士先生，何必这样！我已经读过您由奥拉明德写给闵采尔的信了，我从信里已清楚地了解到，您是反对和憎恶叛逆的。"



卡尔施塔特与路德在耶拿

191　　托马斯·闵采尔曾从阿尔施泰特给奥拉明德人写过信，邀请他们参加他的同盟，他收到卡尔施塔特一封印发的公开信，代表奥拉明德人答复说，他们不能和世俗的军队一起去反对压迫福音的人，基督也曾吩咐使徒彼得插剑入鞘，不允许彼得为他战斗。他们不愿意挥动刀枪，而是主张以信仰的盔甲武装起来去对付敌人。奥

拉明德人如果同他们联合起来，就不是自由的基督徒，而是受人约束了。这会给福音招来一阵狂呼乱叫，于是暴君们会得意洋洋地说：这些人自夸信仰唯一的上帝，他们的上帝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他们，可现在他们却彼此联合起来了。 192

到这时为止，卡尔施塔特还不过是个十足的书生和教授。他虽然有满腔热忱，可是却缺乏人民演说家和人民鼓动家的素质，他在思想上是急进派，而在行动上却并非如此。在形式上和主张上，卡尔施塔特还完全停留在纯宗教革新的范围内，他不是政治革命家。尽管他穿着粗糙的农民衣服，戴着粗劣的白色毡帽，身边佩带一柄利剑，却什么活动也没有。可是路德却在大喊大叫：卡尔施塔特正在用唇舌和笔杆发动叛乱。

不久以后，由于路德敌视卡尔施塔特的傲慢态度和对奥拉明德市民的不适当待遇，也给自己招来了侮辱，他只好迅速逃跑，躲避人民的唾骂和投石。这时，卡尔施塔特和他的朋友赖因哈德牧师却被驱逐出萨克森。卡尔施塔特否认基督亲临圣餐，以及他在当时发起了关于圣餐的争论，这都使路德感到极为愤慨。梅兰希通是一个对任何比较强烈的运动，甚至对一阵风也害怕的人，他是一个还很年轻的教授，毕竟是在翻阅羊皮纸[①]及书本的声响中长大的，却从来不敢接近喧嚣的生活。对于象卡尔施塔特这样横逆、急躁而又富于生活热情的人，他必然感到憎恨、畏惧和受压。他对卡尔施塔特怀有一种恐惧心理。梅兰希通给他的知己卡梅拉里乌斯写信说："我疑心，他不象佩里克雷斯[②]，而象一个新的斯巴达克

① 中世纪时以羊皮纸为书写材料，意指文稿。——译者

② 佩里克雷斯(Perikles)(公元前大约499—429)，古希腊的大政治家。——译者

思[①]那样，想疾如闪电般地席卷和推动整个德国。”当被驱逐出境的卡尔施塔特的宗教观点在莱茵河上游赢得第一批有影响的人物也包括茨温格利[②]和斯特拉斯堡人的支持的时候，或者如路德所说，他的毒素四处播散的时候，路德更加忿怒了。卡尔施塔特从莱茵河上游转到东法兰克尼亚。卡西米尔侯爵派人追捕他，他辗转在施魏因富特、基青根以及罗滕堡附近地区，最后在罗滕堡城定居。德国教堂神甫和注经师多伊施林博士、“盲修士”克里斯蒂安、老市长埃伦弗里德·孔普夫和其他一些市民秘密地收留和款待他，并帮助他暗中印刷著作。他在剪布工人菲利普家里住的时间特别久。市政会既禁止他在境内居住，还查禁他的著作，但是他仍停留在那里。在这期间，罗滕堡地区的暴动正在酝酿中。

自由检验是路德宗教运动所依据的基本思想，对宗教真理的193自由检验必然导致对政治真理的自由检验。当路德在自由检验中被其他人所超越，而成为这个检验的障碍时，他就同自己所依据的基本思想发生了矛盾。他阻碍着自己的事业。要么一切人都有自由检验的权利，即写作自由、出版自由和传教自由，要么连路德也没有这些自由。

把当代的自由思想运动向其他方向推动并越过路德而前进的那些人所做的，实际上无非是为自己、为社会要求和行使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权利。

路德主要妨害了运动在宗教方面的统一，这种统一至少在新

① 斯巴达克思（Spartakus），公元前73—71年罗马最重要的奴隶暴动的英勇领袖。——译者

② 茨温格利(Zwingli)（1484—1531），瑞士的宗教改革家。——译者

思想阵营中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他拒绝同任何人和解，对闵采尔和卡尔施塔特是这样，对茨温格利和卡尔文[①]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他也成了争取政治统一的障碍之一。他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他神经过敏和态度顽固，也因为他确实不理解他本人曾极大地推动过的运动正在继续发展、以及运动的全部意义。

尽管许多人基本上与路德一样反对同一事物，只不过方式方法不同，尽管他们也和他一样要求教会和国家的改革，但是他们却遭到路德和他那一派人的迫害，到处漂泊。在上士瓦本所有大道上都可以看到被免职或被放逐的传教士手持拐杖，风尘跋涉，他们大都是性格坚强的人，他们把财产和家业、故乡和职位，必要时连自由和生命都贡献给自己的信仰也在所不惜。当然，在这些人当中往往也有个别人，单纯由于反抗精神，由于对自己主张的热情远远超过对信仰和国家生活的根本思想的热情而使自己的命运遭到了不幸；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人的人格和他们对信仰的忠诚，仍是值得称赞的。

他们就是这样在放逐中漂泊；也有些人是为了扩展自己的事业自愿去流浪的；他们贫穷、无忧无虑，信赖自己的上帝，衣袋里往往一文不名。闵采尔、普法伊费尔和赖因哈德就是这样来到了法兰克尼亚。

平民的骚动刚刚强烈地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特别在纽伦堡城中，他们发现并争取到了拥护他们和他们教义的朋友们。路德在听到纽伦堡地区发生的运动时这样写道："看吧，撒旦又在这里出没了，阿尔施泰特的幽灵！"

① 卡尔文(Calvin)(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闵采尔居住在纽伦堡时，当地有许多人劝他传教。他给艾斯勒本的一个朋友写信说：“我愿意同纽伦堡人合演一出美妙的戏剧，如果我有兴趣造反的话。但我回答他们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传教，而是要利用印刷进行答辩。由于市政会的老爷们正好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们的耳朵发热了；因为他们正过着舒服的好日子；而他们品尝的香甜适口的手艺人的汗水，现在正在变成苦胆汁。”

194

但是，他在这里只能付印一篇著作，即他那篇反对路德的答辩书，其中的措词也象路德在类似场合一样粗率和激烈。他写道：“你发昏了，难道你想当世界上的盲人领袖吗？根据你的奥古斯丁努斯理论，你用一种错误的信仰把基督教世界弄得一片混乱，当危急临近时，你不能正确地作出解释。因此你就向诸侯献媚，反而说情况变好了，你就是这样骗取了盛名。你助长了不敬上帝的歹徒的权势，使他们停留在老路上。因此你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人民将获得解放，只有上帝是他们的主宰。”

纽伦堡市政会下令把能够搜获的这篇文章悉数没收，把印刷这篇文章的那个印刷工人送进“地牢”，闵采尔不得不离开此城。

在阿尔施泰特，朋友们供给他日常必需的饮食；现在他又从纽伦堡被赶出来，不得不写信给一个朋友：“请您尽力接济我一些伙食钱，如果您感到为难，我是一分钱也不愿要的。”他只为他的理想而生，无暇考虑他自己。没有什么能比他切身感到的使命更能鼓舞他了。他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当他得知他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的消息，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人们因此责备他时，他说：“你们看，什么也不能再感动我了，我已经失去了天性。”他那些没有被驱逐

出境的朋友见他这样到处疲于奔命，都觉得前途渺茫，对他的冒险努力似曾劝阻过。但他写道："歹徒的恶行使你们太苦恼了。唉！如果这阴险狡猾世界的假面具得以撕毁，你们会是怎样呢！"他自己在这一切灾难中处之泰然，对自己、他的上帝和他的事业满怀信心。他写道："亲爱的克里斯托夫兄弟，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正象一颗美丽的红色小麦粒，有理性的人将它捧在手上，往往十分喜爱；可是，一旦种到地里，他们就觉得似乎永远不会再发芽了。——我的名声在世人面前很臭，这并不使我惊异；我知道，我的名字在脱胎之前，在襁褓中是好的，就象麦穗在抽穗之前一样；尽管那上面有麦芒，但还可以用它来做面包；法律将制裁不敬上帝的人，他们呼喊也没有用。如果说上一次我用火枪谴责了他们，那么现在我则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击他们，他们早已恶贯满盈了。" 195

当初，闵采尔并没有打算在纽伦堡久留，因为上士瓦本和黑森林地区早已兴起的农民起义吸引着他前往。有人错误地把南方高原地区初期的运动同闵采尔的个人影响联系在一起。当闵采尔还逗留在北德意志[①]时，这些运动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爆发了。

第八章　领主们的暴行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帝国和联盟的双重压榨以及领主 195

① 但是，闵采尔的影响和鼓动使1525年春季整个德意志西南部各地的暴动几乎在同一天爆发。——编者

们的骄横和需求使得本来就数目庞大、种类繁多的贡赋和各种负担又增加了；在自由传教和印刷术盛行以来，人们日益感到它们的沉重。穷人一直还在法院组织法的争斗中挣扎；他们总是年复一年地更加苦于司法当局片面的、花费高昂的诉讼；罗马法博士和狡黠的律师比任何时候都更迎合领主们日益增大的需求，为了欺骗和压榨平民，他们不惜用罗马法名义伪托古日尔曼法制，搞乱了所有法律概念。领主的奢侈和贫穷化使其中身为诸侯和骑士的领主负债累累，在他们之中产生了大批"堕落的人"，这些人不断想方设法，以求扩大收入；他们巧立名目，以增加赋税，诸如设立新关税、提高旧关税、加重杂税、使各种货币贬值和进行其他货币投机、任意增加罚款、甚至把罚款强行改为永久赋税等等。

肯普滕教堂实行的惩罚条例是：凡是因过错受罚的佃农都得196 交死亡税① 和人头税。德国农民感到萨克森诸侯比其他诸侯宽厚；其中最宽厚的是选帝侯贤者弗里德里希，但他后来受了他俸高禄厚的不法理财大臣普菲芬格尔的引诱，征收一种酒税，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

德意志帝国的一般法制状况仍如以往那样糟糕，帝国政府等于零，它没有钱，没有权力，也没有人俯首听命。它的费用浩繁；皇帝远在西班牙，他的兄弟摄政王斐迪南大公年纪很轻，完全受西班牙的犹太财政家、臭名远扬的萨拉曼卡的摆布。士瓦本联盟直截了当地提出它是例外，要求不受帝国政府法律管辖；权势较大的领主至少可以说实际上不把帝国政府和它的谕令放在眼里。由于领

① 死亡税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已故农民的份地和财产征收的遗产税；德国的封建主一般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译者

主的残暴行为、领主和贵族的决斗、强盗骑士的劫掠、雇佣兵的抢劫和各种不法行为，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必须缴纳巨款来维持帝国的雇佣兵和新的国家机构，但丝毫得不到帝国的保护。人民还必须给士瓦本联盟和领主间为互相援助而缔结的其他联盟缴纳费用。这些费用成了人民的固定负担，这样一切都有了保障，只是乡间的平民、通商路上的市民、也包括城内的市民在贵族的恣意横行面前却毫无保障。诸侯用从人民身上搜括来的钱为增强邦国权势，而牺牲帝国权力，为加强小邦而损害皇权。士瓦本联盟无论在肯普滕还是在其他地方，并不象在奥克森豪森领地那样总替农民说话。各城市的统治家族象世俗的和教会的诸侯家族在城堡和修道院中一样，继续以领主自居，进行压榨；因为他们的需求增加了，征敛之重就远远超过了古老的传统。德意志帝国最大的不幸正是：缺乏一个在强有力的皇帝治下的统一和力量，却存在着弊端百出的多头统治，感受这种不幸最深的正是平民；领地的农民、邦辖城市的市民、自由民，不论生活在公爵或主教的邦国权势下，抑或生活在帝国男爵或帝国直辖市的统治下，他们遭受的痛苦都是一样的。

此外，贪图享受和嗜好游乐自上而下地腐蚀着各阶级的人民；大吃大喝、懒惰懈怠、花天酒地，在人民中相习成风，形成了世俗领 197 主和教会领主的生活方式，在下层僧侣中尤其如此。来自上面和各方面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使人民财源枯竭，贫困不堪。他们无力满足自己在新的需要方面的享受，因而不满情绪更加增长。但是，大部分贫苦人并不恣意放纵，而是境况困迫，直至沦于饥饿和赤贫的境地。一个青年农民在刑场上喊道："噢，我主耶稣啊！

我要死了，可是我这一辈子还没吃过一顿饱饭！”领主们明白，这决非谎言。

阿尔部境内罗特城修道院长知道他的寺院农奴向他谦逊地说过的话确是事实：“我们是阁下和寺院的臣民，是穷人；这无非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同贫穷打交道，无非因为我们的贫穷是有目共睹的。”

1522年路德写道：“各地人民都动起来了，睁开了眼睛；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再这样承受压迫了。”

帝国议会的一些议员在反对帝国的新税时说，平民的负担已是如此之重，如再加上一项新税，无异于促使普遍的暴动。这并不仅仅是托辞。人民处处感觉到国家的形势是多么腐败。这种感觉迅速地转化成为对改革的渴望和迫切要求。这种渴望正是在这时得到了外部多方面的影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

各地都公布了一些法令，禁止农民集会结社。举行村区民众大会的古老自由，受到种种限制或者被完全剥夺了。以前，民间娱乐、婚礼、教堂集市节、朝圣、射击比赛、行会酒宴以及其他活动提供了聚会的多种机会，人们可以通过娱乐和倾心交谈以减轻压抑之苦；但是，由于强行压制了为改变处境而迁徙的权利，平民已经被束缚在故乡的土地上；现在，又几乎全面限制了他们的民间娱乐，他们彼此倾心诉苦的机会于是也被全部剥夺了。尽管如此，动乱的情绪还是在蔓延着。

除了残暴的领主外，也有些好心肠的领主。哪里能够适时地公平合理地对待平民，哪里的平民就能保持平静。奥克森豪森人不再活动，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海因里希·冯·艾因西德尔继承了祖先的一个村落，这个村落以前属于阿尔滕堡的教堂住持。他对附在这块田产上的徭役在良心上产生了不安：是不是从前的徭役还能忍受，因而现在不公道了呢？他续承了祖先长期占有的遗产；农民仍属于教堂牧师会因而必须服徭役，并且他的祖先把整个村子以及这些权利一起买了下来，这是肯定无疑的；农民的人身税已经豁免了，而且按当时的观点来看劳役本身很轻：有马的佃农出马服役十五天，缴付十二天的代役金，无马的佃农缴付十八天的代役金；他从平民暴动开始以来取得了选帝侯的裁决，农民也接受了这个裁决，而且，因为这些徭役是和其他一些村落共同负担的，要废除它还有种种困难；但是，这个高贵的人还是去请教了路德，路德企图安慰他，便说：徭役有时是作为惩罚而摊派的，有时是根据协议安排的，因此他不妨安心保留，可以另外在其他事情上向自己的佃农表示仁慈。最初，他对路德的这番教导还满意，可是不知不觉地又想到徭役是不太公平的事。于是他请求施帕拉廷就此事再次和路德商谈。路德重申了他最初的意见：原有的徭役既然不是他自己规定的，他不妨保留；放弃权利并不见得好，“因为平民总得有负担，不然他们就会过于放肆起来。”施帕拉廷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艾因西德尔并未就此感到心安理得。施帕拉廷的另一个新的意见也没有减少他的不安：“必须保持的秩序要求控制贱民；这些徭役本来不是他规定的，约瑟夫在埃及甚至征收过收成的五分之一，而上帝同意了这项规定。如果他感到良心上不安，不妨间或照顾没有财产的人，但是，传统的徭役却不能完全废除，因为那样只能纵容和姑息贱民，使他们更为放肆。他不应给并未提出这种请求的人免除徭役；一切变

198

革本身都带有痛苦，人们不应该使一切痛苦成为动乱。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负担，取消这些负担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严重的混乱；有些地方的负担甚至重得多。他良心上有这些痛苦，可以利用赞美诗来安慰自己；在我们进坟墓以前，世上的情况决不会如此纯洁。”但是，这些话安慰不了象艾因西德尔具有这样高尚、无私品格的人。因为人们对他说徭役并不违背圣经，那他当然要把自己心中新的不安归咎于魔鬼作祟，他不得不以祈祷和圣餐同魔鬼进行斗争。可是，当时他的行动好象是受了圣灵的启示；因为他在遗嘱中规定将他的一部分收入用于下述目的，即在穷人负担赋税和徭役时从中借给他们，“作为万一负担过重的抵偿。”施帕拉廷表示他对新负担是不满的，并同意这份遗嘱，可是劝他不要现在就把遗嘱声张出去，这样既不放纵穷人，也不致让人怀疑自己。其他领主都没有这样做。

199

1524 年夏，自由城市乌耳姆所辖的多瑙河小城莱普海姆，其居民的困苦已经深重到不得不请求减税的程度。一个有名望的市政委员断然拒绝这些不幸者的要求。他说，莱普海姆人的税不能减。全体民众都在受虐待，少数人所受的虐待则更为严重了。乌耳姆的老绅士雅各布·埃因格尔要求基尔希贝格的保护官汉斯·冯·雷希贝格把他住在基尔希贝格的几个农奴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赶出领地，原因是他们拒绝给他献鸡。

肯普滕侯爵修道院院长所属的农民受到的压迫特别显著，而且压迫日益加重。士瓦本联盟没有做最后的法律裁决。可恨的侯爵修道院长约翰内斯于 1507 年死去，但以后的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善。新的侯爵修道院长对待佃农和自由农的专横暴虐，比他的前

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佃农和农奴，凡是当时种寺院田地的，都必须订立租约，至于他们会不会因各种因素遭受损失和损失多少则不加考虑。这位修道院长甚至勒索他无权征收的息金。京次堡牧师教区的本茨·冯克从罗马获得一道赦免状，使他的妻子——一个自由农得以不降为他的等级而仍享有自由，同时，他正着手把他在伊勒贝格的华屋卖给城市或一个市民。因为这两件事情，修道院长竟把他抓进利本坦的监狱。修道院长派雇佣兵到监狱去威胁他，如果他不按照侯爵修道院长的旨意把华屋和他的妻子都送给修道院长，就要把他碎尸万段。恐吓使这个上了年纪的人病倒了；因此修道院长派人把他从监狱移入一间小屋。他打算逃跑，于是他把他的床带和被单接起来，沿宫墙缒城而出，但不幸摔伤，半年后就死了。就在他逃跑之后的翌晨，修道院长立即强占了伊勒贝格华屋，用冯克的钱派军驻守华屋，把华屋里的这个自由妇女投入监狱，同时强迫她在押并患病的丈夫立字据，要他把妻子降为和他同一等级的人，把伊勒贝格华屋按照四个仲裁人的定价卖给修道院，而决不卖给其他任何人。可是，修道院长连这个协议也不遵守，而把事情拖到冯克死去后，使他的继承人蒙受巨大的损失。在博登瓦尔茨有个磨坊主，自由地经营着磨坊。修道院长要求他缴纳一笔息金，磨坊主认为没有这种义务，便拒绝支付。这个教会诸侯就威胁他说，如坚持拒绝，立即派人烧掉磨坊，于是这个受压迫而毫无保护的人不得不照付。这个修道院长还不断利用远征费的名目，任意向臣民征收战争税；并且认为，一切增加修道院的权利和财产的行为，都是合理合法的。 200

1523 年，这位教会恶霸患鼠疫死去。他的继承人，即在修道

院政策熏染下长大的塞巴斯蒂安·冯·布赖滕施泰因，对周围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熟视无睹，但平民的精神继续步先人的后尘，日趋铤而走险。

1524年秋某日，寺院农奴正在草地上割草，修道院长的儿子佩拉吉乌斯散步走过这些劳动者的身旁。他们目送他的时候，有一个农民说："修道院长倒有个漂亮正直的儿子。"一个七十岁的、经历过较好时代的老农回答说："是啊！如果他不是秃驴的儿子，倒是个漂亮小伙子。"修道院长听到了这话以后，就打发仆从把这个七十岁的老人拖进了地牢。老人被关在那里十四天，请求审判，没人理睬。经过十四天的折磨，他又被押解到沃尔肯贝格宫城监禁了四个礼拜。他病得快要死了。然而，只是在他交了五十磅赫勒的罚金，并修书盖印保证，如再骂修道院长的儿子是秃驴的儿子就甘愿入监狱处死刑之后，院长老爷才把他释放了。

据档案可查的，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教会领主做过类似的事情啊！乌尔斯贝格的修道院长遇到农民不顺从他的非法要求时，就把他们投入监狱。父亲逃走了，就派雇佣兵抓他的儿子。其他农民和他的父亲一起救出了这个儿子并带了他一起逃走，修道院长就没收了所有这些人的财产，"因为他们亵渎了神职人员"。受到虐待的农民向某个领主请求援助，如果这个领主向乌尔斯贝格的修道院长要求不要不经审问就将他们治罪，这对农民来说已算是很不错的了。这个时期较大的教会领主也全是贵族出身，他们对付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多半与世俗贵族没有很大区别。

201

1494年，有一个年轻的农民在贵族冯·埃普施泰因的小河里捉了几只螃蟹。这个贵族派人抓了他，押送到法兰克福，请求派

刽子手把他斩首。这个自由城市的市政会认为:“这一贫民不过捉了几只螃蟹依法不能处以死刑。”市政会拒绝了他的请求。可是，冯・埃普施泰因老爷却设法从其他地方找来了刽子手把这个农民斩首了。就这样，连贵族小地主的农民都被迫以生命来补偿他们最微小的过失。在人命是如此低贱、老百姓随时可能为一件小事而丧生之时,当然似乎谁也没有去考虑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还会觉得,抛头颅以孤注一掷也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无论如何总可以复仇雪恨,也许还能取得胜利,改善自己的处境。的确,似乎贵族的目的就是想使穷人的生命变得一文不值而已。1524年，冯・卢普芬和菲尔斯滕贝格两伯爵所属的农民控诉了主人的许多压迫农民的事件。他们说:“还有，我们既没有假日，也得不到休息;在节日和收获季节反而还要为伯爵夫人收集小蜗牛壳做纺锤，还要给她们摘草莓、樱桃和青梅等水果，以及做其他类似的事;在天晴时要侍奉领主和夫人,天不好时才能给自己干活,而领主对带狗打猎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无动于衷!”

由于教会法规定农奴在节日应该休息或者自由支配，所以从前有些目睹穷人日常劳动状况的虔城人士，受敬畏上帝心情的驱使,才在许多凶日中间插进几个吉日，以减轻同胞的痛苦。但是，卢普芬伯爵夫人海伦娜・冯・拉波尔特施泰因完全不把教会中和自然界的神圣制度放在心上。她命令臣民在消除身心疲劳的节日和假日为她的利益和口腹之欲去劳动;甚至在美好的夏季节日,也不让农民暂时忘却自己的奴隶锁链，不让农奴暂时忘却自己的灾祸。她的丈夫以极端仇视农民而臭名昭著。而弗里德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不要把他和他的兄弟威廉混为一谈)同臣民的

202 关系也是这样，有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了伤，臣民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的领主死了，那可是天意，我们要戴红头巾为他服丧。”

现在，乌耳姆市那些历来趾高气扬的贵族，却向士瓦本联盟全体大会一再“恭顺而殷勤地请求，如果与会诸公听到穷人的负担是专制的或不合理的，就应该在联盟范围内考虑给予体恤和恩施，以免穷人承受不合理的负担”。

第九章 汉斯·米勒和新教兄弟会

平民早已又开始向各方面“探询魔鬼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强制义务、什一税和徭役”。他们不仅如此，而且到处发起反对履行这些义务的行动。早在1515年，奥格斯堡主教辖区的一个村落就很不顺从，因此向士瓦本联盟提出控诉。联盟自己认为：“联盟成员逼迫它的臣民负担很多兵役和赋税，以致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在福希海姆运动平息之后，班贝克地区总还是扰攘不宁。1524年8月4日，主教宣布：凡检举任何一个确实纵火的农民奖赏五十弗罗林。因为很多什一税谷物仓库在夜间被焚，纽伦堡周围各世俗领主和教会领主存在田野上的什一税谷物全被烧光；班贝克附近也是如此。只知道这是农民干的，尽管用一切办法追捕肇事者却毫无结果。班贝克主教和纽伦堡市政会也得到消息说，“某些神秘人物和不知名的人”往来于主教辖区，煽动各村的穷人，

不许在他们那里储存什一税谷物。所有官员都奉命逮捕这些“不知名的陌生人”。可是这些人逃脱了追查。早在1524年7月，也在特里尔主教辖区和法耳次境内海得尔堡附近的农民，就已经不愿再交什一税了。法兰克尼亚和莱茵河沿岸比这些地区行动得更早。在上士瓦本,特别在多瑙河畔,一些农民团体则是以更加激烈的行动出现的。1523年，农民大闹埃尔欣根和舒森里德两地的修道院。1524年4月初，马希塔尔修道院长所属的农民拒绝向他缴纳赋税和服兵役。5月间，圣布拉西恩修道院辖区的臣民向他们的领主,约翰修道院长宣告不再交纳一切农奴租税,他们要求和其他地方同样享有自由。6月，梅明根市长路德维希·康拉特尔在乌耳姆的城市联盟议会上提出,施泰因海姆村的教会款项、什一税和一切职权都属于他那里的养老院,可是农民们却不愿缴纳大、小什一税。此外，梅明根领主们还担心当地的奥古斯丁派修道院里的造反修士不日会跑出修道院,并将圣餐杯、金银首饰及其他教堂法衣带走。修道院里的修女也好象成了“危险分子和叛逆分子”，其中有一个修女最近刚同布赫海姆的一个卡尔特教派[①]的修士结了婚；这些修道院也有可能遭到抢劫；为此，市政会征询各城市的意见。回答是：市政会对付农民应当先礼后兵，只有安抚无效时才采取行动；但是如市政会觉得这样做太困难,它可以提交联盟解决。修道院应妥善保存法衣。因此,修士和修女如果跑出修道院，都不得不冒风险。

1524年上半年,星星之火在上士瓦本很多地方迸出地面；8月初，已在施蒂林根伯爵领地冒出小小火花，很快就变成了燎原

① 卡尔特教派是隐遁僧侣组织的教团,创于1084年。——译者

203
54

大火。

施蒂林根领地位于黑森林山向东南方上莱茵河谷伸展的地方，也就是位于古老的阿尔佩部境内，在那里阿尔佩部和克莱特部以乌塔赫河为界。施蒂林根以北是奥地利豪恩施泰因伯爵领地；以南是拥有多瑙河发源地巴尔①高原的菲尔斯滕贝格伯爵领地，巴尔高原包括邻近黑森林山南麓的一切地方。往东，赫部伸延于莱茵河、多瑙河和下博登湖之间，再往东即与林茨部毗邻，林茨部西连赫部，北临菲德尔湖，南至博登湖，东以小河舒森为界；林茨部和莱茵部的边界犬牙交错。莱茵部也就是莱茵河两岸的河谷。最后，属于这一系列景色优美的地方的，还有地域广阔的阿尔部，这是直接毗连阿尔卑斯山的高原。

紧靠着瑞士和蒂罗尔自由农民的这些地区，就是从前约斯·弗里茨和那个神秘人物费尔特林来往活动的地方，而现在，从施蒂林根燃起的火焰又首先蔓延到这些地方。施蒂林根伯爵西吉斯蒙德二世冯·卢普芬老爷是海伦娜·冯·拉波尔特施泰因的丈夫，这个姓氏是根据他在巴尔高原的祖传宫城霍恩卢普芬得来的。在节假日和收获季节收集小蜗牛壳和采撷草莓并非暴动的深刻原因，那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

204 无足轻重的事件有时也会引起大规模的国家争端和战争的爆发；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也常常导致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

大概是施洗者约翰节那天，伯爵夫人对施蒂林根人的忍耐刺激太甚了。平常的积怨现在变成了行动。在很短期间，愤慨不平的农民竟促使施蒂林根、邦多夫、埃瓦廷根、贝特马林根和其他一

① 巴尔(Baar)，黑森林山与施瓦本汝拉山之间的高原。——译者

些地方的农民向他们的领主宣告废除徭役、狩猎、死亡税和履行租田者义务。几天之内，他们就集结了六百人，推举施蒂林根附近圣·布拉西村即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为首领。

汉斯 米勒是一名军人，多次参加过反抗法国国王弗朗茨[1]的战役，精通军事和武器制造。他的仪表、雄辩天才、机敏和处世经验使他有能力担任农民首领和党派领袖。

他们仿照帝国国旗的颜色做了一面黑、红、黄三色的小旗；在8月24日巴托洛缪节那天，汉斯·米勒率领一千二百名农民以参加教堂集市节为名，开赴瓦尔茨胡特；因为这天适逢瓦尔茨胡特的教堂集市节。冯·祖尔茨伯爵的农民，达维德·冯·兰德克男爵的农民和圣·布拉西恩的佃农都已参加到原有的六百人的队伍里。

瓦尔茨胡特属于奥地利所谓森林四姊妹城之一，其他三个是：劳芬堡、塞金根和莱茵费尔登。它位于莱茵河北岸，与瑞士隔河相望。当时，瓦尔茨胡特因传教士胡布迈尔[2]正与奥地利处于某种战争状态。

农民在这里同市民团结在一起，集会讨论自己的事情，并且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新教兄弟会的同盟。凡愿意入会的人，每周须交一巴岑[3]会费以供密使来往的开支，他们的使命就是把兄弟会的信件送到德意志远近各地，以号召和争取全体农民支持他们

---

① 弗朗茨一世(Franz 1.)(1494—1547)，法国国王，1515年即位，曾多次同查理五世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译者

② 胡布迈尔(Hubmaier)(1480—1528)，瓦尔茨胡特的革命教士，闵采尔的学生、朋友。——译者

③ 巴岑(Batzen)，十五、十六世纪德国南部的银币。——译者

的事业。他们写信并派密使送到赫部、布莱斯部、宗德部，送到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根，送到亚尔萨斯、莱茵河沿岸以及摩塞尔河畔的农民那里。信中写道："我们不愿意再顺从领主了，除了皇帝一人，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只向皇帝缴纳贡赋；但是，我们要把所有宫城、寺院以及所有属于僧侣的东西统统捣毁，皇帝也不应劝阻我们。"

尽管从布尔根巴赫的总指挥汉斯·米勒后来的书信里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他们送到"所有各邦"的信里，其计划内容与敌方的205菲林根编年史的简短记载略有不同，然而主要之点却是很清楚的：在瓦尔茨胡特和新教兄弟会中，确有一些颇有才智的人。他们敢想敢干，力图把处于不计其数的领主统治下分散的农民力量为了一个目标、为了重新获得原有的帝国自由、为了推翻现存的制度而联合起来；他们企图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成立兄弟会，建立武装，不断通过定期通讯和派遣信使在彼此间保持相互联系。

胡滕从前确实有过这种想法，而且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在这个地区呆过；是他的精神传到农民身上的吗？根据弗赖堡城报导，卡尔斯特汉斯在这一年确曾在这里活动过，而且号召黑森林的农民组成鞋会。是否可以认为他不过是乌尔里希·胡滕的一个追随者？因为，卡尔斯特汉斯这个名字在乌尔里希·胡滕最后那些著作中多次出现，而胡滕本人也许是用这个名字从兰德施图尔转移到这个地方来的吧？

第十章　胡布迈尔和瓦尔茨胡特

胡布迈尔生于奥格斯堡附近的巴伐利亚小城弗里德贝克；早在路德初露头角之前，他已担任传教士这项职务，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在布莱斯部弗赖堡大学修业成为神学家，精通辩证法，因此是思想斗争的一位赞助者；这位“博学大师巴尔塔扎尔”[1]先在弗赖堡神学院任教，以后就教于英戈耳施塔特，在那里得到神学博士学位并任副校长。以后又从英戈耳施塔特被派到累根斯堡任主教座堂牧师。早在1516年初，他的几次精彩讲演就已引起极大的轰动，使他声誉大振。后来，未经他本人同意，被累根斯堡推为修建“圣母玛利亚教堂”的第一个发起人，他目睹感情冲动的民众在这个教堂前上演动作痉挛和舞姿狂乱的戏剧，感到十分遗憾。直到现在，他愈是追求较高的精神目标，超过很多规范，他就愈感到被路德所吸引。他觉得累根斯堡的精神气氛不再适合于自己，就到黑森林的瓦尔茨胡特教区去当牧师。他在这里，在古代阿拉曼尼 206 亚人[2]的真正后裔当中，在邻近瑞士的纯朴、智慧、爱好自由和性格活泼的森林儿女霍恩施泰因人当中，找到了一个活动领域，虽然范围不大，但却是自己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和创造许多事物的一

① 巴尔塔扎尔(Balthasar)，东方智者，耶稣降生时到伯利恒去的三博士之一。见《马太福音》。——译者

② 阿拉曼尼亚人（Alamannen），莱茵河东岸和多瑙河北岸的古代日尔曼部族。——译者

个活动领域。他和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格利接触后，产生了友谊，自己也成为黑森林的第一个宗教改革家。瓦尔茨胡特的市民热烈拥护他，城内和郊区的教士也是这样。恩吉斯海姆的奥地利边区政府要求引渡巴尔塔扎尔大师，遭到了市民的拒绝。政府认为，他的教会革新是对鞋会的鼓励，即对平民暴动的一种鼓励，因为平民暴动正好是1524年夏这个时候在这些地区发生的。胡布迈尔请求市民说："让我走吧！免得因我使大家受害和遭难，你们也好享受安宁与和平。"8月17日，他由市民护送自愿离开此城。他打算前往沙夫豪森，并在那里得到保护和接待，于是沙夫豪森的武装骑兵从瓦尔茨胡特市民的护送行列里迎接了他。恩吉斯海姆政府确实派了人"要杀害博士"，因为他们没有抓到他，他们就侵犯庇护权①，坚持要求引渡他。胡布迈尔在万分艰苦中，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和真理的必胜力量表现出无限的信心。他给沙夫豪森市政会的信上写道："这不是我的事业，而是上帝的事业。诸公不必畏惧，我也不害怕；因为神圣的真理是不灭的；虽然真神暂时被捕、被鞭笞、戴以荆冠，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被送进坟墓，但到了第三天，又胜利地复活了，并取得了永恒的统治和胜利。"② 胡布迈尔要求在大庭广众面前阐明他的教义所含的真理。他说："因为当局诬我是蛊惑人民的人，是叛逆，是异教徒，所以我愿向众人阐明我的教义、信仰和希望。如果我讲的教义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要攻击我，而且还因我而攻击其他人呢？我不知道，我在两年布道中究竟哪个字句不是根据圣经说的。但是，我没有象我所理解的圣经那样，把一切

① 中世纪时，宗教法规定有避难所，避难所有权庇护罪犯免于被捕。——译者

② 参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译者

都完全地、圆满地讲出来，我坦白承认这点，也自愿对此负咎：我维护了我必须用牛奶而不能用难以消化的食物去养育的弱者。如果以监禁、拷问、刀剑、火或水迫我讲出或者承认与我现在从神的启示中得到的见解不相同的话，我就要对此提出抗议，并且在我的天父上帝和一切人面前表明，我愿意作为一个基督徒受难而死，不使任何人对上帝交给我的事业感到愤慨。愿上帝赐给我一个勇敢 207 的、永不沮丧的、庄严的灵魂！”


胡布迈尔（依据一幅古代铜版画）

当八个信奉天主教的瑞士联邦成员国的议员们一起连续三次威胁地提出引渡他的要求时，沙夫豪森市政会也显示了自己的尊严，并未把这个委身于它保护之下的人交出去。在这位牧师离开瓦尔茨胡特以后，恩吉斯海姆的奥地利政府还象对待牧师那样，竟对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威胁和迫害。

对新教及其牧师进行的血腥迫害，特别是在德意志西南部和东南部所进行的迫害，大大加强了由于世俗的原因开展起来的平民运动，而且使它更加神圣和炽烈起来了。正是政府本身在闵采尔再洗礼派的理想刚刚支配这个运动的时候把宗教殉道者的膏油投进了世俗运动行将熄灭的火焰里去的。

信奉旧教的各政府联合起来，企图用暴力把刚要兴起的新教 208 镇压下去。在美因兹大主教区、巴伐利亚、萨尔斯堡地区、奥地利各邦、南方高原地区、尼德兰，在特里恩特、累根斯堡、奥格斯堡、斯佩

耶尔、斯特拉斯堡、康斯坦次、巴塞尔、弗赖辛根、帕骚和布里克森等主教辖区，到处追捕新教牧师和信徒；在维也纳、布拉格和奥芬，在梅斯、安特卫普和迪特马尔施地区，在奥登瓦尔德①、黑森林、孚日山②和萨尔斯堡山脉，新教徒受到严刑拷打，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活活烧死；许多人被驱逐出境。特别嗜血成性的要算因斯布鲁克、斯图加特和恩吉斯海姆三个地区的奥地利政府。这三个政府在小城恩根设立了一个宗教裁判委员会。

金青根城首先受到奥地利政府的武力镇压。这个城市的牧师雅各布·奥特尔也被强行赶跑了。他的教友中有一百五十人护送他到边境，并且同他一起盘桓数日。当他们正要回到妻子儿女身边时，发现道路已被封锁，不能进城了，于是他们乘船渡河到斯特拉斯堡去。但是，从弗赖堡和恩吉斯海姆开来的军队包围和占领了金青根城，并逮捕了城里许多有新教徒嫌疑的人。市政当局秘书因为用两种形式举行圣餐③，结果被刽子手斩首；另外还有十五个人也被斩首。宗教裁判委员会以为这样才能把这些地区的新宗教生活的精神压制下去。接着，就该轮到瓦尔茨胡特了。

这个城市派遣市政委员代表团到恩根城去谒见执政大人，代表受命前来说明，他们为了和平，已经打发博士走了，他们仍愿意以虔诚的瓦尔茨胡特人的身份，象以前那样把身家性命献给尊敬的奥地利王室，恭请执政大人恳乞殿下息怒开恩。市政委员汉斯·雅各布·博林格尔担任代表团发言人。他们去谒见时，首先遇到

① 奥登瓦尔德，德国西南部内卡河、美因河之间的山脉。——译者
② 孚日山，在莱茵河西面，地处德、法交界处。——译者
③ 用面饼和葡萄酒两种形式举行的圣餐。——译者

了鲁道夫·冯·祖尔茨伯爵。“博林格尔，你怎么也来了？”伯爵厉声喝斥这位代表。“是的，老爷！”他必恭必敬地回答。伯爵喊道：“博林格尔，博林格尔！如果你始终服从君侯，你和你的孩子是不会倒霉的。天哪！你怎么会被异教徒所骗，竟然接受了异教徒的信仰了呢？”博林格尔说：“我并没有信仰异教。”“那么你到底信仰什么呢？”“老爷，我信仰上帝。”“你信仰魔鬼！”伯爵发火了。“如果你始终象老实人那样服从君侯，事情决不会弄到这个地步，我们很了解你和你这一伙人：你们都被登记在案的。该死的东西，第一个杀头的该是你，第二个是容汉斯，第三个是布罗西。汉斯先生，怎么没把布罗西和容汉斯也派来？该死的东西，只要我们来得及，我们就要斩草除根，连妇女也要打死。我们一定要把你们新教徒打得鼻青脸肿，把你们吓得目瞪口呆；我们一定要惩罚你们，以你们路德教派的人为例子，以儆效尤。这样的罪人都要清除掉。你背信弃义、犯上作乱；你和你这一伙人都是君侯的罪人；你没有遵奉君侯的命令。”汉斯先生回答说：“老爷，我不是罪人。不过，如果我是罪人，你们就用法律制裁我吧，用以执法的剑就在你们身边。”鲁道夫伯爵骂道：“该死的东西，你就是这样一个罪人，我要去晋见君侯，向他报告。” 209

其他三个林区城市劳芬堡、塞金根和莱茵费尔登的代表也都到这里来了。他们被召唤进去，却让瓦尔茨胡特人等着。当他们又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塞金根的区长对瓦尔茨胡特人说：“博林格尔！老爷们不能宽恕你；想想你的老婆和孩子吧！你就象刚才我们进见三个政府那样，屈膝下跪，请求他们看在上帝面上原谅和宽恕你吧，你已被人引入歧途，走错了路。”博林格尔回答说：“区长老爷，

你说什么？上帝并不愿意我干这样的事；我宁愿被砍头也不会这样干。我的信仰是正确的；可你们的信仰却是虚假的。我没有被人引入歧途。人只能向上帝跪拜，我决不向任何人下跪。”

人们听到瓦尔茨胡特人在里面向三个政府请罪。汉斯·伊默尔·冯·吉尔根贝格总督说：“我处理这件事既不愿过宽，也不愿过严，反正要惩罚你们，容不得你们有其他指望。”代表们要求由各帝国直辖市共同依法处理。“我们要法律！”博林格尔和他的随行人员连声大喊，“法律，法律，诸位大人！”君侯们厉声嚷道：“什么，法律？君侯就是法律；帝国直辖市同君侯有什么相干？”“我们要用火和剑指给你们看到什么是法律！”鲁道夫·冯·祖尔茨伯爵嚷道。

瓦尔茨胡特的市民决定对暴力采取自卫措施。布尔根巴赫的

210 汉斯·米勒已经率领他的林区农民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刻，一千二百名农民举着黑、红、黄三色的旗子开进了瓦尔茨胡特，新教兄弟会的秘密同盟组织起来了，迄今瓦尔茨胡特的纯宗教性质的运动开始转变成革命性的运动。恩吉斯海姆政府企图不惜一切力量惩罚“这些无耻的异教僧侣和蛊惑人心的人”，以及被诱惑的人，其中瓦尔茨胡特的博士则被他们视为一个首恶分子。政府调集了大量军队和大炮，以惩罚瓦尔茨胡特。但是，瓦尔茨胡特人宣称，信仰埋在心头，这既不能被蛇炮、也不能被镣铐所征服的。苏黎世和沙夫豪森两个城市恳切地为近邻求情。由于与奥地利王室有传统的同盟关系，苏黎世不能公开给被压迫者派遣援军；但是，约三百名勇敢的苏黎世人自己作主，自愿去援助瓦尔茨胡特的基督教兄弟；其中一人名鲁多夫·科林给苏黎世市政会写信说，他们不是为了

金钱，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只是为了捍卫圣经才这样做的。上帝 211
的精神召唤他们拿起武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煽动分子。



胡布迈尔在瓦尔茨胡特受到隆重欢迎

现在，胡布迈尔也回到了瓦尔茨胡特，市民们对此感到极大的高兴。"市民鼓乐喧天地欢迎他，所有仪式之壮观有如他是皇帝一般。"市民在百货商场为他举行了盛大宴会。正是这个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和他带领的一批信徒同时到达了这个地区。

第十一章　再洗礼派信徒

正是由于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使一向感情激动的林区人民更

易于发怒了，所以象托马斯·闵采尔这样老练而善于打动人心的演说家和颇孚众望的人正好在这时带领他的戴灰色毡帽、穿粗布上衣的传教士队伍来到这里，当然不难使他们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了。

胡布迈尔在同闵采尔本人会面之前，就已受到闵采尔的信徒内卡河畔罗腾堡的威廉·雷布林的影响，拥护新天国的教义。雷布林给胡布迈尔洗了礼，然后胡布迈尔亲自以再洗礼的方式给近三百人行了洗礼。

那些来自次维考的狂热信徒对圣经的解释与路德不同，但在解释时却专门利用了路德所提倡的基督教的信仰和传教自由，这批人以施洗礼者的名义分布甚广。这些自称施洗礼者拒绝给婴儿洗礼，因为圣经上从未提到婴儿受洗礼的事；他们主张婴儿应该在接受信仰的教义以后再受洗礼。于是，他们被反对他们的人称为再洗礼派。今天，天主教作家还称赞这些信仰新教的脱宗者“真诚热心、忠于信仰”。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逐渐被当作重要的事情来对待和处理了，在短期内，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使再洗礼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基督教的核心问题。

这个教派很快地经历了一系列的狂热崇信的阶段。它的疯狂行为在明斯特有所不同；再洗礼派的生活、希望和信仰在农民战争前是一个样子，它在农民战争后的幻想则是另一个样子。

这个教派成立的最初三年内，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暗地称赞它，说施洗礼者过着高尚的优美的生活。维策尔说：“我希望所有以基督徒自诩的人都能这样生活。”他们勤勤恳恳，过着一种无可

212

非议的生活，饮食适度，衣着朴素，彼此友爱，说话简要，对论争却极度热心，宁死也不背离他们的教义。他们严格地把所有玷污荣誉的人排除在他们的兄弟团体之外，认真地教诲人们信仰、友爱、忍耐、乃至受苦刑和以身殉教。他们不懈地以传教方式宣传新的天国。他们的识别标志是，一个人说："愿主赐你平安！"另一个人则回答："阿门！愿主也赐你平安！"不允许他们公开布道的地方，他们就在夜间于僻静的房舍或山谷里聚会；来参加这种聚会的常有远处的兄弟会代表，他们在夜间跋山涉水，他们只能夜间赶来，夜间赶回自己家里。不久，从图林根森林直到瑞士和蒂罗尔的阿尔卑斯山各山谷，人们都从他们嘴里听到了闵采尔的布道：革新世界、以剑灭除世界上不敬上帝的人的时候为期不远了。纽伦堡市政会这样描述他们："他们在各地不外乎宣讲新旧约箴言，因为讲的是剑、铠甲、战争和杀戮，所以把一切都导向血腥的战争、抢劫、屠杀和暴乱，他们甚至想当最虔诚的杀人犯，独霸整个世界。这些人头脑机灵，敢于铤而走险，他们也许觉得理性过于可笑。"

同闵采尔结合在一起，并按照他的意图活动，这正是这一类的再洗礼派。由于再洗礼派是宗教的产物，成立后不久就有很多不同的主张，而且以第二次洗礼作为参加一个从事暴力革命的宗教政治秘密团体的标志的，这只是再洗礼派的一部分，而非再洗礼派的全部。所以，瓦尔茨胡特的再洗礼派雅各布·格罗斯（后来成为斯特拉斯堡和奥格斯堡的洗礼派首领）被驱逐出故乡城市瓦尔茨胡特，因为他主张不许任何人杀人，也不许任何官厅发布杀人命令；因为他拒绝同其他瓦尔茨胡特市民一起出征去援助起义的农民。

但是，所有再洗礼派都坚持：信徒必须相信和履行“神灵”教导他的事情；他们都认为，内心听到了“天父的声音”。许多人见过“显圣”。圣灵附着了他们，正如一个再洗礼派信徒在法庭上说，“有股巨大的力量强制他们的意志”，随着入迷发狂感到四肢脱臼，213 “好象忽然得了癫痫症”。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在一个地区同时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于是他们都讲述、预言很多令人惊异的事情。

但是，这种精神失常是农民战争后才在再洗礼派中成为普遍现象的。他们听从“同他们谈话”的“内心的声音”，并“在开始行事之前先问上帝”，就这两点来说，他们确实由于“常常翻阅闵采尔和卡尔施塔特的小册子”，从中吸取了不少养料。

他们在生活方面最初实行的“财产公有”只做到这种程度：任何教友在困难时可以要求其他教友帮助，可以象公有的那样享用其他教友所拥有的东西。但是决没有人依赖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他们中间更不容许有闲人和懒汉。

他们这些“新预言家”、“狂热信徒”、“梦想者”奔走来往于图林根、班贝克地区、维尔次堡地区、士瓦本、莱茵河中上游、瑞士、蒂罗尔、萨尔斯堡地区、施泰厄尔边区以及埃姆斯河上游地区；他们宣讲“未来和主的审判”、一切现存制度的临近毁灭、普遍的平等和博爱；他们建立秘密兄弟会，即闵采尔同盟的分支组织，并在某些地方由他们代表“圣灵”讲话以鼓动民众。各兄弟会彼此保持着联系，但只通过少数“知情人”，也只有这些人才知道各个教友的名字。

正义寓于其中的“新世界”的宣告者“在消灭了一切不敬上帝的人，特别是在消灭了不敬上帝的诸侯和领主之后”、“能随机应

变”,改换“姓名和服装”。教友的首领非常善于保守他们辗转活动的秘密;因此他们多年来一直逃脱了追查。闵采尔的这些“四处活动的”教友们不穿普通再洗礼派和教士的衣服。被纽伦堡市政会称之为一名“首要的和地位最高的再洗礼派信徒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家伙”,他是来自施魏因富特附近海因城的约翰内斯·胡特。从前他是比布拉教堂的仆役,1521 年因拒绝把他的新生儿受洗礼而被驱逐,于是来到纽伦堡。他在这里开了一个杂货铺,营业非常勤勉和精明,又同时经营了书籍装订所、烧酒作坊和“各种各样的手艺”。农民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全力经营书籍买卖。纽伦堡人这样描绘他:一头浅褐色短发,一道灰黄色上髭,身材高大,穿一件黑色骑士上衣,一条灰色裤,戴一顶灰色宽沿帽,走路从容不迫。他给周围远近的许多人行了洗礼。关于他,有这样一个传说:他给再受洗礼者喝的一种饮料是由圣餐杯里取来的。喝过之后他们就对施洗礼者的事业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且马上看见圣灵“显圣”,听见并预示“上天的声音”。他主要是携带违禁的闵采尔写的和类似的小册子,但同时也携带路德的著作到处漫游。他把闵采尔最近在途经纽伦堡时撰写的那本宣传暴力变革的著作出版了;闵采尔被赶出米尔豪森之后,投宿于胡特在比贝劳的家里,同他盘桓了“一昼夜”。这位再洗礼派信徒在农民战争期间主要在维尔次堡地区,特别是在维尔次堡城郊的营寨里起了较大作用。 214

正如后来法庭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再洗礼派信徒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农民战争的准备工作;可是一些对此负有严重罪责的人当时还不是再洗礼派成员,而是后来才加入的。1524 年 5 月,在福希海姆四周地区和邻近的安斯巴赫地区,以及在拜尔斯多夫

和赫尔措根奥拉赫等地的秘密活动与暴动中，再洗礼派信徒，如彼得·瓦格纳、孔茨·齐格勒和迈尔家三兄弟等特别活跃。

可是，再洗礼派信徒所起的鼓动作用比他们实际参加农民战争的作用还大，因为大多数再洗礼派信徒并不属于闵采尔派。

人们把闵采尔本人也列为再洗礼派，甚至说他是它的创始人，这是错误的。根据一位最可靠和对这件事最清楚的同时代人确凿证明，闵采尔既非施洗礼者，他本人也从未行过再洗礼。甚至在他死后很久，在他的秘密弟子里的大批信徒也都不是施洗礼者。但是闵采尔为了实现他的崇高计划，曾利用最热忱的施洗礼者和再洗礼派。他们只是他的同盟者，而他却是领导这个本身在信条上并不统一、"完全按各人意志行事"的教派中最活跃部分的首领。因此，从 1524 年中以后，虽然闵采尔自己没有行再洗礼，却认为再洗礼符合他的目的而坚决要求实行①。

这样，闵采尔就可以利用宗教的标志和形式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有效手段。在他看来，这本来是他为自己和他的事业所要求的那种自由。他喜欢在人民面前使自己的思想蒙上一层幻觉和梦想的色彩，给自己的理智意图披上神的启示的动人的外衣。按照他的思想和教义来说，人的精神即启蒙的理性是神对人进行启示的唯一媒介。每当他独自在房间里思索考虑，而后变为大声的自言自语，事后他却喜欢把这当作与神的一次对话。他在阿尔施泰特住在一个阁楼，有一天，他的一个信徒来到他的房前。他听到里面

215

① 再洗礼派是一个主要以城市平民为来源的教派。平民阶级是"被摈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恩格斯）的一个阶级，他们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是革命农民的天然同盟者。他们在许多城市取得了权力，同时也就跟农民结合起来。托马斯·闵采尔力图将他们纳入农民的斗争中来，这特别在图林根地区获得了成功。——编者

有两个人在交谈。当他打开门一看，只见闵采尔一人在屋里，于是就问他，刚才他在屋里同谁在一起。闵采尔回答说："刚才我问我主，明天我该做什么。"这位信徒又问："哦！主也这么快就给了指示？"闵采尔点了点头。这并不是闵采尔的虚构，他的确感觉上帝附在他身上，他信仰上帝，并且在他那充满人民事业的思想中听见了这个上帝讲话。甚至企图诬蔑他同上帝交谈只不过是演戏式的耍手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具有那些既是人民的解放者、又是预言家的伟大人物所具有的胸怀。一句话，设想为直接从上天讲出来，与仅仅从人们口中说出来，对人民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闵采尔也认为，用幻觉和直接启示对群众证明他的天职是必要的。

第十二章　托马斯·闵采尔和普法伊费尔在上士瓦本

在闵采尔被驱逐出纽伦堡之后，他的信使先于他早就来到了南方高原地区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选择这条路是为了了解当地的局势，利用这个高原地区的起义为他自己取得活动空间。他由士瓦本而上，来到克莱特部和赫部。他的足迹遍及巴塞尔和苏黎世地区以及亚尔萨斯。卡尔施塔特也在这里，在莱茵河上游地区。很可能，普法伊费尔也曾伴随闵采尔来到这些地方，而普法伊

① 南方高原地区按字面讲是指高原地区。在这里是指上巴登，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译者

费尔曾在这里用他的明快而犀利的笔从事写作活动。

216 闵采尔在克莱特部的格里森村居住了几个礼拜之久，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图从事活动，他不止一次地到邻近地区，特别是去伯爵领地施图林根作短途旅行。他在巴塞尔布道已经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哪里的统治者不信仰基督，哪里的民众也就不信仰基督，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他在克莱特部和赫部布道，多次讲到拯救以色列的事情：主降临他的人民，建立天国——千年王国，以及全体基督徒成为一个亲如兄弟的民族的时刻快要到了。他撰写和散发反对领主暴行的传单。早已群情激愤、并且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处于起义状态中的这个高原地区的民众请他留在这里，可是他原来没有这种打算。有学问的人，特别是苏黎世一个市政委员的儿子康拉德·格雷伯尔和瓦尔茨胡特传教士巴尔塔扎尔·胡布迈尔博士，也都拥护他。

1524 年的 10 月底，闵采尔来到了森林山区；11 月，这个高原地区的农民发起了比第一次更加激烈的运动。奥地利政府对农民这样行动有所顾虑，于是推迟了对瓦尔茨胡特的进攻。有人给奥地利政府写信说："这里事态看起来十分麻烦，叫人不安，恐怕会由此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战争。在山区里发生的事是狂暴、离奇和令人忧虑的。"

愈来愈多的闵采尔门徒游遍了高原地区，传播他的宗教—政治新教义。这个教义当然比路德派和茨温格利派的教义更合农民的心意。据一个目击者叙述说，在圣加仑，传教士多极了，每逢礼拜日和节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成群的市民和农民在听传教士讲道；从传教士穿戴的粗布衣服和宽沿灰色毡帽，人们很快地认出

来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再洗礼派，也有很多人以前是路德派，现在改宗为再洗礼派了。"喂，喂，"一个农民对另一个农民说，"这就是真正的新教派。你瞧，那些老黑袍想怎么撒谎就怎么撒谎，想怎么胡说就怎么胡说，这些无赖统统该打死。他们把我们欺骗得好苦啊！"不久，几乎没有一个牧师再敢穿着黑色长袍从这样成群结队的农民和市民身旁走过。

在同时期，各种各样的事情使人民的心情不能平静。大自然似乎也脱离了常轨，天上和地上都出现了异常现象，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和说明，更使人们神志昏眩。人们忽而说看见了太阳周围有三道环，当中还有一个燃烧着的火炬，忽而又说月亮周围出现了双晕，中间还有一个十字架。据说在匈牙利，人们在夜里看见两个戴王冠的首领在天上交战；传说在莱茵河畔，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听见天空有巨大的骚乱声和武器撞击声，好象发生了一场大战。很多地方，动物生了极罕见的怪胎。在某些地方出现了鹳，在另一些地方乌鸦同穴鸦① 进行着激斗。人们听说南方各邦发生了地震；士瓦本、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鼠疫猖獗，仅阿尔部的肯普滕城一地从1521年到1523年，就有一千六百多人死于鼠疫。此外，还发生暴雨成灾，出现彗星和时令反常现象：最近三年内，有一年冬天天气非常暖和，穷人象在米迦勒节前后那样可以光着脚走路，虫蝇如夏天滋生、乱飞；二月里樱花就已盛开，林木长满嫩枝新芽，花蕾含苞欲放。但是，到了复活节前后却又出现了严冬。由于严重的暴风雨，粮价猛涨，所有高原地区的平民都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这一切都被解释为怪事即将来临的预兆。人们无需任何征兆和预言天

217

① 穴鸦，乌鸦科禽类，体大如鸽，常筑巢于岩石隙中。——译者

218 才，就可以从多年来局势发展中预测将要发生的一场巨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民间的预言家预言，而且作为被当时人们信仰并尊崇为高级科学的星占学也确定1524年是“发生空前巨变”的时期。1520年初巴伐利亚总务大臣埃克给他的公爵写信说：“从五行命运来看，星占学家的话可能是对的。现在到处都燃烧起来的火焰，是不可能平安无事地熄灭的。”民间早就流传一些预言，其中一个预言说：“谁要是在1523年没有病死，1524年没有溺死，1525年没有被打死，谁就能讲述奇迹。”



托马斯·闵采尔在克勒特部向人民布道

站在进行鼓动的传教士面前的是头脑里充满上述这些东西的平民：人们看到这儿有一个人，面色苍白，形容枯槁，怒目而视，除了他本人，他的老婆孩子大概也在挨饿；那儿有一个人，长年被奴役，无休止的徭役看来已榨尽了他的全部精力，他只是躬身倾听；但在前面，又有一些身强力壮、挺胸阔步的人向前逼视传教士和他

的嘴，在他们的目光、步履中充满勇敢的神情；在后面，有一群人在互相诉说他们至今的遭遇是多么坏，同时手拉着手，共同向往较好的时代。不少人对布道感到满意，因为它把行将熄灭的火焰重新煽起，而火点燃起来以后就可以报仇雪恨，夺回财产。诚然，也有少数人站在那里是单纯出于好奇和闲散无事。听讲的场所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因为宣讲新教义通常都在野外，很少或者根本不在教堂里进行；他们喜欢在村前高大的菩提树旁，在田野里，在广阔的草地上，在山丘上，在森林的边缘，象最初预告穷人福音的人那样，自设讲坛即席布道。闵采尔本人在南方高原地区逗留了将近三个月；普法伊费尔则先期回到米尔豪森。

第十三章　领主们最初的共同对策

组成士瓦本联盟的诸侯、领主和城市，一听到骚乱开始的消息，就立即派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到农民那里去，好言抚慰他们，并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农民向他解释说："我们不是新教派，也不是为福音而聚众闹事。"由于好言抚慰的尝试并未收到效果，卢普芬伯爵和祖尔茨伯爵自然更加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臣民在瑞士战争中曾参加联邦方面，而在战后，这些有"瑞士"思想的人，又备受他们的折磨。 219

鲁道夫·冯·祖尔茨伯爵是克莱特部的诸侯，当地的农民起

初极不愿与施图林根的农民合作，共同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因为害怕那些造反的邻人对他们进行讥笑和骚扰，所以宁愿向苏黎世人寻求保护和帮助。他们的伯爵、罗特魏耳诸侯法庭的世袭法官兼因斯布鲁克奥地利政府的首席顾问鲁道夫·冯·祖尔茨一年前就任命汉斯·冯·海德格为驻克莱特部的总监。由于农民的要求，海德格也派遣了一名叫彼得的当地法官，同农民代表一起去苏黎世，请求苏黎世为他们调停，以便恢复和平与安全。农民们向苏黎世市政会呈递了他们对领主的四十四条控诉和要求。市政会问他们，是否愿意服从市政会的法令和接受茨温格利的主张时，农民回答愿意，但是海德格的代表却说，对此他并未受命发表意见。同时，市政会声明，如果他们相信公爵和他的官员不反对新教，也不迫使臣民保持旧的教会习俗，那么，市政会愿意写信给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和他的助手，说克莱特部没有人反对新教义，请他们不要再去骚扰了。市政会也给黑森林的农民首领写了这样的信，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苏黎世人仅仅从宗教根源中寻找骚动的起因。但是，根据农民自己的陈述，居于首位的主要的原因是纯世俗的，而同时代各派人士的说法与此也是一致的。

8 月初，士瓦本联盟对日益扩大的平民骚乱进行了讨论。“由于多处城乡人民和臣民聚众造反，想摆脱迄今为止的俯首听命状态，甚至企图迫使官厅按照臣民的意志与愿望行事”，因此决议，“要各代表征询他们领主的意见以准备召开下次联盟会议”。10 月，士瓦本联盟重新举行会议，并答应给受臣民威胁的领主以紧急援助。

同时，冯·卢普芬伯爵向他的保护人斐迪南大公求援，大公向农民颁布了一道指令，要他们保持平静，向他8月底将在拉多夫策尔指派的委员会陈述他们的疾苦。这些农民多次地、长期地曾向帝国法院申诉他们的疾苦和贫困状况，但他们从来未被理睬或根本得不到保护！现在竟要他们指望一个大公的委员会来拯救他们；被选入委员会的，除了汉斯·冯·弗龙茨贝格、克里斯托夫·富克斯·冯·富克斯贝格和几个士瓦本联盟的代表外，甚至还有鲁道夫·冯·祖尔茨伯爵和奥地利边区政府总督汉斯·伊默尔·冯·吉尔根贝格，此人住恩吉斯海姆，对他的用心，农民了如指掌。 220

所以没有一个农民到委员会去，是很自然的事。他们同样也没有理会大公的指令。他们依然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

在指派委员会的同时，大公募集了二百名骑兵，一千五百名雇佣步兵，配备四门小炮、六门蛇炮和一百支火绳枪，还有二十五辆攻城车；此外，特鲁赫泽斯·格奥尔格·冯·瓦尔德堡也已同意派二百名骑兵前往支援。由于这些部队不能立即集中，领主们在9月3日于策尔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今后八天内仍与农民在他们认为比较合适的沙夫豪森进行谈判；在此期间，每个领主都要"利用妇女和其他有效的谍报"侦察"农民驻在何处，他们的策略、计划和企图是什么，兵力多少，他们希望和期待什么，依靠什么援兵"。恩吉斯海姆政府还要负责防止农民从亚尔萨斯得到军需品和援军。

策尔的市府秘书博尔施泰特尔代表冯·卢普芬伯爵出席了沙夫豪森会议，他要求农民把旗帜交给自己的领主，跪下来为自己的

不法行为请罪并赔偿造成的损失。只有这样，伯爵才会给以宽恕，一切情况照旧；因此，农民对他的建议毫无兴趣。

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分征募的军队慢慢集合起来。为了弄清农民是否得到瑞士联邦的支援，领主们在9月14日写信至沙夫豪森："皇帝陛下将给予桀骜不驯的臣民以应得的惩处；我们现在能指望从瑞士联邦那里得到什么呢？"瑞士联邦回答说："我们不过问农民的事；如果我们的农民有类似行动，我们同样要给他们以相应的惩处。"

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把黑森林那边的农民也已集中到自己那里，并且在9月30日从巴亨经勒芬根、伦茨基尔希、诺伊施塔特、朔拉赫和乌拉赫，向富特旺根推进，10月1日进入布雷格河谷，开往布罗因林根，10月2日开往希尔青根，次日是礼拜天，是教堂集市节。

221 新教兄弟会的新军队与他在这里会合，他们由汉斯·毛雷尔率领，来自赫部和赫里，即康斯坦次主教辖区和赖歇瑙修道院辖区的村庄，双方还达成了其他一些协议。早在10月11日，在黑、红、黄三色盟旗下已经聚集了三千五百多人。汉斯·米勒得到领主的军队逼近的消息后，立即率领农民撤到埃瓦廷根和里特海姆附近的安全阵地。他的部队大都只是刚刚用叉子、镰刀和斧头武装起来的。

但是，领主们要对农民发动进攻仍然怀有某种畏惧。他们在小城许芬根和它周围集结的人马不过是八百名步兵和二百名骑兵，而起义的规模正日益扩大。对领主来说，在目前遭受一次挫折，将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况且沙夫豪森城对来自阿尔佩部和

克莱特部方面的侵袭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沙夫豪森在施图林根伯爵领地占有许多产业，在战争爆发时会遭受领主军队和农民的严重破坏。因此，这个邦反对战争的态度最坚决；本来领主们最害怕的莫过于现在同瑞士联邦卷入一场战争纠纷，哪怕是对联邦的小小冒犯。所以，他们经过多方考虑，愿意接受沙夫豪森关于该邦与政府全权代表共同进行调停的建议。但是，当沙夫豪森详细制定和解建议时，领主们却声明，未经通知斐迪南大公和士瓦本联盟，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农民也声称，在事先未通知与他们结盟的全体农民，未经他们同意，他们同样不能接受这个提议。

冬季已经临近，这不是军队愿意上战场的季节。在领主看来，休战是再好不过的了。

这时，康斯坦次主教的宫内大臣汉斯·冯·弗里丁根，博林根的地方官维尔纳·冯·埃因根和于伯林根的两个市政委员，来到埃瓦廷根的农军营寨与农民谈判，要农民同自己领主或是和解，或是把他们的事情提交仲裁。他们说，西吉斯蒙德·冯·卢普芬伯爵也将被邀请，并期待他作出决定。农民的疾苦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负责审理，在此期间农民们应保持冷静。农民接受了这个建议；当领主的军队撤走时，他们也解散了。 222

但是，农军中的老百姓来自各个方面。他们绝大部分迫切要求解放或减轻负担，当然，也有不少人，特别是其中的雇佣兵，喜好懒惰闲散和到处流浪。赫部和克莱特部这样一支蜂拥聚合的农军，来到逼近瑞士边境的地方。沙夫豪森和苏黎世都派代表向他们示意，不要入境，不要骚扰他们，要约束自己。

当代表问他们出征的目的时，他们说："我们好比天空的乌鸦，到处漂泊，圣经、神灵和我们的迫切要求叫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代表要求他们不要去与这两个城市的农民联合，并立即回师，他们认为，未征询自己弟兄的意见他们不能答应；然而他们还是撤回去了。

第十四章 图尔部[1]的农民骚动

瑞士联邦完全有理由不让士瓦本农民接近其边境，因为他们所做的，正是瑞士人过去做过的，就是现在，瑞士人仍然打算支持农民争取自由的努力。各邦的态度有分歧：苏黎世、沙夫豪森和阿彭策尔推崇新教义；巴塞尔、索洛图恩、伯尔尼和格拉鲁斯倾向新教，但仍公开地与旧教信徒保持关系；卢塞恩、乌里、施维次、下瓦尔登、楚格和弗赖堡，却牢牢地皈依旧教，而且对新教和信奉新教的人毫不隐讳地表示敌意。他们同周围德国各邦领主们一样，视新教义为一切叛逆和暴动的根源。事实上，它们的农民从这年春季起，也已开始活动，进行反抗了。

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十个邦的发言人说："宗教改革使民众如此骚动不宁，竟至拒绝缴纳息金、什一税和其他贡赋，坚信一切应该归公，而且对官厅蔑视的程度可能使瑞士遭致毁灭。"

223 特别是在图尔部境内，农民群情激昂。图尔部农民发誓，直至

① 图尔部，现在瑞士东北部的一个州。——译者

他们成为自由的图尔部人之前决不刮胡剃须。托根堡农民拒绝缴纳什一税，在扎尔甘塞兰德和莱茵河谷的农民也是这样。圣加仑、罗尔沙赫、明斯特林根、克罗伊茨林根、费尔特巴赫和德尼肯等修道院，都慑于农民的威胁。7月中旬，图尔部人洗劫并焚毁了伊廷根的卡尔特派修道院。尤其是这一事件对于瑞士联邦对待士瓦本农民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影响。

图尔部境内施维次邦的地方官、居住在山上的约瑟夫，在最近于楚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图尔部的情况、农民的骚动和传教士的布道，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瑞士联邦依据他的报告，命令并授权驻巴登和图尔部两侯爵领地的地方官对崇信新教义者，尤其是真正的首要分子，不论男女老幼，僧侣世俗，一律加以拘禁，听候惩处。

图尔部的四个村区，即上施塔姆海姆、下施塔姆海姆、努斯包门和瓦尔塔林根，皆隶属图尔部高等法院及其设在苏黎世的初等法院管辖。象苏黎世本身一样，这几个村区也取消了弥撒供品和圣像，并且与莱茵河畔施泰因城所辖村区结成同盟，只要他们的牧师或农民在事前，特别是因为新教问题，受到迫害，在必要时，他们就迅速前来，维护其权利不受暴力侵害。

这位居住在山上的地方官尤其注意约翰内斯·维尔特，他是一位热心的宗教革新派，作为苏黎世派驻施塔姆海姆的副地方官掌管司法和赋税，而约瑟夫对他有私仇。7月17日礼拜日夜里，约瑟夫利用他的全权，带领一队士兵闯入施泰因近旁城堡中的牧师宅院，逮捕了从艾因西德恩来到那里当教区长兼新教传教士的汉斯·厄克斯勒，将他带到长官驻地弗劳恩菲尔德。

当他们骑马带着汉斯牧师离开时，汉斯大声呼救；喊声惊醒了邻人，施泰因响起警钟，霍恩克林根城堡发出紧急号炮，于是附近村庄的居民都拿起武器，追赶被拖走的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已被拖进弗劳恩菲尔德城门内。

次日清晨，约四千农民集合起来。施塔姆海姆的副地方官汉斯·维尔特[①]从圣安娜礼拜堂取出一面小旗，亲自率领农民前去抗议这种对福音的暴力迫害。施泰因的地方官康拉德·斯特凡和224 苏黎世的热心传教士兼牧师埃拉斯穆斯·施密德大师，也为此挺身而出。他们打算在附近的伊廷根卡尔特教派修道院举行群众大会，进行讨论。由于首领们决心要地方官交出教区长，否则要用强225 力把教区长夺回来。他们派人往迪森霍芬和沙夫豪森求援和要求枪支弹药，两处都表示拒绝，并劝阻他们。

与此同时，农民队伍为了喝"早餐汤"闯进了卡尔特派修道院。在黑夜和美酒的刺激下，秩序混乱，他们冲破院门，赶走修士，分了教堂的财物和衣服，劫掠仓库，倾倒圣餐，还用弥撒书和赞美诗集生火煎鱼，最后，把整个修道院付之一炬。据说纵火者是一个不幸的父亲，修道院院长曾不顾他的一再抗议，硬把他的孩子留在修道院内，不久以前这个孩子被野猪咬死了。

首领们赶来时，看到这些越轨行动觉得于心不安，便尽力加以制止。当地方官听到农民骚乱时，便在弗劳恩菲尔德和其他地方叫人鸣钟报警，有不少人闻声跑到他这里来，但并不是农民，因为农民行动迟缓；来的却是那些忙不迭表示愿为他献出生命财产的贵族。但是，在农民和地方官可能发生冲突之前，苏黎世市政会的

① 即上文提到的约翰内斯·维尔特。——译者

使者带着城市旗帜赶来，要求双方媾和和撤退。与此同时，沙夫豪森的代表也从中调停。由于这些代表先生们的劝告，农民便都解散回家。苏黎世人却逮捕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把他们带进城里，其中有努斯包门的副地方官布克哈特·吕特曼，施塔姆海姆的副



农民把修士赶出弗劳恩菲尔德的卡尔特派修道院

地方官汉斯·维尔特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施塔姆海姆的教区长汉斯牧师，另一个是同一位修女结婚的阿德里安大师；他们都是热心的传教士。

人们要求苏黎世当局把被捕者移往巴登，引渡给那里的瑞士人，苏黎世当局则希望在本城对他们依法审判。但是，在巴登开会的瑞士联邦的使者塞巴斯蒂安·冯·施泰因老爷答应，依法审讯他们是仅仅因为暴动，决不涉及宗教问题；苏黎世当局信以为真，就把他们交出来。

在审讯他们的法庭上，坐着的全是愤怒的旧教徒，其中也包括住在山上的地方官约瑟夫。他们遭到最残酷的严刑拷问，不仅因为暴动问题，而且主要因为路德教派和茨温格利教派问题。领主们怀着宗教仇恨和政治仇恨，要求他们付出鲜血。虽然查明他们在抢掠和焚毁卡尔特修道院事件上是完全无罪的，可是两个副地方官和教区长汉斯仍被判处死刑，并于 9 日 24 日在巴登被斩首。226 他们坦率地承认，他们热爱新教义和自由，他们起义是为了反对用暴力加害于福音事业。他们作为自由人，以基督的忍耐和坚毅不拔的精神视死如归，以赢得人们象对待正直的殉道者那样的尊敬和珍惜；对于法官的非法和残酷的审判，新旧教徒一致表示愤慨。也许这种情况才迫使法官宣布赦免并释放了汉斯·厄克斯勒牧师和阿德里安大师，条件是发誓决不进行报复。施泰因的康拉德·斯特凡逃往康斯坦次，那里没有把他交出去。但是，苏黎世要求对其臣民判刑的九个地方赔偿损失，禁止图尔部地方官进出苏黎世城乡，并下令把他的一个在弗劳恩菲尔德的下级官员斩首，经证实此人曾肆意迫害和无礼辱骂过新教徒。

第十五章　士瓦本领主的拖延政策

上士瓦本的领主非常希望使他们的农民同样迅速地安静下来。农民提出了十六条要求；后来克莱特部和赫部的农民，以及施蒂林根和巴尔的农民都以同样方式援用了这些条款。

条款内容如下：第一，不再给领主饲养牲畜和打猎，一切野兽、水源和飞禽都应自由取用；第二，不得再打农民的狗；第三，允许自由携带枪支和弓箭；第四，猎场守护人和护林官不得惩罚人；第五，不再给大领主运粪；第六，不再给领主收割、刈草、伐木和运送干草、禾把或木材；第七，不应束缚经营困难的商业和手工业；第八，凡能保证出庭受审的人，不得再关入监牢或上镣铐；第九，除法定捐税外，今后不再缴纳任何杂捐、赋税；第十，不再缴纳建筑粮，也不再服田间徭役；第十一，不得再惩罚与“外人”，即外地田庄的普通人结婚的男人和女人；第十二，领主不得夺取自缢者或自杀者的财产；第十三，领主不得继承有亲属在世的任何人的财产；第十四，227 废除苛捐杂税和官吏特权；第十五，允许任何人零售家庭酿酒而不受罚；第十六，法官不得处罚被控犯罪而无充分证据的被告。

大多数农民真诚愿意并希望通过调解与领主达成协议。但是，贵族却不这样想的。他们表示愿意按法律行事只是由于目前的压力和窘境所迫。他们早就十分惊慌，因为大部分精锐军队或

已在意大利,或必须派往那里,皇帝和法国在意大利的决战胜负未定。到1524年底,连最后的比较重要的兵力也倾巢而出。此外,大公一开始就缺乏征募兵员的经费。因为领主们感到国内力量过分薄弱,难以使用暴力,就选择慢慢谈判的办法以争取时间,为自己筹集足够的兵力和军需品,以便在谈判突然破裂之后或就在谈判过程中,以意外的优势打农民一个措手不及。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领主一贯采取这个策略,很多史家之所以认为领主的和解建议具有诚意,误以为或受骗以为这些人会克制自己愿对自己的权利作出某些让步,其他人也盲目相信,是因为他们心肠过于善良,同时对那个时代的外交文件缺乏了解。

不,领主不仅不按照他们自己已经推延很久的日期到场谈判;同时不仅用其他方法欺骗农民的虔诚信仰;在他们作好准备以后,无耻地表示,一定先要农民服从,然后才肯就农民的申诉和疾苦进行答辩;而且他们的亲笔信里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打算利用让步和法律谈判的伪装拖延时间,直到他们能用暴力镇压人民时止,这在当时互通情报的领主之间当然是一件不得外传的秘密。

当农民答应在他们的事得到合法解决前愿意保持平静时,他们曾设想在这期间领主不会对他们提出要求。但是,农民刚一回到家里,领主就照旧要求他们服徭役,缴纳租税和一切有争议的负担。农民们拒绝了这些要求。他们坚持直到问题解决之前,领主不得要求征收那些农民否认其合法性的贡赋,如有要求,必须到法院去控告。领主们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农民极大的愤慨;这时有一部分农民认为,他们也没有遵守诺言保持平静的义务了。

在这期间,闵采尔来到这里,一些传教士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他们通过布道和散发传单鼓动农民。

当时是11月。菲林根城的臣民，特别是布雷格[1]河谷的臣民，也开始骚动起来。在高山地区，在符腾堡公国，在图特林根周围，农民都很活跃。奥地利政府派遣了一支由鲁道夫·冯·埃因根率领的骑兵前往图特林根去监视农民的活动。这个地方的农民只在图特林根附近的图宁根驻有近三百人，由一个叫做"机灵鬼"[2]的人和奥斯瓦尔德·梅德尔率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来到这里同他们会合，打算率领他们到符腾堡地区去。当奥地利和士瓦本联盟的军队迎击他们的时候，汉斯·米勒率领他们和他自己的人撤退到布罗因林根，并将他募集的队伍派到黑森林去，不久他就在被称为小山的山林里把将近六千人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他企图袭击菲林根和许芬根，但是他的计划不是被泄漏，就是被识破了，在他能够有所作为之前，敌人已经得到来自弗赖堡和瓦尔德基尔希的强大增援部队，占领了这两座城市。他所率领的人绝大部分都分散回家了，只有原来的雇佣兵和少数农民继续留在首领左右。他们攻打西吉斯蒙德·冯·卢普芬伯爵的宫城，而克莱特部农军则围攻鲁道夫·冯·祖尔茨伯爵的屈森堡宫城，另一支赫部农军则向许芬根和多瑙埃申根进发。

原来，在赫部又有将近一千农民起来了。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同他们谈判，窥测方向，最后，为了试探他们的斗志，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占领了他们最高首领汉斯·毛雷尔居住的米尔豪森村，并把牲口赶走。他赶着牲口通过穆特贝格山下

① 多瑙河的源流之一，发源于福特旺根的西北。——译者

② "机灵鬼"(Hecht)，在德语中戏指活跃的青年小伙子。——译者

的一个浅滩，以为农民定会紧紧追赶他，那时他就可以用三百骑兵奇袭他们。但是农民没有被诱离自己的有利地形，而是转移到一个坚固的阵地，那里是特鲁赫泽斯所不敢进攻的。以后，农军从那229 里继续向多瑙埃申根进发。鲁道夫·冯·埃因根加上菲林根的强大守军迫使他们进入乌塔赫河谷。这支农军在这里分散了；一部分回家，另一部分越过乌塔赫河，把豪恩施泰因地区的农民鼓动起来，一直推进到圣鲁普莱希特修道院，使修道院遭到一场浩劫和破坏，接着又进袭圣布拉西恩修道院，破坏和劫掠了院中的一切，连圣器和圣经等书籍也不放过。巴登的区长弗赖和市政会的其他委员以及克灵瑙的一些委员前来，试图进行调解和安抚。但是，他们的努力象在圣马丁节前后在莱茵费尔登的谈判一样，毫无结果。在布卢梅格、乌塔赫河谷、圣布拉西领地和菲尔斯滕贝格地区内，不满现状的人与日俱增。恩吉斯海姆的奥地利政府命令它仓卒间所能调集的军队同其他一些部队会合。他们全部开进了圣鲁普雷希特山谷，在那里击败了一个农军支队，烧毁多处农舍，掠走了全部牲畜。

在这期间，施托卡赫地方法院预定开始法律审讯的日子到了。那是 12 月 27 日，新教派的圣约翰节日。农民代表看到坐在法庭上的是清一色的贵族，就抗议说，他们不要贵族法庭，要一个非党派的法庭。这些贵族便命令宣读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关于地方法院的诏书，并由此证明地方法院的陪审官必须由贵族充任。贵族们就这样以原告身份出席在完全由他们的人组成的法庭，控告农民。但是，被告在这时未作任何回答，而只是要求有一个日期，以便能够对贵族的指控进行申辩。贵族只得同意这个要求，因为法院有

此惯例。下一次会议定在1525年1月6日主显节[1]重新举行。在这次会上，除了农民代表以外，将有于伯林根、塞金根、劳芬堡、莱茵费尔登、菲林根、弗赖堡、瓦尔德基尔希和特里贝格等城市的代表，以及康斯坦次主教的使节以仲裁人身份出席。

事态使领主中的稳健派愈来愈感到不安。暴动的火焰吞噬着大地，从一个边界蔓延到另一个边界。多数乡间贵族都从他们的城堡迁往拉多夫策尔，政府和地方法院的官员也从施托卡赫迁到那里，因为那里坚固的城池和心地善良的市民给他们以更多的安全感。

主显节到了，仲裁使节来了，农民代表也来了，但是，有关的领主却没有到场。西吉斯蒙德·冯·卢普芬伯爵、鲁道夫·冯·祖尔茨伯爵和达维德·冯·兰德克都没有出席。因此，这回农民又未能作任何申辩。他们只好约定四个礼拜以后再见面。　230

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和奥地利政府的一些委员，于1525年1月20日同布雷格河谷的农民以及菲林根城的其他臣民举行谈判，与会者除布雷格河谷人之外全都接受了特鲁赫泽斯提出的对农民作了某些让步的建议。圣烛节[2]前的礼拜日，他又单独来到，也说服了布雷格河谷人，使他们重新归顺菲林根城，保证以后毫不动摇地保持平静。他同圣格奥尔格修道院长的臣民进行谈判也取得了成功。

但他在对付赫部人时也用这一套手法却失败了。尽管他多么

---

① 主显节，纪念耶稣显灵的节日，也是耶稣诞生后的第十二日，故又称十二日节。——译者

② 圣烛节，每年的2月2日。——译者

能言善辩、心平气和地谈判或威胁利诱，都未能使这里的农民平静下来。农民不相信领主的主动态度具有诚意；他们并没有看错。

不久以前，在同类人物中还算是最好的那个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为了自己和他兄弟，为了冯·卢普芬伯爵和冯·祖尔茨伯爵，在埃斯林根帝国最高法院同施蒂林根、巴尔和克莱特部的农民进行过谈判。农民坚持以十六条款作为谈判的基础；可是伯爵只肯对其中的几条予以承认，作出让步。于是，谈判在农民与领主在埃斯林根达成和解消息到处流传期间破裂了。

这时，大公从奥格斯堡的韦尔瑟尔家族[①]处获得一笔贷款，而且武器装备也已部分就绪。因此，领主开始用另一种语气对待农民了。

早在1月中旬，大公就给他在施托卡赫的全权代表写信说："骑兵应该侦察造反的、桀骜不驯的农民和臣民；在哪里遇到他们就在哪里逮捕、拖走他们，并用其他方法进行民事审讯或严厉讯问，逼他们供出谁是他们的首领、头目和主要人物，兵力多大，企图是什么，曾经阴谋反对过谁；讯问之后，要把这些被捕者杀死、绞死或严加惩处，决不能对他们手软。骑兵首先要尽一切努力侦察出罪魁，即农民的首领、旗手、军士和其他头目，以及他们最常逗留的地方，然后出其不意地在夜间袭击他们的家宅或住处，相机把他们一起或者个别地消灭掉。对那些在逮捕前已逃入森林或其他安全地区的人，要把他们的家宅财产毫不留情地予以破坏、毁灭和烧

231

① 韦尔瑟尔（Welser），奥格斯堡的贵族世家，经营同土耳其、希腊、埃及各国和印度的贸易；十六世纪时成为经济势力特别大的金融商业家族。——译者

光。至于对在逃的罪魁，不但要毁掉他们的房屋和财产，还要将他们妻子儿女驱逐出境。”

这时，这位敌视一切人民自由的西班牙—尼德兰公爵，即曾由牧师用暴政原则教育出来的斐迪南大公就操着这样的口吻。他继续筹措军费，招募兵员，“以便在需要更多的暴力镇压和惩罚农民时，有更充分的准备”。在悬而未决的谈判期间，这位君侯就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大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去执行，特鲁赫泽斯任总司令，由两个军事顾问——冯·格罗尔德泽克和鲁道夫·冯·埃因根担任他的助手。

特鲁赫泽斯担心小城恩根可能倒向农民，就迅速占领了该城。城内居民是不一致的，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农军。特鲁赫泽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进城。他试图从这里下手分裂农民；由于没有成功，他就在2月15日通告“在赫部暴动和叛乱的农民”，如果不遣散隶属于奥地利君侯殿下的农奴和臣民，尤其是不遣散被他们裹挟而参加反抗和叛乱的米尔豪森、维希斯和基尔希施特滕的农奴和臣民；如果不向他交出还留在他们中间的一切叛民，以便给予其应得的惩罚；最后如果每一家，特别是参加了这次叛乱的人家不在次日天黑以前向他交出十个莱茵古尔盾罚款，或者没有现款而又无可靠保人以保证在一个月的期限内付款，那么，他将把他们当作破坏帝国治安的罪犯，以抢、烧、杀治罪。他们应该按照这个通告行事。

赫部人对接受这种和解建议并无兴趣。两周来，他们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很多过去一直安分守己的人也被他们拉进了兄

弟会。他们用袭击来威胁那些不肯拥护他们的村庄。所有那些因军队和特鲁赫泽斯一直驻在附近而不得不服从的村庄里的农民，在特鲁赫泽斯刚刚骑马离开这里到恩根去以后，马上又都起义了。1月底那几天，黑森林人再次在埃瓦廷根聚会，互相叮嘱勿忘誓言，要求大家一律按照相同而正确的动机行事。这个月27日夜间，奥地利政府得到警告，说农军打算在许芬根城郊安营扎寨。30 232 日这天是礼拜日，农民打着一面蓝白旗从克莱特部开进已经公开起义的瓦尔茨胡特城。

政府委员们几乎感到束手无策。起义遍及许多的地方，从布莱斯部到博登湖，从阿尔部到里斯①，政府微薄的兵力根本无济于事；如果与特鲁赫泽斯敌对的是所有起义者联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局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何况，大公在因斯布鲁克设想的情况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他仓促间连续下达的指令自相矛盾，一道命令刚发出，随后又发出一道相反的命令。他刚刚命令士瓦本境内奥地利领地各据点的骑兵和步兵集中在湖滨去进攻农民；接着又发出相反的命令，停止行动，要已经开到的骑兵撤回，其他部队驻守原地待命。委员们只好擅自违反后一道命令，"因为这道命令显然对殿下不利，会引起嘲笑，招致损失"。

政府委员们顾及到同士瓦本联盟的关系，不好贸然从事，不得不建议和指示特鲁赫泽斯，没有明显的理由不要对农民采取任何措施，以免给士瓦本联盟以口实，似乎他们未通知联盟就秘密地发动战争了。

可是，当起义迅猛扩展而且还有新的危险从另一方面迫近时，

① 法兰克尼亚汝拉山和士瓦本汝拉山中间的盆地，包括许多村庄。——译者

士瓦本联盟才赫然震怒，急忙行动起来。联盟的一个宿敌似乎企图要控制农民运动。1525年2月11日埃克总务大臣给巴伐利亚的威廉公爵写信说:“路德派的几个信徒已经两次发现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在用钱资助瓦尔茨胡特和其他地区的起义农民。”

第十六章　被放逐的乌尔里希公爵和农民

1514年符腾堡的平民为“保持他们的古老权利和公道”,或者象其他人所希望的,为“维护神圣的正义事业”的行动失败后,成千成百的农民,其中也有“许多善良的人”、“很多虔诚无辜的人”被迫背井离乡,他们在瑞士和黑森林寻找避难之所。在这里,他们这些 233 “贫苦的被放逐的符腾堡人”曾再三请求议会帮助他们得到正当权利;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得到瑞士联邦政府的同情;瑞士政府倾听他们的申诉,替他们斡旋;但是乌尔里希答复说,愿意赋予所有请求返回本国的人以这种权利,但“首要分子、头领和诱惑者除外”。这些提出请求的人回答卢塞恩议会说:“我们这些穷苦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答复;因为过去我们是头领和首要分子,但是我们不是要做坏事,而是要行使我们的传统权利;要象瑞士联邦的先辈施陶法赫尔[①]和威廉·退尔[②]做过的那样,因为他们的英勇气

① 魏尔诺·施陶法赫尔(Stauffacher),传说是瑞士一个农民,1307年与阿尔诺耳德·梅耳赫塔尔和瓦尔特·菲尔斯特缔结同盟。——译者

②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瑞士传说中的人民英雄,曾英勇反抗统治阶级的暴行,一直为人民所称颂。——译者

概和行为至今仍为整个瑞士联邦感到自豪，虽然毫无疑问，要是人们相信诸侯和贵族的话，按他们的说法这两个正直的人只能是叛逆的恶人。”瑞士联邦一再为他们向公爵斡旋，但是没有结果，这些流亡者多年来满怀对符腾堡的乡愁，激起回归祖国的希望，徘徊于祖国的门前，甚至不惜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个愿望。还在1518年年底，公爵要求瑞士联邦对这些人不予理睬，也不给予避难。


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

然而，1519年4月，乌尔里希公爵本人也成了被驱逐者和流放者，不得不离开祖国，成为向瑞士联邦议会乞求保护和寻求援助的人，在祖国的边境往来漂泊。

穷康拉德起义后，乌尔里希依然故我。各地区感到“似乎有人想用他们的血汗以换取快乐和勇气”。

他的顾问们曾劝谏他说，如果他不考虑忠诚的臣民，尤其是不顾及上帝我主，不改变举止、生活和宫廷开支，而仍如往日一样一意孤行，固执到底，那么，十分明显，不久他就会面临失去诸侯的尊荣和爵位乃至生命的危险，同时也会使他的顾问和邦议会同归于尽。但是这种劝谏毫无结果。乌尔里希认为，这只不过是市民贵族阶级野心勃勃的夺权阴谋，想使他步他前任“小埃贝哈德”①的

① 埃贝哈德(Eberhard)(1447—1504)，公爵，因奢侈的暴政被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免职。——译者

命运的后尘。他试图用恐怖手段来慑服名门望族，这一恐怖措施就是使几个顾问，其中也包括那个在审理穷康拉德的死刑法庭上控告农民的康拉德·布罗伊宁，经过前所未闻的残酷拷问以后，送上了断头台。他虐待他的妻子巴伐利亚女公爵。他用谋害乌利亚[①]的办法亲手把一个出身于法兰克尼亚名门望族的亲信汉斯·冯·胡滕暗杀了；女公爵扎比娜害怕失去自由以至生命，便逃回巴伐利亚。胡滕家族、几乎所有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贵族以及巴伐利亚的公爵们都拿起武器反对他；宣布剥夺他的法律保护权；当他不顾一切又去袭击帝国直辖自由市罗伊特林根、要把它成为符腾堡的邦辖市时，士瓦本联盟派军队驱逐了他，占领了他的国土，最后并把他的邦国卖给了奥地利王室斐迪南大公。 234

符腾堡人对奥地利早就怀有深仇大恨，现在这些外国人又在符腾堡邦横行无忌，因此，符腾堡人甚至忘却了在乌尔里希统治下所受的痛苦。三个月后，乌尔里希企图再次夺回自己的国土，其兵力是新招募的十二队雇佣兵和几乎所有“以前因为他的关系而离乡背井的人”，其中有四十名无马鞍的骑马农民。 235

这些人是在乌尔里希之前作为穷康拉德被驱逐而逃亡在外的符腾堡人。他的敌人不断指责他企图利用一个新的穷康茨恢复旧日的地位。1518年底，皇帝谴责他拉拢那些穷康茨的头目，创立一个新的穷康茨。在他被驱逐前的最后时期，邦议会公开宣布：“当他料到本邦名门贵族对于他的拙劣行为和事情表示不满的时

---

① 乌利亚，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列王出战时，大卫在王宫中见一美妇，差人打听后，知系乌利亚之妻、大卫想霸占该妇女，就差乌利亚给约押带信去，信中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处，你们便后退，使他被杀。”结果乌利亚阵亡，以后大卫占有了乌利亚之妻。——译者

候，他就不肯再相信他们，而立即倒向堕落卑鄙的贱民，拉拢他们，并纠集了一些放荡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按照他们的罪行早就该绞死的人，利用这些人的帮助反对名门望族。”那个首先来到斯图加特城门前、代表他进行谈判的人是他的典狱长朔恩多夫人贝斯特林。在穷康拉德当中，有“许多坚强的优秀伙伴和战士”，特别是来自雷姆斯河谷的那些人。现在这些人当然受到被驱逐的公爵的欢迎。

斯图加特和符腾堡邦的大部地区都归顺了他。当时有一首歌谣说得很清楚：“乌尔里希用暴力又复辟上任，靠的是农民和穷人。”但是面对贵族和士瓦本联盟，他却无力确保自己的国土。尽管他的雇佣兵总指挥汉斯·米勒智勇双全，可是在温特尔图尔克海姆附近的遭遇战中他还是失败了。他再次逃出他的公国；随他一起驻扎在营寨的平民都纷纷回村或回家去了；不少随他刚进入本邦的人，又逃出境外，另有许多人是现在才跟随着他们的。

尽管被放逐的公爵利用平民力量返回公国之举失败了，然而占据这个邦的奥地利政府仍然害怕他可能依靠农民和亡命他乡的人卷土重来。

在堡垒如林、废墟遍野的赫部，有一座耸入云霄的岩石山，这就是特维尔山，又名霍恩特维尔山，它座落在八个孤立的圆锥形火山当中，由山下至山顶有三刻钟路程，从山顶可以俯瞰小集镇辛根。早在罗马时代，这个由天然和人工构成的不可攻克的要塞就是一座堡垒，现在它已经完全毁坏了。自1515年起，乌尔里希公爵就从这座岩石城堡的主人海因里希·冯·克林根贝格手里取得了出入权，1522年5月23日又取得了全部使用权。当他并不在

瑞士而只是由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以寻求瑞士联邦援助的 236 时候，他就先后在莱茵河西岸的世袭领地默姆佩尔加德①、霍恩特维尔和索洛图恩住过，他在索洛图恩象在卢塞恩一样成了当地市民。

大约在1522年年底，一个惊人消息传到瑞士：高原地区兴起了"一个新的鞋会"，乌尔里希公爵想赖以东山再起。图尔部、赫部以及周围其他地区的农民纷纷起事；他们举起一面白色锦旗，旗上画着一个太阳和一只金色农民鞋，周围写着："谁要自由，谁就到这里的阳光下来！"

于伯林根市也把这个新的传闻报告给了斯图加特的奥地利政府。政府大为震惊，立即派遣急使前往纽伦堡帝国议会晋见斐迪南大公，命令全邦戒备，加强边防驻军，请求士瓦本联盟给予紧急援助，特别嘱咐布莱斯部、亚尔萨斯、宗德部以及其他奥地利边区各邦地方官和军队将领，做好军队随时开拔的准备。政府向大公报告说："各地贫民目前皆渴望获得自由，同他人分享财产，不再偿还债务。政府觉察到符腾堡邦也有这种情况；由市民和农民组成的步兵看来已靠不住。因此，大公最好急速派遣一支骑兵，以便在贱民们聚众闹事蔓延开来之前，及时扑灭。"

随着 1524 年夏天的到来，奥地利政府又再度恐惧起来。

米迦勒节②前后，格平根的地方官雅各布·冯·伯恩豪森，用斯图加特总督和市政会的名义通知帝国直辖市乌耳姆的市政会说，赫部农民意欲完全摆脱对领主的隶属关系，阴谋协同乌尔里希

① 即现在法国东部杜省的城市蒙贝利亚尔，邻近瑞士边境。——译者

② 9月29日。——译者

公爵入侵符腾堡。

至于直到最近还常常引起怀疑的乌尔里希武装农民的活动，也确有其事。农民起义在各地蔓延愈广，奥地利政府与士瓦本联盟的领主们和各城市受自己领地和人民的麻烦愈甚，乌尔里希侵入他所失去的国土的道路也就愈宽畅。乌尔里希不但一有机会就利用、而且还煽动、资助农民起义；处在他的情况，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在选择手段时从来无所顾忌。长久以来，乌尔里希为法国服务并取得报酬，当时法国正与他的主要敌人奥地利处于交战状态。而他用以拉拢赫部、图尔部和巴登伯爵领地农民的钱，就是法国给的。

第十七章　富克斯施泰因和被放逐者的计划

237 在这段时间里，为乌尔里希秘密奔走这些事情的代表是一个自称为约翰·冯·富克斯施泰因的人，一个奇怪的冒险家、骑士和博士。这个姓富克斯施泰因的人出身于法耳次一个世居乡村的贵族世家，但不是累根斯堡著名的巴伐利亚区长之子，而是安贝格地方法官的儿子，在1523年以前，他是法耳次伯爵弗里德里希的总务大臣。他的称呼是根据他在埃伯尔曼斯多夫的法耳次领地而来。

同时代人，甚至他的敌人，无不赞赏他的才能；而对其品行，则

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评价都不甚佳。有人说他是“一个耍尽阴谋诡计的机灵鬼”。继富克斯施泰因之后任法耳次伯爵总务大臣之职的胡贝特·托马斯谈到他时说：“富克斯施泰因很有才干，但性情乖戾；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公理和正义，他利欲熏心，会任意颠倒黑白。他善于口舌为罪恶辩解，致使很多人受骗，误以为他是正人君子，其实不然。”

象那些追求享乐的领主、法耳次伯爵们一样，他追求时髦，作风轻佻，周旋于伯爵的宫廷。1522年，法耳次伯爵弗里德里希提拔他为帝国政府的陪审官。

富克斯施泰因就是以此身分赞助西金根的事业的；他是法兰克尼亚骑士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力图争取法耳次伯爵们赞成西金根反对教会诸侯的计划，而在争取失败后，又使伯爵们卷入了同他们的亲戚发生争斗中去。由于富克斯施泰因的阴谋暴露，特别是由于他的亲笔书信从西金根的文件中被查出，他原有的地位无法保持了。在法耳次伯爵们未及惩罚他们这个总务大臣之前，他逃出了公国，因为根据他给西金根的一封信里的话，他“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并且协助进行了“抑制妄自尊大的诸侯、把德国贵族从诸侯的不可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工作。他的领地被没收而丧失了。他前往瑞士，其他被放逐的骑士在西金根失败后也逃亡到那里。 238

他效忠于被放逐的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从此，他有时称为乌尔里希的顾问，有时称为他的总务大臣。他是西金根骑士起义的一个核心人物，而且象他那些老战友一样，由于同样的原因成为政治流亡者，因此，他更易于使他们同他的新主人、亡命诸侯乌尔

里希之间建立联系。

西金根被放逐的朋友在瑞士的有：哈特穆特·冯·克龙贝格；美因兹选帝侯的宫廷大臣弗罗温·冯·胡滕；罗森贝格·冯·博克斯贝格家的几个人；剽悍的托马斯·冯·阿布斯贝格；弗朗茨·西金根的儿子施魏克尔·冯·西金根；除去这些著名的法兰克尼亚骑士联盟的主要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从美因河、陶伯尔河和莱茵河来的被放逐的骑士。吉伯尔施塔特的弗洛里安·盖尔·冯·盖尔斯贝格①似曾出现于被流放那些人中间。

这些骑士大都在士瓦本联盟服役过，是被乌尔里希杀死的胡滕的亲戚和复仇者，曾协助把乌尔里希公爵驱逐出符腾堡公国。公爵和骑士们本是昔日的仇敌，现在灾难使他们在瑞士聚合在一起，而且结成同盟反对他们共同敌人，他们象他一样，都有回归祖国、恢复家产的同一目的。

乌尔里希早就同波希米亚②的骑士们建立了联系。在波希米亚—巴伐利亚边境，他们为他准备了精锐的雇佣兵和坚固的阵地。

在乌尔里希所属莱茵河西岸伯爵领地默姆佩尔加德驻有被放逐的法兰克尼亚人及其所率的一百一十名骑兵；公爵在巴塞尔召集他的所有朋友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军事会议的决议是，首先分裂士瓦本联盟的力量；为此目的应该联合上士瓦本的起义农民，并在波希米亚边境组织一次对巴伐利亚公国的入侵。

巴伐利亚、它的公爵和精明的总务大臣埃克，是士瓦本联盟特

---

① 弗洛里安·盖尔(Florian Geyer)(1490—1525)，法兰克尼亚骑士，站在1525年起义的农民方面，曾指挥黑军，在战斗中牺牲。——译者

② 波希米亚，捷克西北部地区。——译者

别有力的支柱。为了牵制这些支柱,应有一部分被放逐的法兰克尼亚贵族和波希米亚骑士从波希米亚出动,由背后攻入巴伐利亚;与此同时,乌尔里希和一支由召募来的瑞士人及逃亡者,主要是符腾堡的老鞋会成员组成的军队应协同阿尔部农民由正面攻入巴伐利亚,然后乌尔里希迅速拿下他的公国,在公国内现在已有穷康茨的一些精明强干分子潜入,并在原来穷康茨的农民中做准备工作。 239

哈特穆特·冯·克龙贝格和一部分被放逐的法兰克尼亚人前往波希米亚;其中有富克斯施泰因。其他一部分被放逐的法兰克尼亚贵族仍留在高原地区,以便领导士瓦本农民向巴伐利亚进攻。

可以看见被放逐的法兰克尼亚人在波希米亚边境乘马巡视、鼓动民众和征募兵员,他们的手下人甚至去上法耳次召募骑兵。1524 年秋,富克斯施泰因亲自率领骑兵在巴伐利亚、上法耳次和波希米亚之间的边境巡视。

其他的人仍留在原地,待机率领自己招募的雇佣兵和鼓动起来的波希米亚农民攻入巴伐利亚,在这期间,富克斯施泰因急忙赶回瑞士见乌尔里希,并在 1525 年 1 月代表乌尔里希谒见法国国王弗朗茨,以取得新的经济支援。乌尔里希在信中写道,天赐良机,使他能够集中数目相当庞大的骑兵和步兵,其中有他和法国国王的共同敌人奥地利的佃农,另外还有他自己的臣民,分布在上、下黑森林、赫部和克莱特部等地,有几千人。为了重建他的世袭公国,他只缺少一笔数目不大的钱,因此他请求国王陛下借给他一万五千克隆①,以便维持上述黑森林人、赫部人和克莱特部人、以及若干瑞士人和骑兵,共计一万二千人再加上大炮和炮手的给养,

① 克隆(Kronen),德国过去值十马克的硬币。——译者

他准备给每人发饷银一个古尔盾，为他服役一个月，或者必要时更长一点时间，直到他恢复了他的公国为止。

在富克斯施泰因到帕维亚①城郊法国国王弗朗茨的军营期间，公爵仍在继续募集兵员和四处奔走。他住在周围都是暴动农民的特维尔要塞里，有时住在紧靠特维尔山麓，即克莱特部人和黑森林人会合的希尔青根。现在，他力图与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取得谅解(不要把这个汉斯·米勒同1519年任雇佣兵将领、为他出色服务的那个汉斯·米勒相混淆，那个汉斯·米勒据说只有一只手，目前正在士瓦本联盟的军队里任职)。黑森林农军首领对符腾堡的进攻最初只是一种侦察和试探；1524年底，农民和乌尔里希的军队都尚未装备就绪；同时乌尔里希还希望法国在上意大利对奥地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样，起义农民的胜利可能会象公240爵收复符腾堡那样轻而易举了。1525年2月10日，弗朗茨国王也给乌尔里希写信说，他希望不久可以告诉乌尔里希一些好消息。

乌尔里希又从他的莱茵河西岸领地巴塞尔和索洛图恩筹集了大批款项，他派人把他的大炮从这些地方运往特维尔，还购置了新的大炮，并且在他的要塞里制造火药和子弹。他以其军饷把雇佣兵和农民集结在沙夫豪森，霍恩特维尔山上山下和希尔青根。他在住处同上亚尔萨斯的贵族沃尔夫·迪特里希·冯·菲尔特一起进餐时，极其愉快地谈到，人们如何毫无道理地责备他好象要同鞋会一起进入他的本邦。不论谁，穿靴子的还是穿鞋子的(骑士或农民)，只要帮助他重返故国他都愿意，但是他仍希望光荣地达到目

① 帕维亚(Pavia)，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在米兰以南。——译者

的。他打算先(在士瓦本联盟的辖区)征服一些地方和人民，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本邦,因为他确信他可以得到巨大的援助。

第十八章　乌尔里希公爵和富克斯施泰因的活动

但是,乌尔里希昔日的名声,使他不可能对农民具有吸引力。因而这位公爵最后不得不装扮成农民的模样，骑马到各地去找农民,对他们说:“我和农民一样,需要神圣的法律。”他骑马亲自会见赫部人和克莱特部人,参加在诺伊基尔希举行的一次农民大会;他的说客东奔西走，参与其他的农民集会。这位高贵的侯爵未能取得克莱特部人的信任,他在他们的眼里简直与他们的领主、专横的冯·祖尔茨伯爵一模一样。在其他地方的农民中间，他最初也不大受欢迎。

因此,他的总务大臣富克斯施泰因前往阿尔部,并在帝国直辖的小城考夫博伊伦住下来。

富克斯施泰因在考夫博伊伦,并不以军人身分,也不以曾任过法耳次大臣身份出现,而是以新教义的传教士、文件撰写人和农民总监的身分出现的。他在教堂设立了一个讲道坛，在那里用德语朗读和解释圣经。他为考夫博伊伦附近的、特别是累赫河两岸的很多农民撰写了申诉条款、这些条款都具有当地的特点。他作为农民的传教士和律师，很快就赢得了农民莫大信任,以致他们在3 241

月间向士瓦本联盟推荐他为仲裁人之一，因为他们的申诉要服从这些仲裁人的裁决。但是，联盟的委员们极不愿意接受他为仲裁人，而农民，特别是阿尔部的农民，则坚持要他当仲裁人。

富克斯施泰因和乌尔里希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巴伐利亚诸公爵在自己领地内同时受到来自波希米亚和士瓦本两方面的攻击，而自己则置身于这些公爵和士瓦本联盟之间。但是，通过巴伐利亚高原地区同蒂罗尔人、萨尔斯堡人和上、下奥地利人结成士瓦本人的军事联盟则是农军阵营的上层领导，即运动领袖们所热心追求的一项计划。他们在上述这些地方都派有使者，不断互通信息，且经常从士瓦本往这些地方派人联系和发出指示。3月初，伊尔湖、奥格斯堡地区、蒙特福尔特地区和肯普滕公国的农民一心等待上巴伐利亚的信号。他们是这样团结一致，以致巴伐利亚的军事指挥官对这个地区的任何巴伐利亚村区不敢采取暴力行动。他们把这里的情况写信告知慕尼黑。信中说："如果从巴伐利亚传出警钟声，一个强大的农民联盟就会揭竿而起，前去援助。"

乌尔里希公爵打算从巴伐利亚各主教和诸侯那里取得军费。他根据富克斯施泰因的方案考虑到，通过所有隘路都未设防的布雷根次森林，进入罗滕费尔斯伯爵领地，同蒙特福尔特和肯普滕的农民以及其他地方的农民联合起来，在菲森附近攻入巴伐利亚境内。

正如巴伐利亚的情报员报导的那样，瑞士人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向深山高岭的捷径，车马完全可以通过；以前这儿根本没有道路"。

但是，乌尔里希公爵没有越过布亨山去罗滕费尔斯；也没有侵

入巴伐利亚，而是由最近的路进入符腾堡。

他为什么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已无法知道，也许是由于经济困难。他已经为几千瑞士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发军饷，时间长了，他是无力支付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人就会离开他的麾下。这一点，加上他渴望尽快重新占有自己的公国，促使他火速地向本邦前进。

他在克莱特部和赫部发动农民遇到障碍时，曾在瑞士招兵，并获得成效。2 月中旬，大概是由于乌尔里希作了某些妥协，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代表赫部人和黑森林人同他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但乌尔里希后来并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后来米勒对乌尔里希作了进一步了解后，他就不太相信他了。因此整个森林地区，只有七队人马从赫部和赫里去增援他，这些军队集合在希尔青根、施泰斯林根和巴尔。乌尔里希率领这些军队和四百名巴塞尔人，三百名沙夫豪森人，以及来自索洛图恩、图尔部和阿尔部的几支军队，加上其他雇佣兵，共计六千名步兵和二百名骑兵，大约在 2 月底向他的公国符腾堡方向推进。他的炮队拥有三门大加农炮、三门蛇炮和四门小炮。2 月 26 日，他从施派欣根向巴林根发出招降。 242

第十九章　士瓦本联盟和总务大臣埃克

1525 年 2 月 5 日，士瓦本联盟在乌耳姆举行特别会议，会议

认为:“平民的叛乱已经十分严重。他们的人数增加很快,一支二、三百人的农军,不几天就发展到三、四千人。他们想要取消一切官厅和显贵,自己当家作主。”因此,2月11日对联盟成员发出动员令:首批三分之一紧急援兵应于2月27日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尽可能提前到达。第二批三分之一援兵应整装待命。首批三分之一的兵员计骑兵一千零三十五名、步兵二千四百零七名,集合地点是斯图加特和乌耳姆。2月15日联盟军指挥官乌尔里希·阿尔茨特致信帝国直辖市埃斯林根:“如不火速抗击,事情将有不可收拾之势。拖延一小时都太久了。”

联盟会议内部意见分歧,情绪沮丧。一部分原因在于危机不断增长,联盟缺乏兵力;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联盟会议成分复杂,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又极不相同。各城市和所有倾向新教义的人要求与农民和解,不采取敌对行动,至少出于明智,暂时要给人以这种印象;诸侯和伯爵虽然过去很反对城市并笃信旧教,可是由于处境窘迫和心怀恐惧,也只得赞同前者的意见。巴伐利亚总务大243臣埃克认为:“开始时观望是不利的,一步被动,步步被动;用五、六百名骑兵就能把农民打垮、驱散,给以惩罚。”——他见过乌耳姆周围的农民,却没有见过阿尔部人和湖滨的农民;特鲁赫泽斯对那些人了解得清楚一些。谈到贵族的怯懦时,埃克在2月12日致公爵的信中说:“处于暴动农民包围之中的那些贵族成了老太婆,几乎快要死了;他们为他们的家产担惊受怕,除非有联盟的军队在一起,否则谁也不肯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我担心,如果农民看出贵族如此怯懦,将向我们进攻。”

总务大臣建议应立即夜袭乌耳姆南边、距离最近的这支农军

的首领，把首领劫走，不必顾虑联盟一方正同农军进行的谈判。当时联盟会议的大多数还不肯干这种事。2月12日，这位总务大臣又愤怒又讽刺地给他的君主写信说："用十名骑兵就可能俘虏农民首领；但是，联盟会议上那些善良的虔诚的人，因为我的建议和妙计几乎要哭了。"

然而，这位笃信的政治家并没有率领他也许能拼凑的十名巴伐利亚骑士策马出城，到农民那里去做一次军事冒险，猎取荣誉，而是在2月15日冷静地向他的君主写道："明天农民们又要集会。那时我们要派人前去，发给他们通行证，要他们派代表团进城同我们继续谈判。只要他们参加谈判，我们就把这些为非作歹的家伙拖到我们的军队开来。然后我们向他们进攻，对他们采取严厉的行动。"

第二十章　肯普滕的侯爵修道院长和农民

在从黑森林到博登湖这一带的起义初具规模并互有联系之前，在阿尔部、肯普滕修道院辖区的情况已是这样。

当武装起义的火焰经过克莱特部和巴尔继续向赫部和湖滨地区蔓延的时候，肯普滕农民还仍然只基于他们美好的古老的权利进行着活动。这里的平民遭受压迫还为时不久，对自由尚记忆犹新，即便现在，他们起初的行动也较其他各地为冷静、慎重与和缓； 244

因此，这里统治者的非法行为比其他任何地方尤为严重。他们违背正义，实行专制统治，傲慢地、轻率地拒绝臣民的任何善意而正当的要求。

肯普滕城市最杰出的新教传教士是圣罗伦茨的牧师马蒂亚斯·魏贝尔。

魏贝尔并不属于运动派；他忠告他的听众不要暴动；但是他强烈反对教会领主的骄奢淫逸。因此，教会领主恨透了他，"要是他没有朋友们的保护，这些人也许早就把他杀死了"。

在士瓦本开始群情激愤时，侯爵修道院长塞巴斯蒂安似乎在一瞬间和其他领主同样感到恐惧，因为他曾以最残酷的手段压迫、欺骗和剥削所属农民。由于他竭力削弱农民的古老权利，非法征收赋税，因而他同农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时，仲裁法院传唤双方到京次堡进行和解。农民派去了代表，但是侯爵修道院长傲慢无理，使调解毫无结果。于是代表们向仲裁法院声明，他们准备也不得不把在京次堡的审理情况和他们仁慈主人侯爵修道院长的最后意见，公诸于整个地区。

他们回到家乡，在洛伊巴斯的古老的马尔施塔特召集所有村区代表。属于肯普滕教堂的二十七个牧师辖区各派几人，共同举行了地方代表会议。他们一致同意不作任何决议，而是各自回家向本村区宣布，肯普滕地区全体居民应在塞巴斯蒂安节（修道院长的命名日）之后的礼拜一到洛依巴斯的马尔施塔特参加全体民众大会，听取京次堡会议的审理情况介绍，并讨论和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试求和解，或者应该如何进行诉讼。

在预定的1月21日这天，教区所有地区的农民都到洛依巴斯

河畔来参加地方全体大会，他们来自伊勒河在峭壁中间汹涌奔流的胡明富尔特、豪恩山陡峭的罗京斯绝壁、海伦格斯特、伊斯内沼泽地、埃沙赫河和劳特拉赫河、霍恩赖因山林、泽德尔温泉、伯恩的贝伦温泉、明德尔河的发源地、韦尔塔赫河、格尔特纳赫河、罗塔赫河。

住在肯普滕城南阿尔部的农民成群结队地穿过城市，前往洛依巴斯，进入修道院大门，把修道院看做“旅馆”。住在城北的农民 245 也是这样。住在奥格斯堡主教辖区的农民经过郊区前往。城市为他们敞开大门，他们在城内可自由出入，吃喝自己花钱。市民对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怨言和争执，因为一部分市民支持农民，另一部分则拥护修道院院长。农民在洛依巴斯开会时，市政会也派几人骑马前去参加。

地方的全权代表向大会宣读了他们所拟定的并向京次堡会议提出过的各项申诉；接着陈述了谈判经过，报告他们的努力未获结果；并声明，因为修道院长最后的答复堵死了任何善意和解的道路，现在他们不得不诉诸法律。据此，他们召集地方大会，不是为 246 了破坏修道院，也不是以暴动或使用暴力来反对修道院；谁想要或采取这样的行动，谁就应被揭发并受到严惩。

但依法律解决，即便对大的团体来说也总是极其困难和耗费非常大的。为了避免庞大的开支，地方至今曾一再试图和解。现在地方发言人建议，为了保证筹集这笔诉讼费，凡赞成诉诸法律者，现在可以表态，所有赞成者应以诺言代替宣誓，凭诚实和信用承担诉讼直到结束为止的费用。

最后，两个农民举起一支梭镖，赞成者从梭镖下面走过。住在

修道院辖区的全体与会者都鱼贯而过，没有人留下，连一个也没有。只有从市政会和邻近地方来此观看和旁听的其他一些人弃权，因为只有修道院的臣民才可走过去。当场决定从给领主的年赋中拨出三分之一来支付这项费用，并且决议：下礼拜五，每个牧师辖区派一至两人前往肯普滕城，选举一个负责诉讼的委员会。并约定，万一敌人对这一村区或另一村区使用暴力，应鸣钟报警。然后，大家就各自分散了。很多人象来时一样，成群结队地奏乐唱歌，斗志昂扬，"痛痛快快"地又穿城而过。但是，他们没有丝毫越轨行动，秩序井然、安安静静地分别回到各自的村区和茅舍。



在洛依巴斯的表决

肯普滕农民的这种坚定和守法的态度，决非任何压迫、任何侮辱、任何违法行为、任何嘲弄所能改变得了的，这种已经集结起来

并持有武器、但只求诉诸法律而不寻求其他援助的忍耐和坚毅——这就是如此众多的史学家所描述的肯普滕人的暴动。

1月25日，各村区代表在肯普滕城聚会，选举全权委员会，代表各地同不法领主依法进行斗争。代表中最活跃的是洛伊巴斯的耶尔格·施密德，别号克诺普夫，是洛伊巴斯三十年前作为地方发言人和使者去谒见皇帝并在途中被修道院阴谋暗害而失踪的施密德的儿子。由于修道院长的迫害，这位为肯普滕地方可以信赖的人的儿子一贫如洗，在肯普滕一家漂布作坊当漂布工人。但他的名声和他的忠实受到人们热烈赞扬。他第一个被选入委员会，第二个当选的是劳本修道院辖区霍伊泽恩的耶尔格·托伊贝尔；如果不是修道院把他的祖父逼成农奴，他现在仍然是自由人；他的妻子原来也是一个自由妇女；她的自由是被现任修道院长的直接前任约翰·鲁道夫强力剥夺的。委员会的第三个委员是贝齐部牧师辖区内格岑的康拉德·迈尔。 247

这三个委员向士瓦本联盟和皇帝递交了一份反对他们领主修道院长的行为的抗议书。他们在抗议书中要求对他们的申诉依法解决，并且愿意缴纳凡侯爵修道院长有合法文件为依据的一切租金、地租和贡赋，绝无异议；希望在诉讼结束以前，联盟制止修道院长采取反对他们的行动。但是，侯爵修道院长一方也向士瓦本联盟控诉他的臣民结成团体反对教会和联盟，并要求给予武力援助。他在控诉中把臣民为依法保护原有的自由并根据古老合法权利联合起来，说成是非法的叛乱。

在乌耳姆的联盟顾问象其他地方的领主一样，每当感到处境困难时，就采取和解办法。现在他们派代表向肯普滕地方会议答

应和平解决或依法解决农民的申诉。联盟顾问甚至表现得非常恳切，因为在上、下乌耳姆又有三个新的地点爆发了起义。

第二十一章　伊勒河、博登湖和多瑙河畔的农军营寨

乌尔里希·施密德住在乌耳姆南面沼泽地祖尔明根，他精于冶炼优质铁，也擅长讲演和计划。每逢农民聚集在他的周围，他就利用喝酒和重要时机发表谈话。他成了居住在比贝腊赫和乌耳姆之间的全体农民的起义领袖。1 月 29 日，他同二十个农民在比贝腊赫养老院所属巴尔特林根的一家饭店里制定了第一个计划。他和他们约定每天聚会。2 月 2 日，来到上述地点聚会的已有八十个农民。他们说，他们希望共同有一个好的团体。巴尔特林根的集会活动日益频繁。在阿尔部各地，甚至在远方的伊勒蒂森、克鲁姆巴赫、耶廷根和魏森霍恩，农民们都借饭馆喝酒之机举行这样的集会，“好象他们在一起喝酒似的”。第八天，2 月 9 日，已有约两千农民在位于比贝腊赫和乌耳姆正中间的劳普海姆的沼泽地集会。读者请不要把这个劳普海姆同乌耳姆东北面的莱普海姆相混淆。他们建立了一座营寨，组成了兄弟会。参加的人要交两个克里泽的入会费。兄弟会的宗旨是：“从劳役、地租和农奴制度的重重压迫下解放自己，重新发扬湮没已久的福音和圣经。”兄弟会在短期内就发展到一万二千人，甚至还要多。他们希望并且估计比

248



劳普海姆附近的农民营寨

贝腊赫城也会参加。比贝腊赫城的许多市民倾向农民，甚至有一部分已经参加了农军。来自该城的两个面包师法伊特·特勒格林和亚历山大·斯特凡在营寨中说，不出三天比贝腊赫人就会把领主们抛出城墙外。营寨上空飘扬着一面红旗，随时有农民

出出进进。他们的头领是瓦尔特豪森的汉斯·万纳，他的女婿是旗手；但全军的灵魂却是他们的总监和发言人——祖尔明根的乌尔里希·施密德。这支军队自称"巴尔特林根农军"，人们也叫它"红旗军"。沼泽地及其周围地区的所有农民，远至梅明根和伊勒河下游各地的所有寺院和世俗领主的臣民，都参加了这支农军。不过一眼就可看出，这些农民并不以他们的勇敢和战斗姿态令人可怕。他们说："领主的无法无天把我们逼上了梁山。"

2月25日，上阿尔部农民集合在一个营寨。第一批集合的是泰特南、赖特瑙和朗根阿尔根一带的农民，以及冯·蒙特福尔特伯爵的全体臣民。不久，集合起来的人数达到七千，因为上阿尔部所属其他地方的农民这时也武装起来了。肯普滕地方会议现在采取了更为严肃的态度。

肯普滕地方会议看出，虽然人们对它说尽好话，实际上士瓦本联盟却在忙于备战，因此，它自己也行动起来，特别在得知敌方可249 能首先袭击它以后，备战更加积极了。这时关于一队骑兵正逼近肯普滕的谣言(大概正是这个谣言使泰特南人也武装起来了)传开了；根据在洛伊巴斯所作的决议，2月26日，礼拜日，肯普滕地方所有教堂都敲起警钟，警钟响遍整个上阿尔部。肯普滕人在迪特250 曼斯里德集中，准备抗击侵袭，但是到晚上，因为毫无动静，又都散去了。

泰特南人在赖特瑙集合起来了。

翌日，肯普滕人在洛伊巴斯举行了一次地方全体大会。那天是忏悔节前的礼拜一。会议预定在这天举行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更紧密、更巩固与更广泛的兄弟会，以便依法维护他们原有的各种

自由。这次，奥格斯堡主教辖区的佃农和邻近地区其他领主的佃农也都普遍出席了这次大会，而且被吸收加入了兄弟会。

地方全体大会开了几天，并未发生任何越轨行为；他们根据传统的合法权利集合在一起，共同进行商议和讨论。这次又有肯普滕城的几个委员匆忙赶来参加了他们的会。他们向农民保证，他们作为农民的邻居和亲戚，对于农民的正当事情决不会袖手旁观，而是要为农民的申诉作证；出席大会的还有肯普滕的其他市民，主要是一些行会师傅，他们也向农民承诺了许多事情。

侯爵修道院长也派人到农民这里来，对农民说，他愿意以和平方式、通过法律途径与农民和解，或以武力解决，任农民随意选择。农民让他们回去告诉他，他们无意同殿下大动干戈，只希望和解或依法解决。侯爵和他周围的人把农民这种缓和态度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他们认为恫吓就能把农民完全吓倒。侯爵的顾问马夸特·冯·舍伦贝格、汉斯·冯·弗龙茨贝格[①]和奥托·茨维克尔等人，骑马来到农民这里。汉斯·冯·弗龙茨贝格斥责农民说：“你们建议依法解决，我并非为此而来的。我们不会答应你们任何要求，而是要对你们使用武力；把你们的妻子变成寡妇，把你们的儿女变为孤儿；一定让你们死在我们的长矛之下。”农民问他，如果他处于农民的地位将怎么办呢？他说，他将劝他们按现在的规定纳税，但远征税可以以一年为期；这也不勉强任何人，不过谁给修道院长和教堂立字据，日后决不会受到歧视和亏待。谁愿意听从他的话，可以从容地考虑到第二天，他将派一个使者到他们这里来；谁要不肯听话，他将制服他。他给他们送来了一张通行证，以便农民能派代表

① 不要与同姓的著名的格奥尔格混淆起来。——编者

251 安全地到侯爵的利本坦宫去。可是，当农民代表来到利本坦宫时，汉斯·冯·弗龙茨贝格却告诉他们说："我同你们所磋商的，侯爵已宣布无效了。"

大概连最没有见识的人也会看出，侯爵在怎样玩弄农民；农民们不能不被激怒；他们看到自己有了强大的农军，他们自己觉得"成了伟大的男子汉；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制服士瓦本联盟了"。他们选举了首领和发言人，决定在3月5日即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日在肯普滕城召开一次所有村区代表参加的阿尔部农民同盟大会，随后，地方全体大会又解散了。农民依然兴高采烈地穿城而过。虽然乌耳姆的联盟顾问曾禁止他们进城，他们在最近几天内还是随意进了城，买了他们所需的东西。

发生这些事情的期间，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并不在阿尔部，而是作为地方会议的代表和另外两个被选的人一起到杜宾根，为了向著名的法律学家约翰·费宁格尔博士请教。博士劝他们，要依法解决，但不委曲求全。这时，卢特波尔茨的巴托洛缪·弗赖带来地方会议的消息。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杜宾根逗留这么久？我们高原地区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不再需要打什么官司了。"于是他们又返回阿尔部。

在肯普滕城市民中，也已群情愤激，人心波动。市民诉苦说，一切手工业都负担太重，各行各业都在乡间经营，使得城内的老百姓无以为生。他们不想再向修道院院长缴纳积欠修道院的息金和地租。他们还要求有宣讲路德教义的传教士。行会间彼此派人询问应如何行动，结果商定，每个行会选出几个人共同开会讨论。但是，行会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拥护市政会，有人维护市民，还

有一些人支持修道院院长，另一些人则同情农民。第二天，行会代表开会讨论，一致认为，在这些骚乱中看来最有利的行动是利用骚乱完全摆脱侯爵。礼拜六，行会代表召集市民开会，市民对此感到满意，就把行会代表的建议递给市政会，请市政会看看人们如何摆脱修道士和修道院院长。市政会对此当然表示欢迎，答应尽力促成这件事。因此，市政会和市民保持着和睦的关系。

这时，上阿尔部的全体农民，不论是在什么领主的统治下，共同组成了一支农军，即上阿尔部农军。农军的各路首领是：阿乌的瓦尔特·巴赫，宗托芬的彼得·米勒，来自阿乌的博伊希林，内瑟尔旺的托马斯·贝特林和米夏埃尔·肯普夫，韦尔塔赫的汉斯·韦茨和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 252

3月5日，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日，这些首领偕同上阿尔部所有牧师辖区的委员们，策马进了肯普滕城，举行了首届同盟会议。他们决定用武力迫使附近地方一律加入他们的同盟。

一向非常克制的阿尔部人，现在才在自己领主的逼迫下前进了一步，现在他们合法的反抗斗争才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形式，但是，即便是现在，他们的反抗仍然带有慎重和温和的特色。

在他们背后的累赫河畔，有一个隶属于大主教辖区奥格斯堡的菲森城。他们决不容许背后有这样一个坚固据点不与他们联合或者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属于该城的村庄已在圣烛节前后归附了肯普滕。

2月24日，在考夫博伊伦和菲森之间的奥伯多夫集结了约八千名农民，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奥格斯堡主教辖区的农民。他们和赫部人联合起来。所有累赫河畔属于士瓦本一方的、并在巴伐利

亚高等法院管辖下的村庄，也都同他们联合起来了。

奥格斯堡的主教克里斯托夫·冯·施塔迪翁本人驰往奥伯多夫，亲自同他的农民进行谈判。他客气地请求农民，“不要骚动，在另作答复之前要保持安静。”农民向他提出十到十五条要求，并且说：“他不先同意他们这些要求，他们决不答应他的要求。”主教发现农民中间有不少教士。他们都全副武装，在农民中充任指挥；其中有奥伯多夫的助理牧师、来自肯普滕的安德雷阿斯·施特罗迈尔。

上阿尔部农军中，教士特别多，有些只是志同道合的人或任战地传教士，有些则是参谋和顾问，也有些当了首领；他们是梅姆赫尔茨的助理牧师马蒂阿斯·勒特，哈尔登旺的牧师克里斯蒂安·万纳，马丁斯策尔的助理牧师瓦尔特·施瓦茨，布亨贝格的助理牧师曼格·巴策尔，雷部的助理牧师汉斯·赫林，上京次堡的首席副牧师汉斯·哈芬迈尔，上廷部的助理牧师汉斯·翁津，上京次堡的第二副牧师法伊特·里德勒。

主教看到“他的属下几乎全部脱离”他而倒向赫部人，他已经失掉他们的信任，因此未作任何承诺，就在2月25日匆匆奔赴他的菲森城；但是，第二天，他在告诫该城居民要忠诚、并安慰说他会援助和保护他们之后，又策马离去了。

巴伐利亚的诸侯们听了起义已蔓延到巴伐利亚内部，直到累赫河畔；奥伯多夫的农军营寨把埃普法赫、莱德尔、阿施、登克林根和施瓦布佐伊恩的农民都吸收入盟，而且胁迫其他地方的人参加，于是就采取了较有力的行动。2月25日，他们已派骑兵和步兵并配备必要的野战炮驻在累赫河畔。但是，他们没有派任何援军到

奥格斯堡的主教那里去。主教的执事和使者从慕尼黑带来的消息使菲森人感到失望。他说:"这回没有人愿意为这位僧侣效劳了。"

梅明根当局善于运用圆滑的让步安抚所属农民，对其他农民也奉行着这一条争取自己所属农民的策略。在梅明根城里，有一个强有力的党派支持农民；凡是对福音虔诚的人都把农民当作新教教友,认为他们的申述是正义的,因为城里平民自己也有许多疾苦。他们的传教士沙佩勒尔对农民起义至少也并不反感，只要农民起义象现在这样保持在有节制的范围内。这个城市分为两个阵营。这里的贵族象许多地方一样对新教福音根本"不愿听问"，看着沙佩勒尔也不顺眼。沙佩勒尔布道时，他总要让大批信徒象一支卫队似地护送他。市政会每次开会时，也要让上百个拥护它的市民卫护着。

因此，梅明根城对于臣民的申诉做了一些不寻常的让步。市政会答应臣民,凡在教会经费归它掌握的地方,只要找得到基督教传教士,它愿意给他们派去；在其他地方,市政会愿与牧师和领主本着同样目的进行磋商。关于什一税问题，臣民应该静候农民团体与联盟代表会议达成协议以后解决。至于农奴隶属关系，虽然是用相当多的钱买来的，市政会也愿意放弃它。但是，臣民只要是在梅明根管辖下生活,每年应缴适当数目的保护金①,不得再寻求其他保护,不得允许非自由人搬到他们这里,不得与农奴结婚,此外,在一切正当的事情上还要服从官厅。臣民有迫切需要,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可以捕捉、屠宰和射击野兽与飞禽；但不

① 保护金，原是由封建主征收的一种税，是领主对仆从进行所谓"保护"、法庭"辩护"所索取的报酬。——译者

254 得使用正规猎具和陷阱，不得伤人。臣民只准在无主的池塘或河流捕鱼；在公共水域捕鱼只能用鱼网，每次所捕数量以自己家庭食用为限，不得赠送或出售；不得使水源涸竭，不得挖掘或破坏河湖沿岸牧场。劳役不是市政会加给臣民，而是偿以代价的；因此臣民不应对此抱怨。但是某些人对疾苦仍有抱怨的理由，市政会也愿对他们表示关切。市政会要免除荣誉捐，农场田地出租只以一年为限，以便当一个农民不肯交地租或不愿给农场种地时，就可以解雇他。对私自砍伐树木，处以每株一古尔盾的罚款，这项规定对公共森林和领主森林同样适用；市政会愿意随时供给他们急需的柴薪，扎篱笆和盖房用的木材。关于其他罚金，应保持原有规定，因为有一部分罚金是按臣民的要求决定的。如果各村区民众对森林、山地牧场、田地等感到负担过重，市政会愿意根据他们提出的控诉进行调查，予以解决。臣民一经缴纳地租，市政会决不禁止他们出售自己的财物；如有这种情形发生，他们可以告发。遇有雹灾，市政会可以随时减低地租。至于臣民们认为有一些田产负担过重，只要提出控告，市政会愿意立即派人调查，并作适当考虑。但是，总的说来，市政会以保持自己的职权为前提。

因此，无怪乎士瓦本联盟的人说："梅明根属于农民了。"阿尔部农民甚至希望与该城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市政会巧妙地回避了这件事。也有一些农民通行无阻地在城里出出进进。有一个教士，名叫尼克拉斯·施魏克尔特，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戴着农民帽子，穿着农民上衣，也以农民身分来到城内，高声演讲，以鼓动平民。他说："的确骚动行将发生，但还未真正开始；人们没有义务向僧侣交什一税；过去他们把我们欺骗够了，我们宁愿交给圣·瓦伦

亭而不愿交给他们。”3 月 21 日，首领们和阿尔部基督教同盟的代表团骑着马甚至进入梅明根，并在那里举行第二次同盟会议。

在富克斯施泰因的住地考夫博伊伦城境内，农民在圣烛节前后集结起来。他们向自己领主提出了十一条要求：自由捕鱼，自由狩猎，自由伐木；自由迁移至各城市和其他地方；除非真正的永租地，否则一律没有义务接受；取消死亡税和人头税；取消赋税和远征税；但是，在十分必要时，他们愿意以身体和财产效劳；领主控告穷人结果败诉时，应适当地赔偿被告损失；不得拘禁任何进行诉讼的人；取消一切宫廷劳役和忏悔节献鸡；让他们保留古老传统，准许他们用考夫博伊伦量具交纳地租；最后，对起诉者应依法给予援助。 255

考夫博伊伦市政会觉察到了本城市民的情绪，它知道，如果想防范城内骚乱及事态进一步扩大，这一次不能采用严厉手段，而决定在事态好转之前持忍耐态度。一些市民出城参加了农民队伍。尽管市政会既未同农民公开协作，也没有行动默契，它仍然不得不允许农民出入城池，在城里吃喝，不得不允许市民把卖给农民的面包和其他供应品运出城去。

在这期间，大约在 2 月底，第三支强大的农军也组织起来了：博登湖畔的农军集合在一个营寨里。以赖特瑙为集合地点的阿尔部农军，其首领是林道的迪特里希・胡尔勒瓦根，他们派出使者敦促湖畔的友邻武装集合起来。来自湖滨地区和士瓦本辖区的农民，首先在艾林根集合，然后派使者分别前往伊门施塔德、哈格瑙、冯・韦尔登贝格伯爵领地、扎尔曼斯魏勒修道院的佃农居住地、整个博登湖周围地区，直到泽尔纳廷根和齐普林根，并且越过山区达

到普富伦多夫伯爵领地。这支农军自称湖军，它的最高首领最初是本地一个村镇下托伊林根的艾特尔·汉斯·齐格尔米勒。不久以后，艾特尔·汉斯把他的指挥部设在贝马廷根。他带着一支由十二名“亲兵”组成的卫队住在贝马廷根村教堂附近。和其他农军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农民顾问委员会辅佐首领。每个农民入盟必须履行一项特别宣誓。每个村区归附同盟时，首领及其顾问都得随征一笔费用：每百人一次交五个弗罗林，用以维持首领、顾问和亲兵的费用。除去给指挥部提供这笔费用之外，任何人不再有其他负担。

与此同时，下阿尔部的农民也武装起来。冯·舍伦贝格骑士256的臣民和蔡尔的佃农特别活跃。早在2月下半月之初，他们就已起事了；他们力图鼓动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的257臣民起事，威胁他们说，如不肯归附，就袭击他们，并予以消灭。这时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在赫部为大公效劳，迄今为止，他对他的臣民一直比较仁慈；他从未向他们派过远征税或其他捐税，臣民在他的治下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这些臣民听到下阿尔部起义农民召唤他们，就派人去见特鲁赫泽斯，迫切要求他在3月3日礼拜五以前赶到他们这里。这天正是下阿尔部农民给特鲁赫泽斯的臣民规定与他们结盟还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最后期限。他们希望得到自己领主的保护。他们写道，届时他如不来，他们将不得不倒向别人，并随之一起行动。

在预定的这一天，起义农民在特鲁赫泽斯的这座小城乌尔察赫集合起来，想用和平方法或强制手段迫使这里的臣民加入基督教同盟。因为他们的领主对他们弃之不顾，这些臣民就参加了起

义者的队伍。这部分农军现在将近有五千人，自称下阿尔部农军，推举由特鲁赫泽斯在艾希施特滕授予封地的教士弗洛里安·格赖泽尔为最高首领，人们通常称他“弗洛里安教士”。



艾特尔·汉斯·齐格尔米勒和他的亲兵

在乌耳姆以北，领导武装起来的平民的有莱普海姆的传教士

汉斯·雅各布·韦厄大师、朗格瑙的雅各布·芬斯特瑙尔牧师和京次堡的牧师。

汉斯·雅各布·韦厄是京次堡著名宗教改革家汉斯·埃贝林的近亲，也是本地传布新教福音的首批人士之一；因为周围地区的城乡居民，特别是离莱普海姆只有三刻钟路程的布尔部的京次堡人，纷纷前来听他布道，所以附近那些死心塌地皈依旧教的教士称他为异教徒，指摘他诱惑民众。韦厄感到自己有必要、也负有使命向一切人宣讲福音，而且把基督教的自由也传播到市民的生活中去。他受到多次迫害，甚至危及生命，但仍然坚持自己认定的天职而毫不动摇。的确可以说有一种狂热支配着他。1524 年圣餐节，他在讲坛上宣布，从现在起，他终生再也不想作弥撒了。按照他的敌人诽谤他的话说，当时他还补充说过："如果这并不违反兄弟之爱的话，我宁可杀死那样多的人，而不愿作那样多的弥撒。"当他走下讲坛时，他的教区信徒唱起了感谢主的赞美诗。

258 莱普海姆属乌耳姆管辖，乌耳姆市政会在奥格斯堡主教督促下宣布，将韦厄驱逐出莱普海姆教区。主教已开除了他的教籍。但是，乌耳姆并没有积极执行驱逐他出境的命令；韦厄仍留在那里。埃贝林在一篇献给韦厄的印刷的文章中写道："您的生命仍然随时有极大危险；可是上帝保佑您毫不畏惧地继续传布圣经；听众带着极大的兴趣和热忱，以致使周围的民众也从远处赶来聆听。"

这时，上士瓦本的平民运动爆发了，并且沿多瑙河向下游继续扩展。韦厄，芬斯特脑尔和韦厄从前的劲敌京次堡的牧师在 1525 年公开成为运动的领袖。韦厄被指控煽动周围邻近地区平民进行暴动。这个时期的乌耳姆地区传布着一篇领主们认为危险的《告

农民书》。这篇著作已从莱普海姆传到了京次堡城。在五旬礼拜日①以后的礼拜五（3月3日），乌耳姆市政会决定追查和没收这篇著作，逮捕农民的发言人和头目，特别要逮捕前莱普海姆的牧师韦厄大师，如果他还在该地的话。3月6日，乌耳姆市政会下令禁止莱普海姆人在乌耳姆市场上购买燕麦和其他必需品；3月15日，又与联盟顾问商讨，是否动用军队占领莱普海姆。3月初，约五千人在莱普海姆地区集结，他们来自伊勒河谷、罗特河谷、比伯尔河谷和布尔部地区、奥格斯堡与乌耳姆之间和乌耳姆与多瑙韦特之间的各个地方；最初他们并未集合在一处，而是分成若干队伍分散在各地，如在莱普海姆本地、朗格瑙、阿尔贝克、京次堡、劳因根、埃尔欣根、内伦斯特滕等地。有十五个村区完全武装起来了，另外多瑙、罗特、伊勒和里斯等河沿岸的一百一十七个村镇和田庄也前来参加新教或基督教兄弟会，来的人数时多时少；有时少则一人，有一次只来了一个寡妇，有时还有律师。来自乌耳姆及其邻近地区的，总共有四千三百人，其中有七个首领②、五个旗手、九个顾问和三十二个头目。

首领中有：莱普海姆的乌尔里希·舍恩及其女婿梅尔希奥·哈罗尔德；朗格瑙的汉斯·齐格勒、马丁·赫林和马丁·诺伊费尔；英格斯特滕的耶尔格·埃布纳，别号巴伐利亚人；朗格瑙的汉斯·格布哈德和贝恩施塔特的汉斯·鲁本；称作顾问的有旧世家子弟、朗格瑙的托曼·保罗和莱普海姆的卡斯帕尔·布劳恩；作为旗手的是朗格瑙的克诺普夫。因为暴动是从莱普海姆开始的，这

259

① 五旬礼拜日（Estomihi）、复活节前第七个礼拜日。——译者

② 根据下文应有八个首领，但原文为七个。——译者

里是初期的中心点，后来指挥部又设在这里，所以整个队伍就称为莱普海姆农军。

最初，各村区只不过也打算同压迫他们的领主和解，或者依法解决，但是这里领主和别处一样的顽固不化，也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农军。档案中的一系列事实都说明了这点。

2 月 19 日，巴尔茨海姆的农民派人通知乌耳姆市政会，如果市政会担负起解决争执的责任，他们愿意把这些争执交给市政会裁决；市政会表示同意。与此同时，罗根堡修道院的佃农和赫尔瓦廷根修道院的佃农请求乌耳姆裁决他们同领主之间的争端。由于罗根堡修道院院长的臣民对修道院院长提出控诉，市政会立即同他谈判，并要他作书面答复。农民得到一份书面答复的副本。市政会规定到圣灰礼拜三[①](3 月 1 日)进行裁决，附加条件是：在此期间农民要保持平静；农民也答应在裁决前不对修道院院长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市政会进行这一系列谈判，纯粹是为了赢得时间，根本没有为臣民办事。比贝腊赫市政会总算比较诚实。临近 2 月底时，比贝腊赫的臣民也通过和平方式要求摆脱农奴制度；但是，大、小市政会的多数都表示断然拒绝。

修道院和贵族邸宅中的领主同乌耳姆市政会可敬的老爷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不过他们并不都象后者那样善于运用外交策略来拖住和欺骗他们的贫苦臣民，恰恰因为这一点，臣民特别厌恶乌耳姆的老爷们。施尼尔弗林根的领主、乌耳姆的市民艾特尔·贝塞勒就是完全按照乌耳姆市政会的策略对付自己的臣民的。市政会

① 四旬节的第一天，即耶稣复活节前的第六个礼拜三。——译者

传唤双方，当面对这个贵族说：他应该考虑考虑这个文件，不应对穷人过分苛刻；然后对穷人说：市政会打算暂时把双方的问题搁置一下，容后再作详细讯问；在这期间，农民可以对施尼尔弗林根的牧师不履行任何义务，但对他们的贵族领主仍应履行原有的一切义务。然而上层僧侣并不这样顺从。特别是罗根堡的修道院院长连口头上也不对农民表示有让步的意愿。最后乌耳姆市政委员对这个修道院长宣布，因为他丝毫不作能使农民满意的承诺，又不肯到市政会来，农民也就不愿继续和解，所以市政委员对修道院院长爱莫能助了。“罗根堡的修士”(当时市政委员间这样称呼他)的傲慢态度完全跟肯普滕的侯爵修道院长一模一样。韦滕豪森的修道院院长向乌耳姆要求军事援助，但市政会拒绝援助他反对贫苦人民。但是，不管怎样说，市政委员还是几乎完全站在领主这方面；他们对赫尔瓦廷根修道院长的农民直截了当地说，市政委员将把修道院的文件和农民的申诉对照审查，然后再作公平的裁决；但是，农民必须留在修道院院长那里，如果他们不愿这样做，将把他们的代表监禁起来。 260

所以，我们看到各村区的农民相继同他们的领主接洽和解或依法解决，只有当农民察觉出领主对于他们单个人连最合理的要求也不肯答应的时候，他们才团结起来。他们想试探一下拒绝单个人的事，是否对成群的人也是不答应；是的，他们集合组成军队也是为了在依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万一领主用暴力攻击以镇压他们时，能够进行联合的抵抗。

这样多农民集合参加基督教同盟的消息传到哪里，就对哪里的民众发生巨大的影响。这个事件在农舍前、在田野里、在酒馆

中，成了唯一的中心话题。人人对此都要表态，大多数人赞成农民，少数人反对，因而到处出现了热烈争论的场面。

第二十二章　阿尔部人的同盟章程

阿尔部农民的首领和委员们在梅明根举行的第二次同盟会议上，草拟了一个章程，首先责成基督教兄弟会对此遵守。这个章程有十二项条款。“令人敬重的基督教同盟地方会议”在这个章程中申述了人们按神的法律对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应负的义务，即严格服从，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反抗。他们宣布他们的意愿和主张是，维持地方上的公共治安，任何人不得对他人行违法之事。如果发生了如下情况，即有人被鼓动起来和他人进行战争或从事暴乱，那么任何人不得聚众或结党，邻近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有权制止骚乱，和平的呼吁和要求一经发出，就应立即加以维护；不听从这种和平要求者，应论罪惩处。承认的债务，以及有字据、印鉴或可靠证件证明的并已到期的债务应当偿还；如有人提出异议应保留其权利。在本地区如有未参加基督教同盟的宫城，应善意地劝导宫城主人，除去供给最必需的粮秣而外，不得配备大炮或用未参加基督教同盟的人员驻守其宫城；如果他们想加强宫城原有的守卫，应该象修道院那样自备经费，只用同情或属于阿尔部基督教同盟的士兵驻守。为诸侯和领主效劳的侍役人员，应放弃自己的誓言；

凡放弃誓言者，可吸收入盟，但是对不愿放弃誓言者，应允许他们携带妻子儿女，不受约束地离开本地。如有领主驱逐一个参加基督教同盟的管事或其他人，他必须再雇佣两个或三个人，而且要查问他是怎样对待被驱逐者的。应友善地恳请所有的牧师及副牧师宣讲神圣的福音，教区应给予愿意这样做的人以相应的生活待遇，但是应辞退那些不愿这样做的人，配备愿意这样做的其他人。如果有人愿与自己上司订立契约，必须通知基督教同盟地方会议，并取得它的批准，否则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此项特别契约，虽经地方会议同意订立，订约人仍应与基督教同盟保持永久的关系。每支农军应任命首领一人和顾问四人，他们应有权与其他首领及顾问洽商处理各项应当负责的事务，以便各村区不必事事召开大会解决。任何掳获物品，不得侵吞挪用。如果手艺工人根据工作情况要迁出本地，必须对本教区的首领宣誓决不被人利用反 262 对基督教同盟，而且听到和发觉当地有反抗地方会议的情况，应向基督教同盟报告，必要时应立即迁回原籍，给故乡以建议和行动上的援助；所有在外从军的人也都应这样做。法院应象过去一样行使职能，法律应一如既往有效，禁止不正当娱乐，禁止亵渎上帝，禁止酗酒，违者依据罪过轻重给予惩罚。最后，在发布其他的决定之前，任何人不得借任何理由对自己的领主和官厅有反抗行动，不得用暴力攻击他们，不得夺去他们的森林、水源和其他财产，违者处以体罚和财产上的处罚。

3 月 7 日，四旬斋后的礼拜二，上阿尔部农军各部接受了这个章程，同样也被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以及下阿尔部农军所接受。所有这些农军互相保证，矢守忠诚，并宣誓保证攻守同盟。至

此没有发生过任何暴力行动。各地农民按照新的章程，又从举行会议的大营帐各自返回各自的村区。仅在各指挥部留下了首领和委派给他们的顾问。农军所属各部的主要集中点是：巴尔特林根农军在比贝腊赫附近的沼泽地、上阿尔部农军在洛伊巴斯、下阿尔部农军在赖特瑙、湖军在贝马廷根。凡宣誓完全参加同盟的牧师管区都有自己的首领和顾问，附近都有一个供首领召集村区民众集会的场地。后来这些场地也就成了那些只有一部分人参加了兄弟会的村区的集会场所。除首领和顾问外，还选举了法官，负责调处各地的争端。首领不时召集开会，必要时，则由最高首领召集各集合场地的人到总指挥部集合。各教堂和礼拜堂的大钟，一律停止象往常那样为宗教目的敲击；现在钟声的唯一用途是作为报警信号；只要大钟一响，人人都要遵照誓言，拿起武器，出现在他们应在的场地上，然后听候下一步的决定，在此待命或开往总指挥部。

这个地区联合起来的农民就打算这样进行他们的控诉和防御。

如果人们公正无私地纵观一下迄今原始文件中所忠实叙述的263一切，考虑到农民们按文件规定应享受的原有自由，考虑到他们有拿起武器、自由集会的古老权利并考虑到他们庄严的态度，难道人们不应该赞同一个高贵的、一心为人民而又毫不加以粉饰的人的呼声吗？这个人说："单是那个由首领和顾问在梅明根拟定的章程，就相当清楚地说明，农民战争实际上无非是那些受尽领主和骄奢淫逸者压迫的人们的一种强烈的自然呐喊，因为这些人经过长期忍耐、多次温和的抗议以后终于意识到，只有通过一次威吓性的爆炸才能得到解救。从太阳升起到夕阳西下，总有一种声音对他

们呼喊：交来！交来！现在，他们再也不想交出东西来了，因为他们再也交不出来了，但还得交。上层人物的暴虐压迫就是这样逼迫农民走上绝路；此后，他们的教会和世俗暴君便把这叫做叛乱和暴动。”

在对同盟章程宣誓的那天，三支农军的委员会和地方会议的代表给在乌耳姆开会的士瓦本联盟顾问发出一封信，信中请求不要把他们的同盟说成是应受惩罚的，因为他们除了纯洁的福音和神的法律之外，别无他求。

第二十三章　士瓦本联盟对付农民的外交手腕

农军刚一集合起来，士瓦本联盟立即派代表打着主动和解的幌子探询他们的要求。汉斯·冯·柯尼希塞格-奥伦多夫伯爵和乌耳姆市长乌尔里希·奈特哈德就是这样由乌耳姆骑马到巴尔特林根农军驻地来的。他们得到的答复正是农民委员会在信上所说的：农民并无伤害任何人的意图；他们只要求维护纯洁的福音和圣经。这两个代表竭力使他们相信领主无意反对福音，如果他们对官厅和领主有什么不满，就应该讲出来，人们将给予一切公平合理的帮助；如果问题不得和解，可依法裁决。

领主们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欺骗农民，并把他们拖住。乌耳姆的联盟顾问们暗地里在他们之间嘲笑着农民的轻信。如果说埃克总 264

务大臣在2月15日写信给巴伐利亚的威廉公爵说他们想伪装迁就，把这些农民恶棍拖到联盟军队的到达，再突然袭击他们，那么他在2月22日的信中却这样写道："只要上帝保佑我们对付特维尔那个狂人得手，这些农民就会立即受到必要的惩处。"这时已有消息说乌尔里希公爵即将到来，因此一定要哄骗农民保持平静。他在2月26日写道："明天我们必须再派人到农民那里去，好歹要跟他们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以便我们能以全部兵力迎击符腾堡公爵。"27日他又写道："这次我们置农民于不顾，就是说丢到一边，首先去迎击公爵；得手后，再回师痛击农民，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3月2日，正当一部分联盟顾问策马奔驰于各农军营寨之间以图利用谈判拖住农民的时候，这个巴伐利亚总务大臣写信给君侯说："今天各地的联盟军队都出发了。这是费了很多周折才做到的，至于如何做到的，我回去后要把它当作笑话禀告殿下！"埃克就是这样嘲笑农民受了骗，因为士瓦本联盟在农民的眼皮底下把军队全部撤走，并且利用谈判和农民希望对他们的申诉得到调解的心情把农民拖住不动。埃克和他的属下非常明白如何去应付农民的申诉。3月7日，他给他的公爵写信说："目前千万要冷静，要保守秘密！从农民的要求中可以看出路德的教义所起的作用。他们要自由渔猎！他们要免除一切捐税！没有刽子手帮忙是降伏不了这个魔鬼的。"就在农民等待通过士瓦本联盟和平解决他们问题的期间，联盟的顾问们却在筹措军费、准备弹药和武器。3月9日，埃克给君侯写信说："不久我们将对农民采取严厉措施，使他们万恶的福音在短期内消声匿迹。在埃斯林根执政的那些善良虔诚的人们认真地希望对农民让步。我们不会这样做；那样我们就会象

老妓女一样没有脸皮了。我非常厌恶农民的兄弟之爱。连跟亲兄弟姊妹我都不愿意有兄弟之爱；更何况跟别人、跟农民呢？”

在联盟顾问、总务大臣埃克秘密地写这封信的时刻，正是联盟在他眼前公开与农民达成和解协议或者依法解决从而实行停战之际。 265

农民终于接受了联盟提出的和解建议。拉文斯堡和肯普滕两城调停了士瓦本联盟和农民之间的停战，前面我们所述的农民同盟章程表明，农民对待自己在谈判期间作出的保持和平的诺言是多么严肃。阿尔部、博登湖畔和沼泽地三支农军的代表，为了把他们的事情提交联盟代表会议，凭士瓦本联盟的通行证前往乌耳姆，他们奉农民全体大会指示，首先致力于按和平解决的建议行事；但如果联盟代表会议不接受这个建议而坚持诉诸法律，代表则应提出农民认为有资格解释神的法律的法官。代表们遵照指示提出的法官如下：斐迪南大公，他作为皇帝的总督并偕同两名基督徒教师；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公爵，偕同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通或波梅拉努斯（布根哈根博士）；纽伦堡市当局，偕同基督徒教师奥西安德尔和多米尼库斯·施洛伊普纳；斯特拉斯堡市当局，偕同一至两名基督徒教师；苏黎世和林道市当局也是如此。指示说，这些人如果不被接受为法官，代表应建议联盟代表会议不妨自行遴选法官，但是代表们只有取得农民全体大会的同意，才能承认联盟代表会议提出的人选。

农民建议参加和谈的人选中，由下阿尔部农军提出的有：联盟代表会议的两个成员肯普滕市长戈尔迪安·佐伊特尔和拉文斯堡市长海因里希·贝塞勒；梅明根市长和与当地有利害关系的顾

问；梅明根的传教士克里斯托夫·沙佩勒尔博士。由博登湖农军提出的有：康斯坦次市长兼税务局长和行会会长汉斯·舒尔特斯；林道市长汉斯·法恩布赫勒和该市的汉斯·博登迈尔。由巴尔特林根农军提出的有：里德林根市长施普林格；绍尔部市长法伊特·毛雷尔；巴本豪森的神学教授利奥波德·迪克先生；里德林根的牧师汉斯·茨维克博士；肯普滕的神学教授乌尔里希·罗根布尔格；富克斯施泰因博士；比贝腊赫的传教士巴托洛缪大师，比贝腊赫的康拉德·施塔克和考夫博伊伦市长。由上阿尔部农军提出的有：肯普滕市另一市长海因里希·泽尔特曼，该市的行会会长汉斯·海斯通；洛伊特基尔希市长马丁·洛因格尔；伊斯尼市长卡斯帕尔·埃贝哈德；伊斯尼市市府秘书；埃伦贝格法院辖区内罗伊廷市市长；坦克魏尔的阿曼·韦尔瑟尔先生和来自布雷根次森林的阿曼·艾哈德先生。

266

这些都是市民贵族中为农民所信赖的人。当农民在乌耳姆的代表提出这些仲裁人并预先说明，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协议，这种行动也不应损害双方当事人的权利时，乌耳姆的领主们根本不愿闻问，他们认为建议过于啰嗦，“对于有效的结束这一棘手事件并不适用”而予以拒绝。海因里希·贝塞勒，戈尔迪安·佐伊特尔和三支农军的代表于3月25日提出一项新建议。发生纠纷的官厅和臣民，双方都从世俗人士中选出两名仲裁人，这四个人应竭力设法使双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纠纷。如有某些条款不能和解，双方应就这些条款同意让原来的四个仲裁人当陪审员和一名陪审长依法解决。陪审长应由双方协议推选，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可以各自提名二至三人，通过抽签或通过联盟代表会议从中选定一人为陪审

长。凡经陪审长和陪审员组成的法庭一致认为或用双方口头或书面申诉以过半数通过认为合法的，任何一方都应无异议地遵照执行。如果双方接受这些建议，那么在接受之后，三支农军的农民应立刻无保留地解除彼此间的同盟关系和义务，各自回家，而且此后不再集结。他们要象组织兄弟会以前一样地服从官厅和领主，而且在裁决之前要一如既往、毫无异议地纳一切赋税，服一切劳役。凡是认为不合理的事，今后都应取消，这样的事情应在最近半年内或者在接受仲裁法庭裁决和解时完全结束。每个官厅和领主都应抛弃他们对臣民的不满和一切反感，从而使任何人可以不必担心报复。对上述各点双方应提出保证，宣誓并立出书面的保证。为了组成仲裁法庭，农民应任命一个全权代表团前往乌耳姆。

对于这些建议，双方同意用八天时间来进行考虑，因此农民全体大会应在鸠迪加礼拜日（4月2日）[①]把他们的答复通知乌耳姆。在此期间，农民不得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不得强迫任何人加入兄弟会；士瓦本联盟也许诺停止暴力行动。 267

在农军营寨中，温和派和信任贵族的人占多数。领导运动的人物和比较聪明的人未能贯彻自己的主张；足智多谋的富克斯施泰因也是如此。

三支农军就这样被虚假的和谈拖延着，人们利用了他们的诚实天真，使他们错过了最有利的进攻时机，而在此期间，士瓦本联盟却平安度过了被放逐的乌尔里希公爵进攻的重大危机。

① 鸠迪加礼拜日（Sonntag Judika），为复活节前的第二个礼拜日。——译者

第二十四章 乌尔里希公爵的战斗忏悔节、特鲁赫泽斯在赫部的诡计和瑞士人对乌尔里希的背叛

被放逐的符腾堡公爵入侵的消息不但使慕尼黑宫廷，而且使远近各地的诸侯和领主们惊恐万状。蒂罗尔和弗拉尔贝格[①]地区的农民骚动日益增长；2月中旬施瓦茨矿工发生叛乱，斐迪南大公亲自出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平息下去；士瓦本境内出现了一些农军营寨；被放逐的骑士在波希米亚境内招兵买马；传说法耳次和黑森已同那个符腾堡人[②]结成联盟。这些事正好是在乌尔里希向符腾堡进军的时候发生的。

士瓦本联盟的首领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受命担任联盟最高指挥官，以迎击这个符腾堡人，因而他急忙用和平的、有利于农民的建议，安抚赫部的各农民团体。

乌尔里希公爵从巴林根附近的多特恩豪森派出一个青年骑兵到乌耳姆向士瓦本联盟下战书。联盟给他五个古尔盾，扯破他的上衣，作为收到信件的标志，并派人护送他回到他的主人那里。乌尔里希自己驻在多特恩豪森，瑞士人则驻在他们正过忏悔节的附

268

① 弗拉尔贝格(Vorarlberg)，即现在奥地利最西部的一个邦。—— 译者

② 指被放逐的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 译者

近几个村庄，因为那天正是 2 月 28 日忏悔节。

特鲁赫泽斯安抚了赫部人之后，就立即率领三百骑兵和七百步兵，大部是雇佣兵，经图特林根尾追公爵。雇佣兵的最高首领是独臂汉斯·米勒；他在第一次入侵时，曾奋不顾身地效忠于乌尔里希公爵。特鲁赫泽斯沿着一条崎岖难行、但近得多的道路越过贝伦山谷追赶公爵，来到了耸立在巴林根近旁的洛亨山地，这里居高临下，象一面垂直的悬崖俯瞰着这个城市。还在中途，他曾与一队来自赫部、企图增援公爵的农军遭遇。那时正是忏悔节礼拜二中午前后。他立刻进攻这支农军，刺死约六十人，缴获他们一面带有白十字架的黑、红两色旗。他把这面旗子作为战利品送给了他的堂兄弟威廉·特鲁赫泽斯，此人是符腾堡公国内的总督。就在这里，弗里德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曾负过伤，他的农民后来说："如果我们的领主死了，那大概是天意，我们一定要戴红头巾为他服丧。"晚上，特鲁赫泽斯到达洛亨，从洛亨悬崖俯瞰公爵营寨，他和他身边的一些贵族都俯卧在地上，为了不让敌人发觉。他发现瑞士和黑森林的农民约三百人开到一块田地上，举行全体大会。他们讨论的是夜间宿营地点问题，紧接着就看见农军转移到洛亨悬崖下面的魏尔海姆小村。这时，格奥尔格老爷说："如果拂晓时袭击他们一下，那真是我们一顿适口的早点！"因此，这一夜他严加戒备，很早就起床。但是，当 3 月 1 日拂晓他率领前卫沿洛亨山道下来时，农民发觉了他们，准备迅速奔往公爵的营寨。格奥尔格老爷看到了这种情况。随他下来的还不到五十名骑手，几乎清一色是伯爵和贵族。他立即布置这一小队人马，切断逃窜的瑞士人和黑森林人的退路，瑞士人和黑森林人沿着一个湖滨逃到一道沟渠后

面，在这里布置好进行防御。可是他们已经如此惊惶失措，以致跪地求饶。特鲁赫泽斯为了在瑞士人和农民中造成恐怖，杀一儆百，以使他们都脱离公爵回家去，因而他决不宽恕，反而劝告他们拼命抵抗。他们这样做了。特鲁赫泽斯的骑兵骑着骏马，越过沟渠，刺死了一百三十三人，连他们的军旗也都缴获了。贵族中只有少数 269 人中弹受伤，没有人阵亡，只损失了十五匹战马。当公爵营寨听到警报时，所有人都拿起了武器，全体出动。但是，稳操胜券才肯交战的特鲁赫泽斯已经达到目的，又鉴于自己兵力薄弱，早已向厄宾根方向撤退。事实表明，格奥尔格老爷对瑞士人和农民的特性是很熟悉的。当夜，就有大部分瑞士人回国了，一方面是由于害怕，因为他们看出占领公国并不那么容易，而且刚刚进入符腾堡便吃了一个大败仗；另一方面是他们看到在公爵这里拿不到多少钱，而公爵还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横加指责。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率领的几旗农军就在这里离开了公爵的军队，其原因大概是他们发现符腾堡农民的情绪并不象乌尔里希对他们所吹嘘的那样好。他们的情绪表现了善良的农民风格，但并不是很倾向公爵的。

乌尔里希进入他的公国后，也感觉到这种情绪。他在瑞士曾经答应，一旦他恢复了故国，他要保护福音，要把穷人从农奴制和一切徭役中解放出来，取消教堂和修道院。但是，追随乌尔里希、为争取自由而起义的农民现在已经看出，他并非是他们的兄弟，而是派头十足的公爵，与宣布废除农奴制和徭役风马牛不相及。于是他们抛弃了公爵和他的事业。受到乌尔里希的雇佣兵劫掠的符腾堡农民，转而投靠了代表他们利益的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



巴林根附近的袭击

礼拜六，乌尔里希渡过内卡河，进军到邦多夫，从这里向黑伦贝格推进。黑伦贝格人看到他带着他的军队来了，就用双筒火绳枪向他开了三枪。原来是他为了替三个在内布林根小村被刺死的雇佣兵报仇而在村里放火烧了三座房子，这三座燃烧着的房子向黑伦贝格城里人报告了他的到来。乌尔里希向该城前进的时候，特鲁赫泽斯也从高地上下来。士瓦本联盟的兵力在此期间已经增加到步兵一万四千人，骑兵七百人。格奥尔格老爷率领联盟军队以完整的战斗队形前进，三十面大鼓冬冬震响，三十二面色彩鲜艳

的军旗在队伍上方闪闪发亮，与士兵的盔甲交相辉映。乌尔里希公爵早已屯兵城前，并且将大炮瞄准城内；他自己住在养老院的田地上。格奥尔格老爷迫近公爵军营到两军步枪射程以内的距离。公爵命令大炮掉转方向，对联盟军的骑兵开了三炮，但是瞄得太高，并未给对方造成损失。特鲁赫泽斯请符腾堡邦新募集的军队270 赶快开进赫伦贝格，保卫城池；但是他们拒绝执行，而且不等公爵继续射击，便掉转方向，撤退到邻近的居尔特施泰因村。在这个村子后面，布置着几旗联盟雇佣兵。

这些雇佣兵想说服或者用武力阻止后退的人，但是他们觉察到同乡黑伦贝格人又归顺了旧日主人，他们也想效法这样做。他们赶着车辆从联盟军旁边走过向杜宾根转移，到了那里，他们在厄斯特山上的老营房里驻扎下来。布拉肯海姆、魏欣根和毛尔布隆的各旗队士气极为低落。在他们撤退以后，格奥尔格老爷还在战场271 上支持到下午四时；不过由于作战装备不足，他便向罗腾堡和杜宾根退却，傍晚五时，赫伦贝格向乌尔里希投降。乌尔里希当夜驻在附近的格尔特林根，次日（礼拜一）开往伯布林根和辛德尔芬根，因为这三城并未设防，乌尔里希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它们。但是，在这里乌尔里希再次暴露了他不是统帅之才。他的军队占领了莱昂贝格，而他从3月6日到9日却始终停留在辛德尔芬根。瑞士人和他的士兵把市郊一个修道院中僧侣储存的葡萄酒和啤酒喝得精光；他们在这个富裕修道院中还找到了大批储存的美酒。乡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向他宣誓效忠，情况之盛，却使他把本应占领首府斯图加特以取得全邦的事忘记了。

特鲁赫泽斯却没有忽略这一点。当指挥部联盟顾问因为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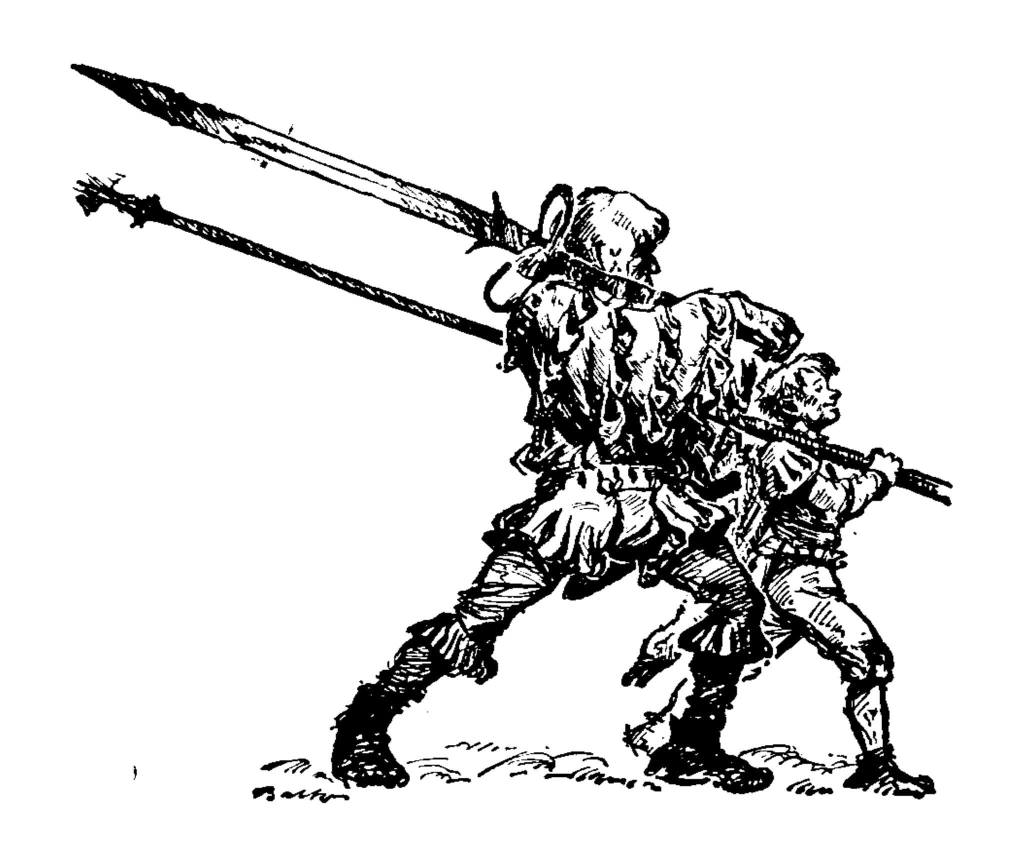
可靠的符腾堡部队全部遣散回家而敦促派兵据守杜宾根、基尔希海姆、朔恩多夫和格平根等最重要地点，以待联盟援军的时候，格奥尔格老爷坚持不能分散兵力，否则斯图加特连同其他城市将会失守；他认为，必须重视斯图加特，因为谁占领这个城市，谁就能以它取得全邦。由于公爵已经把攻城炮留在巴林根，只要他们对斯图加特严加防守，公爵用手下的少数野战炮对付这个城市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公爵不得不长期包围斯图加特，剩下的瑞士人也会离开他，因为没有钱瑞士人在哪里也不能久留，而公爵是拿不出钱的。这些有力的理由占了上风，于是，当公爵同他的瑞士雇佣兵和农民在辛德尔芬根正举杯畅饮、完全没有料到这种可能的时候，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奉特鲁赫泽斯之命，率领一千六百名步兵和六百名骑兵，配备一门精良大炮，急速开进斯图加特。公爵似乎确实相信特鲁赫泽斯和他一样，是一个性情不太急躁的英雄；原来乌尔里希也想到了斯图加特，而且命人在该城宫殿安置下榻的地方，晓喻市民，明天夜里他要在那里安歇，但他并未考虑派兵占领这座城市。黑尔芬施泰因看到斯图加特的宫殿里应有尽有，感到非常高兴。斯图加特市民非常向往符腾堡公爵，只是被突然冲进城内的强大联盟军队吓住了。

第二天，乌尔里希公爵才从辛德尔芬根翻山越岭，向斯图加特移动。如果他不是在辛德尔芬根停留那么久，他早就一帆风顺地进城了。现在，他必须围攻这座城市。城里他最活跃的内应是个刽子手。这个刽子手住在城墙塔楼上。从礼拜四到礼拜日，公爵的军队只击毙守军七十人左右，而这个刽子手为了援助公爵，一个人就击毙了七个城内雇佣兵。他巧妙地使人觉得射击的子弹仿佛 272

是从城外敌人那里射进来的，因而侥幸没有被发觉。

2月24日，乌尔里希公爵的后台和同盟者——法国国王弗朗茨在帕维亚一场会战中战败被俘，瑞士各邦因此大为震惊，立即召回追随乌尔里希公爵的瑞士人，违者处以体罚，且要受到财产上的惩罚；奥地利向来坚持要求召回瑞士人，而现在瑞士各邦不再反对这个要求了。除去巴林根、赫伦贝格和斯图加特附近周围地区以外，符腾堡其他地方都没有农民起来拥护乌尔里希。现在，他只有撤退了。3月17日，他再次越过边界撤离本邦。他失去了瑞士人和农民的心，他们嘲笑地说，一场"忏悔节打斗剧"演完了。这次进军对瑞士人和农民以及对公爵来说都毫无好处；失败的原因，第一是他的进攻违反原定计划，行动太早了；其次是大公收买了乌尔里希军队中的瑞士人，使他们背离了他，甚至出卖了他。然而他的脱逃并不能归咎于瑞士人。

第　三　卷



第一章　士瓦本联盟对上士瓦本农民背信弃义

农民正如总务大臣埃克先前说过的那样，被人“用谈判拖住了，直至军队开来向他们进攻”。来自乌耳姆的联盟成员不断奔波在沼泽地、阿尔部和湖畔一带的农军中间，竭力使农军在联盟受乌尔里希威胁的危险过去之前，停止任何行动。这些骑马奔波的人中主要有魏因加滕修道院长格尔维克。难怪农民相信了他们的花言巧语，似乎士瓦本联盟会真诚关心他们的疾苦，因为连那些接近联盟的人起初也信以为真。这是由于人们看到，农民的事情一提交到乌耳姆联盟顾问那里，伯爵、上层僧侣和一般贵族就立即纷纷同自己的臣民谈判，向他们坚决保证，凡属农民在士瓦本联盟获得的结果，不论有无法律根据，他们一概愿意作出让步。

这些策马奔波的老爷们特别致力于离间三支农民队伍，动员他们与自己签订单独协议，不过在目前，这还是枉费心机。

在这些日子里，农民草拟他们准备提交士瓦本联盟的条款。早在复活节前第五个礼拜日，修道院长格尔维克就陈书联盟道：驻扎在阿尔特多夫的下阿尔部农军让他看过他们的条款；这些条款与沼泽地农军所提出的如出一辙。

乌耳姆的联盟顾问们始终信守他们的政策：他们让农民去议写条款、进行谈判和等待，“直到联盟腾出手来”。“用诸言拖住农

民，愈久愈好，在此期间作好反击的准备”。现在那些曾被其臣民向士瓦本联盟特别指控的领主直言不讳地宣称：首先要重新制服农民，尔后他们才愿意去联盟答辩。

276　这也是士瓦本联盟的观点。联盟正命令格奥尔格老爷回师向多瑙河方向开去讨伐农军。

不仅在停战期间，而且在3月25日停战开始之前也是如此。

在斯图加特，联盟雇佣兵哗变了。他们以保卫住城市未被公爵攻占而要求发给战斗加饷。特鲁赫泽斯正忙于制服和惩罚叛逆的莱昂贝格、伯布林根、赫伦贝格和巴林根辖区，首先是解除他们的武装。当他获悉雇佣兵哗变，即下令各旗手单独撤离该城，因为雇佣兵非拿到饷钱不肯开拔。队长、军士和旗手从斯图加特打着迎风飘动的旗帜开往驻有另一支军队的达格斯海姆。第三天，哗变的雇佣兵也随后到来，而且服从了。联盟代表会议所募集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结，然后朝着乌拉赫、杜宾根和基尔希海姆，向山区移动，以便越过山区向乌耳姆和埃因根方面的农军营寨接近，“伺机对付农军”。但是，雇佣兵又不肯开拔了：队长们“没有严守秘密”，在雇佣兵中传扬说“又要去打农民”。他们全副武装，举行大会。他们要求队长向大家说清楚，指挥他们去打谁。由于队长们说是去打农民，而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所以大家约定，谁也不要被利用去同农民作战，并一致声明，“他们不愿意跟自己的朋友——农民打仗。”梅明根雇佣兵队长当即率其部下撤走，继他之后，奥格斯堡的雇佣兵也撤离了；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旗队①，

① 旗队（Fähnlein）指在一面旗帜下集合的部队，约步兵三百至六百人或骑兵二百五十人。——译者

队长米夏埃尔·弗雷森迈尔和七名雇佣兵。

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仍旧同骑兵队驻扎在伯布林根。他们在军事委员会上决定，派遣雇佣兵特别爱戴的弗里德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率领若干骑兵赶到辛德尔芬根，以动员那些撤走的雇佣兵回来。伯爵使大多数人转回达格斯海姆军营。格奥尔格老爷命令队长们召集一次全军大会，说他要出席并对雇佣兵讲话。队长们把队伍集合在伯布林根附近的旷野，格奥尔格老爷和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走进集合场地。骑马陪同他前来的主要有弗里德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和弗罗温·冯·胡滕老爷。格奥尔格老爷要求全场安静，然后说："亲爱的、虔诚的士兵将士们！ 277 我听说你们不肯去打农民。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的行动只是为了贯彻实现上帝的意旨，并没有人要做不合理的事。联盟同样也要贯彻实现上帝的意旨；但是农民的言行不一致，他们怀有邪恶的企图，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他们夺去了我的领地，这是我从我的主人和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公平购置的产业；遭受他们的暴力和伤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弗里德里希·冯·菲尔斯腾贝格伯爵和他的兄弟威廉伯爵以及许许多多领主、贵族和教堂。虔诚的兵士们，为了使你们看清楚我没有任何不合理的要求，我愿开诚布公地同你们讲话，让你们了解事情的真相；你们提出的要求，我愿意接受。你们要明白，不应该图谋不轨。谁愿意帮助我伸张正义，去打农民，跟我一起举起手来。"

全场鸦雀无声。大约有十五只手举了起来，大部分是队长。格奥尔格老爷沮丧地说，谁不愿跟随他，尽可以立刻走开或者撤离。但是他要求他们慎重考虑；假如贵族和骑兵离开他们，那他们

可就完了。上帝不会遗弃出身显赫的贵族；他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格奥尔格老爷最后说，他要骑马去伯布林根。于是他离开了。



特鲁赫泽斯在斯图加特城前

奥格斯堡城的队长米夏埃尔·弗雷森迈尔首先说服了他的旗队，结果这队雇佣兵一致认为，忠诚的战士不能拒绝出征，而应服从指挥。其他部队也效法奥格斯堡旗队，他们都听从了自己队长的劝说；只有康斯坦次人例外，他们撤离回家了，除队长和旗手外一个人也没有留下。所有的部队共同委派勃兰登堡的卡西米尔侯爵的雇佣兵队长耶尔格·佩伦法因和特鲁赫泽斯的传令官奥格

斯堡的汉斯·卢茨“作为他们的两个全权代表”去见特鲁赫泽斯，表示“作为其忠诚的部下，他们愿意遵照格奥尔格老爷和贵族骑士的指示出发去讨伐农民，征服恶魔”。特鲁赫泽斯宽厚为怀，接受了这个表示，并说，他也要象一个忠诚的统帅那样行事，在战场上他一定冲锋在前，决不退缩。

于是达格斯海姆和伯布林根两处兵营的部队全部出发，开往泰克河畔的基尔希海姆，在那里申明军纪并向军旗宣誓。有一些人在基尔希海姆又表现出对抗情绪。骑士沃尔夫·格雷姆里希的雇佣兵完全是骑兵，他们在这里拒绝去打农民，独臂汉斯·米勒统率的各旗队也拒绝宣誓。骑士沃尔夫·格雷姆里希和步兵指挥官汉斯·米勒留在原地，特鲁赫泽斯则率其余军队开往乌耳姆；他把鲁道夫·冯·埃因根留下保卫符腾堡。乌耳姆城是特鲁赫泽斯打算率领联盟全部骑兵前往宿营两昼夜的地方，它的市政会也只让四百名雇佣兵进入城内，而且是市政会自己的雇佣步兵。乌耳姆城市区的居民、各行会虽然保持了完全平静，可是他们并不厌恶农民的行动。他们卖给农民盔甲和武器，为他们绘画旗帜，而且还听到他们说些联盟代表会议认为不应该说的话。乌耳姆市政会虽然对联盟顾问解释，它不相信它的平民会图谋不轨，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害怕市民可能一反常态，把权贵们都从城墙上扔出去。

278

279

在乌耳姆的联盟首脑和顾问们连续四天商讨如何对农民作战。联盟的许多权贵，如肯普滕的侯爵修道院长，他们早已从谈判开始之时就公开备战了；联盟也置正在进行的谈判于不顾，毫不掩饰“它已决心动用武力和依靠上帝的援助来对付农民胆敢从事的冒险”。尽管很多联盟成员非常蔑视农民，但是士瓦本联盟的顾问

们并不把这场斗争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奥格斯堡的市长、联盟军首领乌尔里希·阿茨特写道:“不管打算用什么方法来防范侮辱、嘲笑和损失,都需要一支比目前所募集的更强大的兵力。”因此联盟按照他的建议,继召募了第一批、第二批联盟援军之后,又连忙催征第三批援军,而这一批要用现钱召募,因为若想效益显著,唯有雇佣外国兵。于是,在这最后的几天里,联盟调拨了巨额款项,尽管有些自由城市缴款并不踊跃,乌尔里希·阿茨特不得不对他们再三依次催促。他警告说,如果他们不立即缴付分摊的征集金,那他们将有可能失去生命和财产,因为缴款刻不容缓,耽误一小时,就会使形势十分危险。领主们看到钱和兵员都有希望得到,也就趾高气扬地行动起来。格奥尔格老爷竟想出一个可能迅速把联盟金库充裕起来的办法。为了有利于作战,他建议,外出抢劫和掠夺应绝对禁止,因为这常常分散队伍的精力,造成某些战斗失败。要任命两名免踩躏费① 征收官,让他们在所有占领地区征收免踩躏费;这笔钱的三分之二上缴联盟金库,三分之一发给军队代替掳获品。预计可能有几千个村镇将被占领和征收免踩躏费,280 那么只须各征三百弗罗林,就不难筹得一百万。但是某些博士不满意这个办法。“他们只会按照学院里所学的道理来理解这个问题。”

① 免蹂躏费(die Brandschatzung),指向城乡征收免遭抢劫和纵火威胁的一种费用。——译者

第二章　敌对行动开始

农民曾经热诚期待谈判会有某些成果。现在，他们从逃到他们那里的雇佣兵嘴里得知特鲁赫泽斯的军事行动和他在辛德尔芬根的讲话，以及听说了联盟的大规模的备战活动，同时农民代表从领主要坚决摧垮农军的狂妄的话里也推断出事态的动向，于是，农民满怀愤慨，他们的信赖一变而为忿怒，这就给运动人物造成有利的机会，而过去他们一直处于力图通过和解或者法律途径来解除疾苦的温和派的优势压制下。

乌耳姆周围地区的农军首先起事，火焰从乌耳姆以北各地迅速向南蔓延，直到多瑙河的发源地；农民全都武装起来，他们同他们的三重暴君，即宫城、修道院和城市的领主之间的战斗开始了，燃烧着的贵族庄园和被洗劫的修道院迅速宣告：原来的奴隶挣脱了桎梏，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们站起来了，他们要讨还千年压迫的血债，清算最近以来对他们的信赖所玩弄的卑劣的阴谋诡计。

但是，就在这时，坚决战斗者争取到的只是农民的多数，而不是其全部。在整个战争进程中随处存在着动摇的现象。掀起短时间浪潮的，忽而是这一派，忽而是那一派；今天温和派占了上风，明天运动人物居于优势；接着是恐怖派大显身手，随后温和派重又得势。在群众的心中，怀疑和信任迅速交替，然后他们怀疑一切，甚至怀疑他们自己的领袖，后来他们又为他们百般不信任的那些领

主们所迷惑和麻醉，重新信赖他们和他们的诺言。

在农民中始终存在着主和派和主战派。甚至有许多人到营寨里来不是出于自愿和真心。其他那些最早参加进来的人，时间一长，逐渐失去了兴趣和勇气，有不少人一心想如何名正言顺地脱离这场斗争。甚至有某些人是由于害怕而参加起义队伍的。

281

农军营寨中士气最高的自然是那些雇佣兵，其中某些人对军营生涯很适应，同情农民，就是说他们赞成起义，因为起义能给他们提供获得丰富战利品的机会。看来也有不少雇佣兵，特别是许多敌视僧侣的人原则上支持农民。除去非自愿参加进来的而外，那些财产雄厚的人很快就表现出最缺乏战斗意志。田产的经营管理需要他们留在家里。还有许多人认为农民比不上领主的装备精良，因此不相信诉诸武力会有好结果。

在这场战争中，各处农军的战斗力也很不平衡。上士瓦本人，尤其是阿尔部人，自幼素谙军事，持武器，穿铠甲，他们中许多人参加过战争。与此相反，黑森林人既没有那样好的装备，也不象那样训练有素。一开始就实行的征募，办法是通过抽签从每四个人中征召一人入伍。不愿入伍者，则雇人代替，出周饷十五克里泽。第二次征募也已进行，每三人中有一个穿铠甲及携带其他必要的装备来到军营；代役者得周饷二十克里泽。但是缺少火药和攻城炮。农军的主要弱点是缺乏骑兵，而这恰恰是敌军之长。此外，由于给养问题，庞大的军队也不能长久集结在军营之中。农民中自行摊派缴纳的军税不敷所用，不足以维持精兵。部分营寨，如莱普海姆和巴尔特林根两地营寨，在3月底已明显感到粮食短缺。这足以使不少平民“渴望和平”。黑森林农军中召募的雇佣兵特别多，他们

行为不端。农民深受其患，这也使他们愿意重新与自己的领主言归于好。沃尔夫施泰因的农军首领写道："这些雇佣兵只顾追求个人利益，丝毫不管穷人的死活，如同一切堕落的无赖的所作所为，如果不是军中这种雇佣兵太多，农民早就愿意与领主和好了。"

领主对农民所玩弄的阴谋手段，也是目前使温和派深为不满、使过激派占了上风的原因。

使用暴力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各地的情况几乎都是如此。在领主方面最开明的人看来，各地农民开始时的要求并不过激，而是适当而合理的。但是，从一开始各地也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从属关系，取消一切负担，消灭一切贵族，要求象瑞士人那样自由。大多数地方，例如肯普滕、班贝克和萨尔斯堡地区，农民只要求颁布一种地方宪法和铲除公认的不合理现象。3 月中旬，上士瓦本人似乎还未想到要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想进行他们所理解的那种"选罗马国王"式的选举，他们想到的对象大概是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连运动人物内部的观点也不一致。一部分人仅仅主张建立只有一个君主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取消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再就是传布自由的福音。另一部分人比他们更温和，他们只要求打倒教会诸侯，而在世俗诸侯的治下制定一部自由宪法。还有一部分人则希望打死所有的领主，平分他们的财产。 282

现在，连最初只谋求维护古老权利的稳健的上士瓦本人中的大多数人，也觉得上述最后一部分人是最明智的。于是，那些不久前还只希望取消什一税和维护真正的福音的人也追随他们了。这时，上士瓦本人也就这样被卷入了其他地方由另一些人做了长期准备工作而爆发在即的革命中去。

那些从来没有对领主抱过任何希望的人，即使在谈判期间也致力于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加强人民同盟。现在，正是这些人在筹集进行战斗的资金，并准备亲自组织这一战斗。

首先，他们尽力在各处除掉最能影响平民情绪的家伙，即那些不按新教义传道的牧师。一些地方农民成群结队到牧师那里，不但告诉他们，农民领导人要求他们按照经文的精神，响亮而清楚地宣讲圣经，不要增加任何人为的补充内容；而且还直截了当地说明，如果他们不愿意同农民一致行动，他们就得放弃牧师职务和薪俸。

为了与士瓦本联盟的巨大财源相抗衡，农民方面也积极开辟财源。人民运动的领导人决定，没收教堂中的金银器皿，将其变卖来装备自己；也要征用教堂的现金，并把各村庄有价值的公用财物典押成现金。他们还希望通过修道院和其他大寺院还俗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他们所称的取缔）得到重大的财源。由于士瓦本联盟的敌对态度昭然若揭，三支农军在盖斯博伊伦举行了一次全体大会。

283

3 月底 4 月初，各地的农民都行动起来了，起义的火焰不但在上士瓦本、因河河谷、黑森林、布莱斯部和亚尔萨斯，而且也从乌耳姆以北各地燃起，经韦尔尼茨河、雅格斯特河和柯赫尔河之间的地区，疾如闪电地一方面发展到内勒斯海姆、博芬根、内尔特林根、艾尔万根、厄廷根、丁克尔斯比尔和克赖尔斯海姆；另一方面蔓延到格明德、阿伦、盖尔多夫、哈耳、整个霍恩洛厄地区；进入奥登瓦尔德、莱茵部，越过山脉到达法兰克尼亚中心地带；在托马斯·闵采

尔坐阵的整个图林根森林到处揭竿而起。

早春时节，南德约十二个彼此远离的地点，在几天之内，同时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在同一个时间里，蒂罗尔人起义；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打响了黑森林和布莱斯部的战斗；湖滨、阿尔部和沼泽地的三支农军、以及在乌耳姆以北又聚集起来的莱普海姆农军都在准备进攻；符腾堡山区、海尔布隆城辖区和德意志骑士团领地的农民，在其首领的指挥下武装起来了；陶伯尔河畔普遍地发动了起义；格奥尔格·梅茨勒[1]带领一支农军，从奥登瓦尔德开出；文德尔·希普勒[2]在霍恩洛厄地区策划了最初几次暴动；也是这个时间里，闵采尔在米尔豪森拔出了共和国之剑。

还有另一种精神在各地的集会上起了主导作用。在几乎所有的村区，过激派都占据优势，敌对行动首先在最近遭到领主侮辱和威胁的地方开始。

从湖滨到黑森林边，从多瑙河向下，直至乌耳姆以北的京次堡，到处响起了进击的钟声或是宣誓效忠的呼声，于是，农民从3月最后一周开始，纷纷前往集合地点报到。所有的营寨都挤满了；在圣母通告节[3]前几天，多瑙河畔莱普海姆宛如一个农军大营寨，充满了战争期间所特有的嘈杂声。

三支农军的代表从乌耳姆回来密报，谈判已经破裂，领主们口口声声要坚决镇压，而且傲慢地把这种无理要求叫做“心平气和 284

① 格奥尔格·梅茨勒(Georg Metzler)，1525年奥登瓦尔德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华美军的司令，属于温和派，华美军被击溃后逃跑。——译者

② 文德尔·希普勒(Wendel Hipler)(1465—1526)，德国贵族，1525年参加法兰克尼亚农民起义，“海尔布隆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农民起义失败后逃走，1526年被捕，死在狱中。——译者

③ 即3月25日。——译者

的"理所当然的提议";此外，农军又获悉，特鲁赫泽斯正调动军队准备向他们进行突然袭击，于是，巴尔特林根农军首先出动，在3月26日攻打了几处领主宫城。

这些宫城的主人正是最为盛气凌人、最会玩弄诺言、参加了特鲁赫泽斯的军队的那些人。汉斯·布尔克哈德·冯·埃勒巴赫在劳普海姆的宫城被洗劫了，扎尔曼斯魏尔的修道院长在舍默尔贝格的宫城和格奥尔格老爷在西默廷根的宫城都被抢掠一空。农民把所有的家具、酒和粮食统统拿走，然后将牢固的房屋放火烧掉。佃农虽然害怕火势蔓延到自己的村子，因而前去把火扑灭了，但是，在拿光领主仓库的存粮和捞尽池塘的鱼虾的事情上，他们和厄普芬根人都是最为积极的;他们每一家都得到一份虏获品。接着，农民包围了贵族康拉德·冯·罗特的罗特尔斯豪森宫城;其中最为积极的又是他自己的佃农。这位骑士参加联盟军队在外，宫城里只驻有少数雇佣兵，他们见到自己势力孤单就听任农民冲进来，而他们则逃避到一个储存火药的坚固的地下室里。农民追进地下室，一个农民把一块燃烧着的引火物扔到火药上;于是一部分宫城和雇佣兵以及许多农民都给炸飞了。

这些严重危及特鲁赫泽斯自己财产的事件，使他决定不先到莱普海姆，而转向上士瓦本，直奔巴尔特林根附近沼泽地的农军。

3月30日，全部联盟军徒步开往各支部队的集合地点埃尔巴赫，打算从多瑙河左岸埃因根附近渡河，因为农军正陈兵在右岸。联盟军拥有约二千多名骑兵、七千八百名步兵，配有精良的大炮。但大炮不能带过多瑙河，联盟军的主力——骑兵队在沼泽地又无用武之地。特鲁赫泽斯只好派弗罗温·冯·胡滕带领狙击兵渡过

多瑙河。胡滕在德尔门辛根遇到刚从明德尔河谷开来的农军一旗队，称为温策尔旗队。这支农军发现狙击兵后，立即逃越罗特河，使联盟军无可奈何。兵力雄厚的巴尔特林根农军沿沼泽地开往里斯蒂森，希望引诱特鲁赫泽斯追赶他们。可是，特鲁赫泽斯率领一半骑兵撤往乌耳姆，命令另一半骑兵撤回埃因根。这天晚上，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率领步兵停留在埃尔巴赫，而雇佣兵所干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抢掠和烧毁了几个村庄。第二天早上，正 285 值格奥尔格老爷准备到乌耳姆高等法院去办理例行公事时，巴伐利亚旗队的几小队雇佣兵窜入德尔门辛根村，意图抢掠。农军发现这种情况，立即从沼泽地回来，袭击村中的雇佣兵，刺死百余人，俘虏了几个，打发他们带着白棒返回联盟军兵营。农军甚至故作姿态，似乎意欲跨过埃尔巴赫附近的桥梁去袭击菲尔斯滕贝格的军营。伯爵依靠有利的地形，命令向农军开炮，但很少命中。格奥尔格老爷和埃因根的人马听到警报，火速赶来增援，跑得马匹汗如雨下。但是农军又向里斯蒂森撤退了。

联盟方面反复谋划如何进攻农民。格奥尔格老爷和威廉伯爵详细视察了沼泽地的各个地点，发现这里无法使用骑兵。于是，他们从另一边开往厄普芬根。这时格奥尔格老爷望见农军分成很多队停留在蛇炮射程以内，就派一个青年妇女携带一封以联盟的名义写的信到农军方面，信中他劝他们撤退，答应给予每个服从的人以人身安全；同时他也让这个妇女询问农军，他的部队的使者是否能得到农军的同样的安全保护。农军答应了，于是他派一名鼓手携带新的建议去见农军。但是，充分了解对方侦察意图的农民在入夜时分就拔营起寨，撤退到一个森林附近。鼓手害怕在归途中

遭到哨兵的射击，就擂起他的大鼓。

联盟军营的哨兵没有接到有关的通知，鼓声恰恰使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大声报警，顿时全营起身，喧嚣声之大，甚至相距很远的农军营寨也都听见了。他们寻找敌人在何处，只发现鼓手，别无他人。鼓手报告说，农军已经撤离了原来的阵地。但是这场盲目的混乱给特鲁赫泽斯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原来联盟步兵中有人同农民有默契，他们曾通知农民，他们打算攻打骑兵及其雇佣兵，然后同农民联合起来。约定在这一夜里哗变，农军来袭击联盟军兵营。农民听到联盟军军营中的警报声，感到惶惑和惊慌；他们怀疑起来，或者认为事情已经败露；当夜便退到施塔迪翁。特鲁赫泽斯趁机追赶，抢掠和焚烧了好几座完全无辜的村庄。骑兵抢到的牲口非常多，以致一头母牛只卖半个巴岑[①]；在这些村庄里，大多数286 农民都留下没走，财物也未转移，因为他们还没有参加兄弟会！迪特里希·施佩特奉命率领骑兵追赶农军。在施塔迪翁和格伦茨海姆之间他赶上了农军，相距之近已经可以彼此答话。但是农军阵容整齐，他不敢冒险进攻，反而退却了。

第三章　乌耳姆以北的暴力行动

在这期间，朗格瑙和莱普海姆两处营寨的农军日益壮大，乌耳姆联盟顾问们的忧虑也随之与日俱增。两个营寨驻有农军五千多

① 巴岑(Batzen)，古时南德和瑞士之货币名称。——译者

人；另有四千多人正从明德尔河谷开来增援他们。士瓦本联盟的所有兵力都已调离这个地带，同特鲁赫泽斯的部队汇合在一起。

集结着约六千人的伊勒蒂森农军营寨致函魏森霍恩，信中要求该城参加这个地方的"基督教同盟"。他们写道："我们出于兄弟般的友爱和热诚的信赖劝告你们，应该如好兄弟那样与我们同甘共苦，勿再观望，因为上帝与我们在一起。"

到了次日，4月1日，朗格瑙、莱普海姆和伊勒蒂森三个农军营寨也和这一天帝国很多地方一样行动起来了。莱普海姆农军首先攻下威廉骑士在比尔的宫城，从中抢走了枪支、弹药和贮存物品，并且捣毁了建筑物。然后队伍分散行动；大队转移到普法芬霍芬，少数逆比贝腊赫河而上。他们派人去魏森霍恩，接洽入城问题，他们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城里吃喝；遭拒绝后，农军要求交出罗根堡修道院长和其他外地教会领主逃亡带进城里的一切财物。这个要求也被市政会拒绝。于是农军开往阿滕霍芬。雅各布·韦厄本人也随同出发，但是他无法防止个别酒醉的和复仇心切的农民的越轨行为。他随军行动目的是用缴获的金钱建立一个军费金库。

莱普海姆农军没有钱，而参加进来的雇佣兵要求发军饷，农民自己也要生活。雅各布大师派人把阿滕霍芬的牧师住宅中所有能够搬运的东西全部运走；这个在逃的牧师特别敌视人民的事业，雅各布大师甚至要派人把牧师的住宅拆毁。只因一个妇女代为哀求，并说明住宅是教会的房产，他才作罢。周围一带所有神甫的住宅都空无一人；所有的牧师都逃到魏森霍恩去了。分散在这些地方的农民并没有造成其他损失，只不过喝光几瓮酒，牵走几只羊，

287

拉走几头牛或者抓走几只鸡，打坏一些门窗。这些也并不是大队人马所为，而是个别散兵游勇干的。

雅各布大师只从牧师住宅里拿了一块涂猪油的面包，自己吃了。现在，他率领庞大的莱普海姆农军开往魏森霍恩。随军带有六十辆车。队伍本身就已使魏森霍恩市政会十分恐慌，而这些车辆更增加了队伍的声势。队首已经到达魏森霍恩园圃，队尾还没有走出阿滕霍芬。农民队伍不但长，而且还相当宽，有人在休耕地上数了数，足迹达三十一个，可以想象队伍是何等庞大，而农军队伍的人数之众（这可以从上面的描述中推算出来）更使魏森霍恩心惊胆战。

288

农民已经作好一切冲锋的准备，双方开始射击，连从邻近地区逃来的教士也参加了守城战。射击持续了一小时左右，农民在城郊的房舍里驻了下来，天色暗下来，双方暂时停火。

魏森霍恩城里的人担心第二天早晨会重新进攻，农民却趁黑夜撤离此城，开到罗根堡修道院的前面。众修士早就闻风逃走。修道院不攻自破。农民不顾当时正值忏悔节，痛痛快快地把修士的鱼、肉和美酒拿来大饮大嚼起来。于是队伍失去了纪律的约束。喝醉酒的农民毁坏了修道院漂亮的大风琴，用木棍打碎了神龛，拿走了圣饼及圣油盒，破坏了礼拜堂中的一切，撬开了图书室，撕毁或运走了其中的书籍和记载农民地租及其他债务的文书，拿走了圣餐杯和其他器皿，撕碎了作弥撒的祭服和旗帜，用来做成“裤带”。组织运走修道院物资的首领们，发现了贮存的大量谷物、酒类、役畜、家禽、羊以及各种用具。这一夜，耶尔格·埃布纳自己当起罗根堡的修道院长，尽情地同他率领的农民玩笑取乐。



农民在罗根堡的暴烈行动

很多村庄的农民都朝着还剩下大量财物和其他东西的魏森霍恩和罗根堡奔来，认为可以一下子解决一切问题；在罗根堡活动的约有一万二千人，伊勒蒂森的六千之众，本应与他们在魏森霍恩城前会合，因为来迟了，在巴本豪森宿了营。大多数村镇全体参加了农军，只有少数人参加的村镇不多，“因此，若干村镇中只剩下一些雄鸡在那里报晓”。

4月2日，即复活节前的第二个礼拜日，天刚破晓，绝大部分莱普海姆农军带着虏获品返回莱普海姆。在这期间，联盟顾问们已来到特鲁赫泽斯军营，同他商定了向莱普海姆农军进攻的大计。

289

第四章 特鲁赫泽斯袭击莱普海姆农军

象莱普海姆人一样，朗格瑙农军也并没有掩旗息鼓。牧师雅各布·芬斯特瑙尔和出身城市贵族的农军法官托曼·保卢斯也未能制止他们的越轨行动。在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朗格瑙营寨的首领和顾问们给莱普海姆营寨的首领写信说，他们已经发动进攻，而且每天还在继续抢掠。只剩下一座宫城，如把这座宫城再攻下，他们这里所有领主的邸宅就都收拾完了。假使莱普海姆人不能全部开来，也应给他们派来两千至三千步兵和两、三支火绳枪。他们打算在烧毁这座宫城之后，立即全部出动去增援莱普海姆农军。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们就随后一起向乌耳姆进军，给予各路兄弟部队以强大的援助。倘若莱普海姆农军不能援助他们，他们希望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如果向乌耳姆的联合进攻告捷，农民拿下了这座坚固设防之城，士瓦本联盟就失去了它在多瑙河畔的根据地，而农军就获得了一个重要据点。农民对乌耳姆的领主们仇恨极深，任何领主胆敢冒险出城都有遭受农民虐待的危险。

莱普海姆人用计占领了京次堡。这个城市的市政会一直不听参加人民的事业的劝告。当时许多人出城跑到莱普海姆城前的营寨中。几天后，他们书面要求市政会准许他们回去探望妻子儿女。

市政会在他们走后，已将他们作为叛逃者处理了，现在由于害怕，又答应他们进城。这些京次堡人返回城里时，外地农民也混在他们的行列里。首先进城的农民立即占据了各城门，随后其余农军各队挥舞刀剑冲入城中，攻到市政厅前，强迫市政会参加农民的事业。这座城市就这样落入农民手中。

雅各布·韦厄原以为联盟军队在上士瓦本活动并被牵制在那里，现在发现特鲁赫泽斯近在咫尺，就同在乌耳姆的士瓦本联盟的首领和顾问们接洽谈判，以期赢得时间。这时，农军首领都希望各路结盟农军开来增援，以便取得对联盟军队的优势。

但是，特鲁赫泽斯已逼近他们。同一天，他命令西格蒙德·贝格尔队长率领一支由黑森人和乌耳姆人编成的骑兵分队，渡多瑙河向埃尔辛根推近，他自己则向莱普海姆进军。开往侧翼的这支骑兵部队在格平根附近的森林与一千二百名农民遭遇，其中一部分正携带着虏获品乱哄哄地返回朗格瑙，另一部分还在忙着抢掠埃尔欣根修道院。骑兵冲进他们中间，他们立即四散溃逃。离得远一点的人为了活命逃之夭夭；其他在修道院内或在其附近的人遭到了袭击，近五十人被刺死，一部分被赶到多瑙河里，淹死者为数不少。约有二百五十人被俘，被绑解到乌耳姆去。 290

莱普海姆农军首领迅速地布置防御。有三、四千农民据守容霍尔茨（小森林）附近一条高于比伯尔河桥的崎岖陡路。地形很有利，左有森林，右临小溪，前面是一片沼泽，背后布置了一道车垒。他们以农作物为掩护，把许多旧车辆翻倒在通往多瑙河方向的车道上，很多车辆的马夫座上装有火绳枪和其他小炮。特鲁赫泽斯的骑兵一出现，他们就勇猛地射击。格奥尔格老爷十分清楚，“莱

普海姆人的小炮弹药不多”。因此，他大胆地率领他的快速部队(前卫)以及先头部队向前挺进，主力部队和其他分队留在稍后的地方。但是，农民已看到了兵力比自己多一倍以上的强大的联盟部队开过来，并进行部署，因此他们决定，在短暂交锋之后撤回莱普海姆，同在那里集结的兄弟部队会合；因为比较大的一队人马正从京次堡开来。一支新的农军也正向这里推进。尽管大敌当前退却很困难，可是他们进行得很巧妙，连伤员和阵亡者都放在车上带走，一直运到莱普海姆附近，才在道旁的田地里掘了一个坑，掩埋了死者。联盟军的骑兵被沼泽地所阻，不能立即追赶农军，不得不绕道而行。这时，特鲁赫泽斯率领的快速部队赶上了后撤的农民队伍，切断了他们的去路。联盟军的雇佣兵按照特鲁赫泽斯的号令，转向那里的十字架纪念碑，疾速前进，切断了农民向莱普海姆的退路。很多农民退回容霍尔茨，被联盟后卫骑兵刺死或俘虏，许291 多人跳入多瑙河，游到对岸，可是又落到了扫荡了埃尔欣根的乌耳姆和黑森的骑兵手中。与他们相反，不少在埃尔欣根附近遭到袭击的农民，渡过多瑙河，脱险到了莱普海姆。根据最少但最可靠的统计数字，在莱普海姆附近，有五百农民被刺死，四百人左右溺死在多瑙河中，两千多人幸运地退回到莱普海姆城中。至于火炮，联盟军只缴获了四门小炮。

第五章　雅各布·韦厄之死。第一次死刑判决

雅各布大师是否象传说的那样，曾亲临战场，已经无法肯定；很可能进攻时他还在京次堡，到紧急关头才赶来的。现在，特鲁赫泽斯率领全军开到小小的莱普海姆城下，要大举进攻。他把大炮排列在十字架纪念碑前面的广场上，同时部署步兵冲锋。雅各布大师的部队大部分驻守在莱普海姆和京次堡两座小城，他曾竭力激励他的部队进行英勇的抵抗。事后敌人诽谤他说，他以前就曾欺骗过农民，说联盟的枪械和武器会掉转来打他们自己的人。但是，象韦厄这样的人是有其他方法影响民众的。看样子，莱普海姆的农军据城守卫了一些时候，据说，韦厄本人从城楼上向联盟军射击。但是，他的部下却没有他那样勇敢。市民们派一个老人和几个妇女出城去请求特鲁赫泽斯开恩。他的答复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而且首先要把那个用谎言蛊惑农民的传教士交出来。于是这个城投降了。

雅各布大师一看出这种情况，立即出了城。他的住宅挨着城墙，有条暗道从城墙下朝多瑙河方向通到野外。他知道城外河岸旁有个小洞。他从他所建立的军费金库中取出二百弗罗林，带一名亲信，由这条暗道奔往那个小洞中去。

特鲁赫泽斯在准备进攻时，曾允许步兵破城之后可以抢掠。

现在这个城市等于不战而降，可是，雇佣兵仍要求抢掠。特鲁赫泽292斯担心他们会抢掠太多，而雇佣兵弄到太多的战利品就容易开小差。因此他答应，把该城的动产交给他们变卖，但是不许抢掠。雇佣兵同意了。于是骑士和联盟军首领这些“长官”们宿营在莱普海



特鲁赫泽斯

姆小城内，而雇佣兵只好留在城外，在城墙外边扎营。特鲁赫泽斯曾经答应过骑兵队在京次堡抢掠。这个城也派来使者请求开恩纳降；他们说他们是被农民胁迫参加变乱的。特鲁赫泽斯也同样回答他们：“除了无条件投降，别无其他选择。”于是，这个城也投降了。骑兵队驻扎在布伯斯海姆、京次堡及其附近一带。到处在搜捕雅各布·韦厄。

一只狗在雅各布躲藏的洞穴前面狂吠，引起了几个雇佣兵的

注意。他们用长矛往里刺，把隐藏的人驱赶了出来。另外一个说法是，有一个农民看见他走进多瑙河边的一座丛林中去，随后该农民被捉住，在追问韦厄的下落时，这个农民出卖了他。韦厄交出他那二百弗罗林给追捕他的人，要求放他。但是，他们还是把他拴在马笼头上，押解到布伯斯海姆，交给了特鲁赫泽斯。在4月5日，礼拜三这天，特鲁赫泽斯对京次堡进行宣判。市政会免于处分，市民必须交出九百金古尔盾作为罚款，一个比较好的老贵族，也许是市政会中唯一拥护农民的人，被罚了一百古尔盾。京次堡的牧师也曾企图逃出城去，但结果被捉住了。 293

莱普海姆人惨遭不幸，朗格瑙人也是这样。雇佣兵要求得到虏获金，便推举出虏获品负责人，对特鲁赫泽斯许诺的动产进行估价，并以此决定免蹂躏费的数目。他们去见指挥官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这位伯爵建议，干脆要每个农民和市民缴纳一份月饷(四弗罗林)作为免蹂躏费。雇佣兵听了很满意。被捕的市民和农民已被关在教堂里过了一夜；当伯爵和虏获品负责人来到他们这里并宣布了这项建议后，他们“作为可怜的阶下囚”，对一切只能唯命是从。正在京次堡的特鲁赫泽斯闻风急速赶来。他料想其中会有误解，所以来到教堂，询问那些在押的人答应了步兵什么。他们承认是一份月饷。格奥尔格老爷当场对他们说明，这笔钱总额超过三万四千弗罗林，他们由于害怕而答应得太多了。格奥尔格走出教堂时诙谐地说：“谁会想得到我竟然在莱普海姆教堂里布道呢?”他十分清楚，在押的人不可能付出这笔钱。他担心他们连自己的保证人和头目也不会去赎，而是把这些人交给“屠宰场”，因此他亲自估定此城交付的数目为一千五百弗罗林。在雅各

布大师用作军费金库的写字台里还有六百弗罗林。但是，步兵坚持要一份月饷。特鲁赫泽斯何尝不愿意把这个小城连同市民和农民都交给雇佣兵，任其为所欲为。但是，雇佣兵只坚持非拿到一份月饷不可。就在这种争执的情况下，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对在莱普海姆首要的在押犯进行了宣判。

汉斯·雅各布·韦厄大师、别号巴伐利亚人的耶尔格·埃布纳、乌尔里希·舍恩和他的女婿梅尔希奥·哈罗尔德，在4月5日晚上被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并在当晚就押到莱普海姆和布伯斯海姆之间的一块野花盛开的田地上执行了。判处死刑的还有两名京次堡农民和那里的牧师，他们是一起被捕的。被判死刑的还有一个从联盟军投诚到农民方面来的老骑兵。共有八人被判了死刑。

294　当雅各布大师被解赴刑场时，特鲁赫泽斯对他说："牧师先生，假如您安分传布圣经而不宣扬谋反的话，那您和我们原本都会安然无恙的。"雅各布大师从容而威严地回答道："老爷，你们对我不公正，我并没有宣扬谋反，恰恰只是传布了圣经。"特鲁赫泽斯说："我得到的报告却不是这样。"

特鲁赫泽斯的私人牧师走到雅各布大师面前，劝他忏悔，求主饶恕。但他拒绝这个劝告，并说："亲爱的老爷们，谁都不必因此而动感情；我已向我的上帝和造物主忏悔过了，并且把我从主那里得到的灵魂交还给主了。"说罢他转向同他一起将要被处死的几个人说："兄弟们，勇敢起来，我们今天还会在天堂相会。"说到这里，他仰望天空，高吟一句赞美诗作为祈祷：In te, domine, speravi（主啊，我对你虔诚不移）。然后他说道："天父，饶恕他们吧，他们不知

道他们自己做的是什么。”在他又一次高声祈祷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以后，他跪了下来。他的头颅立刻滚入了花草丛中。

耶尔格·埃布纳的头也落了地，哈罗尔德、舍恩和另一个农军首领也被斩首了。现在该轮到京次堡的牧师和那个老骑兵；其时已经夜深，这两个人经再三祈求，才幸免于死。这个牧师被特鲁赫泽斯捆绑很久，随着军队到处拖来拖去，最后被释放，但须交付八十古尔盾，他的骏马、牧师俸禄和布道权也失去了。

朗格瑙也有两个俘虏被斩首。朗格瑙农军溃散后，被市民取缔了的旧市政会立刻又重掌大权。特鲁赫泽斯亲自从莱普海姆乘马到纳乌来执行死刑。农军的法官托曼·保卢斯，总指挥汉斯·齐格勒以及牧师雅各布·芬斯特瑙尔幸运地逃掉了。乌耳姆市政会对待一部分被押送来的俘虏也是残酷的；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之后的礼拜四这天，市政会向纳乌写信给老市长伯恩哈德·贝塞勒和市政委员塞巴斯蒂安·伦茨，要他们派刽子手来，以便处理联盟代表会议押送来的俘虏。领主们如此嗜杀成性，农民想报复岂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因此，农民恨透了乌耳姆，以致于到处传说着农民要捣毁乌耳姆，杀死城内所有居民。

领主向莱普海姆附近一带地方大肆勒索罚款。富有骑士艾特尔·冯·韦斯特纳赫惩罚他的农民特别厉害，每个人罚款五十、八十古尔盾或者更多；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人们担心苦难将迫使农民重新起来造反。 295

第六章　沼泽地、阿尔部和湖滨三支农军的暴烈行动。奥地利的阴谋

雇佣兵对金钱的要求不是特鲁赫泽斯用这些死刑判决所能满足得了的。他们以哗变相要挟，非要得到许诺给他们的那份月饷不可;对此,联盟必须想办法,不然就得自己付,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一步也不肯前进。格奥尔格老爷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得到消息说,农民正逼近他自己的几处宫城,威胁着他的妻子和儿女的安全，而雇佣兵又不听劝说。转瞬间，军队在京次堡和莱普海姆已停留快八天了。由于格奥尔格老爷指挥不动这些雇佣兵，又担心农民可能夺取他在沃尔费格的宫城和瓦尔德泽的大炮，于是就派人向几个贵族求援,要他们率军前去保护这两处地方。赖沙赫、罗森贝格、赖纳赫、菲尔特、霍恩施泰因、朗道等地的领主,也一齐率军开入特鲁赫泽斯的领地；特鲁赫泽斯的一个士兵格奥尔格·亨策充当向导。在此期间，格奥尔格老爷和威廉伯爵已设法使联盟同雇佣兵达成谅解,两个统帅保证,联盟将在三十天内支付那份月饷；雇佣兵答应在此期间完全服从特鲁赫泽斯的调遣。复活节前的礼拜二，联盟军根据达成的谅解全部出动，进攻三支结盟的农军。

阿尔部农军得知士瓦本联盟已经剑拔弩张，特鲁赫泽斯正率军攻来的消息后,他们也不甘示弱。现在,首领们处理问题也比较

谨严；有些人宣布：谁不站在我们一边，就将被当作共同事业的叛徒，将如对待敌人一样，在他的家门前竖立一根木桩。在其他地方，凡至今不参加人民同盟者，则处以大量罚款。

4月1日，他们集合起来；2日，即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上阿尔部农军开到侯爵修道院长逃往的利本坦宫城，切断了这座宫城的水源，封锁了所有通路。肯普滕市政会担心农军攻城。但是 296
得到确实消息说，农民的主攻目标是修道院。因此，市内在城墙和城门上做了一切防御准备，4月3日拂晓，在城里敲起了警钟召唤市民上城墙，这时，农民在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宗托芬的瓦尔特·巴赫和汉斯·施尼策尔指挥下大举进迫，一举攻占了修道院。众修士及其仆从被迫离开修道院，首领们接管了大部分贮存物资及所有贵重物品，然后全军大吃大喝起来。农民们友好地想到城中市民，给他们送去了两大桶酒；但是，市政会不肯接受这项礼物，而且为了争取各行会，还自己出钱，分别在各行会会址招待他们酒饭一次。农民将图书馆的书籍、文书室里的所有的记录和文件，连同几口钟搬到他们的车上，从马厩里拉走所有马匹(这中间也有些人胡闹一气)，然后，开到施韦伯尔斯贝格的宫城，攻占了它，抢掠一空后，将其捣毁。霍恩坦和沃尔肯贝格两处诸侯宫城也被他们袭击、洗劫并捣毁。农民允许霍恩坦的地方官维尔纳·冯·赖特瑙和地方官莫里茨·冯·阿尔特曼斯霍芬安全地离开。农民把前者的财物一直护送到洛依特基尔希；后者到肯普滕城去了，农民听任他满载家产的十八辆车随身带去。

上阿尔部农军的主力向累赫河转移，打算占领菲森。复活节前的礼拜一，瓦尔特·巴赫率三支农军进抵城前。他派三个农民

到楼门前接洽谈判。城里派遣冯·伊岑多夫和几个市政会及法院的代表出城会见瓦尔特·巴赫，他正在一个由五十名农民组成的委员会中等候他们。这位农军总指挥谴责他们，对地方上的一切要求始终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他代表新教兄弟会最后一次要求菲森人支持兄弟会，拥护和赞助上帝的法律和神圣的福音，因为他们想要建立的正是这些；农民的负担过重，领主对他们的压迫太残酷了；他们宁愿采取现在这种行动，宁可让大地上血流成河，也永远不愿再走老路了。菲森人回答，他们无权决定参加农民同盟。297 冯·伊岑多夫提醒瓦尔特·巴赫注意他关于对奥地利皇室所属的一切概不过问的诺言。瓦尔特·巴赫听了这些话，装出十分愤怒的样子，威胁要把这座与农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奥格斯堡主教所属的城市打得天翻地覆，并认为奥地利君侯殿下那样支持菲森人是十分不公正的；一个诸侯拉拢和庇护其同盟者的敌人，是违反战争惯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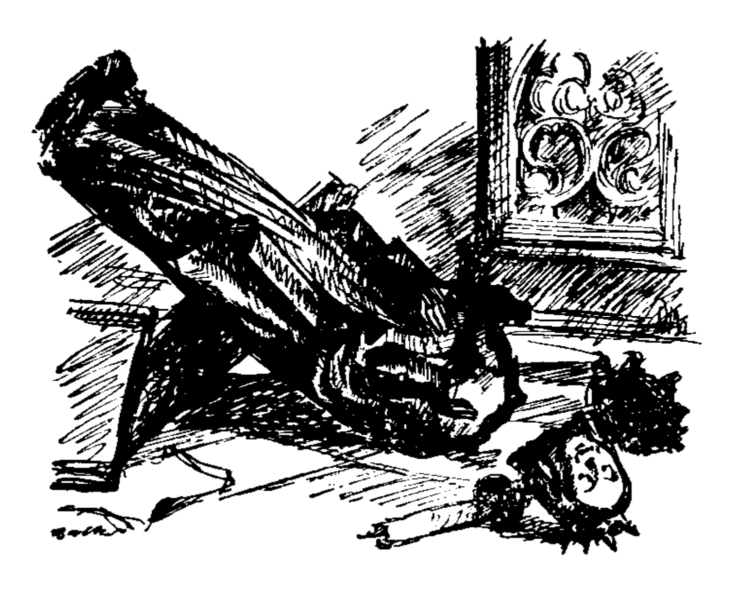
农军总指挥最后发表这些暧昧的话的要害是：斐迪南大公同阿尔部农军的一些首领，特别是同曾在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手下为奥地利皇室在意大利服务多年的瓦尔特·巴赫有秘密谅解；斐迪南大公这个有政治头脑的人，比任何新教派的诸侯都乐于利用当时的宗教—政治运动来扩张奥地利皇室的势力，他曾十分认真地向巴伐利亚人建议，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联合瓜分萨尔斯堡大主教的领地；他想利用平民的力量占有那些尚不属奥地利的美丽的南方高原地区；他想统治大大小小的一切教会领地和世俗领地，象美丽的符腾堡那样，也把这些地方置于奥地利皇室控制之下。因此，斐迪南在人民运动开始阶段对农民虽然毫不宽容，但随

着运动的发展，却表现出愿意保护和拉拢农民。士瓦本联盟甚至表示出对大公不满，联盟向大公的代理人弗兰克富尔特博士明确声明，在联盟对农民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上，迄今为止，殿下可以指责之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如大公再不郑重行事，贵族将要离开他。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斐迪南大公对阿尔部人和其他农民的态度。农民实际上已被瓦尔特·巴赫出卖给了奥地利，而他们自己还蒙在鼓里。当冯·伊岑多夫断言，菲森人已经宣誓归顺奥地利时，瓦尔特·巴赫同意了暂时退却的要求。一切都表明，瓦尔特·巴赫曾用特有的欺骗手段使上阿尔部人同意不过问奥地利皇室的事。但是，广大农民不相信菲森已经归属奥地利了。他们大声疾呼，这是一种骗局，一项黑市交易。起义农民的首领之一内瑟尔旺的地方官彼得高声宣布：他们决定马上去殿下的宫廷打听清楚，是不是真象人们欺骗他们所说的那样，菲森人已经宣誓归附奥地利皇室。假如不是事实，而是他们花言巧语愚弄农民，那农民将要把这座城市彻底摧毁，连未出生的胎儿也不饶恕。但是，瓦尔特·巴赫坚持让农民撤退了。达成的协议是：鉴于菲森近郊直到城墙都已宣誓参加了农民同盟，所以，在问题解决以前，城里人应当留在城墙之内，不得出城。不过，农民中的明眼人，以及渴望抢掠城市的人（他们的妻子已带着车马在魏森泽等待着虏获品）在瓦尔特·巴赫撤退到内瑟尔旺以后，终于说服群众，解除了瓦尔特·巴赫的总指挥职务，并由奥伯多夫的保罗·普罗布斯特接任。 298

上阿尔部农军的另一个首领耶尔格·施密德，即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比较能干和正直得多，虽然他未能掌握所部肯普滕人，

使这些本来非常谨慎的人也象其他人一样免于做出越轨和放纵的事情。肯普滕城很多不务正业的人陆续跑进农民营寨，腐化了农民。克诺普夫封锁了利本坦，在等待占领肯普滕城有利时机期间，他夺取了城郊的所有据点。在围攻这些据点时，个别小队流散到一些地方。4 月 14 日正是复活节前礼拜五(耶稣受难日)，这天就有一支这样的小队第二次光顾肯普滕修道院，把上次光临后厨房和地窖中剩余的一切，搜索一空。这方面表现得最坏的还是那些城里来的游民，他们虽然被禁止外出，但还是参加了这个小队，据同城居民证明，他们造成的破坏超过农民。他们把修道院吃喝得精光。接着他们还在那里恣意妄为。在往常举行大弥撒的时刻，农民现在举着梭标、长枪和弓箭，嬉笑嘲讽地列队围绕修道院行走，打翻了圣像，对人们视为神圣的一切，竭尽亵渎之能事。有些人把美丽的圣母玛利亚像的头锯了下来，打碎了她怀中的圣婴，搬倒并拿走了洗礼石盘，炸开了神龛，砸坏了讲坛和两架风琴。这种粗野、疯狂的行动表明，在这个地区活动频繁的再洗礼派教徒对农民有着相当的影响；这些情形同再洗礼派教徒以前在瓦尔茨胡特和苏黎世辖区所做的丝毫不差。最后，这个小队吵吵闹闹、吹吹打打地离开了，留下的是一座荒凉冷落的修道院。



在肯普滕修道院破坏圣像

阿尔部境内贵族的宫城，在宗托芬的汉斯·施尼策尔及其他首领率军包围和攻击下，陆续陷落。亚当·冯·施泰因和贵族地主耶尔格·曼戈尔特在瓦尔德克的产业遭到了严重破坏。格奥尔格·冯·朗格内克被迫把朗格内克宫城交出，听任农民占据。迪波尔德·冯·施泰因由于农民放火和采用别的方法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舍内克的保护官阿卡茨·冯·罗滕施泰因的法尔肯宫城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农民按照已经通过的条款，用武力对付一切拒绝参加兄弟会的人。他们把康茨·冯·里特海姆从他在伊尔马茨霍芬的宫城中捕获；他抗拒逮捕，被长枪刺成重伤。他是农民的死敌，农民把他放在小车上随着队伍带着，拿他取笑，他不得不亲眼看着农民怎样冲击、抢掠、烧毁他在昂格尔贝格和森林中的两座宫城。他曾表示愿意向农民拿出四万古尔盾，以取得自己的自由并使他的宫城免于抢掠和烧毁，结果是枉费心机。他只得到一个农民的同情。在他过着艰苦的俘虏生活时，莱斯佩尔格的汉斯偷偷地给他送吃送喝。最后他贿通首领，首领们只征他四千古尔盾；他还必须给每个首领六古尔盾，每个双饷雇佣兵三古尔盾，每个农民一古尔盾。

侯爵修道院长塞巴斯蒂安·冯·布赖滕施泰因老爷对他的坚固的利本坦宫也逐渐感到不安起来。最初，他同教长埃克·冯·赖沙赫、他的修士、亲戚和顾问们，带着从修道院抢救出来的贵重物品、金钱、细软和文书，住在这里，安逸度日；他自以为这座城堡是个安全的避难所。其他的领主，如亚当·冯·施泰因等也带着金银珠宝和其它财物逃到这里。但是，这位诸侯眼看着自己和其他领主的宫城纷纷落入奉命攻城的各农军首领之手，解围的希望

愈来愈渺茫，于是忧心忡忡。这个一向践踏农民和他们的权利、嘲弄农民的家伙，现在频频装作仁慈了；这个曾经在十四天会议上愚弄过忠厚的农民的人，现在接二连三地对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提出和解的建议。他看出，他再也得不到农民的信任和市民的援助了。于是他在宫城里同自己人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农民保全他们所有人的生命，就可以把这个要塞交给农民。农民们同意这一谈判。肯普滕的市政委员促成了这位侯爵同受其凌辱的农民达成了协议。他为农民饶了他及其顾问们的命，感到庆幸。农民甚至还允许这位侯爵、修士们以及所有他的亲人仍在肯普滕城居住；但是，除了侯爵一人而外，其余所有的人失去的财产都不予发还。

农民把虏获品、修道院财产，如金、银、粮食、酒类、钱币、大炮和其他武器等分配给各路农军；这是继续进行人民战争的一大批物资；京次堡人接管了修道院的文书，也占据了利本坦宫城。虽然农民把这个宫城的东西拿光后放了火，但这个宫城只不过遭到破坏，并没有完全烧光；城郊的修道院虽几经大火，但幸未烧掉。

上阿尔部发生这些事件时，下阿尔部人正进逼当地贵族邸宅，其中包括特鲁赫泽斯的宫城沃尔费格和瓦尔得泽。复活节前礼拜三，来自伊勒河谷的一队农军闯进奥克森豪森修道院，打算抢掠。这时修道院的佃农闻讯赶来，赶走了抢掠者，占据了修道院。由于301他们的保护，房屋和教堂没有受损失。当下阿尔部农军总指挥弗洛里安·格赖泽尔率军沿大路往上阿尔部开去时，洪德施皮斯的雅各布首领指挥一支分队围攻沃尔费格和瓦尔得泽。特鲁赫泽斯派往沃尔费格去的骑士，因农军已将宫城团团围住而未能进入。

可是他们冲到瓦尔得泽，进入了尚未被包围的宫城，但在进去之前，不得不与相当数量的农民交锋。这座宫城很快也被农民包围了，里面的人因缺粮，不久只好通过瓦尔得泽市民同农民进行谈判，答应今后骑士愿意依法对待受害农民，不再向农民大动干戈，还由瓦尔得泽城作保，答应付给农民四千古尔盾。根据这一条件农民撤离了特鲁赫泽斯的妻室儿女居住的宫城，这座宫城也就可以得到粮食供应了。

湖军的行动最为稳健。艾特尔·汉斯·齐格尔米勒听到特鲁赫泽斯进攻沼泽地农军的消息以后，立即率领一队人马出发去援助被袭击的弟兄。到了魏因加滕，听说特鲁赫泽斯已撤离沼泽地，便又转往贝马廷根。4 月 1 日，萨莱姆修道院的人，风闻阿尔部农军大队人马要来收拾这座修道院，非常忧愁。当夜，修道院派人到贝马廷根去见湖军的总指挥。总指挥请他们尽管放心，并无此事，不过他明天带三百人要经过那儿，请他们届时招待他的部下吃碗汤，喝碗酒。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六上午十时，艾特尔·汉斯率领所部来到修道院。修士们在饭馆中招待他的士兵，在修道院内款待首领、及其顾问、军士和亲兵。饭后他开往奥因根，在此建立了一个由首领、普法芬霍芬的乌勒为首的营地。归途中，又在萨莱姆修道院吃喝了一顿，同时要求修道院的人宣誓参加同盟，“因为华美军命令他这样做”。修道院方面请求给予考虑时间，他同意了，又重新率部下回到贝马廷根。4 月 2 日，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这天，贝马廷根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参加集会的有近八千农民。晚上九时，他们出发到马克多夫城前，要求该城宣誓参加同盟，否则就攻占它。吓坏了的市民未经开火，甚至一枪未放，就把城池连同

302 一切武器交了出来。当夜近四千农民进驻城里,次日清晨,全体市民在艾特尔·齐格尔米勒主持下宣誓入盟。同日早晨,他继续进军至埃滕多夫宫城,夺取了它并派兵把守,就在当天,他还继续前进至梅尔斯堡。市民抬着酒和面包迎接农军,交出城池,农军首领命令该城宣誓参加同盟。在这期间,萨莱姆修道院也获得了逃到于伯林根的上层僧侣宣誓入盟的许可,他们的宣誓是在艾特尔·汉斯指派的两名农民顾问贝马廷根的地方官贝内迪克特和莱希施特滕的汉斯·雅各布·耶尔格主持下进行的;他们只须对两个条款宣誓:宣讲福音不加人为的内容,帮助农民行使"神的法律"。同时,首领的几个全权代表委派三个世俗人士在修道院里全权掌管金库,并防止酒和粮食被偷运走。首领向修道院担保,他无意损害修道院的利益。艾特尔·汉斯完全是以谨慎和温和的态度对待贵族和僧侣的邸宅的。萨莱姆的修士说:"他是一个善良的教友,真心实意地庇护了我们;没有他我们恐怕已经遭到不幸。"在迪特里希·胡尔勒瓦根指挥下,从赖特瑙集合地点来的阿尔部人,曾多次想捣毁萨莱姆修道院,都被总指挥艾特尔·汉斯制止了。

他从梅尔斯堡城开到梅尔斯堡宫城前,宫城因有康斯坦次主教派的地方官基利安·罗伊希林守卫,所以没有和梅尔斯堡城同时投降。农民迫切要求发起进攻,把它捣毁。艾特尔·汉斯保护了这座美丽的城堡不受破坏,他同康斯坦次主教胡戈·冯·兰登贝格达成如下协议:主教为该城付三百古尔盾免蹂躏费和六千公升酒,将宫城本身连同所有的武器提供农军首领全权使用。艾特尔·汉斯也对胡戈·冯·蒙特福尔特的宫城泰特南招降,拿下宫城后也派兵把守。他将布赫霍恩城,即现在的腓特烈港,和它的

修道院，从水陆两方面包围起来。正当围困之际，他接到斐迪南大公劝他撤退的信。由此看来，大公与湖军彼此也有谅解。

布赫霍恩派遣几个全权使者到贝马廷根去见农军首领，代表该城宣誓入盟。艾特尔·汉斯借他们返回之机会，通过他们要求于伯林根人释放几个被俘的农民，但是，于伯林根人没有答应。他们把自己的城市充分设防和装备起来，以致农民对他们无可奈 303 何。这里的市民完全不倾向农民，已经很长时间连城门也不打开，不准任何人出入。艾特尔·汉斯于是带领五百士兵渡湖到对岸，那里的沃尔马廷根及其周围所有村庄，纷纷宣誓入盟。然后，他又渡湖返回。4月13日，复活节前礼拜四，他在萨莱姆修道院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会议。出席的全是来自新接纳入盟的各市镇的委员，主要是梅尔斯堡和马克多夫的委员，共计约六十人；拉多夫策尔也派有一个代表参加，来共同决定今后的作战行动。

当农军这样前进并从帝国各地不断传来恶讯时，士瓦本联盟、各宫廷和城堡内“很多人胆战心惊”，曾几何时还非常骄横的一些人，“也变得有点胆怯了”。

第七章　乌尔察赫战斗

复活节前的礼拜二，4月11日，特鲁赫泽斯率军从京次堡和莱普海姆的鲜血染红的原野出发，向上士瓦本进军。他在乌耳姆和巴尔特林根之间遇到二百名农民停留在一个教堂墓地上，农民当

即向一座森林撤退，在撤退中损失了一百人。特鲁赫泽斯扎营在巴尔特林根，这个村庄是起义发祥地之一。他和部下全体首领同桌用饭。吃到一半时，烟囱里冒出了火。火被扑灭了，可是当夜有二百名巴伐利亚骑兵外出抢劫离开营寨太远，几乎全被农军歼灭。第二天，特鲁赫泽斯在他的山上宫城格吕南坦附近的一块沼泽地又遇到六百名农民。和前述的农民一样，这些农民大概是增援乌尔察赫附近的大军来迟了的，他们遭到了骑兵的袭击。绿、白两色旗被特鲁赫泽斯缴获，约二十人被刺死，近二百人被俘；其他人则幸运地退走了。格奥尔格老爷强行军前进。联盟从乌耳姆来信，要他向左方前进，前面已经提到，那里有一支从伊勒河谷出来的农军，刚刚攻入奥克森豪森修道院。他接到南方来的消息说，他的宫城沃尔费格告急，在瓦尔得泽的家属处境危险。同时他还得到消304 息，巴尔特林根农军的各旗队分散了；于是他急速行进，打算各个击破他们。巴尔特林根周围的一切村镇都“自觉自愿、迫不及待地”向联盟投降，并重新归顺，“可见，这些村镇是被其他农民胁迫附和的，那些农民是一切暴动和骚乱的根源”。格奥尔格老爷取最近的道路进入他的领地。

305 他从几个在途中零星俘虏来的农民口中了解到，伊勒河农军分开了，一部分已开至瓦尔得泽前面，一部分开到绍尔部去了。从圣加仑来的一个纽伦堡信使说，他刚才在埃森多夫遇到八百名举着两面小旗的农民。于是格奥尔格老爷和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立即率快速部队追击这些农民。农民发觉了他们，就赶快调动大炮。已经回到故乡的格奥尔格老爷高声叫喊，要人们赶紧跟他前进，不要等农民大炮掉过头来，阵容就绪；他很快就同农民

遭遇，将农民击溃。很多农民冲进邻近的低湿地，即温特施特滕附近的沼泽地，骑兵不能尾追了。格奥尔格老爷停止前进，等待步兵到达。这时还有一旗队农军赶来增援。骑兵切断这队农军进入沼泽地的道路，于是农军冲进一座树林，骑兵马上又把这座林子包围了。特鲁赫泽斯命令放火烧这块低湿地；步兵刺死和打死不少农民，其他的一百四十一人投降，他们多半是特鲁赫泽斯家的臣民。大部分农军带着大炮逃脱了，这证明，阻止追击的少数人是精通战术的。

联盟军在这座叫做施奈特的树林旁边扎营。格奥尔格老爷写信恳切地劝他的农民投降，否则他将根据福音，以牙还牙，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农军首领弗洛里安教士平和地回信说，农军打算选派一个代表团去进行谈判。特鲁赫泽斯认为这不过是企图欺骗和拖住他，以待阿尔部农军和湖军到来；弗洛里安已经把最近的部队迅速集结起来了；因为特鲁赫泽斯自己写信的企图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不顾首先主动提出和谈的是他自己，就急急越过了乌尔察赫的原野。他为这次背信弃义辩解说，他得到了消息，弗洛里安也已催促沃尔费格附近的农民迅速前来增援，意欲开战。途中，他遇到八个农民代表，他们一起发出信号，说明他们是应他邀请前来进行和谈的。但是，当他向他们派去一支由埃贝哈德·舍内克率领的骑兵分队的时候，他们没有听舍内克的招呼，即掉头朝农军方面逃跑，骑兵紧紧在后追赶，最后被农军的射手击退。

弗洛里安所部农军有七千人之众，在乌尔察赫附近的小教堂后面严阵以待。格奥尔格老爷一进攻，农军立即撤到三个高丘上，然后退入沼泽地。这位统帅占领了这几个高地，可是随后又退回 306



乌尔察赫战斗

城堡，企图利用这一假象将农军诱出他们的有利阵地。但是，农军只派他们的神枪手前进，猛烈射击联盟军的骑兵；大队则掉头隐蔽在阿赫河畔洼地后面的漂布场上，利用沼泽地作掩护。这位统帅对一个因为年老体衰未能同弟兄们一起撤退的老农汉斯·卢茨说：“我生平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属下的事，使你们想拥戴一个下

贱的教士并驱逐我呢?”老农在这个老爷面前跪下说道:“仁慈的主人,我们的行动象叛逆的狂人一样;请大人准许我再到臣民那儿去一趟,他们一定会向大人无条件投降,我看这是十分有希望的。”特鲁赫泽斯说:“老头儿,就这样办,只要他们把那个教士交给我,我就饶恕所有的人。”他利用谈判机会,集中了精良的大炮和全军八千人,并部署就绪。骑兵队布置在乌尔察赫城后面,主力部队分布在辽阔的田野上,车垒设在山后;大炮则直指农军的先头部队。

一千五百名农民弟兄刚从伊勒河开来增援。农民拒绝了要他们交出自己的首领这一无理要求后,格奥尔格老爷立即命令他那精良大炮中的三门特大口径炮开火。每发一炮,农民即刻卧倒,几无损失;三门大炮第六发才命中。弗洛里安发现自己在谈判时被敌人包抄了,便率领农军撤退。

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或刺死的农民不过四十人,而耶稣受难节这天,人们在距离相当远的魏森霍恩听到炮声将近一百响。天色愈来愈黑,联盟军无法再与农民周旋,农军在这种情况下撤离战场,到各地去了。弗洛里安打算利用黑夜向友军方面撤退。联盟军里有人大喊,应让骑兵、步兵追击农民。可是,格奥尔格老爷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骑兵陷在沼泽地里,而步兵又说:“我们只管赶走农民,不愿意打死农民。”

在撤退中,因为夜色昏暗,一部分农民挤进水很深的护城壕里,几个人被刺死,近一百人溺死。虽然格奥尔格老爷预先派出一队骑兵过了阿赫河,但是农民在不得不投降的乌尔察赫城里和退却途中,被俘的总共不过四百人。弗洛里安率全军到了盖斯博伊伦。然而,北方低地的谣传(也许是领主故意散布的)竟把农民被

杀的人数夸大到七千人，这对于促成魏因斯贝格的流血复仇事件
307 起了不小作用。后来，特鲁赫泽斯的传令官含糊其辞地说："四百俘虏中大概有一百人上了镣铐，至于他们被解到何处和如何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特鲁赫泽斯在向上士瓦本继续进军途中，在盖斯博伊伦附近遇到了兵力强大的农军，使他本人极为忧虑，联盟顾问和诸侯也感到恐惧。

第八章　运动的力量和派别

使士瓦本联盟以至所有领主特别恐惧的，除了营寨中的农民，还有帝国内其他各种因素。第一是各城市的情况。

首先被怀疑的是纽伦堡。帝国政府已经从新教的这个主要策源地迁到埃斯林根。

阿尔部的城市肯普滕、梅明根、林道、考夫博伊伦和伊斯尼等，都背上了嫌疑的罪名，仿佛这些城市不仅出谋划策和以行动支持士瓦本境内的暴动，而且还煽起了暴动，借以使这些地区能参加瑞士联邦，并使共和国宪法能扩大实施到整个南德意志。

诸侯和贵族愈露骨地嫉妬和憎恨这些城市及市民的财富，愈明目张胆地要占领和压迫这些城市，他们就愈害怕这些城市可能倒向农民，特别是害怕它们起来领导农民运动。大多数城市都信奉新教。正是那些最热心、最积极地以讲演和写作拥护政治革新

和宗教改革的传教士，在南方高原地区各城市任职和居住。这些城市甚至彼此结成联盟，并且同瑞士人和波希米亚人洽商派遣援军问题，以防止皇帝和旧教徒因信仰而出现武装进攻它们的情况。此外，平等权利的被剥夺尤其引起城市平民对权贵充满了愤慨，权贵们至少不能不担心平民会靠拢农民，特别是靠拢长期受尽领主压榨和鄙视的城市辖区农民。自上世纪末以来，城市民众中就流 308 传这样一句话："如果情况总是这样，我们非当瑞士人不可。"由于诸侯和结盟贵族长期对城市采取威胁态度，由于在骑士阶层中新近对城市掀起的抢掠寻衅之风，使城市不得不采取自卫对策，因而造成巨大开支。结果，城市的负担比以前大幅度地增加了。此外，还有愈益沉重的帝国税，工商业的萧条和上述的一切灾难，一起压在全体人民的头上。

因此，最近三十年来，首先在帝国各大城市，甚至在较小的城市里也发生了日益加剧的贫困化，它程度不同地波及每个城市的广大群众，并与新的思想和连年歉收同时使社会状况愈益恶化。特别是在质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比乡间消失得早的城市里，贫困交迫的过剩人口与日俱增，其中一部分是轻浮的，往往是堕落的，一部分满心要找工作，却经常失业，没有收入。这两部分居民同样痛恨有产者和统治者。他们把自己贫困的主要根源归咎于有产者和统治者，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们唯一的期待是以变革，以打倒他们所痛恨的人和推翻他们所痛恨的制度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正是一小撮几乎把一切金钱攫为己有的富豪，象有永佃权似的占有着城市的显要官职，同时从事与基督教不相容的重利盘剥。闵采尔正是看到这些，才满腔愤怒地大声疾呼："主啊，要想建立起

真正的基督教世界，那就非消灭放高利贷的吸血鬼不可。”重利盘剥者和城市显贵也在奥格斯堡、纽伦堡、乌耳姆和海尔布隆组织了大贸易公司。这些富豪利用贷款给诸侯、重礼贿赂诸侯顾问、甚至通过与诸侯顾问联姻的手段获得了垄断地位。他们借此压迫穷苦的小商人，夺去成千上万人的职业和生计；平民遇有不时之需，就不得不用极其高昂的价格买他们的东西，以致路德在1524年发表了一篇严厉谴责重利盘剥的文章。这些贸易公司擅自决定很多商品的价格；它们在最近四年内把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两倍甚至三倍。它们不经营德国产品的出口贸易，大多只输入外国奢侈品，309 而且不是以德国的生产品和制成品进行交换而是用德国钱币偿付。它们买进德国国内城市手工业者的产品时，由于它们是大贸易公司，垄断着贸易和资本，便随心所欲地规定工资和价格，工人完全落在它们手心里。同时它们还拥有优先购买权。它们只以最低价格收购穷苦农民的农产品，把大批粮食堆积在他们的地窖和仓库里，然后再以高价和最高价格出售。它们操纵市场，它们多年来保持着人为的物价高涨，其结果是平民常常把“干吧，杀吧，分吧”挂在口边。贪婪的诸侯同重利盘剥者分肥的事，也屡见不鲜。

与这些大富翁共同在城市中占居要职的“名门望族”，由于他们生活奢侈而使家产渐渐减少，于是把自己的高官显位当作摇钱树。他们丝毫不去改善城市工商业者的处境，反而常常犯下贪污受贿的罪行。在很多城市中，已经证实这些市政官员有最卑鄙和最重大的贪污行为，象以前对待暴君一样，现在普通市民已习惯于把这些市政厅的显贵看作是“骗子”和“吸血鬼”，虽然这种怀疑有时是不正确的。

在事态进程中本应严格区别的两部分城市平民，即有产业而没有地位的市民和负债累累而一无所有的市民，由于他们对权贵的意见和看法一致而完全联合起来了。

城市内"权贵"和"平民"之间的这种冲突，虽然在近几年内由于新教义的出现，由于新教义那些形形色色的宗教的和宗教—政治的流派的出现而大大尖锐起来，但是，正因为这一冲突的宗教色彩首先如同避雷针一样将权贵头上的乌云引向旧教僧侣，所以，那些对新教义怀有好感的权贵一时也并非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长时间以来，人们曾在历届帝国议会上要求对教会和国家进行改革。在1523年的帝国议会上，人们要求举行一次全国教会代表大会，会议应有世俗人士出席和参加表决。城市和世俗诸侯基于他们的本身利益都希望实现西金根和他的朋友首先提出的计划，即取消僧侣领地、主教辖区和修道院，以及使教会财产还俗。这是他们早在路德和闵采尔及其门徒布道取消僧侣统治之前已长久怀有的思想；奥地利信旧教的斐迪南大公和巴伐利亚信旧教的 310 公爵们同信新教的卡西米尔侯爵及其他诸侯，以及各城市的权贵，都有这种思想和欲望。当农民运动在上士瓦本开始时，"他们举杯为僧侣祝贺，他们想借僧侣的煤火自己取暖；因为运动只打击修士和教士，所以他们最初对之抱宽容态度"。尤其在各帝国直辖市，早就有很多市民在一本正经地或是兴高采烈地谈论取消寺院和夺取寺院财产及权利的问题了。当权贵们在事态发展中看出，运动的矛头不会也没有单独指向教会领主时，成分虽然非常复杂的新教派仍在多数城市里取得了优势。因此，诸侯和他们的顾问在谈到纽伦堡时，忧心忡忡地说："但愿上帝保佑它不倒向农民！"他们对

帝国其他很多城市的想法和谈论也是这样。

诸侯派往各地的人员纷纷写信报告说:"市政会毫无权力，平民当家作主了。"3 月 7 日，埃克总务大臣给他的公爵写信说:"我和其他一些人对几个城市非常忧虑(和怀疑)。"3 月 21 日，他又写道:"农民力量大大增长了，不过，几个城市，特别是乌耳姆，如果坚定可靠，他们的暴行还是不会得逞的。"在士瓦本联盟中，诸侯委员对城市委员非常不信任，以致他们不敢在有城市代表参加并听取报告的士瓦本联盟委员会上，公开报告他们备战的经过和他们本邦的事情;他们还不能不想到，农民暴动是城市人鼓动起来的。有某种意图的城市，如果听到僧侣诸侯无法招到步兵的话，它们的决心就会因此更加坚定，而这必然会给联盟的诸侯在行动上造成重大不利。

诸侯们仅仅通过亲信互通必要的情报，而且每次都要提醒对方严守机密，"这样，谁也无法知道我们招募步兵的困难了。"这是卡西米尔侯爵所说的话。在高原地区的领主中间，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平民是完全倾向农民的。

造成领主对自己的事情感到忧心忡忡的第二个原因，是刚才提到的征募步兵的困难。

时代的精神把过去一向谁出军饷谁就可以雇到的雇佣兵也感染了。把这些雇佣兵开去打农民，本来就是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是农民出身。诚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由于长期靠拿枪杆子营生，对于自己的出身和故乡已经生疏，完全成了士兵，脑子里只有打仗、金钱和战利品，对别的毫无兴趣。还有很多人，生在军营，没有故乡，与农民和城市居民毫无瓜葛;他们大部分是从帝国各个角落

走到一起的，其中一部分人怀有北德意志人对南德意志人的乡土偏见，这至少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但是，在运动初期，雇佣兵对于“福音”和农民的事业根本上是好感多于厌恶，因为斗争矛头是指向“教士”的。此外，农军营寨中比较自由，而且有希望从僧侣领主的豪华邸宅中虏获别处所没有的财物。因此，那时愿意应征去打农民的，实际上只有雇佣兵当中那些一向喜欢压榨农民和虐待穷人的“堕落的无赖”。但是，连这些人也只愿意为世俗领主效劳，而不愿给主教当兵。

招募新的雇佣兵去打农民始终是不容易的事，而且连长期在联盟当兵领饷的人里，也有许多人直截了当地拒绝去打农民，其他的人至少也表现出迟疑情绪。在各地，乃至在巴伐利亚高原地区征募的情形也说明，“所有农民彼此都息息相关，他们赞同阿尔部人的要求。”再者，从各地征募的青年不但不可靠，而且缺乏军事训练，不善于作战。累赫河畔朔恩部的守军司令发牢骚说：“我希望这些兵永远别征来，更别开到我们这里来。”

造成领主害怕的第三个原因，是乡村中散居在农民中间的下层僧侣，即旧教教会的在俗传教士。其中很多人“淫乱好色，不成其为教士”，而且“自私自利”，以致 1523 年萨尔斯堡大主教在给他的主教们的一份公告上说：“巴伐利亚各公爵派一名特使通知他说，下层教士在他们领地的表现令人忧虑，可能会发生突如其来的、反对教会的暴动、骚乱和凶杀。”

也有很多在俗传教士并不象这些人那样，而是为人正直、诚实，但同时感染了民族和宗教的时代精神，只是表面上还为旧教服务，在内心里却信奉着新教。他们出于纯粹的信念有时比较公开

312 地、有时比较隐蔽地传布新教义，同时，他们作为爱国人士，一心拥护并希望通过国家的政治状况的变革以改善人民的处境。

但是，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变革宗教和国家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对上层僧侣颇为不满。

帝国的大多数主教辖区和上层僧侣的职位，早就变成了君主的“供应站”。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君主，只要他们高兴或者还无法找到其他世俗的收入以前，就采用主教和上层僧侣的名义和收入来维持他们豪华的生活方式所需的开支。但是，这些宫廷上层僧侣按其职位的收入即使再大，也不足以维持他们那种养尊处优的奢侈生活。他们的殷勤而富有创造天才的枢密顾问的聚敛方法，首先是非法地搜刮民财，其次是以敲诈勒索的形式搜刮乡间下层僧侣即在俗教士的收入，这些人的收入，由于上层僧侣吝啬，本来就微乎其微，加以时代精神的影响，更大大减少了。

正因为近年来上层僧侣邸宅的需要不断增长，以及他们的官员的聚敛手段已经把人民榨干，乡间教士从人民身上所得无几或者丝毫无有；自从新教兴起以后，很多地区的人民不但取消或削减对乡间教士的传统的自愿的奉献，而且连他们依法应得的东西也不给了。

因此，有成千上万的乡间教士处于绝望境地，这种处境使他们对教会头目满怀愠怒，甚至间接地反对这些人，他们终于被饥饿所迫，倒向农民一边。有些地方的农民，直接跑到教士的屋里，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如果他不肯给他们宣讲“真正的福音”，他就得离开传教士职位；对于这样处境困难的人，无论教会诸侯和世俗诸侯都不予以保护，他们为了能够呆下去，就倒向农民了。

全德到处都有男女修士跑出修道院，从事平民劳动和结了婚的。修道院僧侣和乡间教士还这样给平民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他们把平民一向奉为圣物而献给教堂的器皿，完全当作普通金属器皿处理和吞没了。在施魏德尼茨[①]，方济各会教士干脆把教堂的金银珍宝熔成金块和银块，彼此平分，然后还俗去过市民生活。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很明显，教士这样做了，世俗人士，即官厅 313 和起义市民和农民，也就无所顾忌地把古老教会的财物和贵重物品据为己有；群众往往把宗教和教士的越轨行为混为一谈，而教会由于上层僧侣和下层僧侣的行为早在这些群众中声名狼藉了。

这样的教士到处都有。陶伯尔策尔附近瓦尔梅尔斯巴赫的牧师，把一只作弥撒用的金圣餐杯抵押给乌芬海姆一个酒店的女店主，换了许多酒送到另一个教士家里去，这只圣餐杯是农民从法兰克尼亚境内离克雷格林根不远的弗劳恩塔尔女修道院抢来的。这个神甫说："没有金的圣餐杯，用铜的也一样能作弥撒。"

很多牧师结了婚，可是继续任职；其中大多是出于恋情和信念而结婚的。但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娶妻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士瓦本和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坚决主张："一个牧师应当按照福音教义同正当的配偶过廉洁的基督徒的生活，以杜绝教区内发生伤风败俗的事。"不久，亚尔萨斯、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根的农民也都效法士瓦本人提出这个要求。农民之所以信任结过婚的牧师，因为他一结婚，就同旧教脱离关系了。当然，也有不少牧师在"领着他的姑娘上教堂"以前，已经先"在主的面前"结了婚；他们也往往把这种事

① 施魏德尼茨（Schweidnitz），现在是波兰的城市，在弗劳兹拉夫市西南。——译者

坦率地告诉农民。

在志愿参加运动或者参加鼓动和领导运动的牧师中，除了已经提到的以外，在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得很突出的有：艾希施泰特地区的多灵、梅格林和施图默尔；卡西米尔侯爵辖区冯·泽肯多夫-阿贝达领地内的尼德岑的贝希托尔德·朔尔；布劳费尔登的副牧师安德烈亚斯·巴托尔梅；克赖尔斯海姆附近达克斯巴赫的牧师，附近罗斯费尔德的牧师；安斯巴赫地区施陶夫辖区的两个纽伦堡牧师：纳格尔·普朗克和西蒙·普朗克；乌芬海姆救济院的牧师托马；霍尔费尔德的牧师；埃贝斯贝格的副牧师约布斯特·霍夫曼；福伊希特旺根附近滕莱因的牧师；士瓦本-哈耳的在俗教士；盖尔多夫附近的弗里肯霍芬的牧师沃尔夫冈·基中拜瑟；克莱希部境内埃平根的在俗教士安东·艾森胡特，他出身于士瓦本的一个旧贵族世家。所有这些人和上百的其他人，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蒂罗尔，都用刀剑和盔甲武装起来，成了农军的首领。人们从来只见过主教和修道院长穿盔甲，例如奥芬堡附近舒特恩的修道院长、314 班贝克地区班茨的修道院长、萨尔斯堡大主教马特霍伊斯·朗格，以及主教座堂神甫和德意志骑士团的成员。上述志愿参加运动的牧师连仪表上也表现了自己是农民事业的人物。当时教士的习俗是蓄"蓬松而打鬈"的头发，而他们却象农民一样，都把头顶周围的头发剪掉。他们还把一些必然会刺激群众情绪的上层教士的事情讲给农民听。

与这些身穿盔甲、佩带利剑的教士农民首领不同的，是那些单纯布道的牧师，如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他在讲坛上以自由年为内容来布道，他说，自由年的情形，象以前犹太人的圣年一样，一定

会释放所有囚犯，解放所有奴隶，取消一切债务。他大声讲：“亲爱的人啊，可怜的虔诚的人啊，赦罪年到来的时候，那才是好年月！”布道反对什一税的有梅明根郊区的尼科劳斯·施魏卡特牧师、斯特拉斯堡的奥托·布劳恩费尔斯、蒂罗尔的乌尔班博士和雷吉乌斯博士以及贝希托尔茨加登的教士雅各布·施特劳斯、陶伯尔河畔的罗滕堡的多伊施林博士、维尔次堡地区劳达的莱昂哈特·拜斯博士、乌耳姆的康拉德·扎姆以及其他很多人。他们的布道首先是反对教会诸侯和僧侣领主；但是，从他们提出的原则和所作的解释来看，结论必然是导至反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暴动，就是导致革命。

以沙佩勒尔为首的改良派传教士，不鼓吹暴动，而且还加以劝阻；原因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一切都通过改良方法来实现，另一些人则估计，革命爆发过早不会成功，因而害怕任何孤军作战。按照他们的见解和意愿，一切用于共同目的手段、物力和人力都应该预先准备并使之成熟。他们打算先在群众中创造、形成和扩大宗教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使群众明确认识到政治斗争的目的，而且鼓舞、加强和持久地促进他们从事这一斗争。连闵采尔本人最初也具有他们这种见解和计划。

真正的革命者和赞成立即发动革命的人是为数众多的在俗传教士，他们从未当过僧侣，而是突然开始布道的世俗人士；他们自修圣经，然后作为巡回传教士往返各地；其中有些人不久前甚至还不识字；他们从某些传教士宣讲路德派布道词中受到感染，于是学习阅读，然后买一本《新约全书》，深入钻读，随后就开始据此布道。在俗传教士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前当过僧侣，但是穿上了农

民或市民服装后，在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之余传教。

315 世俗人传教，就这件事本身而论，原属无可非议，可是人们总是不公正地嘲笑他们。在基督教初期，也正是毛纺工人、制鞋工人、制革工人、染色工人和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成为基督教最热心的传道者。在宗教改革时期，当新信仰的学者彼此对信条及其内容争论不休的时候，当他们在各种吹毛求疵的争论中大出风头的时候，这些在俗传教士却坚持自己所认为的德国人民的大事：他们把 316 “神的正义”，也就是圣经所确定的人类和基督徒的天赋权利，从圣经分散的章节中摘引出来，加以整理和宣讲，而且在布道结束时总是要求听众维护神的正义，也就是用暴力来实现它，按照基督教的要求和制度来改变世界。

他们布道的主要内容总是十分简朴，虽然目无法纪，却是切合实际的。在符腾堡地区有一个自称卡尔斯特汉斯的传教士就是这样传教的。他的这个名字通过胡滕的宣传小册子早已家喻户晓了。这样传教的，在纽伦堡城内和城郊以及在法兰克尼亚其他地方，是一个来自士瓦本的过去的牧师，他在纽伦堡的郊区韦尔德当了农民，自称“韦尔德的农民”，传教深受欢迎；他本名迪波尔德·佩林格尔，出生在京次堡对面多瑙河畔的埃申布罗南；在艾希施泰特地区这样传教的，有亨勒师父的一些织布徒工；在法耳次-诺伊堡有扎哈里亚斯·克雷尔；在巴伐利亚克鲁姆巴赫地方法院辖区的劳瑙，有西蒙·洛赫迈尔。

西蒙·洛赫迈尔坐在车上到各处布道；他第四次布道时，听众已经有七千人。他宣讲：“人人应该自由，除了皇帝一人，不应该再有任何君主；所有参加士瓦本联盟的人，每一个反对基督教兄弟会

的人，都应该打死，并且破坏、烧掉和毁灭他的一切。”这位洛赫迈尔是个农民，是汉斯·冯·弗赖贝格的寡妇的依附农。他也是最早从布道转为行动的人们之一。他把士瓦本和诺伊堡范围内所有贵族的、城市的、寺院的佃农都发动起来，使很多人脱离了领主，组织了温策尔农军。这支农军决定，以后任何人都不要服从领主，也不再为领主服役。



洛赫迈尔向七千人布道

如果领主起初并未过分轻视一切平民，也未因为在俗传教士

属于平民而予以轻视的话，那么，传播福音的在俗传教士会是使领主恐惧的第四个原因。不管怎样说，这些在俗传教士是运动的不可轻视的成分，在运动的发展中，他们甚至比幕后领导和促进运动的那些人物，所起的作用还要大些，其中一部分真正有伟大的天才，一部分至少有军事知识、勇气和久历戎行的荣誉。但那些幕后领导人物，本来应该是领主最为害怕的人，可是领主们却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就在领主近旁。

这些人在幕后活动着，工作着。其中有的久已在为革命作准317 备工作，有的是在革命发展中才参加的。有些人，动机十分纯正，是斗争失败后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另一些人带有个人欲望，动机不纯；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出于自私自利。在早期，在革命爆发前即开始形成和准备阶段，参加的人无疑是很少的；后来才参加的人和参与领导的人，肯定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多得多。

在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中会出现这种情形：受时代精神的洪流推动而成为核心和参与领导的人物，在运动进行中始终没有为被领导的人所知道，甚至在运动失败之后，他们的情况仍是一个谜。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出头露面，所以他们甚至常常留在他们的官职或者平民的地位上，好象他们是被命运保留下来，以延续进步的秘密线索；这些线索是他们从那些为运动而抛弃了财产和家庭、官职和故乡的人，或者牺牲了性命的人的手中接过来的。过去的东西之所以在某些人身上出人意外地安然保留下来，是因为运动的过程和结局使得这些人的思想改变了或者至少放弃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农民战争的运动中，只有少数人显露了这种高超才能；这些人的行动虽很谨慎，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影响深远。如米尔滕贝格

的魏甘德、文德尔·希普勒、沙佩勒尔、富克斯施泰因、自由市内的若干市政委员，在诸侯中则有亨内贝格和卡西米尔侯爵。

如果把那些从理想出发、从改造德意志帝国的伟大思想出发的人物与那些怀有私心的、不从这一理想出发的人相提并论，那是很荒唐的。一场革命往往在它的进程中会用粗糙的手拭去一个人身上和思想上原有的美好的东西，如同现实毁灭理想，狂风暴雨摧残玫瑰的鲜艳一样，如同一只粗糙污秽的手抓住一个人穿着的洁白大衣而沾污了它，或者这个人在肮脏的地方自己弄脏了它一样。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脱离革命时会跟他参加革命时一模一样。

只要革命的流水在奔腾，就随时有很多堕落的人随波逐浪，而且是出身上层社会的、中间阶层的乃至最下层社会的人都有。他们的目的只是逢场作戏和混水摸鱼。也有很多人，只要有运动，也就是只要有人闹事，世界又动荡了，他们就感到高兴。

所有这几种人在1525年的运动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一开始就决心采取运动一旦失败自己还能有退身余地态度的，也不乏其人。许多城市显贵和乡间宫城的领主所以抱相当暧昧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这种人到处占多数，而且始终占多数，他们的原则和谋算是：为自己保留回旋余地，永远可以跟着胜利的一方走。 318

三十多年来帝国内一直动荡不安，而且每隔几年在很多地方的零星暴动此起彼落，所以，为了准备革命并不需要象人们所说的什么阴谋。时代的空气中充满着革命的因素，而且感染了上自君主下至乞丐，帝国的所有等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或者说革命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制造的，那是出于无知。实际发生的革命，决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制造出来的；革命是自己发生的，犹如水

气上升而成雷雨，腐败食物和不讲卫生造成疾病一样。不满的因素产生之后，通常是采取倒行逆施的办法去对付它，结果这些因素不是消除了，而是加剧了。于是，有些人就起来利用这些现成的因素，他们是自私自利还是大公无私，则要看他们是自私自利的人还是有理想和爱国的人而定。革命一旦爆发，当权在位的人便张皇失措。他们色厉内荏，昏庸胆怯。在震撼世界的霹雳和暴风雨下，错误的步骤一个接一个，于是危险愈来愈大，应当留下的人逃脱了，应当果断的人却一筹莫展或者软弱无力，以至踌躇不决。

德意志帝国是长期病患者。革命是帝国内部病情发展的结果，而非致病的原因。在国家躯体内的老废郁血得以化掉、一切病菌得以排除、所有多年的积弊和危害整体的情况得以消除以前，如果这场高烧得到正常发散，而没有被抑制下去，那么，帝国经过这场危机之后是可能恢复健康的。在每次革命中都有不同的力量，即要重新建设的与要破坏的两种力量。有些人只是为破坏而破坏，另一些人则以建设为目的，对他们说来，破坏仅仅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是一种使祖国从岌岌不可终日状态过渡到繁荣复兴的手段。

319 1525 年，德国就有很多人抱定宗旨，要在破坏旧建筑之后，重建一个德意志国家，以使伟大的祖国复兴，并且曾为此秘密地工作了多年。但是，他们还是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革命在他们还没有把一切条件准备妥善、没有把分散的力量统一在一个计划和一个最高领导之下时，就提前爆发了；平民的暴动走到了知识界思想的前面。

调查的结果说明，人民的起义是早就讨论过和决定了的。例

如闵采尔和普法伊费尔在图林根，文德尔·希普勒在内卡河下游和霍恩洛厄地区，弗洛里安·盖尔骑士和他的朋友们在维尔次堡和罗滕堡地区，雅各布·韦厄在多瑙河上游，又如魏甘德在美因兹地区，盖斯迈尔在蒂罗尔，以及几百人在南方高原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各城市；他们长期以来为德国的宗教改革和政治革新进行活动。这些人彼此都有联系，有的利用印刷品，有的依靠通信，最后也有的通过集会，正如文德尔·希普勒所说的，"在给领主安排了活儿的地方"集会。

象乌尔里希·胡滕在帝国骑士等级的谋划时期已经做过的那样，现在各地的有识之士和地位较高的人士纷纷与工农交往。城市里组织起了秘密社团。人们以秘密社团为中心同四周的村庄和其他城市取得联系和了解。手工业者和农民都向那些以其一贯表现而得到平民信任的地位较高人士请求指导。

但是，举行普遍的起义是在1525年春季前不久才决定的，同时规定了发动起义的时间、集合地点和军用符号；这时，由于不断派出信使和征兵人员，才使从图林根到莱茵河下游和南方高原地区、从阿尔部到黑森林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交通特别活跃起来；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境内多瑙河上游、下游、左岸、右岸地区也都是这样。

时代给革命事业提供了广阔的营垒。两个营垒里都有非常多的腐化堕落和轻浮放荡的人，他们为了找个安身之处和进身之阶而加入普通士兵的行列，象街上的污泥附着在献身信仰、大步前进的人的鞋后跟上一样。诸侯营垒和平民营垒都有很多无赖。巴伐利亚诸侯的雇佣兵，特别是从六年前符腾堡地区战争以来，已经声

320 名狼藉，多瑙河流域的城市无不拒绝他们进入，因为“放他们进城，市民就可能遭殃，因为他们以前曾打伤和打瘸无辜的市民，侵害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昼夜不宁，寝食不安，他们还抢掠过并非敌人的僧侣和世俗人士”。在农民营垒和城市平民队伍里，也是既有正直的贵族，又有堕落的贵族，这些堕落的老爷“已经把自己的财产挥霍殆尽，一无所有，却想搞到点什么”。例如：过去住在福希海姆、现在迁到布尔格的乌勒·冯·佩格尼茨，首先敲警钟高呼：“非这样不可，非这样不可！”以后就在班贝克城当了雇佣兵，他始终十分轻浮，喜欢捣乱。又如别号“私生子”的骑士托马斯·格罗斯，在拜罗伊特地区的格泽斯农军营寨中是旗手。这位贵族老爷以其凶杀和路劫闻名于安斯巴赫地区，象他在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同阶级的其他出名人物一样；可是，由于他的君侯“施恩”，他居然还得到了安全通行权。

正是他向米斯特尔部的农民自荐说：“你们要起义，我愿做你们的首领！”他为暴动招兵买马，并带领他自己的佃农去抢劫教士；他曾同弗雷德维施教士窥伺贵族妇女冯·维克森施泰因转移藏匿的财产，他向奥伯塞斯的农民提议，如果他们暴动，他可以当他们的首领或旗手，并且给他们输送三百名精兵。他说：“我不愿意让别人再骂我是容克大地主了，我希望别人叫我庄稼汉托马斯。”他的堂兄弟赖岑多夫的汉斯·格罗斯和特罗考的克里斯托夫·格罗斯两个贵族，也声明不要再称他们“格罗斯兄弟”①，而希望叫他们“庄稼汉克里斯托夫和汉斯”。这样一些人就是使领主害怕的第四个原因。

① 原文“die Großen”尚有“大人”之意。——译者

在帝国中，“堕落”的贵族或没落的贵族非常之多。他们似乎是上天安排的城乡平民的首领。跟贵族一样，市民和农民中也有游荡分子，如他们自己所说，想“帮助维护福音和主持正义”；并且象痴人一样责骂那些人不得好死，因为那些人说：“难道抢劫人家的财物是正义的吗？”

农军中有很多“得意忘形的不正派的人”，例如虔诚老年人的浪子、小贩、囤积居奇者、商人，“他们常常往来于纽伦堡，传播新闻，在平民中进行煽动”。农军中也有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如瓦亨罗特的格奥尔格·霍尼斯，关于他的青年时代，据说是这样：“在整个施泰格森林①中，有格奥尔格·霍尼斯和他的手腕，就没发生过调解和争讼。”又如，克莱因瓦亨罗特的彼得·梅茨勒，他在起义失败以后，被瓦亨罗特的官厅描绘成“一个以言行煽动叛乱的流氓，他除了上帝，不愿意有任何其他君主，煽惑了数百人同他一起造反，他经常捕鸟、酗酒”。农军中也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因为职业关系而显得很活跃，如画家、音乐家、理发师、金银工匠，还有曾长期为诸侯服役的雇佣骑兵，他们因为不满而脱离了诸侯，现在参加农民队伍，而且得到或高或低的领导地位。这些骑兵和参加农民队伍的僧侣，只要是没有轻浮放荡行为的，在农军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后来农军在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对那些轻浮的教士和骑兵都迅速处理了。被农民清洗出去的教士以后变成叛徒，被敌方利用为间谍。

321

1525 年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中的情况同所有的人民运动一样。在法国、英国、北美、西班牙和意大利、瑞典和丹麦等国的革命中，

① 施泰格森林，是士瓦本-法兰克尼亚的一个森林密布的高原。——译者

以及在德国最近大规模的运动中，参加进去的人不完全是“贱民和那些破产了的或濒于破产而把最后希望寄托于革命的人”，同样，参加1525年运动的也不“只是一贫如洗或一无所有的流氓”，“落魄和无用的人”。在参加运动和赞成运动的人中，无论哪里都一样：富人和最富的人同各种平民共事，有理想的人和爱国人士同一味追求个人名利的人相处，高贵者和卑贱者并列；其方式，与他们在漫长的和平时期和国家升平时期在客厅、酒馆、诸侯会议上、市政厅、市民房间聚首共处的情形完全一样。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在1525年也不例外。

从文献中知道，有些小康之家和富有之家出身的人是不愿参加运动的。这些人说：“如果不是别人逼迫我们参加，我们是不愿意跟着跑的。”里斯①的一些富裕农民就是这样。但是，仍然有厄廷根的两位市长骑马到里斯去通知农民，尽管来吧，他们欢迎农民进城。

诸侯的地方官的报告起初带有官吏和贵族的傲气。他们的眼光充满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对人民的轻视；他们使用的语言象他们322 惯常那样称农民为“马蝇”，称市民为“贱民”。巴伐利亚的将领埃哈德·穆肯塔勒就是这样向他的公爵报告的。他说：“默辛格山上驻扎的，无非是一些不可救药的无赖，他们是小偷、赌徒、破产农民、堕落市民、流浪汉、修锅匠、辎重兵、逃兵、游勇、吹鼓手、淫棍，诸如此类。”农军中常常含有这些成份，但是他们并非是农军的核心，也不占多数。农军只吸收一贫如洗的人，但这些人是组织不起农军来的。

① 里斯，中法兰克尼亚的一片盆地。——译者

诸侯本身是使领主们，特别是使僧侣诸侯恐惧的第五个原因。起初，世俗诸侯和贵族把人民运动的矛头看作是专门针对僧侣领主的，萨克森的选帝侯贤者弗里德里希曾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这一点，他还说穷人暴乱是人们逼出来的，主要的原因是禁止圣经。他给他的兄弟写信说："平民要掌权，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就会是这样的。如果上帝不希望，也不赞成，那么，情形就会很快改变。"

僧侣诸侯的和世俗诸侯的受采邑贵族，都希望利用人民运动的机会解放自己，获得自由，并把采邑地产转变为私有地产。例如维尔次堡主教的采邑保有者弗里茨·措伯尔·冯·吉伯尔施塔特，他同农民的关系与同卡西米尔侯爵的关系一样，尽管这种关系是秘密的，遮遮掩掩的，但还是自行泄露了，这和骑士斯特凡·冯·门青根同卡西米尔侯爵、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罗滕堡市民以及陶伯尔河畔的农民的关系表现得一样。

冯·亨内贝格伯爵和卡西米尔侯爵都有利用农民起义打倒所有教会领主的想法，甚至巴伐利亚诸侯和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也有这种想法。亨内贝格伯爵渴望有一个独立的王国，甚至对维尔次堡公国垂涎欲滴；卡西米尔侯爵尽心竭力要更多地夺取土地和人口，巴伐利亚各诸侯则觊觎艾希施泰特主教领地和萨尔斯堡地区，而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也想染指萨尔斯堡地区，而且对奥格斯堡、布里克森和特里恩特等主教领地，以及位于奥地利各属地之间和附近的大大小小的僧侣领地和田产抱有野心。

尽管诸侯对自己的欲望和企图严加保密，但还是有风声走漏出去。时势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即僧侣诸侯和教会领主必然要怀疑那些和他们同阶级的世俗人士。施帕尔特的农民在艾希施泰特 323

地区起义初期就同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传教士有联系，而且有通信来往，这的确使有些人对萨克森选帝侯都感到诧异。当时普遍传说，贤者弗里德里希的宫廷传教士、路德的密友施帕拉廷，早就同艾希施泰特的纺织行会会长、人民党首领亨勒以及同农民有秘密通信的来往。施帕拉廷访问他的故乡施帕尔特，而家乡人依靠他，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可是，由于他正好在这个时候在故乡施帕尔特停留了一些时候，人们就怀疑萨克森选帝侯觊觎艾希施泰特地区，或者至少希望僧侣领主垮台，以便新教得势。

最初确是有这种情况：对教会领主进行抨击，首先是由农民进行的，这对许多城市、贵族和一些世俗诸侯看来是一件正当的事。但现在，随着起义范围的扩大，这些人自己也愈来愈恐惧了。农民已经有了团结战斗的旗帜，至少是暂时团结起来，在当时局势所许可的范围内团结起来。这个旗帜就是十二条款。

第九章 十二条款和托马斯·闵采尔

农民同表现要为多瑙河畔的领主和农民进行调解姿态的士瓦本联盟所举行的谈判，已化为泡影了。但是，这件事却使农民有了收获，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纸文件，却也是一座纪念碑，它表明在适当的时机把一种思想形成文字，恰当地把它表达出来，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这就是《十二条款》。

城乡平民把自己的疾苦列为条款,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

冯·菲尔斯滕贝格、祖尔茨和施图林根三个伯爵所属的农民,把他们的疾苦概括为十六条或十六点,写成文字,准备在施托卡赫、沙夫豪森、拉多夫策尔和埃斯林根等地举行的会议上提出。全德国的平民都这样把自己的疾苦写成或多或少的若干条,希望通过和解途径同他们的领主对此协商期望贵族阶级仁慈地体恤他们的贫困,向他们作出让步,减轻他们的负担,归还他们被剥夺了的古老权利。维尔次堡地区的农民提出五十条,美因兹地区的农民提出二十九条,法兰克福的市民提出四十一条,明斯特的市民提出三十四条,因河河谷的农民提出十九条等等。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提出的所有这些条款,有一些是彼此吻合的,也有很多是互相分歧的。 324

1525 年第一季度内,在上士瓦本出现了一小批表达农民阶级要求的印刷品,这些要求以十二条款的名称闻名于世;虽然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都加以禁止,但是自 3 月印发以来,就迅猛地传遍了全德国。这本印刷小册子很快成为全体农民所承认的平民共同宣言,并且给大规模人民运动的进程指出达到共同目的的更加明确的方向,使分散的人民群众围绕着一个宗教—政治的纲领团结起来。

宣言的标题是:"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的所有农民和佃农向上述官厅申诉的根本的、公正的主要条款。"紧接一行引言是:"愿基督把和平与上帝的恩典赐给基督徒读者。"

"现在,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把聚会的农民作为理由来诋毁福音,他们说:'这就是新福音的结果,没有人再服从了,到处有人

起来造反,使用暴力,聚众结党，要求改革和取消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也许还要打倒它们!’这里所写的条款可以答复所有这些目无上帝的、罪恶的论断,以便这些人停止对圣经的诽谤，进而以基督的教义谅解所有农民的反抗和暴动。

首先,福音并不是暴动或者骚乱的原因;因为福音是救世主基督的讲话，他的言论和生活完全是教人友爱、和平、忍耐与和谐(《保罗达罗马人书》第二章)。因此，一切信奉基督的人都应是友爱的、和平的、忍耐的与和谐的,农民全部条款的基础,可以清楚地看出，全在于听从福音和遵循福音生活。反基督教的人怎么能说325 福音是暴动和反抗的原因呢?一些反基督教的人和敌视福音的人所以出来反对和抗拒这种要求和愿望,其原因并不是福音,而是福音的死敌魔鬼,它利用不信奉宗教使它的信徒们的心中动了疑念,借以压制和取消上帝教人友爱、和平、和谐的圣言。

另一方面,很明显,不能把条款中要求视福音为教义并把它用于生活的农民说成是反叛或捣乱。农民们诚恳地依照上帝的话去生活，无论上帝是否愿意倾听他们的呼声，谁会责备上帝的意志(《罗马书》第十一章)?谁能干涉上帝的判断呢(《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谁愿意违反上帝的尊严呢(《罗马书》第八章)?难道上帝没有接受以色列人的呼吁，从法老的手里将他们解放出来吗?难道他今天不能解救自己的孩子吗?是的,上帝是要解救他们的,而且会很快就要救他们(《出埃及记》摩西第二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八节)。因此,基督徒读者们，请将下列条款细加阅读,而后加以评判吧。

第 一 条

第一，我们的恭顺请求和愿望（也是我们全体的意志和意见）是今后我们要有权，每个村区应有权选择并且任命自己的牧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如果牧师行为不端，也有权解除他的职务（《提多书》第一章）。这样选任的牧师应当教我们纯洁而简明的福音，不得将人的牵强附会的说教和训诫搀杂进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因为，如果将真正的信仰不断地教给我们，那么就可以给我们一种机缘来祈祷上帝，靠他的恩典，愿他赋予我们这种有活力的信仰，而且在我们身上加以证实（摩西《申命记》第五书第十七章；摩西《出埃及记》第二书第三十一章）。因为，如果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产生感召，那我们永远只不过是无用的血肉之躯（摩西《申命记》第五书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正如圣书所写明的那样，我们只有通过真正的信仰才能到上帝那里去，只有靠上帝的慈悲才能圣洁（《加拉太书》第一章）。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位先驱和牧师，而这个形象是以圣书为基础的。

第 二 条

第二，既然合理的什一税是旧约中所规定，而且是在新约中已经实现的，那么我们也愿意缴纳公平的谷物什一税，但是必须合理地缴纳。应该把这种税交给上帝，分配给上帝的仆人（《希伯来书》，《诗篇》第一〇九篇）。这种税应该归一名能清楚传布圣经的牧师来掌管，我们希望：今后应由村区选任的教会总铎负责征收这项什一税。他应当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由整个村区人民选出的牧 326

师的薪给,使他和他的家属能维持相当简朴的生活;数目多少须由当地人民规定。剩下的部分应根据情况需要与群众要求,分配给当地的穷人(摩西《申命记》第五书第二十五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和《哥林多书》第九章)。如再有剩余应加保存,以备遇有战争时,不必再向穷人征税,就可以此款支付。假如某一个农村,或某几个农村由于急需、经全村人民同意有人出售了什一税谷,他就不必再偿还,我们愿意根据情况同买者达成适当的协议(《路加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在一定期间替他偿还。但是,如果谁动用的什一税谷不是从任何村庄买来,而是他的先人侵吞而来的,那么,我们除了如上所说的、以此供给我们所选出的牧师或者按照圣书所说的、以此分配给穷人以外,不愿意,也不应该再补给东西,也没有义务再替他偿还。无论是对教会领主或世俗领主,我们决不再交小什一税①。因为上帝造畜是为人类自由享用(《创世记》第一章)。我们认为,这种什一税是巧立名目的东西,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不再缴纳。

第 三 条

第三,迄今为止,人们一直把我们当作奴隶,这是一种可悲的习俗,基督既然用他的宝贵的血解救和赎回我们全体(《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哥林多书》第七章,《罗马人书》第十三章),无论是卑贱的牧人还是高贵的人,都无例外。因此,依据圣书,我们应当自由,我们也希望得到自由(《箴言》第六章第一节,《彼得书》第二章)。并不是说,我们希望绝对自由,不要任

① 小什一税,指从农民家畜中或其他副业中抽取十分之一的税款。——译者

何官厅；上帝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按照训诫生活，不应放荡淫乱(摩西《申命记》第五书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四章)，而要爱上帝，把他当作我们的主，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近邻都是上帝创造的，并且象上帝在最后的晚餐上所教导我们那样，凡我们愿意得到的东西，也都给他们(《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因此，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诫令生活。这个诫令并没有指示和教导我们不服从官厅。我们不仅对官厅，而且对任何人都应谦恭(《罗马人书》第十三章)。既然我们也愿意在一切正当的和合乎基督教义的事情上服从我们所选举的和主指派给我们的官厅(《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么，我们也毫不怀疑，你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将把我们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或者从福音中找出我们应该是农奴的根据。 327

第 四 条

第四，迄今为止，穷人一直没有权利捕捉野禽野兽或在河中捕鱼；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公道的，不友爱的，自私自利的，也是违背圣经的。某些地方官厅还不顾我们的利益保护野兽，使我们遭受巨大损失，因为我们必须忍受这些毫无理性的野兽任意吃掉上帝为造福人类而给我们生长的禾稼，我们对于这种违反上帝和为害近邻的事情，还必须默不作声。因为我主上帝造人时，他给人以统治一切兽类的权利，无论是空中的飞鸟，或是水中的游鱼(《创世记》第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提摩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书》第十章，《歌罗西书》第二章)。因此我们要求：如果某人有一个池塘，他应有充分的文件证明确系由他买来的，我们并

不想用暴力从他手里夺取，而且出于友爱，还应该按照基督教教义给予照顾。但是，无论何人，如拿不出充分证据，就应将产权相应归还村区。

第　五　条

第五，我们为了伐木的事情也备受欺压，因为我们的领主把一切树林都据为己有，穷人若有需要，不得不出双倍的价钱去购买。我们的意见是，凡一向落在教会领主或世俗领主之手而非经他们购买的树林，应该归还全村区，而村区人人可以根据家中急需，适当自行采伐而不必付款，如需木材做木工活时，也可以无代价地采伐，但必须事先通知村区被选定的负责人，以防止破坏树林。但是，假如除了正当购买的树林外再无其他树林时，应该以友爱和基督教义的精神与买主协商解决。但如果一片树林，先经非法侵占，后又售出，应依照友爱的精神和圣经指示与买主协商解决。

第　六　条

328　第六，我们所负担的过重的劳役与日俱增。我们要求对此给予适当的体恤，使我们的负担不要这样沉重，而要对于我们加以仁慈的考虑，让我们完全按照上帝的话（«罗马人书»第十章），象我们父母所做过的那样去服务。

第　七　条

第七，我们希望今后不再受领主的压迫，而是领主只能依据他与农民之间的契约对农民提出公平合理的要求。领主不应该继续

强制和逼迫农民，不应继续无偿地强迫农民承担劳役或其他义务(《路加福音》第二章，《帖撒罗尼迦书》第六章)，以使农民无痛苦地安心利用和享受这项田产；但在领主必需人服劳役时，农民应甘愿并且优先服从他，但在时间和季节上以不致造成农民有损失为限，而且对劳役应付给应有的报酬。

第　八　条

第八，我们感到负担很重的是，很多农民耕种着负担不起地租的田地，以致农民遭受极大损失而破产。我们要求领主派公正的人对这些租地进行调查，然后规定公平合理的地租，使农民不致徒劳无获，因为每个短工都应有他的报酬(《马太福音》第十章)。

第　九　条

第九，我们由于犯了大罪感到痛苦，因为新法不断颁布①，科罚我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有时出于严重的嫉恨，有时为了偏袒别人，失之过宽。我们的意见是：科罚我们要根据旧日成文的惩罚条例，要根据事实处理，不应偏袒(《以赛亚》第十章，《以弗所书》第六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耶利米书》第十六章)。

第　十　条

第十，我们深感苦恼的是，有些人把原属村区的草地和耕地据为己有。这些财产我们要收回交还村区，然而也可能有正当购买来的；但如有非公平合理购买者，应根据具体情况，本着和气、友爱

① 此时罗马法逐渐代替原来的法律，使农民遭受损失和痛苦。——译者

的精神相互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329 第十一，我们要将所谓缴纳死亡税①的习俗全部废除，决不能再容忍下去，也不能容许象许多地方发生过的以各种方式违反上帝意志和公道而卑鄙剥夺孤儿寡妇的东西和掠夺他们的人。领主从我们手中榨取和搜刮他们理应保护和照顾的东西，稍有口实，他们就可能把这些东西完全夺走。上帝再也不容忍了，应当全部废除，今后任何人都没有缴纳死亡税的义务，不论多少，都不再缴纳（摩西«申命记»第五书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八及二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章）。

结 论

第十二，我们的结论和最后的意见：以上所举各条，如有任何一条或几条不符合圣经，只要根据圣经对我们说明，证实确属不当时，我们愿意立即取消。即使其中某些条款现在已同意，而日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也应及时作废，不复生效。同样，如果依据圣经还有违反上帝和损害友邻而根据事实提出控诉的条款，我们决定也予以保留，我们要履行和运用全部基督教教义，因此，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这一切，而且只有他才能这样做。愿上帝赐给我们大家和平。②

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值得重视的宣言并非是一气呵成的，而

① 死亡税即租地继承税。——译者

② 所引全系原文，仅个别词句改为现代语言，以便于理解。——编者

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显而易见，引言和结论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且不同于中间绝大多数条款，是由另一起草人撰写的。条款所要求的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几百年来一再重复提出过的，如自由渔猎和伐木，消除野兽的危害；另一类是要求废除各种新的负担和增加多倍的、不合理的徭役和赋税，取消不公正的司法，总之要取消领主的侵犯行为；最后要求实现福音自由的新教义，废除违反圣经和基督教的农奴制、小什一税、死亡税，把自由礼拜和村区选举传教士看作福音的权利。第一类条款由来已久，不过是旧事重提 330 而已；第二类是1524年夏季已经出现的。最后一类，很明显，是那些最近时期争取宗教和世俗自由的传教士对人民运动起了影响才产生的。

产生十二条款的地区是上士瓦本。它的文体与同时期当地所发表的很多文件完全相同；这就是那种正在形成的普通书写语言。有人认为，这些条款的草拟大概领主们在施托卡赫和乌耳姆第四次和第五次伪装诚意要减轻农民负担的时候进行的。这些事在施托卡赫发生于1525年2月26日至28日之间，在乌耳姆发生于1525年2月中以前。总务大臣埃克在2月15日就给他的君侯写信说：

“农民的要求列成了许多条款，大致如下：首先他们希望不从属于人，只从属于基督。其次他们要求取消一切徭役、忏悔节献鸡和小什一税，不再负担这些义务。他们说这些义务是违反友爱的，在福音书上根本找不到人们应尽这些义务的话。再次，他们要求完全取消一切地租、息金和杂捐。第四，他们要求自由用水、渔猎和伐木，因为这些财富是为全人类创造而交给他们的。还有许多

离奇的条款，他们也认为应该做到。”

2 月 17 日，他报告了“接受全体（上士瓦本）农民的要求情况”。

这大概是闵采尔根据普法伊费尔所写的米尔豪森条款而草拟的第一个比较详尽的草案。因为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 2 月的这些日子里沿多瑙河进行活动的。

这些要求集中和压缩成十二条款之后，大概在 3 月中，作为上士瓦本三支兄弟农军的请愿书交给了士瓦本联盟。这个最后的文本可能是新教兄弟会的委员会在梅明根会议上拟就交给他们的。

最早的版本没有引用圣经上的话，并用了一个简单的标题：“全体集会农民本着基督精神的申诉和友好要求”。

331　接着在多瑙河上游的农民中产生了一种想法——把这些条款作为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印刷出来，这一想法立即付诸实现了，这是一个进步。3 月间付印的版本，标题中“多瑙河畔集会农民”已改为“德意志全体农民”。这些版本所用的标题是：“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的所有农民和佃农向上述官厅申诉的根本的、公正的主要条款”。有一个版本的题词很奇怪，使人想起闵采尔和再洗礼派的千载太平之国：“MC quadratum，LC duplicatum，V cum transibit，Christiana secta peribit”。旁边译有德文是“一M（千）四C（百）二L（五十）加在一起然后再加两个X（十），不久人们将写上一个V（五），①将不存在许多基督教派别”。

战后不久，同时代的灵通人士在追溯“十二条款最初出于何人之手”时，最后总是追溯到托马斯·闵采尔。十二条款的极其温和

① 1000+400+50+50+10+10+5=1525，即指 1525 年。——译者

的形式说明它并非出于闵采尔的手笔。闵采尔临终前还声明，他不是十二条款的撰写人。他承认，“他在赫部和克莱特部曾根据福音书写过几条应如何统治的条款，以后别人从这些条款中又写了其他条款”。但在反复拷问他撰写人姓名时，他同时承认说：“黑森林农民和其他农民的十二条款来源于一些激励弟兄的条款，他不知道这些条款的撰写人是谁。”很可能，即使拷问，他也不肯供出那些激励弟兄的条款是谁写的，因为起草人也许是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

普法伊费尔在米尔豪森的活动和他在那里的改革，都带有温和与慎重的特点。他的文笔以说理见长，这些条款可能是由闵采尔带到多瑙河上游的。有些人认为撰写人是梅明根传教士沙佩勒尔，可是他还在晚年声明不是由他写的。被指控为撰写人的霍伊格林，曾把泽尔纳廷根农民的疾苦列成条款，但那完全是地方性的，并不是著名的十二条款。美因兹的税吏弗里德里希·魏甘德的思想与十二条款的很相似，所以十二条款可能是他草拟的，把这十二条款送到上士瓦本的，也可能是他，因为后来他还曾把一些内容对人民事业有重大意义的草案和建议送给在海尔布隆的起草委员会。最近有人猜想富克斯施泰因是十二条款的撰写人。当时富克斯施泰因还住在考夫博伊伦，他在事实上和名义上都是“农民律师”，而且在巴伐利亚政府看来，他就是为那里周围各村区写申诉书的人。埃格洛夫施泰因曾往慕尼黑写信说：“我们认为，在考夫博伊伦的富克斯施泰因可以说是起草一切条款的秘书。”无论如何，当梅明根委员会以很多其他著名条款或普法伊费尔-闵采尔条款作为基础对著名的十二条款的编写工作进行讨论和决定时，

332

如果说富克斯施泰因没有动手和献策，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这些条款的内容是温和的，语气措辞更是温和。它似乎是这样一个人在说话，他无意实行暴力革命，也没有实现完全平等的自由的要求，而只想从圣经中抽出一个准绳，交到领主和臣民的手中，并由他们能够稳妥而公平地据以遵循。条款用清楚的语言阐明了人民的愿望；这就是指向领主对平民所犯下的新旧不法罪行而提出的要求，只此一点，它就是正义的；而大自然和圣经都支持这些要求，则更增加了其正义性。在十二条款的被压迫者语言里回荡着一种温和的、和解的气氛，一种基督教的精神，它只要求实现圣经所承认的一切，无意用暴力损害领主而以善意和正当手段所取得的权利和达到领主的让步。

第十章　赫部人和黑森林人

森林山地（黑森林）的新教兄弟会，与发表《十二条款》的同时发表了一份《书简》。书简本身带有闵采尔的特点，而且以后闵采尔也依据其内容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书简的内容如下：

“迄今为止，教会领主和世俗领主、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所强加于城乡贫苦百姓的沉重负担是违反上帝和一切正义的，他们自己从未承担过，由此可见，平民不应继续负担这种重压，忍受这种疾苦，如果这样下去，贫苦平民和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将沦为乞丐。333 因此，本基督教同盟有计划，有决心，依靠上帝保佑摆脱这些东西，

而且尽可能不动干戈，避免流血，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和兄弟同盟一道进行包括在下列条款中的、有关基督教共同利益的一切正当事业。

因此，我们友好地、兄弟般地恳求并渴望你们自愿地参加基督教同盟，抱着友好意愿同我们一起在兄弟会工作，以便重新培植、建立和增进基督教的共同利益和兄弟友爱。你们这样做，就是执行上帝的意志，履行上帝关于兄弟友爱的训令。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我们料想你们决不会拒绝的），我们就要根据本书简的规定对你们处以世俗斥革，直到你们回心转意，友善地归顺本基督教同盟为止。

1．世俗斥革包含的意思是：所有参加本基督教同盟的人，应凭自己的名誉和所承担的最崇高的义务，与抗拒参加兄弟同盟、不肯促进基督教共同利益的人断绝一切关系；不同他们一起吃饭、饮酒、洗澡、绘画、烤面包、耕作和收割，也不允许供给他们食物、饮料、肉类、粮食、盐、木材或其他物品；不购买他们的任何东西，也不卖给他们任何东西，让那些不肯促进反而企图妨害基督教的共同利益和国内和平的人处于被隔绝和垂死的境地。一切市集、森林、捕鱼冰洞、牧场和水域，如果不是由他们控制或不在他们的领地内，也应拒绝他们使用；在入盟者中，如有人忽视这项规定，当然也要被清除出去，处以同样的斥革，而且连他的妻子儿女一起遣送到可恶的人或被放逐的人中间。

2．关于宫城、修道院和大教堂。

宫城、修道院和教堂是发生和形成背叛、强制性压迫和道德败坏的根源，应当立即对之宣告世俗斥革。如果贵族、僧侣或修士自

动离开这些宫城、修道院或大教堂,愿意和其他虔诚的人们一样迁住普通房屋并加入基督教同盟，应该友好而善意地接受他们和他们的财产。按照上帝的法律应该归属于他们的一切，必须完全听任他们处置,不加任何损害。

334

3．关于对本基督教同盟的敌人提供食宿和援助者。

一切对本基督教同盟的敌人提供食宿和援助的人，应同样善意地劝阻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接受,也应立即处以世俗斥革。”

这份书简是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活动时出现的，因此黑森林山区的弟兄以它作为他们的特别宣言。闵采尔从 1524 年 10 月至 1525 年 2 月初停留在这里,曾主持与上士瓦本的弟兄建立联系和制订计划，随后即沿多瑙河上游而下，经法兰克尼亚返回图林根。

上士瓦本人和下士瓦本人很不相同。在上士瓦本人身上，冷静，特别对宗教问题上的冷静占优势。这种天性阻止他们接受闵采尔的奔放性格的感染，以致闵采尔未能鼓动他们。象闵采尔那样大刀阔斧的做法，是与上士瓦本人的本性不相合的。士瓦本联盟的领主的一切诬蔑,都无非是企图欺骗上士瓦本人,使闵采尔对他们无能为力。闵采尔曾把很多信徒和密使留在上士瓦本，他在中途还印发了一份措词极为激烈的宣传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大概是他早些时候根据福音草拟的条款《应该如何统治》的修改稿,因为他多次看到一部分南方高原地区农民甘受或听任诱惑去缔结协定,所以才提出这十一项激烈的问题,作为对他们的当头棒喝。

他在小册子里非常明白而具体地叙述了领主如何统治和反过来农民应该如何统治;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愿有人间的官厅,只有

非基督精神才需要这种官厅。接着他论述了一个基督教官员（不论他是诸侯、教皇还是皇帝）应尽的责任；阐明了那种妄自尊大、漫无节制的专制统治是错误的，不应对它服从；探讨了应该要哪种官厅的问题，是世袭的，还是定期由民众选举的；捍卫了平民猎捕田间和森林野兽的权利；还探讨了关于村区罢免官厅的权利，申述了村区有这种权利以及如何对统治者行使这种权利。闵采尔说："地方或者村区都有权罢免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我可以从上帝的法律中引出十三条箴言予以证明；这些箴言决不是地狱恶魔以其全体骑士再能毁灭得了的。总而言之，所有统治者都是根据个人高兴和顽固不化的头脑制定自身必需的法令，更不要说暴力迫害、课征赋税、关税、杂税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强盗，是当地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推翻这些莫阿普①、阿加克②、阿哈布③、法拉里斯④和尼禄⑤，才是上帝最大的快慰。圣书不称他们是上帝的仆人，而称他们是蛇、龙和狼。"接着，他分析了造反的意义和到底应该骂谁是反贼。最后他鼓励农民要坚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自己的计划而使自己畏缩不前。结束时他还向农民指出，如果他们不忠于自己的信念，他们将会遭到怎样的不幸和悲哀。他大声疾呼："你们要是综观全局，就会发现自己面前只有无穷的痛苦，而且将有一场大规

335

① 莫阿普，路特之子，死海以东山地中闪族的一个古老民族，莫阿普比特人之始祖。奴役希伯莱人达十八年之久。——译者

② 阿加克，阿玛莱基特的国王，为扫罗战败并被俘，后来为大祭司撒姆耳下令杀死。——译者

③ 阿哈布，以色列的国王。——译者

④ 法拉里斯，西西里岛上的古城阿克拉迦斯（建于公元前600年）的暴君，传说曾用一个铜牛把很多人活活烙死；这个铜牛被称为"西西里牛"。——译者

⑤ 尼禄，一世纪时罗马的暴君。——译者

模的屠杀临到你们和全体农民的头上。啊！痛苦和不幸将要落在你们的子女身上，你们留给他们的将是这样一份可怜的遗产。看啊！现在你们必须带着锄头、镐和马匹去服徭役；将来你们的子女就非自己拉犁不可；以前你们还可以把自己的田地围起篱笆以防野兽，今后就不得不给野兽敞开；过去他们只是挖掉你们的眼睛，以后就得刺死你们。今天你们是农奴，交纳人头税，以后你们就要变成真正一无所有的奴隶，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财产；他们将完全按照土耳其的办法把你们当家畜和牛马卖掉。你们稍有反抗表示，结果只会遭受他们的折磨，拷问以至无穷无尽的斥责和咒骂；只会马上把你们当作叛逆关进附近的监牢，依次进行拷问，然后不是鞭笞，就是烙两颊，断手指，割舌头，肢解，斩首。”末了，他提起一个快要应验的古老预言来鼓舞他们。他说："在法兰克尼亚境内施瓦南山上有一头牛，它一面游荡一面叫唤，叫声在瑞士中部都能听见。在这个预言和这个古老格言可能实现之前，局势是不会缓和的，傲慢的专制者和一切当局也不会得到安宁。看起来这真象个笑话，但这也很可能变为现实；更何况，使瑞士增加钱财的除了领主们的贪婪，又会是什么呢？”

336　这份宣传小册子是在纽伦堡付印的。其中每句话都是闵采尔的风格和闵采尔的语言。小册子结尾，还对贵族嘲讽说："你赶快改弦更张吧，一句话，即使你再狡猾，也一定要完蛋。”

闵采尔满怀信心，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大大小小领主的兵力多么薄弱，装备多么缺乏，他们又是那样束手无策，那样狼狈不堪，那样满怀恐惧；他们意志沮丧，惊惶失措达到了极点。他看到起义从一个地区如何扩展到另一地区，当他又转回德意志中部时，不同派

别的运动人物都在活动着；用布道、向群众演说、甚至答应给钱的方法，以发动各地平民拿起武器；用恫吓和诱惑办不到的事，却靠 337 发军饷办到了。



他们挖掉了你们的眼睛

湖军总指挥艾特尔·汉斯·齐格尔米勒随带一队亲兵出行，声势威武，俨然如一位诸侯统帅；黑森林农军总指挥、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身穿红袍，头戴红平顶羽帽，尾随一辆饰有簇叶花綵和彩条并插着大旗和战旗的花车，走在他前面的有一个装束入时的美少年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印好了的书简和十二条款。这个人用姣美的喊声召唤群众，然后朗读条款。汉斯·米勒就是这样走

过黑森林的。黑森林人也是在早春就武装起来；跟他们同时拿起了武器的还有赫部人。4月9日，当时以汉斯·本克勒为首领的赫部农军，同来自菲尔斯滕贝格地区、巴尔、克莱特部和黑森林的强大农军联合起来，会师地点在邦多夫。汉斯·本克勒从邦多夫出发时只有四千人。他从这里经勒芬根开往德京根、许芬根、福伦，布罗因林根和许芬根向他开城投降，许芬根是在4月13日投降的。他在这儿留下一支守军，派人往菲林根下战书，同时把壮大了的部队分成好几个支队，各支队迅速相继攻下老菲尔斯滕贝格、多瑙埃申根、卢普芬和瓦滕贝格等宫城，夺得了其中最好的武器。默林根和盖辛根两城也受到了同样对待。接着，阿赫和恩根两城开城投降。汉斯·米勒在所有这些占领的坚固据点留下了农民的守军，然后转向拉多夫策尔，将它四面围困。这里住有恩吉斯海姆、因斯布鲁克和斯图加特三个奥地利政府的委员和赫部地区大部分贵族及其家属，随身还带着珍贵财物。拉多夫策尔的地势对农军非常重要，因为农军如果控制了它，再同瑞士联系就特别容易了。目前农军尚未进行正式围攻战，只是切断该城的一切运输线，甚至在湖上拦截从康斯坦次开来的船只，抢掠拉多夫策尔的四郊。

338

第十一章　里斯和安斯巴赫地区的农民

新教早已传入内尔特林根，新的人民理想也正在农民阶级中

酝酿起来。内尔特林根市民也是里斯农民起义的鼓舞者和领导者。

3月27日，在内尔特林根和厄廷根之间的戴宁根村已有一千五百名里斯农民扎了营。五天后，增加到八千人。厄廷根的两个市长甚至骑马到戴宁根来见农民，邀请他们进城；他们对农民说，尽管来吧，人们欢迎他们进城。但是，农民的领导人进驻了内尔特林根，农民在这儿可以随意出入。

农民首领和城市谋反者在"制钱袋者"巴尔塔扎尔·格拉泽尔家里集会。3月31日晚，他们在这里一致决定："攻占所有修道院和教堂，夺取所有藏匿在这里的僧侣的财物，把修士和教士驱逐出城，驱逐里斯的所有领主，把里斯并入内尔特林根城，自己当家作主。"

但对内尔特林根城群众行动具有最大影响的要算安东·福尔纳了。福尔纳此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本城担任过各种重要官职，现任副市长。人们在格拉泽尔家里编写和歌唱嘲讽士瓦本联盟和颂扬农民的歌曲。安东·福尔纳把作曲者邀请到家里，殷勤款待，还亲自"为一首辱骂士瓦本联盟的歌曲"配了几首讽刺诗。在这之前，巴尔塔扎尔·格拉泽尔和安东·福尔纳是互相敌对的，新的情况和共同的目的使这两人结为朋友。在朗格瑙的运动中，有一个特别活跃的妇女，大概是汉斯·齐格勒的妻子。在莱普海姆，妇女们表现得和男人一样激昂。在内尔特林根最活跃的妇女是安东·福尔纳的妻子，她策划最诡秘的"计谋"，筹备会议，起草致各地的有关人民运动的信件，公开抨击市政会，并且自夸说："只要我一挥手，就能发起一次暴动。"

4 月 1 日，这个妇女、她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在内尔特林根城内成功地发动了一次群众夜间骚动。

第二天早晨，当骚动的群众还在安睡或正对尊贵的市政会怀有恐惧的时候，市政会逮捕了安东·福尔纳先生。但是，4 月 4 日夜，他的妻子和市民一同把他从监狱中营救了出来。福尔纳被推举为第一市长，罢免了原任市长费斯特纳，并派人通知戴宁根的农民："如有必要，可以抽出四分之一的市民携带本城全部武器前去支援农民。"

339

这时，安东·福尔纳几乎成了独揽大权的市长，大小市政会吸收了很多来自人民党的新委员。在经过这样更新和加强的市政会中，强制实行了贵族曾予以限制的很多事情。贵族抱怨说，人们强迫他们遵守那些针对全体名门望族的条款。市府秘书写给乌耳姆的信件被截获拆阅，运动人物要把他作为人民事业的叛徒来审讯。他自己的亲友把他送进监狱；但是他们无法使市民作出对他严厉惩办的决定；因为在截获的那些信件里，并不存在构成严惩的内容。不过释放他时，他们让他宣誓表示对这次遭遇终生不予报复。

农民特别信任福尔纳。他们也从戴宁根给内尔特林根写信说："因为他们在内尔特林根的英明的、敬爱的和善良的主人、朋友和弟兄们都已忠实地皈依圣经，完全倾向圣经，又因为目前每天在戴宁根集会的农民全体会议缺乏粮秣、枪炮以及其他各种物资，所以他们恳切希望内尔特林根的弟兄们能予以资助，以便解决他们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急需。他们也希望对他们的神圣事业给予援助。"

安东·福尔纳坚持要市政会以现金、粮食和木柴救济农民。就

在他的妻子和巴尔塔扎尔·格拉泽尔领导暴动营救他获得自由的那天夜里，他即下令从市政会军械长手里取得军械库钥匙，打算用本城的武器装备农民。可是他又把武器留下了。在暴动后改组市政会的那天，他很想把事情引向极端；他在市民群众中屡次仰天捶胸，非常激动地说，非流血不可！他公然在大市政会和市民委员会上建议，内尔特林根应召开一次城市会议，因为农民请求邻近各城市声援并以行动响应他们的事业。人们反驳他说，只有乌耳姆能 340 这样做，农民应该先请求乌耳姆，这使他很不愉快。他也希望内尔特林根参加在温茨海姆举行的农民会议，并且同其他几个城市一起，根据真正的民众利益来处理本城的问题。

他经常同农民保持着秘密联系。是的，有人说看到他骑着马并由四十个农民簇拥着出入于戴宁根；又据说，农军首领和顾问在驻营期间也曾出入于他的住宅。甚至有人说，不论是谁，只要暗中严厉抨击皇帝和士瓦本联盟，他就对这人表示最衷心的支持，这个人就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可以得到他的一切保护。他还公开说，假如他是农民首领，他就要使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军马上增加到十万人，并且把那个"疙瘩"解开；这个"疙瘩"指的是士瓦本联盟。据说同他商谈这件事的农民答应，如果他作他们的首领，他们可以敬致一千古尔盾和一份优厚薪俸。

这次商谈由于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没有取得结果。

因为起义在各地迅速蔓延开来，所以帝国政府和各城市便更积极地利用和谈来安抚农民。4月第二周，帝国政府的代表及所有湖滨及阿尔部的城市同阿尔部的农军、湖军和沼泽地农军开始新的谈判，都未获得结果。与此同时，奥格斯堡、丁克尔斯比尔、韦

尔特和内尔特林根等城市的代表也同里斯的农民举行谈判。

农民向他们的领主、厄廷根的伯爵们提议，解除他们的一切农奴制的负担及其他疾苦，为了弥补伯爵们的损失，他们愿意把里斯的所有教堂占领，然后把教堂财产交给伯爵。

伯爵们认为，这件事不仅做不得，甚至是危险的。于是进行仲裁的城市提议：农民和领主均应不咎既往，而由双方各推选二名到四名公道正直、通达事理的代表，在他们和双方席位相等的陪审官主持下，共同谋求和解的协议。凡是他们一致通过或过半数通过的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票数相等时，则推选一名公正的仲裁人来决定，不论仲裁人选自哪一方都应有效。和解法庭或仲裁法

341 庭定于4月21日开庭，分别在丁克尔斯比尔、多瑙韦尔特或内尔特林根举行，裁决的执行期限为一年。在此期间，农民们应履行传统的义务。

这个和解方式是4月7日提出来的，农民是否接受，应于五天内作出决定。多数农民接受了，并在4月12日离开营寨，分散回家。

农民之所以如此轻易表示同意的原因是，当时在内尔特林根占多数的又是市民，而不是农民。不多几天，内尔特林根的市民就冷淡、平静下去了。

内尔特林根人曾在回复农民的信时答应供给农民武器和粮食，但是他们对两者都没有兑现。僧侣用狡猾伎俩欺骗了市民。原来，附近地区有四个上层僧侣已将他们的财产和很多粮食运到内尔特林根城里藏匿起来，而拿出四百堆黑麦作为礼物送给市民。市民感到心满意足，于是答应保护上层僧侣和他们的财产。4月10

日，慕尼黑宫廷中就有人说，内尔特林根城里的暴动已经部分停止。费尔斯费尔德写道，四百堆黑麦差不多就平息了市民的暴动。福尔纳派就这样瓦解了。在内尔特林根有一个福尔纳派的饭馆老板，他气愤地对一个在他那里喝酒的农民说："你们为什么不在你们城外的车垒里坚持下去？至少也应该等四个城市的代表从士瓦本联盟回来，他们肯定会给你们带来好消息。"那个农民回答说："老板，如果你们和其他人把你们答应给我们的东西给了我们，我们也许能够多坚持一些日子。饥饿和贫困逼着我们回了家。即使在我们车垒的两个大门外各有五千名雇佣兵持枪把守，也休想把我们控制在车垒里。"

在农民从车垒离散以前的4月12日，有一个人喊道："上帝保佑我们脱离这场战争吧，我们再也不想打仗了。"很多人赞同他的意见。

农民撤离戴宁根期间，内尔特林根市政会派市长安东·福尔纳和两个委员到赖姆灵门，严令不许放一个农民进城。可是，福尔纳却暗中把"农民中最坏的家伙"，即他们的头领们，主要是他们的纠察队长放进了城，并且同他们商谈下一步的安排。

福尔纳想使内尔特林根和温茨海姆建立联系，因为温茨海姆的农民和市民一个月以来一直扰攘不安。传教士托马斯·阿佩尔 342 早就在这个位于肥沃的艾施河谷的帝国直辖市以新教义的精神进行布道，他的讲话既尖锐又坦率，在讲话中他象埃贝林、路德和闵采尔一样，明白地指出高贵者和卑贱者的状况，因此，市民感到十分满意，而市政会却感到非常不满。市政会委员们已经觉察到，通俗著作和公开演说这一时代精神的新产儿近年来发展得多么迅

速，它们以特有的直言不讳的风格，已经反过来严重地影响到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情绪。市政会把这位谈吐激昂的牧师撤了职；2月26日，民众已对此表示不满和埋怨。当3月25日圣母通告节城里没有传教士布道时，埋怨立即爆发成为骚动。一些手工业者在市场集会，推出十个代表到市政会去请愿，委员们正在那里开会。他们把市长塞巴斯蒂安·哈格尔施泰因叫出来，然后俨然以全体市民代表的资格质问他。市民在世俗和宗教事务方面都提出了言之成理的控诉。他们控诉了把他们敬爱的牧师撤职、不让他们听圣经、赋税过高和家族统治。他们说，在市政厅里开会的是一个表兄弟会议，因为这些委员彼此都有裙带关系。

市长想方设法进行安抚，企图打发这些手工业者心平气和地离开。但是他们没有被说服，或拒绝安抚；市民也是如此。当时谣传有三千名联盟军正向这里开拔，准备镇压市民。晚上，城里发生了民变，全体市民拿起武器集合在市场上，编成部队，夺取了城门钥匙，解除了城市雇佣兵的武装，冲击了市政厅，还撬开了军械库。市民们兴高采烈地把矛、戟、铠甲扔到市场上；没有武器的人都武装起来了；在这期间，警钟响了有半小时之久。市民推选奥伊夏里阿斯·胡特为首领，另外又从他们中间推选四人为军需。这位首领立即宣布一项法律：任何人不得对他人施加暴力，违者处死。市民彻夜警戒；第二天，他们夺取了大炮，占领了城楼，无论普通人或信使，未经检查一律不准入城。3月28日，从纽伦堡来人进行调解，使市政会与市民达成如下协议：改组市政会，减轻赋税。

3月27日，温茨海姆周围的农民纷纷起义时，该城市民仍在343 武装反对市政会。农民要求温茨海姆城同他们联合起来，因为这

个城虽然小，却有坚固的设防，市民又刚刚击败城市统治者，如果该城同农民靠拢，农民就有了有利的后盾。但是，谨慎的纽伦堡市政会给这个友好的城市送来一封措辞恳切的信，以阻止它采取这一步骤，同时，送信来的市政会代表也半警告半恫吓地劝诱温茨海姆的市民拒绝农民的要求。

3 月中，另一支农军分别集结在魏尔廷根和黑瑟尔山麓营寨。新福音教义在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边区领地内一开始就自由地传布，并未受到迫害。但是，法兰克尼亚-勃兰登堡各邦的诸侯所以倾向新福音教义，只是出于策略，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真心实意拥护的事情。

那时统治法兰克尼亚-勃兰登堡地区拜罗伊特和安斯巴赫两个侯国的是卡西米尔侯爵和他的兄弟格奥尔格。在他统治期间，他的父亲侯爵弗里德里希四世，被孤独地幽禁在普拉森堡的塔楼里，经受了十二个痛苦的年头；为了不使这个被幽禁的人看见自己忧愁的面容，里面连镜子都没有。弗里德里希侯爵四世在德皇马克西米利安御前供职时，曾因宫廷开支浩大、债台高筑而感到非常忧郁。1515 年忏悔节，他的长子卡西米尔和次子及三子同他一起吃过晚饭，并在他就寝后，从睡梦中叫醒了这位忧愁的父亲，强迫这个白发老人签署退位命令，然后把他囚禁在普拉森堡；同时他们让托钵僧在国内到处散布说老侯爵愚痴，对人民有害无利。于是，人民不得不忍气吞声，卡西米尔取得了骑士的拥护，掌握了政权，他的两个弟弟仅在名义上和他共同执政。

卡西米尔的心术，从对待他父亲的所作所为上，可以反映出来。他智慧出众，富有政治头脑。贵族妨碍他，他就设法使贵族就

范。为了不依赖贵族，从1520年起，他以抽签方式从每个市区和乡区征集一定数目的壮丁，一律发给黑白两色军服，把他们武装起来，并由能干的将领进行训练；服役期为一个月，期满后退伍，经过一些时候轮到时再入伍。生活费用由各区自筹。因此，他不几年就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既省钱、又易于驾驭。他的宫廷可以和符滕堡乌尔里希的宫廷相媲美，生活日益奢侈，需要日益增长，从而对臣民的压迫也日益加剧。

344 当农民在黑瑟尔山麓集合准备开会时，卡西米尔于3月18日写信给厄廷根的沃尔夫冈、路德维希和马丁三位伯爵，要求他们同他联合，共同镇压农民的叛乱。伯爵们这样做了。一支骑兵大队袭击了农民，刺死了一部分人，其余的被驱散了。

于是，卡西米尔邀请邻近诸侯于3月底在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举行一次诸侯会议。到会的代表不多。他又发出通知，在4月4日再次举行会议，4月11日第三次举行会议。由于各地都爆发了起义，路途不靖，第三次会议也只有维尔次堡、艾希施泰特、勃兰登堡的顾问前来参加。他所邀请的法兰克尼亚范围以外的诸侯，都向他解释了不能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原因，例如班贝克的主教没有派全权代表，却送来在他的首邑爆发了民众暴动的消息。卡西米尔本想在诸侯会议上使各诸侯认拨战费，以能对农民作战，并且想代表其他诸侯亲自指挥作战；他认为，出军队少的，应以金钱抵补。结果，诸侯的顾问都以没有全权为理由而未接受这个要求。

第十二章　班贝克人和他们的主教

在班贝克城，这个讲经师施万霍伊泽尔和加尔默罗会①隐修士奥伊夏里乌斯宣讲新福音自由的地方，市民于4月11日起事，并武装起来。市民已同农民取得谅解，并派使者到农村去请求增援。魏甘德主教由于市民不信任他的诺言，不得不出城逃往阿尔滕堡这个古老的坚固宫城。他的教堂中大部分牧师也跟他逃往此地。但是，那里既缺少守兵，又缺乏物资储备。主教的这个避难所这样毫无战备，证明他对于运动的爆发是多么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宫城中只有一个管理人，一个雇佣兵，一个狱卒，一个城门卫兵，一个酒窖管理人和一个厨师，粮食一点也没有。宫城所需每早都由那个雇佣兵从城里背到这个峻峭的小山上。现在，宫城迅速被市民团团包围了。第二天，几千农民应邀开进班贝克城，市民争 345 先恐后安排农民从事守城工作，以防诸侯和领主冒险来进攻；街道用铁链封锁了，设置了障碍物，城墙周围掘了很深的壕沟，封锁了大小道路，人人都劳动、服役，没有例外。城里的教会领主和贵族领主，不管他们感到如何艰难，还是被强制参加劳动，在城壕旁站岗，守卫城门。

① 加尔默罗会，一种天主教隐修士的教团，1155年创立于加尔默罗（以色列的一道多森林山脉）。——译者

从市民和农民中被选出的委员会在市政厅举行各种会议，统管全局。主教曾向邻近诸侯和士瓦本联盟求援，把希望寄托在诺伊施塔特集会的维尔次堡、勃兰登堡和艾希施泰特的顾问们身上，可是他们在本邦已经自顾不暇。士瓦本联盟则表示目前不可能援助他而致歉意。主教既然已被诸侯和领主所抛弃，就不得不接受城市委员会发来的邀请，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持委员会的通行证，下山进城，通过和平协商以解决他和民众间的争执。他准备在宗教问题和世俗问题上暂时作出一些让步。

在加尔默罗修道院附近，一支武装的民众队伍等候着，以迎接这位骑马进城的人。这支队伍的代表请求主教解除人民的一切疾苦，特别是要没收僧侣和贵族的财产，他们只要一个主人，即主教。魏甘德老爷对这项要求感到惊讶，极力设法解脱自己。他说："我无权不经审讯就没收任何一个人的财产。"农民和市民对他做出威胁的姿态，主教听到身边砰砰响了几枪，他们在恫吓的枪声中要他骑马前行。一些全身甲胄的市民在主教府内迎接他，然后把他送到市场。整个市场已经严阵以待。这时他看到自己辖区各城市能服兵役的市民一律全副武装，列成队伍。他十分亲切地向他们打招呼，但得到的回答只是委员会要同他在市政厅谈判。护送他的人继续引导他通过由修道院辖区各村庄来的武装农民夹道排列成的长长的队伍，他从他们中间穿过，被引到市政厅去。当然，在这里他听到的要求同在加尔默罗修道院旁听到的完全一样。委员会对他声明，他们决定，今后除他一人外，不承认其他主人。必须没收僧侣346和贵族的所有财产，用来为地方谋福利。贵族的宫城危害着市民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必须拆除；否则无法平息民愤。主教回答

说："这是妨害帝国治安的，违反公道的，我不能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委员会对他软硬兼施；主教始终坚持不肯让步，于是和谈陷于僵局，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委员会放走了主教，并护送他回到阿尔



民众把证明奴隶身份的文件撕成碎片并任其随风飞散

滕堡。人民开始自己执行他们关于没收和处理教会领主财产的决定。充当主教座堂住持和主教家臣的数百贵族，迄今从未分担市民的各种负担和租税，他们用民众的钱养尊处优，对国家却毫无用处。对此民众不能不加以限制。主教在返回阿尔滕堡的途中，听

到身后敲起了警钟，所有民众都行动起来，抢掠和捣毁主教座堂广场上改建成主教府的古代帝王行宫、主教座堂住持的邸宅、米歇尔山上的大修道院以及所有僧侣的家宅。民众只放过了两所宅第，一所是丹尼尔·冯·雷德维茨的，另一所是魏特布雷希特·冯·泽肯多夫的，因为他们都是市民爱戴的人。在国库的文书室里，民众直扑古老的登记簿和案卷，把证明他们奴隶身份的文件撕毁，这些用多少穷人血汗写下的证件顿时化为碎片，随风飞散。在米歇尔山上活动的是农民，在主教座堂广场上活动的是市民。城里的抢掠和骚乱持续了两天，一直到复活节前夕才停止。由于市民的保护，宏丽的主教座堂丝毫未受损坏；一些市民守护着座堂，以防任何人对它企图袭击。

主教见形势发展到如此地步，才同意签订协议。复活节前夕，一致同意选举一个邦议会委员会，代表由主教任命骑士九人，班贝克市任命三人，郊区任命六人，共同组成委员会。这个邦议会委员会应对本邦的贫困和疾苦状况作出有决定意义的决议。民众应在4月19日以前提出书面的申诉，邦议会于20日召开。在事情解决以前，不得再索缴贡赋和什一税。取消宗教委员会，主教是本邦唯一的君主。

阿尔滕堡的炮声和城内各处的钟声都宣告了主教和地方间存在的争执开始和解；班贝克的市长、市政会和市区民众满怀喜悦地写信给邻近诸侯，特别是卡西米尔侯爵。城里的一切也一时恢复了秩序。复活节期间，民众象往常一样，又涌往教堂去做礼拜。但刚刚开始的平静，又被主教一手破坏了。尽管协议中已经明白规定，主教指派的九名邦议会代表应该都是骑士，不许有僧侣，但他

347

企图从他的僧侣顾问中指派四、五人。这个撕毁协议的行动引起民众哗然，新的骚动又在全城兴起。主教急忙从邻近诸侯的顾问中指定了五名代表；其中有四人出席，他们和五个骑士代表同城市和郊区的代表按指定的日子集会。城市又平静下来，因为市民期待着会议能讨论和消除他们书面提出的本邦的贫困和疾苦。但是，农民在乡间继续抢掠僧侣和贵族的家宅，砍伐树林，捕捞河塘鱼虾，并以其他方式进行暴力活动。因此，在"骑士、市民和农民三个等级"的代表举行会议的第一天，他们就和主教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任何暴力行为，保持已经建立的和平，一切听候邦议会解决；凡以言行反对和平或煽动叛乱者，定予严惩不贷。 348

邦议会的商谈取得一定进展，八天后，主教就承认，"根据尊贵的诸侯同邦议会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宪章"，应在整个班贝克教区内自由地、纯洁地、清楚地和明白地宣讲圣经。无论在发布那道命令时，还是在制定和公布这项决议时，都只字未提宗教委员会；人们认为，教士时代在班贝克已一去不复返了。

暴动结出在班贝克制定地方等级会议宪章这个丰硕的和平果实，在此期间，邻近的维尔次堡主教辖区、陶伯尔河畔自由城市罗滕堡辖区和各处德意志骑士团的领地都活动起来了。

第十三章　罗滕堡地区的运动和卡尔施塔特博士

新教义在陶伯尔河畔有坚固城墙围护的帝国城市罗滕堡，获

得一片耕耘好了的肥沃土壤。1523年，罗滕堡城内就已按照新教义公开布道了。当时该城的传教士中有约翰·多伊施林博士，他的成长过程和性格与瓦尔茨胡特的牧师胡布迈尔有不少相似之处。他象胡布迈尔一样，曾在布道中反对犹太人和犹太教堂，鼓动过一次民变，在驱逐了犹太人之后曾把犹太教堂改为童贞圣母礼拜堂，而且是产生过奇迹的礼拜堂。从维滕贝格射出的光辉和他本身的进步认识，使他很快地跨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与多伊施林同时在一起活动的还有汉斯·施米德，外号叫“狐狸”，是赤足修道院的修士。他双目失明，民众称他为“盲修士”。但是，发自他内心和精神的光辉却更加光耀夺目。他虽然失明，但对于民众在世俗和宗教方面的需求却比大多数有眼睛的人看得更加清楚。德意志骑士团在城里也有一所礼拜堂，这所礼拜堂的人甚至被多伊施林和“盲修士”争取过来拥护新教义了；德意志骑士团骑士梅耳希奥公然娶了“盲修士”的妹妹，并且举行了盛大婚礼，市政会对此却一无所知。注经师诺伊卡姆曾受到这两个传教士的激烈攻击，后来被骑士团团长召回，由热心赞助新教义的卡斯帕尔·克里斯滕代替。不久，巡回讲经师也都支持了这些在罗滕堡传布新精神的人物。值得注意、并且在运动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是，1524年年底，有几百名讲经师，其中大半是以托马斯·闵采尔及其教义为中心而团结起来的，自多瑙河上游而下，在黑森林、赫部、博登湖畔和阿尔部进行活动，而与此同时，在法兰克尼亚，特别在罗滕堡地区，也出现了新教的，即革命派的密使。1525年初，里斯的起义农民中有一个讲经师在许岑草原和布吕尔的广大民众中布道。还有巴特尔·阿尔布雷希特、彼得·赛勒尔和退职教士“矮

个子”，跟他同时在市场、街巷、教堂庭院布道。正如闵采尔在图林根，再洗礼派在多瑙河上游和博登湖两岸的情形一样，这些讲经师布道时多半谈政治、臣民对官厅的关系，而且极其激烈地抨击官厅的一切弊端。不论老幼都去倾听他们布道。布道逐渐变成了交谈，传教士询问听众的各种疾苦，市民和农民各自述说自己的疾苦，传教士便遵循福音评论，然后再进一步探讨，发表恫吓和咒骂领主的言论；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布道了，也不是宗教的集会了，而是在民众大会上向民众发表演说。多伊施林博士是这些人当中最勇敢的一个。他详细说明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负担教堂供奉、牲畜税、什一税。市民和农民莫不细心倾听。他甚至在家里举行集会。内市政会开始感到不安，便与外市政会商议驱逐这个危险的博士。350 外市政会赋予它以全权处理此事，但内市政会的委员虽然决议免除他的职务，却不敢把这个深受城乡居民爱戴的人驱逐出城。注经师克里斯滕也被他的主教开除了教籍，他自己在讲坛上宣布了这件事，几百个市民和农民涌到他跟前，坚决表示愿意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参加这一巨大骚动的，有一个被萨克森驱逐出境的法兰克尼亚人，他已经以宗教改革家闻名，不久前他还是路德的朋友，而现在成了路德的敌人，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卡尔施塔特博士。他从莱茵河上游转移到东法兰克尼亚。他遭到卡西米尔侯爵的追捕，来到施魏因富特、基青根和罗滕堡近郊，甚至在罗滕堡城内住了下来。多伊施林博士、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的牧师和注经师克里斯滕、盲修士、老市长埃伦弗里德·孔普夫和其他市民秘密地招待他食宿，帮助他秘密印刷他的著作。他在剪布工人菲利普家中停留的时间特别久。市政会禁止他在本市辖区内居住，并取缔

他的著作，但他依然停留不走。在这期间，罗滕堡地区的起义正在酝酿中。

关于福音自由和财产公有的教义，在这里有了一块容易滋长的土壤。为了掀起一次平民起义，这里进行着“密谋策划”。1525年初，农民已经在一些饭馆里集会和商议。市政会得到农民中间有出现令人不安的迹象的警告，但认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未予重视。卡尔施塔特在郊区各地作过几次布道；虽然由于禁止过他在本城逗留，他不得不隐藏起来，可是他还是冒险在城里作了一次布道，他身穿粗布农民上衣，头戴白色毡帽，随着许多赶集和有事进城的农民，一起来到大墓园前面的基督受难像旁，对农民宣讲时代和新事物，劝勉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1月27日，市政会发布命令，严禁任何人今后再藏匿卡尔施塔特。卡尔施塔特不见了；他的朋友们说他大概在斯特拉斯堡。可是过了一夜，市政会布告牌上的这道禁令也不见了。虽然他的朋友们很有势力，也未能向市政会为他取得他所申请的市民权，甚至连居留权也没有得到；虽然邻近诸侯多次向市政会提出警告和恫吓，要它无论如何把这个“黑人”除掉。可是，他的信徒埃伦弗里德·孔普夫势力非常大，竟然说，市区民众中拥护他孔普夫的人比拥护市长埃贝哈德的人多一倍。其他一些朋友，如多伊施林，也几乎从来不把当局放在心上。当他被开除教籍时，他满不在乎地用嘲笑的口吻回答说：“我很奇怪，你们维尔次堡人总是对人的话比对上帝的圣言更重视，但是，人的话终究会破灭，而上帝的圣言却永世长存。我还以为你们精通福音，不会再这样斥责弟兄的呢。”

351

卡尔施塔特毕竟没有在斯特拉斯堡，而是轮流隐藏在剪布工人菲利普、老市长埃伦弗里德·孔普夫和贵族斯特凡·冯·门青根等人的家里，很多市民秘密地聚集在这个激昂的黑皮肤的矮个子周围，尽管他的人身和著作不受法律保护。犹如在维滕贝格一样，罗滕堡的方济各会修士也想脱离修道院去学手艺，并从修道院的动产中得到一笔生活费。卡尔施塔特在他主持的这些秘密会议上"灌输着他的仇恨并发挥着他的主张"，但无人能证明这些主张实际已变为政治革命的主张；现在，在黑暗中举着火炬来往于帝国各地以进行鼓动的政治密使的火星却落到了这些集会上，罗滕堡地区就在 3 月 21 日开始出现闪电了。

这天，离城两小时路程的大村奥伦巴赫的两个村长西蒙·诺伊费尔和文德尔·海姆，率领三十几个武装农民进入罗滕堡，其中主要是盖森多夫人，还有格奥尔格·伊克尔斯海默和瓦伦丁·伊克尔斯海姆；后者是罗滕堡的拉丁语教师、第一本德语语法的著者、卡尔施塔特的热心朋友和拥护者。他们吹笛擂鼓，来到汉斯·康拉德家门前，声称给低级法院付款，就走了进去。这时城内不满现状的人，诸如汉斯·克雷策尔、摩尔太人注经师的仆人洛伦茨·克诺布洛赫、剪布工人基利安、屠夫阿尔布雷希特等都集合到他们一边。城里也有从布雷特海姆来的农民加入他们的行列。长期积压在胸中的不满情绪开始发出大声怒吼，仿佛暴动一触即发。市政会派去一名法官，命令农民立刻离城。农民哗然，并威胁、嘲弄他，双方几乎扭打起来。但他们还是退出城外，不过却象进城时一样豪放不羁，又吹又唱。

他们吹笛擂鼓，回到了奥伦巴赫，立即召集村区大会，一致同 352



奥伦巴赫的农民在罗滕堡

意要仿效上士瓦本的农民,兄弟般地团结起来,拥护福音。他们派使者到邻近村区,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到奥伦巴赫来集合。3 月22日,十八个村区的有战斗能力的男丁,全副武装地集合在奥伦巴赫。各村长在格奥尔格·迪沃尔夫家里组成了委员会;每村区选出农民顾问两人;当选的顾问推举诺伊费尔村长和格奥尔格·伊克尔斯海默为所有村区的首领。奥伦巴赫农军旗队就这样组成了。

353　新选出的首领于23日早晨获悉附近的布雷特海姆也要举行农民大会,就派去使者,询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奥伦巴赫的

使者看到，布雷特海姆已经有一支约八百人的农军，而且，队伍显然随时在扩大着。

布雷特海姆农军旗队象奥伦巴赫农军一样，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组织起来了。布雷特海姆的首领和委员会派出了使者，分别沿陶伯尔河而下，经奥斯特海姆险路，号召一切有战斗力的人都来集合。这时，旅店主人莱昂哈德·梅茨勒和汉斯·伯海姆这两个首领，亲自随同奥伦巴赫的使者到奥伦巴赫去，邀请奥伦巴赫人到布雷特海姆来共同商议作出决定。

罗滕堡当局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大为震惊，派人到农民那里并质问他们想干什么。奥伦巴赫人说："真高兴啊，这儿在举行盛大的婚礼。"村前有一队正开往布雷特海姆，那里的人回答说："上教堂集市节喝新酿的酒。"古老的美好风俗给他们作了可以置信的借口。

我们曾看到，人们在赫部和在黑森林如何巧妙地以希尔青根和瓦尔茨胡特的教堂集市节为借口，举行政治性的集会，我们也看到温特尔图尔克海姆的穷康拉德曾经这样做过。人们按照古老的风俗，从所有邻近地方，欢度节日般地结成游行的队伍，衣冠漂亮，旗帜飘扬，手持梭镖，佩带刀剑，吹笛打鼓，连声欢呼，络绎不绝地穿过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来到举行教堂集市节的地点；他们连跳舞时也都喜欢武装起来。

但是，奥伦巴赫的农民的一位村长向市政会告密说，他们的集会并不是为了参加婚礼和喝酒，而是为了统一大家的意志，"应该怎样拥护福音"。不久，布雷特海姆附近几个村区的村长来向市政会询问他们的行动计划。布雷特海姆人已经要求他们不惜牺牲身

家性命来靠拢布雷特海姆人。加默斯费尔德人一面在教堂公墓构筑防御工事,一面向城里求援。可是市政厅的老爷们并没有派军援助,只是送来一封短信,嘱咐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应当拿起武器;他们还写信严词劝阻农民开会。奥伦巴赫的农民看到这封命令式的书信时,都笑了起来。他们说:"这些字要是刻出来的就好了,我们读着会更方便些。"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命令。

354 布雷特海姆和奥伦巴赫农民大会的消息传到安斯巴赫边区侯爵那里,比传到罗滕堡几乎还早一些。侯爵派他的机要秘书安东·格拉贝尔到罗滕堡的市政会去,建议市政会采取他最近在黑瑟尔山所用的办法,"以杀头来对付农民",而且,如上所述,表示全力支持他们这样做。市当局认为这个建议对自己并不合适,因为本城所属农民实际上就是本城的军队,他们受军事训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部分是骑兵,大部分是好枪手,都用铠甲、梭标、戟、头盔、皮手套等武装起来的。本城几乎没有雇佣兵,而各村都有围墙坚固的教堂公墓和障碍物,设防相当牢固。市政会没有军队去攻打这些村庄,只有市民的忠诚才能做到孤注一掷。但市政会对市民也不能十分信赖,因为少数贵族,即"名门望族",长期以来以一切伤天害理的手段,在城内实行专制暴政的统治,对市区民众,即各行手艺工人和臣民的最正当的请求、希望和需要,一向置之不理。为了保持独裁统治,由权贵们组成的执政委员会或内市政会,出缺时总是从他们自己人中间替补。虽然在这个由十二个委员组成的内市政会之外,还有应该代表市区民众的四十人委员会或外市政会,但是权贵们有办法让他们自己人占据这个市政会的多数席位。在最近这次灾难之前的七十年,权贵们曾被迫与手艺工人达成一

项协议，但他们玩弄各种阴谋诡计，使得那项协议在1525年就已名存实亡。统治者犯下了盗用和霸占公共福利事业的严重罪行，十分心虚。当他们知道城内一部分人同农民有了默契，一旦号召出兵，就立即参加农民队伍，协助农民夺取本城，袭击、惩办和抢掠名门望族，就更加惶惑和恐惧了。

3月24日礼拜五早晨，内市政会和外市政会反复进行了磋商。几个市政委员骑马出城，试图把农民安抚下去，其他委员则试图了解他们指望城内市民能做些什么。他们决定，不去大批召集市民，而是"按照六个哨所"分队召集，首先召集多数权贵聚居的"贵族市场"区的市民。市政会向首批应召的人提出市政会关于镇压农民暴动的决议和市政会可否得到市民支持的问题。当时有二十五个市民站到市政会方面，并以这个行动表示支持市政会。 355

贵族斯特凡·冯·门青根也住在"贵族市场"区，是未被召集而自己来到市政厅的。这时，他大声疾呼："你们在想些什么啊！你们是奴隶还是市民？你们愿意不加思索地、眼睁睁地往死路上跑，去当杀害自己兄弟的凶手吗？你们先不要做决定，回去考虑考虑吧！"

市民面面相觑；这几句话相当有道理，提醒了他们。门青根又连声地喊道："走啊！走啊！"大厅里很快只剩下那二十五个人；随后，中间有个莱昂哈德·施托克走到委员们面前说："委员阁下，我年老多病，耳朵又聋，做不了这些事情，我请假。"说着他也走了出来，参加到其他人中间，象往常法院裁判时那样，这些人在外面站成了一个圆圈。

门青根在这儿又开了口："市民们，市政会一直是这样压迫我

们，而且很快会更加残暴地、变本加厉地压迫你们，难道你们愿意讨好它来伤害自己吗？跟我来吧，我要领你们走上自由的道路，这件事由我来对皇帝和帝国负责。”

他劝告他们，让市政会以书面要求交给他们考虑和讨论，他们照办了。在这期间，“所有六个哨所”的全体市民陆续聚集在广场上。门青根使市民与市政会的距离越来越大。市民根据他的建议，着手选举一个真正代表民众的市民委员会与市政会分庭抗礼。

在市政委员们徒劳地等待市民重新回来的期间，市民却选举了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应不仅满足于提出申诉，而且还要做领导工作，与市政会分掌权力，裁决一切争端，监督市政会的一切计划和行动，并承担保卫本市的任务。

在选举委员会的过程中，卡西米尔侯爵的一个信使骑马给市政会送来一封信。门青根大声说：“啊！这个人送来的信是卡西米尔老爷对市政会的诺言，他要来，并想占领本城；市政会曾写信向他求援；当心吧，骑兵已经快开到了。”基利安·卢茨和洛伦茨·克诺布洛赫同时喊道：“到城门去！”转瞬之间，一群市民已把城门关上，并把守起来，把钥匙交到委员会手里。有人提出要求：要把市政厅那些人赶出来打死。差一点发生了这样的事。

委员们听到民愤不断增长，知道要发生变乱。他们便派老市长埃伦弗里德·孔普夫和格奥尔格·贝尔梅特尔去会见市民。埃伦弗里德先生跳上一个凳子，如实地向市民说明侯爵曾两次主动提出援助而市政会却从未向他请求的经过，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埃伦弗里德先生是受民众尊敬和爱戴的，他是平民的朋友，他拥护福音，因此民众听信他的话，平静下来了。门青根说：“全是一派胡

356

言！让我们看看侯爵来信和市政会的回信吧！”有人把两封信都交给了他，内容正如埃伦弗里德先生所说的那样。于是委员会的选举从容地进行完了。被选入委员会的四十二人几乎都是热爱新事物的；其中有：拉丁语教师瓦伦丁·伊克尔斯海默、老校长威廉·费森迈尔、格奥尔格·施佩尔特老人、洛伦茨·克诺布洛赫、莱昂哈德·施托克、屠夫莱昂哈德·施坦德、印书工人克恩、面包师汉斯·洛伊波尔德、陶器工人马丁·胡夫纳格尔、汉斯·克雷策尔、剪布工人基利安、格奥尔格·凯德尔、屠夫阿尔布雷希特、基利安·卢茨、约斯特·沙德、彼得·梅尔克、格奥尔格·普夫吕格尔。施佩尔特老人请求内市政会准许他接受这个选举，并表示对自己的被推举感到遗憾；市政会却因为委员会中有他这样对市政会忠心耿耿的人而感到高兴。斯特凡·门青根也被选为委员，被选人推举他为委员会主席。晚间，他让全体委员宣了誓：忠诚团结，至死对委员会的内部事务保密。

这时，门青根才派人把市民大会的答复通知市政会，因为市政会从早晨起一直在等着这个答复。答复说，关于他们是否拥护市政会反对农民的问题，在他们没有了解农民的疾苦以前，不能给予肯定的答复。因此，他们将派一个代表到农民那里，了解农民的谋划是否违反福音，如有违反福音的情况，他们将给予市政会以满意的答复。如市政会愿派几名委员同他们一起到农民那里去，他们则表示欢迎。

门青根虽然把一半城门钥匙交还内市政会，但是他自己偕同委员会把守城门很严，未经他本人同意，都不许出入。他还强制市政会同意，他可以随时敲击本市的大钟，作为召唤市区民众在犹太

教堂公墓集合的信号。委员们简直吓破了胆，什么要求都答应了。



罗滕堡市政大厅

城外的骚动又象要自然而然地停止似的。24日夜间，骑马出357城会见农民的市政委员回来了。他们在布雷特海姆几乎只看到一百来个农民集合在一起，是从四个村区来的。布雷特海姆的几个农民客客气气地表示歉意，把这几个委员送出村庄，他们说，奥伦巴赫人大批地到过他们这里，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些人的意图，他们愿意继续作忠诚的臣民。另外四个村区来的人也诚惶诚恐地为自

己解释说，他们是被集合起来的农民以身家性命相胁迫应征而来的，他们来的目的只是要看看那些农民究竟在干什么。

23 日夜，奥伦巴赫的几乎所有有作战能力的男丁一律全副武装起来出发了。他们推举诺尔登贝格的费里茨·默尔克纳和哈尔特斯霍芬的汉斯·福格勒为首领，奥伦巴赫的保罗·伊克尔斯海默为旗手。他们把在当地瞭望台上找到的火绳枪都带上，然后步行的步行，骑马的骑马，举着几面旗子往布雷特海姆开来。他们在此商讨后又散开，以便在起义全面展开之前加强兵力和装备，然后与陶伯尔的全体农民共同安设一处坚固的营寨。 358

这时，斯特凡·门青根和委员会一致同意，应友好地认为农民是基督教教友，农民反对市政会的申诉可以交给委员会，由委员会与市政会交涉并为双方调解。全体市民一致接受了委员会的这项决议，但在决议提交内市政会时却被拒绝了；委员会坚持这项决议已为市区民众所接受，也没有效果。可是，内市政会派了几个委员参加访问农民的代表团，其中有格奥尔格·贝尔梅特尔。他骑的马刚走到城门就失了前蹄。代表团在格布萨特尔正好遇到大批农民秩序井然地安营扎寨。代表团中有委员会的成员、旅店主克雷策尔。他和农军首领里的大个子莱昂哈德是连襟；通过这个人的关系，他为代表团弄到了通行证，得以进入农军营寨。内市政会的希罗尼穆斯·哈塞尔首先发言，没有按照委员会和市区民众指示的精神。他谴责农民暴动，并且告诉农民，只有立即老老实实解散回家，才可以完全得到宽恕，否则，他很遗憾，市政会非杀人不可；他们如有疾苦，应向帝国高等法院申诉。

这位市政委员不该提起这一点，因为平民对高等法院根本没

有好感。所以，农军首领问道:“怎么? 难道这是罗滕堡全体市民的意见吗?”委员哈塞尔回答说是。农军首领默尔克纳说:“简直是狐狸在说话!”

这时，委员会派来的其他代表按预先指示的口吻发了言。农军首领们这才和蔼地回答说，他们根本无意伤害市区民众。他们只是想要申诉一些疾苦;目前他们只要求一天的自由通行权,否则他们就只好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谈到这里,代表团就骑马离开了,已经走出了相当距离，委员会的代表又返回农军营寨,和农民一起喝酒,商谈了很久，让内市政会的代表在路上一直等候了五个小时。

359 在这期间,城里的运动正在继续发展。第二天夜里,童贞圣母玛利亚教堂庭院中巨大的基督受难像的头和手臂都被打掉。卡尔施塔特的影响显示出来了,白天,面包师克里斯蒂安·海因茨带领一群人冲进了圣母礼拜堂,把弥撒书从圣坛上扔下来,把教士赶了出去。这是复活节前第三个礼拜日的事。3 月 27 日，礼拜一，埃伦弗里德·孔普夫把教区礼拜堂的教士和唱诗班的少年都撵了出去,扔掉了圣坛上的弥撒书,从此停止作弥撒，开始了卡尔施塔特式的破坏圣像的运动。不久以后，童贞圣母玛利亚礼拜堂很快被夷为平地,这个座落在城外陶伯尔河畔的壮丽教堂,由于卡尔施塔特作了一次布道而被磨房工人抢得一干二净，圣器全被投入陶伯尔河,圣像统统被捣毁。

这次破坏圣像的运动是城里最善良的一派发动的，他们热中于宣传福音:他们强调教会改革，只是在农民也起来拥护福音时，才认为农民是结盟弟兄。这派的首领就是埃伦弗里德·孔普夫。

还有一个目的完全不同的派别，它的灵魂是盲修士，领袖是斯特凡·冯·门青根。这是真正的革命派，他们的最近目的是争取市民阶级的自由，他们的首脑显然都是曾经负责在德国各地准备起义的新教兄弟同盟的核心人物；这些人与其他地区的领导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门青根出身于一个士瓦本贵族世家，在这次暴动发生前二十年，与市政委员普勒尔的女儿结了婚，定居在城内，享有市民权。他一度为勃兰登堡边区侯爵服务，任克雷格林根城的官员，以后在符腾堡的年轻公爵乌尔里希门下任事。他是公爵的红人，曾在乌尔里希被放逐时随同逃到霍恩杜宾根宫城，而且是在宫城失陷以后，依然得到乌尔里希宠信、还为公爵在瑞士进行活动和办理交涉的少数人当中的一个。斯特凡·冯·门青根还是乌尔里希委派去同骑士冯·克林根贝格就后者的要塞霍恩特维尔收容公爵部属问题进行谈判的三个亲信之一。1518年他买下座落在罗滕堡境内的庄园赖因斯堡，曾因庄园纳税问题与市政会发生争执，被剥夺了市民权。克雷格林根城向帝国高等法院控告他有压迫行为，帝国高等法院授权罗滕堡市政会进行处理，门青根侮辱了几个显要的市政委员，随后大概去瑞士了。1525年初，他突然回到罗滕堡，以等待与市政会诉讼为借口，取得了本城的通行权。至于他与被流放的乌尔里希公爵是否仍有联系，或者甚至按照同乌尔里希公爵的约定，象富克斯施泰因在阿尔部、公爵本人在黑森林所做的那样，参与和推动法兰克尼亚起义，迄今尚未得到考证。门青根在瑞士可能也从乌尔里希公爵所交往的从而使他见解有所改变的那些人那里在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因为至少在 360

罗滕堡他是以卡尔施塔特教义的热烈拥护者的面目出现的。但他又与那位喜欢蚕食邻近领地的卡西米尔边区侯爵有联系。门青根的财产状况也并不好，迫切要求改善，这也是引起他对罗滕堡市政委员怨恨的原因之一。

3月25日晚，又有边区侯爵的一个使者来到城前。斯特凡·门青根监视着城门，不再放入，他只好在城外一个磨房中过夜。次日晨，门青根接了他送来的信，但始终没有放他进城，因为他拒绝在城门前向市民委员会宣誓除去送信并无其他任务和使命。梅根特海姆地区的德意志骑士团团长也派来一个信使。门青根接了送来的信，和侯爵的信一起打开，当着市民委员会的面宣读。侯爵的信中语气十分亲切，主动提出愿意为市政会和民众调解。内市政会回信说，对城内的纠纷毫无所知，婉言谢绝了侯爵的斡旋。市政会的回信是在既害怕人民又怀疑这位强大而包藏侵略野心的诸侯的情绪支配下写的，回信在市民委员会宣读后才签封送出。

3月26日，农民的申诉书也送到城里来了。他们在书中说，他们遭受的疾苦违反上帝和圣言，违反博爱精神，逼得他们兄弟般地联合起来了；他们负担着人头税、代役金、赋税、家畜税、酒税和其他等等。在整个地方自卫团中，连养一头牛的人都没有，这种景况多么悲惨！他们本来全都相信一个永恒的、真正的、唯一的上帝，受的是一种洗礼，希望将来过同一的永恒的生活，可是魔鬼使尽阴谋，把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带到基督教世界里，使一个人沦为另一个人的奴隶。而大家本来是一个整体，一个教会，救世主基督就是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还把大、小什一税的疾苦和农奴制的疾苦联系在一起；他们说，还有许多牧师长，领薪俸而不在职，除

了指使副牧师每天利用谎言和空谈敲诈和勒索民众而外，无所事事。他们愿意付给为他们出力的人以报酬，但不劳动者不应当有任何享受。最后，他们控诉不合理的关税和各种新立的小额捐税。他们还保留继续申诉的权利①。

不容否认，很多新立的捐税，如家畜税（又称牲畜税）、土地捐和杂税（或酒税）以及加在最必需的进出口物资上的沉重的关税，压得平民喘不过气来，都是市政会违反法律和传统习俗任意搞出来的新花样，一部分产生于几年前，另一部分则在几个月前。当然，其他疾苦则更是确凿有据的。

罗滕堡农民的这些条款也是由僧侣起草的。执笔人有洛伊岑布龙的代理牧师莱昂哈德·登纳，他的父亲洛伦茨·登纳，是罗滕堡内市政会的成员；还有该地主持早弥撒的教士汉斯·霍伦巴赫和陶伯尔策尔的牧师安德烈亚斯·诺伊费尔。

可见，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僧侣也以民众的朋友、以运动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其中固然有一些所谓从修道院逃出来的修士，只能依靠民众的胜利来拯救自己，但大多数是在俗传教士，他们热诚拥护福音，遭受迫害，因而参加了民众的队伍；不过更主要的还因为他们最了解引起民众悲叹的苦难和压迫；最后，还因为教士队伍中毕竟包罗着当代头脑最清醒的、具有时代思想的代表人物。

市民委员会把农民的申诉书交给内市政会并进行调解。内市政会对此予以拒绝；但如果他们老老实实解散回家，它答应对他们

① 这份文件的封印是一个犁头，犁头上面，十字交叉地画着一根打禾棒和一把粪叉，下面是带有年代数字 1525 的鞋会标记。——编者

的暴乱和伪誓概不追究，而且愿意考虑他们的疾苦，同他们在帝国政府和帝国高等法院和平地依法解决。农民代表回答说，他们不是伪誓者，而是愿意遵守一切合理的、不违反上帝和博爱的事。结果，农民代表又出城回去；但是，内市政会中普遍有这样一种看法：362 即使现在对农民作某些让步，那也是受暴力所迫，因此没有义务遵守它。

3月27日凌晨，门青根和市民委员会敲起市内的大钟，召集市民开会。原来有几个市民粗暴地闯进一些僧侣住宅，强迫主人以酒招待。市民委员会让市民宣誓，服从它的决议，决不侵犯任何人及任何财产。接着，通过了解散外市政会的决议。

市民委员会坚称，既然外市政会是代表市区民众的，它就必须与委员会合二为一，与委员会共同开会、讨论并改进工作。根据这一精神，市民委员会在复活节前第三个礼拜日提议外市政会与它合并。外市政会拒绝接受这个提议。市民委员会坚持根据市区民众大会的决议要合并，否则就解散。外市政会向内市政会请求解除自己的市政会责任。"被城内市民及其委员会封锁、控制的处境十分窘迫"的内市政会，"忧郁而沮丧地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认为，"凡市区民众所希望的，不论好坏，有利无利，都应照办"；它以"上帝的名义"批准外市政会停职，"以使外市政会成员的个人尊荣不致受到损害或侵犯"，并宣告解除外市政会的责任。

外市政会就这样解散了。它的个别成员，如希罗尼穆斯、孔茨·奥弗纳和克里斯蒂安·海因茨等人，被吸收参加市民委员会。根据门青根的另一项建议，内市政会必须对市民委员会书面宣誓，与委员会忠诚合作；如欲采取敌对行动，应在八天前声明解除誓

约。从这时起，市民委员会就在市政大厅举行会议了。

在这以前，罗滕堡境内的农民还没有同其他地方的农民联合过。但现在，侯爵的臣民和其他一些领主的佃农来参加他们的队伍了。他们不断地派到陶伯尔河沿岸和其他各地区的使者进行着活动，从黑森林新教兄弟会、上士瓦本新教兄弟会和从图林根来到这里的外地自由传教士也进行着活动，所有这些活动表明：普遍起义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这个日子是 4 月 2 日。

罗滕堡的农民组织已经壮大到三千五百人，它派人到城里来，要求内市政会对他们的申诉作出答复，要求市民委员会给予财政、军火和武器的支援。同时还声述，所谓他们强迫其他领主的佃农参加他们的组织之说是不公正的；其他地方的农民随时来增援他们，完全是自觉自愿，出于兄弟之爱，希望对正义事业有所帮助。 363

市民委员会敦促内市政会立即处理农民的申诉，要在农民尚未对本市形成威胁以前，答应他们一些要求来安抚他们。委员会还要求内市政会给予它与农民签订协议的全权。内市政会认为，这样会给其他领主的农民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如果外地佃农起而效法罗滕堡的农民，外地的领主势必因此敌视本市。市民委员会答复说，由于市政会最近采取的错误措施已经给本市带来很多不幸，所以，在目前险恶的形势下，不便任其行使职权了。

市政会正苦于处境窘迫，老市长埃伦弗里德·孔普夫站起来说："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促成本市与农民之间的和平，我已经把他带来，他现在在外边的前厅，我请求大家听信他，派他去与农民联系。"在惊异欲问的众目睽睽之下，埃伦弗里德先生说出了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博士的名字。人们惊讶地想起，卡尔施塔特

早已被驱逐出城，怎么忽然又回到罗滕堡来了呢？于是埃伦弗里德先生说明，这位博士从未离开过本市，一直寄居在他的家和其他基督教友的家里；即使刽子手站在他身后，他也并不否认这一点。这时，委员们纷纷谴责老市长，说他几周前还振振有辞地声明与卡尔施塔特不再有任何来往，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而现在表明，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埃伦弗里德先生说："我是为上帝服务的，而且是为了上帝的事业才冒险庇护和收留卡尔施塔特；卡尔施塔特是个虔诚而不幸的人，才智出众，天禀聪颖，完全能够消弭市政会同市民和农民间的争执；我知道自己对市政会的责任，但是，遇到违反圣经和福音的事，我就不受这种约束，因为我是基督徒，即使牺牲生命财产，也只服从基督。"委员们听着这些话很不愉快；他们说，他们和他一样也是基督徒，而且也和他以及其他人一样不愿意违反福音和圣经。说到这里，他们一致站起来，离开了市政厅。

市民成了主人，通过自己的委员会执政。因此，卡尔施塔特向市民委员会申请撤销对他的放逐令。委员会把这个请求交给市政会处理。市政会声明，卡尔施塔特留在城里，会引起皇帝、诸侯和其他帝国等级的不满，会使本市遭受惩罚。凡是他从前居住和布道的地方，都发生过属下和平民的叛乱，这就表明他是什么人和宣传什么教义了。至于是否允许他在城内居留，连同他在城内传布他的教义和进行布道，应由市民委员会处理，因为现在市民委员会既已执政，大权在握，他们就听凭委员会负责此事。市民委员会答复，它允许卡尔施塔特居留市内，从事他的冒险活动，因为他已保证依法行动。从这时起，卡尔施塔特就自由地、公开地在罗滕堡活动了；同克里斯滕、多伊施林、盲修士、老市长的兄弟孔普夫以及委

员会的全体成员来往不绝。尽管他的布道是纯宗教的，布道的结果却引起前面所述的破坏圣像和劫掠某些教堂。委员会没有接受他为向农民交涉的调停人，派去的是教师瓦伦丁·伊克尔斯海默、孔茨·奥弗纳和其他几个人，打算说服农民将他们的申诉交由市民委员会决定。

罗滕堡农民已经开始按照黑森林的农民书简的精神行动起来了。谁不向他们靠拢，他们就强制谁靠拢。在贝特瓦尔和奥斯特海姆，有一些人拒绝参加，他们就抢劫了那些人的家；他们还拦劫了这两个地方的牧师长的酒车。他们把营寨安扎在赖夏茨罗特。卡斯帕尔·冯·施泰因的坚固住宅被他们抢掠一空。他们也有一个军费金库。设有专人负责管理和变卖虏获品，把牲畜和其他物品或变卖现款，或交换面包，现款供支付酒饭、信使及其他各种所需费用。

这时候，运动已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秘密同盟的核心人物逐渐出头露面；比较重要的和地位较高的人肩负起领导工作；军人纷纷自我推荐并被录用来训练农民，教以击剑。来自朔纳赫的格奥尔格·托伊费尔被任命为教练长，原在舍肯巴赫供职的弗里茨·纳格尔为指挥官，基利安·布罗克为军需长，弗里茨·默尔克纳为所有组织起来的村镇的纠察队长。在急切要求加入新教兄弟会的农民中，大张旗鼓前来增援农军的，主要是哈尔登贝格施特滕的野蛮骑士蔡索尔夫·冯·罗森贝格的佃农。

3月27日，礼拜二，他们举着新的彩旗，有的徒步，有的骑马，从赖夏茨罗特出发，行至林达赫湖畔，与罗滕堡市的调停人相遇。他们用车拉着火绳枪。经过罗滕堡城外，往离城三刻钟路程的诺

365 伊基茨去扎营。从罗滕堡经过时,有人数过,这部分农军只有两千人。另有两千人，从赖夏茨罗特的营寨转移到陶伯尔河谷。其他农军一部分监视该城，其余部分则前往指定的集合地点许普弗尔格伦德,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增援部队会合。

第十四章　奥登瓦尔德起义。文德尔·希普勒,魏甘德和耶尔格·梅茨勒

四旬斋中期，3 月 23 日，有两位客人坐在汉斯·朔赫纳在魏因斯贝格开设的酒店里，边饮边谈。一位是冯·霍恩洛厄伯爵的骑兵沃尔夫·陶伯,从海尔布隆来;另一位讲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在那里呆过,我给你的大老爷们安排了些工作,今年够他们忙的。”

说这话的是贵族出身的文德尔·希普勒先生。

文德尔·希普勒年轻时,为追求功名,曾效命诸侯;任霍恩洛厄宫廷总务大臣达二十五年以上。1515 年他辞去官职，离开了伯爵的领地。格茨·冯·贝利欣根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霍恩洛厄家族对他不很公平。”此后,他担任过各种职务，因为他是“帝国内独一无二的卓越人才和作家”。由于这个原因，他对霍恩洛厄家族心存积怨,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看到他所扮演的角色，其动机完全出于报复心理,那就未免贬低了文德尔·希普勒这样一位俊杰了。

报复是动机之一，但不是引导他踏上这条为国为民的道路的唯一动机。他的个人利益是融合到为国献身的热情中的。文德尔·希普勒表现出天赋的非凡才干。他具有伟大的、勇敢的爱国思想与谋略,具有敏锐的头脑,虽然他常常喜欢匹马单枪，却很善于找到实现伟大思想的途径；他悄悄地、巧妙地、不露痕迹地活动，就象“一只善于潜水的鸭子”。

他在宫廷供职期间曾有过痛苦的经验；他看透了统治者及他们的原则；他也深知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他为国为民的全部活动证明他确实了解这一点。于是，那正在兴起的新的时代运动发现了他,吸引了他。他投入运动的动力,也不是徒慕空名的虚荣或飞黄腾达的欲望，这些更不是他投入运动的唯一动力。如果他仅仅是受野心所驱使,就他的聪明才智而论,许多条宦途本来都是向他敞开着的;在这些宦途上,他完全能够功成名就，不经风险就可满足自己的功名欲望。他亲身领教过领主们的飞扬跋扈和无法无天,不能不同情忍饥挨饿、横遭践踏的人民。他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融成一体,因为他和人民都受着虐待。早在1524年，他的荣誉就曾遭到霍恩洛厄伯爵的严重损害，那时霍恩洛厄的臣民受到伯爵们的非法的残酷惩罚，他以律师身份在帝国最高法庭上为臣民辩护。最好的报复手段,就是解放自己的同胞,这样,既为自己,同时也为人民报仇雪恨。 366

所以,文德尔·希普勒象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很早就参加了秘密同盟,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1525年以后,人们看到他不时回到久违的霍恩洛厄统治地区附近,以前他曾在这里住过多年,影响很大。他受到霍恩洛厄臣民

的信任，曾被他们推举为辩护人与领主斗争。这就使得文德尔很容易了解该地人民的心情，使他与他们的事务联系，特别是与厄林根市民的联系变成另一种性质的接触。霍恩洛厄伯爵们的残酷统治，迫使他们的臣民早在穷康茨在符腾堡境内起事之时，就已起来反抗。他们高举军旗，在队长和旗手们的率领下，开进了魏因斯贝格峡谷，并表示，如果穷康拉德帮助他们夺取厄林根，他们就愿宣誓加入该组织。这样，由伯爵们自己激起的愤慨情绪和造成的苦难正好和文德尔的意图不谋而合。他能言善辩，足智多谋，也不难组织一个党派，并把它纳入自己的计划，卷进正要爆发的人民运动。他为了这一运动暗中穿针引线，而且，他与当时的革命者、形形色色不满现实的人、被新思想所掌握的人、被伯爵侮辱、压迫和激怒的人、倾家荡产而希望在一次社会变革中改善处境的人以及最可367 怕的鞋会成员相互交往和联系；在这期间，他机智而巧妙地长期保持着一种伪装，似乎他完全是局外人，把自己隐藏在秘密的帷幕后面，不露一点蛛丝马迹。

除了文德尔·希普勒，秘密同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和首领是奥登瓦尔德地区米尔滕贝格人魏甘德，他是美因兹选帝侯的酒库管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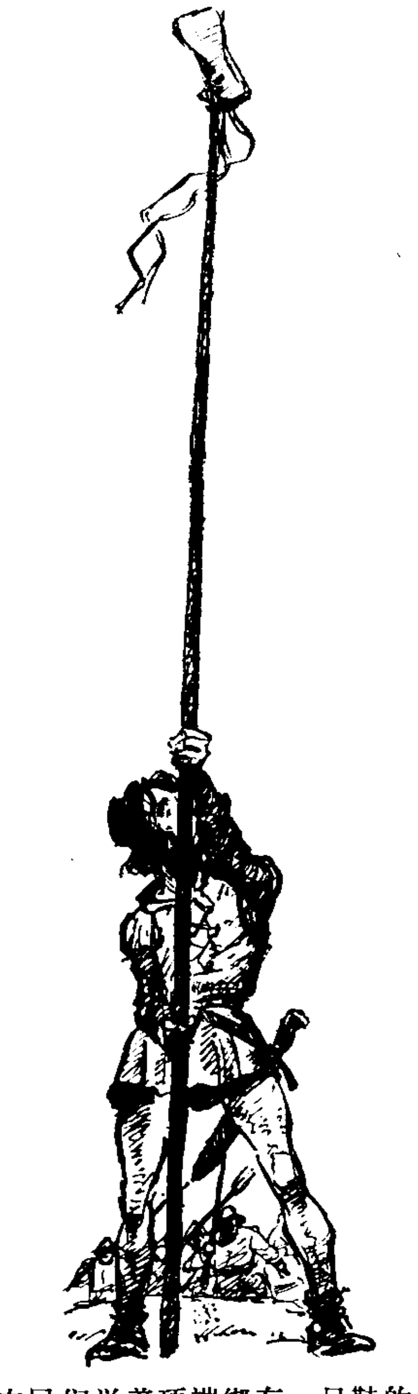
魏甘德不象文德尔那样善于密谋策划，也不善于鼓动情绪和秘密写作。他是个善于思考的民众之友，刚正不阿，怀有提高民众地位的崇高愿望，且能真正了解人民的需要。他也象文德尔那样不露形迹地进行工作；但他不亲身参加到平民中间，不抛头露面，而又同他们一起活动；他只是一个笔头鼓动家，幕后提词人，民众的领袖，他告诉人民应该做什么以及提出什么要求；他在平民当中散

发传单,提出设想,做出判断,但不署名;民众并不认识他，只有核心人物了解他，认识他。他就是这样把他写得非常杰出的传单送到罗滕堡地区、维尔次堡地区以及海尔布隆等地的。

格奥尔格·梅茨勒在巴伦贝格经营着一家旅店,而巴伦贝格只是一个小城,位于丘陵,离克劳特海姆有两小时路程;雅格斯特河从霍恩洛厄伯爵领地流经这里进入昔日美因兹选帝侯的领土。

耶尔格·梅茨勒受到敌人的诽谤,说他生活奢靡;事实上,他在奥登瓦尔德远近闻名，威信极高。不但农民们在他的旅店里举行集会，而且文德尔·希普勒及同盟的其他核心人物似乎也曾在这里接头会晤。也许就是在这里，正如文德尔·希普勒所说的那样，他给霍恩洛厄的伯爵们安排了点工作，够他们这一年忙的。

格奥尔格·梅茨勒敲着鼓，举着顶端绑着一只鞋的长杆,从上许普夫出发。农民们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奥登瓦尔德的许普弗尔格伦德山谷扎了第一个大营寨。与第一批奥登瓦尔德人会合的是两千名奥伦巴赫人,他们原属罗滕堡地方民兵,



农民们举着顶端绑有一只鞋的长杆开出了许普夫

与布雷特海姆人分手后，从赖夏茨罗特营寨出发，向侧面开往陶伯尔河谷地。

他们穿过茂密的树林，向下进入陶伯尔河谷，在复活节前的第三个礼拜日，即 3 月 26 日，突然出现在预定的集合地点。

369 格奥尔格·梅茨勒被集合在这里的人一致推举为总指挥。他众望所归，人们愿意把自己的事业交托给他。他成了这里过复活节前第一个礼拜日的中心人物。

许普弗尔格伦德是个边界地区，是法耳次伯爵领地、美因兹领地、维尔次堡领地、德意志骑士团领地及各小领地的接壤地，这里的优美草地是各个村区旗队和组织起来的部队集中扎营的理想地点。大军就在这里组织起来，还设立了正式官职和机构，拟定了作战计划。援军自愿地从邻近各地开来，也有一部分是被集中的农军胁迫而开来的。这支庞大的队伍取名为"基督教农军"，宣称以实行圣经特别是保罗的教诲为宗旨；他们指的很可能是这位使徒的那句名言："你若能获得自由，就应更好地使用它。"到 3 月 29 日，基督教农军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总指挥格奥尔格·梅茨勒及下属队长决定于 4 月 4 日在舍恩塔尔修道院举行一次会议，邀请尚未参加进来的市民和农民，以"兄弟之爱"加入他们的队伍，以"维护并响应圣经和保罗的教诲，惩罚并根除僧侣与世俗、贵族与平民中的恶迹"。

集中和装备部队共用了四天。4 月 4 日，格奥尔格·梅茨勒下令拔营，率领联军开赴雅格斯特谷地。舍恩塔尔修道院位于雅格斯特河畔一块风景优美、草木茂盛的谷地上。这就是富丽堂皇

的西多会修道院[1]。梅茨勒占据了这座修道院，决定把总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

这次光顾使修道院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虽然修道院长把能够匆忙转移的文件和贵重器物都运到了法兰克福，可是剩下的仍不在少数。教堂用的金银器皿被当做战利品分掉了。在修道院酒窖里发现的二十一富德[2]存酒，在农军短暂的逗留期间，或喝或卖，点滴不留。酗酒之后便是一场野蛮的行动：圣坛遭到粗暴的毁坏，礼拜堂画有精美图案的玻璃窗被打得稀烂，圣坛和墙壁上的油画被捣毁，精美的雕刻和塑像被打成碎块，连华丽的大风琴也被拆成一个一个的音管分给大家，韦尔特斯贝格庭院被焚，上克萨赫村被烧，这里除了剩下两三所房子之外，已荡然无存。修道院所属的农民特别急于寻找地租帐簿。他们没有找到，因为这些帐簿早已和其他文件被转移到法兰克福去了。农军怒不可遏，呼喊着要杀死那些修士们。他们已经决定处死这批修士，但农军首领阻止了这一行动，并说服了狂怒的人们，同意只把修士们赶出修道院。修道院长能资助他们的钱，为数无几。只有一名牧师获准留在修道院里，条件是为首领们充当仆役。年老的修道院长在途中遇到不幸，被开往这里的其他农民捉获，解往厄林根和克劳特海姆监禁了起来，直到交了赎身费，农民才允许他回到他在海尔布隆的宅邸，这才使他有了安身之处。 370

梅茨勒在舍恩塔尔等待从陶伯尔河谷、霍恩洛厄领地、德意志骑士团领地和符腾堡地区开来的增援部队。他与这些地方的首领

[1] 西多会，天主教的一个教团，创于1098年；俗称苦修会。——译者

[2] 富德(Fuder)，中世纪量酒的单位，约合一千公升。——译者

都有联系，而且他在许普弗尔格伦德时，就曾向他们派了使者和写过信。第一批开到舍恩塔尔的部队是哈耳辖区的农民，但这支部队的队伍混乱，名声不好。

第十五章　林堡境内的开端和哈耳辖区戈特沃尔斯豪森的趣剧

帝国自由城市哈耳辖区的农民运动，不久就露出了端倪。林堡所属的盖尔多夫和其他地方，纷纷举行大会。在这些会上，总有原籍内尔特林根的牧师黑尔德·冯·比勒坦发表演说。哈耳市政会对此十分忧虑。要求市民宣誓效忠，与市政会共存亡。

4月2日，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那天，哈耳市政会得到了市民的效忠保证。可是在当天夜里，哈耳地方自卫团中的农民就起事了。七个农民，他们是兄弟会会员，并且是核心人物，坐在布劳恩斯巴赫的磨房里喝了一整天的酒。晚上，他们就为“维护上帝的正义事业”挺身而起。他们奔走全区，号召其他农民拿起武器，并于当夜出发前进。起事的农民开到奥尔拉赫，又从那里开到哈斯费尔登。夜十时，已经聚集了两百人，包围了赖因斯贝格的教堂。牧师长黑罗尔德放他们进入了教堂。农民们命令他以酒和面包招待，并371强迫他随同出发；他们厉声喝斥：“不走就把东西拿光，人都打死！”半夜时分，他们到达阿尔腾贝格。这里的牧师，穿着衬衫只身逃跑了。农民们就动手“清理箱底”。牵出了牧师的三匹马，用两匹套

车，车上装载着从牧师厨房中搬出来的面包箱和食品柜。第三匹马由来自阿斯巴赫的哈芬斯特凡骑着；他兴致勃勃地走在众人前面，前去袭击伊尔斯霍芬城。他们在这里捉到了区长。区长不得不象赖因斯贝格的牧师汉斯·黑罗尔德那样，作为俘虏跟农民们一块走。为了把汉斯·黑罗尔德留在队伍中当传教士并防止他逃走，一个年轻农民拿着枪和点着的火绳跟在他身后。恩斯林根的一个在俗教士自愿参加农民的队伍。他说："我宁愿干这个，也不愿在祭坛上喝酒演滑稽剧。"在格尔宾根和哈根巴赫，也有许多农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农军。每经一地，他们都把潜逃教士的捐献箱及住宅搜索一空；把田庄和堡垒中的火绳枪及其他枪支、火药、铅弹、砂粒以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弄走。他们还强迫来自纽伦堡的哈耳市民和正在干活的哈耳屠夫加入他们的队伍。到礼拜一早晨，这支队伍还只有四百人，到了当天晚上，却已扩大到二、三千人了。

哈耳的农军是一支可笑的队伍。除哈芬斯特凡之外，又选出了两名首领。一名是恩斯林根的织网工人黑德勒，另一名叫莱昂哈德·赛青格尔，他来自柯赫尔与比伯尔两河汇合处的盖斯林根。他们的军事知识从以下事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把火绳枪和其他枪支象木柴似的一起装在车上，在队伍后面拖着走。根本没有人去考虑物色和委派会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也没有人想到可能会受到哈耳人的攻击。他们对待这次起事就象是从一地到一地，以哈耳为最后目的地的一次散步；他们打算沿途顺手牵羊，最后拿下这座城市。在哈耳境内罗森加尔滕山中的韦斯特海姆，集中了大量贵重物品，因为有许多东西藏匿在那里。起事的农民都盼着到那里去。礼拜一夜晚，他们逼近了哈耳城。一面派虏获品负责人即所

谓“翻箱倒柜的人”到韦尔克斯霍芬去，战斗部队越过兰德图尔姆和盖伦基尔申，在峡谷那边的戈特沃尔斯豪森扎营。他们做着在罗森加尔滕抢劫发财的美梦，度过了从4月3日晚到4月4日晨这一夜。

从城里传来一阵“万福玛利亚”的晨祷钟声。突然间，轰隆一声，一颗炮弹从酣睡者头上呼啸而过，接着又开了第二炮、第三炮、372 第四炮、第五炮。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农民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又象一群受了惊的鹅，张惶失措，乱成一团”。这边有人喊：“跑啊，逃命啊！”那边有人喝道：“不要动！集合！站住！”当一道闪电又划破黎明前的夜空时，农民队伍真象俗话所说的应声而倒：他们都扑倒在地上。“只见这儿倒下六个，那儿倒下十个，再过去倒下的更多。真叫人以为他们大概全被打死了。”有些人钻进了荆棘丛中或躲进了峡谷中，有些人则拚命奔逃。等闪电过去、霹雳声消失之后，那些倒下的人“象橄榄山上的犹太人那样”又都爬了起来。没有几分钟，整个战斗部队被少数哈耳步兵加上几匹马和五发小炮弹吓得全部溃散了。

哈耳的内市政会和外市政会得到农军开来的消息后，于礼拜一连夜开会，并决定派几个旗队前去迎击，以防守戈特沃尔斯豪森村附近的高地。他们召集了四、五百步兵（大多是市民和手艺工人），带着四十匹马和五门蛇炮，在拂晓前两小时由城里出发。这五百人出发时心惊胆颤，因为他们听说农军的人数比侦察报告的数字还大。他们连农军的位置都不知道，米夏埃尔·施莱茨市长打算摸黑确定一下方向，便命令一门蛇炮开火，不料产生了意外的效果。目击者汉斯·黑罗尔德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个哈芬斯特

凡，原来兴致勃勃，这时却第一个逃跑了，其他首领也相继逃散。由于炮弹全都打得太高，没有击中一个农民。只有几个年纪大的农民，不能很快逃跑而被俘。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比这更大的奇迹和更大规模的逃跑；没有一个人被炮火击中，但是全都拚命逃窜，瘸子的腿不瘸了，年纪大的人也都年轻了。他们把教士们放在队伍最后，当时我是俘虏，也在这些人当中。”

哈耳人缴获了六车口粮和军火。有谷物、面粉、酒、面包、鸡、肉、子弹和火药等等，乱七八糟地放在一起。这些战利品由市政会分给了出征人员；参战的每个市民还得到现金三先令，外地的手工业者每人四先令。第二天，市政会释放了被俘的老年农民。在以后的两天里，有大批农民到哈耳来俯首请罪，自称被裹胁参加，并不了解内情。他们受到严厉斥责，但未受其他惩罚，即被放走，但他们必须向受害者赔偿损失。哈耳地方自卫团和罗滕堡地方自卫 373 团不同。哈耳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因此，这里的农民不懂军事，不会作战。这次运动的主要参加者都逃到霍恩洛厄领地，打算同那里刚刚起事的厄林根人一起加入驻在舍恩塔尔的基督教农军。

第十六章　霍恩洛厄地区的起义

霍恩洛厄伯爵领地，即文德尔·希普勒的秘密活动的地区，象其他地区一样，于4月2日，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晚间，爆发了

谋反事件。

文德尔特别在厄林根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把许多旧相识吸收进来。他们在该城屠夫克劳斯·扎尔夫的家中聚会。扎尔夫原系富家子弟，野心勃勃，只因家道衰落，奢望受挫，所以愿意参加，指望通过变革得以名利双收。在他家参与策划暴动的人物有着彼此极不相同的动机。有些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决非无产者；有些人家境衰落；有些人出身于殷实人家，但其中有的是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他们希望或理应得到的地位和官职，有的则因为他们的荣誉或财产、或多半在这两方面都受到城市伯爵或僧侣的侵害。年轻的伯爵阿尔布雷希特和格奥尔格侵占成性，无视平民；教堂僧侣做出许多使正直人士不能不愤怒的事情。受害者向维尔次堡主教法庭提出控诉，结果是徒劳无益；他们根本无法使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由于正义难伸，援助无望，自救的机会必然对他们产生一种诱惑力。文德尔·希普勒并不只是泛泛地给他们指出这种机会，而是把它描绘成完全可能的、可靠的、容易实现的事情；他对他们详细介绍了秘密同盟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他如何与奥登瓦尔德山区和内卡河畔的首领们约定，和他们所率农军在霍恩洛厄领地会合，为当地不满现状者建立联络点和根据地，旨在解放自己和改变一切。

374 奥登瓦尔德农军与罗滕堡地方自卫团会合的消息，其他各地起义的消息纷纷传来，最后还传来消息，说上述两支部队正在开来。于是他们于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的晚上，在莱昂哈德·施塔尔家里欢宴，庆祝这些喜讯。他们完全按照新教行事，斋期对于他们已不复存在；尽管正值斋期，他们还是吃了一只牛犊。有人把他们这种异端邪说密告霍恩洛厄的酒库总管汉斯·西京格尔和区长

文德尔·霍恩布赫；说他们还宣称，要把酒库总管勒死在床上。第二天早晨，他们拿走领主的面粉，让人烤制面包。酒库总管和区长把凡此种种报告了不在当地而在诺伊恩施泰因宫城的伯爵们。黄昏时分，他们打算派出信使，西京格尔亲自给他去开城门；就在这一刹那间，他觉得自己被谋反者抓住，他们顿时拳打脚踢，并以死相威胁，夺走了城门钥匙。他的妻子冲过来喊道："乡亲们，放开我丈夫吧！不要发火啦！我把其他城门的钥匙也交给你们！"

谋反者就这样占领了各个城门。他们把酒库总管和区长关在一个猪圈里，强迫看守钟楼的人吹紧急号，自己敲起警钟，并派人举着火把到周围各地，要农民参加起事，并威胁说，谁拒绝，就把谁的财产抢光烧光。午夜过后，他们把两位先生从猪圈中放出，叫他们宣誓，愿意作为俘虏留在厄林根。拂晓时分，农民从各村成群结队涌到城里；许多人通过格林比尔和其他地方所举行的集会对此早已有了准备。谋反者从厄林根修道院的有俸教士手里夺了修道院金柜和酒库的钥匙，用新烤的面包、酒和其他食物慷慨款待农民。

市区民众立即着手对市政当局多年的积弊进行了调查和纠正。这里也组织了一个有二十四人的委员会，负责此项调查事宜。市民和委员会提出的那些极为公正的要求，就足以证明原来市政会的财经状况是何等糟糕。以关税为例，他们提出他们愿意继续缴纳这些税，但必须真正用在规定的项目上，诸如修筑桥梁、铺设道路等事项；对此并要求建立一个与市政会平行的市民委员会进行监督，处理一切重要事务，尤其是城市财政问题，内市政会应征求市民委员会的意见。同时，他们还要求解除食盐贸易管制，所有 375

僧侣都必须与其他市民同样负担一切捐税，在实行改革以前先降低杂税、秤捐、附加税及其他贡赋；如果说这些要求按照福音书应在帝国内普遍实行，那么在他们这里也应实施。这就是城市居民的要求。

厄林根的农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诸如自由伐木、自由收摘葡萄、取消酒类什一税和除路捐以外的一切关税；他们已经以《十二条款》作为依据了。

在许普弗尔格伦德，格奥尔格·梅茨勒也把士瓦本农民提出的十二条款宣布为共同宣言，并为集结在那里的一切结盟者一致通过。

厄林根的农民和市民把他们的申诉和要求，以极其缓和的措词书写成文，呈送给在诺伊恩施泰因的伯爵们。伯爵们派地方长官卡斯帕尔·申克·冯·温特施特滕严厉斥责臣民的反叛行为。市民们回答说："只要解除他们的疾苦，他们永远将伯爵们尊为他们世代相传的、当然的主人。他们请求伯爵大人以慈悲为怀，体恤下情，以便穷苦百姓能在恩主这里得以继续生存。"

年轻的伯爵们飞扬跋扈，无视小民，把事情看作已经解决；他们以为，小民一时忘乎所以，现在又恭顺地尽其义务；只要稍稍软硬兼施，一切就会如常。所以他们只派了行政长官卡斯帕尔·申克一人去传达指令，要市民和农民交出城门钥匙，回家去当顺民，遵守自己的誓言。

只是到了这时候，文德尔·希普勒的秘密影响，才使臣民们说出了比较强硬的语言。他们决定，坚持所有结盟弟兄行将约定的条件，要求伯爵给他们一份盖章的书面文件，保证满足他们的要求：

解除他们的巨大疾苦；可以自由捕杀他们田地上的各种野兽，但把捕获交归官府；由双方各自任命十二名成员，组成仲裁法庭，裁决伯爵提出的要求；最后要求实行无例外的大赦，答应这些条件，他们才交还城门钥匙。行政长官把这些要求带回诺伊恩施泰因。

文德尔·希普勒一直留在厄林根。他和他的朋友们专门等待 376 着久已约定的内卡河谷的援军，以便确定这里运动的趋向；援军开到时，他们与行政长官的谈判刚刚结束。

第十七章 耶克莱因·罗尔巴赫和海尔布隆地区内卡河谷的起义

下内卡河谷，特别是海尔布隆周围，是现在符腾堡王国[①]内风景最优美、气候最温和、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该城位于一片广阔的平原之中，平原上盛产粮食和水果，城市两侧，岗峦起伏，栽满葡萄；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海尔布隆就享有帝国自由城市的盛誉。城郊过去和现在有许多村庄，有些村庄很大。城里的贵族骄奢淫逸，逍遥自在。但是乡村百姓和城市平民的命运却与他们美丽的山峦和田野极不相称。这里除了帝国直辖市的辖区以外，还有很多教会领地。特别是德意志骑士团的贵族们在这一带拥有许多地产。介于僧侣和骑士之间的这些人，远逊于他们勇敢的先辈，成为落后于时代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牺牲农民，养肥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早已不再为信仰和荣誉而奋战；近

① 符腾堡当时（1525年）是一个公国，1805年成为王国。——译者

百年来，他们穷奢极欲，致使他们的臣民穷苦不堪，怨声载道。

离海尔布隆半小时路程，有一个美丽的村庄叫做伯金根。雅各布·罗尔巴赫在这里开设了一家酒店。他是出身于一个德意志帝国直属的古老世家的青年。雅各布，或如他的同伴按下士瓦本习惯称呼他为耶克莱因，在家乡颇有些名望。他从小就以聪明、倔强和莽撞闻名。在酒宴或其他集会上，他的讲话总能压倒别人；要是他闯了大祸，他善于为自己辩解，使官厅和法院奈何不得他。他热情洋溢，粗犷奔放，从不放弃自助的权利，即自卫权。1519 377 年，他独自给德伦齐默恩的区长和村区下过挑战书，曾屡次因为强暴行动而受审。1524 年，他被怀疑伙同友人刺杀伯金根区长、贵族雅各布·冯·奥恩豪森而受到严厉的审讯。可是，即使他双手沾满了血，他在农民中间享有的威信有增无减，因为他手上的血毕竟是贵族的、人民公敌的、为人民切齿痛恨的人的血。

豪放的生活导致耶克莱因家业衰落，负债累累。

附近维姆普芬的修道院副院长沃尔夫·费贝尔曾租给他一个庄园，耶克莱因多年未交地租，费贝尔向他逼租，他声称租额过高。费贝尔就控告了他。伯金根的区长决定在 3 月 27 月，四旬斋中期后的礼拜一，对他进行审讯。

当时耶克莱因的父亲还在世，是个忠厚人。修道院副院长到伯金根请他调解，老罗尔巴赫称儿子是坏小子，拒绝调停。当修道院副院长离开伯金根回家时，耶克莱因偕同三个伙伴一路追赶他，并且高声喊道：“教士、教士，你没完没了，我也就不客气了。把对你有用、与你相好的人都叫来吧，因为我不愿再拖下去了。”副院长吃惊地转身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耶克莱因笑着答道，一切都得等

到开庭那天才见分晓。

但是审判毫无结果，海尔布隆市政会的调停也无效。一切都已处在动乱之中。

于是副院长又把耶克莱因欠租一事向修道院总铎汉斯·海勒曼提出申诉。总铎写信给耶克莱因，委婉地劝他和平解决这项债务纠纷。耶克莱因·罗尔巴赫先生回信说："总铎和教堂僧侣们，赶快来舔我的屁股，愈快愈好；因为我马上就要来找诸位，而且我除了对修道院与农民所订契约之外，对别的概无兴趣。"

耶克莱因早就参与了起义的策划，他是核心人物之一。象梅茨勒在巴伦贝格的旅店一样，耶克莱因在伯金根的酒店是不满现状者的自然集合点，也是核心人物的密使的秘密交通站和下榻处。

在文德尔·希普勒给诸侯们"派了工作"的那个地方，肯定也有耶克莱因的足迹。一位目击者和参与其事的人后来说："海尔布隆人硬是把耶克莱因·罗尔巴赫给拖了来。"

看来情况确是如此。海尔布隆市政会的举动后来给该市招来 378 了许多麻烦和责难。海尔布隆这个古老的帝国自由城市确实有些事情，似已证实世俗和教会诸侯的怀疑，他们认为农民运动的策源地有一部分是在各城市的中心，这些自由城市进行着秘密活动，以消灭德意志帝国的一切诸侯，在帝国内建立一个民主的或贵族的政权，仿效威尼斯自由城邦和瑞士的先例，制定一部共和国宪法；同时认为这些城市曾利用行商，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富有影响的犹太人，对平民进行挑动，以实现上述企图。

海尔布隆有一些有革命头脑的人物，他们怀着半个世纪以来

在帝国内广泛流行的强烈渴望，即结束多头统治，使德意志人恢复自由和古时的统一；向往变革的这些人，有的出自原则的考虑，有的则出于对现实的绝望。为了揭示规模巨大的人民运动在城市中也有着多么深刻的渊源，必须进一步了解海尔布隆民众生活的内部状况，从近处仔细观察事件发展的过程。

文德尔·希普勒在这个时期住在海尔布隆附近河谷中的维姆普芬。他继配的父亲和哥哥定居在那里，岳父经商，内兄是有俸教士。文德尔·希普勒曾供职于法耳次，在哈尔特河畔的诺伊施塔特任地方法院书记官，1524 年离职后，就居住在这里。他在海尔布隆和该市辖区内当律师，深受市民和农民的欢迎。因此，他在海尔布隆必然会结识这里的志同道合的人；通过这些人，文德尔与耶克莱因建立了联系。

海尔布隆的谋反者常在开设一家酒店的面包师沃尔夫·莱普海姆家里聚会。这种聚会从上士瓦本发动起义时就开始了。与会的主要人物有：马蒂阿斯·贡特尔、卡斯帕尔·黑勒、剪布工古特曼、“斜眼儿”格莱泽尔、克里斯蒂安·魏尔曼、威廉·布罗因林、绰号“烈火面包师”之一的西蒙·赫尔措格、沃尔夫·门、芦茨·塔申马赫尔、科伦米歇尔和莱昂哈德·韦尔德纳。他们首先从这个秘密社团把密谋起事的线索伸展到附近村庄，特别是扩展到弗莱因和伯金根，著名的十二条款就是从这个秘密社团传到内卡河农民手里的。马蒂阿斯·贡特尔在伯金根对聚集在路旁的农民宣读了十二条款。最后他说：“大胆干起来吧，你们现在自由了，不用再缴纳租金、什一税和杂捐；干吧，城里的葡萄农不会背弃你们的。不管怎么说，城里的葡萄农很多很多。”在弗朗茨·冯·西金根麾下

379

当过兵并参加过包围特里尔战役的勇士莱昂哈德·韦尔德纳高声喊道："弟兄们，弟兄们！鞋会要活动起来了！"耶克莱因·罗尔巴赫不管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十二条款。条款带到的消息，就象荒原野火，很快在市民中传开了。

4月1日夜，耶克莱因来到弗莱因，他到达的第二天，即复活节前第二个礼拜日，就在这里举起了起义的旗帜。他是利用一次民众集会发起武装暴动的。

近八百农民和所有谋反的海尔布隆市民聚集在弗莱因。大会在鼓笛声中开始。内卡加塔赫的鼓手汉斯·韦尔德纳被特邀来助威。格鲁彭巴赫的耶尔格汉斯的儿子耶克莱因和齐默恩的雷米是主要发言人。他们讲话内容是，他们要建立一支农军，他们都应帮忙。耶尔格马丁事先还把每个人的讲话仔细修改过。他曾说过："连我们养的鸡和鹅他们都要抽税，这不是太惨了吗？我们要取消小什一税，上帝会保佑我们。"这时甚至有人已提出应把高居市政会的老爷们赶出去。耶克莱因也说，一定要取消贡赋和杂捐；地租过高的，租约一律作废；但没有依约交纳地租的，应先交纳。他们彼此间要有兄弟般的信义。谁比较富裕，谁就应替别人想办法，



内卡加塔赫的鼓手

帮助别人。他们要剥夺德意志骑士团的财产与市民分享，把什一税和贡赋提交城市，借以减轻其他赋税；他们要赶走不敬上帝的德意志骑士团的骑士，这些人的住宅简直成了妓院；他们要接收他们的牧场并交给穷人。苏格兰人修道院也必须取缔，全体修士、修女必须赶走；发给他们一年生活费。海尔布隆市民的主要发言人是克里斯特·舍雷尔和科伦米歇尔。

海尔布隆的谋反者一方面在城外这样鼓动农民，使他们武装起来，一方面在城里活动，主要在居民人数最多的阶层即葡萄农中间进行工作；在葡萄农里，除了格莱泽尔一人外，最初无人参加同盟的谋反。第一个被耶克莱因邀来的是汉斯·比辛格尔。他在入盟宣誓时说："耶克莱因，你本应到我们的住处来发展我们加入你的团体；不过，现在发展也可以。你们没有先把事情告诉我们海尔布隆人，可是我却要征求市民和同业的意见，一个礼拜以后我再给你答复。既然你接受我，我就愿意参加。"耶克莱因说："要马上宣誓，立即答复。"比辛格尔迟疑了一下说："那就两三天内答复你。"耶克莱因说："我一定要现在得到答复，只能这样，不能有二话。要不然就让别人代替你参加农民会议。"这样比辛格尔答应了。

380

当天，耶克莱因作为"内卡河谷农军首领"把三百人的队伍带给他在伯金根的同伙。伯金根的区长企图动员全村区进行反抗。耶克莱因下令把他逮捕并关押起来。

宗特海姆在耶克莱因的胁迫之下也参加了起义。

这次既是自发、又是强制的起义沿着内卡河谷及附近地区迅速扩展：耶克莱因强迫周围各村镇在几小时内向他派来一定数量的增援部队。他象军事统帅，向各村镇发布训令，要他们立即出兵

与他的部队会合，不得有误；如不服从，不立即前来协助他维护福音，他就要以武力将他们捉来，抢光烧光他们的全部财产。381

一个同时代的人说："因此，有许多安分守己的老实人被征集来了，或者说被强行拉来了。"

耶克莱因把指挥部设在弗莱因。在这里，耶克莱因要求追随他的人集体宣誓，决心驱逐修士和教士，不再服徭役，永远废除高额地租，向贵族和领主只交适当的生活收入，没收和平分修士和教会的财产。

他为了举行一次宴会，派部下把海尔布隆注经师的池塘鱼虾全部捞光，农民对此异常欢欣，随后，他到周围地区进行视察，以继续增强自己的力量。他没有忘记维姆普芬的有俸教士、总铎以及副院长；这些教士为他的光临，少不得大大破费。

耶克莱因经过巡视，信心倍增，回到弗莱因后，他吩咐部下擂鼓吹笛，在一块大牧场上召开大会，"为了把一些新闻告诉他们"。他身边也有个传教士，是马森巴赫的费尔特林，此人凭三寸不烂之舌，极会鼓动，经常在牧场上宣讲福音的自由。

这时从厄林根谋反者那里派来密使，催耶克莱因火速率增援部队前往，以他的突然降临而促使当地持踌躇态度的市民作出决断。因此，他决定开赴霍恩洛厄领地；即使没有上述原因，他也早已想要拜访那里的伯爵们了。耶克莱因率领一千五百人开赴厄林根。到达后，该地起义者就与他的队伍会合。由于城内地方狭小，他们就留下一支强大的守军，其余悉数赶往舍恩塔尔，以便与仍驻在该地的强大的"基督教农军"会合。

382

第十八章 从舍恩塔尔向内卡河畔进军。弗洛里安·盖尔[①]和格茨·冯·贝利欣根[②]

奥伦巴赫农军在开赴许普弗尔格伦德的途中，得到了一位卓越的首领。农军从坚固的吉伯尔施塔特城堡附近经过，该城堡是属于贵族世家盖尔·冯·盖尔斯贝格的。这个家族中的一名成员，象从前阿彭策尔的鲁道夫·冯·韦尔登贝格伯爵那样，脱去骑士外衣，加入农民队伍，自愿作为农民的兄弟。这个人就是弗洛里安·盖尔，他在整个战争中是最优秀的英雄。

虽然命运使他的事迹只有很少一部分载入史册，但是这些很少一部分的事迹已足以看到他的光辉形象。在他身上，颇有乌尔里希·胡滕的精神；新时代以其宗教和政治的动力吸引了他。他背弃了自己的阶级，站在人民一边，献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他过去的经历已无考证，但是他在为士瓦本联盟服役期间，曾在默克米尔和其他人一起，俘获了格茨·冯·贝利欣根；从这件事中使我们得知，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的。弗洛里安也许曾在

---

① 弗洛里安·盖尔(Florian Geyer)，德国骑士，在1525年的起义中站在农民方面；曾指挥黑军，在战斗中牺牲。——译者

② 格茨·冯·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1480—1562)，德国骑士，曾企图利用1525年农民起义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译者

雇佣兵旗队里一度担任过指挥官；他的部队在军事素养和训练方面都不同于其他部队；可以看出，他率领的这支自称为“黑军”的队伍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也以他的黑军自豪，而称奥登瓦尔德农军为一群乌合之众。至于他曾参与西金根发起的行动并属于被放逐的法兰克尼亚骑士中的一员，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他也随同奥伦巴赫农军一起开赴舍恩塔尔。

还有一个贵族也友好地来到舍恩塔尔的农军营寨，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骑士格茨·冯·贝利欣根先生。

在内卡河畔的霍恩贝格，格茨·冯·贝利欣根住在自己的城堡。他是当时最勇于拦路抢劫者之一；他只有一只真手，另一只是配的铁手；他痛恨僧侣，痛恨限制骑士自由的诸侯，痛恨士瓦本联盟的秩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喜欢给某个联盟顾问找点麻烦；他对城里的富人也无好感；他象弗朗茨·冯·西金根一样，喜欢把受害平民的诉讼或者别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并借机抨击权贵，因而平民对他交口称誉。可以看出，格茨先生兼备不少足以使农民感到满意的特点，而且能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身边。当他的几个兄弟受到农民胁迫的时候，格茨先生却毫不犹豫地骑马奔往农军营寨。他兄弟的佃农已经参加了农军。他的兄弟汉斯就住在距离舍恩塔尔修道院不过一小时路程的雅格斯特豪森的坚固宅院里；贝利欣根家的祖坟也在舍恩塔尔。格茨很轻易地使农军首领不再去打扰他的兄弟。

格茨在这里就向农民作了自我推荐。他说：“我能使贵族靠拢农民，因为他们象农民一样也受着诸侯的压迫。”他在这里就和农军约定，如果农军开往他的家乡贡德尔斯海姆，他还到他们的队伍

383

去。格茨和他的兄弟们也向法兰克尼亚的骑士们发出通告，要他们十四天后，全副武装起来参加一次全体大会。很明显，这是企图利用人民运动反对僧侣诸侯，重新执行西金根的计划。格茨也大概确是这样想的。从各地政府方面来看，人们也担心和估计格茨会挺身而出，领导这次运动。复活节后的礼拜三，符腾堡驻朔恩多夫的行政长官就曾向斯图加特的奥地利政府报告说："格茨·冯·贝利欣根是农民的最高首领，虽然人们不便公开这样说。"这时，格茨同乌尔里希公爵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关系。



格茨·冯·贝利欣根
（依据当时人的一幅铜版画）

集会在舍恩塔尔的各村区农军首领和顾问们，这时商讨并制订了一份作战计划。各支队伍和旗队在这里联合组成"奥登瓦尔德-内卡河谷华美军"。

在这期间，霍恩洛厄伯爵们的书面答复送到了舍恩塔尔。伯爵们写道，厄林根市民所提的条款，凡是可行的，伯爵们将仁慈地加以考虑。他们说，农民不应以印发的十二条款作为依据，因为对圣经很有研究的人认为那些条款是毫无根据的。他们愿意按照罗马帝国等级会议或者莱茵兰、法兰克尼亚、巴伐利亚和士瓦本等行政区的规定施恩于农民。所有流亡离开伯爵领地的人，只要接受在厄林根由双方任命的二十四人的仲裁，他们愿意一律再予收容。农民向伯爵们要求权利，应按帝国惯例办理。只要农民归顺，他们

愿意一概不咎既往。

很多市民对他们统治者的这番话感到满意，他们从来没有听到统治者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认为，应该接受这些建议，但是，如果两月后任何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他们有权再集合起来。对伯爵们的答复，农民却非常不满意。文德尔·希普勒和农民的首领也认为，伯爵给市民的建议只是企图争取时间，而且，这些建议即使出于真心实意，也与他们的更大计划不相符合。农民首领沃尔夫·格贝尔说："伯爵们必须接受十二条款和我们书面提出的其他问题，然后他们才能在改革以前得到和平，否则无须同他们多费唇舌。"农民表示赞成自己首领的看法。又派人往返谈判了几次，因为伯爵们不肯让步，全军便在礼拜一，4 月 10 日，开往阿尔布雷希特伯爵住地诺伊恩施泰因。 384

华美军约有八千人之众，占领了宫城和城市，取得了所有贮存物资。农军召唤阿尔布雷希特伯爵和他的弟弟格奥尔格来和农军进行和谈，否则放火烧掉这座小城和宫城，包括其中所有的一切，伯爵们的其他邸宅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伯爵于第二天，即复活节后礼拜二，在得到农军一份有法耳次印记的通行证之后到农军这里来了。在瓦尔登堡和诺伊恩施泰因之间的一个小村，即霍恩洛厄领地首先发出起义号角的地点之一格林比尔，他们同农军首领会见于旷野中。阿尔布雷希特伯爵提出几条解决农民疾苦的办法，着重要求农民接受仲裁法庭的裁决。可是他们未得到农民任何答复。尼德恩哈尔的文德尔·克雷斯走到伯爵跟前说："来，阿尔布雷希特兄弟和格奥尔格兄弟，来向农民宣誓，以兄弟身份和农民在一起，决不反对他们。因为你们不再是领主，而是农 385

民，我们呢，已成了霍恩洛厄的主人；我们全军的意见是：你们应该宣誓遵守我们从舍恩塔尔带给你们的十二条款并且签字，和我们站在一边一百零一年。”两位伯爵考虑到，如果拒绝，可能给他们和他们家属带来很大损失和灾祸，迟疑了一下，就同农民签订了协议，有效期到将来实现改革为止，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打算与其他农民合作实行改革。在伯爵不得不脱下手套对十二条款举手宣誓时，农民却戴着手套。两位伯爵只得听着、看着和忍受着这类事情，“因此，老爷们热泪盈眶”。



伯爵不得不脱下手套对十二条款举行宣誓

华美军得知伯爵加入基督教兄弟会，便鸣枪二千响，以示庆祝。按照协议，伯爵必须立即释放所有因起义而被他们逮捕的人。

接着，格奥尔格·梅茨勒要求伯爵交出大炮和火药。他们以协议未提到这点而予以拒绝。从哈耳地方自卫团来的人向华美军控告了哈耳人，格奥尔格·梅茨勒象给亲爱的兄弟和好友写信那样，从厄林根（当时华美军正要从那里出发）给哈耳市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了减轻和缓和某些万分沉重的疾苦，他们正着手集合民

386

众，编制一支友好的、兄弟般的基督教部队，目前迫切需要枪支和火药，为此，他们友好地恳请哈耳市民接济四门精良的蛇炮和四吨火药，以完成这支部队的编制。在厄林根，他们还让人用绸子缝制一面黄、棕、绿三色条纹的新旗。从厄林根转移时，由陶伯尔河谷开到舍恩塔尔来的部队中有许多旗队离开华美军，按照既定计划返回陶伯尔河。弗洛里安·盖尔率领由法兰克尼亚人的精锐部分即久历戎行的士兵编成的“黑军”，同格奥尔格·梅茨勒和耶克莱因·罗尔巴赫指挥下的主力军一起，向内卡河谷前进。在恩舍塔尔时，文德尔·希普勒已被推选为华美军总监。

耶克莱因率领一支四百人的队伍，首先开往利希滕施特恩女修道院，向它索取免蹂躏费五百古尔盾，并声言，“缴了款才放过修道院”。可是，修道院人员已逃到勒文施泰因去了。华美军开进魏因斯贝格峡谷，抢掠了瓦尔德巴赫，吸收这个峡谷中符腾堡所属各村的农民，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在接待华美军的居民中，有一部分人感到惶惑不安，另一部分人则兴高采烈。

耶克莱因先抢掠了利希滕施泰因，然后开往勒文施特恩，打算强迫当地两位伯爵，路德维希和弗里德里希加入基督教兄弟会。这两人已经逃走，农军以破坏他们所有的财产相威胁，要他们几天内亲自到农军营寨来。

华美军主要注意的地点是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的小城内卡苏尔姆。耶克莱因·罗尔巴赫的部下很多是德意志骑士团的臣民，他们极欲夺取骑士团骑士的财产。总的说来，在开回法兰克尼亚去进行总攻击以前，必须把内卡河的农民吸收进来，然后转变方向，进入查伯尔部，将未设防的符腾堡邦纳入同盟。这次进军可以说一

帆风顺,因为他们在这里与上士瓦本农军不同,没有遇到士瓦本联盟军队。

农军在魏因斯贝格峡谷时就传闻霍恩洛厄伯爵的骑兵到处游击,并且截捕了几个想来参加农军的农民;伯爵还没有把农军要求的野战炮送到,似可说明伯爵仍持敌意。于是农军中有人叫喊,应回师烧毁诺伊恩施泰因,打死伯爵。市政委员阿尔布雷希特·艾森胡特和因格尔芬根的汉斯·维蒂希,心怀善意,骑马来访伯爵,以边警告边请求的方式要求他们至少供给农民两门蛇炮。耶克莱因坚持向内卡苏尔姆前进。他同该城市民早已取得谅解,所以毫不费力地占领了这座小城。4 月 14 日,他们从魏因斯贝格附近经过,但并未对它发动进攻。

387

第十九章　魏因斯贝格的流血复仇

内卡苏尔姆的市民是把农民当作朋友接待的,这里的市民对条顿骑士团骑士的憎恨,象其他地方一样;而骑士团在此储备的大批物资使农民感到无穷兴趣。部队的一部分驻在城里,另一部分则驻在城外草地周围。

内卡苏尔姆位于魏因斯贝格侧方,相距不过两小时的路程。在华美军开到这个符腾堡的小城池和宫城附近时,住在古老的韦尔芬宫城的行政长官路德维希·黑尔夫里希·冯·黑尔芬施泰

因[1]，早已向斯图加特的奥地利政府紧急请求派出援军。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是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骑士，自十五岁起，先后在德国和法国服兵役受训练，是斐迪南大公的宠儿；他的夫人是七年前去世的德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私生女，原是蒂罗尔领地已故护林官约翰内斯·冯·希伦的未亡人，闺名玛加丽特，人称冯·埃德尔斯海姆。她与路德维希·黑尔夫里希伯爵结婚后五年来，一直住在魏因斯贝格的宫城里。几天前，路德维希伯爵应召偕同迪特里希·冯·魏勒到斯图加特参加市府会议去了。4月12日，给他增派的骑士和骑兵约七十人随他赶往魏因斯贝格，以便在其他援军到来以前，暂时阻止奥登瓦尔德农军的入侵。他刚回到魏因斯贝格，立即写信给政府说，这样少的人马不能长期抵挡从奥登瓦尔德和霍恩洛厄来犯的六千左右农军。 388

当路德维希·黑尔夫里希伯爵率领派给他的骑士从斯图加特骑马返回魏因斯贝格时，他们把路上遇到的农民一律抓住并勒死了。伯爵一到魏因斯贝格峡谷，就发觉辖区内所有村庄除埃伯尔施塔特外都已归附了华美军。基督受难日，4月14日，农军从利希滕施特恩开往内卡苏海姆，当即要求魏因斯贝格和该城骑士加入基督教兄弟会。伯爵在他利用谈判争取时间以等待斯图加特援军到达期间，还不断偕同他的骑士“整日尽其所能以控制农民并予以伤害”。他曾离开魏因斯贝格去袭击农军后卫，刺死和打伤很多人，因此激怒全体农军，使他们行动起来。

---

① 路德维希·黑尔夫里希·冯·黑尔芬施泰因（Ludwig Helfrich von Helfenstein）（约1498—1525），奥地利驻魏因斯贝格（属符腾堡）总督，以背信弃义和残酷无情地对待农民而臭名远扬。——译者

与此同时，从多瑙河方面传来消息，说特鲁赫泽斯到处放火和杀死被俘农民，在莱普海姆处决雅各布·韦厄大师，并且溯多瑙河而上，在农民弟兄中进行大屠杀。他所到之处，对农民表现了肆无忌惮的嗜血好杀。关于乌尔察赫附近有七千人被杀的传闻，是由领主们作了有意的夸张后作为恫吓农民的捷报散布出来的，但这一传闻没有吓倒农民，反而激怒了他们。农军首领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人民反抗领主的正义战争，他们希望人们在作战时，按照战争公法和战争方式对待他们。然而，无论是特鲁赫泽斯，还是在谈判期间刺杀农民兄弟的黑尔芬施泰因伯爵，都无视战争公法。看来必须用报复手段才能强迫领主遵守战争公法，同时也为虔诚的韦厄，为在莱普海姆和朗格瑙被处死的首领们，为在乌尔察赫惨遭杀害的人们，为不久前在谈判期间行军经魏因斯贝格峡谷被刺死的人们报仇雪恨。

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和同他一起在魏因斯贝格发号施令的博特瓦地方长官迪特里希·冯·魏勒自己招来了这一场流血复仇，这可以说是天意。

驻在内卡苏尔姆前面绿草地上的、激昂愤慨的农民，在基督受难日的夜里给魏因斯贝格市长和行政长官黑尔芬施泰因送去一封信。毫无疑问，这是农民的最后通牒。伯爵曾给农军营寨中他的辖区臣民送过一封威胁信，声称，如果他们不回家，他就要把他们389 的妻子儿女打发到他们那里去，把他们的村子烧毁。布雷茨费尔德的汉斯·科贝勒听到了伯爵给魏因斯贝格农军旗队的首领写了这样的信，便来到营寨柳荫下去找正在喝酒吃饭的农民，并把事情对他们说了。魏因斯贝格峡谷的农民听了就叫嚷起来，说应该让

他们回家，要不然就与敌人讲和。

但与此同时，伯爵以傲慢轻蔑语气答复农民最后通牒的回信也来到了，与农民有联系的一些市民派遣的密使也同时到达农军营寨。这是一个妇女，沃尔夫·纳格尔的妻子。正当伯爵把魏因斯贝格的城门防守得十分严密时，她却机智地出了城。她从魏因斯贝格偷偷地溜到内卡苏尔姆农军营寨，挨次到各个帐篷说："魏因斯贝格的耶尔格·吕、烤面包的皮克尔、梅尔希奥·贝克尔和伯恩哈德·黑勒曼派我来找你们，要你们前去，他们愿意给你们打开城门，你们不该让他们遭受苦难而置之不顾。"诺伊恩施泰因的一个运盐工人泽梅尔汉斯，也来到内卡苏尔姆的营寨，原来他被囚禁在魏因斯贝格城堡，这次是从那里潜逃而来的。他告诉农军顾问施瓦巴赫的迪奥尼吉乌斯·施米德，宫城上面的守兵不过八名，其他的人都在城里。迪奥尼吉乌斯·施米德和农军顾问布雷茨费尔德的汉斯·科贝勒把这个消息向首领们作了报告，并且建议进军占领魏因斯贝格。泽梅尔汉斯还表示愿意把宫城最易突破的地方指给农军。全体农军对伯爵的答复表示极大的愤慨。"魏因斯贝格峡谷的农民听说要攻打这个城市和宫城，都很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不再服徭役了"，于是华美军"怒气冲天"，向魏因斯贝格进发。

4 月 16 日复活节凌晨，约八千名华美军经宾斯旺根和埃尔伦巴赫向前推进。在内卡苏尔姆农民营寨中作出进占魏因斯贝格和攻打贵族的决定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海尔布隆市民也在场。他听到这个决定以后，星夜秘密打发一个哨兵给伯爵报警。天明前，伯爵又接到侦察员的报告说，农军已经拔营出

发，声称他们打算在魏因斯贝格过复活节。

根据这些消息，骑士和骑兵在拂晓前就已武装起来，马厩里的马匹已按上鞍子，还立即派五名骑兵到宫城以加强薄弱的守卫力量。黑尔芬施泰因的妻子儿女和财宝虽在宫城，但已无力再在那里部署更多的人。伯爵也太轻视农民，以至他不认为农军能攻下这样一个坚固宫城。他认为重要的是，要使这个城市抵挡住第一次的攻击；他对各城门和壁垒的防御作了必要的部署。他把他的骑士和骑兵以及市民集合在市场上，鼓励他们勇敢作战，尽各人最大的努力。他们都表示了坚决的意志，伯爵自己也对他们作保证说，他把妻子儿女都留在宫城，决心表示同他们一起坚守城池，为他们竭尽全力；同时还有一队骑兵一定会在今天来支援他们。

390

391

所有城门、城墙、壁垒都按照伯爵的部署把守好了。农军还没有露面。要求牧师缩短的早礼拜时间快到了。很多市民和骑兵到教堂去领圣餐。伯爵和迪特里希·冯·魏勒也在教堂里作弥撒。

上午九时，礼拜还未结束，伯爵在教堂接到报告说农军来了，凳子山上发现小股农军，大队跟在后面。城楼守兵立刻要敲钟报警，伯爵为了不使居民受到更大的惊扰，阻止了他。伯爵鼓励在城墙上严阵以待的骑兵和市民说，要勇敢无畏。迪特里希·冯·魏勒和区长施纳贝尔负责动员妇女，把骑兵从石头路面上掘出的成堆石块运到城墙上。

凳子山坐落在魏因斯贝格正对面，是一块象凳子形状的高地。这里是农军从埃尔伦巴赫过来的必经之地。农军在这个小山上列好阵势，然后派两名军使，举一根长竿顶着一顶帽子作标帜，下山来到小城门前，要求献城投降。他们向城墙上喊道：“给基督教华

美农军开城吧，开宫城吧，要不然，你们千万把妇女和儿童放出来，因为自由的战士就要猛攻宫城和城市了，到那时谁都不会放过。”部署在城门的市民和骑兵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农军代表。他们就打发人去报告伯爵，伯爵听了立即亲自前往小城门。可是迪特里希·冯·魏勒在他之前先已到达。

迪特里希·冯·魏勒是个傲慢的骑士，在他眼里，农民只不过是一群“马蝇”。他不相信这些“马蝇”在发觉他们坚决抵抗之后还



迪特里希·冯·魏勒在魏因斯贝格下令向农军军使开枪

敢发动真正的进攻；他把骑士与“马蝇”谈判看成是一种耻辱；他认

为只有用子弹同他们说话才是唯一不失尊严和明智的办法。他一声令下，城墙上和城门楼里一齐向农军代表开了火。一个代表受重伤倒下，但他仍然奋力站起来，血流不止，他和另一人拼命奔回凳子山。这一逃跑使迪特里希·冯·魏勒特别高兴；他们奔回凳子山的行动使他确信，这次显示的实力已经把农民恫吓住了。他高声大叫："亲爱的朋友们，他们不会来了；他们只不过想吓唬我们，以为我们胆小如鼠。"同伯爵一起来的市长普雷策尔却有另外的想法。他对伯爵说出了他的顾虑：按现在的情况看来，农军很可能全力进攻，而如果这样，他们完全有可能从城门冲进来。应该把小城门用粪土堵死，为此要赶快从附近医院中用大桶把粪便秽物运到这里来。伯爵认为，这样做反而封锁了他时刻盼望来到的冯·哈贝恩骑兵队长麾下的法耳次骑兵的入城之路，因此他不同意，也不相信农军真的会进攻。

392

农军派代表去谈判时，已把部队分成三个军，列好阵势静待谈判结果。弗洛里安·盖尔率领的黑军在前面，在他后面的是第二军，农军的主力监视着埃尔伦巴赫和宾斯旺根方面。从城墙和城楼击倒一名军使的枪声成了开战的信号：弗洛里安·盖尔率黑军向城堡运动，他后面的农军迅速冲到城前；密切监视埃尔伦巴赫和宾斯旺根的农军主力以冲锋的步伐也火速赶到。

一个"黑女人"在埃尔伦巴赫的平原上为农军作了祝福祈祷。

这位伯金根女性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形象在农军中巍然出现，全地区人人都认识这位被称为"黑主妇"的妇女。这个时代的人民战争也有它的女英雄们；虽然她身上沾着血污，凶悍异常，似乎失去了人性和女性，但由于妥善保存的关于这个伯金根黑女人的

档案资料，连那些党派偏见也对于这位女英雄的声誉颂扬多于毁贬。

她所处的时代和周围环境的信仰赋于她以神秘的力量，如魔术、祝福祈祷、祛鬼咒语以及预言家的才能。她是雅各布·罗尔巴赫的女友、顾问和助手，也是激励他和劝勉他的人；在他动摇不定时，她常常使他坚定信心，并说："你不该放弃自己的计划，这是上帝的意旨。"

她对贵族恨之入骨。在她没有亲眼看到农民武装起来以前，她总是不停息地活动。至于引起这位激昂热情的农妇所以怀有如此仇恨和渴望复仇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她也痛恨城里人，特别痛恨那些傲慢的海尔布隆妇女。有人听她说过，她恨不得把那些贵夫人身上穿的衣服剪成碎片，让她们象拔了毛的鹅一样走路。伯金根和海尔布隆之间有一片历来共有的美丽草地，被海尔布隆人据为己有后，她总是对此感到难以容忍。她大声控诉说："海尔布隆人把我和伯金根一个穷村区的财产 393 强夺去了，现在我们应该要回来，而且必须把它夺回来。"

她对农民说："海尔布隆人责骂你们或者伤害你们，那也是侵犯上帝，你们要敢于给他们点厉害瞧瞧，绞死或刺死这帮城里人。"她常说："定要把海尔布隆搅个天翻地覆，让它变成一个村庄，大家 394 一律平等。"

她随同耶克莱因·罗尔巴赫所部农军从宗特海姆出发。当时有人看到，这位黑女人走在武装队伍的前面，向采石场行进，实际上她率领着这支队伍。队伍开往厄林根、舍恩塔尔，又返回利希滕施特恩时，她也是这样走在前面。她常常用爽朗的声调安慰农军

说，应该愉快，勇敢，高高兴兴地前进。她已经为他们祝福过了，他们能够刀枪子弹不入。



黑女人走在武装队伍的前头

还在海尔布隆运动初期，她已在市民中起过作用。有一次，市民要在市集广场举行反对市政会的市民大会，她曾混在市民当中，激励他们，鼓动他们。当时她曾向他们喊道："做的对，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她还曾预言说，谁支持市政会，谁就会

被活着的上帝打死。

她能提出建议，也能体会农军核心人物和首领们的意图；她为了农民的事业进行活动，热心服务，劝诫别人，非常果断；谁也比不过她的事忙而话多；下面我们还要提到她。

她是内卡河畔一个受压迫的农家妇女，皮肤黝黑，性格坚强、粗犷而热情奔放，爱憎同样强烈，“上帝的意旨！”是她的口头禅，她富有争取自由的、战斗的、复仇的精神；假如她的事业胜利了，或者她的事业至少不只是农家的事业，那么她将在传奇和历史中、在诗歌和传说中永垂不朽！

她向进攻魏因斯贝格的人振臂高呼：“敌人的枪伤不了你们！”这种言词在当时人们是颇为相信的。

农军在进攻宫城的同时，把城市包围得水泄不通。第一次进攻的是小城门，农军带着梯子和火枪，从医院经过一条凹道向它靠近的。城里的市民大体上支持伯爵。一些市民和骑兵在城墙上争相守卫。宫城、城墙和壁垒的射击孔都保持着猛烈的火力，同时从城墙上投掷过来的石头象雨点般落下，企图阻止农军逼近。尽管如此，农军只有三人阵亡，不过轻伤或重伤的人却很多，这更加激怒了农军。在这里指挥进攻的正是耶克莱因。

这时候，站在城市这边的人突然看见宫城上升起了两面旗帜。那是农军的旗帜，是弗洛里安·盖尔和他所部黑军的胜利标志。395 这支队伍多半是罗滕堡地方自卫团的农民和其他训练有素的、曾多次参加过攻克城市的战士，尤其是海尔布隆人。他们同魏因斯贝格峡谷的人和草地上的厄林根人一起，开到宫城前，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宫城攻占了。

这时,城市的小门,虽由三道门构筑,但外面的两道门已被农军攻破。这种情况和宫城的失守,大大挫伤了市民的士气。防守城市从一开始也不是全体市民都很热心,真正热心的只是那些名门望族,也只是这些人在城门和小城门防守;在城的侧面靠近教堂的小城门,在施瓦巴赫的迪奥尼吉乌斯·施密德所率部队的攻打下,市民根本未予抵抗。耶克莱因和施密德的朋友们亚当·弗朗茨、文德尔·霍夫曼、梅尔希奥·贝克尔、耶尔格·施奈德亨斯莱因和耶尔格·吕,在这里接应农军;一个人从里面砸,另一个人从外面砸,准备把小城门砸开。这时候,也就是破城槌、木梁、铁锤、斧头一起在小城门的最后一道门上叮当作响而使危险大大增加的时候,连那些名门望族和最忠诚的市民也丧失了抵抗意志。一部分市民和骑兵已经放弃了壁垒,尽管迪特里希·冯·魏勒还在城里骑着马,来回奔驰,呼喊人们继续抵抗,但也毫无效果。同时,一群妇女包围了伯爵,向他呼喊、恳求,不要把事情做绝,因为农民威胁他们,如继续进行无益的顽抗就要杀人和放火。耶克莱因的这种恫吓对居民起了极大的影响,骑士们仍然号召抵抗,而市民却坚持以保证他们生命安全为条件愿意投降。市民和骑士分裂了,平民开始武力强制贵族离开壁垒和城墙。这主要是针对汉斯·迪特里希·冯·韦斯特施特滕的,因为他同头目黑斯利希和博特瓦的差役又上了城墙,而且刚又开枪打死了一个农民。市民威胁他,如果他不下来,就把他弄死。

伯爵自己也看出,要继续支持下去,已不可能。黑尔芬施泰因喊道:“你们魏因斯贝格人防守得不错,已经给了农民充分的打击;我要在上帝和全世界的人面前为你们证实这一点。”他并同意市民

施瓦布汉内斯用一根长竿顶着一顶帽子，从小城门的雉堞上向农民呼喊“和平！”同时提出，只要确保全城生命，愿意纳城投降。教士弗朗茨和其他一些人也向城外农民呼喊：和平！和平！农民把施瓦布汉内斯手持长杆上的帽子射了下来，并对着上面喊道：“市民都可以活命，但骑士必须一律处死。”当施瓦布汉内斯请求至少对伯爵例外处置的时候，黑尔芬施泰因伯爵也站在旁边，他不得不亲耳听到这样的回答：即使他是金铸的，也非死不可。 396

这时伯爵感到恐惧起来，决定逃走。他想号召市民再坚持抵抗一个短时间，以便自己乘机从城门突围。他把这个决定告诉给了几个亲信市民，要求他们帮助他和他的骑兵到城门去。可是他们发现这里的市民大多数也把壁垒和城楼放弃了；当时城门也已遭到农民攻击，只有市民在城墙上给他有力的支持，他才有可能从城门冲出去。伯爵绝望地喊道：“我的勇敢的市民在哪儿呢？”可是他的喊声被妇女们的哀号声和市民的喊叫声压下去了；妇女已经把钥匙拿在手里，要开城门，市民则打算阻止守军逃跑。一些同农民没有联系因而害怕攻城农民的市民，看到骑士和骑兵在市集广场上跨上备好了的马匹想要逃跑，就对骑士们喊道：“你们想把我们丢在火坑不管吗？”另一些人边骂边嚷：本城的灾难都是你们招来的，现在想逃命，来不及了。 397

最后的时刻到了：农军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城。首先被突破的是教堂附近的小城门。迪奥尼吉乌斯·施密德和从宫城下来的一群战士从这里蜂拥而入。在另一面，在养老院养老的“一个朴实人”汉斯·默斯林，帮助一个农军战士在养老院旁边越过城墙；其他人相继跟着登上城墙。正当骑兵跨上马鞍的瞬间，农军主

力穿过被农军彻底砸破的小城门冲入城内，杀声震天。



攻克魏因斯贝格

人们听到对市民的叫喊声：“带着你们的老婆孩子回家去，这样就没有你们的事了！”市民纷纷跑回家，紧闭门窗和店铺。耶克莱因所部却喊着要找伯爵和骑士，“一定要赶着他们穿过梭镖的行列”。① 这时大批农军也拥进了城门。至于这个城门是他们自己攻破的，还是市民给他们开的，根据证人供词还无法确定。所有骑士和骑兵都竭力逃到位于高地的教堂和教堂庭院，企图在这里负隅

① 一种残酷的刑罚，详见作者本节以后的说明。——译者

顽抗或在教堂内保全自己的性命。伯爵也逃到这里。一个教士向他和一些骑士指指教堂钟楼的螺旋盘梯，让他们到钟楼上去，在那里也许能逃出敌手。大约有十八个骑士和雇佣兵从螺旋盘梯逃上了钟楼。

农民中杀人最厉害的要算伯金根人、从魏因斯贝格峡谷来的人以及本市的一些市民了；这些市民中的五人在利希滕施特恩就加入了农军，三人随农军来到魏因斯贝格，并且参加了攻城和冲击宫城的战斗。有一个厄林根人在宫城上刺死了五个骑兵。他们把一个骑兵吊死在宫城庭院中。魏因斯贝格的克勒门斯·普法伊费尔从宫城走下来，喊道："我把城堡教士沃尔夫刺死了；我要是遇到魏因斯贝格的克劳斯·米勒，我要马上刺死他。"塞巴斯蒂安·冯·奥夫、埃贝哈德·施图姆费尔德和鲁道夫·冯·埃尔特斯霍芬在 398 教堂庭院中被农民追上，立即被他们活活打死、刺死了。场地上携带武器的人，一经发现，当场被他们刺死或打死。在冲锋和破城过程中，连市民也有十八人丧命，四十人受伤。农军砸开了紧闭的教堂门以后，把躲在礼拜堂里的骑兵统统扎死。有几个隐藏在教堂地下室里。农民打开地下室，见一个杀一个。这时，他们也发现了盘梯，立刻响起了一阵狂热的欢呼："我们在这儿抄着老窝了，把他们通通杀死"！大家都想一拥而上，可是推推挤挤，只能一个跟一个行进，接着由于他们把刀戳入一个被刺死在盘梯上的骑士身上，自己把通路一时堵住了。

这时，迪特里希·冯·魏勒完全绝望了。他登上钟楼的边缘，向下面的教堂庭院呼喊，说只要给他们留条活命，他们愿意束手就擒，并拿出三万古尔盾的钱。农民向上呼喊着回答他："就是你们

愿意给我们一吨金子，伯爵和所有的骑士也非死不可！”其他的人一齐呐喊：“要报仇！讨回我们兄弟的血债，为在乌尔察赫死难的七千人报仇！”就在这一刹那，迪特里希·冯·魏勒向后一仰，倒了下去；下面一枪正中他的咽喉要害。这时由盘梯走上来的农民也纷纷用刀戳他，然后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人从钟楼边缘上扔到教堂庭院里。其他骑士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其中有护林官莱昂哈德·施梅尔茨；他和另外两个人是被马蒂阿斯·里特尔从钟楼上推下去的。布拉肯海姆的贝克尔汉斯用脚乱踏护林官的尸体，同时破口大骂。已被戳死的迪特里希·冯·魏勒的儿子，小迪特利希想用八个金古尔盾向贝克尔汉斯买条活命，可是贝克尔汉斯趁小迪特里希转身时，还是从后面开枪结果了他。

农军总指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主要首领之一齐默恩的安德烈亚斯·雷米骑马赶来了。他们下令，不得再杀死骑士和骑兵，要一律活捉。于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和其他人一齐从钟楼被押解下来。走过教堂庭院时，一个农民用戟刺伤了伯爵的胁部；格奥尔格·冯·卡尔滕塔尔的头部也受了伤。俘虏们都上了绑绳。进攻、占领、捉俘，总共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上午十时以后，一切都过去了。

399 农军虏获的鞍鞯齐全的战马比落在他们手中的骑兵要多，农军根据这点正确地推断，一定还有骑兵藏在市民家中。他们当即击鼓告示，市民各自回家，把家里或仓房里匿藏的骑兵交出，否则处死，决不宽贷。利用房主人的善意而逃脱的骑兵只有少数。有一个骑兵藏在面包烤炉里，随后男扮女装逃跑了。迪特里希·冯·魏勒的年轻仆役马克斯·亨施泰因被几个妇女藏在干草堆

里，他在夜间象前一个人一样逃跑了。从因格尔芬根来的农军旗手耶尔格·梅茨勒救走了第三个人，这人是他的朋友，他声称这人是厨师。负责看管俘虏的是耶克莱因。

这时农军想要动手抢掠。很多人硬说，因为魏因斯贝格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占领的，现在它的一切都应归他们所有。首领们费了很多口舌才说服农民，只能抢劫与骑士有特别勾结的僧侣、酒库管理人、区长、市府书记和市长等人的住宅，对其余的市民住宅应予宽饶。为此向市民提出了以下条件：市民必须在农军停留在魏因斯贝格期间细心照料农军的众多伤员，并以酒饭招待农军。

教堂和圣器室内的所有箱笼也都被打开，把施舍物、圣体匣、教堂器皿抢掠一空。农民热衷于抢掠的想法表现得如此之甚，以致教师沃尔夫冈·舍费尔居然趁忙乱之机又把两只圣餐杯偷偷拿走。宫城酒库的大量存酒运到军营中去了。他们在宫城获得大批虏获品。这个人拿到一只伯爵用的漂亮银杯；那个人抱着丝绒毯、绸衣、锡器和麻布；迪奥尼吉乌斯·施密德一个人就抢到六十古尔盾，科贝勒在宫城抢到的物品特别多，他说连路加都没有写到这些。农民一见贵重物品，就争相抢夺，常常把最好的东西漏掉。虏获品负责人是音格尔芬根的汉斯·维蒂希，粮食和酒由他分配。可是，农民对城里那些规定可以抢掠的人家进行抢劫也有分寸。当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发现一小箱钱币时，教师舍费尔说，这是魏因斯贝格贫苦儿童的，他们就听任他把这箱钱为孩子们保存起来。

整个上午，农军就这样在抢掠和吃喝中度过了。古老的韦尔芬宫城付之一炬。首领们坐在一起，举行军事会议。弗洛里安·盖尔在会议上提出的原则是：坚固的宅邸应一律焚毁，贵族应象农 400

民一样，只有一道门。不久前，其他人已经接受了这个原则，即取消一切寺院，修士必须与农民同样从事农业劳动。目前，他们打算先开往海尔布隆，使此城加入他们的兄弟会，以便从这一面确保内卡河谷农军的安全；然后他们想通过美因兹地区向维尔次堡进军，如果占领了这个地方，就赶走所有主教座堂住持、教士和僧侣诸侯。弗洛里安·盖尔认为，事情做到这样还不够。他认为，要使民众得到自由，贵族和僧侣必须与农民完全平等，在德意志土地上只能有一个等级，即普通自由民等级。他认为，仅仅想消灭僧侣领主，那只是事情的一半。在他看来，有两株大树压着，民众自由的幼苗长不起来；他要把这两株大树一齐砍倒，而且不但砍倒，还要连根拔掉，使任何一株都不能再生根发芽。因此，他坚决主张把一切领主邸宅，无论是世俗领主的，还是僧侣领主的，统统捣毁。弗洛里安·盖尔是农军中少数能了解自己目标的人们之一；当他脱下骑士外衣、决心为平民而战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现在决心参加的这场演出必是一出悲剧；但他并不只想参加其中的一幕，而是要参加整个悲剧，他要推翻的不只是一方面的领主，而是整个贵族阶级。他这个自由等级的成员背叛了这个等级，他这个骑士背叛了这个骑士等级，不是为了别的，而只是为了争取整体的自由。

文德尔·希普勒的意见却不是这样。他打算把贵族，主要是骑士，拉到农民方面来。他也想把压迫平民自由的一切负担取消，但又主张，用没收教会财产来补偿世俗领主和贵族在关税、杂税、征税以及很多其他权利方面的损失，从而争取他们赞助和支持新的平民自由。在农军向魏因斯贝格进军以前，他在内卡苏尔姆就曾建议，农军应使贵族加入农民的联盟；因为贵族象农民一样，也

有反对诸侯的原因，农民和贵族应当相互支援，以摆脱诸侯的束缚。文德尔·希普勒对于耶尔格·梅茨勒有特别的影响。

至于耶克莱因·罗尔巴赫，在他心灵深处萦绕着一些凶暴思想，不同于文德尔·希普勒，也与弗洛里安有程度上的差别。耶克莱因是农军中只占少数的恐怖人物的核心。复仇是他们的口号；401 他们当前的企图是"使贵族感到特别恐惧不安"。耶克莱因在他宿营的磨房里同他的人举行过一次特别会议。他们独自举行了关于处理俘虏的军法会议，并一致同意，不给领主、贵族、骑兵以活路，而是马上或以后一律刺死；谁想保留俘虏，谁就受到同样处死。迪特里希·冯·魏勒的那个年轻仆役正好被妇女藏在这个磨房里，他听到了这番话，吓得魂不附体。

耶克莱因及其同伴为这项决议共同保守秘密。为了怕别人反对，他们就立即执行。耶克莱因本来掌管着俘虏，而且在城外。同他在一起的有安德烈亚斯·雷米以及一些厄林根人和海尔布隆人。

当绝大部分部队在城堡喝着从宫城酒库取来的酒，或"在施特勒、勒斯勒等旅店以及其他栈房或市民家中吃早饭"的时候，耶克莱因把俘虏押解到小城门附近园圃的一块草地上。其中有：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魏欣根和毛尔布隆的地方官汉斯·康拉德·申克·冯·温特施特滕、勇敢的鲁道夫·冯·埃因根的儿子布克哈德·冯·埃因根、弗里德里希·冯·诺伊豪森、耶尔格·沃尔夫·冯·诺伊豪森、诺伊芬的城防官汉斯·迪特里希·冯·韦斯特施特滕、格平根地方官雅各布·冯·伯恩豪森的儿子菲利普·冯·伯恩豪森、汉斯·施佩特·冯·赫普菲希海姆、布莱

卡德·冯·里克辛根、鲁道夫·冯·希尔恩海姆、沃尔夫·劳赫·冯·黑尔芬贝格、耶尔格·冯·卡尔滕塔尔、费利克斯·艾根·冯·艾根赫芬和魏特布雷希特·冯·里克辛根。同这些人一起被押解来的还有一些年轻的雇佣骑兵。把这些俘虏站成一个圆圈，让他们听取对他们的判决。

有这样一种行之已久的刑罚：驱赶受刑者从刺杀着的梭镖行列中走过；然而，这种刑罚只用于那些行为违背了荣誉的人，而且也只习用于雇佣兵身上。现在对俘虏们宣布这种死刑是“对贵族的污辱和嘲弄，好象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荣誉”。这时，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夫人跑来了，她分担了丈夫被俘的痛苦。她抱着两岁的幼子马克西米利安，女仆跟在她后面。她在耶克莱因等人面前跪下，向他们举着孩子，哀求他们给孩子留下父亲，给她留下丈夫。但是，她的泪水，她的美貌，她的不幸丝毫也感动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人。正当皇女伏倒在这些人脚下的顷刻间，站着的人群里，有许多人也许只是在想，他们的领主多少年来、多少回把他们只当作狗，唆使恶狗逼迫他们，对着他们因饥饿和徭役交迫变得骨瘦如柴的脊背进行无情的鞭挞；只要稍一不慎，贵族就把他们的父兄子弟关进很深的地牢活活饿死、渴死，无论怎样哀告求饶，也无人理睬和怜悯；他们还不得不惶恐地匍匐在监狱墙周围度过多少个漫长不眠之夜，希望最后听到地牢里囚禁着的亲人的声音，直到声音渐渐微弱，以最终的一口气诅咒虐待他们的人，从而结束了痛苦的一生。上士瓦本的血腥判决，黑尔芬施泰因及其同伙在谈判期间杀害山谷农民所欠下的血债，都还记忆犹新。现在，当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夫人伏在他们脚下哀求和哭泣的时候，这些思想不免在许多

402

农民的脑际浮现出来了。

多年来的非人待遇，使许多人变成了残酷无情的人。他们推开了她，有一个人用梭镖轻轻地戳了她怀中的"小贵族"的胸膛一下。黑尔芬施泰因本人愿出三万古尔盾赎命。"给我们两吨黄金，你也难逃一死！"农民异口同声回答说。血债要用血来还。耶克莱因命令农民站成两行，中间形成一条夹道。由奥登瓦尔德的汉斯·温特尔指挥这个夹道的农民。内卡加塔赫的汉斯·韦尔德纳按照这种自古留传下来的死刑方式击鼓。"耶克莱因的亲兵"走在前面。

夹道两旁的农民向前伸出梭镖，在鼓声中第一个被赶进夹道并从农民的梭镖行列里通过的是康拉德·申克·冯·温特施特滕的仆役汉斯。他顿时被扎死了。第二个轮到他的主人。第三个被命令进入夹道的是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曾在罗马受职的教士、起义爆发时任温策尔霍芬的代理牧师、现任农军战地秘书的雅各布·洛伊茨，听了黑尔芬施泰因的忏悔，还接受了伯爵的一串念珠，后来他把这串念珠套在自己的臂上。瓦尔德巴赫的乌尔班·梅茨格和拉帕赫的克劳斯·施密德的儿子这两人架着伯爵走到夹道前。加倍的痛苦在等待着他。伯爵在以前幸福的日子里，吃饭时总是奏乐的。伊尔斯费尔德的木笛吹奏手梅尔希奥·诺南马赫尔，从前特别为伯爵所宠爱，并曾多次在他吃饭时吹奏。现在伯爵在自己临死时看到这个被解雇的诺南马赫尔在面前。当伯爵被架过来时，诺南马赫尔走到他面前，从他头上摘下他的帽子和羽饰，并说："这东西你戴得够久的了，我也想当一回伯爵！"说着自己把帽子戴上了。随后他又说："从前为你跳舞和宴会奏乐，我 403

吹够了，今天我才是真正为你的舞蹈吹奏。”于是，他走在伯爵前面。快活地吹着木笛，一直走到夹道口。瓦尔德巴赫的乌尔班·梅茨格把伯爵向梭镖推去。伯爵刚迈第三步，在梭镖乱刺之下就倒在地上了。他后面是他的侍从骑士布莱贝格和他的弄臣。接着陆续轮到各骑士，每个骑士走进夹道时，都听到复仇的喊声。贵族特别对违禁打猎的人犯下了罪。在查伯尔部，今天还有人清楚地记得：他们在奥克森堡的地牢中看到一只鹿角和许多野猪牙齿之间放着一具人的骸骨。三个少年骑兵被农民用梭镖挑着举起，然后就被戳死了。只有骑兵孔茨，被首领们释放了。



梅尔希奥·诺南马赫尔快活地吹着木笛

伯爵死后，尸体还受到侮辱和虐待。梅尔希奥·诺南马赫尔割取尸体的脂肪，用来滑润他的梭镖。黑主妇刀破尸腹，用流出的油脂擦鞋，又亲手把尸体翻过去，用脚践踏，还说：“这个混蛋！”还有一个人用梭镖挑着一个尸体的肉皮和头发到处走。齐默恩的安德烈亚斯·雷米把伯爵头盔上的羽饰插在自己的帽子上。耶克莱因·罗尔巴赫自己穿上伯爵的缎料战袍，走到不幸的伯爵夫人面前对她说：“夫人，我穿上这件缎子战袍，你们看怎么样？”伯爵夫人

看到杀死她亲爱的丈夫的凶手穿着丈夫的贵族衣服站在面前，又害怕又难过，几乎昏了过去。耶克莱因又把战袍脱掉，赠给了诺伊恩施泰因的汉斯·泽克勒。

农民粗暴地摘掉伯爵夫人的首饰，剥去她的衣服，扯碎了她贴身的内衣，让她同她的孩子和女仆登上一辆粪车，送到海尔布隆去。农民高声嘲笑她说："你是坐一辆金碧辉煌的车进魏因斯贝格来的，现在坐一辆粪车出去。"她就是这样坐着粪车，抱着受了伤的孩子离开这里的，以后在这孩子身上还落下一个永久的伤疤。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演出了这场血腥悲剧以后，时近中午了。这件事虽然是根据农军会议中多数人组成的军法会议的判决发生的，但执行的毕竟是耶克莱因自己和他的部下，而且参加执行的也只是少数人。事情过去很久以后，十分之九的农军才对耶克莱因等人对骑士进行的流血报复稍有所闻。

农军首领和顾问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什么，大家对耶克莱因和其他一些首领的做法如何评价，都没有任何资料留下来。只有一点是事实，那就是从此以后，农军会议上不再提到弗洛里安·盖尔的名字，他率领所部黑军脱离了华美军。

弗洛里安·盖尔一直表现很有才干，即使在最近对魏因斯贝格宫城的攻击也证明了这一点；农军中真正有军事知识的就是他；华美军失去了他的黑军等于丧失了最精锐的战士，而失去弗洛里安不但失掉了唯一精通军事的首领，而且失掉了最有才能、最忠诚、最正直的、不可多得的领袖。他脱离农军以后，农军内部开始分裂，此后华美军和法兰克尼亚大军各行其是，终于给人民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复活节的礼拜一，首领和顾问们还在魏因斯贝格商议是否推选格茨·冯·贝利欣根为最高领袖的问题。是因为弗洛里安先生为了耶克莱因的过火的血腥暴行才与他们龃龉并脱离，从而使首领们现在又想到格茨的吗？还是因为首领们想拥护格茨先生作领405 袖，致使弗洛里安先生才离开的呢？他们想推选格茨做领袖的原因是值得注意的，也是关系重大的，那就是他在舍恩塔尔曾对他们说过："我能把贵族拉到农民这边来。"这说明，不是弗洛里安以其反对文德尔的意见在农军会议上失败了，就是指责耶克莱因的流血复仇决非政治手段的人这时在农军会议上占了上风，而且他们急于想在他们的事业和贵族的事业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

不久，耶克莱因·罗尔巴赫也脱离了基督教农军，而且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不过这是他协同基督教农军占领海尔布隆以后发生的事①。

农民从魏因斯贝格以严重威胁的口吻向勒文施泰因的伯爵们发出了第二次传唤。两位年轻的伯爵迫不得已来到了农军营寨。当他们被引导通过魏因斯贝格时，其中一位伯爵向一个魏因斯贝

① 威美尔曼对耶克莱因·罗尔巴赫及其行为的评论，是不正确的。他只把耶克莱因描写成一个暴徒，认为他的轻率行为给农民事业造成了损失。耶克莱因·罗尔巴赫是农民激进派的最坚决的领袖之一。他征募兵员的方法是想尽快地为起义奠定最广阔的基础。农民在魏因斯贝格所作的判决也是服务于同一目的。首先，黑尔芬施泰因对农民极其残酷和背信弃义，受辱而死是罪有应得；其次，严厉的处决可以使农民的敌人感到畏惧，并促使踌躇动摇的人迅速行动起来。事实上这样做也是收到了效果的。勒文施泰因的伯爵们作出了支持农民事业的誓言，霍因洛厄的伯爵们急忙把早已答应的大炮送来了。农民中温和派占了优势，表现为推选格茨·冯·贝利欣根为总指挥，是使那些坚决果断的首领们率部脱离华美军的原因；弗洛里安·盖尔和他的黑军就是这样做了。现在罗尔巴赫也带领一部分农民离开了华美军。耶克莱因·罗尔巴赫不光是一个强暴的人，还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农民代表人物，他完全知道，这场斗争必须毫无顾忌地进行到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同意这种见解。）——编者

格人打招呼，这人便向伯爵躬身施礼，这时有一个矮小的老农举着一支生了锈的大戟，厉声对那个鞠躬的人说："你鞠什么躬？我也跟他一样嘛。"两位伯爵为了使农民开心，也不得不连连向农民脱帽致意。

这时，霍恩洛厄的伯爵们也急忙把两门蛇炮和五十磅火药送给华美军，同时还附有一封非常客气的信。

华美军的部队从魏因斯贝格开往海尔布隆。勒文施泰因的伯爵路德维希和弗里德里希也被迫穿上农民衣服，手持白木棒跟在农军后面走着。有人在海尔布隆城前的动物园里看到他们坐在农民中间，"吓得简直象死人"。



第　四　卷





第一章　自由城市海尔布隆的市政会与市民

409 自从起义刚刚爆发的火星冒出地面以后，海尔布隆市政会的委员们感到恐惧不安，好象暴风雨正在逼近他们。他们忧郁地阅读他们的首领汉斯·赫尔曼从乌耳姆写来的信，信中写道："天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从湖滨直到法兰克尼亚，所有的农民都起来了，对此各地都穷于应付。"委员们的确感觉到，近在咫尺的农民正在跃跃欲试，意图谋反。所属伯金根、弗莱因、弗兰肯巴赫和内卡加塔赫四个村庄的农民，在他们眼皮底下集会，组成委员会，联合一致，不再纳税和服徭役。伯金根人还公开宣布，他们不但要废除一切赋税，而且还要清算他们祖祖辈辈缴纳的赋税，让堂堂的市政会必须退还。弗莱因人和伯金根人对市政会所颁布的禁止集会的命令一概置之不理；弗莱因人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也承担义务，派去七十二人到雅各布·罗尔巴赫的旗队去，弗莱因村村长洛伦茨·乌尔默甚至当了罗尔巴赫的秘密顾问；弗兰肯巴赫人罢免了自己的村长，并且效法内卡加塔赫人，也给耶克莱因派去二十四人；耶克莱因率领这些人和来自德意志骑士团所在邻近地区的农民，来到了市政委员们的眼皮底下；委员们从城墙上看到他破坏和烧毁他们园圃的篱墙情景，但不敢用小火枪向他和他的部下射击。他们还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耶克莱因在复活节前一周内率其日益

壮大的队伍从他们旁边多次经过。

耶克莱因对海尔布隆城采取了围攻态势；奥登瓦尔德人和霍恩洛厄人纷纷从法兰克尼亚和附近的厄林根向这里推进，复活节后礼拜三，友好城市哈耳来信说，农民正计划袭击海尔布隆；同一410 天，朔伊尔贝格地方官也派来使者说，农军今夜将开到利希滕施特恩，明天攻打魏因斯贝格、海尔布隆或者内卡苏尔姆；不过他不知道先打哪个城市。市政会召集全体市民开会，向到会的人宣布它已经做了哪些防御准备。海尔布隆市虽早就有一部由民主与贵族专制两种因素混合而成的宪法，自皇帝查理四世时代起，市政会即由贵族代表和市民代表各一半组成，不过名门望族非常善于发号施令，特别轻视平民。而现在，市政会委员却这样称呼集会市民："可敬的、亲爱的先生们，弟兄和好友们"。以后不久，在耶稣受难节，内卡苏尔姆农军营寨给势力最大的、同农民最接近的葡萄农行会送来一封信，要求它加入新教兄弟会。葡萄农的老前辈为此开了会并写了"致内卡苏尔姆好友书"，内称："来函收悉。所谈之事，你们自己也明白，这是对我们的侮辱，考虑到我们已对正式官厅所做的誓言，也碍难从命。对此我们不能负责，今直言奉告，请酌情安排。"

但是，这并非是全体葡萄农的意见，也不是其他所有市民的想法。由于拉赫曼博士的宣讲，新教精神多年来已在城内占了上风。很多人不是从耶克莱因的队伍方面，而是从强大的基督教农军方面来看农民事业的，认为它是拥护福音的起义。海尔布隆人反对僧侣领主特别激烈，比之任何其他地方都无逊色。还有一些人从平民方面和物质方面看问题，他们把农民的事业理解为平民反对

贵族的解放斗争。所以,参加者不仅有无产者或没落市民,而且象其他地方一样,也有很富裕和有声望的市民。如剪布工人古特曼就是这样的人,他有富丽堂皇、设备豪华的住宅,有葡萄园、牧场和田产,也有储存充足的酒库和上等股票。面包师傅汉斯·弗卢克斯也是个例子,当时他占有的田地可产谷物八马耳特、小麦二十四马耳特;有一所大住宅,上下设备非常讲究;酒库存酒达六富德,柜橱里陈放着银杯,还占有三个免税的葡萄园。他还有另一座坐落在罗森比尔的住宅、菜园,一块坐落在弗莱因的领地和满满一小口袋股票;他的武库里挂着盔甲、盾牌、宝剑、火枪,光耀夺目;可是, 411 他所想的和所做的与这些人一样,如他的邻居屠夫马泰乌斯·道特尔,这人的财产只有一张床、一副床板、一个床垫和两个枕头,他的六个孩子同睡一床;又如汉斯·梅尔茨,他除了一张桌子、一张小床和四个孩子,别无所有;再如阿尔布雷希特·博佩尔,他和他四个孩子的唯一可以称谓财产的东西是一张旧床、一个水罐和一副胸甲。与这些穷人的思想和行为相同的还有科伦米歇尔,他戴腕甲和头盔,穿皮背心和马靴,家里有价值几百古尔盾的股票;汉斯·胡特马赫尔,家境富裕,且有一个殷实的商店;约斯·多伊姆林,他有面积达三摩尔根的葡萄园、一个上等牧场、一所住宅、另一所房产的三分之二的产权。除了这些人,也还有不少人占有房产、田地、牲畜、现金;例如,屠夫汉斯·朔伊尔曼、克里斯特·梅尔克、容·汉斯·科赫、制针匠巴特、金匠耶尔格、裁缝约布。

农军从内卡苏尔姆向海尔布隆人提出了五点要求,这就是:允许农民惩办城内的僧侣;把武器交给农民;宣誓愿意在农民遇到困

难时给予援助；对反对农民的人不给予寄宿或隐避之所，也不给予援助；最后，接受并遵守十二条款；市民如有疾苦，应设法予以免除。

但是，市政会同农军首领进行的为期很长的谈判，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期间，农军攻克了魏因斯贝格。这是对海尔布隆市政会的第一个打击。城内思想倾向农民的人抬起头来了，不过他们在不满市政会的人中终究还是少数。他们通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耶克莱因说，农军也应急速开到海尔布隆城前，他们愿意和农军里应外合。他们甚至在城里公开宣布："如果市政会不让农军进城，他们要把这些大人物从城墙上扔出去。"

一向动不动就"严惩不贷"的市政会，现在不敢触犯那些最倔强和最不服从的人。一个市民干脆跑到农军营寨对农军说："等着吧，我要把海尔布隆市政厅的金库指给你们看。"耶克莱因的流血暴力行动发生几小时以后，海尔布隆就听到了正确的消息，说不但"魏因斯贝格的贵族和骑兵全被刺死，连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殿下等十四名贵族也被驱赶从刺杀着的梭镖行列中走过"。这是对市政会的第二个打击。市政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出城到农军营寨去探询农军对他们的意见。农军首领回答说："海尔布412隆市政会的委员是反对我们的；他们不久就得低头。我们很清楚我们同市民的关系。告诉你们那些委员，让他们在城里尽力准备吧；我们在城外也作准备。"

市民已经迫使市政会按他们的条款行事，即不通知市民并经市民同意不得有任何行动；并且成立一个与市政会平行的市民委员会。现在市政会在农民首领的回答之后与市民委员会举行了一

次会议[1]。市政会把全体市民集合在市集广场上，向他们公布了农民对市政会询问的答复，并说明任何人从这种答复都可以了解农民的意图。因此市政会郑重请求和劝告市民，应该考虑如何对皇帝陛下负责，如何对值得称颂的士瓦本联盟以及可敬的市政会负责，应该象虔诚正直的人那样行动。市政会也决心这样做。市民应重新集体宣誓，以共同防守这座帝国城市，保卫全市生命财产，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城内。每个人都应举起手作出这一誓言。委员们先举手宣誓说，靠主保佑，愿做虔诚的人，尽力反抗魏因斯贝格农军；市民中也有人举手同样宣了誓，但只是一部分。



海尔布隆市政委员

413

为了了解市民有多大诚意，委员们对他们作了一番考验，并要求市民出击活跃在魏因斯贝格和海尔布隆辖区之间的零星小股农军。市民中当即有人对市政会高声叫喊，说他们不愿意同农民作对；很多市民有堂兄弟和亲友在里面，而且农民全都是基督教教

① 海尔布隆市市民提出的八条，清楚地表明了市民阶级的动摇态度。他们虽不打算完全参加农民的事业，但企图利用机会强迫市政会对他们做一些让步。这种态度对许多城市有代表性。只有在平民夺取了全部政权的那些城市的市民阶级，才会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编者

友。人群中甚至有人说这样做没有好处，倒是应该把市政会赶出市政厅，效仿魏因斯贝格的做法对付这些老爷，把他们赶进刺杀着的梭镖行列。卢茨·塔申马赫尔和弗拉门贝克一齐喊道："我们要把市金库的钥匙拿到手，也想看看金库里有些什么东西。"还有一群人冲上市政厅台阶，闯进会议厅，叫喊着："刺死里面这些坏家伙！"正在这时候，梅兰希通的朋友、海尔布隆的宗教改革家圣·尼古拉的传教士拉赫曼博士应市政会邀请来到群众中间；他的讲话和个人的崇高威信平息了愤怒的群众，并使他们陆续离开了。

许多市民曾到过内卡苏尔姆的农军营寨，而且在他们回来后又滔滔不绝地讲述开来的农军，其力量之大，天下无敌。于是，出城跑到魏因斯贝格去的市民更多了，而且大都是密谋者；其中有些人还参加了攻城战；从耶稣受难节到复活节的短短几天里，城内亲农民派很快就取得了绝对优势。

市民的不满情绪相当严重，一方面因为市政会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款，另一方面因为市政会想利用农军的要求欺骗他们；市政会企图使市民相信农军真要攻城，可是同农民有谅解的市民却作了相反的保证，认为农军的矛头并非指向整个城市，只是针对那些可恨的、应受惩罚的德意志骑士团骑士。因此，市民中到处可以听到有人大声喊叫：市政会纯粹在撒谎。

用市政委员自己的话来说，"在魏因斯贝格屠杀事件发生后，414 他们中间就充满了惊慌、恐怖和不安"，面对城内骚动时刻增长的情况，市政委员们愈来愈控制不住局势了。

反对派纷纷从市集广场来到葡萄农的行会。以贝托尔德·比德尔曼为首的葡萄农要求加入行会。这天早弥撒前，他们已经在

南方高原地区的葡萄农行会举行过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次日早晨再举行一次会议，并且邀请手工业各行业派一至二名代表参加，然后再同市政会交涉。晚上，这里又有许多葡萄农集会，参加会议的也有已经宣誓加入基督教同盟的最积极的密谋者。剪布工人古特曼、克里斯特·舍雷尔和塔申马赫尔特别活跃。他们主张推翻市政会，把委员们赶入用梭镖刺杀的行列；这是当时普遍流传的呼声。他们布置了门岗和哨兵，以防突然袭击。葡萄农行会会址实际是个军火库，里面有武器、铠甲、梭镖、火绳枪和戟；谁没有武器，谁就可以在这里领取。最重要的是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并派往魏因斯贝格和农军联系。复活节的礼拜一早晨，码头市场的面包师傅沃尔夫叱责与市政会平行的市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你们在上面市政会里干的是什么？简直给上帝丢脸！昨天夜里我们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委员会，并已派往农民那里去了；这个委员会为我们办了一桩好事，情况就会好起来。"

农民打算占据城内的僧侣的邸宅和教堂并惩罚他们的消息传开以后，很多市民叫嚷，应该由他们自己占据这些地方。克里斯特·魏尔曼、莱昂哈德·韦尔德纳和马蒂阿斯·贡特尔尤其劝诱葡萄农这样做。葡萄农由于农民以砍掉葡萄园相威胁也非常同意这样做。其中一个人喊道："不行！与其让人砍掉我的葡萄树，不如带着我的老婆离开城市！"葡萄农向找来的鼓手喊道，打鼓，打鼓啊！于是大鼓都冬冬响起来，他们聚集在市集广场上，打算举行一次全体大会。有人说，我们应当而且也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占据那些僧侣的邸宅和教堂；城里的穷人很多。有人说，应该把德意志骑士团宅院交给南方高原地区葡萄农作行会会址，把赤脚僧修道院交

给北方低地葡萄农作行会会址，让鞋匠行会接管圣母院。这些问题还没有商得结果，个别农民小队已经开到城门附近。绰号叫修士的市民福恩洛赫曾出城先向魏因斯贝格的农军保证，农军可放
415 心大胆到海尔布隆去，那里大小城门都敞开着；可是农军一到那里，发现城门都关着，因为市政会趁乐意出城的人出城以后又把城门紧闭了。城墙也派市民和雇佣兵把守起来，其中亲农民派和反农民派混杂在一起。贵族马丁·冯·蔡滕站在一个城楼上，他旁边是卡斯帕尔·黑勒。黑勒说："什么，要开枪射击农民吗？"这个贵族说："我就是这样，我希望同农民有关系的人最好到城外和他们合伙好了，即使再有人召唤他，他也不要上来。"卡斯帕尔说："我也是一个市民。"说到这里，有几个农民前进到城壕旁边，其中一人向城墙上喊道："明天我要进城当市长了。"贵族回答说："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我要把你们先绞死。"这个外地的农民驳斥他说："哼，你们这些大肚皮，不让我们进城吗？可是穷人会欢迎我们进去。"这时海尔布隆最贫困的市民阿尔布雷希特·博佩尔插嘴喊道："好，马丁，等我们进城后，我一定记住你这番话。"贵族听了很害怕，就缩了回去。托马斯·迪帕赫对他说："你胆敢放一枪，我们就象对待迪特里希·冯·魏勒那样，把你从城楼上扔下去。"一位果敢的妇女，克劳斯·格雷斯林的妻子，真的把一个敌视农民的人从城墙上推了下去。伯恩哈德·赛茨说："我的枪不打农民。"其他人把枪膛里填满了纸。一个有钱的市民西蒙·赫尔措格，在第二天，乘人们到城前同农民谈判的机会，竟然在火药上小便。他向站在他旁边的市长说："喂，你现在愿意农民骑着马进城吗？你究竟怎么想的？你不是说他们必须象仙鹤那样才能飞越城墙吗？瞧，现在你

到底非让他们骑马进城不可了。”

当魏因斯贝格的农军开到时，正在葡萄园里锄地的海尔布隆人向他们欢呼：“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们马上会参加你们的队伍。”

第二章　农军占领海尔布隆

海尔布隆市政会派出的侦察员送回的情报说：农军有三门轻蛇炮、二门重蛇炮、四门小炮和很多双筒火枪；他们在队伍中间抬着一个耶稣受难像，声称进军的目标是海尔布隆市，如不许他们进城，他们就要宰尽杀绝，连胎儿也不放过。一部分炮是从霍恩洛厄来的，另一部分炮是从魏因斯贝格来的；但侦察员并不知道农军的 416 炮根本没有火药。市政会本来因为受到过去的打击已丧失了勇气，又因为内部分裂而自身削弱了，对于这样的市政会来说，这是第三个打击。

市政会又把市民召集到市场上，要求他们中真诚支持市政会反对农民的人站到市政会方面来。只有少数人表示拥护市政会的意志，大多数愿意同农民谈判；很多人毫不掩饰地同情农民的事业。有不少人叫嚷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市政会急于要平息这种叫喊，便拿出公款请这些不满的贫民吃饭饮酒。因为市府酒库存酒不够，又从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取来三桶。正在大饮大嚼的时候，农军先头部队已开到城郊，雅各市·罗尔巴赫同几个首领来到

城门前停下。一个从哈耳来的商人问农民打算到哪里去；农民回答说：“到海尔布隆的教堂集市节跳舞去。”走在大军前面向海尔布隆进军的，又是那个参加过攻克魏因斯贝格的黑主妇。她站在队伍前面，鼓励农民勇往直前；然后对这个城市进行诅咒，痛骂那些市政委员是“恶棍和流氓”，最后为农民祈祷祝福。

农军通知市当局，如果不给他们开城，他们将攻破城池，砍光葡萄园。这时格奥尔格·梅茨勒也已率领全军来到城前，他派人进城要求供给农军给养。市政会被吓得昏头昏脑，如果仔细看看这些委员大老爷，就会觉得“用手指头一戳就可以戳倒一个”。然而市政会还是大胆拒绝了梅茨勒的要求。梅茨勒又派人进城施以严厉的威迫。市政会看到城下农军紧逼，市内群情激愤，终于派两个市政委员押送十五小桶酒到梅茨勒军营中去。总指挥要求这些东西时曾答应付款，所以由一个宣过誓的度量衡检量官随车出城去收酒款；市政会还派它的面包师傅为农民去烤面包，因此，对于格奥尔格·梅茨勒所部农军至少目前有诚意付款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

接着，格奥尔格·梅茨勒第三次派人进城，要求在先前提出的条件下准许农军入城，农军只搜查农民的敌人即僧侣；城里人应该尽力协助基督教友并向他们通报，否则他们就要把城内打得天翻地覆；但是，如果允许入城，他们就愿意和谈。

417　于是，市政会派三个委员偕同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傅、酒店主人、市民反对派首领（外号叫弗卢克斯）米勒到农军营寨，同农军首领进行秘密谈判。几个农军首领和顾问在三个委员掩护下一起回到城里，解决了协定的先决问题，然后又由委员护送出城。随后市

政会即命令一队市民军“看守和保卫德意志骑士团团部，可是没有人愿意去”，几乎与此同时，有人把挨着圣母院对面大城门的小门给打开了，于是华美军的一个支队进了城。人们知道开门放进了农军，但不能证实，这是市政会做的，还是市民做的。农军这一支队占领城市后，有一个队长立即返回军营报告说：“弟兄们，现在我们又占领了一座城市。”

随同这支农军进城的有总指挥格奥尔格·梅茨勒，华美军战地行政长、比林根的汉斯·赖特尔，雅各布·罗尔巴赫，和部队虏获品负责人阿尔布雷希特·艾森胡特。市政会和市民各派四人与上述四人共同缔结协定。

谈判在市政厅的小会议室进行，谈判时间很短。市政会被迫允许惩罚僧侣；市政会不肯公开供给枪支和火药，听任农军在城里自行筹措，首领也同意了。农军要求海尔布隆市提供一支五百名雇佣兵的旗队，由市民中选出一人任队长，并打着市旗加入农军，对这一要求市政会也拒绝了，并声称有人不愿意这样做；市政会又借口它与法耳次伯爵有盟约关系拒绝了第四个要求，即要求对敌视农民的人不给以居留和援助。可是，市政会接受十二条款，市政会和市民都宣誓加入了农民的同盟；他们成为农民的“亲爱的弟兄和好朋友”。农民对僧侣的房产课税很重。他们从加尔默罗会①修道院得到了三千古尔盾，向克拉拉女修道院索取五千古尔盾，向比利希海姆庄园索取二百古尔盾，向在场的贵族索取三百古尔盾；但由于受交税者请求所动，在实际收取时打了很大的折扣。

① 加尔默罗会（Karmeliter），1155年创始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尔山的天主教教派。——译者

谈判由市政会为此目的特邀来的、为民众所爱戴的牧师拉赫曼博士主持。可是，他也未能为德意志骑士团取得任何结果。农民坚称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属于农民。农军开到城下后，农民和市政会之间的谈判在短短几小时内就获得了结果；维姆普芬人在复活节礼拜二下午五时已经知道海尔布隆与农民结盟，他们也派代表418 到海尔布隆，由拉赫曼引见了农军首领，农军与该城也缔结了相应的协定。

当农军首领根据协定率领几旗队人马开进海尔布隆城时，曾在外参加过魏因斯贝格战斗的许多海尔布隆市民又随队伍回到本城。也有个别的人在魏因斯贝格事件发生后早就回来了，克里斯特·魏尔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进城的时候，还戴着迪特里希·冯·魏勒的帽子，戟上还带着头发和人肉，血迹斑斑；过城门时，他脱帽说："一定要大干下去；助长作乱的人都得死！"葡萄农行会派往魏因斯贝格的委员会也早就回来了。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他们是马蒂阿斯·贡特尔、巴斯特林·瓦赫特迈斯特、卢茨、弗莱因汉斯、科伦米歇尔。现在，人们看到骑着马走在农军前头而一起进城419 的是非常富有的市民威廉·布罗因林，跟在他后面的有：在城内城外到处给魏因斯贝格战斗负伤的农民扎绷带的克里斯特·舍雷尔；扛着带有血迹的梭镖、身穿黑尔芬施泰因伯爵锦衣的卢茨·塔申马赫尔；头戴伯爵扁平帽、腰佩伯爵宝剑的汉斯·韦尔德纳。在这些海尔布隆人中间，还有刺杀迪特里希·冯·魏勒的小矮个子老马丁；"在魏因斯贝格大显身手的科亨多夫的农民彪形大汉"；克雷斯巴赫的"一位出奇的恶作剧者、带头抢掠伯爵财产、坚决主张绞死伯爵"的施魏因海因岑。威廉·布罗因林曾把农军的旗帜悬挂

在自己的窗外，可是，当居丧的伯爵夫人想赎回已故伯爵的衣服而又久久拿不出钱来，他又借给她十五古尔盾。

第一批农军进城之后，市政会的最后权势完全丧失了；市民到处高声谈论："市政会已经没有权力了。"

大批人聚集在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附近。兴致最高的是骑士团的佃农。有人叫嚷说："注经师，以前我们总是往里运东西，现在我们也想往外运一回了。"市政会派几个委员带着一个卫兵到那里去，"意在防止发生破坏、争吵、斗殴或纵火事件，同时制止骚乱继续扩大"。这个卫兵不限制任何人进入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可是没有通行证的人就不让再出来了。农军首领已经答应市政会不破坏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虏获品总负责人阿尔布雷希特·艾森胡特领导抢劫了这些被宣布为有丰富虏获品的宅邸，他手下还有几个虏获品负责人：海尔布隆的莱昂哈德·韦尔德纳、文德尔·埃贝林、汉斯·克劳斯等。骑士团的所有信件、帐簿和文书都被撕碎、撒开，扔到河里。德意志骑士团所属的农民偷得最凶。妇女、儿童跑来跑去，扛着或拖着酒、燕麦、亚麻布、银器、各种家具。耶克莱因在院子里开辟了一个市场，并在城里公告出售一切虏获品。他坐在那里，出售酒、粮食和一切动产。在城市的粮仓里，农民用本城的秤给一些市民称谷物和燕麦；男女老少市民，兴高采烈地纷纷把廉价买到的东西扛的扛，拉的拉，往家里运。耶克莱因亲自收款。可是莱昂哈德·韦尔德纳和其他一些人却从后门运回家去不少东西。妇女中有人穿上副牧师黑袍，有人穿上法衣，她们还把法衣裁成了围裙。

这项交易做完以后，农民就在礼拜堂里坐下来开怀畅饮。那 420



妇女往家里搬运虏获品

些没有同注经师一起逃走、然而还留在礼拜堂的骑士团骑士，不得不站在桌旁，手里拿着帽子，眼看着农民推杯换盏，大吃大嚼。一个农民向一个站在他旁边的骑士团骑士嚷着："小容克，今天我们是骑士团团长了。"说着还猛地打他的肚子一下，打得他向后一趔趄，摔倒在地。酒足饭饱以后，虏获品负责人把他收到的钱分发给大家。德意志骑士团的佃农要求把大部分钱分给他们。他们说："这大都是我们这些德意志骑士团团长所属佃农送进来的，所以把骑士团团部所有的东西分给我们最为合理。"农民还在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发现了大批现款；其中还有前几天从温南塔尔才送来交给注经师寄存的一箱现款四千古尔盾，经海因里希·施图姆费德送来

的现款二百古尔盾等等。骑士团估计所受损失达二万零七百古尔盾。因此，首领们和另外的人一样也分到很多。格奥尔格·梅茨勒得了一千三百古尔盾；一个海尔布隆市民把一千四百古尔盾背回栎树巷的自己家里，同另外四个人分了。

农妇们兴高采烈地在城里到处跑来跑去。她们说，她们现在也该在城里住住了，领主应该搬到村里去；不少农民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用威胁的语气说，他们要把圣·克拉拉女修道院的修女都赶走。一些海尔布隆市民随着他们在教士邸宅到处乱跑，行使暴力。其中有一位教士要求依法处理。市民耶尔格·克莱因说："市政会已经没有权力。"圣·克拉拉女修道院的修女大都是本市人，她们惊恐万状地跑到市政会去求援；市政会劝她们换上世俗的衣服，如果她们愿意，也不妨到一个男朋友家去躲一躲，也许他会保护的。

农军从魏因斯贝格起就已沉浸在胜利的凯歌声中，但在他们手里的海尔布隆市的情况却很好，城市本身毫无损失，这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市民或农民对最可恨的市政委员也只是用言语刺激，而未施加任何侮辱。当然，委员们有时非常气忿，按克里斯特·舍雷尔的说法，市政厅的人气得脸红脖子粗。

第一个原因是，由五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亲自领导的反对派所进行的谈判为本城出力不小，这五人都早已参与密谋，甚至还参加了发动起义活动。他们虽然是农民的朋友，但他们仍不失为热爱自己城市的海尔布隆市民，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本城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来自这个反对派的危险依然严重威胁着市政会及其委员们。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对反对派的人总是采取低首下心、必 421

恭必敬的请求态度。这是他们所以得救的第二个原因，也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

别号叫弗卢克斯的汉斯·米勒在华美军首领当中有他的近亲。他的一个兄弟在农军参谋部任职，他的妹丈比林根的汉斯·赖特尔是农军的战地行政长。他本人与总指挥也有亲戚关系。

弗卢克斯也是热心接受新思想的人物之一。这些革命新思想刚一出现就吸引了他；尽管如此，他参加革命还是在农民大军开到海尔布隆市前几小时的事。

正当有人叫嚷市民应自己接管教堂时，他也曾带头高呼："欢呼吧！亲爱的市民们，欢呼吧！我们要占据德意志骑士团团部，我要亲自用斧子把我家对面的门劈开，我们要在那里开设一个小酒店，还要修一条直通的街巷，跟市政会好好打交道。"

复活节夜里，轮到他值勤，人们叫醒他时，他说："现在没有我的事了，昨天我已经跟一个人详细说过，那些人都是好朋友。我也不愿意上城墙；如果一定要我上去，我就伸出十字刀，把他们引进来。"于是他半醒半睡地和另一个人到处游荡。他终被叫上了城墙，可是他不呆在上面，却下来坐在台阶上。他说："现在，你们这些老爷们对目前的情况是极不高兴的。"一位委员说："亲爱的，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宣誓的。"弗卢克斯回答说："我同你们说了，你们对目前的情况是极不高兴的；我自己有个主人；和市政会不一样，我不向他交地租和杂捐。"

复活节礼拜一，市政会根据格奥尔格·梅茨勒的要求，命令城里所有面包房都为农民烤面包，并且把面包派人送去，这时，弗卢克斯也运送面包出了城；他看见被打死的骑士和雇佣兵的尸体还

倒在海尔布隆的路边，大吃一惊，正象他自己说的，由于心慌意乱，满满一车面包只卖了一古尔盾厄林根币。

复活节礼拜二早晨，市政委员迫于农军的接近和提出的要求，小心翼翼地在一起开了会，并且看出已无法克服这些困难，也无力对抗这种压力，于是他们才派人邀请汉斯·弗卢克斯来，要他从中转圜和挽救这个局面。这是市政委员自己讲的。

市政会通过弗卢克斯得到了上面提到过的有利条件。即使弗 422 卢克斯所取得的成就又损伤了那些老爷们的自尊心，但他们仍应对他感激不尽；因为他已经使他们深深感觉到他的重要性。他在魏因斯贝格曾虏获到一匹骏马，并骑着它同首领们一起进城。一个委员说：“他骑在马上，装腔作势，神气十足，谈吐举止好象农军属他统领、事情由他一人决定似的。”委员耶尔格·滕纳问他：“汉斯·米勒，我们让农军驻扎在什么地方呢？”“让他们在外面城门前扎营吧，”弗卢克斯断然回答说，“这样农军就会对城市少伤害些。”可见，也由于他才使城市免受农军的攻击。礼拜四，市政会又陷入新的窘境。僧侣们已受惩罚，市政会和市民根据承诺的条件也在广场上“宣誓按照十二条款为协助农民并遵守农民的秩序效忠了”，这时出了新的问题，即农军不承认战地行政长汉斯·赖特尔曾答应海尔布隆可不筹集自己的旗队。农军坚持要它出兵五百人并有一面带市徽的军旗；经汉斯·赖特尔斡旋后，只能减为二百人。汉斯·赖特尔必须向市政会提出这个要求。市政委员们又派人去见汉斯·弗卢克斯。弗卢克斯鉴于打出一面市徽旗帜可能影响市政会同士瓦本联盟的关系，使海尔布隆这样好的城市陷入困境；于是他低首下心，再三恳求他的妹丈取消对海尔布隆的这项要求。

汉斯·赖特尔也答应,只要市政会让所有自愿参军的人随军出发,他就满意了。他说他必须坚持这一点,以便使农军也感到满意。当战地行政长汉斯·赖特尔出城向农军报告他同海尔布隆委员们的谈判和所作最后协议的时候,他本以为这可以使军队满意,从而把军队撤离此城,不料却引起了全军的反对;有些人指责他同该城有勾结,有些人威胁说要刺死他。为了平息农军愤慨,于是他自己出钱做了一面军旗,但旗色和旗徽都与海尔布隆市的不同;这是一面白色绸旗;他还要求他的内兄汉斯·弗卢克斯暂把这面旗打一两天;然后他会给他们另换一面。

汉斯·弗卢克斯看出,没有一面海尔布隆的军旗是不能使农军撤走的,而且再拖延就可能造成危险;为了市政会和全市的利423益,他带着军旗来到城门下,举起旗子高声向市民宣布:“亲爱的基督教友们,到这面旗帜下来,我们要去保卫福音。不论什么人都一样发给战利品、粮食、酒、军饷;贫富一律平等。”他提出每人发给军饷一个古尔盾。另一个市民叫卡斯帕尔·黑勒,他以前每当敲钟报警号召市民拿起武器抵御农民时,他从不走出家门,现在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给参加农军的弗卢克斯旗队的内卡加塔赫雇佣兵发饷。

汉斯·米勒的旗队就这样组成了,它被称为“志愿旗队”;不过农民还是常常把它叫做海尔布隆旗队。

当这面军旗在内卡苏尔姆城下迎风飘扬的时候,海尔布隆人却无时无刻不感到刺目。市政会企图再次寻找借口,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撕毁他们最近的诺言,他们根本不筹措武器来装备米勒的志愿旗队。比林根的汉斯·赖特尔满怀怒火地进城厉声责问:“什

么，这些没有盔甲也没有武器的人就是你们答应出的兵吗？”为了摆脱农军的威胁，市政会赶紧发给满满一车梭镖、盔甲和武器。随后，它还不得不根据协议中的一项条款把火药、枪炮和其他物资用车运送给农民。

可敬的市政会向各方面否认它加入了农民同盟。它甚至对附近的维姆普芬硬说，它只让志愿参加的人去加入农军；市政会鉴于农民的入侵还给士瓦本联盟写了请罪书；但当格明德出于关心，询问海尔布隆的情形时，市政会承认了自己的苦衷。

第三章　军事制度：总指挥格茨·冯·贝利欣根

农军主力驻在海尔布隆城内外期间，“黑军”已经奋勇前进去捣毁宫城，吸收贵族和民众加入兄弟会。首领中最严格执行这些决议的是弗洛里安·盖尔，他独自负责率领所部黑军前进和行动。424 格奥尔格·梅茨勒则派遣一些小部队在他的后方和两侧地带活动。于是，内卡河、柯赫尔河和雅格斯特河畔的全部地区，或者被强制，或者出于自愿，都加入了农民兄弟会。弗洛里安的一支游击队又到内卡苏尔姆去，夺取那里的武器，计有四支火绳枪和七支马枪；他们认为攻打朔伊尔贝格的德意志骑士团宫城时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们早就知道农民把这个宫城当作特别的目标了；海尔布隆曾再三警告朔伊尔贝格骑士团礼拜堂的注经师，还答应供给他

火药和砂石。但是，前往送最后这封信的信使被耶克莱因截获，马匹被没收作为惩罚，以致他未能完成任务，不得不徒步返回。朔伊尔贝格是当地最坚固的宫城之一，驻有守军并配备很多武器。注经师根据有关农军意图的情报征询守军的意见，他们回答说，他们人数太少，守不住宫城。此后不久，4 月 19 日，发现农民正在上山，当时有人鼓起勇气朝农民打了几枪，可是放不响，因为火药被倒上水了；骑士团骑士们正开饭时接到这个报告，这些贵族陷于极度恐慌，立即扔下饭碗便逃，连桌上的银酒杯也未及收走。因此农军没有遇到抵抗就进了宫城，得到大批战利品，其中武器特别多，计有火绳枪二十六支、马枪二十九支、十一英尺蛇炮一门、四英尺攻城炮一门、八至十英尺大炮四门；农民洗劫了宫城，然后纵火把它烧毁。



德意志骑士团团长逃往海得尔堡

另一个支队向内卡河畔贡德尔斯海姆附近的霍尔内克宫城前

进。当时德意志骑士团团长迪特里希·冯·克勒住在这座宫城，这是他最心爱的邸宅。贡德尔斯海姆人曾答应他，如果他也把生命财产信托给他们，他们也就对他保持忠诚，他同意了。紧接着，当农军还在几英里以外时，他便逃往海得尔堡，声称去找法耳次伯爵，为贡德尔斯海姆人请求援军。骑士团骑士仍然留在那里，他们不止一次地劝告市民并且再三答应要和市民一起坚守到底。农军开来时，贡德尔斯海姆人却把他们当作好朋友看待；那些骑士象骑士团团长一样，也抛弃了市民。一天早晨，市民惊讶地听说上面的宫城已空无一人；原来骁勇的骑士们已经趁黑夜从暗道逃走了。随后，骑士团团长来信要求贡德尔斯海姆人把他的财产送去，妥善 425 保管办公室和库房，勿使文书遗失。但贡德尔斯海姆人认为，保护宫城本来是他和他的骑士的事情，便听任农民随意把宫城里的东西拿走。贵族们把衣服、信件、珍宝细软都留下了；储存的物资和家具多达五大车之多，每个旗队分得粮食一百二十马耳特，每小队（每小队十三人）分得售酒款为十古尔盾。

4月22日礼拜六，华美军终于从海尔布隆城前的营寨又出发了，他们准备跟上先遣部队，与之重新会合。汉斯·弗卢克斯率领志愿旗队告别时还对一位市长说："你们什么时候希望我们回来，就通知我们，我们就立即回来。"市长说："好吧，亲爱的汉斯·米勒，一路平安！"骑马走在农军前头的，还是威廉·布罗因林。有名望的市民沃尔夫·门当了军需长，被吸收进入华美军参谋部；"这使小沃尔夫感到非常高兴"。海尔布隆的男女市民目送志愿旗队开出城门。从内卡加塔赫到这里来入赘的洛伦茨·格雷斯林，也扛着一支新梭镖，随军出发了。几个人跟他打趣说，难道他真愿意

426 外出而不牵挂留在家里的那个很漂亮的年轻妻子吗？他说："要想接吻，在外面到处有机会；我们要攻城厮杀，也要寻欢作乐。"海尔布隆的妇女也有全副武装随军出发的，如汉斯·莫里茨的妻子，她穿着亮晶晶的铠甲，腰挎一个军用水壶；这个黑森妇女还举着一只农民鞋。

华美白军出发时，雷伦的瓦根汉斯率领一部分人留在魏因斯贝格峡谷。海尔布隆城内的很多拥护农军的人、伯金根人、内卡加塔赫人和其他村镇的人，完全可以监视该城。农军现在应该完成的计划，是先征服美因兹和维尔次堡两个主教辖区，然后再占领特里尔和科隆。耶克莱因就在这里离开了华美军，先开往克莱希部。可是，到了格罗斯加塔赫、就有很多来自弗莱因和伯金根的农民离开他的队伍回家了；他们说，他没有履行对他们作出的诺言。耶克莱因经过克莱希部以后，便率同齐默恩的安德烈亚斯·雷米和其他一些恐怖分子以及他们的部队加入了符腾堡农军。他们同其他首领间发生了严重的不和。

华美军在内卡苏尔姆获得充足的粮食，继续沿内卡河开往贡德尔斯海姆，一些犹太人跟随、簇拥着他们，收买他们的虏获品。他们在贡德尔斯海姆得到德意志骑士团储存的酒和谷物，贡德尔斯海姆人甚至对他们以礼相待。在山上的宫城里，即他们的前卫洗劫过的霍尔内克宫城里，他们还发现了很多还可以收拾的东西。在魏因斯贝格开始的、并在海尔布隆城前继续的军事会议，终于在派到侧翼活动的部队的集合地点贡德尔斯海姆结束了。

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三个有关华美军军事状况的议题。在这以前，军事状况是很糟的。华美军是个人数众多的大集团，其中有征

召来的，有志愿参加的；但是从军事观点上看，这个集团并不是军队；它不是一个整体，而是零星拼凑的旗队和村民团体，他们虽然一起行军，却自成一体，各有各的打算。它连散兵游勇集团都不如，更谈不到什么正规军队了；它只不过是市民和农民的一个大的混合体，它分为若干队，每队又是由五个、十个、二十个、甚至五十 427 个小村庄选拔的人组成的。发号施令的人多，服从命令的人少；缺少由一位卓越统帅所发挥的那种力量，即这样的统帅，他能肩负领导重任，提挈全军，使各部万众一心，坚如钢铁，行动时能收指臂之效。至于武器，不仅杂乱，而且大部分是坏的。他们有大炮，而无熟练的炮手；甚至火枪手也相当少；大部分人未经战争锻炼。华美白军迄今还没有公共的军费金库和统一供应粮秣给养的补给机关；各个部队都不得不自行设法解决本身的需要。

假如有适当的人领导农军，把各个辖区和峡谷的各自的利益和政治及宗教的热情引向一个目标，这一切缺点就完全可以纠正和补救；胡斯党人曾有过这种先例。

文德尔·希普勒本来不是军人，但他具有军事和战役方面的知识。他清楚地看出农军的所有这些弱点。为了掌握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和熟悉战地勤务的兵员，他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废除现行的不适当的轮换制度，这种轮换制度规定每个被选入伍的人只在部队服役四周，期满后即可回家从事农业生产或手艺，空额即由新兵替补；他还建议兵役期应延至战争结束为止，因为，如不这样，军队永远不会保有对战地勤务有一定训练程度的兵员，而部队中几乎永远是新兵占大多数。

他的第二项建议是关于雇佣兵的。当时在能征善战的兵丁当

中，有很多无主无业的人来农军效劳。文德尔·希普勒建议，应毫不迟疑地把他们雇佣，编入农军，因为他们参加后，农军不仅有了训练有素的军人，而且还由于他们的示范和训练，农民也就能够掌握战争本领了。

这两个明智的建议都在军事会议上通过了，但是当建议提交华美军全军大会时，虽然文德尔·希普勒能言善辩，仍然被否决了。农军中多数人反对雇佣兵参加，因为农民担心在虏获东西时争不过雇佣兵，或者只能同他们平分；他们否决另一项建议，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毫不理解已经开始的人民战争，他们一心只想经过四周愉快的虏获旅行，装满腰包，回到妻子儿女身边去。各雇佣兵旗队忿忿地离开了，海得尔堡的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随即雇佣了他们，以便利用他们对付农民。

428 文德尔·希普勒的第三项建议早在魏因斯贝格已提出过，后来又在海尔布隆再次提出；内容是拥戴一位有威信的、有经验的、军人任总指挥，以统率全军，他的声誉和人格应为全军所尊敬。他当时想要推荐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好友格茨·冯·贝利欣根先生。现在，他仍说这个人是最有才干的人。

前面已经谈到过，在魏因斯贝格事件之前，格茨先生曾与文德尔·希普勒先生为了农军最高指挥的问题有过约定以及他本人还作了自我推荐[①]。但是，在魏因斯贝格对贵族那样多的人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使这件事情起了很大的改变。格茨原想按照已故西金根的精神把法兰克尼亚的贵族拉到人民运动，可是魏因斯贝格事件使他们吓坏了。格茨所召集的全体贵族会议未能开成；法兰

① 参看本书第三卷第十八章。——译者

克尼亚的一部分贵族惊恐万状地于4月21日在博克斯贝格附近的黑斯帕赫森林集会。要贵族站到民众一边，并亲手引导民众去反对僧侣诸侯，这时已根本谈不上了。贵族宁愿与诸侯联合起来。连格茨先生大概也一度真想要去法耳次伯爵那里效劳。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应该说这是猛然受惊时所产生的闪念。

要紧的是，格茨先生正如美好的城市海尔布隆一样，是在一面辞让一面诋毁中倾向农民的：格茨先生象这个城市一样，在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于4月24日只以普通效忠宣誓仪式加入了巨大的新教兄弟会；人们并未使他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国立斯图加特档案馆的文书里还保存着接受他参加新教兄弟会的保证书原件。文件上简明地写道："我、巴伦贝格的格奥尔格·梅茨勒、战地行政长比林根的汉斯·赖特尔和基督教农军的其他首领宣告：我们吸收德高望重的贵族格茨·冯·贝利欣根加入我们的同盟和新教兄弟会，并予以保护。"

在农军会议上，格茨先生的两位老友文德尔·希普勒和在农军中颇有权势的比林根的汉斯·赖特尔坚持应该拥戴格茨为总指挥。文德尔·希普勒一再申述，有这样著名的军人当首领将会带来好处，使他们的事业更为生辉，使部队更加服从，一切行动更加统一，取得的成就也更大。 429

这一意见以及其他争取贵族援助的意见在向全体农军传达以后，引起了许多强烈反对的意见。这边有人说："我们进行的是农民战争，要贵族干什么？"那边有人说："格茨·冯·贝利欣根吗？我们为什么要他当首领呢？他对我们不会安好心。"文德尔·希普勒就解释，如果格茨当总指挥，他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他的勇

敢和经验被敌人利用来对付他们，那对他们必是有害无益。这时，农军中有人嚷道:“为何不把他吊死在树上呢?”

这时，耶尔格·梅茨勒和汉斯·赖特尔也相继对农军讲话，他们用的是农民的朴实语言，这比文德尔·希普勒这位上流人士的善辩的言辞更容易为平民所接受。于是多数人赞成了这个建议，决定拥格茨为总指挥。希普勒和赖特尔都说:“派人去请他吧，他一定会接受的。”于是派厄林根的康拉德·舒马赫尔、托马斯·格贝尔、黑斯林祖尔茨的格奥尔格·马泽尔巴赫、魏斯伦斯堡的汉斯·席克纳等人到霍恩贝格去见他，同他商谈总指挥人选的事。这位骑士假意推辞，代表们只好返回营寨。

随后，农军又派人骑马到这位骑士的宫城把他邀到贡德尔斯海姆的饭馆里。

格茨在这个饭馆客房里看到农军的主要首领和顾问都在座。他“十分恳切地、和蔼地”请求他们收回拥他当总指挥的成命。这位骑士在他自传里说，他还向农军提出他对士瓦本联盟、诸侯和领主所负的义务，并说明十二条款与他的良心不能相容。当时文德尔·希普勒领他出去，单独同他交谈；那是饭馆外面的一个葡萄园旁边；在一张桌子上放着十二条款；据农民们说，希普勒象传教士似的把十二条款解释给他听。但希普勒耳语所讲的可能完全是另外的事情。

格茨说，如果他们不叫他担任总指挥，他最后可以向他们贡献一大笔款子，并且答应他们，他自备路费骑马到士瓦本联盟、诸侯和领主那里，全力为他们争取和平和真正的公道；可是，不论怎么说都没有用，一切都是徒劳的。农军的顾问把他介绍给站在门外

自己旗队旁边的首领们和全体农军。格茨骑马出去，对各小队一一讲了话，走到哪里，人们都显得乐意听他训话。他骑马继续走向霍恩洛厄旗队。忽然他发觉自己已被包围，火枪瞄准他，梭镖和长戟也都举起来。随着这种威胁行动，还有人大声呼喊，不论他愿意与否，他得当他们的首领。他说："他们强迫我作他们的傀儡和首领，我如想活命，就得依从他们。"格茨还回忆说，当时农军正开往布亨，他发誓第二天一定到他们在布亨附近的营寨去，才好不容易得到一天的考虑时间。随后格茨已在贡德尔斯海姆同其他首领一起举行了军事会议，他认为，他们应该"把美因兹主教的邸宅捣毁一两处或三处"。如果美因兹主教投降了，他们再与维尔次堡主教谈判就更威风了。文德尔·希普勒先生说："主教要一律撤职。"

430

顾问和首领一致认为，如果格茨担任总指挥，要严密监视他的每一行动，而且要慎重考虑他的每项建议；要让他对他们有好处，而不是做他们的主子。万一他拒绝担任总指挥职务，那必须把他和他的雇佣兵一起俘虏，对他严加处理。

格茨先生自己也想到，要是表示拒绝，农民会采取流血手段来对付他和他的所有部属，而他在农军会议中的朋友即总监和战地行政长这两个海尔布隆人的力量看来都不够大。因此，有一天他带了两名雇佣兵骑马到布亨去，当时农军已从舍夫伦茨山谷推进到布亨。这位骑士等级的勇士，正如他自己所说，一路上心情抑郁，几次考虑，与其当这种农军首领，还不如进土耳其的最残酷的监狱。他正赶上华美军举行全体大会，顾问和首领在中间站成一圈。当他走近农军时，一个农民抓住他的马缰，咒骂着命令他下马束手就擒。这个人是费德尔巴赫的裁缝。格茨先生，这位曾攻击过强大

的僧侣诸侯并在帝国中令人闻名丧胆的骑士，现在不得不亲身尝尝被来自费德尔巴赫的一个裁缝勒令下马就俘的滋味。格茨说："你说得好！你周围站着这么多人；如果在外面战场上你独自一人



格茨·冯·贝利欣根

俘虏了我，我愿意夸奖夸奖你；现在呢，反正我早就是俘虏了。"裁缝说："我以全体官兵的名义向你宣布，你必须当我们的首领，率领我们去打维尔次堡主教"。格茨先生对裁缝嘲弄了几句之后，断然拒绝了后一要求。裁缝又咒骂起来，斥责他是僧侣的朋友。格茨下了马，走进农军中间的那一圈人里去。在这里他看到好几个美因兹的顾问。人们又以农军会议的名义请他担任总指挥。格茨百般推辞。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他的托辞。他说："至少我永远不会同意象魏因斯贝格屠杀那样的残暴行为。"有人对他说："这是过去的事了，假使没有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了。"格茨看出他们具有诚

431

意，加上在场的美因兹大主教的顾问们也敦劝他。于是他说："你们这样逼迫我，那你们应该明白，上帝保佑我，除非光明正大的、既符合基督精神又符合荣誉的事，我是不肯做的。如果你们作出不正直与违反基督精神的行为，我宁死也不肯答应你们的。"

就这样，格茨·冯·贝利欣根骑士成了华美白军的总指挥。

他得知已经商定要向维尔次堡进军，就劝阻他们说，这个主教并不是他们的领主，"我们要面向敌人，而不要背朝敌人。要考虑到你们的妻子儿女。假如你们向维尔次堡进军，士瓦本联盟的军队就要开过来，破坏、焚烧你们的家园，你们只要离开一个礼拜，再回家来就跟吉卜赛人一样了"。 432

格茨争取到了顾问和首领们的许诺，即不再破坏任何贵族府第，减轻条款的某些要求，保持良好的军容风纪。在这些条件下，他答应他们任四个礼拜的首领职务，同时重新约定吸收贵族参加他们的事业。农民把霍内克的野味赠送给他，以表敬意。

格茨·冯·贝利欣根从未带过兵；他是敢作敢为的骑士，但不是统帅、战术家，然而他有敏锐的军事眼光，这一点可以从他不赞成围攻维尔次堡宫城得到证明。他不愿意在担任基督教农军总指挥以后，一开始就去干十有八九要失败的事。至少在当时攻占弗劳恩贝格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格茨先生尽力说服农民，他们首先攻打帝国直辖城市哈耳要好些。这个计划比较容易完成，而且在军事上并非不重要，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可以直接和格明德-盖尔多夫农军会师，而避免与法兰克尼亚农军会合在一起，要知道，他们对法兰克尼亚农军的好感已被弗洛里安·盖尔损害无遗，一旦与之相遇，情况必将十分不利。

格茨先生也象他那个等级的多数贵族那样，既憎厌帝国直辖市，又不喜欢僧侣诸侯，因此，凌辱居住在他的世袭封地附近、但对贵族并不十分友好的哈耳市民，使他特别感到愉快。他对进军哈耳十分积极。他知道，他的朋友和同伙，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贵族，所有这些临近哈耳的领主，都对哈耳市民有反感；从这种见解出发，格茨先生答应布亨营寨的农民，如果他们进攻哈耳，他负责给他们出骑兵；他现有二百骑兵，如果他们想向哈耳进军，只须写封信就可以调来。

格茨·冯·贝利欣根是以戎马生涯作为生活乐趣的军人，在433 长期闲居之后，今又面对几千名善战的士兵，耳边响起震动峡谷的兵器铿锵声，眼前一片林立的戟矛，握在众多几经战斗的战士和向往自由而迸发古老战斗精神的武装农民的强壮臂膊之中，虽然他一时怀有前面提到的厌战情绪，但身临此情此景，不免有一种尚武精神在他身上油然而生，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现在他必然渴望利用这支力量去打击他在士瓦本联盟中的旧敌，以报私仇；因此他劝告农民向士瓦本联盟进军而放下弗劳恩贝格，肯定也是真意。他作为有才干的军人，不愿过多地争夺要塞，而是希望掌握全部农军，用强大的优势兵力同他和农民的共同敌人——士瓦本联盟进行野战。

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首先是美因兹大修道院。弗洛里安·盖尔已先经过这座修道院，而且在他所率的黑军与华美白军分道扬镳之后，又与在此期间发展成为法兰克尼亚农军的法兰克尼亚部队联合起来。因此，他对他所经之地都下了命令，不得归顺华美白军，而要归附法兰克尼亚农军。于是他亲自主持奥登瓦尔德山

区九个城市宣誓与法兰克尼亚农军结成了同盟，然后继续向比朔夫斯海姆和陶伯尔河前进。

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的农军对此很不满意。他们不承认这九个城市与黑军首领所缔结的协定；九个城市必须重新宣誓加入华美白军的兄弟会。这样，奥登瓦尔德—内卡河谷人和法兰克尼亚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几乎导致分裂。

队伍从布亨向阿莫巴赫进发。骑士格茨先生和格奥尔格·梅茨勒两位最高首领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最前面。骑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军需长海尔布隆的沃尔夫·门和农军顾问们；在每个旗队前面是它们的队长。行至阿莫巴赫附近时，最高首领和顾问策马先行，在美因兹酿酒场下了马。

阿莫巴赫的修道院是奥登瓦尔德山区最大的修道院，是一所本笃会教团[1]修道院。最高首领派人把他们的命令转达修道院长，要他立即把修道院全体修士集合在膳堂里，他们要对修士讲讲有关教会改革的问题。众修士近八百年来积蓄了许多漂亮的珍宝、很多金银教堂器皿、大量现款和基金。可是他们否认有钱，前一段时间，他们大兴土木，用去了不少，这是事实；他们说："除去大家分着使用的二十一个银酒杯，我们自己什么也没有。"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这样一只酒杯，把它献给首领和顾问作为礼物，并请求保护以免受农军侵犯；因为这时已经听到随后开来的华美军大队人马在修道院墙内外喧哗了。

这座修道院遭到了与舍恩塔尔和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一样的

① 本笃会教团(Benediktinerstift)，西欧最古老的教团，创始于公元529年。——译者



修士每人手里拿着这样一只酒杯

命运，甚至还更坏一些。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衣服、器皿、金银装帧的贵重书籍、粮食、酒、牲畜以及家俱等等，都被宣布为上等虏获品。华美军抢劫之后，阿莫巴赫当地人和附近的农民又纷纷赶来，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拿光，连地板、屋顶的瓦和存放的砖也都搬走。他们还到处把地面铺的石头撬起，寻找埋藏的珍宝。为了止息农军战士的猛烈叫喊，首领们乃下令责成放火队长把修道院烧毁。这时阿莫巴赫市政会派六个代表赶来，请求停止放火，因为修道院与他们的家宅相距太近，这样一烧，火焰很可能延及他们的家宅，甚至最后连整个阿莫巴赫也要化为灰烬。首领答应了这一请求，收回了放火令，只命令拆毁修道院。只有租税帐簿付之一炬。虏

435

获品全部卖掉了，所得现款分配给各小队，格茨先生除了自己应得的一份外，还用一百五十古尔盾买了一些贵重饰物，其中有一顶漂亮的蓝色主教帽，他的妻子后来拆下帽上的宝石和珍珠，做了一条项链。开始时农军在阿莫巴赫对格茨先生还很满意，所以卖给他的这些珍宝少收了五十古尔盾。

格茨先生一向憎恶僧侣领主，而且觉得新福音正是给了他反对这些人的根据，因此，他在阿莫巴赫面对那个看来象是白痴的老修道院长雅各布，就表现出一种勇武骑士的优越感。修道院长已经逃跑，在潜逃途中又被农民捕获。一个小队狂暴地劫掠了他，几乎扒光了他的衣服，以致一个青年农民给他一件麻布短衫蔽体，他都觉得这是一种怜悯的施舍。首领们在对面酿酒场举杯畅饮的时候，令人将修道院长带上来，他穿着麻布短衫走来，站在一边，充满胜利豪情的农军首领们严厉讯问了这个孤独的老人：修道院的现金藏在哪里。他身边还藏着一只银酒杯。经密告后，格茨也想要过来。这个老领主好言请求留下这只酒杯，贝利欣根却用那支铁手拍了拍他，修道院长的感觉是用铁拳头捶了他的胸口，同时对他说："亲爱的修道院长，您用银杯喝酒很久了，也用陶土酒杯喝一次吧！"但是，农军首领还让他一起吃饭。席间用那十六只银杯畅饮。当修道院长看到他们把那些抢掠来的物品，特别是三只精美的酒杯摆在首领们眼前的时候，不由得连声叹息。格茨先生说："亲爱的修道院长，您不要难过，高兴起来吧；我三次倾家荡产了，可是今天人还健在；您还只是不习惯罢了。"

华美白军是 4 月 30 日到达阿莫巴赫的。他们在此地驻了很多天；在这期间，几个支队分别到附近主持接受贵族加入兄弟会和　436

对十二条款宣誓，同时抢劫寺院和向僧侣征收免蹂躏费。

第四章 十二条款陈情书。汉斯·贝尔林和魏甘德

格茨先生很想把十二条款的要求减轻，以便在贵族和各城市同农民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道相互接近的桥梁，使贵族和城市比较愿意参加农民的事业；在这方面，文德尔·希普勒在他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他们还想借以建立一套较好的军事制度。他们正苦于无人愿意承担修改十二条款这件棘手的事情，正在这时，忽然来了海尔布隆市政官汉斯·贝尔林①，这人以其行动机敏而在帝国议会和其他会议中享有盛名。

汉斯·贝尔林必须给他们草拟一份十二条款陈情书和补充条款，这项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会使他在海尔布隆的主子感到特别荣耀和有利。他和文德尔·希普勒、格茨·冯·贝利欣根以及维姆普芬的海因里希·马勒坐在一起，把最激烈的条款不是改变内容，就是减轻分量，而且有几条完全变成了悬案。作为悬案的第六、第七、第八和第十条应保留到将来进行帝国改革时为止；也就是说，徭役、土地贡赋、地租和土地所有权都暂时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些条款所提到的弊端应由农民团体在帝国进行普遍改

① 汉斯·贝尔林(Hans Berlin)，海尔布隆市参事，1525年起义农民占领该城后，他企图迫使起义者接受比较温和的纲领；旋即走向镇压起义的反动方面。——译者

革时再提出。第二条是这样修改的，小什一税虽不缴纳，但大什一税应保留到帝国改革时为止；在帝国改革以前，这种税应在各村区全部保留。第四条被汉斯·贝尔林改为，猎兽只限在各自的田地上，只有鱼类才可随处捕捉；第五条改为，树林虽平均分配给各村区，但只许按照村区法院及其任命的树林管理人的规定采伐。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意采伐树木；不得将牲畜赶入栅栏和幼林，以免破坏造林，违者惩处。第十一条的措词也有很大更动。死亡税虽应取消，但因代役金关系应搁置到帝国改革时再进一步 437 解决。

特别重要的是十二条款陈情书结尾的各项补充条款：

1. 不得擅自抢劫，更不得煽动他人外出参加农军，违者处以体罚。

2. 息金、地租和债务在帝国改革以前应照旧缴纳，不得有异议。

3. 不得损害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的任何田产，各乡镇世俗官厅应将迄今属于僧侣的田产交给可靠的人妥为保管（即强制管理）。

4. 必须遵守本乡镇的法律，不得任意非法侮辱世俗人或僧侣。

5. 一切城市、村庄和乡镇的所有臣民都应服从主管官厅，不得拒绝因做坏事而受的惩罚，市政会和法院应同守法者一起防止故意的侵害行为，并对违犯者进行惩处。对违抗上述规定，阴谋结党或助长此事者应向华美军各首领和顾问告发，以便严厉处以体罚。

十字架寻获纪念节①后的礼拜四,5月4日，汉斯·贝尔林把十二条款的声明或陈情书草拟完毕，并于次日经华美军顾问和全体首领的大会通过;但是，在这个范围较小的农军会议上，似乎只是多数通过,并非全体一致通过的。

这项立即付印的陈情书的引言说:迄今为止,在平民间对十二条款发生了许多误会、分歧以至误解,而且对十二条款内关于自由的解释也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甚至由此产生了很多臣民抗命和破坏某些有益事物的现象;再者,令人忧虑的是,为和平、团结和福利而开始的一切努力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可能发生凶杀和其他不幸。因此,为了防止这一切和执行他们的优越而正确的计划,他们对十二条款草拟了一份陈情书,并为了消除缺陷,对某些必要之处做了补充。陈情书结尾说,在另有声明以前,所有拥护华美军的兄弟会或同盟的人,必须一律遵守这些新的规定,否则严惩不贷。

438 这份陈情书是以奥登瓦尔德-内卡河谷普通基督教农军全体大会的名义,由各首领和各顾问签署发表的;但是，内部委员会的首领和顾问似乎没有先在华美军中公布这份陈情书，而是想等待他们后方的内卡河谷各村区对它的反应。他们委派能干的汉斯·贝尔林到这些地方去宣布这份陈情书。他与农军内部会议“还协助完成了其他工作”，这大概是草拟帝国普遍改革的纲领，然后带着这份陈情书骑马出发。我们不详细知道附近各村区对这份陈情书的反应，只晓得汉斯·贝尔林在伯金根的情形并不顺利。他开始宣布,除非农军自己召唤，任何人不得煽动其他人参军，不得干预他人保留自己的习惯和权利,应照旧承担一切贡赋、地租和其他负

① 5月3日。——译者

担，这时，黑主妇立即发言说，他宣布的事情是那些海尔布隆人搞的名堂。她大声叫喊："多么伤天害理！贝尔林要欺骗你们，你们将要上当和受骗；我要亲手用刀子扎死他，愿意这样干的站到我这儿来，我要第一个下手。"当时巴特林·海尔曼站在她这边，"还说了很多盛气凌人的话"，汉斯·贝尔林先生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跨上马急急离开了他们。①

阿莫巴赫农军营寨附近的各村区在汉斯·贝尔林宣布了陈情书以后，立即派使者到华美军那里去；他们没有料到，自己刚刚得到一点解放，旧日的枷锁马上又要套在脖子上。他们让使者转达自己的意见，说当他们正在为自由作战的时候，竟有人给他们下令，要他们遵循旧例。

看来，华美军是这样才得知了陈情书的。因为他们现在才集合起来，举行了没有首领参加的全体大会，听取了村区使者的报告，传阅陈情书的印件，于是全军哗然，群情激愤。有人说，格茨·冯·贝利欣根就是僧侣的朋友，所以他不让农民烧寺院；这事实在令人气愤，应当把他赶入刺杀着的梭镖行列。另一些人高声叫嚷，439 非打死他不可，连那些出主意和帮助搞出这个新规定的人也不能放过。华美军中最狂热的海尔布隆人并不把一切责任只归咎于汉斯·贝尔林，他们还认为海尔布隆市政委员们都是祸首，而且农军也同意这种看法。莱昂哈德·韦尔德纳激动地叫嚷："可见，农军必

---

① 汉斯·贝尔林和格茨·冯·贝利欣根建议和起草的十二条款修订案，是企图阉割整个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质，把解放农民的斗争变成无足轻重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绝大部分还要拖延到尚待将来实行的帝国改革以后。农民对这种冲淡条款革命性质的做法进行抵制是完全应该的，对修订案发起人愈来愈不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编者

须回兵攻打此城，必须先把市政会从市政厅踢出去，然后再收拾僧侣。”一部分奥登瓦尔德人和海尔布隆人共同决定，立即回师，不理睬格茨和希普勒他们这帮人，烧掉美因兹修道院所属的、迄今被放过的维尔登贝格和林帕赫两宫城，打死所有不向他们宣誓接受十二条款的诸侯、领主和贵族。还有些人提议，应该夺取大炮，抛弃草拟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人。

有些旗队也立即脱离了华美军，向后方和两侧去进行游击，以执行他们的决议；其中也有海尔布隆的志愿旗队。

由于这份陈情书，格茨完全失去了农军的信任；从这时候起，农民就抱着怀疑态度审视他的每一行动，诚然自此以后他在农军队伍中与其说是总指挥，还不如说是俘虏了；可是，因为绝大多数顾问和首领还拥护他，他毕竟还阻止了很多抢劫和焚烧行为。

这时，从维尔次堡城传来消息说，一旦法兰克尼亚农军和华美军从两方面接近该城，城内与农军友好的市民便可以立即控制城市，于是部队在5月5日迅速开往米尔滕贝格。

第五章 帝国诸侯参加农民同盟。进军维尔次堡

曾多次提到的美因兹选帝侯的酒库管理人弗里德里希·魏甘德，住在米尔滕贝格，是秘密的人民同盟的领导人之一。还在若干旗队在阿莫巴赫自动脱离华美军之前，奥尔巴赫率领的一个旗队

先已向前开拔；奥尔巴赫是贝利欣根的尽人皆知的家臣，常常与贝利欣根和塔拉克一起骑马。这个先遣队对向僧侣征税、撕毁地租帐簿、喝光僧侣的存酒、在他们住宅里胡作非为，都非常积极。他们甚至在米尔滕贝格也是大肆抢掠。5月3日，弗里德里希·魏甘德骑马来到阿莫巴赫的农军营寨，无疑他是应邀而来参加农军内部会议的，并且另有机密的事情；因为十二条款陈情书正是在这一天和第二天讨论并通过的。大概他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关于帝国普遍改革的意见，以后他还送来了一份书面的建议，这个建议的草稿至今仍保存着。魏甘德自己说，是首领们派虏获品负责人邀请他到阿莫巴赫去的，可是他企图使人相信，邀他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向他这个身为美因兹选帝侯的财务官员的人“要求从大主教的金库中拿出六百古尔盾的钱”。他在阿莫巴赫也领到一份与众不同的保护状，上面写着：弗里德里希·魏甘德，他的妻子儿女，连同他在各地的全部财产，均已加入农军和我们的兄弟会。兹命令，对他应象对待其他弟兄一样，免征一切捐税，不得无礼或刁难，如有违反，轻者给予体罚，重者处死并没收其财产。魏甘德归来，看到米尔滕贝格已被抢劫，只有他的宅院未受损害，看来，他这时携带着的这个保护状保护了他未受进一步的损害。先遣队经肥沃的穆道河河谷往下开到阿沙芬堡。该城周围各地的人蜂拥而来，大大增加了这个旗队的兵力。

440

美因兹选帝侯的总督、最尊贵的诸侯和领主、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兼亚尔萨斯的伯爵威廉，住在阿沙芬堡大主教的宫城里，是霍恩施泰因的世袭伯爵。这位总督在4月初人民运动爆发的头几天就动员教区臣属“武装起来，在原地听候他下一步的指示，指示一到，

就必须立即率领披戴光亮的盔甲、配备精良武器的全部步兵、骑兵来增援他”，以便及时反击暴动。

总督的顾问——沃尔夫·贝海姆骑兵队长、马克斯·施通普夫和安德烈亚斯·吕克尔来到米尔滕贝格的华美军营寨，请求格茨·冯·贝利欣根出面调停。格茨说：“朋友们，我自己是个可怜的俘虏，我虽然不能给教区帮什么忙，也不会对它有任何损害。”总督也不得不同其他领主一样，在商得美因兹主教座堂宗教委员会同意后，与它一起接受十二条款，并宣誓今后绝对服从华美军和其他普441 通农军的虔诚明智、有才有识的人所决定和实行的有关十二条款和一切其他本着基督教精神和地方公众要求制定的措施。在帝国进行普遍改革以前，奥登瓦尔德山区已宣誓参加基督教同盟的城市和乡镇的一切教区臣民，包括他们的亲属以及各酿酒厂和加姆堡宫城的臣民在内，仍归他们现任长官和官员管理；以后大主教和总督对于他们改变信仰而参加新教同盟决不记仇。

这项协定是以大主教的名义，即由总督、诸侯主教威廉和美因兹主教座堂宗教委员会的总铎洛伦茨·特鲁赫泽斯于5月7日签署，并加盖了教区和宗教委员会印记而订立的。农军方面的签署人是农军首领格茨·冯·贝利欣根和格奥尔格·梅茨勒。

值得注意的是，协定中规定应履行的义务是“根据新教同盟大会通过并印发的十二条款，以及不包括在条款内的陈情书和附在这两个文件后面的、在阿莫巴赫起草的补充条款”。

由此可见，农军首领力图这样解决问题，即：使领主既承担十二条款的义务，同时也按陈情书来履行义务。

格奥尔格·冯·韦特海姆伯爵也亲自来到米尔滕贝格农军营

寨，与农民握手，表示忠诚归附农民，宣誓将自己的生命财产完全托付给农民，并即刻往屈尔斯海姆给农军送粮秣；在农军继续前进时，他还带着大炮连同火药、石弹到诺伊布龙修道院附近的战场增援农军，并随农军一起向霍赫贝格进发。

格茨·冯·贝利欣根是迫于群众压力和形势违心地向维尔次堡前进的，他在阿莫巴赫就给他的领主维尔次堡主教写信说，正如他所忧虑的那样，农军要侵犯这个教区了，但是，他是被迫参加农军的，因为荣誉关系，他不愿对主教隐瞒这一点，并通知将领地退还主教。5月5日，华美军书面要求主教加入新教兄弟会和接受十二条款；假使他在四天内不派全权代表来签订协定，华美军将宣布教区全体佃农均归他们保护，并把主教当敌人对待。主教座堂教长答复说，他的主教殿下不在此地，而在海得尔堡的法耳次伯爵那里；农军最好派代表前往，他们很愿意同农军商谈；如果农军确实根据福音行事，大家会很容易联合起来的。他们将向主教报告此事。

华美军在诺伊布龙时已经得到这一答复。首领们的决定是：442 事情已很清楚，维尔次堡的领主企图争取时间，但是时间要求他们即刻结束这个问题，因此他们要严肃行事。

农军部队迅速前进，沿途并未破坏和焚烧。但是，那些已经脱离大军不服从指挥的旗队，却难免有这类行动。5月7日，农军开进米尔滕贝格，而弗里德里希·魏甘德不在，他正外出与总督威廉侯爵缔结协定。农军认为魏甘德是十二条款陈情书的起草人之一，所以不顾他持有保护状，径自闯进他在米尔滕贝格的两所住宅，大肆抢劫和破坏，以致“连土耳其人都会觉得过分了，他们把

钱、酒、粮食、铠甲、武器、家俱等等，凡是他的东西，全部抢光，价值在六百古尔盾以上”。但是，华美军派出的游击队仍然占领着主人尚未加入新教兄弟会而管事又已逃走的宫城。罗滕费尔斯宫城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罗滕费尔斯的主人是贝利欣根的亲表兄弟，格茨曾严令和恳请派到那里去的部队不要破坏这个宫城；除了军营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拿其他任何东西，并且要协助主妇，勿使她的家俱、衣物和首饰遭受损失。农军首领此时已经比较慎重和温和了，自此以后不再在一怒之下焚毁一切，而只能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奥登瓦尔德农军保全了罗滕费尔斯；霍姆堡宫城和普罗策尔滕城的官邸也同样保留下来。格茨后来自夸说，在他指挥这支农军期间，任何伯爵和贵族的邸宅没有一处被烧毁。在舍恩赖因附近，农军曾从属于黑森林希尔绍地方的本笃会、也叫舍恩赖因的修道院经过，这个修道院已是一片废墟。这里不仅破坏殆尽，而且荒凉满目。黑军曾在这里把酒、粮食、牲畜和家俱劫走后纵火焚毁了一切。

华美白军从这里开往霍赫贝格，5月7日夜在此面对维尔次堡扎了营，同时派八人进入后方美因兹大主教辖区，去接受尚未加入同盟的村区宣誓入盟。华美军可以安心让这八个人在美因兹地区活动；因为莱茵河两岸所有的地方，如法兰克福、美因兹、沃尔姆斯、施佩耶尔、莱茵部、莱茵法耳次向下直到特里尔的整个地区，都已掀起了有利于农民的运动。

第六章　法兰克福、莱茵部、莱茵河下游和威斯特法伦

443

有这样多大教堂、城堡、领主和教士邸宅倒映在碧蓝的莱茵河的两岸，头几次鞋会起事运动的种子就已撒遍这条大河的上下游，现在随着大规模的人民战争的爆发，这些种子也早已在这里发芽生长。法兰克福的外地商人在作大斋期弥撒时就已担心这里会发生反对市政会和僧侣的密谋行动，他们窃窃私语，说作完弥撒以后将会看到很多新奇的事。城内住着一个外地牧师格哈德·韦斯特堡博士，与卡尔施塔特情意相投，思想接近。新教信徒以他为中心；他在伽伦巷租赁的寓所昼夜都有市民来访，他们称他为福音家。他的最积极的信徒是齐根的鞋匠汉斯。前一年，这里因教会问题已经发生过各种争吵；还在1523年，法兰克福市民就对他们的房屋和田地所负担的永久息金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重表示极端不满，以致市政会要求僧侣同意为双方进行一次公正的调解。市民对1488年开征的酒税、啤酒税和谷物税也有怨言。

复活节前的礼拜一，4月10日，诺伊施塔特和萨克森豪森的六百多市民在圣·彼得教堂庭院集会，其中也有几个外地人。集会的起因是对集市上使用的小货车即手推车加了一项新捐：每个使用手推车的人应交十二芬尼。集会群众很快就转入全面讨论反对市政会和教会的问题。中午十二时，哈曼·冯·霍尔茨豪森和

汉斯·斯特凡·冯·克龙施泰特两位市长匆匆地跑来了解市民的意图。集会的人不让他们问问了事，立即报以暴风雨般的控诉，他们控诉了僧侣和捐税。这两位老爷力图安抚他们，说市政会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应该把疾苦写成文件，呈交市政会。大会不愿意使问题长期拖延，要求立即改善，自己进行改善，即改革教会。444 他们对市长毫不隐瞒自己的意图是要惩罚几个修道院。哈曼·冯·霍尔茨豪森问站在最前面的几个人，他们是为自己发言和交涉，还是受了谁的指派？制桶师傅彼得·德克尔回答说："受了谁的指派？这是为我们自己，为公众和一切行会。"汉斯·斯特凡先生这时同另一个为群众爱戴的裁缝彼得·克里格尔商谈，汉斯·斯特凡和霍尔茨豪森请他阻止他的朋友们到修道院去。但法兰克福人想根据听说其他地方对付教士的办法来对付本城的教士。教堂庭院的群众齐声叫喊："教士们早就喝足了我们的酒，我们也要喝喝他们的酒了。"这两位老爷千方百计地劝告、请求、恳乞、许愿，都无效果，这些手工业者怀着欢度假日的喜悦心情，拥进多明我会修道院，打开酒库，又吃又喝；他们从那里又到徭役农场，找到了教师，又吃喝起来，但并未在那里胡作非为。次日，4 月 11 日上午，民众代表向市政会递交了申诉书，下午分别到了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处、圣·巴托洛缪修道院的总铎住宅（总铎已与常写文章反对宗教改革的科赫莱乌斯一起逃走）、其他许多僧侣的住宅。他们只是作为又饥又渴的不速之客拥进这些人的住宅去的，并未采取任何越轨行为，既未破坏，也未抢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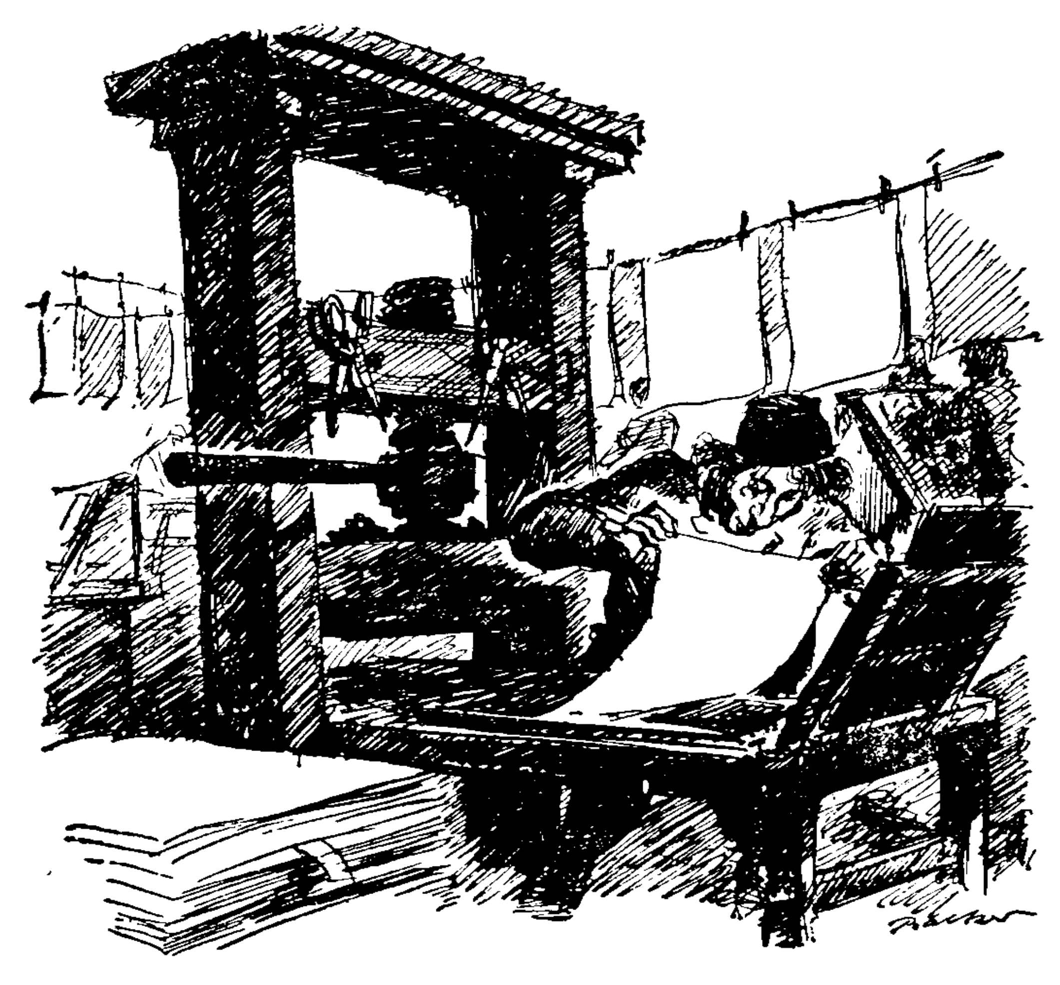
市民把自己的疾苦归纳为四十六条款。市政会阴谋利用谈判拖住他们，以赢得时间。但是，齐根的汉斯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六早

晨来见市长，声明市民希望市政会立即接受提出的条款，不得删减。市民代表去向市长作出这样的声明期间，各行会的几百工人在利伯弗劳恩山武装集合起来了；他们手持梭镖和短火枪，光耀夺目。

市政委员们考虑，“他们应该追求和睦与和平生活，因神圣罗马帝国有很多光荣的城市也都发生了目前这样的乱子；如果不格外体恤下情，恐怕还会发生其他不幸。”他们最后决定，同意市民提出的条款，同时发出一份文件，说明“凡对公益有利而且重要”的各条款，凡属谴责“在法兰克福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缺点和弊端，“而他们又能凭上帝和荣誉遵守的各点，他们甘愿遵守，完全履行”。他们宣誓担保对条款坚决遵守，决不因此对任何人表示恶意或反感，决不利用已有的或将来可能获得的任何帝国特权或其他特权来反对这些条款；他们代表自己和后代宣誓永世遵循这一切条款。 445

市政会在复活节后的礼拜六，4 月 22 日，把这个文件交给市民。为争取承认这些条款的斗争进行了十二天。现在，全体市民敲着大鼓，欢天喜地地穿过大街小巷，赶到市政厅去观看市政会、教区和修道院签署的条款。有人把条款朗诵给市民听，然后市政委员和市民对这些条款重新宣誓。于是岗哨撤离广场，长期紧闭的城门又打开，一切又恢复宁静。

市民把这些条款付印，在莱茵河流域各城市、法耳次和士瓦本联盟辖区内散发，结果引起这些城市和地区当局的愤怒。但是，一直在法兰克福市内活动的人数众多的市民委员会，其大部分成员都退出了委员会去重理他们的旧业，只剩下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小



印刷条款

委员会。这十个委员挨门挨户到僧侣领主家里，以市民的名义命令他们立即放走他们的姘妇，否则将对他们不客气了。十个委员还向各修道院索取了它们全部的现有财产清单；人民运动在德意志各地进展愈大，这十个委员对市政会的态度也愈大胆。现在，法兰克福市辖区的农民也起来了，在安东尼特农场已经举行过几次令人不安的集会。同时还传闻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正向法兰克福开来。市政会向市民请求，企图使市民相信，一旦黑军闯进城来，并抢掠外地商人和贵族寄存在本市犹太人处的大批博览会商品，全

城将会遭到毁灭。但是，对黑军的恐怖情绪很快就消失了，黑军已经走上另一条相反的道路。当时城里有“很多歹徒”企图借机将德意志骑士团、僧侣和犹太人全都杀死。他们叫喊说，如果不依他们的意愿办，他们就不遵守任何条款。黑军进攻的危险过去之后，市政会立刻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它把说怪话的孔茨·哈斯和屠夫黑内·施托克两人关入监狱；还决议限韦斯特堡博士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市。这位博士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市政会不得不派强大的游动哨在他的寓所附近往来巡逻，因为在他家里举行的夜间集会比以前更加频繁和狂热。博士对第二次向他发出离城的客气警告回答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我就离开，不过暂时还要留下。”这十个委员还向市政委员们为这位博士要求市民权。市政委员们所忍受的还不止是这些事情。一天夜里，当几个市政委员和一群亲市政会的市民巡视街巷的时候，恰巧这个十人委员会的一位成员齐根的汉斯和其他一些平民从博士家里走出来。齐根的汉斯喝问他们：“这是干什么？是要监视吗？我也还是能够召集人的。”然后，他撇开市政委员转向那些市民说：“市民们啊，如果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你们就不会跟着他们走的。”这些亲市政会派“压抑着怒火”，并且连连说了些好话，以免齐根的汉斯寻找借口动武。于是汉斯同皮毛工人劳克斯、裁缝维尔德和其他几个受民众爱戴的人分了手，“可是还说了好些煽动性的、不适当的、违反基督精神的话”。 446 447

邻近的美因兹，昔日是充满欢乐的金色的城市，它得天独厚，民众应该非常幸福，然而并不幸福，在这座古老的大城中爆发的运动比在法兰克福还要激烈。4 月 25 日晚间，当人们抬着基督受

难像游行时，很多身穿铠甲、手持火枪的市民集合在迪特广场上；他们是新教的教友，有四个新教传教士被他们从本市监狱里放出来。他们整整一夜全副武装地集结在一起，副主教和主教座堂宗教委员会同他们进行的一切和解谈判，都安抚不了他们。次日凌晨，他们派人向全城号召，要求全体市民到迪特广场集合；全副武装的市民纷纷赶来，他们接管了城门钥匙，关闭了所有城门，把各城楼的大炮都拉到迪特广场上。城里战争的喧闹声日夜不绝，他们用小臼炮射击，威胁说要攻打教堂。主教座堂宗教委员会为了避免破坏，同意市民向它提出的各点要求，共三十一点，措词极为温和，要求极为公正，都是涉及当地的疾苦问题。

在确实可以称为贵族的真正故乡和僧侣的天堂的莱茵部，农民和市民早在几天前就已集合起来了。4 月 23 日，他们先在古老的马尔施塔特附近的圣·巴托洛缪的吕策尔草地上集合，要求恢复他们古老的地方宪法。和美因兹城一样，他们起草的条款恰巧也是三十一条，下面我们举出其中比较重要的几条。他们和士瓦本人一样，首先要求有自己选举福音传教士和传布福音教义的自由。其次要求把什一税减为三十分之一；这项税款应用来维持传教士的生活，其余的救济贫民。他们希望莱茵部的一切田产，无论是僧侣的还是世俗的，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应一律同市民一样纳税，一样服地方公役；只有免税的贵族世袭领地才可按惯例不负担这些义务。他们要求恢复原有的那种自由，即对任何莱茵部人只能在其居住地起诉和审理；同样，一切隶属关系和过去的特权应一律取消，人人受到全国统一的法律的保护。他们还要求应取消一切旧契约和无用的教团，不再向它们缴纳地租和贡赋；有合理凭据的地

租保留，但交一先令[1]的减为十五白芬尼[2]，对酒、油、蜡这类的捐税，可按二十分之一缴纳，一切附加地租应完全取消，欺骗的买卖应予取缔，对由宠幸者占有而非亲自供职的一切祭坛，其收入应予没收，并用于公共福利事业；莱茵部境内不允许再有犹太人、托钵僧和驻屯军；取消修道院，停征大主教上任献礼金（仅莱茵部一地此项费用即达一千金古尔盾）。最后他们要求，市民可以自由买卖建筑木材和柴薪，自由渔猎和放牧，但大猎物除外；过去缴二分之一者，今后缴三分之一；过去缴三分之一者，以后缴四分之一，依此类推；各村镇的孤儿寡妇应由当地政府照顾，有关森林案件应按原有法律审理。

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条款，是关于他们的军事防御问题。以前，莱茵部所有村镇的四周都有围墙、壕沟和堡垒；整个莱茵部的西面和南面以莱茵河为屏障，其东西和北面则由"格比克"作掩护，所谓"格比克"，就是一道由壕沟、堡垒和茂密的荆棘丛林连接组成的防线。这条防线被蒂芬塔尔修道院和阿彭宫城从中间切断，使此地的门户因此洞开，易受敌人袭击。因此，组织起来的莱茵部人要求拆除修道院和宫城。

集结的群众把他们的申诉条款交给副主教布勒姆瑟·冯·吕德斯海姆，他转交给主教座堂宗教委员会。该会为了赢得时间，要求延缓三、四天，以便研究这些条款中是否含有违反上帝的法律和真理的内容。主教座堂住持们指望在此期间能得到从远方来的救

① 先令（Schilling），德国中世纪时的银币。——译者

② 白芬尼（Albus），德国中世纪的银币；1360—1842年通行于西德意志。所谓白芬尼，是区别于当时的铜制黑芬尼的。——译者

援，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些消息和行动指示。最后他们宣称有些条款是以上帝的法律作为根据的，另一些条款则不是这样，并请求地方会议最好在他们与正外出在阿沙芬堡的总督商妥以前，暂勿要求盖章承认。地方会议中有些人认为这个要求合理，同意接受，另一些人则反对并拒绝任何拖延。持反对意见的人主要是从本部中心管区，即温克尔、厄斯特里希、哈尔加滕、约翰尼斯贝格和米特尔海姆等村来的人。其中以约翰尼斯贝格村人最为激昂。北部管区的一些人，多数是艾宾根村人也以同样的热情与他们一致行动。

约翰尼斯贝格村人和艾宾根村人，在地方会议出现这种意见 449 分歧时，全副武装地开往距莱茵河不到一小时路程的瓦霍尔德原野，那是靠近埃伯尔巴赫西多会修道院的一片长满刺柏的牧场。他们在圣菲利普和雅各布节[①]的第二天在瓦霍尔德扎营，并集体宣誓相互支持和彼此永不分离。在这里，贵族和市民纷纷向农民靠拢，他们希望从中得到好处。他们中有很多人被请到瓦霍尔德。总督、斯特拉斯堡的诸侯主教威廉·冯·霍恩施泰因也被请到这里来会见农军。他是和总铎洛伦茨·特鲁赫泽斯和其他一些主教座堂住持以及诸侯所属官员一起来的，准备同莱茵部人进行和谈。由于周围的武器闪闪发亮，气势逼人，总督迫于集合在瓦霍尔德地区的骑士和市民的压力，不得不接受条款，并立下接受条款的字据。各修道院在同样压力下，被迫立下字据，同意遵守条款；实际上，这是承认对修道院的死刑判决，因为它们无异于放弃自己一直享有的绝大部分收入。同时，地方会议还要求各修道院把一切文件、有关息金和地租的契约文书一律交出。“格比克”防线已经完

① 7月25日。——译者

全修筑起来，骑士们不得不同意担任首领职务。特里尔大主教的兄弟弗里德里希·冯·格赖芬克劳担任了莱茵部总营寨的最高首领。地方会议在与修道院签订的协定中要求供给贵族老爷以优美的帐幕。那些老修女最不能适应这种战争的喧闹，更何况她们还得拿出自己的储备物资来供养民众。所以，戈特斯塔尔的女修道院院长在她写给格赖芬克劳和贤明的地方会议的顾问们的信中，“以悲痛的心情控诉她们苦于那些人的为非作歹和破坏捣乱；他们在她们的女修道院前跑来跑去，大吃大喝，砸碎她们的门，用梭镖乱扎。如果他们打算毁掉女修道院，那么但愿地方会议设法使她们得到自己所必需的东西以度余年；然后才对女修道院任意处置。” 450



进军瓦霍尔德

虽然营寨迫切需要莱茵部农军中如此众多的人，但他们却在瓦霍尔德流连达数周之久；他们饱尝了埃伯尔巴赫各修士的珍馐和莱茵美酒。过了很久，还有民谣歌唱农民在这个时期用埃伯尔巴赫修道院的大酒桶喝酒情景；这种酒桶很象有名的海得尔堡酒桶。民谣的歌词如下：

我们都是兵，
坐在松树林，
美酒开怀饮。
要问得意否？
饿狗喂草根，
魔鬼捉弄人。

人民运动从美因兹地区迅速越过莱茵河两岸地区向下游发展，开始在北德意志广袤地区蔓延开来，而且在各城市中到处以那种温和的精神，以那种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市民所期望的秩序开展起来，如同在法兰克福和美因兹那样，连一所僧侣的住宅也没有遭到破坏，也如同莱茵部的农民那样，没有发生恣意骚扰（即使任何一次战斗行动必然会发生事端），没有流血，也没有发生野蛮的或狂妄的暴行。但是那些不容置辩的滥用政权和教权的行为必须取消，社会必须进步，被剥夺的人权即公民权必须恢复。新福音的使者在莱茵河下游早就在活动，而反抗精神和启蒙思想甚至在科隆地区和威斯特法伦也都传播开了。在莱茵河流域各城市中，处处堆满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干柴。各地民众都非常憎恨僧侣，各地市政会都不满主教；民众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僧侣既不和市民一起共同负担各种公共捐税，又通过在修道院本身或者由教会臣民经营市民所经营的行业，来多方损害市民的职业利益。市当局同主教和大主教关系紧张，意见分歧，因为主教的审判权和城市当局的权力同时并存，关系不明确，经常导致纠纷和磨擦。所有的人，无论平民还是市政委员，都反对高高在上的僧侣领主，因为日益扩张成为世俗侯国的主教辖区，处处时而公开地、时而隐秘地不断侵吞市民自由

451

特权，很多这种特权逐渐遭到彻底的践踏。在许多城市里，市民和市政会之间、平民和名门望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因为市政会的胡作非为常常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525 年内的这种情况使得莱茵河畔博帕尔德和韦泽尔这两城市的市民拿起了武器。市政会老爷们的财政情况非常糟糕。市民利用普遍爆发人民运动的机会，解散了市政会，推举了新的成员，继续对城市管理实行监督。特里尔的大主教里夏德·冯·格赖芬克劳把一份他所承认和批准修改宪法的正式文件交给了起义的市民。沿莱茵河再往北，居民众多的古城科隆也处于危急的动荡之中。这里的市民既反对大主教，也反对市政会。莱茵河沿岸所有重要城市似乎都将变成僧侣领主和世俗领主的刑场，而且，象南方高原地区一样，这里也将发展成一场争取宗教自由和市民自由的血战。在科布伦茨、波恩、克莱韦、杜塞尔多夫以及明斯特主教在威斯特法伦的首邑都已出现了类似的局面。

在莱茵河上游、布莱斯部、侯爵领地巴登、莱茵法耳次、亚尔萨斯等地发生了与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大规模运动直接相关的事件，而且起义已经从那些地区径直波及洛林、非德语地区。

第七章　莱茵河上游农军

据传说，托马斯·闵采尔在莱茵河上游、宗德部的米尔豪森、巴塞尔、苏黎世、克莱特部和赫部来回活动。在再洗礼派中，有一 452

部分原来就在当地,并且与他联系上了;另一部分则是他大量派去的,结果加强了先已起义的农民团体,并且唤醒其他的人也拿起了武器,替天行道。为了评价再洗礼派使者的重大作用,必会想到他们人数迅速增长的情况, 想到他们每个人在理想鼓舞下进行过狂热的工作。连盛传在他们和其他人身上发生的奇迹都被用上了。例如,当阿尔部人在4月初开始活动时, 有人传说, 夜里有火柱保护他们, 象从前以色列的子民在沙漠中一样①。4月4日夜, 有十四个男的施洗人和七个女的施洗人,其中有最重要的首领,他们从关押他们的苏黎世的异教徒监狱中越狱, 获得成功, 于是传说,他们是通过一种奇迹才得到解救的,是天使把他们引出监狱的,象从前指引使徒那样。有几个人,竟然异想天开,也许是自己真的相信这件事, 也许是想使别人相信这件事, 居然十分勇敢地回到城内,结果立刻又被关进监狱; 其余的人逃入邻近地区,"以便把愿意信仰基督圣言的人找到一起,并且通过施洗同他们结合起来"。从这时起, 他们在黑森林的瓦尔茨胡特(几天内就有近五百人受了洗礼)、沙夫豪森和巴塞尔的本城及其辖区、宗德部,尤其在米尔豪森周围以及上、下亚尔萨斯,都发挥了很明显的影响。

其他地方的再洗礼活动,例如在圣加仑,已经蜕变成为一种丑角戏、恶作剧和愚蠢行为, 只能令人作呕或捧腹大笑, 而从莱茵河上游顺流而下一带地方的再洗礼派却积极活动, 使再洗礼成为一种解放农奴的洗礼,鼓舞被压迫者的斗志, 团结分散的个人, 并且

①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至第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用火柱给他们照明, 使他们日夜都能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译者

使他们拿起应有的武器即利剑，以维护人类尊严或进行自卫。人们很快就络绎不绝地集结起来，象潮水一样向前奔腾；它将变成一股巨流，一股唯一的巨流：自由要象莱茵河的水一样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从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直抵尼德兰。

不久，巴塞尔爆发了一次运动，在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再洗礼派，但是起义的农民进攻此城的计划没有成功，他们不得不徒劳地又撤退了。 453

在巴塞尔主教辖区，特别是在紧接宗德部边界的劳芬塔尔和索洛图恩地区，起义继续发展着。这里的人同来自普菲尔特、兰德泽、阿尔特基尔希和坦恩四个管区的从圣乔治节[①]就驻在战地的宗德部人联合起来。他们依靠了瑞士，当然是依靠瑞士人民的声援，而不是依靠统治者。

以自由之国而自豪的瑞士对于邻国的人民运动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态度；连新教已经取得胜利的一些邦也是这样。它们严禁臣民跑到起义的邻人那里去或者给予援助；它们害怕自己的臣民受到感染，害怕失去联邦所共有的图尔部。当时图尔部的行政长官报告说，如果不援助他，瑞士将会丧失图尔部。因此，联邦只得准备了一支有三万人兵力的监视部队出发去对付边境附近的武装起义。虽然这些城市当局与法国有同盟关系，而且贵族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占优势，但是，民间的古老的自由精神那时还没有消逝，人民同情士瓦本的农民，不顾各邦的禁令，瑞士人组成了五百人为一旗队的六个志愿旗队开入了宗德部。上亚尔萨斯和宗德部的农民以月饷四古尔盾征雇了他们，以保卫自己和自己的村庄。宗德部

① 4月13日。——译者

的运动中心是哈布斯海姆、里克斯海姆、埃申茨魏勒、齐利斯海姆和靠近米尔豪森的其他一些村庄。但是,当时的目击者却这样说:部内"处处听到受到魔鬼支配的农民发出闻所未闻的奇怪喊声"。其实农民并没有用魔鬼作旗帜,他们用的是一面小白旗,上面写着"耶稣基督"几个大字。有几个人甚至在武装暴动以前,就打着这面旗帜进入米尔豪森,向市民要求捐献,当时他们还到处大声哼着这个小调:

"向正义的旗队献金,

为我们贫苦农民祝福。"

宗德部农军的最高首领是草原的汉斯。

454 米尔豪森城内也不宁静。4月23日,铁匠行会会员们集会,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在晚饭后抢劫吕策尔霍夫。从情况看来,他们似乎不是没有得到城外农民的同意。因为本城的市政会刚刚采取了对策,曾命令铁匠不得轻举妄动,但里克斯海姆的农民却挥舞着旗帜,向城郊开了来。行会会员一见此情,马上更加壮胆了,行会师傅汉斯·格吕恩艾森力图劝诫会员遵守秩序,也被他们轰跑了。不过,市政会仍然保持优势。次日早晨,它召集所有的行会开会,向他们讲明了他们那些同乡的叛逆行动。结果,那些会员表示悔过并且请求宽恕。

与宗德部人同时暴动的有默姆佩尔加德①伯爵领地的农民。当时,莱茵河彼岸的这块地产仍属于被流放的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所有。农民暴动并非反对领主乌尔里希公爵,而是按照

① 默姆佩尔加德,今法国东部的蒙贝利亚尔,1407—1793年属德国符腾堡邦。——译者

这位领主的意图反对贵族和僧侣。他们抢劫了贵族和僧侣的官邸。他们用的旗帜上面画着符腾堡的鹿角，鹿角旁边画有一只农民鞋。

僧侣的官邸也是宗德部人首先要攻击的目标。厄伦贝格、舍南施泰因巴赫、奥特马斯海姆等修道院和其他一些修道院，都被他们抢掠一空；土地簿和贡赋簿都被他们焚毁；除此而外，他们并未破坏房屋，也未伤人。

宗德部和上亚尔萨斯是在斐迪南大公的治下。奥地利在这些地区的政府设在恩吉斯海姆，当时大公委派的行政长官是威廉·冯·拉波尔特施泰因，是一位世故老练的统治者。他曾朝拜过基督的圣墓，在远征威尼斯时任德皇马克斯的战地总司令，以后历任马克斯皇帝及其两位继承人的枢密顾问，曾几次在匈牙利对土耳其人作战中获胜。

可是，大公派的这位总督这时也不在亚尔萨斯，他在复活节的礼拜一带领二十五名全副武装的骑兵离开恩吉斯海姆到士瓦本联盟去了。5月4日，礼拜四，恩吉斯海姆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农军已经从哈布斯海姆开上来，而且想分头行动。事实上，农军内部的确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开往雷吉斯海姆，另一部分人要到维特尔斯海姆去，再有一部分人想向森海姆进军。最后全军一致同意向巴滕海姆前进。城里鼓声喧天，警钟声不断，城内所有战斗人员、贵族、僧侣领主全都动员起来；这时，圣·瓦伦亭的修道院院长、明斯特的修道院院长、祖尔茨的圣约翰修道院的注经师、斯特拉斯堡的祝圣主教等人，都全副武装，骑着战马同他们的骑士和雇佣兵在一起。因此，已经开到城下的耶稣基督农军又 455

向后撤,开往左方,在艾森海姆扎了营。礼拜六,亚尔萨斯的十一个帝国自由城市中就有施勒特施塔特和凯泽斯贝格两城市派代表骑马来到恩吉斯海姆进行斡旋,想使农民和奥地利政府达成和解;随后在礼拜一,巴塞尔和米尔豪森也为了同样目的派来了代表。当这些人在恩吉斯海姆谈判时,农民(现在是上亚尔萨斯和宗德部联合农军)于礼拜三,即5月10日,迫使祖尔茨宣誓归顺基督教同盟;礼拜五,即5月12日,迫使格布魏勒宣誓归顺基督教同盟。对这两地的归顺均由艾森海姆营寨接受宣誓。如同其他地方,农军在这里也只惩罚非新教的僧侣:他们在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的村庄中,剥夺了属于修道院和在俗传教士的全部财物。

在亚尔萨斯中部爆发的起义还要早些。这是由很多小的农军营寨联合组成的所谓下亚尔萨斯农军,司令部设在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内建于十世纪的阿尔特多夫修道院。

在复活节期间,约有一千一百名农民集合,礼拜三,即4月18日,进驻阿尔特多夫修道院达八天;他们赶走修士和修道院长;他们把搜获的或吃喝剩下的酒和粮食连同家俱一起卖掉,有些什物受到破坏。

与此同时,农军在南面的达姆巴赫和埃普菲希的附近也集结扎了一个营寨,树起一面白色旗帜,旗上的一圈字标和奥登瓦尔德农军的字标相同,写着:“圣经万古长存!”这些农民有一部分借口按照惯例要借粮,开到莱茵河畔的埃伯斯海姆-明斯特。他们未受阻拦,占领了修道院,并进驻其中,此后他们便自称为埃伯斯海姆-明斯特农军。

维勒河谷(阿尔布雷希特河谷)和大领地内的农民也集合起

来，在复活节期间进驻胡克斯霍芬修道院，占据后赶走修道院长。他们继续前进，直抵自由城市施勒特施塔特，随后又从这里返回胡克斯霍芬，捣毁这座小修道院，拆毁钟楼，运走大钟、圣餐杯和所有教堂饰物，撕毁箱柜所藏的书籍和文件，连房顶也被拆除。神殿庭院也被贝尔肯附近的农民拆毁。

米特尔魏尔、贝布伦和齐戈尔斯海姆的农民约三百人也在复活节期间集合起来，他们在乔治节[1]攻入布克斯（博斯）修道院，这是培黎斯西多会修道院的一个初学院，坐落在米特尔魏尔和赖申魏尔之间的极为优美的地方。这些农民和默姆珀尔加德伯爵领地的农民同是符腾堡的臣民。他们属于赖兴魏尔领地，这个同名的小城就是乌尔里希公爵的弟弟、符腾堡的格奥尔格伯爵的住地。斐迪南大公也侵占了符腾堡的这块领地；地方官曾令每个市民对奥地利王室举行公民宣誓。赖兴魏尔小城有不少市民参加了农民队伍。他们赶走住在布克斯修道院的修士，喝光存酒，扔掉圣坛上的教堂圣物，甚至拆毁屋顶和房屋的内部结构。第二天，赖兴魏尔的地方官巴斯蒂安·林克骑马出城到布克斯去找农民。他问农民："为什么你们没有奉到官厅命令就做这样的事情？"农民说："老爷，我们这样做，比起外地农民来做要好得多。"

456

乌比斯河谷有霍恩埃克和胡滕堡两座宫城和教区村庄乌比斯，这里的农民冲进邻近的培黎斯修道院，卖掉屋顶的铅板，破坏了其他什物，把教堂饰物运到乌比斯的教堂里，赶走全部修士。他们也光顾了阿尔斯帕赫修道院，赶走修女，并把修道院焚毁。

再往北，巴尔附近的农民也集合成一支旗队。

---

① 圣乔治日，即4月23日。——译者

所有这些独立的营寨都属于阿尔特多夫农军或下亚尔萨斯农军,他们也逐渐集中到一个营寨。最初,有几个贝布伦的农民骑马到埃伯斯海姆,与那里的农军宣誓入盟,并对他们说,他们最好开上来,那样贝布伦的农民就可以同他们联合起来。埃伯斯海姆-明斯特农军的人回答说,布克斯的农军已和他们集体宣誓,同生共死,永不分离。他们农军共有十一支部队(他们大概指莱茵河两岸的农军),它们的誓词完全相同。

亚尔萨斯农军的誓词也列成十二条款,但与著名的十二条款不完全相同。他们要求:1.正确宣讲福音,因为过去可以说是对他们隐瞒了福音,只根据贪欲和自私的目的讲道,而贫苦农民却深受痛苦。2.大什一税和小什一税一律取消。3.废除利息和杂捐;如某人以财产为抵押,向他人借债二十古尔盾,一年为期,期满未归还者,债务人应每年交付利息一古尔盾,直至与本金相抵时为止。4.自由捕鱼。5.自由伐木。6.自由猎兽。7.废除农奴制。8.除了他们所满意的人(后来他们所指的是皇帝)以外,其他诸侯和领主概不承认。9.应保留古老的法院和法律。10.农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另选官员以代替不为他们服务的官员。11.不再向教堂缴纳死亡税。12.领主以前占为己有的公地,不论是牧场还是耕地,应复归公有。

457

这就是亚尔萨斯农民誓词中所包括的条款。埃卡尔德·维格斯海姆说:“愿意同他们在一起的,必须宣誓协助实现这些条款,否则他必须离开。”

亚尔萨斯农民的条款比著名的十二条款更为激烈和简练,听起来很象萨尔斯堡山区和奥地利山区农民的条款。这也许就是原

来由托马斯·闵采尔在莱茵河上游起草的吧。据闵采尔说，比较温和、详细的著名的十二条款，是后来被人根据他所拟条款改写成的。依据不了解真情人所作的任意变动的报告，是不能解释这两个十二条款的差别的。埃卡尔德·维格斯海姆把这些条款给我们保存下来，他自己曾在农军营寨中以这些条款宣誓，必定对条款知道得一清二楚。

在这期间，埃伯斯海姆-明斯特的农军营寨正在移动。他们先后光顾了伊滕魏勒、特鲁滕豪森、霍恩布格、伊格南-明斯特、埃沙特等修道院；他们到达这些地方以后，"惩罚了僧侣和犹太人"；他们还上山开到达姆巴赫和埃普菲希，占领了这两个地方，同时派代表到沼泽地，勒令马科尔斯海姆人和沼泽地的全体农民一律向他们宣誓入盟，并抽三分之一的壮丁参加农军。他们的最高首领沃尔夫·瓦格纳手下有十名首领，其中有埃伯斯海姆的德克尔汉斯、普林斯特魏勒的施莱默汉斯·鲁勒、肯青根的泽根马赫尔等人。他们占领了舍瑙、萨聚、赖瑙和邻近地区。山区农民不断派代表到沃尔夫·瓦格纳的司令部来。沃尔夫·瓦格纳由此知道各地群众都拥护农军的事业，他们所到之处，人们就让他们进城，向他们宣誓归附。这支农军在吸收维勒河谷和沼泽地的农民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以后，又在复活节后第三个礼拜日，即5月7日，与巴尔的小股农军联合起来，然后进攻并占领了圣皮尔特（圣·希波吕特）①。第二天，他们开到上贝尔肯城下，因为当地人不肯投降，他们又开往贝布伦海姆。于是贝布伦海姆、奥斯特海姆、米特尔魏尔和胡南魏

---

① 地图上通常是贝尔特（Belt），位于离施勒特施塔特不远的边界壕附近。——编者

尔等城的人都归顺了他们。当天晚上，赖兴魏尔的地方官骑马出城来访农军，问他们到此有何目的。农军回答说："为了要你们对我们宣誓结盟，帮助我们实现十二条款；如果你们不把城池交给我们，我们将派强大的军队围攻你们。"这位地方官说，他愿意在第二天把市政会和市民的答复通知他们，然后骑马返回城内；他在第二天清晨，鸣钟召集市民，征询他们是否愿意拥护市政会，拒绝农军进城，而且抵抗到底？有一个人立即回答说："我没有射击农民的弹药。"另一个人则说："我没有打死农民的长戟。"第三个人说："我没有刺死农民的梭镖。"地方官说："好吧，大家商量商量，打算怎么办吧，因为我得把答复告诉农军。"商量的结果，他们决定效仿贝尔肯人和拉波尔茨魏勒人的作法。贝尔肯人决心守城，拒绝了农军的要求。但是，农军这时已经继续向前开走了。在策伦贝格，有六个农军首领骑马来到城门前，市民和地方官即向他们宣誓投诚了。莱茵河畔符腾堡领地霍尔堡的各村居民以及本魏勒、胡森和科尔马城[①]附近魏尔等地的居民，也都宣誓归附农军。农军分成各个旗队，来往于各地，以接受入盟宣誓；5 月 9 日，胡南魏尔的总指挥部只剩下两个旗队，总数不过一千二百人。就在这时候，他们接到贝尔肯人的答复。

于是，农军总指挥向同盟所属的一切村镇发出命令。周围已经对农军宣过誓的城市和村庄，突然相继敲起警钟，催促人们去增援农军。当天，沃尔夫·瓦格纳赶到内芬十字纪念碑附近和贝尔肯城前。礼拜三，他休息一天，并等待各援军来到。他的部队驻在

① 科尔马(Colmar)，从 1672 年以后是法国的城市，1871—1918 年属德国，今法国东部上亚尔萨斯省首府，在上莱茵平原，临近莱茵河西岸。——译者

一些葡萄园里；城内城外，一枪未发；他曾写信通知城里，"如果城里人开枪打死一人，他将把整个城市毁灭，片瓦不留。"在赖兴魏尔集会的各城市派来代表要求撤兵，切勿继续前进。首领们对代表说了很多动听的好话，说他们是博施仁爱的，只能继续前进。农军



农军在贝尔肯虐待犹太人

很快就集结了大约一万四千人。贝尔肯城内的妇女看到这种情况，恨不得把地方官碎尸万段。有一些市民也倾向城外的农民。地方官和市政会由于害怕城里的男女敌人，便对农军宣誓投诚，放他

们进城。农军撕毁了犹太人的十诫板和书籍，虽然犹太人曾愿意459出四百古尔盾赎回这些东西，他们还捣毁了犹太人的学校，把所有的犹太人关在一幢房子里，他们所有的抵押品也统统收集在一幢房子里，并派了二名管理员加以看管。人们可以随意赎回自己的抵押品，管理员收集赎款，同时处理犹太人的财物。农军把僧侣的酒喝光，但出人意料地保留了他们的房子。贝尔肯人必须从市民中抽出兵丁六十名参加农军；礼拜五，即5月12日，农军又出发，于13日兵临拉波尔茨魏勒城下。

在拉波尔茨魏勒有府第的贵族乌尔里希·冯·拉波尔特施泰因曾经采取暴力和阴谋手段把当地的市民运动镇压下去，而且对农军也十分傲慢。可是，他的高傲气派很快就消失了。受到威胁的各城市在科尔马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对策，皇帝的顾问汉斯·伊默尔·冯·吉尔根贝格和弗里德里希·冯·哈特施塔特亲自出席了会议，后者直截了当地说，他"无可告慰，只好各人自扫门前雪吧"。随后，在5月13日，拉波尔茨魏勒人看到，农军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地开来，把内芬十字纪念碑附近的整个草地都挤满了，农军首领们先骑马来到城门前，大队人马则停在十字纪念碑附近。农军没有大炮，只有两门野战蛇炮和十二支火绳枪，这些都是他们从菲利普·韦策尔·冯·马西利恩老爷手里夺来的。贵族乌尔里希吩咐城内敲警钟，市民披上铠甲紧急集合起来。就在这时候，市民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和四个首脑人物到城门前去同农军首领会晤，以探询他们的意见。农军首领要求给他们进出城市的通行证。人们把通行证给了他们，他们就骑马进了城。市民派人通知贵族乌尔里希；他前来听取农军首领的要求。"他自己称赞这种要求说，

他们的话聪明有理，他们的计划光明正大；他们既不要宫城，又不要城池，而只要求促进捍卫福音的事业和明确地宣讲福音；他们所要惩罚的，只是僧侣、修士、修女和犹太人，对其他人概不敌视。”

市民大部分倾向农军；其他的市民则去求见沮丧不堪的贵族乌尔里希，问他是否有什么挽救办法。他回答说：“我只知道一个礼拜后会来援军，援军来了才有救，除此之外，我就没有别的挽救办法。”市民说，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实际上这个贵族根本不知道什么援军，不要说一个礼拜，就是两个礼拜以后也不会来，他已经完全被隔绝和孤立了。他又骑马到旅舍去会见农军首领。他请求说：“只要你们撤兵，我愿意给你们酒、肉、面包和钱！”但农军首 460 领不同意。他想就此打发农军首领出城。农军首领都上了马。这时城门卫兵同另外一些人跑来报告说，城外的农军正向施特伦小溪移动，并且开始砍倒葡萄园的葡萄树，并在那里扎营。

原来，农军一直停在内芬十字纪念碑附近，因为过了两小时还不见首领们返回，他们就越过草地向胡南魏尔教堂移动，渡过施特伦小溪，来到了城前。

这时市民叫嚷：“农军在城里过一夜，本城就得损失上千古尔盾。”这个贵族吩咐海因里希大师赶紧拟出一些条款，企图先使农 461 军首领接受这些条款而后放农军进城。这是一些保留条件，内容是：他可以自由保有宅邸，保护贵族、教士和寺院，农军不得带走大炮，不要开往恩吉斯海姆，领主和其他人的领地可自己保留。农军首领没有完全同意这些条件。有一个首领对他说：“福音是父亲要反对儿子，儿子也要反对父亲。”说到这里，他们就骑马出

城了。

当城门卫兵问这个贵族可不可以放农军进城的时候，贵族回答说:“这我管不着，我不是市长!”随后他骑马到市场去。他在这里说:“是你们愿意让他们进城的，这件事你们做得好，结果怎样你们一定会看到;你们愿意给他们开城，我们可不乐意。”市民青纳格尔大声反驳他说:“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贵族回答说:“你和那些小伙子要是先前都这样大声叫喊，情况也许就会改观;可是你们做出的事儿，表明你们有这个意思。”

农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放进了城。时间是5月13日晚五时到六时。农军首领在市府书记的家宅下榻。夜间他们把各城门的钥匙都拿到了手。农军彻夜大吃大喝，饭桌上的东西都是从僧侣家拿来的。第二天，礼拜日，他们一清早就跑进修道院。他们并没有捣毁它，但也不是没有发生粗暴行为;他们不仅运走了存粮，毁掉了地租账簿，而且还从教堂搬走一些雕像，毁坏了一些绘画，扯开圣加大利纳礼拜堂里的旗帜，做了裤带，旗杆做了纠察队的木棒;修道士雅各布受到冲击，吓破了胆，十天以后就死了。至于修道院的最大损失，还是由本城市民造成的。农军向僧侣征收了五十古尔盾税，缴纳后发给每人一份保护状。市民必须向农军首领宣誓协助捍卫福音，并愿以生命财产援助被欺侮的基督教教友。“可是这个誓言并不妨害他们从前对自己领主所作的誓言;相反地，他们仍应象过去那样侍候、服从他们的领主，继续缴纳租税，服乡间徭役，并无有不服从领主的意思。”贵族也必须向农军首领宣誓，但也保留他们过去对封建领主所做的誓言。

这一切与亚尔萨斯十二条款毫无共同之处。很明显，亚尔萨

斯农军比内卡河谷人更甘心情愿地接受十二条款陈情书，他们从 462
此与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的基督教大军采取一致行动了。

由邻近的格马派来的代表请求吸收他们的城市加入基督教同盟。结果他们达到了华美军不开到该城去的目的；农军首领只派了五十名战士前去接受市民入盟宣誓。首领向代表交代，他们必须缴纳什一税，因为什一税是领主买下的；但是灵魂账应取消，格马和拉波尔茨魏勒的僧侣必须娶妻，必须用德语做弥撒。

5 月 14 日下午一时，农军又出城在草地集合，开往赖兴魏尔，当晚到达。他们在贝尔肯和拉波尔茨魏勒两地一边喝，一边糟践，各消耗三十富德酒，而且“对他们的吃喝分文不付”。不消说，剩下酒饭还由市民享受了好多天。赖兴魏尔人看到这两个城市已经投降，农军又如此声势浩荡地前来，就赶紧准备，杀了九头牛犒劳农军，允许他们进城。赖兴魏尔城宣誓加入基督教同盟，出三十人参加农军，拉波尔茨魏勒必须出六十人。赖兴魏尔城的僧侣和什一税局奉献的二十富德酒，农军也享受了。

这些农民在南方亚尔萨斯境内占领了一些小城，与此同时，北方驻在阿尔特多夫的农军主力几乎夺取了斯特拉斯堡。人民运动的洪流在帝国这个重要的大城市周围奔腾澎湃，它在运动中也占有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斯特拉斯堡城内的官厅和市民都非常向往瑞士的自由。去年它还接纳了因暴动而逃离故乡的其他领地的市民和农民，并给以市民权。市民非常倾向于新教，任何新教传教士和宗教改革家在这里都很受欢迎，这里可以听到市民的高谈阔论，可是他们并不直接赞助起义。只有少数市民同阿尔特多夫农军总指挥、距离斯特拉斯堡不远的莫尔斯海

姆的埃拉斯穆斯·格贝尔建立了联系，想暗中帮助他占领本城。但计划泄漏，有几个市民因此被杀害了。

占领斯特拉斯堡对于整个战争、乃至整个德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在夺取这座坚固设防的城市的计划失败以后，有一支两万兵力的农军在4月28日起事，下山开往斯特拉斯堡主教府所在地亚尔萨斯-查伯尔。亚尔萨斯-查伯尔不象斯特拉斯堡那样坚固，但对于农军说来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练兵地和据点。它的防御设施有五十二个城楼和三百六十五个雉堞。

463

“亚尔萨斯华美军”（埃拉斯穆斯·格贝尔在文告中这样称呼他所指挥的农军）首先要全力拿下距查伯尔半英里的帝国诸侯修道院毛尔斯明斯特。一年以来，这个修道院院长是卡斯帕尔·里格尔·冯·迪林根，他为人善良，胆小怕事。农军很快就占领了这个修道院，俘虏了院长。可是农军并没有为难他，而是让他自由离开，他也平安地到达了萨尔堡；然而由于他内心对农军非常不满，以致后来胡思乱想，以为农军真打算惨无人道地活剥他的皮，扔他下油锅。至少他曾向洛林的公爵作了这样毛骨悚然的叙述。当然，对农民来说，毛尔斯明斯特寺院本身是一块绊脚石，所以这里所受的破坏比其他教堂都严重。农军打碎了圣像，捣毁了修道院房舍，烧掉了图书室的藏书；他们还撕毁了教堂记事簿和圣书，扔得田地里白花花一片。而在查伯尔附近的圣约翰注经所里，被撕毁的账簿和文书深可没膝。圣餐杯、壶、圣饼碟、金银教堂器皿和各种圣坛饰物，都在农军营寨里闪闪发光。毛尔斯明斯特修道院的人不得不向农军宣誓，农军还要求亚尔萨斯-查伯尔主教府的人也同样宣誓。主教座堂住持和本城的贵族纷纷派急使向洛林的安东公爵求

援，安东公爵准备派一支守军开进城去；但是市民表示不欢迎法国军队；甚至公爵打算派德意志（尼德兰）雇佣兵进驻城内，他们也关城拒绝。市民深知洛林军队是纪律废弛的乌合之众，所以宁愿给农军开城，宣誓参加基督教同盟。5月13日上午十时，农军开入查伯尔，随即以强大的兵力，凭借自己构筑的堡垒，在城墙内外防守起来；他们认识到这个据点的重要性，因为从这里很容易冲进洛林。

农军的计划是不仅进军洛林，还要深入法国内地；当时农民中盛传法国贵族的精华将士都在帕维亚战役中阵亡或被俘，征服法国易如反掌。

农军一支先遣部队早已开进萨尔部，占领了萨尔河畔的黑尔比茨海姆修道院，并以此作为据点。这是一座女修道院，两侧有森林和山脉，前面有萨尔河作掩护，地势非常有利。他们从这里吸收了很多洛林公爵领地的农民。 464

一支由四千人组成的农军在洛林布防，他们攀登山脉，在萨尔格明德附近的森林里构筑堡垒。洛林接受争取自由的精神达到何种程度，不久就显示出来了。有人问迪乌策郊区的洛林人是否愿意誓死服从他们的仁慈的安东公爵和拥护天主教，于是约有四百人集合在城外草地上，经过磋商后答复说：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公爵准许他们在幼林的牧场上放牧，并且立约向他们承认莱茵河对岸德国人发表的十二条款，他们就愿意照旧服从。与此同时，有四百多人离开城堡辖区，加入正在萨尔格明德附近布防的农军。此外，纳骚、萨尔布鲁克、萨尔姆、比奇和茨魏布吕肯等伯爵领地的很多臣民也投奔农军；其中有些人去了又回来，结果被捕，关进南锡

和维克的监狱。农军从黑尔比茨海姆出发，吸收邻近村庄和城市加入基督教同盟。若干小营寨分布在萨尔格明德、黑尔比茨海姆和亚尔萨斯-查伯尔之间的山区，构成一条连络线，从这里再延伸出去，通过整个亚尔萨斯直到阿尔卑斯山麓；这许多营寨和农军几乎一致拥护埃拉斯穆斯·格贝尔为总指挥；而另一条线则由黑尔比茨海姆通往诺伊堡附近的大营，在哈格瑙森林前面向莱茵河和莱茵法耳次延伸；河的对岸，在布莱斯部、奥特瑙和克莱希部的三支农军与三支强大的亚尔萨斯农军隔着莱茵河，几乎是平行地在活动。

复活节前后，农民在北方的哈格瑙森林旁普法芬霍芬附近集结，天天有附近各领地的农民来参加。他们占领森林附近诺伊堡修道院作司令部。他们洗劫了这个修道院，连坟墓也被挖了。利希滕贝格的贵族坟地也在修道院内，农民打开墓穴，捣毁贵族的塑像和饰有纹章的盾。他们也把圣瓦尔堡、祖尔堡、比布利斯海姆、柯尼希斯布吕克等修道院抢掠一空。

有两个营寨好象是诺伊堡司令部的两个前哨营寨，一个在左465 面，屹立在瓦斯部境内施蒂策尔布龙修道院附近，另一个耸立于自由城市魏森堡附近的岩石林立的原野上。前者自称科尔本农军，又称剪发农军，这个名称似可说明他们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剪发的人，即修士；后者称为克莱堡农军。

4月30日，科尔本农军抢掠了比奇伯爵领地的施蒂策尔布龙修道院，接着又捣毁了属于埃米希·冯·莱宁根伯爵的林登布龙和格雷文施泰因等的宫城和邸宅、以及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的宫城兰德克。他们从那里继续向皇帝内侍冯·达尔贝格的宫城拉姆

贝格进发，洗劫并烧掉了它。他们同样洗劫和烧毁了坐落在诺伊施塔特后面山脚下的阿尔贝特·冯·博克的城堡黑尔姆施泰因，然后又占领了安魏勒和贝格-查伯尔两城。

克莱堡农军实际是从诺伊堡大营分出去的。有一个时期，大营里有个魏森堡市民名叫巴克胡斯。他想当首领而未能得逞，于是就率领部下二百人离开了诺伊堡，发动魏森堡的郊区、费尔登茨伯爵领地和克莱堡辖区起义，并迫使里特费尔斯和施魏克霍芬两地参加，他把司令部设在魏森堡前面的岩石林立的原野上，这就是克莱堡农军。这支农军从这里出发，围攻魏森堡的修道院长在贝瓦尔德近旁的圣雷米吉乌斯宫城。修道院长在宫城里部置的强大守军进行了有效的防御。这时候，农军与魏森堡城内的葡萄农联络上，后者在城内发动一次起义，市政会抵抗不住，于是他们袭击了修道院，撕毁教区的土地簿和地租账，有些市政委员不得不逃出城去，修道院长和沃尔夫·布里滕阿克区长备受污辱和逼迫；市民把大炮和弹药供给圣雷米吉乌斯宫城前面的农军；守军不得不弃城逃走，农军在5月1日洗劫并烧毁了这个宫城，然后他们在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莱茵河畔法耳次伯爵所属的泽尔茨村。在各修道院和僧侣住宅里，农民寻欢作乐，“这里是阿尔图斯王①的宫廷，人人免费吃喝。”

法国国内对农军入侵也感到惶惶不安了。据说，一旦各路友军到齐，农军便要开始执行入侵法国的计划。洛林公爵急速派军把守圣迪、拉昂、萨尔格明德和布拉蒙特附近孚日山麓的各个

① 阿尔图斯王(König Artus)，传奇中的古代英国国王，被认为是封建君主的圣明者。——译者

山口。

第八章　布莱斯部、巴登、莱茵法耳次

466　如果说亚尔萨斯农军在西部构成伟大德国人民运动的第一线的话，那么已经说到的另外三支大的农军则分布在从黑森林到法耳次这片地区，屹立在第二线上，在这片地区上奥地利边境地区、巴登侯爵领地和其他一些地区犬牙交错。这三支农军与亚尔萨斯农军之间仅有莱茵河一水之隔，他们在几小时之内便可会师。

黑森林农军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指挥下于5月初向西运动，以便配合来自奥地利边境地区和侯爵领地的其他农军共同攻占布莱斯部的美丽而设防坚固的弗赖堡城。还在去年年底，当声威大震的鞋会开始在高原地区到处活动时，贵族就从布莱斯部、亚尔萨斯、宗德部等地纷纷逃到安全的弗赖堡城。象贵族一样，大大小小的僧侣领主们也都带着财物逃到设防坚固的弗赖堡城；巴登的恩斯特侯爵夫妇和子女也躲到了这里。这么许多转移来的财宝不能不使农民垂涎三尺；据说，还没有一个城市能象弗赖堡那样激烈反对农民；它是领主、诸侯、上层僧侣和贵族真正集中地点和共同的堡垒。所以，农军一定要攻占这个城市并将它夷为平地。

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时时注意加强他自己的这支队伍。

所有志愿或被迫参加新教兄弟会的村区,都必须向他提供金钱、粮食、兵员、枪支和弹药,其中一部分早就这样做了,另一部分则根据现在的需要才这样做的;过去曾提供过兵员的村区,现在还要再增派兵员名额。早已同农民结盟的城市瓦尔茨胡特,本来是新教同盟的摇篮,在4月22日曾派了三十名市民打着城市的旗帜,于5月3日又派一小队人,用车运着大炮来投奔黑森林农军。

圣布拉西恩修道院辖区的人害怕农军的“光顾”。修道院长把价值一万三千古尔盾的全部教堂财宝分装几个大桶,想运往瑞士的克灵瑙隐藏起来。车夫把这批财宝象运一车酒似地运进了瓦尔茨胡特城,这里的市民已经知道或是猜到了桶里所装之物,他们关闭城门,扣留车辆,搜出财宝,运到白十字骑士团[①]团部的地窖里。467 古滕贝格的地方官和贝尔瑙的总铎曾押运了这辆车。这两人在瓦尔茨胡特城被扣留了一些时候,教堂的财宝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由该城交还给修道院。几天以后,瓦尔茨胡特人占领了古滕贝格宫城和古尔茨维尔总铎邸宅;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圣布拉西恩修道院,均未遭破坏和焚烧。

468 圣布拉西恩修道院院长约翰所惧怕的事情终于在这几天里发生了。黑森林农军的一个下级首领尼德米勒的康茨·耶勒,来自达赫斯巴赫的行会,担任豪恩施泰因人的队长,奉命按书简规定处理这个富有的大修道院辖区。5月1日成了这座富有的教堂的灾难日,豪恩施泰因人把旗帜插在修道院里。修道院悄悄地运走了金钱财宝和档案文契,自以为得计,却未料到给自己招来了灭顶

① 白十字骑士团(Johanniterhaus),1048年建立的一种骑士教团,以看护伤病十字军士及接待谒圣陵者为目的。——译者

之灾。农民对此十分气愤，怒火万丈。首领康茨·耶勒不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为人心地善良，但无人或很少有人听从他；他竭力制止肆意捣毁和进行破坏的粗野行为，但农民在修道院找到了大批美酒，酒兴发作，把酒窖里的酒尽情糟践，达到酒深没膝的地步。修道院的修士们都已逃跑。同其他地方一样，书籍和账簿



抢劫圣布拉西恩修道院

都被撕毁；新旧和大小礼拜堂的绘画、雕像、优美的窗画和所有的装饰品都被捣毁；大圣坛上的圣物被搬到外面、圣骸被从棺材里倒出；宝石、象牙、贵重金属都被当作上等战利品抄走；供显贵活动和消遣的艺术品现在都毁于农民之手，就象它们常常毁于贵族老爷

之手一样。二十二口大钟,有二十口被打碎卖掉,确有部分铸成了炮弹;只有文德尔施泰因[①]山上的两口最大的钟因为无法取下而被保存下来。用钟铸造炮弹一事,虽无文献考证,但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圣布拉西恩一带至今还传说当时农军到处搜罗铁器和铅,以铸造子弹。

豪恩施泰因人在圣布拉西恩驻扎了六天,邻近的托特莫斯村的圣布拉西恩教堂也遭到了同样的灾难。可是不论这里还是圣布拉西恩都没有被焚毁[②]。他们从这里去增援由汉斯·米勒率领的华美军。这支农军于5月7日经沃尔特丁根开往弗伦巴赫城,途中米勒下令攻占并烧毁了青德尔施泰因和诺伊菲尔斯滕贝格两个宫城。菲尔斯滕贝格的行政长官曾非常反对农民,因此,农民把他赶入梭镖刺杀的行列。菲林根再次拒绝了米勒要它参加兄弟会的要求,但米勒并未停下来围攻这个城市,却挥师向特里贝格挺进,占领了这个小城,又攻下宫城,洗劫后纵火焚毁。农民也打算把这个宫城的行政长官奥德曼赶入梭镖刺杀的行列,乌拉赫农军旗队为他讲情救了他。圣格奥尔格的修道院院长尼古劳斯率众修士迎接农军,亲自邀请他们到他那儿作客,用美酒和鲤鱼款待,亲切交谈,深得客人好感,结果修道院未受任何损失而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农军于5月11日出发,经富特旺根向圣梅尔根和圣彼得两修

469

---

① 文德尔施泰因(Wendelstein),上巴伐利亚的名胜山,在阿尔卑斯山边缘。——译者

② 就连执行书简的人也很少有放火行为。上世纪末以前的所有历史家,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修道院,包括圣布拉西恩修道院在内,都记载为在这时被完全烧掉;实际上,圣布拉西恩修道院是第二年和平时期被焚毁的。卡尔梅特写的《洛林史》硬说农民在亚尔萨斯各地一味奸淫烧杀。本书记述的才是真情。就连贵族乌尔里希·冯·拉波尔特施泰因自己的文书也证实奸淫烧杀乃是洛林那些领主的行为。——编者

道院前进，在这里再次作了休整，然后沿通往弗赖堡的大道进入基尔希察滕山谷，于5月13日到达弗赖堡城区。他们攻下并焚毁了兰德克和韦斯内克两个城堡。韦斯内克城堡位于基尔希察滕山谷的一个山口，控制着当时通往弗赖堡城的两条通道，是弗赖堡市民达维德·冯·兰德克男爵的领地。农军接受了各村庄的宣誓入盟，在基尔希察滕附近扎营。

黑森林农军首领与在布莱斯部和边区侯爵领地先已武装起来的各路农军相约一起进攻弗赖堡。

当时统治巴登边区侯爵领地的是克里斯托夫侯爵的两子。恩斯特统治南部，菲利普统治北部。老侯爵还活着，但患有精神病。由于侯爵领地与奥地利边区、斯特拉斯堡，甚至与哈瑙和埃伯施泰因等地区邻接和交错，各支农军成员几乎都是来自所有上述地区的农民，因此，无法按领地正确区分这些农军，只能根据它们的首领来加以识别。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阿莫特恩人费尔特林·汉斯·齐勒所率农军，驻在离恩丁根城不远的基希林斯贝根。汉斯·齐勒曾以军人身分为贵族服役多年。这支农军的中坚是由凯泽斯图尔山① 周围地区的人组成。首领除汉斯·齐勒外，还有里格尔的马蒂亚斯·舒马赫尔。沿凯泽斯图尔山一带的僧侣们都不得不出高价购买对新教兄弟会所有农军都有效的保护状，耶希廷根的总铎为此不得不付出二十金古尔盾以及若干粮食和美酒。

蒙青根的地方官汉斯·舍希特伦在蒙青根贵族们逃往弗赖堡城以后，主动参加了这支农军。农军来到附近时，他集合市民，号

470

① 凯泽斯图尔山（Kaiserstuhl），弗赖堡西北的山脉。——译者

召他们加入新教兄弟会。当时赞成参加的人非常多，这些人甚至威胁说，谁拒绝参加就在他家门前竖一根木桩。总铎不肯参加市民的集会，地方官就派人把他捆绑押来，称他是叛徒。地方官通知门根的农军说，他们尽管前来，他这里有足够的粮食。农军到来，抢掠了蒙青根的宫城。下里姆辛根的总铎、巴登魏勒的安德烈亚斯·梅茨格也同当地农民一道出发，参加了农军。他帮助运空了酒库和粮仓，还亲自把三口袋粮食从粮仓抬到车上，并说："头一袋是早弥撒，第二袋是中弥撒，第三袋是公弥撒。"宫城受到洗劫时有人说，这个祸根必须铲除。这位总铎还亲自上了房顶帮助揭瓦。赫因根、达克斯旺根、克兰茨瑙等宫城都被烧成平地。奉首领命令袭击克兰茨瑙宫城的是汉斯·卡雷尔，虏获品负责人是施陶芬的法斯林和高个子菲舍尔。沃南塔尔女修道院也被这支农军洗劫，当时虏获品负责人是马尔特丁根的克劳斯·戚美尔曼，首先投火把焚烧女修道院的是一个基希林斯贝格人。布尔克海姆、恩丁根和肯青根等城也被迫为农军开城，并宣誓同他们结盟。汉斯·齐勒在恩丁根有很多同伙，他知道他只要在城前一露面，就会有人来开城门。邻近村庄黑尔博茨海姆的村长与肯青根人有默契，而且能见机行事。

肯青根由于汉斯·齐勒的农军和来自奥特瑙的一支农军同时兵临城下，因此感到威胁严重。城里人估计两支农军共有一万两千人。来自奥特瑙的农军的最高首领是拉尔的格奥尔格·海德。这支农军是由斯特拉斯堡的伊滕海姆管区和落入菲利普侯爵手里的领地拉尔以及迪尔斯堡山谷的农民合编而成的。拉尔的格奥尔格·海德首先袭击了舒特恩修道院。修道院长逃往弗赖堡，他在

半路上就能看到他背后被洗劫的教堂上空升起了冲天的火柱。布莱斯部和奥特瑙交界处的埃滕海姆明斯特修道院也被抢劫一空，焚为灰烬。也有些宫城，如汉斯·维尔纳·冯·普利森的坚固邸宅道滕施泰因和乌耳姆堡也化为灰烬，住在乌耳姆堡的贵族还死在农民手下。

471 恩斯特侯爵领地南部，即勒特伦、绍森贝格和巴登魏勒等领地的农军首领是汉斯·哈默施泰因。恩斯特侯爵在他来到之前先偕全家从他的勒特伦宫城逃往弗赖堡；他从弗赖堡派人给农军首领送去一封信，信中表示愿意尽量减轻农民疾苦，并附了一封弗赖堡城的调解信。5月初，农民在坎德恩和巴登魏勒分别举行大会，并通知在逃侯爵的官员前来参加。这些官员代表他们的主子提出各种建议，做了许多诺言。农民并不相信这个侯爵，他们切身体会到恩斯特此人不会有他兄弟菲利普那种与人民友好的仁慈心肠；他们提出林区农民十二条款，并且宣誓要忠于这些条款，准备另建政府。如果恩斯特侯爵只想当皇帝的总督并愿意承认农民的十二条款的话，那么农民愿意保留他的宫城和领地。他们今后只服从皇帝或皇帝派来的总督。作为特权等级的贵族必须完全消灭，所有官职一律将由农民担任，侯爵本人只能是一个农民，是一个自由的大地主。恩斯特侯爵“怀着悲痛听着”这番话。他目前决心：“听天由命，见机行事。”

侯爵不肯满足农民的任何要求，结果引起了普遍的骚动。农民攻占了勒特伦、绍森贝格、巴登魏勒等宫城，设指挥部于奥地利领土和侯爵领地交界处的海特斯海姆，他们在这里可以同宗德部农军和上亚尔萨斯农军携手合作。属于圣布拉西恩修道院、坐落

在诺林根、魏特瑙、齐岑基尔希、比尔格伦、古特瑙和克罗青根各地的教堂都被农民洗劫一空。官员和一部分僧侣被驱逐，一部份僧侣被迫随军出发；但是大部分僧侣已事先逃走了。凯泽斯图尔农军也与勒特伦-巴登魏勒农军在海特斯海姆营寨联合起来了。

这时在侯爵领地的北部霍赫贝格成立了另一支农军。农军首领是克勒维·吕迪。在这支农军占领的修道院中，损失最重的要算富有的特南巴赫修道院，其损失估计在三万古尔盾以上，折合现行货币约三十余万马克。

联合起来的农军占领肯青根以后，黑森林农军首领和其他农军首领在该城商讨了向弗赖堡协同进军的问题。

黑森林农军趁在弗赖堡附近等待援军期间，袭击了京特斯塔尔女修道院，并于5月15日把贵族马丁·冯·雷希贝格从埃尔茨河畔的城市埃尔察赫赶走，如果黑森林农军不这样做的话，克勒维·吕迪所率农军也会这样做的。 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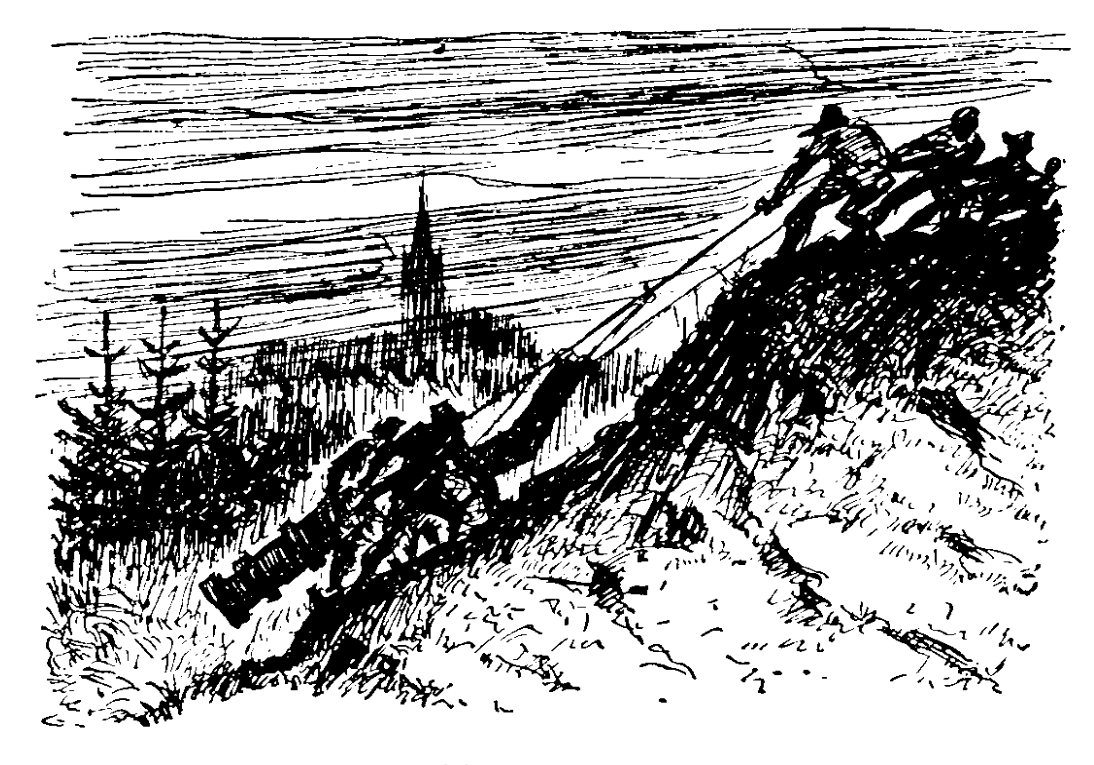
布莱斯部首府弗赖堡的形势非常紧急，因为它把雇佣兵部队在几周前都派去援救受威胁更严重的城市菲林根、劳芬堡和塞金根，它本身的兵力十分单薄。它发出很多求援的信，但无人来救援，这样就连控制全城的最险要的地点城堡山也只有一百二十四名士兵防守。但弗赖堡全城武装，市民、贵族、僧侣、大学生一起拿起武器，加强工事；现有的粮秣和武器充足。当黑森林农军扎营基尔希察滕附近时，弗赖堡城当局曾派人探询他们在国内这样到处活动的目的，特别是到这里来有什么意图。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复信说："你们非常了解领主的压榨罪行，可是你们还想帮助领主强迫我们这些贫苦农民继续忍受非法的暴力，这实在使我们大

惑不解。我们要向平民宣读圣经，使人们按照圣经行事，我们恳切要求你们参加我们的兄弟会，以便建立永久和平和兄弟之爱，执行上帝的法律。”当天，他还写了第二封信，并迫不及待地送进了城。第二天才接到回信。城里人提到他们对奥地利的宣誓，表示愿意调停个别领主的某些压榨行为，要求黑森林农军撤走，并请农军念及和平共居的美好和幸福。农民立即回信说，凡是领主依据上帝的法律可以要求而不超越这个范围的一切，他们愿意循例照办，但领主不得提出比现在更多的要求，不得用暴力侵害穷人的权利和夺取穷人的财物。第二天，即 5 月 16 日，黑森林农军又去信，说他们将和自己的弟兄布莱斯部农军一起行动。弗赖堡应该而且必须参加兄弟会，并即派六名市政委员和六名市民来同农军谈判。

总指挥汉斯·米勒根据当前的情势把营寨推进到距离弗赖堡更近的地方，并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你们愿意参加我们的兄弟会，我们愿以兄弟相待；否则我们要攻城。只要你们伤害我们一473 人，我们对你们决不手软。”这封信是由黑森林农军首领汉斯·米勒和所有神圣新教兄弟会的其他首领及顾问们共同签发的。

5 月 17 日这天，布莱斯部各路农军在弗赖堡周围会师。从城楼上俯视，可见二十面迎风飘扬的军旗，城西和城北是凯泽斯图尔农军、侯爵领地北部的农军和奥特瑙的农军，在基尔希蔡滕山谷和山岭方向的是黑森林农军，靠近这支农军并在圣格奥尔格田地上的是侯爵领地南部的农军。城内外交通已经完全断绝，弗赖堡人对农军的最后通牒未予置复。农军首先占领和抢劫了约翰尼斯山上的加尔都先教派修道院。随后他们又掘开德赖扎姆河的运河和切断通向城内一切水井和磨房的水源。四个农民悄悄地接近了城

堡山上的木板房,那里的守军人数很少,受到突然袭击后就立即撤退,这四个农民以手势招呼农军开过来,占领了木板房。美好的五月夜晚，正当城市的权贵们同往年习俗一样与骑士对坐饮酒的时候,突然间，约有五百发火绳枪弹从城堡山射到大教堂广场上,他们知道已出了事;“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整夜,每人都手持武器，列队站在鱼市场上。农民们趁黑夜用绳子把蛇炮拖上山,在山上构筑工事,破晓时开始轰击城市。他们发射的重型炮弹轰塌了很多墙壁和整幢整幢的建筑物。大教堂的塔楼的拱顶也被轰塌下来。城内的年轻贵族意欲出城反击,但一到城门前,就被猛烈的炮火击退，冯·法尔肯施泰因男爵被击毙。各路农军挥舞旗帜环城绕行,以向城里人炫示他们的实力。



农民炮击弗赖堡

城内的市民中,有些人对城外农军有谅解,也有些人把农民的

事业看作自己的事业。一个市民在公开的群众大会上高声说："赞成农民的人站到我这儿来！农民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一定会继续下去的。"市政会把他关进监牢，但又不得不把他释放交给行会。市政会还发觉哨兵中有种种不忠诚和危险的迹象，担心这些哨兵越墙与农军勾结，玩弄各种阴谋手段。

市当局迫于形势请求停火。汉斯·米勒在礼拜六晚上同意停火到礼拜二凌晨四时。在此期间进行了谈判；农民坚持该市必须参加新教兄弟会，而且要求明确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停火474 期满，由于未答复"同意"，农民又开始炮击。城里人请求把停火期延至早晨八时。于是又进行了谈判；5月23日礼拜二这天，布莱斯部的首府终于向农民投降。黑森林农军首领立即率三百名武装农军入城接受市民入盟宣誓。城市的市民，实际上是逃到城里的上层僧侣和贵族，他们缴纳了三千古尔盾免蹂躏费，才得以买到了他们的人身的安全，保住了他们在乡间的财产。关于惩罚、处理和为城厢居民分配该市辖区内的修道院和教堂的问题，留待以后磋商解决。但该城也必须把四门大炮和一面带古奥地利帝国国徽的缎旗以及相当数量的兵员交给农军。

这项协定主要是黑森林农军的首领议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斐迪南大公和奥地利皇室象他们在赫部和阿尔部那样对这项协定的缔结起了作用。黑森林农军首领和其他农军首领都无条件地承475 认了奥地利的领土主权。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在这里对奥地利的利益采取这一赞同态度是不应忽视的，因为这也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他对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和符腾堡农军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对整个大战的转折是有影响的。

农军接受宣誓和其他一切以后，便在耶稣升天节前一天晚上即5月24日晚开拔。市政会和市民送他们到圣格奥尔格村；布赖扎赫的代表正在这里等待为本城与农军签订协定。但是我们在进一步研究这个地区事态的进展以前，必须先来谈谈奥特瑙、法耳次和同它们毗邻地区的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奥特瑙农军，只不过是在奥特瑙又已解散了的两支大军的残部。其中一支原驻在奥伯基尔希，以后进驻奥芬堡；另一支驻在施瓦察赫和比尔与施泰因巴赫之间离巴登-巴登不远的地方。这里的起义地区，一部分属于奥地利，另一部分属于斯特拉斯堡，但大部分则属于巴登的菲利普侯爵。

菲利普侯爵与他同等级、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人相比，为人较和善，较有见识，但连他领地内的平民也在人心思变，一触即发，因此杜拉赫周围侯爵领地的农民在大规模运动爆发的最初几天里就有约两千五百人在汉斯·温克勒尔率领下起义，并包围了杜拉赫。这个城市的市民支持农民，预定在复活节，即4月9日，逮捕本市官员，开城迎接农民。这支农军还占领了普福尔次海姆，抢劫和捣毁了戈特佐修道院，并且吸收符腾堡所属黑森林区的农民，从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贝格豪森农民在这支农军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菲利普侯爵本以为用严厉手段能够使这些人慑服。他派骑兵到贝格豪森去，烧了几处房子。这个行动看来似乎是有效果的；该村农民纷纷分散回到了自己的茅舍；忽然，从边境，即几年前首先兴起鞋会的一个地方，吹来了一阵风，这阵风把他们很快又卷入了风暴。这就是前面已经简要提到的在弗里德里希·武尔姆和约翰·冯·哈尔指挥下的布鲁赫莱茵农军。

这支农军大部分是居住在莱茵河、克莱希河、普芬齐希河和下黑森林之间的施佩耶尔主教辖区的臣民。在耶稣复活节前的一周之内，已经有约五百名农民在大村庄马尔施集合起来。当时施佩耶尔教区的主教是莱茵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的兄弟格奥尔格。他从派出的情报人员获悉事变的详情以后，便力图用和解和请求的言词阻止马尔施和其他村镇的农民参加叛乱。一部分农民回答说:“我们要拥护势力雄厚、能够保护我们的人。”马尔施的农民甚至给周围邻近村区送发号召书，要求他们当夜派遣装备精良的援兵到马尔施来，支持神圣的正义事业，否则他们的身家性命难保安全。起事的农民攻进马尔施教区的大酒库，并占领了附近的普莱茨山。主教意识到，夜长梦多，久延有险，便派布鲁赫莱茵的地方官贵族汉斯·冯·比尔（别号冯·瓦亨海姆）率领骑兵出发，并拨给他一些曾表示绝对服从主教的农民；路上又有法耳次的冯·哈贝恩骑兵队长率领的二百名骑兵和几门轻炮同他会合。因为农军营寨扎在周围长满葡萄的普莱茨山上，有无数葡萄棚架做掩护，骑兵不付出重大损失很难攻击它，同时调来的农民步兵对山上的农民不战而降，因此，骑兵不得不撤退。农军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特别是莱茵河畔的居民也纷纷加入农军，使这位诸侯主教离开自己的城堡奥登海姆(菲利普堡)，逃往海得尔堡，投奔他的兄长选帝侯去了。整个布鲁赫莱茵都武装起来，布鲁赫扎尔、奥登海姆、罗滕贝格、基斯劳等城都参加了起义，邻近的所有村镇也参加了，而且大多数在发出第一次号召后就马上参加了的。海得尔堡宫廷中有人说，占领这些地方并不困难，因为到处都是恶魔的势力，这里没有一处比其他地方好一点点。

这时，农军举着旗帜从布鲁赫莱茵出发，冲入刚平静下来的巴登侯爵领地，同当地不满现状的农民联合起来，到处抢掠和捣毁教堂和隐修士的住处，黑伦阿尔布和弗劳恩阿尔布两修道院损失特别惨重。

菲利普侯爵为了使他的领地免遭破坏，选择了同农民和谈的道路，他顺着农民的意愿，并与他们缔结了协定。

菲利普在奥特瑙对奥伯基尔希和施瓦察赫两支农军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阿赫恩举行的一次会上，他派亲信顾问并通过斯特拉斯堡市政委员同奥特瑙农民进行和谈，承认了“两支农军集合起来并无恶意，也不是反对他们的领主”，而只是要求改善布道和适当减轻他们的疾苦。菲利普侯爵和斯特拉斯堡的市政委员们取得了农民的很大信任，以至两支农军竟和平解散了，只留下一个委员会，以便在十二条款基础上与领主的顾问共同解决他们的疾苦。奥特瑙人在 4 月 27 日和平地返回家园；只有个别小队拒绝接受阿赫恩的和平调停，组成拉尔农军，由格奥尔格·海德率领开往他们当初发难的地方布莱斯部。 477

5 月 22 日，领主和奥特瑙农民之间的协定在伦申会议上磋商完毕，25 日盖印宣誓。

协定并没有完全接受十二条款，但大大减轻了侯爵及其他领主的臣民的痛苦。其中包括：传教士人选由领主与法院和地方公众的委员会协商决定；只按照圣经布道；对不称职的在职牧师发给年金令其退职；罢免不称职的青少年牧师并不发年金；取消小什一税，干草和大麻什一税减为二十分之一，任命有声望的人按照简单的手续征收为支付牧师薪金而保留的酒类和谷物什一税；废除各

种法衣费，教区总铎为教区居民举行仪式时不得另取报酬；农民有迁徙自由；有绝对的婚姻自由；只在居住地纳税和服劳役，各领主之间可进行平衡统一；农奴制度在神圣帝国内普遍废除时本地应同时废除；自由猎捕有害野兽和飞禽，但幼禽、雏和真正食用野兽除外，但领主必须设法防止食用野兽损害穷人的五谷和其他作物，并允许穷人在自己田地上筑篱墙、挖沟壕或采取其他措施以防野兽侵入，对闯进田地的食用野兽，尤其是野猪，可以根据狩猎法捕捉或枪杀；被夺去的历来属于村区的养鱼水塘应归还村区公有；根据需要和规定供给臣民以建筑木材和烧柴；除了自古以来就承担478的徭役，即每个男丁一年给自己领主服役四天之外，不服任何其他徭役，服役期间领主应供应足够的饭食或付给八个芬尼的饭钱；应根据田地收成情况合理减轻地租；除由公正的陪审员依法进行判决外，不得有任何惩罚项目，审理应在犯法的当地进行；被夺去的牧场、田地和公共土地应归还村区；从协定签订时起废除死亡税；遗产税缴纳到帝国普遍改革时为止，但现行的税率应减小，价值五十古尔盾以上一百古尔盾以下的无债遗产，只缴税半个古尔盾，价值达到或超过一百古尔盾的遗产，缴税不得超过一古尔盾。

所有接受阿赫恩协定的农民在伦申协定缔结以前既未增援其他农军，也未伤害任何人，甚至在伦申协定缔结以后，他们仍然保持平静。

布鲁赫莱茵农军在侯爵与他的臣民缔结协定以后也立即离开侯爵领地，开往施佩耶尔主教区，随军一起开往的还有杜拉赫农民的运动积极分子。有三千五百人（约占这支联合农军的一半）左右，组成七个支队在施雷克村附近渡过莱茵河，分布在整个施佩耶

尔部。他们主要是驻扎在赫尔特修道院和梅希特斯海姆修道院，把这两个修道院里被走在他们前面的农军抢剩的存酒和存粮抢掠一空；然后在莱茵斯海姆附近渡过莱茵河返回，在菲利普堡附近与这支农军的另一半又会师，决计向施佩耶尔城进军，惩罚那里的僧侣。

走在他们前面并驻在赫尔特修道院的农军是莱茵法耳次农军。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选帝侯虽然在莱茵法耳次竭尽全力，企图防止周围燃起的起义烈火蔓延到自己的领地；可是仍然有火星飞到这里，而且有一个时期，这里也燃起了熊熊烈火。

复活节后，在朗道附近的美丽村庄努斯多夫举行了八天的教堂集市节。过去，附近村庄的很多农民总要到这里的教堂集市节上集会。现在也有二百农民在这里集体宣誓，要成立一支农军。当夜他们就在山上的格莱斯魏勒修道院扎营，并且从这里分别派出几个小分队到周围各村去，把农民从睡梦中唤醒，劝诱和威胁很多农民参加了同盟，一直闹到拂晓，山上的人激增到五百多。他们 479 决定攻入齐贝尔丁山谷，使那里的农民也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些事情当即被法耳次选帝侯在格梅尔斯海姆的地方官雅各布·冯·弗莱肯施泰因获悉；他率领骑兵连夜赶到属于他的管区的齐贝尔丁山谷，劝告当地的农民随他去攻打格莱斯魏勒的叛乱分子。农民听了这番话，感到自己力量太单薄，就象风中的烟雾一样四散了。这个地方官洋洋自得，以为他已提醒农民负起自己的义务，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便骑马返回格梅尔斯海姆。不几天，农民老老少少又都从四面八方争先恐后地跑到原来的地点集合，然后冲进克林根明斯特修道院、赫尔特修道院、哈姆巴赫的白十字骑士团团

部、梅希特斯海姆的修道院，昼夜吃喝，并把大群肥壮的牲口夺走了。



农民夺走梅希特斯海姆的牲口群

480 农军的威胁使设防坚固的诺伊施塔特的市民感到万分恐惧，于是，他们在 5 月 1 日打开城门，迫使该城的官员接受农军的条件，农军首领把指挥部设在城内。

在同一时间里，又有博肯海姆城附近冯·莱宁根伯爵领地的农民集合起来，起初只有三百人左右。他们捣毁了一些城堡和寺院，扩充了实力，然后越过韦斯特霍芬后面的罗森堡废墟，在法耳次选帝侯管区阿尔蔡因扎营，兵力达三千人。

起义势如破竹，发展迅猛。面对这种情况，法耳次宫廷企图以一些谚语来宽慰自己，他们说什么“物以类聚”，“农民和农民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等等。正在这个时候，选帝侯派骑兵队长威廉·冯·哈贝恩率三百名骑兵和五百名步兵到阿尔蔡因驻守，以防事态扩大。哈贝恩在途中听说农军在韦斯特霍芬扎营，就向那里挺进。驻扎在韦斯特霍芬的农军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撤离村镇，登上周围葡萄树茂密的罗森堡严阵以待。这位好战的骑兵队长看到农民有葡萄山作掩护，难以进攻，他也不愿意部下遭受重大牺牲，就三次命令炮击农军，可是这位骑兵队长自己也知道这样的射击不会达到什么可以称赞的效果的；农军却没有大炮，只在天黑后下了葡萄山，进入村镇，当夜撤到诺伊施塔特附近的农军那里。这时，哈贝恩只能命令所属骑兵把六十个大概是手无寸铁的韦斯特霍芬农民全部刺死。因为农军是退却并非逃跑，所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士气高昂，甚至在从韦斯特霍芬到诺伊施塔特的行军途中还有新的弟兄参加进来，这位骑兵队长却无法设想追击或者进攻。农军驻在瓦亨海姆村庄，由附近的林堡修道院充分供应给养。他们从这里竭尽一切努力，使附近周围地区完全加入同盟。

法耳次选帝侯路德维希一时还不能集结足够的兵力，以采取暴力行动，便与他的顾问们商议通过和谈途径制止不幸事件。所进行的谈判就象在附近阿赫恩或者在更近的施佩耶尔地区的谈判情况一样。

当布鲁赫莱茵-施佩耶尔农军经过奥登海姆（菲利普堡）向施佩耶尔城前进的时候，格奥尔格主教亲自做了决定。这个城市由于其作为帝国直辖市的自由被主教们剥夺，所以与教会早已存在

着矛盾，而且非常倾向新教义。主教象其他很多领主在他以前所
481 做的那样，亲自与臣民缔结协定；为了使农军更快地撤走，他派人答应农民：施佩耶尔市的僧侣随后负责把二百马耳特面包、二十五富德酒、价值一百古尔盾的肉给他们送到莱茵豪森。4月30日那天，农民在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以庆祝缔结协定以后，就拆除了营寨，各自向自己的首领请假，平静地解散了，首领们同指挥部人员和一小队农军驻扎在布鲁赫扎尔；他们在这里与各村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必要时就能迅速地把五千到六千武装农民集结在他们的旗帜下。

这时法耳次的选帝侯自己也采取他的弟弟即主教那样的办法。他通知所属农民，说他愿意同他们缔结和平协定。诺伊施塔特的市民在他和农民之间进行斡旋。驻扎在温青根附近菲贝格山上的农军首领和顾问决定了谈判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双方交换通行证以后，选帝侯亲自在第二天，礼拜三，5月10日，日出后带着顾问到了福尔斯特村附近的野外去，随行人员不得超过三十骑。选帝侯驾临之时，农军首领和顾问们早已到达该地，并且彬彬有礼地接见了这位诸侯。寒暄后即开始谈判，这时旌旗招展，队伍整齐的瓦亨海姆和温青根两支农军约八千人，逐渐推进，在远处摆好阵势。经过相当久的谈判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农民的疾苦交给下届邦议会处理，农民可以根据十二条款提出合理的申诉。凡是他们依据十二条款已取得的协议，当然可以实现；未能达成协议的，可以提交帝国等级会议决定。而农民方面，应把占领的宫城、城市和村镇交还他们的领主，农军不再从这些地方开走，应就地解散，复员回家。路德维希答应宽恕所有的人，一概不予惩罚。双方举行

了和解宣誓。于是两支农军撤回到它们原来的营寨；选帝侯在诺伊施塔特人陪同下又骑马进入诺伊施塔特。第二天各农军首领又来见选帝侯，同他商定邦议会全体会议举行的地点和时间。这位诸侯请他们吃饭，于是出现了农民和邦君同桌吃喝的场面。看样子彼此间似乎都很有好感；选帝侯决定了开会地点和日期，宽宏大量地把农军首领打发走了。然后他骑马回到海得尔堡，并立即行文公告：法耳次邦议会全体会议在圣灵降临节于海得尔堡召开，命令所属所有贵族、骑士和官员，“不得有任何违反协定的行动”。 482

第九章　符腾堡境内运动的开端

符腾堡公国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极少的防御部署根本就无济于事。大公本人并不在国内；他所能征集的军队已派往意大利去增援他的兄弟了。国库亏空，特别是为了防范乌尔里希公爵而不得不维持的一些设施，更加使国库空虚；大多数臣民对现状不满，因此不能对他们寄予信任。

为了与法耳次选帝侯国、巴登、黑森和特里尔采取共同的、有力的行动对付起义农民，奥地利政府发起在莫斯巴赫举行一次小规模的会议，法耳次选帝侯路德维希曾在会上特别答应，给斯图加特政府以最有力的援助，但是，在他本国爆发的骚乱使他一时也不可能兑现这一诺言。

符腾堡公国本身已经开始动荡不定，又由于那个被放逐的特维尔公爵，因而奥地利政府感到尤其不快。

首先参加运动的是乌拉赫人、明辛根人和布劳博伊伦山区牧场的人；同时，巴林根管区和罗森费尔德的人也活动起来了。罗森费尔德人与图特林根人和施韦宁根周围各村的人也在去年12月间和本年2月和3月间发动暴动最为激烈。他们成立了秘密团体；尽管地方官警告说，“他们力量太小，要对抗全邦，那简直是螳臂挡车”，但这个团体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当巴尔特林根农军、湖军和赫部农军又活动的时候，巴林根管区的农民也同时与罗森费尔德人联合起来，威胁管区首府巴林根，“采取包围形式要求它表明反对还是拥护”。他们的首领是迪吉斯海姆的传教士和迪尔旺根的早弥撒牧师。行政长官胡格·维尔纳·冯·埃因根认为要守住这个城市很困难，因为他不完全相信他自己的臣民。他写道：“我已无权力，不敢再抓人，我不能不忧虑他们会纠集在一起。”乌拉赫山区自从有了穷康拉德以后一直没有太平过，2月初就有约四百名农民集合在一起，并且决定，取消小什一税，废除农奴制，不再给领主服劳役，保护任何人不受领主的暴行迫害，捣毁宫城和修道院。莱昂哈德·冯·施泰因在1525年2月5日向政府曾这样报告：他们说，人们举行过许许多多的联盟会议和其他会议，从未叫一个农民参加过；现在轮到他们了，他们要开会，要讨论，但是不要任何领主和贵族参加。厄宾根和明辛根的农民在3月中旬行动起来了，乌拉赫山区农民也参加进去，运动一直继续蔓延到莱宁格山谷。当莱普海姆人陈兵于多瑙河畔时，布劳博伊伦人在圣母通告节这天举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小旗去增援他们；当莱普海姆农军

在4月4日溃败后,有几千人穿越多瑙河桥退却,逃入符腾堡,在退却途中吸收其他农民壮大了自己队伍,越过阿尔布山向下开去,直到普富林根附近,并在那里扎营。杜宾根的行政长官鲁道夫·冯·埃因根集合了一支征召来的部队以对付这支农军,但是,被征人员在乡间都有妻子儿女,对此莫不叫苦连天。魏尔海姆、尼尔廷根周围地区和埃尔姆斯山谷的农民群情愤激,跃跃欲试。乌拉赫城防指挥官赖因哈德·施佩特写信给政府说:“叛乱者已经在城市和管区到处乱窜,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很多农民在普富林根附近集合,远近各地有成千的农民赶来参加。4月6日普富林根城向他们开城投降,于是农民也要求帝国直辖市罗伊特林根加入他们的新教兄弟会;农民对它抱有很大希望,因为罗伊特林根为了宗教改革家阿尔贝尔和信仰福音的关系,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并被开除出教会。但是,阿尔贝尔和市政会紧紧掌握着市民,他们拒绝了农民,而且让士瓦本联盟和符腾堡总督派来对付农民的联盟步兵和骑兵进了城。当驻扎在霍恩乌拉赫城堡的行政长官迪特里希·施佩特所指挥的步兵、骑兵从乌耳姆、斯图加特、杜宾根和乌拉赫浩浩荡荡开来的时候,农军又从普富林根撤退了。特别引人注目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军旗和他们对首领们的神秘说法。他们有两面白绸军旗,上面是双臂伸开的上帝像,下面是圣母像,旗角各有一支鹿角。他们说,不几天后就可以听到谁当他们的首领,因为这面旗子和鹿角影射的是被放逐的乌尔里希公爵。4月2日,盖尔多夫农军的一些小部队也侵入格平根管区,打算使符腾堡的佃农加入他们的同盟。耶克莱因已经从弗莱因开始,试图占领布拉肯海姆管区。 484

因此，运动的火焰已经燃遍了符腾堡公国的各个角落；可是，除去杜宾根和图特林根以外，公国所有宫城和要塞的情况仍然十分糟糕，各地官员叫苦连天的报告雪片似地飞来。政府委员会两个首要成员，总督威廉·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和总务大臣温克尔霍费尔博士，于4月11日从杜宾根给斯图加特写信说：他们“身患重病，羸弱不堪，恳乞解除一切职务以免于质问”。于是公国的窘迫状况日益严重。迪特里希·施佩特在乌拉赫诉苦说，他“已经多次报告过，宫城和城市的装备非常坏，对我发出的一切告急信都未能引来援军”。城堡护卫官从远处的坚固要塞诺伊芬报告说，由他供应的“酒和现款都极其缺乏，全部守军只有六名雇佣兵，可是连这几个人的军饷也发不出，因此我请求发给现款和增加守军，并建议把正停留在山下诺伊芬城的三位勇敢僧侣暂时派给我，他们对防守宫城将有用”。黑尔特内克的汉斯·冯·巴尔德克奉令到毛尔布隆去任指挥官，以部下不易掌握为理由请求收回成命，他说，他没有钱发给他的雇佣兵，没有弹药，尤其没有射击手，因此他无能为力。霍恩阿斯佩格城堡的护卫官巴斯蒂安·埃姆哈特牢骚最多，他说，当局给马尔巴赫、贝吉希海姆和其他地方都派了雇佣兵，似乎单单忘掉了阿斯佩格；他给总督的所有信件，连一次复信都没有见到，更不用说派兵和给钱了。他说，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是不愿负任何责任的。他在法兰克福的博览会上倒是可以捞到一切，可惜博览会并不在他所防守的阿斯佩格这个高地举行；但杜宾根政府的装备十分充足，看来好象它只顾自己的安全，其他城市和宫城是否会沦陷，它是漠不关心的。

魏因斯贝格事件的打击使政府一蹶不振，陷于完全混乱和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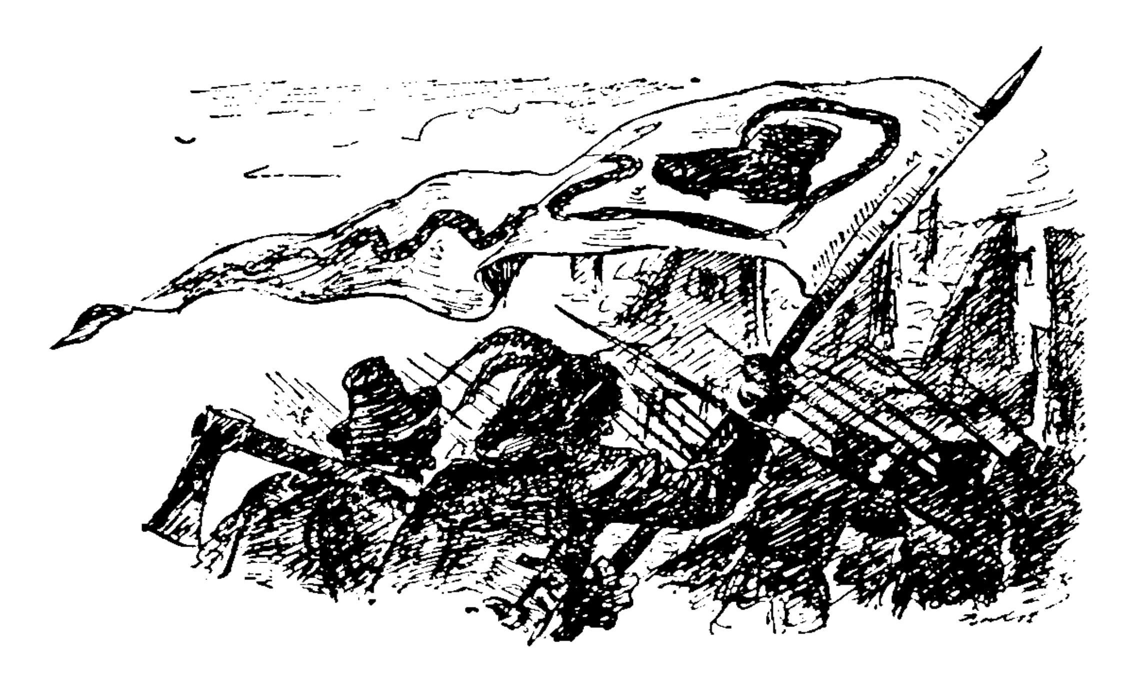
痪的状态。各地方官不仅抱怨他们得不到政府任何答复，而且连政府的所在地也都不清楚；有些送信的人又从斯图加特带着原件回来，因为没有人肯收他们的信件。自从平民在魏因斯贝格对贵族进行了那样凶狠的报复以后，贵族官员都不安于位了，所有奥地利的官员在农民起义从一个个管区蔓延开来的时候，都从斯图加特逃往霍恩杜宾根。 485

地方会议虽竭力反对在目前情况下实行普遍征兵，但是政府除征兵以外，却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对付近在咫尺的奥登瓦尔德和伯金根两支农军。最先受到威胁的内卡河畔小城劳芬被指定为应征的各旗队的集合地点。

紧靠海尔布隆辖区的博特瓦山谷在复活节前的一周内也进行了军队的征选工作；博特瓦城和管区答复行政长官迪特里希·冯·魏勒，说他们愿意忠实拥护当局、反对乌尔里希公爵复辟；随后，迪特里希·冯·魏勒才比较放心地到了魏因斯贝格。新编部队定在复活节（4 月 16 日）早晨开往劳芬。可是在出发前循例给应选士兵在市政厅前敬酒时，一部分士兵就开始喃喃细语，拒绝出发。迪特里希·冯·魏勒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把个别人以全体名义所作的那项声明，竟当做全体意见接受了。烈火也在这里燃烧起来了。这是耶克莱因在鸠迪加礼拜日的游击途中迫使宗特海姆和加塔赫加入兄弟会、并向拜尔施泰因和博特瓦进军后引来的。当时他虽被该地地方官和权贵所拒绝，但现在的事实证明，他那次并不是完全徒劳无功的。由内卡苏尔姆华美军派出的一些使者又带来了新的点火燃料。

市政委员马特恩·费尔巴赫尔被推选为博特瓦山谷新部队的

指挥官。他一见部下的情绪，就告退了。博特瓦城听到了华美军向魏因斯贝格进军的消息，整个复活节都惶惶不安。格罗斯-博特瓦管区曾经是穷康拉德的最初起义的策源地之一，所以这里可能搞秘密活动的是不乏其人的。现在，虽然过去了十年，当年从事起486 义活动的许多人仍健在；一直到现在还被流放的人，如路德维希·迪特里希、米夏埃尔·克兰策尔、巴尔特伦·乌尔巴赫尔等等，都想趁机返回故乡。离此不远的参加了穷康茨的基尔希贝格人已经树起了一面独特的穷康拉德旗帜，即一面真正的鞋会旗帜，而药剂师迈斯特尔·埃贝哈德也还安居在距离这里只有一小时路程的拜尔施泰因，他反对召开邦议会，认为这无非是政府欺骗老实人所玩弄的花招。同时也可以看出，山谷里的一些人知道，他们在起义爆发时该怎样行动。



基尔希贝格人的鞋会旗

在拜尔施泰因和博特瓦之间，有一座武南施泰因山，山上林木

茂密，葡萄树丛生；从那里可俯瞰温策尔豪森村，且有奉献给天使长米迦勒的小教堂一座，当时游人络绎不绝，远近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把它当作著名的古老圣地来朝拜。民众的信仰总是把一种特殊的幸运同这个小教堂联系在一起，小教堂里奉献的那口叫做安娜·苏姗娜的大钟发出美妙的声音时，人们认为它能使暴风雨从远处避开；而下在邻近地区的许多冰雹，民众认为是响彻四方的钟给那些地区送去的。

这次也有一阵暴风雨掠过武南施泰因山附近，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然后又吹过整个符腾堡，因为市民和农民现在正集合在武南施泰因山上。

一天来人们不断地向山上拥去。晚间警钟响了，全副武装的男女老少，离家走出街头，奔往山上。地方官海因里希·舍尔特林和市长大费唇舌，说尽好话，想说服他们至少今天必须留在家里；他们还允诺说，如果大家留下，他们将破费拿出两桶酒和十古尔盾钱设晚宴慰问大家；但是，群众仍然不听，在梅尔希奥·乌尔巴赫尔率领下，他们向山上奔去。

他们在山上扎了营。从周围很远的地方，可以望见他们；黑夜降临，可以望见一片篝火，在拜尔施泰因后面魏因斯贝格山谷的高地上，在勒文施泰因的宫城上，在利希滕贝格的贵族邸宅、奥伯斯滕费尔德修道院，从布赫的高地、符腾堡祖传宫城的废墟上，在阿斯佩格和施特罗姆贝格，在霍恩施泰因城堡上，在德意志骑士团的施托克海姆宫城上，在施泰因的魏勒宫城的各城楼上，在施特滕费尔斯贵族邸宅和黑尔芬贝格、维尔德克两个骑士城堡上，都有他们的篝火。人们看到从所有这些高地和贵族的坚固邸宅以及周

487 围四十多个地方，在武南施泰因山上迅速扩大成几千人的这支农军的篝火一连三夜照红了天空，这是魏因斯贝格历史上有名的、引起很多人生畏的光明。

但是第一夜农民也从武南施泰因山上就看到几百支火炬和火光信号从查伯尔部透过地面的雾气摇曳着，向这边移动。这样光耀夺目的火炬并非来自施特罗姆贝格，而是来自施特罗姆贝格后面的霍伊歇尔山，德意志骑士团的坚固城堡就坐落在这座山的宽大的深色峭壁上。他们是执行黑森林农民书简的自己弟兄。

绵延在施特罗姆贝格和霍伊歇尔山之间的查伯尔部，人烟稠密，牧场很多，十分富饶，它象博特瓦山谷一样，曾经是穷康拉德特别活跃的地方。这里有普法芬霍芬城，十年前一位穷康拉德曾在这里走到教堂附近的桥上，并大声说："穷康拉德在这里，我就是穷康拉德，谁想对我发誓，就到我跟前来！"这里有居格林根城，卡斯帕尔•祖门哈德、保罗·科尔布和红头发的恩德勒曾在这里同时敲着警钟，向自由的公众宣布，并在地方官的宅前高喊："这里只有穷康拉德，没有任何别的主人。"这里有管区首府布拉肯海姆，穷康拉德从前曾在这里打算用梭镖强迫人们参加穷康拉德，并宣布与富人平分一切，以实现他们空想的美妙事业。1525年这里爆发的风暴不过是1514年运动在余烬中又燃起的火焰罢了。

这里的农军最初是由内卡河畔的布拉肯海姆、迈姆斯海姆、豪森、哈贝施拉赫特、克雷布隆和基尔希海姆等地的民众，以普法芬霍芬的汉斯·冯德雷尔为中心在这里集合起来的。基尔希海姆的海因里希·吕夫对骑士彼得·冯·利本施泰因说："我一定要拔掉你的马刺，让你满脚淌血。"农军在复活节之夜，攻击德意志骑士团

的坚固宫城施托克斯贝格，并很快地占领了它。他们发现这里存粮极多，当即把粮食连同武器一齐抢走；武器计有六支火绳枪、十五支短枪、两门小炮和一门小臼炮。然后投入引火物，复活节的礼拜一拂晓，这座德意志骑士团的坚固豪华的邸宅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布拉肯海姆城对农军犹做困兽之斗；农军转向符腾堡边境，前往以约斯·弗里茨的鞋会而闻名的德丁根，从这里涌入毛尔布隆修道院的各农庄，让该地的农民宣誓加入同盟，然后再进攻修道院本身。修道院长和众修士鉴于修道院里守兵不多，臣民又难以应 488 付，所以在农军接近时就逃跑了。可是修道院被少数雇佣兵保护住了，未遭受农民的破坏。

这支农军在毛尔布隆以北与布鲁赫莱茵农军合并；布鲁赫莱茵原是鞋会最早的发祥地；耶稣复活节前第一周的头几天，在布鲁赫扎尔的两位市民弗里德里希·武尔姆和约翰·冯·哈尔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农军。汉斯·冯德雷尔由于得到这支生力军而扩大了一部分力量，又根据博特瓦山谷的起义消息返回了符腾堡，并在 4 月 18 日和 19 日先后要求布拉肯海姆和比蒂希海姆两城参加新教兄弟会，而且在 19 日那天还抢劫了雷申茨霍芬修道院；修道院部分被烧毁。

致比蒂希海姆的招降书称：“万能的上帝以其圣言启发了我们，使我们明白，不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是我们永久的生活也都完全被剥夺了，正如我们坚信的那样，上帝现在和将来都会给我们以力量和权力，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参加我们的队伍，忠诚帮助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你们将会有大祸临头。”农军在伯尼希海姆烧

掉世袭的宫城。他们从雷申茨霍芬出发，向魏因斯贝格和博特瓦山谷两支农军接近，因为这两支农军都派代表来，建议在内卡河畔的劳芬联合起来。

武南施泰因山农军决定推选或者说“强迫”格罗斯-博特瓦的旅店主人马特恩·费尔巴赫尔当首领。格罗斯-博特瓦城内的名门望族和地方官汉斯·海因里希·舍尔特林深感不安。地方官派一名急使去探听魏因斯贝格的情况，同时向他的行政长官迪特里希·冯·魏勒请示处置办法，可是直到复活节夜晚，仍无可靠消息送来。天已经黑了，急使还没有返回。地方官舍尔特林的妻子由于担惊害怕，在马特恩·费尔巴赫尔的家里哭了起来；十年前，她曾在朔恩多夫经历过穷康拉德的起义，亲眼看见她的丈夫几乎死在农民手里。费尔巴赫尔安慰和鼓励她，但是他自己反而被她的眼泪和恐惧所感染，自己也泪水满眶。马特恩处事果断，但又是个软心肠的善良人，同时他与附近大部分贵族熟识；因为他开设了一家旅店，所以贵族喜欢常常到他这里来。正当他安慰地方官夫人，同时自己情不自禁地感到畏惧时，他的小女儿在窗前叫道：“啊呀，爸爸，逃吧！他们朝这儿跑来了！”费尔巴赫尔说：“好，好，我在自己家里不会安全，该求求圣母的慈悲。”经他的妻子的央求和催促，他才躲藏起来；她亲自把他锁在一间仓房里，然后回到旅店客房里。她说：“祈祷吧！孩子们，祈祷吧！”但是他们同地方官夫人一起哭了起来。店门突然被推开了，四个人一拥而入，有一个人举着斧头，另一个人拿着戟，还有两个人手持火枪。他们嚷道：“费尔巴赫尔在哪儿？”主妇向他们肯定地说，他已出门了。他们不相信她的话。他们把门挨个儿推开，并未发现他，也就不再继续搜

索。他们大声威胁费尔巴赫尔的妻子说："一定叫他去，他必须上山到我们那儿去；你要告诉他，否则他的身家性命难保；我们要在这所房前给他竖个木桩，拿他示众。"

费尔巴赫尔一直静等他们走开。然后到市场上去找地方官，建议下令关城。传来的谣言愈来愈盛，说魏因斯贝格已被农军攻下，城内的贵族，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被俘。费尔巴赫尔应舍尔特林的请求，同市长骑马连夜赶到附近的赫菲希海姆去拜访贵族长者路德维希·施佩特，施佩特家里也有一个人同魏因斯贝格的贵族曾在一起过，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确实消息。这天夜里，费尔巴赫尔同这位骑士及其堂弟商谈了半小时，以决定他怎么办和该 490 做些什么，因为农民软硬兼施，逼他当首领，如果他不去则将他置于死地，如果他去了，则会使他成为贵人和伯爵。施佩特老爷拍着他的肩膀说："可怜的伯爵啊！"费尔巴赫尔走了出去，过了片刻又进来。他说："容克，我想出了一个办法。魏因斯贝格事件发生以后，这里少不了也要袭击贵族和僧侣。假如我参加到农民那边，我就要力求在他们当中起些作用；但是，容克，关于这件事的真相，日后你必须为我负责。"施佩特老爷表示同意，并向他做了保证，特别叮咛他，要阻止他自己家里人参加魏因斯贝格农军。

于是，费尔巴赫尔带着这位六十八岁老贵族的妙计，骑马离开这里，向前走了一英里，又去向马尔巴赫的地方官请教。这个人也同意那个办法。回家时，他的地方官对上述几个人的意见完全赞成。因此他在复活节礼拜一早晨，由市长陪同，上了武南施泰因山，当时他看到营寨里已有几百人。他竭力想劝说农民回家。他们嚷着回答他："不谈这个！我们要开往魏因斯贝格去参加华美

军。”费尔巴赫尔走到教堂旁，农民把他围住。他大声说：“听我一句话，不要这样做。如果魏因斯贝格农军来到本地，不分贫富都会遭殃；因为他们只会糟践和破坏这个地方，只会索取免蹂躏费。你们留在本地，我们同其他管区一起，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己解除疾苦，不需要外地军队。”

集会的人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但又认为，要是这样，费尔巴赫尔就得留在他们这里，在他同意当他们的首领以前，他们不放他走。

贵族对于马特恩·费尔巴赫尔担任符腾堡人民运动的首领一事是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马特恩听到魏因斯贝格陷落以及贵族被处死的确实消息，其中也包括冯·魏勒父子的死讯以后，即刻派一个博特瓦市民到魏勒家的宫城利希滕贝格去，但“并不是叫人骑马往宫城去报丧，使妇女们难受，并以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的死讯而使她们伤心。”小魏勒的妻子写给他的信说：“她们的不幸，连石头也会同情的。”他马上设法从所部农军给她弄到一份保护状。这个少妇曾经担心，武南施泰因山农民现在会立刻攻击利希滕贝格并把它烧掉；其他人也有这种顾虑。骑士沃尔夫·鲁赫·冯·维南登的妻子已经把贵重物品偷运到利希滕贝格，她听到魏勒父子的死讯后又把原物取回，认为放在那个宫城也不保险。她在半路上被打游击的农民抢劫一空。就在复活节礼拜一的晚上，一个衣冠不整的骑士，肩荷棱镖登上武南施泰因山。这个人就是沃尔夫·鲁赫骑士。他不愿意以骑士的仪表刺激农民，所以装扮成农民的样子徒步上山来。费尔巴赫尔看见贵族这种打扮，不禁微笑，他听了鲁赫的遭遇以后，立即命令交还抢来的东西。有几

491

个农民嘟嘟哝哝，拒不交出。

费尔巴赫尔嚷道："弟兄们，既然你们抱着这种目的，就该让我留在家里，不应勉强我当你们的首领。我出来不是为伤害贵族或者其它什么人的，而是为防止魏因斯贝格农军到这儿来杀人放火。抢劫违反福音，也不符上帝的意旨。"这个骑士终于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回家去了。斯图加特政府派代表到费尔巴赫尔所部农军，企图利用谈判拖住农军。代表们在礼拜二，即 4 月 18 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武南施泰因山。他们想说服农民解散，但未得逞。农民告诉代表说，他们的事业是崇高的；从今以后必须维护法律，伸张正义，通俗而纯正地传布神圣福音和圣经，按照圣经生活，不得再信口开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必须解除地方特有的疾苦，普遍接受从多瑙河发出的十二条款。在这一切没有实现之前，他们决不解散。代表们说，地方上的希望也无非是维护基督的秩序、伸张正义和传布纯正的福音教义。关于各种疾苦和十二条款问题，可以通过邦议会做出最适当的决定，农民可以把自己的疾苦写成申诉书。一阵呐喊打断了他们的话："不谈这些，不谈这些。"随后有几个人嚷道："喂，要是邦议会现在就在野外召开倒可以。"代表们劝告他们至少不得诉诸暴力；农民对此说，"他们无意伤害任何人，他们只筹办饮食，但筹款不能由穷人出，而要出在修道院和贵族的身上。"

随后，他们把格罗斯—博特瓦的市政会书记找上山来，强制他为他们写条款，以便第二天能拿给代表看。在这期间，代表们则返回斯图加特去报告情况并听取指示。 492

值得注意的是，农军驻扎在武南施泰因山期间每天听弥撒，

温策尔豪森的牧师根据农军的要求在古老的米夏埃利斯小教堂给农民作弥撒，农民以保护他的生命财产为交换条件；马特恩·费尔巴赫尔也呆在这里，虽然他在这以后还活了很久，但他一直到死仍然还是旧教徒。

政府派代表带着要在马尔巴赫召开邦议会的建议返回武南施泰因山，但是扑了个空。农军开到格姆里希海姆去了，兵力已经接近三千。

费尔巴赫尔以前也出席过邦议会；他能体会到对邦议会该作怎样的估计和寄予怎样的期待；他对政府毫不重视他的建议、却想用空话来搪塞农民的正当申诉感到厌恶。他在会见政府的代表时总是以其举足轻重的姿态大声说：即使他们满身泥污，人们也应该远路赶来夹道跪迎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农军，那么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的华美军早就开入本地，把这里烧杀得不成样子了；只是有了他和他的农军才防止了这种灾难。

他宣布只能在他们的条款基础上和他们进行谈判；他把条款朗读一遍，吩咐代表们明天再去劳芬营寨同他们会晤，然后他可以把条款亲手交给代表们；现在他们就要出发，以与查伯尔部来的农军合并。说到这里他们就出发了。

农军因为马特恩·费尔巴赫尔对贵族的偏爱，在卡尔滕韦斯滕解除了他的首领职务，然后于4月20日在劳芬扎营。代表们在城前，在高高的城墙附近的旷野上，与费尔巴赫尔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费尔巴赫尔对他们说明，现在他已无权把条款交给他们，因为他已被解职。一个代表建议，要所有农军全部集合起来，然后按

古时召开群众大会的方式，在野外举行邦议会，并且派人把条款给大公送去。但是，因为有费尔巴赫尔同行，农军有理由把一切建议都看作空口说白话。他们叫嚷说："不要邦议会，即使有个邦议会，也无非是让人出钱。"最后，费尔巴赫尔脱口而出："城里那些人要是知道我同各位先生商量这么久，他们一定会把我打死。" 493

于是代表们返回斯图加特，费尔巴赫尔进入劳芬城，农民重新拥他为首领。他觉得，在这里当首领还不如在他经营的漂亮舒适的旅店里，用清凉的博特瓦酒招待那些贵族老爷和夫人来得快活自在。虽然那些人现在也来找他，其中很多贵族老朋友甚至在劳芬、格姆里希海姆或行军途中找他，但是目的跟过去不同了。许多贵族如汉斯·冯·利本施泰因、彼得·冯·利本施泰因、住在霍恩施泰因的威廉·瓦莱、莱姆林·冯·伯尼希海姆、卡斯帕尔·冯·魏勒，还有贵族夫人冯·尼彭堡、贵族冯·萨克森海姆、菲利普·冯·卡尔滕塔尔等都曾到农军营寨来找过费尔巴赫尔，他们请求并领取保护状。费尔巴赫尔私下对瓦莱骑士说："亲爱的容克，我站在这批穷人之中与您见面，感到羞愧。"但是，对他来说，现在退出农民的事业已有性命之忧了。

自从在劳芬扎营之后，农军中发生了不少变化。有许多成分不纯和禀性残暴的人加入了农军。主要是那些思想非常偏激的查伯尔部人和汉斯·冯德雷尔本人，其次是更加危险的分子伯金根人的首领耶克莱因·罗尔巴赫也参加进来了。耶克莱因先生听到从海尔布隆传来的关于"士瓦本人"也在集结的消息后，立即率领部下二百人（其中有最能搞恐怖的人物）开到符腾堡农军。耶克莱因不仅同他们进行了商谈，而且还留在那里同他们一起向符腾堡

公国进军。他们设立一个由三十二名农民组成的委员会辅助费尔巴赫尔。他们自称“华美基督教农军”。

关于全军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多数通过才能决定，费尔巴赫尔不得不执行很多他所不愿意执行的、但农军要做的事。可是他竭力和尽可能地坚持并致力于使所部农军不去动手抢劫。正当赖因哈德·冯·萨克森海姆老爷在营寨时，有一个农军战士割破别人钱袋而被当场逮捕，押解到首领们的面前。八十多个农民围成一圈，费尔巴赫尔站在中间训斥这个人说：“你这个坏蛋，你是十足的魔鬼，应该把你赶入梭镖刺杀的行列！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福音、荣誉和正义事业，如果都象你这样，那我们都是为了偷窃而来的。我们只有对贵族、僧侣和各门望族的家宅秋毫无犯，494 才能配称为优秀军人。有钱的应该仍然富有，没有钱的只能照样贫穷！”

这时农军迅速向符腾堡公国腹地推进，意图争取整个公国内一切可以作战的穷苦市民和农民，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所有的城市和管区“参加和援助他们的基督教兄弟会，使穷人今后安居乐业，按照圣经传布神圣的福音”。他们本着这个宗旨向各方面发出号召。他们已于4月20日写信要求赖申贝格的护林官克里斯托夫·盖斯贝格到他们这里来，并把监禁在他那儿的卡尔斯特汉斯一起带来。这个护林官住在路旁几英里以外的山上，离他们很远，暂且不急把这位著名的人民传教士卡尔斯特汉斯带给他们，因为他们的队伍改变了行动方向，4月22日已经扎营在距斯图加特五小时路程的比蒂希海姆了。

这个首府的混乱状况达到极点。农军扩大到六千人，离城已

经很近。斯图加特不论对农民，对奥地利政府，还是对士瓦本联盟，都不能得罪。市政委员们处境愈来愈困窘，因为市民中总有人拥护待机而动的被放逐的公爵，而且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可以调遣的军队几乎全已派到远地，要实行普遍征兵却又处处遇到困难。

奥地利政府驻斯图加特的最后几个官员觉得自身难保，乃逃往霍恩杜宾根；甚至有一部分市政委员也离开岗位，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委员选举保罗·文策尔霍伊泽尔代理在逃的地方官，洛伦茨·阿克曼奉杜宾根政府命令任副地方官以辅助他。两人把全体市民召集到市集广场上，劝告他们要临危不惧，保持安静和秩序，同时要求他们选出一个由二十七个可靠市民组成的市民委员会，以便共同讨论应急措施。市民分成三队，分别在莱昂哈德广场、市场和校场(现在的医院广场)开会，一致同意把选举市民委员会的事交给这两位先生筹办。这两人决定了市民委员会的人选，市政会和市民委员会立刻作出决议：尽快地同附近的坎施塔特、魏布林根、朔恩多夫、莱昂贝格、格平根、基尔希海姆和尼尔廷根等管区联合起来，并且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部队，以阻止北方低地的农495军继续向这个地区前进，等待耶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预定的援军到来。几个代表分头出发到上述各城市去，另有几个代表到比蒂希海姆的农军营寨去了解情况，并利用新的谈判来赢得时间；因此他们受委托向农民提议，在旷野举行一次只有市民和农民出席的普通邦议会，以解决所有城市和村庄的疾苦。派到农民那里去的代表完全是市民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马托伊斯·米勒、洛伦茨·肯伦、莱昂哈德·梅塞施米德和托伊斯(马托伊斯)·格贝尔。格贝尔充当发言人，他从前当过乌尔里希公爵的亲兵，是斯图加特

的一个活跃而健谈的市民，根据市政会的记载，他曾多次为市民的事情出面讲话。托伊斯·格贝尔代表斯图加特人向农民保证，他们愿意在邦议会上尽最大努力并想方设法使农民的疾苦得以解除；所以农民只管向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暂时不要继续前进，或者至少绕过斯图加特，开往内卡河谷的老营，人们会从斯图加特把他们所需之物送到那里。

费尔巴赫尔拒绝了这项提议。他说："福音、权利和正义事业、魏因斯贝格事件、全德意志民族的动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破坏和掠夺迫使他们采取现在的行动；他们要自己控制公国，不打算现在在邦议会上进行基督的改革，而是在控制了公国以后才进行。"代表们问："那么这项改革究竟怎样才能最后完成呢？"费尔巴赫尔再次向他们说明要以多瑙河的十二条款为基础，并且要求斯图加特人"共同担负实现基督事业的责任"。他还说，他要保全斯图加特。但是，前面提到的这些管区（温南登也同它们联合起来）认为，与其同查伯尔部-博特瓦农军合并，受它指挥，还不如单独成立一支农军。

第二天礼拜日，4 月 23 日，农民给首府斯图加特送去最后通牒，限三十六小时内考虑答复。

农军在 22 日晚就从比蒂希海姆开往萨克森海姆，声称要去同赖因哈德·冯·萨克森海姆一起吃晚餐。他们从萨克森海姆继续前进，经过霍尔海姆，以便接受从查伯尔部、毛尔布隆管区和克莱希部来的援军。原来在克莱希部境内埃平根当牧师的安东·艾森胡特，大概是在这里同他们联合起来的，不久他就被推为首领，与费尔巴赫尔一同指挥农军。随后，农军又回到恩茨河畔的魏欣根，

496

于23日和24日两天扎营在那里。

死于魏因斯贝格的贵族中也有魏欣根的地方官。魏欣根人在18日就已写信向奥地利政府求援了。

但是援军没有来。现在农军兵临城下，他们不得不参加农军。农军没有攻击这里的宫城，因为他们接到斯图加特来的一份报告，决定迅速向那里前进。

斯图加特市民格奥尔格·拉特格布向农军告密，说市政会企图联合其他各城市与他们对抗并把他们拖到正在进军中的联盟军队到达斯图加特为止。根据这个报告，农军异口同声地说："前进，到斯图加特去！"25日早晨，首领们从施维伯丁根通知斯图加特市当局，说他们将在晚上入城，同市当局磋商。因此，该城应即准备食粮，以免临时供应不及。为了堵塞首府以听命农民有伤尊严的借口，通知书上还注明，农民所以迟至今日尚未任命自己的战地政府，是想让首府的市政会把政府的职务承担起来。

农军在施维伯丁根已经不得不向贵族冯·尼彭堡商借一些酒、牲畜和其他物品，言明对这些物品会全部归还。现在他们迫切需要斯图加特的贮存物资。

托伊斯·格贝尔奉令与另外几人急切地第二次走访农军，请求千万不要进驻斯图加特。首领们答应了，一些载着供应农军肉、面包和酒的车辆已运向"内卡河谷的老营"，山岭方面的草地，同时农军从施维伯丁根的大道向左方的坎施塔特转进。天气骤变，雹雨倾泻，农军浑身淋透。为了找个暖和宿营地，他们又向城市接近。他们声明，他们无意反抗皇帝陛下，也无意使任何人背叛皇帝而归顺他们。斯图加特市民沃尔夫·柯尼希自动给他们打开原来

关闭的小城门。这样，首领们率领农军开进市内，很多人为之欢欣鼓舞；另有很多人却恐惧不安，当他们看到农军首领中还有许多他们非常熟知的人物时，更加害怕了。因为魏因斯贝格的那些恐怖分子一起骑马进城来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骑着伯爵冯·黑尔芬施泰因的骏马、头戴颤巍巍的羽翎的圆帽的齐默恩的安德烈亚斯·雷米，和穿着已故伯爵锦缎战袍的耶克莱因·罗尔巴赫。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使一部分人感到欢乐，使另一部分人感到恐

497



载着肉和面包的车辆驶入农军营寨

惧。原来拉迈·哈尔纳舍尔也跟首领们一起骑马进了城；此人是斯图加特一位富有的市民和旅店老板，乌尔里希公爵的拥护者，在1519年曾竭力协助公爵返国，因此他自己也不得不离开本邦。后

来，乌尔里希公爵派他从默姆佩尔加德进入查伯尔部，“要注意那里的真实情况”，而农军首领却吸收他当他们的顾问。许多人，甚至市民委员会和市政会的人对农军的到来都感到意外。

市民委员会委员和市政委员汇集在市政厅，全体农军首领也随即赶到那里。马特恩·费尔巴赫尔重申以前的声明说，他们丝毫不反对政府，而仅仅打算实行一种基督教秩序，但是为了实现这 498 个目的，整个公国必须同他们合作，斯图加特也必须提供一支有一名队长率领的装备精良的部队。随即将市府秘书埃利阿斯·迈希斯纳召唤来，勒令他同他的书记们一齐动手，备妥四十份文件，分送给各城市当局和贵族，责成他们应率领属下以全副武装来增援华美基督教农军，尽力促进神圣和正义的事业。之后，农军便宿营了。市政委员海因里希·加布勒是个热烈拥护人民事业的人，他把市政厅的十一面锦旗赠给了农军，把首领安德烈亚斯·雷米请到家里，并把自己儿子交给他当亲兵。

农民入城后，一切平安无事。他们只打扰了贝本豪森修道院的总管住所，即富有的贝本豪森修道院的储存充沛的邸宅。他们用梭镖扎穿了七、八只酒桶，酒象从很多管子里流出来，大家很快就喝足了酒；许多酒还不断流入地下室。这里的总管听说农军虐待僧侣，事先吓得逃跑了，并从他的安全的避难处走出来，请求斯图加特市政委员冒称这所邸宅是他们的财产。又因喝得酩酊大醉的农民扬言要捣毁整个邸宅，所以市政会派市民洛伦茨·阿克曼、保罗·文策尔霍伊泽尔和彼得·特劳特魏因到这所邸宅，负责发给粮食和酒，以免发生骚乱。首领们派纠察队把农民赶出邸宅，并擂鼓宣布，任何人不得拿走邸宅的东西。邸宅内许多重要的储存

物资保全下来了，这对市民委员会和农军都很有好处。但是，据修道院长事后计算，他损失了一百六十二桶酒，二百二十沙弗尔小麦和八百沙弗尔燕麦，要求斯图加特人赔偿一千七百九十古尔盾，理由是他们"恣意为了自己的享用而耗费了他的储存物资"。至于斯图加特人保全了他的邸宅免于捣毁，他却置若罔闻；但是人们竟然无理地尊重了他的要求。

农军首领对待斯图加特的僧侣阶级相当宽大；总共只向全体主教座堂宗教委员会委员和受俸教士索取了四百古尔盾补助金。

农军给另一个僧侣领主、圣莱昂哈德的传教士约翰内斯·曼特尔博士恢复了自由。他是在纳戈尔德被监禁的，"由于非常痛苦的监狱生活，他几乎已近痴呆"，因此，他被基督教农军首领释放后并未亲自去拜见首领，对此他还写信向马特恩·费尔巴赫尔表示道歉。

499 农军在斯图加特城内只停留了两天。他们在城内派战地政府分别占领各机关，还特别委派了征税、出纳、惩罚和虏获品的负责人。虏获品负责人中除其他人外，主要有保罗·梅尔克和康拉德·普吕斯。他们负责规定和征收补助金和罚款，主要是向僧侣征收，而其他虏获品负责人则负责粮秣供应、贮藏品的登记、保管和分配。保罗·梅尔克得悉他被选任这项工作时，曾走到农军面前，摘下小帽子，彬彬有礼地对大家的信任表示感谢，并且说："我要当公正的主教。谁会想到我给僧侣授职啊！"他这样愉快和特别满意地担负起征款任务，大家特别称呼他为僧侣评价员。

在这许多要求增援或声明同农民结盟的文告中，也有一份4月26日签署的文告发给了帝国直辖自由市埃斯林根。这座在

当时说来既重要又设防非常坚固的城市，自从魏因斯贝格事件以后对自身并不是没有什么顾虑。市政会鉴于农军愈来愈逼近，于4月21日写信给士瓦本联盟请求增援。联盟因为农民起义日益蔓延，不但没有给予援助，反而又摊派了一笔款项，并催讨旧欠余额。帝国政府认为埃斯林根已经不安全，便在农军的要求信送达埃斯林根的当天迁往盖斯林根。市政会向农军使者提出口头质问作为回答，问他们谁授权给他们向皇室帝国直辖自由市提出这种要求？农军又送去第二封信，信上说："你们的意思无非是要想知道，谁授权我们向你们提出要求，和我们是否也愿意遵守基督教的秩序。那种认为我们想夺取皇帝的城市，并且不承认任何君主的说法，是不公正的。我们所以必须联合起来，是为了对付外邦人的入侵，他们对待魏因斯贝格非常残酷，这不得不使我们对这种祸患怀有忧虑。我们作为帝国成员之一，只要求与你们取得谅解，以共同防范外邦人继续为患。"

市政会答复说，以前已经对他们说过，他们从哪里来，还应该回到哪里去；现在的答复依然如此。

市政会完全可以这样说，埃斯林根人是万众一心的，并且为了使平民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当局还供给他们以充足的饮食；城内僧侣的邸宅也被征了税，帝国政府答应派给该城二百名雇佣兵，并声明："埃斯林根人暂时担负雇佣兵的军饷，以后由政府拨还。"

因此，一队农军侵入受符腾堡保护的靠近埃斯林根的魏尔修道院，并以它不付税款为由而对它进行了抢劫。这队农军遭到埃斯林根人的猛烈射击，不得不撤出，跨过图尔克海姆附近的桥退走。农军在城市另一面，也抢劫并捣毁了埃斯林根所属的齐尔瑙 500

修道院。

农军认为他们向埃斯林根人宣布的“外邦人”问题很严重。他们把主力从斯图加特直接开往雷姆斯河谷和菲尔斯河谷，以便抗击已经进入这两个河谷的盖尔多夫农军。

第十章　盖尔多夫农军摧毁穆尔哈特、洛尔希、阿德尔贝格和皇室城堡霍恩施陶芬

在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的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柯赫尔河畔和申克·冯·林堡领地内的平民以及格明德和哈耳两个帝国直辖市的佃农参加运动的程度几乎一样，而且日益众多。哈耳的农民不顾市政委员的好言安抚，再次起义并开走了。他们在法兰克尼亚和内卡河谷的弟兄们所取得的成就，使他们勇气百倍，甚至有些傲慢了。人们可以看到，从郊外到市场来卖东西的一些农妇在哈耳城内来回走动，挑选她们认为不久就可以由自己占有的房屋。她们对城市妇女说，她们不久就要当阔太太了。盖尔多夫的农军首领和农民头戴缀有白十字徽章的帽子，每天出入城市，市政会对他们也不敢加以阻拦；他们有的访友，有的购物。一个打镰刀的铁匠在为他们准备枪支；一个喝醉了酒的青年农民在哈耳的酒馆里吹嘘说，不出一个月，他和华美军弟兄们就可以占领这座城市，把内市政会委员赶进棱镖刺杀行列，把外市政会委员的头砍掉，把市民

集体刺死，把雇佣兵炼成火药，用以射击别的城市。市政会把他关进了监狱，但在第二天清早，不等雇佣兵起床把他剁成肉块，又把他推出城外。市政会十分恳切地提醒并劝告所属农民，应该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着想，各安生业，不要参与不知会招来多大灾难的事情；市政会愿答应，一如既往地为他们谋福利。但是，农民还是离开了妻子儿女，他们希望能够腰缠万贯，满载而归，他们认为，当他们带回自由、财物和金钱的时候，便能够在他们荒凉的茅屋里受到倍加热烈的欢迎。市政会总以为远处的士瓦本联盟是足以吓唬他们的标志，而他们却好象能够一口吞下士瓦本联盟似的对它进行戏弄，并且唱歌嘲笑它："士瓦本联盟在哪里？我们骑着劣马也能追上去！"有些人说，联盟军已成了瓮中之鳖；也有些人说，联盟跌断了一条腿，正泡在格平根的矿泉水里呢。 501

城乡到处盛传奥登瓦尔德-内卡河谷华美军要开到哈耳来的消息。市政会尽了最大努力，不惜牺牲一切财力，以准备应付突然袭击。市政会为了不使所有忠诚的手工业者离开本地，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保持相当数量的战斗力，按周发给他们半饷，"一个本地古尔盾，或者稍多一点或少一点"，对其他佯称要迁走的人也不得不发给同样的半饷。农军入侵的谣传愈来愈盛，他们对所发的饷钱已不满足，乃要求按月发全饷，终于也如愿以偿。外地雇佣兵分成若干小队，每幢房子驻扎八至十人，每夜必有五十名武装士兵保卫市政厅，供以酒喝。此外，还有五十人一队的士兵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巡逻。但这些雇佣兵也给窘迫万状的市政会找麻烦，提出种种要求。有几个人公然要挟，如果领不到开拔费等费用，就是誓词送到他们眼前，也不愿宣誓。他们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彼此打得头

破血流。市政会曾下令制作了一批很结实的、钉有四个铁刺儿并带铁箍的棍棒，准备用来防御敌人袭击城墙，现在市政会为了吓唬这些雇佣兵和时常进出城市的农民，吩咐每天一次或两次，扛着二十、三十或四十根这种大棍，敲着鼓，吹着笛，穿过大街小巷，以示威风。市政会还不时命令突然擂鼓，以便检查各个市民或雇佣兵



哈耳市政会炫耀其武器装备

是否坚守各自的岗位。还规定城墙上是市民集合地，市场是士兵集合地，市政厅前是“未编队者”的集合地。城墙全经修葺。这些措施居然也吓住了城里“渴望叛变并觊觎注经师邸宅和其他僧侣住宅”的少数人。

在此期间，农军的大本营仍然在盖尔多夫，一部分是由整村农民集合起来的，另一部分则是由各村区的援兵集合起来的。还有的农民来自洛恩施泰因、穆尔哈特、阿德尔贝格、洛尔希、霍恩施陶芬、霍恩雷希贝格、劳特堡、瓦塞拉尔芬根、霍恩施塔特、科姆堡、莱因罗登、赞岑巴赫，来自贵族领地的冯·阿德尔曼、冯·黑伦、冯·黑尔德根、冯·韦斯特施特滕、冯·韦尔贝格、冯·申克—林堡、冯·霍恩施泰因、冯·林德巴赫，来自艾尔万根地区、帝国直辖市阿伦的地方团练；有些地方来的人多得自编一个旗队，如格明德、哈耳、韦尔茨海姆、霍恩哈特、塔南堡、许特林根、魏森施泰因的农民都各自编成一个独立的旗队。 502 503

这些农民，有一部分现已同盖尔多夫农军集合在一起了，也有一部分是在进军途中才同它集合起来的；但是根据文件记载，所有上述地方的农民都已同盖尔多夫农军合而为一了。

盖尔多夫农军对强迫出兵和入盟比其他地方的农军都严厉；几乎多数都是通过威胁和强制手段实现的。当时，法兰克尼亚农民的精锐部队以黑军的名字出现（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与黑军相反，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的农民则在文件中自称华美军，符腾堡农民大都自称华美基督教农军，而盖尔多夫农军的首领通常的签署是“普通华美军首领，委员会和顾问”。他们宣布，他们结成一个基督教同盟，不危害任何人，彼此以兄弟之爱建立神圣的福音，

给穷人以安慰、福利和处境的改善，铲除和根绝人为的、迄今反对上帝和神圣福音、为害我们同胞而导致毁灭穷人的一切恶劣弊端。盖尔多夫农军后来成为法兰克尼亚大军的一部分。

他们的要求在措词上比符腾堡农军尖锐得多，完全是黑森林农民书简的语气。

他们威胁申克·冯·林堡说："如果阁下不宣誓与我们结盟，就把你的领地视作敌国，剥夺财产，洗劫并捣毁宫城。"

盖尔多夫农军向穆尔哈特挺进，那是一座富有的古老修道院，相传是卡罗林皇室的皇帝路德维希一世[1]捐修的。农军吸收了这个修道院所属佃农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把修道院洗劫一空。修道院长和修士们早已把最重要的古老信函、文件和特许状运往洛尔希藏了起来。因为穆尔哈特城和各村难以支撑并很快归附了农军，所以他们自己也逃跑了。农军在修道院的文书档案室里搜查藏在修道院保存的对佃农最为关切的地租和贡赋文契；凡能找到的，就立即撕毁或是烧掉；然后将修道院抢光和破坏。有一个原任哈耳步兵指挥官，被农军俘虏后又被迫当了农军首领，名叫雅各布·芬宁米勒，他说服农军可以扼守这个坚固的修道院，作为农军的作战据点；因此，经他劝阻，这座建筑物才免遭火烧。

504 这时农军最高首领是曾担任过塔南堡地方官的军人菲利普·菲尔勒；比勒坦的牧师黑尔德生于内尔特林根，自认为在农军会议中享有最高威望。农军中还有为数相当多的下级首领、顾问和旗手。

农军从穆尔哈特向韦尔茨海姆森林进发，入维斯劳弗河谷，走

① 路德维希一世(778－840)，查理大帝之子。——译者

大路，从左边越过翁特尔斯泰南贝格和普法尔布隆，从这里分为两大纵队继续前进；一个纵队走大路，经过克洛岑霍夫和施特劳本霍夫到达洛尔希小城前面；另一纵队也走大路，经过布雷希和布鲁克到达洛尔希修道院前面，两大纵队在 4 月 26 日同时到达目的地。



穆尔哈特被破坏的情景

在这个紧靠雷姆斯河畔的小城的南面，有一座美丽的利布弗劳恩山，山上耸立着古老的洛尔希修道院的废墟。它原是由一座古代罗马要塞改建的，后来又改建为霍恩施陶芬皇室[1]祖先的宫城。皇室又因感恩于家族的昌盛而将它改建为修道院。从1102年起，修道院就变得非常富有，也很闻名；即使在以其奢侈而渐衰的今天，它的富裕仍足以比其他寺院更能吸引农民。现在遗留下来的只是当年规模的一部分，因为它坍毁后重建的这部分“仅仅是若干分之一”。

当时塞巴斯蒂安先生是这里的修道院长。在他得知农民的意图之后，立即派人到朔恩多夫紧急求援。他在信中写道：“不来援军，只靠我手下的人是守不住修道院的；我的臣民严禁我从修道院向外开一枪，擂一声鼓，插一面旗。”但是，朔恩多夫的权贵们自己也束手无策。

于是，洛尔希修道院的命运很快就决定了。它轻而易举地被攻下了，且被抢劫一空。修道院长塞巴斯蒂安当场丧命，众修士被驱逐，一切文件档案，其中包括从穆尔哈特修道院转移到这里来的，统统被烧掉，古老的经过祝圣的墙壁也烧毁了。农民并不把这座古老的建筑物看作是一座寺院，他们只认为那是一座古老的监狱，“一处魔窟”；在这里，他们见不到光明，得不到拯救，千百年来身受奴役，有意无意地变为愚痴。他们恨不得把修道院烧得片瓦不留，只有一座古城楼和一部分墙基非常坚固未被烧毁，即使他们狂热地进行破坏，也没有成功。火烧洛尔希是他们到达后第一天

505

① 霍恩施陶芬皇室，1079年起为士瓦本公爵，1138年到1254年为德意志国王兼皇帝。——译者

干的事。他们在这个火烧后的废墟上，从4月26日至5月1日，还驻扎了五天。几个小分队在周围地区打游击，有一个小分队还袭击了皇室古堡霍恩施陶芬。

霍恩施陶芬是帝国的一座坚固城堡，长期以来属于符腾堡公爵家族。霍恩施陶芬地区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是自由农民，甚至享有其他方面的自由，他们愿意居住在符腾堡。十五世纪时，他们被抵押出去，后来他们自己赎身又取得了在这个家族治下安居的权利。乌尔里希公爵被驱逐出境以后，格奥尔格·施陶费尔·冯·布洛森施陶芬把这个城堡连同几个村庄据为己有。他根据自己的姓氏自夸是显赫的施陶芬大家族的旁系，他又是附近格平根的地方官，自然不难占有这个城堡。虽然他的请求被奥地利皇室驳回，但他仍保有施陶芬的城堡保护官职务。他住在格平根，代替他在菲尔泽克发号施令的是副保护官米夏埃尔·罗伊斯·冯·罗伊森施泰因。附近的农民对新领主不象对旧领主那样爱戴是必有其因的；因而伯宾根的耶尔格·巴德尔仅率少数农民就敢于围攻这座城堡。

506

一天晚上，格明德旗队的首领耶尔格·巴德尔从洛尔希营寨中带了三百名步兵企图夜袭霍恩施陶芬。这些步兵都是最勇敢的农民，他们中间有这一带运动的发起人，如：穆尔米歇尔、韦贝亨斯莱因、文格米歇尔和德京根的汉斯·尼克。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格明德、格平根和盖斯林根等地区的农民后代，他们所处的地区接受古代施陶芬君王的庇护比起士瓦本所属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古老的皇室城堡坐落在四周空旷的圆锥形高山上，有厚达七英尺的高石墙和很多坚固的城楼，它似乎在面临正规军的攻击也

完全可以巍然不动。可是宫城年久失修，部分倒塌。城堡保护官在本年1月23日要求对建筑物修葺，并得到批准，后因有困难未能施工。尽管如此，它仍是公国中最坚固的要地之一。有三十二名雇佣兵在米夏埃尔·罗伊斯副保护官的指挥之下驻扎在里面。耶尔格·巴德尔率领三百多名农民登山时正值深夜。这三十二名雇佣兵在黑夜中把这一队人当作全部农军，再加上不久之前魏因斯贝格发生的流血事件使他们对农军还十分畏惧，因而只放了几枪，泼了些开水，扔了几块石头，只抵抗了很短时间。他们怯懦无知，被黑夜中向城门和城墙冲击的农民的激烈呐喊声吓得魂飞胆裂，六神无主；有一部分人从安全的地方溜下城墙，朝着没有敌情的方向逃跑了。据说副保护官米夏埃尔·罗伊斯整个白天都在格平根保护官家里，夜间农民进军时他还没有回到城堡。也有人说，米夏埃尔·罗伊斯在宫城里，当农民进攻时，他首先带着他的一个十八岁的近侍彼得·约斯特偷偷逃跑，回到他在格平根附近的坚固邸宅菲尔泽克去了。事后民众都嘲笑"罗伊斯开了小差"。凡是未能从城墙上逃走的人都藏在宫城的角落里。守城门的人有的想叛变，有的怕死，想投降保命，把钥匙从雉堞上扔给城墙下的农民。就这样，农民未动干戈，也未纵火，只用普通钥匙打开了宫城大门，轻而易举地进了城。几个农民被从宫城里发射出来的子弹击中身亡，所以，他们把抓到的雇佣兵从雉堞上扔到陡峭的山下；随后就开始了抢劫。宫城内一切动产都被装上车，运下山去，其中也有一些枪支，本来只要好好利用这些枪支是能够保住这座宫城的。农民们把一切东西都搬走后就放火烧毁了建筑物。难道真是城堡的末代领主在近几年内把最初几代领主给霍恩施陶芬的佃农建立的



火烧霍恩施陶芬城堡

古老自由粗暴地糟践了吗？要是其他地方发生类似情况，所属农民也许会赶来援救的，可是在文件中不但没有记载过有一个霍恩施陶芬的农民前来援救宫城，反而记载着在盖尔多夫农军中有不少霍恩施陶芬的农民。

在士瓦本境内，还没有一座山象孤耸巍峨的霍恩施陶芬山那样能够从许多地方，从很遥远的地方就可望见。霍恩施陶芬周围开阔，可以俯瞰四方；暮色苍茫，从这里了望，几乎是无边无际。农民用勤劳的双手点燃起来的宫城火柱，如同新时代的朝霞蓦地升腾于夜空，向远方的士瓦本地区，上至黑森林山的最高处，下至莱茵河以及对岸的法兰克尼亚山区以其血红的光亮宣告：早已遭到亵

渎的昔日帝王们的祖宅——举世闻名的豪华的霍恩施陶芬城堡毁灭了。

农民就是这样用火炬将古老的统治权力的残骸送入坟墓。过了很久,也就是六十三年之后,人们还可以看到这次破坏性的烈火

508 所烧红的岩石;在残垣断壁的荒野,也就是在从前曾以残杀、破坏、霸占而进行武力统治的地方,农民们现在却拉着和平的犁,从事着耕作。有六至十块断岩挺立在山头,这是昔日封建帝国仅存的残迹,如今冷落地俯瞰着山下已经铲除农奴制和徭役的欣欣向荣的士瓦本地区。

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贵族,包括申克·冯·林堡家族在内,都争先恐后地接受十二条款,并加入基督教兄弟会。在穆尔哈特、洛尔希和霍恩施陶芬城堡被毁灭和许许多多小的贵族邸宅被焚毁之后,申克家族不再坐待农民把他们的宫城也"送上天"了。

申克家族和其他的人全部交出盖有印章的信件,公开承认:"他们自愿根据与华美军谈判结果向华美军和他们的全体臣民承诺,忠诚而善意地接受、遵守并执行不久前在多瑙河上游农民发出的十二条款。"这些文件仍然保存到现在。

509 盖尔多夫农军就其内部成分而言,比任何一支农军都可怕,但由于它的最高首领的关系,它的危险性大大减少了。菲利普·菲尔勒过去是塔南堡的地方官,艾尔万根的上层僧侣的部下和官员,现在担任着农军的最高首领,根据文件(来往信件仍在),他同他的主人,同哈耳和格明德两城都有默契。他现在不直接进攻哈耳,却率领盖尔多夫农军继续前进,开入符腾堡。他们在这里和马特恩·费尔巴赫尔指挥下的华美基督教农军相遇。

盖尔多夫农军的行动和马特恩·费尔巴赫尔所领导的符腾堡的运动，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意图上有所不同。

马特恩·费尔巴赫尔刚刚得悉盖尔多夫农军在符腾堡地区造成损失的消息，就朝着“外邦人”入侵符腾堡公国的方向移动了。他的目的在于，要把所有管区内有战斗力的人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因此他必欲前往。

当他4月28日驻扎在魏布林根时，朔恩多夫市民派使者请他急速援救该城，抵抗盖尔多夫人。但另一方面，盖尔多夫农军也派出使者催促朔恩多夫管区的许多村庄派人到阿德尔贝格去增援他们。朔恩多夫城在盖尔多夫农军的威胁和恐吓下，于4月28日归附了符腾堡农军。第二天，马特恩·费尔巴赫尔也进了城，但又立刻取道上克尔肯、下克尔肯和旺根，开往格平根，并接收这个城市加入基督教兄弟会。马特恩借口“他们符腾堡人能够自己打扫自己的修道院和箱子”，拒绝了盖尔多夫农军。但是他也保证，在盖尔多夫农军与士瓦本联盟军队发生冲突时愿出兵援助。

盖尔多夫人同意撤出符腾堡，在4月30日已经派人到必经之地的格明德，要求假道该城；但他们在撤退途中的最后时刻突然猛攻普雷蒙斯特拉滕瑟修会的修道院阿德尔贝格。这座古老的寺院原来是巴巴罗萨[1]皇帝的一个近臣捐造的；这次毁坏寺院的人主要是它的佃农和格平根管区的佃农。修道院很富很大，象一座小城。修道院长莱昂哈德·迪尔在附近的农民刚刚活动时就迁往盖斯林根去了。农民进攻修道院时，它根本没有一点防御，农民在这

① 巴巴罗萨（Barbarossa），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1152—1190)的绰号，意思是红胡须。——译者

里大吃大喝,抢掠粮、酒和其他东西，甚至连农庄房舍都是经心拆毁，把材料运走;磨面工人耶林拆了一个谷仓，把房料运到他的磨房占为己有。接着,他们赶走了修士,破坏了其余的建筑物。修道院的佃农坐在那里一面喝酒,一面掷骰子决定谁可以放第一把火。火烧修道院发生在 5 月 1 日；大火一连烧了几天。只有圣乌尔里希礼拜堂得以幸免。有一个朴实的青年农民救了这座礼拜堂；他为此曾噙着眼泪，苦苦哀求，说礼拜堂是属于他的,如果没有了礼拜堂,那他到哪里做祷告呢?

第十一章 马特恩·费尔巴赫尔同平原农军和符腾堡黑森林农军联合,乌尔里希公爵与农民结盟

基尔希海姆管区的农民于 3 月中旬开始行动，时值乌尔里希公爵的战斗忏悔节。19 日那天，大群农民来到城市附近，山区的农民也同时进入莱宁山谷。地方官不敢再执行政府下达给他的逮捕令。4 月 24 日，革命派在城内已取得优势，以致法院和市政会在地方官逃走以后不得不将以前逮捕的人予以释放。4 月 30 日夜间，没有设防的尼尔廷根归顺了基督教农军；5 月 1 日，基尔希姆一枪未发也投降了进驻宫城的托伊斯·格贝尔。费尔巴赫尔从山上来到基尔希海姆,并从这个总指挥部派出一个支队,向霍恩诺伊芬要塞、乌拉赫城和宫城招降。农民们不敢设想使用武力就能

夺取霍恩诺伊芬这一强大的山地要塞，首领们只好写信要求它投降，他们在信中客气地附带说明，这个要塞至少也应接纳农军的驻守，他们只想保护本地不受外邦人的侵犯，他们这支农军和外邦军队完全不同；那些人在魏因斯贝格、霍恩施陶芬及其他许多地方大肆烧杀抢掠，但他们却阻止了这些外邦人继续前进。

诺伊芬人看到了他们右前方霍恩施陶芬宫城的大火和每天“农民焚烧贵族宅邸时在格明德森林上空冒出的火光”，他们知道费尔巴赫尔农军的兵力，他们也知道，这支队伍装备很差，它的全部炮队不过是十三门车载小炮，每门至多用两匹马拉；况且，迪特里希·施佩特还从乌拉赫派了一些士兵和射手来增援诺伊芬，基尔希海姆的地方官也已将储备物资和公款抢救上山，宫城本身配备的物资足以应付两个月的围困。于是他们拒绝农民进驻；再者，乌尔里希的一些死敌也逃到这座山上宫城中来了，这些人对于乌尔里希的报复尤为恐惧，他们猜测乌尔里希本人在农军中，或至少农军与他已有谅解，因为他们的侦察员已发现大多数农民身上缀有他们早就熟悉的象征乌尔里希公爵的红十字与鹿角，因此，他们再不肯让农民进入宫城了。 511

在指挥部中地位仅次于马特恩的汉斯·冯德雷尔，禀性好搞破坏，在经过莱宁山谷开往诺伊芬的途中，由于他纵火烧了邻近的泰克，致使马特恩给诺伊芬宫城的信件被指责为谎言。

策林格尔[①]昔日的宅邸泰克，呈长方形，坐落在泰克山宽阔的顶峰上。它的城楼、城门、雉堞、城墙和其他建筑，使它看来更多地象一座城市，而不象一座城堡，葡萄山、树林、灌木丛把它周围织成

① 策林格尔(Zähringer)，德国帝制时代巴登公爵家族。——译者

了翠绿的外衣，一直向下延伸到百花盛开、美丽著称的山谷。马特恩·费尔巴赫尔珍惜君主的美丽宫城，命令卫队长只把山上的三门大炮取来。但是泰克的佃农纷纷去找汉斯·冯德雷尔诉苦，抱怨他们被迫上山到宫城服徭役，他们不愿忍受象牲口那样用自己的背背着供应品，或者用他们可怜的牲畜驮着这些东西，攀登足足一小时路程的崎岖山路，把供应品运送到陡峭的山顶上。汉斯·冯德雷尔没有请示费尔巴赫尔就命令卫队长烧掉这座公爵城堡。卫队长取下了三门大炮，却不敢放火烧宫城，并在回营后把他没有执行汉斯·冯德雷尔的命令报告了最高首领。马特恩嘉奖了卫队长，并严厉叱责了汉斯·冯德雷尔。于是，拥护汉斯·冯德雷尔的人私下扬言，要把费尔巴赫尔赶入梭镖刺杀的行列。施托克斯贝格人的首领竟另派一人，带了一小队农民去宫城，不一会儿，滚滚浓烟和冲天火柱便向费尔巴赫尔和周围地区宣告，部下首领是多么尊重冯德雷尔的命令。大城堡连同所有建筑物转眼间变成一片瓦砾堆。

512

农民最恨迪特里希·施佩特和他在霍恩乌拉赫的副地方官维尔纳。圣乔治节后的礼拜一，4 月 24 日，副地方官派兵把乌拉赫管区内四个为首的不满分子押来，并将其中的一名首恶分子押解到霍恩乌拉赫。他为了杀一儆百，即刻写信要求政府派一名刽子手到德廷根来，将这一凶犯在宫城处决。一名传布新教义的传教士也被迪特里希·施佩特抓了起来。放这个传教士进入乌拉赫的一个市民被四马分尸，而传教士本人则作为罪魁受到绞刑，还有四名犯人受刑后和另一名犯人一齐被斩首。施佩特正是出于对新教义、农民和对乌尔里希公爵的仇恨才如此残暴，当然他也想通过严

厉的手段以恫吓城市和管区，使他们不去倒向农军。

农民的第一封招降书于4月27日送到城市，被置之不理；第二名信使于5月1日到达，得到的回答是冷嘲热讽；当然，施佩特也并未忽视农民的认真态度，他急速派市府书记约翰·福格勒去同盟顾问那里求援，“因为农民人数众多，估计在一万人或者更多”。在此期间，第三名信使又于5月2日到达城内。士兵们横蛮无理，竟勒令这位最后的使者，“吞食带蜡和纸片的封印”；如果不是赖因哈德·施佩特加以制止，他恐怕连信也得吞下去。赖因哈德写信告诉农民，如果再派人来，他们将给予信使们酬报，也就是把他们绞死在城前。他在信封上这样写道：“致自封为指挥官和首领的无赖们”。同盟顾问派汉斯·福格勒前往罗伊特林根求援未成，只得空手而归；罗伊特林根人答复说，他们实在无兵可派；5月3日，农军登上埃姆斯谷，来到城前，决心报复。他们正做攻击部署。农军总部的急使忽然来到，命令所有旗队急速返回总部，因为据可靠消息，士瓦本联盟的军队已开入境内，在巴林根扎营，乌拉赫城因此得救，免于攻击。

马特恩·费尔巴赫尔率领农军主力在基尔希海姆一直驻扎到5月3日。象在诺依芬和乌拉赫一样，他在这里要求所有行动迟缓的城市、管区迅速派兵增援。据了解，连斯图加特的旗队也是在 513 5月1日才按照马特恩的要求，以梭镖和枪支装备好，来到基尔希海姆加入农军的。

斯图加特旗队的首领托伊斯·格贝尔任用马丁·里特尔随他当旗手。斯图加特市政会和市民委员会把托伊斯·格贝尔作为最合适的人推选出来当首领。被选人对此并不乐意。他说：“诸位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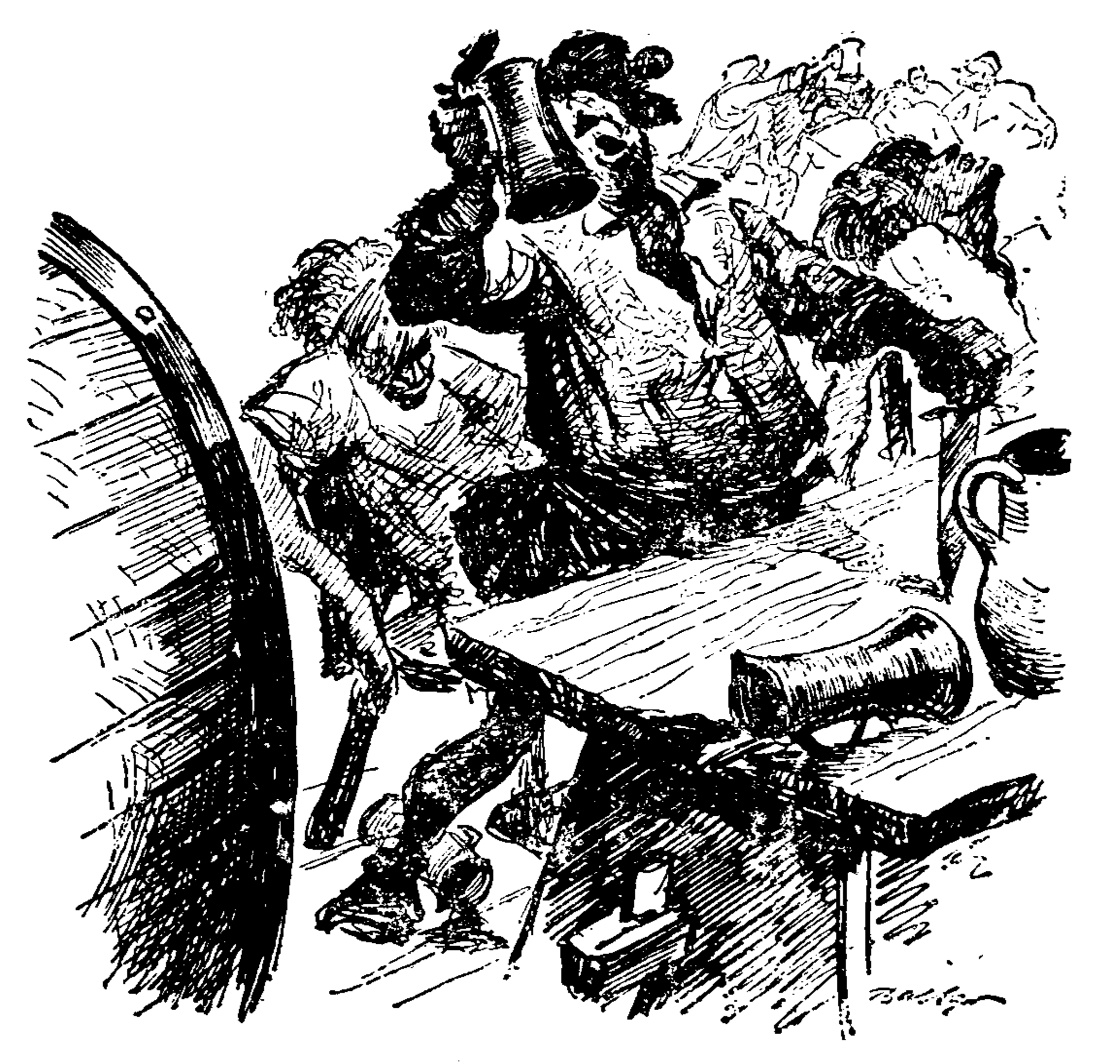
生，你们知道，我是一个穷人，家有妻室和九个孩子，我能随便把他们扔下不管吗？”市政会向他保证负责照料他的妻子儿女。托伊斯·格贝尔又说：“好吧，诸位先生，我知道，你们赋予了我怎样的使命；如果情况顺利，斯图加特人都会出力；如果情况不妙，大家就会把责任推到我一人身上。”市政会对他说，在这方面他也不必担心，大家会替他说好话。托伊斯·格贝尔请求至少再派几名卓识的人随同前往，以便出现情况时可以商议，但是不要好争吵和说大话的人。

就这样，他接受劝告，担任了首领职务。为了支付他所部的需要，当局预拨给他一笔巨款，只嘱咐他，不要接近魏因斯贝格农军，未经报告斯图加特并取得它许可，不得参与农民的有害行动。这是个十分棘手的、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实现的任务。

5月3日，费尔巴赫尔把营寨移到内卡河畔的尼尔廷根。华美基督教农军把他们的总指挥部设在空城，即去年逝世的公爵遗孀伊丽莎白夫人宅邸的所在宫城里。由于发出了号召，雷姆斯、菲尔斯及内卡等河谷的农民纷纷前来，使农军在这里迅速增加了几千人。与士瓦本联盟交锋的时刻愈来愈近，农军就愈来愈重视把远地的农民也调集来，借所有弟兄的力量来加强自己。斯图加特市府书记埃利阿斯·迈希斯纳不得不同许多书记一道随总部行动，为了发出要求增援的函件，重新忙碌起来。5月3日，马特恩还发出了“致阿尔部、博登湖和黑森林基督教同盟的敬爱的、贤明的基督教教友、各首领及全体华美军”的信。

北部那些已归附农军的管区纷纷派出增援部队开赴总指挥部，其中有一支援军在经过当时仍由政府军占领的马尔巴赫城时，

试图袭击该城。农民以各种借口，三三两两地陆续潜入城内，直到敌人发觉，城内已有一百五十多人了。他们执意要求，从领主的酒窖中供给他们足够的酒。他们得到了充足的酒，痛饮了一番。地方官米夏埃尔·德姆勒与法院和市政会在市政厅商议，如何把这 514



农民在马尔巴赫

些人赶走。农民们听说这个消息，或许是酒劲上来，竟试图冲进市政厅大门，并叫喊非把这些老爷们从窗口推出去不可。他们冲进市政厅，未能得手，便又狂饮起来，直至天黑，相继露宿街头。行政

长官艾特尔·汉斯·冯·普利宁根这天正好在城外，夜间从自己的骑士邸宅绍贝克返回，悄悄地集合了市民。天刚破晓，在隆隆的鼓声和武器叮叮当当的撞击声中，这些醉汉们发觉自己被市民包围了，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解除了武装，只得迷迷糊糊地哀求饶命。人们答应可以饶命，但他们得象狗那样从城墙的所谓狗洞中钻出去。

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队伍由各个管区派往农军，正如奥地利政府从前两次受乌尔里希公爵侵犯时所得到的援助一样。因此，首领们认为，斯图加特分担的兵额与其他管区相比，未免太少，要求市政会和市民委员会马上再提供二百人。

费尔巴赫尔率领农军从尼尔廷根经肯根、登肯多夫、内林根开往德格洛赫。在内林根的营寨里，曾发生了一起反对他的兵变。兵变的原因，一说是他要保护登肯多夫修道院引起了部下不满；一说是他先行出发，离开农军太远了；还有一说是，马特恩违背其他人的意志，试图暗中同埃斯林根帝国政府接洽和谈一事走露了风声。农军在内林根休息时，部队里纷纷叫嚷，"马特恩和教士艾森胡特骑马到埃斯林根去了，他同联盟有勾搭，被人收买了；他有个当教士的弟弟也在埃斯林根。"军中还有人窃窃私语，说马特恩隐藏了乌尔里希公爵给他的信，信中报告了重要的消息；他是叛徒。后来哗变的士兵发觉，马特恩并未去埃斯林根，而是到德格洛赫设立515 他的总指挥部，这时，他们便抓住后一点吵闹不休，包围了他宿营的房子，手持梭镖大戟嚷道："他与联盟有勾搭，一定要把这个坏蛋抓起来，赶入梭镖刺杀的行列！"马特恩在院子里跨上他的高头大马，突然壮着胆走出去，来到哗变者中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

让我把话对你们说清楚，如果我说得不对，就赶我进梭镖刺杀的行列也不迟。谁说我收到了公爵的信件，谁就在撒谎，谁就是无赖。”哗变的群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马特恩看在眼里，接着说：“我们并不是为了乌尔里希公爵到这里来的；他与我们毫不相干；上帝选的皇帝才是我们的君主，我们愿意拥护他。我们聚集到这里来，是为了圣经，为了发扬圣经，帮助那些控诉自己无权地位的人获得权利。”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费尔巴赫尔拒绝再做最高首领，但也没有人愿意接受首领职务，因而也没有人解除他的职务。 516

事过不久，真有乌尔里希公爵的使者带着一封信来到总指挥部。使者为寻找费尔巴赫尔大概还到过尼尔廷根，由于在各旗队打听总指挥的下落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使者本人还没有赶上急急前行的首领，而使者来到的消息先在农军中传开了。马特恩取过信，由安东·艾森胡特走到农军围成的圈子里大声朗读。这是5月1日签发的信。这位被放逐的诸侯从霍恩特维尔写给他们的信中说，他听说，他们夺取了他的公国的一大部分，希望他们不做任何损害他和他对公国享有的权利的事情；由于他们对他一直没有透露过他们的意图，所以他迫切要求通过他的信使对此予以答复。

早在4月初，乌尔里希公爵就想参加农民兄弟会，但遭到拒绝。上次跟随公爵入侵公国的许多瑞士人，因害怕本国政府的惩罚，还不敢回家，也要求参加农民兄弟会和农军一起开拔，但同样遭到拒绝。他们对公爵上次出兵所持的态度、以及瑞士各邦对农民事业所采取的行动，使得他们得不到农民的信任。瑞士人本来就名声不好，人们以歌谣讽刺他们，“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临阵脱

逃，卑鄙无耻。”

乌尔里希仍不死心。在这期间，他通过使者竭力争取赫部人对他的支持。4 月 20 日，当赫部人的总指挥部还在许芬根时，他又亲自带了约十五名骑兵骑马来到他们的营寨，请求听取他的意见。他的使者事先已经承诺，他要带领他那些大部来自图尔部和克莱特部的瑞士人帮助农军首先攻占恩根、施托卡赫和策尔，随后共同开往罗特魏耳，从那里取回上次战斗忏悔节后仍留下的公爵的大炮，然后继续向符腾堡境内进军。农军为他召集了一次全体大会，他在会上申述，他是被非法驱逐出国的诸侯，如果他们肯帮517 助他恢复权利，他将愿意向他们提供三百名骑兵和他的全部大炮。农民对此议论纷纷，并对他说，只要他行事光明正大，在他们的兄弟会中象其他弟兄一样，遵守他们的条款，在帮助他回国后对本国的穷人实施这些条款，不咎既往，那么他们就愿意帮助他，并且接受他入会。公爵要求先看看他们的条款，以便考虑，在短时间内给予决定的答复。于是，他骑马离去。第二天，4 月 21 日，礼拜五，他又来到，向农军宣誓加入基督教兄弟会。这时，汉斯·米勒已率领黑森林农军开到策尔城前；汉斯·本克勒和驻在希尔青根周围的赫部农军接受公爵的宣誓。但他与他的部下并未在农军中停留，而是赶往特维尔集合援军。他在致沙夫豪森城的一封信中为这一行动辩解说：“我们所遭遇的非法暴力行为是十分显然的，而我们过大的报效使上帝和造化容许我们寻求和接受各种帮助来恢复我们的力量。我们出于这种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原因和情况，与目前集合在赫部和黑森林的农民取得了谅解，他们同意并答应竭尽全力，不惜生命财产来帮助我们恢复权利、国土和百姓，但他们愿意

按照自己的诺言，遵循上帝的法律行事，诚实与公正地听取指示。”5月2日，他率领约五十名骑兵携带大炮到默林根的营寨参加赫部农军。

从这里公爵发出了他给符腾堡农军的信。农军给了他书面答复，回信说，“希望君侯殿下仁慈地考虑地方全体会议所关心的疾苦和百姓从君侯殿下祖先那里得到的幸福，以及他们因君侯殿下之故所遭受的重大损害；他们前来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根据法律、正义和福音基督教的自由保护自己不受暴力压制；他们无意反抗他们的正当官厅，也无意讨论与考虑符腾堡公国依法应属于谁的问题，因为他们谁也没有意思要排除某人的正当权利。”

农军首领和地方全体会议由尼尔廷根向全境发布的命令迅速派遣援军的文告，其措词充满信心。文告说，士瓦本联盟的进攻迫 518 在眉睫，他们应该加紧行动，已与阿尔部、赫部、黑森林和格明德等地的农军及其他农军取得谅解，整个计划可望在四、五天内完成。农军的这一信心由于每天都有援军来到，并且还有援军将要来到而得到不断加强。“平原”农军还在尼尔廷根时便按照费尔巴赫尔4月28日对他们发布的命令参加了华美基督教农军，“符腾堡黑森林农军”的实力强大的各旗队也正前来增援。

就在这时候，连希尔佐修道院也被一支平原游击队占领。这座曾对国内科学做出了许多光辉贡献的古老教堂，坐落在纳戈尔德河畔，即位于卡尔夫和利本策尔之间，它历经沧桑和艰辛岁月，即使到农民起义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保全下来。莱昂哈德·施瓦茨是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礼拜一，4月24日，从达格斯海姆率领儿旗队农军来到这座本笃会修道院前面的。他只要求喝杯酒。当

时修道院长汉斯·舒尔特海斯大约是应政府之请到杜宾根去了。修道院副院长和修士们赶紧以面包和一富德酒招待这些令人丧胆的客人。他们料到后面还有大队人马，害怕来人太多他们应付不好，便写信请教和求援。还在当天和第二天，果然又有一个接一个的旗队来到修道院。农民们几杯酒落肚，加上修道院所属的穷人纷纷拥来，便又胡干起来，酒库、粮仓、家俱都被农民抢劫破坏。修道院这次及后来遭受的损失达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五古尔盾，但建筑物没有受到破坏。

从符腾堡的黑森林起，沿祖尔茨、罗特魏耳和图特林根一带，一支强大的农军，在经验丰富的军人福格尔斯贝格的托马斯·迈尔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了。所有分散在舍恩布赫到图特林根的旗队都承认他为最高首领。最初他把他的总指挥部设在诺伊内克，袭击和抢劫邻近的贵族宅邸，主要是诺伊内克那些贵族的宅邸，与此同时，他的队伍逐步扩大。他率部占领了多恩斯特滕城。多恩斯特滕的行政长官开始和其他贵族一样，非常轻视农民。他在4月11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只要我有五十到六十名骑兵，就能马上驱散这些叛乱的歹徒。"可是八天之后，他又不得不承认，管区一个接一个地归附了农民。没几天，他也遭到了霍恩贝格地方官那样相似的命运。4月19日，霍恩贝格的地方官由斯图加特骑马归来。在距多恩斯特滕不远的格拉特，他落到了农民手里。农民把他拖下马，他只得随军步行，并遭到他们百般戏弄。最后，在他向农民宣誓一个月不做任何反对农军的事之后，才获释放。24日，多恩斯特滕的行政长官也被迫向农民宣了誓。巴林根的地方官早已提心吊胆。复活节期间，他派急使接连给政府送去五封信，报告赫

519

部和黑森林农军愈来愈逼近巴林根，据说乌尔里希公爵混在农军中间，扬言要打死他这个地方官。4月23日，已有部分管区归附农军。巴林根这一城市发生起义的因素与其他地方相比，要少一点，因为它的市民享有广泛的自由。但是，在邻近的厄宾根有不少人跑出去参加农军时，巴林根城也有大批人投奔了农军，并参加了他们的运动。留在城内的一些人，至少在思想上倾向农民或乌尔里希公爵。4月24日，托马斯·迈尔率领三千多人逼近城市，对城内发了招降书。他写道："你们应该同我们一起维护神圣的福音和上帝的正义事业，我们最后警告你们，从现在起加入我们的兄弟会；否则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将把你们当作敌人惩治。"但是，他当时并未接近壁垒森严、守军雄厚的城市，只是吸收管区的农民加入自己的队伍，从旁通过，开往罗森费尔德。

莱德灵格农军作为华美军的前卫已兵临罗森费尔德城下，要求它投降。虽然城内能打仗的人只不过百余名，但他们决心要"殊死战斗"，拒绝加入农军。但是，当华美军本部于4月25日推进到城前时，城内的意见完全改变了。地方官抱怨说："我不得不屈服，谁也不愿服从，人人自行其是。"当晚，他把城市投降的事报告给政府，说"出于无奈，他们已放农民进城，不过附有条件，即不得有任何反对当局的行动"。

托马斯·迈尔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地方的首领所做的一模一样。他要求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必须把他规定的兵额交给他，这样多恩斯特滕就出兵三十四人，由布拉西乌斯·布劳斯率领。

这时，平原农军已开到赫伦贝格城前，托马斯·迈尔则率黑森林农军开到祖尔茨城下。 520

托马斯·迈尔曾一度包围了坚固的山上宫城阿尔贝克，它位于祖尔茨之南，和这个城市一样，属于贵族冯·格罗尔德泽克掌管。521 当时这个宫城由甘戈夫和瓦尔特·冯·格罗尔德泽克两兄弟坚守住了。托马斯·迈尔向内地进军时，仅在城市和宫城附近留下了一个监视哨，现在却是八千农民沿内卡河谷而来，协同托马斯·迈尔再次包围祖尔茨城和阿尔贝克。甘戈夫的夫人刚刚分娩，也不得不离开这座宫城，逃往霍恩格罗尔德泽克农。军中除了很多其他领主的臣民外，主要是来自齐默恩地区那些富有的贵族领地的佃农，特别是住在奥伯恩多夫的威廉·维尔纳的佃农。奥伯恩多夫城甚至有一个与农民有关系的党派。这一派的首领是雅各布·施内勒尔和汉斯·扎特勒。这些密谋起事的市民已发展到如此程度 他们通知农军，打算借农军的援助袭击并杀死他们的领主。托马斯·迈尔对此未加理睬，雅各布·伦纳向男爵威廉·维尔纳的仆役揭发了这一叛变阴谋，当威廉·维尔纳同他的骑士外出返回奥斯特多夫的时候，这个仆役报告了主人，这一报告使男爵大吃一惊，他发觉奥伯恩多夫已非安身之地，便带着夫人洛伊希滕贝格的女侯爵玛加丽塔动身到设防坚固的帝国直辖市罗特魏耳去了。

罗特魏耳市长康拉德·莫克来到阿尔贝克城前托马斯·迈尔的指挥部，劝他把农军中的罗特魏耳和齐默恩的臣民遣散；许多人果真因此离开了农军营寨，但也有不少人，在遣散后仍留在营寨里。

乌尔里希公爵的心腹顾问、使者兼骑士富克斯·冯·富克斯施泰因博士也在这个营寨。他不断将各种事态报告公爵。遗憾的是，人们对于这位智勇双全的人物的活动不甚了解。在 1531

年他还敢于为乌尔里希公爵大胆行动，以致乌尔里希关于他曾写道："我不知道这个莽撞的小伙子发疯了，还是魔鬼附了体。"祖尔茨城正是在这几天里投降了农民。该城确实进行过抵抗。农民



火攻祖尔茨

向城内发射火弩，盐场的木料和许多房屋起了大火，城市面临被焚

毁的危险，同时攻城者的大炮把城墙轰开了一个一百四十七英尺宽的缺口，并准备发起总攻，只有在这时，它才开门投降。这时，市民起初也不愿意把他们的队伍编入农军。农民大声怒斥："你们祖尔茨人不是好基督徒！"市民才不得不归顺胜利的农军。结果，愤怒的农民在城内到处抢劫起来，并且一定要该城缴纳四百古尔盾免蹂躏费。阿尔贝克宫城也被占领和抢劫。

乌尔里希公爵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富克斯施泰因，让他无论如何要在农军中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的死敌冯·格罗尔德泽克重新占领祖尔茨，"因为这样的话，农民便不会兄弟般地或是作为臣民来对待我们了"。他还向农民建议："如果你们要打仗，就应坚决、果敢地采取攻势，这一点关系重大，我唯一的希望是，上帝保佑我们一帆风顺。"

刚占领祖尔茨不久，马特恩·费尔巴赫尔的使者便来到得胜的农军，托马斯·迈尔继续率军开往杜宾根。这时，平原农军正途经赫伦贝格向贝本豪森修道院移动。这修道院非常富足，它把德国最古老、最有势力的伯爵家族之一，即杜宾根法耳次伯爵家族的大部分所有，可以说连生命和财产都吞没了。修道院巧妙地应付了农民。5月1日，该院在对它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与农民达成协议。只有首领、顾问以及他们的亲兵可以进驻内院，而部队本身一部分驻在前院，另一部分驻在门前。修道院充分供给农军以面包、酒和肉。即使有人传说，人们在修道院中从撕碎的文件上走过，简直象涉水过河，但修道院自己却讲："固然不能说没有损失，但与其它修道院相比，谢天谢地总算好多了；农军只对修道院外部稍加破坏，但未勒索捐税，而且只停留了几小时就开走了。"虽然修道院没

有明确承认，但从各种迹象表明，修道院对农军宣了誓，农军因而对它作出了相应的保证，“未提任何反对政府的要求，未采取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也未进行任何破坏”。

平原农军之所以这样急速前进，是因为符腾堡农军的总指挥马特恩·费尔巴赫尔命令它去增援尼尔廷根。只有莱昂哈德·施瓦茨首领留守贝本豪森；部队转移到阿尔丁根，在此吸收各地的增援部队，然后沿内卡河开往尼尔廷根。途中，格特尔芬根和福尔马林根的农民以及伯布林根旗队焚毁了位于内卡滕茨林根附近属于汉斯·施彭格勒·冯·罗伊特林根的内卡城堡；5 月 5 日，平原农军在尼尔廷根与正向德格洛赫挺进的华美军合并。符腾堡农民大 523 军与士瓦本联盟军决战的时刻愈临近，农军会议上愈加认为征募援军和预备队为首要任务；雅各布·罗尔巴赫在查伯尔部地区和米歇尔山那边和阿斯佩格城周围往返奔驰，进行征兵和其他活动，这时，马特恩·费尔巴赫尔的首席顾问安东·艾森胡特却离开了德格洛赫营寨，回到他的故乡克莱希部，以便重新鼓动那里据说是、而事实上也已陷于停顿的运动。5 月 7 日，他向克莱希部和布鲁赫莱因发出劝告书，希望所有参加了兄弟会的人，即刻备带武器和车辆，到属于伯爵冯·埃贝尔施泰因的一个小城戈克斯海姆来会见他，否则他将率弟兄们去找他们。

戈克斯海姆首先归附了他，他把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象雅各布·罗尔巴赫在毛尔布隆那样。不久，他就拥有一千二百人。他率部开到小城埃平根，那里他曾当过牧师，没有费多大劲就进了城，然后又继续前进，到达布鲁赫扎尔和布雷滕之间的海得尔斯海姆，占领了这个城市及其周围村镇。法耳次伯爵的小城希尔斯巴赫的

市长克里斯托夫·哈夫纳在礼拜日晚上带领一、二十名伙伴出城，强迫他们所遇到的每个人都要宣誓加入基督教，以此迎合安东·艾森胡特自称的华美军。他们在希尔斯巴赫也逮捕了选帝侯的酒库管理人。领主的存酒、僧侣和贵族的家宅，都被抢掠一空。接着，他们逐步扩大实力，继续向津斯海姆城前进，并很快占领了它，然后突然闯进从前克莱希部末代伯爵捐修的、但早已变成受俸教士教堂的修道院。受俸教士的住宅一部分受到损坏，另一部分则被捣毁，农民甚至威胁说要打死教士。与从前抢劫贵族冯·门青根的宫城一样，现在他们又顺路攻占、烧掉了贵族汉斯·希波吕特·冯·费宁根的城堡施泰因斯贝格，把它夷为平地。这个山上宫城象农民给自己和他们弟兄点燃的胜利火柱那样，遥远地向下照耀到各山谷；布鲁赫莱茵全境都看到了宫城大火。

路德维希选帝侯写信给这支农军的首领安东·艾森胡特，提议和平谈判，由于他曾答应解决农民的一切疾苦，因而他得到了不超过十位骑兵的安全通行证。参加谈判的人，选帝侯方面有维斯巴登的君侯菲利普·冯·纳绍伯爵和另外几个法耳次顾问；农民方面有首领安东·艾森胡特、托马斯·罗伊斯及其他一些代表。谈判一直进行到夜晚，选帝侯的代表以农军谈吐直傲、态度倔强而感到非常不安，颇有性命之虞；但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选帝侯答应在下次邦议会上听取农民的申诉和解除他们的疾苦，他签发一项大赦的文告；农民答应暂停活动，各自回家。

524

在法耳次和美因兹选帝侯国内的沃尔姆斯主教区的市民和农民也起来了。住在沃尔姆斯任主教的海因里希四世同时是法耳次公爵，还兼艾尔万根的修道院长。沃尔姆斯城内在1524年已经

爆发过一次市民起义；那时，各行会集合在主教宫前，强迫主教座堂宗教委员会交出主教从皇帝那里领到用来压迫本城的文书，市政会在全体市民欢呼声中把这些文件当众撕碎，扔进粪堆。主教离开了这个城市，市政会和市民曾请他的兄弟法耳次的主教居间调停。这个主教同情市民而不赞成他的哥哥。这就是沃尔姆斯境内的情形。

但是，不仅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携起手来，而且秘密同盟的线索向东已深入到奥地利的心脏、向南已从扎尔甘瑟兰德深入到阿尔卑斯山各山谷。那里已是阿迪杰河[1]波涛滚滚的异邦天下了。

① 阿迪杰河(Etsch)，意大利北部的河流，注入亚得里亚海。——译者



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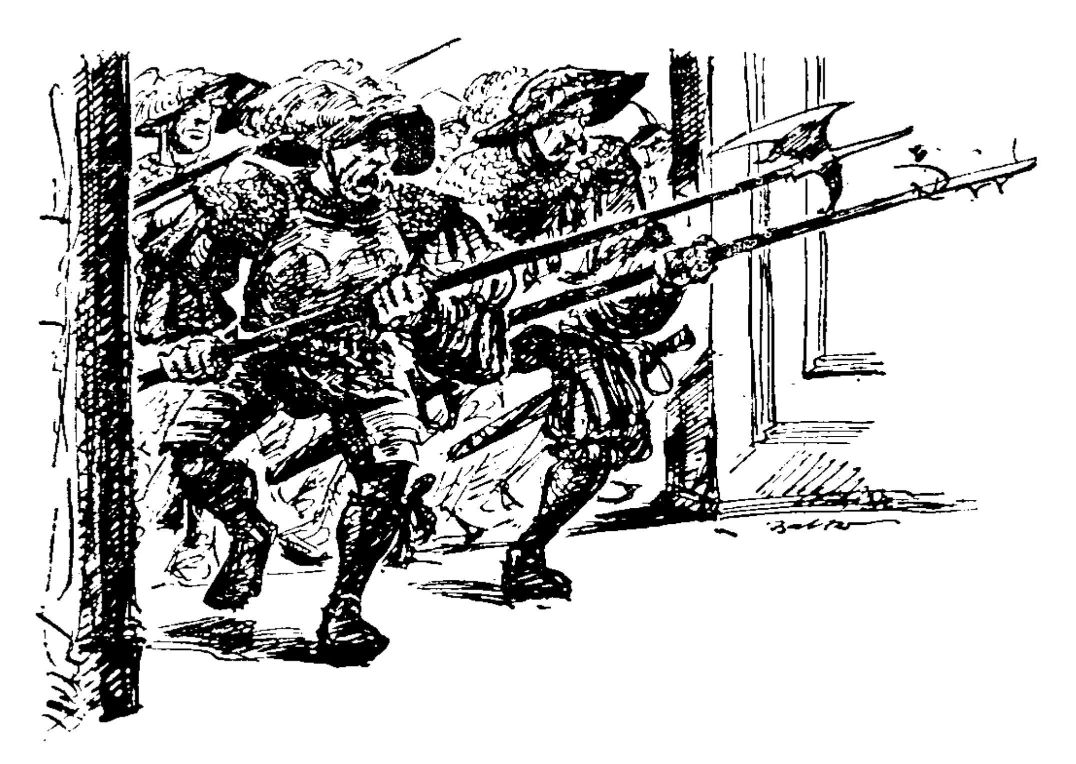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萨尔斯堡[①]人反对大主教暴政的自卫斗争

萨尔斯堡人自古以来一向受压迫，特别是近年来，境况更为恶劣。早在1462年，平茨部[②]人由于不甘忍受非法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曾奋起反抗。那时正是魏斯布里阿赫世家的布尔克哈德大主教统治之下。十五年以后，1478年，平茨部人那里平静无事，而克伦地亚农民却首先在奥尔滕堡伯爵领地集结起来，以反抗土耳其人为借口，结成同盟，自求解放，对于那些不愿同他们联合的农民，则使用扣押和其他方法加以强迫。他们的首领名叫格奥尔格。他们越过劳里斯的阿尔卑斯山，沿途抢劫放火，一部分人占领了加施泰因。当他们在这里欢宴之后安然酣睡的时候，平茨部人在夜里袭击了他们，杀死了很多人，还赶走了失散的乌合之众，以后这些人大半冻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但是，大主教们的生活不久又引起了地方的反抗，连萨尔斯堡城对本城的大主教也早已感到厌烦；1510年，市政会企图摆脱莱昂哈德大主教，使萨尔斯堡城从皇帝那里获得帝国直辖市的权利。大主教察觉了他们的意图，便邀请市长、一部分市政会委员和一部分有声望的市民共二十人赴宴。他们按照当时的风俗，身穿轻便而华丽的服装，应邀前

527

① 萨尔斯堡，奥地利联邦西部城市，在扎尔察克河畔。——译者
② 平茨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在萨尔斯堡西南。——译者

往，刚跨进大主教府，大门即关闭。他们步入餐厅，桌上放着珍肴美酒，入座后不久，突然武装士兵布满全室；刹那间他们就在大主教眼前遭到意外袭击，被捆绑起来；大主教斥责他们忘恩负义、不忠不信。有一个叫施梅肯维茨（意思是嗅觉灵敏——译者）的客人来迟了，看见宫门紧闭，还大发脾气，喝令门房开门，还说他是和别人一起被邀请的。门房让他不要着急，并贴着他的耳朵对他说：528 “里面为客人们准备了一锅苦汤。”劝他及早逃走，找一个安全之地躲避一下吧。这位受到警告的人接受了意见，急忙离开大主教府，



大主教的士兵冲进餐厅

逃出了城市。大主教发觉施梅肯维茨不在座，说：“他的名字没有白起，他的长鼻子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其他人都被绑着用车子解到宫城去了。消息传到城内，群众骚动起来。大主教好言安抚民众说，他已经把首犯逮捕了，大家可以放心，除去那些人，不会危害

任何人。民众对市政会本来没有好感，也就各自走开了。宫城里为被监禁的人虽然备有酒菜，但是身上的镣铐使他们食不甘味。当夜，他们中间的要人被绑上车，出了宫城后门，解往韦尔芬，又从那里被解到拉德施塔特。刽子手带着写好的死刑命令，同他们一起坐在车上。大主教的一些顾问，特别是基姆泽的主教和圣彼得修道院院长沃尔夫冈，担心这样处置会引起不利于他们主人的后果，便为这些被判决的人说情，大主教被他们说动了，决定从宽处理，529 改死刑为巨额罚金。大主教和基姆泽的主教急忙前往拉德施塔特，释放了这些不幸的人。但是，他们身着单薄的礼服度过一个严寒的冬夜，加上极度的恐惧，都已气息奄奄，不久就死去大半。大主教剥夺了萨尔斯堡城几项最优惠的帝国特权；市民不得再自选市长，市政会未奉到大主教的命令不得再举行集会。

1519年，马特霍伊斯·朗格登上大主教的宝座。他出身于市民等级，是帝国直辖市奥格斯堡的贵族，韦伦堡的朗格世家子弟，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宠臣，平步青云，成了古尔克的主教、红衣主教，最后成了最富庶教区的大主教。他作为先皇的多年大臣、曾参加欧洲最重要谈判的外交家，艺术家和学者的朋友和保护者，获得了崇高声誉。但是尽管如此，他是个毫无信仰和丧尽天良的教士，连他的一个顾问也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用狡诈和毒辣手段进入教区的大主教。他一生从未怀有好意，他是个满腹奸诈的小人，他对他所在的地方从未有过好感。”1525年3月，他已经信用扫地了。

马特霍伊斯·朗格在担任大主教区的副主教、随后又担任大主教的时候，曾表示十分感激萨尔斯堡地方，他立下字据，表示要

仁慈地保护地方的特权、自由和古老传统习惯，决不加重地方的负担，而要使这些权利有增无减。他为此宣过誓，而且教皇和皇帝批准这一切。起初萨尔斯堡人相信他的誓言，甘愿作善良的臣属和顺民；但是不久，他在很多事情上严重地违反了他的字据和誓言，萨尔斯堡人不得不诉诸法律，反对他侵犯权利和违反宪法的行为。此外，这位红衣主教还疯狂地摧残正在发展的、为萨尔斯堡人十分向往的新福音，但这实际上间接地帮助了新福音的传播；他为了利用采矿来充实他的金库，满足他的豪奢生活，把萨克森的矿工召集到萨尔斯堡的矿山来，这些矿工在宗教改革发祥地吸吮过路德的教义，象许多热心宣传路德教义的那些教士和经师一样，他们把这种教义和路德的著作也带到萨尔斯堡的矿工中来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教士主要是大主教本人的忏悔牧师卡斯滕鲍尔，保罗·施普雷特尔，拉德施塔特的赤足修士格奥尔格·舍雷尔，加施泰因的同路德有书信来往的马丁·洛丁格尔和在平茨部传教的马特霍伊斯教士。红衣主教发现新教义在大主教区如此流行，便决心不断用重刑严惩一切皈依路德的人，不论是市民还是经师，甚至推销过路德一些著作的人也不放过。卡斯滕鲍尔从1521年到1524年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后来被驱逐出境。1522年，保罗·施普雷特尔由于逃跑得快才没有遭难。萨尔斯堡人对这一切感到不满本来是当然的；可是大主教却很欢迎这种不满情绪，认为他可以借机对不满现实的人使用武力，全部取消他们那些虽然不能束缚他、但毕竟使他感到烦恼的特权，同时使自己成为城乡的独裁统治者。他要求他的亲信在国外征集一支军队，并对他们说："我要先攻打城市，后袭击乡村；我要尽先消灭市民，然后消灭那些乡下人。"他的亲信听了这

话自然十分得意。顾问们从宫城下来，汉斯·申克说：“大主教要我们做的事应该照办。”市法官戈尔德回答说：“我也以为很好。”红衣主教突然动身到皇帝的总督斐迪南大公那里，大公正在因斯布鲁克接受对世袭君主效忠的宣誓。红衣主教在蒂罗尔招了六旗队兵士，按他对大公的说法，为的是预防萨尔斯堡城的暴动和叛乱。这些雇佣兵由阿迪杰河畔的守备指挥官兼蒂罗尔城堡守备指挥官莱昂哈德·冯·费尔斯指挥。红衣主教同他们一道经因河河谷开往翁德贝格附近的格雷丁根，并驻扎在这里。萨尔斯堡的市民惶惶不安起来；他们担心，驻扎在瞰制全市的宫城上的威廉教士，这个卓越的炮手，这个以制造和发射火炮技术远近闻名的人，会从宫城上用炮火把城市点燃和烧毁。附近又有大主教的六旗队兵士威胁着。市民们“敬谨地”请求皇帝陛下进行调解或者依法审理。红衣主教要求他们投降，全城未经抵抗就投降了。

于是大主教在莱昂哈德·冯·费尔斯和两队雇佣兵护卫下，在一群贵族子弟组成光耀夺目的扈从(冯·努斯多夫任宫廷大臣，冯·图尔恩任司酒，冯·阿尔姆为御膳总管，冯·维斯佩克为侍从长)簇拥下策马进了城。这位宗教首领骑着一匹白马，身穿一副光亮耀眼的金环铠甲，披着一件大红缎战袍，头戴一顶紫红色丝绸平顶礼帽，又在腰间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根司令杖，大队人马浩浩荡荡 531 穿过努恩谷，走进粮食市场。市政会和全体市民都在这里伫立迎候。当大主教来到面前的时候，他们一齐跪伏在地。市长致欢迎词后，大主教立刻吩咐总务大臣予以严厉斥责，“大臣的粗暴辱骂之词严重损害了首府全体市民的忠诚和荣誉”。接着，大主教强迫他们将皇帝赐给的特许状和他发给的文书全部交出，强迫他们具

结放弃自己的一切特权和权利，衷心接受主教大人此后对他们的一切处置。这些文件就这样被他任意撕毁或者更改了。市民们祖祖辈辈所乐愿应用并赖以受益的古老城市法令和手工业法令，也被他撕毁了。市民们必须具结承认：今后事先不得他的命令不准集会；市法官、市长和十二名委员应由他任命，全城的警察应由他掌管。市民们还必须把他指控的那些为摆脱他的统治而进行活动的人一律交出。这次用兵的一切开支也必须由市民们负担。

从此以后，萨尔斯堡市民，特别是穷苦的手工业者大大地没落了。大主教在他辖区的其他城市、市场、法院和矿山，也做了类似的处置；他大事更张，给人民增加了很多沉重负担，而且听任下属官吏胡作非为，以致民不聊生。在马特霍伊斯大主教的统治下，主教区尽管收入很多，也挽救不了它的急剧衰败，因为宫廷挥霍无度，单是这种挥霍已使教区负债累累。

从这时起，他竭力用铁的手腕迫害新教的传教士，他判处他们长期徒刑，或用别的方法折磨他们，对他们请求的公开审判则完全置之不理。他的捕吏和侦探自然不会放过平茨部的教士马特霍伊斯：他被大主教判处无期徒刑，解到平茨部首府和地方法院的所在地米特尔西尔，让他死于那里的死牢。这是1524年年底的事。马特霍伊斯教士被绑在马上，两腿在马腹下用铁链子缚在一起，由几名官员和法警押解到那里去。经过贝希托尔茨加登的小城舍伦贝格时，押解人贪恋那里一家酒馆的欢乐热闹，把犯人单独留在外面，他们自己进去喝酒。一些好奇的人聚拢在这位被绑在马上的可敬的教士周围。教士恳求他们说："我为真理不得不受苦受难，不得不死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大家可怜可怜我吧。"围观落难人

的群众很快引起了骚动，因为那天是节日，很多农民正坐在酒馆里 532
畅饮。他们也听到了骚动和哀求的声音。一个果敢的农民，布拉姆贝格的青年施特克尔挺身而出，领导群众从官员和法警手中抢出并释放了教士，教士立即离开了。



释放马特霍伊斯教士

大主教命令逮捕施特克尔和另外一个农民，打算处死他们。象所有的宫廷一样，他的宫廷自然也有不少善于立即把法律适应于主人欲望的御用法学家。特别是福兰德博士，一个在符腾堡历史上罪恶累累、万人唾骂的家伙，向大主教解释，他在书上读到过，红衣主教老爷无须通过公开审讯就可以处决这两个犯人。萨尔斯堡人都知道，大主教的生杀予夺是没有不合法的。当施特克尔和

他的同案人未经任何法律形式被判死刑以后，刑吏(刽子手)拒绝533执行这项判决。他说，除非这两个人经过公审判决，他不能也不该把他们斩首。大主教的顾问之一、市法官戈尔德把刽子手拒绝执行判决一事密告了总务大臣汉斯·申克。申克说，市法官应说服刽子手把这两人斩首，还骂道："刽子手不愿干，也得干，他干了还要受神的惩罚；揪着这个恶棍的脑袋让他干，干完了再叫他滚蛋。"戈尔德再三要求刽子手，刽子手仍然踌躇不决。戈尔德说："按我吩咐你的话干吧，这事自有大主教和官厅负责。"

第二天早晨六、七时，两个囚犯在宫城后面一个不常用的刑场上，在通往修道院草地的台阶附近被秘密斩首了。

事情传开以后，萨尔斯堡人自然对"这种万恶的行为不能无动于衷，主教大人既然容许无视法律残害民众，许多善良的人岂不还要受到迫害。"

大主教紧接着也采取了步骤，仿佛他想以此证明民众的预感是有道理的：他们看到地方法院书记官带着迫害善良百姓的使命，骑马进了山地。

被杀害者的亲友也跑遍平茨部和其他阿尔卑斯山区的谷地和山岭。他们激昂陈词，鼓动大家为无辜的被害者报仇，起来保卫纯洁的圣经。他们的言语未能做到的事，大主教及其宫廷权贵们贸然采取的财政措施做到了。

大主教需要钱，他同顾问们商议，如何能迅速弄到一万古尔盾。顾问们建议向最富有的萨尔斯堡市民强行借款。向哪些人呢？红衣主教问市法官。戈尔德提出耶尔格·芬宁格尔和市民中的一些富人。红衣主教、总务大臣汉斯·申克、维吉利乌斯·冯·图

尔恩先生、埃伦赖希·陶特曼斯多夫和汉斯·戈尔德一致认为，上述市民“必须出借这笔钱，否则逮捕他们，押到宫城去，同他们交涉，向他们说明此事的利害”。他们还以同样手段强制若干贵族，如山上牧场的汉斯、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和科伊察赫尔等人借款几千古尔盾；如果拒绝，就用对付市民的方法对付他们。

这只不过是一项次要的财政措施。主要措施是在全邦推行的，规定从全邦筹集三万古尔盾。红衣主教把他的全体顾问召集到一起，其中也有必须缴纳一般赋税的主教和大教堂司祭，他们劝告大主教不要征收田赋特别税，建议通过征收杂税的办法取得这三万古尔盾。红衣主教无理由说明必须征收这项杂税，但仍违反一切法律，强迫地方同意征收这项沉重的杂税。 534

在讨论如何筹措第一批一万古尔盾的时候，总务大臣汉斯·申克随口就说，这笔钱如果不从市民身上筹集，也可以动用大教堂圣坛上的那些银象和金罩。汉斯·戈尔德也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动用金罩。然而，红衣主教除了征收这一万、三万古尔盾和其他款项以外，还把教堂所有的财宝、连同圣坛上的金罩都拿到自己宫城去了。甚至财务官皮特贝格尔这时也对戈尔德说：“地方和百姓还会遭殃。”

这种统治使萨尔斯堡城内民怨沸腾。市民们认为这简直就是暴政，红衣主教认为自己有权而且决心把市民的不满情绪在未发展到抗命的地步之前镇压下去。他又招募了五百名外国雇佣兵编成一支部队。总务大臣汉斯·申克阴谋在礼拜日把市民召集在粮食市场上，然后派兵袭击他们，抓出抗命的人，加以捆绑，押送到宫城去。他还吩咐擂鼓把驻扎在下面市内的一部分军队召集到他家

门前。市民们看出大主教不怀好意，没有应召到粮食市场上来。汉斯·戈尔德对总务大臣说:“你们擂鼓把市民吓住了，他们不愿到粮食市场上来了。”申克回答说:“是粮食市场上有圣主瓦伦亭吧。圣主要是听从我，我一定能把他们集合起来；如果他们忘记誓言的义务，我就从宫城开炮轰击他们的房子，把他们消灭、烧死；我希望这些大腹便便的人信奉圣主瓦伦亭。”实际上，大主教府现在不敢诉诸暴力。

为了至少不再刺激民众，大主教甚至谆谆嘱告教士们要小心，在游行祈祷、朝拜圣地、主持葬礼和参加其他与教士利益相关的活动时，说话应特别谨慎。但是，他没有采取实际办法来同民众和解，他不愿意承认、痛恨和放弃他对民众所犯的罪行，因此，善良的再洗礼派信徒塞巴斯蒂安·弗兰克的名言在他身上应验了:“暴政应受到暴动的惩罚和报应；暴政和暴动，暴动和暴政，是相互孕育、产生和结果的。也就是说，上帝以恶惩恶，以罪治罪。”①

535

人民起义酝酿和准备了一个冬天，终于从四面八方爆发了。最先发难的是手工业者和矿工，他们原有的自由被剥夺了，大主教在信仰问题上伤透了他们的心；他们在教堂内外集合开会，要求保护纯洁的圣经，恢复旧有的权利。

以风景优美和泉水宜人著称的加施泰因山谷的农民首先在加施泰因市场集会，效法德意志帝国其他各地的农民，也把自己的要求列为条款。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这个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运动开始于四月末，还没有把上士瓦本的著名十二条款当作宣言接受

① 塞巴斯蒂安·弗兰克在他的编年史中的说法，和别人所说不同，比他晚得多的格诺达尔从他的著作中只抄了这一段话。——编者

下来；但是他们的要求却与十二条款相当接近，除了与上士瓦本十二条款相同的部分以外，只着重提出他们自己遭受的特殊疾苦。他们一共写了十四条，开宗明义也是“圣经和福音”，他们希望宣讲圣经和福音不附加任何人为的补充；他们要求自由选择牧师，没有重大原因任何官厅不得罢免牧师。接着他们要求取消一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小捐税，如祭祀捐，地主晋封骑士时必须缴纳的所谓骑士捐，地主的子女结婚时必须缴纳的所谓结婚捐；他们还要求废除人身税、死亡税、饲料税、间接税、小什一税，只保留正当的什一税，即三十分之一禾束；他们要求公正的司法，由任用的法官审判，领主及其官员不得参与；处置罪犯不应由居民负担费用；最后要求经常保养公路，以利贸易和运输。

他们从加施泰因派出使者到劳里斯、文地什马特莱、拉德施塔特等地和所有法院辖区，号召人们参加新教兄弟会“基督教同盟”。他们写道，神圣的福音和圣经已经很久没有启示，平民因此被诱入歧途，僧侣得以滥用神意，营私舞弊。现在奇事到处出现，恐怕是上帝示警，借以遏制一切领主、特别是僧侣的奢靡生活，所以大家要兄弟般团结起来，以保护纯洁的圣经。 536

加施泰因人推举当地有钱的手工业者魏特莫泽尔和来自布拉姆贝格的军人卡斯帕尔·普拉斯勒为首领。起义迅速蔓延到大主教区的一切山谷，自发地从萨尔斯堡地区发展到恩斯河[1]谷，并通过密使继续传入奥地利的五个公爵封地，首先传到施泰厄尔边区、上奥地利和克伦地亚。

---

① 恩斯河，奥地利境内多瑙河的支流。——译者

第二章 基督教同盟中的奥地利五个公爵封地的农民和矿工

人们知道，萨尔察赫河[①]流域，包括平茨部在内，富饶美丽，象一座天然的迷人花园；加施泰因各山谷所在的萨尔斯卡梅古特山地得天尤厚，它有无数的泉水、湖泊、河流、草原、花园、山岭和森林；可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不论城里人还是乡村人，都不得不起来自卫，因为统治他们的诸侯宫廷擅权枉法，骄奢淫逸，不仅侵害了他们的生活、荣誉和信仰，甚至连当初为穷人宣讲、使穷人在困苦中稍稍感到轻松的福音的享受和安慰，也被破坏了。

奥地利各公爵封地的情形却不是这样。

奥地利的五个公爵封地盛产食盐和金属，有牧草繁茂的山地牧场和阿尔卑斯山谷，农田辽阔，森林采伐不尽。这里的农民，直到十六世纪最初二十五年，较之大多数其他各邦自由得多。最近几个世纪，皇帝多半只短期离开世袭土地，大部分时间留在国内，这自然使贵族领主虐待穷人的骄横难以滋长，苛政也难以蔓延。这里的司法比较正规而严格，因此，当时德国绝大部分土地已被奴隶制所破坏，而这里的农民还没有沦为奴隶的境地。这里还有很多农民享有人身自由，拥有世代相传的田地，连祖祖辈辈在领主的土地上服役并隶属其法庭的依附农，也有几百年之久过着非常和

537

① 萨尔察赫河，因河的支流，在奥地利西部。——译者

平的生活;他们受到固定法律的保障，各管区可以选举法官，有陪审员,享有部分的自治。虽然他们的贡赋本身也相当可观,但比之其他地方还是低的。让我们看一看奥地利农民的状况。例如领主不得因农民改良了土地而增加地租;年景不好,土地受益人可以不经法律手续直接要求少交地租。无明文免除徭役的臣民只限于在农业方面帮助领主;只有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如保卫宫城),领主才可以要求依附农去做不寻常的工作,但不得妨害农民耕种土地,服役时的饮食和牛马饲料由领主供给。高级法院有义务制止领主的非法行为，发生争执时应根据契约判决。每年徭役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天。其他各邦穷人的最大痛苦——接租地继承税,在奥地利各公爵封地被当作一项"不能容许的压迫"而禁止;这里的死亡税是从死者、而不是从生在的配偶的一切无债动产和不动产中抽取百分之五,但遗赠部分、农具、衣服等例外。永佃农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土地，但只限于卖给其他勤劳的依附农。在产权变更、继承、以及田地由父亲转给儿子时，必须按旧租额缴纳百分之五的变更税。臣民有迁徙自由，但必须在偿清债务以后才能迁移。领主只有在依附农连续几年故意不服劳役时，才可以经过公正的判决加以驱逐。最后，领主负有照章填写土地登记簿和出资及时召开土地登记会议的义务。土地登记簿上必须以可证形式记入永租地的佃户姓名、一切变动、自愿承担的义务以及臣民的权利和财产,登记后必须朗读一遍,赠予的遗产每次应注明界线、构成部分、劳役、赋税和地租。 538

虽然固定的法律使奥地利依附农优越于其他各地的农民，但是法律却不能保障他们不受贵族和僧侣的肆意压迫，这甚至使奥

地利农民原有的那种和平的生活也变得难以忍受了。压迫引起起义。

农民向高级当局和最高当局提出的请求和控告，不仅没有引起丝毫注意，反而还受到了伤害感情的驳斥。因此，正象我们所见到的那样，1515年文地什人结成了同盟，他们的战斗口号是：stara prawa，旧权利！这个同盟，虽然被西格蒙德·冯·迪特里希施泰因摧毁了，“造反的英雄”被他打散了，有很多俘虏被吊死在树上，十个首领、十五个“罪魁”和一百三十六个农民在格拉茨[1]被斩首，此外各地还有不少农民被虐待、刺死和肢解；但造成起义的唯一原因，即农民的各种疾苦，却连一项也没有消除。

1523年，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它有很多项收入发生了变化，穷苦的臣民受到少数守备指挥官、保护官和官员的压迫，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尤其是必须在克伦地亚和克莱因建立一种良好的制度。1524年，虽然部分地把新制度写成了条文，但这种制度暂时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因此，新教兄弟会的密使也在这里找到了地盘，着手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进行种种准备。新福音的使者是由邻近的士瓦本派到这里来的，他们利用生动的言词和文字，在施泰厄尔边区、上奥地利和克伦地亚全境迅速地发展基督教同盟，而维也纳和诺伊施塔特之间那些“整理葡萄园的工人和其他葡萄农”所流露的情绪最为危险，言词也最为激烈。生产葡萄是维也纳及其附近居民致富的主要源泉，葡萄农是那里居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团体，其中部分是外国雇工，部分是本国的雇工。1525年5月

---

① 奥地利的第二大城，在阿尔卑斯山东南麓，是施泰厄尔边区的首府。——译者

中旬，官厅发现葡萄农中有一个组织，分布在各地，能够在八小时内集合一万到一万二千葡萄农。福音教派和基督教同盟在铁、银、水银、其他矿区和盐场的许多工人中拥有很多信徒。这些工人，特别是矿工，个个体格健壮，意志坚强，善用武器，每一个人都称得起 539 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斐迪南大公这时正滞留在蒂罗尔，他也力图在这里进行谈判，以平息一触即发的动乱，或者至少使这种动乱缓减、推迟下去。他命令先在五个公爵封地召开等级会议，以便对“如何消除这次动乱、维持基督教的和平”取得一致意见。在上奥地利的林茨[①]举行的邦政会，名义上是贵族、骑士和农民的会议，实际上出席的全是贵族。邦政会首先要求在所有五个公爵封地迅速召开邦议会，选出委员会并在适当地点召开会议，研究如何维护法律和秩序；同时对邦内一些城市应加强巩固、加强装备。政府在这些邦议会上听到不少真情实话，若干城市表示衷心赞同农村事务的合法权益，大部分贵族认为目前至少应以节制为宜；有些人可能真的暂时认识到了对待平民的不法行为。城市中同情农民、赞同农民的贫民很多，因此贵族和僧侣都不敢迫使早已被激怒的人走向极端。当一部分议员提议，如果农民不愿接受善意忠告，就必须用武力镇压的时候，所有城市同声反对；它们首先断然拒绝让它们的人民参加征集的军队，去镇压上施泰厄尔边区的农民和矿工。

施泰尔[②]城宣称：“现在的争端无关整个地区，仅仅涉及上层僧侣及其臣民，因此，本城不应给予援助或派人参加；本城深信，诸

---

① 林茨，上奥地利首府，在多瑙河畔。——译者

② 施泰尔，上奥地利城市，在恩斯河畔。——译者

侯的顾问和委员以及全体居民能够解决农民的疾苦，无需出兵讨伐。万一诸侯领地或者全体居民遭受意外损害和侵袭而必须用兵时，施泰尔人和声誉卓著的市民组织愿以忠诚臣民资格不惜牺牲身家性命服从命令。”

在莱巴赫[1]举行的邦政会直接向维也纳政府声明，殿下的非常政府、新的关税和其他一些措施及行动，违反古老传统，使本邦各等级、各个人和穷苦平民深感痛苦，是这次动乱和不和的部分原因。

540

甚至各地区的委员会开会时也一致指出，不合理的压迫是促成农民运动的主要原因。他们建议用三千名山地人编成军队，迅速把一切有兵役义务的人武装成骑兵和步兵，五个邦各选出军事顾问两人，由大公任命总司令一人。他们还明确指出，“我们考虑过，如果私利制胜不过公益，即使穷人享有平等权利，没有不合理的疾苦压在平民身上，灾难也许不致发生，也会产生某些麻烦。因此，要想使抗命的人转为服从，并且恢复和平，最好是把他们的一切合理申诉完全解决，不再严厉对待无辜者和穷苦人。”

由此可见，甚至主要由下层贵族组成的邦议会，也只有在解决平民疾苦的条件下，才肯支持武装镇压起义。

斐迪南大公同意了他们的看法，这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而不是因为他怀有什么仁慈的心肠；恰恰相反，他正由于自己领地的臣民绝大部分也跃跃欲试或者已经起事，使他满腔怒火、蓄意报复。他和维也纳枢密院最初决定的方法完全相同，这就是：“必须用铁的手段严惩罪恶活动，这样，才足以惩罚农民的轻举妄

① 莱巴赫现名卢布尔雅那，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在沙瓦河畔。——译者

动,杀一儆百,才足以使那些企图参加暴动的分子平静下来,谨慎从事。因此以我们之见,对一切罪魁祸首,无论在哪里一经捕获,都应枪杀、剥皮、四马分尸或施以其他酷刑。”

十年前非常凶暴地对待农民同盟的那个西格蒙德·冯·迪特里希施泰因,仍在施泰厄尔任行政长官。他已经年迈,并且患有风湿病。在首府格拉茨召开的邦议会也不能使他顺心如意。当时只有少数贵族和农民出席会议,出席的农民当面向贵族申述上层僧侣和官厅如何残酷和无理地虐待他们,并说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将不得不自己改变。迪特里希施泰因为了使少数贵族和农民能够出征,费尽了一切力量,只是当他许诺亲自随同出发的时候,他们才表示同意。他自己拿出钱,还自己借钱招雇了兵士,541 然后率领包括自己的武装和五个邦的武装在内的这支队伍一起出发,先到米尔茨河和穆拉河① 会合处的布鲁克。这个城的市民表示很不满意。从维也纳派来增援他的步兵和已经到达附近勒奥本② 的步兵,也没有什么良好的意念。他们声明,不愿对矿工和农民作战。迪特里希施泰因骑马到他们那里,好言劝慰。他们不听他的话,甚至有六十名雇佣兵干脆跑到农民那边去了。迪特里希施泰因用金钱拢络住其余的人,他们重新向他宣誓效忠,恰好这时又有三百名波希米亚炮兵赶到,于是声势大振,因为波希米亚人当时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炮手。

迪特里希施泰因不久就感到,自己愈来愈被起义的农民包围了。基督教同盟军正经过恩斯河谷开来,并占领了城墙环绕的小

① 穆拉河,奥地利境内德拉瓦河的左支流,长四百四十公里。——译者

② 勒奥本,奥地利的城市,在布鲁克以西穆拉河畔。——译者

城罗滕曼，同时从卡梅尔塔尔传来的消息说，那里的农民也已宣布加入基督教同盟。这支农军的总指挥现在是侯爵派在施拉德明的山区法官罗伊斯特尔。迪特里希施泰因从被俘的几个农民那里获悉，施拉德明的农军约一千二百人和戈于森的农民驻在戈于森的本笃会女修道院内，两小时以后将集结一万农民和兵士，总指挥率三百人正驻在恩斯河畔阿德蒙特的本笃会主教教堂里，这是整个施泰厄尔边区最富裕、最漂亮的寺院。迪特里希施泰因相信这些消息，此时他身边有五千兵士，决心向农民发动进攻。他发现侧翼戈于森右方一座山上驻有一队农民，便立即派去一支劲旅，顺利地把农民从山上赶走了。他自己攻击正面的农军主力，被挫败，迅速退了下来；农民一开炮，德意志步兵立即卧倒在地，随后转身就逃，无法制止，旗手甚至把军旗扔掉。波希米亚炮兵队长重伤倒下以后，这一队兵士拼命逃窜，骑士和贵族也跟着逃命。司令官竭力制止部下溃逃，结果无效，但总算保住了大炮。败兵沿一处狭窄的岩谷退却。农民占据了谷顶建筑，用石头砸他们，迪特里希施泰因本人的肩膀和腰部受了重伤。损失了几百名雇佣兵（他自己承认损失一百名），他回到了埃雷瑙，身上砸伤多处，风湿病又加重了。

542 在这里他又听说雇佣兵不愿继续服役，绝大部分还做出要投奔农民的样子。他发誓要把拒绝服役的兵士一律处死，因为他们还应该服役半个月。但是，兵士哗变了。他们要求增加战争津贴，只有答应这个条件才肯继续服役。波希米亚的炮兵同他们一致行动，也哗变了。迪特里希施泰因暴跳如雷，喊道："什么？你们这些无赖，

543 扔下了我，还要战争津贴？"可是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发给德意志人和波希米亚人战争津贴来安定他们，因为克莱因邦和克伦地亚邦

贵族给他派来的援军才刚刚出动。



农民用石头砸溃逃士兵

克伦地亚给他派来两队步兵和几百名骑兵。指挥官是汉斯·冯·格赖弗内克。他们从克拉根富特开出，向诺伊马克特前进。这个小城驻有七百名农民。格赖弗内克率领步兵和炮队登上宫城，命令炮长马丁·弗洛伊克发了几炮。小城的市民与决心坚守在

城内的农民分裂了，他们跳出城去，把城门钥匙交给格赖弗内克的部下。农民要求开恩，格赖弗内克答应宽恕他们。他身旁那些本邦的贵族老爷，如汉斯·翁格纳德、老克里斯托夫·韦尔策、鲁普雷希特·韦尔策、安德烈·冯·西尔伯贝格、汉斯和克里斯托夫·莫尔达克森两弟兄、埃尔瑙尔、希默尔贝格和劳贝尔等，尽管农民已经投降，似乎这些贵族还要对农民发泄他们的怨气。当农民在两行骑兵监视下走出这个小城的时候，发生一阵混乱和嘈杂，后尾很多人逃跑了，前头的农民以为骑兵从后边攻击他们的队伍，便进行自卫，打起来了，骑兵和骠骑兵一拥而上，杀死了约五十个农民。但是，这些贵族在去戈于森的途中，在离罗滕曼不远的地方发现一些被同盟农民杀死的人，村旁草地上死人更多；迪特里希施泰因的朋友、勇敢的贵族莱昂哈德·施泰因贝克也倒在尸堆里；他们把他同另一个贵族冯·聚斯贝克先生合埋了，其他尸体丛葬在教堂附近的公墓里。

迪特里希施泰因得到克莱因和克伦地亚两邦的增援以后，即刻向前推进，去攻打农民。罗伊斯特尔鉴于这些邦的贵族兵力雄厚，便撤退到罗滕曼以南的一处坚固阵地，他身边只有六千人。因此迪特里希施泰因轻而易举地又占领了罗滕曼，并使四周的村镇重新归顺大公。他不敢用武力进攻罗伊斯特尔的营寨，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于是施展诡计，借谈判来打击罗伊斯特尔。他提出的各种和平建议引起了农军的内部分裂。罗伊斯特尔和一部分农军看穿了迪特里希施泰因的阴谋，不相信他，拒绝他的和平建议，但多数人同意接受。迪特里希施泰因并不知道农军阵营内部发生的事情，又由于疾病缠身，已经完全失去胜利的信心，就连续备文请

政府速派尼克拉斯·冯·扎尔姆来接替他的司令职务，同时命令军中选出尼克拉斯·冯·图尔恩为代理司令。正在这时，农军营寨派来代表，表示自愿接受和约、自愿降服。农军真正分裂了；多数人投降，罗伊斯特尔则率领矿工和态度坚决的农民，越过陶尔恩山[1]，取道隆部和蓬部，返回萨尔斯堡的农民大军。

第三章　俘获萨尔斯堡枢密顾问戈尔德

这期间大主教在萨尔斯堡的处境大大恶化了。各法院辖区的农民聚集在距萨尔斯堡三英里的戈林村的一个营寨里，从前对付敌人入侵时、特别是对付土耳其人入侵时应用的武器，如今在萨尔斯堡山区用来对付本邦的统治者了。一山连一山的烽火，一村传一村的警钟，一地接一地的紧急号炮，这一切如同在战时召唤人们去增援的信号。一些人拿着木叉、棍棒、火杵、镰刀，个别人戴着老式的尖顶盔，举着生了锈的长剑和梭镖，穿着皮上衣和短皮裤，偶尔还有人披一片生了锈的胸甲或背甲——人们看到农民就是这样从平茨部和布里克森谷走下山岭，走出山谷。他们是第一批要给自己死难的弟兄和朋友报仇的人。大主教属下感到意外的是：汉斯·申克夸口说，如果他事先得到农奴进出路埃格[2]的消息，他

① 陶尔恩，在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东部。——译者

② 路埃格，长九公里的狭谷，在奥地利萨尔斯堡邦内。——译者

会率领部下把这些人就地全部解决，可是来不及了。他错过了时机，未能占领这个险要山隘。

大主教施用一切手段和方法要扑灭即将临头的风暴。他派代表到戈林的农军营寨去，以十分亲切的慈父般的口吻劝告农民回家，并说：如果他们对侯爵殿下或者对某个官厅、总铎、保护官或法官有所不满，他们尽可选出一个委员会，授权这个委员会提出他们的不满，那时殿下会作最仁慈的考虑，也愿意做相应的变革。农民们懂得这番话的奥秘，拒绝了这个外交手腕，萨尔斯堡市民支持他们；萨尔斯堡市民派来密使催促他们迅速攻打首府，并答应给他们作内应。当时农民营寨的首领有魏特莫泽尔、梅尔希奥·施佩特、米夏伊尔·格鲁贝尔、路德维希·阿尔特和卡斯帕尔·普拉斯勒；后者是全军总指挥。

545

萨尔斯堡市民表现出来的情绪，果然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大主教感到住在市场附近林德森林的主教府里不很安全，便带着主教座堂住持和顾问们迁至高处的坚固宫城。他觉得置身于这个城寨就象山鹫返回绝壁的巢穴一样。这个宫城有两重高墙，一条小径与下面的首府相通；内墙建在峭壁上，有很多城楼，墙里有四个蓄水池和一口辘轳井，台阶由岩石凿成；外墙也修在峭壁上，也有很多城楼保护；南面的墙基离地面四百四十尺，陡峭直立，无法攀登。因此，大主教以为不仅有把握自己不会受到袭击，而且还控制着西面山下的城市和近郊。他把汉斯·申克和西格蒙德·冯·图尔恩带领的一队外国兵留在城内。他的顾问们不时从宫门进城去，试图同市民们和市政会进行和平谈判。

农民与首府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从戈林推进到哈莱

因①，这是一个久已驰名的盐场，这里可敬的市民参加了农民的队伍。首府的市民至少也想把大主教的这几个不断从宫城下来奔走的顾问捉住。大主教特派的谈判代表市法官戈尔德，时常来往于宫城和城市之间。他在谈判时装出一副完全站在市民一边的姿态。他向大、小市政会和市民委员会表示，愿意把忠诚、荣誉和生命财产交给他们，愿意把大主教交给他的秘密任务，"要他进行的一切活动"，全部告诉市政会，要是他有所隐瞒或者企图逃走，那么大家尽可驱赶他从梭镖行列中走过。汉斯·冯·申克的轻率的叱责和威胁更加激怒了市民；群众中间也议论着市法官的背信弃义行为。戈尔德看到群情愤激，准备乘马出城。他内穿铠甲，外罩普通衣服，马夫已经随他一起跨上了马。那是圣灵降临节前礼拜五上午九、十时光景，天气晴朗，空旷的市场上正在举行市民大会。汉斯·申克先生和西格蒙德·冯·图尔恩先生奉大主教之命正在同市民们进行谈判，以安抚他们。汉斯·戈尔德没有策马出城，也来到市场附近，骑在马上，停在人群外面，"要看看和听听大家在这里做什么"。不久前被戈尔德无理审判过的屠夫格奥尔格·拉德勒一眼看见了他，立即用戟钩将他挑下马来，正要杀死他，另一个戴圆帽的市民、酿啤酒的皮希勒看到这个情况，赶紧挡住格奥尔格，用身子伏在市法官身上，救了他的命。这时大家才使怒气冲冲的拉德勒慢慢平静下来。全体市民开始骚动了。大主教的顾问汉斯·申克和西格蒙德·冯·图尔恩见事不妙，丢下仆从，慌忙只身逃出人群，迅即穿过大教堂向宫城逃奔。随后，大主教的御用裁缝和密探吉尔格霍伊泽尔也逃跑了；"他们气喘嘘嘘，十分恐

546

① 哈莱因，奥地利的产盐古城，位在萨尔斯堡以南。——译者

惧地来到宫城，大主教见到这种情况也有些吃惊。"市民把汉斯·戈尔德从原来被打倒的地上扶起来，让他坐在一把靠椅上，一些人宽慰他，一些人打他的嘴巴，揪他的头发，说道："你那时候曾经无理地审判过我。"他的马夫带着马冲出城门逃走了。为了避免群众粗暴地对待戈尔德，人们把他解到法院，关进监狱，在那里他同一名法警一起受到严厉审讯，他被拷问后自动供认了一些事情，这更加深了市民对大主教的恶感。

当市场骚动起来的时候，外国雇佣兵纷纷跑向他们队长的住所和队部。他们发觉队长已经仓皇扔下他们，逃上了宫城。"他们十分着急和生气"，因此愿意受本城雇佣。这时候，从哈莱因开来的农军已接近了城门。

圣灵降临节的礼拜一，有一个农民首先进了城，这是被处死的施特克尔的弟弟。他从哥哥死后，日夜往返于山中，鼓动山区居民起来报仇。他"活象一个狂人"，在首府四处奔走，在所有主教座堂住持和枢密顾问的门前徘徊，往每幢房子门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幢房子是我的，直到我那屈死的哥哥的冤仇得到昭雪。"

547 当天傍晚，基督教同盟的农军越过布埃希，开到萨尔斯堡，从石头城门进了城；家家户户都敞开了大门欢迎他们。拂晓，他们冲进城内的大主教府，抢走了库房里的所有东西，毁坏了库房和文书室里的文件、字据、账簿和贡赋登记册等等，撕的撕，毁的毁，地上的纸片深可没膝；大主教没有料到这一着，所以没有把文件和其他东西从城内搬到宫城上去，现在要搬，已经来不及了。农民们遣散了主教府的仆役，如司酒、出纳、厨师等人，夺走了他们手中的钥匙；然后自行派人担任这些职务。城内侯爵殿下的房子荒凉触目；

大主教府所在的林德森林，妇女们把木杆伸到窗外，晾晒她们的薄纱衬衣。

不久以后，劳里斯、加施泰因、基茨比尔等地的矿工和其他一些工场的工人，由埃拉斯穆斯·魏特莫泽尔率领，也来到萨尔斯堡。他们一个个威风凛凛，很象装备精良的战士。一部分农民又从这里返回乡里，从事田间劳动，并负担矿工的军饷。

汉斯·戈尔德这时居然替萨尔斯堡人（市民和农民都这样称呼自己）出谋划策了。他说不能让大主教再执政了，要严密监视他在宫城上面的动静，要占领一切出口，防止他逃跑；因为他诡计多端。于是萨尔斯堡人把大主教和其他很多贵族包围在霍恩萨尔斯堡宫城里，派岗哨昼夜监视，任何人不得上下。但是，早在农民进城以前，大主教的顾问里布埃森已骑马驰走，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宫廷求援。当时斐迪南大公正在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的处境比在五个公爵封地还烦恼得多，这就是他的家族心爱的伯爵领地蒂罗尔。

第四章 蒂罗尔人的反抗

与帝国其他各邦相比，施泰厄尔边区和奥地利其他各公爵封地农民的境遇已经很不相同，而蒂罗尔和蒂罗尔农民的情况就更为特殊。在许多事情上，蒂罗尔农民与图林根、法兰克尼亚、士瓦本等地的农民尽管截然不同，可是这里内战规模之大和程度之烈，却跟任何地方一样。 548

在蒂罗尔，根本不存在上述各邦那样的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也没有那些引起内战的形势和动机。这块阿尔卑斯山高地，山溪湍急，适于用牛马翻耕的农田很少，全部土地几乎都由人用双手垦殖，所以它自古就不是农业地区。蒂罗尔人从春到秋都在高山牧场放牧牲畜，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富裕，因为这里的畜牧业和农业不象别处那样密切地相互促进。人们知道，那些在荒山刈草的人，他们为了从峭壁间给自己的牲畜刈取一束饲草，必须用绳子悬身于可怕的深渊之上。假如蒂罗尔人不是容易满足的话，那应该说他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并不富裕，而是十分穷困的。

但是，他们历来享有充分的自由，充分保持着原始的德意志式的固定法律关系。蒂罗尔位于德国和意大利边界，由于经常接触中世纪大规模的精神斗争和政治斗争，又由于当地特有的情况和其他有利的条件，它很早就能够享受美好的自由。十六世纪初叶，这个地方的上层和下层贵族还很少，教堂和上层僧侣庭院也不多。这里农奴的数字几百年来一向不大，农奴制度也比其他任何地方较为缓和。寡妇可以携带子女继承丈夫的全部遗产，交给领主的只不过是一头牛而已；农奴及其后裔对所耕土地享有永佃权和居住权。大多数农奴在很大程度上象财产所有者那样安居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或者享有明文规定的永业权，负担有限的贡赋和劳役。农民可以购置贵族的田产及有关的一切权利，在邦议会中他们同贵族一样有席位和投票权。甚至法院也由他们自己组成：包括十二名法官，其中每年有四人退职，四人新任；他们只缴纳老账簿上明文记载的或由他们议决的费用。这里不允许贵族肆意横行；曾有过一些对待农民象对待臣民那样的当权者，都被农民依法

549

控告了。即使是诸侯，只要侵害农民的利益，农民也进行武装反抗。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团结，一个村区的自由被侵犯，所有村区都认为自己受到侵犯，南部农民起义了，北部农民也同样抗命。

在德皇马克西米利安逝世到查理五世①即位期间，蒂罗尔就发生了骚动。蒂罗尔农民抱怨说，邦议会对他们许下的诺言很多，但实行的很少。他们受野兽的危害特别严重，因此他们到禁猎区打死了大批野兽。他们说，决不能再忍受无限度地保护野兽了；就是皇帝也应该允许他们打死这些野兽。在因斯布鲁克的奥地利政府召集了各委员会，决定准许任何人在自己土地上围猎和打死野兽，并选派下因河河谷和上因河河谷若干农民以委员名义到各山谷去，"以便使平民正确理解邦议会"。但当时农民正痛恨贵族和僧侣象在其他各地那样擅作威福，所以派到上因河河谷伊姆斯特的委员遭到包围，险些丧命；在另一个地方，有个委员因外貌象一个贵族领主，竟被打伤致死。来自施泰纳赫、施特尔青、舍内格、古利登等地方法院辖区和布里克森主教区的很多农民，结成同盟，动辄杀死持反对言论的人。甚至公路上和城市附近，都有触犯众怒而被打死的人。埃萨克河②谷的农民直截了当地拒绝臣服。1520年圣灵降临节前后，有八百名蒂罗尔农民集合在埃萨克河畔，编成五队开赴主教府所在的布里克森，袭击城市，抢劫教堂。一些矿山也发生了重大争执，特别是施瓦茨的矿山。那里的矿工要求补发拖欠他们的四万古尔盾。新的帝国政府又课征新税，使不满情绪更加高涨。

---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1519—155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

② 埃萨克河，意大利北部阿迪杰河的支流。——译者

这时候，新教派已经在蒂罗尔，特别是在当地矿工中间获得了550很多地盘。[1] 蒂罗尔的矿工不仅同萨尔斯堡地区的新教派，而且也同迈森的新教派有来往，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的教义及著作，就是这样传到他们中间的。拥护新教派最热烈的是下因河河谷的矿工。在施瓦茨讲道的，除了宗教改革史上著名的约翰·施特劳斯，还有克里斯托夫·泽尔；在距离施瓦茨仅仅几小时路程的哈耳讲道的，是同样著名的乌尔巴努斯·雷吉乌斯。他在哈耳同沙佩勒尔在梅明根一样，每次到教堂去都由一群武装信徒护送。不久就有哈耳的一个赤足修士离开自己的小教堂，在施瓦茨受雇当矿工，为的是遵照圣书的指示，自己流汗挣饭吃。那位施特劳斯极其坦率地抨击诸侯和显贵，揭露他们的罪恶，指出他们的职责；他说，根据万能之神的垂示，任何帝国，只要由自私自利者当政，就必然灭亡；他还谈到基督徒不受法律家的异教法律的约束，兄弟之爱要求借款不取利息，重利盘剥与基督教信仰不相容；他和符腾堡的传教士曼特尔博士一致认为，摩西立法的赦罪年现在仍然适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应该改革。

帝国议会反对路德和新教义的议决案也在蒂罗尔讲坛上宣布并公开张贴出来以后，虽然使新教传教士和很多新教徒一起离开蒂罗尔，但在1524年末，尤其是在1525年头几个月，已经有再洗礼派进入蒂罗尔，同时托马斯·闵采尔的密使在阿迪杰河两岸和意大利-法兰西的那些山谷间也特别活跃起来。再洗礼派在下因

---

① 蒂罗尔农民所受的压迫比帝国其他地方轻，在这里的新教派特别在矿工中扎了根，而这些矿工在矿山的生活条件已与现代雇佣工人的条件相似。新教派在这里也是依靠宗教作掩护来进行反抗阶级统治的革命活动。——编者

河河谷又是以施瓦茨为落脚点和活动根据地。奥地利政府当然采取了驱逐和逮捕措施，可是农民战争在士瓦本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的边界附近爆发了，士瓦本农民提出的条款在蒂罗尔山中，不论是北部和南部，同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时候，市民纷纷集合起来，也采取自由民集会的方式，平心静气地、深思熟虑地讨论他们的疾苦，拟写申诉书递交给政府。 551

他们提出的申诉共十九条，一部分涉及宗教问题，一部分涉及市民的疾苦。他们要求释放全部因传布福音而被捕的人，召回一切从本邦逃亡或被驱逐的人；取消僧侣的世俗权力，村区居民可以根据教区有识之士的意见自行任用和罢免传教士。遴选善良、正直、有见识、有能力的农民参加本邦的政府和官厅，充任保护官。市民和法院人员可以在邦议会自由讨论问题，任何当局必须严密监视不法之徒。人人有权追逐野鹿，自由猎捕鸟兽，自由捕鱼。此外，他们还提出很多重要的申诉，例如反对外国军队不断越境和占 552 领他们的边疆；反对地主任意变更地租；反对奥格斯堡主教向他们勒索过高的贡赋；反对自由输出特里恩特酒，因为这样特里恩特人就不得不随之远出、纳税和装卸；反对新的通行税和其他关税；反对领主在田间策马狩猎，因为本邦的农田根本不多；反对封印费和代书费；反对法官和法院书记执行律师业务和经营零售酒店；反对领主阻挠发生争执的市民自行和解，陪审官不得任意处罚和怂恿他们直接涉讼；反对有人每年非法地征收两次什一税；最后，反对富格尔[1]和其他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囤积居奇，高抬物价，致使某

[1] 富格尔(Fugger)，奥格斯堡的贵族世家，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中因经营国际贸易和矿业成为百万富翁。——译者

些商品在短期内竟从十八克里泽涨到一古尔盾。



大公斐迪南一世
（根据巴特尔·贝哈姆的铜版画）

农民说明集会的另一个、也是最大的原因是，财政大臣企图用船运走大炮和火药，他们试图加以阻止。大概他们担心这些大炮被用来对付其他的农民弟兄。

斐迪南大公完全答应了农民的要求；如果他早些时候答应，而不是显然迫于形势的压力才这样做，他也许会博得美好声誉。不久以前，他还在累根斯堡为了压制圣经同教皇的人结成同盟，采取极严厉的方法并多方实行之。现在，他一反过去，不顾累根斯堡的各项决议，对蒂罗尔人声明，他要严令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任用正派的、胜任的、虔诚的僧侣任传教士，传教士应根据基督教的道理、圣经原文，用上帝之爱和亲者之爱对平民传布真正的、明确的圣经。但是，如果他们利用福音作幌子，暗中煽动民众违背基督的道理，发动叛乱，从而使平民身心受到损害，那么，他希望市民组织帮助他，合法合理地惩罚他们。关于僧侣的世俗权力问题，应在十一月十一日（圣马丁节）召开的世袭领地地方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与其他问题一并讨论解决。他对富格尔和其他条款作了最令人满意的声明；有些要求甚至立即实现了。释放了因传布福音而被捕的人；停止了预定还要开来的外国骑兵过境；他说明，大炮只用于防守库夫施泰因和拉滕贝格；他承认发生争执的市民

553

有权可以彼此和解；他答应一定减少森林兵，捕鸟场不得损害森林，狩猎时不得践踏庄稼。有些条款提交邦议会以消除其弊病。关于邦议会本身，他肯定应该象自古以来那样召开，而且应该听取每个人的迫切要求。关于政府，他愿意依照本邦权限和先人执政时期那样派官任职。关于法院人员的任命，他承认，凡属蒂罗尔的案件一定按照本邦惯例审理，但是，因为有适用皇家成文法律的边疆地区的案件，又有涉及外国人和格尔茨①人的案件，所以必有一两个法学博士参加政府。

另外两个问题是：关于斐迪南几个亲信政府顾问问题，和关于谣传说他企图引进外国军队进驻本邦，然后自己离开本邦由这支军队来惩治的问题，大公驳斥了这种谣传；他批准了农民提出的宣讲真正圣经的要求；他解释了关于僧侣问题，特别是各委员会也指摘过、而平民还不十分了解的僧侣参加政府的问题；他决心合理处置此事，使不致引起民怨。关于他的财政大臣问题，他作了同样的保证。各委员会曾指控在斐迪南政府成立之初还是无名之辈、又是外籍人的财政大臣，如何独揽大权，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机关，不为本邦谋福利，但他个人却在短期内大发横财。

这个财政大臣就是西班牙人加布里尔·冯·萨拉曼卡，一个争权夺利、徇私枉法的内廷佞臣，他以欺诈之术取得了年轻大公的无限信任。甚至在皇帝居住的马德里，人们对萨拉曼卡也不满意；蒂罗尔人有时认为他是犹太教徒，有时认为他是伊斯兰教徒。

各委员会根据大公保证在下次邦议会上全部解决悬而未决的申诉的诺言，同意给他募兵五千到一万五千人，听候调遣，遏制起

① 格尔茨(Görz)，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

554 义，同时派代表到正处于起义的管区去，以便把因斯布鲁克会议的情形通知他们，使他们能够静待邦议会的召开。代表团由贵族一人、市民二人、地方法院二人和矿工二人组成。蒂罗尔的北部市民大都听信于他们；农民接受他们的忠告，准备向邦议会提交申诉，并在会议召开前保持平静。施瓦茨的矿山管理人和施瓦茨以南的弗龙茨贝格地方法院甚至答应大公，一有号召，即刻动员全部或半数兵力，因为他们非常不满这样的暴乱。为此大公写了一封亲笔信（5 月 20 日）给他们，表示嘉许和感谢。普斯特尔谷[1] 方面也有保证平静和忠诚的表示；人们对邦议会抱有很大的希望。西北方面和南部传来的消息，却不是这样。

蒂罗尔的西北隅，即深入士瓦本高原地区的福拉尔贝格，象在地理上同瑞士和阿尔郜接壤一样，它在宗教和政治上也不可避免地首先被这些地方的运动所影响。在福拉尔贝格的地方法院辖区林根瑙，传教士约瑟夫·维尔布格以闵采尔的精神布道，深深感动了农民。他对人们说，他说谎早已说够了，弥撒除了对举办弥撒的人而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人应该向上帝自我控诉，而不必忏悔；人不需要教会官厅和世俗官厅，官厅全是老爷。农民们听了很满意，纷纷参加湖滨、阿尔郜和沼泽地三支士瓦本农军的同盟。他们不但接受农军的条款和制度，而且也承认农军的禁令和放逐状。他们成队集合在布雷根次周围，给不愿参加同盟以维护真正的圣经、执行神的法律的居民住宅门前打上木桩。当代表从因斯布鲁克来到布雷根次，要求他们等候邦议会的结果，并且问他们是否接

① 普斯特尔谷（Pustertal），阿尔卑斯山的山谷，西部属意大利，东部属奥地利。——译者

受休战的时候，布雷根次农军的首领回答说，他们将在几天内率四万人把答复送去。

也在阿尔部附近的埃伦贝格人这时却保证，如果农军攻打蒂罗尔伯爵领地，他们愿以名誉、身家性命效忠于诸侯。斐迪南十分仁慈地答复了他们，而且答应了一切要求。此刻南方的起义正向这里发展，使斐迪南惶恐不安。

蒂罗尔仅有的大主教区即布里克森主教区和特里恩特主教区在这里，德意志骑士团的领地也在这里。这里的民众也象其他各地一样，十分不满僧侣阶级。布里克森城周围的农民首先聚集在一 555 起，武装起来向城市进军，老主教逃出主教府，农民涌进城内，抢劫了教堂，甚至主教的官员也有的参加了农民队伍，如主教过去的秘书、现在克劳森的税吏米夏埃尔·盖斯迈尔。阿迪杰河畔德意志骑士团领地的总管遭到袭击，博岑①的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被抢劫和捣毁。农军享用了僧侣领主储藏的各种食品，被农军推选为总指挥的盖斯迈尔用搜索来的金钱建立了一个军费金库。

农军拜访了蒂罗尔宫城的牧师、马利亚贝格的修道院长及其他一些僧侣领主，拿走了他们贮存的物资。

米夏埃尔·盖斯迈尔属于秘密同盟的核心人物，他在蒂罗尔，同文德尔·希普勒在法兰克尼亚，魏甘德、胡布迈尔和其他人在各自活动范围内的情况一样，这是可以置信的。盖斯迈尔担任起义的首领以后，用一种真正卓越的方式领导着起义。难道他不知道做好准备工作？他掌握着广泛的通信联系，当情况危险的时候，他的属下首先带着一小箱信件离开，一去杳然，那些信件肯定是打开

① 博岑(Bozen)，现名博尔察诺，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省中心。——译者

人民运动奥秘的重要钥匙。

阿迪杰河畔农民拟定的各项条款虽然比其他地区多，但内容却非常缓和。他们要求：各市民组织应有权任免自己的传教士；只向诸侯纳贡，不向其他任何人贡赋，地租应合理调整；取消乌尔滕（阿尔滕堡）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永远废除死亡税、契约税、招待费；献礼以一斤胡椒为限；不许特里恩特酒再从本邦运出。

盖斯迈尔本人接受了革命同盟的全部宗旨和新基督教共和国的一切原则，他开始活动时非常谨慎，没有在蒂罗尔和奥地利人中间强调提出这些东西，只是利用当地平民对两个主教即那个加布里尔·冯·萨拉曼卡和大公的枢密顾问法布里的不满情绪，说明运动是全体善良臣民进行的、有利于诸侯和民众的反抗行为，是摆脱这两个祸国殃民的当权顾问的行动。他在宣言中广泛引伸这些556深得民心的宗旨，同时极其巧妙地贯穿了必然诱导民众不知不觉地走上革命和共和国道路的基本思想。

盖斯迈尔作为蒂罗尔农军总指挥，引导运动同时向几个不同的目标进攻。他麾下的卓越的首领有彼得·佩斯勒和塞巴斯蒂安（瓦斯特尔）·迈尔。起义从加尔达湖①经特里恩特、布里克森、普斯特尔谷向右，经文契部②和埃萨克③地区向左，蔓延到靠萨尔斯堡边境的拉滕贝格和基茨比尔两地方法院辖区。一支农军包围特里恩特城，另一支进击布里克森谷内各宫城和城市，第三支农军则在阿迪杰地区捣毁僧侣领主和世俗领主的邸宅。盖斯迈尔把指挥

① 加尔达湖（Gardasee），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湖。——译者

② 文契部（Vintschgau），迪杰河上游的河谷。——译者

③ 埃萨克（Eisack），阿迪杰河的左支流。——译者

部设在梅朗①，各城市的市民委员会和蒂罗尔城堡指挥部法庭都在他身边。当时各山谷农民和首领的意图、情绪和决心，同他的计划和命令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盖斯迈尔和各市民委员会在1525年5月22日向全蒂罗尔所有城市和法院发出邀请，于圣灵降临节前一天在梅朗举行民众大会，以便做出共同的决议。德意志骑士团在伦格莫斯和施兰德尔斯的各礼拜堂，也象博岑的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一样，都被农军占领了。特别是施兰德尔斯、卡斯特尔贝尔、阿尔贡德等地的人表现最为激烈。布里克森大主教区的宫城绝大多数落入了农民手里。赖因埃克和楚吉察两宫城只是由于有泽伦廷和楚吉察两地市民的援助，打退了自己起义弟兄的攻击，才得以守住。本来攻击的目标包括一切贵族宫城，只有诸侯的宫城例外得到了保全。斐迪南大公力图保全弗莱姆泽谷内阿迪杰河畔的萨卢尔恩宫和布里克森以南的罗登埃克宫，便写信告诉农民，这两座宫殿都归他所有，前者是他收的抵押品，后者是他从沃尔肯施泰因处购置的。

大公这时对待起义的蒂罗尔农民的态度极为温和，他处处摆出善意的、息事宁人的姿态。他所以这样做是有种种原因的。第一，他也象他的祖先那样特别喜欢蒂罗尔；他知道，为什么他的祖父马克斯皇帝总爱说，蒂罗尔好比一件农民的粗布衣服，在天气不好时穿上它却很暖和。其次，斐迪南手里没有军队；再说军队在这些山地也不象在别处那样有用，而蒂罗尔人天生善战，古时就是优秀的射手；每个隘路都是他们的交通壕，每个岩壁都是他们的要塞，对附近的大小道路，他们都了如指掌。

① 梅朗(Meran)，现名梅拉诺，意大利北部城市，在阿迪杰河畔。——译者

557 但是，斐迪南大公没有忽略在和平的幌子后面准备暴力。

5 月 14 日，大公授权因斯布鲁克的政府顾问，责成他借款，抵押继承物品和其他财物，出售诸侯家的珍宝，熔化银器，以供征募军队之用。他同时派全权代表到上因河河谷和下因河河谷、文契部、阿迪杰地区以及布里克森山谷去，号召所有忠实的地方法院维护秩序。他自己答应留在蒂罗尔，本邦的情况需要他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但要求：为了安定本邦的形势和防止士瓦本农民及威尼斯人的入侵，应立即选征精兵千人，并在全蒂罗尔装备起国民军两万人。当即调集了五千人到因斯布鲁克。他同时宣布，他的兄长皇帝查理五世已将蒂罗尔让给他作为世袭领地，他今后不是以总督身份，而是以正式世袭君主的身份统治蒂罗尔，他将广布仁慈，并且在下次邦议会上公正地考虑本邦的一切申诉。恰巧这时消息传来，菲森城为了不受农民的侵袭，悬起了奥地利旗帜，并愿世世代代归附奥地利王室。斐迪南立即利用此事告诫蒂罗尔人，他说，现在邻近的平民已归附奥地利，请求奥地利保护，蒂罗尔人与其他所有人相比，生来正直，此刻更应该保持和平的、团结的本性。

派到各山谷去的全权代表的任务是劝告农民放弃任何暴力的企图，要他们等候即将召开的邦议会；如能这样，当局愿意对过去的行为从宽处理；否则本邦将履行上次邦议会的诺言，协助诸侯惩罚他们。

邦议会最初宣布在 6 月 16 日召开。后来因为局势紧迫，这个日子似乎太远，改于 5 月 23 日举行紧急会议，届时诸侯将提出解除人民疾苦的计划。地方法院辖区各派两人参加会议。

完全象符腾堡一样，南蒂罗尔农军所到之处完全按照黑森林

农民书简的规定，强迫一切贵族参加同盟并服兵役。因此，在包围特里恩特的农军中可以看到许多伯爵、男爵和骑士。

派到特里恩特农军营寨去的全权代表是鼎鼎大名的蒂罗尔统帅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他原是蒂罗尔人，他的世袭宫城弗龙茨贝格在施瓦茨以南。随从人员有特里恩特的指挥官克里斯托夫·冯·图恩和弗朗茨·冯·卡斯特拉尔特，以及一个传令官。弗龙茨贝格传达了停止围攻特里恩特城、等候和平解决的命令。他奉斐迪南指示，竭力设法使特里恩特城及其所属村镇宣誓拥戴斐迪南为世袭国君，然后以此为根据使集合起来的农民停止行动，和平解决或者依法解决他们的疾苦。 558

在埃萨克河畔离布里克森不远的诺伊斯蒂夫特集合的农民，接受了停止行动的劝告。各全权代表当即在5月22日写给阿迪杰河谷人的一封信里援引了这支农军的诺言。他们硬说暴动是少数平民发起的，这些人在本邦没有或者很少有可以损失的东西，有声望的人是受其他群众胁迫违心地行动的；他们劝告阿迪杰河谷人效法诺伊斯蒂夫特的农军，停止一切暴行，并号召他们到博岑参加大会。与此同时，国君还写信特别训斥了集合在梅朗的各委员会，并禁止它们预定在梅朗召开的会议。普斯特尔谷人和诺伊斯蒂夫特的农军一样，表示服从全权代表；阿迪杰河谷及其各支谷的农民却要求审阅“地方特权状”，这些特权状由阿迪杰河畔的地方行政长官莱昂哈德·冯·费尔斯在普雷斯尔宫城保管着。斐迪南吩咐把这些特权状交给在梅朗的委员会，要“秘封并盖印”保管到邦议会开会的时候。于是集合在梅朗的各委员会也多半同意停止行动。

农民们以为，既然他们停止了行动，政府也会停止备战活动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政府趁农民停止行动期间给罗登埃克宫城增派了守军，增加了其他装备，这时候，又由盖斯迈尔本人指挥的布里克森谷农民认为停战协定已被撕毁，就重新发动进攻，结果夺取了布里克森主教埋藏在宫城庭院里的一箱银器。阿迪杰河畔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再受停止行动的约束，纷纷在各地举行大会，敲起警钟，检阅各村区的军队，嘲弄政府的命令，在这方面诺恩559 斯贝格人和祖尔茨贝格人表现得特别突出。甚至在因斯布鲁克的政府附近、在科普弗斯贝格地方法院辖区各村也普遍响起警钟，农民的急使传集大家在罗滕霍尔茨附近的戚勒尔谷举行会议。卡斯帕尔·甘德尔在拉滕贝格地方法院大声疾呼："弟兄们，这样禁止敲警钟是不合理的！"他号召集合的人武装起来，并且呼吁："愿意帮助攻击宫城的人举起手来。"大多数人举起了手。但是，由于"有声望的人"努力斡旋，农民终于缓和下来，宫城未受攻击。至此，保持安定的地区只剩因斯布鲁克、哈耳、施瓦茨和弗龙茨贝格。

大公在蒂罗尔人面前勉强装扮出的和善姿态，在他从山里发给帝国的告急文书中完全丢掉了，他写道，各地农民造成的险恶局势发展得非常迅猛，实在罄竹难书。我们无日不在担心他们到因斯布鲁克来袭击我们。无论我们派出的军队还是别处开来的军队，他们都一律不准通过。蒂罗尔农民不允许我们从意大利购买的并奉命送到符腾堡的六百匹马通过他们地方的关口；结果不得不折回改从格劳宾登通过。他们同样禁止从克罗地亚采购的二百匹马和从奥地利采购的二百匹马过境，因而这些马也只好转道

别处。连我们自己也不得不违反本意停留在境内山间。自顾尚且不暇,遑论帮助他人①。

正当起义农民围攻大主教于霍恩萨尔斯堡，围困大公于蒂罗尔之际，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已经在对面图林根集合农民行动起来。图林根是个大火炉，它的火花飞到了黑森，飞到了萨克森,更远地飞到了德国北部。

第五章　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推翻米尔豪森的城市贵族

1524 年 12 月 13 日，普法伊费尔回到了他的故乡图林根的米尔豪森城。为他的归来做了准备工作并设法促其实现的，有毛织工米夏埃尔·科赫，他住在莱申巷，同魏玛宫廷有来往；还有金匠魏斯梅勒和富裕的制革匠克罗伊特尔，以及由普法伊费尔推荐进入八人委员会的朋友们。 560

托马斯·闵采尔在米尔豪森城内的信徒都聚集在狂热信奉者毛皮匠罗特的周围，罗特和他的朋友们同样为闵采尔的归来做了工作。但闵采尔是快到春季才回来的，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信徒去邀请他时适值隆冬,他正在南方高原地区和多瑙河流域活动,以致未能即刻找到他的缘故。

普法伊费尔和他的信徒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米尔豪森城内

① 大公 5 月 23 日给特鲁赫泽斯的信。——编者

还必须进行一些彻底的改革。根据旧宪法产生的市政会和城市贵族的旧权利，与普法伊费尔及其意图不能并存；现在闵采尔本人来到以后，就完全势不两立了。

托马斯·闵采尔在从上士瓦本急忙通过德国中部的归途中，他是怀着怎样的感情和希望啊！他多么热心地倾听平民的说话和呼吸，观察城市和乡村的面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点燃可以点燃的地方，煽起已经燃烧的火焰啊！

他在富耳达地区向农民传教，他的短暂停留就耸动了听闻，因此被捕，幸好未被认出，几天后被释放了。于是他急急忙忙来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

闵采尔以传教士身份出现，遭到市政会最坚决的反对。但是，罗特及其信徒在普法伊费尔派即市民阶级的中坚分子，特别是制革工人和酿酒工人的支持下，迫使市政会不得不让闵采尔讲道。闵采尔主要是在郊外和乡村布道。他向民众发表演说，开门见山号召组成基督教总同盟，反对王公和贵族。后来他在城内也这样讲演，要求市政会也参加基督教同盟，因此市政会禁止他继续布道。可是闵采尔不顾禁令，继续对民众讲演。全城象战时一样动荡不定，乡村人纷纷涌进城内。市政会下令紧闭城门，并派人把守。但是它已经无力平息在城内掀起的风暴，所有教堂的神像都被捣毁了。

561

闵采尔和普法伊费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一切理由不信任市政会，为了使市政会会议不致妨害他们的事业，他们要求，普法伊费尔以圣尼古拉的牧师身份，闵采尔以圣母院的牧师身份亲自出席市政会一切会议。市政会拒绝了这个要求。



米尔豪森市政会命令紧闭城门

在这期间，人民运动的壮大规模，特别是闵采尔信徒的喊声，使城市贵族一个个心惊胆战；有一夜，闵采尔信徒聚集在城内，指名要几个贵族出来就死。第二天清早，几个最富有的家族就离开了城市。 562

另外一些名门望族，如鲍姆加滕一家，和个别有权势的市政委员，如赖因哈德·拉姆哈特，都倒向了人民一边。法律顾问冯·奥特拉和城防司令也公开地走进了市民的行列。

市民们全副武装集合在校场上，举行检阅。闵采尔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演说，感动了全体听众。大家从这里转到圣母院去举行盛大集会，大会由普法伊费尔和奥特拉主持。在他们领导下，市民们对旧市政会存废问题进行了表决。结果，这个过去一向由四个

轮流执政的团体组成的旧市政会被解散了。白发苍苍的现任市长鲍姆加滕自己也赞成解散旧市政会;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将会继任他的职位。

新市政会选举完全按照普法伊费尔的意图进行，那不是由全体市民直接选举，而是通过委员会选举的。普法伊费尔为新市政会定名为“永久市政会”。这个名称旨在说明，它不是由四个轮流执政的团体组成,而是以不再轮换的唯一团体行使职权,这标志着行政上的一种进步。这个永久市政会的组织条例后来遗失了，迄今还不知道它的任期是一年还是几年;旧委员是终身任职的,但新委员不是这样。

在圣母院举行的集会上提出“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督教政府”的问题时，有人要求取消旧市政会，这时旧市政会成员正同八人委员会谈判,看到民众将市政府团团围住,并以攻击相威胁,就提出辞职。对新市政会不仅每个市民,甚至每个仆役,都必须宣誓效忠。至此,旧教在米尔豪森的最后支柱随同旧市政会一起倒塌了,运动在城内达到它的目的;时间是1525年3月17日。

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对新市政会和由八人组成的市民委员会都有影响;但是,普法伊费尔和闵采尔都没有象梅兰希通所捏造的那样,担任过市政会主席。他们既没有做过米尔豪森市长,也没有当过市政会委员。普法伊费尔仍然是圣尼古拉的牧师，闵采尔仍然是圣母院的牧师；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权利仅仅是可以出席市政会会议。闵采尔跟普法伊费尔一样，在市政会开会时几乎每次都出席，每逢讨论法律的时候，永久市政会都以基督的法律为基础，也就是以圣书中作为基督徒正当行动准绳的那些原则为基础。按

563

照闵采尔的见解，内心启示可以辅助和说明圣书的字句。

普法伊费尔仍然从事城内和市辖区的工作，闵采尔则认为只应以米尔豪森作据点，从这里向四面八方广泛发生影响；他一面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保持着密切联系，一面在整个图林根展开活动。

第六章　闵采尔在图林根、黑森、萨克森

托马斯·闵采尔的言论对于他的信徒是神圣的，是得到上帝赞同的。过去他当作教义提出的主张，如今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实行了，这使他的言论更加吸引那些信徒。如果他从前还教导说，要想符合上帝的意志，必须恢复原始的平等状态，那么现在他本着原始基督教精神坚持实行财产公有。闵采尔的敌人说："谁没有东西，就到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地方去找吧，有人会主动地把东西分给别人，因为据说，基督曾传谕旨，要人们把东西分给穷困的人。"闵采尔所实施的财产公有并没有超出早期耶稣时代的程度，那时在最早的基督徒中间确实是富人给穷人以饮食，给赤身露体的人以衣着；他只限于分配粮食和其他食物，分配一块做衣服的布。他自己的衣服是一件朴素的镶毛皮边的上衣、或者是一件肥大的先知式的外套。他那年轻的脸上留着胡须，看上去有点象旧

约上的长老，又有点象族长。他品性十分谨严，正是在这种对自己谨严的态度中凝聚着足以引起群众无条件服从的力量。帝国的一个大自由市的市民经常是多么高傲，现在却低首下心，追随他这个年轻的异乡人。一个真正的目击者称赞他说，他能把自己的民众管束到这种程度，在他死后很久他们还把他看作时刻不离左右，在观察着他们，会惩罚他们的神灵。闵采尔无疑是个伟大人物，是个

564 有非凡品格的人。有时敌人无意中的评价会成为重要的评价。梅兰希通，甚至路德都不知不觉地、违心地对闵采尔令人敬仰而伟大的精神作了最有利的鉴定。人们可以感觉到，可以看得出来，每逢他们写到闵采尔的名字时，他们觉得仿佛他会进来，走到他们面前似的，但是，他们还是要提他的名字，写他的事情。这个人早已死去，他的幽灵却还在他们身上发生着只有权威人物在生前所能发生的那种影响。他们两人关于闵采尔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言论中，都明显地表示有一种象是负担、象是梦魔、又象是内心恐惧的东西；他们似乎在想：能说吗？能写吗？会不会引出鬼来呢？上一世纪那些大公无私、谨严、忘我的自由战士，曾受到多方诬蔑；现在连堂堂博学的哲学家也公开称赞他们具有古罗马的品德了。托马斯·闵采尔也不得不有同样的遭遇，有人妄图以流言蜚语贬低他的品德，污辱死者的忠骨。他的生活象他的教义一样严肃，他饮食俭朴，他爱他的发妻，即使在刑讯的痛苦之下，在面临屈辱的死亡之际，仍怀着忧爱交萦的心情悬念着她和她的成就。可是竟有人诽谤他在这方面的品德，甚至想把瑞士疯狂的再洗礼派的放荡行为，特别是圣加仑发生的事转嫁到他的身上。维滕贝格的神学家也津津乐道，说闵采尔每次要做精彩的讲演之前，总要让城内最漂

亮的妇女围拢着他，在她们身旁他全身就充满上帝的气息[1]。对于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和其他许多伟人都有过类似的说法；是的，甚至对于最纯洁的神，对基督教的创始人，人们也知道他爱过玛尔塔和她的妹妹玛丽亚，他左右有一群妇女。所以，即使闵采尔的情形是这样，那企图玷污他的诽谤之词却无意中显现出他的形象。当时路德住在奥古斯丁派修道院，闵采尔及其亲信住在白十字骑士团团部。

白十字骑士是被迫降服的。米尔豪森的所有教堂都被洗劫一空。连妇女们也热心于改革这些教堂，热心于用弥撒服和司祭服给自己做漂亮衣服，闵采尔本人也让妻子用这些东西做衣服和披 565 肩。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吸引到城里来，如饥似渴地倾听他关于新天国的传教，笃信他的教义；也有些人是为了垂涎虏获品和不劳而获的享受而来的，因为这些人以为，不等他们消耗光贵族、王公和寺院的财产，上帝又会赐给更多的东西。闵采尔布道多半引用旧约的章句来说明他那自由的主题；在他每次布道完毕后，普法伊费尔都让青年男女合唱队高唱《耶和华答应给犹大的子孙以福地》之歌："你们明天要迁徙，主将和你们在一起！"

骚动象烈火一样迅速从米尔豪森向四面八方蔓延，它发展到霍恩施泰因、施托尔贝格、曼斯费尔德、博伊希林根等伯爵领地；扩及埃尔富特、施瓦茨堡、阿尔滕堡、迈森、科堡等地区；进入施马尔卡尔登、埃森纳赫、黑森侯爵领地境内；直到艾希斯费尔德、不伦瑞克地区，四周犹如通红的火圈。宗教改革家路德于4月出发，企图

---

① 特别喜欢造谣中伤的维滕贝格集团对他的诽谤很多，但也不敢再添枝加叶。还有一些恶意捏造的谣言，竟说他在每次讲道之前都要对一个美人发泄肉欲。——编者

利用他个人及其言论的力量遏止这个运动。他到了原籍曼斯费尔德地区，从那里又经过施托尔贝格、诺德豪森、埃尔富特、魏玛、奥拉明德、卡拉、耶拿，到处竭力劝说臣民服从天命，以免受“杀人先知”及其使者的诱惑。因为当时闵采尔正派出弟子到各地去发动群众，准备建立新天国。已经成立几年的同盟的全部名册由普法伊费尔掌管。当路德发觉他从前有极大权威的言论现在在民众心中毫无反响的时候，他感到多么痛心啊！闵采尔的教义完全符合平民时时可以感觉到的残酷的现实，相形之下，路德依靠他对官厅神圣权威的歌颂，依靠他关于奴隶制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简直就站不住脚了。他还在途中，他的诞生地艾斯勒本就爆发了起义；并且不等他回到维滕贝格，起义又紧紧地包围了他。闵采尔的火炬，甚至在魏玛地区，在莱比锡和托尔部，在埃尔茨山脉和福格特兰德，都点燃起来了。

上士瓦本著名的十二条款从美因兹地区和富耳达地区传了过来。

勒恩山脉这一边，早已有农民的队伍集合起来；山那边，4月间也有好几支农军集结在营寨里，并且结了盟。他们的起义实际上只是席卷美因兹地区的奥登瓦尔德一内卡河谷运动的自然继续。在基辛根和哈梅尔堡之间的奥拉赫营寨也是一座桥梁。阿滕罗德宫城附近、施泰因巴赫森林中的德赖黑伦施泰因是黑森、亨内贝格和图林根的交界处，看来受图林根和闵采尔的影响似乎一向较大。当约翰尼斯贝格的修道院长梅尔希奥·冯·屈兴迈斯特尔从霍尔茨基尔申返回法兰克尼亚家乡，在富耳达附近被一小队法兰克尼亚农军袭击杀死时，哈梅尔堡人曾追捕凶手，把凶手逃进的罗伊

森贝格宫城捣毁，证明他们是拥护自己修道院长的。可是不久以后，富耳达教区臣民中首先响应起义的却是哈梅尔堡人，而布亨的居民，即哈尔茨森林中以山毛榉树著称的地区的居民，突然行动起来。富耳达修道院院长哈特曼住在美因兹；富耳达教区的统治权由老亨内贝格伯爵威廉的儿子约翰内斯副主教执掌。不过三天，富耳达教区，整个布亨的属下和农民，以及瓦哈、黑林根、弗里德瓦尔德和赫斯费尔德周围的黑森农民就集合成一万农军；他们攻破并抢劫了很多寺院、城堡和宫城，贵族男女同男女修道士一样被驱逐在外，颠沛流离。农军占领了韦拉河畔的瓦哈城以及黑林根，布亨境内的骑士几乎完全参加了农民的兄弟会。一队农军围攻弗里德瓦尔德宫城，宫城保护官只有少数士兵和一些愚昧无知的农民；其余农军开到赫斯费尔德附近。他们通知附近各地，要求派兵援助，并且威胁说，不立即响应者其庄稼和生命财产将受到破坏。于是黑森侯爵各管区也有大批农民赶来，归附他们。阿特罗德宫城化为灰烬。也有的小领主敢于拒绝参加基督教兄弟会的，但为数不多。雅各布·施蒂克拉特在格斯豪森和尼德尔古德之间、离罗滕堡不远有一个庄园，当农军逼近的时候，他让妻子抱着两个孩子到城防坚固的施潘恩贝格去；他自己留下保卫家园，被农民投入院内的大火烧死。富耳达城内的市民在复活节一周内就捣毁了四处大教堂，副主教参加了农民的兄弟会。他自己手下只有少数骑兵，在这以前，他把自己所有的军队一部分派到亨内贝格他父亲那里，一部分派到美因兹地区。可是还有人怀疑他是自愿参加农民队伍的。因为农民欢迎他，不仅把他当作自己的弟兄，而且还当作布亨 567
的诸侯。他们对副主教的称号大加嘲弄，说，他们不想再有牧牛人

了。[1] 因为这个缘故，又因为他父亲老亨内贝格伯爵也投向了农军，黑森侯爵很久以后还对他有所怀疑。副主教在富耳达的市政厅签字接受了十二条款，但附有明确的保留条件，即以十二条款被认为是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和永久不变的为限；这在条款结束语中本来已经写明了，可是直到万名农军在明斯特费尔德境内安德烈亚斯山(现在的诺伊恩山)上被他们捣毁的烟雾弥漫的修道院废墟周围扎了营，并与富耳达的市民联合起来的时候，他才签了字。彼得山和美丽的弗劳恩山上的修道院也被破坏。五百年来一直有修道士唱诗的古老圣地弗劳恩山被烧毁，成了一片废墟。甚至坟墓也被寻找宝物的人挖毁，总铎和修道士都被赶走。

富耳达农军的总指挥是钟表匠出身的汉斯·多尔霍布特（多尔霍费尔），其他的首领有黑内·维尔克、汉斯·库格尔和罗姆(罗内)的汉斯。辅助这些首领的，有布亨市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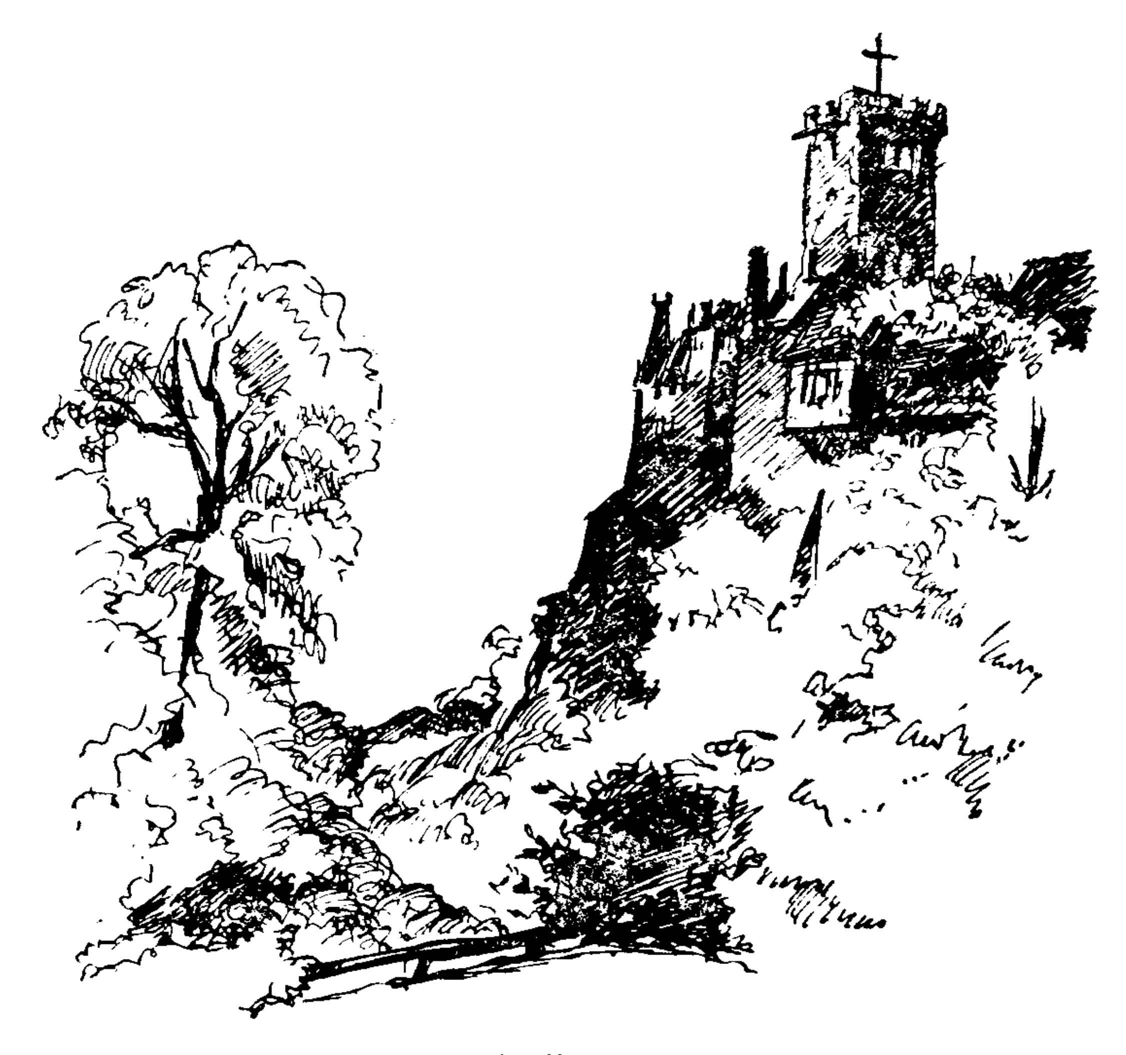
这里的各支农军不可能象别处那样严格分开；正如边界的交叉一样，哈尔茨、罗纳和图林根森林的农军也是交互编成的，他们有时集体共同行动，有时又分成独立的部队。

富耳达城被占领以后不久，赫斯费尔德城经五千农军长期包围之后也参加了兄弟会。布亨辖区内的基督徒居民继续用和平与强制双重手段使赫斯费尔德全教区参加了同盟。一支队伍设指挥部于赫斯费尔德城，从图林根森林来的另一支队伍设指挥部于韦拉河畔的瓦哈城。

设在侯爵所属瓦哈小城和附近的营寨，主要也是从萨克森辖区，从萨尔聪根城市和管区、布赖滕巴赫和格斯通恩管区、克罗伊

① 德文副主教(Koadjutor)和牧牛人(Kuhhirt)发音相近。——译者

茨堡城市和管区、埃森纳赫管区吸收兵员，另外还从位于这些地区中间的贵族和僧侣的领地吸收兵员。瓦特堡是路德停留十月之久的拔摩①，不久前他还在那里领导宗教改革和翻译圣经，而现在，



瓦　特　堡

靠近瓦特堡周围地区的农民几乎全都起来了，他们集合了八千多人。这支农军的首领是米夏埃尔·萨克斯、梅尔希奥和汉斯·席

① 拔摩，爱琴海的小岛，《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一章说使徒约翰曾在该岛被圣灵感动。——译者

培尔。施马尔卡尔登的焊锅匠米夏埃尔·胡特尔当旗手，军旗上绘有十字架、鸟、鹿、鱼和森林。他们开入韦拉河谷，烧毁了弗劳恩泽和弗劳恩布赖通恩两地的女修道院，抢劫了阿伦多夫和黑伦布赖通恩两地的女修道院。这四个寺院隔韦拉河相对，距离很近，在民众和贵族中间似乎一向声名很坏。阿伦多夫属于西多会教派近二百年之久，七年前人们才按照本笃会教团规章对它进行了改革，富耳达修道院长派了一个总铎主持事务。但是，总铎和修女根本过着违反宗教的淫乱生活。驻在萨尔聪根的萨克森地方官不得不罢免了修女的忏悔神甫，并把他驱逐出境。逃避农民的修女纷纷到萨尔聪根地方官太太那里寻求庇护，地方官也偏袒她们，一直拒绝把她们交给农民。农军驻在萨尔聪根城前的布莱希林草地上，市政会被迫对他们宣誓，并给他们送去价值二千八百五十格罗森的啤酒和面包。接着，农军开往施马尔卡尔登。这个城的市民笃信新教，早就怀有强烈的自由精神；1330年，他们从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1]皇帝那里得到很多城市特权，他们希望成为帝国直辖市。城内的主教座堂和格奥尔格修道院供给农军很多兵器，市民自动给农军开了城。许多贵族被迫宣誓加入兄弟会。瓦尔普济斯日[2]，农军开到迈宁根城下。

农军在这里听说迈宁根已经参加了集结于比尔德豪森的上法兰克尼亚农军的兄弟会，同时比尔德豪森农军的首领们婉言拒绝所部农军同他们的营寨合并，于是他们又开回韦拉河谷，向埃森纳赫前进。他们用和谈和威胁两种手段都未能使此城加入同盟，便

① 路德维希四世(Ludwig IV.)(1287—1347)。——译者

② 5月1日。——译者

继续向米尔豪森进发。

驻在哈尔特山的农军由佐内博恩的一个农民齐克尔率领。他带着在旺根海姆被俘的一些贵族，浩浩荡荡通过哥达地区。这里有伯爵冯·格莱申弟兄的财产，在起义爆发前不久，伯爵弟兄曾因鱼塘、捕鱼、掘出的界石等问题与泽贝根的市民涉讼。这场争端虽经京特·冯·施瓦茨堡伯爵极力调解，但没有结果。四个弟兄中最横暴的要算菲利普·冯·格莱申伯爵。他住在托纳的宫城里，离翁施特鲁特河[1]不远。农军也把他俘获带走。一个从魏因加滕来的农民保罗·米勒指着他的脸说:"看呀,菲利普,你现在也跟我们一样了吧?"

哥达城内的市民和附近村庄的农民一直保持平静。之所以这样,不仅有哥达市政会的警告和规劝,还有宗教改革史上有名的梅库姆的安抚说教。去年哥达城发生过一次市民暴动，武装市民攻进了主教座堂,不仅抢走了主教座堂住持们的情妇,还夺去了其他财物，市政会当时不敢也无力采取任何对策。倒是梅库姆依靠自己的辩才说服了在伊希特斯豪森驻扎过一个时期的将近四千名农军,使他们放弃了捣毁格莱申、米尔贝格和瓦克森堡等宫城以及杀死其中的贵族家属的意图。可是古老的赖因哈茨布朗修道院被捣毁。修道院的院长海因里希跑到魏玛去了。瓦尔特斯豪森和邻近各地的市民和农民在复活节后一周内起事,他们冲进修道院,赶走修士,在里面驻扎了几天,把好东西全都吃光。副修道院长只顾抢救贵重的教堂装饰品、敕建证书和特权状，却对这个古老、宏伟的寺院内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及其所藏抄书和书籍弃之不顾。农民们 570

① 萨勒河的左支流。——译者

夺走牲畜和全部贮存物资，彼此瓜分，烧掉或撕毁不可补偿的纪念物——图林根最古的历史抄本；甚至破坏了图林根侯爵在这里的祖墓、碑石和碑文，拆毁了祭坛，捣碎了绘画、雕象和纪念碑，砸烂了大钟和风琴，最后连古老庄严的修道院礼拜堂也付之一炬。

另一个营寨，大概比伊希特斯豪森还早，在距离那里仅仅几小时路程的施瓦茨堡地区的伊尔门修道院集合起来，很快发展到八、九千人，其中一部分是市民，一部分是农民。因为施瓦茨堡各伯爵的驻地，格拉河畔的阿恩施塔特的市民再也不愿有名无实地徒有金地黑鹰纹章的自由标志，并把这个自法兰克尼亚远古时代就存在的城市叫做鹰城了；他们武装起来，夺去了伯爵京特三十九世和他的儿子海因里希三十七世在城内的一切收入，剥夺了他们在城市的一切权力和所有住在城内贵族及僧侣的特权。施瓦茨堡所属农民也通知伯爵，取消他们的一切权利，不再服从他们。伯爵们被迫在阿恩施塔特的市政厅接受十二条款，并立据保证永不报复。于是，施瓦茨堡—宗德斯豪森管区的克林根、格罗伊森和埃里希，都仿效了这个先例。维珀河畔施瓦茨堡辖区弗兰肯豪森城的一个传教士甘戈夫是施瓦茨堡农军的首领。这支农军在复活节后第二个礼拜日抢劫了宗德斯豪森附近耶哈堡的主教座堂，也毁坏了这里的一切文件。农军在抢劫之后的当天，就开到宗德斯豪森的宫城前。年轻的海因里希伯爵先已逃到诺德豪森去了。农民们威胁说，总务大臣赫尔曼·里特曼不出来，他们就进攻。里特曼知道自己的民怨极深。当时他正在内廷总务府办公，觉得在这样一些首脑人物面前出来承担责任是不明智的，就乘农民还在宫城前面吵闹的时候，跨上马逃走了。农民们知道他逃走以后，就闯进他的家，

把家里的东西抢劫一空，把不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捣毁。

运动自发地越入邻近的萨克森公国。信仰旧教的格奥尔格公爵的农民也打算迫使公爵象施瓦茨堡的伯爵们那样，接受十二条款。公爵管辖的格罗森戈特恩、舍恩施泰特、基尔希海林根、宗德豪森和梅克斯莱本等村的居民同施瓦茨堡的农民联合起来，攻进并抢劫了座落在朗根萨尔察和塔姆斯布吕克之间的翁施特鲁特河畔、久已著名的霍姆堡修道院，但没有捣毁；修道院长利博里乌斯偕众修士逃跑了。朗根萨尔察的市民大部分是闵采尔的信徒，有些人还是运动的首领。 571

邻近的美因兹大主教辖区与所属其他领地相隔很远，它占有图林根首府最大的城市埃尔富特及其城区，以及离此往北不远、仅由萨克森公国的一条狭长地带隔开的要地艾希斯费尔德。埃尔富特城通常被认为属于艾希斯费尔德。这里科学发达，它的一所大学已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路德早已是这里深受崇拜的教友，在去沃尔姆斯途中路过此地，经多次请求，留下讲道。大学、市政会和市民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他，不久几乎全体市民都信仰了福音教义。1521年这一年，路德几乎还没有离开，大学生、市民和市民子弟就蜂拥而起，反对不肯履行市民义务的宗教委员会委员，抢走了两个修道院的很多财物，甚至拆毁了栏杆、火炉和窗户，打碎了门，喝光了许多桶酒。这些委员向市政会缴纳了保护金一万古尔盾，才得以安宁。

人们在埃尔富特从1508年起就注意市民中的事情，在这一年市民起来了。这里的市政比任何地方都糟，市政会一向只由贵族世家即名门望族补充。当时盛传市长海因里希·克尔纳把宫城和

卡彭多夫小城向萨克森王室抵押了八千古尔盾，市政会负债累累。市民要求说明真相，市政会向萨克森选帝侯求援。调查既然阻止不了，也只有依法来安抚市民了。结果证实，市长克尔纳的确未经市民同意擅自把城市管区卡彭多夫抵押出去，市政会已负债六十万古尔盾，仅利息每年即达三万古尔盾，而市民对此毫无所知。革命迅速做出了决定，全体市政委员被罢免，贵族绝大部分逃出城572 去，旧市政会的刽子手也随同他们逃走了。市政会由全体市民从五个大行会中选出。在起义初期，市政会只由各行会补充，甚至海因里希·克尔纳还同那些从市民中选出的人一起出席市政会。在公开的会议上，人们让他回答卡彭多夫问题，并问他："市民是哪些人？"从各行会中选出的委员回答说："我们只知道，这是埃尔富特全体市民的大会。"这时，这个贵族厚颜无耻地站起来，说道："在这儿的都是市民。"

他被依法判处绞刑。萨克森诸侯说情也不能挽救他，他的严重罪行已经证实，他自己也供认不讳。因为没有刽子手，人们用十三古尔盾雇了一名窃贼把他绞死了，这个窃贼是从前克尔纳以教父身分用三十六格罗森从阿恩施塔特的绞架上赎出来的。市民和贵族之间的争执又继续了九年，这期间市法律顾问贝特霍尔德·博本查恩于 1514 年成了叛徒，被四马分尸。

1524 年，京次堡的著名人士约翰·埃贝林来到埃尔富特，以高尚的坦率态度为这里的官厅和臣民传教整整一年。当图林根森林山上一些城堡的火光已经照亮天空的时候，埃贝林还未觉察到埃尔富特境内有任何骚动。4 月 28 日，一个礼拜五早晨，他在市政厅同委员们正为一个特殊问题准备做出决定。这时在场的人都

站了起来，沉痛而认真地请求帮助。埃贝林惊讶地问他们有什么请求，他们这才告诉他，艾希斯费尔德农民四千人已在城外布阵，刚才有消息说市民也在昂斯特桥上聚众谋乱。于是埃贝林偕同几个委员到昂斯特塔楼去会见市民，其余委员战战兢兢地在市政厅守候。埃贝林对市民说："我是以朋友资格到这里来的，让我参加大家的队伍吧。"说着他就同那几个委员登上一个墙头，大声对民众说："你们要拿我当朋友，就心平气和地听我讲。"民众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马上安静下来，两个传教士这时走到埃贝林身旁。埃贝林亲切而又诚恳地劝告市民不要给自己制造恐怖和困难。他最后说："你们不要因为你们的委员现在站在我身旁，就认为我想献媚他们，不，不，我从未献媚过他们，今后也不想这样做。然而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欢喜我的教义，你们现在就给我一个表示：放倒旗子！"

这位深孚众望的传教士的力量就在这个时刻又一次显示了出来：群众马上把旗帜放倒了。看到这种情况，埃贝林便鼓起勇气说："那么大家全都跪下，祈祷吧，我还有话对你们说。"他们都跪下了。这时候，埃贝林才认真地开导他们，做了一次冗长而古怪的讲道，结束时说："愿意跟我在一起的举起手来！"在场的人全都举起了手，并且连声地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这时委员们高兴了，埃贝林也高兴地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认为，你们这次聚众行动与其说是出于愤怒的冲动，毋宁说突然受了魔鬼的欺骗，因为你们这样快地接受圣经的劝告，你们会得到上帝和当局的宽恕。" 573

于是城内恢复了和平。埃贝林当即同几个委员和传教士出了城，到野外农民的营寨去，他象对市民那样对农民也讲了那些话，

以为农民会一起跪下，听他讲话。但是他刚说了几句，就有人表示不满，插话道，我们还有别的事可做呢，何必听你说教。他当然能想到，这支箭是从哪儿射来的，决不是从农民中射来的。

农民们写了一封信附上自己的条款送进城内，要求开城，他们坚持要进城。埃尔富特的市民欢欣鼓舞，请他们进了城。市民说："我们只准居住在我们君主治下的农民进城，外国人不行。"城内又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但完全是不流血的革命。农民入城的第一天，大主教的法院、税务局以及各处的美因兹纹章一一被捣毁；刽子手的家也被夷为平地；市民和农民冲进美因兹主教府，闯入一些教堂，把修道院礼拜堂改为教区礼拜堂，并且"以传布罗马邪教为由"封闭了一些教会。人们只在大救济院里做弥撒；因为是康拉德·克林格博士讲道，所以教堂里和教堂庭院里全挤满了。农民们严厉地惩罚了修道院的修士，喝光了他们酒库里的美酒，吃完了他们贮藏室里的珍馐。

人民运动在类似的精神支配下在邻近的萨克森领地普遍展开。各地农民纷纷集合起来，罗达和洛贝达有三千人，诺伊施塔特和佩辛克也有这样多，扎尔费尔德有二千人，格拉和罗内堡周围有四千人，福格特兰德境内普劳恩周围有八千人。选帝侯的总务大臣施帕拉廷说："农民给伯爵和贵族带来许多苦恼，抢劫了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宅第，逼迫他们接受十二条款，加入农民的同盟。"

上列数字可能过分夸大了。不过，闵采尔进行的活动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的使者的足迹遍及普劳恩后方，萨克森高原地区和埃尔茨山间并在这些地方特别活跃。从埃尔茨山传出的消息说，曼斯费尔德伯爵领地的矿工向高原地区涌来，到次维考、施

瓦岑贝格、安纳贝格和马林贝格。他们是矿工，不难找到工作，暗地里在伙伴中传布新天国的教义，宣扬闵采尔的自由平等条款。农民和矿工不久便聚集起一千五百人，在埃尔特莱因附近，格林海因的修道院长的庄园建立一个营寨。他们开到安纳贝格附近的施莱陶，打开城门，抢掠了宫城，冲进牧师住宅和很多市民家宅，为所



埃贝林在埃尔富特的昂斯特桥头劝告市民

欲为。安纳贝格人试图用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来到附近的消息吓唬他们。他们也迅速撤回格林海因。修道院长偕同众修士逃到安纳贝格，那里有他的主教府。但是，他在这里也只是非常秘密地停留，不敢在主教府过夜；因为这里的平民同安纳贝格的矿工一样，一心追随农民的队伍。这时，从次维考开来第二支农军，同第一支农军会合，他们把奥厄的修道院和格林海因大教堂抢劫一空，并拆毁了拉绍的教堂。贵族和僧侣纷纷逃往各坚固城市。柯尼希斯瓦尔德、米尔德瑙、申布龙、安纳贝格附近的阿恩斯费尔德等地的 575

法官，马林贝格周围的吕克尔瓦尔德人和劳特巴赫人，沃尔肯施泰因周围村庄的居民，共同集结成一支军队，驱逐了僧侣和贵族，或者以不纳税就纵火威迫他们，这些僧侣和贵族同自己佃农关系好的没有几个人。

这些地方的农民受的压迫很深。虽然有些地方还有一些自由人，不必担负劳役，但也有按财产交纳贡赋的义务，而且由于领主玩弄各种手段，他们的处境与奴隶也差不了多少。此外就是奴隶、农奴或者起码是不自由的农民，他们必须“缴非常赋税，买专卖酒，按照领主的恩典服劳役”。科堡的农民在规定的实物贡赋和普通赋税（正式地租）以外，还得向邦君缴纳他随意征收的非常赋税。农民只能从自己领主那里买葡萄酒和啤酒（专卖酒），不许到别处去买，各村庄只有领主有零售酒的权利。此外，农民还要负担无限制的畜役和徭役。对臣民控诉强制和非法增加的新赋税，当局不仅不予注意，反而引证地方志，说那上面写着：“这村庄是我的领主的，他可以对农民为所欲为”；或者：“农民必须做我的领主所喜欢的事”，或者：“无论恩典还是强制农民都得好好干。”

正是这种压迫逼得穷人在起义号角响彻山头时迅速拿起武器；而且农民五十多年来在参加互相敌对的领主的军队中已经学会使用弩、箭、梭镖和铁禾棒，后来，肯定还有一部分人用枪打过仗。他们中间早就有一种国民军，这种国民军人人都有一定的装备和武器。

科堡地区的农民很早就起来打倒压迫自己的世俗领主和僧侣领主。对福音和传布福音的人特别仇恨的法伊尔斯多夫修道院长，这时逃往赫尔德堡宫城。柯尼希斯贝格的奥古斯丁派修道院

把文书、珍宝和全部银器转移到科堡要塞，贵族也纷纷逃到那里。象修道院长眼看着他的法伊尔斯多夫和其他寺院被焚毁一样，贵族们也眼看着自己二十四处以上的城堡一一被烧毁；只有最坚固的城砦在大破坏中得以幸免。甚至从八世纪以来瞰制山谷的古老山上宫城施特鲁夫也被农民捣毁了。

霍恩施泰因伯爵领地的农民，即克莱滕贝格和施瓦茨费尔德的农民，虽然在闵采尔咫尺之间，但对他们的领主来说却并不很可怕。他们集合了约八百人，团结在十二个首领周围，设指挥部于瓦尔肯里德修道院，这里的修士们事先已随同修道院长保罗逃走了。农民为了取下大钟铸造大炮，拆毁了教堂的漂亮钟楼。他们强迫海因里希和恩斯特·冯·霍恩施泰因两个伯爵加入兄弟会。弟兄二人不得不多次来到修道院，参加农民的军事演习，一起受军事训练。八百人个个手持武器，排着整齐队伍，两个伯爵在前，巴特尔斯费尔德牧师、总指挥汉斯·阿诺尔德居中，向盖尔贝格练兵场行进。几次变换队形以后，牧师转身问伯爵："恩斯特兄弟，你看，我会指挥作战，你会什么呢？"伯爵回答说："汉斯，你该知足啊；你们现在得到的已经够多了。"农民们没有笑，伯爵再三求饶才免于遭受这样回答的恶果。 576

在闵采尔周围到处发生动乱、掀起狂风巨浪，在他的信徒到处点燃运动之火的时候，他好象十分悠闲地住在米尔豪森。他在当地赤足修士的寺院里秘密督铸大口径大炮，在宣誓服从他的米尔豪森周围农民中间发展他的信徒，普法伊费尔负责训练他们。闵采尔的同盟者在各地展开战斗的时候，他在切实地准备和集结自己的力量，迎接决战时刻的到来；是啊，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他同上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莱茵河之间经常有通信联系，他在曼斯费尔德地区的矿工中间早有共谋起事的老战友巴特尔和比朔夫，闵采尔知道要趁热打铁。他在写给山里的信上说：

"要真诚地敬畏上帝。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沉睡多久了？不要气馁，不要懈怠，不要继续谄媚冥顽堕落的空想家和不敬上帝的恶人。开始吧，为上帝而战。是时候了，把你们的弟兄团结起来，立即制止恶人嘲弄神圣的证言；他们不听从，就坚决地、全部地消灭他们。整个德国、法国和罗曼语地区都沸腾起来了。上帝干预了，恶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富耳达的农民在复活节一周内捣毁了四个大教堂。克勒特部、赫部和黑森林的农民纷纷起来了，已经集结了三万人，以后队伍还会愈来愈扩大。我唯一担心的是，一些糊涂人还不能分辨利害，同意缔结骗人的协定。你们之中只要有三个人笃信上帝，一心实现上帝的声誉和荣耀，你们就决不会害怕千军万马。前577进，前进，前进！现在是时候了。恶人如丧家之犬已经绝望。要在乡村和城市鼓动起群众，特别要鼓动起矿工和其他好汉。我们决不能再沉睡了。把这封信交给矿工，我的印刷工人不久就可以来到，我已经得到消息，现在我只能写这样一封信。我很想亲自告诉弟兄们，他们的心应该比世上不敬上帝的恶人的一切宫城和铠甲更坚强。前进，前进，前进！烈火正旺。让你们的宝剑染上热血。要在战神的铁砧上把恶人打烂，把他们的碉楼掀翻。你们要真正表现出好汉的气概，你们会得到上帝的帮助。约沙法[①]听到了这些话，当时就跪下去。坚持正确的信仰，服从上帝的意志，上帝会增强你们的力量，你们就不会惧怕别人。阿门。

① 约沙法，古犹太王，见《旧约》。——译者

上帝的奴仆、反对不敬上帝的人托马斯·闵采尔。1525年于米尔豪森。”

他也给其他的农民写了信，号召他们起义；贵族将无力抵抗基督教弟兄；法兰克尼亚的弟兄不会长久离开他们，而会很快越过森林进入图林根。他说中了，因为从哈尔茨山直到维尔次堡，农军的营寨已经排成一条长带。

第七章　陶伯尔河上游的东法兰克尼亚人

罗滕堡农民，即未随同弗洛里安·盖尔开走的那部分农军，当时留在离罗滕堡城有三刻钟路程的诺伊齐茨营寨。这支农军扎营在地势高、墙壁坚固的教堂院里，象一支侦察部队陈兵于城前，控制着通往安斯巴赫的大道。3月29日下午，农军首领和顾问三十二人应市民委员会的邀请，乘马到罗滕堡城内进行和谈。他们与市民商谈，把市民看作弟兄。市民方面虽然表面意见一致，内部利害关系却非常悬殊，因此农军首领又乘马离开，主张今后一切问题一律用书面谈判。丁克尔斯比尔、哈耳、纽伦堡等城市的代表曾书面为市民和市政会调停，市民不仅没有接受，还几乎用一粒铅弹来答谢这些代表。“开枪打他们！”出席市民委员会的克里斯蒂安·海因茨怒气冲冲地喊了出来。另一个出席市民委员会的洛伦茨·克诺布洛赫，干脆出城参加了农军，而且当了农军的一名首领。但是不 578

久，他在克雷格林根企图强奸一个良家妇女，被农军戴上了镣铐。后来农军释放了他，他心怀报复，想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泄露给士瓦本联盟。但是，当他在厄斯特海姆的旅舍又要强奸一个妇女，妇女呼喊求救时，农军又抓住了他，当即把他拖到草地上用刀砍死。

这时农军根据奥登瓦尔德来的使者下达的格奥尔格·梅茨勒的命令，前一天就撤离了诺伊齐茨附近的阵地，在陶伯尔河左岸的罗滕堡医院的一个富裕庄园赞德霍夫扎了营。他们通知城里的市民委员会，他们暂时离开几天，去协助解决同盟弟兄的问题。他们首先要协助的是罗森贝格领地的弟兄。蔡索尔夫·冯·罗森贝格因为所属农民袒护罗滕堡人，竟抄了他们的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以示惩罚；于是罗森贝格的农民和罗滕堡的农民，4 月 4 日终于在坚固的宫城哈尔滕贝格斯特滕前面联合起来。这个宫城在市民和农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匪窝。强盗骑士蔡索尔夫只是依靠几个与农民关系好的领主说情，和他本人加入农民同盟，并以弟兄资格送给农军六千公升陶伯尔河名酒，才得保持这个宫城没被烧掉。劳滕巴赫的菲利普·冯·芬斯特洛厄也仿效了他的先例。他们两人承认，凡是与圣经对立的事情应一律取消。农军在吸收罗森贝格和芬斯特洛厄两领地的农民扩大了实力以后，开入陶伯尔河谷，驻扎在舍夫特斯海姆女修道院内及其附近。他们在这里驻扎期间，美因兹地区、奥登瓦尔德山区、哈耳地区、厄林根地区、内卡河谷都发生了农民起义。罗滕堡地方自卫团编成的农军在德意志骑士团当时的主要根据地梅根特海姆城附近的舍夫特斯海姆修道院驻扎的时候，盛产良种葡萄的德意志骑士团领地梅根特海姆的农民决定起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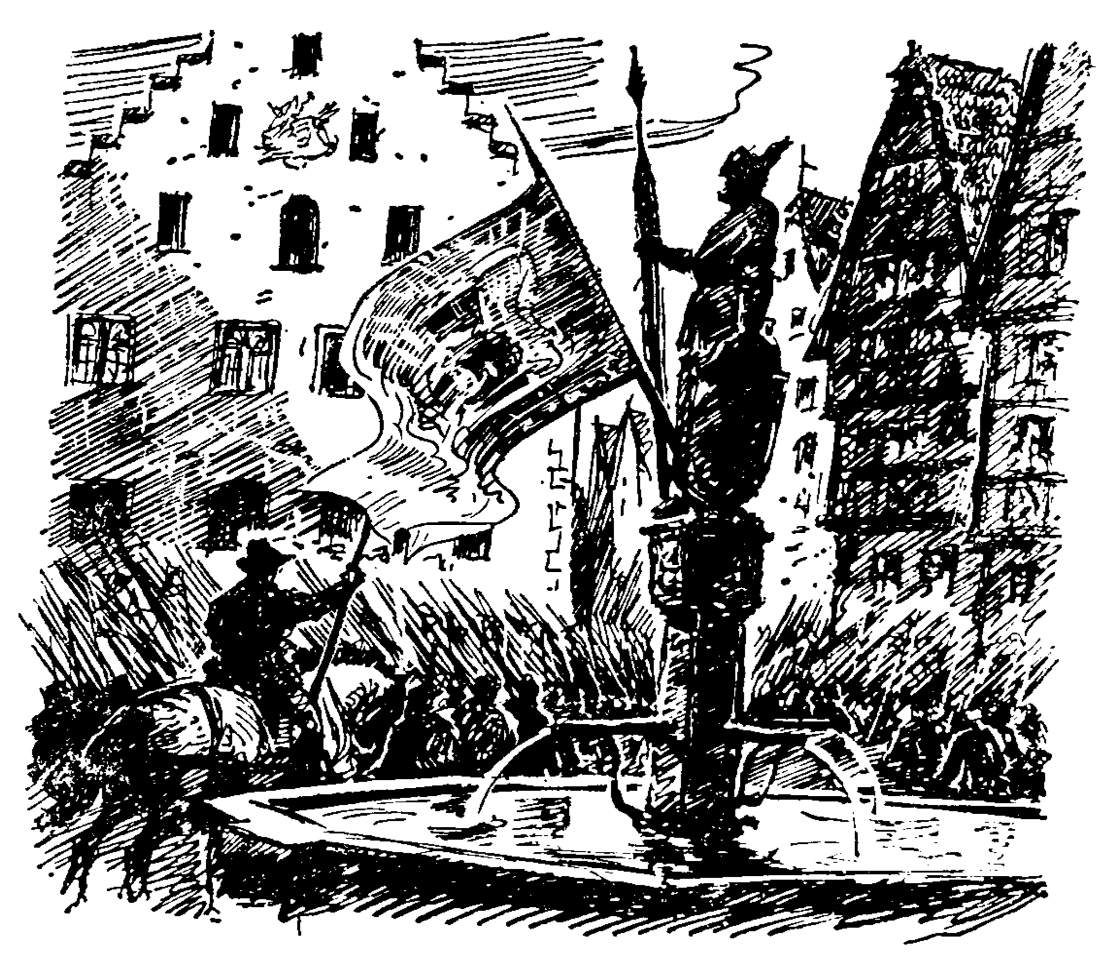
梅根特海姆城内的市民在复活节前第三个礼拜日，即3月26日已经开始行动。舍恩塔尔修道院内有一处邸宅，里面贮存着很多美酒。市民闯进这个邸宅，拿出舍恩塔尔僧侣领主贮存的食物大吃大喝了两天两夜，他们快活得仿佛千载太平之国已经建立了。总注经师沃尔夫冈·冯·比布拉身边只有少数兵丁，根本不能匹敌。他也只好听任市民大饮大嚼。礼拜二，比布拉把一部分市民召集到 579 他们的住处，十分友好地同他们谈话。他说，如果帝国实行一种新制度，他和德意志骑士团团长都不会反对，只希望市民们安分守己，不要同开来的叛民结合，并请告诉他谁愿给予支持。说着他走了出去，等候他们的答复。市民这时已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展开了最激烈的党派斗争。原来，格奥尔格·梅茨勒率奥登瓦尔德农军驻在许普弗尔格伦德，离梅根特海姆城只有几小时路程；那里的情况已经鼓舞了此城的所有青年。这些青年只想知道农军的情况，不愿再过问德意志骑士团的事。他们纷纷议论说："我希望上帝惩罚这些带十字架的坏蛋，圣瓦伦亭让他们害重病！"费特尔·汉斯和弗里茨·比特纳说："亲爱的伙伴，别这样干；如果我们这样干，不会有好下场。"另一个人反问道："魔鬼打带十字架的坏蛋，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除了搞淫乱，不会干别的事。"又一个人说："再说，要是等农民来袭击我们，注经师会从别的城门逃出去，我们将受农民的报复。还是我们先出城投奔农民的好。"但是多数人的主张占了上风，就答复总注经师，说他们愿意安分守己，对他保持忠诚；即使他们里面有些不安分的人，也希望他不要因此报复全体市民。局势安定了几天。鸠迪加礼拜日①，不是在城内，而是在附近

① 鸠迪加礼拜日即复活节前的第二个礼拜日。——译者

的诺伊豪斯管区发生了重大事件。诺伊豪斯宫城一向是德意志骑士团长的驻地。这个管区的农民要求总注经师书面声明为农民减轻疾苦，不干涉农民信仰福音。沃尔夫冈·冯·比布拉写了这份文书，可是当罗滕堡地方自卫团向邻近的舍夫特斯海姆进发的时候，伊格斯海姆的村长还是立即率领农民起了事，同他们联合起来。村长声明，谁留在领主这里，就夺去谁的家产。农军到达舍夫特斯海姆以后，城内的情绪突然大变。一部分人打算敲起警钟，市政会却小心翼翼地命人把钟绳拉起来。耶尔格·内伯尔在广场喷泉上插了一面旗子，他大声呼吁："同情农民的人到这儿来！僧侣对谁有好处呢？"弗罗施林嚷道："愿意拥护福音的人举起手来！"有些人喊：梅根特海姆必须成为帝国自由市，把德意志骑士团赶出去！又有些人说，我们必须同农民结盟，并且不等农民下手，我们自己先拿到德意志骑士团的财产。

580　市政会感到处境困难，便问总注经师有何高见？能否抵抗农军？是否应该同他们交好？总注经师认为首先应该了解农军实力。于是市政会和市民各派一人去了解情况。两人抱着不同的见解出去，也带着不同的消息回来。一个说："这么漂亮的军人，我生平还从没有看见过，他们穿着绸子短上衣，佩着金链子。"另外那个人，市府秘书报告说："一群穷鬼，我看很象茨冈人。"但是，两人一致承认那是一支大军。市民根据这种情况接受了农军的要求，派出一百人的一支队伍参加农军。这一队人的队长是米夏埃尔·哈581 森巴尔特，副队长是贵族出身的汉斯·莫施塔特，班长是汉斯·克斯勒，顾问是费特尔·汉斯和弗里茨·比特纳。他们受到农军营寨的热烈欢迎，农军不但承认他们是首领和顾问，还把从梅根特海

姆附近增援的其它队伍一律拨归他们指挥。这时，援军从四面八方开来，有格林斯费尔德的，劳达的，魏克斯海姆的，马克尔斯海姆的，甚至还有维尔次堡所属比特哈尔特和小市镇比巴尔特管区的；每队打着一面旗帜，不少也有打着两面、三面的，旗徽几乎各不相同。



梅根特海姆人援助农民

这些旗帜和旗徽很引人注目。法兰克尼亚人中有来自罗滕堡兰德哈格的队伍，这一队的旗帜上是一把三齿叉和一根打禾棒，成斜十字形交叉，中央是一把犁刀，犁刀下面露出一只农民鞋；魏因

斯贝格峡谷的旗徽跟这一样，所不同的是一把两齿叉。佐登贝格农军的旗徽是一个正十字架，十字架中央有耶稣名字的希腊文三个首写字母，很象上亚尔萨斯的耶稣基督旗。比尔德豪森农民的旗子也有一个正十字架，竖在三个丘陵的当中丘陵上，另外两个丘陵上是花卉，十字架上端周围有各种装饰，旗边有两只农民鞋。亨内贝格农民的旗帜上画了一个十字架，表示他们拥护福音；同时还有一只鸟，一头鹿，一条鱼和一座树林，表示他们希望共有和自由取得这些东西。

新旧增援部队在舍夫特斯海姆营寨宣誓，合并成一支农军，当时选出"施瓦岑布龙（在罗滕堡附近）的大利恩哈德"和梅根特海姆的弗里茨·比特纳为联军总指挥。齐默恩的施蒂尔伦被任命为联军的总纠察队长。其他的首领有：以"洛伊岑布龙的小牧师"闻名的莱昂哈德·登纳，席灵斯菲尔斯特管区的布尔希，埃德尔芬根的孔茨·拜尔和许普夫的亚当·霍夫曼。

我们知道，上士瓦本人，首先是黑森林人，以及布莱斯部人和亚尔萨斯人都只承认一个君主，即皇帝。士瓦本农民的誓词是："你们要对上帝和天使宣誓，承认创造天地的唯一上帝，拥护福音真理、神圣的正义事业和兄弟之爱，承认一个君主，即罗马皇帝陛下，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法兰克尼亚农民同盟的誓词是："我参加了农民同盟，我应该而且决心在农民问题获得解决和结束以前不向僧侣诸侯和世俗诸侯缴纳关税、地租、赋税和什一税；我只承认一个上帝，一个君主。上帝和神圣福音保佑我。谨以全能之主的名义宣誓！"

582

法兰克尼亚农民同盟的誓词与黑森林一士瓦本人的相似，法

兰克尼亚的条款同黑森林的书简也完全一致。

“法兰克尼亚农民同盟的条款”共七项，内容是：

“农民同盟首先要求发扬主的圣言，即福音教义，今后只许纯真和公开地宣讲圣言，不得人为地篡改和增添。

凡是圣福音发扬的东西都应该得到发扬；凡是圣福音所抛弃的东西都应该抛弃，而且应该永远抛弃。

在精通真正圣书的博学之士尚未完成人们是否对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负有义务的改革以前，暂不对任何领主缴纳地租、什一税、杂捐、代役租、人头税等。

以前曾给平民造成极大痛苦的宫城、水榭和堡垒，都是有害之物，必须拆除或烧毁，但对于同意参加农民同盟又无危害同盟事业行为之所有者，可以发还其中的动产。

上述这些建筑所拥有的武器，必须交给农民同盟。

所有僧侣和世俗人、贵族和普通人今后一律享有普通的市民权和农民权，不得多于其他平民，并且必须做平民应该做的事。

贵族必须将僧侣和其他贵族、特别是曾经危害农军的贵族所转移隐匿的一切财产交给农民同盟，违者处死，财产没收。

最后，在上述的圣书博学之士对于改革和制度做出决定并公布实行以后，每个僧侣和世俗人必须一体遵守。”

梅根特海姆人一来到营寨，陶伯尔河农军（这支农民联军根据成员多数是陶伯尔河畔人，当时这样命名）的军事委员会立即讨论了直接向维尔次堡进军的问题。贵族出身的汉斯·莫施塔特向他们说明梅根特海姆的实际情况，力图说服他们，不把德意志骑士团的这个主要根据地留在后方是多么必要。霍恩洛厄人大声说：“好 583

吧，我们要狠狠地打击德意志骑士团，一定打得他们头破血流。”

但是当天，4 月 5 日，总注经师沃尔夫冈·冯·比布拉就亲自跟随梅根特海姆人的队伍来到农军营寨，打算挽救德意志骑士团在梅根特海姆和诺伊豪斯的宫城。他答应交付一笔巨款和供给迫切需要的物资，因此农军首领和顾问同他约定，农军只从城边经过，“鸡犬不惊”。但是 4 月 6 日，大概因为注经师没有把饲料、酒和面包、现款以及其他物资按时送到，农军就在著名的马克尔斯海姆城德意志骑士团储存名酒的最大酒库自己取酒喝。农军在舍夫特斯海姆已经极度兴奋，离开那里的修女和她们的修道院以后，又在途中喝光了马克尔斯海姆的酒库，随后在凉爽的陶伯尔河畔、梅根特海姆城前的幽美开阔的草地上安营扎寨。这五千人美酒落了肚，又听了牧师的鼓舞人心的传道，真的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任何子弹伤害不了他们，任何人抵挡不了他们，因此个个勇气百倍。与此同时，城内市民强迫注经师在 4 月 11 日提出一份也是由远地的骑士团团长批准的文件，声明凡是圣经所承认他们的权利他丝毫不予剥夺，而且今后决不违反圣经来加重他们的负担，但骑士团的属民对于当局也要做根据福音应该做的事情。市民给农民开了城，农民从骑士团的仓库和箱柜中自行准备给养，占领宫城，夺走其中的弹药、大炮和储藏物资。虽然当时雇佣兵拒绝宣誓不打农民，但农军还是容许他们自由撤走，对注经师也丝毫未加压迫。但是，大概因为梅根特海姆当地穷人的怂恿，宫城被捣毁了。在这里捣毁领主坚固邸宅最激烈的，也是德意志骑士团自己的臣民。宫城守备官本人也非常倾向农民，他把这里除了转移隐匿的金银财宝之外所剩余的东西一一指给农民，还在农民拆毁房屋的时候鼓励

他们尽情破坏，谁打坏一根柱子，他就敬谁一瓶酒，三番五次地亲自给破坏堡垒的人送酒，使他们愈干愈起劲。一个市民为此曾指摘他，他就反驳说："我知道，你心里有注经师和三个骑士团，我要用剑收拾他们。"

也是这时候，汉斯·莫施塔特和汉斯·克斯勒指挥一队农军出城，开往附近的诺伊豪斯宫城，这个宫城目下防御工事不坚，守军有限，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农民把大炮和丰富的贮存物资运走，宫城建筑物随后便被梅根特海姆人烧掉。 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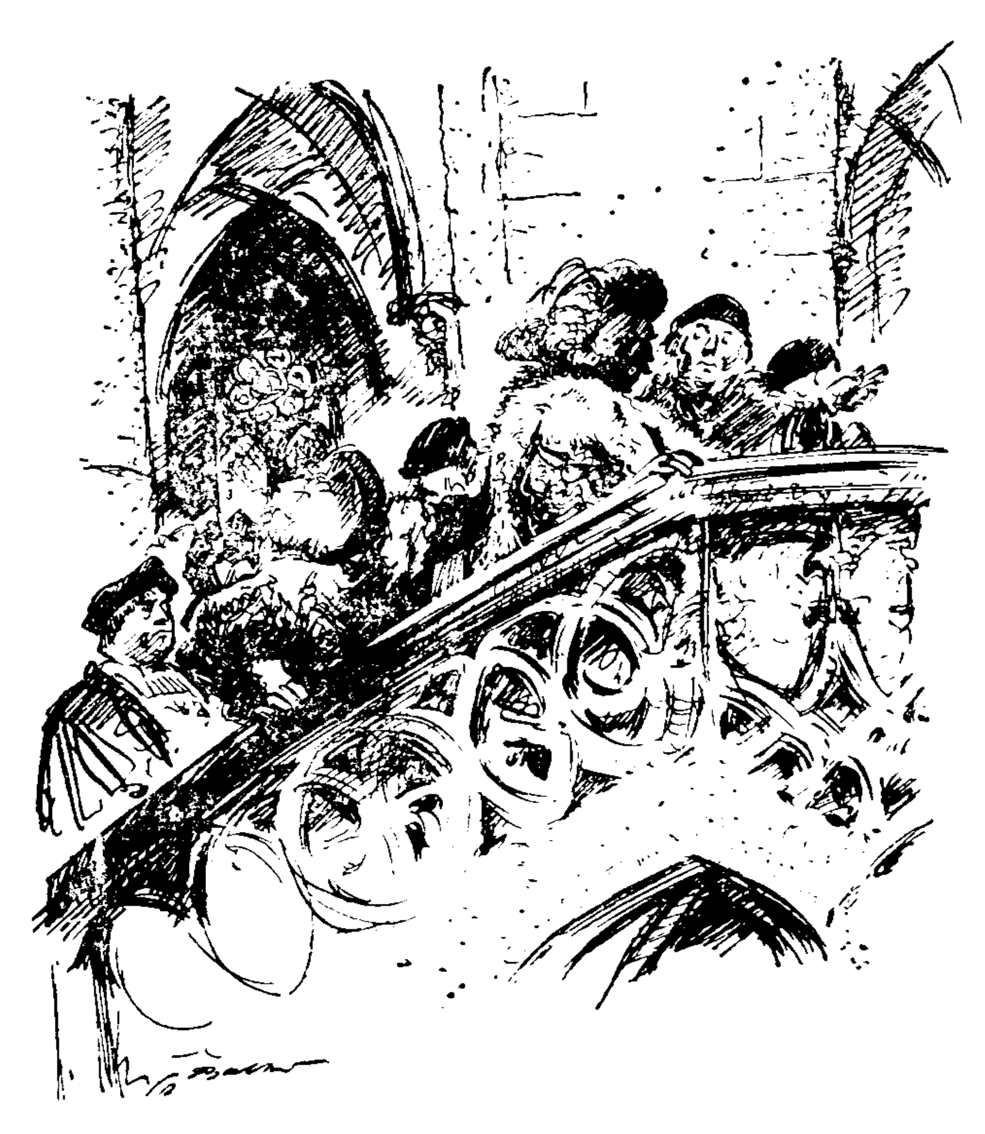
从罗滕堡兰德哈格来的士兵隶属布雷特海姆的主力部队，其中大部分从梅根特海姆（也许从舍夫特斯海姆）出发的时候就返回故乡了。只有总指挥施瓦岑布龙的大利恩哈德和洛伊岑布龙的小牧师留在指挥部。因此，从布雷特海姆就可以牵制罗滕堡市政会，迫使全体市民参加农民同盟，警戒卡西米尔侯爵从安斯巴赫大道进行袭击，掩护陶伯尔河农军的后方，这支农军则乘机胁逼附近地区，壮大自己的队伍。这时奥伦巴赫部队的一部分士兵也从舍恩塔尔返回陶伯尔河谷，尤其从霍恩洛厄所属巴滕施泰因、朗根堡、席林斯菲尔斯特、雅格斯特贝格、德尔茨巴赫各管区和维尔次堡地区到营寨来的人特别多，因此农军很快就扩展到八千人。4 月 13 日，这支农军催促罗滕堡地方自卫团再次增援，暂时只要兵员的四分之一；同时向罗滕堡市催索大炮和兵员。

这个城市还一直没有表明坚决拥护人民事业。在城市内部进行的主要是市民同名门望族之间的私争，而不是大规模的人民斗争，不是全体的人民事业。门青根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市政十分腐败的情况，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皇家最高法院对一件平民控

诉贵族的案件作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市政会认为判决支持市民以下犯上，对市政会不利，竟任意搁置二十二年之久，不予执行。税务官征收赋税时，从不记载详细项目，而在上报税款时只以自己的信用担保，笼统地写出认缴的总额。这两个事实说明很多问题，市民委员会检查的全部出纳事宜是“难以弄出头绪的”。因此，市民委员会在会议厅依次传讯各市政官，首先是市长埃拉斯穆斯·冯·穆斯洛厄——一个顽固不化、在世俗和宗教事务中死抱着旧585习不放的贵族；未被传唤的人看到先进去的人没有一个再出来，以为他们已在里面被斩首，很为自己的脑袋担忧。

修女们在这几天也是惶惶不安。她们天天听到这样一些痛苦的消息，什么农军要抢劫她们的修道院，什么她们在郊外的领地首先要失去了，等等。农民根据自己的条款，毫无顾忌地把牲畜赶到教堂新耕种的田地里；农民在罗滕堡地区说的还是他们在海尔布586隆的圣克拉伦修道院说过的那些话：“市政会不再作主了，我们是主人。”诺尔登贝格的默尔克纳甚至对修道院的守林人说：“我下次要是再在森林里碰到你，就把你吊死在树上。”有人还听说，如果市民在复活节后的礼拜二以前不惩罚女修道院，农民就要自己下手，结果有不少市民联合起来。还有人说，农民打算占领本城，抢掠富人，驱逐市政会，将来自行治理本城。因此，市民委员会十分小心，决不容许过多的农民进城。

在此期间，两个皇室顾问鲁普雷希特·冯·曼德沙伊德伯爵和弗里德里希·冯·利德瓦赫，于4月11日来此，代表帝国总督要恢复这个帝国城市的安宁。于是名门望族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大放厥词，对市民委员会和市民极尽控诉之能事。皇室顾问的语



皇室代表在罗滕堡的调解

调也很傲慢。门青根知道应该怎样打掉这两个人的威风，堵住他们的嘴巴。他以委员会名义命人在复活节后的礼拜三鸣钟，召集全体市民在圣雅各布教堂举行大会。他登上教堂高台，向下面市民一针见血地揭露过去本市财政横征暴敛和营私舞弊的情况，并指出必要的改革和方法，他发言公正得体，又十分易懂和切合实际；在很多问题上显然有着卡尔施塔特的影响，例如所有年轻教士

都应该学会一种手艺，都应该结婚，过去结了婚即取消薪俸，现在要照付两年；这些问题使人特别联想到卡尔施塔特在维滕贝格造成的局面。皇室全权代表还气势汹汹地威胁市民，要他们停止叛乱行动。于是群众的怨恨很快就发展成为骚动。汉斯·施蒂贝尔大声喊道："让这两个代表见鬼去吧！"另一个人声嘶力竭地要求委员会及早把这两个代表斩首，免得他们在这里作威作福。两个顾问看到委员会和市民这种表现，立即建议市政会，对市民委员会的条款除去关于教会财产一项而外，其余通通接受。关于门青根同市政会的私争，两个顾问也对双方宣布已经了结。但门青根在自己的行动中也表现了追求私利的意图；他要求并得到了市政会赔偿他的五千五百古尔盾。可是连市民委员会也认为，他应该把这笔钱捐献给公共福利事业。"魔鬼会感谢你们！"这位容克一面大声说，一面怒气冲冲地走开了。他只是为了避免丧失一切势力，第二587天才让了步。于是市政会和市民之间在4月16日复活节那天实现了某种和平。皇室代表也就骑马离开了。

在这期间，陶伯尔河农军给罗滕堡市和郊区来了信。市民委员会郑重地提醒地方自卫团注意它在奥伯斯特滕对委员会宣过的誓，它应该对委员会效忠，留在家乡；关于地方自卫团反对市政会的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而且会对地方自卫团十分有利。委员会给驻梅根特海姆的农军首领写信，请求不要过问地方自卫团的事，不要干涉它遵守自己宣誓的诺言。对于农军所要求的两门野战重炮以及枪支、梭镖、弹药和兵员的事，则一字未提。但是，地方自卫团认为，由于它实际已经归来，就是充分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它考虑的是自己过去和首先对自己弟兄的同盟所宣的誓，所以在4月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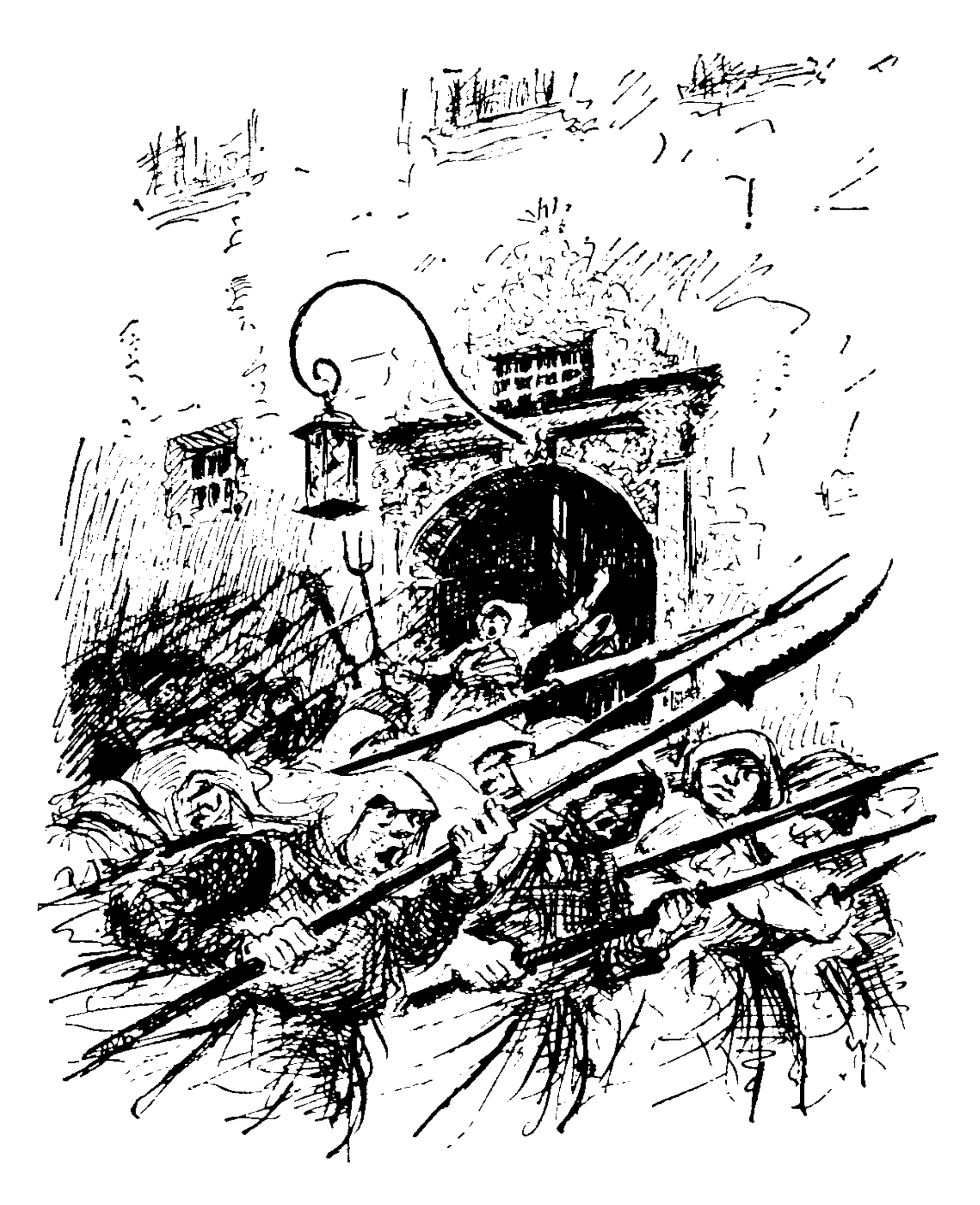
日派一队人，由贝滕费尔德的汉斯·克林格勒率领到陶伯尔河去。其他部队随后也开往指挥部。

卡西米尔侯爵从安斯巴赫来信，说他愿意与罗滕堡城互相援助，共同对付农民。市政会给他回信表示同意，并且认为可以等候事态的发展；市民委员会里甚至有人同意背着平民，秘密地给他一些援助，至少是经济支援。委员会还让市民宣布：任何人不得离城去参加农军；门青根则为同侯爵联合一事作这样辩解：到了真正必须援助侯爵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拒绝他；要是现在就拒绝同他联合，万一本城首先遭到危险，侯爵势必抛弃本城不救。

这样市民委员会脱离了共同的事业，罗滕堡城因为本身的特殊利益，也随着市民委员会与共同的事业分道扬镳了。尽管有外号叫“小仆从”和“小滑稽”的彼得·赛勒尔出来鼓动，多依施林和盲修士在复活节布道反对王公和领主，特别是反对僧侣，都比过去更为激烈，但是，运动派似乎完全居于劣势了。

然而献给复活节的和平并没有保持多久。运动派人物在4月19日完成了一次委员会的改组，他们从自己人中新选了九名委员进入委员会；这些实际上拥护新事物和人民事业的人，后来被守旧派称为“恶棍”。运动派这样在委员会里占了多数，因而也在城内取得优势。根据法律规定，市政会内部的改选已经临近，所以继委员会首先改组之后，紧接着就轮到市政会改组。但是选举结果表明，守旧派和革新派在市政会里依然是旗鼓相当，因为人们习惯地 589 对守旧派的行政能力怀有敬畏之情，有一部分人又投了他们的票。看来至少是罗滕堡人认为、运动派人物没有什么进展。4月20日，有人——完全是妇女——手持戟、叉和棍棒在大街小巷奔跑呼

号。她们要求革新，想冲击教堂；她们大胆地从一个教堂门前抢走一车粮食；可是她们的丈夫阻止了她们。



罗滕堡的妇女要求改革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俗教士和骑士团僧侣赶紧举行市民宣誓，

同市民一样缴纳一切赋税；修女也变成了女市民，她们把修道院的所有财产交给本城，换取恩俸和嫁妆。当时本城由四个护民官以“市区长”名义代表每个男女市民对市政会负责。

名门望族本身仍然有这么多权力，这是有其重大的物质原因的。城内运动派非常倾向农民，但是农民不肯再缴纳杂捐、贡赋和地租，而以土地为基础的地租恰恰是城市的主要财富。罗滕堡城完全倾向农民之后，本想采取步骤，用教会财产抵补它损失的绝大部分财富，可是辖区内教会财产太少，无补于事。市民委员会由于不能摆脱这个财政困难，就不想也不能再向农民靠拢。

在罗滕堡发生这些事件期间，陶伯尔河农军在复活节前的礼拜五，即4月14日，从梅根特海姆向维尔次堡所属小城劳达进军，该城立即投降了。

劳达由于本城牧师莱昂哈德·拜斯的关系早已信仰新教义和拥护人民事业。鞋会4月2日在奥登瓦尔德第一次起事时，一些雇佣兵出城投奔奥登瓦尔德人，他们回来后立即使这个小城动荡起来。当时只有行政长官菲利普·冯·里德恩和西格蒙德·措贝尔、埃拉斯穆斯·冯·费申巴赫几个贵族同少数雇佣兵驻在上劳达宫城里，虽然宫城已经破旧，他们也不肯马上接受农民的要求投降。他们撤退到一个坚固的堡垒里，与农军相互射击，双方都没有多大损伤。于是农军在宫城的一边点起火，大火烧着了堡垒顶下的木料，无法扑灭；火势继续蔓延，堡垒里面的人冲到底层。他们置身于这个低洼处象活埋在坟墓里一样，面对焚烧宫城和堡垒的熊熊火焰，以及摇摇欲倒的墙壁的双重威胁，经受着死亡的恐怖。第二天，复活节晚上，当火已熄灭而救援绝望的时候，贵族们才大 590

声招呼农民，请求宽恕。农民进入烧毁的宫城，想在废墟里再找一些战利品。大概到这时候行政长官才知道他同人民结下了多么深的仇恨。农民甚至把他临产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的衣服都扒光，然后驱逐他们出去流浪。骑士和雇佣兵被牵出堡垒以后，背绑双手押解到营寨里。这个贵妇人带着孩子紧紧跟在后面，哭哭啼啼地哀求农民开恩释放他们的家长，农民们却为“又可以驱赶这几个贵族老爷通过梭镖行列”而高兴。营寨里的人也都想用梭镖刺死这些俘虏。首领们考虑得比较人道一些，孔茨·拜尔终于说服群众放弃了他们的意图。首领们因为深怕狂怒的宫城佃农会杀死这几个贵族，决定第二天清早把他们背绑双手从大路上步行解往梅根特海姆。押解俘虏的人走到马克尔斯海姆附近遇见正返回营寨的农军首领雷德勒。他问他们：“你们押解的是什么人？”一个农民回答说：“我奉令押解几个贵族畜生。”首领指示他说：“他们毕竟是贵族，对待他们总得客气些。”里德恩立即大声说：“雷德勒，雷德勒，我决不会忘记你这一点。”这位农军首领设法使他们都坐上车，拉到梅根特海姆，在那里他们被关在一处坚固的牢狱里。

周围各地按照农军的公告纷纷派来援兵，勒廷根被指定为这些援兵的集合地点。队伍预定从这里开往奥克森富特，继续向维尔次堡前进。

还在梅根特海姆营寨里时，这支军队就拟定了军事制度初步草案。草案包括十四项军事法规，主要点是：选任给养官长一人，负责适当分配粮食；设卫兵官长一人；设军法长一人，配备狱卒若干人和刽子手一人，负责维持军纪，惩罚窃盗、背叛、斗殴和各种违反制度的行为；严禁未经报告首领而擅自离营和行军中离队的行

为，违者惩处；严禁酗酒、诅咒上帝和在营寨留宿贱娼的行为，违者惩处。

华美军全体官兵都在勒廷根对上帝和救世主宣誓无条件服从这一军事制度，留下罗滕堡人负责攻下仍在抵抗的勒廷根的宫城， 591 大军则在复活节后的礼拜五，即 4 月 21 日出发，拿下通往维尔次堡的大道。维尔次堡的骑兵队长带一百三十名骑兵驻守比特哈尔特宫城，农军派三个精锐部队先行出动，赶去包围和俘虏他。时间是拂晓前。但是骑兵队长戒备很严，他的前进哨报告敌人接近，所部骑兵都跨上了马，炮手迅即开炮迎击农军的前卫。前卫以为骑兵正在酣睡，放心大胆地走来，现在突然遭到大炮齐射迎击，虽然没有命中，毕竟吃了一惊，于是飞速逃避，以致骑兵都未能赶上和刺死几个人。骑兵队长很希望抓几个俘虏，以便交换在梅根特海姆监狱里的骑士，可是一个也没有抓到；他们只包围了一个农民，他不肯投降，坚持抵抗，最后被刺死。这时华美军已经接近，维尔次堡主教的这些部属不愿意等候农军到达，当即“秩序井然地逃走”，连大炮也带到维尔次堡去了。

比特哈尔特小城早已加入了基督教同盟，格奥尔格·梅茨勒于 4 月 3 日在许普弗尔格伦德一命令擂鼓，马上有很多比特哈尔特人投奔了他。农军轻易地占领了小城上面的宫城，从里面掳掠了很多财物，然后纵火把它烧毁。

当农军取近道经比特哈尔特向维尔次堡推进的时候，罗滕堡的各部队转向右方，沿戈拉赫河而上，开往奥布。罗滕堡各部队于 4 月 22 日占领并烧掉了勒廷根宫城以后，奥布人即加入兄弟会，勒廷根前面的赖格尔斯贝格和奥布北面的格尔希斯海姆宫城也被

攻陷并捣毁。罗滕堡各部队在这三个地方的仓库里发现存粮非常丰富，每队分得一百五十马耳特。

农军在行进中同时接到两个消息，一个要求它回师，一个要求它转向右方。消息是从罗滕堡和安斯巴赫两地来的。安斯巴赫侯爵因为臣民参加了基督教同盟，正威胁要惩罚他们。就在这时候，从奥克森富特来了一些市民，坚决要求迅速向他们的城市前进。大军在 4 月 24 日进入该城，同一天，大获全胜的各部队也带着赖格尔斯贝格的战利品从奥布的大路开到，与大军会合。

在这以前，罗滕堡部队还同他们的城市进行过一次谈判。他们扎营的奥布距罗滕堡仅仅四小时路程。因为罗滕堡城拒绝派兵员携带大炮去参加农军，营寨里的人们非常不满，该城则深怕农军进攻。贝滕费尔德农军首领汉斯·霍伦巴赫和汉斯·克林格勒于 4 月22 日和 23 日连续两天在市民委员会人员的陪同下，从奥布营寨到罗滕堡去。汉斯·霍伦巴赫事先曾写信试图劝告市民委员会委员巴特尔·阿尔布雷希特，设法使市民脱离市民委员会领导，参加到农民方面来，阿尔布雷希特拒绝了。现在霍伦巴赫亲自出马，准备同市民直接谈判。市政会和市民委员会虽然感到为难，还是鸣钟集合了市民。这位农军首领让人宣读农军的信件，信上说："起义是根据上帝的意旨发动的。市民委员会和农民曾约定互相援助，市民委员会也答应同我们一道拥护神的正义事业。可是农民要求二百名战士和几门大炮，你们竟然拒绝了，这不是弟兄友爱的表示。因此，为了维护真正的圣经，我们劝告你们在两天内派装备长梭镖的二百名战士携带两门大炮和两顶帐篷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否则你们将要领略我们弟兄的厉害。"

人们一面听，一面商量。市民委员会这时不想直截了当地承认在奥伯斯特滕做过此项诺言，霍伦巴赫凿凿有据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对农军应采取如何行动，大多数行业主张完全交给市政会和市民委员会决定，只有制帽工人和织麻布工人完全赞成农民，同意农民的要求。农军首领没等市民作出最后决定，就又乘马离开，急急到奥克森富特去了。

第八章　维尔次堡教会辖区的农民。冯·亨内贝格伯爵

奥克森富特人力图最后实现他们对自己城市和周围地区怀抱已久的愿望，因此急切地邀请华美军开来。很多村庄的农民，4月初就在位于奥克森富特和维尔次堡之间、仅由美因河隔开的佐默尔豪森和温特尔豪森两地集合，讨论占领加尔都先教派图克尔豪森修道院的问题。4月5日，他们举旗发难，指挥他们的首领是出身于法兰克尼亚的措贝尔贵族世家的弗里茨·措贝尔。他们占领 593 了修道院，并且致函埃贝尔施塔特和邻近地区："我们以兄弟般的诚意请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否则我们将登门拜访。"维尔次堡的宗教委员会也担心奥克森富特叛变，因此急忙派几个宗教委员会委员到该城，想通过劝诫加以防止。三个高贵的主教座堂住持在晚间到达，城门已经关闭，他们未能进去，不得不在城外过夜。第二天早晨，奥克森富特人向他们解释关城是因为非常时期难辨敌友，

可是这三位主教座堂住持还是怀着余怒策马返回维尔次堡去了。后来奥克森富特城答应派可靠人员陪同他们进城，他们才又前往。这时市民已经拟妥作为效忠条件的条款。他们继续承认宗教委员会为自己的领主，但是要求宗教委员会把福音指示的一切权利和法兰克尼亚人民获得的一切权利也赋予他们；在帝国普遍改革以前不得催索贡赋；不得强迫出征去攻打基督教教友，准许市民自由投奔农民。他们让主教座堂住持汉斯·冯·利希滕施泰因一个人带着这些条款回宗教委员会去，而把另外两个扣留下来。4月12日，宗教委员会心情沉重地签发了同意文书，代表该会及其后继者明确地答应，永远不会也不容许任何人追究发动这次叛乱的人。宗教委员会所以作这样大的让步，是由于奥克森富特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肯放回另外两个代表，同时教会辖区各处都在爆发或者即将爆发起义。

人民事业在维尔次堡境内小城比巴尔特发动得很早，在3月初就开始了。这里的运动是由传教士和秘密团体核心人物格奥尔格·根利希及托马斯·瓦格纳两人准备和领导的，他们都是比巴尔特的市民。他们起初联合穷人结成一个团体，自称“无限”，这个名称的由来，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财产不在有限的国度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现世财产，或者更可能是因为他们把所有人民都看作他们的结盟弟兄，并且赞誉自己的团体象一条无限长的、通过一切地方的链子。

“无限”秘密同盟在不断扩大，八个市民从比巴尔特来到比尔克林恩修道院，佯称他们要买粮食，就被放了进去，他们在里面站稳脚步，便敲钟召集地方群众，接受群众加入同盟，推举康拉德·

594

吕利希任首领，吩咐修士为他们准备一顿晚宴，酒足饭饱之后返回比巴尔特，号召居民拿起武器，地方官和他的党羽没敢抵抗就逃出城外。比巴尔特人当即号召周围所有村庄同他们一起拥护正义事业，并送信向主教申诉疾苦，但得到的答复无非是劝他们保持和平的空话。

正在这时候，维尔次堡的骑兵队长带领六十五名骑兵来到伊普霍芬。他是去参加4月4日在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召开的诸侯会议的，但伊普霍芬城内轰动起来，说他要屠杀在比尔克林恩修道院举行第一次酒宴的那些人。因此妇女和孩子哭哭啼啼，男人则挥动武器，集合起来。骑兵队长安慰他们一番，继续策马到诺伊施塔特去了。过失严重的人不相信他的话，就派人向比巴尔特去求援。半夜时分，有三百名比巴尔特人全副武装来到城下，要求进城。城里不但没有放他们进入，反而敲钟报警，城门和城墙上顿时布满了士兵。比巴尔特人向上面喊话，说他们是作为朋友到这里来的。上面向城下高声回答说："朋友们都在白天来，如果你们不离开，我们就要象打鸡似的射击你们。"这话是地方官冯·费斯滕贝格说的。骑兵队长率领骑兵已经从诺伊施塔特返回，决心抵抗。拂晓，比巴尔特人企图冲击城门，遭受一阵雨点般的枪弹之后，撇下两辆大车、一些铠甲和旗帜，逃往比巴尔特，同时大声叫骂伊普霍芬人是叛徒。4月6日，比巴尔特全城出动，象比特哈尔特人一样全体出发去找华美军，只有八个市民留守在城里。

4月9日，在教会辖区北部的富耳达、亨内贝格和图林根地区之间，起义的鼓声首先发出。起义的人从明纳施塔特的一家酒馆出发，起初只有少数人，一个鼓手走在前头，经过邻近各村庄，头几

天人数增加有限，以后在城内就扩充得很大了。细木工师傅汉斯·施纳贝尔担任首领。4月12日，他率领一队市民去见市长，声称他们要占领城外离萨勒河不远的比尔德豪森修道院。这一队市民有三百多人，个个手持武器。市长反复劝告也无效，他们还是出城占领了修道院。这期间，留在明纳施塔特的那部分市民把城内德意志骑士团的礼拜堂、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和比尔德豪森人的邸宅中所有的一切都拿走了，城外的人则将比尔德豪森的修道院（修道 595 院长和几乎所有修士早已离开）变成了一座坚固的营寨；设置鹿寨并配备哨兵，以防守大路。明纳施塔特的汉斯·施纳贝尔和布尔格劳尔的汉斯·沙尔成了军队的首领，韦姆里希斯豪森的牧师长米夏埃尔·施林夫任总监。虽然每天有很多人参加进来，营寨里始终保持着严明的纪律。

阿沙赫的地方官冯·罗滕汉为了保护豪森和弗劳恩罗特两个女修道院，曾派最可靠的佃农进去守卫，不料这些人自己从地窖里取出美酒，从厩舍里拖出家畜，大吃大喝起来；随后人们拥进修道院，都想来帮助守卫。地方官想制止骚动，人们却要用枪弹回答他，并且告诉他：修道院不敬奉上帝，而敬奉魔鬼，因此他们不得不取缔这种坏事。他们就这样同地方官决裂了，攻入了他的宫城阿沙赫，把他和八个贵族逮捕带走。另一队人从基辛根出发，占领奥拉赫修道院，还有一队人占领了海登费尔德修道院。

康拉德·冯·廷恩自1519年起就是维尔次堡的主教和法兰克尼亚的公爵。起初，他的使者向他报告，乌耳姆人不满修士和僧侣的喊声同他们从前对待犹太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还给他写信，提到士瓦本南部的农民暴动和乌尔里希公爵的计划，他对这些事

虽然不是漠不关心，却认为暂时同他没有关系。后来，他派在赖格尔斯贝格的地方官耶尔格·冯·罗森贝格向他报告，说罗滕堡的地方自卫团发生叛变，他们计划不久就到维尔次堡来，驱逐僧侣，夺取教会财产，这才震动了他。

这位主教向班贝克、艾希施泰特和勃兰登堡求援，他和骑士共同派代表乘马到舍夫特斯海姆的营寨去，其中有宫内大臣塞巴斯蒂安·冯·罗滕汉。农民答复代表们说，他们不强迫任何人违反自己的意志来参加他们的党派，但是，他们乐意接受前来赞助他们计划的任何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福音所发扬的事情应得到发扬，福音所抛弃的事情应被抛弃"。这些事情一天不解决，他们就一天不向领主缴纳任何东西。他们通知代表，第二天即复活节继续商谈。但是，代表们感到农民盛气凌人，没有再来；他们从勒廷根又写信劝告农民，便乘马回去了。农民把代表的要求和自己的答复随后送给维尔次堡市的各区长，要求他们以基督教教友的资格对此提出意见。

主教没有从班贝克、勃兰登堡和艾希施泰特得到援军，这几处的当局正自顾不暇，比如士瓦本联盟虽然答应他用联盟公款在一个月内征募三百名骑兵，但是没有派来一卒一马。 596

象许多其他城市一样，维尔次堡城因为是主教的驻地，所以一百年前市民就被武力压服，失去了古老城市的特权，这个东法兰克尼亚的首府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一点。由于感到压迫，由于希望恢复失去的特权，由于群众仰望的人的鼓励，市民的情绪恰恰在这个时候特别激昂了。正如"吹鼓手小汉斯"五十年前鼓动教会辖区一样，现在，一个聪明的艺术家，一个优秀乐师的儿子，也在城内首先

发起运动。

这个人是汉斯·贝尔梅特尔，别号林克，出身于罗滕堡的官宦世家，擅长吹笛和弹多弦琴，拥护宗教改革，很多人知道他为人快活，很有交际的口才，在他的活动范围内享有威望。他联合素日酒宴场上交往的好友，干惊天动地的事业，在本城发动革命。他首先冲进耶稣会的豪格修道院的一些教堂（修道院所在的市区因此也叫豪格），用从那里得到的金钱为自己的组织建立一个军费金库，用得到的物资建立一处军需仓库，同时一面发展信徒，一面通过向群众讲演唤醒市民，加强他们对僧侣领主的仇恨。他的主要目的是使维尔次堡人同农民联合。他竭力赞扬农民的计划，曾写过农民致市政会和区长的信，把市政会致农民的信给人们宣读。

同时跟他一起活动的主要人物有格奥尔格·格吕内瓦尔德，这个人也出身于古老的良好家庭，是著名的雕刻家和画家，大家通常称他蒂尔大师。久受造型艺术熏陶的人一向胸襟坦荡，憎厌僧侣；当时刚完成的大教堂的很多雕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雕像，从这一侧看象是圣者，从另一侧看又象寓意极深的漫画。

由于这些人的鼓动，市民屡次在城内一些地方集会交谈。有一天，赞德区的很多人聚集在斯特凡门附近。罗滕多夫的代理总铎兼牧师赫尔曼·莫尔德恰巧从他的教区回家来，认为在城门附近聚集的人们当中有几个对他说话不客气，便叱责说："你们这些597 东西，在这里搞什么名堂？早晚我会看到你们的脑袋落到广场上。"这几句话很快在群众中传开，引起一阵骚动，各区长一齐到主教座堂的副主教汉斯·冯·古滕贝格的寓所前，要求为这次辱骂赔偿损失。副主教害怕引起更大的骚动，答应罚代理总铎五百公

升酒，从代理总铎住宅的酒窖里取。市民们象参加战斗似的，带上枪，打着鼓，吹着号，来到代理总铎家门前，他没有露面，市民们在五百公升以外又取了足足九千公升，说说笑笑地用双柄提桶和手车运走了。接着，他们还想从圣斯特凡修道院院长的家里取酒，幸亏区长们居间调停，他的讲究的酒窖才得以保全。



用双柄提桶和手车把酒运走

骚动就是这样不断地发生。主教接受了亲信的建议，吩咐给各山上宫城，首先是弗劳恩贝格（马林贝格）准备食粮，同时命令地方官调可靠的兵丁驻守。责成塞巴斯蒂安·冯·罗滕汉同另外两个顾问去办理这些事情，争取市民，竭力做到惩罚制造骚乱的那些人，把“一切乐意挑动叛乱的坏蛋”都赶出城去，城市和郊区准备对农民防御，在城前各哨所配置市民，把计划给主教招募的骑兵和步兵以及骑士都收容在城内。罗滕汉乘马从主教宫廷所在的弗劳恩 598

贝格下来进了城，把主教这些要求书面通知各区长。为了慑服市民，他说骑兵已经开拔，将在城内宿营。他自作主张说出的这番话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这时候，汉斯·贝尔梅特尔大大发挥了他的雄辩口才，蒂尔大师在市民中间奔走，发动市民拒绝骑兵入城。农民正在为福音而战，难道市民愿意对农民作战吗？本城已经有很多良家妇女被僧侣诱骗和霸占了。市民如果轻信人言到城外去，他们的妻女就会失身于僧侣和骑士。据说城外主教宫廷向卡岑维克尔放列的大炮，实际是对城内瞄准，预定由外国军队用来压制市民的意志的。

全城都行动起来了。市民把守一切城楼和城门，用铁链封闭各大街的入口，把从美因河通到这里的道路拦上木栅，在本城通往弗劳恩贝格的道路上横堆起粗大的木头，拉上铁链，派兵严加防守。这种警戒主要由渔民汉斯·布罗伊蒂加姆指挥。在隘路旁的一幢房内设了哨所，由"退尔"① 负责，禁止任何人乘马通过。哨兵是由本城领饷的穷人，每天换班，按需要从每天给主教和他的顾问送到弗劳恩贝格宫里去的食粮中领取给养，还常常假借安全通行权向上宫里去的人勒索酒钱。桥梁上和城门口也是这样，不过他们倒是让行人平安地通过。他们还派人到各修道院和教堂去要酒，人们因为害怕也不敢拒绝他们。一个主教的骑兵要想到弗劳恩贝格去，他就必须"冲"进去，或者在希默尔福尔滕附近渡过美因河，但从那里过河也并不安全。因为葡萄农随身带着枪守在葡萄园里，在葡萄架下"象打水鸟似的"射击过河的骑兵。卡斯帕尔·

① "退尔"，指相传十四世纪瑞士的民族英雄威廉·退尔。这里是指蒂尔，退尔(Tell)和蒂尔(Till)音相近。——译者

冯·赖因施泰因的一匹马就是在渡河时中弹死的。人们在城里也采用威胁手段阻止弗劳恩贝格需要的厨师和木匠到那里去。

罗滕汉同他主子的其他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没等答复就乘马回到山上去。市民在4月12日写信给主教，说他们也希望惩罚叛乱分子，但只限于没有正当理由而叛乱的分子；本城地区辽阔，出兵困难，而且城里住的僧侣太多，市民不便出城到哨所去；市民不能接受驻军，因为缺乏粮草。豪格区的人主要希望保留他们的传教士，有真正的福音，取消贡赋、杂捐和其他沉重负担。这位主教召集市长和各区长，向他们保证，说他一向就希望宣讲真正福音，只是现在对福音的解释人人不同；他没有撤销他们的传教士、而是给他调一个更好的位置，不过他没有接受。市民代表没有听信，要求召开邦议会。主教区内发生的叛乱日益普遍，汉斯·贝尔梅特尔把城内绿树丛中市民的公共舞场改成一个营寨，拥护他的市民可出入僧侣的酒窖如同他们自己的一样，并随意分配主教座堂住持的大面包，因此主教终于宣布在4月30日召开邦议会，骑士和各城市都参加，以便"听取他们认为不合法和不合理的负担的申诉，并在邦议会上对他们表示仁慈"，保证出席邦议会的人来往安全。 599

在召开邦议会的当天，主教请求法耳次伯爵派三个优秀炮手和一百名可靠的兵丁增援弗劳恩贝格，并请求打开博克斯贝格宫城的入口，以防万一。法耳次伯爵答应打开宫城，至于派兵，由于他自己也很缺乏，因而无能为力。

维尔次堡教会辖区最大的采邑持有人威廉·冯·亨内贝格伯爵违背了诺言，他本人和他的军队都没有到维尔次堡来。这个贵

族十二年前在施魏因富特曾乘内乱时机双手沾满过市民的鲜血，一年前还对宗教改革采取威胁态度，他是主教心目中最能信赖的人。现在他表示歉意，说他没有钱，不能招兵来为主教效劳，因此要求拨给四千古尔盾现款。主教派保罗·特鲁赫泽斯用七匹马给他送去这笔钱。当特鲁赫泽斯于 4 月 27 日来到亨内贝格的邸宅所在地施洛伊辛根城下的时候，城里的人不肯放他进去，且置之不理。最后他总算一个人进了宫城，过了一会又出了宫城指使人把钱送到宫城门前。他没有见到伯爵，也没有看见军队，钱最后是由伯爵夫人收下的。这个谜底几天以后就揭晓了。原来威廉·冯·亨内贝格伯爵已经同比尔德豪森的农军营寨进行谈判，而且在 5 月 3 日立下庄严的文书加入了农民的兄弟会。他宣誓："愿以对上帝及其天使的善意，维持和卫护上帝的圣言；凡是全能的主通过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赦免了的一切，他都给以自由，容许他们自由，并且以今后的行动证明他的信仰。"

农民也对他宣誓，把他"当作基督教教友"看待，并且愿为圣经献出身家性命。法伦罗德的贵族、城堡指挥官西格蒙德·冯·基希贝格根据农民的要求，给农民的护照盖了印。

从伯爵的文书中可以看出：比尔德豪森农军不是根据其他的法兰克尼亚人的七条款，而是根据著名的十二条款作为基础的，因为威廉伯爵宣誓中有"遵守十二条款，服从其他一切被认为基督教的规定"的词句，他宣誓的地点是迈宁根。

这期间，起义的力量在教会辖区的北部日益壮大。勒恩山脉两侧整个地区都参加了运动。萨勒河两岸的宫城和城市，部分自愿，部分迫于形势，纷纷投入了席卷一切的奥拉赫和比尔德豪森营

寨的巨流。

当然也有不肯参加兄弟会、而自动放弃城堡并策马投奔自己君主的地方官，韦尔恩河畔霍姆堡宫城的指挥官奥托·冯·格罗斯就是这样做的。各地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城市的市民不等农军到来，就主动以农军的名义封锁贵族的宫城，例如阿恩施泰因人全副武装打鼓吹号去到市政厅，简短而严厉地声明，如果市政会不即刻参加农民兄弟会，他们就要把它赶走。市政会马上照办了，于是很多市民举起飘扬的旗帜，开进农军营寨。

就在这个时候，法兰克尼亚公爵领地北部五个营寨合并成华美军，或者更确切地说，合并成一个大本营，即比尔德豪森的营寨，比尔德豪森的首领施纳贝尔被选为总指挥，其他四个兵团从这个中枢接受命令和方针。他们的宣言、旗徽（几乎全是十字架）和最初的行动，说明这些地方的起义所带有的强烈的宗教色彩大概仅次于图林根人和亚尔萨斯人。人们听到很多起初没有参加、后来才卷入运动的人说，他们相信自己的主教热爱福音的真理和正义事业，会容许他们坚持这项事业，会以基督教主教的身分给他们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负担。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位虔敬的主教和周围使他们感到不满的一切领主都持敌对态度、准备开战，他们的意见和态度也改变了。他们团结起来，准备行动，因为时候到了。他们的要求仅仅是把各贵族邸宅储存的大批储粮供给全部农军。愿意参加兄弟会的贵族，只要肯放弃一切贵族特权，跟大家平等相处，随时都有机会参加。甚至对犹太人也给予保护，只把他们的现款妥为保管，以备万一之需，把他们的粮食保存起来，不许出售，至于要处理的掳获品，一律仔细估价登记。

601

军事制度就是这样讨论和制定了；4 月 15 日开始行动。他们迅速攻下利希滕贝格、胡茨贝格、贝尔卡赫附近的施维克斯豪森、拉施塔特、奥斯特贝格、比布拉、兰德韦尔斯贝格、米尔费尔德、诺德海姆等宫城和赫尔曼斯费尔德湖上的圣沃尔夫冈礼拜堂；这些宫城的火焰，满天通红地照耀着这个狭小地区，象一根根血红的巨指警告着人们。甚至自远古时代就耸立在高山上，从迈宁根管区全境都可以远远望到的古老的祖传宫城亨内贝格也未能幸免于难。这是信号，说明“被虐待、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民已经觉醒，正在庆祝可怕的复活节”。离威廉·冯·亨内贝格伯爵的宫城施洛伊辛根只几小时路程的迈宁根城，看到这种情势，慌忙加入农民同盟。傲慢的老伯爵冯·亨内贝格因为近在咫尺的富耳达地区、图林根、整个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根森林，都有声势浩大的起义威胁着他，也先进行谈判，随后宣誓接受十二条款。

但是，亨内贝格伯爵竟然在摆脱了这种危险以后，还想从中捞一把：如果这次骚乱推翻了维尔次堡的主教宝座，那么他因为参加了农民组织，就可以免除对主教所负的采邑义务；他还考虑到，他本阶级的人将会在背后议论他，象议论维尔次堡的侍从官冯·韦特海姆伯爵和现在先后加入农民兄弟会因而不到弗劳恩贝格主教宫去的很多维尔次堡采邑领主那样。

第九章　毫无结果的维尔次堡邦议会

在法兰克尼亚公爵领地的首府维尔次堡，民众情绪愈来愈威 602 胁人心。4月27日，市民三百人集合起来，要袭击迈恩布龙的修道院。他们大部分是从豪格和普莱沙赫两区来的。可是市政会和区长们还有力量阻止这种行动，而且，市政会为防止骚乱而派军驻守赤脚僧修道院的措施，也限制了汉斯·贝尔梅特尔意图继续抢劫僧侣的酒窖和粮仓的行为。这个驻军措施，是身任区长的施莱恩酒店老板巴尔塔扎尔·维尔茨布格因修道院喝酒免费、妨害其营业而怂恿市政会这样作的。由于本城各区一致赞同这一措施，豪格、普莱沙赫和赞德等郊区也只得顺从。维尔茨布格和汉斯·格吕克当了保安队队长，他们最初阻止了一些违法行为，但不久就发生了看守酒窖的人自己在酒窖里大吃大喝起来。4月28日，美因河对岸的葡萄农，在耶尔格·格吕内瓦尔德指挥下毫无阻碍地抢劫了希默尔福尔滕修道院，公然把掳获品运进维尔次堡。

主教的顾问们认为，在这种情势下他们的主人在城内召开邦议会是不适宜的。他们向主教建议，可改在弗劳恩贝格或其他地方举行，或者只派一个代表参加。但是大部分代表已来到城里，而且市政会和地方组成的委员会已经到弗劳恩贝格邀请主教亲自进城主持邦议会开幕。

主教要求并得到安全通行证，于5月2日偕同几个宗教委员会委员、骑士和顾问乘马进城。事前还郑重其事地留下一份指示，把弗劳恩贝格和整个教区委托给主教座堂总铎、宗教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各顾问，谆嘱他们万一他被扣留强制签署命令，他们也不得放弃宫城和主教权利，为此他们还都向他举手宣誓。这一天早晨，法耳次伯爵根据士瓦本联盟的命令告诉他一个喜讯：上士瓦本境内的暴动，一部分被镇压下去，一部分缔结了和约；特鲁赫泽斯正向符腾堡进军，然后援救法耳次、美因兹和维尔次堡，因此他可以放心骑马下山了。

603 多数管区派代表出席了邦议会，只有十三个管区没有参加。南方高原地区各城市全有代表出席。统辖这些城市的比尔德豪森同盟的农民曾反对他们出席邦议会，最后同意了，但是言明，没有农民代表参加，他们不得在会上作任何决定。同陶伯尔河农军结盟的那些城市，根本没有派代表出席，他们也许是被农军阻止住，也许是自己同农民兄弟的意见一致。比特哈尔特城表示：主教应该成为基督教教友，应该拥护圣经。

主教在邦议会开幕前就已经听到说他多么严重地引起不满的原因；“平民如何在违背神的法律下深受压迫和苦难，主要是由于欲壑难填的修道院和上层僧侣制造的”；他们如何压制和践踏几年前重新发扬光大的圣经。平民在邦议会上提出了一份由柯尼希斯霍芬市政府秘书约翰·马特尔起草的请愿书，请愿书概括了多半是贵族和僧侣的主教管事人加在平民头上难以忍受的各种压迫；指出这也是南方高原地区城市倒向农民的原因。没有农民参加，他们什么都办不成，什么都决定不了，所以，主教也应该要求农民

出席邦议会。

主教无法，只好破格邀请农民参加邦议会；在代表前去邀请农民期间，他不得不听取各地代表的申诉。这时才知道，在课征赋税和什一税、司法实施和其他政务中充满着多少滔天的暴行，对此臣民一直忍受，而现在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克制，象康拉德主教在会议上所谓没有理由引起不满的说法，又是多么厚颜无耻和丧尽天良。

陶伯尔河农军答复主教派来邀请他们参加邦议会的代表说："这一次他们不能一味开会了，他们希望在去维尔次堡以前不要再费事了，他们预计最近可以到达那里。"这话是来自陶伯尔河谷的那些农军首领说的。农军会议中其他一些人则表示愿意听从主教代表的话，随同他们前往。这时陶伯尔河人向居民公布一封他们新近截获的主教总管写给康斯坦次主教的信，揭穿了主教府的意图和希望。于是市民群众异口同声地喊道："前进！不给福音的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他们只是要赢得时间。"陶伯尔河人同时写信给比尔德豪森的营寨，劝告那里的农民起来，向维尔次堡前进，帮助完成他们的事业。　604

邦议会由于地方代表的申诉而归于失败。维尔次堡城和地方代表彼此间却非常谅解，该市付款招待了这些代表的食宿，各城市与维尔次堡结成同盟，愿以生命财产担保兄弟般团结起来，把维尔次堡的事情看作共同的事业。然后各个代表乘马各回本城。

当危险增长的时候，主教急急从几个宫城抽调守军，开到弗劳恩贝格；他还又一次要求维尔次堡对他保持忠诚。维尔次堡市民大都看到基督教大军从奥登瓦尔德开来，他们本乡人的军队则从另一方面开到城下扎营，因此有些人心怀恐惧，有些人寄予希望：

他们给主教的答复模棱两可，主教也看出市民打算把他一直留到农军进入维尔次堡。市民们信守诺言，让他安全返回了弗劳恩贝格；但是城里的妇女满怀忿怒地叫嚷，假如早知道男人们这样愚蠢，又把主教放回宫城，她们一定自己集合起来抓住他。

塞巴斯蒂安·冯·罗滕汉尽心竭力来防守弗劳恩贝格，他派人砍伐公园的树木，把宫城围以木栅，派人把守城门，开射击孔，分配枪支，运进水、酒、木柴、粮食、面粉、肥肉、鸡蛋、黄油、干肉、床铺等等，找来一些木匠，安装了一台风磨，建立了一个火药制造所。贵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们一致向他建议，不要等农军包围，应该先向法耳次的选帝侯求援解围。因此，他在5月5日晚间乘马离开这座坚固城池，临行时忧心忡忡，担心他是否还能同留在山上的忠实部属再见，他在整个教区仅存的这块地方是否还能保住，他自己是否可以逃脱性命。他经过博克斯贝格和洛尔巴赫，于5月7日带着扈从来到海得尔堡。弗劳恩贝格留有守军二百四十四人，包括主教座堂住持、骑士和雇佣兵在内。这个宫城由主教座堂总铎弗里德里希·冯·布兰登堡侯爵以总指挥身分负责防守，全体人员都宣誓与他同生死，共存亡。

第十章　向维尔次堡进军途中对宫城和寺院执行书简

605　后卫部队在奥克森富特又返回陶伯尔河大军以后，全军在这

里休息四天；他们发现维尔次堡的主教座堂总铎和宗教委员会的仓库，得到了足够供应一支大军的五百富德酒和大量粮食。还有几千人从佐默尔豪森、温特尔豪森、埃贝尔施塔特、兰德萨克尔、弗里肯豪森、上布赖特、下布赖特、戈斯曼斯多夫、奥伯里克斯海姆等地，从阿布斯贝格、施瓦岑贝格和卡斯特尔各领地到这里参加农军。农军在这里草拟了新的军事制度；改组了行政机关。推选埃贝尔施塔特的雅各布·克尔为全军总指挥，梅根特海姆的米夏埃尔·哈森巴尔特为副总指挥(中校)，埃德尔芬根的孔茨·拜尔为战地行政长兼司库。汉斯·科尔本施拉格接替哈森巴尔特为梅根特海姆人的首领。修正和补充的军事制度包括隶属关系、军纪和给养的详细规定，效法比尔德豪森人的先例，接受关于贵族、破坏贵族宫城、教会财产的登记和没收等条款，内容与比尔德豪森的大致相同；除了这些严格的条款，还特别倡导公共道德，规定"营寨里要每天宣讲圣经"。新行政机关首先执行的公务之一，是严令税吏停征关税，责成他们表报酒窖和金库情况，清查所管辖的储存物资。行政机关制大小印章各一枚，也从这时启用。根据新军事制度关于所有城堡，包括已经参加兄弟会的贵族的坚固邸宅在内，须一律由农军捣毁，或者由所有者自行拆除的条款，即刻分别命令已参加兄弟会的村区毁掉附近所有尚未拆除的城堡。劳达人和梅根特海姆人立即捣毁了梅塞尔豪森宫城，随后又捣毁了博克斯贝格和施魏格恩。

4 月 28 日，大军从奥克森富特营寨出发，向伊普霍芬前进，在那里驻了两夜；当地的修道院供给他们酒和面包。他们从格罗斯朗海姆、克莱因朗海姆、米歇尔费尔德和其他村庄得到兵员补充

606 后，30 日从伊普霍芬出发，开往施瓦察赫。他们行经格罗斯朗海姆时，受到居民，特别是妇女的热烈欢迎，她们把装满酒的大桶、小桶、壶、瓮、瓶、罐等等摆在街头巷口。施瓦察赫修道院长格奥尔格·沃尔夫斯巴赫，残酷压迫修道院臣民，市民早就要求维尔次堡主教制止他非法征敛赋税和关税的行为。以前的几次战争使得修道院负债累累，修道院长想以增税来偿还债务。当这支也自称“法兰克尼亚军”的陶伯尔河农军接近施瓦察赫的时候，该城市民要求主教允许他们保护和占领当地富裕的修道院。主教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市民和邻近的农民立即闯进这个俨如城市的本笃会教团的修道院，疯狂地呐喊，勒令交出开酒窖和仓库的钥匙，很多人喝得酩酊大醉，以致夜间修道院大寝室内起了火。门被砸破，一片喊叫声，到处充满着恐怖。

施瓦察赫的市民心情愉快地接待法兰克尼亚军，把他们引进修道院。农民比市民更彻底地洗劫了修道院。有人把埋藏特权状的地方告诉了农民，结果特权状被撕碎扔散，甚至用来引火。修道院烧成一片瓦砾，佃农自行分了田地、牧场和森林；修道院长远远望着自己的修道院被毁掉，逃命到纽伦堡去了。新的基督教友纷纷从德特尔巴赫、福尔卡赫和施泰格森林前来并在修道院的火光下宣誓加入同盟。

法兰克尼亚军从施瓦察赫又一次派人邀请比尔德豪森农军来会师。后者答复说，他们有义务等待邦议会的决定。

5 月 2 日，法兰克尼亚军光顾了格罗尔茨霍芬城的酒窖；从哈耳和林堡地区来同这支农军会师的也包括那些有滑稽绰号的人，例如什么“翻箱能手”、“扫底行家”等等。部队来往开拔，白天提着

酒瓶，夜晚举着火把，走到哪里都没有人反抗，没有人拦挡，真是如痴如狂，无拘无束。当夜有几旗部队从格罗尔茨霍芬开到施泰格森林中的山地宫城施托尔贝格前面，这里是目前在弗劳恩贝格的地方长官沃尔夫·冯·卡斯特尔伯爵的驻地。

伯爵夫人在农军接近的时候携带子女逃往卡斯特尔宫城。汉 607 斯第二·冯·卡斯特尔伯爵住在这里。他的夫人出身平民，名玛格达勒娜·勒德尔。他们从卡斯特尔宫城眼望着自己的施托尔贝格宫城冒起火焰，顷刻间化为灰烬；5 月 3 日，比姆巴赫宫城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福尔卡赫对面，奥斯特海姆的加尔都先教派[1]修道院和贝格莱茵费尔德修道院，盖巴赫和哈尔堡两个宫城，被抢劫和捣毁了。农军首领在礼拜四，即 5 月 4 日举行一次全军大会，在首先向何处进军的问题上，是应该即刻开往维尔次堡，还是去包围里面有主教文书档案室和强大守军的坚固宫城察费尔施泰因，发生了意见分歧。如果开往维尔次堡，把这支守军留在背后，住在附近各地的农民势必顾虑他们的妻子儿女。经过长时间普遍征询意见之后，多数人主张："到我们的弗劳恩贝格去！"留两旗部队，由施瓦岑布龙的大莱昂哈德和勒廷根的威廉·赖夏德指挥，围攻察费尔施泰因。防守该城的汉斯·冯·吉希和屈内蒙德·冯·吉希两弟兄拒绝投降，这两旗部队就撤退下来，去追赶开往维尔次堡的法兰克尼亚军。

汉斯·卢夫特以城市和格罗尔茨霍芬及哈斯富尔特两管区部队指挥的身份留在当地，负责执行条款。这支部队毁掉格罗尔茨

[1] 加尔都先教派僧侣提倡苦修冥想。——译者

霍芬的宫城、加尔都先教派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特雷斯的修道院长托马斯·冯·海尔多夫曾命令哈斯富尔特人负责保护这个兴建于九世纪的修道院。但是，在出席毫无结果的邦议会的代表回来以后，整个修道院辖区的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哈斯富尔特人冲进修道院，登记并没收院内的一切东西，然后驻在里面。修道院长在上特雷斯村一间小屋里躲藏了好几个礼拜。

汉斯·卢夫特也收拾了埃布拉赫的西多会修道院。这个修道院非常富有，它的院长曾夸口说，论钱他只比维尔次堡的主教少三个赫勒。院内有七十五个修士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农军来到附近时，修道院长约翰·莱特巴赫乔装改扮，企图从埃布拉赫邸宅偷偷逃往纽伦堡，但是在米尔豪森村被班贝克的农民认出来了。农民们抓住他，把他拘禁起来，对他尽情嘲弄。他把随身带的钱送给他们，答应还要给更多的钱，希望脱身返回修道院。他们护送他先到迪帕赫，然后到他在赫恩斯多夫的邸宅。他发现邸宅大门紧闭，从里面不时传出成群农民的欢乐声。后来窗户开了，有人满脸笑容地往外看；他说明自己是他们的修道院长和领主。他们笑着，作608出好象从来不认识他也不相信他的样子。因为已经是黑夜，他们还是让他进到屋里来。在这里他不得不亲眼看着农民宰他的牲口鸡鹅，饮他的美酒，最后搬空了所有的财库。虽然这种情况使他的心都快碎了，可是他还得强颜欢笑，同他们一起痛饮。最后，农民允许他自由到埃布拉赫去了。他看到这里的情形更为凄惨。他那成群的牛羊被施吕瑟尔费尔德人和其他邻近的农民赶走了；他的仓库和酒窖已经空空如也，修道院本身火光熊熊，漂亮钟楼的铅顶熔化了，圣器被抢走了，镶嵌在雕像上的宝石被挖走了；祭坛、绘画

和雕刻品好象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最后他还得看着、听着过去修道院的座上客、今日加入新教兄弟会的那些好友和邻居——贵族老爷们，同格罗尔茨霍芬的市民一起"争先恐后地从他在施皮斯海姆、赫尔海姆、阿莱茨海姆和施托克海姆的农场赶走他的成百头犍牛和母牛"。他把这一切情形都记在心上，后来写成了德文诗。

法兰克尼亚军后方的伊普霍芬人也变得大胆了。这支农军只 609 从比尔克林根修道院筹划了给养。5 月 2 日，一大批依普霍芬市民集合在去年指挥他们第一次英勇行动的康拉德·克勒恩的酒店里，一面痛饮，一面咒骂修士必遭百灾。这时酒店老板走出来，用粉笔在桌子上面画了一个圆圈，大声说："愿意明天一起去帮助烧掉比尔克林根修道院的人，把刀子插在这个圈里。"只有一个人离



伊普霍芬市民的表决

开，其余的人都这样做了。瓦尔普济斯节[1]后的礼拜三，他们进入修道院，把它抢掠得干干净净，对修士又打又骂。修道院长藏在一

① 即五朔节，八世纪前后在德国传教的圣尼瓦尔普济斯的节日——5 月 1 日。传说节日前夕魔女和魔王在哈尔茨山高峰上相会，尽欢而散。——译者

堆刨花里，被发现后拉了出来，大概是一些受过他欺凌的父亲和丈夫把他阉割了。接着，为了使修道院永远不得恢复旧观，他们放火烧了建筑物，早晨八时，修道院完全化为灰烬。

必须执行毁坏宫城和修道院的条款的消息，象无数火炬似的同时在很多地方点燃。海丁斯费尔德和奥伯策尔的各修道院长邸宅冒起了火焰，伊尔姆巴赫修道院被烧，温特尔策尔修道院被洗劫，劳达附近的格拉赫策尔女修道院化为灰烬，哈斯富尔特附近的马里亚堡豪森女修道院遭到同样的命运；哈梅尔堡附近，曾经盛极一时的西多会女修道院海利根塔尔变成了荒野；在法兰克尼亚境内萨勒河流入美因河的地方是一片美丽的沃野，座落在那里的舍瑙女修道院损失极为惨重，至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起来。

法兰克尼亚军在退却途中又把几处"有害的邸宅"烧成废墟。格罗斯朗海姆附近的斯特凡斯贝格宫城的火光，齐格尔斯豪森和米歇尔费尔德城堡的火光在5月5日的夜里映红了天空。农军从依普霍芬和所经过的一切地方带走了攻击弗劳恩贝格用的云梯和攻城用具。他们在到达奥克森富特以前，还在美因河上遇到并截获了班贝克主教的一艘满载货物的船。维尔次堡的赤脚僧修道院的首领派人通知奥克森富特的首领，说主教骑马逃走了。5月6日，比尔德豪森人在诺伊施塔特举行会议，因为邦议会毫无结果，他们决定向维尔次堡进军；弗洛里安·盖尔率领黑军从陶伯尔河开来，当晚驻在面对弗劳恩贝格的海丁斯费尔德；5月7日，格茨·冯·贝利欣根和格奥尔格·梅茨勒指挥的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华美白军，打着无数面各式各样的彩旗开进座落在维尔次堡以南四分之一英里的美因河左岸小城霍赫贝格；当晚，强大的"法兰克

610

尼亚军”也来到海丁斯费尔德，傍城靠美因河岸扎了营。

不久以后，又有两千多人分别从安斯巴赫侯爵属地基青根、乌芬海姆、科尔姆贝格、洛伊特斯豪森、克雷格林根、祖尔茨费尔德、施吕瑟尔费尔德、布格贝恩海姆等地前来增援法兰克尼亚军，参加围攻弗劳恩贝格。

第十一章　卡西米尔侯爵与雅格斯特河、韦尔尼茨河、艾施河谷及雷格尼茨河、红美因河的农民

前面我们刚刚说过，安斯巴赫侯爵卡西米尔的臣民前往维尔次堡，增援法兰克尼亚军，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侯爵采取的政策始终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个政策就是静观局势，暗打算盘，与所有方面同时进行谈判。

自从在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举行的诸侯会议失败以后，卡西米尔就装作非常消极地住在他的安斯巴赫。

卡西米尔的如意算盘是：可以让农民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不许他们当家作主。他由于无法力挽狂澜，也由于这个狂澜能淹没他所憎恶的大大小小、各个独立的僧侣领主和世俗领主，因此，只要狂澜还没有威胁到他自己，就听任它汹涌奔腾，冲击泛滥；他自己养精蓄锐，往来岸上，观看鹬蚌相争，企图坐收渔人之利。

他每天看到境内各个村区和很多臣民单个去参加法兰克尼亚军或者不再服从他了，但他依然沉着不动。直到距他咫尺的艾希施泰特主教区的农民起事，带动他的农民的时候，他才有点动心。4月22日，施瓦巴赫的税吏向他报告，祖尔茨部的农民集合起来，占领了艾希施泰特的奥伯梅辛宫城。第二天，艾希施泰特的农民要求施瓦巴赫的侯爵管辖的村区归附，过了两天，又要求施万德和罗特的民众归附；24日，耶尔格·哈贝科恩向他报告，艾尔万根和丁克尔斯比尔周围的农民正在雅格斯特河和韦尔尼茨河畔的菲尔恩谷611 地聚集。与此同时，从罗滕堡返回的弗里茨·冯·利德瓦赫向他报告了利德瓦赫本人和另外几个皇室顾问被华美军扣留的经过，说堂堂帝国政府的代表都没有保障了；此外，巴伐利亚的弗里德里希公爵请求侯爵派一百名骑兵帮助镇压艾希施泰特的农民。对此，卡西米尔侯爵立即答复说，公爵最好指定地点，以便他率领骑兵前去会师。

在艾希施泰特境内起事的农民，据说约有五千人，这个主教区在巴伐利亚的诺德部，因此其中也有不少巴伐利亚公爵弗里德里希的臣民。同动荡的邻近地区相比，巴伐利亚本身、上法耳次、甚至巴伐利亚公国，大体上是平静的。

但是，巴伐利亚的诺德部境内的农民和市民也不十分可靠。既然其他各地农民运动不断取得胜利，就必然会带动巴伐利亚人。奥伯梅辛的农民用谋杀和烧房的手段威胁所有不肯参加他们队伍的人。因此，当艾希施泰特人威胁上法耳次的时候，停留在这里诺伊马克特宫城的弗里德里希公爵便调集军队对付他们。

格雷丁的市民纷纷投奔艾希施泰特的农民，艾希施泰特城内

的市民也起事了。加布里尔·冯·艾布主教被臣民包围在维利巴尔茨堡。农民抢掠并捣毁了布兰克施塔特、雷布多夫和莫尔斯布龙等修道院和几个宫城，把总部设在奥伯梅辛山上的兰德克宫城。他们"用杀人和烧房"的方法强迫人们派援兵，要人们不惜"以生命、名誉和财产"支持他们。在艾希施泰特城内，由于传布福音开始发生了分裂；市政会里没有一个人不倒向农民方面。市民对待僧侣非常粗暴；一个叫克纳普的市民，从教堂里赶走了牧师，自己宣讲基督教的自由。市民占领了拜恩格里斯和贝尔兴两城，施瓦巴赫周围的农民则严重地破坏了马林贝格修道院。巴伐利亚的弗里德里希公爵和威廉公爵迅速率军开来，很快地扑灭了这里的起义。两个公爵共有骑兵七百名，外有波希米亚神枪手三百名；卡西米尔侯爵派一部分骑兵同他们会合；艾希施泰特的很多采邑贵族，共有一百三十四家，也来助战，大批步兵还没有计算在内。起初，弗里德里希公爵曾同山上的农军首领进行谈判。首领们把公爵的协定草案拿给农军，其中第一条是要求停战。农军中有人主张接受，有人表示反对。可是，定居在这里的巴伐利亚的将领和骑士艾哈德·穆肯塔勒，在4月28日已经给他的君主威廉公爵写了信，612信中说，他认识一些农军首领，他现在打算遵照殿下的命令，指使其中一部分相机在农军营寨里制造一次兵变。穆肯塔勒也确实争取到山上的一个首领，并且利用从迪特富尔特守军调来的士兵混入农民中，在农军营寨制造分裂。因此，多数人接受了停战条件，而且所有的农军，包括反对接受停战的人在内，都在傍晚时分下了山。法耳次伯爵弗里德里希根据协定占领了希尔施贝格宫城，并在拂晓袭击了梅辛山。在农军方面，由于相信停战协定，山上只留

下总指挥和几个首领、旗手和少数步兵。其中十四人被严刑拷打，追问起义的发起人，但毫无结果；随后他们就被斩首了。但纽伦堡城对于未被抓住的梅辛营寨首领和顾问却给以保护，并允许他们住在城内；纽伦堡市民还公开宣扬，连法耳次伯爵本人也听到说："有法耳次伯爵，真是天下的不幸，他不但对农民背信弃义，还诱骗他们。"5月5日，法耳次伯爵为此亲自对威廉公爵诉苦不已。小城格雷丁的守军曾进行自卫，只是根据协定才投降了。可是随着该城一起投降以求宽容的被俘首领和旗手八人，竟以违背协定为由而被斩首了。



农军首领和旗手被斩首

在此期间，艾尔万根和丁克尔斯比尔一带的农军实力增长了，并且占领了艾尔万根城。城外各村的几百农民拥到城前，要求开城，自己出钱吃早点，然后开到盖尔多夫农军那里。地方官放他们进城，市民一部分自愿、一部分被迫对他们宣誓，自愿的人中还有两个有俸教士——威廉·冯·黑斯贝格和汉斯·冯·居尔特林根。农军打算开进主教的宫城，当时主教远出，宫城地方官手下只有八名守军，但市民不放农军进去，主要是因为农民谈到了抢掠和焚烧的事。保护官和地方官都不得不对农民宣誓，地方官又交给农军价值一千二百古尔盾的给养，农军才没有去破坏艾尔万根、塔南堡和罗特等宫城。过了几天，到 5 月 2 日，农军开去与丁克尔斯比尔周围的农民会合，那里的农民在 24 日已经起事，并且在 30 日要求该城归附。两支农军都扎营在城前的低地上。他们在这里抢劫了本笃会教团的门希斯罗特修道院院长的邸宅，还把这个邸宅以及礼拜堂和一切建筑完全烧掉。修道院长梅尔希奥·勒丁厄偕同众修士先已逃走。农军又捣毁了祖尔茨附近的维特尔斯霍芬和迪尔旺根宫城，以及克姆纳滕的女修道院。丁克尔斯比尔市民很多人倒向他们，他们也强迫市政会签订一项协定。市政会在 5 月 613 5 日把城内修道院和德意志骑士团的礼拜堂交给农民，接受十二条款，准许全体市民自由参加农军，还供给参军市民三门大炮，一百五十磅火药，一百二十发炮弹和一百支梭镖。农民的意图是同克赖尔斯海姆管区的侯爵臣民、里斯的农民和盖尔多夫农军合并。克赖尔斯海姆的农民是 5 月 2 日起事的，他们抢劫了基尔希贝格附近的安豪森修道院，烧毁了祖尔茨修道院，以及基尔希贝格附近的宫城洛本豪森和霍恩堡。他们发展到六百人，营寨设在 614

湖滨的罗特，他们中间有从伦德齐德尔来的两个牧师，还有基尔希贝格的很多市民。5月5日，他们把贵族卡斯帕尔·冯·克赖尔斯海姆从他的埃肯布雷希茨豪森宫城的床上拉出来，强迫他宣誓入盟，并徒步随他们出发。他们说："你变成农民了，卡斯帕尔兄弟。"6日，他们同丁克尔斯比尔的农军合并。

从4月最后两周以来，里斯境内也重新活跃起来。丁克尔斯比尔营寨的农军于5月8日出动，与厄廷根人在里斯会合，几天前他们已经把丁克尔斯比尔入盟一事通知厄廷根人了。9日，他们一起攻入瓦瑟特吕丁根附近本笃会教团的奥豪森修道院。也有一个贵族参加了丁克尔斯比尔农民的队伍，这就是住在自己宫城朔普夫洛赫的海因里希·耶尔格·冯·埃尔里希斯豪森男爵。他不仅自己主动参加了农民的队伍，还邀请其他贵族，如孔茨·冯·埃亨海姆加入新教兄弟会，并且警告克赖尔斯海姆人不应该截留去参加华美军的农民。他在诸侯心目中成了参加叛乱的主要人物，故侯爵卡西米尔和法耳次伯爵弗里德里希下令烧掉他的朔普夫洛赫宫城，并没收他的领地。有六千人高举飘扬的旗帜，兴高采烈地到海登海姆修道院去夺取新的、丰富的虏获品，然后向阿尔特米尔河谷前进。艾希施泰特人和侯爵领地的人在这里联合起来，向贡岑豪森招降，并且计划要破坏阿尔特米尔河的桥梁，切断卡西米尔侯爵的交通。离安斯巴赫不远，紧靠通往丁克尔斯比尔和克赖尔斯海姆大路的赫里登的市民，也在5月6日起事。不过这些农民一开始行动就表现出内部不统一。

卡西米尔侯爵自处境日益险恶以来，一直摆出诚恳的、与民众友好的国君姿态。维尔次堡诸侯迫不得已才办的事，他先主动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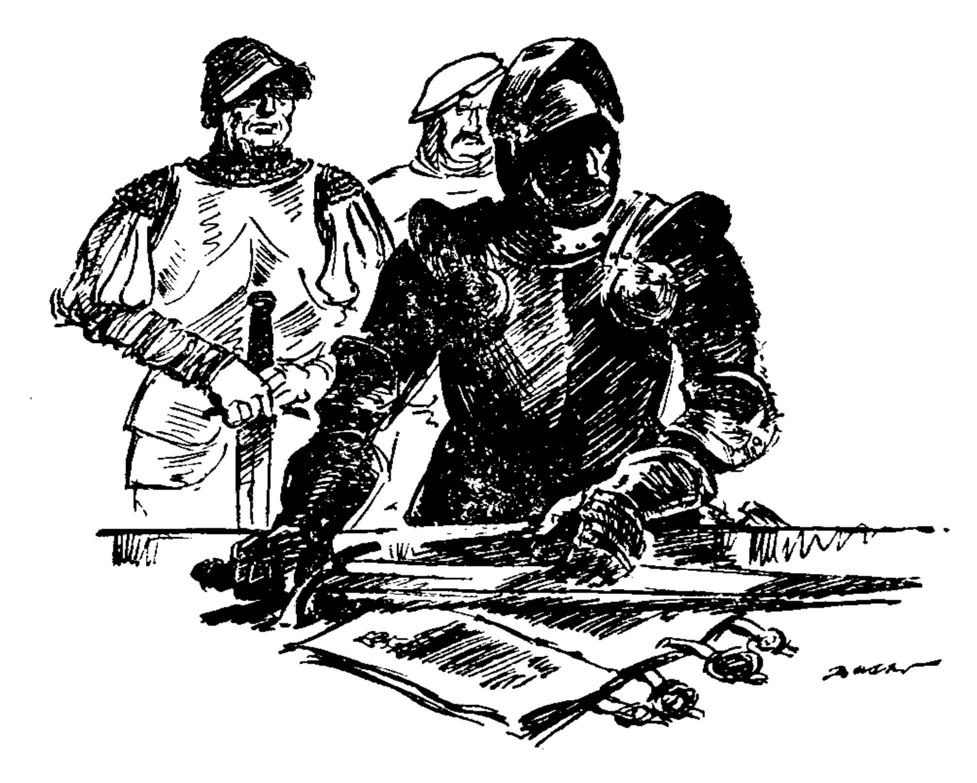
了；他宣布在安斯巴赫召开的邦议会，也断然召集农民参加，以便听取和讨论他们的疾苦；5月2日他还愉快地同地方代表告别。他给农民解除和减轻了不少痛苦。例如，在森林以外的野兽一律可以枪杀；僧侣与居民负担相同；任何人可以无偿地从森林采伐必需的建筑木材；废止平民深感痛苦的货币贴水。

虽然他在邦议会上作了这些承诺，在他的周围，在侯国的四面八方还是升起了熊熊烈火。海登海姆的市场和修道院向他求援，615 以期阻止里斯农军接近。他在梅尔肯多夫得到艾施河谷和南方高原地区发生暴动以及美因河畔若干村庄反叛等消息后，在5月8日夜间就把可以调遣的军队全部集结在身旁；9日晨，他已掌握骑兵六百五十名，步兵一千名和他所有的大炮，以及一支力量不小的地方自卫团；这些都是从安斯巴赫附近调集来的。他费了很多周折才雇到曾经非常出色地给巴伐利亚公爵效过大力的波希米亚的炮兵和狙击兵；但是他们严肃地、坚决地拒绝替侯爵去打农民。福伊希特旺根、基青根、贡岑豪森等城和各采邑领主的军队也没有开来。他的前卫在奥豪森和雷申贝格之间与正向海登海姆前进的农军后卫遭遇。官军的炮火击散了农军后卫，农军开入奥斯特海姆，略事整顿，又前进到一个大草原上，农军的小枪射击非常有效，使侯爵前卫的一百五十匹军马伤的伤，死的死，退却下来。这时，侯爵的全部步兵队赶到，用刀砍、射击迫使农民穿越田野草原，涉水退回奥斯特海姆。有一对父子在这次小战中相遇，儿子擒了生父，并把他解到海登海姆。农军有车垒作屏障，使人们无法接近，侯爵的军队和农军继续开火，直到双方枪弹射尽，最后用石头互相投击。顺风轰击的炮火把村庄烧着了，农民不得不离开硝烟弥漫的

街巷，向一座森林撤退。就在这时，侯爵率五百名骑兵赶来。农民到达森林，占领阵地，继续战斗。侯爵运到附近的野战重炮不能在森林里发挥威力，只有一炮命中，其余都射得太高了。侯爵的部属认为，与其同据守难攻的阵地的农军作战而丧失宝贵时间，还不如设法进行和平谈判。卡西米尔牢牢遵循他同所有外地农军保持良好关系的计划，便通过骑士冯·黑斯贝格与这支农军谈判，并达成协议：农军中的侯爵臣民缴械投降，不究既往。侯爵臣民大多数这样做了，其原因是侯爵在邦议会上作了一些承诺，还有些问题可望解决。卡西米尔把他们和靠近这个边境的所有村庄全部解除武装，命令他们重新宣誓效忠。就地重新宣誓效忠的有三千人，但有六百多人随农军开走。农军顺利地退却，包围了离这里只有两小时路程的巴尔德恩宫城。因为侯爵的臣民在他背后和领地内部纷纷起义，因此他很乐于赶快同这些丁克尔斯比尔人、艾尔万根人和里斯农民达成协议。协议约定彼此尊重领地、互不采取侵犯对方的行动。5月10日，即和谈的第二天，他写信到安斯巴赫给他的政府，信上说，他已“同农军和解，并召还他在农军中的臣民”。而对于这次大会战和所取得的胜利在信中却只字未提。

5月头几天，当法兰克尼亚军从勒丁根出发，经奥克森富特继续向施瓦察赫前进的时候，起义的火焰在侯爵领地的北部，起初靠边境，随后沿整个艾施河谷陆续蔓延开来。华美军和侯爵都想招募这些起义的农民；但起义农民宁愿站在自己弟兄一边，而不肯对自己弟兄作战。基青根城内，在复活节的第二天已呈山雨欲来之势。这天晚上，几个伙伴在渔夫巷斯特凡·厄尔特伦家里饮酒谈天。一个人说：“我告诉你们，我们在城外森林里看见了一些想

到城里来的骑兵。”那些人听了这消息，非常高兴，立即沿大街小巷边跑边喊：有袭击危险啦！同时敲起了警钟。人们全副武装集合起来，把守各城门，强夺了大炮。清晨，这几个伙伴把大炮瞄准市政厅，并号召大家帮助他们维护福音。这时有个叫菲利普·赛博特的人，力图安定市民和维持市政会，而且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伙伴中的一个眼科医生冲进群众中间，大声说：“你们这些傻瓜，难道你们愿意听信甜言蜜语吗？去捉这些老鼠吧，听他们的话要掉脑



弗洛里安·盖尔接受基青根人宣誓入盟

袋的。”于是又喧闹起来，侯爵的地方官路德维希·冯·胡滕知道怎样止息喧闹，他当时提出市民的疾苦，允许他们选举市民委员会和区长。4 月 30 日，华美军从伊普霍芬派人到基青根接洽通过该城问题。城里倾向农民的人很多，弗洛里安·盖尔和另外两个首

领接受市民和市政会宣誓加入同盟：市政会那些老爷们悲伤地离开市政厅，象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有七十个市民编成的一支队伍，由恩德雷斯·沃尔夫率领，携带一门大炮、几支火绳枪和两车梭镖，前去参加黑军。市民把城内的修道院毁成废墟，雅各布·施密德把修道院当作圣骸保存的圣黑尔达洛吉斯的头颅拿去，当球滚着玩。从克雷格林根到施泰格森林，象南部从布劳费尔登到林堡地区一样，所有侯爵的臣民都参加了起义。克雷格林根人甚至烧毁了布劳内克宫城。5月5日，埃格尔斯海姆归附农民，5月6日，马克特—贝格尔和布格贝恩海姆归附农民；随后整个艾施河谷从霍恩埃克到福希海姆，相继归附。农民把教堂器皿一律变卖成现款，从纽伦堡购得枪支和戟，还没收了各地贮存的粮食；一些牧师成了农民的出纳员和顾问。贝格尔人和布格贝恩海姆人问乌芬海姆市民是否愿意参加农军；该城许多不满现状、常在汉斯·齐根费尔德家里集会的人尽管愿意参加农军，可是市政会阻止他们前往。卡西米尔打算派一支守军到城里来。该城回答说，他们缺乏供应骑兵的干草和麦秸。有一天，三个武装农民骑马来到市政厅门前，要求准许跟在他们后边的农军自由通过，并索取直属帝国的保护村庄在市政会寄存的钱款。市政会对这两项要求都不敢拒绝。这些村庄的农民从埃格尔斯海姆、乌尔森海姆等村进城以后，由于他们的活动，由于齐根费尔德所领导的市民的活动，特别是由于九个妇女的活动，出兵增援农军的决定很快就作出了。应出发的人是抽签决定的，每人每周得半个古尔盾军饷。几天以后，就有两千武装人员出现在艾施河上游和戈拉赫河畔，周围的贵族因为害怕他们和附近的法兰克尼亚军，赶紧跑来向他们宣誓。温茨海

姆的妇女特别愿意倒向农民，因为修道院里有她们喜欢拿到的漂亮东西。5 月 5 日至 6 日的半夜，六十多个妇女在首领“吕莉欣”①的率领下，拿着斧头和菜刀前往修道院；但是市长知道后打发她们回家了，她们没有拿走修道院的珍贵物品。

在艾施河下游有三千农民集合起来，甚至福希海姆的市民也纷纷投奔农军。农军驻在艾施河畔的诺伊施塔特周围，此城归顺农军后已被选作司令部驻地。艾施河上游的农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侯爵的税吏贝尔恩贝克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农军在布格贝恩海姆的明歇尔、普菲费尔和朗根岑的磨面工米夏埃尔·科贝雷尔三个首领的指挥下，开到各地，惩处修道院，捣毁各宫城。全军隶属于法兰克尼亚大军，并按照它的条款行动。他们在 5 月 9 日烧掉达克斯巴赫宫城，13 日烧掉比肯费尔德贵族女修道院，14 日烧掉霍恩科滕海姆宫城，16 日烧掉施佩克费尔德宫城和里特费尔德修道院。施特卡赫、萨克森、乌尔施塔特、比恩鲍姆、祖根海姆等宫城，以及其他一些坚固邸宅，都继上述各地之后化为灰烬，这些宫城和邸宅的主人没有参加兄弟会，甚至还企图用他们的山上别墅同市民住宅交换。施泰格森林里的所有宫城都空荡荡的，很多贵族亲自动手拆毁自己的邸宅，借以保全物资和财产。甚至卡多尔斯堡、施瓦巴赫、海尔布隆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市民及其郊区农民，也在起义精神的感染下，投奔艾施河畔。侯爵看到了离首府安斯巴赫左右不过一小时路程的地方的农民火把：古老宫城多恩贝格的火光简直把安斯巴赫的大街小巷都照亮了。

侯爵在奥斯特海姆时就认为安斯巴赫四周的农民不可靠而遣

① “吕莉欣”(die Lüllichin)，有“乖戾者”的意思。——译者

散了他们。他以基督教友的姿态同维尔次堡附近的基督教友谈判。5月15日，他亲笔给黑军首领弗洛里安·盖尔写信，主动提619 议和谈。他也同其他农军进行谈判，做出一副姿态仿佛结盟并不是不可能的。5月19日，艾施河上游的农军答应他休战八天，海丁斯费尔德的法兰克尼亚军在同一天，奥克森富特的农军在5月23日也先后同意休战八天。当然他是毫无诚意同农民结合的。

纽伦堡市政会的狡猾比之卡西米尔毫无逊色，它对外恪守中立，向各方面表示基督教的友好，暂时对城内市民施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它在危险日益严重时把乡间农民的一切生物什一税和死物什一税完全取消，把现款什一税减少到古老传统的水平。纽伦堡城也特别率直而有力地替农民说话。该城的代表在乌耳姆的联盟会议上居然声明："虽然农民行动乖张，但是可以想见，他们的确受了种种难以忍受的压迫，有不少人是被上层僧侣和其他领主的暴虐逼得铤而走险的。十二条款提出的疾苦是有目共睹，无法否认的。领主利用福音掩盖恶劣行为来榨取臣民金钱的罪责是推卸不了的。这差不多是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事情。"因此，纽伦堡市政会才得以制止了自己辖区内的真正变乱。

班贝克的魏甘德主教不会象卡西米尔那样矫揉造作，也不会象纽伦堡市政会那样看风使舵。

班贝克主教辖区所有的农民都行动起来，他们把许许多多从山顶俯瞰满布果林和草地的山谷的宫城同时捣毁。不过八天，整个地区的高大贵族邸宅已经一扫而光。夜里，往往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宫城同时起火，火光映入深谷，照亮法兰克尼亚的瑞士的昏暗高原牧场，这在民众看来大概是一幅奇妙的景致吧。在山地和

平原，这样迅速变成废墟的宫城共有七十多个。列举这些宫城的名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所有的宫城，毫无区别，统统化为灰烬了，保存下来的城堡，除去纽伦堡市政会代表特别挽救的美丽的奈德克而外，仅仅有：属于勃兰登堡侯爵的施特赖特贝格和拉本施泰因，属于纽伦堡市因而特别受到保护的豪塞克，但是，山中属于纽伦堡的维尔登费尔斯城堡，由于一时疏忽，违反了班贝克首领的命令，被破坏了；此外保存下来的还有马尔洛夫施泰因和韦尔登施泰因两个城堡；前者是通过假买迅速转归纽伦堡的贵族普芬青所有，后者是由于保护官阿尔布雷希特·罗茨曼勇敢地防守得以保全的。市民同农民一样，热心地参加捣毁他们憎恨的坚固邸宅："他们希望贵族自行离开邸宅，迁入城市，与国内其他公民同样纳税和负担其他义务。"这里也有个别贵族自行毁坏自己的宫城的。修道院的下场也一样，农民捣毁了所有的修道院。农民做的和诸侯随后在别处做的完全一样，只不过诸侯的花样稍多一些罢了。 620

主教率领军队逃到了阿尔滕堡。他从那里满怀恐惧地望着烈火吞噬的宫城，听到捏造的谣言，说农民怎样虐待了并且还在虐待着宫城的主人。班贝克城内那些外邦顾问、调停人和主教座堂住持突然消声匿迹，四散逃奔。市民和农民追击他们，甚至将莫里茨·冯·比布拉捉住。农民从邻近各村拥进城内。不久，市民对进城农民的粗野行动感到憎恶。有一个人建议，利用在城前检阅的方法，把他们再调出城去。果真这样做了。农民和市民共六千人，全副武装来到城外，随后只放市民回城，却不许农民再进来了。农民在总指挥汉斯·哈特利布指挥下，驻在阿尔滕堡城前，起初扎在砖窑附近，后来移到哈尔施塔特附近的平地，另外三队人则驻在

主教区的边境：一队在艾施河畔的赫希施塔特和上中下三个埃布拉赫镇；第二队在维森特河和奥弗泽斯河畔的埃贝曼施塔特和基尔希埃伦巴赫；第三队由彼得·霍夫曼率领，驻在美因河畔利希滕费耳斯附近的策德利茨。这时主教摆出一副姿态，仿佛他诚意要同地方和农军进行谈判，缔结一项宪法性质的条约似的。

群众起义就这样在一切主要地点爆发了。如果以内卡河和多瑙河的发源地到美因河为中心，那么，起义的北翼伸展到哈尔茨山麓，南翼伸展到朱里安山脉，而就后来表现的特殊意义来说，则伸展到威尼斯共和国。前卫在莱茵河两岸从上游扩展到下游。那是一个“情形使当局欲笑不得”的时期。长期潜藏在很多人心底的一621 种预感显露出来了：大地在震动，火焰在爆发，仇恨、报复、愤怒、狂热和对祖国的热爱结成强劲的联合力量；火焰首先烧掉修道院和主教座堂，接着焚毁贵族的城堡并蔓延烧去诸侯的宝座，最后，正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烧毁了一切现存的事物。

正当外部进行巨大的变革的时候，民众中一些明智之士又一次秘密地聚集在一个会议厅里，试图沿着平稳的会议轨道，促使各方面对祖国的意见取得一致。

第十二章　内卡河畔海尔布隆的民众办公处和宪法委员会

远近各地要求民主革命的广大群众都拿起武器集合起来了。较有远见的人早就看出，他们成分复杂，缺乏把群众组成军队、使

力量成为权力的东西，即统一的精神和计划，统一的宗教、政治和军事领导。为了树立宗教方面的威信，这些有远见之士把十二条款给路德送去，力图利用他的威望来实现十二条款。为了树立军事威信，这些人从运动一开始就希望争取贵族作首领，因为他们不仅精通兵法，而且久享盛名，为人尊敬，又能强使平民服从，作为部属。为了得到一个政治上有威望的首脑，这些人，特别是魏甘德和他的朋友们把目光紧紧盯住萨克森选帝侯贤者弗里德里希身上，并寄厚望于他。

在运动初期的烈火中，杀人放火的行为，甚至顽固、自私和肆意抢劫都大大违背运动发起人和领导人的初衷；当时有识之士已经看得很清楚，缺乏威望对于事业起了多么不利的影响。他们本来指望某些不满现状的人可能参加运动，结果却被整个农军或者个别小队采取的方式方法碰了回去，或者吓退了。

参加革命的人不仅职业不同、等级不同，而且种族和民族也不同；不仅教育、风俗、习惯和爱好不同，而且在革命中和在各个营 622 寨中对于要求和目的都有极为显著的矛盾。要把如此复杂的人、要求、企图和愿望统一起来，加以领导，是特别困难的；尤其是因为运动的精神领导人藏在幕后，而大多数公开活动的农民首领和领导人，由于他们出身于农民，也只是被看作同农民一样的人，本身并没有多高的威望。大多数享有威信的人都以他们的人缘为基础，人缘好，威信在；人缘坏，威信失。因此，在绝大部分群众教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他们不能经常阻止愚蠢、放荡以至犯罪行为，而且，如果他们反对这种行为，他们的人缘以及威信会一起丧失，甚至常常失去首领的地位。

起义的每一地区，每一城市和每一村镇，对于要求各有不同的想法，即使要求相同，对于达到这同一目的的方式方法和应该实现的程度也不一致。关于政治方针的这种差异，用现在通用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军队中同时并存着保守分子、自由主义分子、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保守分子是被迫参加的；自由主义分子只希望把改革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即他们认为最近可能实现的事情；激进分子主张根本推翻现存的东西，一切完全重新建设；最后，恐怖分子是一些恐怖政治家，他们只喜好使用极端的暴力手段。关于宗教方针的差异可以这样说：闵采尔派和路德派已经碰头并且比肩并存着；路德派只想清洗教会，而闵采尔派完全反对教会；完全反对教会即完全没有信仰的狂信者和怪诞的、千载太平之国的狂信者；没有信仰的狂信者这句话本身并不含有矛盾，这种人以言论和行动狂热地反对一切神的信条和宗教，象有信仰的人平时对于信仰和宗教信条所表现的那样。这两种狂信者或多或少都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起义者中间，把共产主义作为宗教观点的信徒虽然寥寥无几，可是把共产主义作为实践的信徒却非常多。正如从政治奴役中突然获得解放而导致一些放荡行为一样，许多人由623 于从宗教奴役下突然获得解放而使自己不仅摆脱迷信，而且脱离教会甚至上帝，在宗教上和道德上都变得粗野了。

这些不同，不但内卡河畔和黑森林山上有，萨尔斯堡和蒂罗尔地区也有，而且时而这些人占优势，时而另一些人占优势，往往几天中少数就变成多数，或者相反。但是，一切革命的历史都告诉我们：第一，讲话最残酷的人，行为未必最残酷；另外，存在于记忆和流传中的个别人的言论，因为含有很大的伪造成分，因此不应得出

结论说它是许多人的意见，更不应说是多数或者全体的意见。诸如“我们不再需要任何教会”；又如“把一切僧侣、贵族和诸侯都打死”这种语调。同样，在亚尔萨斯个别农民队伍中传说，他们也要惩处犹太人，可是在亚尔萨斯任何地方，除了损失一些酒外，连一个犹太人或者一个犹太礼拜堂被抢劫的痕迹也没有。那种惩处犹太人的说法只不过是个别人的愿望和表示，由于多数人不同意，就不得不立即撤消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犹太人在农民战争中没有受过任何虐待；更值得注意的是，战前不久，德国很多地方还发生过迫害犹太人的事，甚至罗滕堡人多伊施林和胡布迈尔都作过反对犹太人的布道。整个中世纪经常发生以非人道的手段煽动和对付犹太人①，可是在农民战争期间，全德国的任何报告中都没有记载敌视犹太人的片言只字。这个非常突出的事实，至少在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上可以证明哥达有俸教士康拉德·穆蒂阿努斯的那篇被轻视的报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穆蒂阿努斯本人的财产由于农民起义而丧失了，他在1525年4月25日，即起义到处爆发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恩人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说，他根据最有见识的人的信件和口讯确信，各帝国直辖市通过秘密活动和在宣讲福音的幌子下阴谋煽动农民，不仅要把僧侣诸侯领地和僧侣领主消灭，而且要把诸侯当作暴君彻底铲除，使德国变成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犹太人是支持他 624

① 在奥地利所属阿尔卑斯山地区，人民所憎恨的并不是犹太人萨拉曼卡，而是伯爵和万能的宠臣、傲慢的财政大臣萨拉曼卡。——编者

们的。

这决不是不足置信的，因为各地犹太人始终丝毫未受侵犯，他们与运动及其领导人保持这样一种关系：运动保障犹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犹太人公开自己的财产，在运动准备时期或者至少在运动爆发以后，出钱支持运动。犹太人受压迫最深，同时他们永远有预断未来和随风使舵的智慧，所以在准备时期就支持运动的可能性很大。

平分财产的思想非常广泛地传布着，但是只听到农民谈论平分富格尔和韦尔瑟尔两家的财产，却没有人提到平分犹太人的财产。在维尔次堡城前的法兰克尼亚人中间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大都是兄弟，平等相待，贫富平分，这是公道的，特别应该平分那些依靠贸易中暴利和贵卖盘剥穷人而发财致富的人的财产。类似的话到处都有人说，没落的城市居民宣扬得更厉害；此外，传教士，真正僧侣，特别是其中一些出于宗教狂热而有普遍平等和财产公有观念的人也这样说；还有一些人，为了诱惑人而这样说，现在贵族和僧侣也没有办法了，他们的财产和市民财产都要由大家平分，贫富所得相等。有些人希望通过运动由穷变富。针对这种流血的共产主义，赢得胜利的贵族和僧侣后来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城市里采取了严刑审问的手段；对这样被审讯的俘虏的供词必须谨慎对待，因为审讯是给处死刑制造根据，他们的供词是在严刑逼供下招认的。

如果萨尔斯堡人是这样说过的话，读起来和听起来是多么可怕："他们希望而且说过，不把马特霍伊斯红衣主教剥皮煮烂，他们决不罢休，好让人们能够说萨尔斯堡人吞食了他们的领主。"一个

吹牛人的酒后狂言竟被当作萨尔斯堡民众的言论传开了；其实萨尔斯堡地区大多数人的要求同蒂罗尔人的要求毫无区别，即："保持古老的传统；今后非经平民建议和同意不得制定新法律；萨尔斯堡的领主不得再独断专行，而必须事先告知市民并在他们的善意 625 辅佐下从事治理和活动。"可见他们的希望只是维护他们的古老权利和建立辅助诸侯的群众代表机关。

在运动进行期间，激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回心转意，一部分人则变得更加激烈，这时温和派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地盘。恐怖分子愈来愈少了。认清事实真相的激进派与调和派接近并联合起来。以前到处有人发表的非常敌视贵族的主张，现在逐渐改变了。人们在燃烧和坍塌中的城堡下曾听到巴伐利亚地区诺伊马克特的农民说："最早的诸侯和贵族到底是谁创造的呢？难道农民同诸侯或者贵族不是一样，手上都有五个手指吗？"过了不久，多数人就不赞成消灭诸侯和贵族以及烧毁宫城了。文德尔·希普勒、魏甘德和他们的同伙根据运动中发生的事件和演变，始终坚持必须把赞助过福音的贵族和诸侯争取过来，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农民出身的首领的赞同。

希普勒、魏甘德和他们的同伙打算在德国土地上给贵族安排一个类似后来英国贵族通过革命所取得的那种地位。他们不但想让赞助过新教义的诸侯存在，甚至想保留大的僧侣诸侯和主教的地位。魏甘德在5月中旬曾写信给法兰克尼亚—士瓦本联合农军委员会，坚持主张应尽快地迫使科隆和特里尔的选帝侯以及其他僧侣诸侯接受十二条款，以免僧侣诸侯同世俗诸侯联合起来，招募外国人到德国来镇压新教兄弟会。不要空耗时日地围攻维尔次

堡，必须逮捕僧侣诸侯，然后使世俗诸侯、伯爵和骑士参加"帝国改革同盟"。

魏甘德想用三种办法补偿贵族所受的损失：把过去僧侣拥有的采邑田地一律变为贵族的私有地产；在任用法官时优先考虑贵族；赔偿现金，可以从没收的教会房地产中支付，象利用这项收入维持帝国的整个新制度那样办理。但是，在帝国最高法院和四个高等法院里，要特别照顾城市和农村，其办法是城市和农村在这些机关里的席位比诸侯和贵族多四个。诸侯和城市的损失也应该从没收的教会财产中补偿。

626 人们处处感觉到，非彻底变革不可了，因此人们几十年来考虑、谈论和拟定过草案，即怎样的一部新宪法才是造福全民的帝国最好的宪法呢。这就说明，为什么在人民运动的进程中各地很快地就抛开最初那些物质要求，而提高到包含更高要求的十二条款，并且又很快地从十二条款发展到真正政治的宪法草案；在美因河畔和内卡河畔的帝国改革计划出现后不久，一部邦法也很快在蒂罗尔出现了，这些文件对各种情况的考虑非常周到，对病症的诊断又非常准确，因此直到今天，派系截然不同的政治家还对这些文件表示称赞和钦佩，其中有些内容已被纳入现代德国的宪法，有些则正被纳入，还有一些将来可望为德国人所接受。因此，从内卡河和阿迪杰河流域的运动中心产生的思想和计划，在农工商业状况、私法和公法、政治和宗教进展的历史中，正在形成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根据新的涵义，司法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应该完全置于国家权力之外，政府、一邦之君只能任命行政官吏，而不能选择和批准法官；行政官吏不得过问诉讼事件，人民群众却可以按照更详细

规定的形式自己选择属于法院的一切人员，上自法官、下至法警，所有这些内容是农民战争期间人们在蒂罗尔最先想到的。至于详细论述农民革命中出现的上述各点所含的思想意义，那就不是本书范围内的事了。

在可供探讨和实施的帝国宪法准备工作的资料中，除古老的民族法，以及乌尔里希·胡滕、路德、京次堡的埃贝林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外，毫无疑问，一部以《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改革》书名出版的著作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迄今为止在档案里发现的这类重要政治著作的最古抄本或印刷本没有一本是在十六世纪最初二十年之前的。所以，根据这一点及其内容来推测，该书是在西金根和胡滕的草案以前不久才在德国写成的。如果文德尔·希普勒同这本著作的观点，特别是他的关于帝国宪法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那么不能得出结论说他吸取了该书的观点，而很可能是，这位被格茨·冯·贝利欣根称为"头脑敏锐，机警非凡，帝国无双"的这个人，对该书的写作情况并不陌生罢了。这本著作与乌尔里希·胡滕的著作笔调不同，可能就是出自希普勒或魏甘德本人之手。魏甘德是美因兹宫廷的官员，这个宫廷中有不少西金根运动的核心人物；希普勒有个庄园紧靠格茨·冯·贝利欣根的城堡霍恩贝格，两人同胡滕及其朋友的关系当然比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密切得多。因为情况变了，那部著作的某些观点必然随之有所改变，而且比之当初热爱德国，希望德国在精神、宗教和民族方面都进步的人，如魏甘德、希普勒、乌尔里希·胡滕、布克尔等彼此讨论这个宣传册子的概要，由一人执笔写出，然后予以传布的时期，必然增加和发展了新的内容。

627

现在不适合让骑士阶级去领导革命，而应该使诸侯、贵族和城市同革命妥协，使革命通过一部为诸侯、贵族和城市至少也能接受的宪法而仍然保持胜利的形势。

农军中多数人还对贵族怀有旧恨，被委托起草帝国宪法的人接受的指示还没有公布，人们已经纷纷要求“召开全体农民大会”，这些要求的目的在于引起对贵族的怀疑，同时劝告农民推选自己人充任官职，“因为狼和羊脾胃不同，老鹰和鸽子不能共处”。但是，一则时代趋向和平，再则南方高原地区作为自由民的农民具有温和的意识，他们一向坚持要求的只是原有的自由，而不是传教士宣讲的基督自由和平等，因此，可以希望在这样情况下制定的宪法草案，最后会获得帝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农民委员会自5月9日起在内卡河畔的帝国城市海尔布隆开会，“以便讨论”涉及条款和所有协定的“普遍帝国改革”。

628

文德尔、希普勒不是停顿不动并在坚城之前无所事事的那种人。为了团结和协作，为了普遍地满足错综复杂的利益，为了稳定动荡不宁的局势，非常需要做些牢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

在阿莫巴赫已经决定召开一次包括所有农军的委员会，即全体农民的代表大会，并且因为汉斯·贝尔林的关系，选定了海尔布隆为当然的中心。总“办公处”设在这里；“博学的农民顾问预备会议”定在这里举行，然后及时在这里召开“普遍的、由人民参加的国民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帝国改革”。

文德尔·希普勒，屈尔斯海姆的彼得·洛赫尔和魏斯伦斯堡的汉斯·席克尔，代表维尔次堡附近的联合农军出席了海尔布隆会议，希普勒为秘书长，后二人是顾问。

从阿莫巴赫早就通知上士瓦本、亚尔萨斯和法兰克尼亚的所有农军，要他们“尽快派全权代表到海尔布隆出席代表大会”。弗里德里希·魏甘德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精神到会：他送来了《关于帝国改革》的重要草案。希普勒等三人也设法把早些时候的一些草案(例如法兰克福的草案)取来；他们三人不等其他农军代表来到就着手工作了。

代表们从维尔次堡带来了很多仅涉及继续作战的问题，要求他们确定：农军还要占领什么地方？它可能遭到什么抵抗？可能需要什么援助？假使在士瓦本境内对士瓦本联盟作战需要援助，应由哪支农军去增援？对法耳次、勃兰登堡、巴登、巴伐利亚诸侯和黑森采取怎样的行动？和平的还是严厉的？如何使其他邦内的外邦贵族参加同盟？是否可以用教会财产补偿世俗诸侯和世俗领主的财产损失？有些外邦诸侯，例如萨克森的选帝侯对农民同盟比较温和，是否可以争取他们的援助？反对特里尔和科隆的作战军队应由哪几支农军编成？万一皇帝调用外国军队或者其他诸侯征募外国雇佣兵，应该怎样对付？应该怎样对皇帝解释，或者是否先给他写信？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实行改革？需要什么人来进行改革工作？学者，市民，还是农民？需要多少人？应该由谁代表平民提出申诉？允许多少诸侯和贵族的顾问陈述他们的理由？代表提出申 629 诉的人和负责裁决的人的费用如何和由谁负责筹措？代表们还要求，对各种不同的军事制度应该进行一次比较和改良，各支农军应该把它在这以前占领的地方和下一步计划加以说明。既然上帝这样多方保佑，应该讨论一下是否可以把农军作部分裁减，使平民可以回家，但仍应集结一定数目的兵力，以防一切不幸事件和执行法

律等等。

希普勒在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已经根据自己和别人的意见拟出一份包括十四条的改革草案，这是一份«给一切基督教国家谋福利的制度和改革»的草案。

1．一切正式受职的僧侣，不论地位高低和声望大小，均须接受改革，可以保留相当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的财产拨归公益使用。

2．一切世俗领主均须接受改革，以免妨害穷人享受基督的自由：最高贵的人和最卑贱的人今后享受同等的权利。诸侯和贵族可以保持一份相当的收入，对贫民应保护并持亲善态度。

3．一切城市和村区均须进行改革，以实行神的、自然的法律和基督的自由。伪造的东西，无论新旧一律废除。一切地租均应取消。

4．罗马法博士不得参加法院，不得担任诸侯顾问。每所大学只留帝国法律博士三人，供必要时谘询。

5．正式受职的僧侣，不论地位高低，一律不得出席帝国会议，不得任其他诸侯和公社的顾问，不得充任世俗官职。

6．迄今为止在帝国实行的一切世俗法律完全废止，神的、自然的法律开始生效，法律保护穷人，象保护最高贵和最富有的人一样。帝国内六十四个紧急法庭应有各等级，包括农民阶级派出的陪审官；十六个地方法院、四个高等法院、一个德国皇家高等法院，也应有四个等级派出的陪审官，在每个法院里平民的席位应多四个。对任何判决都可以向其他法院上诉。

7．废除一切关税、护送税，但修筑桥梁、道路所需要的税收除外。

8．所有大路均可自由通行，取消一切杂税。

9．保留十年缴纳一次的皇帝赋税(《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其他赋税一律废除。

10．统一全国币制。

11．统一度量衡制度。　630

12．限制操纵一切货币、对贫富任意盘剥的大兑换所的营业。

13．解除贵族对一切教会的采邑义务。

14．取消诸侯、领主和城市的一切联盟；各地只应由皇帝负保护之责①。

真正的思想，伟大、卓越、切合实际而又符合公共的利益。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感到需要这样的改革，皇帝、诸侯、骑士和城市虽然在帝国议会上提过这一点和那一点，但是谁也没有想出和起草过象农民领袖起草和想要实行的这个全面而卓越的改革方案。

草案中的美好思想，许多引自弗里德里希·魏甘德的草案，其他部分是文德尔·希普勒的智慧。

由于过去收入的主要来源都被切断，僧侣、诸侯和贵族的权力和他们本身必然很快地完蛋。上层僧侣将降为传教士，诸侯和领主将沦为大小地主，在德国的土地上将由一个君主即皇帝统治，大家都是自由的人、平等的人。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都将流血而死于这个草案的民主矛头之下，可是，人们聪明而巧妙地用词藻掩盖了这个矛头。

① 在瓦尔希纳、厄克斯勒和本森发现有改革草案印刷本。——编者

第十三章 路德和农民

人们过高地估计了路德的声誉，以为可以拿他的言论当咒语，部分地镇定人民的武装风暴。肯定地说，假如路德领导平民运动，他是会起不可衡量的重大作用的；也可以肯定地说，当他反对人民事业，倒向诸侯方面的时候，他的威望和言论必然在绝大多数人民中一落千丈。奥拉明德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他自己在萨克森各邦周游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图林根人说："路德现在献媚诸侯了"，上士瓦本人也这样说。上士瓦本的十二条款发表以后，他在答复中打算说服领主和人民达成和平协议，他既劝告当权者停止暴行，说不是农民反抗他们，乃是上帝自己反对他们、惩罚他们的暴行；同时他又在当权者面前指责起义是亵渎上帝、违反福音的行动。最后他主张，领主应该克制刚愎的性情，稍微减轻压迫和暴虐行为，使穷人能够喘息生存；但是农民也应该接受忠告，放弃那些过份的和过高的条款，以便按照人道的法律和协定，平息争端。

631

但是，路德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中间路线，或者更确切地说，放弃了超越双方之上的立场，一变而为极右派，思想和言论甚至比暴君还暴虐。为此，他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也感到惊讶，甚至他的大选帝侯也指责他的言论，布伦茨[①]感到十分难过。路德的这种变化，是由于很多因素在他内心起了作用。首先，世俗的事刺激着

① 布伦茨(Brenz)(1499—1570)，符腾堡的宗教改革家。——译者

他，使他眼花缭乱，感情冲动；他自信很有魔力的善意劝告根本没有受到农民重视，他的严格命令也没能平息风暴；这使他恼怒。其次，领导人民运动并因运动而声威大震，备受群众爱戴的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同他分庭抗礼；对于卡尔施塔特，因为圣餐一事他已恨之入骨，在奥拉明德人投石子打他以后更是恨上加恨；对于托马斯·闵采尔，他早怀恨在心，认为是他最厉害的对手。这更使他恼怒。正在此时，他又听到魏因斯贝格事件的消息以及把这次事件完全归咎于他和他的宗教改革的责难叫嚷，例如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就认为他应该负一切责任。于是，他大为震怒，内在的烈性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刚才还认为农民提出的条款大多数是正当的，甚至还公开地承认过农民的事业是好的和正确的，只是他对此提不出法学家那种全面的看法；他不去调查、也未听说魏因斯贝格那些贵族由于在停战期间背信弃义地杀害了几百名真诚前来的农民，由于使农民弟兄的鲜血染红了多瑙河畔，由于污辱一切战争法和国际法，因而遭受严惩而自食其果，但他把魏因斯贝格的流血复仇看作全体农民所为，而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篇文章。

路德说：现在他们完全不受法律保护了，“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最后他说，官厅如果表现踌躇，就是造孽，因为农民不满足于自己当魔鬼，还强迫很多善男信女跟着他们干坏事，下地狱。“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么再没有比你还死得其所了。” 632

这时反对宗教改革的人纷纷说:“他点起了这把火，现在又煽动官厅戳死他们,砍杀他们,暗杀他们,怂恿官厅以此来获得天国;火到处都燃烧起来,因此他想扑灭，但已经办不到了。”从此，罗马教徒每逢听到路德派说教，就说:“他们又在这儿敲杀人钟了。”连曼斯费尔德的总务大臣米勒都攻击他残暴不仁。而路德呢,几天前刚收到其他地方的农民即阿尔部人同领主缔结的一份协定，他正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当然更觉得没有必要作任何解释。人民、朋友和敌人对他的指责愈多,他就愈顽固，愈冷酷。据梅兰希通说，他是不能忍受任何反驳的,而且,正象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谴责他的那样,他在激烈的斗争中确实已经习惯以第二教皇自居;他从最初发生矛盾的时候起,自己就卷入一个充满矛盾的真正迷团里,轻举妄动，不能自拔。他说:“谁怜悯那些不为上帝所怜悯而为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逆者之列。如果农民拿出一头牛来,而他们得以安然享用另一头牛的话,他们还得好好感谢上帝呢。诸侯们将要从造反事件中学会认识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对于这些贱民是只有用强力来进行统治。”他还给吕尔博士写信说:“那些人骂我是献媚者,很好,我喜欢听这话。我一定要弄到很多皮革,把他们的嘴一个个都封死。有人想怜悯农民,说其中有无罪的人，上帝将要象拯救和保护洛特和耶利米[1]那样拯救和保护他们；上帝没有这样做,可见他们肯定不是无罪的,他们至少是默认了。圣人说: Cibus,onus et virga asino (驴儿只晓得吃草、负重和挨鞭)，农民只有满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样对他们才正合适。我们应当要求他们的

[1] 洛特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耶利米是先知,均见《旧约》。——译者

就是：他们乖乖地过日子，要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可客气的了。那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



“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如果人们看到和听到路德这样疯狂地对待农民，那么不应忘记，正是深深埋藏在他的观点里的这种巨大的、不顾一切的疾风暴雨般的力量，使他的伟大的宗教改革事业得以完成，所以，在这里 633

634 是他身上的阴暗面，而在另一方面又是他的光明面。在他企图对十二条款进行调停的答复中明白表示的某种困惑感，没有推动他站到明确的真正的立场上，这一点应该说是他的过失。半途而废，有始无终产生了恶果。

有人说，路德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拿他的事业作赌注，不使他的事业归于灭亡；因此他挽救了宗教改革。这个看法同完全相反的另一个看法相比，当然有较大的力量。如果路德彻底地贯彻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片面地、半途而废地、而是完全地进行宗教改革，如果他始终是人民的人，而且领导无论如何不是他所不喜欢看到的人民运动，带动成千上万站在贵族和人民中间彷徨不定的人，那么，德国就会在信仰和自由的市民宪法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分崩离析和衰弱状态，一切灾难和耻辱，小国林立的一切痛苦，也许都不会发生。人民事业的胜利和宗教改革的胜利，就其另外的方面即政治方面来说，意义并不象路德所害怕的那样，会带来世界的末日，而是会给德国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一个伟大的德意志的人民生活。①

假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象健康的胎儿诞生那样进行彻底的改革，那它就必须破时代之腹而降生。这是需要施行巧妙的破腹产手术的。

---

① 威美尔曼此处对这些事件的评论不完全正确。使路德的人生观转变的原因不是他的激烈性格，而是他作为市民民主阵营的代表，随着这个阵营的一切变化而变化。当起义到处爆发，不但农民、连城市平民也行动起来的时候，城市中的有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特权受到了威胁。路德的激烈反动本性由于这个原因就对革命的农民发泄起来了。——编者

希普勒等人在海尔布隆讨论帝国改革的会议上还没有坐稳，决定性的关头已经到来，这出伟大的政治戏剧的最后一幕已经拉开。人民事业的不幸从上士瓦本开始了。



第 六 卷





第一章　魏因加滕协定

637

特鲁赫泽斯又一次欺骗了上士瓦本人。乌尔察赫战斗后的第二天，特鲁赫泽斯越过盖斯博伊伦时遇到一万五千名农军，那是弗洛里安的部队和湖军。湖军号称一万人。可见弗洛里安在退却途中还掌握着五千人，走散的只有一部分。特鲁赫泽斯率军开来的消息是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夜间得到的，当时湖军总指挥艾特尔·汉斯·齐格尔米勒正同顾问们在萨莱姆修道院商谈军事。大家立即上马，连夜赶到贝马廷根的司令部，同时派人到所有村庄敲钟报警。从复活节前的礼拜五凌晨二时起，钟声响彻了整个山谷，此起彼应，一直到博登湖畔，应召而聚集在贝马廷根的武装农民，当天就有一万人。他们打鼓吹笛，带着默尔斯堡和马克多夫两地的大炮开到魏因加滕，然后从这里经拜因特村后的森林前面，向盖斯博伊伦推进，在那里同特鲁赫泽斯遭遇，与弗洛里安所部下阿尔部人会师。农军直向特鲁赫泽斯挺进。

特鲁赫泽斯急速把大炮和前进部队配置在盖斯博伊伦村后，另派骑兵冲进村旁的树林。农民据守一个山岗，前面是一片骑兵无法通过的沼泽地。午后三时，双方开火。农民的大炮配置得当，能够击中联盟军；联盟军却没有合适的炮兵阵地。农军掘壕掩蔽，他们的前进部队攻下并驻守了盖斯博伊伦村。天大黑以后，一个同农军有关系的联盟军步兵喊道：“亲爱的老爷们，善良的雇佣兵们，

638 逃跑吧，逃跑吧！”但是他马上被刺死了。他打算给联盟的步兵队造成混乱，使他们溃逃，农军好趁势夺取骑兵的大炮。艾特尔·汉斯把营寨设在盖斯博伊伦村内；特鲁赫泽斯则撤到瓦尔德泽城前的刑场。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用十古尔盾赏金征集三个雇佣兵，他们趁黑夜溜进农军营寨，放火烧了村庄。联盟军仍然担心受农军夜袭，因为密探已侦知农军的这次行动。农民认为自己的秘密泄露了，也害怕遭到联盟军袭击，便撤离起了火的村庄。夜间，他们借还在燃烧着的房舍的火光，穿过阿尔滕多夫森林。联盟军在天明前一直严阵以待，后来从被俘的农民口中才知道，一支农军已开往魏因加滕，另一支渡过了舒森河。特鲁赫泽斯因为人困马乏，在复活节那天按兵未动。全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坏消息不断传来。豪格·冯·蒙特福尔特伯爵、沃尔夫·格雷姆利希·冯·哈森魏勒骑士和拉文斯堡的两个委员把这些消息带到联盟军营，并且自告奋勇地要去与农民进行和谈。格奥尔格老爷从密探那里得知，增援艾特尔·汉斯的农军有从上阿尔部来的八千人，已经扎在洛伊特基尔希；从赫部来的四千人正在途中。单是湖军的优势他昨天已经领教过，加上士瓦本联盟派来的使者召唤他迅速到符腾堡去，于是他决定委托这几个自告奋勇的人去与农民接洽和谈，条件是：如果农民交出武装和军旗，他愿意停兵在森林这边，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而且同意由双方选派代表组成仲裁法庭解决农民的一切疾苦，以往一概不究。这期间，艾特尔·汉斯已于复活节的晚上从魏因加滕派人分头到各地去，要求舒得动棍棒和梭镖的人一律开来。各地农民应召来到了，赖特瑙农军（或称泰特南农军）也由首领迪特里希·胡尔勒瓦根率领全部开到。

复活节后的礼拜一，格奥尔格老爷率军开来。豪格伯爵和沃尔夫·格雷姆利希等人在拜因特修道院附近遇到他，当即告诉他，农民愿意接受调停，但无意交出武装和军旗。格奥尔格老爷不满意这个答复，又派他们到农军营寨去，农军顾问正在拜尔富特等候回音。调停人建议在他们回来以前暂时停止敌对行动，格奥尔格老爷表示，"只要农民也停在原地不动"，他愿意这样做。这位司令官认为这些狡诈的言词可以骗过驻扎在魏因加滕和山上的那些农民。当他向拜尔富特北面的高地推进，意图夺取农民的有利地势并占领 639 小城魏因加滕的时候，农民却占了他的先着。不等他把拜尔富特的军队和大炮调过阿赫河，山上的农军奋起并跨过舒森河，穿越平原，向魏因加滕推进了。当农民看出特鲁赫泽斯并无和解诚意，只不过想骗取他们的地势后，艾特尔·汉斯当即下令占领一切有利的要点，大炮配置在修道院后面的圣布拉西恩山上，前进部队布置在一处葡萄园里，其余的兵力分为四队，这样一来，就有一道壕沟掩护他们，不致受骑兵威胁。特鲁赫泽斯因农军先发制人，感到十分懊恼，便对两个农民首领喊话，指责他们违背了在原地停止不动的诺言。既然他们不守信用，他也不再考虑和解问题。这时，农军首领好象也在施展计谋，借以拖住特鲁赫泽斯。一个首领表示很抱歉，自己的弟兄开到山上来了，他正准备马上率部返回原来的阵地；另一个首领，即迪特里希·胡尔勒瓦根，则跪在暴怒的将军面前，高举双手，请求司令官暂勿继续前进，容他设法使自己弟兄开下山来。特鲁赫泽斯简短地说："要是他们不自动下山，我就把他们赶下去。"随后便率领骑兵前进。农民并没有撤离自己的阵地，反而更加强了防守。

格奥尔格先生看得很清楚,除非他在山前屯兵两周,把农军饿死在山上,否则便无法赶他们下山。三十二面迎风飘扬的农军旗帜历历在目,有人估计为一万二千人,另一些人说恐怕一万七千人更符合事实。这里的情况使这位素日极其狂妄冷酷的司令官惴惴不安。他想:在德国境内需要对那么多方面作战,而他在这里对一方面作战都没有取得胜利的任何希望。如果他被打败,士瓦本联盟就没有第二支军队可以上战场,雇佣兵、农民和市民将一起背叛,贵族的一切就都完了。弗罗温·胡滕和骑兵请命去攻击据守在魏因加滕平原的那部分农军,但是特鲁赫泽斯得到的情报说这里布置的恰恰是精锐部队,他担心攻打这里可能"产生严重的危险并蒙受耻辱",因此没有准许。骑兵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格奥尔格老爷不愿伤害他的同乡"。但随后他们就看到他的策略是正确的;

640 他们发现艾特尔·汉斯在进攻必经的壕沟后面,两翼倚湖靠山布置了约四千名射手。尽管如此,格奥尔格老爷仍然故作攻打姿态;也许他害怕农民进逼,不得不作好准备。他部署军队作会战准备,前进部队配置在大炮附近,主力和奥地利王室的骑兵队以及黑森部队分布在后边,都有篱栅掩护;法耳次伯爵的骑兵队,巴伐利亚和边区伯爵的骑兵队,快速部队和射手队,也一一列好阵势。双方大炮开始交火。农军中一个拿着白旗的旗手中弹倒下。德意志骑士团的一个制枪工人和几匹马被农军大炮射中也倒下去了。这时格奥尔格老爷所考虑的是,不要等赫部人来到和上阿尔部人从背后包围他,就尽快地实现和平。他把农民视为违约的叛逆者,向他们提议讲和感到难堪,于是派他的一个号兵去见农军总指挥艾特尔·汉斯,请求停止射击,并骑马到他这里来,希望两人进行一次

友好的谈话。艾特尔·汉斯单人独马进入战场来会格奥尔格老爷。格奥尔格一心要挽回面子，所以愿意大大降低条件以求和解：农民把军旗交给他一部分，大炮送回各宫城，武装保留，但是要由首领和旗手向他请求宽恕。艾特尔·汉斯骑马回去，把和解条件转告农军。不一会调停人下来报告，农军不同意这些条件。为了促使农军尽快地同意，格奥尔格趁沃尔夫·格雷姆利希、豪格伯爵两人和几个拉文斯堡人站在身旁，象出神深思，又象自言自语似地说："魏因加滕，魏因加滕，今天夜里我如果不能进去安歇，农民也休想高枕无忧，你今天就得化为灰烬。"骑士沃尔夫吃惊地说："老爷，这是你的真心话？"特鲁赫泽斯回答说："是的，魏因加滕今天夜里一定会点起两个营寨中间的烽火。"沃尔夫老爷听了，好象看到可爱的魏因加滕在燃烧，又动身去农民营寨。这时农军中主和派和被收买的首领已经占了上风，因此在特鲁赫泽斯的威胁下很快做出决定。双方同意停火两小时；格雷姆利希、豪格伯爵、拉文斯堡和于伯林根的委员赶紧拟出协定项目，农军一一接受了。协定内容是：各村区农民对领主的控诉由六个中立城市裁决，臣民和领主都应服从仲裁法庭的裁决，违者由联盟代表会议强制执行；集合在这里的各支农军应放弃同其他农军的结盟，归还一切夺去的东西；过去造成的损害一概不究。三十二面军旗由旗手在晚六时交出五面，放倒在特鲁赫泽斯脚旁，由他把每面旗帜撕开一个口子。代表联盟在协定书上签字的是特鲁赫泽斯和他的指挥官们，代表农军签字的是农军首领和顾问，调停人也签了字；协定于4月17日缔结，22日交换。　641

4月17日对于整个人民战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命运



特鲁赫泽斯撕开旗帜

把特鲁赫泽斯、随着他也把士瓦本联盟军队交到农民手里；但是，幸福和胜利对农民都是新异的东西，他们不懂得怎样加以利用，于是命运又离开他们，转归特鲁赫泽斯。农民还没有领教过大人先生

642 们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礼让，否则他们就会了解，在特鲁赫泽斯求和并采取和平行动的背后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和平提议应该能引起他们想到他所处危境，从而攻击他，消灭他。后来特鲁赫泽斯的亲笔文件公开承认，他当时处境非常危险，只是命运用绷带这样紧紧地蒙住了农民的眼睛，以致他和他的军队再次从明显的毁灭中得到了挽救。在缔结协定中，格奥尔格老爷离开了一段时间，他认为自己的部下会象他交代的那样，扎营在拉文斯堡和魏因加滕之间的布拉赫霍夫附近，指挥官们会注意士兵，不使发生叛乱。他们大概也是这样答应的。但是当他深夜策马回营时，发现营寨里乱成一团。他刚刚得到消息，上阿尔部人已经来到施利

尔斯，离这里只有一小时路程；赫部人也可能今夜赶到；这两支农军不在协定之内，根本不知道和解这回事，再说，同魏因加滕农军的协定也还没有盖章和签字；万一这三支农军今夜从三面袭击混乱不堪的联盟军，那一切都完了。特鲁赫泽斯急忙派出一支军队插入上阿尔部农军和魏因加滕农军中间，阻挡两支农军到天明，切断他们的连络，让在营的人马武装起来，通宵戒备，并且一早就誊清了协定，而且说服上阿尔部农军也接受同一协定。这两支农军背弃了自己的同盟者，选出四十人组成的委员会缔结了协定；大队人马当天早晨登程返回。这四十人接受了拟妥的魏因加滕协定；特鲁赫泽斯还坚持要了他们的一份由梅明根、肯普滕和洛伊特基尔希等城市担保的证件。这个证件交给他以后，他才释放三个阿尔部的人质乌尔里希·布伯、康拉德·米勒和约翰·阿曼。湖军和下阿尔部农军也解散了；下阿尔部农军首领弗洛里安教士十分难过，便投奔到瑞士去了。南方高原地区的贵族团体曾多次谈到假如战争继续下去究竟胜利属于谁的问题。沃尔夫·格雷姆利希因为十分肯定地说胜利属于农民，竟同豪格·冯·蒙特福尔特伯爵争论起来，被伯爵的书记刺了一剑，在经他大力促成的和平协定缔结以后几天就死了。人们在萨莱姆怀着悲痛的心情埋葬了这位勇敢而善良的骑士。

闵采尔的预感证实了：魏因加滕协定对人民事业是极大的不幸。自私自利在这里开创了恶劣的先例；弟兄们只顾替自己打算，643 而断送了弟兄的事业，牺牲了共同的事业。埃克4月13日就写道："格奥尔格老爷应该对魏因加滕附近的农民玩弄手段。"起义的主要一翼就这样被折断了；特鲁赫泽斯亲口说，对联合起来的农军

作战是“非常危险的”，他对沼泽地农军、阿尔部农军和湖军同黑森林农军和赫部农军这样容易地被分裂感到十分高兴。他假托愿意解除他们的疾苦来拖住前三支农军，不使他们牵制他，因而能够各个击败他们的同盟者赫部农军、黑森林农军和符腾堡农军。

一些领主和骑士在拉多夫策尔被赫部农军和黑森林农军包围，处境万分危险。由于这些领主和骑士的催促，特鲁赫泽斯挥军转向赫部，同时得知有六、七千赫部农军驻在沼泽地的施泰斯林根附近。他在进军前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无条件投降，他将用抢光和烧光的办法对付他们，使他们后悔莫及。” 4 月 25 日，赫部农军和黑森林农军的代表在普富伦多夫的野外迎接他，他同他们商妥一项协定，与湖军和下阿尔部农军的协定相似，代表们把拟定的条款带回，以便征求两支农军的同意。特鲁赫泽斯继续向施托卡赫和霍恩特维尔前进，在离两地一英里多路的地方驻扎下来。他已经接到士瓦本联盟代表会议从乌耳姆发来的命令，要他火速班师，援救符腾堡，但他提出了异议；接着来了第二道命令，他没有理睬，却写信给开始感到缺乏给养和弹药之苦的策尔城守军说，他一定要给他们解围。晚间，他正为次日的攻击准备一切，突然接到第三道严格命令，要他立即向符腾堡挺进。他不得不服从了，于是一面命令军队向图特林根前进，进入符腾堡，一面派托马斯·富克斯率三百名骑兵出去焚烧了一些村庄，以此佯动诱惑赫部农军和黑森林农军离开拉多夫策尔，返回赫部内地。这一着成功了，农民上了当，特鲁赫泽斯乘机把五百名步兵和给养投入城内。他又把迪特里希·施佩特同一百名骑兵调到身边，然后才急忙走上艰难的道路，越过霍伊贝格山，于 5 月 1 日驻扎在施派辛根。布尔根巴赫

的汉斯·米勒在4月27日晚间到了黑森林，以召集地方自卫团第三批入伍兵，然后赶紧在许芬根附近集结一个营寨，以掩护他认为同时受到特鲁赫泽斯和宗德部方面威胁的黑森林。黑森林农民于5月1日驻扎在许芬根。汉斯·米勒也象赫部农军一样，接到符腾堡农军来信，要求迅速增援。信里清楚地说明联合一切力量的必要，而且已经刻不容缓了。4月19日赫部农军曾向驻在海尔布隆的华美白军请求援军七千人，该军因无力办到，就转而要求符腾堡农军，后者复信拒绝了。这两支农军当时都有充分理由拒绝，而现在赫部农军和黑森林农军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置身于弟兄的事业，即他们自己的事业之外。南方高原地区的农民也有近八千人开到罗特魏耳，进入阿尔特施塔特。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在这里等候他们，想借他们的援助返回公国。但这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黑森林农军首领汉斯·米勒不愿把首领职权让给公爵，也不愿与他分掌；他们当中很多人大叫大嚷，说他们起来不是要拥护贵族，而是要推翻贵族。于是，大部分"又跟随背信的黑森林首领开走了"；汉斯·米勒接着率部向西，经过沃尔特丁根开往弗伦巴赫，这就是前面简略提到的向布莱斯部进军。一部分赫部农军由首领施拉特的汉斯·毛雷尔率领，留在拉多夫策尔城前，还有几千人在汉斯·本克勒指挥下同公爵一道前进。很多人说，农民利用公爵的计策和方法真有可能取得整个帝国，他们没有接受他为最高首领，大概是天意。

644

第二章　伯布林根附近的袭击和伯布林根贵族的背叛

特鲁赫泽斯一进入符腾堡，立即要求境内所有的农军无条件投降，一律回家，听候宽大的命令和即将召开的邦议会的决定，否则将从严惩处，决不宽贷。杜宾根政府派沃尔夫·冯·希尔恩海645 姆到奥斯特多夫来会见他，请他尽量爱护该邦。这位将军说："我愿区别对待好人和坏人，并尽量避免放火，但是，这样的军队在这样出征的时候并不是恫吓所能控制得住的。"他以急行军来到内卡河畔罗腾堡和杜宾根之间的乌尔姆林山麓旧日营寨，在这里休整三天，因为他部下雇佣兵为欠饷事闹了一次哗变。

符腾堡的农民大军已经从德格洛赫推进到辛德尔芬根。他们从这里答复特鲁赫泽斯说，符腾堡地方此次出征反对侯国政府顾问，实属迫不得已，他们要摆脱严重的疾苦，要维护上帝的荣誉和地方的利益和迫切要求，理由光明而正大；他大概也会想到，假如不是被迫采取这种行动，就他们本身说来，宁愿当顺民，过太平日子。他们确实希望在适当时机谨向皇帝陛下陈述这种情形。他们也无意同麾下发生这样的接触。全体农民相信可以为他和他的领地瓦尔德堡作出更好的贡献。

这封信于5月6日起草，7日才写好送去。信这样写是施托克斯贝格人的首领汉斯·冯德雷尔坚持主张的，托伊斯·格贝尔

和马特恩·费尔巴赫尔曾激烈反对过；农军委员会和农军中的意见分歧日益增加。但是，后两人终于做到把格平根的行政长官雅各布·冯·伯恩豪森派往乌尔姆林山麓士瓦本联盟的野战军营，请求保障前去谈判的十至十二个农民的安全。当时伯恩豪森正在农军营寨里，象某些贵族一样，他是响应增援号召来的。特鲁赫泽斯正苦于部下哗变，当然愿意答应这个请求。伯恩豪森策马返回时，听说农军已经向赫伦贝格推进了。

汉斯·冯德雷尔竭力主张对汉斯·施特克尔所率一队士瓦本联盟雇佣兵占领的赫伦贝格出兵，理由是这样更容易同符腾堡的黑森林农军联合。他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赞同。福格尔斯贝格的托马斯·迈尔率符腾堡黑森林农军占领祖尔茨后向这个小城开来，同他们在城下会师。当时人们只顾连声欢呼，竟没有理会雅各布·冯·伯恩豪森骑马回来。他们叫嚷：谁主张议和我们刺死谁！赫伦贝格人自己也事先写信给总指挥马特恩·费尔巴赫尔恳切请求出兵。马特恩派雅各布·冯·伯恩豪森、汉斯·米勒和汉斯·哈特尔进城，要求该城投降。但是，该城不顾农军已经兵临城下，拒绝开城，因此激怒了黑森林人，他们高呼进攻。马特恩和托伊斯·格贝尔劝阻进攻未能奏效。马特恩便率所部移到该城附近宫城后面的山脊上，冯德雷尔的部队配置在果园后面的田地里，托马斯·迈尔率黑森林农军单独夺取城壕、城墙和城门，其他各部农军中自告奋勇参加进攻的人都跟他在一起；守城的人数了数参加攻击的农民，其中有：阿尔皮斯巴赫人、巴克南人、巴林根人、贝本豪森人、博特瓦人、布拉赫人、布拉肯海姆人、卡尔夫人、德丁根人、东施特滕人、居格林根人、希尔佐人、马尔巴赫人、梅尔克林根人、纳戈尔

646

德人、诺因比格人、罗森费尔德人、祖尔茨人、杜宾根人、图特林根人、魏欣根人和维尔德贝格人等等。斯图加特人被托伊斯·格贝尔阻止,没有参加攻击。5月8日早晨八时,农军通知城里将妇女儿童和农军的三个代表放出城,十时后开始攻击,首先进攻的是赫伦贝格管区各村镇的农民。守军和市民奋勇抵抗,打退了两次进攻。战斗六小时之后,黑森林农军象在祖尔茨那样,使用他们在格拉特宫城从冯·诺伊内克手里夺取的火弩,烧了十七处房舍和总铎住宅,这时该城才投降。农军在攻击中损失约二百人。"这回地租算交清了!"一个从云梯跌到地上的农民大声说。一些农军对城里人进行了报复,抢掠了许多东西,连守城的巴伐利亚步兵的东西也给抢光。这些兵全被拘禁在教堂里。"随时都有农民进来,要绞死他们。如果农军军法官伯尼希海姆的汉斯·梅茨格不是军人的话,恐怕真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小城受威胁的消息是赫伦贝格一个屠夫最先传到特鲁赫泽斯军营的。但是雇佣兵还没有让步,8日晚赫伦贝格失守的确实消息传来后,步兵队哗变才告结束。特鲁赫泽斯在9日晨率领全军向赫伦贝格进发。他发现农军分两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一队在宫城后面的山上,另一队有大炮和车垒,在果园前面的平地。联盟军原打算立刻向平地的农军攻击,炮兵指挥官米夏埃尔·奥特·冯·埃希特丁根看出这样攻击不会得手,就先在阿默尔河对岸选择一个有利的炮兵阵地。平地的农军根据这个情况,一部分移动到城近旁的一个池塘和一块沼泽地中间,面对着无可奈何的联盟骑兵,另一部分移动到宫城后面的后山,共配置成三队。格奥尔格老爷驻在赫伦贝格东南方四分之一英里的小村哈斯拉赫附近

647

一个高地上,因为没有其他办法对付农民,就在附近放火烧了几个村庄,并且在这些村庄火势正猛的黄昏时候,命令全部大炮成半包围状态向该城和农军营寨瞄准轰击,当作“祈祷钟声”。炮弹纷纷落到农军营寨和城内。不久,农军战地书记来见特鲁赫泽斯,递交了农民准备与联盟军在第二天早晨一决雌雄的战书。特鲁赫泽斯老爷看过战书以后,说信使不遵照战争法和战时惯例,没有联盟军的通行证就来下战书,真可谓大胆莽撞;于是吩咐卫兵严密监视此人,但要用酒饭款待。第二天早晨,打发信使回农军营寨,“联盟军的号兵米歇尔也一道跟来。”他们到达农军阵地,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原来战书是掩护安全退却的一计,农军已经在夜间二时撤走,除去几辆车和几顶里面有一些熟肉的帐篷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谈到肉,农军可充足极了,因为向四乡派出分队长为营寨筹给养,仅布拉肯海姆的沃尔夫·梅茨格一人就从希尔绍修道院弄来七十三头肉牛和二十三头耕牛。他把农军首领的命令出示给修道院庶务,庶务不执行,他便自己动手赶牲口,还给一个农民留下厩舍里几头牛,给几个管农场人留下一些牛,因为修道院欠他们的债不还。

当联合起来的农军“利用森林间的隘路”,赶着车辆,携带全部用具和辎重武器回到辛德尔芬根和伯布林根中间他们老营寨的时候,联盟军还在那里惊叹生气;他们的骑兵追击得太迟了,步兵队指望的战利品和战争饷落了空;为了平息部下的怨言,特鲁赫泽斯不得不暂时停止追击农军,先派迪特里希·施佩特驱赶一百匹马到乌拉赫去取饷银,他本人则率军一路抢劫放火,前进到舍恩布赫的魏尔,并在那里扎了营。

农军首领们此次对计划不得不特别保守秘密，在出发前不久才下达了命令，而且没有说明目的地，因为不这样他们营寨里正在648 进行和将要进行的一切多半会被联盟军获悉。图特林根的地方官在赫部农军的营寨和符腾堡的黑森林农军营寨都有可靠的密探，鲁道夫·冯·埃因根曾从魏尔的营寨给霍恩杜宾根写信说，据他了解，“有一些非常倾向乌尔里希公爵的贵族现在在辛德尔芬根；公爵本人派号兵施瓦茨—耶尔格来通知农军，他将率骑兵和步兵于本日（5 月 11 日）夜间来会他们；但这消息可能并不可靠。”可以看出，联盟军对他们左右的消息非常灵通，只是这一次情报没有探好。甚至后来联盟军方面还相信公爵是 5 月 11 日夜里才来到罗特魏耳的，实际上公爵在 5 月初就来到这个多年友好、一向特别热情接待被迫害的人的自由城市。他在这里还同赫部—黑森林农军进行过谈判，5 月 7 日还从这里向他在农军营寨的代表提出应付万一战争爆发的方策。他没有亲自策马率领骑兵和步兵直接到农军营寨去，只停留在罗特魏耳，后来才偕本克勒从容不迫地到罗森费尔德，他在这里等他给符腾堡农军的第二封信的回信。

在这期间，他的亲信、精明强干的富克斯施泰因博士又一次尽心竭力争取农民归附公爵。他到了已经开向赫伦贝格的农军队伍前，农军的首领和顾问们对这个问题意见并不一致；托伊斯·格贝尔当时表示赞成让公爵率军开来，他说如果上帝保佑打了胜仗，那就不妨按照他们宣誓负责成立的协定那样承认他。他们并没有给代表任何答复。从赫伦贝格退却以后，富克斯施泰因催促他们快作决定。农军营寨里乌尔里希派的首领拉迈·哈尔纳舍尔，建议在旷野中插起两面旗帜，愿意拥护公爵的人站到一面旗帜跟前，

反对的人站到另一面旗帜跟前。但是托伊斯·格贝尔说他们曾宣誓不拥护公爵，现在这样做一定会立即引起弟兄间不和，为名誉起见他们对此不能负责。几个管区的旗手把这个斯图加特首领叫出会场，想同他单独商量。这时乌尔里希的总务大臣富克斯施泰因发了言。平民抵挡不住这位能干的谈判者的天才和通情达理的言论，当托伊斯·格贝尔和坎施塔特的旗手返回会场的时候，所有的人已经都向富克斯施泰因举手表示他们拥护公爵了。托伊斯·格贝尔大声说："弟兄们，我们曾经宣誓永远不拥护乌尔里希当君主，我们不能负这个责任。"当时进行表决，多数人拥护公爵。托伊斯·格贝尔说服了其他管区的十四个旗手，一切问题完全与斯图加特一致行动，主张接受特鲁赫泽斯关于召开普通邦议会的提议。这个意 649 见由总指挥马特恩·费尔巴赫尔首先在会场上提出。人们群起反对，大声斥责他是叛徒，是贵族和僧侣的朋友，说他已经被贵族和僧侣用金钱收买过去，非撤销他的总指挥不可。马特恩说他已经几次表示不愿再当他们的首领，然后就骑马离开会场。农军抓着他，把他同他的军法官汉斯·梅茨格一起拘禁在修道院里，并派了两个狱卒监视他。可是托伊斯·格贝尔及其拥护者终于设法作出决议，派代表团到舍恩布赫的魏尔，向特鲁赫泽斯接洽停战与和平谈判问题；有些人希望借此赢得时间，等公爵率领军队到来，另一些人则想避免作战。托伊斯·格贝尔对农军也把他选为到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那里去的代表团成员感到十分惊讶。被推选为代表的，除去托伊斯·格贝尔，还有在场的各城市代表中的市长四人，魏布林根、格平根和朔恩多夫的市民各一人，以及黑森林农军首领托马斯·迈尔。在他们动身以前，又是骑士雅各布·冯·伯恩豪

森和杜宾根的宫廷法官汉斯·赫特尔·冯·格尔特林根作为调停人先去了。

魏尔的军营把饷银分发给雇佣兵，乌尔里希·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和鲁道夫·冯·埃因根又再三劝告和诱惑，终于使所有骑兵、步兵都答应帮助他们惩罚在魏因斯贝格制造屠杀事件的农民，特别要惩处参加农军的魏因斯贝格人。雅各布·冯·伯恩豪森和汉斯·赫特尔为了讨好农民，向联盟顾问说，参加叛乱的农民大多数没有罪，只是被威势胁从罢了。特鲁赫泽斯简单答复说，农民必须无条件投降，解散回家，并把他们当中的魏因斯贝格人交出来。代表们请求给予书面答复，以便转告华美军。特鲁赫泽斯作了书面答复，并派联盟司号长汉斯·罗森茨魏格随同前往。他们晚间骑马奔往农军营寨，在黑森林农军驻扎的伯布林根城前遭到袭击，几乎丧命；农军向他们喊道：他们在联盟军营进行的谈判是背叛行为，马特恩·费尔巴赫尔已被罢免，温特施特滕的申克当了首领。

托伊斯·格贝尔策马来到群情激昂的黑森林农军中，同他们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想竭力消除他们的怀疑，并且说服黑森林农军的首领们同他一道骑马到辛德尔芬根去参加全体农民会议，会650议在该城的修道院举行。他们把联盟代表会议的信交给全体农民会议。当时农军情绪非常激昂，因此首领们对联盟的司号长说明，现在已经下午六时，今天恐怕来不及在营寨中商得什么结果，请他回报联盟代表会议，全体农民会议请求延至明天十二时，在这以前将军麾下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同联盟军营一样，农军营寨现在也竭力用金钱来抚慰军队、旗

手们把迄今征自侯国教会的捐税总共不过五千三百七十古尔盾另十三巴岑，分发给总共只有九千五百三十四人的全军，其中包括当晚还要开拔的三队兵士（不是魏因斯贝格人），但不包括志愿兵。黑森林农军和新近招募的兵士大概也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在从赫伦贝格退却途中“他们跑散了很多”。联合起来的农军总人数决不超过一万五千人，武器有：车载大炮二十二门（一说三十三门），很多火绳枪和短枪，几乎没有骑兵。至于联盟军，如不算各方面增援的贵族军队，据最低估计有骑兵一千二百名，步兵六千名，武器有重炮十八门，野炮多门，据最高估计有骑兵、步兵一万五千名，其中骑兵二千五百名。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估计过高了。可是十分明显，联盟军由于有骑兵和炮兵，肯定比符腾堡农军占有极大的优势。因此，除了那些担心自己会在一次协定中受损失的人以外，辛德尔芬根营寨里懂得军事的人，谁也不希望在目前情势下同特鲁赫泽斯作战。托伊斯·格贝尔和其他集合在修道院的人，决定在第二天，即5月12日早晨七时举行农军全体大会，讨论特鲁赫泽斯的信。黑森林农军早晨离开伯布林根的营寨，来到这个小城和辛德尔芬根之间的田野上，那里准备举行所有部队参加的全体大会。他们还没来得及集合齐并开始讨论特鲁赫泽斯的信，炮声就响起来了，炮弹纷纷落下，联盟的骑兵出现在森林前面，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特鲁赫泽斯“不容穷人进行答辩”，在他们讨论之前就来袭击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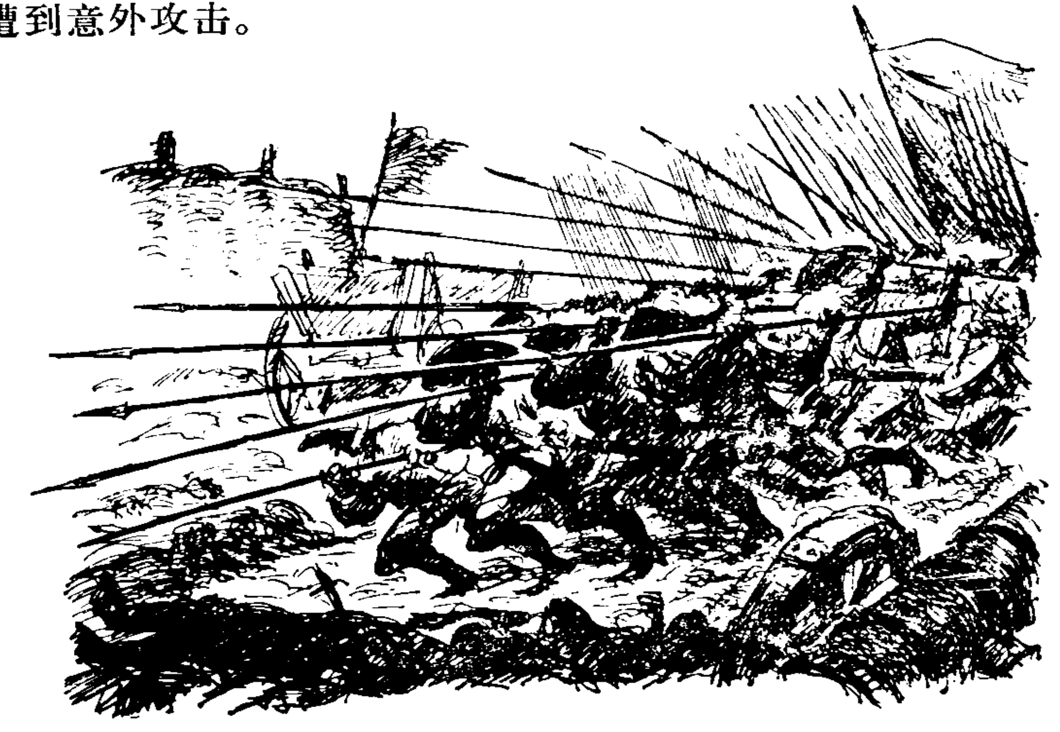
特鲁赫泽斯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完全象在乌尔察赫和魏因加滕一样：先进行谈判，稳住农民，然后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他们。

他在11日已经获悉："农军内部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他本人和他左右的贵族都急于恢复本阶级的荣誉，为他们死651在魏因斯贝格的亲属报仇，这些亲属有鲁道夫·冯·埃因根的两个儿子，特鲁赫泽斯的表弟黑尔芬施泰因，海因里希·特赖施·冯·布特拉尔的内弟迪特里希·魏勒，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亲戚。特鲁赫泽斯派海因里希·特赖施率一部分骑兵经霍尔茨格林根和伯布林根森林，直向农军营寨前进，从事侦察并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这边，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军向左，经毛伦宫城向克勒贝尔贝格进发。他从毛伦穿过森林出来的时候，看见海因里希·冯·布特拉尔有被与主力军切断的危险。立即命令全体号兵和鼓手吹号擂鼓，向后面整个队伍报警，于是所有的骑兵和步兵急急穿过森林赶了上来。

集结在伯布林根和辛德尔芬根中间田野上的农军，发现森林前面第一批骑兵并听到炮声的时候，即刻做好战斗部署。预先在辛德尔芬根和伯布林根之间选好的地形对他们十分有利，精通军事的骑士伯恩哈德·申克非常机警地在这里部署会战。后卫以辛德尔芬根城和奥克森森林为依托，同时保持经哈森贝格森林和经魏欣根及卡尔滕塔尔通往斯图加特的两条大道的畅通，为退却作好准备；托伊斯·格贝尔率斯图加特人和同他关系密切的十四个旗队控制在这里。中军和车垒部署在辛德尔芬根和伯布林根之间的田野上；前锋的据点是伯布林根和城南面的宫城，由伯布林根人据守。伯布林根是随着地方官莱昂哈德·布赖奇韦特一起参加新教兄弟会的。整个战线有几个湖沼和一片沼泽地作掩护。伯恩哈德·申克迅速用优势兵力击退布特拉尔的骑兵，然后极为适当地

在城南面的宫城附近配置了大炮，又设法急调一队人到城附近，另一队人到山旁。特鲁赫泽斯看出占领伯布林根城对战局影响极大，便把败退的布特拉尔调到自己身边。当时农民若有乌尔里希公爵的骑兵在手，布特拉尔早就完了。

真正的会战在上午十时开始。基督教华美军，不管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况下投入这次会战：农军内部，由于有代表外人利益而出卖人民事业的间谍出现了派别；由于队伍中有叛徒接受贵族贿赂，为贵族效劳，增加了民众对真正朋友的怀疑，以致受骗上当，关系紧张；由于自己狐疑而左右摇摆不定；此外，农军内部没有为了共同事业的坚定感情，没有和睦一致、忠诚相助的信念；没有令人鼓舞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抢劫和放火中本身也化为灰烬了；内部又缺乏联系，于是处处呈现出瓦解与混乱的状态；加之毫无准备遭到意外攻击。 652



伯布林根会战的场面

因为特鲁赫泽斯和农军的前锋之间有一片沼泽地（“一道沟渠”）相隔，申克这时又占领了几个高地和森林前缘，就使得联盟骑兵没有用武之地，而农军的大炮和步兵队把联盟军打得纷纷溃逃，所以，主要通过双方炮战的会战进行到第三小时，形势就对农军有利了。迪吉斯海姆的牧师在会战开始时在农军中祝福，激励战士的斗志，告慰战死者的亡灵。但是，伯布林根市民的叛变给特鲁赫泽斯帮了忙。

伯布林根城的地方官莱昂哈德·冯·布赖奇韦特是奥地利政府的忠实追随者。4月28日，他曾代表奥地利政府在普富伦多夫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怂恿特鲁赫泽斯迅速向杜宾根进军。在会战当天拂晓，他乘马去迎接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老爷，请求他保全和宽恕该城，并答应，只要特鲁赫泽斯保全该城，他们愿给他开城，这件事当时只有市政委员们知道，而格奥尔格老爷的全部会战计划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制定的。但是农民把特鲁赫泽斯派到城门去的八十名联盟军火枪手打跑了。于是特鲁赫泽斯率二百名火枪手开到前门，那里据守城门的不是农民，而是市民，市民不让他们进城。特鲁赫泽斯向城墙上的市民喊话，说“他们破坏了投降协定。如果他们不立即开城放火枪手进去，他就要把他们烧死，连妇女和儿童也都不留。”于是城门开了，火枪手带着弹药车进城，并占领了宫城。离此不远的农民对这种情况发现得太迟了。这事迅速决定了全局。特鲁赫泽斯首先派二百名骑兵配属四门小炮和一批双筒枪进攻，“他们从背后猛烈射击农军的阵地，压迫农军退出有利的沼泽地和山岗，使这些地方转入联盟军之手，骑兵登上这座小城附近的所有山岗，取得有利的炮兵阵地”。占领宫城以后，“联盟

军的前进部队和配有大炮的主力部队，都转变了方向，在一个高地上铺了一条栈道，炮手和大炮布置在上面”。与此同时，特鲁赫泽斯 653 派弗罗温·胡滕率一部分骑兵迂回到加尔根山。从宫城和高地发出的第一次排炮，弹着点太近，没有击中农军的阵地；全部野炮发出的第二次排炮和第三次排炮击中了要害。胡滕看到农军的前锋发生动摇，陷入混乱状态，立即率骑兵从加尔根山后出来，突然攻击农军的侧翼，而特鲁赫泽斯则指挥快速部队法耳次伯爵的骑兵和他的卫队，进攻另一侧翼，配置在山上宫城附近的大炮打垮了农军前锋，农军前锋猛向中军退去。由于受到联盟军的和农军自己的大炮轰击，特别是两翼受到“致农民于死命”的骑兵的压迫，这些被出卖的人不得不退出包括沼泽地在内的一切有利地形；“攻击猛烈异常，致使农军前锋已无法立足”。中军被大炮击溃，伤亡很大，又被骑兵突破，只是由于托伊斯·格贝尔的果敢行动，才得以勉强支持。

这位首领在战斗嘈杂声响起的时候，从集会讨论地点的田野赶回辛德尔芬根，发现所部已经准备向斯图加特退却。就在这时，斯图加特市民委员会派的一个信使来到，要求农军中的市民一律 654 返回。有些人表示，他们对农军的行动并无责任，可以考虑无条件投降；可是他们中间不少正直的人有倾向符腾堡、追随乌尔里希公爵的嫌疑，因此可能遭到危险；既然特鲁赫泽斯不会完全宽恕他们，大家宁愿死在一起。托伊斯·格贝尔在他们当中边走边喊：“弟兄们，会战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盟友处境危急；如果我们只会赶教堂集市节，而在这紧要关头当草包，开小差回家，那就是我们终生的耻辱。”斯图加特人和其他部队都响应他的号召，由他指挥投

入残酷的会战。结果，仅斯图加特部队就有八十个市民阵亡。中军的旗帜倒下来，基督教农军的旗帜被联盟骑兵夺去；不久，农军纷纷向伯布林根森林溃逃，因为“致农民于死命”的骑兵不能进密林追赶他们。特鲁赫泽斯召唤说：“跟我来”，当时有四十至五十名骑兵跟随着他。他埋伏在溃逃时必须经过的一道篱墙和一块平地之间，刺杀了很多溃逃者。联盟军一部分追击溃逃的中军和失散部队，另一支有力部队向扼守在辛德尔芬根附近的农军进迫，所以各支农军全部溃退，会战在下午二时结束。托伊斯·格贝尔率领他可能集结的人进入森林，顺利地退到斯图加特；随后他们就解散了。约有二百农民，在伯布林根后面经森林前缘来到森林中的一小块僻静地点，被追来的步兵和骑兵发现，他们哀求饶命，还是全部被刺杀或勒死了。这时指挥官们发觉特鲁赫泽斯不在战场上，就命令吹号集合分散的队伍。一会儿，特鲁赫泽斯乘马回来，他看到离战场半英里远处，两座树林中间烟雾弥漫，似乎有强大的军队正在行进。他判断是乌尔里希公爵的增援部队来到，于是审讯几个农军俘虏，得知公爵计划今天来同农军会师。假如乌尔里希的骑兵和炮兵早一小时到达，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到达，假如他与本克勒和赫部农军不是急急退走，而且猛扑只顾乘胜抢劫以致完全分散了的联盟军，局势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啊！联盟军的指挥官们想要追赶公爵，特鲁赫泽斯看到人困马乏，制止了他们。但是他派655“几支强大的骑兵队”，主要是黑森的骑兵队，通过森林，把从辛德尔芬根前面逃跑的农军追赶到斯图加特陡路，被抓的很多人都被杀死。联盟的雇佣兵穿过森林、越过峡谷、溪流，搜捕隐藏的农军，一经发现，均被勒死。躲在树上的很多农军也被他们开枪打了下

来,“象一只鹳似的从巢里掉下来”。

农军在战场上和逃跑中死亡的数目已无法确定，估计在一千五百人至九千人之间。搜捕屠杀进行了一整天，一部分延续到夜间，甚至第二天,“因为在这些符腾堡人的衣袋里发现了很多钱”。联盟军卤获军旗五面、车载大炮十八门和整个车垒。特鲁赫泽斯在辛德尔芬根和迈欣根附近的战场旁边扎了营。他听说一个魏因斯贝格人，即伊尔斯费尔德的吹笛手梅尔希奥·诺南马赫尔同另外一些逃跑的农军隐藏在辛德尔芬根，便带了几名骑兵策马来到城门前,向市民挑战,喊道:“你们隐藏了一个坏蛋，他在魏因斯贝格杀害了我的表弟;如你们半小时内不把他交出，我要放火烧城，烧死妇女和儿童。”妇女们听到此话,立即动手搜查,比男人们还认真。一个小孩和一个妇女同时发现梅尔希奥·诺南马赫尔躲在一个鸽子棚里，就把他交给了特鲁赫泽斯。格奥尔格老爷认识这个人,吩咐用铁链把他拴在离迈欣根不远的军营里的一棵苹果树上,铁链要垂悬两步多长,使他能够围绕树跑;接着令人取来木柴，离树一丈多远堆成一圈;特鲁赫泽斯带头抱来一大块木板,随后乌尔里希·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弗里德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弗罗温·冯·胡滕先生、迪特里希·施佩特和其他骑士每人又抱来一大块木板;然后把木柴点着。当时正是夜晚,天空闪烁着星星,近旁的田野上零乱地堆着被遗弃的大小车辆、大炮、帐篷、枪支和各种器具,其间还夹杂着静静倒卧的尸体,奄奄一息和垂死挣扎的伤兵;在宽阔的营寨里,胜利者在开怀畅饮;在被绑着的吹笛手周围,贵族在狂欢,柴薪堆里冒起了火焰，这个不幸的人在火圈里愈来愈快地来回奔跑,引起贵族们的大笑狂呼:“慢慢地烤吧!”

吹笛手痛苦得汗水淋淋，尖声惨叫，挣扎了很长时间，最后默默地倒了下去。其他的俘虏吓得僵立在那里，象白色的石头雕像。

第二天，5月13日的早晨，特鲁赫泽斯向普利宁根进军。他在出发前向伯布林根勒索了巨款，并解除了市民的武装。地方官656 莱昂哈德·布赖奇韦特在管区市民和农民的面前深感性命难保，因为许多人的亲属遇害，他们大声骂他是叛徒，威胁说要杀他的老婆和孩子；他于是逃往普福尔茨海姆。农民四处逃散，有的逃回自己的村子，有很多人向边境跑去。四百人进了斯特拉斯堡辖区，不少人逃到瑞士。马特恩·费尔巴赫尔奔往瑞士，途中在罗特魏耳被捕。整个符腾堡到处有农民逃跑，许多人赤着脚、光着头，手无寸铁。在魏因斯贝格采取恐怖手段的耶克莱因·罗尔巴赫和一个海尔布隆人，在霍恩阿斯贝格宫城附近为宫城保护官所捕。耶克莱因先生是为集合逃跑的人而停留在这里的，竟因此遇难。黑森林农军首领托马斯·迈尔在会战中被俘，在杜宾根被斩首。托伊斯·格贝尔率所属部队安返斯图加特后，虽然因伤卧床，政府仍认为他是“罪大恶极的凶犯和祸首之一”，要公开把他在市场用绞架绞死，或者吊死在一家商店外面，但他及时逃脱了。

第三章　洛林官军在亚尔萨斯——查伯尔的背信行为

莱茵河彼岸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的前哨和北翼的战斗也开

始了。

洛林的安东公爵是季兹家族①中阴险固执、嗜血成性的老虎之一，谁都知道他经常对内廷的仆从说：一个人要是能够向我主和万福玛利亚祈祷，那就十分幸福了。现在，为了援救下亚尔萨斯行政长官雅各布·冯·默尔斯佩格和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同时摆脱自己的困境，这位公爵命令他那支抢杀成性的队伍开出山地。据法国人说，他的兵力有三万多人。5月6日，他从南锡向维克进发，这里一些背叛他的村镇立即屈服了。5月8日，他接到亚尔萨斯农军总指挥埃拉斯穆斯·格贝尔的一封信，要求他效法其他诸侯和领主，加入新教兄弟会，不再继续反对福音；并声明农军既无意侵犯他的土地，也无意伤害他个人，只想保护福音的自由，维护 657 公认的真理。公爵保护天主教比保护他的公国更为热心，他认为一个臣民胆敢给君侯送来这样的信，真是大逆不道，竟下令把信使斩首了。就在这时，赖因哈德·冯·比奇伯爵惊慌失措地跑来，说他的六千臣民中服从他的连六个都没有了。边境周围各地的贵族领主冯·莱宁根、冯·扎尔姆、冯·纳绍等伯爵纷纷前来，控诉农民造成的苦难。奉令同其他一些骑士保卫梅斯主教的领地、非常轻视农民的骑士汉斯·布劳恩巴赫自告奋勇地率一百名骑兵和六百名德意志雇佣兵，去攻击黑尔比茨海姆修道院辖区的“异教徒”，结果命运不佳，战败被俘。农军劝他加入新教兄弟会，他表示拒绝，农军令他交出二千古尔盾罚金以后，把他释放了。公爵阵营的人对农民在公爵刚刚杀害他们的信使之后所表现的这种宽宏大度都感到惊异；而农民是想表明自己是新教基督徒。在弗朗茨·冯·

① 季兹(Guise)，法国的公爵世家，为洛林家族的旁系。——译者

沃德蒙特和克劳德·冯·季兹二位公爵、诺曼底和昂茹的领主、梅斯的主教以及公爵的一个兄弟等人率领部队(其中有阿尔巴尼亚、斯特拉蒂奥特、皮蒙特和西班牙的援军)来到以后，公爵立即向在萨尔格明德附近设防的农军推进。但是，这些农军在他到达以前，已返回亚尔萨斯，向华美军方面撤退。这时农民纷纷议论。有人说，我们就留在山这边吧，这边没有敌人，那边的敌人过不来，为什么一定要冒险呢？另一些人则说，把这样精锐的军队开回家来无所事事，放任宗教的敌人而不加惩罚，这简直是一种耻辱。不久，安东取道山地，夺去几处山口，移军至查伯尔。埃拉斯穆斯·格贝尔又派第二个信使给公爵送来一封带有华美军标志——斜红十字的信。公爵扣留了信使，把他送往萨尔布吕肯。埃拉斯穆斯·格贝尔在信中请求发给安全通行证，以便与公爵谈判。王公大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农民的缓兵之计，其目的在于赢得时间，把他们所有部队向查伯尔集中。一些藐视农民的贵族，不断同农民发生冲突，结果有的受伤，有的丧命。5 月 16 日，公爵的军队终于扎营在查伯尔城前面六百步的地方。当时风传约有三万农民正从莱茵河彼岸前来增援，公爵还得到消息，有四千农民已经到达离查伯尔三小时路程的商业中心吕策尔施泰因。公爵冯·季兹和沃德蒙特立即率几队雇佣兵、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狙击手，携带精良大炮向吕策尔施泰因前进。他们发现农民在吕策尔施泰因北面森林旁边的平地上扎营，有车垒作掩护，就迅速向农军袭击；可是农民成功地冲进了稍稍设防的吕策尔施泰因。冯·沃德蒙特伯爵因为农民“疯狂地”抵抗而陷于困境。冯·季兹公爵看到自己弟兄和步兵队的情况危急，命令袭击车垒和农民当保护墙用的围篱及栅栏。最

658

初农民似乎因此一度发生混乱，但是他们寸步不让，而且向步兵队发动新的攻势。战斗持续很长时间，洛林官军未能攻进这个村庄。最后骑兵冲了进去，农民撤进教堂和邻近的一些房舍，继续英勇自卫，坚决不肯投降；于是两个公爵在村庄四面放火，火焰烧及教堂屋顶，教堂毁坏，教堂里所有的人全被烧死，整个村庄和留在村里的一切也全被烧毁，跑出来的人都被刺死。

吕策尔施泰因的失败挫伤了查伯尔的农军士气。他们在城里本来就人多粮少，援兵如不迅速赶到，势必不能长期坚持下去。他们派信使到各地求援，5 月 18 日，礼拜四，使者来到阿默尔施魏尔城前沃尔夫·瓦格纳的农军营寨。这件事被提到农军全体大会上。边界壕北面的农军准备马上出发，赶去援救自己的弟兄，并且已经在起运从这个地区得到的财物。这时，边界壕南面直到贝尔肯的农军，急忙集合起来，敲钟报警，在阿默尔施魏尔的草地上作了战斗部署，不让科赫斯贝格的农民开走，把他们打算拉走的车辆拨转过来，并且说："你们要想离开，先得跟我们边界壕南面的人解除盟约，把我们共有的财物和金钱还给我们；但如果你们留在这儿，那我们也愿意跟你们同生死，共患难。现在，你们有了财物，就想离开此地，让我们陷入困境吗？你们要么留下不走，要么同我们解除盟约，要么光明正大地同我们较量，礼尚往来；谁胜了，谁就是胜利者！"埃卡德·维格尔斯海姆说："对，不拚个你死我活，你们走不了，双方之中必有一方得胜。"

于是边界壕北面的农军留了下来，他们包围凯泽斯贝格，围攻阿尔斯巴赫附近的城池，当晚还放火烧了修道院。边界壕南面的农军把大炮从阿默尔施魏尔拖到山上，赖兴魏尔和贝尔肯的农军 659

携带大炮配置在凯泽斯贝格宫城的这一边，猛烈炮击到中午。凯泽斯贝格人树起一面停战小旗，与农民谈判到深夜，然后开城，投降农军，并且宣誓加入农民同盟。礼拜五，5月19日，各队农军在凯泽斯贝格城前举行全军大会。边界壕南北所有的农军一致推选沃尔夫·瓦格纳担任总指挥；全军一万二千人分为两军，分别由明斯特的汉斯·贝克和胡南魏尔的伦茨·迈尔担任首领，贝布伦海姆的德尼·贝克为全军的旗手。全军大会正在举行，就传来查伯尔城内农军战败的消息。

埃拉斯穆斯·格贝尔担心敌人可能把陆续开来的援军各个击破，并感到给养困难，因此同公爵谈判自由撤退的问题。公爵同意他们解散回家，但须留下武器和一百名人质，放弃他们的路德派错误观念。5月17日，他们给主教的军队开了城，伯爵冯·扎尔姆和贵族冯·里夏尔梅尼尔率军占领该城。农民自动放下武器以后，早晨动身出城，到离城四百步的马尔特山上集合。在此期间，格贝尔的几封信被截获了，信的内容是嘱托莱茵河彼岸的同盟者等候他，并要求把粮食和武器运来，以便他们能够立刻联合起来，以齐全的装备和更为雄厚的兵力重返亚尔萨斯。当农民携带根据协定准许携带的一切丰富的卤获品，穿过信奉天主教的雇佣兵的行列开出城门的时候，有几个人高呼“路德万岁！”，口号刺激了这些本来就对卤获品既气愤又垂涎的雇佣兵。一个雇佣兵抓住一个农民的衣袖，象要夺走他的口袋，这个农民一面反抗，一面大骂。就在这时候，有人大喊：“打，我们可以打呀！”这个雇佣兵动手就打，他的伙伴也纷纷前来助战；他们等待的正是这个杀戮农民的信号。这些被出卖的农民，手里只有一根白色小棒，本来是当作回答城前骑兵和

步兵的和平口令，当作要求安全通行的标志，现在看来它变成他们的催命符了。农民想急忙夺回城市和武器，雇佣兵紧紧追赶上来，残杀这些不幸的人。农民正想放下城门的吊闸，但是来不及了，洛 660
林匪军随着他们同时冲进城内。农民在大街和市场上竭尽全力进行自卫，但是占领本城的扎尔姆兵这时也对他们下了毒手，公爵的骑兵、步兵也大批拥进城门。大部分农民仍然手无寸铁，不得不听凭他们砍杀，街上和屋里农民的鲜血淋漓。一个同时代的法国作家作了另一种略有出入的叙述。两位公爵手里拿着所截获的格贝尔的信问他，对这样公然背信弃义的人他们是否还有义务遵守诺言，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格尔德雇佣兵向从城里开拔的农军 661
中一个训练有素而漂亮的农民笑着打招呼："伙计，你走啦，真幸运！"后者很不礼貌地回答了他，并且连呼几次："路德，路德！"于是这个格尔德人追上他，把他杀了。其余的农民和洛林人混战一场，因此引起了这场大屠杀。法国人企图使人相信，仿佛安东公爵和其他的季兹家族曾加劝阻，只是雇佣兵没有听从他们的话，才造成了这场死亡一万六千到一万八千人的大屠杀，包括许多孩子被戮死。洛林匪军是没有放火烧查伯尔，但是全城都被他们洗劫一空，连贵族、主教顾问和侍从的家宅也不能幸免。他们抢光了所有金、银、钱财和大炮，还架走了很多市民，后来把这些市民在拘留中刺死。"他们把最美丽的妇女、姑娘、甚至产妇都带走，任意蹂躏，然后放她们回家；他们污辱妇女时，让丈夫在一旁看着，然后把这些男人刺死或者无情折磨。"巴登的恩斯特侯爵和行政长官默尔斯佩格也在场。公爵说："行政长官，士瓦本联盟这样求我，我愿意渡莱茵河前去援助，万一我有所需要，联盟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行政

长官回答说:“殿下,联盟的总司令是我的表兄,非常相信我,我该不该把您的意思写信通知他?”公爵命令他即刻写信。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老爷接到这封信时还在普利宁根的营寨,他写信告诉大公和联盟代表会议,建议让洛林匪军开来,或者命令洛林官军进入阿尔部,镇压那里的农民。但是,不论斐迪南还是法耳次伯爵,虽然处境困难,却不同意让洛林匪徒骚扰德意志土地。



雇佣兵在亚尔萨斯—查伯尔横行霸道

安东公爵把秀丽的查伯尔变成墓穴以后,离开那里开往毛尔斯明斯特,接着攻破这里的宫城,夺去所有大炮和一切财物。在这里他命令把俘获的一个农军首领和一个牧师吊在一幢房子外面,

让人们在下面宣誓。

农军总指挥埃拉斯穆斯·格贝尔十分愚蠢地中了公爵老虎的诡计，在查伯尔宫城被俘。经拷问后他说，他的部队几天内就可以扩充到六万人。公爵问他："你是否承认这些信全是你的？"这位农军首领说："这些信不是我写的，因为我既不识字，又不会写，信是我的文书写的。"他们又问他，至少这些信是他口授的吧？埃拉斯穆斯说："让上帝裁判吧！"洛林匪军在一些烟火弥漫的村庄之间继662续开拔，这时公爵象所有季兹家族人那样背信弃义，令人把埃拉斯穆斯同他的牧师在森林边缘的一棵树上吊死了。

洛林匪军在洗劫查伯尔的时候，得到有六千农民到达布赫斯魏勒附近的消息。那是科尔本农军，紧随在后面的还有克勒堡农军。他们都是根据埃拉斯穆斯·格贝尔的召唤赶来援助查伯尔的弟兄们。他们听到已经发生的情况，就班师回去了。

公爵打算经雷贝尔河谷或维勒河谷回国。他的前锋在施托茨海姆附近遇到一大批运粮的车辆，同时根据远方的烟尘判断，一支大军将要开到。紧接着他得到消息，有一万农军预定在施勒特施塔特附近的舍尔魏勒宿营。

凯泽斯贝格附近的农军听到查伯尔的大屠杀和洛林匪军开来的消息，一致主张，虽然为时已晚，当即开到边界壕去迎击敌人。下亚尔萨斯农军（边界壕北面的农军）马上出发，上亚尔萨斯农军（边界壕南面的农军）要再多召集一些军队，随后赶去。他们从边界壕派人去侦察公爵的军事行动。他们约定不开到边界壕，利用这个深宽各二十四富斯[1]的壕沟作屏障，等候敌人。但是，下亚尔萨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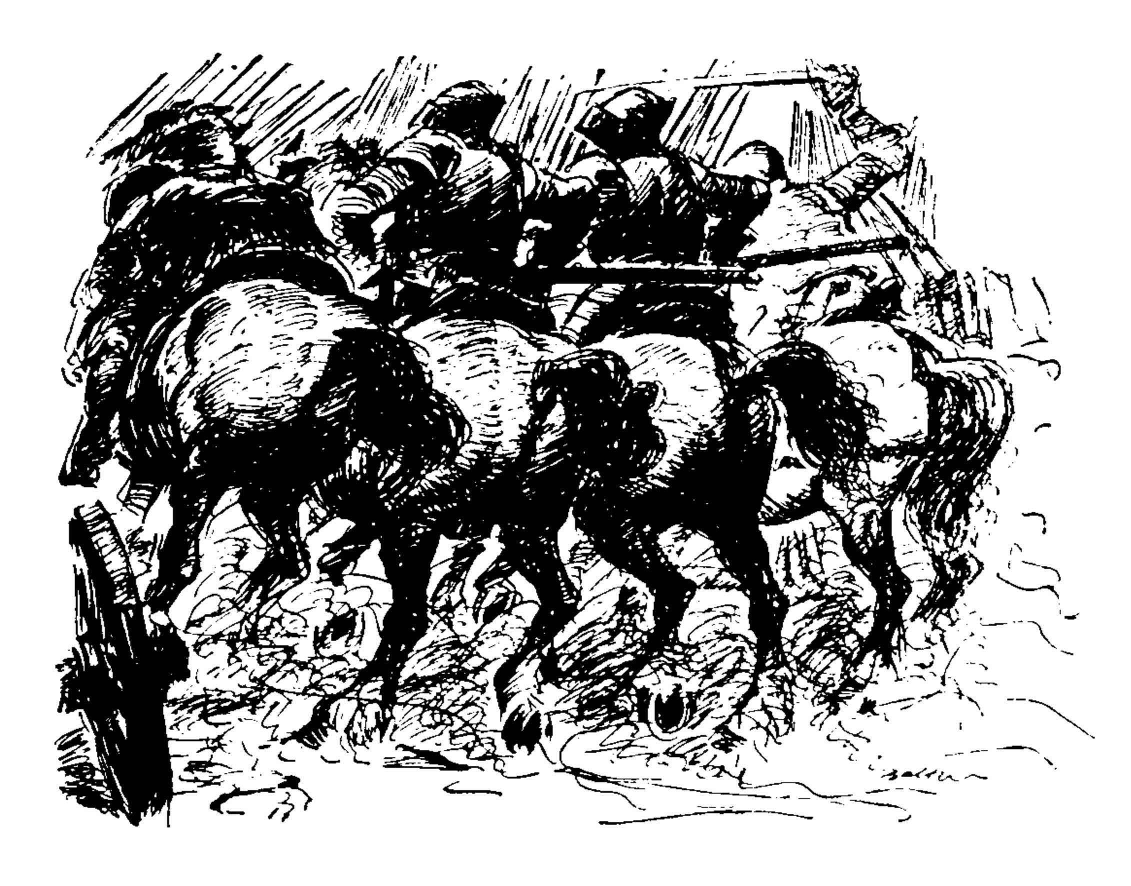
① 长度单位，一富斯（Fuß）为二十四至四十厘米。——译者

农军未等敌人来到，便越过边界壕，进抵施勒特施塔特的布尔纳桥附近。施勒特施塔特人回答说，不打算让农军进城，但是遵守自己的誓言，给他们出兵二百名，充足供应给养；如果他们受敌人压迫，愿意出大炮和火药支援；如果他们被敌人击败，再开城让他们进来。第二天，上亚尔萨斯农军发现他们的弟兄没有在边界壕；下亚尔萨斯农军这时已经从布尔纳桥前进到克斯滕霍尔茨村，而洛林匪军也已到达舍尔魏勒附近。下亚尔萨斯农军越过吉森山，在一直到舍尔魏勒村附近的广袤地区摆开了阵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占领此村，主力在拂晓时通过了维勒河谷，傍晚，两翼都以葡萄山作依托，因此舍尔魏勒成了他们的前方据点，洛林官军必须首先夺取这个村庄，才能接近他们。农军也有一门精良大炮，十二门小炮，很多双筒火绳枪和其他枪支。

农军这样在两翼依托葡萄山和吉森山的有利地形布防时，“一些骑士侦察了他们的情况，并且设法诱使他们从有利地形移到草地上”。埃卡德·维格尔斯海姆说：“一部分首领错误地领导了我663们，背叛了我们甚至出卖了我们。”也象其他地方一样，混在农军中的贵族，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地方官变成了叛徒。下亚尔萨斯农军要求边界壕附近的上亚尔萨斯农军弟兄增援他们，因为敌人已经来到。心地比较善良的人大声说：“让我们开拔吧，难道我们不去援救自己的弟兄吗？”下亚尔萨斯农军的使者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大声疾呼：“敌人已经进攻！开来吧，开来吧！”于是上亚尔萨斯农军也开过边界壕，但先来到的总共不过一千八百人，他们是贝尔肯、拉波茨魏勒和赖兴魏尔的部队，河谷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他们一直前进到哈滕贝格附近。这时赖兴魏尔的地方官赶来说：“你们

为什么离开边界壕呢？我们的队伍可还没有到齐。亲爱的弟兄们，目前我们的敌人应该是那些打着主教旗号在这里的斯特拉斯堡主教的军队，我们在贝尔肯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主教是在这里惩罚他的臣民，但是他同我们边界壕南边的人毫无关系，要求我们不要有什么行动。”这时农军中有几个人喊道：“把他打下马来，要不狠狠地给他一枪托！我们能看着自己弟兄被屠杀吗？”于是地方官请求他们做一件事，就是开往克斯滕霍尔茨，在他回到他们这里以前不要离开这个村庄。他们开到那里，下亚尔萨斯农军已经进攻了，使者一个接一个前来，喊道：“亲爱的弟兄，来吧，来吧！我们已经包围敌人，他们成了囊中之物，我们要在这一夜同时取得荣誉和财宝。”于是上亚尔萨斯全军跑出克斯滕霍尔茨，越过吉森山，配备在下亚尔萨斯农军后面。夕阳西下，正是傍晚七时以后，战斗激烈起来。赖兴魏尔的地方官没有再回来，引起了人们对他和几个贵族的重大怀疑。洛林官军对地形完全不熟悉，起初也无意作战，这时却“很快地前后包围了农军”。伯爵冯·沃德蒙特和公爵冯·季兹各从一面攻击。舍尔魏勒的隘口被攻占，官军步兵主力冲过舍尔魏勒村，紧逼着位于该村和克斯滕霍尔茨之间平坦原野的农军主力。雇佣兵放火烧着舍尔魏勒，“以便在夜间借火光观察敌情并眩惑农军”。农军大炮射击不准，瞄得太高，炮弹几乎从洛林匪军的斧尖和矛头上方擦过。雇佣兵前进到葡萄山中间以后，向部置在这个隘口附近的农军炮兵阵地发起冲锋；但是，因为地方狭小，只有少数人投入肉搏战，第一次和第二次攻击都被击退。这时 664 公爵的骑兵沿着山麓赶到，向农军后卫部队和上亚尔萨斯农军冲击，而雇佣兵则在前面进行第三次攻击。官军对后方的攻击造成

了很大的混乱，以致农军想射击骑兵的时候，却自相射击起来。农军撤到车垒后面，意大利兵钻到车底下，用脊背扛起车辆，翻倒在路旁，这就使步兵和骑兵有了用武之地。公爵冯·季兹抓住这个时机，指挥骑兵向农军冲去，虽然有二百五十人被农军开枪击倒，可是终于突破了农军阵地。时间已是夜十时。七千农军对三万洛林匪军激战了三小时，农军的兵力只有这么大，河谷的农军还没有到达战场，施勒特施塔特人没有送来一人一枪。法国人称赞这些农民作战勇敢。阵亡的农民一个摞一个，迭起有几尺多高。意大



公爵向农军攻击

利伦巴底兵和雇佣兵采取非常有利的射击姿势，或卧射，或跪射，瞄准农民，几乎弹无虚发；农民则是立射，很难命中卧倒和跪着的

敌人。由于有人叛变，被团团围困的农民只好利用森林和黑夜作掩护撤退，在退却中又死了很多人。农军阵亡五千人，公爵的官军阵亡三千人。维格尔斯海姆说：“有人背叛和出卖了我们，假如是在白天，我们恐怕连二十人都逃脱不了。当时混乱极了，谁也不肯服从别人，都觉得自己高明。我想，农民们一个个神魂颠倒，好像中了恶魔，连贝布伦海姆的旗手德尼·贝克也自动弃旗逃跑，而当时他身旁还没有敌人，他根本没有跟敌人交锋。奥斯特海姆的牧师鲁道夫·托伊伯尔在这里同他的信徒一起牺牲了性命。我感谢全能的主，我埃卡德·维格尔斯海姆在这次会战中捡了一条命。”

公爵和洛林的全部骑兵通宵没有下马，深怕遭到退却的和尚未参战的农民袭击。公爵对自己此次损失大为震惊，无论如何不想再跟农民交锋了。早晨他下令把从查伯尔俘获的三百人在营寨里处决，以示报复，然后急急通过维勒河谷离开这个地方，开拔时把农军的军旗、大炮和农民从修道院卤获的丰富财物全部带走。到达孚日山中，见到道路被砍倒的大树阻断，他更担心遭受袭击。665 但是，农军听任他安稳地逃往南锡，因为他们听从了妇女和小孩的叫喊，听从了某些人说“他们不该这样急，没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因而没有上战场。假如他们当时、甚至现在不听这些风言风语，那么他们一定能把公爵和他的部下消灭在山地隘口。

公爵在南锡对自己领地上信奉福音的村镇，用火与剑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并以此也威胁小城圣波尔滕。圣波尔滕的传教士沃尔夫冈·舒赫亲自到南锡申述自己的信仰，以免信徒遭难。安东公爵判处舒赫火刑，1525 年 8 月 19 日执行，这位教士慷慨就义，被活活烧死。

第四章　托马斯·闵采尔之死

666　托马斯·闵采尔把最先的革命火种带到亚尔萨斯。他为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献出了生命，成为亚尔萨斯人的表率。

闵采尔不愿意轻举妄动，他想等待适当的时机，等到起义由于时代和自然的发展而增强力量，有了更完善的组织；等到精通武艺的坚强矿工聚拢在他身边，等到上士瓦本农军和其他农军对诸侯取得最初会战的胜利。他要把这一切力量成为他的后盾，然后才拿着基甸的刀① 从他所在的米尔豪森发难。他很了解米尔豪森人和大部分图林根人：他们不是自幼置身戎马、在战争中长大的士瓦本人，不是象弗洛里安先生所部黑军那样的法兰克尼亚人，不是象阿尔卑斯山中和亚尔萨斯地方那样的狙击手，他们的日常工作是辛勤劳动，向土地索取生活资料，他们唯一用惯了的武器是锄和锹。他的周围也不象别处那样可以从宫城取得精良大炮；为了得到火药，他不得不先派遣一个瑞士人带着九百古尔盾到供应敌友双方的大火药市场组伦堡去。他始终认为，拯救自己人民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武力，只有在旧世界的墓地上才能建立更美好的新世界，只有消灭寺院及其僧侣才能得到精神的解放，只有取消贵族及其徭役才能解除身体和生活的苦痛。他对胜利总是满怀信心，只

① 基甸奉神命率以色列人夜袭敌人，口号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见《旧约》《士师记》第七章。——译者

希望各部农军团结一致，不中奸计，不被各个击破。他了解人民，人民总还是把信任和真心交给欺骗过他们上百次的人。他认为贵族表现得愈殷勤就愈危险；他所忧惧的不是贵族的武力，而是他们的虚伪，他们的和平阴谋和诡计。他的忧惧成了整个人民斗争的现实。

过去一向忠实支持他的普法伊费尔，如今成了他的灾星。时机远未成熟，普法伊费尔就逼他起事。普法伊费尔认为闵采尔踌躇不决，耽误了大好时机。闵采尔向他说明，他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强大，邻近的农民还没有全部发动起来，他很不以为然。普法伊费尔觉得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他走上战场，闵采尔说他心中的神灵一直在阻止他出征，普法伊费尔于是就捏造出一个梦象，作为另一个神的告诫，以反对闵采尔。据说，他梦见自己身穿铠甲站在一个很大的粮仓里，他的周围是一大群老鼠，他把它们一齐赶跑了。神灵告诉他这个梦意味着他将消灭图林根境内和艾希斯费尔德土地上的一切贵族地主。民众倾听着普法伊费尔的话，归附了他；闵采尔看出，过去他赖以影响群众的组织，现在反过来反对他自己，反对他的正确见解和理智了。当他还不愿出兵的时候，普法伊费尔威胁他说，如果闵采尔不允许出兵而吓退群众，他将起来反对闵采尔，帮助驱逐闵采尔。闵采尔只好听凭普法伊费尔为所欲为。普法伊费尔率领他的党徒前去袭击大主教的属地艾希斯费尔德，抢劫教堂、修道院和贵族邸宅，俘虏几个贵族地主，然后带着俘虏和大量贵重的卤获品返回米尔豪森。这时，闵采尔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影响，也不得不亲自出征。朗根萨尔察发生的一次暴动，给他提供了行动的机会。4 月 26 日，他率领四百名多半是外地兵士组成

667

的卫队，打着一面绘有彩虹的白色军旗，出发到那里去援助自己的弟兄。运动在朗根萨尔察城内取得了胜利，乌尔雷本的农民打算把西蒂希·冯·贝尔莱普施的长子埃里希·福尔克马尔从窗口扔出去，他的乳母献出很多财物才救下了他的性命。闵采尔的队伍在城门前受到丰盛的款待，然后继续进军到廷格达，卤获很多。当时一群艾希斯费尔德人赶着九辆大车投奔他，车上装满僧侣领主和世俗领主的财物，如粮食、家具、金银器皿和教堂大钟等等。闵采尔愉快地接待他们，骑着马给他们讲道，并把卤获物分给他们。新归附的人请求他带领他们深入艾希斯费尔德；但他率领他们向海利根施塔特前进，在那里打了一次胜仗，全体市民都宣誓加入同盟；从那里继续进到杜德尔施塔特。他在这里也征集了“巴尔的和尼姆罗德[①]的”财宝，即僧侣领主和世俗领主的财宝，然后又开走了。与此同时，普法伊费尔已向其他方面进军，把许多贵族领主赶出邸宅，捣毁了施洛特海姆、比辛根、阿尔门豪森、泽巴赫、阿恩斯贝格等宫城。农民攻下了施洛特海姆以后，把这个宫城里一个贵族产妇扔下床去，把床和床帷子拖走。这几次胜利之后，附近各地农民无不兴高采烈。“胜利使他们冲昏头脑。”他们在科伊拉从池塘里捕了许多鱼，燉了满满一大锅，饱尝了一顿鲜鱼的滋味。4月30日至5月12日期间，他们从哈尔茨山麓到翁施特鲁特河入萨勒河的河口，从伯爵领地格鲁本哈根、霍恩施泰因和施托尔贝格到弗赖堡，把整个肥沃平原上所有的修道院完全占领，把其中的贮存物资和钱财，“为圣战的目的没收过来”，其中有瓦尔肯里

668

① 尼姆罗德，古巴比伦的战神或猎神。——译者

德、伊尔费尔德、福尔克罗德、巴伦施泰特、诺德豪森、赞格豪森、克尔布拉、米歇尔施泰因、伊尔森堡、西默尔福尔特、特鲁比克、瓦瑟雷尔、朔文、朗格伦等地的修道院。个别的修道院，如霍伊泽堡修道院则被付之一炬。在伯爵领地曼斯费尔德，他们主要袭击了西蒂申巴赫、罗德、维梅尔堡等修道院和在艾斯勒本的修道院，并烧掉了其中的木牢房。火炬围绕神话之山——古老的屈夫霍伊泽山，照亮了阴暗的地牢和监狱，连乌鸦都鼓翼惊飞了。

但是，诸侯率领人马开来了，黑森侯爵菲利普走在前面。这个二十一岁的侯爵在阿尔斯费尔德集合了臣属和本邦各城市的军队，同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最后他要求他们表示态度，大家热烈地举手宣誓，高声说愿为他献出身家性命。于是他趾高气扬地向农民进军。但是农民早已撤回富耳达，并且派丹尼尔·冯·菲施博尔恩和另外几个代表来同他进行和谈，并向他申辩农民行动的理由。菲利普简短地答复说，农民除非脱离那些煽动之徒，并做出服从的保证，否则不能希望得到宽恕。在布亨的基督教同盟不满意这个答复，便竭力着手增强自己的实力。最高首领、钟表匠出身的多尔霍布特检阅了由参加同盟的城市的部队和布亨地区的很多骑士组成的农军。5月3日，菲利普进军到达富耳达附近的弗劳恩山前。

农民仓卒间把被破坏的弗劳恩山尽可能加强了工事，并据守宫城和城池。但是，侯爵有很多大炮，农民却缺乏这种武器。侯爵的军队在炮火支援下，一举攻占了这座山，农民退入城市和修道院，英勇地防守该城。黑森侯爵的大炮从弗劳恩山对下面房舍轰击相当时间以后，市民开了城门；农军大部分溃散，一千五百人逃

进宫城壕沟。侯爵命令军队包围他们,不接受他们投降,让他们受了三天饥渴的痛苦,第三天晚间才放他们出来。这些不幸的人为669抢夺宫城厨房的残羹剩饭扭打起来。"人们把面包扔给他们,象喂没有理性的畜生似的;还有人辱骂和嘲笑他们:庇护你们的黑军和保佑你们的新教上帝,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侯爵命令把俘虏的农军首领汉斯·多尔霍布特、黑内·维尔克、约翰·库格尔和汉斯·冯·罗姆以及农军的战地牧师在宫城前斩首,并用梭镖挑着他们的首级插在城门上,勒令其他半死不活的农民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



侯爵令人用梭镖挑起农民的首级

在布亨农军失败的时候,奥伯埃尔斯巴赫的装备精良的四千农军,停在霍恩勒恩山上,痴呆地望着侯爵,毫无作为;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则在诺伊施塔特轻松地开会。因此,侯爵没有理睬这两支农军,迅速地翻山越岭,开赴图林根去援助他的萨克森的表兄。海因里希·冯·不伦瑞克公爵在埃森纳赫城前同他会师,很快地占

领了此城。二十四个农民和市民，其中包括保罗牧师，被押赴市场，死在刽子手的刀下。传教士施特劳斯博士也被拘禁。官军从这里开到朗根萨尔察，格奥尔格公爵后来在此城下令将四十一人在市集广场斩首，并索取罚金七千古尔盾。侯爵实际在追赶瓦哈农军，这支农军经过米尔豪森附近转向弗兰肯豪森了。

瓦哈农军同施瓦茨堡农军和曼斯费尔德农军驻扎在这个在当时说来算是人口众多的城市，他们听克尔布拉的修女控诉她们的总铎，同阿尔布雷希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进行谈判，以此来消磨时间。阿尔布雷希特伯爵对自己领地的矿工许下最动听的诺言，以使他们不去投奔农军走上战场；他还亲自策马到哈尔茨山上，把少数骑兵埋伏在山里，装作大队骑兵来到附近的样子，以便吓唬哈尔茨山农民；他还用花言巧语劝慰在弗兰肯豪森集合的农民，仿佛他愿意竭力进行斡旋，使他们同领主谋求友好协定，以避免流血。在他派出的信使往返奔走期间，他袭击和抢劫了埃德斯雷本和普菲弗尔的农民；可是哈尔茨山的农民相信了他，邀请他礼拜五即5月12日中午在马廷斯里德的桥上会谈。他故意不出席，用甜言蜜语把会谈推到下礼拜日；他知道到那时结盟的诸侯一定会赶到他这里。可是，住在黑尔德龙根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已经公开与农民为敌，农民写信给米尔豪森请求“帮助他们反对黑尔德龙根的暴君”。闵采尔亲自率三百名卫队，携带几门大炮赶到那里。普法伊费尔只愿意攻击信旧教的领主，而不肯攻击信新教的领主。闵采尔竭力用梦中得到的日出后出兵的启示劝告普法伊费尔同米尔豪森人一起出征，但没有结果。由于富耳达地区失败造成的恐怖，以及埃森纳赫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命运，米尔豪森市民也

吓得不敢行动了。闵采尔给埃尔富特人写信说,“他们应当派军队和大炮前来助战,反对不敬上帝的暴君,以完成上帝亲自命令的事业”。他说,“《但以理[1]书》第五章有应授给平民权柄的记载。《启示录》第十八和十九章也有类似的记载。几乎所有文书都认为,只要发扬真正的圣经,人就会得到自由。你们既然喜欢真理,就来参加我们的轮舞吧。我们的轮舞刚刚开始,你们协助穷苦的基督教,我们会诚心地给你们报酬。”闵采尔也向其他各方面写了信,要求迅速增援。他到达弗兰肯豪森之后立即向那里的农军指出,阿尔布雷希特伯爵只不过是在玩弄骗局,他们务必攻击鹰的老巢。闵采尔甚至给“阿尔布雷希特兄弟”也写了信:“凡是作恶的人都要胆战心惊。你以为我主上帝不能激起他的无知无识的子民来推翻暴君吗?你以为上帝对子民的关心不及对你们暴君吗?如果你愿意了解《但以理书》第七章,上帝怎样授权给平民,愿意同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也愿意把你当作一个普通弟兄;如若不然,我们就要象对基督教的死敌那样对你开战。”他写信给“恩斯特兄弟”说:“你应该在安全护送下为你尽人皆知的暴政向我们请罪;如果不来,你就必然要被消灭。我可以告诉你,永生的主已经命令我们,你如果不肯向小人物屈服,那么就要运用主授予我们的权柄把你推下宝座;因为你对基督教世界毫无用处,你是信奉上帝的人的灾星。关于你和你的同伙,上帝曾经说过,应该捣毁你们的巢穴。限你今天答复,否则军队将以上帝的名义惩罚你。我们要即刻按照上帝的命令行动,望你好自为之。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671

闵采尔这两封颇具预言风格的信在礼拜五中午已经写好,两

① 但以理,四大先知之一,《旧约》中有《但以理书》一篇。——译者

封信的署名是：带着基甸刀的托马斯·闵采尔。两封信说明了他的心情，这不是心平气和的语言。可以看出，他是在尽力激励他的信徒振奋起来；现时他的一切表现是紧张又激昂，好象从深渊腾云而起，眩晕地来到了天际。七个联盟诸侯率军开来对付农军，而农军的力量对抗单独一个邦君都嫌太弱；农军是装备恶劣、绝大部分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他对这种情况不能没有觉察。他连充足的弹药都没有，他派去订购弹药的那个瑞士人携款潜逃了；现在面临着决定性的关头，这件事刺激他，使他深感痛苦；他觉得，附近的情况比他在远处想像的困难得多。他未曾经历过一次会战，却必须充当将帅，指挥军队去向屡经战斗的诸侯作战。新的摩西没有他的约书亚①，新的穆罕默德没有他的奥玛尔②。曾经有过大英雄在第一次临阵前头脑昏眩的事，也有不少著名的征服者从第一次会战中逃走，打了败仗，以后从经验中得到信心和智慧，从失败中学会打胜仗的本领。现在就要看命运是否给闵采尔和人民有学会打胜仗的时间。

他实行征兵，以不来就派人抓丁相威胁，于是农民从附近所有村庄纷纷来到弗兰肯豪森营寨。弗兰肯豪森的大街小巷都有伴送丈夫、父亲和兄弟的妇女和孩子；"他们有的心怀恐惧，有的抱有希望，因此一部分人啜泣悲叹，一部分人欢呼雀跃"。然而，距离较远的人到达很慢。例如克莱滕贝格和施瓦茨费尔德的农民，他们不急急赶来大营，却沿途耽搁，抢劫修道院和牧师的住宅，而且抢劫时真是勇敢，牧师聪明地借蜂房自卫，用炸了窝的蜜蜂就把他们赶 672

① 约书亚(Josua)，摩西的继承人，曾引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译者

② 奥玛尔(Omar)，伊斯兰教教主。——译者

出了牧师院子。阿尔布雷希特伯爵以六十几个骑兵袭击集合在西蒂申巴赫和奥斯特豪森周围的农民，夜里在奥斯特豪森各处放了火，刺死近二百农民；其他的农民一部分被俘，一部分逃往弗兰肯豪森，全体农军当然不会从这些事情上得到什么鼓舞。

黑森侯爵、不伦瑞克公爵和萨克森格奥尔格公爵的联军有骑兵二千六百名，步兵六千名和很多精良的大炮。萨克森的新选帝侯约翰率骑兵八百名和步兵二千四百名正向他们开来。三个诸侯在5月15日首先来到弗兰肯豪森城前，当即与农军发生了小战，双方损失都不大。黑森侯爵意欲即刻进攻，但因为部下过于疲惫，又率部回营休息。闵采尔看到这种情况，误以为他们是害怕，便命令向退却的骑兵开了一炮，结果把一个老贵族的独生子、年轻的马特恩·冯·格霍芬打死了。

闵采尔扎营在俯瞰弗兰肯豪森的一个高地上，这个高地现在仍叫战斗山，在周围布置了坚固车垒，掘了一道壕沟，因此敌人，尤其是骑兵很不容易接近他。但是他的军中怯阵的人太多，没有精通军事的指挥官，而且全部兵力不到八千人；有些人主战，其他的人只希望议和。由于敌人提出和平建议，闵采尔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黑森侯爵在格奥尔格公爵到达之后给农民写了一封信，说只要他们把首领交出来，他愿意设法使他们的领主宽恕他们。农军通过一个毛皮匠写了回信：他们信奉耶稣基督，他们在这里不是制造流血，而是要维护神圣的正义事业；如果诸侯也赞成这样，他们就绝不想与诸侯为敌。农军中一些被迫参加的贵族，给闵采尔的处境更增加了困难。这些贵族和骑士在农军营寨里简直成了主和派的首领和代表。农军一看到敌人调大炮从四面向他们接

近，团团包围上来，立即派沃尔夫冈·冯·施托尔贝格、卡斯帕尔·冯·吕克斯雷本和汉斯·冯·韦特恩三个伯爵同诸侯进行第二次谈判。诸侯同意休战三小时作为考虑时间，要求无条件投降，并答应，如果农军活捉并交出他们的伪预言家托马斯·闵采尔及其信徒，他们还可以根据情况得到宽恕。农军又派这三个使者去了一次，请求诸侯宽恕所有的人，也包括闵采尔在内。诸侯扣留了施托尔贝格和吕克斯雷本两人，打发韦特恩通知农军，诸侯不愿意为闵采尔继续与他们多费唇舌，如果他们不把他交出并放下武器，诸侯将根据自己的职权对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农军营寨中不统一和动摇情况愈来愈严重了；有一个贵族和一个教士又显然在营寨策动叛变。闵采尔在卫队和大批信徒簇拥中，根据农军的判决，下令把"曾经迫害过许多信奉福音的穷人"的贵族和教士当场斩首；然后他发挥全部辩才，用预言家的语言对动摇和恐惧的群众讲了话。他的精神完全掌握了一贯拥护他的人，何况，即使没有狂热支配着他们，他们现在也一定同他一起为摆脱绝望的处境而奋斗。至于其余的人，他不得不痛苦地看到，他们对自由发自内心的信念多么不坚定，他们为自由敢于牺牲的精神准备多么缺乏，把自由的事业寄托在对自由还没有信心的群众的斗争上是何等冒险。现在是必须进行尝试的时候了：他是否能够鼓舞、感动这些群众，使他们激昂起来呢？他是否能够鼓起他们所缺乏的勇气，或者即使没有勇气至少也有狂热呢？他是否能够使他们至少出于宗教的信仰而勇敢起来，哪怕仅仅一小时由奴隶变成自由人，由懦夫变成勇士呢？他对他们讲述他的神圣使命，他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根据上帝的命令起事的；他谴责诸侯是暴君，是不敬上帝的人，指出他们消

673

耗穷人的血汗，自己过着放荡不羁的豪华生活；说明上帝亲口答应要保佑穷苦和虔诚的人，消灭不敬上帝的人。他说，诸侯害怕进攻，因此力图在农军中散布不和的种子，利用假谈判来解除农军的武装。基甸、约拿单① 和大卫② 都以少数选民打败了数千敌人。据说



闵采尔最后一次对农民讲话

闵采尔最后是这样结束的："你们不要让那些行尸走肉吓倒，大胆地攻击敌人吧。你们用不着害怕枪炮，因为你们应看到，我会用袖子接获所有向我们发射的子弹。"当时正值中午，蔚蓝色的天空上
674 环绕太阳出现了一个绚丽的彩虹。闵采尔即刻把这个自然现象当

① 约拿单，以色列王扫罗的儿子，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译者
② 大卫，公元前十世纪犹太国王。——译者

作特别恩宠的吉兆和奇迹来加以利用；他的军旗上有一个彩虹，因此他把天空的彩虹同自己联系起来就越发显得合情合理。他说："你们看哪，上帝是同我们在一起的，因为他现在在天上昭示我们了。你们看天上这个彩虹，它说明上帝要保佑我们军旗上带彩虹的人，残暴的诸侯就要受到审判和惩罚。上帝不愿意你们同不敬上帝的人讲和。你们放心大胆地战斗吧，有上帝保佑你们！"①

675 这番话对容易感动的人起了作用，但那些仍然沮丧、希望远远离开的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闵采尔的信徒这时占着优势，他们热烈地宣布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必须实行。可是他们认为是吉兆的自然现象对其他人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因为这些人毕竟看见了眼前的彩虹，所以大家都赞成不向诸侯投降。闵采尔问他们现在想怎么办？是否考虑过把他交给诸侯？这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没有，没有，我们愿意在这儿团结一起，同生共死。"闵采尔的信徒高呼："奋勇前进，放手去打和杀吧，决不饶恕那些暴徒！"农军唱起庄严的歌曲：来吧，圣灵，我主。他们愿意为战斗而牺牲；可是诸侯同意考虑的时间还有四分之一没有过去，当他们在"美好的休战与和平"中幻想和歌唱的时候，突然间所有诸侯的大炮一齐向他们轰击，他们的断肢残臂向四处横飞："诸侯背信弃义了。"

诸侯在谈判期间把这座山完全包围了。菲利普侯爵一看到"施托尔贝格伯爵和其他贵族脱离了农民的掌握"，立即策马往返

① 这些思想是我们扼要从一篇讲话中引用的，这篇讲话显然是闵采尔的敌人写的；其中毫无闵采尔风格的气息。它是摹仿真正闵采尔讲话的若干根本思想写成的演说文章，真正的讲话可能是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的。关于接获子弹的话，应该指出，雅各布·韦厄的敌人也曾诬蔑韦厄欺骗农民，说士瓦本联盟的枪炮将回转来射击使用枪炮的人。——编者

驰驱在他的军队前面,激励士气。诸侯毫不考虑休战的诺言,突然挥动全部兵力进迫车垒,大炮如此猛烈地向农军射击,以致很多农民被击毙,其余的人惊惶失措,不知应该战斗还是逃跑。很多人翘首仰望,上帝是否会派天兵来援助他们。但是,天兵还没有下降,车垒已被突破,"他们被击毙、刺死,极其悲惨地被杀戮了"。闵采尔外罩预言家的大衣,内套一件特别厚的牛皮背心,然而他不是齐斯卡①,阻止不住部下全面溃逃;他的八门大炮都已丢失,一部分农军离开有利的地形,逃往弗兰肯豪森,以便躲避诸侯的骑兵;其他农军跑到山那一边,就近爬上布满森林的高地。只有一小队人据守在山谷丘陵上的岩洞里,英勇地抵抗冲击的骑兵,给敌骑造成不少伤亡,后来才被优势的敌人攻破。大队农军在逃跑途中也偶尔进行抵抗;但是侯爵派出的先遣队已经与农军一同进入弗兰肯豪森,城内的屠杀更为残酷;骑兵逢人便杀,弗兰肯豪森城内和四676郊一片血海,惨不忍睹;教堂、修道院和家宅也遭抢劫杀戮,流经该城的溪水成了血河。战场上和城内被杀的农民有五千人,诸侯喝了这么多鲜血还不满足,竟又把三百名俘虏押到市政府,不问有罪无罪,要一律斩首,其中有一个老牧师同他的副手。这时一些弗兰肯豪森的妇女跑来,请求赦免他们在押的丈夫;一个骑兵答应赦免他们,但要这些妇女把这两个牧师打死,她们真的用木棍把两人打死了。后来诸侯要处罚这个骑兵,可是没有人举发他。三百名俘虏除去经自己妻子请求得到赦免的以外,其余都被处死。第二天又把几个担任过农军职务的人处死,并且把城内被杀的人用车子运出城外,同战场上阵亡的人埋在一起。很多人逃到山里,少数人

① 齐斯卡(Ziska),胡斯信徒的首领。——译者

逃往哥达、埃森纳赫和埃尔富特所属的村庄。诸侯出重金悬赏，要得到闵采尔的首级。

闵采尔也随众逃到了弗兰肯豪森，因为敌骑距他很近，便匆匆跑进诺德豪斯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上了阁楼，脱去衣服，把头缠好躺在床上，希望不致被敌人认出。本城抢劫停止后，吕内堡的贵族奥托·冯·埃伯住进这幢房子，他的仆役察看新住处，也来到阁楼上。他问闵采尔是什么人，闵采尔装作非常衰弱的样子，回答说：他害热病，已经在这儿躺了很多天。这个骑兵不认识闵采尔，想搜点财物，结果从闵采尔的口袋里搜出阿尔布雷希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写给农军的信，因而查明了闵采尔的身份。奥托·冯·埃伯把他交给诸侯。诸侯问他，为什么要诱惑穷苦百姓投入这样一场大屠杀？这时闵采尔已经镇静起来，而且内心充满和保持着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从小就激励他不断向上，使他知道为人类而牺牲是一个崇高的目的，因而敢于为拯救人类而牺牲人，而诸侯牺牲人却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私利、好恶和欲望。他说，他起事惩罚诸侯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诸侯激烈反对福音，残酷压制基督教的自由，应该对诸侯加以约束。即使农民被打败了，这不是他的过错；农民也认为非这样做不可。二十一岁的侯爵企图用路德的方 677 法向这位众望所归的宗教改革家解释圣经关于叛乱和官厅的章节，自豪的托马斯大师觉得这种解释言过其实，狗屁不通，就昂然他顾，不再置复。年轻的侯爵误以为这种高傲的缄默是宗教改革家被驳倒的表示，自觉十分得意。诸侯们吩咐严刑拷问闵采尔，以他的痛苦呻吟为乐。格奥尔格公爵说："喂，托马斯，犯上作乱使你吃到了苦头，也没有给为你丧命的那些穷人带来好处。"他们继续

拷问他，他在拷问的痛苦中也常常流露出嘲笑的音容。他愤慨地说:“是的,他们认为非这样做不可。”尽管诸侯这样拷问他，却未能逼出任何有价值的供词。他说处死贵族是根据军法和全体市民的判决执行的。诸侯命令把他用铁链绑在车上，当作一种战利品送交残暴的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不久以前闵采尔还曾给这个伯爵写信说:“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他在来黑尔德龙根的监狱以前已经“受过严刑审讯”，几天以后“又遭到残酷的虐待”，所以在严刑拷打之后，因创伤而引起的高烧中他一气喝了十二罐水。格奥尔格公爵和几个伯爵在一旁看着拷问他，逼他招供，可是供词只有寥寥数语，连他活动和联系的一点线索都没有提到;他说出了阿尔施泰特、曼斯费尔德、米尔豪森、阿舍斯累本、维梅尔堡、沃尔弗罗德等地的盟友的姓名，看来都是已经阵亡的人，因为在被斩首的人中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也没有。

闵采尔在黑尔德龙根的地牢里写信给米尔豪森的人，劝诫他们要寻求诸侯对他们城市的宽恕。他说，他们的事业所以遭到不幸，是很多人在事业中表现自私自利的结果。既然上帝的意旨要他死去，要他作为别人的愚蠢和过失的牺牲品，他衷心满意上帝的这种安排。他在信中再三恳切请求照顾他的妻子，宽恕她，把她所有的一点点财产留下。

这位人民事业的预言家的精神往常是多么激烈，多么不平静，在这封信里却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

人们可以看到，闵采尔对农民群众自私自利的指责是非常正678 确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分散在图林根周围的营寨里，他们不联合起来，不为大家共同的利益，却“被他们选帝侯君主表示仁慈的或

者含有威胁的信”束住手脚，毫无行动；弗兰肯豪森会战失败以后，施瓦茨费尔德和克莱滕贝格的农军才来到附近；5月14日夜晚，他们宁愿在弗拉里希斯米勒外层要塞再快乐一番，而不赶紧去援助自己的弟兄；他们到达黑林根，听到惨败的消息后，立即溃不成军，各自回村。[①]

5月19日，米尔豪森农军写信给上法兰克尼亚农军，说明弗兰肯豪森附近的诸侯如何“在休战与和谈中”逞凶肆虐，袭击了基督教农军，现在如何想对米尔豪森施行报复，米尔豪森陷落以后，法兰克尼亚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因此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上法兰克尼亚农军为了博爱和正义立即给他们最急速的援助。

当黑森侯爵初到埃森纳赫附近的山区时，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如果明智地跟踪追击他，很可能用狙击兵把他消灭掉。就是在他们听到米尔豪森农军呼吁的当时，如果迅速把分散在霍恩勒恩山和图林根山之间的所有小部农军集结起来，占领埃森纳赫以南各山口，整个形势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因为致农民死命的骑兵同诸侯的重炮一样，在这些山区是施展不开的。但是，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又象抛弃富耳达的弟兄和弗兰肯豪森的弟兄一样，也抛弃了米尔豪森农军。这里使人民事业归于失败的又是自私自利。他们觉得联合起来，辗转于图林根山脉，把矛头指向诸侯军队，去援救被压迫的弟兄，不如分头在美丽的美因河谷抢劫小宫城，畅饮美酒来

① 农民的自私自利当然对农军的失败起了作用，例如农民因为自私、不愿同雇佣兵共同分享卤获品，因而坚决反对征募雇佣兵。但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扎根于德国经济和政治的分裂状态中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使农民不能为伟大的事业采取共同行动，而是各支农军基本上只在自己的狭小家乡作战。由于这个原因，各支农军就不能对农民的真正敌人，即德意志诸侯作有效的进攻。各支农军也屡次受协定的束缚，即使诸侯利用协定去消灭另一支农军，其他农军仍然严守协定。——编者

得快活。他们不到图林根去，却向班贝克地区移动，宣布在施魏因富特召开法兰克尼亚的普通邦议会，仿佛诸侯各个击破农军以后，679 正是开会的时候似的。5月23日，米尔豪森农军第二次写信说："如果我们垮台，你们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勇敢地援助我们吧，上帝会与我们同在。"上法兰克尼亚农军根据增援维尔次堡附近农军的决议，还派去了几队人，而他们对米尔豪森竟连个决议都没有。他们在自己营寨里呶呶不休地争论各个不同的战地牧师和如何正确解释圣经的问题；继而又是分党派、闹分裂；农军战地行政长官、勒姆希尔德的勇敢金匠海因里希·克鲁姆普富斯声称，他体弱多病，不能继续担任战地行政长官，于是柯尼希斯霍芬的市府文书汉斯·马特尔接替了他的职务；总指挥施纳贝尔只因为几句闲话，就被怀疑与伯爵冯·亨内贝格进行秘密谈判；正当他们这样浪费时光的时候，人民事业的坚固堡垒、强大的米尔豪森失陷了。

诸侯军从弗兰肯豪森经过泽巴赫，在那里又起用了被驱逐的汉斯·冯·贝尔莱普施，为了补偿他的损失，还赠给他二十个农民；然后扎营在施洛特海姆。此地有个勇敢的制枪铁匠当了农民首领，他冒险又发起一次人民运动；他计划要在夜间袭击并夺去侯爵的大炮。但是，由于民众失去了意志和勇气，他未能征集到为这次行动所需要的那么多人。先是选帝侯约翰和他的儿子，随后是菲利普和奥托·冯·不伦瑞克，都同结盟的诸侯在施洛特海姆会师，于是自从5月19日晚就遭到攻击的米尔豪森被三面包围了。一些村庄被烧掉。城内由普法伊费尔指挥，有一千二百名武装市民，储备了长期据守所需的物资。当诸侯送来第一封信，要求无条件投降和交出头目，答应保全一切无辜的人的时候，城内就有一部分市民

表现倾向谈判。这种倾向在城墙被轰开缺口、敌人冲锋准备就绪后更加增长了。普法伊费尔竭尽所能进行抵抗，守军射击很准确，给诸侯军造成不少伤亡。但是，由于没有援军来解围，“宁愿接受宽大惩罚，也不肯触怒诸侯，使身家性命和全城玉石俱焚”的那一派占了优势。在他们与萨克森选帝侯接头谈判以后，普法伊费尔看到一切都完了，便在5月24日夜里，率信徒四百人秘密逃出城，打算突围去投奔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其余的人也纷纷逃走。早晨，市民发现失去了换取赦免的一项主要条件，不由得惊惶失措，面面 680 相觑。耶稣升天节，5月25日，他们打发他们的妻子六百人穿着破衣，披发跣足，和五百个戴苦艾花环的少女，出城到诸侯营寨去恳求宽恕，并把诸侯答应保护这个悔过城市的一切无辜者的亲笔信交给诸侯。维比希太太充当发言人。诸侯拿面包和奶酪招待她们，重申了自己的诺言，但对她们说，一定要市民自己前来。市民光头跣足，手执白木棒，排成长队出城，在诸侯面前跪拜三次，交出本城钥匙换取赦罪的书面诺言。但是，诸侯军一进入“这个异教徒的巢穴”，即勒令市民交出一切武器，取消永久市政会，恢复旧市政会，把市长塞巴斯蒂安·屈内蒙德和一批市民同时处死，其中有的因私仇被害，有的祸出意外，概未经过法律裁判。城外碉堡被夷为 681 平地，古老的帝国自由市改为诸侯保护市，每年要向所有诸侯各纳贡赋三百金古尔盾，此外还要赔偿艾希斯费尔德和施瓦茨堡境内一切贵族的损失；全部武器、马匹以及库藏财宝，悉被夺去，又交了四万古尔盾免蹂躏费才免于彻底洗劫和破坏。就在这里，在米尔豪森的诸侯营寨里，一个骑士公然跪在闵采尔的不幸的、怀孕的年轻妻子面前，要她委身于他的情欲。这时候，路德都不免慨叹地

说:“我忧虑过两件事：如果农民当了主人,魔鬼就要当修道院长;如果这样的暴君当了主人,魔鬼的母亲就要当女修道院长。”



米尔豪森的妇女请求宽恕

诸侯们料到普法伊费尔只能越过图林根森林去投奔法兰克尼亚农军,因此,为了预防他这一着,战争一结束立即派骑士沃尔夫率一半骑兵去追赶他。沃尔夫在埃森纳赫管区追上他，当即展开了殊死战斗。普法伊费尔的信徒一部分英勇地战死，一部分逃进森林,他本人受伤后与九十二个信徒一起被生擒,并被绑赴米尔豪森军营。诸侯立刻把他们判处死刑，并且就地执行了。普法伊费尔不屑于作忏悔和圣礼仪式,他默默地死去,毫不畏惧,毫不后悔,带着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和对敌人蔑视的眼光结束了一生。

闵采尔也被从黑尔德龙根的地牢里提出，紧紧地用铁链绑在车上，押解到米尔豪森军营，准备斩首。他站在一圈人当中，诸侯们走到他跟前，格奥尔格公爵首先开始象听取忏悔长老似地劝告这位宗教改革家，想使他改邪归正。他说："托马斯，你脱离了自己的教派，摘掉了僧帽，娶了妻子，你追悔吧。"年轻的侯爵插嘴道："闵采尔，你不要为这些追悔，还是为你鼓动百姓叛变而追悔吧。还是信仰上帝吧，上帝是仁慈的，他曾为你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这时候，被铁链绑着的闵采尔挺起身子，他的精神力量丝毫没有被残酷的刑讯和监禁，或者被死亡的威胁所削弱和折服。他在人群中，大声疾呼，侃侃陈词。他承认，他是冒险地做了过于伟大的、超乎他个人力量的事情，他声色俱厉地劝诫、请求和警告诸侯，不应再这样虐待他们的穷苦臣民。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致再遭到同样危险。他们应该勤读圣书，尤其是《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他们会从中读到许多暴君遭到下场的事例，并给自己提供借镜。 682

闵采尔讲完这番话以后，不再开口，静待死神的来临。海因里希·冯·不伦瑞克公爵猜想，象闵采尔这样才气磅礴，具有如此信念和原则的人，会象其他被宣告死刑的穷苦罪人常有的情形那样，临终前还要诵读信条，现在只是由于死亡的恐惧才默不作声，于是领头给他读使徒的信条。接着一刀砍下，闵采尔的身体被戳透，他的头颅被插在沙德贝格附近的一根木桩上；普法伊费尔的头颅被插在通往博尔施泰特的洼道旁，很久以后还可以在那里看到。

闵采尔的身体，这个勇敢绝伦的青年之躯，还没有经历真正的人生坎坷，还没有达到壮丁之年，就这样被杀害了；这是他自己的不幸，更是德意志人民的不幸。路德正确地理解了闵采尔的行为，

他说在闵采尔身上看不出“丝毫后悔的表现，直到最后还是那样傲慢，那样顽强”。他对闵采尔在黑尔德龙根的命运和在刽子手刀下的结局，抑制不住自己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但是，他忘记了：在有思想的人面前，外形的死亡决定不了一个人的成败；历史表明，断头台上有时是最崇高的英雄，有时是最卑鄙的小人；汇成新时代生活巨流的正是洒在刑场上的鲜血。

闵采尔死后很久，还有“大批秘密信徒在图林根把他当作虔诚敬神的伟人来尊敬，把他那些激烈的祷文祷词当作圣人的著作来维护，认为他的作为是出于敬神的热诚，他的精神和言论是任何人所不能妄加批评的”。

他的精神还在欧洲各地出现，从农民的小屋里还常常传颂他的名字；在夜半灯下的思想家沸腾着的脑海里还常常掠过他的身影；在许多讲演里，在公正的人民代表的许多要求里，也常常回响着他的思想。

曾经有这样的人，其中还有一些博学之士，他们认为闵采尔的精神力量不值一提，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愚人，因为他首先欺骗了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和使命，他那些计划简直是痴人梦想。但他们忽略了：凡有充沛力量的东西能够继续在世界上发生作用，历经几个世纪，这样的东西在这几个世纪过程中得以渗透，并在国家和社会中得到实现，其根源不可能是不合乎理性的；而理性起始必然寓于这样一个人的身上，他有合乎理性的最初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实行于生活；他不容自己有片刻的休息、生活的享受；为了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取得群众的承认、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在主宰时代的过程中给这种思想以生命，他乐意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闵采尔的思想已有很多付诸实现，带来了民族的幸福，使国家强大起来；因为人们不难看到、而且必然会看到，影响和促成海洋两岸国家发生变化的正是闵采尔思想的胜利。

如果认为这些话是要说明托马斯·闵采尔是这些国家组织的创始人，那当然是笑话。有充分才能敢于思考和体察的人会发现并承认，关于这位先驱者的评论是完全真实的：寓于那些国家组织内的思想来源于这样一种理性，它首先在托马斯·闵采尔的意志中是这样有力地表现出来，以致它首先成为他的精神，继而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尔后成为时代的精神，最后成为完善这些国家组织的精神。

如今在世界上对宗教和政治起作用的很多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作为最先倡导的闵采尔身上；其中的一些渣滓已经被时代清洗掉了，其余的还处在净化过程中，因此看上去常常只象谬误而非真理。

他首先大声宣扬的思想这样得到传播和发展，还有，他从微不足道的地位对人类起了这么大影响，获得这么多信徒，这么长久地受到各方的攻击和迫害，他以精神的利剑向各方面战斗，成为反对教会和国家中最高权力的一个可怕的敌手——这些事实使得一切党派和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对这位壮烈牺牲的战士不得不称誉他必是一个有非凡才能的人。

正因为他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时代，所以时代没有认识他，时代误解了他。因为“他的精神仿佛是一面凹镜，把后世应该实现的东西表现为海市蜃楼，因为别人不象他一样具有这些精神，所以始终耳目闭塞，思想迟钝”。很多人认为可以嘲笑他，轻视他，直到后

世，人们才知道重新评价他的功绩。

无论普法伊费尔还是闵采尔，都从来没有残暴行为，没有贪婪

684 的欲望。根据档案资料，两人死时都很穷。他们在米尔豪森城内和周围地区占优势期间，无论普法伊费尔还是闵采尔，也都未造成过流血事件。

任何时代，反动派总是比革命派残暴，即使按照与事实不符的证据，认为闵采尔对处死一些人有连带责任，那同贵族的复仇相比，也是一滴血之于满桶血而已。

米尔豪森被判处的、沉重的赔款、罚款和世袭保护金恰恰分摊在那些过去反对人民运动的、最有钱的市民身上。诸侯们特别提拔了法律顾问冯·奥特拉，任命他为显赫的行政长官，让他管辖城市和乡村，以报答他对他们的效劳。

第五章　上法兰克尼亚农军的瓦解

诸侯联军开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被处死。在格尔马尔附近军营里有二十六人被斩首，在廷格达公墓附近有二十人被杀害，在大市集广场约有三十人被处死。选帝侯、五个诸侯和十三个伯爵的联军在 5 月 31 日分道扬镳，黑森侯爵班师回国。在他撤出萨克森之前，萨克森人和黑森人之间发生了冲突；黑森人抢走了萨克森人的大炮，菲利普利用劝告和威胁才勉强止息了这场争斗。没有

这一事件他大概还不回国呢；他本来是打算开到法耳次伯爵和士瓦本联盟那里去的。

不伦瑞克官军开入艾希斯费尔德高原，进行惩罚：在海利根施塔特和杜德尔施塔特勒索了巨额免蹂躏费，剥夺了两城的特权，抢掠了它们的村庄，夺去了它们的大炮，只是没有象别处那样杀人。在埃尔富特，那支强大的农军自以为太平无事，仍然驻在那里，没有开往弗兰肯豪森；在诸侯军接近、其他人分散以后，当地市政会下令把农军首领四人逮捕并斩首处死；主要首领费纳和丁格尔逃走了。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留在后面，执行巡回刑事法庭的职务：他在朗根萨尔察下令将四十一人在市集广场斩首，并勒索了七千古尔盾罚金；在赞格豪森被他处死的有十二人，在莱比锡八人。莱比锡这八个人是闵采尔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同另外一些人共谋袭击市政会、僧侣和大学的主要人物，并准备给农军打开城门。格奥尔格公爵还将另外十五个市民施以鞭笞，然后驱逐出境。第二天傍晚，他召集市政会和全体市民到宫城，令总务大臣向他们宣布，除去已经受到惩罚的人以外，名册上还有三百人与叛乱集团有关系，这些人虽然可以免除死罪，但是要判处徒刑。他还乘机把几个有新教嫌疑的莱比锡教师送交梅泽堡的主教，永远监禁；两个有同样嫌疑的莱比锡市民在市集广场被斩首。他到处勒索，搜刮了成千上万的免蹂躏费。选帝侯约翰率军队经埃森纳赫开往迈宁根，以便从那里再到科堡去，维尔次堡主教区逃亡的贵族现在正集合在科堡，“因为太阳出来了，这些鸣禽湿润了的羽毛已经晒干，正在展翅高飞”。老亨内贝格也已经同这些贵族取得了联系。当他怀疑农民能否推翻维尔次堡的主教宝座以后，当他想当法兰克

685

尼亚的公爵、或者至少想当完全独立的诸侯的希望因风向转变而落空以后，他就若无其事地又同他的君侯兼采邑领主康拉德主教恢复联系，并进行备战。备战活动不象恢复联系那样可以保守秘密，因之引起农民的怀疑；他对臣民向来习惯使用威胁的言语，但对上法兰克尼亚农军的首领，他却善于以弟兄般的姿态蒙骗他们直到6月2日，这时选帝侯约翰的军队已经到达米歇劳境内瓦尔多夫附近。

迈宁根人曾吁请上法兰克尼亚人给予援助，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出兵七千人，并派少数部队掩护酒车先行出发。他们的基督教友威廉伯爵在德赖西加克尔附近袭击了护送酒的农军部队，刺死四十人。及至农军主力接近，他急忙赶着几辆截获的车辆奔往瓦尔多夫。农军首领顾虑有危险，便通过魏因加滕山谷开往比尔德施泰因；他们在这里未及设防，即遭到选帝侯的攻击，选帝侯是经过哈斯堡谷地开来的。只有十七门野战轻炮的农军击毙不少骑兵，甚至选帝侯的炮兵指挥官也被打死。但是，敌军连续向他们发射十二次排炮，打死二百多人，有更多的人受重伤。晚间他们退往迈宁根，除了几门炮，别无损失。总指挥施纳贝尔打算星夜率军退却，放弃迈宁根；大概他是吸取了闵采尔失败的教训：如果闵采尔看到弗兰肯豪森附近局势危险，立即决定主动撤离这个势必陷落的城市，退到设防坚固的米尔豪森或者山区，也许会好一些。但是，施纳贝尔的意见未能贯彻，于是他把各地军队都召集到迈宁根来。

他的卤获物总管弗里茨·黑夫纳在途中被俘，后来因为答应去说服弟兄们投降以免流血而得到释放。市政会根据他对敌军实

力的描述，派使者随同上法兰克尼亚农军的几个代表前去见选帝侯，一同前往的还有农军的总监米夏埃尔·施林夫。迈宁根的使者请求选帝侯保护他们的城市。选帝侯答应保证任何人的生命安全,不多索取军费赔款。暂时休战到第二天早晨;凡是愿意接受选帝侯保护的,应脱离农军营寨,其余的人安全回乡；市政会决定6月8日在梅尔里希施塔特举行上法兰克尼亚大会，旨在讨论接受选帝侯的保护条件。迈宁根市长伯恩哈德·克雷默尔已经答应他的市民在第二天早六时宣誓归顺。农军总指挥汉斯·施纳贝尔发觉此种谈判以后，担心迈宁根人可能象别处已经发生过的那样拿他当牺牲品；他想骑马逃走，但是迈宁根人在最外面的堡垒捉住他,并且把他关进本城监狱,以便讨好诸侯;有几个人甚至主张刺死他来洗刷自己。迈宁根人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对待应他们的召唤、象兄弟般地前来援救他们的人。几个首领想设法营救施纳贝尔,但是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已呈完全瓦解状态,人人只顾自己。6日清晨,他们争先恐后地离开,那已不是退却,而是向梅尔里希施塔特逃窜,甚至连所有的大炮都扔下了。因此,营救他们总指挥的计划没有成功,背信弃义的迈宁根人把他交给选帝侯,选帝侯移交给老亨内贝格，老亨内贝格把他关在马斯费尔德宫城内。上法兰克尼亚农军对自己和自己的武力已不抱任何指望，把一切都寄托在选帝侯的调停上,他们于6月12日派代表请求他保护。

人数众多、意义重大的比尔德豪森同盟,开始建立时多么庄严雄壮,如今,未经战斗就象儿童游戏一样,可耻地散场了。

选帝侯班师回国。埃森纳赫和哥达周围一些没有因第一次失败而意气消沉的勇敢人物,想把快要熄灭的火花重新煽起,选帝侯

687 归来后把这一切活动迅速镇压下去。尽管他不赞成僧侣和贵族压制平民，平民起来也只是反抗这些人而不是反抗邦君，可是，他仍然强迫全体平民把他们强取贵族的契据退还原主，并且要他们除了负担古老的义务以外，还须对领主履行一部分新的义务。他还把平民一律解除武装，连魏玛和耶拿的居民也不例外；平民家里只准保留一把面包刀、一把斧子或者小斧；他还下令把起义首领一律斩首，其中有很多是按照运动方针宣讲圣经的僧侣。他仅从所属图林根一邦就搜刮了四万多古尔盾战费，剥夺了施马尔卡尔登已享有二百年的特权；在阿恩施塔特，他为了讨好施瓦茨堡的伯爵们，将九个人在市集广场斩首，四十四人关进监狱，并剥夺了该城的特权，罚款三千古尔盾，对乡间农民罚款一万五千古尔盾。在次维考，他对起义的村庄进行了"严厉的审判"：两个牧师和一个教员已经决定处死，幸亏次维考首席牧师豪斯曼说情，才幸免于难。反之，他对易北河的农民表现得温和，因为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人安分些"，实际上一直平静如恒，只举行过全体大会。但是，本来也没有多少活动的迈森人，却被格奥尔格公爵判处赔偿损失和巨额罚金，还要举白木棒请罪。不幸的弗兰肯豪森，每年要纳一盘盐的贡赋，表示从此以后沦为隶属关系。格奥尔格公爵在埃尔茨山脉、安纳贝格和格林海因，用杀头、绞死、监禁、鞭笞和放逐等刑罚涂炭生灵。他的兄弟，比较温和的海因里希公爵把米尔德瑙、阿恩斯费尔德和申布龙的法官斩首；下令在沃尔肯施泰因刺死另外几个人，大概是吕克尔瓦尔德人和格林斯瓦尔德人把"很多人的财产全部没收或者判处巨额罚款"，至此他才心满意足。

小人物的行动同他们的君侯即大人物的行动完全一样。霍恩

施泰因的伯爵们背弃自己参加基督教兄弟会时所做的一切击掌和誓言，命令把返回家园的农军首领一律逮捕斩首。埃尔里希的一个磁器工人听说自己也被列入斩首名单，赶紧跑去见恩斯特·冯·霍恩施泰因伯爵，请他当教父，因为他的妻子刚生了孩子。伯爵不仅赦免他本人，还恩准他在洛拉和克莱滕贝格两地所经营的磁窑终身免税。伯爵对其他农民的答复是，到大池塘畔集合，听候裁决。大池塘与黑尔美河在这里构成一道堤防。农民集合起来以后，他问随同他前来的贵族：应该怎样惩罚这些叛民？贝伦德·冯·特滕博恩回答说："每个贵族在猎枪上插九个农民，天公地道。"因为农民曾杀死特滕博恩的儿子迪特里希，破坏了他的庄园舍恩贝格。其他一些贵族说："应该把这些坏蛋一律赶下大池塘淹死。"——最后，诺德豪森的城防司令巴尔塔扎尔·冯·宗德豪森说："殿下，这群人实在死有余辜；不过，如果您把他们全都处死，且不提由此遭到不幸的寡妇孤儿，就是为您自己着想，今后谁还给您服劳役，种庄稼呢？施瓦茨堡伯爵领地在这方面的悲惨教训，不正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吗？我主张根据各人财产情况课以适当的罚金。"恩斯特伯爵说："宗德豪森，你今天说话很公道，应该受到重视！"他判处所属农民罚金，最有钱的也不超过四古尔盾。但是贵族对爱护农民的宗德豪森非常不满，恩斯特伯爵只好派骑兵把宗德豪森护送到诺德豪森。

688

第六章　围攻弗劳恩贝格

尽管上士瓦本、下士瓦本、亚尔萨斯、布亨、图林根和萨克森等地平民的旗帜已经放倒，但强大的主力农军仍然以不可战胜之势屹立在维尔次堡周围。

格茨·冯·贝利欣根和格奥尔格·梅茨勒把十二条款送到弗劳恩贝格要求守军接受以后，守军立即派一个骑兵携带这份文件去追赶主教，骑兵和主教同时到达海得尔堡。5月8日，主教答复说，法耳次伯爵已答应给他以有力的援助；因此守军不妨与奥登瓦尔德农军接洽谈判，对他们说，主教会象其他诸侯对待臣民那样对待自己的臣民；倘若这样应付不过去，还可以在最适当的限度内接受条款。5月9日，副主教汉斯·冯·古滕贝格同其他一些主教座堂住持和骑士来到高级首领格茨、梅茨勒、克尔、弗洛里安·盖尔等所在的“绿荫深处”，请求谈判。他们说，他们愿意代表自己和守军接受十二条款；他们确信在海得尔堡的康拉德主教也会宣誓接受；他们只要求给一个期限，以便把条款送到主教那里。即使将来进行宗教改革，他们也愿意始终不渝地遵守。农军会议，即内部委员会，当时由农军首领组成，每支农军另派顾问五人参加，顾问每两周调换一次。农军会议的联席会议已经在新的主教座堂内宗教委员会会议室举行了几次全体大会，每次开会都有很多全副武装的卫兵从楼梯到下面礼拜堂担任警戒。每支农军的首领和

689

顾问还举行自己的特别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奥登瓦尔德农军和内卡河谷农军在霍赫贝格,法兰克尼亚农军在海丁斯费尔德的施泰因梅茨博士家里,施泰因梅茨把自己伪装成基督教友,暗中给诸侯通风报信。是的,农军取走了他三十五富德酒,经他请求只归还他四富德;但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荣誉,要他为农军起草文书。格茨和梅茨勒把宫城的提议提交农军全体大会,全体大会倾向于同意接受。这时弗洛里安·盖尔先生走出来,严肃地说:"时候到了,斧头已经砍在树根上;跳舞才真正开始;应该在每个诸侯的门前吹着口哨对他说:要我们放下斧头吗?要我们就此再罢休吗?"他是想用这番话阻止全体农军接受提议,威吓使者立刻交出城堡投降。最后,雅各布·克尔和前梅根特海姆的牧师、现在的农军顾问伯恩哈德·布本雷本劝告全体大会这样答复:弗劳恩贝格连同主教区其余各宫城,所有的大炮以及贮存物资应完全交给农军,僧侣应付足够税款,根据这个条件保证守军的生命财产,允许他们自由撤走;弗劳恩贝格是否不被破坏,应由维尔次堡城、郊区和主教区的人民来决定。使者表示他们无权决定宫城投降问题,因此谈判没有结果。

5月11日,主教座堂总铎带着随从亲自下山重新进行谈判,提议的内容和上次一样。格茨·冯·贝利欣根和格奥尔格·梅茨勒极力主张接受提议。当时格茨正渴望攻击他的宿敌班贝克主教和纽伦堡人,因此力图说明继续前进,援助别处的弟兄对事业更为有利;而不应在这里按兵不动,围城几周之久。以纽伦堡这座大城的位置和资源而论,如果农军占领它,肯定对法兰克尼亚境内战争的影响比其他一切更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维尔次堡人坚持要

捣毁宫城，并恢复他们的城市为帝国自由市。弗洛里安先生也坚决主张按照他们宣过誓的条款，把这个宫城象其他宫城一样捣毁[①]，而不顾别处弟兄有什么危险。他说："诸侯不会同来；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不能对农民有什么行动。"他也确信用伯爵冯·韦特海姆的精良大炮可以迅速攻下这个宫城。他的意见占了上风，使者们徒劳一次，又骑马返回宫城，他们最后的情绪是如此的激昂，以致走出很远，才感到能够完全自由地呼吸。当天法耳次伯爵来了一封信，提出由他调解，联合农军拒绝了。5月12日，市民们运来翻掘宫城用的铁锹和其他工具，维尔次堡市当局和新教兄弟会又一次要求宫城投降。宫城上面的人坚持他们自己愿意接受十二条款，但是没有主教命令不能交出宫城。下午，格奥尔格·冯·韦特海姆伯爵偕同埃贝哈德·吕德和汉斯·冯·哈特海姆骑马到弗劳恩贝格前，下马走到稀疏的栅栏附近，向里面喊道，为了农军的事他想同里面的贵族谈谈。弗里德里希·冯·布兰登堡侯爵、格奥尔格·冯·韦特海姆的姐夫沃尔夫·冯·卡斯特尔伯爵同另外三个骑士立刻出来见他，问道，他究竟是怎样参加农军的，而且还要为他们来谈判。格奥尔格伯爵回答说，他已经同农民结了盟，成了守军的敌人。五个人因此大笑起来，并且说："我们还没有见到你的绝交信，怎么成了敌人呢？"沃尔夫·冯·卡斯特尔笑得最厉害。他说："你是我的敌人，而我娶了你的姐姐，这怎么解释呢？"格奥尔格伯爵回答说，他说的并不是玩笑，而完全是实话。他确实带

---

① 根据几年前发现的克里斯著东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史的补遗证明，弗洛里安先生根本不赞成停兵在宫城前，相反，他劝阻这样做，并与梅根特海姆的牧师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因为牧师劝告维尔次堡人坚持要破坏这个宫城。——编者

着他的领地和臣民参加了农民队伍，把装备最好的部队也编入整个农军，并且把枪支、弹药和其他东西分给了农军。因此他现在代表全军严正地要求他们把宫城连同里面的一切都交给农军，然后他愿意保证守军生命财产，安全撤走。五个人回答说，他们为自己的名誉不能这样做，他们彼此宣过誓，只要生命不死，就要守住宫城不让农军占领。至于使农军撤退而取得一笔钱的问题，那是绝 691 不会少的。他们让格奥尔格伯爵带上书面建议：如果奥登瓦尔德农军首领同意以维尔次堡的主教接受十二条款为条件，吸收他参加新教兄弟会，保证他去缔结协定时的通行，并且象保护结盟的弟兄那样保护他和主教座堂总铎不受一切不承认这项协定的人的侵害，那么，守军愿意发给农军开拔费，首领共三千古尔盾，每名士兵半个月饷。

总铎企图以此离间奥登瓦尔德农军和弗洛里安先生及其所部法兰克尼亚农军，造成他们的分裂。

格奥尔格伯爵带着这份文件同两个骑士又乘马下来。此事没有保守秘密，城内纷纷传说有人想接受宫城守军的金钱。市民非常不满，他们拿着铁锹、鹤嘴锄和其他掘壕工具，大嚷大叫地集合起来，向首领们发出激烈的威胁言词，于是农军会议的大会上发生了最剧烈的争论。格茨先生受到许多谴责，但是他反而责备法兰克尼亚农军残暴不仁，不肯留下房舍；他说他宁愿与土耳其人共处，也不愿跟他们在一起。他如此责备法兰克尼亚农军，以至险些丧命。他们指责他同宫城守军同党；他辩白说："少数人嫁祸于他，企图借农军之手打死他或者把他赶入用梭镖刺杀的行列。"于是谈判就此结束。煽动市民最厉害的又是汉斯·贝尔梅特尔和斯特

凡·迪特马尔。他们深愿推翻市政会,自己取得本城的领导地位。他们聚众滋扰的企图失败以后,就出城来到法兰克尼亚农军营寨,告发市政委员们倾向主教。农军方面听取了市政会的辩解,弗洛里安先生对城内的阴谋和骚动非常不满,因此作出决议,在城内三个地方设立绞架,并且宣布,今后如有胆敢破坏内部安宁,在基督教友中间制造叛乱者,立即处以绞刑;为了表示自己是遵守秩序的市民,大家纷纷动手,甚至有俸教士也帮助安装这三个绞架。弗洛里安先生同时从海丁斯费尔德调几队农军到城内,驻在各主教座堂住持的邸宅里,因为派在赤足僧修道院的市民保安队不尽职责;军法官也带领看守兵一同来到城内。弗里德里希·聚斯,以前叫安布罗西乌斯,是奥古斯丁派教友,现在是瓦尔德曼斯霍芬的牧692 师,每天早晨四时在主教座堂根据诗篇给这几队农军布道一次;另外一个僧侣给他们唱德语弥撒。早晨四时以前,有一个人在各院来回走动给睡觉的兵士值勤。

在此期间,农军在宫城对面的尼克拉斯山上构筑了堡垒,把韦特海姆伯爵的大炮拖了上去,并且用篾筐掩蔽起来;圣布尔克哈特郊区和城市之间石桥拱下的木筏也钉紧了;因为一旦桥面遭到宫城守军的扫射,人们可以从桥下通过木筏安全地往来于美因河两岸。

5月14日,礼拜日,拂晓前,法兰克尼亚农军的很多部队打鼓吹笛,从海丁斯费尔德开往尼克拉斯山,驻守堡垒。四时开始炮击,因为尼克拉斯山距离宫城太远,所以只毁坏了宫城的一些屋瓦。宫城守军不向尼克拉斯山射击,却向下面近处的城市开火。城里的农军在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用几门小炮、市民在布莱登城楼附

近和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拱门下用大炮同时轰击宫城，给宫城造成很大损失。双方射击到夜晚，主教府的见习牧师在宫城里被城楼发出的炮弹击毙。射击时，奥登瓦尔德农军和内卡河谷农军从赫希贝格下来，开到圣布尔克哈特，打碎这个主教座堂内的石头圣像和木头圣像，抢走装饰品；他们在这里驻扎期间，从主教座堂储存丰富的酒窖里喝了二百八十九富德酒。



弗劳恩贝格在燃烧

第二天是5月15日。中午时分，天气晴朗。人们在维尔次堡看见了在弗兰肯豪森同时能看见的那个围绕太阳的美丽彩虹。宫城里有人说这个现象是吉兆，也有人说是凶兆。紧接着，从尼克拉斯山射来一个炮弹，穿过窗户，打死了疲倦地睡在床上的劳达管区的管酒窖人。农民显然认为彩虹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的很多旗帜合起来恰巧是彩虹所有的颜色。他们从比朔夫斯海姆取来三门备用的蛇炮，准备向“土丘”发动一次攻击，那是宫城外边的一个炮兵阵地，给城市造成的损害最大。15日晚，强大的部队，其中大部

分是黑军，集结在障蔽弗劳恩贝格东面的一个果园里。夜深以后，九、十时光景，又有其他农军队伍带着云梯、登城工具、斧子和一切冲锋器械从城里来到。鼓声冬冬，笛声响亮，农军高声呐喊，向山头冲去，砍掉和突破疏稀的栅栏，攀越堡垒，很多人跳下深壕沟，把云梯抢运到宫城跟前。 693

进攻的兵士被雨点般的子弹打退，后续的增援部队被炮弹击溃，有些兵士甚至已经冲到宫城跟前，却被从各个窗口投出的火团、硫磺圈、松脂圈、火药块、石头等砸烂，烧伤，熏瞎眼睛；他们不能向上射击，也无法向上攀登。从城里看，孤零零的宫城完全在大火之中，真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夜景。城里大街小巷的群众惊恐不安地看着这番景象，听着周围隆隆的枪炮声、战士的呐喊声和夜间的回响。攻击的士兵一个个筋疲力竭，退了回来。宫城守军喝陈酒恢复精神，但不离开自己的岗位。紧接着，第二次攻击又在整个宫城周围开始了。这次黑军中最勇敢的兵士一直冲到前院附近，还有一些士兵已经攀登朝向尼克拉斯山的城墙。但是，防守兵士也象攻击士兵一样勇敢，农军第二次攻击又没有得手，不得不再次退却。夜半二时，宫城守军等待着第三次攻击。一个步兵队长从窗口向外窥视农军的动静，一个受了重伤躺在壕沟里的农民看见这个队长身后的灯光，就使出最后力气向高处瞄准，一枪打死了他。随后又是一片寂静。弗里德里希侯爵“为了表示他们还活着”，命令所有的大炮向下面寂静的城市开火，宫城守军的短枪和火绳枪差不多把最后一颗子弹都打光了。他们同时生起两炉大火，通宵达旦地铸造子弹。他们中间很多人受伤，但只死了三人。他们查点宫城壕沟和堡垒里死亡和重伤的农民，却在四百名以上，在壕沟以 694

外伤亡的还有很多，已经由自己弟兄在攻击结束以后抬走了。早晨，农军营寨派出使者，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作为和平标志，要求休战到下午二时，以便埋葬阵亡的弟兄并运走伤员。弗里德里希侯爵却要求所有营寨一律休战到夜半，同时农军不得接近宫城壕沟。农军使者表示，这一点他们不能接受，但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最顺利地谈判，并依靠神的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宫城中这些贵族老爷心如铁石，受伤的农民不得不在宫城壕沟里"躺卧着，最后痛苦地死去；其中没有一个人得救，没有一个人被运出壕沟，守军任他们四处乱爬，呻吟，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

农军大部分精兵就这样在两次攻击中牺牲了。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把宫城打开缺口就冒险发动了攻击。不幸的是，曾经指挥攻击许多宫城和魏因斯贝格的弗洛里安·盖尔，恰恰在这两天远离了所部黑军，所以攻击弗劳恩贝格是在没有这位卓越指挥员领导下进行的。原来，农军会议在尚未决定这次攻击之前，根据弗洛里安的建议，派出两个成员到罗滕堡去请求支援大炮和彻底解决该城参加兄弟会的问题。选派的代表就是弗洛里安·盖尔本人和奥克森富特的市长汉斯·佩措尔德。他们偕同顾问洛伊岑布龙的莱昂哈德·德纳、施瓦岑布龙的大莱昂哈德和格布萨特尔的塞巴斯蒂安·拉布，一起乘马前往。

在这以前，罗滕堡曾派代表到维尔次堡来，得到三日期限，决定该城是否同意参加兄弟会。罗滕堡城内各党派意见非常分歧。但是，周围城堡和寺院的火焰把大多数人吓坏了，因而接受了埃伦弗里德·孔普夫的建议：只要农民竭诚拥护圣经，他们就可以同农民联合起来实行神圣的福音。埃伦弗里德·孔普夫、门青根、康

695

拉德·埃贝哈德等在海丁斯费尔德的施泰因梅茨博士家里达成了协议。在达成协议以前，罗滕堡几乎中计落到农民手里。韦特林根的陶伯尔耶尔格和另外几个首领带三百人化整为零混进了城内，打算抢劫骑士团礼拜堂和有钱的市民。布雷特海姆的恩德雷斯·温茨海默尔率同样多的农民跟随在他们后边，也来到城前。在市民迅速关了城，而尚未同城内外的农民发生冲突以前，偶然来到这里的布雷特海姆的城防司令汉斯·梅茨勒出面说服城外的农民撤走，已经到城里的农民，由市民开对面的城门，放他们到陶伯尔河谷去。于是，市政会把骑士团和修道院的财产没收归本市所有，这项工作由市民自己打着小旗依次到骑士团礼拜堂去进行。这时弗洛里安·盖尔和其他几个农军顾问乘马来到城内。弗洛里安先生在这里也首先设立了一个绞架，惩处坏人，保护好人，以便“维持城内的和平”。然后他恰当而严肃地说明集合起来的农民的意图，特别谈到平民也应该正确了解圣经和取消一切违反圣经的事情的必要性；但也谈到赋税由民众审核批准和官厅由民众监督的必要性，换句话说，他们的目的不是把民众的负担完全取消，而是根据敬畏上帝的人的意见加以调整；还谈到要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公共福利，不过执行时并不伤害任何僧侣，而且要很好地安排他们的生活。因此他向他们提出法兰克尼亚农军的七条款，并在结束时说：“如果你们现在同意我们的要求，就答应我们；如果还有意见，可以友好而亲切地提出来。”

市政委员们对废止杂捐和地租的条款感觉困难。奥克森富特的市长试图安慰他们，说人们很快会取得谅解，达成协议。假如战事延长下去，人们也会想尽办法减轻困苦；你们只要派三、四个亲

信参加农军会议，就会有席位和发言权。正象过去许多次那样，这些代表关于农军情况所发表的意见也各不相同。这个奥克森富特人最后说："正确了解我们吧，只要我们在魏因斯贝格农军里，你们只管同它联合吧。"市政委员们虽然感觉很为难，终于不得不参加兄弟会。弗洛里安先生又对来到城里的罗滕堡郊区农民说明兄弟 696 会的意义，劝他们保持和平与秩序，服从命令。第二天，他在教区教堂进行了同样活动，并接受所有参加兄弟会的人的宣誓，他和另一个代表还以法兰克尼亚农军的名义接受该城参加兄弟会的宣誓。六百名郊区农民全副武装护送两门精良大炮及弹药车到维尔次堡营寨去。经本城推选和请求，埃伦弗里德·孔普夫和年轻的格奥尔格·施佩尔特随同前去出席农军会议。埃伦弗里德先生也带了卡尔施塔特一同前往，卡尔施塔特在罗滕堡已经再没有什么作为。他们一行来到城门口，雇佣兵舍费尔汉斯嚷道："我们怎么能跟这样一个坏蛋一起骑马呢？"当时如果不是施佩尔特制止动手，他也许把卡尔施塔特博士刺死了。5月16日，他们带着大炮到达海丁斯费尔德，受到热烈欢迎。埃伦弗里德先生发言赞成维尔次堡恢复帝国自由市和捣毁宫城，被维尔次堡人选为市长，此后就以市长身份出席内部农军会议。人们对埃伦弗里德所尊敬的卡尔施塔特却相当冷淡，很不满意他的发言，他同护送大炮的农民又一起返回故乡；到罗滕堡时，经门青根调解，费了很大周折才被允许进去。

5月18日，首领和顾问们商议如何占领宫城。军中已经传说士瓦本联盟打败了魏因斯贝格农军。19日，开始用罗滕堡的大炮轰击宫城，把很长一段城墙轰倒在壕沟里。炮手汉斯·博斯勒善

于使炮，打得很准。

但是在5月19日当天，格茨·冯·贝利欣根偕同部下首领出席内部会议，宣布士瓦本联盟的军队正在接近，内卡河畔的弟兄已经受到很大的压迫，他们的基督教盟军打了几次败仗；他想出兵去援救那些弟兄，不能再耽搁时间。由于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他们又要求守军接受十二条款。这次守军以条款冗长为借口，要求给予考虑时间。因为守军迟迟不作答复，农军首领于5月20日宣布：只要攻下宫城，参加攻城的人除去领一份全饷作为攻击津贴外，还可以得到宫城的一切金银财宝和家具。内部会议根据宫城的一份地图讨论了攻城计划，还在“绿荫深处”准备了一份敢死队登记簿，但是前来登记的人寥寥无几。维尔次堡市民早就着手向这个坚固697 宫城挖掘地道。他们让四十个矿工挖掘圣布尔克哈特南面的山脚，指望用火药一炸坑道，整个山就会裂开，宫城就会倒塌。虽然有奥登瓦尔德人大力援助他们，但是挖掘进度仍嫌缓不济急。

第七章　文德尔·希普勒在内卡河畔和维尔次堡

特鲁赫泽斯从辛德尔芬根推进到普利宁根以后，在普利宁根和诺伊豪森驻扎了四天。这时很多符腾堡的城市派来代表，请求宽恕。特鲁赫泽斯只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城市，同时立即下令在斯图加特举行一次邦议会。很多城市因为事前没有得到消息，未能

派代表出席；魏因斯贝格、博特瓦、布拉肯海姆和拜尔施泰因等城市和管区被宣布为叛乱策源地，没有出席资格。特鲁赫泽斯不问符腾堡有罪无罪，竟以抢劫和焚烧相威胁，向全邦勒索罚款三万六千古尔盾，该邦在反对无效之后，只好缴纳。符腾堡邦充满恐怖气氛。受到威胁的城市为了交出起义首领换取本身的宽大，自行设法捉拿这些人。5 月 15 日，博特瓦的法院和市政会就曾请求海尔布隆的市政会暗中打听米夏埃尔·德姆勒、别号努斯亚当的马丁·格雷默尔、年轻的施皮茨希尔施和梅尔希奥·乌尔巴赫尔等人的下落，企图得到这几个人，牺牲他们来祛除本身的大祸。

甚至海尔布隆也不是没有忧虑的。文德尔·希普勒、彼得·洛赫尔和汉斯·席克纳正住在此城，进行帝国改革的工作。会战后第二天，在符腾堡因兵败而逃跑的首领温特施特滕的伯恩哈德·申克，和参加了会战的厄林根的米夏埃尔·沙尔普夫两人就来到海尔布隆，他们首先带来了可靠的消息。他们说，士瓦本联盟军的重炮和野炮有一种非常可怕的炮弹，以前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联盟军还有二千五百名精锐骑兵，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冲进了在猛烈的炮火下溃散的部队。据说，文德尔·希普勒和其他几个顾问听到这个消息，马不及备鞍，就匆匆离开了海尔布隆。

市政会的委员们慌忙向居孀的冯·黑尔芬施泰因伯爵夫人献殷勤，在各金匠处搜寻农民从魏因斯贝格宫城卤获而出售在海尔布隆的宝贵饰物，象伯爵夫人的价值昂贵的小十字架、珍珠和戒指等。但是，夫人的忠仆埃尔哈德·克雷姆派斯已经把这些东西给他的女主人赎了回来。委员先生们更着急的是，派代表去迎接士瓦本联盟军。汉斯·贝尔林先生刚刚还在从事帝国改革工作，现在 698

不得不放下笔，同市长里泽尔一道骑马去迎接特鲁赫泽斯；这位真正海尔布隆人在可爱的故乡发生危难时，当然就顾不得再过问农民和帝国的事情了。5 月 17 日，礼拜三晚间，他们趁联盟军的几个军事顾问和指挥官在斯图加特吃晚饭时前去会见，当即向这些人提出一些迫切的请求，说他们担心会被维尔次堡农军和其他农军第二次侵入。鲁道夫·冯·埃因根友好地说："亲爱的先生们，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高枕无忧，我告诉你们，放心好了，官军今夜撤营，礼拜四一定出发，骑兵从普利宁根赶到雷姆斯河畔，礼拜五到达海尔布隆附近。我们准备抄近道去惩罚魏因斯贝格。你们等到明天，格奥尔格先生早晨就会到达斯图加特。"

夜里，一名急使叫醒海尔布隆代表，把一封致联盟的信交给他，信中报告一千二百农民在魏因斯贝格集合起来，据说还有大批人马正从维尔次堡和申克地区开来，准备侵占海尔布隆，洗劫市政会的生命和财产。援兵刻不容缓，他们请求至少派两队雇佣兵去。但是，指挥官们顾虑这两队人到不了海尔布隆就会被农军消灭，因此一队也不肯派去。海尔布隆市政委员们举行会议，讨论对策。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魏因斯贝格山谷的农军近在咫尺；格茨·冯·贝利欣根的威胁信摆在面前，信中明确表示，他要从维尔次堡率军前来；他们自己的代表也从斯图加特来信，以特鲁赫泽斯正率军来援安慰他们，信的结尾说："再没有太平无事的日子了，联盟军就要到你们那里。赶快筹措给养和其他军需品吧；据说你们左右有几个魏因斯贝格人，我们担心这可能对你们非常不利；望你们暗中防范他们；要把城池保护好，因为这关系到你们的生死存亡。"

文德尔·希普勒从海尔布隆赶到魏因斯贝格，从这里派急使携带伯布林根打败仗和特鲁赫泽斯迫近的消息去见维尔次堡各首领，同时给厄林根、雅格斯特河谷、柯赫尔河谷和附近其他地方的 699 人去信，命令他们迅速向魏因斯贝格集结，也通知霍恩洛厄的伯爵们，要他们送来大炮和军械。然后他赶到塔尔海姆，召唤雅各布·罗尔巴赫活动地区内德意志骑士团的农民和海尔布隆的农民起来应援；15日，他到达劳芬，以便在这里设立一处营寨，作为符腾堡农军残部的集合地点。他发挥全部才干，使溃散的人归队，使沮丧的人鼓起勇气，使被摧毁的军队重建。的确有很多农民来投奔他，但是结盟的城市大多数已经向特鲁赫泽斯递了降书，而且，即使再拿起武器，也不愿意孤注一掷，因为新的失败似乎不可避免。文德尔立即发觉了海尔布隆市政会的背叛，因此不得不把劳芬的营寨迁回魏因斯贝格。他自己则急速驰往维尔次堡，呼吁那里的弟兄来援助。

鲁普雷希茨霍芬的米夏埃尔·鲁普在格明德城前脱离了盖尔多夫农军，自己率五百人的一支部队赶到魏因斯贝格。格明德市民的分裂是由新教派牧师安德烈阿斯·阿尔特海默尔被教会免职引起的。该城人数最多的金匠业十分关心阿尔特海默尔，向市政会请求恢复他的牧师神职；早在二十年前城内的修道士和教士就因为几个信条意见不合了。市政会拒绝了金匠业的请求，于是他们自己出钱请他当牧师。阿尔特海默尔牧师信赖这个后盾，布道愈来愈无顾忌。市政会因为周围地区的起义已经如火如荼，不得不听之任之。如同周围各地一样，格明德森林也有四千农民起事，他们被安抚下去才几天，随后又集合起来。复活节（4月15日）之

夜，城内发生一次暴动，可是因为市民准备不足，并未有什么结果。几天以后，金匠和其他市民全副武装集合起来，“他们希望有纯粹的福音”，闯进修道院，抢掠财物，夺去城门钥匙，把很多依靠裙带关系当上委员的人和政绩恶劣的委员逐出市政会，从市民中另选了新的委员，首先整理税制。为了解决市政会和市民之间的争执，旧市政会已经在 3 月 27 日答应拥护福音，废除本城一切不良的制度和法令，并且负责建立合理的良好制度。但是，士瓦本联盟在莱 700 普海姆战胜以后，旧市政会又把事情搁置下来。农军看出此城仍然意见不合，希望对它进行占领。不过，跟其他城市一样，即使市民和一部分委员同农军的意图一致，他们的物质利益与农民的物质利益也不尽相同。因此，该城拒绝了农军要它参加兄弟会的要求，可是它主动表示，如果需要它做有利于华美军的事情，它一定尽力效劳。农军也答应不在该城辖区内造成任何损害；后来因为有一个首领，就是耶金根的施托尔林，和军法官侵入教堂，强奸修女，其他首领把他们关进监狱，并且在农军撤走后还向格明德人再三道歉。农军是 5 月 3 日开始撤退的。他们带着十五门大炮，在霍恩施塔特和舍欣根之间设立了一个营寨。他们从这里又一次委婉地要求格明德帮助他们以十二条款实施圣经。

这支农军以及丁克尔斯比尔、艾尔万根和克赖尔斯海姆的农军，似乎都是时常分散去从事田间工作，总指挥部只留下一部分精兵，其余的根据召集令再集合起来；当文德尔·希普勒最后号召艾尔万根开一队人到魏因斯贝格去时，该城地方官冯·塔南堡未做明确决定，只率领该城部队围绕格明德、林堡、哈耳和艾尔万根等地的森林移动，显然是故意闪避。盖尔多夫农军首领召集艾尔万根的

农民代替这一队人，很可能是联合这一队人去增援内卡河畔的弟兄。艾尔万根的农民由于也受到文德尔·希普勒急使的督促，便同艾尔万根的市民商量，要各村每四人抽一人到盖尔多夫农军去。5月17日，正当很多农民开进城的时候，城内的地方官同他的连襟劳因根的保护官赖因哈德·冯·诺伊内克和厄廷根的伯爵取得谅解，伯爵率步兵和诺伊堡年轻的法耳次伯爵的骑兵六百人来到附近。这支人马同时放火烧了三个村子，引诱城里的人前去救援，城里的市民和农民听说是骑兵放了火，立刻有三、四百人跑出去，但出城不远就落到埋伏在森林中的骑兵手里，结果损失三十人和三支枪，逃了回来。该城地方官给法耳次伯爵的骑兵开了城，宫城保护官也给他们开了宫城。市民和所有大小村庄的农民不得不重新宣誓归顺。不宣誓归顺的人，房屋财产被烧掉，有二十三人被杀。两个有俸教士威廉·冯·黑斯贝格和汉斯·冯·居尔特林根[1]也被俘，后者逃奔哈耳农军，后来平安到达斯特拉斯堡。很多　701
艾尔万根人似乎投奔了丁克尔斯比尔农军，因为这支农军里有这样一种愤懑情绪，以致他们决定在三十英里内不留一个宫城。当时正如风传的那样，盖尔多夫农军顾虑受到几方面的侵袭，因此不得不留下来掩护自己的地区。

文德尔·希普勒来到维尔次堡农军营寨，终于使没有行动的人行动了起来。然而，就是在痛感局势危难的这个时刻，他们也好几天不能下定决心。在联合农军中，一开始就存在很多互相矛盾的因素。十二条款陈情书恰恰又在这个时刻公布。这是一个不幸的主张，尤其不幸的是它必须同法兰克尼亚农军的七条款相对比，

① 此处原文有误，仍照原书612页统一。——译者

702 而七条款的优势已为实践所证明。整个事业的挫折和围攻弗劳恩贝格的失利，引起了旧日个人恩怨的冲突，引起了不信任、猜疑、责难和分裂。格奥尔格·冯·韦特海姆伯爵甚至离开维尔次堡，回老家去了。在攻击弗劳恩贝格的那一夜，他曾按兵在宫城近旁，格茨·冯·贝利欣根也率自己的兵丁停在他附近，大概是要防止宫城攻陷后对他们的亲戚再次发生魏因斯贝格事件。由于攻击失败，损失重大，刺激太深，愤懑情绪变为一片责难声，造成十分有害的猜疑气氛，好象格奥尔格和贝利欣根两人意欲派军队到宫城去



法耳次伯爵的骑兵火烧三个村庄

增援他们的近亲厚友似的。格奥尔格伯爵感到侮辱太甚，一怒乘马离军回家，对农军要求增加大炮的信答复说，他所有的已经给了

他们,他现在只剩下一门破蛇炮了。

文德尔·希普勒对这种激烈的混乱感到彷徨不安,17日晚,他迅速策马赶到维尔次堡,力图弄清是非,消除不良现象。20日,他终于做到向所有结盟村区发出征召令,要求迄今每四人出一人的这些村区作好准备,听到第一次召唤,立即以全部兵力来增援;整个陶伯尔河谷、柯尼希斯霍芬、劳达、梅根特海姆等城的军事首领必须负责召集本地区的全体居民。文德尔·希普勒还作出决议,只留四千人监视弗劳恩贝格,而以两万人在雅格斯特河畔的克劳特海姆设一坚固营寨,一方面掩护陶伯尔河和美因河中游,防止摇摆不定的霍恩洛厄伯爵倒退,一方面从这里威胁整个内卡河流域和还没有解除武装的符腾堡各村区。但是,厄运的脚步比农民走得更快。文德尔的这个妙策,因为群众不愿接受而化为泡影。最后,23日,他使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的华美白军出动了,他们由格茨·冯·贝利欣根和格奥尔格·梅茨勒指挥,兵力仍有七千人左右;为弟兄危难而忘我的弗洛里安先生,听到第一次呼援就想率法兰克尼亚农军行动,然而内卡河畔的弟兄已经失败了。

第八章　在内卡河畔和魏因斯贝格山谷贵族对异教徒判处火刑

特鲁赫泽斯从斯图加特出发,经过霍恩阿斯贝格要塞的时候,要塞指挥官把捉到的两个农军首领交给他,一个是雅各布·罗尔　703

巴赫，另一个是在魏因斯贝格当过卤获物总管的海尔布隆人。报复心切的贵族把雅各布先生看作是一个重要俘虏，决定活活烤死他。他们带着他行军，经内卡河畔的伯尼希海姆，于5月20日到达内卡加塔赫。特鲁赫泽斯扎营在内卡加塔赫和菲尔费尔德之间风景优美的内卡河原野，想在这里大张旗鼓地举行一次贵族对异教徒判处火刑，用血和火来祭祀他那些同僚和亲戚的亡灵。周围各村庄连一个农民也没有了。晚上，雅各布·罗尔巴赫被铁链绑在草地中一棵杨树上，象处死伊尔斯费尔德的那个吹笛人一样，四周堆满木柴，慢慢地烤他，他不得不随着鼓声和笛声在火圈里围着树跳起可怕的死亡之舞。一些孩子登在兵丁的肩膀上观看，周围站着贵族，直到他发出最后的呻吟，面目模糊，失去人形倒下为止。



雅各布·罗尔巴赫之死

这只不过是第一幕。第二天，5 月 21 日，联盟军约四、五千人，有的徒步、有的骑马离开营地向魏因斯贝格山谷进发，同时，特鲁赫泽斯命令一个叫特劳茨基歇尔的巴伐利亚贵族前往魏因斯贝格，把该城烧掉。

魏因斯贝格人听到士瓦本联盟军队从斯图加特气势汹汹杀来的消息，立即有几百户人家携带一切可能携带的东西，离开魏因斯贝格和魏因斯贝格山谷逃走，大部分奔往海尔布隆，一部分逃往其他各地。这是因为，文德尔·希普勒留在魏因斯贝格城内和矮凳山上的兵力总共不到两千人，其中一部分已经撤往法兰克尼亚去投奔强大的盟军，一部分逃入森林。可以称为蒂利[1]的先行者的特鲁赫泽斯下令，把还留在魏因斯贝格城里的妇女和小孩强制拖出来，然后将该城连同城内一切财产烧成灰烬。特劳茨基歇尔来到城前，发现城内只有妇女、小孩和老人。他派人警告这些人赶快出城，还吩咐把圣物搬出去，一个不愿意出城的老人和两个产妇，都被雇佣兵强拖出来。然后从三面纵火烧掉这个小城，"几个妇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财产，不肯听从警告，被活活烧死"。牲畜和器具，无论兵丁还是被赶出的居民，都丝毫不准拿走。"即使该城装满了金币，它和里面的一切财产也要烧掉。"被焚的牲畜嚎叫不已，无辜老人、妇女和小孩不得不眼看着自己诞生地和仅有的财产被烧毁而啼哭，听来极为凄惨可怕。这声音传得很远，而远处的埃尔伦巴赫、宾斯旺根、格尔梅斯巴赫等五个村庄，也发出火光，同魏因斯贝格一样，被烧得片瓦无存。那天是基督升天节前的礼拜日，魏

704

[1] 蒂利(Johann Tserclaes Tilly)(1559—1632 年)，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同盟的主要将领，1631 年攻陷并破坏了马德堡。——译者

因斯贝格山谷的天空变成一片火海。大火熄灭以后，美丽的魏因斯贝格只剩下十所未被烧掉的小房。为了讨好贵族，大公未经审理，不顾魏因斯贝格人大多数无罪，竟宣告让这个火后废墟永远荒废。

第九章 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和农民对待协定的态度

705 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由于每日受到投奔他的逃亡领主、德意志骑士团团长、维尔次堡主教和施佩耶尔主教等人的怂恿，加强了备战活动。这位虔诚的诸侯已经答应臣民召开邦议会，现在，为了祈求良心的安宁，于5月18日写信给梅兰希通，征询他对于十二条款的意见。梅兰希通回信说："象德意志人这样一个缺乏教育的野蛮民族，完全应该享受比现在更少的自由；官厅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的；因此，如果官厅没收市民的财产和大森林，人们不应反对；如果它取消教会的什一税而转给别人，德意志人也应该服从，如同犹太人必须听任罗马人拿走寺院的财产一样。"

梅兰希通用这种逻辑否定人民的合法权利，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依据他的书信心安理得地拔出了宝剑，而且在亚尔萨斯和士瓦本的农军遭到严重失败以后，更是勇气勃勃。

领主们的见解总是非常奇特。协定是诸侯与臣民共同缔结的，他们认为臣民绝对没有权利在协定有效期间援助别处的弟兄，

而他们自己则可以违反协定,有权向其他诸侯要求武力援助,镇压参加普通兄弟会的臣民。法耳次选帝侯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布雷滕存有很多从法兰克福博览会运来的高原地区城市各商号的货物,农军很想得到这些东西。法耳次伯爵派骑兵一队和步兵五百名,开往布雷滕,以便占据这个在农军背后的法耳次所属小城,保护这些货物。这时,布鲁赫莱茵的农军突然出现在下诺伊埃斯海姆村附近,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退回海得尔堡,即予以歼灭。法耳次伯爵认为这是破坏协定中关于允许大路交通自由的条款。他还认为,瓦亨海姆农军和温青根农军应亚尔萨斯农军的邀请又集合起来,以便援助亚尔萨斯的弟兄,同时派军驻在诺伊卡斯特尔和德赖费尔斯并试图占领朗道,以便对洛林的安东公爵的进攻进行自卫,也是破坏协定。他还把个别小部队在各地仍有抢劫和放火行为,归咎于农军首领不讲信义,却不去想一想,在布鲁赫扎尔的农军首领无法约束远地的零星匪徒,正如特鲁赫泽斯不能为每个抢劫的雇佣兵负责一样。5月23日,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率以红十字为符号的步兵四千五百名、骑兵一千八百名和非常强大的炮队从海得尔堡出动,袭击布鲁赫莱茵境内起义的发祥地马尔施。农民信守协定,已经解散了自己的军队,现在看到自己上了当,愤怒非常,便用短枪竭力进行自卫反击;但是法耳次伯爵下令从四面放火,烧平他们的村庄。官军经过的一切村庄都遭到洗劫,成群的牲畜被抢走。基斯劳宫城只有四名农军驻守,立即被官军斩首。然后,官军去袭击布鲁赫扎尔,市民惶恐异常,在5月25日开城投降。法耳次伯爵逼令该城交出祸首。市政会和市民经过长时期考虑,告发了几个穷人,另外逮捕了七十多人,一起被囚禁在一个牢狱里,几

706

乎窒息而死。

法耳次伯爵的这次袭击是按照同特鲁赫泽斯的约定进行的。特鲁赫泽斯从内卡加塔赫军营出发，冲进克莱希部，袭击了埃平根；农军总指挥安东·艾森胡特同另外三个首领，盲目相信协定而安心居住在那里。特鲁赫泽斯把这四个俘虏当作“战利品”送往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处“以表敬意”。这位伯爵听信了梅兰希通关于民众不得给官厅作任何规定，官厅无须遵守同民众缔结任何协定的说法，竟下令把安东·艾森胡特和另外三个首领斩首。他还判处布鲁赫莱茵人罚金四万古尔盾，命令他们解除武装，并杀了五个俘虏；第六个已经跪倒，因为有领主说情，选帝侯路德维希宽恕了他和其他人。

必须肃清施佩耶尔部。那里存放的四十车法兰克福的货物，因为农军的关系还不能运出，特鲁赫泽斯决心帮助商人和施佩耶尔部的主教摆脱他们的窘境。三百名农民在奥登海姆构筑了防御工事，他们退入森林，不肯投降。特鲁赫泽斯“每天在各地搜查农民，发现后就当作敌人对待，刺死很多，到处夺取农民的财物”。特鲁赫泽斯扎营在奥登海姆时，他的装备遭到一场大火；当地农民夜间偷偷溜回来，在自己的村镇放了五处火，烧毁房屋四十六幢以上，烧了联盟军的很多马匹、车辆和物品。

707

5 月 28 日，法耳次官军同士瓦本联盟的军队在菲尔费尔德和内卡加塔赫之间联合起来，兵力共约一万三千人，其中一千多名是有精良铁管枪的狙击兵，由特里尔的大主教亲自率领，有车二千多辆；法耳次伯爵的炮队有发射八十磅炮弹的大炮两门，二十英尺长的应急蛇炮两门，大蛇炮八门，野战蛇炮十二门和很多其他的炮。

因此，大人先生们怀着胜利的自豪感，趾高气扬地向维尔次堡前进。

第十章　内卡苏尔姆和柯尼希斯霍芬

5月24日，奥登瓦尔德和内卡河谷农军到达克劳特海姆；当夜十二时，就有三队人进入柯赫尔河畔的诺伊施塔特。这支农军主要是：哈耳地方自卫团编成的两队，内卡苏尔姆、贡德尔斯海姆、克劳特海姆三地的部队，诺伊施塔特人和他们的大炮，厄林根人和他们的大炮，以及韦特海姆的部队。这支农军的最大弱点，是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把这次行军看作出兵对敌，而认为是回乡返里。内卡河畔海尔布隆周围各村庄的人已经重新归顺，而且宣誓，立即同他们有关系的农军脱离关系，牺牲身家性命也要返回家园。因此，这些部队在行军途中不断接到家人来信，劝告、召唤他们回家；伯金根、内卡加塔赫和弗莱因等地被召回的人甚至从默克米尔写信，请求已经逃到海尔布隆的乡绅和市政委员保护他们，请求"联盟军考虑宽大他们"。内卡加塔赫人真的直接开进他们的村庄，他们在海尔布隆的领主命令他们通知农军，说他们现在被召回了，既无意反对领主，这次也不想对华美军承担任何义务。华美军要求他们重新出兵，并以不出兵就要加以伤害相威胁；他们答复说：他们已经被召回了，因此不愿再服从农军的命令，随农军一起出征。但是，海尔布隆所属村庄有很多人与农军关系很深，他们在家乡显然不能

708 指望得到宽恕。农军的这些可靠伙伴甚至扬言，要掘开内卡河，从四处攻击海尔布隆，把市政委员逐出城外，赶入用梭镖刺杀的行列。

海尔布隆的市政委员们继续争取联盟顾问的宽恕，他们供给特鲁赫泽斯车辆，赠给军需长一顶小圆帐篷，派人给鲁道夫·冯·埃因根无偿地送去了他的儿子的马，给特莱施·冯·布特拉尔无偿地送去了他的内弟迪特里希·魏勒的马；他们还按照特鲁赫泽斯的命令，立即把还在农军中的市民的一切财产查明没收，并将清册送上，听候他的答复和处理。因此，5月25日厄林根和内卡苏尔姆的农民纷纷入伍，结成很大的队伍。农民给城里写信以后，市政会连续派两个使者到克莱希部去向特鲁赫泽斯求援：“情况十分危险，迫在眉睫。”特鲁赫泽斯答复说：“我要拯救你们，我不会对这些畜生置之不理；不过我不能象带几个人那样率领我的军队行动。”委员们根据这种情况答复华美军说：“我们答应过你们惩罚僧侣，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保证。但是，现在我们参加了崇高的联盟，而且象对皇帝那样对它宣了誓。联盟现在禁止我们给你们援助、给养，也不准开城；正如你们解放我们，并可能自认为是正当的一样，我们要服从这个联盟。”在耶稣升天节那天，法耳次伯爵和特鲁赫泽斯从布鲁赫扎尔给城里写信说：农民的意图是进驻海尔布隆，然后以此城为根据地来反抗联盟，并吸收符腾堡人和其他的农民。“如果他们得逞，你们就不难看出，结果对皇帝、对所有诸侯和士瓦本联盟全体将会产生什么祸患。你们有这样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如果不是你们自己玩忽职守，你们一定可以抵抗这样一支连炮兵都没有的乌合之众，坚守到我们到达的时候。假如你们放他们进

城，或者给他们援助，诸侯将把你们害怕农民的事加在你们头上。”

由此可见，如果海尔布隆信守盟誓，华美军能进驻这座坚城，这对农民的事业有多么重要。该城责成所有的魏因斯贝格人和其他逃进城的人宣誓以生命财产支持它，同时进行了一切防御准备。但是，仍然有很多市民倾向农军，例如绳索工人彼得·科贝勒把派他管的火绳枪，只装砂石，不填火药。

由于华美军停兵维尔次堡城前，拖延不动，符腾堡农军失败了，魏因斯贝格被烧了，海尔布隆现在也不属于农民了；华美军只剩下迅速退却一条路。华美军派急使到下法兰克尼亚各管区催促迅速增援；他们写信要求乌尔里希公爵和赫部农军向士瓦本联盟后方进军，以便夹击联盟军。他们也派人要求莱茵河对岸的农军渡河应援。为了赢得法兰克尼亚征集的部队和其他援军接近的时间，他们在28日写信，试图与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特鲁赫泽斯由此只有更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危险处境，连信都没复就向前推进。奥登瓦尔德农军留下两队人，拨给他们重炮、帐篷和给养车，防守内卡苏尔姆，这两队中参加过魏因斯贝格事件的人很多，他们不能指望宽恕，因此极为勇敢。盖尔多夫部队的首领穆尔米歇尔同另外两个人奉令先到厄林根去设营；这时，农军内外分崩离析，便向侧方登上祖尔姆山，经勒文施泰因开往厄林根，沿途人数逐步减少，勇气逐渐消退；由于道听途说，无根据地想象特鲁赫泽斯的骑兵、炮兵如何可怕，很多人吓跑了。

格茨·冯·贝利欣根的背叛使农军的混乱达到极点。在这次向勒文施泰因侧方行进、开回厄林根的途中，这位总指挥带着随从十人在阿多尔茨富特附近也潜逃了。他还欺骗说：“他想多调来

709

些人。”虽然他负责担任总指挥职务的四周已在那天届满，但是这位享有崇高荣誉的骑士忘记了：他不仅是首领，而且还以基督教友身份对农民的事业宣过誓；尤其不体面的是，他身为统帅，当此大战迫在眉睫而军队毫不了解其任职届满的危急存亡关头，竟在退却途中私自潜逃，仿佛他留在农军也是情非得似的。为了自己的出路，他早就同士瓦本联盟的顾问、他的朋友迪特里希·施佩特接洽过了；而且在逃跑后的次日早晨，还写信给他的好友和恩人、农军行政长官比林根的汉斯·赖特尔，要求华美军向联盟无条件投降，说除去暴动发起人和参加魏因斯贝格残杀事件的人以外都可以得到宽大；关于他们的问题他已经同迪特里希·施佩特谈过了。贝利欣根的叛变一经公开，农军立即由退却变成溃逃。到了厄林根城前，城里的人不肯再放他们进去。“于是旗手们一清早就710把旗子从小旗杆上降下逃跑了。因为有人喊联盟军已经来到，农军逃到克劳特海姆才又集合起来。”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总算维持住了秩序，在克劳特海姆集结了二千多人和全部野炮。

身为统帅的格茨·冯·贝利欣根必然知道联盟军还在一天半的行程以外，他让农军向勒文施泰因做奇怪的侧面行进，然后从那里折回厄林根。这完全可能是一个旨在破坏奥登瓦尔德农军与法711兰克尼亚的援军会师的阴谋。由于这次侧面行进，奥登瓦尔德农军与法兰克尼亚农军错过了会师的机会，农军恶运临头了。拥有五千名斗志坚决的战士的法兰克尼亚援军，在奥登瓦尔德农军从勒文施泰因来到厄林根以前，匆匆经过厄林根附近，沿着笔直的大道向内卡苏尔姆继续前进。

特鲁赫泽斯和诸侯们通过格茨·冯·贝利欣根的介绍，自然对华美军瓦解的情况了如指掌，于是他们急急向内卡苏尔姆前进。事后特鲁赫泽斯当然也对贝利欣根给予了特别的提拔和庇护。官军或徒涉或乘船渡过内卡河，霍内克的骑士团注经师同另外几个人先乘马出发，到内卡苏尔姆小城去设营；他们原以为城里一个农



炮轰内卡苏尔姆

民也不会有了，可是城门紧闭着；他们便立马等候随后开来的军队。忽然枪声响起，莱茵伯爵的一个马夫、两个随从应声落马；因

为“城里的人斗志昂扬,射死射伤多人”,官军纷纷撤退。特鲁赫泽斯赶紧下令调来快速部队、轻炮、大炮和一切作战武器，集中全部炮兵轰击这个小城。城里的人仍然利用坚固的城墙作掩护，猛烈地向城外射击,几乎弹无虚发。射击延续了五小时，日落后，联盟军的步兵从两处发动进攻。但是，内卡苏尔姆的市民和在城里的农军坚决抵抗,竟然打退了攻击。黑夜来了,战斗停止。特鲁赫泽斯把小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且把所有的大炮对准城墙,准备拂晓轰击。

守城的人当中有很多魏因斯贝格人，他们所以这样斗志昂扬地坚决抵抗，是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弟兄会来解围。他们知道主力军在勒文施泰因山里,正集结法兰克尼亚、柯赫尔河、雅格斯特河和符腾堡等地的农军，并且相信不久这些弟兄就会按照约定开来。联盟军象在魏因加滕一样疏忽大意，他们在内卡河畔朝海尔布隆方面散乱地驻扎下来。5月28日夜晚，当这个小城还有另星子弹飞出,联盟军的篝火在内卡河畔熠熠发光的时候,法兰克尼亚农军五千人在初夜的寂静和黑暗中从厄林根大道下来。但是，象往常一样，特鲁赫泽斯的幸运在这里也补救了他和部下的过失。恰恰是因为篝火分布得这样广，使得法兰克尼亚农军的首领们——当时不是由弗洛里安·盖尔指挥——认为敌军特别强大，没敢按照队伍的要求进行袭击，反而退回厄林根。假如法兰克尼亚农军继续前进,与城里的守军相呼应,从几个方面袭击没有戒备的联盟军队,一定会击溃这支驻地分散、半数酣睡、半数酒醉的敌人,把他们大部分歼灭在内卡河里；至少也可以使被围困在城里的人获得喘息的机会，并把敌军一部分大炮夺过来，或者扔在内卡

河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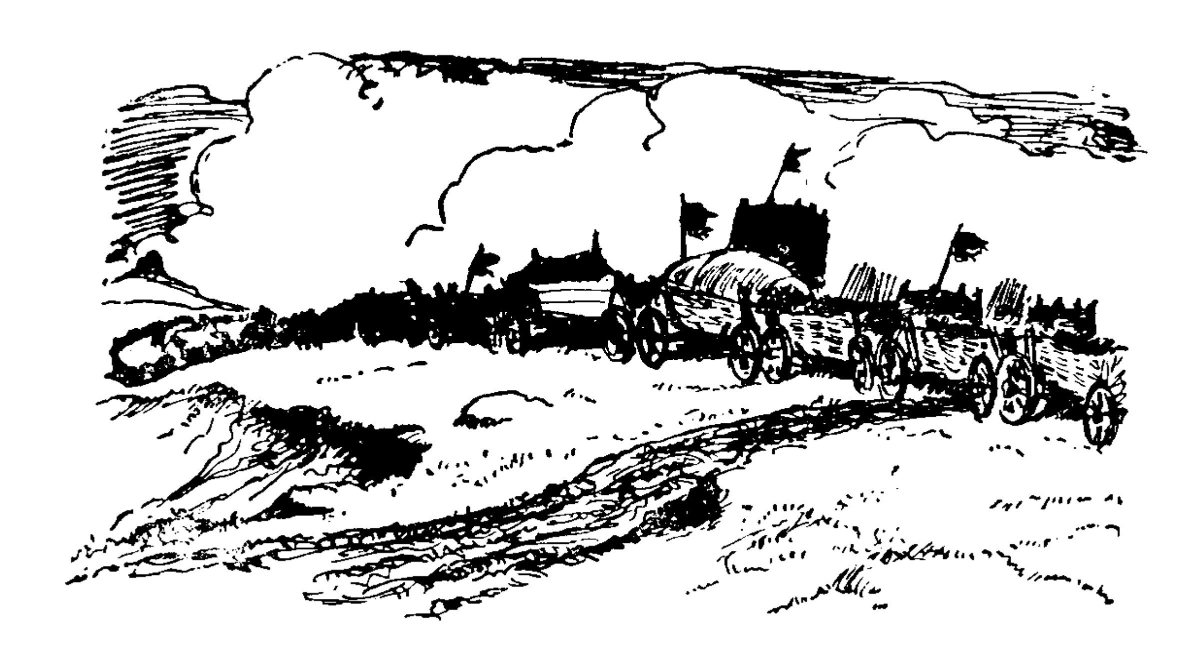
黎明时分，围城中的人看到附近没有友军，自己已陷入敌人重围和炮击之中，于是市民丧失了勇气。他们派四个人出城去见特鲁赫泽斯，特鲁赫泽斯答应只要他们同守城的农军脱离关系，开城投降，就可以从宽处理。市民以交纳七千古尔盾免蹂躏费、解除武装和拆除城墙为条件，轻易地拯救了自己，却牺牲了英勇的守军。农军发觉自己当了牺牲品以后，大部分冲出城外，逃进海尔布隆周围的村庄。未能逃走的人，有六十个被成对地绑在一起押送到军营；看来农军的首要分子是被企求换取宽大的市民亲手逮捕的。因为被逮捕的人中有：脱教的修道士、现在的首领海因里希，两个传教师，一个旗手和一个战地文书，他们都曾参加过魏因斯贝格事件；那个战地文书显然是听了黑尔芬施泰因忏悔的雅各布·洛依茨。这五个人和另外八个人当天晚上就被刺死。第二天早晨又杀了三个，其余的人都在继续进军途中牺牲了。官军卤获了大炮十八门。骑兵到各村去追捕逃跑的守军，为了驱出并刺杀他们，放火烧了宗特海姆、基尔希豪森和伯金根三个村子，而且不问房主是无辜或有罪，所有房子一概烧掉，连雅各布·冯·奥恩豪森的寡妇的房子也化为灰烬，这个不幸的女人无论言论和行动都与农民的事毫无牵连，她的丈夫还是被农民刺杀的。

法兰克尼亚援军在退却中邀请劳达、陶伯尔策尔附近和罗滕堡地方自卫团中所有的弟兄到克劳特海姆来。特鲁赫泽斯派迪特里希·施佩特和法耳次的骑兵队长率骑兵六百名追击他们，他自己则率大军取道厄林根缓缓前进。官军预定要洗劫和烧掉厄林根，由于阿尔布雷希特·冯·霍恩洛厄伯爵说情，结果只判处它二千

古尔盾罚金，拆掉了作为谋反者集会场所的克劳斯·扎尔夫的房子，在原地树立了一根耻辱柱，没收了他的大批财产，只给他的妻子留下三个古尔盾。晚间执行了一次死刑：在一所石头房子前面斩了六个人。在嚎啕痛哭的妇女和小孩中，有一个在旁边看着的小孩哭喊道："嗳呀，救命啊，他们把我爸爸的头砍掉了！"随后又有三个市民和很多农民被斩，其中有马斯哈尔德布赫的罗姆贝尔滕，713 虽经伯爵的管酒库人西京格尔再三替他求情，也未得到饶恕。所有霍恩洛厄人都必须重新宣誓归顺。迪特里希·施佩特和法耳次的骑兵队长在克劳特海姆附近追上退却的农军，但是看到农军的兵力和阵地以后又自行撤退了。其实这时联合起来的奥登瓦尔德和法兰克尼亚农军还不足五千人，因为在法兰克尼亚征集的军队中也有不少人回了家，连魏斯伦斯堡的汉斯·席克纳都逃跑了。骑兵的退却又鼓起农军的勇气，他们得到附近各山谷来的援兵，兵力增加到七千人。他们打算据守坚固阵地，等候弗洛里安先生率黑军从维尔次堡开来。

5月31日，特鲁赫泽斯拿下默克米尔城，俘虏了农军首领和顾问五人。一路抢掠了所有的村庄，有的还被烧成平地，把俘获的农民或者在树上吊死，或者斩首弃尸路旁。从默克米尔直到巴伦贝格，都有燃烧着的村庄和死尸表明特鲁赫泽斯的行踪。梅茨勒的旅店所在地巴伦贝格，是预定首先要烧掉的，只因弗罗温·冯·胡滕先生代表主人替这个美因兹的小城说情，所以它仅遭到劫掠，以后又罚了款，只有梅茨勒的房子给烧掉了。另有从内卡苏尔姆押送来的俘虏六人，在这里被判处绞刑，"但是，因为处绞刑的人多，绞索不够，只绞了三个，其余三个斩首了。"

由于特鲁赫泽斯从默克米尔直接进到巴伦贝格，从维尔次堡开来的华美军有可能被切断，因此文德尔·希普勒和梅茨勒赶快去占领陶伯尔河畔的柯尼希斯霍芬。6月2日，农军在这个小城旁边河对岸的田间安营扎寨，埋锅造饭。时间是下午四时。突然弗罗温·冯·胡滕和法耳次骑兵队长的骑兵队走出许普弗尔格伦德，在萨克森夫卢尔附近出现。农军来不及吃饭，就急忙带着所有的重炮和整个车垒，登上山路，向左方比朔夫斯海姆移动，在柯尼希斯霍芬以南的高地上用三百多辆车子围绕古老的瞭望台构成一个车垒。农军共约八千人，有野炮三十三门。 714



柯尼希斯霍芬附近的农军车垒

按照特鲁赫泽斯的计划，弗洛温先生应在柯尼希斯霍芬以南，骑兵队长应在以北渡过陶伯尔河，监视农民并占领瞰制柯尼希斯霍芬的山岭，等待特鲁赫泽斯赶到。因为农军已占领了山岭，两人只得都从柯尼希斯霍芬以南渡过陶伯尔河。农军炮兵齐放了十一

次，力图阻止这一行动，但是敌军没有多大损失就过了河。农军的炮手们在30日已经威胁说，如果不发清欠饷，他们要停止发炮。应该送这项饷银的梅根特海姆人没有送来分文。这时炮手们不是乘马离开了，就是象别处一样被收买了；这些炮有梅根特海姆的，有韦特海姆的，有美因兹的，都是第一流武器，只是使用得不好，瞄得不准。敌骑在山下周围分布得很近，以致站在这块没有树林、灌木的平坦高地上的农民，可以向他们开枪射击。特鲁赫泽斯也带少数人渡过河来到山前，把山团团围住，打算同农军对峙，等候步兵队开到以后再进攻车垒。农军炮兵对敌步兵瞄准射击，齐放了八次，使他们不能在预定地点强渡陶伯尔河，而不得不费很多时间绕远渡河。敌骑兵中也有一些狙击兵。分成三个战斗部队并以车垒作掩护的农军居高临下，看到下面这种等待和企图，又看到联盟的步兵正分成两大队渡河，随在骑兵之后向山岭进迫，于是纷纷害怕起来。有几个人已经动手卸下拉车和火绳枪的马，准备逃跑。下级头目和伍长们看到"骑在马上的是那些大头子"，知道首领们有逃走之意，他们也骑上马。农军中这种不稳和动摇的情形没有逃出特鲁赫泽斯的眼睛，他认为农民企图慢慢地退却，找一处更坚715 固的阵地。他不再等候步兵队，就带着几队骑兵冲向高地，法耳次伯爵则迂回到这座小山背后，停留在山下。特鲁赫泽斯幸运地从可以通行的一面登上山，开始进攻。最后边的农民看见"致农民于死地的"骑兵上了山，大吃一惊，纷纷逃跑。在特鲁赫泽斯骑兵的猛烈冲击下，农军前线迅速溃散；整个农军都恐慌起来，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向后方一个离他们有蛇炮射程一半远的小树林逃去。逃跑比战斗更可怕，他们前仆后拥地落到敌人手里。有的被骑兵刺

死，有的被狙击兵射中，“一支大军在瓦尔施塔特[1]完全复没了”。那些想从陶伯尔河谷越过辽阔的田野逃往罗滕堡的人，大都被骑兵追上刺死了，只有两三千人进入一座“圆形密林”。诸侯的骑兵追击到森林附近，立即全力展开攻击，起初农民抵抗得十分英勇。“骑兵在森林难以发挥威力，竟没有办法冲破这座小森林”，农民向外射击却给他们造成很多伤亡。战斗非常激烈，留在小森林里的人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为自己的生命换取昂贵的价格，“因为强大的骑兵队已经把圆形森林层层包围，他们怎么也出不去，在这个地点这样作战，无论在森林内外，只要落到敌人手里，谁也休想活命。”他们绝大多数上了树，或者卧倒在灌木丛中和后面，从树上向下或从树丛中向外开枪。就在这时候，联盟的两大队步兵来到了，其中火枪手一千五百多人和同他们一道开来的手持短武器的士兵立即冲进森林，歼灭了所有还在里面顽抗的农民，不留一人活命，因为高级指挥官要求这样做。格奥尔格老爷本人大腿被刺伤，法耳次的骑兵队长的一匹战马被击毙，换了一匹又受重伤；贵族和平民中很多优秀人物也负了重伤。特里尔的大主教、法耳次伯爵和其他诸侯都十分得意，在他们看来这“好象一次猎猪”。

六百个农民利用一道鹿寨作掩护来抵抗骑兵，他们在森林里用长梭镖、短筒枪和短戟对抗雇佣兵也很得手。他们坚持到黑夜来临，最后剩下三百人，由于步兵队指挥官威廉·冯·菲尔斯滕贝格保证他们生命安全才投降。看管他们的卑鄙指挥官无情地勒索他们，把他们监禁在教区教堂里，最后他们中间几个人取来了赎　716

---

① 瓦尔施塔特，著名的古战场，在波兰西南部利格尼察附近，1241年德波骑士军队在这里制止了蒙古人前进；1813年普鲁士将军布吕赫尔在这里击败法军。——译者

款，才把他们释放。

当森林内外激战的时候，法耳次伯爵命令其他部队在瓦尔特山上的瓦尔施塔特战场到处搜索。“在战斗已经结束之后，他还下令把躺在死尸底下装死的很多人拉出来杀死，总共有五百人之多。”

也有一部分农军首领和顾问没有事先逃跑，幸亏“他们的年轻黑马”跑得快而得以逃脱了，其中有沃尔夫·门，汉斯·弗卢克斯，乌尔里希·菲舍尔，一些海尔布隆人；还有高级指挥官格奥尔格·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官军在战利品里发现希普勒的大衣。另有消息说，他先已看出事情不妙，在阿多尔茨富特附近就逃之夭夭了，不过他不象是这种人。

没有逃跑的人民勇士并不都是遭到战死沙场的幸运。会战结束后第二天，即圣灵降临节前的礼拜六，黄昏时分，在这个昨天早晨还有三百市民，今天除去战死的只剩下十五个人的柯尼希斯霍芬小城里，诸侯和指挥官还下令杀了四个人。“第一个被斩首的人当过农民首领，是起义发起人之一，身强力壮，体格雄伟，他愿出两千古尔盾赎命，然而不成，他必须活活死去。”

一些巡逻队整天在附近各地勒索免蹂躏费和接受归顺宣誓。维尔次堡主教的骑兵队长海因里希·特鲁赫泽斯占领了劳达，牧师莱昂哈德·拜斯和两个市民“因为热心于福音的事业被斩首”。梅根特海姆于6月1日无条件投降，德意志骑士团在那里欢呼，他们“不久就要用人头作九柱戏，象孩子们弹球玩那样”。在比朔夫斯海姆和格林斯费尔德，都有不少为人民事业积极活动的人被杀害。

第十一章　弗洛里安·盖尔的壮烈牺牲和黑军的英勇失败

在柯尼希斯霍芬的瓦尔特山、各村镇和城市受威胁的农军，怀着多么殷切的心情期望同他们约定、赶来援助他们的维尔次堡的部队以及弗洛里安·盖尔和他的黑军啊！

但是，言行高尚、拥有卓越军事知识的英雄弗洛里安，在维尔次堡的农军会议中很不得志，他被派做外交活动，手中的兵权被剥夺了。 717

当农民的事业稍趋顺利的时候，下法兰克尼亚农军也采用了上法兰克尼亚农军的计划，决定在施魏因富特召集一次包括法兰克尼亚各等级的邦议会，以便共同讨论建立一种完善的制度，来发扬圣经、恢复和平和伸张正义，特别是解决关于官厅和其他的问题。预定所有代表在6月1日前夕到达施魏因富特，邦议会在1日早晨开幕。于是，在5月26、27两日向冯·霍恩洛厄伯爵、冯·亨内贝格伯爵、冯·韦特海姆伯爵、冯·布兰登堡侯爵、纽伦堡和班贝克两城、法兰克尼亚的一切城市和村镇发出邀请信，甚至还邀请了在海得尔堡的维尔次堡主教。同时以基督教和全体国民名义向整个帝国发出一份宣言，对所有等级提出、说明、解释和介绍农民的计划。宣言要求维护福音和和平，不得禁止任何人信仰圣经，不得再迫害和杀戮传布圣经的传教士；不应再以难以忍受的负担

窒息穷苦的平民，贵族强盗不得再依靠有害的宫城作巢穴，突然出现于通行的大路，把工商业者砍掉手足，割掉耳朵，甚至刺死，或者至少加以抢掠，监禁，直至勒索他们所有的身外之物后才罢休。宣言最后要求帝国一切等级援助农民实现这个符合基督精神的计划，不要用暴力或其他手段阻挠他们。

农民受卡西米尔侯爵欺骗是如此之甚，以致认为他派人出席邦议会毫无问题。侯爵不断接洽谈判，屡次指定集会的日期和地点，索取新的安全通行证，可是临时总借故不出席；农民的代表米夏埃尔·哈森巴尔特和汉斯·霍伦巴赫也有一次因事没有到场，以致会议未能举行。在维尔次堡农军写信邀请卡西米尔侯爵参加邦议会的那一天，即5月26日，八天停战期限还没有满，侯爵就派军袭击了古滕施特滕、迪斯佩克、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附近的施蒂巴赫、奥伯恩多夫、考本海姆和迈因海姆，并把六个地方全部烧掉。维尔次堡的农军如果在官军行动一开始就派首领率几个得力部队驰援艾施河谷的弟兄，通过布格贝恩海姆森林袭击安斯巴赫，掀起整个侯国的变乱，那么侯爵本来是在他们的手掌之中的，可是他们失策了，而这种失策的后果现在显示出来了。首领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在5月27日才奉令率领法兰克尼亚农军中的安斯巴赫部队去援助受威胁的诺伊施塔特，而且在进军途中才向所有的村区征集兵员。应征增援的人晃晃悠悠，零零星星，二十、三十、五十人一伙，多半随同他们的牧师一道前来。中午，他们遭到了侯爵袭击，几个人被刺死，十个人被俘后斩首；晚间，伊普斯海姆被洗劫，又有十个人被杀；夜间，下莱姆巴赫被抢劫，上莱姆巴赫和哈恩比尔被烧毁；28日，伦克尔斯海姆被攻占，洛伊特斯豪森被劫掠。

侯爵在伦克尔斯海姆杀了一个牧师和四个市民，砍掉七个市民的宣誓手指，同样砍掉其他地方很多人的手指，并把韦尔尼茨河的克布莱因牧师和四个农军首领斩首。他剥夺了伦克尔斯海姆的一切特权，烧掉伊克尔海姆、宗特海姆和韦斯特海姆，然后在马克特—贝格尔扎营。29日，格雷戈尔把安斯巴赫部队全部布置在温茨海姆城根、城周围的菜园围墙之间。卡西米尔来到以后，看出农军的阵地难以攻破，同时担心城墙上的温茨海姆市民会向下射击，就又率部撤退，但是遭受了重大损失。农军兵力比他雄厚，夺去他随带的全部大炮，把他赶进他附近的宫城霍恩埃克，并加以包围。同一天，农军烧掉勒林斯豪森宫城，这位有才能的首领格雷戈尔号召陶伯尔河上游沿岸所有村区、罗滕堡地方自卫团和贝本堡、韦尔德克两管区，迅速全力增援，指定奥伦巴赫附近恩德泽山前为集合地点。于是他迫使侯爵迅速向洛伊特斯豪森退却，侯爵这时才看出，他的左侧和首府已经发生危险，早就应该退却；他的骑兵在溃退中还纵火烧掉施泰特贝格、宾斯旺根、温德尔斯巴赫和格斯劳。6月1日，格雷戈尔正要追击侯爵，忽然有维尔次堡农军会议的军使来到，命令他火速开往海丁斯费尔德。格雷戈尔遵令率四千人赶往增援受特鲁赫泽斯压迫的奥登瓦尔德农军。路上他们听到奥登瓦尔德农军已经在大会战中败北的消息，但是不肯相信，还不断地增强实力，意图援救早已被消灭的柯尼希斯霍芬的基督教弟兄。

参加预定在施魏因富特举行的法兰克尼亚各等级全体邦议会的代表不到二十人，因此，谁都可以正确地看出农民事业已经衰落到什么地步。代表中有：法兰克尼亚农军总指挥埃贝尔施塔特的克尔、斯特凡·佐尔格、汉斯·温特尔、恩德雷斯·默尔德尔和弗 719

洛里安·盖尔；还有从罗滕堡来的斯特凡·冯·门青根和希罗尼穆斯·哈塞尔，还有班贝克地区、上法兰克尼亚和艾施河谷的代表。这样的会议当然不会取得任何结果。是的，这里又清楚地表现出，地方性的自行其是和各地农民缔结的特殊协定为害多么严重，例如班贝克人公开声明他们同自己的领主即主教缔结协定，因此不能再参与任何事情。班贝克农民和魏甘德主教是在5月27日对下列事项宣誓并盖章的：保持和平休战，在休战期间，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也不允许对其他人采取敌对行动；农民的一切疾苦应留待邦议会协商解决。班贝克人以诚实的人民意愿遵守誓言，结果使上法兰克尼亚和下法兰克尼亚的自己弟兄失去了一千以上战士；可是他们对之遵守誓言的这个诸侯，却在宣誓以前、宣誓当时和宣誓以后接连派遣使者请求特鲁赫泽斯率军前来，惩罚他的臣民。施魏因富特会议的第二天，就有维尔次堡来的使者催促各首领回营。在会议议决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有派弗洛里安·盖尔和另外几个代表完成卡西米尔侯爵参加兄弟会的谈判和恢复他和所属农民在艾施河谷的和平问题。弗洛里安·盖尔骑马到罗滕堡去，在圣灵降临节前的礼拜六，即6月3日到达，打算在那里等候卡西米尔的通行证。忽然他听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便立即上马，星夜奔驰，在6月4日拂晓前赶到海丁斯费尔德营寨。

很多部队按照贝尔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的命令集合在恩德泽山前，准备对卡西米尔侯爵作战；因为侯爵已经退走，又因为不久以前奥登瓦尔德农军召唤他们到克劳特海姆去，所以他们沿陶伯尔河而下，前去增援这支农军。在行进中遇到从柯尼希斯霍芬大屠杀中骑马和徒步逃出来的农民。因此，这些部队也一哄而散，各自

回家了。

这一天晚上，从施魏因富特骑马回维尔次堡出席邦议会的代表，怀着恐惧的心情眺望士瓦本方向被火海照红了的天空，那是柯尼希斯霍芬周围的村庄被诸侯军队放火烧着了。但是，代表们对于会战和自己弟兄战败的情形还一无所知。

在此期间，维尔次堡的农军用罗滕堡的大炮给宫城造成了很大损失。尽管被围的人居高临下，用火器打死打伤了不少围攻的农军，可是农军从截获的信件中得知宫城守军处境十分危殆。农军在山中将地道向前掘进很远，希望很快轰倒一段城墙以便发动进攻，因为守军与外间消息完全隔绝，已感到特别气馁。这时守军的一个信使侥幸溜出宫城，来到海得尔堡附近，同主教派往宫城去的两个信使相遇，在酒馆饮酒中彼此公开了自己的秘密。农军捉到了后两人，经过拷问，得知一切，因而前一人在返回时也被捉到。农军还从降兵口中知道，守军已经缺乏饮水，以致用酒做饭，但酒也快用光了。铜匠汉斯·席勒正在浇铸一门非常大的、可以轰倒任何墙壁的大炮。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农军停留在宫城前无所事事，特别是由于最严格的首领们公出在外，军纪日益松弛。城里那三个绞架因为没有绞过人，谁也不予重视。农军中的酒友们醉后开玩笑说："我们把僧侣和他们的仆役吊在绞架上吧。"在城外乡间，农军更肆无忌惮地斗殴，流血动武，奸淫抢劫，甚至对盟友也这样胡作非为。掌管军法的人没有魄力，对罪犯处罚过轻，不敢从严惩办；农军会议本身没有明确的计划，缺乏执行决议的毅力，彼此又不能协作。因此，在弗劳恩贝格前停兵的祸害，损伤到农军的内在力量。在酒多的地方，农军畅饮闲散，放荡度日，以至精神颓

靡，勇气减退，热情消失。当年的胡斯信徒，大部分也无非是农民，但是他们受过不间断的军事训练，经历过一系列的激烈战斗，终于锤炼成欧洲最能令人畏惧的军人，同时齐斯卡的军法对自己的军队象对敌人一样严厉。埃伦弗里德·孔普夫先生悲叹地写道："农民中既没有和睦和服从，又缺乏团结、忠诚和信任，今天宣誓、承诺和签署的一切，明天就可能不予遵守，甚至置之不顾和反其道而行之。"诸侯军队愈逼近，维尔次堡的一切愈趋崩塌。导致这一崩塌的主要因素是，最好的首领和最能干的人员离营而去了。农军准许很多人休假回家去种地，而且首先给假的恰恰是对农民和人民的事业最忠实、听到首领一声号召就一定会回营的那些人；而在弗劳恩贝格的攻击战已经吞噬了大部分核心部队。现在，农军会议只牢牢记住文德尔·希普勒指责拒绝雇佣兵的激烈发言，所以他们急急派人到四面八方去征募雇佣兵；他们强迫一切僧侣领主招募志愿兵作补充兵员。有六个这样的兵自告奋勇到联盟军中去为农军争取他们的朋友。他们每人领到一匹马和三百古尔盾现款，策马出发。但是，士瓦本联盟的军队象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日益逼近了。

维尔次堡有很多市民非常胆怯。还有一些人从来不声不响，现在却喋喋不休地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应该注意后果吗？上帝要是照顾我们这些虔诚老实人的话，我们也许能够太平无事；否则全要被杀光烧光，连老婆孩子都剩不下来。"主教座堂僧侣留在城内的很多，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多次当过叛徒，怎么能不在这个时候暗地里在群众中进行恐吓、制造猜疑、蛊惑他们投降呢？群众已经这样畏缩不安，以致很多人认为不可冒险出兵援助自己的弟兄

对抗联盟。可是，首领们在6月2日黄昏后率军出发了。他们在海丁斯费尔德看到梅根特海姆的鲍恩汉斯上气不接下气地骑马跑来；他是从柯尼希斯霍芬逃来的。他把战败的情形告诉了首领们，首领们就害怕起来，赶快率军返回维尔次堡。在兰德萨克尔的农军把最先从柯尼希斯霍芬来到的人上了镣铐，当作造谣者或逃兵解到大本营去。但是，他们的话凿凿有据，与鲍恩汉斯所谈完全一致。这时，原来一向跑在前面的那些人纷纷溜掉，市长和市政会竟暗地给特鲁赫泽斯写去一封降书。6月3日下午，有个人骑马进城。他说，关于柯尼希斯霍芬的弟兄被歼的消息完全是无稽之谈，



弗洛里安·盖尔策马奔赴农军

他们正集结着，急待维尔次堡农军前去增援；与此同时，贝尔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他的部队从艾施河谷开到，也谈起怎样把卡西米尔侯爵打得落荒而逃的经过。这当然又起了一些鼓舞作用。奉

令出动的部队又在晚上九时出发。当他们在弟兄安布罗西乌斯面前走过的时候，他给他们祝福，鼓励他们为圣经英勇战斗。但是，他们在海丁斯费尔德宿营这一夜，又有不少首领和在职人员潜逃了。法兰克尼亚农军最勇敢的将领弗洛里安·盖尔在拂晓前赶到，那已经是到了燃眉之急、也是最严重的时刻；在圣灵降临节日出以前，格雷戈尔的果敢战士，包括雅各布·克尔指挥下的维尔次堡市民和基青根市民的部队，以及弗洛里安·盖尔指挥下的黑军残部在内的农军部队，经过海丁斯费尔德，登上高处森林，向通往勒廷根的大路前进。可是，这支联合军总共不过四千人。其他各部队都留在弗劳恩贝格附近，随带很多轻野战炮。他们从维尔次堡撤走的行动虽然很秘密，还是被宫城守军发觉了。就在这一夜，主教的骑兵队长特鲁赫泽斯率骑兵二百五十名挺进到弗劳恩贝格附近，打发几个兵丁到稀疏的篱墙跟前，发出信号要求守军从城墙尖塔放下一个梯子，然后三个人登上宫城，报告柯尼希斯霍芬胜利和诸侯军队来援的消息。中间瞭望塔上的一个哨兵听了守军的欢呼，不由得向城下农军吹奏讽刺歌曲："要是后悔自己的无礼举动，你就回家去吧！"他还向维尔次堡人吹奏"可怜的犹大"曲。宫城守军把黑军出发登上森林陡路的消息告诉来人，来人又出去报告给主教的骑兵队长；他赶紧带着这个重要消息离开那里。地堡里的农军火枪手发现这几个骑兵，就趁着曙光向他们射击，城里也敲起了警钟，于是骑兵队长和骑兵逃进森林。吓坏了的群众对城内的农军首领说，那不是联盟的骑兵，那是妖兵，是大魔术师赤足修道士（宫城里一个制造焰火的能手）在他们面前变魔术变来的。

主教的骑兵队长从吉伯尔施塔特奔驰了两小时，赶上特鲁赫

泽斯和诸侯们。他曾策马赶到弗洛里安的军队后面一定的距离，然后拐弯，在雾气掩蔽下穿过几个山谷。他对诸侯们说，黑军正在接近，距这里已经不到半英里。

诸侯军队行军和会战后休息了一天，在圣灵降临节又出发，向维尔次堡前进。临出发时特鲁赫泽斯的步兵拒绝随同开拔；他们大概已被维尔次堡派去的招募人收买了，发动了兵变，而且鼓动法耳次伯爵的雇佣兵也同他们一致行动。他们要求发给最近这次会战的战争加饷。特鲁赫泽斯提醒他们想到自己的誓言，但没有效果。为了不致让他们把大炮夺去，特鲁赫泽斯命令炮队先出发，自己率骑兵队随后跟进。他在高地上得到农军接近的消息，便派传令官与雇佣兵交涉，要求他们大敌当前，应该遵守士兵的誓言。雇佣兵叫嚷说："什么誓言！要钱，要钱！"他们举行一次全体大会，会上叫声不绝，一片混乱。多数人主张，谁出发，大家就打死他。有三个人拒绝同他们一致行动，马上就被枪杀，倒在自己的血泊中。特鲁赫泽斯真想惩罚这些叛乱者，但是大敌当前，"他顾虑自己可能落到奥地利利奥波德公爵一样的下场；当他从前面围攻农军的时候，雇佣兵会象他们多次扬言的那样，从后面进攻骑兵队。"可是几乎全部指挥官、打着旗子的旗手、军曹、双饷雇佣兵以及很多在军中表现能干的步兵，都跟随着特鲁赫泽斯，而且，他出发前不到一小时，就又有成千的雇佣兵赶到他身旁。

弗洛里安先生、克尔和格雷戈尔没有从最先到的信使口中听过柯尼希斯霍芬会战的情况，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正式消息，因而相信最后那个信使的话，认为自己的友军还存在。他们的部下大部分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并且宣誓：一旦同友军联合起来，作为复

仇的军队冲向联盟军的时候，决不留一个俘虏活命，要把敌骑兵吊死，步兵砍头。他们想象着有友军在他们和联盟军队中间，因此无忧无虑地从因戈尔施塔特宫城向重镇祖尔茨多夫前进，进入广阔的田野。

格奥尔格老爷亲自率领少数骑兵跑到前面侦察敌情，他看出，724 首先必须把农军同他们已经走过快半英里路的古滕贝格森林切断。他命令骑马骑得最快的人同快速部队先向前挺进，骑兵队一律随后跟进。农军发现敌军快速部队突然向他们攻击，打算立即退回身后的森林。但是从两侧袭击他们的敌骑同样迅速地回旋，已经来到他们背后，插入他们和森林的中间，同时特鲁赫泽斯指挥所有的骑兵队、步兵队和炮队从前面进迫。就这样，农军在广阔的旷野被诸侯军赶上，突然遭到包围和攻击，以致不能再把野炮和车辆向后撤，或者迁移到比较有利的地形。在这不幸的时刻，弗洛里安先生就尽其所能，迅速将农军各部队做好战斗部署，四周构筑起一道车垒，在车垒后面设置了三十六门野炮，开始向敌骑兵开火。但是，当申克·冯·施瓦岑贝格率狙击兵进攻，联盟军全部骑兵和可怕的大炮接近的时候，车垒后边敞开了一个缺口，几个胆小鬼带头逃跑，牵动了其他士兵，农军开始窜逃。农军经过大小道路和森林，在整个旷野逃跑，跑到哪里也逃不脱骑兵的追击、刺死或打死。骑兵分两路追击他们，一路到奥克森富特，一路到美因河畔。一批农军逃到海丁斯费尔德以南的艾斯费尔德，打算占领一个教堂，结果都被刺死在里面。还有一部分人逃往祖尔茨多夫、吉伯尔施塔特、比特哈尔特和其他一些村庄。结果六十个农民被活捉；捉他们的人本想从他们身上捞到一大笔赎金，可是带到车垒以后，特鲁赫

泽斯下令把他们集体刺死，“因为他们宣过誓，决不留一个联盟的人活命”。由此可见，这支队伍中也有敌探混进来了。

弗洛里安先生是不逃跑的，他的勇士们在全军溃散的时候也没有离开他。在普遍窜逃和屠杀中间，有六百名英勇的农军手持火枪、梭镖、大戟，以紧密的阵容向因戈尔施塔特村和那里的宫城退却。这就是弗洛里安和黑军残部以及由维尔次堡的僧侣招募来的、现在追随了他的五十名志愿兵。敌骑兵也曾三番五次迫近这支人数不多的农军，可是每次都被黑军神枪手毫不虚发的子弹和他们的长梭镖击退。这支勇敢的队伍据守在因戈尔施塔特小村，利用荆棘围篱作掩护，进行顽抗。这时法耳次伯爵路德维希亲率一千二百名骑士和骑兵迫近他们。二百农民冲进教堂庭院，进入礼拜堂和教堂钟楼，另有三、四百农民进了宫城。优势敌人压迫那 725 二百人从教堂庭院进入礼拜堂。钟楼里、礼拜堂房顶上接连不断有子弹、砖瓦、石块飞出，打中联盟军；联盟军将火种扔进去，礼拜堂、钟楼和里面的勇士一起烧着了。但是，这些勇士在被消灭和被屠杀的过程中，依旧冒着火焰射击，狠狠地打击、歼灭和杀死敌人，最后全部勇士壮烈牺牲。

这个古老宫城的废墟成了整个农民战争全部英勇精神的集中点。小宫城大约在一百年前就被罗滕堡人破坏，后来稍加修复，5月7日又被农民烧掉，可是还剩下结实的高墙，墙上有一个坚固的大瞭望塔，墙外是一道很深的壕沟。现在弗洛里安先生在里面，他们非常迅速地堵住城门，遮断交通，使谁也难以接近他们，“并且敌忾同仇地向外射击，似乎他们对自己的伤亡毫无顾虑；他们既不求宽恕，也不求和平”。其中只有三个懦夫跑出去要求宽大，但是被

法耳次伯爵的卫兵就地刺死了。法耳次伯爵率领几乎全部诸侯和联盟的军队,集结在这个废墟前面。人们把所有的大炮、小炮瞄准这个废墟,可怕的炮火把城墙轰开了一个大缺口,足有二十四尺宽,从地面起大约六尺高。步兵立刻发起猛烈攻击,越过一道充满烂泥、类似沼泽的肮脏壕沟,伯爵、领主、骑士和骑兵也都下了马,跟他们一起前进;阵容有些乱,因为他们认为攻击不难成功。他们带着满身沟泥,一拥而上,冲向墙内的农军。但是,扼守缺口的是决心坚持艰苦时刻、使敌人敬畏、不向命运低头的勇士。他们用雨点般的子弹和冰雹般的大石块迎击,发挥巨大的威力把进攻的敌人又赶出缺口,退到壕沟里;官军死伤百余人,“其中有很多领主和大人先生”。官军中通晓军事的人说,倘若里边的短枪弹药充足,我们今天很难战胜他们。官军又用重炮扩大缺口,宫城里的人则急急搬运石头,修补防御工事。官军第二次攻击十分认真。很多伯爵和领主,贵族和平民进了缺口,高兴地以为克服了最大的困726 难;里边再没有发出一弹;被围的人差不多把弹药打光了,贵族们欢呼着前进。但是,战斗和苦难这时才真正开始。他们进入宫城后,在破墙和黑军所坚守的宫城庭院中间,又碰到一堵大约一根梭镖高、只有一个窗户和一道狭窄小门可通的墙。守在这里的农军从窗口、门口和墙上投石头,刺梭镖和发射命中准确的短枪来自卫。贵族们冒着生命危险往前冲,虽然很多人被扎伤、打伤,却“蒙上帝保佑”,一个也没有死。他们第二次攻击又失败了。有些兵不愿意退下战场,放弃攻击,就“象猫那样”紧贴着墙壁。

这时官军移动炮位,从大墙缺口瞄准内墙,打算把它轰倒到足够的宽度,以便向里面进攻。炮手们看到不必再害怕黑军的短枪

射击，就把炮推进到壕沟边缘。

联盟的步兵队和贵族经过两次失败，十分气愤，于是倾全力展开第三次攻击。守卫的农军很多人由于剧烈鏖战，已经精疲力尽。正在这时，一面黑黄两色旗插到墙上，雇佣兵跟着拥上来；接着又有三面旗子飘扬在第一面的旁边。旗手奥格斯堡的汉斯·扎特勒摔了下来，纽伦堡的旗手也摔了下来，因为落地过猛，不久即死去。官军兵士没有枪了，黑军战士没有子弹了；一场用墙石互击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大队人马越过壕沟赶到的时候。联盟军艰难地从城墙两端逐步逼近缺口，拥进城门，压迫黑军英雄退入最后的废墟。没有人要求宽恕，也没有人给予宽恕；在激烈而混乱的殊死决战中，联盟军和农军的胳膊、刀剑、长枪、大戟绞在一起，扭成一团；包括那五十名志愿兵在内的黑军值得尊敬，他们大多数在做出了卓越战绩，取得了昂贵代价之后阵亡了。约有五十人撤退到宫城的深地窖里，继续誓死顽抗。在敌人把烧着的草捆和小桶火药扔进窗口以后，除去三个人乘黑夜逃出以外，其余都死在地窖里面。在狭窄的废墟上却躺着二百零六具黑军的尸体，其中没有弗洛里安先生。原来他在激战的黑夜，率一小部分最勇敢、最健壮的战士大约二百人，在联盟军占领宫城以后突围进入附近的一个森林。法耳次伯爵命令吹起所有军号，擂动所有军鼓，庆祝胜利；同时派骑兵包围了这个小森林，严防逃跑，因为夜间他们对森林里的人无可奈何。弗洛里安先生继续乘夜奋战，时而从森林这里、时而又从那里出击，最后带领少数人成功地突围而走。天明后联盟军攻入树林，把那些勇气不足、没有追随勇敢的领袖和不愿战死或自救而宁愿束手就擒的人一律勒死。在圣灵降临节所有这些战斗中，农军被俘

727

的只有十七个人。



争夺因戈尔施塔特宫城的战斗

728 联盟军"除去伯布林根会战以外，在这一天的伤亡比过去任何一天都大；在柯尼希斯霍芬和因戈尔施塔特损失的马匹特别多，以致在战事结束后，由于海丁斯费尔德军营死马太多，臭气熏人，不得不移动营寨"。特鲁赫泽斯命令扎营在离宫城四分之一英里的"一块低湿地里，在一道流水旁安安静静地过夜"，而比特哈尔特、祖尔茨多夫、因戈尔施塔特和吉伯尔施塔特等村，火光熊熊，变成了官军的营火。这些村庄全被包围，大火四起；留在里面的农民被火烧死，逃出来的也被骑兵刺杀。措贝尔的宫城紧对面是弗洛里安·盖尔的祖遗宫城吉伯尔施塔特，里面的农军从燃烧着的房子

里还开枪射击残暴的敌人。最后只剩下七个人，爬进宫城壕沟边的灌木丛中。骑兵乘马不能入内，就戏弄里面的农军，向他们喊道：谁把其余的人刺死，就赦免谁。有一个人刺死了五个自己的弟兄，同第六个人扭打，一起掉进宫城壕沟淹死了；后来人们把壕沟里的水排出，发现两具尸体还紧紧地抱在一起。

从战地直到维尔次堡，沿途焰火弥漫的村庄表明联盟军队的踪迹；弗洛里安·盖尔为了到达维尔次堡，不得不从胜利者的军队的间隙中穿过；他取道投奔了与他关系特别亲密的盖尔多夫农军。弗洛里安的部下伤亡惨重，所剩无几，他的一切在一天的盛怒之下完全毁灭了；他孤独地站在那里，默不作声，忍受着这种遭遇：只有两样东西没有失去，那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希望。只要他的双手和宝剑还在，他拯救德意志人民的志愿和信念也就存在。

盖尔多夫—哈耳大军还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最后在坦恩附近营寨里集结的将近七千人。联盟军在内卡加塔赫已经向侧方派遣了一个步兵、骑兵混合大队进入柯赫尔河谷，并且同哈耳城的军队联合起来。他们勒索和劫掠了格明德森林，在格明德城内取消了新市政会，罚了款，恢复了旧市政会，拆毁了传教士的家宅。传教士和大多数金匠都逃走了。由于周围打败仗、特鲁赫泽斯发出恐吓信、盖尔多夫农军总指挥同贵族妥协等消息风传很盛，结果使得农军自行瓦解了，尤其是哈耳的农民，这时完全看市政会的眼色行事，他们尚未遭受惩罚，一夜之间就当了顺民。联盟军和哈耳的军队向仍然驻在坦恩附近、约有二千兵力的农军残部前进，意图袭击。但是他们在坦恩一个人也没发现。农军看见山上的火光信号、通过报警枪声知道敌人的企图以后，已经分散在一些森林里。 729

关于柯尼希斯霍芬和因戈尔施塔特的可怕的传言，也给格明德森林、艾尔万根地区和林堡地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弗洛里安·盖尔发现这里的农民不是又归降了，就是分散了，部队完全瓦解，毫无斗志。他仍大胆地试图把那些尚未重新归降和尚未解除武装的人，那些从符腾堡地区溃散到这里来的人，那些来自柯赫尔河谷和雅格斯特河谷不能指望宽恕而隐藏在这些森林里的人重新集合，使格明德森林、里斯、菲尔恩谷地和罗滕堡地方在诸侯的背后重又活跃起来。但是，他的末日到了。6月9日，弗洛里安·盖尔一行的踪迹在施佩尔蒂希，即"韦尔贝格和林堡两宫城中间离哈耳不远的一个森林高地"上，被追寻他的人发觉。袭击他的是他的亲妻弟威廉·冯·格鲁姆巴赫。他同几乎所有部下一起进行了这场绝望的战斗，最后战死。①

弗洛里安由于战死而免于上断头台，并且得到了永恒的自由。

① 弗洛里安先生死在哈耳附近的施佩尔蒂希的说法，今天已经不可置信。据罗滕堡编年史家托马斯·茨魏费尔说，弗洛里安先生和另外一些农军首领在因戈尔施塔特会战后没有几天就被罗滕堡驱逐出境。因此推断弗洛里安先生根本未来过因戈尔施塔特；可是一份同时代的编年史证明，他曾在因戈尔施塔特指挥作战。据艾森哈特的编年史记载："弗洛里安·盖尔于6月9日在里姆帕尔附近的战场上被刺死。"——有人在一份写得很坏的手稿里读到"林佩尔"（林堡）附近的"施佩尔特"（施佩尔蒂希），因此硬说这位骑士死在哈耳附近了。但是大量事实证明，弗洛里安·盖尔被罗滕堡驱逐出境以后，投奔了里姆帕尔附近有名的格鲁姆巴赫的城堡，并同格鲁姆巴赫的姐姐芭尔芭拉订了婚。一首流传到现在的民歌说，格鲁姆巴赫曾对农军频送秋波，希望从起义中得到好处，后来为了再得到诸侯恩宠，又派一个仆从暗杀了弗洛里安·盖尔。维尔次堡主教弗里德里希·冯·维尔斯贝格的一个小册子，也这样攻击格鲁姆巴赫。一个民间传说断言，在格拉姆沙茨森林中，至今还有一个白衣女郎，每夜在她情人遇难的地方徘徊，那就是高贵的弗洛里安的服丧的未婚妻。经历过农民战争并且有记述的维尔次堡市府秘书克龙塔尔，在最早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说："弗洛里安·盖尔是暴动平息后在里姆帕尔被威廉·冯·格鲁姆巴赫的仆从劫掠并刺死的。"根据这一切，我们认为，农民战争的这位骑士英雄，无疑是到阴谋家格鲁姆巴赫的宫城寻求保护，被格鲁姆巴赫在他的宫城附近暗杀了。——编者

他在人民的事业已经失败时还拿着骑士盾牌不断战斗。敌人既不能在他生前、更不能在他身后炫耀胜利。

他诞生在阳光普照的山岭上，出身于自由的上层社会，他的先人是赫赫有名的霍恩施陶芬①的宫廷骑士，然而他却与低地的穷人和山谷的被压迫者心心相印。他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直到生命结束，他还是坚决忠实于他所信仰的福音新教义”，相信它的一切效果；他之献身于基督教的自由不是片面的、虚假的，而是完全的、真实的。象他所师法的乌尔里希·冯·胡滕一样，他有军事天才和语言天才；两者预定他要为他视为神圣的事业而光荣地战死，甚至诽谤他的人也不敢玷污他洁白无瑕的形象。平民因为没有重视他而自食其恶果，他自己则由于刚愎自用，坚持围攻弗劳恩贝格的错误建议，加上格茨的背叛以及其他首领愚蠢地没有给他任何消息，因而在旷野遭遇袭击。促使他行动的动机不是为了名利、权势和卤获物；连他的敌人也从未这样诽谤他；他无声无息地长眠于地下，几乎被人遗忘了。将来，当全德土地得到解放，父辈对儿孙一辈叙述那些以自己的鲜血浇灌过树木并使农民和市民在树荫下享受更加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的人们之时，他也会随着他的时代到来而得到报偿；那时人们也将谈起黑军首领弗洛里安·盖尔。

730

① 霍恩施陶芬，根据霍恩施陶芬城堡命名的贵族世家。自1079年起为士瓦本公爵，1138年起到1254年为德意志国王和皇帝。——译者

第十二章　胜利者

经过这几次血战以后，联盟统帅现在查点部下的人数。他发动这场战争时，率军十八个旗队，每队四百人。虽然后来符腾堡的全部贵族都归入他的麾下，同时杜宾根的政府充分补充了他派往拉多夫策尔的军队，可是同法耳次伯爵和其他领主联合起来的联盟军队的兵力，总共不过六千人。他从巴尔特林根到伯布林根会战以后，显然至少损失了二千五百人。部队虽然经过联盟各邦的不断增援和重新整编，但从伯布林根到现在已经损失到如此地步，连最强的一支奥格斯堡部队也几乎不足三百人了。法耳次伯爵和其他领主的军队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联合起来的吗！上述这些数731字清楚地说明，《巴黎总汇报》的宣传比人们想像的要落后几世纪；按照诸侯们的报导，他们毫无损失地就把农军打败了！

6月5日晚，诸侯的军队扎营在小城海丁斯费尔德和城北美因河畔的一些果园里，并且在果园附近架好了炮，炮口指向维尔次堡城内。这一天正是圣灵降临节的礼拜一，所有军号和军鼓都吹打起来了，宫城里的人感到衷心的愉快，而市民和农民则心怀恐惧。宫城驻军把所有的炮向城内射击三发，作为应和。

如同过去撤离海丁斯费尔德一样，农军当夜撤出各外部堡垒，携带四门最大的炮跨过美因河桥退到城内。决心坚守维尔次堡的农军还有五千人左右，维尔次堡市民的首领尚无一人逃走。6月7

日，即诸侯军队到达后过了两天，整个美因河右岸仍然畅通无阻，未被敌人占领。如果农军和城内的群众没有信心对付诸侯从高地发射的炮火优势而弃守此城，他们本可以出普莱沙赫门，撤退到相距不到一小时路程的格拉姆沙茨大森林，然后再退入施佩萨尔特山。在那里，不但骑兵无法追击，而且周围尽是富饶地区，可以筹办给养。可是，市民和农民都留下来了；除贝尔梅特尔外，首领和主要参加者没有一个人退走。很显然，市长和旧市政会背叛了市民和农民。这些叛徒很清楚，只要把法耳次伯爵和特鲁赫泽斯所要报复的首领们活着交出，两位大人就会满意，而从宽处罚其他所有的人。早已骑马离开因戈尔施塔特回到埃贝尔施塔特的总指挥雅各布·克尔，被他的同乡交给维尔次堡的市政会，市政会又把他当作挽救自己的替死鬼，钉上镣铐偷偷地投进伯爵一埃卡德监狱，象迈宁根人对待施纳贝尔一样。于是，市政会暗地里同特鲁赫泽斯缔结了投降条约，内容包括交纳免蹂躏费、解除武装、交出暴动首犯和农军首领、按照古老传统重新宣誓归顺等四项。市长和市政会根据这个条约在 6 月 7 日下午四时送去降书。交出农军首领是他们获得宽大的主要交换条件，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力量逮捕这些人，便对这些人隐瞒条约的真实内容，欺骗他们说同诸侯谈判的结果是，只要他们投降就可以得到宽大，不受惩处。因此，送去降书以后，当天晚上和夜间，首领和参加者没有一个人离开本城。次日早晨，所有城门都被骑兵封锁了。谁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有所怀疑，谁至少可以相信，这些首领和其他参加者并没有希望别人让他们欣赏诸侯们堂堂皇皇的入城式，而随后以他们自己的头颅来为他们演唱这出流血悲剧。 732

6月8日早晨八时，特鲁赫泽斯偕同诸侯进入维尔次堡。骑兵围着城墙巡逻，以防任何人逾墙逃走。快速部队把守入城的城门；二千五百名骑兵跟随他们进驻城内。他们预先发出命令：维尔次堡的市民在市集广场上、邦辖城市的市民在犹太广场上、农民在赛马场上分别列队集合。现在这三个广场都被骑兵包围了。诸侯和贵族先骑马来到市集广场，随后特鲁赫泽斯携带四个手执大刀的刽子手走来，他严厉斥责“光着头、含着泪”站在那里的市民背信和伪誓，因此应一律处死。话音刚落，所有的人一齐跪下。铸锡壶匠伯恩哈德·维斯纳的怀孕足月的妻子挤过骑兵和人群，来到人圈里，匍匐在诸侯脚前，为自己丈夫乞求活命，结果遭到拒斥。诸侯们离开这里到市府，集议约一小时。然后他们给特鲁赫泽斯送去了一个名单。据此统帅将总指挥雅各布·克尔从埃卡德监狱提出斩首。第二个被叫出来的就是市民伯恩哈德·维斯纳；第三个是在逃的老雕刻家的儿子菲利普·迪特马尔；第四个是“狮子”洗澡堂老板汉斯·雷明格尔；第五个是铜匠汉斯·席勒；这四个头领也都被斩首。七十个市民被关进监狱，其中十三人后来也被斩首。另外那些人被处极重的罚款。

特鲁赫泽斯骑马从市集广场来到犹太广场，邦议会的旗队正集合在这里。他命令把首领、旗手和伍长，以及“在法兰克尼亚地方制造叛乱的那些人”叫出来，宣布二十四人处死刑。卡尔施塔特的施劳滕巴赫请求用两千古尔盾赎命，结果象那个柯尼希斯霍芬人一样，也未能免于一死。接着，特鲁赫泽斯向城外壕沟走去，农民在那里站成一圈。有七十人被叫出，他们都是在农军中担任过职务的人，三十七人被杀，其余的人经贵族说情后释放了。宫城上也有

一个市民和一个犹太人被杀，因此，在最初决定处死的二百人中，733 实际处决了八十一人。一个年轻农民被拉到刽子手跟前时凄惨地喊道："噢！天哪！天哪！我现在就活不了啦！我这辈子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啊！"一个不在名单上的小个子农民，好奇地挤过骑兵来到广场上，想看看伙伴们的情况，结果，"这个小个子农民被一个狱吏抓住，拖到刽子手刀下，也被杀了"。在名单上的农民中有个身强力壮的年青小伙子，心想迟早也是死，何必还要看这种悲惨景象，就挤到刽子手面前，要求刽子手先杀自己；按次序他排在最后，结果真的先把他杀了。诸侯们在一旁监督执行，并且"在演完这出戏以后，举行了一次酒宴"。其余农民的武器和铠甲都被收缴，每人领到一根小白棒，傍晚时被赶出城去。早晨曾有很多人试图逃跑，已经出了城，又被外面的骑兵刺死。甚至现在，在平静的归途中还有很多人被打死。维尔次堡和海丁斯费尔德之间的葡萄园和壕沟里，遗有很多尸体，有枪杀的，有刺死的。城市和郊区都被解除了武装，旧教会普遍恢复；维尔次堡本城必须向联盟缴纳八千古尔盾罚款；主教保留"他以后决不会忘记的惩罚"。后来他为自己、教区的僧侣和贵族索取了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七十五古尔盾。诸侯们在附近地区横征暴敛达八天之久，其中以卡西米尔侯爵在自己的领地最为猖獗。当他经过梅尔蒂斯海姆时，有先前随同村区无条件投降的两个农民爬上了树，观看军队经过的情形。卡西米尔令人捉住这两个好奇的人，当场斩首。6月7日，这位侯爵进入曾派遣三个旗队参加农军的基青根；五十二个市民在他进城以前不久逃走了；该城请求投降，得到宽大，侯爵保证其余市民的生命安全。为了安定人心，他发出布告，规定军队不得侮辱或侵害任

何居民，违者处以体罚。到了第二天，6月8日晚，他就把从布格贝恩海姆带来的五个市民在市集广场斩首了；接着又召集基青根市民，挑出一百多人，在离莱登宫不远的一个大地窖里关押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把他们提出，许多人被砍去手指，六十二人被挖掉眼睛。这些人大都表示宁愿一死，可是卡西米尔心如铁石，他说："我知道你们都宣过誓，不愿意再看见我；我不能让你们发伪誓。"同时他下令，任何人不许给他们领路，不许给他们医治，违者严惩。734 他把这些挖掉眼睛的人驱逐到基青根十英里以外。十二个人不久即死去，其余的人很久以后还沿途乞讨，咒骂侯爵。

卡西米尔又到维尔次堡去会见其他诸侯，打算偕同特鲁赫泽斯做一次杀人放火的旅行。跟在他左右的是他的刽子手迈斯特尔·奥古斯廷，基青根人管他叫"追命鬼迈斯特尔"。施魏因富特做出抵抗的姿态，可是立刻就同城里的农军一起向卡西米尔、特鲁



卡西米尔侯爵惩罚基青根人

赫泽斯和老亨内贝格投降了。两个首领逃走，五个头目死在刽子

手刀下，每个市民罚款十个古尔盾。诸侯们取道哈尔施塔特前往班贝克。军队沿途抢掠所经村镇，然后放火烧掉，往往是随心所欲，并没有特别命令。班贝克主教往维尔次堡给特鲁赫泽斯写了一封央求信，信上说他如何被臣民压迫和包围，他不知道自己和他那些主教座堂住持是死是活；他请特鲁赫泽斯火速来救他，惩罚暴民。

宣誓缔结的协定，墨迹未干，便被特鲁赫泽斯撕毁了。路德和许许多多目光短浅的人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协定上，他们没有接受一切时代都有的那种教训：在党派斗争中的协定，只有以一方的鲜血来保证的时候，协定才能生效；而斗争的一方过早地放下武器，势必会被送上断头台。纽伦堡的使者郑重声明，向教区进军毫无必要，因为主教同臣民已经和解，所有农民都和平地解散了。可是特鲁赫泽斯仍然率军前进。 735

特鲁赫泽斯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为人使农民感到非常可怕，农民听说他要来，就纷纷逃进了森林。一个同时代的人谈到这种情况时说："农民觉得骑兵厉害极了，象上帝跟他们为难，要夺去他们心灵似的。他们逃跑，往往并不是真有骑兵追赶，只是他们自己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罢了，骑兵在他们面前这样威严可怕，这是上帝的意旨。"五百个市民从班贝克逃往纽伦堡，听到纽伦堡人警告以后，继续又逃往别处去了。

特鲁赫泽斯进入班贝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十二个被抓的农军首领和农民起义的发起人，立即被斩首了，其中有两个市政委员。还有十二个农民被杀，两个人被挖去了眼睛。当刽子手回过头去看他要杀的第十三个农民时，这个农民逃出了刑场，因为当时

刑场里的囚犯都没有上绑。刚要轮到杀这个农民时，他鞠了一躬说:“这种事儿我看一看就腻了，我想回家了。”说着，他从一匹马的腹下钻过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溜之大吉了。

许多人知道，而主教更清楚，使阿尔滕堡免遭劫掠和破坏的，是九个最有钱的市民。但是他们赞助过新教义，而且是最富有的，所以特鲁赫泽斯把他们投入监狱，并且把他们的财产分送给他的家丁；在海尔布隆，他也曾把没收的财产分给过他的家丁，但是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他还打算惩办他们以讨好主教。只是由于纽伦堡提出了抗议，他们才得挽救。同主教签订的协定被宣布为“被迫缔结的”，因而被撕毁了。规定教区赔偿主教和贵族十七万古尔盾。哈尔施塔特被夷为平地，所留房屋无几。

撤走的联盟军，象在各地一样，留下了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马匹和辎重，一群群抢来的牛羊，被践踏和破坏的牧场与田地。纽伦堡允许他们穿城而过，但只准走大街。大街两旁的房屋和所有其他的街道完全用铁链封锁了，市政会的四百雇佣骑兵和全体市民都武装起来，全部火炮也都架设起来。接着，里斯地区被勒索了大量的免蹂躏费。内尔特林根有一百家，每家被迫交六古尔盾罚款。新市政会被取消了，旧市政会又恢复了。有几个人被杀，有几个人被驱逐出境。虽然经过变革，可是城内秩序井然，甚至内尔特林根博览会也照常举行，观众很多。戴宁根被烧毁了。军队在内尔特林根周围劫掠了四天，可是没有进城。随后，特鲁赫泽斯匆忙地到上士瓦本去了。

736

卡西米尔举着火把和屠刀返回自己的领地。艾施河畔的诺伊施塔特，在农军撤走后已经请求赦罪，现在，男男女女举着烛火迎

接他，匍匐在他脚前。他命令杀了十八个人。总指挥贝尔恩贝克以七百古尔盾赎了一条命；发动起义的莫里茨·维尔德是埃尔伦巴赫的旅店主，卡西米尔经常在他那里住宿，因此没有受到处罚。侯爵说，他们愿意这样来互相抵消欠款。侯爵向各地发布命令，"要按他的刑法严惩叛乱分子，毫不顾惜地砍下他们的头"。他第一次经过马克特-贝格尔时只勒索了免蹂躏费。这次，他又杀了四十三个自认为平安无事的农民。全体农民不得不跪下，胸前带着红十字架，恳求恩赦。自由城市温茨海姆由于纽伦堡保护，才免遭他的报复。与此同时，侯爵的兄弟马格德堡的副主教汉斯·阿尔布雷希特奉他的命令，在几乎仅仅说过怪话的山区里，刑讯并处决了很多人，以致他还乡时，被杀害者的孤儿寡妇在大道上追赶、咒骂他，并且大声向他呼号："把农民杀光了没有？"卡西米尔用审讯继续折磨穷苦百姓达两年之久，勒索了二十万古尔盾以上的罚款；为此，他自己的骑士汉斯·冯·瓦尔登费尔斯，后来都带头出来反对他。瓦尔登费尔斯给他写信说："殿下，现在穷苦的囚犯还在为区区小事受着折磨。请您不要再究既往，发发慈悲吧！"

特鲁赫泽斯很愿意亲自光顾自由城市罗滕堡，只因他必须开赴其他地方，才把惩罚该市的快乐让给了侯爵。该城现在要自食其有始无终、自私自利的恶果了。当陶伯尔策尔的牧师安德烈亚斯·勒施代表在恩德泽山麓集合的农军，向罗滕堡要炮去"攻打侯爵这个残酷的暴君"时，市政会拒绝了他们。注经师卡斯帕尔·克里斯蒂安、斯特凡·门青根和其他一些深孚众望的人，在柯尼希斯霍芬会战以后，曾力图鼓舞该城进行自卫，可是他们宁愿请降。"喂，你们来啦，你们投降吗？"海丁斯费尔德城内有人向请降代表喊话

737 道。许多市民这时逃出城去。他们曾经计划把地方自卫团再武装起来，占领城池，对联盟的进攻进行自卫。他们同紧靠城墙的基督教法朗西斯宗派修道院有极密切的关系。市政会发觉这种情况，就让修道院教友迁到城内，并且占领了修道院。教堂集市节的礼拜日，即6月18日，门青根的马匹都备好了鞍具准备逃走，他甚至在逃走以前，还听了一次讲道。做完礼拜，他穿一件华丽的黑色驼毛呢大衣，靠在一家首饰店门前，同织布工人基利安·埃奇利希谈话。这时本城的几个雇佣兵袭击了他。这位贵族叫喊道："救人呀，市民们！救人呀，基督教友们！"一个权贵回答说："亲爱的，兄弟会已经完蛋了。"怯懦、愚昧、无耻的市民任人把他押走，投入最坚固的监狱。为了威吓农民，权贵们还派贵族去抢劫和焚烧周围的村庄。多伊施林博士试图利用布道鼓动群众营救门青根，他说：你们应该同情被监禁的教友，设法把他营救出来。结果连他和盲修道士也被关进了监狱。注经师逃走了，盲修道士的妹丈赤足僧梅尔希奥、耶尔格·施佩尔特、耶尔格·孔普夫等人也逃走了。老市长埃伦弗里德先生早就逃走了。

6月28日，卡西米尔率军队开来。布雷特海姆和奥伦巴赫被烧得片瓦无存。布雷特海姆人还竭力抵抗，结果很多人被刺死；奥伦巴赫人带着所有的家当逃进了森林。罗滕堡七十个市民和三十个农民的名字被列在公诉状上。被控的市民只有十九个进了刑场，其余的都逃脱了；到了刑场的十九人中有五人拚命突破了步兵警戒，得以自救。被强加罪名的农民中除了一个天真的小伙子外，全没有进入刑场。市民十四人被杀，其中有小学校长贝森迈尔先生和牧师汉斯·孔普夫，后者正害病，是被抬来的。虽然斯特凡·

冯·门青根的勇敢妻子为他尽了一切努力，卡西米尔也很想搭救他和另外两位教士，可是他仍然惨死于刽子手的刀下。旧市政会无论如何要剥夺这个死敌的活命，卡西米尔也就牺牲了这个忠实的、然而对他的阴谋又了解得特多的臣仆。门青根的头首先落地，接着是多伊施林博士的头。轮到杀盲修道士时，他强硬地拒绝下跪，站着挨了第一刀，他跌倒又站了起来，第二刀才把他的头砍下。据目睹者卡西米尔的总指挥官米哈埃尔·格罗斯说："这几个人都视死如归，他们没有上绑，自己脱去帽子，高举双手祈祷道：'我主耶稣，让你流出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恶吧！'他们始终相互安慰着，从容不迫地跪倒。只有门青根有些沮丧，多伊施林博士不得不连连安慰他。"这期间，两个被俘的奥伦巴赫农军首领汉斯·瓦尔特曼和莱昂哈特·罗伊特纳也继他们之后被杀，以后被杀的是希尔格茨豪森的巴特尔·韦尔德尔和恩德泽的一个小个子的农民。他们临刑时全都坚定而神色自若。 738

侯爵班师时，沿途还丢下了不少被砍去了头的尸体和烧掉的村庄。在福依希特旺根，他杀死了"一个在聚尔茨的女修道院主持过弥撒、给农民写过几封信的小修道士。这个人在刑场还一再劝诫和祈祷，充分表现出基督教的精神，斩首后，头落在枯树的草堆里，嘴连张三次，好象在呼唤耶稣"。罗滕堡的旧市政会恢复后，重理卡西米尔的旧案，又把基利安·埃奇利希、弗里茨·默尔克纳和另外两个人斩首，把作为共谋起事者的会场的剪布工人的住宅拆掉，并且当作一块凶地，撒上了盐。烙印和鞭笞成了普通刑罚。施瓦岑布龙的大利恩哈德巧妙地隐藏了很长一个时期，后来躲在伦德齐德尔的旅店时，被人向市政会告密，遭到一些骑兵的袭击，这

个身高力大的农军首领一直拚命抵抗到被刺死。

维尔次堡的高贵诸侯主教、富耳达的高贵副主教康拉德，在布亨让人把他当作世俗诸侯来欢迎，可是黑森夜莺和黑森公鸡[①]的魔曲很快又把他唱成了僧侣。他和老亨内贝格伯爵象刽子手似的，带着刽子手走遍法兰克尼亚公国。白天，这位主教进行抢掠，他不但勒索罚款，还夺取银器、慈善基金、特权状、葡萄酒、啤酒、粮食等所有可以带走的东西；晚上再来杀人，根据情况有时杀三个、四个、七个、八个、十个，有时杀十三个、十七个、二十二个；这出戏演过后，“他同他的伙伴举行了酒宴”。基辛根的牧师就是在这种场合下掉头的。被杀的还有农军总指挥汉斯·施纳贝尔和汉斯·沙尔，以及上法兰克尼亚的区长、勇敢的克鲁姆普富斯。在祖尔茨费尔德村，两个烧砖工人也被拉去斩首。其中的一个哭着说：他只为贵族邸宅难过，因为再没有人给这些建筑物烧这么好的砖了。另一个是个矮胖子，他在刽子手面前大声笑起来。他说，他觉得好笑，要是砍掉了他的脑袋，他怎么戴帽子呢？这几句笑话却在领主们那里救了两人的命。当这位主教返回维尔次堡，又杀死十三人来结束他的血腥事业时，他那基督教诸侯的眼睛已经欣赏了二百五十六个死刑。

同班贝克主教一样，美因兹大主教区的总督、斯特拉斯堡的威廉主教也随便背弃誓言，撕毁协定。不过他并不嗜血成性。他离开维尔次堡，同法耳次伯爵、奥托·海因里希公爵和特里尔的高贵大主教一起开入不加抵抗而降服的美因兹地区。在市集广场上，他宣布同美因兹郊区居民以及市民签订的协定是“被迫缔结的”，

① 黑森夜莺和黑森公鸡，从前属西金根所有的两门大炮名。——编者

当众撕毁。为了他领主和他自己的利益，也许不无羞愧之感，他从中斡旋，使整个地区的罚锾总共不超过一万五千古尔盾。他只杀了四个首领，判处五十人徒刑。莱茵部的农民听到自己弟兄失败的消息，立即动身回家，不再活动。当他们已经放弃一切念头的时候，弗罗温·胡滕这个被赦的犯人来了，他在埃尔特费尔德处死九人，在宾根处死三人。不久前才同农军结盟的沃尔姆斯投降了，随后施佩耶尔的主教和市府之间也恢复了和平。为了躲避节节胜利的诸侯军，很多牧师和农民携带妻子儿女和财物逃往法兰克福。诸侯要求引渡这些人，市政会没有交出他们，但是禁止他们留在本城。齐根的汉斯及其信徒骑马护送这些牧师。各行会被外面发生的事件和诸侯的威胁吓倒了，放弃了他们的条款。韦斯特堡博士也离开了该城。市政会凭借召募的雇佣兵控制着市民，同时暗地贿赂诸侯及其侍臣，使军队远离该城。当时还没有人受到惩罚，不过后来发生了：1527 年，孔茨·哈斯依法受判，被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投进了美因河。

大部分莱茵法兰克尼亚人拿起了武器，一则因为法耳次伯爵进军到维尔次堡时的毁约和血腥行为激怒了他们；再则东法兰克尼亚几个使者——他们的弟兄来了，要求他们渡过莱茵河，同那里的农民联合起来，至少给君侯一种牵制。他们在莱茵法耳次又集合了过去各部农军将近八千人。他们义愤填膺，威胁说要绞死法耳次伯爵和他的所有爪牙。他们攻下了迪尔姆施泰因宫城，由于驻在里面的官员冯·策尔没有投降，他们把他和另外住在里面的十五人都刺死，然后把尸体扔出宫城；接着把博兰登、施陶芬、韦斯特堡和诺伊莱宁根等城堡烧毁；阿尔特莱宁根和东纳斯山周围很 740

多宫城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占领了基尔希海姆，劫掠了黑宁根修道院，强迫冯·韦斯特堡伯爵夫人给他们做饭，并把饭端到桌子上。当诸侯军队开来的时候，他们正向奥彭海姆进军。诸侯们希望在根特海姆宫城前的旷野上同他们相遇，但是他们在夜间从达尔海姆退往贡德尔斯海姆，接着又退到普费德斯海姆。普费德斯海姆虽然有三百名守军，却向他们开了城门投降了。他们看到面前只有一小股诸侯骑兵，就配备了车辆和野炮全军出战。其实这一小股部队只有七小队步兵和七百骑兵，是法耳次伯爵为了引诱他们出战而派出的，他自己则率主力埋伏起来。农军出城前进了一段距离，他们的炮兵从一个葡萄园射击，第一炮正落在法耳次伯爵身边，打死了他的机要秘书，使他感到非常气愤。这时村镇的人赶来通知农军，说高地上还有一个骑兵大队，估计后面还有。农军立刻向小城撤退，诸侯骑兵一路砍杀过来，诸侯炮兵从圣格奥尔格教堂旁边的山上"聚精会神地"俯射他们，而农军的炮也不断还击。农军中仅被骑兵刺死的就将近一千五百人，其余大部分逃到附近地区和小城内，车辆和炮都丢弃了。假使葡萄园里的步兵向农民攻击，恐怕这天晚上没有几个人能逃脱出来。法耳次伯爵夜间包围了普费德斯海姆，6月24日清晨向城内打了二百六十二发炮弹，城内的人无条件投降了。法耳次伯爵命令他们分为三队：外地农民一队，其中大都是法耳次伯爵的农民，守军一队，居民一队。下午，首先命令外地人出城，在城门口缴械，然后通过骑兵排成的夹道往城南的圣格奥尔格山，到整个骑兵队围成的圆圈里去。诸侯们想在这里提出有罪的人，给他们应得的惩罚。往外走的时候，有一部分农民企图乘机逃跑，被守在两旁的骑兵制住，已经逃跑的

人遭到骑兵追击，大部分被就地刺死。控制在高地上的骑兵队见到这种情况，立即冲进手无寸铁的农民当中，乱杀乱砍，转眼间刺 741 杀和砍死了八百多人。特里尔的大主教亲自动手砍杀．同时以喊话鼓励人们砍杀。有人说法耳次伯爵当时心里很不忍，可是他写的关于这件事的详细记录却是冷酷无情的，连一点不忍心的影子也没有。这位非常轻率的青年君侯，同样双手沾满了鲜血。这场屠杀后，他又从剩下的农民中和村镇的农民中提出八十人，全部斩首。第二天，劳特管区的一个首领和一名旗手也死于剑下。随后，法耳次伯爵把刑事法庭迁到哈尔特河畔的弗赖因斯海姆和诺伊施塔特，后来从这里又迁至下亚尔萨斯。朗道立刻投降了。刚刚参加农民起义的魏森堡奋勇自卫，与诸侯军队互相射击，六百发炮弹射进这座小城以后，7 月 7 日他们才根据条约投降。结果向诸侯交罚锾八千古尔盾和火炮六门，市民三人上了断头台。特里尔的选帝侯大主教从这里班师回府，这时特里尔境内再没有任何人活 742 动了。科隆境内也已偃旗息鼓。北面的明斯特市民还坚持反对主教的高傲态度，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选帝侯大主教的兄弟、科隆的大主教当选帝侯要求他派兵支援时，也劝选帝侯宽大为怀，不要再激怒市民反对自己和僧侣。第二年，这座城市的市民“为了讨好大主教”才放弃他们的条款，准许主教座堂住持返回殿下的寺院。法耳次选帝侯路德维希则返回海得尔堡。他在班师途中又杀了一些人。这个爱财如命的人勒索了二十万古尔盾罚款。9 月 26 日，他终于召开了邦议会，并在会上宣布，如果臣民认为负担过重，他可以给他们减轻。邦议会的代表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正是上帝的意旨，这是防止将来再发生变乱的最好办法。”可是路德维希和

弗里德里希的宫廷生活一向是挥霍无度的。



特里尔大主教亲手砍杀农民

第十三章 上士瓦本的结局

特鲁赫泽斯转移到符腾堡，进而又开往法兰克尼亚以后，留在乌耳姆的联盟顾问只派出几小队骑兵和步兵，用杀戮和洗劫的手段镇压各农民村区，接受重新臣服。不肯臣服的村庄和房屋，一律被烧毁。4月27日，有二百人组成的骑兵队到弗林根来接受臣服，可是农民都逃往霍尔茨海姆去了，弗林根被大火烧掉。格鲁姆巴赫的农民也逃到霍尔茨海姆，只是因为贵族迪特里希·冯·韦斯特施特滕为自己这个村庄说情，格鲁姆巴赫才没有被烧毁。后

来格鲁姆巴赫人也大部分回来,同他签订条约,向他表示臣服。埃登豪森的农民也臣服了。豪森的农民不愿臣服，因此豪森被焚。为了报复,农民在第二天早晨把附近的奥尔斯贝格修道院烧掉,随后骑兵举着火把冲进了罗尔村。但在 5 月 3 日农民又攻下奥格斯堡主教舍内克宫城，把它洗劫一空。军队到蒂森来接受臣服的时候，那里的农民要求延期一天，但第二天也没有一个人来表示臣服。他们说,"他们找他们的首领找了一整夜，没有找到。"联盟要每个农民出免烧税六古尔盾,这对农民来说是太重了,用这些钱他们可以生活很久。从乌耳姆的城楼可以看到周围许多村庄、宫城、寺院都起了火。农民复仇的旗帜继续迎风飘扬。他们一直开进布劳山谷，布劳博伊伦城和寺院都在他们面前发抖。山上宫城霍恩格豪森,这个引人入胜的山谷中最优美的胜地,现在只剩断垣残壁耸立在那里。这座宫城就是在农民复仇的那些日子里被烧掉的。北面低地的人以为乌耳姆城受到威胁，甚至被捣毁了。魏因斯贝格于是派了一个人来打听这个风传的真相,结果被抓住,经过刑讯给杀了。杀他的唯一理由是:他是魏因斯贝格人。这个地区,如舒森里德、茨维法尔滕、奥滕博伊伦等地所有的教堂，都被农民光顾过，损失比过去更为惨重。迪波尔德・冯・施泰因的马尔岑齐斯宫城，乌尔斯贝格和伊尔泽两修道院，以及奥格斯堡主教的施特滕、普法芬豪森、魏尔巴赫等宫城都被洗劫、烧毁。在普法芬豪森宫城里,他们还烧死了一个女人，她的罪名是女探子，企图在井里下毒药。战斗就是这样惨痛地进行。埃格洛夫・冯・克内尔林根的宫城——上劳瑙宫城的火已经起来，继而又被扑灭了。哈尔登河畔基尔申的下劳瑙宫城被洗劫,基尔申村也不能幸免,因为该村

743

农民始终服从诸侯。奥伯罗特有五个农民臣服，其他农民便夺走他们的马和牛。即使把现金和值钱东西埋起来，也没有用。代森豪森的牧师曾埋藏了值钱的东西，帮助他埋藏的人向农民告密了。这些事都是红旗队干的；这支部队的指挥部设在温茨海姆。另一旗队从阿尔部开来，并入了红旗队。5 月 12 日，他们占领商业中心坦恩豪森，向居民课税，强征当地壮丁三分之一，并把牧师住宅夷为平地。13 日，他们围攻明斯特豪森宫城，这个矗立在开阔平原上的宫城属于罗特的几家贵族。宫城里一切具备，唯一缺少的是军队，里面只有三十四个兵守卫。宫城经过勇敢抵抗被攻破，守军全被杀死。

只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逃脱了杀戮。其中一个人趁农民刚进城堡时拿着几块面包迎上前去，让他们看，好象面包是抢来的。另一个人已经幸运地跳在他自己扔下去的一张床上，可是又被赶到那里的一个农民刺死了。当农民正搜索每个角落、高兴地看着744 面前的战利品的时候，一小桶火药突然爆炸，农民来不及把战利品运走，整个宫城已经冒起熊熊火焰。有人说是宫城守备队长故意点着的，有人说是一个农民不小心失了火。这时，胜利者不顾一切地逃命了。第二天是布尔滕巴赫的教堂集市节，农民不肯错过礼拜一教堂集市节的跳舞会，因此有几个人把明斯特豪森附近鱼塘里的鱼都捕光了。也在这时候，海因茨·冯·罗特正同一些人骑马出去，他们刺死很多农民，并把明斯特豪森村烧掉一部分。当天农民劫掠了埃罗尔斯海姆宫城。联盟的指挥官西格蒙德·贝格尔，率一千步兵和一百骑兵，在 5 月 17 日袭击并打垮阿伦村附近四千人的一支农军，据说俘虏一千人左右，至少是有这么多人归顺

了。联盟指挥官后面还有大批援军和炮队跟进。农民看到迎面的敌人实力太强,"他们就退入森林,掩蔽起来",任何地方都未发生战斗。联盟军队劫掠不臣服的农民,农民则劫掠臣服的农民。农军和联盟军都有少数人被刺死。5月31日,比尔的威廉·里特尔把自己的村庄安霍芬烧掉一部分,把整个基森多夫烧得只剩六所房子。比尔经总铎汉斯·格斯勒说情才得以保全。在联盟的雇佣步兵中,突然在圣灵降临节发生一次哗变,似乎是在给农民帮忙。结果被镇压下去,四个雇佣兵被处决,其中"一个路德教徒极力为自己辩护,不肯认罪"。

这里的农军直到6月底就这样愚弄敌人和袭击敌人。他们起了使农民战争最后形成一幅完整图画的作用,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可是,当历史的车轮在会战的风暴下滚过整个流血和燃烧的地方的时候,这些较小的、个别的事件就会摆在一边,不为人们所注意。而现在,当会战的雷声已经响过、剧烈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以后,这些小事又震动和发光了。

规模较大、意义十分重要的是一直蔓延到南方的人民战争。在那里,在上阿尔部、下阿尔部、赫部、瓦尔德、宗德部等地,有的继续不断地战斗着,有的失败后又重新起事。

阿尔部人举行过第二次同盟会议的梅明根城,象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城内也渐渐酝酿成一次小规模革命,革命党派完全取得优势。甚至市政会从自己的追随者中选出的市民自卫团,在复活节前的一周内也起而反对市政会了。市政会有些可疑的信件都被城外农民截获,交给了市民。有一次市政委员们在市政会开会,讨论农民问题,会议开了很久。市民的警备兵集合在会议厅前面,他们

745

说，没有群众参加，市政会不能决定这样重大的事情，尤其在这个到处都想压迫平民的危急时期。他们发誓互相支援，要争取改变困境。只有队长和旗手不赞成而走开了。于是他们吹号打鼓，号召全体市民武装起来，到市集广场上集合。市政委员们偷偷溜出市政大厅，在另外一个地方集合，并派市政会仆役通知各行会，分别在行会集合。但是太迟了，没有人服从。大街小巷都骚动起来。有人高呼："捣毁富人和僧侣的房子！"不过没有发生暴行。当时天色已晚，市政会请他们解散，明天提出他们的疾苦，市政会愿意给他们解决。拉丁文学校校长保卢斯·赫普先生立刻拟出疾苦申诉书，在市集广场中站在一张桌子上念给市民听。这是市政会请他这样做，以便安抚民心。随后大家就陆续回家了。市政会硬说那封可疑的信件完全没有罪过，市府书记用笔把这信全都涂抹了，等到要给全体市民宣读的时候，字迹已无法辨认。市政会急忙答应市民一切要求，过去的和一些新的条款一律履行。许多民愤很大的市政委员被逐出市政会，另由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接替了他们。但该城这时也不愿意让农民留在城内，当农民进行威胁时，市政会写信向乌耳姆要求派三百兵丁，被逐出的那部分市政委员暗中向联盟要求六倍的兵力。圣灵降临节后的礼拜五，市政会正开会的时候，守卫尼德加瑟尔门的哨兵前来报告，说他看见几千骑兵和步兵开来，已经到了阿门丁根的礼拜堂附近。这个消息使市政会大吃一惊。它连忙召唤全体市民全副武装到市集广场集合。联盟的指挥官迪波尔德·冯·施泰因和西格蒙德·贝格尔已经到了城外，他们仅要求一百骑兵的宿营地。经过和平商谈后，放他们进了城。他们放下武器，把马匹牵进厩舍，把自己安顿得舒舒服服的。市民

看到没有什么危险，就宣布回家各安生业。结果出了事，各城门都被打开，联盟的步兵二千人和骑兵二百人全都进了城。四十名市 746 民及时逃走，五名被抓，保卢斯·赫普校长在市集广场上立时被斩首，跟他一起丧命的还有贝希廷格尔等两个市民。“本来还要有更多的戏要演，因为联盟认为这带农民暴动的原因来自那个真正异教牧师（沙佩勒尔），拟对他施以暴力，可是他和两个助手都被隐匿起来，最后逃走了。”沙佩勒尔幸运地逃回他的故乡圣加仑。阿尔部的各旗军队则围攻了梅明根，并对它进行占领。

阿尔部农军没有接受他们的代表所缔结的魏因加滕协定，而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捣毁了寺院和宫城。奥地利的特使于5月11日来到从上阿尔部和下阿尔部的一百七十七个教区集合起来的阿尔部农军的营寨，为斐迪南大公同他们谈判进行联系。特使试图以优惠条件劝说整个阿尔部象菲森一样归顺奥地利王室，约定谈判在考夫博伊伦城举行。5月11日，保罗·普罗布斯特指挥农军又对菲森发动一次攻击，仍然没有成功。12日，他们渡过莱希河，烧掉施泰因加登修道院，但在兰茨贝格遭到巴伐利亚人的抵抗。停战期间在考夫博伊伦进行的谈判没有达到目的，大公又规定了一个新的日期。梅明根发生的事件和公爵军队的调动引起了农民的怀疑。这支军队里面有很多无赖，传说他们都是流亡修道士和僧侣，以及唱教皇是“可怜的犹大”和其他嘲讽诗歌的大学生，这些人在魏森霍恩的劫掠行为比农民还凶。农军用鹿砦封锁了肯普滕森林的道路，同时派很多旗队掘断梅明根城守军的水源，切断城周围的一切大道。但是被包围的守军在一次顺利的出击中，夺去他们准备攻城用的十七车梯子。经过十四天包围，农军刚

把炮瞄准该城，打算轰开一个缺口，忽然听到特鲁赫泽斯和联盟的军队临近的消息。6 月 27 日，农军退却，一部分开往巴本豪森，一部分向上京次堡行进。7 月 3 日，有两个市民和两个农民在梅明根被杀。特鲁赫泽斯从内尔特林根开来的途中也杀了一些人。

有一个人，此人是特鲁赫泽斯扈从队中重要的一员，对这位统帅起着真正助桀为虐的作用，这就是他所器重的典狱长贝特霍尔德·艾歇林。这个臭名远扬的刽子手是乌耳姆的一名雇佣兵，该747 城把他借给了联盟。"他有一个时期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黑森林、符腾堡、赫部、阿尔部，到处执行绞刑。他对新教派怀有特殊的、强烈的憎恨，新教徒只要落到他手里就休想活命。""他逮捕、劫掠、勒索，把人凄惨地吊死在树上，丝毫没有人类的恻隐之心。"对所有人说来，他是恐怖，他是怪物。乌耳姆市政会议决要取消他的雇佣兵军籍，因为他亲手绞死和刺死了许多人，那是很不体面的事。可是他们也只好听任他，"免得自己失宠"，因为他还是特鲁赫泽斯的扈从。特鲁赫泽斯对他总称呼"我特别亲爱的贝特霍尔德"，并且，"为了奖励他的忠诚工作"，竟把海尔布隆农军首领汉斯·弗卢克斯和乌尔里希·菲舍尔的两笔可观的财产送给了他。但是后来，联盟的这个刽子手从海尔布隆人那里得到的只是些轻蔑的咒骂而已。

在贝特霍尔德将人绞死、剜眼和打烙印的时候，特鲁赫泽斯本人则到处放火和抢劫。红旗队农军长期扎营的巴本豪森本来被判处彻底烧光，后来巴本豪森的领主法伊特·冯·雷希贝格挽救了这个城市。但是，温特尔艾申、贝尔肯、上廷部、下廷部、海马尔廷根等地，在特鲁赫泽斯经过以后却成了一片火海。早在他从内尔

特林根开过来的时候，大公就给他写信说，大公以君侯身份已经同上阿尔部和下阿尔部签订了停战协定。信上说，特鲁赫泽斯对阿尔部人进军违反了停战协定，这不仅会给奥地利世袭领地带来祸患，也会使大公本人陷入极大的危险。大公出于种种原因要求他停止前进，这些原因随后就可以告诉他。特鲁赫泽斯将信的内容报告了联盟的顾问们。顾问们命令他前进，并且说他不是由大公、而是由联盟代表会议任命为总司令的。于是他继续前进。7月15日，顾问们写信给他，命令他不要再放火焚烧，说把土地变成焦土并不是联盟的意思。他回答说，如果他们想要教他如何打仗，他们最好是到战场上来，他愿意替换他们坐在安乐椅上。

他率兵力不大的前卫，在施拉滕巴赫附近意外地遭到正摆好阵势向他推进的六千阿尔部农军。损失究竟多大，他没有说，不过他确实"落荒而逃"并且向主力军求救。农军并不想等候他的主力军到来，因此，经短暂的战斗后，不容特鲁赫泽斯冒险追击他们，就从容退过洛伊巴斯河，以这条河面不宽但水流湍急的山溪为掩护，在陡峭的高地上占领了阵地，设置鹿砦，封锁了可以徒涉的浅滩。他们把上阿尔部和下阿尔部的兵力都向这里集中。特鲁赫泽斯真想在这些农军到来以前跟他们一决胜负，可是他未能办到，因为"农军布置在这样有利的高地，使他无法接近，而且目前的形势非常危险、非常混乱"。农军左翼有伊勒河保护，前方有鹿砦、洛伊巴斯河及其陡峭的河岸作屏障，右翼有布满森林的山岭和瓦盖克附近的一些池沼作掩护。他们有许多精良火炮，有全德最富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其中很多人甚至曾经在法国和意大利服役过，不少是在外国参加战争后回来，刚刚参加他们队伍的精兵。正象瓦尔特·748

巴赫给特鲁赫泽斯当过指挥官一样，卡斯帕尔·施奈德和其他一些指挥官都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战争中给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当过指挥官。此外，还有大批从下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逃来的农民，特别是许许多多起义的发起人，纷纷从各地拥进了阿尔部。因此，特鲁赫泽斯虽然得到属于联盟的各旗军队的增援，仍不敢发动攻势。联盟已经收编了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的三千人马，特鲁赫泽斯想等候他开来增援。现在他扎营在洛伊巴斯河这一岸，满足于用大炮轰击农军。农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精良大炮还击。如果说农军有损失，那么特鲁赫泽斯的损失更大。7月19、20两日，就是在这种炮战中度过的。农军的兵力增加到二万三千人。雅各日①前的礼拜五，即7月21日，农军把兵力分为三队，计划将特鲁赫泽斯诱离营寨，然后夺取他的大炮。过去同大公有过关系的瓦尔特·巴赫，现在因为司令权被解除，而心怀不满，就又同特鲁赫泽斯勾结起来。这一天清早，阿尔部农军的一个队在联盟军营下首渡过洛伊巴斯河。特鲁赫泽斯正在吃早饭。他吩咐吹号报警，命令军队做好战斗准备，自己带着几个指挥官和骑兵察看移动中的农军，命令四门小炮拉到一个丘陵上，向农军开火。农军装作似乎要逃跑的样子。这时特鲁赫泽斯的几个指挥官要求追击。“不！”特鲁赫泽斯说，“我知道他们想引诱我们，如果我们远离营垒，他们就会从前面和侧面用另外两队人马突破我们的营寨。”紧接着来了情报：第二队农军在官军营寨上首已经渡过洛伊巴斯河，同时第三支强大部队正在前进，准备渡河。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老爷说：“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让他们开过来吧。对于这一行径

749

① 7月25日。——译者

我已经考虑好了。”农军看出他们的计划落了空，立即退回营寨。就在这一天，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来到了特鲁赫泽斯这里，他的整个步兵队三千人也在当晚赶到。特鲁赫泽斯现在的兵力约一万四千人，不但武器装备较好，而且有可怕的骑兵队和占优势的炮兵，以及在帕维亚打了胜仗的弗龙茨贝格的部队。可是，这两位名将并不敢进行决战。由叛变开始的事情还要用叛变来完成。弗龙茨贝格对特鲁赫泽斯说：“我们不必进攻他们，那样双方会流血太多，而我们不会得到什么荣誉。我认识那些曾在意大利为皇帝效过命的农军首领。我打算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获得圆满结果。”特鲁赫泽斯和军事委员会都表示同意。他们都清楚看到，他们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倘若他们在这里败于阿尔部农军，联盟过去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当时左面整个阿尔卑斯山区还处在起义中，右面从赫部到宗德部各地的农民也都闹了起来，背后又有符腾堡、甚至整个德国发生新暴动之忧。于是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立刻暗地同卡斯帕尔·施奈德和瓦尔特·巴赫以及其他几个农军首领进行谈判。他以大量金钱收买他们，特别要收买瓦尔特·巴赫，条件是设法使农军离开有利地形，把农军撤退下来。瓦尔特·巴赫和他的同伙都接受了贿赂。瓦尔特·巴赫这个叛徒同他约



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根据弗龙茨贝格唯一证实为本人的肖像绘制）

750

定，倒戈成功后用暗号通知他们。他和与他共谋叛变的人对农军说：弗龙茨贝格的军队在这里，他们不能在这个阵地上进攻联盟军队。他们打算迂回敌人，寻找另一处有利地形。这番话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夜间十时，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篝火在发光，只有7月晴空的繁星在闪烁。特鲁赫泽斯和弗龙茨贝格派了几个雇佣兵到农军营寨附近偷听农军的动静。他们两人率几名指挥官跟在后面。农军的步哨在黑夜中发觉了这些骑兵，当即招呼炮手向这些人开火。忽然有人喊道："我们没有弹药了，用什么开炮呢？"这就是约定的暗号。特鲁赫泽斯和弗龙茨贝格听到这个暗号知道倒戈成功了。联盟军队按照事前约定，彻夜向农军营寨猛烈炮击，瓦尔特·巴赫指使一个从圣洛伦茨教区来的人把农军贮存的全部弹药燃着，而且伪装好象是被敌军炮弹击中而起的火。

夜半时分，三队农军中两个队的首领——卡斯帕尔·施奈德和瓦尔特·巴赫率所部离开有利的阵地，装作要迂回敌人的样子。炮手全都被收买了，在农军开走的时候，他们丢下了大炮。两个首领在行进中假托要去侦察敌情，把旗帜交给别人，然后溜掉，逃往瑞士去了。农军听到联盟军队在后面追赶，意识到被出卖了，恐慌起来，分散向山岭上、山谷里、森林中乱跑了半小时之久，有的停留在这里，有的又从那里跑出去。联盟军队夺取了农军的全部大炮。但是倒戈并没有完全成功。第三队农军在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这个正直首领的指挥下，没有溃散。克诺普夫黎明时发觉这种倒戈以后，没有逃跑，而是立即秩序井然地退却了，虽然被联盟骑兵攻击受到一些损失，却顺利地到达祖尔茨贝格后面、肯普滕南边的卡751 伦山上，在那里占领阵地，集结兵力，与联盟军对峙。特鲁赫泽斯

驻军在杜拉赫，炮兵和骑兵都不可能攻击山上的农军。于是格奥尔格老爷又采用了老办法：卡伦山上的农军都是附近各地的人，他命令把这些地方的牲畜、马匹和一切动产都抢光，然后纵火烧掉。在以后的几天里，农军从卡伦山山顶望见山下成了一片火海。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和亲戚居住的地方有二百多处庭院和很多村庄被联盟军放火烧着了。同时联盟军占领、封锁了农军的一切道路，使农军不能不受损失地取得任何东西，而且无法逃走。饥饿和家园被烧，这一切迫使他们投降了。他们放下武器，不得不手持白木棒，走过敌人的行列，受敌人的冷嘲热讽。他们投降的条件是：重新宣誓服从，每家出六古尔盾免烧费，听候士瓦本联盟的仲裁法院作出赔偿领主损失费的决定和关于他们控诉领主问题的决定。此外，联盟军可以任意惩处祸首。7 月 26 日，特鲁赫泽斯下令在杜拉赫处决了十八人；在哈尔登旺处决了两人；在廷部也有几个人被杀，其中有霍伊泽恩的耶尔格·托伊贝尔这个虔诚、正直的人。格奥尔格·施密德、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被人称为皮尔利的汉斯·洛伊特以及其他许多首领幸运地逃脱了。但是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和孔茨·维尔特在布卢登茨的小山上被捕，在布雷根次经长期监禁和多次刑讯后被吊死在一棵树上。强大官军移驻到肯普滕和考夫博伊伦，以便镇压农民。圣洛伦茨的虔诚牧师马蒂亚斯·魏贝尔被人假托外面有人等他，请他去给一个小孩洗礼，把他从安全地方诱骗出来；联盟的刽子手艾歇林抓住了他，于 9 月 7 日晚把他吊死在洛伊特基尔希和迪波尔茨霍芬之间森林里的一棵山毛榉树上，才算满足了诸侯修道院长的复仇欲。他临死还为自己的仇敌祈祷。他在平民心目中是圣人，他们都去朝拜他的坟墓。

博登湖滨和赫部的起义也在这同一时期结束了。特鲁赫泽斯移军符腾堡以后，赫部农民成了整个平原的主人。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条约，怀着非常愤怒的心情，与从施托卡赫和策尔两城出击的守军，进行了小规模战争。在博德曼，赫部农军认为有人企图在酒里下毒药害死他们，就把那里所有的家具堆起来烧毁，把所有酒桶的底都打掉了。5月5日，施托卡赫和策尔的贵族烧掉南青根、瓦尔维斯、施塔林根和施泰斯林根的磨房，"甚至把顾不得习俗和羞耻、撩起衣裳过河的妇女拖回来；这些残暴的人把一个从火场中被救出的孩子又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了"。这时卡尔希霍芬的本克勒从符腾堡地区回来，重新担任了总指挥。农军把策尔从水陆两面紧紧包围起来。他们往沙夫豪森写信，派使者鼓动那里的农民。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率黑森林农军从布莱斯部开来。这座城被围攻了六个礼拜，当援军来到时，已经岌岌可危了。于伯林根、普富伦多夫、拉文斯堡、马克多夫、梅尔斯堡等城市，费利克斯·冯·韦尔登贝格伯爵和萨莱姆的贵族集合了五千人，准备了精良的大炮。集合的人正是忠实地遵守停战协定的前湖军的农民。当贵族要让驻在泽尔纳廷根的六百人去攻打赫部农军时，这些人说他们的梭镖不刺农民；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弟兄作战，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因此，城市的军队袭击了他们，六百人中有一部分屈服，其余的逃跑了。于伯林根人把其中二十四人斩首，费利克斯·冯·韦尔登贝格伯爵命令立刻把背叛他的人吊死在树上，萨莱姆的修道院长仅仅把背叛他的人驱逐出境，但是于伯林根人把这些被驱逐的人又杀了四十名。大公派出了埃姆斯贵族马克斯·西蒂希老爷带着精良武器和一队雇佣兵。然而，当不无有受贿嫌疑的黑森

林农军首领汉斯·米勒和从前内卡河谷农民首领、现任赫部农军总指挥海因里希·马勒停止围攻、撤退的时候，各城市和贵族的联合军还没有来到附近。两个首领在半路逃走，又因为收获在望，很多农民也就纷纷回家了，余下的人就在希尔青根隘道设防。7月16日，这里遭到攻击，经过两小时战斗，他们被击败。很多人逃到霍恩特维尔投奔乌尔里希公爵，其余的人根据条件相当有利的条约投降了。许多被俘的首领被杀；布尔根巴赫的汉斯·米勒，后来也在劳芬堡被杀。条约是在瑞士的几个城市调停下签订的，瑞士方面进行调解，使边境太平，因为考虑到他们自己的臣民。

5月以来，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索洛图恩和沙夫豪森五个地方的人员在巴塞尔城工作了好多天，希望使上亚尔萨斯、宗德部、布莱斯部和黑森林平静下来。为了使领主和臣民和解，这几个地方都同意停战到圣乌尔里希节，即7月4日。瑞士人甚至对他们进行威胁，说如果不接受公平的善意调停，农民再要暴动，瑞士联邦将加以干涉，那时就不会再有好日子。这场戏该结束了。农民本来希望瑞士联邦援助他们，现在听说瑞士联邦要进行武装干涉，因此更加害怕。进行调解活动最积极的是巴登侯爵菲利普。当大公威胁说要用军队惩罚亚尔萨斯、宗德部和布莱斯部等地的人，菲利普就急忙去找他，恳切地要求他不要动兵，等待侯爵斡旋达成协议。弗赖堡局势的急剧变化，使农民既害怕又愤懑。7月17日，该城通知华美军取消誓约，立刻唆使招募来的一旗军队和市民袭击某些安居的农民，抓捕和刺杀一些人，劫掠和烧毁一部分农民的住宅。与此同时，别处的农军兄弟也遭到重大失败。菲利普侯

753

爵特别得到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两城市的支持，促成了奥芬堡条约，9月18日双方宣誓签订。这个条约至少稍为考虑了奥地利边区臣民的疾苦，但是叛乱首领不在恩赦之列。首领被捕者非杀即绞，决无宽容。弗赖堡甚至下令把罪责不重的乡村平民杀死，四马分尸。

圣灵降临节后的礼拜六，上亚尔萨斯向恩吉斯海姆的政府降服并请求宽大，因为这个政府威胁他们，如不降服就调洛林军队来把亚尔萨斯烧成焦土。条约明确规定，即使暴动首领也只接受公正的法官审理。农民应缴罚金和赔偿费六古尔盾，并放下武器。宗德部人象亚尔萨斯人一样接受了条约。但是，恩吉斯海姆的奥地利政府却不遵守条约，宗教狂和复仇欲在政府中占着优势。“于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他们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刑讯和杀戮，对待牧师更加残忍。”凡是参预这次暴动的僧侣，都被恩吉斯海姆当局吊死在树上。骑兵到处追捕积极参加起义的人和路德教徒。但是，当赖兴魏尔的刽子手把几个人吊起来以后，一只高贵的手伸过来把吊索割断了。冯·拉波尔特施泰因伯爵夫人，即贵族冯·卢普芬的妻子以无比勇气燃起了第一次起义的火焰，现在，也正是这位冯·拉波尔特施泰因伯爵夫人，怀着高贵的侠义心割断起义牺牲754者脖子上的吊索。但是贵族们并不肯就此罢休，还是竭尽所能，袭击和屠杀农民，把卢特尔巴赫、普法施塔特、里迪斯海姆等村庄烧掉。农民惊慌失措，纷纷携带财物逃到米尔豪森，带来的东西多得不仅充塞了城内的房子，连所有街巷都堆满了。农民也开始向巴塞尔逃跑，他们携带家眷，酒、粮食、器皿等一切能够带走的东西。巴塞尔城内到处堆满了车辆和马匹，那天正赶上巴托罗缪节，由

施帕伦郊区进城的路都被阻断了。

农民看到领主们如此恶劣地对待宣誓签订的停战协定，高原牧场的汉斯和兰茨克龙的海因里希·韦策尔两位首领在宗德部又树起白色的耶稣基督小旗，农民在哈布斯海姆和里克斯海姆又集合起来。他们同贵族和骑兵不断发生小冲突。他们呼吁巴塞尔市政会和进行停战调解的瑞士联盟各邦援助他们。苏黎世的雄狮旅店主率一队兵去增援宗德部人，伯尔尼、巴塞尔和索洛图恩所属地方也有很多人不顾官厅劝阻，应招募前去援助。这时农民想要包围恩吉斯海姆，恩吉斯海姆当局仗恃大公和洛林公爵已经来到这里，因此双方（领主和农民）都在小冲突中加紧备战。这时瑞士联邦和菲利普侯爵出面调停，使得宗德部人也接受了条件。在索洛图恩地区和劳芬塔尔他们已经先停战了。

黑森林的八个结盟地区还没有归顺，也没有放下武器。因此，当小暴君祖尔茨的伯爵根据条件（但条约中规定他应履行的条款，他并没有履行）用铁鞭抽打他的克莱特部的臣民，主要是残酷迫害新教徒的时候，克莱特部人就只有指望黑森林了，可是到10月中旬以后，他们对领主的折磨便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是，大公的军队和信奉旧教的各城市的军队迅速开来，而答应过保护和援助他们的瑞士联邦，特别是苏黎世，这时都抛弃了他们，因此他们被毫不费力地镇压下去。在托马斯·闵采尔居住过的格里森附近激战两小时以后，他们不得不无条件投降。鲁道夫伯爵命人用铁调羹把他们的传教师汉斯·雷布曼的两眼剜掉，用干草填满，然后把他推出去。结果他活活疼死了。伯爵把农军首领全都吊死。但士瓦本联盟和瑞士强迫鲁道夫伯爵把他的臣民的申诉交给仲裁法院处

理。11 月 13 日，黑森林的八个结盟地区根据条约在古滕贝格宫

755 城下放下了武器，重新宣誓臣服奥地利皇室。同时规定了一个特别条款，他们同意将起义发源地瓦尔茨胡特城交给邦君惩处。瓦尔茨胡特城被所有的人遗弃之后，一直坚持到 12 月 5 日。以后由于市内名门望族和旧教徒的背叛，这座城市才落到奥地利人手里。许多人侥幸在夜间逃走了。尼德米勒的康拉德·耶勒，这位保护过圣布拉西恩教堂的英勇首领，被俘后立刻被吊死在近旁的一棵橡树上。一天早晨，人们发现这个死者的右手被砍了下来，钉在圣布拉西恩教堂的大门上，旁边写着：



这只手要报仇!

“这只手要报仇！”

过了四个月，修道院被大火烧毁了。

第十四章　北德的余波

756　总的说来，北德很少受到农民起义的波动①。这在德国历史

① 农民战争几乎根本没有波及北德，因为当时北德和东德基本上是被占领的殖民地。移入的农民同时也是对付尚在抵抗的文德人（公元八、九世纪迁至北德和东德的斯拉夫民族的一个支派。——译者）的战士。领主们不得不给这些农民以较好的条件作为鼓励。虽然在前一世纪德国这个地区农民的境遇已经恶化了，可是比旧帝国时

上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德国南部在政治上总是比北部敏感一些。早在农民战争的思想传播到北德以前,图林根、美因河畔、内卡河畔和多瑙河畔的革命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当革命开始震撼北德的时候,战斗在革命中心地区已经成为过去。

西里西亚人进行革命运动主要是在宗教方面，我将在其他地方加以论述。在利夫尼亚、爱沙尼亚和萨姆兰德（在这个地区，普鲁士与波兰和马苏伦[①]接壤，波罗的海冲刷着德国的海岸),革命运动震撼的余波大部从宗教斗争转为政治斗争而向前推进。新教义很快地传播到利夫尼亚和爱沙尼亚，并且在这里扎了根。但是十二条款到1525年夏天才传来。这里贵族以异常沉重的苛捐杂税剥削农民和各小城镇，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条款必然受老百姓欢迎，使他们起来革命。1525年秋，在楚德湖[②]和芬兰湾之间的爱沙尼亚，在韦森贝格和托尔斯堡两城周围，在哈尔林，在芬兰湾沿岸的利夫尼亚地区，农民都纷纷起事。雷瓦尔[③]城内皈依新教的市民中有些人同农民一条心。农民根据十二条款和一些其他自己拟定的条款，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要求把贵族的特权作为 757 不合基督教义而予以取消。

这些邦的贵族本来就把新教义看作对自己利益的敌视，以后

代北德农民所受的压迫要缓和多了。这些农民大多数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才沦为农奴的。这些农民没有参加这次的伟大革命,是农民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利夫尼亚、爱沙尼亚和萨姆兰德的农民都参加了伟大的农民战争,因为同时还有骑士团对他们进行民族压迫,以致这些农民的生活条件比南德和西南德的农民更为恶劣。——编者

① 马苏伦,东普鲁士东南部地区,今属波兰。——译者

② 楚德湖,在今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交界处。——译者

③ 雷瓦尔,现名塔林,是爱沙尼亚的首都。——译者

到了10月，萨姆兰德的农民和渔民在普雷格尔河、弗里谢斯湾、库里谢斯湾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地区举行起义，贵族们越发背弃了新教义。起义者不仅要求取消贵族特权，而且要求把贵族当作“莠草”连根铲除。

德意志骑士团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布兰登堡是残暴的路德教徒卡西米尔的兄弟，新近被普鲁士封为世俗的公爵，曾多方援助路德派传教士，使这个邦都信奉新教。一些牧师也跟传教士一起来了。新教的友爱和平等的教义不久是这样深入人心，只要有传教士讲道不符合这种精神时，农民就会走到他面前说：“牧师先生，您应该对基督教徒宣讲纯洁的圣经，不要再象从前那样充当伪善者了。”他们甚至威胁那些不按照农民意向讲道的传教士。

阿尔布雷希特给他哥哥卡西米尔写信说，农民坚持把所有贵族一次消灭干净，向贵族以厮杀相威胁。

萨姆兰德人说，他们得到福音的启示：“你们应该只有一个神和一个君主！”因此他们要捣毁恶人的巢穴，免得这些恶人再滋生后代。他们认为有邦君当君主已经够了，不需要贵族成为官厅。贵族言而无信；空中的飞鸟和水里的游鱼本来是上帝赐予全人类的，他们却攫为己有。现在上帝要怜悯农民，让他们自由渔猎。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特别仇恨德意志骑士团的贵族们，艾尔万根人、厄林根人和海尔布隆人的详细调查文卷说明了这种情况。虽然这些文卷很能说明德意志骑士团的情况以及市民和农民对骑士团的态度，但是行文过于杂乱，实在无法印出。在德国的那些边远地区，德国骑士团对人民的压榨和侵害则更残酷无情了。萨姆兰德的农民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曾多次因此而起来反抗那

些以保护官身份骑在他们头上的德意志骑士团骑士，因为骑士团追求的不是信仰和侍奉上帝，而是豪华、荣耀、权势和对所有的人的压迫；这些无耻之徒，夺取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不追求上帝的荣 758 誉和人们的幸福，把教皇和皇帝置之度外。

上层僧侣、修道士和贵族后来这样对待农民，以致有一个1503年出生的、母系为贵族的农民曾背后议论说："他们不仅享用了老百姓的羊毛和牛奶，而且也吸干了老百姓的血、最后还啃尽了骨头上的肉，可是他们从不向老百姓传播基督教的教义。"

同其他地区一样，萨姆兰德革命运动的领袖也是一部分为僧侣，一部分是俗人。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向本邦发布一道训令，要求停止骚乱。这时有一个弗里德兰的传教士把君侯的这份文件上的印鉴拓下来，印在他所起草的一份文件上，上面说：人民运动是邦君知道并允许的，邦君本人衷心地同情农民。赎罪的时刻到了，因为他们有上帝、上帝的神圣福音和邦君的恩宠和意志的支持。

这个传教士是弗里德兰城一个市民的儿子，曾在萨克森的大学上学。农民完全相信他所做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对人民运动表示同意的假文件。而德意志骑士团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任其传播。这个牧师夜以继日地骑马到处奔走，号召和煽动农民"把莠草连根铲除"。他在文件中用拉丁文"Zizania"（莠草）这个暗语比作贵族。

卡西米尔的亲兄弟阿尔布雷希特公爵考虑，如果农民对贵族这样搞起来，那么邦君也就要完了。于是他急忙对起义进行血腥的镇压，虽然农民手上始终没有沾过一滴血。他率三百名骑兵走遍全邦的大小城市、村庄和农家，并非作战，而是搜索和逮捕有嫌

疑或被证实为谋反的市民和农民。自 11 月 5 日开始举行的巡回行军,简直成了巡回刑事法庭。在柯尼希斯贝格,有三十个农民被拷问后,一律被处死,农民在刑讯下供出的几个市民也被杀死。许多农民被驱逐出境,许多人自行逃往他乡。在柯尼希斯贝格被处759 决的人中还有一个传教士,他的罪名是煽动暴动。在弗里德兰城内还逮捕了一个传教士,他就是伪造和传播阿尔布雷希特公爵赞成农民起来反对贵族的那封信的人。捕获他以后,就活活地被四马分尸了。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无疑并不是路德派的传教士,而是一些牧师,但他们却不是再洗礼派。至少是有些牧师曾以他们狂热的辩才和自圣经各章节中摘录的符合他们需要的箴言成为群众极为信仰的权威;尤其是在那些仍然非常愚昧的地方,他们的威信更高。一个曾在威斯特法伦亲自耳闻目睹过这种情况的人可以作证。他说:“牧师们的讲演和布道真是使人弄得神魂颠倒,甚至使人相信,上帝和他们一起在大地上显圣了,谁也反抗不了他们,而且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这样口若悬河。”

可见萨姆兰德的农民被说服并追随他们是并不奇怪的。小城镇凯门的米勒·卡斯帕尔被称为农民的核心。公爵把这些农民要求改善政治地位看作是一种必须以屠杀来惩罚的罪过,但并不考虑他自己通过骑士团作下的罪恶要重得多,也不考虑他使农民政治地位下降的罪责更应受到惩罚。无论普鲁士的诸侯,还是萨尔斯堡和蒂罗尔的诸侯,他们全都不考虑自己的违法行为。

第十五章　阿尔卑斯山农民在施拉德明对贵族的刑事裁判

当人民的事业在各地连遭失败、贵族们欢奏凯歌的时候，忽然从阿尔卑斯山传来了安慰人民的消息。施泰厄尔边区的农民退回萨尔斯堡地区以后，西格蒙德·迪特里希施泰因往维也纳写信，为他的德意志和波希米亚雇佣兵催索军饷。军事顾问们回信指示说，他应当严惩匪首，在发生过叛乱的地方对一切人都应无例外地索取最重的免蹂躏费，那样他就会有钱了。迪特里希施泰因执行了这项命令，不问顺民和叛民，一律勒索了免蹂躏费。农民们惊恐地看着他把他们最好的弟兄刺死、剥皮、四马分尸。他的骠骑兵比 760 土耳其人还凶，他们“割掉妇女的乳房，从孕妇肚子里挖出胎儿”。但是，残杀并不能吓倒施泰厄尔边区的农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复仇情绪，在萨尔斯堡边境聚集起来。施拉德明那个小城镇也对迪特里希施泰因屈服了。矿工们从施拉德明逃到美因德林附近，要求在那里集合的施泰厄尔边区和萨尔斯堡弟兄向施拉德明宣战，如果施拉德明不加入基督教同盟的话。迪特里希施泰因开到施拉德明，军队驻扎在城内和城前，他打算在班师以前把这些农民也平定下去。

施拉德明紧靠萨尔斯堡边境。担任边境警戒的各旗农军在萨尔斯堡的首领米夏埃尔·格鲁贝尔指挥下驻在拉德施塔特。迪特

里希施泰因给他写信说，倘若格鲁贝尔把违抗大公命令的臣民遣散，同时不伤害大公的顺民，他就愿意撤兵。格鲁贝尔回信说，这个问题只有萨尔斯堡地方的农军司令部能够答复。几天以后，萨尔斯堡委员会的一个使者和大公的顾问们写的一封信同时来到，两者都提议停战八天。迪特里希施泰因决定接受停战协定，附带的条件是:“只要他在当地,并有大公的全权。”

不过他接到了确实的报告，继任他的总司令尼克拉斯·冯·扎尔姆日内即将来到，届时扎尔姆可以根据自己的全权袭击没有戒备的农军。

迪特里希施泰因打算次日上午把关于停战的回信写好。7月2日的夜里，骑士们彻夜狂饮。早晨五时有人报告统帅说，一个被俘的小伙子供出，农军营寨里夜间很晚还没有休息。他听了以后大声喊道:“这些坏蛋想要跟我们玩弄阴谋并袭击我们。”柯尼希斯费尔德对他说:“西格蒙德,让你那只有病的脚休息休息吧,他们不可能袭击我们。”这个骑士以为自己方面的步哨线很严密,而对方要想越过荒凉的高山峻岭侧面行军是决不可能的。

可是迪特里希施泰因吃力地站了起来。正在这时传来了喊声:“敌人来了!”他披上铠甲，叫他的侍从看看，是否已经有人在打鼓报警。当这个侍从把窗户打开的时候,被人一下刺穿了脖颈。迪特里希施泰因跨上马，驰往二百名雇佣兵正在与敌交手的广场。他的战马被刺伤五处，他的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在他身边的屈恩多夫也被击毙，克里斯托夫·韦尔瑟尔被刺死，身体倒挂在马鞍上。很多雇佣兵投降了农军。报警时,大多数骑士还躺在床上,他们想要骑马到前门去,但发现这里的雇佣兵也都投降了农军,大炮

761

被夺去，骑兵队已经离开，波希米亚的雇佣兵一部分被俘，一部分临阵脱逃。鲁普莱希特·韦尔瑟尔中弹倒下。格鲁贝尔大声呼唤贵族们逃进教堂，于是他们纷纷进了教堂。迪特里希施泰因以骑士的方式向倒戈的雇佣兵投降，当了俘虏。

农军虽然只以很小的兵力对迪特里希施泰因军队驻在城前的大约四千人进行袭击，但是非常成功，转瞬之间不仅卤获了奥地利的全部大炮，把城前没有逃脱的全部驻军打死或赶到恩斯河里，而且占领了城池。骑兵队奉迪特里希施泰因的命令于清晨四时出了城，跨过恩斯河桥，敞开了城门。凡是不会说德语的人都被刺死，不过有许多人越城墙逃走了。这次袭击死亡近三千人，其中有克伦地亚和施泰厄尔边区两地的大多数贵族，仅在教堂俘虏的贵族就有十八人。人们吹笛打鼓，把被俘贵族同其他俘虏一起押到农军首领的营地。格鲁贝尔来到，查问科伊察特尔和普兰克两人，他们不在。他说："普兰克要是落在我手里，就算他的命比一千人还重，也不能让他活着。"

这里成了一次村区大会，群众打鼓吹笛，典狱长把被俘的地方长官带到人群里。一个矿工走出来控诉。他说："迪特里希施泰因这个斜眼睛的杂种，迫害我们以前农民同盟的弟兄最厉害．他把我们的弟兄驱逐出境、刺死、四马分尸，首领韦尔费尔被刺死也是因为他从中作祟。最近在伊尔明还把我们的弟兄和首领两个人用梭镖刺死，他带来了满满一车梭镖，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刺死。他的骠骑兵把我们的姐妹、我们的老婆砍杀刺烂。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落到他手里，就象我们现在捉住他这样，他会怎样对付我们。在场的人，谁有不同意见可以出来。"——没有人出来，没有人

发言。——控诉人大声喊道:“我的控诉就充分证明,应当判决,也用梭镖刺死他。赞成这个意见的举手!”

近四千只手举了起来。迪特里希施泰因为自己辩护，并劝雇佣兵遵守他们以骑士的俘虏方式处理他的诺言。雇佣兵和格鲁贝尔都坚持要履行这个诺言。于是雇佣兵和农民之间展开了一场激762 烈的争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向萨尔斯堡请示。萨尔斯堡委员会回信，指示他们公正地对待被俘贵族。普通群众则来信要求把这些贵族一律处死。后一封信中途被魏特莫泽尔截留了。



控诉迪特里希施泰因

第三天,被俘的波希米亚雇佣兵和骠骑兵,其中有贵族和非贵族,共三十二人,都在市集广场被斩首,这个数目恰恰等于迪特里希施泰因过去杀害的农民数。德意志贵族不得不在一旁看着，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头上。群众又纷纷喊道，应该首先处决迪特里希施泰因。这时格鲁贝尔和那些雇佣兵又救了他。不

过这些老爷们在监禁期间也不得不忍受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侮辱和嘲弄。后来这十九个人身穿农民服装，头戴农民帽子，骑着耕马，被押解到农军占领的宫城韦尔芬。农军在施拉德明得到迪特里希施泰因以前劫掠勒索来的全部钱财以及贵族和军队的大批财物。

农民披上骑士金甲，戴上光亮的头盔，跨在俘获的骑士骏马上，驰骋而去。 763

农民就是这样对待这些老爷们。格鲁贝尔的战报很简单："五时，我袭击并攻占了施拉德明。赞美、尊崇、感谢上帝我主。当我释放德意志雇佣兵的时候，他们以及一些市民告诉我，说我深蒙上帝保佑，因为这些贵族本打算袭击我们，把我们完全绞死！"

扎尔姆伯爵在罗滕曼遇见了逃跑的骑兵和雇佣兵几百人，他收容了这些残军，还得到了几千援军，并且在8月份当矿工从施拉德明开到恩斯河谷，施泰伊尔边区境内的起义又蔓延时，他一直坚守勒奥本和布鲁克两城。大公急忙批准了五个公爵领地邦议会的提议，同时还敦促五个公爵领地的军队联合起来，不要各自在本邦单独对付农民。巴托罗缪节前后，克伦地亚和上奥地利的农民又完全平静下来，领主们通过减轻疾苦作为手腕与他们和解了。这几处公爵领地的领主们和各城市甚至到处勒令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并通过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负担的范围。尽管大公表示了种种反对意见，他们到底未向自己农民勒索免蹂躏费，据说他们还立刻从军队召回了他们的在役兵丁。叛乱首领们被驱逐出境，他们都逃进了萨尔斯堡地区。

第十六章 蒂罗尔的邦议会决议

大公极为关心使萨尔斯堡地区平静下来的调停工作，因为萨尔斯堡处处同他的世袭领地相毗连，萨尔斯堡人又不断派使者和送信给施瓦茨人和其他蒂罗尔的矿山求援，理由是如果萨尔斯堡失败，蒂罗尔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也都要遭到攻击。一千名矿工逃出了施瓦茨，到萨尔斯堡去增援他们，因为他们的父老、兄弟和朋友都在那里。

大公利用邦议会决议使蒂罗尔大部分地区平静了下来。

764 三位一体礼拜日[1]后开幕的邦议会议决取消一般的苛捐杂税，至于特殊的捐税，则留待米歇尔节[2]在博岑再召开一次邦议会决定。斐迪南还破例批准了蒂罗尔人在度量衡、生产、手工业制度、商业、关税、贡赋、法院方面的要求，特别是领主和农民的关系方面的要求：至少有五十年以上历史但无明文规定的一切徭役、小什一税、加倍利息等完全取消，其他负担都减少到极小款额，准许自由渔猎，减轻农民过重的田产负担，自由传布福音和推选牧师。为此，所有受到不究既往而宽大待遇的平民都应该协助安抚和惩罚那些坚持要搞暴动的人。斐迪南立刻把布里克森主教区暂时改为俗有，或者说，以保护者身份临时治理大主教区。他把博岑、伦

① 圣灵降临节后的第一个礼拜日。——译者

② 9月29日，为追念米歇尔天使长的节日。——译者

格莫斯和施兰德尔斯等地被农民占据的德意志骑士团礼拜堂也接管过来，管理到“普遍改革以前”。上因河河谷、下因河河谷、因斯布鲁克和哈耳，以及布里克森、克劳森、诺伊斯蒂夫特各城市都感激地接受了邦议会的决议。

但是，布里克森大主教辖区的法院不接受邦议会的决议，而另外召集了一次农民大会。两位由盖斯迈尔任用的传教士——盖斯迈尔辞去农军首领职务后所居住的梅朗和施特尔青两地的传教士，公开布道反对这项决议。埃萨克河畔各村区也都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声明。施兰德尔斯人捣毁了施纳尔茨的加尔都先教派修道院。努米人把他们的法官彼得·布齐烧死在自己家里。施泰内克、特鲁特霍芬、韦尔斯、卡斯特尔罗伊特、普菲费尔贝格、马莱特重新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委派了新官员，武装部队昼夜调动频繁。这里的首领是西蒙·冯·帕德洛，他的副手是尼科洛·德尔·维克托。瓦尔齐部的法院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施特林和伊凡的群众打死了他们的首领布伦，占领了侯爵的宫城，监禁了诸侯的官员。接着联合起来的各村区的军队向特里恩特进军，掘引阿迪杰河，炮击该城。诺恩斯和祖尔茨的人决定，谁宣布邦议会的决议，就打死谁。

政府宣布，杀死帕德洛或维克托者可以得到他们的财产的半数。参加暴动的村区只要交出叛乱首领，政府保证不究既往。此外还征集了一万六千人左右来镇压起义。努米人首先失败；接着是瓦尔齐部人和诺恩斯人，普里默尔人也不例外。9月13日至29日，很多暴动首领在这里被绞死，其他人被斩首，他们的住宅被拆毁，其余的人则课以免蹂躏费。有些罪责严重的人逃亡到威 765

尼斯地区去了。

特里恩特——贫苦短工的故乡，在主教辖区内，那里的反动派最为残酷。在特里恩特起义的人与外国军队发生多次小冲突后也溃散了。被俘的起义军"一部分被割去鼻子和耳朵，有些被四马分尸、刺杀或活活烧死。有些人活着给摘了心，把嘴打烂，然后碎尸万段。许许多多人只是财产被没收，鞭刑后被驱逐出境。被释放的人都在额上打了烙印。其中一个叫菲利普的石匠师傅，曾对农民发誓说，他三天内不把特里恩特宫城捣平，情愿剜掉眼睛。他被俘后，主教的刽子手把他带到宫城前面，等他看够了以后，把他两眼剜掉了。"

接着，刑事法庭开始追究布里克森地方、埃萨克地区和普斯特尔谷的人。无论哪里都没有进行过公开审判，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欺骗陪审官。由于蒂罗尔人的逃亡，伦巴第已有人满之患。

邦议会闭幕后，盖斯迈尔立即被传唤到因斯布鲁克，去报告有关布里克森地方法院拒绝执行决议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他是有嫌疑的。他来到了因斯布鲁克，并宣誓不离开该地。但是，后来他看到政府本身就不遵守邦议会决议的法律制度，双手沾满了鲜血，便在七个礼拜以后，9 月底的时候，逃亡到别处去了，同时发表了书面的辩护和控诉，其中说：埃萨克河畔十八个城市和法院曾答应保证他的安全，可是现在他受到侵害和压迫，他必须向这些城市和法院提出责问。

第十七章　萨尔斯堡条约

由于蒂罗尔一部分人的反抗和其他地方可能发生新动乱的威胁，大公急于停止在邻近的萨尔斯堡境内进行的负担沉重的战争。

在袭击施拉德明大获全胜以后，农民在萨尔斯堡城前推选米 766 夏埃尔·格鲁贝尔为总指挥以代替普拉斯勒。围攻宫城的形势，几个礼拜以来很少进展。挖掘岩壁进行爆破看来也没有希望，他们缺少精良的攻城炮，有一部分炮筒是用落叶松木和皮革加铁箍做成的。在官军方面，主教的使者神学博士里布埃森获得了救兵：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公爵率一万步兵和骑兵从杜拉赫的营寨开到萨尔斯堡，扎营在圣马克西米利安附近的一个磨房旁边，而大部分农军在城内却观看着用四马分尸处决一个炮手，他的罪名据说是故意炸毁两门炮。突然有人喊道："天哪，磨房那边有敌人，快进战壕！"于是大街小巷都喧哗起来。一个鼓手跑着喊道："警报，警报，警报！我把鼓丢了。"弗龙茨贝格和巴伐利亚公爵还未及利用这种紊乱机会，农军已经回到营寨，各就各位。经过连续几天于农军有利的小冲突以后，巴伐利亚公爵想要攻击农军据守的山岭。老指挥官弗龙茨贝格说："殿下，我们的人上去都会被消灭在山上，得不到什么成就。"公爵已经吃了农军很多亏，又没有钱坚持长期战争，因此他居间调停，使红衣主教同农

军订立了和约。农军中最激进的分子过去曾经威胁说，他们一定要捉着这个高个子主教，把他碎尸万段，煮熟，使后世人说萨尔斯堡人把自己的领主给煮熟吃了，做不到这一点，决不收兵。但是，有些人自始就比较温和，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温和派现在已成了多数，他们接受了公爵的建议。条约规定交出结盟文件，缴纳古来的法定贡赋，交还抢去的财物，交纳一万四千古尔盾战费以赔偿损失，提出暴动首领名单。不过在签订条约前首先颁布了普遍大赦，逃亡者凡在一个月内回来一概不究既往。只有参加暴动和帮助袭击施拉德明的外邦人再进入本邦时，予以惩处。另一方面，大主教应宣誓，允许由地方会议推举三位明达、正直、虔敬的人参加他的委员会，直到条约完全生效为止，取消一切不合法的捐税，解决一切有理由的申诉，并实施稳固的政治制度。

这样一个条约所以能够签订，是有其种种原因的。

767 无论在攻城战还是防御战中，萨尔斯堡农民都是既英勇又善战。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公爵 8 月 22 日亲笔写信给他的哥哥威廉说："农民到处构筑工事，以至我们这方面不费很大力气和不付出损失，是很难将农民赶走的。即使把他们打散了，他们仍然会毫无损失地摆脱我们，退到山里。我认为，他们想抵抗多久，就能抵抗多久。"

萨尔斯堡农民的这种立场，加上蒂罗尔境内的现状和情绪以及德国各地的舆论，这一切结合起来使得巴伐利亚公爵们，甚至总务大臣埃克都同意签订这样的条约。它不仅满足了农民的各项主要要求，而且无例外地保证了对所有人的完全赦免。

8 月 3 日，红衣主教亲自要求延长停战期限，对方表示同意。

但是，当他得到士瓦本联盟来救援他的消息后，他不顾停战期限未满，就于8月4日下令从城堡向下开炮。农军的一个战士被击毙。8月5日，这个背信弃义的僧侣用大炮轰击了一整天，击毙很多穷人，有男有女。地方给巴伐利亚公爵写信说："殿下派来的使者想必已经向您报告，红衣主教如何在停战期间用炮射击我们，击毙了很多穷人。主教还说，当他悬挂一面有一个白十字的红旗时，他就要使任何人也得不到安宁。我们是虔诚人，愿意切实遵守我们的一切诺言。但红衣主教却不肯这样，他不履行他口头和书面所承诺的一切，此乃非君侯的行径也。"

此外，红衣主教还把委员会和农军营寨里有影响的人，如农军前任总指挥普拉斯勒和现任总指挥格鲁贝尔等都争取了过去。根本不相信红衣主教、不愿意同他签订任何条约的人只剩下少数，多数都赞成签订和约。农军营寨中的这种意见分歧也有利于红衣主教。没等到双方宣誓签订条约，农军营寨中的外邦人就纷纷开小差了。这是9月1日的事。地方会议命令它的军队撤回故乡，八天后又把被俘的奥地利贵族从韦尔芬宫城释放，于是大主教在被包围和受惊三个半月后，恢复了自由。他回到了下巴伐利亚他的城池米尔多夫。他实在看不惯三个由地方会议推选出来的人出席主教的委员会。他委派卡斯帕尔·普拉斯勒为加斯坦的山区法官，米夏埃尔·格鲁贝尔为他的卫队长。 768

第十八章 1526年萨尔斯堡农民再次暴动

大主教曾郑重其事地允诺，他要“成为与萨尔斯堡地方会议所缔结的条约的执行人”。地方会议把有利于他的条款立刻执行了，这就是无条件地释放了监禁在韦尔芬的贵族。但是，大公现在却是这样自私和阴险、厚颜无耻和丧尽天良，他拒绝遵守和批准红衣主教和地方会议签订的条约。这个西班牙—德意志皇室直到它绝嗣为止，处处都表现出这种厚颜无耻的天性和惯技。

无论大公还是施泰伊尔边区的骑士，都未想到米夏埃尔·格鲁贝尔和他的农军在施拉德明胜利后对待被俘贵族的宽厚和人道。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了，那个矿工对他们的控诉是正确的，他当时代表自己的弟兄要求处决全体被俘贵族。大公和贵族一心要报仇。对施拉德明的回忆促使他们进行最残酷、最血腥的复仇，采取最野蛮、最残忍的暴行。大公命令老尼克拉斯·扎尔姆和贵族们对靠近施泰伊尔边区丧失警觉的居民进行报复。

在1525年秋季那些和平的日子里，扎尔姆袭击施拉德明，从四面八方纵火焚烧这个城镇。居民号哭地向外逃窜，他们只要被官军抓住，就立刻被扔进大火，不论男女老幼，即使是哺乳的婴儿，白发的老人也都一起被活活烧死。施拉德明附近未逃走的农民成百地被吊死在沿途的树上。被放逐的流亡者的财产被没收。施拉

德明城被夷为平地，成了一片硝烟弥漫的焦土，一块为人咒骂的凶地。这片焦土上后来虽然又盖起了房屋，但是仅仅获得了开市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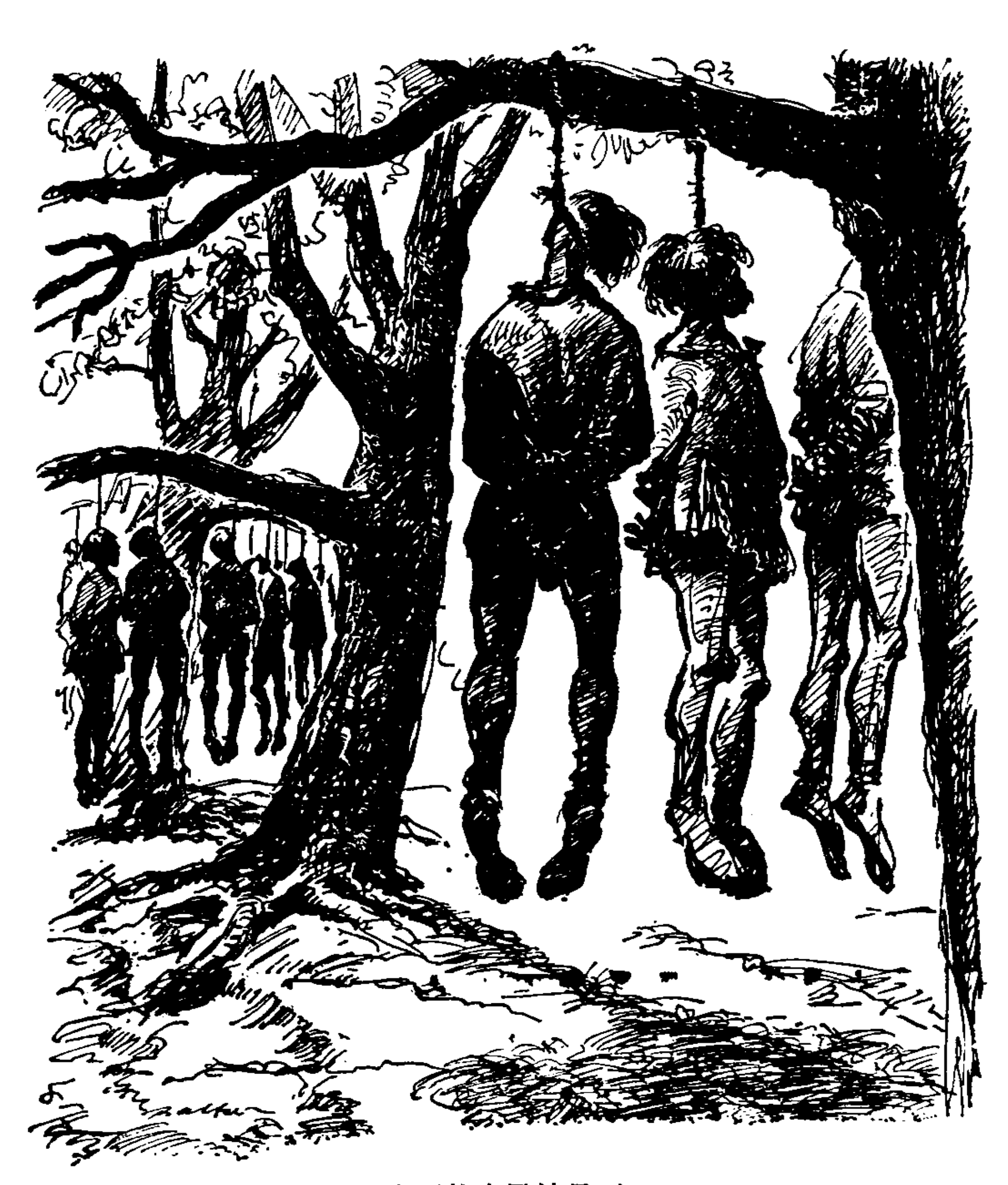
大公和贵族就是这样报答了过去人民的宽厚和人民按照骑士方式给予被俘贵族的待遇。

施拉德明的火焰和血洗告诉了农民，大公是如何对他们萨尔斯堡人履行条约的。施拉德明的火柱和血潭非常清楚明白地说明了，萨尔斯堡条约执行人已成了杀人放火的刽子手，萨尔斯堡大主教也因此找到了不履行条约的藉口。在萨尔斯堡暴动期间，萨尔斯堡所属克罗普夫斯贝格、齐勒尔谷、基茨比尔和马特赖等领地和村镇，都被大公占领，现在他违反条约继续占领下去，因此大主教本人也不急于履行条约中规定的条款了。巴伐利亚君侯和弗龙茨贝格率领联盟军队刚撤走，大主教立即不再履行向农民发誓约定过的许多义务。纽伦堡市政会的使者不得不代表本城向联盟会议声明，大主教对待条约只是口头上的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变本加厉地迫害和压榨臣民。 770

因此，大部分萨尔斯堡农民不再相信条约，大主教甚至写信给斐迪南说，既然大公本人不履行条约，那么，萨尔斯堡人也不履行条约，这是十分自然的了。

农民又在拉德施塔特附近的阿尔滕马克特集会，草拟了他们对于毁约的控诉，推举首领，设置警钟。

在恩斯河畔的蓬部发生这些情况的同时，萨尔察赫河畔的平茨部也举行了农民的秘密集会，这是1525年10月中旬的事情。米特尔西尔、布里克森谷等地参加这些会议的人特别多。蒂罗尔的布里克森，10月15日有盛大的教堂集市节，附近的大批农民和



成百的农民被吊死

矿工在那里集会，平茨部派了一名信使前往。平茨部人写信要求蒂罗尔人支持他们。蒂罗尔的农民和矿工中有些人赞成接受萨尔斯堡人的要求。但是，参加集会的蒂罗尔人多数主张不去干预萨尔斯堡人的事，他们希望同殿下（布里克森的主教）维持和平与

条约。

第十九章　逃亡者

萨尔斯堡人仍然可以指望很多外邦人，包括蒂罗尔人的援助。771
此时矿山大多数停了工，很多矿工因为积极参加过最近这次暴动，已不能或不想在这些矿山得到工作。没有进入基茨比尔的矿工都失去了工作，一贫如洗。施瓦茨和其他一些矿山的矿工，秘密地在施瓦茨的矿工会馆进行约会。各地政府特别担心拉滕贝格、库夫施泰因和基茨比尔可能有人去援助萨尔斯堡人，而使它们更为不安的是那些法院人员，那些矿工。

附近的整个地区有无数穷得精光的失业工人。不仅如此，在萨尔斯堡地方解散的军队中有三百名雇佣兵也来到平茨部，要求在这里过冬。从施拉德明及其附近地区逃亡出来的施泰厄尔边区人也由蓬部人、一部分由平茨部人接纳和隐匿起来。在萨尔斯堡山脉的各山谷里，外地人本来就非常多，其中有从德意志各邦逃亡出来的农军首领、顾问、战士，主要是上士瓦本各城镇的市民、农民和传教士。德意志各地的起义都失败以后，仍然坚持着的萨尔斯堡起义给了这些溃散了的德意志起义军一个避难之所，即使在萨尔斯堡条约以后，这个邦的自然环境和局势也给了他们活动的天地和希望。

他们中间有人希望把自由、也有人希望把福音从山区传遍德

意志大地，然后随着自由和福音的胜利返回故乡。诸侯、领主和僧侣害怕这条山脉会成为一切叛乱分子的中心，成为席卷整个帝国的一次新武装暴动的起点。在阿尔卑斯山里，甚至有不少来自遥远德意志地区的恐怖分子。

另外，有很多逃亡者住在瑞士，一部分住在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的各辖区和城市里，其中大部分在阿彭策尔邦、圣加仑和格劳宾登。居留在上述各邦的逃亡者，最多的是阿尔部人。其中有阿尔772部起义的最重要人物，他们主要都是跑到布雷根次又逃到这里来的，不过也有不少其他人物。

逃亡在圣加仑附近阿彭策尔邦特罗根的有：肯普滕的教士安德烈斯·施特罗迈尔——奥伯多夫的牧师，弗洛里安教士——艾希施特滕的牧师，维尔博尔茨里德的门格·巴策尔教士——布亨贝格农民的牧师，瓦尔特·施瓦茨教士——马丁斯策尔农民的牧师，康茨·吕夫——汉斯·冯·舍伦贝格的手下人，克利斯蒂安·万纳——哈尔登旺的牧师。这些传教士大都有了妻室，他们的妻子，特别是家住在肯普滕的，不时到瑞士来看望他们；还有住在巴塞尔周围的数百人和住在特罗根的五十人，他们的妻子也常来这里，并且给这些逃亡者和故乡来回传递信件。

然而逃亡者分为两种人。一种只希望设法得到士瓦本联盟会议和他们官厅的恩赦，重返故乡与家人团聚，今后不再参加什么活动。这种人占多数。其他不可能希望得到恩赦的人，则想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通过革命重返家园。不过前者如果得不到士瓦本联盟代表会议和自己领主的宽赦，他们也决心拚上性命打回祖国去。

这些流落国外的放逐者，一部分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其中有些

人出身于上等家庭，他们同家乡的人的来往一直没有间断。他们首先写信给自己的亲戚和有势力的人物，想通过这些人请求许可还乡。但同时也有个别人家乡近在咫尺，有的在阿尔部，有的在湖滨地区，他们化装，改头换面溜回去，接上旧关系，准备一次新的暴动。他们对这里的道路十分熟悉，又由于南方高原地区的农民大都不住在村庄里，而分散在往往是非常偏僻的农庄附近，所以他们在那里更易于找到秘密住处。逃亡者凑集了活动经费，经过宣誓手续把钱交给回去的人，个别人还设法搞到还乡的许可证。以后这些人便乘机利用故乡的不满情绪，并把情况报告给逃亡者。这些以发动人民重新拿起武器为目的的人，走遍整个帝国，往返活动，搜 773 集情报和报告消息。事先，他们都得到了可以提供饮食、住处和旅费的人名及其地址。

圣加仑和阿彭策尔的逃亡者组织了秘密社团，设有发言人和主席。从梅明根逃亡出来的人经常举行会议。汉斯·赫尔茨林和贝斯特林·阿姆贝格(通称迈尔)是其中的主角。后来他们才同别人组织的一个秘密社团取得联系，这个秘密社团的发言人是格勒南巴赫的施托费尔·赖特尔和恩利斯豪森的乌尔班·米尔诺。

圣加仑逃亡者在1525年圣诞节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派人送来给逃亡者的信。公爵号召他们说：“他们应该留在这里，坚持到春天，那时他要在逃亡者和其他人的支援下打回本邦。”

逃亡者在这次会议上议决派情报员到伯爵领地蒂罗尔去发动群众。但首先必须同格劳宾登人一起攻入阿尔部，惩罚和杀死那些贵族和修道院长们。许多人甚至抱着决死的想法：这次新起义

的计划如果失败，就冲进士瓦本山脉或上巴伐利亚山脉去过强盗生涯。

这次会上大家一致决定，在忏悔节的礼拜一，2月12日再举行集会，地点在“盖斯”——瑞士的一个村庄，到那时再做出决议。

不久，“阿迪杰地区的一个贵族”给流浪在特罗根的逃亡者来了一封信，而且是派特使送来的。信上请全体逃亡者和他们能够邀集到的逃亡在外的人，都到离阿德尔贝格半英里路的小修道院去同他会面。他将在那里给他们军饷并报告消息；他们在那里还可同他谈判。他说，他无意伤害别人或夺取别人财产，仅仅是为了维护福音，帮助实现福音。

施托费尔·赖特尔和巴尔塔斯·扎伊勒与在特罗根的逃亡者共同商量。这些逃亡者毕竟是已经学会小心谨慎的人了。他们在这位贵族留下那几个使者作为人质以后，才决定派施托费尔·赖特尔和巴尔塔斯·扎伊勒为全权代表，前往小修道院去会见这位贵族，旨在了解他的意图何在，他打算同他们一起对什么地方或哪个邦用兵，去打谁。

他们到了贵族那里，听取了他的计划和意见以后，双方意见774 一致。“他把形势对他们阐述得非常清楚。”这位阿迪杰地方的贵族的姓名至少对于逃亡者群众，甚或对于他们的代表都还保密；经过进一步磋商之后，他们决定要他同这两个代表一道骑马到特罗根去，这位贵族跟他们去了。

这位贵族亲自来到逃亡者中间，同他们会谈（当时特罗根的逃亡者除妇女外大约有五十人）。会谈结果是：全体一致赞成他的计划，跟他一起到阿迪杰地区去。他说，他要带他们到一个美好的

地方去，那里没有人反对他们，每个人都会勇敢地同他们在一起。

这位蒂罗尔的贵族，通过“几年前曾在吕森当牧师的安德雷教士”，同住在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附近的逃亡者建立联系。这些人都接受了他的邀请，规定特罗根为集合地点。

第二十章　米夏埃尔·盖斯迈尔

这位“阿迪杰地区的贵族”，被他的随从称为“米歇尔公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蒂罗尔运动的首领米夏埃尔·盖斯迈尔。

大公出了巴伐利亚公爵路德维希称之为“该死的山”以后，虽然没有忘记他为了出山而付出的代价，但是他已经不想以相应的行动来实现他那些甜言蜜语，甚至根本不打算履行他的诺言——两个月内再进山到蒂罗尔来，以便彻底解决他和地方会议之间悬而未决的条款。地方会议已经履行了条约中双方协议的有关自己这方面的全部条款，把占领的宫城、田产和当时尚未用完的动产和税款都交还了贵族。而大公和他的西班牙亲信却没有同样的行动；农民把这些西班牙亲信称为“天鹅绒鞋”[①]，提起他们时说：“自从他们到了这个邦以后，日子就没有好过。”

盖斯迈尔在1525年夏季还自称“奥地利君侯领地的增殖者”，当时他和唯他马首是瞻的地方会议把主教和寺院的一切教会财产、宫城、城市和法院、关税、地租和贡赋全都交给世俗的邦君的　775

① 意指华而不实，不经穿。——译者

手里，以换取一个有普通人民代表的自由宪法，希望从此以后蒂罗尔根据这个宪法进行治理。大公本应在1525年秋再次出席邦议会，以便在会议上确定新的国家制度。但是斐迪南并未出席，因而新的国家制度也就流产了。

于是，米夏埃尔·盖斯迈尔想用其他办法使伯爵领地蒂罗尔获得自由。

1525年到1526年的冬天，他在苏黎世、卢塞恩和格劳宾登。据说在库尔有人看见一个法国密使在他那里。法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正打算通过他给西班牙—奥地利皇室引起一次新战争，以割取各诸侯的山丘邦国，把蒂罗尔、萨尔斯堡和其他的阿尔卑斯山区改为自由邦，使这些地方成为对付奥地利霸权的一道屏障。冬末，盖斯迈尔停留在瑞士和蒂罗尔的边境，大部分时间在塔法斯。

他从这个隐蔽处同各方面取得联系。

1526年初，他把一份邦国制度付印发表，号召人民为之奋斗。其中第一条是把一切损害永生的圣经、压榨穷苦百姓和妨害公共利益的不敬上帝的人彻底消除。接着他详细说明，必须拆除所有的城墙、宫城和要塞，今后邦内应当只有村庄，借以消除人间尊卑贵贱的区别，实现完全的平等。必须取消弥撒、图像、礼拜堂，破除一切迷信的邪恶，各村区由每年选出的法官每礼拜一举行一次审判，任何案件不得拖延两个审判日，法官、书记、辩护人由邦国支薪，在布里克森成立由本邦各区选举的中央政府，兴办一所高等学校，由这个高等学校指派三个精通圣经的人为政府顾问。接着，他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废除不合理的贡赋和关税，利用什一税作布道和救济穷人的费用，把寺院改为养老院和儿童养育所、救济贫

民，资助医院；使沼泽地干涸，并种植橄榄树、番红花、良种葡萄和谷类以发展牧畜业和农业；国家设法使商品优质廉价；取缔高利贷和禁止使币质变劣；旧矿山收归邦有；开采新矿山以开辟财源；建设和维修矿区、隘路、道路、桥梁、水路和公路；巩固邦国国防等等。 776

大公没有制订的“新的邦国制度”，盖斯迈尔在这个宣言里向他的人民提出了，而且是上述的这样一种制度：在这些条款里以及盖斯迈尔以前起草的条款里“所包括的有关本邦当务之急的正确见解、促进改良和进步的公正意图、方法上的实际知识，比蒂罗尔各僧侣诸侯和世俗诸侯、因斯布鲁克的大公和特里登特、库尔、布里克森等地主教的全部记载总合起来的还要多”。

盖斯迈尔的计划是要在萨尔斯堡地区、蒂罗尔和上士瓦本等地同时掀起新的起义。为了使博登湖农军重新行动起来，当他同在瑞士的逃亡者在特罗根的旅店又会晤时，他建议他们同他一道渡过湖去。就在这个时刻，会上传出因斯布鲁克政府的一个信使送来了一封给地方长官和阿彭策尔人的信，信中说阿迪杰地区那个贵族是本邦一个逃亡的反叛和破坏分子，他的企图是在各地再煽起变乱，因此他们应该抓住他，押往因斯布鲁克。

逃亡者看到因斯布鲁克的信使以后，一个逃亡者马上想要吊死他，但被扎伊勒给制止住了。

但是，阿彭策尔人商量，并决定逮捕这位贵族。听到这个消息的逃亡者好言相劝，竭力拖住那些要收拾这位贵族的人，这位贵族终于逃脱了。他逃进一个森林里，同他一道逃走的还有旺根的戈尔德巴赫及其他一些逃亡者。盖斯迈尔就这样逃脱了。随后他偕同九个逃亡者，其中有扎哈里亚斯·迈歇尔贝克和彼得·勒

舍尔，离开边界，越过博登湖，决心投奔那里的农民。

盖斯迈尔为了取得武器，打算首先袭占两个小城：库尔主教的要塞库尔堡和阿迪杰河畔上文契部境内的要塞格卢尔恩斯，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多大炮、弹药和各种武器储备。他同两地都有默契，可以指望某些市民的协助。格卢尔恩斯的武器管理人年轻的豪普雷希特曾告诉他，他来的时候，大小城门都会为他打开。盖斯迈尔甚至认为在蒂罗尔也可以得到足够的援助，因为他考虑到，“邦777议会关于如何对待穷人的决议，根本未被遵守或者很少被遵守；各城市也没有遵守它们在梅朗上次邦议会上对地方群众和法院人员所作的誓言，而且早把它遗忘了；它们还违背对君侯的保证——不让任何军队侵入伯爵领地蒂罗尔，把钱借给大公，使他能够招兵买马侵入本邦，就这样，很多穷人象牛被卖给屠户去宰杀似的被出卖了”。盖斯迈尔也可以指望阿尔部的援助，连总务大臣埃克给他的君主写信也说，“虽然阿尔部境内各地未见农民起事，可是那里的局势比别处严重得多”。阿彭策尔人自从得知逃亡者正策划反对士瓦本联盟的全体成员、普通贵族和官厅以后，就再也不愿意让他们住在阿彭策尔的山里了。他们禁止阿彭策尔所有旅店继续供给逃亡者饮食和住处。逃亡者便转移到附近的地方。此外还传说，符腾堡的公爵把在巴塞尔铸造的大炮和斯特拉斯堡送给他的几门炮都拉到了霍恩特维尔。而且给这个要塞配备的酒、粮食和木材也日益增加。在国内站不住脚因而停留在霍恩特维尔的农民约有二百五十人。

盖斯迈尔派到蒂罗尔的使者当中有个巴托洛缪，是普雷蒂部人，曾从军三十多年。另外一个军使是蒂罗尔人莫德尔哈默尔·

冯·施特尔青。米夏埃尔·盖斯迈尔嘱托巴托洛缪向他的基督徒兄弟汉斯·盖斯迈尔致意——米夏埃尔·盖斯迈尔的表现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还写信要汉斯·盖斯迈尔将巴托洛缪当作一个虔敬的人给予充分信任。

汉斯·盖斯迈尔作为一个“有名望的人”，正如总务大臣埃克所说的那样，住在施特尔青。米夏埃尔命巴托洛缪告诉他兄弟汉斯说，他同威尼斯人，同法国人的委员会过去有过、现在还保持着联系。他们答应给他派精锐军队，使他更容易地占领本邦，而且还要切断山上各隘路，以便于威尼斯共和国和法国人占领米兰。不过他和他们之间关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达成最后协议，因而这项援助目前还靠不住，所以他想利用蒂罗尔老百姓当前的情绪，趁博岑的集市尚未结束，先向本邦发动一次攻击。望汉斯不必为此担心，虽然去年盖斯迈尔家的情况未能尽如人意，但今年，他希望，他们的情况是会一帆风顺的。他在格劳宾登和瑞士联邦得到了很多肯定的答复和慰借。

汉斯·盖斯迈尔抱着满怀的希望。一俟警报开始，他立刻就通知他的堂兄弟莱昂哈德·盖斯迈尔和沃尔夫冈·盖斯迈尔，那时他的兄弟将会率领上千的兵丁过来，给予贵族、各城市和所有把钱借给西班牙人用来对付人民的人以应有的惩罚；对那些曾经在施特尔青诽谤过他，说他从布里克森随身带了很多钱到施特尔青的人，比如克里斯施泰特尔、卡斯帕尔·考夫曼和格里斯迈尔等人也应严惩不贷。 778

依盖斯迈尔看来，新的人民起义将是激烈的，同时起义军将成立一个刑事法庭。起义后要占领和捣毁一切宫城和城市；背信弃

义的贵族以及勾结贵族和参与他们的暴行（包括违背协定在内）的市民，首先是那些僧侣，都该受到应得的惩处。

米夏埃尔·盖斯迈尔做了许许多多准备工作，他可以开始行动了。他打算同高等法院的奥斯瓦尔德·岑格尔一起，经文契部开入施瓦茨，用库尔堡和格卢尔恩斯的大炮和枪支同时袭击上因河河谷和下因河河谷，被赶出家乡的诺恩斯人从山岭下来攻入诺恩斯，那时静候时机来到的平民就要敲起警钟，钟声将响彻全邦。

袭击格卢尔恩斯的日期已规定为复活节前夕，3月31日，并选定晚上进攻。按照古老的习俗，晚上有许多市民要到城外的教区教堂去做弥撒。塔法斯人和普雷蒂部人都答应届时援助他。盖斯迈尔对于成功非常有信心，以致莫德尔哈默尔·冯·施特尔青已经把他的战书缝在自己的上衣里，带进蒂罗尔地区。他在战书里表示"同贵族、上层僧侣以及依附贵族和反对圣经的城市和市民绝交，但是没有同各村区和矿工区绝交"。

盖斯迈尔把一切准备就绪。但是这位杰出人物的智慧和努力却失败于这些阿尔卑斯山人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在蒂罗尔人后来的几次起义中，特别也在1809年的起义中，又屡次在最紧要关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根据事先的约定在应该到达某地的时候，大部分人却不到；在应该执行计划的时候，大部分人也不到，因为这些阿尔卑斯山人，由于天性和古老的传统，缺乏军事上所谓的服从。盖斯迈尔忘记了同乡们的这种天性，他到了紧要的时刻才来到，可是"这时他们没有集合在一起，有的在这里，有的在那里，还有的要去领圣餐"。盖斯迈尔只好狼狈地退却了。

除了这些山地居民的天性或者说他们的积习以外，威胁者的

阴谋对塔法斯人和普雷蒂部人大概也有所影响，不过迄今还无文件公开加以证实。

按照威胁者事后公告的说法，“由于上帝的意旨”，新暴动的使者在伯爵领地蒂罗尔和其他各地，纷纷被击毙和逮捕，塔法斯人和普雷蒂部人可能接到通知，说计划已经放弃了，或者泄露了。因而在他们这个地区没有出动军队去执行这项计划。

蒂罗尔政府利用一个被击毙的农军使者的线索，去追捕汉斯·盖斯迈尔。4月初，汉斯·盖斯迈尔在施特尔青被捕，4月9日在因斯布鲁克受到极残酷的刑讯，以后根据他的供词“作为叛国罪被四马分尸”。

基于政治上、宗教上以至习俗上的原因，米夏埃尔·盖斯迈尔对意大利人、罗马教徒和西班牙人怀有的天生的憎恨，听到他兄弟死难的消息以后，这种憎恨就愈加强烈了。

当时他究竟在做什么，至今不详。当他邀请在瑞士的逃亡者一同到萨尔斯堡去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跟着他干这种新的冒险活动，甚至施托费尔·赖特尔和扎伊勒也没有同行。

第二十一章　阿尔卑斯山区的结局

1526年1月30日，大主教召开了一次他认为适时的邦议会。1526年2月底，红衣主教通过这个反动和恐怖的邦议会提出了一

个恢复名誉的书面申辩。

国内的人都知道应该怎样看待这份恢复名誉的声明，当时谁也没有愚蠢到这个地步，说1526年邦议会反对1525年邦议会的这份抗议声明非常合乎事实，说提出这份声明的人是“最有资格的人”，甚或想接受这份声明。

侯爵主教同1525年的萨尔斯堡邦议会及其委员会进行了长久的谈判以后，称他们是“一些流窜来的、不安分的叛乱分子”，而1526年的邦议会也随声附和。红衣主教在这个邦议会上也说，“去年的暴动主要是由恶意和欺骗引起的。”

在萨尔斯堡邦议会开会期间，平茨部人在劳里斯以北的塔克森巴赫召开了一次自己的邦议会，一次对立的邦议会。会上宣布：不承认大主教召集的萨尔斯堡邦议会，因而不能派代表参加。萨尔斯堡的邦议会却派了一个“卓越的代表”来参加塔克森巴赫的农民会议，“由于这位代表图谋不轨，他们婉言谢绝了”，嘲弄一番后把他打发走了。

萨尔斯堡的“御用邦议会”同意以本邦费用，赔偿大主教的损失十万古尔盾，并养兵二千人，以便迫使不服从协定的人服从协定，或者加以惩办。曾经同意的新邦国制度没有通过，曾经同意解决的主要疾苦也没有解决，大主教就把邦议会闭幕了，责成一个委员会去继续讨论这些问题。草木返青的时候，平茨部和蓬部的农民都武装起义了。农民从被击毙的诸侯信使的信件中了解到大主教要召请外国军队进入本邦，这便激起很多一向保持冷静的人反对这位诸侯。

诸侯派了他的宫廷骑兵队长维格利乌斯·冯·图尔恩在复活

节前后率一支军队前往平茨部，“去捉拿应该惩办的人；这些人并不明白为什么应受惩办，于是拼命抵抗”。在这位队长到达之前，先送来了一封信，信中警告农民说骑兵队长要把他们送进屠宰场。红衣主教后来说，接收这封带两颗大印的信的人哄骗了农民，说信是巴伐利亚公爵送来的。

在策尔附近，骑兵队长见到米特尔西尔人、下西尔人、布鲁克人、塔克森巴赫人、皮森多夫人和策尔人迎面而来，他毫不怀疑这些人是来援助他的。但是，他们全副武装，打着旗子开到他眼前的策尔和扎尔费尔登之间的地方，迫使他退出山地。他们使他蒙受损失并把他赶走以后，就通过信件和武力使个别村镇和整个法院辖区同他们结盟。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格莱姆布、洛伊冈、扎尔费尔登、洛弗尔和翁肯，即直到巴伐利亚边境的整个地区。

大主教通过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公爵的代表和士瓦本联盟的代表声明，前些年的暴动和新的暴动并不是由于他而引起的，他们居然接受他加入士瓦本联盟。纽伦堡通过自己的代表在联盟会议上声明，“联盟对萨尔斯堡穷苦臣民比对大主教更有义务给予援助，因为大主教无非是想依靠联盟的援助维持他那众所周知的暴政”，但是没有发生效果。大公和贵族担心整个山区可能在威尼斯和瑞士的援助下取得独立，同时从这个地区重新燃起蔓延全德国的燎原大火。781

燎原之火在德国并未熄灭，只是被灰烬盖住了。各地都在响着噼啪的燃烧声，火焰就要冒出来了。胜利者的猖狂肆虐和士瓦本联盟、邦君、领主贪得无餍征收的免蹂躏费使得黎民百姓已经濒于绝境；这种免蹂躏费不论有罪无罪都要承担，而且征收两次、三

次，甚至八次之多。赔偿损失费也是如此。例如由于罗滕堡人参与了对席林斯菲尔斯特的破坏，因而霍恩洛厄的伯爵们对罗滕堡这一个地方就勒索了不下两万古尔盾；汉斯·席克纳由于在农民要求大炮的信上签了名，他们就要他付出全部大炮的款项。不仅最近经领主们宣过誓、盖过印、存放起来的协定书被撕毁，而且几百年的特许证和权利证书也都被撕毁了。在暴动中烧毁的赋税契约又重新签订，而且贡赋增加到最大限度，强制农民接受。此外，还有些野蛮的和方式离奇的惩罚，使农民深感痛苦。诸如：除禁止携带武器以外，还禁止集会、群众大会、教堂集市节、进酒馆，判处留半须，在额颊烙印等等。在乌耳姆附近的劳瑙，判处农民在家里和在外面戴六个礼拜面纱；在莱普海姆和朗格瑙，判处许多妇女在衣服上绘剑和盾的图案；当地的一种主要装饰品也严禁当地妇女佩戴。人民好友的住宅只剩下刑柱或者光秃秃的柱子兀立着，既无房顶，也无墙壁。士瓦本联盟的地区内处死了一万人；到1526年年底，贝特霍尔德·艾歇林已经亲手杀死一千二百人。此外他还开列了一个漏网人的名单，准备把这些人也随后处死。死难者的孤儿寡妇引起人们的同情，激发复仇的怒火，"因为刽子手们大发横财，几乎没有一个贵族不杀几个人的"。"胜利后，一场压榨钱财、进行血洗的戏开场了：贵族、上层僧侣和诸侯惩罚他们的农民。"大路上、森林里、被烧毁的村庄附近，到处都是饿死的妇女和儿童。许多人秘密地奔走于全邦各地，文件也秘密地到处流传，鼓舞大家不要被遭到的损失吓倒，应该重整旗鼓，同上帝的敌人和祸国的贼人战斗。虽然不敬上帝的人目前占了上风，但他们的胜利不会长久，因为他们罪恶累累，手上沾满了无

782

辜人民的鲜血，他们复辟了反基督的帝国。人们引经据典，侃侃陈词。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人则警告说，这些不安分的人的气息简直是烧红了的煤炭，从他们嘴里喷出的是火把和火焰。对大多数人说来，强迫人违背良心和强制人信仰，以及对福音的损害，比之其他的迫害更加令人痛心疾首。农民纷纷呐喊：重新起来。成群的农民秘密地集合在柯尼希斯霍芬附近的大片原野上，在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弟兄的坟墓上，议论纷纷。这些农民有一种特别的暗语，他们利用这种暗语相互了解意图。当他们在某个地方会晤时，一个人先问："你惦念着什么？"对方回答说："你所惦念的，也是我所惦念的。"于是他们就推心置腹地交谈秘密和计划。被捕后受到拷问，只是说，"局势很快就会好的。"那个特维尔人，即乌尔里希公爵，咄咄逼人地坐镇在赫部，他把很多著名的逃亡者拉到自己身边或集结在自己周围，同时也有从内卡河谷逃亡出来的，其中有：齐默恩的安德烈亚斯·雷米，耶克莱因·罗尔巴赫的旗手加布里尔，格罗斯加塔赫的大汉鲍尔。被联盟遣散的一些雇佣兵都住在斯特拉斯堡和博肯海姆；他们一心等待公爵发动战争；同时国内纷纷传说公爵就要回来了。斯特拉斯堡的逃亡者中间有舒尔特海斯·韦尔特纳的儿子伯恩哈德，他甚至用"印刷品"，为自己的农军，首先为雅各布·罗尔巴赫辩护。

米夏埃尔·格鲁贝尔的故乡布拉姆贝格的矿山没有同起义者合作，矿工们撇下妻儿和家产逃走。农军重创并打退大主教在拉德施塔特的地方官克利斯托夫·格拉夫和他的军队以后，把他围困在拉德施塔特城内。4 月 15 日，这位地方官提到包围他的人写道："这是一群由各种各样的败类构成的一堆渣滓，他们流窜各地，

至多不过一千二百人。”

农军这次作战的是精锐军队，这从他们的战果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不象去年那样，屯兵在某个宫城前面，而是不受任何城池的牵制，席卷全邦，吸收沿途老百姓参加他们的同盟，开赴决战地点。他们装备精良的短枪，拥有优秀的狙击兵。总之，农军中不仅有很多久经战阵、指挥有方的军人，而且，正如红衣主教4月11日写给威廉公爵的信中所说的，他们昼夜不停地进行军事活动。

783

大主教出钱招募的雇佣兵缓不济急，士瓦本联盟早就答应给他派的援军又姗姗来迟。截至4月9日，他拥有的步兵和骑兵总共不过四、五千人，而且没有集中在一个地点。4月20日，农军突然夜袭大主教在戈林附近的主力部队，予以重创，使他们狼狈逃窜，几乎全军覆没。他们丧失了所有的阵地，丧失了察策尔桥以及戈林与韦尔芬之间的重要隘口——路埃格。

这个隘口自古就是一个极重要的军事据点，不只是因为岩壁宫城后来变成了碉堡，并屹立在一块一百英尺高岩上，此岩矗立在河床狭窄的萨尔察赫河上，悬崖绝壁，而且还因为峡谷路窄，形势险要。这里甚至一辆货车也难以通过，隘口两边耸立着一千英尺以上高的、寸草不生的险峻岩壁，岩壁间二十五英尺的狭小孔道中仅有一条山路和一条林间溪流。萨尔察赫河的惊涛骇浪拍击着山路的边缘，咆哮奔腾。因此，在这片地区上发生的历次战斗中，攻占路埃格隘口就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大主教的军队遭到这次惨败后，不得不退却到库赫尔。红衣主教虽有新的增援，但4月27日在库赫尔军营重新集结的兵力不过二千五百人，马一百匹。奥格斯堡士瓦本联盟会议上那些舞文

弄墨的先生们抱怨说，红衣主教“一味叫嚷要增援，而对那些无能的乌合农军根本不采取行动”；总务大臣埃克对战争和敌人的情况又浑浑噩噩，和别人发誓要率领一千五百名雇佣兵去惩罚农民；在当地山区的联盟军首脑们通过联盟委员会的信件深知面对的敌人，因而对“奥格斯堡文痞们”感到恼火；正在这个时候，盖斯迈尔率领三支装备精良的旗队挺进到了拉德施塔特城前。这支军队中有一部分是德国的逃亡者，而大多数是蒂罗尔人。他们取哪条路而来，没有人知道。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老友和军人彼得·佩斯勒 784 和塞巴斯蒂安，或者按蒂罗尔土话说，瓦斯特-迈尔。这两个人都是来自阿迪杰地区的蒂罗尔人。盖斯迈尔不仅加强了一直包围着拉德施塔特的农军，而且在5月初还担任起围攻拉德施塔特的总指挥职务。拉德施塔特位于萨尔斯堡、奥地利、施泰厄尔边区和克伦地亚四地的边境上。这个城市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的位置险要，而不是由于它有城墙和护城壕沟。此外拉德施塔特城内还有大公的精良大炮。担任防守这座小城的是那个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舍尔恩贝格。此人同率领一部分联盟军进入山区的布尔克哈德·冯·埃姆布斯一样，也是个雇佣兵的老指挥官，而且这两人都是格奥尔格·冯·弗龙茨贝格的多年老战友。

这些从各方面开来的士瓦本联盟军和他们这些久经考验的指挥官正象在戈林一样，都被农军相继在基茨比尔、毛特恩多夫、库赫尔打败了。

劳里斯、蓬部、加施泰因三地的农军攻破米特尔西尔、卡普龙、菲施霍恩、塔克森巴赫、利希滕贝格、恩格尔贝格、伊特尔恩等阿尔卑斯山宫城，并把它们烧毁。大主教却成功地使矿工们保持了平

静，甚至米夏埃尔·格鲁贝尔和普拉斯勒接受大公雇佣，指挥两旗由手工业工人和矿工组成的队伍对平茨部作战。马克斯·诺伊方率八百农军去迎击他们，在基茨比尔和基尔希贝格展开大战。大公给大主教的指挥官弗朗茨·冯·坦豪森派遣了一些援军到当时还太平无事的隆部，打算给拉德施塔特解围，或者接济给养。同时，一些士瓦本联盟的指挥官率军队向施泰厄尔边区进发，企图从这里通过美因德林攻击农军。但是他们发觉自己的力量比起农军来太弱了，况且已有千名农军占领了拉德施塔特的陶尔恩山，并设置鹿寨遮断了大路，以便阻止坦豪森。坦豪森则驱逐塔姆斯韦格和莫斯海姆的农军前哨，向毛特恩多夫前进。

隆部山谷，这个优美的但不大著名的萨尔斯堡的地区，其实不过是一条道路。这条路从萨尔斯堡地区越过拉德施塔特的陶尔恩山通往特文，然后从商业中心毛特恩多夫当中通过，分成两条，一条由米夏埃尔山谷经圣米夏埃尔和卡茨贝格通往克伦地亚，另一条从毛特恩多夫通往塔姆斯韦格，从那里再通往萨尔斯堡的泽塔尔隘口。这里全年大部时间被冰雪阻塞，6月中才能把牲畜赶上阿尔卑斯山高山牧场；即使在6月里，往往也不得不把牲畜赶回阿尔卑斯山低处的牧场，因为高处差不多每月都降雪。此外，这个地785方水流很多，遇到连续降雨或者突然融雪，就会发生严重灾害。这里还经常云雾弥漫。在秋季、冬季和姗姗来迟的春季，暴风雪或突然发生的雪崩，常有把行人连马匹车辆一起活活埋葬的危险，所以这里的山路十分难走，十分危险。

这条可怕的山脉中间有怒涛奔腾的林中溪流，有绝壁和深谷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陡峭险路，在这块荒凉的地方，绝大部分联盟

军和贵族行军和生活都会觉得异常困难，当然更不用说指挥作战和冲锋陷阵了。

坦豪森看到农军前哨已经从塔姆斯韦格和莫斯海姆退走，自以为战胜农军、占领山岭是易如反掌的事。隆部山谷令人舒适地横亘在毛特恩多夫的前面，而陶尔纳赫河幽雅地流经这里。可是为什么毛特恩多夫那边——通往高入云霄的山岭大门——拉德施塔特的陶尔恩山并不那样容易接近呢？

坦豪森的侦察员把拉德施塔特的陶尔恩山上的“绿林旅店”的店主捉来，带到坦豪森面前，讯问这个店主怎样可以接近陶尔恩山上的敌人。店主说，正式道路全被鹿寨遮断了，但是绕过他的旅店走，路虽然远些，却很容易到达农军那里。他们没有听他的话，而是攀越鹿寨。这天雨雪交加，他们本来已冻得半死，又受到农军攻击，结果去的一千人回来的还不到二百人。有些贵族把金锁子甲和性命都留在山里了，有些贵族被生俘后斩首了。与此同时，农军在另一方面也打了胜仗。

士瓦本联盟军从萨尔斯堡开来八个旗队的精兵。盖斯迈尔在萨尔察赫河畔的库赫尔与这支队伍遭遇，盖斯迈尔装作向阿布特瑙退却，然后攻打他们，同时从山上用大石头投打他们，使他们损失好几百人，大败而逃，盖斯迈尔穷打猛追，一直追到萨尔斯堡附近（日期是6月14日）。6月17日，联盟军在进攻路埃格隘口时，也遭到了重大损失。

在盖斯迈尔来到萨尔斯堡以前，克里斯托夫·泽岑魏因在山里担任总司令，由于他指挥有方，战果也很辉煌。但是他同红衣主教进行了勾结，这也许是出于他对盖斯迈尔的嫉妒，也许是出于

他希望象前任普拉斯勒和格鲁贝尔那样为自己打开一条升官的途787径。红衣主教正千方百计地设法要从内部瓦解农民起义，而且恰恰在进攻路埃格隘口的前一天，即6月16日，在士瓦本联盟中传布农军投降的消息。

泽岑魏因和他的典狱长被提交农军军事法庭，供认叛变罪后，在路埃格隘口被农民赶入用梭镖刺杀的行列。盖斯迈尔过去实际上就是最高首领，如今更是名副其实地担负起义的最高首领了。萨尔斯堡农军首领中，除诺伊方而外，汉斯·翁比尔德最为杰出，其他优秀首领都是阿迪杰人。

农军的几次胜利对当地居民和大主教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主教“因为士瓦本联盟的很多军队被击败，对于平定起义失去了信心”，竟携带大批细软逃离萨尔斯堡。“如果不是巴伐利亚的诸侯们诚挚地又把他护送回家的话”，他就带着财产逃往奥格斯堡去了。

萨尔斯堡城几乎又落到了农军手里。农军一开始肯定就有过这种打算，而且他们派往德意志帝国的密使把他们所希望的事当作已经实现的事进行了宣传。1526年5月初，就有一个这样的密使在符腾堡地区特克以北的基尔希海姆被奥地利政府捕获，他就是西格马林根附近因格林根的汉斯·维尔辛。他承认，他象别人一样是从士瓦本投奔了萨尔斯堡农军的，曾在农军朗根施陶芬的营寨里住过十天。然后他同其他士瓦本人（连他在内共十二人）一起被农军派出，进入帝国，通知当地农军，萨尔斯堡农军已经占领了萨尔斯堡；农军要使一切人得到自由，自己当家作主，号召各地农民进山到农军那里去。由于萨尔斯堡农军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

量围攻萨尔斯堡城，所以他们想采用这种办法尽量发动和集合各地的农民。



萨尔察赫河畔库赫尔附近的战斗

这十二个使者每人领到两古尔盾军饷，以后还可望继续领取。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连黑森林、博登湖

地区和阿尔部的农民都没有及时发动起来，因为缺少领袖。正如总务大臣埃克1526年5月1日给威廉公爵的信上所说的那样，只有在蒂罗尔“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但是，士瓦本联盟因为阿尔部境内和博登湖畔的情况不好，就又招募了很多骑兵，并让他们进驻各城市。这些士兵经常出去游击，不容农民集合。埃克在报告上还特别夸大了这些游击兵的作用。

788 奥格斯堡的联盟顾问们这时才了解，在山区作战和在平原不同，换句话说，他们在陌生的地方领略了一个在故乡阿尔卑斯山的自然特点中长大和对于当地一切有利地形那样熟悉的敌人。现在，他们认为萨尔斯堡暴动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一种危险”。5月10日，红衣主教军营中的联盟军高级指挥官在军事委员会上制定了计划，命令迅速前来的士瓦本援军通过格拉斯山谷，从上巴伐利亚，也就是从因河河畔的罗森海姆开来，然后经约赫贝格向平茨部前进；同时命令从奥地利来的援军向拉德施塔特推进，因为暴动农民在库赫尔前的阵地是不可攻克的。远离山区、坐在奥格斯堡市政厅里的联盟顾问们，当时没有采纳这个计划。但是在萨尔斯堡军营里的人却始终坚持这个计划。

格奥尔格·弗龙茨贝格率精锐部队从罗森海姆开来，从东面来的尼克拉斯·扎尔姆老伯爵率领来自奥地利公爵封地的军队和许多部分是意大利人，部分是野蛮人的雇佣军：捷克人、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

6月31日①，弗龙茨贝格在平茨部的商业中心策尔附近同在那里的平茨部农军发生冲突，掳获农军六门轻炮和六面旗帜。失利

① 恐系30日之误。——译者

的平茨部农军阵亡了六百人，其余的人渡过萨尔察赫河后把桥梁破坏了。他们退却时秩序井然，这就使他们得以免于全军覆没。他们试图同驻扎在拉德施塔特市前、盖斯迈尔指挥的东路农军会合。

在这个时期，盖斯迈尔的军队始终围困着拉德施塔特，挖城墙，往城内投火种。他们曾攻城三次，但是他们的军事艺术和勇敢在防御工事和防御大炮面前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攻城炮，而木块加铁箍制成的大炮没有多大效力。

这一天夜间，平茨部农军的首领佩斯勒和盖斯迈尔在塔克森巴赫附近的埃姆巴赫河畔举行一次会议，经过讨论后，这两位最高首领向同他们一起参加军事会议的农民宣布，现有的兵力和大炮都不足以抵御士瓦本联盟军的进迫，“因此现在每个人都应好自为之”。

7月4日，盖斯迈尔停止围攻拉德施塔特，全部农军开往附近的阿尔滕马克特的老营寨。

盖斯迈尔看出自己同时受着三面攻击的危险：正面是从库赫尔经过阿布特瑙来的士瓦本联盟的一支骑兵和十三个旗队雇佣兵；右方是尼克拉斯·扎尔姆伯爵率一部分骑兵和四个旗队雇佣兵经美因德林向拉德施塔特前进；另外还有十三个旗队士瓦本雇佣兵中的八个旗正开往托尔施泰因的后面。扎尔姆的强大炮火很快就迫使农民前哨放弃了美因德林隘口。这时盖斯迈尔左方还受着取得节节胜利的弗龙茨贝格从平茨部袭击而造成的威胁。 789

于是盖斯迈尔作出了决定。他把外国兵、帝国的逃亡者和萨尔斯堡农民中那些最担心自己命运的人完全集合起来。这是一支攻无不克的、由卓越的战士或者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组成的部队。

马匹和车辆都装载着战利品，那是两个月胜仗的奖赏。

他打算设法把战斗转移到蒂罗尔的平地和山中，把那里的老百姓全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以重新壮大自己的力量。至于每个人跟随他，还是留下，则完全听从自愿。

敌人已经集结在拉德施塔特，等候他决一死战，敌人认为他已被四面包围，注定要败在他们手下。彼得和保罗节[①]后的礼拜一夜间（7月4日的夜里），联盟军彻夜戒备，因为他们看到盖斯迈尔的营寨里灯火通明，估计他正作拂晓攻击的准备。但天明后仍然毫无动静，联盟军这才发觉，农军已经离营，营寨里空空如也。

正当脱离农军的人当晚分散在山谷里的时候，盖斯迈尔和佩斯勒率六百人带着全部战利品撤走了。联盟军愤怒地追击他们，一直追到圣约翰，也没发现一个人，劫掠了这个地方，返回时并烧毁了阿尔滕马克特。盖斯迈尔和他的队伍在朝阳普照下非常顺利地登上了山岭。他们急忙越过劳里斯的陶尔恩山，离开平茨部，平安地通过基尔希海姆，来到蒂罗尔的林茨，接着又开往因尼申，然后袭击了布里克森的主教在普斯特尔山谷中的行宫布鲁内肯。

盖斯迈尔还没有到达，已经引起这里一场"极大的惊恐"。他那前所未闻的英勇行为使因斯布鲁克政府闻风丧胆，"惊慌万状"，可见盖斯迈尔必然在境内深受广泛的拥护，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由于担心害怕，直到4月底以前，敌人在布鲁内肯和米尔巴赫的隘口仍驻着强大的守军。盖斯迈尔袭击这两个据点没有成功，骑士屈尼格尔把军队集结起来，他不仅使普斯特尔山谷的农民保持平静，甚至还使他们拿起武器对抗盖斯迈尔的军队。当盖斯迈

790

① 6月29日。——译者

尔围攻布鲁内肯的时候，弗龙茨贝格就率三千人向他开来。面对这样优势的敌军，盖斯迈尔不肯作战，却安然率部在温特尔渡过里恩茨河，越过哈赫尔施泰因山，经罗登埃格开往吕森，最后越过恩内山来到布亨施泰因修道院前，充分休息和饱餐以后，继续向阿戈尔德进发，平安地进入威尼斯境内。

屈尼格尔和弗龙茨贝格的军队尾随于后，一直把他追到布亨施泰因，他们怀着敬佩的心情望着这位英勇的将军退走了。一个同时代的人说："在盖斯迈尔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象他这样率军长途跋涉；据说他受到各法院辖区的拥护。"

行军的成功，使盖斯迈尔的声名大噪，使他的才干发出绚烂的光彩，甚至名扬蒂罗尔之外，连威尼斯政府和瑞士联邦都轰动了。

奥地利政府、萨尔斯堡的红衣主教和巴伐利亚诸侯这时才觉得他的可怕。他们现在才认为他是一个"能负重任、不知困难"的人，人民现在才认识他是"敢于创造奇迹的人"。现在人们才追忆和谈论他能文能武，能向群众讲演，在邦议会上显现出有政治头脑，他是多么全面、多么伟大的人民领袖啊！他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多么巧妙、多么稳重啊！在进攻、防御和退却中，他作为统帅又是多么明智啊！他善于利用当地一切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因而能以少数兵力长期取胜。最终他虽然退却了，但并未被征服。威尼斯共和国公开给予他的荣誉愈大，这一切也就愈明显。国君夫人检阅了他的军队，这支军队使她非常满意，因而"受到亲切而优厚的接待"。她规定每年给这位首领本人生活费四百杜卡登①，并

① 杜卡登（Dukaten），当时威尼斯共和国的金币名。——译者

把帕多瓦[1]一处宫邸拨给他作住宅。他生活在那里，正如山区人所说的，“显赫得象个红衣主教”。他带领他的军队与其说在威尼斯服务，毋宁说是他的军队同他一起在作客，因为在国君夫人看来，共和国总有一天会从他的计划中得到双倍于花费在这些客人身上的代价。

791 盖斯迈尔并没有放弃他从前的那些计划；虽然他打算象依靠德意志帝国平民百姓的援助那样，依靠威尼斯和瑞士的援助，在阿尔卑斯山区和整个德意志帝国内全力以赴地争取他坚信为神圣的信仰自由和生活自由，人们无论从当代伦理-宗教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当代的诸侯和后世的政治实践的立场出发，都不可以片面地因为他接受外国援助以实现自己的计划而称他是祖国的叛徒。

德意志帝国当时已经是如此不幸，以致德意志祖国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在德国土地上不再是生动的、现实的存在。在皇帝心目中，只有哈布斯堡王室[2]的利益，而没有德意志祖国的利益。在那些诸侯心目中，也没有德意志祖国的利益，而只有诸侯的家族利益。各个城市早就是只为各自的特殊利益而存在。现在，由于处在危急和困窘之中，它们才通过诸侯重新呼吁伟大的德意志祖国，然而它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它之所以失去，从根本上说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责任。一个德意志祖国的思想对于各部族和各民族来说都已十分生疏了，每个德意志民族，即使主权再小的民族，也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一个德意志祖国。贯穿中世纪的数

---

① 帕多瓦，现为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省会，位于威尼斯以西不远。——译者

② 哈布斯堡王室，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王族，这个王族的代表从1440至1806年(共间1742—1745年中断)为德意志皇帝。——译者

百年，只有从平民中间不时地发出拯救德意志祖国的呼声，可是，这种呼声总是很快地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盖斯迈尔寻求和接受的国外援助，并不是要反对自己的祖国，而是要反对他所认为的、自由和信仰的最凶恶敌人，反对人民的公敌，反对皇帝，反对皇帝的兄弟斐迪南和他手下的西班牙人，特别要反对僧侣诸侯。他利用外国的援助来为人民争取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祖国。因此，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民。奥地利的诸侯、巴伐利亚的公爵、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国君，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反对全体人民常常大批地寻求和接受外国援助。

还在几个月以前，纽伦堡代表在士瓦本联盟会议上发言指出，镇压人民胜利后，新教受到了胜利者的威胁。当时纽伦堡代表的这种言论几乎是孤立的。但是在1526年8月间，信奉新教的阶层就完全明白了，诸侯镇压人民运动取得胜利后将会给他们带来什 792 么，因为旧教徒称这次胜利纯粹是对"路德教"的一次胜利。奥地利的顾问们在联盟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这时遭到所有新教徒的一致反对，因为顾问们要求继续保留联盟的军队，继续召开联盟大会，"直到对盖斯迈尔采取了适当行动为止"。他们甚至还要求增加联盟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援军，要求向威尼斯的公爵交涉，不让盖斯迈尔居住在威尼斯境内，并允许联盟军过境追击盖斯迈尔。奥地利人的这些要求都没有实现。帝国信奉新教的等级与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实行宗教改革的各邦，甚至结成反对哈布斯堡王室和皇帝的同盟，以保护它们的信仰。压制平民百姓争取自由的仇恨，从多方面明目张胆地表现为反对意识自由的迫害狂，表现为野蛮残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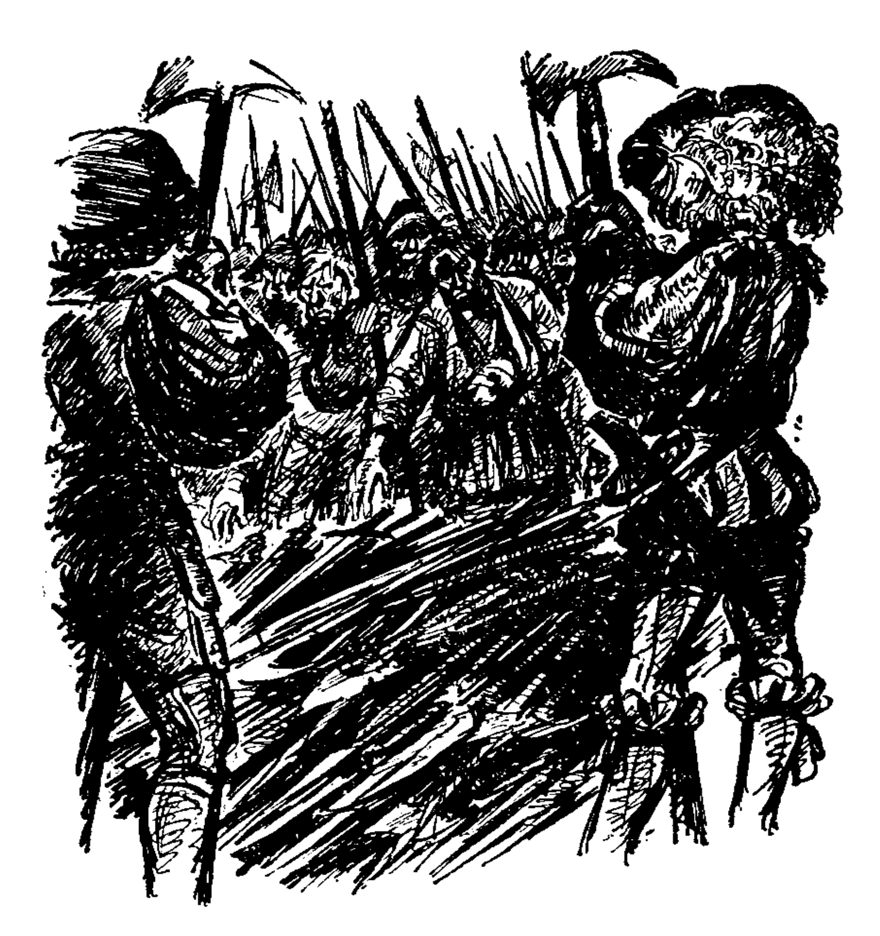
的狂热。新教牧师们不仅遭到联盟的典狱长贝特霍尔德·艾歇林和信奉旧教的诸侯的典狱长和刽子手们袭击、逮捕和处死——其实,这些新教牧师一直置身于人民运动之外,处死的理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路德教徒"——,而且巴伐利亚的威廉公爵也参加迫害:一个因是再洗礼派教徒而被捕的人,已经否认他是再洗礼派教徒,可是公爵还声称:"受洗者只能到过去是路德教徒那里去受洗,这个被捕的人以前一定是路德教徒,所以应该处死。"

奥地利雇佣的意大利兵,在阿尔滕马克特把父亲们逃走后丢在家里的孩子扔到火烧的房子里活活烧死,他们称这些孩子是"路德教的畜生"。

蓬部在盖斯迈尔退走以后,立即投降了;平茨部在策尔战斗以后,绝大部分也重新宣誓效忠了。大主教的军队开过策尔和扎尔费尔登,驱逐还没有放下武器的农军残余部队,通知平茨部各法院辖区要在圣乌尔里希节前的礼拜日,7月2日,在塔克森巴赫集合,而且每个人都要象在战时那样武装起来。但是平茨部的百姓由于害怕,并没有全到塔克森巴赫去。军队对到场的人没有加害,只是命令他们解除武装,每家交付免蹂躏费八古尔盾,同时要宣誓效忠。履行过这些手续的人还要用半古尔盾购领一个纸作的红十字,作为安全证钉在房门上。

793 对于没有到场的人又规定玛加累特节,即7月13日,为宣誓效忠日。在塔克森巴赫实行的宽大处理,吸引了大批平茨部人到拉德施塔特去。在城前他们被缴了械。然后,贵族、骑兵和四旗步兵开出城来,包围了这些手无寸铁的农军。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舍尔恩贝格先生斥责他们的叛逆行为,接着从到场的人的名

册中点名叫出二十七人。四个刽子手走了出来，立即在惊恐失色 794 的群众面前把这些自知受骗而后悔莫及的二十七人斩首。其余的人不得不在鲜血淋漓的地方重新宣誓效忠，保证不再报复，然后被释放回家。在库赫尔、策尔等地方也举行了这种血腥的裁决。被处决的人以及“那些不相信这个把戏而愿同盖斯迈尔出走者”的家宅一律拆掉，小城镇降格为村落，并且为了防止警钟重鸣，把钟都从钟楼上扔下来。这些钟陷在土里多年，再也不发响声了。



蒂罗尔人在拉德施塔特缴械

对主教始终效忠的拉德施塔特和策尔都得到了奖赏。从这时起，拉德施塔特人和策尔人被称作“圣鲁普雷希特的忠仆”，而且每

年圣灵降临节礼拜一朝圣之日，在萨尔斯堡圣鲁普雷希特大圆顶教堂里作晚祷的时候，可以唱着他们的民歌，庄严地围着主圣坛行走；晚上用主教酒库里的美酒和厨房里的珍肴款待他们，宗教委员会委员和宫廷贵族用酒席招待在拉德施塔特和在策尔的平茨部人。圣法伊特节后的礼拜二，拉德施塔特人可以在市政厅上悬挂一面胜利旗子，而且这一天还可以在附近的恩斯河任意捞捕他们准备节日宴会所需的鱼。此外，主教的酒库还送给他们宴会喝的酒。在年市上或在其他庆祝场合，他们也可以悬挂胜利旗子，用以纪念拉德施塔特坚定不移的精神和对敌人最后攻击取得的胜利，甚至在最初农军取胜、席卷一切，而大主教眼看就要垮台的短短几天里，拉德施塔特也没有动摇过。

但是，萨尔斯堡的其他地区以及蒂罗尔的情况仍然和整个德国一样："农民的心灵中毒已深"，随时都会发生新的暴动。

士瓦本的人民怀着紧张、希望和快乐的心情，密切注视着萨尔斯堡地区事件的发展。当1526年春谣传萨尔斯堡的宫城同城市一起被农民占领，城里七岁以上的人一律被刺死了的时候，士瓦本人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啊！各地农民都激动地伸出手来，要拿起他们的被夺去的武器，士瓦本联盟不得不正式辟谣，来打消农民心中的这些不可抑制的希望。特别是在这时候，还有一个去年暴动后被放795 逐的人组成的九人帮在国内各地行乞流浪，到处给贵族的邸宅放火。他们彼此间凭约定的记号告知行踪。政府把他们当作叛乱者加以追捕。宗德部农民首领高山牧场的汉斯，正在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内活动；万圣节前后，他召集了很多农民，答应农民说，如果他们打算把领主、贵族和僧侣都打死，那么他就率他们到一个首领

(是盖斯迈尔?)那里去,并且向每人发给一个半古尔盾的军饷。

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遥远的萨克森三地的平民百姓,每逢忆起 1525 年的不幸结局的时候,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阿尔卑斯山区,因为自由是从这里的高地首先降临到长期受压迫的德国;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那个住在威尼斯共和国帕多瓦的人,大家探听和谈论着他来往奔波的情况,因为他是独来独往的人,仍是诸侯们恐惧的对象,仍是帝国国内一切被击败者和被压迫者赖以敬仰、安慰和欢乐的人。

在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回籍的雇佣兵也在谈论阿迪杰地区的这位屡次打击雇佣兵同时又能到处逃避雇佣兵的、幸运的伟大农民首领,正如萨尔斯堡和蒂罗尔的农民在山谷中的简陋小屋里和高山牧场上讲述他的事迹一样。

1527 年整个春季和夏季,领主们都在担心盖斯迈尔重新进攻阿尔卑斯山区。甚至在 1527 年 10 月 10 日已经入冬时分,萨尔斯堡的大主教还写信给巴伐利亚诸侯说,近几天接到多处传来的可靠警告,盖斯迈尔打算率他的党羽和教区的逃亡者,估计在威尼斯的支援下,今年将再度进攻蒂罗尔伯爵领地,在那里聚众作乱。

另外一些消息说,盖斯迈尔要经过诺恩斯和特里恩特,同时侵入蒂罗尔的各山谷,把人民武装起来,使威尼斯共和国和它的同盟者可以放手对付皇帝。但是夏季和冬季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1528 年春,据说盖斯迈尔在瑞士,而且是在苏黎世。据说这个邦授予他公民权,他以公民的身份,同时以威尼斯全权代表的身份,同符腾堡乌尔里希公爵的总务大臣富克斯施泰因、进行宗教改革的各邦和帝国的一些信奉新教的阶层集会,打算缔结一个反对

796 皇帝的同盟。盖斯迈尔进行了广泛的游说，特别是在格劳宾登。不久，到6月中旬以后，就风传有几千瑞士人正十分秘密地行军，盖斯迈尔在山麓等候，以便同他们一起袭击阿迪杰地区。

虽然后一个传闻没有多少根据，但前面的一些消息却不是捕风捉影的。盖斯迈尔确实成了瑞士公民，而且是由很多新教徒、特别是一些担心奥地利会压制信仰、撕毁迄今存在的帝国宪法的帝国直辖城市和诸侯组成的一个秘密攻守同盟的中心人物。皇帝公开表示要用暴力压服信奉新教的阶层，于是各阶层就同瑞士各邦以及威尼斯结成了同盟。各帝国直辖城市甚至想要“动员平民百姓”起来维护信仰。当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站立起来时，德意志人民的自卫力量却绝大部分被镇压下去或被消灭了。人民又看到了希望：整顿好的暴力才能掌握革命运动，才能由那位领袖充当领导。但是，1528年8月19日皇帝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胜利，对这个秘密同盟及其计划起了很大的反作用，结果那些计划都搁浅了。不久就传出了盖斯迈尔被暗杀的消息。

布里克森的主教曾说，假使他的地位低一些，他早就把政府的这个眼中钉——盖斯迈尔——拔掉了。因斯布鲁克的大公政府悬赏要盖斯迈尔的头颅。盖斯迈尔的一个卫兵接受了暗杀自己首领的贿赂；他收了钱，却没有暗杀盖斯迈尔。虽然有主教的声明和政府的文告，但是人们对基督的信仰超过了布里克森的主教教堂的威信，整个蒂罗尔没有谁愿意加害这个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盖斯迈尔是人民的真正领袖，在另一些人心目中，至少也是一个聪明、老练、多才多艺和勇敢无畏的人，在山中各处的平民百姓看来，他是一个人民英雄，他们钦佩他的英勇行为。

两个西班牙人受了一时狂热和金钱的诱惑，溜进盖斯迈尔在帕多瓦的住宅，乘盖斯迈尔酣睡时把他暗杀了。暗杀不是在奥地利，而是在威尼斯领土上进行的，所以这两个人是名副其实的刺客。他们砍下他的头颅，包好，带着它逃往因斯布鲁克去了。

这就是米夏埃尔·盖斯迈尔的结局——死于希斯巴尼安[①]的匕首之下。但是，收买刺客的德意志上层僧侣和德意志政府想必并不知道或者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使他们自己的身价和死者的身价相差多远。

盖斯迈尔的朋友、共同领导农军的首领、智勇双全的佩斯勒，797 以威尼斯供养的德意志军队的首领资格又维持了一个时期。敌人也悬赏两百金币要得到他的头颅。他自己的一个部下，韦尔芬的（不是蒂罗尔人）卢卡斯·维瑟尔，受到这笔钱的诱惑，也在威尼斯的土地上，在弗里奥尔的派舍尔多夫阴险地枪杀了自己的首领。这个刺客带着佩斯勒的头颅奔往因斯布鲁克，领取了奥地利政府的赏金，并得到了宽赦。

尾　声

蒂罗尔的那些僧侣领主和世俗领主拔掉了“盖斯迈尔这只眼中钉”，他们自己、还有很多帝国诸侯和领主都消除了深重忧虑。当他们派人去暗杀盖斯迈尔的时候，他们深知矛头所向；他们以这

① 希斯巴尼安，古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半岛的总称。这里指西班牙人。——译者

个人的头颅打击了德国人民运动的中心；同时，由于失去这个人，威尼斯、瑞士和帝国的信奉新教的诸侯及城市的计划都化为泡影，因为失去了他，就失去了根据那些计划领导一次新的德国人民起义、使国家权力纳入正轨的、唯一具有充分才干和力量的人。逃亡者和成千上万在战胜者压迫下的苦难群众，一直等候着发动新起义的信号。1527年春，在瑞士、在赫部、在阿尔部、在多瑙河沿岸，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预定要袭击斯特拉斯堡的市政会，把这个城市变成新的革命力量的一个主要集合点。斯特拉斯堡主教的顾问们满怀恐惧。早在1527年1月，班贝克地区就发现了一个新的秘密农民同盟，正如卡西米尔侯爵（这个残暴不仁的卡西米尔）所说，“因为没有给班贝克臣民以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每天都要防范他们发动新的骚乱。”

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的平民百姓是难以对付的。1527年1月，从黑森林边境往瑞士去的密使中有一人被捕了。这些密使携带着指示新的人民起义的信件，至少是指示准备起义和迅速发动起义的信件，在逃亡者和留居故乡的人之间往返奔走。参加这798 种活动的领导者——十二位新教牧师和传教士，在恩吉斯海姆附近被诱捕，原来一直躲藏在黑森林和瑞士的一百二十个积极参加1525年运动的人也被诱捕，他们全部被处死。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也有很多农民涉嫌被捕，士瓦本联盟的骑兵在班贝克地区袭击了新的秘密农民同盟成员居住的一些村庄。据说，被告发的农民同盟的成员有三百人，被捕的人全部牺牲，有的被骑兵击毙，有的被处决。

盖斯迈尔一死，领主们立刻摆脱了一切恐惧。动乱不会再发

生了，人民中最好的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从此以后，大多数领袖和首领都杳无消息。格奥尔格·梅茨勒自从骑马逃离柯尼希斯霍芬后，便失踪了。克劳斯·扎尔夫后来当了牛贩，又出现在布雷斯劳。米夏埃尔·哈森巴尔特发现恩德雷斯·维蒂希被打死在纽伦堡的路旁，钱财被劫。一个同时代的人说："很多起义者和反抗者长期颠沛流离，据说甚至有些人投奔了土耳其人。"



恩吉斯海姆的刑事判决

人民的演说家——牧师，经过战争和刽子手的屠杀，大大减少了。在南德，主要还是维持天主教教会。因此，凡是旧教和旧的世俗制度取得胜利的地方，到处都在追捕和消灭新教牧师，仿佛他们

全是煽动造反的人；在当时看来，"路德教"就是叛逆，任何新教见解都是"路德教"。随着人民运动的失败，德国南部绝大部分地区的新教因信徒被压迫，甚至被血腥地迫害而被消灭；但对新教最致命的打击是消灭福音书籍和屠杀牧师。早在1525年夏季和秋季，恩吉斯海姆进行的刑事判决中，就把被控告为"异教徒"的七十一人，除一人释放外，全部处决：其中十二个牧师有的被车裂，被烧死或溺死，只一人被斩首；其他人也受到类似的刑罚。在阿尔部境内，斯图加特和坎施塔特中间法兰克尼亚边境的新教传教士也遭到许青根的牧师（他经政府下令"吊死在枯树枝上"）同样的命运。人民的世俗代表则通过及时改宗，或者远走高飞，或者托庇于权贵以挽救自己。魏甘德没有受到丝毫触动。卡西米尔和艾尔万根的上层僧侣以及法耳次伯爵都给塔南堡的保护官、当过盖尔多夫农军首领后来又叛变了的菲尔勒极力讲情，使得曾经要求引渡他的哈耳城不再说话了。但是，在菲尔勒死后，艾尔万根的总铎又宣布"菲尔勒参加过1525年的叛乱"，所以他的财产是逆产，从而把他的财产从他的遗孀手里夺过来没收了。盖尔多夫农军的顾问、比勒坦的黑尔德牧师受到他的故乡内尔特林根的庇护。可是有些人，例如海尔布隆的汉斯·弗卢克斯却被他的乡亲们抓住，把一切罪责全推在他一个人身上。至于汉斯·弗卢克斯未死于断头台，那倒不是海尔布隆市政会的原因。他依靠皇帝和帝国的援助，揭穿了他的乡亲们的谎言和阴谋，然后花了一百古尔盾又回到故乡。本克勒没有得到宽赦，沦为"土匪"，或者说是流放犯和强盗，同其他一些人在格明德森林中的情况一样，在黑森林飘泊多年。有些流放犯——来自士瓦本、法耳次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战争的逃亡者，过

了十五年以后还是毫无希望地居住在霍恩洛厄地区诺伊费尔斯宫城的废墟中。他们过着象很多匪帮一样的生活，最后被维尔次堡主教和各帝国城市歼灭。费尔巴赫尔和托伊斯·格贝尔两人，一个在瑞士联邦，一个在帝国城市埃斯林根得到了同情和尊重，可是多年后才回到自己的家园。许多人始终害怕被发现落到敌人的手里，因而到处流浪；有些人过了十年、甚至十五年之后还是被逮捕了。米尔豪森的八人委员会成员米夏埃尔·科赫，在多年以后，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最后还是在埃尔富特被刑讯，监禁了好几年。守旧派的精神及他们的复仇欲同革新派的精神、同暂时受奴役但继续反抗的进步力量进行了长期的搏斗。由于复仇欲长期不断地寻找牺牲品，所以在城市和乡村，在家庭内外，都始终存在着猜疑和叛逆气氛。工商业肖条了，地产由于国家长期出售，已经不值分文。

在所有这些人中，最倒霉的大概要算是文德尔·希普勒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一切辛劳都付诸东流。他的政治头脑、他的爱国心、他的爱好自由所表现的一切，最终都得到了不幸的结局。他探索出祖国病症之所在，他想为德意志精神创造一个新的健康躯体，但是命运从中作梗。他的工作进行到中途的时候，就眼看着自己象一个无用的工人被抛弃了，象一个卑劣的强盗和凶手被放逐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他为之而工作的一部分人也咒骂他。受过他好处的霍恩洛厄的伯爵们，把他的动产悉数没收。他在罗特魏耳的帝国法庭控诉他们。他们便检举他是暴动的魁首。因此他不得不逃走，乔装打扮，到处流浪，到1526年，他混进了在施佩耶尔召开的帝国议会，要为自己的事件辩护，在路上被人打倒，同年在审理期间死于诺伊施塔特的法耳次君侯的监狱里。 800

甚至在死后,他依然很不幸，由于他的改革草案,他竟被诽谤为狂热的、满怀仇恨的蛊惑人心者。

埃伦弗里德·孔普夫不久也辞世了,虽得自由,可是抑郁地死于异域。卡尔施塔特被一个姑娘帮助从罗滕堡越城逃走，路德念旧日友谊,忠实地把他隐藏在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派修道院里,以后两人又决裂了，经茨温格利介绍他在巴塞尔当神学教授。后来维滕贝格的助教们说,“他被魔鬼抓走了。”格茨·冯·贝利欣根则自食其背叛的恶果：他被逮捕后长期监禁。虽然特鲁赫泽斯和迪特里希·施佩特是他的至友亲朋,他仍以叛逆重罪被提起公诉,最后宣誓永不报复才被释放,但他永远不得骑马，不得出境,不得在外过夜。民间有歌曲嘲讽他，而十八世纪一个大诗人的诗篇使他不朽①。特鲁赫泽斯本人从士瓦本联盟和大公那里并未得到了不起的报酬。至于格奥尔格·弗龙茨贝格，他更是对“他忠心为国始终未蒙宫廷鉴察”而讴歌自叹。他在歌词中说：“枉自转战南北，名利两无，人皆小视我也。”他常常在饭间用竖琴伴奏，借酒浇愁。卡西米尔侯爵十分痛苦而又惹人厌恶地患赤痢而死，红衣主教马特霍伊斯·朗格则痴呆而亡。许多诸侯，其中包括特鲁赫泽斯，最后都产生了非常不同的思想；而路德则如一位萨克森学者所说的,“以日益增长的、使他整个心情阴郁的悔恨面对着许许多多远非他曾经希望的和曾经期待的事情”。

由于这个结局,人民沉默地忍受着胜利者的鞭笞和刀剑,他们内心的痛苦远远超过外来的压抑,但是,他们满怀愤懑,经年累月之后也不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士瓦本联盟也看出了这种情况，虽

① 指歌德 1771 年写作的剧本《格茨·冯·贝利欣根》。——译者

然感到军费沉重，还是保持了多年的武装戒备。为了安定民心，帝国议会在1526年8月27日要求领主们应对逃亡者表示更多的宽大和仁慈。在战前和战争期间，领主们都不曾认真解除平民百姓的疾苦，现在更无意实现国会的要求。领主们甚至强迫自由农民交纳各种收获和牲畜的什一税，作为永久的惩罚。甚至讲述人民战争的事迹和历史也会遭到危险。有一个人谈到，农军把迪特里希·冯·魏勒从钟楼推下时他正在场，于是沃尔夫·冯·韦尔贝格就命人把他拉上教堂的钟楼，照样从窗口把他推下去。因此联盟会议警告说，"凡对于横征暴敛而引起臣民暴动的领主，联盟概不援助。"

骑士和雇佣兵唱起了嘲讽农民的歌曲，有一首歌的两节流传了下来。歌词是：

我曾当过兵，
驻在林普城，
美酒放量饮。
要问得意否？
卖命换白银，
魔鬼捉弄人。

我们都是兵，　802
坐在松树林，
美酒开怀饮。
要问得意否？
饿狗喂草根，

魔鬼捉弄人。

被压迫者满怀希望地并秘密地谈论未来的新的胜利起义，以此给自己排除烦闷，在新灾难的黑夜他们产生一种宗教幻想，传播再洗礼派关于1530年的预言，说在那一年的圣灵降临节“土耳其人将推翻奥地利王室”和建立“洗礼派神圣团体的一个高级教士的王国”。据说在1525年夏季就传言说，现在官厅追捕的那些人，六年后人们将纪念他们。

1525年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没有达到目的，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是：当时农军由无数小股力量组成，这些分散的力量，从喀尔巴阡山一直到孚日山，数目很大，但力量不足。“一个巨大的武装躯体，但缺少有力的四肢。”实际上是一群民众，而没有真正的战士。运动从一开始就不该把下层贵族和市民排除于运动范围之外，而应当吸收他们进来，并且使他们成为骨干。其次，缺少一个集中和推动农军的巨大力量，缺少一个首领，缺少一个人民战争的伟大统帅。在群众中产生和成长这样一个统帅的时间太短；农民自己还没来得及学会战争，战争已经过于迅速地结束了；胡斯党徒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幸运的。凡在世界史上获得成功的一切争取人民独立的人民起义，都是在奋起争取自由之前就有了民族的统一。这样，他们就可以团结一致，大大有助于他们取得自由。但是，德国人缺乏形成一个民族的纽带，民族精神只有个别人理解，而群众并不理解，正如只有个别人理解自由的概念一样。他们不是勇往直前，而是停止不动；很多人日夜酗酒为乐。他们热衷于谈判，结果坐失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他们在政治方面和作战方面，都是生手。下层贵族、下层市民和下层僧侣本来是他们的天然同盟

军，无论如何他们应该吸收和团结这些人，而事实正好相反，他们排斥这些人，却同他们必须打倒的大敌缔结协定，可是他们一经放下武器，便没有力量强制这些人遵守协定了。在发生粗暴行为或 803 者怀疑不信时，伤害和排斥了很多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人，使他们退避三舍，这也是一个错误。有才能的首领和顾问得不到农军的普遍信任。担任高级首领的不是最英勇和最精通军事的人，而是最有钱的人或者善于夸夸其谈的人。此外，还有叛变，各式各样的叛变。叛变行为是领主们自始就寄以希望，并且千方百计加以诱致的事情。农民毫无警惕，随时随地都有领主的探子混杂在他们中间。领主们所以胜利，主要还由于：第一，他们收买农军的顾问和首领使之叛变。第二，自己对农民背信弃义，诸如进行背信的谈判，搬弄对“叛乱分子”和“异教徒”无需遵守诺言的古老原则，撕毁协定和在停战期间突然袭击。农民没有骑兵，没有大炮和炮手，没有大的要塞作据点，没有共同的最高统帅，兵力分散在各地，反之，敌人则有上述的一切，每次冲击都能集中自己的力量。假如所有农军都能联合起来，士瓦本联盟同他们相比，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士瓦本联盟的实力总是大于同它作战的各支农军。到了进行决战的时候，本来可以代替和弥补很多力量的那股激情，却大都又消失了。只有那些妇女，一开始就比男人英勇，而且始终如一。在农民的心中早就存在着对上层人的怀疑，即使对那些知识分子和精通军事的杰出领袖，也怀有戒心。

但是，确实有许许多多“笃信福音的人”参加了人民运动，他们相信运动的力量，认为路德和其他一些新教代表人物（农民和各城市对这些新教代表人物也曾深信不疑）诽谤、咒骂运动和运动的目

的是不敬上帝和凶恶的行为，不过，他们对于早就觉察到的叛变却没有警惕，而是任其自然。叛变一发生，很多人惊惶失措，感到困惑和沮丧。很多农民确实把路德看作是自己人。路德自己也亲口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我父亲到曼斯费尔德去了，在那里当矿工。"但是这时，农民已经看出他对于人民自由的权利毫无兴趣，而且突然发觉曾经作为农民事业的朋友的这些人却成了最凶恶的敌人。他们曾经期望这些代表人物为他们辩护，现在却被这些人开除了教籍。使许805 多新教教徒更为伤心的是，当他们冲上战场与敌人进行决战的时候，他们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鼓舞，反而遭到了打击。在一大部分人当中，在温和分子当中，在真正路德教信徒当中，特别是在市民当中，新运动的宗教力量被破坏了，而且是在将要发生真正战斗的时候由自己的教友、由宗教代表人物破坏的。宗教改革没有再象初期那样得到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人民运动本身，而这些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对于运动归于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些人一开始就对人民运动持另一种态度。一种上帝裁决也表现在其中。

在这些事件的过程中看出这样一种上帝裁决的，不止是同时代的一个人。伯尔尼政治家安斯黑尔姆说："这段历史可以说是避免暴乱并以理智预防暴乱的一个永恒的例证。"这句话，是想对人民和领主们，特别是对后者说的。上士瓦本的一位名门望族写道："上帝裁决就是让残暴的官厅和反抗的臣民彼此必须互相惩罚。"

战后的平静是一种教堂墓地的寂静；这种寂静也使领主们长期感到恐惧，他们害怕，鬼魂可能会象民间迷信魔鬼会在夜深人静

时出现在教堂一样，从坟头里出来。蒂罗尔人、施泰厄尔边区人和士瓦本各山谷的人中再也没有什么欢乐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们不再拉琴，不再跳舞，也不再唱歌。几个世代过去了，但是物质上的余痛并未过去，政治上、宗教上的余痛更是远未过去。

此后，德意志帝国在宗教上四分五裂，在政治上更是日益涣散，形成枝强干弱的局面：诸侯的力量日益增强，皇帝的力量逐渐减小。帝国和民族不但没有统一，反而日益分裂。人民的自卫力量被粉碎了，帝国的统治阶级对外扩张的力量和抵抗外侮的力量也随之丧失了。战争、处决、流放、贫穷、饥饿和灾害，使德意志帝国丧失了十万以上的农民和市民。由于反动派的猖獗，奴役和贫穷及其后果影响到很多地方，并迅速而严重地发展着，而教育、工商业、甚至农业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几世纪之久都在不同程度上陷于停顿。新教诸侯的失败和三十年战争，也是1525年未完成的声 806 势浩大的人民运动的自然后果。

人民大众，从整体来看，并没有遭受为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目的所不可避免的牺牲。许多优秀人物却为这个目的牺牲了，虽然首要目的没有达到，但并非没有伟大的成果。中世纪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农民而瓦解，被埋葬在瓦砾之中，其他部分则是不久以后诸侯们轻而易举把它完全推翻了。

千百座修道院和宫城被农民捣毁了，虽有极少数重建了起来，但过去居住在里面的人却不得不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生活。贵族和僧侣这两种压迫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民不再受贵族的压榨，不再受僧侣的愚弄。少数得到免蹂躏费的贵族，除了把得到的赔偿费用于修建城堡和地牢以外，也知道把它用于其他目的。诸侯

甚至向农民学习，把现存的修道院按世俗的需要加以利用。魏因斯贝格重建起来了，装饰着士瓦本花园的城堡几乎只剩下了废墟，其实那些城堡即使完整无缺，士瓦本也决不会再变成花园了。



人名地名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系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B

C

E

F

G

H

I

J

L

M

N

O

P

Q

R

S

T

U

V

Y

Z

后　记

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以后，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解放以来，准备翻译出版，也酝酿了二、三十年，今天才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部书的诞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其间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所得到的体悟，本来应该认真总结一下，可是现在发稿在即，只好由我简略地写几句了。

这部书内容广博，涉及了当时德国的历史、宗教、地理、政治、军事以及各阶层的经济，我们在翻译、校正过程中，遵照准确性、鲜明性与生动性的原则，力图把原著内容完整地表达出来，对当时的机构、地区、官衔、神职、兵器等译名也作了一些考虑。例如"Rat"一词，过去一直译为"议会"，我们认为似乎不够确切，因为这个词的原意是"商议和处理公共事务的机关"，而不是"立法机构"。当然，也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对旧译名不加改动，我们还考虑过译成"政府"，但是，全书中大量出现"Landtag"（邦议会）、"Reichstag"（帝国议会）、"Regierung"（政府）等词，甚至在一段文字中同时出现这几个词，如果不加区别，怕很难给读者以明确的概念，也很难自圆其说；因此，我们把"Rat"译成"市政会"，从这个词派生出来的"Rathaus"、"Ratsherr"和"Ewiger Rat"也分别译成"市

政厅”、“市政委员”和“永久市政会”。这样译，是否得当，还请同行们和专家们指点。为了使读者更易于理解这部书的内容，我们还翻阅了马恩著作、圣经、百科全书等有关书籍，做了必要的注释，加了人名地名索引，单是制作索引，就用去了半年多时间。

另外，文字艰深是这部书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困难。许多句型、词义已属过去，在现代语法书和字典中，常常查找不到。例如："fünfzig an einen"，从字面上看不成问题，起初我们也以为是“五十个中有一个”，后来，经过外国专家们的研究，才知道这是形容“很多很多”的意思。又如“Klub”一词，一般均译作“俱乐部”，字典上也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从内容上来看，就很不确切，人们会问：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农民会组织“俱乐部”吗？我们翻阅了古老的字典，才弄懂“Klub”一词在中世纪有“秘密社团”之意。再如“Kirchweihe”，字典上明明写着“教堂落成典礼”，但是，研究了上下文，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在一个地区、在很短时间内怎么会建造了那么多教堂、举行了那么多落成典礼？后来才明白，这个词的词义发生了演变，本来确实是指“教堂落成典礼”，后来慢慢就成了“教堂集市节”，相当于我国的庙会一样。

还有中、德文的差别，这本来是翻译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可是这部著作中有许多特点，是我们所未曾见过的。例如，直接引用语和间接引用语常常不分，如果直译过来，必定会造成很大混乱，因此我们按照中文语法的习惯，作了必要的调整。

总之，翻译这部名著是很困难的，由我来担任总校的任务，更觉得力不胜任；幸好，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努力，弥补了我个人在语言上和知识上的不足。我希望这部书对我国的德国史研究和中德

政厅”、“市政委员”和“永久市政会”。这样译，是否得当，还请同行们和专家们指点。为了使读者更易于理解这部书的内容，我们还翻阅了马恩著作、圣经、百科全书等有关书籍，做了必要的注释，加了人名地名索引，单是制作索引，就用去了半年多时间。

另外，文字艰深是这部书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困难。许多句型、词义已属过去，在现代语法书和字典中，常常查找不到。例如："fünfzig an einen"，从字面上看不成问题，起初我们也以为是“五十个中有一个”，后来，经过外国专家们的研究，才知道这是形容“很多很多”的意思。又如“Klub”一词，一般均译作“俱乐部”，字典上也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从内容上来看，就很不确切，人们会问：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农民会组织“俱乐部”吗？我们翻阅了古老的字典，才弄懂“Klub”一词在中世纪有“秘密社团”之意。再如“Kirchweihe”，字典上明明写着“教堂落成典礼”，但是，研究了上下文，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在一个地区、在很短时间内怎么会建造了那么多教堂、举行了那么多落成典礼？后来才明白，这个词的词义发生了演变，本来确实是指“教堂落成典礼”，后来慢慢就成了“教堂集市节”，相当于我国的庙会一样。

还有中、德文的差别，这本来是翻译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可是这部著作中有许多特点，是我们所未曾见过的。例如，直接引用语和间接引用语常常不分，如果直译过来，必定会造成很大混乱，因此我们按照中文语法的习惯，作了必要的调整。

总之，翻译这部名著是很困难的，由我来担任总校的任务，更觉得力不胜任；幸好，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努力，弥补了我个人在语言上和知识上的不足。我希望这部书对我国的德国史研究和中德

文化交流能有一些帮助，也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李逵六

1982年10月于北京